

# 《三國演義》 羅貫中

## 第一回 宴桃園豪傑三結義 斬黃巾英雄首立功

滾滾長江東逝水，浪花淘盡英雄。是非成敗轉頭空。

青山依舊在，幾度夕陽紅。白髮漁樵江渚上，慣  
看秋月春風。一壺濁酒喜相逢。古今多少事，都付  
笑談中。

——調寄《臨江仙》

話說天下大勢，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。週末七國分爭，併入於秦。及秦滅之後，楚、漢分爭，又併入於漢。漢朝自高祖斬白蛇而起義，一統天下，後來光武中興，傳至獻帝，遂分為三國。推其致亂之由，殆始於桓、靈二帝。桓帝禁錮善類，崇信宦官。及桓帝崩，靈帝即位，大將軍竇武、太傅陳蕃共相輔佐。時有宦官曹節等弄權，竇武、陳蕃謀誅之，機事不密，反為所害，中涓自此愈橫。

建寧二年四月望日，帝御溫德殿。方升座，殿角狂風驟起。只見一條大青蛇，從樑上飛將下來，蟠於椅上。帝驚倒，左右急救入宮，百官俱奔避。須臾，蛇不見了。忽然大雷大雨，加以冰雹，落到半夜方止，壞卻房屋無數。建寧四年二月，洛陽地震；又海水泛溢，沿海居民，盡被大浪捲入海中。光和元年，雌雞化雄。六月朔，黑氣十餘丈，飛入溫德殿中。秋七月，有虹現於玉堂；五原山岸，盡皆崩裂。種種不祥，非止一端。帝下詔問群臣以災異之由，議郎蔡邕上疏，以為蜺墮雞化，乃婦寺干政之所致，言頗切直。帝覽奏嘆息，因起更衣。曹節在後竊視，悉宣告左右；遂以他事陷邕於罪，放歸田裡。後張讓、趙忠、封諤、段珪、曹節、侯覽、蹇碩、程璜、夏惲、郭勝十人朋比為奸，號為“十常侍”。帝尊信張讓，呼為“阿父”。朝政日非，以致天下人心思亂，盜賊蜂起。

時鉅鹿郡有兄弟三人，一名張角，一名張寶，一名張梁。那張角本是個不第秀才，因入山採藥，遇一老人，碧眼童顏，手執藜杖，喚角至一洞中，以天書三卷授之，曰：“此名《太平要術》，汝得之，當代天宣化，普救世人；若萌異心，必獲惡報。”角拜問姓名。老人曰：“吾乃南華老仙也。”言訖，化陣清風而去。角得此書，曉夜攻習，能呼風喚雨，號為“太平道人”。中平元年正月內，疫氣流行，張角散施符水，為人治病，自稱“大賢良師”。角有徒弟五百餘人，雲遊四方，皆能書符唸咒。次後徒眾日多，角乃立三十六方，大方萬餘人，小方六七千，各立渠帥，稱為將軍；訛言：“蒼天已死，黃天當立；歲在甲子，天下大吉。”令人各以白土書“甲子”二字於家中大門上。青、幽、徐、冀、荆、揚、兗、豫八州之人，家家侍奉大賢良師張角名字。角遣其黨馬元義，暗齎金帛，結交中涓封諤，以為內應。角與二弟商議曰：“至難得者，民心也。

今民心已順，若不乘勢取天下，誠為可惜。”遂一面私造黃旗，約期舉事；一面使弟子唐周，馳書報封謁。唐周乃徑赴省中告變。帝召大將軍何進調兵擒馬元義，斬之；次收封謁等一千人下獄。張角聞知事露，星夜舉兵，自稱“天公將軍”，張寶稱“地公將軍”，張梁稱“人公將軍”。申言於眾曰：“今漢運將終，大聖人出。汝等皆宜順天從正，以樂太平。”四方百姓，裹黃巾從張角反者四五十萬。賊勢浩大，官軍望風而靡。何進奏帝火速降詔，令各處備禦，討賊立功。一面遣中郎將盧植、皇甫嵩、朱儁，各引精兵、分三路討之。

且說張角一軍，前犯幽州界分。幽州太守劉焉，乃江夏竟陵人氏，漢魯恭王之後也。當時聞得賊兵將至，召校尉鄒靖計議。靖曰：“賊兵眾，我兵寡，明公宜作速招軍應敵。”劉焉然其說，隨即出榜招募義兵。

榜文行到涿縣，引出涿縣中一個英雄。那人不甚好讀書；性寬和，寡言語，喜怒不形於色；素有大志，專好結交天下豪傑；生得身長七尺五寸，兩耳垂肩，雙手過膝，目能自顧其耳，面如冠玉，唇若塗脂；中山靖王劉勝之後，漢景帝閣下玄孫，姓劉名備，字玄德。昔劉勝之子劉貞，漢武時封涿鹿亭侯，後坐酎金失侯，因此遺這一枝在涿縣。玄德祖劉雄，父劉弘。弘曾舉孝廉，亦嘗作吏，早喪。玄德幼孤，事母至孝；家貧，販履織蓆為業。家住本縣樓桑村。其家之東南，有一大桑樹，高五丈餘，遙望之，童童如車蓋。相者雲：“此家必出貴人。”玄德幼時，與鄉中小兒戲於樹下，曰：“我為天子，當乘此車蓋。”叔父劉元起奇其言，曰：“此兒非常人也！”因見玄德家貧，常資給之。年十五歲，母使遊學，嘗師事鄭玄、盧植，與公孫瓚等為友。

及劉焉發榜招軍時，玄德年已二十八歲矣。當日見了榜文，慨然長嘆。隨後一人厲聲言曰：“大丈夫不與國家出力，何故長嘆？”玄德回視其人，身長八尺，豹頭環眼，燕頤虎鬚，聲若巨雷，勢如奔馬。玄德見他形貌異常，問其姓名。其人曰：“某姓張名飛，字翼德。世居涿郡，頗有莊田，賣酒屠豬，專好結交天下豪傑。恰才見公看榜而嘆，故此相問。”玄德曰：“我本漢室宗親，姓劉，名備。今聞黃巾倡亂，有志欲破賊安民，恨力不能，故長嘆耳。”飛曰：“吾頗有資財，當招募鄉勇，與公同舉大事，如何。”玄德甚喜，遂與同入村店中飲酒。

正飲間，見一大漢，推著一輛車子，到店門首歇了，入店坐下，便喚酒保：“快斟酒來吃，我待趕入城去投軍。”玄德看其人：身長九尺，髯長二尺；面如重棗，唇若塗脂；丹鳳眼，臥蠶眉，相貌堂堂，威風凜凜。玄德就邀他同坐，叩其姓名。其人曰：“吾姓關名羽，字長生，後改雲長，河東解良人也。因本處勢豪倚勢凌人，被吾殺了，逃難江湖，五六年矣。今聞此處招軍破賊，特來應募。”玄德遂以己志告之，雲長大喜。同到張飛莊上，共議大事。飛曰：“吾莊後有一桃園，花開正盛；明日當於園中祭告天地，我三人結為兄弟，協力同心，然後可圖大事。”玄德、雲長齊聲應曰：“如此甚好。”

次日，於桃園中，備下烏牛白馬祭禮等項，三人焚香再拜而說誓曰：“念劉備、關羽、張飛，雖然異姓，既結為兄弟，則同心協力，救困扶危；上報國家，下安黎庶。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只願同年同月同日死。皇天后土，實鑑此心，背義忘恩，天人共戮！”誓畢，拜玄德為兄，關羽次之，張飛為弟。祭罷天地，復宰牛設酒，聚鄉中勇士，得三百餘人，就桃園中痛飲一醉。來日收拾軍器，但恨無馬匹可乘。正思慮間，人報有兩個客人，引一夥伴當，趕一群馬，投莊上來。玄德曰：“此天佑我也！”三人出莊迎接。原來二客乃中山大商：一名張世平，一名蘇雙，每年往北販馬，近因寇發而回。玄德請二人到莊，置酒管待，訴說欲討賊安民之意。二客大喜，願將良馬五十匹相送；又贈金銀五百兩，鑛鐵一千斤，以資器用。

玄德謝別二客，便命良匠打造雙股劍。雲長造青龍偃月刀，又名“冷豔鋸”，重八十二斤。張飛造丈八點鋼矛。各置全身鎧甲。共聚鄉勇五百餘人，來見鄒靖。鄒靖引見太守劉焉。三人參見畢，各通姓名。玄德說起宗派，劉焉大喜，遂認玄德為侄。不數日，人報黃巾賊將程遠志統兵五萬來犯涿郡。劉焉令鄒靖引玄德等三人，統兵五百，前去破敵。玄德等欣然領軍前進，直至大興山下，與賊相見。賊眾皆披髮，以黃巾抹額。當下兩軍相對，玄德出馬，左有云長，右有翼德，揚鞭大罵：“反國逆賊，何不早降！”程遠志大怒，遣副將鄧茂出戰。張飛挺丈八蛇矛直出，手起處，刺中鄧茂心窩，翻身落馬。程遠志見折了鄧茂，拍馬舞刀，直取張飛。雲長舞動大刀，縱馬飛迎。程遠志見了，早吃一驚，措手不及，被雲長刀起處，揮為兩段。後人有詩讚二人曰：英雄露穎在今朝，一試矛兮一試刀。初出便將威力展，三分好把姓名標。

眾賊見程遠志被斬，皆倒戈而走。玄德揮軍追趕，投降者不計其數，大勝而回。劉焉親自迎接，賞勞軍士。次日，接得青州太守龔景牒文，言黃巾賊圍城將陷，乞賜救援。劉焉與玄德商議。玄德曰：“備願往救之。”劉焉令鄒靖將兵五千，同玄德、關、張，投青州來。賊眾見救軍至，分兵混戰。玄德兵寡不勝，退三十里下寨。

玄德謂關、張曰：“賊眾我寡；必出奇兵，方可取勝。”乃分關公引一千軍伏山左，張飛引一千軍伏山右，鳴金為號，齊出接應。次日，玄德與鄒靖引軍鼓譟而進。賊眾迎戰，玄德引軍便退。賊眾乘勢追趕，方過山嶺，玄德軍中一齊鳴金，左右兩軍齊出，玄德摩軍回身復殺。三路夾攻，賊眾大潰。直趕至青州城下，太守龔景亦率民兵出城助戰。賊勢大敗，剿戮極多，遂解青州之圍。後人有詩讚玄德曰：運籌決算有神功，二虎還須遜一龍。初出便能垂偉績，自應分鼎在孤窮。

龔景犒軍畢，鄒靖欲回。玄德曰：“近聞中郎將盧植與賊首張角戰於廣宗，備昔曾師事盧植，欲往助之。”於是鄒靖引軍自回，玄德與關、張引本部五百人投廣宗來。至盧植軍中，入帳施禮，具道來意。盧植大喜，留在帳前聽調。

時張角賊眾十五萬，植兵五萬，相拒於廣宗，未見勝負。植謂玄德曰：“我今圍賊在此，賊弟張梁、張寶在潁川，與皇甫嵩、朱儁對壘。汝可引本部人馬，我更助汝一千官軍，前去潁川打探訊息，約期剿捕。”玄德領命，引軍星夜投潁川來。

時皇甫嵩、朱儁領軍拒賊，賊戰不利，退入長社，依草結營。嵩與儁計曰：“賊依草結營，當用火攻之。”遂令軍士，每人束草一把，暗地埋伏。其夜大風忽起。二更以後，一齊縱火，嵩與儁各引兵攻擊賊寨，火焰張天，賊眾驚慌，馬不及鞍，人不及甲，四散奔走。

殺到天明，張梁、張寶引敗殘軍士，奪路而走。忽見一彪軍馬，盡打紅旗，當頭來到，截住去路。為首閃出一將，身長七尺，細眼長髯，官拜騎都尉，沛國譙郡人也，姓曹名操字孟德。操父曹嵩，本姓夏侯氏，因為中常侍曹騰之養子，故冒姓曹。曹嵩生操，小字阿瞞，一名吉利。操幼時，好遊獵，喜歌舞，有權謀，多機變。操有叔父，見操遊蕩無度，嘗怒之，言於曹嵩。嵩責操。操忽心生一計，見叔父來，詐倒於地，作中風之狀。叔父驚告嵩，嵩急視之。操故無恙。嵩曰：“叔言汝中風，今已愈乎？”操曰：“兒自來無此病；因失愛於叔父，故見罔耳。”嵩信其言。後叔父但言操過，嵩並不聽。因此，操得恣意放蕩。時人有橋玄者，謂操曰：“天下將亂，非命世之才不能濟。能安之者，其在君乎？”南陽何顓見操，言：“漢室將亡，安天下者，必此人也。”汝南許劭，有知人之名。操往見之，問曰：“我何如人？”劭不答。又問，劭曰：“子治世之能臣，亂世之奸雄也。”操聞言大喜。年二十，舉孝廉，為郎，除洛陽北部尉。初到任，即設五色棒十餘條於縣之四門，有犯禁者，不避豪貴，皆責之。中常侍蹇碩之叔，提刀夜行，操巡夜拿住，就棒責之。由是，內外莫敢犯者，威名頗震。後為頓丘令，因黃巾起，拜為騎都尉，引馬步軍五千，前來潁川助戰。正值張梁、張寶敗走，曹操攔住，大殺一陣，斬首萬餘級，奪得旗幡、金鼓、馬匹極多。張梁、張寶死戰得脫。操見過皇甫嵩、朱儁，隨即引兵追襲張梁、張寶去了。

卻說玄德引關、張來潁川，聽得喊殺之聲，又望見火光燭天，急引兵來時，賊已敗散。玄德見皇甫嵩、朱儁，具道盧植之意。嵩曰：“張梁、張寶勢窮力乏，必投廣宗去依張角。玄德可即星夜往助。”玄德領命，遂引兵復回。到得半路，只見一簇軍馬，護送一輛檻車，車中之囚，乃盧植也。玄德大驚，滾鞍下馬，問其緣故。植曰：“我圍張角，將次可破；因角用妖術，未能即勝。朝廷差黃門左豐前來體探，問我索取賄賂。我答曰：‘軍糧尚缺，安有餘錢奉承天使？’左豐挾恨，回奏朝廷，說我高壘不戰，惰慢軍心；因此朝廷震怒，遣中郎將董卓來代將我兵，取我回京問罪。”張飛聽罷，大怒，要斬護送軍人，以救盧植。玄德急止之曰：“朝廷自有公論，汝豈可造次？”軍士簇擁盧植去了。關公曰：“盧中郎已被逮，別人領兵，我等去無所依，不如且回涿郡。”玄德從其言，遂引軍北行。行無二日，忽聞山後喊聲大震。玄德引關、張縱馬上高岡望之，見漢軍大敗，後面漫山塞野，黃巾蓋地而來，旗上大書“天公將軍”。玄德曰：“此

張角也！可速戰！”三人飛馬引軍而出。張角正殺敗董卓，乘勢赴來，忽遇三人衝殺，角軍大亂，敗走五十餘里。

三人救了董卓回寨。卓問三人現居何職。玄德曰：“白身。”卓甚輕之，不為禮。玄德出，張飛大怒曰：“我等親赴血戰，救了這廝，他卻如此無禮。若不殺之，難消我氣！”便要提刀入帳來殺董卓。正是：人情勢利古猶今，誰識英雄是白身？安得快人如翼德，盡誅世上負心人！畢竟董卓性命如何，且聽下文分解。

## 第二回 張翼德怒鞭督郵 何國舅謀誅宦豎

且說董卓字仲穎，隴西臨洮人也，官拜河東太守，自來驕傲。當日怠慢了玄德，張飛性發，便欲殺之。玄德與關公急止之曰；“他是朝廷命官，豈可擅殺？”飛曰：“若不殺這廝，反要在他部下聽令，其實不甘！二兄要便住在此，我自投別處去也！”玄德曰：“我三人義同生死，豈可相離？不若都投別處去便了。”飛曰：“若如此，稍解吾恨。”

於是三人連夜引軍來投朱儁。儁待之甚厚，合兵一處，進討張寶。是時曹操自跟皇甫嵩討張梁，大戰於曲陽。這裡朱儁進攻張寶。張寶引賊眾八九萬，屯于山後。儁令玄德為其先鋒，與賊對敵。張寶遣副將高升出馬搦戰，玄德使張飛擊之。飛縱馬挺矛，與升交戰，不數合，刺升落馬。玄德麾軍直衝過去。張寶就馬上披髮仗劍，作起妖法。只見風雷大作，一股黑氣從天而降，黑氣中似有無限人馬殺來。玄德連忙回軍，軍中大亂。敗陣而歸，與朱儁計議。儁曰：“彼用妖術，我來日可宰豬羊狗血，令軍士伏于山頭；候賊趕來，從高坡上潑之，其法可解。”玄德聽令，撥關公、張飛各引軍一千，伏于山後高岡之上，盛豬羊狗血並穢物準備。次日，張寶搖旗擂鼓，引軍搦戰，玄德出迎。交鋒之際，張寶作法，風雷大作，飛砂走石，黑氣漫天，滾滾人馬，自天而下。玄德撥馬便走，張寶驅兵趕來。將過山頭，關、張伏軍放起號炮，穢物齊潑。但見空中紙人草馬，紛紛墜地；風雷頓息，砂石不飛。

張寶見解了法，急欲退軍。左關公，右張飛，兩軍都出，背後玄德、朱儁一齊趕上，賊兵大敗。玄德望見“地公將軍”旗號，飛馬趕來，張寶落荒而走。玄德發箭，中其左臂。張寶帶箭逃脫，走入陽城，堅守不出。

朱儁引兵圍住陽城攻打，一面差人打探皇甫嵩訊息。探子回報，具說：“皇甫嵩大獲勝捷，朝廷以董卓屢敗，命嵩代之。嵩到時，張角已死；張梁統其眾，與我軍相拒，被皇甫嵩連勝七陣，斬張梁於曲陽。發張角之棺，戮屍梟首，送往京師。餘眾俱降。朝廷加皇甫嵩為車騎將軍，領冀州牧。皇甫嵩又表奏盧植有功無罪，朝廷復盧植原官。曹操亦以有功，除濟南相，即日將班師赴任。”朱儁聽說，催促軍馬，悉力攻打陽城。賊勢危急，賊將嚴政刺殺張寶，獻首投降。朱儁遂平數郡，上表獻捷。時又黃巾餘黨三人：趙弘、韓忠、孫仲，聚眾數萬，望風燒劫，稱與張角報仇。朝廷命朱儁即以得勝之師討之。儁奉詔，率軍前進。時賊據宛城，儁引兵攻之，趙弘遣韓忠出戰。儁遣玄德、關、張攻城西南角。韓忠盡率精銳之眾，來西南角抵敵。朱儁自縱鐵騎二千，徑取東北角。賊恐失城，急棄西南面回。玄德從背後掩殺，賊眾大敗，奔入宛城。朱儁分兵四面圍定。城中斷糧，韓忠使人出城投降。儁不許。玄德曰：“昔高祖之得天下，蓋為能招降納順；公何拒韓忠耶？”儁曰：“彼一時，此一時也。昔秦項之際，天下大亂，民無定主，故招降賞附，以勸來耳。今海內一統，惟黃巾造反；若容其降，無以勸善。使賊得利恣

意劫掠，失利便投降：此長寇之志，非良策也。”玄德曰：“不容寇降是矣。今四面圍如鐵桶，賊乞降不得，必然死戰。萬人一心，尚不可當，況城中有數萬死命之人乎？不若撤去東南，獨攻西北。賊必棄城而走，無心戀戰，可即擒也。”雋然之，隨撤東南二面軍馬，一齊攻打西北。韓忠果引軍棄城而奔。雋與玄德、關、張率三軍掩殺，射死韓忠，餘皆四散奔走。正追趕間，趙弘、孫仲引賊眾到，與雋交戰。雋見弘勢大，引軍暫退。弘乘勢復奪宛城。雋離十里下寨。方欲攻打，忽見正東一彪人馬到來。為首一將，生得廣額闊面，虎體熊腰；吳郡富春人也，姓孫，名堅，字文臺，乃孫武子之後。年十七歲時，與父至錢塘，見海賊十餘人，劫取商人財物，於岸上分贓。堅謂父曰：“此賊可擒也。”遂奮力提刀上岸，揚聲大叫，東西指揮，如喚人狀。賊以為官兵至，盡棄財物奔走。堅趕上，殺一賊。由是郡縣知名，薦為校尉。後會稽妖賊許昌造反，自稱“陽明皇帝”，聚眾數萬；堅與郡司馬招募勇士千餘人，會合州郡破之，斬許昌並其子許韶。刺史臧旻上表奏其功，除堅為鹽漬丞，又除盱眙丞、下邳丞。今見黃巾寇起，聚集鄉中少年及諸商旅，並淮泗精兵一千五百餘人，前來接應。

朱雋大喜，便令堅攻打南門，玄德打北門，朱雋打西門，留東門與賊走。孫堅首先登城，斬賊二十餘人，賊眾奔潰。趙弘飛馬突槊，直取孫堅。堅從城上飛身奪弘槊，刺弘下馬；卻騎弘馬，飛身往來殺賊。孫仲引賊突出北門，正迎玄德，無心戀戰，只待奔逃。玄德張弓一箭，正中孫仲，翻身落馬。朱雋大軍隨後掩殺，斬首數萬級，降者不可勝計。南陽一路，十數郡皆平。雋班師回京，詔封為車騎將軍，河南尹。雋表奏孫堅、劉備等功。堅有人情，除別郡司馬上任去了。惟玄德聽候日久，不得除授，三人鬱鬱不樂，上街閒行，正值郎中張鈞車到。玄德見之，自陳功績。鈞大驚，隨入朝見帝曰：“昔黃巾造反，其原皆由十常侍賣官鬻爵，非親不用，非仇不誅，以致天下大亂。今宜斬十常侍，懸首南郊，遣使者佈告天下，有功者重加賞賜，則四海自清平也。”十常侍奏帝曰：“張鈞欺主。”帝令武士逐出張鈞。十常侍共議：“此必破黃巾有功者，不得除授，故生怨言。權且教省家銓注微名，待後卻再理會未晚。”因此玄德除授定州中山府安喜縣尉，剋日赴任。

玄德將兵散回鄉裡，止帶親隨二十餘人，與關、張來安喜縣中到任。署縣事一月，與民秋毫無犯，民皆感化。到任之後，與關、張食則同桌，寢則同床。如玄德在稠人廣坐，關、張侍立，終日不倦。到縣未及四月，朝廷降詔，凡有軍功為長吏者當沙汰。玄德疑在遣中。適督郵行部至縣，玄德出郭迎接，見督郵施禮。督郵坐於馬上，惟微以鞭指回答。關、張二公俱怒。及到館驛，督郵南面高坐，玄德侍立階下。良久，督郵問曰：“劉縣尉是何出身？”玄德曰：“備乃中山靖王之後；自涿郡剿戮黃巾，大小三十餘戰，頗有微功，因得除今職。”督郵大喝曰：“汝詐稱皇親，虛報功績！目今朝廷降詔，正要沙汰這等濫官汙吏！”玄德喏喏連聲而退。歸到縣中，與縣吏商議。吏曰：“督郵作威，無非要賄賂耳。”玄德曰：“我與民秋毫無犯，那得財物與他？”次日，督郵



先提縣吏去，勒令指稱縣尉害民。玄德幾番自往求免，俱被門役阻住，不肯放參。

卻說張飛飲了數杯悶酒，乘馬從館驛前過，見五六十個老人，皆在門前痛哭。飛問其故，眾老人答曰：“督郵逼勒縣吏，欲害劉公；我等皆來苦告，不得放入，反遭把門人趕打！”張飛大怒，睜圓環眼，咬碎鋼牙，滾鞍下馬，徑入館驛，把門人那裡阻擋得住，直奔後堂，見督郵正坐廳上，將縣吏綁倒在地。飛大喝：“害民賊！認得我麼？”督郵未及開言，早被張飛揪住頭髮，扯出館驛，直到縣前馬樁上縛住；攀下柳條，去督郵兩腿上著力鞭打，一連打折柳條十數枝。玄德正納悶間，聽得縣前喧鬧，問左右，答曰：“張將軍綁一人在縣前痛打。”玄德忙去觀之，見綁縛者乃督郵也。玄德驚問其故。飛曰：“此等害民賊，不打死等甚！”督郵告曰：“玄德公救我性命！”玄德終是仁慈的人，急喝張飛住手。傍邊轉過關公來，曰：“兄長建許多大功，僅得縣尉，今反被督郵侮辱。吾思枳棘叢中，非棲鸞鳳之所；不如殺督郵，棄官歸鄉，別圖遠大之計。”玄德乃取印綬，掛於督郵之頸，責之曰：據汝害民，本當殺卻；今姑饒汝命。吾繳還印綬，從此去矣。”督郵歸告定州太守，太守申文省府，差人捕捉。玄德、關、張三人往代州投劉恢。恢見玄德乃漢室宗親，留匿在家不題。

卻說十常侍既握重權，互相商議：但有不從己者，誅之。趙忠、張讓差人問破黃巾將士索金帛，不從者奏罷職。皇甫嵩、朱儁皆不肯與，趙忠等俱奏罷其官。帝又封趙忠等為車騎將軍，張讓等十三人皆封列侯。朝政愈壞，人民嗟怨。於是長沙賊區星作亂；漁陽張舉、張純反：舉稱天子，純稱大將軍。表章雪片告急，十常侍皆藏匿不奏。

一日，帝在後園與十常侍飲宴，諫議大夫劉陶，徑到帝前大慟。帝問其故。陶曰：“天下危在旦夕，陛下尚自與閹宦共飲耶！”帝曰：“國家承平，有何危急？”陶曰：“四方盜賊並起，侵掠州郡。其禍皆由十常侍賣官害民，欺君罔上。朝廷正人皆去，禍在目前矣！”十常侍皆免冠跪伏於帝前曰：“大臣不相容，臣等不能活矣！願乞性命歸田裡，盡將家產以助軍資。”言罷痛哭。帝怒謂陶曰：“汝家亦有近侍之人，何獨不容朕耶？”呼武士推出斬之。劉陶大呼：“臣死不惜！可憐漢室天下，四百餘年，到此一旦休矣！”

武士擁陶出，方欲行刑，一大臣喝住曰：“勿得下手，待我諫去。”眾視之，乃司徒陳耽，徑入宮中來諫帝曰：“劉諫議得何罪而受誅？”帝曰：“毀謗近臣，冒瀆朕躬。”耽曰：“天下人民，欲食十常侍之肉，陛下敬之如父母，身無寸功，皆封列侯；況封譚等結連黃巾，欲為內亂：陛下今不自省，社稷立見崩摧矣！”帝曰：“封譚作亂，其事不明。十常侍中，豈無一二忠臣？”陳耽以頭撞階而諫。帝怒，命牽出，與劉陶皆下獄。是夜，十常侍即於獄中謀殺之；假帝詔以孫堅為長沙太守，討區星，不五十日，報捷，江夏平，詔封堅為烏程侯。

封劉虞為幽州牧，領兵往漁陽徵張舉、張純。代州劉恢以書薦玄德見虞。虞大喜，令玄德為都尉，引兵直抵賊巢，與賊大戰數日，挫動銳氣。張純專一兇暴，士卒心變，帳下頭目刺殺張純，將頭納獻，率眾來降。張舉見勢敗，亦自縊死。漁陽盡平。劉虞表奏劉備大功，朝廷赦免鞭督郵之罪，除下密丞，遷高堂尉。公孫瓚又表陳玄德前功，薦為別部司馬，守平原縣令。玄德在平原，頗有錢糧軍馬，重整舊日氣象。劉虞平寇有功，封太尉。中平六年夏四月，靈帝病篤，召大將軍何進入宮，商議後事。那何進起身屠家；因妹入宮為貴人，生皇子辯，遂立為皇后。進由是得權重任。帝又寵幸王美人，生皇子協。何後嫉妒，鸞殺王美人。皇子協養於董太后宮中。董太后乃靈帝之母，解瀆亭侯劉萇之妻也。初因桓帝無子，迎立解瀆亭侯之子，是為靈帝。靈帝入繼大統，遂迎養母氏於宮中，尊為太后。董太后嘗勸帝立皇子協為太子。帝亦偏愛協，欲立之。當時病篤，中常侍蹇碩奏曰：“若欲立協，必先誅何進，以絕後患。”帝然其說，因宣進入宮。進至宮門，司馬潘隱謂進曰：“不可入宮。蹇碩欲謀殺公。”進大驚，急歸私宅，召諸大臣，欲盡誅宦官。座上一人挺身出曰：“宦官之勢，起自衝、質之時；朝廷滋蔓極廣，安能盡誅？倘機不密，必有滅族之禍；請細詳之。”進視之，乃典軍校尉曹操也。進叱曰：“汝小輩安知朝廷大事！”正躊躇間，潘隱至，言：“帝已崩。今蹇碩與十常侍商議，秘不發喪，矯詔宣何國舅入宮，欲絕後患，冊立皇子協為帝。”說未了，使命至，宣進速入，以定後事。操曰：“今日之計，先宜正君位，然後圖賊。”進曰：“誰敢與吾正君討賊？”一人挺身出曰：“願借精兵五千，斬關入內，冊立新君，盡誅閹豎，掃清朝廷，以安天下！”進視之，乃司徒袁逢之子，袁隗之侄：名紹，字本初，現為司隸校尉。何進大喜，遂點御林軍五千。紹全身披掛。何進引何顥、荀攸、鄭泰等大臣三十餘員，相繼而入，就靈帝柩前，扶立太子辯即皇帝位。

百官呼拜已畢，袁紹入宮收蹇碩。碩慌走入御園，花陰下為中常侍郭勝所殺。碩所領禁軍，盡皆投順。紹謂何進曰：“中官結黨。今日可乘勢盡誅之。”張讓等知事急，慌入告何後曰：“始初設謀陷害大將軍者，止蹇碩一人，並不幹臣等事。今大將軍聽袁紹之言，欲盡誅臣等，乞娘娘憐憫！”何太后曰：“汝等勿憂，我當保汝。”傳旨宣何進入。太后密謂曰：“我與汝出身寒微，非張讓等，焉能享此富貴？今蹇碩不仁，既已伏誅，汝何聽信人言，欲盡誅宦官耶？”何進聽罷，出謂眾官曰：“蹇碩設謀害我，可族滅其家。其餘不必妄加殘害。”袁紹曰：“若不斬草除根，必為喪身之本。”進曰：“吾意已決，汝勿多言。”眾官皆退。次日，太后命何進參錄尚書事，其餘皆封官職。董太后宣張讓等入宮商議曰：“何進之妹，始初我抬舉他。今日他孩兒即皇帝位，內外臣僚，皆其心腹；威權太重，我將如何？”讓奏曰：“娘娘可臨朝，垂簾聽政；封皇子協為王；加國舅董重大官，掌握軍權；重用臣等；大事可圖矣。”董太后大喜。次日設朝，董太后降旨，封皇子協為陳留王，董重為驃騎將軍，張讓等共預朝政。何太后見董太后專權，於宮中設一宴，請董太后赴席。酒至半酣，何太后起身捧杯再拜曰：“我等皆婦人也，參預朝政，非其所宜。昔呂后因握重權，宗族千口皆被戮。今我等宜深居九

重；朝廷大事，任大臣元老自行商議，此國家之幸也。願垂聽焉。”董後大怒曰：“汝鳩死王美人，設心嫉妒。今倚汝子為君，與汝兄何進之勢，輒敢亂言！吾敕驃騎斷汝兄首，如反掌耳！”何後亦怒曰：“吾以好言相勸，何反怒耶？”董後曰：“汝家屠沽小輩，有何見識！”兩宮互相爭競，張讓等各勸歸宮。何後連夜召何進入宮，告以前事。何進出，召三公共議。來早設朝，使廷臣奏董太后原系藩妃，不宜久居宮中，合仍遷於河間安置，限日下即出國門。一面遣人起送董後；一面點禁軍圍驃騎將軍董重府宅，追索印綬。董重知事急，自刎於後堂。家人舉哀，軍士方散。張讓、段珪見董後一枝已廢，遂皆以金珠玩好結構何進弟何苗並其母舞陽君，令早晚入何太后處，善言遮蔽：因此十常侍又得近幸。

六月，何進暗使人鳩殺董後於河間驛庭，舉柩回京，葬於文陵。進託病不出。司隸校尉袁紹入見進曰：“張讓、段珪等流言於外，言公鳩殺董後，欲謀大事。乘此時不誅閹宦，後必為大禍。昔竇武欲誅內豎，機謀不密，反受其殃。今公兄弟部曲將吏，皆英俊之士；若使盡力，事在掌握。此天贊之時，不可失也。”進曰：“且容商議。”左右密報張讓，讓等轉告何苗，又多送賄賂。苗入奏何後雲：“大將軍輔佐新君，不行仁慈，專務殺伐。今無端又欲殺十常侍，此取亂之道也。”後納其言。少頃，何進入白後，欲誅中涓。何後曰：“中官統領禁省，漢家故事。先帝新棄天下，爾欲誅殺舊臣，非重宗廟也。”進本是沒決斷之人，聽太后言，唯唯而出。袁紹迎問曰：“大事若何？”進曰：“太后不允，如之奈何？”紹曰：“可召四方英雄之士，勒兵來京，盡誅閹豎。此時事急，不容太后不從。”進曰：“此計大妙！”便發檄至各鎮，召赴京師。主簿陳琳曰：“不可！俗雲：掩目而捕燕雀，是自欺也，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，況國家大事乎？今將軍仗皇威，掌兵要，龍驤虎步，高下在心；若欲誅宦官，如鼓洪爐燎毛髮耳。但當速發雷霆，行權立斷，則天人順之。卻反外檄大臣，臨犯京闕，英雄聚會，各懷一心：所謂倒持干戈，授人以柄，功必不成，反生亂矣。”何進笑曰：“此懦夫之見也！”傍邊一人鼓掌大笑曰：“此事易如反掌，何必多議！”視之，乃曹操也。正是：欲除君側宵人亂，須聽朝中智士謀。不知曹操說出甚話來，且聽下文分解。

### 第三回 議溫明董卓叱丁原 饋金珠李肅說呂布

且說曹操當日對何進曰：“宦官之禍，古今皆有；但世主不當假之權寵，使至於此。若欲治罪，當除元惡，但付一獄吏足矣，何必紛紛召外兵乎？欲盡誅之，事必宣露。吾料其必敗也。”何進怒曰：“孟德亦懷私意耶？”操退曰：“亂天下者，必進也。”進乃暗差使命，齎密詔星夜往各鎮去。

卻說前將軍、鰲鄉侯、西涼刺史董卓，先為破黃巾無功，朝議將治其罪，因賄賂十常侍倖免；後又結托朝貴，遂任顯官，統西州大軍二十萬，常有不臣之心。是時得詔大喜，點起軍馬，陸續便行；使其婿中郎將牛輔；守住陝西，自己卻帶李傕、郭汜、張濟、樊稠等提兵望洛陽進發。

卓婿謀士李儒曰：“今雖奉詔，中間多有暗味。何不差人上表，名正言順，大事可圖。”卓大喜，遂上表。其略曰：“竊聞天下所以亂逆不止者，皆由黃門常侍張讓等侮慢天常之故。臣聞揚湯止沸，不如去薪；潰癰雖痛，勝於養毒。臣敢鳴鐘鼓入洛陽，請除讓等。社稷幸甚！天下幸甚！”何進得表，出示大臣。侍御史鄭泰諫曰：“董卓乃豺狼也，引入京城，必食人矣。”進曰：“汝多疑，不足謀大事。”盧植亦諫曰：“植素知董卓為人，面善心狠；一入禁庭，必生禍患。不如止之勿來，免致生亂。”進不聽，鄭泰、盧植皆棄官而去。朝廷大臣，去者大半。進使人迎董卓於澠池，卓按兵不動。

張讓等知外兵到，共議曰：“此何進之謀也；我等不先下手，皆滅族矣。”乃先伏刀斧手五十人於長樂宮嘉德門內，入告何太后曰：“今大將軍矯詔召外兵至京師，欲滅臣等，望娘娘垂憐賜救。”太后曰：“汝等可詣大將軍府謝罪。”讓曰：“若到相府，骨肉齏粉矣。望娘娘宣大將軍入宮諭止之。如其不從，臣等只就娘娘前請死。”太后乃降詔宣進。

進得詔便行。主簿陳琳諫曰：“太后此詔，必是十常侍之謀，切不可去。去必有禍。”進曰：“太后詔我，有何禍事？”袁紹曰：“今謀已洩，事已露，將軍尚欲入宮耶？”曹操曰：“先召十常侍出，然後可入。”進笑曰：“此小兒之見也。吾掌天下之權，十常侍敢待如何？”紹曰：“公必欲去，我等引甲士護從，以防不測。”於是袁紹、曹操各選精兵五百，命袁紹之弟袁術領之。袁術全身披掛，引兵佈列青瑣門外。紹與操帶劍護送何進至長樂宮前。黃門傳懿旨雲：“太后特宣大將軍，餘人不許輒入。”將袁紹、曹操等都阻住宮門外。

何進昂然直入。至嘉德殿門，張讓、段珪迎出，左右圍住，進大驚。讓厲聲責進曰：“董卓何罪，妄以鳩死？國母喪葬，託疾不出！汝本屠沽小輩，我等薦之天子，以致榮貴；不思報效，欲相謀害，汝言我等甚濁，其清者是誰？”進慌急，欲尋出路，宮門盡閉，伏甲齊出，將何進砍為兩段。後人有詩嘆之曰：“漢室傾危天數終，無謀何進作

三公。幾番不聽忠臣諫，難免宮中受劍鋒。”

讓等既殺何進，袁紹久不見進出，乃於宮門外大叫曰：“請將軍上車！”讓等將何進首級從牆上擲出，宣諭曰：“何進謀反，已伏誅矣！其餘脅從，盡皆赦宥。”袁紹厲聲大叫：“閹官謀殺大臣！誅惡黨者前來助戰！”何進部將吳匡，便於青瑣門外放起火來。袁術引兵突入宮庭，但見閹官，不論大小，盡皆殺之。袁紹、曹操斬關入內。趙忠、程曠、夏惲、郭勝四個被趕至翠花樓前，剝為肉泥。宮中火焰沖天。張讓、段珪、曹節、侯覽將太后及太子並陳留王劫去內省，從後道走北宮。時盧植棄官未去，見宮中事變，擐甲持戈，立於閣下。遙見段珪擁逼何後過來，植大呼曰：“段珪逆賊，安敢劫太后！”段珪回身便走。太后從窗中跳出，植急救得免。吳匡殺入內庭，見何苗亦提劍出。匡大呼曰：“何苗同謀害兄，當共殺之！”眾人俱曰：“願斬謀兄之賊！”苗欲走，四面圍定。砍為齏粉。紹復令軍士分頭來殺十常侍家屬，不分大小，盡皆誅絕，多有無須者誤被殺死。曹操一面救滅宮中之火，請何太后權攝大事，遣兵追襲張讓等，尋覓少帝。

且說張讓、段珪劫擁少帝及陳留王，冒煙突火，連夜奔走至北邙山。約二更時分，後面喊聲大舉，人馬趕至；當前河南中部掾吏閔貢，大呼“逆賊休走！”張讓見事急，遂投河而死。帝與陳留王未知虛實，不敢高聲，伏於河邊亂草之內。軍馬四散去趕，不知帝之所在。帝與王伏至四更，露水又下，腹中飢餒，相擠而哭；又怕人知覺，吞聲草莽之中。陳留王曰：“此間不可久戀，須別尋活路。”於是二人以衣相結，爬上岸邊。滿地荊棘，黑暗之中，不見行路。正無奈何，忽有流螢千百成群，光芒照耀，只在帝前飛轉。陳留王曰：“此天助我兄弟也！”遂隨螢火而行，漸漸見路。行至五更，足痛不能行，山岡邊見一草堆，帝與王臥於草堆之畔。草堆前面是一所莊院。莊主是夜夢兩紅日墜於莊後，驚覺，披衣出戶，四下觀望，見莊後草堆上紅光沖天，慌忙往視，卻是二人臥於草畔。莊主問曰：“二少年誰家之子？”帝不敢應。陳留王指帝曰：“此是當今皇帝，遭十常侍之亂，逃難到此。吾乃皇弟陳留王也。”莊主大驚，再拜曰：“臣先朝司徒崔烈之弟崔毅也。因見十常侍賣官嫉賢，故隱於此。”遂扶帝入莊，跪進酒食。卻說閔貢趕上段珪，拿住問：“天子何在？”珪言：“已在半路相失，不知何往。”貢遂殺段珪，懸頭於馬項下，分兵四散尋覓；自己卻獨乘一馬。隨路追尋，偶至崔毅莊，毅見首級，問之，貢說詳細，崔毅引貢見帝，君臣痛哭。貢曰：“國不可一日無君，請陛下還都。”崔毅莊上止有瘦馬一匹，備與帝乘。貢與陳留王共乘一馬。離莊而行，不到三里，司徒王允、太尉楊彪、左軍校尉淳于瓊、右軍校尉趙萌、後軍校尉鮑信、中軍校尉袁紹，一行人眾，數百人馬，接著車駕。君臣皆哭。先使人將段珪首級往京師號令，另換好馬與帝及陳留王騎坐，簇帝還京。先是洛陽小兒謠曰：“帝非帝，王非王，千乘萬騎走北邙。”至此果應其讖。

車駕行不到數里，忽見旌旗蔽日，塵土遮天，一枝人馬到來。百官失色，帝亦大驚。袁紹驛馬出問：“何人？”繡旗影裡，一將飛出，厲聲問：“天子何在？”帝戰慄不能

言。陳留王勒馬向前，叱曰：“來者何人？”卓曰：“西涼刺史董卓也。”陳留王曰：“汝來保駕耶，汝來劫駕耶？”卓應曰：“特來保駕。”陳留王曰：“既來保駕，天子在此，何不下馬？”卓大驚，慌忙下馬，拜於道左。陳留王以言撫慰董卓，自初至終，並無失語。卓暗奇之，已懷廢立之意。是日還宮，見何太后，俱各痛哭。檢點宮中，不見了傳國玉璽。

董卓屯兵城外，每日帶鐵甲馬軍入城，橫行街市，百姓惶惶不安。卓出入宮庭，略無忌憚。後軍校尉鮑信，來見袁紹，言董卓必有異心，可速除之。紹曰：“朝廷新定，未可輕動。”鮑信見王允，亦言其事。允曰：“且容商議。”信自引本部軍兵，投泰山去了。董卓招誘何進兄弟部下之兵，盡歸掌握。私謂李儒曰：“吾欲廢帝立陳留王，何如？”李儒曰：“今朝廷無主，不就此時行事，遲則有變矣。來日於溫明園中，召集百官，諭以廢立；有不從者斬之，則威權之行，正在今日。”卓喜。次日大排筵會，遍請公卿。公卿皆懼董卓，誰敢不到。卓待百官到了，然後徐徐到園門下馬，帶劍入席。酒行數巡，卓教停酒止樂，乃厲聲曰：“吾有一言，眾官靜聽。”眾皆側耳。卓曰：“天子為萬民之主，無威儀不可以奉宗廟社稷。今上懦弱，不若陳留王聰明好學，可承大位。吾欲廢帝，立陳留王，諸大臣以為何如？”諸官聽罷，不敢出聲。

座上一人推案直出，立於筵前，大呼：“不可！不可！汝是何人，敢發大語？天子乃先帝嫡子，初無過失，何得妄議廢立！汝欲為篡逆耶？”卓視之，乃荊州刺史丁原也。卓怒叱曰：“順我者生，逆我者死！”遂掣佩劍欲斬丁原。時李儒見丁原背後一人，生得器宇軒昂，威風凜凜，手執方天畫戟，怒目而視。李儒急進曰：“今日飲宴之處，不可談國政；來日向都堂公論未遲。”眾人皆勸丁原上馬而去。

卓問百官曰：“吾所言，合公道否？”盧植曰：“明公差矣。昔太甲不明，伊尹放之於桐宮；昌邑王登位方二十七日，造惡三千餘條，故霍光告太廟而廢之。今上雖幼，聰明仁智，並無分毫過失。公乃外郡刺史，素未參與國政，又無伊、霍之大才，何可強主廢立之事？聖人云：有伊尹之志則可，無伊尹之志則篡也。”卓大怒，拔劍向前欲殺植。侍中蔡邕、議郎彭伯諫曰：“盧尚書海內人望，今先害之，恐天下震怖。”卓乃止。司徒王允曰：“廢立之事，不可酒後相商，另日再議。”於是百官皆散。卓按劍立於園門，忽見一人躍馬持戟，於園門外往來馳驟。卓問李儒：“此何人也？”儒曰：“此丁原義兒：姓呂，名布，字奉先者也。主公且須避之。”卓乃入園潛避。次日，人報丁原引軍城外搦戰。卓怒，引軍同李儒出迎。兩陣對圓，只見呂布頂束髮金冠，披百花戰袍，擐唐猊鎧甲，系獅蠻寶帶，縱馬挺戟，隨丁建陽出到陣前。建陽指卓罵曰：“國家不幸，閹官弄權，以致萬民塗炭。爾無尺寸之功，焉敢妄言廢立，欲亂朝廷！”董卓未及回言，呂布飛馬直殺過來。董卓慌走，建陽率軍掩殺。卓兵大敗，退三十餘里下寨，聚眾商議。卓曰：“吾觀呂布非常人也。吾若得此人，何慮天下哉！”帳前一人出曰：“主公勿憂。某與呂布同鄉，知其勇而無謀，見利忘義。某憑三寸不爛之舌，說呂布拱手

來降，可乎？”卓大喜，觀其人，乃虎賁中郎將李肅也。卓曰：“汝將何以說之？”肅曰：“某聞主公有名馬一匹，號曰赤兔，日行千里。須得此馬，再用金珠，以利結其心。某更進說詞，呂布必反丁原，來投主公矣。”卓問李儒曰：“此言可乎？”儒曰：“主公欲破天下，何惜一馬！”卓欣然與之，更與黃金一千兩、明珠數十顆、玉帶一條。李肅齎了禮物，投呂布寨來。伏路軍人圍住。肅曰：“可速報呂將軍，有故人來見。”軍人報知，布命入見。肅見布曰：“賢弟別來無恙！”布揖曰：“久不相見，今居何處？”肅曰：“現任虎賁中郎將之職。聞賢弟匡扶社稷，不勝之喜。有良馬一匹，日行千里，渡水登山，如履平地，名曰赤兔；特獻與賢弟，以助虎威。”布便令牽過來看。果然那馬渾身上下，火炭般赤，無半根雜毛；從頭至尾，長一丈；從蹄至項，高八尺；嘶喊咆哮，有騰空入海之狀。後人有詩單道赤兔馬曰：“奔騰千里蕩塵埃，渡水登山紫霧開。掣斷絲韁搖玉轡，火龍飛下九天來。”布見了此馬，大喜，謝肅曰：“兄賜此龍駒，將何以為報？”肅曰：“某為義氣而來。豈望報乎！”佈置酒相待。酒甜，肅曰：“肅與賢弟少得相見；令尊卻常會來。”布曰：“兄醉矣！先父棄世多年，安得與兄相會？”肅大笑曰：“非也！某說今日丁刺史耳。”布惶恐曰：“某在丁建陽處，亦出於無奈。”肅曰：“賢弟有擎天駕海之才，四海孰不欽敬？功名富貴，如探囊取物，何言無奈而在人之下乎？”布曰：“恨不逢其主耳。”肅笑曰：“良禽擇木而棲，賢臣擇主而事。見機不早，悔之晚矣。”布曰：“兄在朝廷，觀何人為世之英雄？”肅曰：“某遍觀群臣，皆不如董卓。董卓為人敬賢禮士，賞罰分明，終成大業。”布曰：“某欲從之，恨無門路。”肅取金珠、玉帶列於布前。布驚曰：“何為有此？”肅令叱退左右，告布曰：“此是董公久慕大名，特令某將此奉獻。赤兔馬亦董公所贈也。”布曰：“董公如此見愛，某將何以報之？”肅曰：“如某之不才，尚為虎賁中郎將；公若到彼，貴不可言。”布曰：“恨無涓埃之功，以為進見之禮。”肅曰：“功在翻手之間，公不肯為耳。”布沈吟良久曰：“吾欲殺丁原，引軍歸董卓，何如？”肅曰：“賢弟若能如此，真莫大之功也！但事不宜遲，在於速決。”布與肅約於明日來降，肅別去。

是夜二更時分，布提刀徑入丁原帳中。原正秉燭觀書，見布至，曰：“吾兒來有何事故？”布曰：“吾堂堂丈夫，安肯為汝子乎！”原曰：“奉先何故心變？”布向前，一刀砍下丁原首級，大呼左右：“丁原不仁，吾已殺之。肯從吾者在此，不從者自去！”軍士散其大半。次日，布持丁原首級，往見李肅。肅遂引布見卓。卓大喜，置酒相待。卓先下拜曰：“卓今得將軍，如旱苗之得甘雨也。”布納卓坐而拜之曰：“公若不棄，布請拜為義父。”卓以金甲錦袍賜布，暢飲而散。卓自是威勢越大，自領前將軍事，封弟董卓為左將軍、鄴侯，封呂布為騎都尉、中郎將、都亭侯。李儒勸卓早定廢立之計。卓乃於省中設宴，會集公卿，令呂布將甲士千餘，侍衛左右。是日，太傅袁隗與百官皆到。酒行數巡，卓按劍曰：“今上闇弱，不可以奉宗廟；吾將依伊尹、霍光故事，廢帝為弘農王，立陳留王為帝。有不從者斬！”群臣惶怖莫敢對。中軍校尉袁紹挺身出曰：“今上即位未幾，並無失德；汝欲廢嫡立庶，非反而何？”卓怒曰：“天下事在我！我今

為之，誰敢不從！汝視我之劍不利否？”袁紹亦拔劍曰：“汝劍利，吾劍未嘗不利！”兩個在筵上對敵。正是：丁原仗義身先喪，袁紹爭鋒勢又危。畢竟袁紹性命如何，且聽下文分解。



## 第四回 廢漢帝陳留踐位 謀董卓孟德獻刀

且說董卓欲殺袁紹，李儒止之曰：“事未可定，不可妄殺。”袁紹手提寶劍，辭別百官而出，懸節東門，奔冀州去了。卓謂太傅袁隗曰：“汝侄無禮，吾看汝面，姑恕之。廢立之事若何？”隗曰：“太尉所見是也。”卓曰：“敢有阻大議者，以軍法從事！”群臣震恐，皆雲一聽尊命。宴罷，卓問侍中周毖、校尉伍瓊曰：“袁紹此去若何？”周毖曰：“袁紹忿忿而去，若購之急，勢必為變。且袁氏樹恩四世，門生故吏遍於天下；倘收豪傑以聚徒眾，英雄因之而起，山東非公有也。不如赦之，拜為一郡守，則紹喜於免罪，必無患矣。”伍瓊曰：“袁紹好謀無斷，不足為慮；誠不若加之一郡守，以收民心。”卓從之，即日差人拜紹為渤海太守。

九月朔，請帝升嘉德殿，大會文武。卓拔劍在手，對眾曰：“天子闇弱，不足以君天下。今有策文一道，宜為宣讀。”乃命李儒讀策曰：“孝靈皇帝，早棄臣民；皇帝承嗣，海內側望。而帝天資輕佻，威儀不恪，居喪慢惰：否德既彰，有忝大位。皇太后教無母儀，統政荒亂。永樂太后暴崩，眾論惑焉。三綱之道，天地之紀，毋乃有關？陳留王協，聖德偉懋，規矩肅然；居喪哀感，言不以邪；休聲美譽，天下所聞，宜承洪業，為萬世統。茲廢皇帝為弘農王，皇太后還政，請奉陳留王為皇帝，應天順人，以慰生靈之望。”李儒讀策畢，卓叱左右扶帝下殿，解其璽綬，北面長跪，稱臣聽命。又呼太后去服候敕。帝后皆號哭，群臣無不悲慘。

階下一大臣，憤怒高叫曰：“賊臣董卓，敢為欺天之謀，吾當以頸血濺之！”揮手中象簡，直擊董卓。卓大怒，喝武士拿下：乃尚書丁管也。卓命牽出斬之。管罵不絕口，至死神色不變。後人有詩嘆之曰：“董卓潛懷廢立圖，漢家宗社委丘墟。滿朝臣宰皆囊括，惟有丁公是丈夫。”

卓請陳留王登殿。群臣朝賀畢，卓命扶何太后並弘農王及帝妃唐氏永安宮閒住，封鎖宮門，禁群臣無得擅入。可憐少帝四月登基，至九月即被廢。卓所立陳留王協，表字伯和，靈帝中子，即獻帝也；時年九歲。改元初平。董卓為相國，贊拜不名，入朝不趨，劍履上殿，威福莫比。

李儒勸卓擢用名流，以收人望，因薦蔡邕之才。卓命徵之，邕不赴。卓怒，使人謂邕曰：“如不來，當滅汝族。”邕懼，只得應命而至。卓見邕大喜，一月三遷其官，拜為侍中，甚見親厚。

卻說少帝與何太后、唐妃困於永安宮中，衣服飲食，漸漸少缺；少帝淚不曾幹。一日，偶見雙燕飛於庭中，遂吟詩一首。詩曰：“嫩草綠凝煙，嫋嫋雙飛燕。洛水一條青，陌上人稱羨。遠望碧雲深，是吾舊宮殿。何人仗忠義，洩我心中怨！”董卓時常使人探聽。是日獲得此詩，來呈董卓。卓曰：“怨望作詩，殺之有名矣。”遂命李儒帶武士

十人，入宮弑帝。帝與後、妃正在樓上，宮女報李儒至，帝大驚。儒以鴆酒奉帝，帝問何故。儒曰：“春日融和，董相國特上壽酒。”太后曰：“既雲壽酒，汝可先飲。”儒怒曰：“汝不飲耶？”呼左右持短刀白練於前曰：“壽酒不飲，可領此二物！”唐妃跪告曰：“妾身代帝飲酒，願公存母子性命。”儒叱曰：“汝何人，可代王死？”乃舉酒與何太后曰：“汝可先飲？”後大罵何進無謀，引賊入京，致有今日之禍。儒催逼帝，帝曰：“容我與太后作別。”乃大慟而作歌，其歌曰：“天地易兮日月翻，棄萬乘兮退守藩。為臣逼兮命不久，大勢去兮空淚潸！”唐妃亦作歌曰：“皇天將崩兮后土頽，身為帝姬兮命不隨。生死異路兮從此畢，奈何瑯速兮心中悲！”歌罷，相抱而哭，李儒叱曰：“相國立等回報，汝等俄延，望誰救耶？”太后大罵：“董卓賊逼我母子，皇天不佑！汝等助惡，必當滅族！”儒大怒，雙手扯住太后，直攙下樓；叱武士絞死唐妃；以鴆酒灌殺少帝。

還報董卓，卓命葬於城外。自此每夜入宮，姦淫宮女，夜宿龍床。嘗引軍出城，行到陽城地方，時當二月，村民社賽，男女皆集。卓命軍士圍住，盡皆殺之，掠婦女財物，裝載車上，懸頭千餘顆於車下，連軫還都，揚言殺賊大勝而回；於城門外焚燒人頭，以婦女財物分散眾軍。越騎校尉伍孚，字德瑜，見卓殘暴，憤恨不平，嘗於朝服內披小鎧，藏短刀，欲伺便殺卓。一日，卓入朝，孚迎至閣下，拔刀直刺卓。卓氣力大，兩手摳住；呂布便入，揪倒伍孚。卓問曰：“誰教汝反？”孚瞪目大喝曰：“汝非吾君，吾非汝臣，何反之有？汝罪惡盈天，人人願得而誅之！吾恨不車裂汝以謝天下！”卓大怒，命牽出剖劓之。孚至死罵不絕口。後人有詩讚之曰：“漢末忠臣說伍孚，沖天豪氣世間無。朝堂殺賊名猶在，萬古堪稱大丈夫！”董卓自此出入常帶甲士護衛。

時袁紹在渤海，聞知董卓弄權，乃差人齎密書來見王允。書略曰：“卓賊欺天廢主，人不忍言；而公恣其跋扈，如不聽聞，豈報國效忠之臣哉？紹今集兵練卒，欲掃清王室，未敢輕動。公若有心，當乘間圖之。如有驅使，即當奉命。”王允得書，尋思無計。一日，於侍班閣子內見舊臣俱在，允曰：“今日老夫賤降，晚間敢屈眾位到舍小酌。”眾官皆曰：“必來祝壽。”當晚王允設宴後堂，公卿皆至。酒行數巡，王允忽然掩面大哭。眾官驚問曰：“司徒貴誕，何故發悲？”允曰：“今日並非賤降，因欲與眾位一敘，恐董卓見疑，故託言耳。董卓欺主弄權，社稷旦夕難保。想高皇誅秦滅楚，奄有天下；誰想傳至今日，乃喪於董卓之手：此吾所以哭也。”於是眾官皆哭。坐中一人撫掌大笑曰：“滿朝公卿，夜哭到明，明哭到夜，還能哭死董卓否？”允視之，乃驍騎校尉曹操也。允怒曰：“汝祖宗亦食祿漢朝，今不思報國而反笑耶？”操曰：“吾非笑別事，笑眾位無一計殺董卓耳。操雖不才，願即斷董卓頭，懸之都門，以謝天下。”允避席問曰：“孟德有何高見？”操曰：“近日操屈身以事卓者，實欲乘間圖之耳。今卓頗信操，操因得時近卓。聞司徒有七寶刀一口，願借與操入相府刺殺之，雖死不恨！”允曰：“孟德果有是心，天下幸甚！”遂親自酌酒奉操。操瀝酒設誓，允隨取寶刀與之。操藏

刀，飲酒畢，即起身辭別眾官而去。眾官又坐了一回，亦俱散訖。

次日，曹操佩著寶刀，來至相府，問：“丞相何在？”從人云：“在小閣中。”操徑入。見董卓坐於床上，呂布侍立於側。卓曰：“孟德來何遲？”操曰：“馬羸行遲耳。”卓顧謂布曰：“吾有西涼進來好馬，奉先可親去揀一騎賜與孟德。”布領令而出。操暗忖曰：“此賊合死！”即欲拔刀刺之，懼卓力大，未敢輕動。卓胖大不耐久坐，遂倒身而臥，轉面向內。操又思曰：“此賊當休矣！”急掣寶刀在手，恰待要刺，不想董卓仰面看衣鏡中，照見曹操在背後拔刀，急回身問曰：“孟德何為？”時呂布已牽馬至閣外。操惶遽，乃持刀跪下曰：“操有寶刀一口，獻上恩相。”卓接視之，見其刀長尺餘，七寶嵌飾，極其鋒利，果寶刀也；遂遞與呂布收了。操解鞘付布。卓引操出閣看馬，操謝曰：“願借試一騎。”卓就教與鞍轡。操牽馬出相府，加鞭望東南而去。

布對卓曰：“適來曹操似有行刺之狀，及被喝破，故推獻刀。”卓曰：“吾亦疑之。”正說話間，適李儒至，卓以其事告之。儒曰：“操無妻小在京，只獨居寓所。今差人往召，如彼無疑而便來，則是獻刀；如推託不來，則必是行刺，便可擒而問也。”卓然其說，即差獄卒四人往喚操。去了良久，回報曰：“操不曾回寓，乘馬飛出東門。門吏問之，操曰‘丞相差我有緊急公事’，縱馬而去矣。”儒曰：“操賊心虛逃竄，行刺無疑矣。”卓大怒曰：“我如此重用，反欲害我！”儒曰：“此必有同謀者，待拿住曹操便可知矣。”卓遂令遍行文書，畫影圖形，捉拿曹操：擒獻者，賞千金，封萬戶侯；窩藏者同罪。

且說曹操逃出城外，飛奔譙郡。路經中牟縣，為守關軍士所獲，擒見縣令。操言：“我是客商，覆姓皇甫。”縣令熟視曹操，沉吟半晌，乃曰：“吾前在洛陽求官時，曾認得汝是曹操，如何隱諱！且把來監下，明日解去京師請賞。”把關軍士賜以酒食而去。至夜分，縣令喚親隨人暗地取出曹操，直至後院中審究；問曰：“我聞丞相待汝不薄，何故自取其禍？”操曰：“燕雀安知鴻鵠志哉！汝既拿住我，便當解去請賞。何必多問！”縣令屏退左右，謂操曰：“汝休小覷我。我非俗吏，奈未遇其主耳。”操曰：“吾祖宗世食漢祿，若不思報國，與禽獸何異？吾屈身事卓者，欲乘間圖之，為國除害耳。今事不成，乃天意也！”縣令曰：“孟德此行，將欲何往？”操曰：“吾將歸鄉里，發矯詔，召天下諸侯興兵共誅董卓；吾之願也。”縣令聞言，乃親釋其縛，扶之上坐，再拜曰：“公真天下忠義之士也！”曹操亦拜，問縣令姓名。縣令曰：“吾姓陳，名宮，字公臺。老母妻子，皆在東郡。今感公忠義，願棄一官，從公而逃。”操甚喜。是夜陳宮收拾盤費，與曹操更衣易服，各背劍一口，乘馬投故鄉來。

行了三日，至成皋地方，天色向晚。操以鞭指林深處謂宮曰：“此間有一人姓呂，名伯奢，是吾父結義弟兄；就往問家中訊息，覓一宿，如何？”宮曰：“最好。”二人至莊前下馬，入見伯奢。奢曰：“我聞朝廷遍行文書，捉汝甚急，汝父已避陳留去了。汝如何得至此？”操告以前事，曰：“若非陳縣令，已粉骨碎身矣。”伯奢拜陳宮曰：

“小侄若非使君，曹氏滅門矣。使君寬懷安坐，今晚便可下榻草舍。”說罷，即起身入內。良久乃出，謂陳宮曰：“老夫家無好酒，容往西村沽一樽來相待。”言訖，匆匆上驢而去。

操與宮坐久，忽聞莊後有磨刀之聲。操曰：“呂伯奢非吾至親，此去可疑，當竊聽之。”二人潛步入草堂後，但聞人語曰：“縛而殺之，何如？”操曰：“是矣！今若不先下手，必遭擒獲。”遂與宮拔劍直入，不問男女，皆殺之，一連殺死八口。搜至廚下，卻見縛一豬欲殺。宮曰：“孟德心多，誤殺好人矣！”急出莊上馬而行。行不到二里，只見伯奢驢鞍前轎懸酒二瓶，手攜果菜而來，叫曰：“賢侄與使君何故便去？”操曰：“被罪之人，不敢久住。”伯奢曰：“吾已分付家人宰一豬相款，賢侄、使君何憎一宿？速請轉騎。”操不顧，策馬便行。行不數步，忽拔劍復回，叫伯奢曰：“此來者何人？”伯奢回頭看時，操揮劍砍伯奢於驢下。宮大驚曰：“適才誤耳，今何為也？”操曰：“伯奢到家，見殺死多人，安肯幹休？若率眾來追，必遭其禍矣。”宮曰：“知而故殺，大不義也！”操曰：“寧教我負天下人，休教天下人負我。”陳宮默然。

當夜，行數里，月明中敲開客店門投宿。餵飽了馬，曹操先睡。陳宮尋思：“我將謂曹操是好人，棄官跟他；原來是個狼心之徒！今日留之，必為後患。”便欲拔劍來殺曹操。正是：設心狠毒非良士，操卓原來一路人。畢竟曹操性命如何，且聽下文分解。

## 第五回 發矯詔諸鎮應曹公 破關兵三英戰呂布

卻說陳宮臨欲下手殺曹操，忽轉念曰：“我為國家跟他到此，殺之不義。不若棄而他往。”插劍上馬，不等天明，自投東郡去了。操覺，不見陳宮，尋思：“此人見我說了這兩句，疑我不仁，棄我而去；吾當急行，不可久留。”遂連夜到陳留，尋見父親，備說前事；欲散家資，招募義兵。父言：“資少恐不成事。此間有孝廉衛弘，疏財仗義，其家鉅富；若得相助，事可圖矣。”操置酒張筵，拜請衛弘到家，告曰：“今漢室無主，董卓專權，欺君害民，天下切齒。操欲力扶社稷，恨力不足。公乃忠義之士，敢求相助！”衛弘曰：“吾有是心久矣，恨未遇英雄耳。既孟德有大志，願將家資相助。”操大喜；於是先發矯詔，馳報各道，然後招集義兵，豎起招兵白旗一面，上書“忠義”二字。不數日間，應募之士，如雨駢集。

一日，有一個陽平衛國人，姓樂，名進，字文謙，來投曹操。又有一個山陽鉅鹿人，姓李，名典，字曼成，也來投曹操。操皆留為帳前吏。又有沛國譙人夏侯惇，字元讓，乃夏侯嬰之後；自小習槍棒；年十四從師學武，有人辱罵其師，惇殺之，逃於外方；聞知曹操起兵，與其族弟夏侯淵兩個，各引壯士千人來會。此二人本操之弟兄：操父曹嵩原是夏侯氏之子，過房與曹家，因此是同族。不數日，曹氏兄弟曹仁、曹洪各引兵千餘來助。曹仁字子孝，曹洪字子廉：二人弓馬熟嫻，武藝精通。操大喜，於村中調練軍馬。衛弘盡出家財，置辦衣甲旗幡。四方送糧食者，不計其數。

時袁紹得操矯詔，乃聚麾下文武，引兵三萬，離渤海來與曹操會盟。操作檄文以達諸郡。檄文曰：“操等謹以大義佈告天下：董卓欺天罔地，滅國弑君；穢亂宮禁，殘害生靈；狼戾不仁，罪惡充積！今奉天子密詔，大集義兵，誓欲掃清華夏，剿戮群兇。望興義師，共洩公憤；扶持王室，拯救黎民。檄文到日，可速奉行！”操發檄文去後，各鎮諸侯皆起兵相應：第一鎮，後將軍南陽太守袁術。第二鎮，冀州刺史韓馥。第三鎮，豫州刺史孔伷。第四鎮，兗州刺史劉岱。第五鎮，河內郡太守王匡。第六鎮，陳留太守張邈。第七鎮，東郡太守喬瑁。第八鎮，山陽太守袁遺。第九鎮，濟北相鮑信。第十鎮，北海太守孔融。第十一鎮，廣陵太守張超。第十二鎮，徐州刺史陶謙。第十三鎮，西涼太守馬騰。第十四鎮，北平太守公孫瓚。第十五鎮，上黨太守張楊。第十六鎮，烏程侯長沙太守孫堅。第十七鎮，祁鄉侯渤海太守袁紹。諸路軍馬，多少不等，有三萬者，有一二萬者，各領文官武將，投洛陽來。

且說北平太守公孫瓚，統領精兵一萬五千，路經德州平原縣。正行之間，遙見桑樹叢中，一面黃旗，數騎來迎。瓚視之，乃劉玄德也。瓚問曰：“賢弟何故在此？”玄德曰：“舊日蒙兄保備為平原縣令，今聞大軍過此，將來奉候，就請兄長入城歇馬。”瓚指關、張而問曰：“此何人也？”玄德曰：“此關羽、張飛，備結義兄弟也。”瓚曰：“乃同破黃巾者乎？”玄德曰：“皆此二人之力。”瓚曰：“今居何職？”玄德答曰：

“關羽為馬弓手，張飛為步弓手。”瓚嘆曰：“如此可謂埋沒英雄！今董卓作亂，天下諸侯共往誅之。賢弟可棄此卑官，一同討賊，力扶漢室，若何？”玄德曰：“願往。”張飛曰：“當時若容我殺了此賊，免有今日之事。”雲長曰：“事已至此，即當收拾前去。”玄德、關、張引數騎跟公孫瓚來，曹操接著。眾諸侯亦陸續皆至，各自安營下寨，連線二百餘里。操乃宰牛殺馬，大會諸侯，商議進兵之策。太守王匡曰：“今奉大義，必立盟主；眾聽約束，然後進兵。”操曰：“袁本初四世三公，門多故吏，漢朝名相之裔，可為盟主。”紹再三推辭，眾皆曰非本初不可，紹方應允。次日築臺三層，遍列五方旗幟，上建白旄黃鉞，兵符將印，請紹登壇。紹整衣佩劍，慨然而上，焚香再拜。其盟曰：“漢室不幸，皇綱失統。賊臣董卓，乘釁縱害，禍加至尊，虐流百姓。紹等懼社稷淪喪，糾合義兵，並赴國難。凡我同盟，齊心戮力，以致臣節，必無二志。有渝此盟，俾墜其命，無克遺育。皇天后土，祖宗明靈，實皆鑑之！”讀畢歃血。眾因其辭氣慷慨，皆涕泗橫流。歃血已罷，下壇。眾扶紹升帳而坐，兩行依爵位年齒分列坐定。操行酒數巡，言曰：“今日既立盟主，各聽調遣，同扶國家，勿以強弱計較。”袁紹曰：“紹雖不才，既承公等推為盟主，有功必賞，有罪必罰。國有常刑，軍有紀律。各宜遵守，勿得違犯。”眾皆曰惟命是聽。紹曰：“吾弟袁術總督糧草，應付諸營，無使有缺。更須一人為先鋒，直抵汜水關挑戰。餘各據險要，以為接應。”

長沙太守孫堅出曰：“堅願為前部。”紹曰：“文臺勇烈，可當此任。”堅遂引本部人馬殺奔汜水關來。守關將士，差流星馬往洛陽丞相府告急。董卓自專大權之後，每日飲宴。李儒接得告急文書，徑來稟卓。卓大驚，急聚眾將商議。溫侯呂布挺身出曰：“父親勿慮。關外諸侯，布視之如草芥；願提虎狼之師，盡斬其首，懸于都門。”卓大喜曰：“吾有奉先，高枕無憂矣！”言未絕，呂布背後一人高聲出曰：“割雞焉用牛刀？不勞溫侯親往。吾斬眾諸侯首級，如探囊取物耳！”卓視之，其人身長九尺，虎體狼腰，豹頭猿臂；關西人也，姓華，名雄。卓聞言大喜，加為驍騎校尉。撥馬步軍五萬，同李肅、胡軫、趙岑星夜赴關迎敵。

眾諸侯內有濟北相鮑信，尋思孫堅既為前部，怕他奪了頭功，暗撥其弟鮑忠，先將馬步軍三千，徑抄小路，直到關下搦戰。華雄引鐵騎五百，飛下關來，大喝：“賊將休走！”鮑忠急待退，被華雄手起刀落，斬於馬下，生擒將校極多。華雄遣人齎鮑忠首級來相府報捷，卓加雄為都督。

卻說孫堅引四將直至關前。那四將？——第一個，右北平土垠人，姓程，名普，字德謀，使一條鐵脊蛇矛；第二個，姓黃，名蓋，字公覆，零陵人也，使鐵鞭；第三個，姓韓，名當，字義公，遼西令支人也，使一口大刀；第四個，姓祖，名茂，字大榮，吳郡富春人也，使雙刀。孫堅披爛銀鎧，裹赤幘，橫古錠刀，騎花鬃馬，指關上而罵曰：“助惡匹夫，何不早降！”華雄副將胡軫引兵五千出關迎戰。程普飛馬挺矛，直取胡軫。鬥不數合，程普刺中胡軫咽喉，死於馬下。堅揮軍直殺至關前，關上矢石如雨。孫堅引

兵回至梁東屯住，使人於袁紹處報捷，就於袁術處催糧。

或說術曰：“孫堅乃江東猛虎；若打破洛陽，殺了董卓，正是除狼而得虎也。今不與糧，彼軍必散。”術聽之，不發糧草。孫堅軍缺食，軍中自亂，細作報上關來。李肅為華雄謀曰：“今夜我引一軍從小路下關，襲孫堅寨後，將軍擊其前寨，堅可擒矣。”雄從之，傳令軍士飽餐，乘夜下關。是夜月白風清。到堅寨時，已是半夜，鼓譟直進。堅慌忙披掛上馬，正遇華雄。兩馬相交，鬥不數合，後面李肅軍到，竟天價放起火來。堅軍亂竄。眾將各自混戰，止有祖茂跟定孫堅，突圍而走。背後華雄追來。堅取箭，連放兩箭，皆被華雄躲過。再放第三箭時，因用力太猛，拽折了鵲畫弓，只得棄弓縱馬而奔。祖茂曰：“主公頭上赤幘射目，為賊所識認。可脫幘與某戴之。”堅就脫幘換茂盔，分兩路而走。雄軍只望赤幘者追趕，堅乃從小路得脫。祖茂被華雄追急，將赤幘掛於人家燒不盡的庭柱上，卻入樹林潛躲。華雄軍於月下遙見赤幘，四面圍定，不敢近前。用箭射之，方知是計，遂向前取了赤幘。祖茂於林後殺出，揮雙刀欲劈華雄；雄大喝一聲，將祖茂一刀砍於馬下。殺至天明，雄方引兵上關。

程普、黃蓋、韓當都來尋見孫堅，再收拾軍馬屯紮。堅為折了祖茂，傷感不已，星夜遣人報知袁紹。紹大驚曰：“不想孫文臺敗於華雄之手！”便聚眾諸侯商議。眾人都到，只有公孫瓚後至，紹請入帳列坐。紹曰：“前日鮑將軍之弟不遵調遣，擅自進兵，殺身喪命，折了許多軍士；今者孫文臺又敗於華雄：挫動銳氣，為之奈何？”諸侯並皆不語。紹舉目遍視，見公孫瓚背後立著三人，容貌異常，都在那裡冷笑。紹問曰：“公孫太守背後何人？”瓚呼玄德出曰：“此吾自幼同舍兄弟，平原令劉備是也。”曹操曰：“莫非破黃巾劉玄德乎？”瓚曰：“然。”即令劉玄德拜見。瓚將玄德功勞，並其出身，細說一遍。紹曰：“既是漢室宗派，取坐來。”命坐。備遜謝。紹曰：“吾非敬汝名爵，吾敬汝是帝室之胄耳。”玄德乃坐於末位，關、張叉手侍立於後。忽探子來報：“華雄引鐵騎下關，用長竿挑著孫太守赤幘，來寨前大罵搦戰。”紹曰：“誰敢去戰？”袁術背後轉出驍將俞涉曰：“小將願往。”紹喜，便著俞涉出馬。即時報來：“俞涉與華雄戰不三合，被華雄斬了。”眾大驚。太守韓馥曰：“吾有上將潘鳳，可斬華雄。”紹急令出戰。潘鳳手提大斧上馬。去不多時，飛馬來報：“潘鳳又被華雄斬了。”眾皆失色。紹曰：“可惜吾上將顏良、文丑未至！得一人在此，何懼華雄！”言未畢，階下一人大撥出曰：“小將願往斬華雄頭，獻於帳下！”眾視之，見其人身長九尺，髯長二尺，丹鳳眼，臥蠶眉，面如重棗，聲如巨鍾，立於帳前。紹問何人。公孫瓚曰：“此劉玄德之弟關羽也。”紹問現居何職。瓚曰：“跟隨劉玄德充馬弓手。”帳上袁術大喝曰：“汝欺吾眾諸侯無大將耶？量一弓手，安敢亂言！與我打出！”曹操急止之曰：“公路息怒。此人既出大言，必有勇略；試教出馬，如其不勝，責之未遲。”袁紹曰：“使一弓手出戰，必被華雄所笑。”操曰：“此人儀表不俗，華雄安知他是弓手？”關公曰：“如不勝，請斬某頭。”操教釀熱酒一杯，與關公飲了上馬。關公曰：“酒且斟下

，某去便來。”出帳提刀，飛身上馬。眾諸侯聽得關外鼓聲大振，喊聲大舉，如天摧地塌，嶽撼山崩，眾皆失驚。正欲探聽，鸞鈴響處，馬到中軍，雲長提華雄之頭，擲於地上。其酒尚溫。後人有詩讚之曰：“威鎮乾坤第一功，轅門畫鼓響鏦鏦。雲長停盞施英勇，酒尚溫時斬華雄。”曹操大喜。只見玄德背後轉出張飛，高聲大叫：“俺哥哥斬了華雄，不就這裡殺入關去，活拿董卓，更待何時！”袁術大怒，喝曰：“俺大臣尚自謙讓，量一縣令手下小卒，安敢在此耀武揚威！都與趕出帳去！”曹操曰：“得功者賞，何計貴賤乎？”袁術曰：“既然公等只重一縣令，我當告退。”操曰：“豈可因一言而誤大事耶？”命公孫瓚且帶玄德、關、張回寨。眾官皆散。曹操暗使人齎牛酒撫慰三人。卻說華雄手下敗軍，報上關來。李肅慌忙寫告急文書，申聞董卓。卓急聚李儒、呂布等商議。儒曰：“今失了上將華雄，賊勢浩大。袁紹為盟主，紹叔袁隗，現為太傅；倘或裡應外合，深為不便，可先除之。請丞相親領大軍，分撥剿捕。”卓然其說，喚李催、郭汜領兵五百，圍住太傅袁隗家，不分老幼，盡皆誅絕，先將袁隗首級去關前號令。

卓遂起兵二十萬，分為兩路而來：一路先令李催、郭汜引兵五萬，把住汜水關，不要廝殺；卓自將十五萬，同李儒、呂布、樊稠、張濟等守虎牢關。這關離洛陽五十里。軍馬到關，卓令呂布領三萬軍，去關前扎住大寨。卓自在關上屯住。

流星馬探聽得，報入袁紹大寨裡來。紹聚眾商議。操曰：“董卓屯兵虎牢，截俺諸侯中路，今可勒兵一半迎敵。”紹乃分王匡、喬瑁、鮑信、袁遺、孫融、張楊、陶謙、公孫瓚八路諸侯，往虎牢關迎敵。操引軍往來救應。八路諸侯，各自起兵。河內太守王匡，引兵先到。呂布帶鐵騎三千，飛奔來迎。王匡將軍馬列成陣勢，勒馬門旗下看時，見呂布出陣：頭戴三叉束髮紫金冠，體掛西川紅錦百花袍，身披獸面吞頭連環鎧，腰繫勒甲玲瓏獅蠻帶；弓箭隨身，手持畫戟，坐下嘶風赤兔馬：果然是“人中呂布，馬中赤兔”！王匡回頭問曰：“誰敢出戰？”後面一將，縱馬挺槍而出。匡視之，乃河內名將方悅。兩馬相交，無五合，被呂布一戟刺於馬下，挺戟直衝過來。匡軍大敗，四散奔走。布東西衝殺，如入無人之境。幸得喬瑁、袁遺兩軍皆至，來救王匡，呂布方退。三路諸侯，各折了些人馬，退三十里下寨。隨後五路軍馬都至，一處商議，言呂布英雄，無人可敵。

正慮間，小校報來：“呂布搦戰。”八路諸侯，一齊上馬。軍分八隊，布在高岡。遙望呂布一簇軍馬，繡旗招颭，先來衝陣。上黨太守張楊部將穆順，出馬挺槍迎戰，被呂布手起一戟，刺於馬下。眾大驚。北海太守孔融部將武安國，使鐵錘飛馬而出。呂布揮戟拍馬來迎。戰到十餘合，一戟砍斷安國手腕，棄錘於地而走。八路軍兵齊出，救了武安國。呂布退回去了。眾諸侯回寨商議。曹操曰：“呂布英勇無敵，可會十八路諸侯，共議良策。若擒了呂布，董卓易誅耳。”

正議間，呂布復引兵搦戰。八路諸侯齊出。公孫瓚揮槊親戰呂布。戰不數合，瓚敗走。呂布縱赤兔馬趕來。那馬日行千里，飛走如風。看看趕上，布舉畫戟望瓚後心便刺。



傍邊一將，圓睜環眼，倒豎虎鬚，挺丈八蛇矛，飛馬大叫：“三姓家奴休走！燕人張飛在此！”呂布見了，棄了公孫瓚，便戰張飛。飛抖擻精神，酣戰呂布。連鬥五十餘合，不分勝負。雲長見了，把馬一拍，舞八十二斤青龍偃月刀，來夾攻呂布。三匹馬丁字兒廝殺。戰到三十合，戰不倒呂布。劉玄德掣雙股劍，驟黃鬃馬，刺斜裡也來助戰。這三個圍住呂布。轉燈兒般廝殺。八路人馬，都看得呆了。呂布架隔遮攔不定，看著玄德面上，虛刺一戟，玄德急閃。呂布盪開陣角，倒拖畫戟，飛馬便回。三個那裡肯舍，拍馬趕來。八路軍兵，喊聲大震，一齊掩殺。呂布軍馬望關上奔走；玄德、關、張隨後趕來。古人曾有篇言語，單道著玄德、關、張三戰呂布：“漢朝天數當桓靈，炎炎紅日將西傾。奸臣董卓廢少帝，劉協懦弱魂夢驚。曹操傳檄告天下，諸侯奮怒皆興兵。議立袁紹作盟主，誓扶王室定太平。溫侯呂布世無比，雄才四海誇英偉。護軀銀鎧砌龍鱗，束髮金冠簪雉尾。參差寶帶獸平吞，錯落錦袍飛鳳起。龍駒跳踏起天風，畫戟熒煌射秋水。出關搦戰誰敢當？諸侯膽裂心惶惶。湧出燕人張翼德，手持蛇矛丈八槍。虎鬚倒豎翻金線，環眼圓睜起電光。酣戰未能分勝敗，陣前惱起關雲長。青龍寶刀燦霜雪，鸚鵡戰袍飛蜥蜴。馬蹄到處鬼神嚎，目前一怒應流血。梟雄玄德掣雙鋒，抖擻天威施勇烈。三人圍繞戰多時，遮攔架隔無休歇。喊聲震動天地翻，殺氣迷漫牛鬥寒。呂布力窮尋走路，遙望家山拍馬還。倒拖畫杆方天戟，亂散銷金五彩幡。頓斷絨條走赤兔，翻身飛上虎牢關。”三人直趕呂布到關下，看見關上西風飄動青羅傘蓋。張飛大叫：“此必董卓！追呂布有甚強處？不如先拿董卓，便是斬草除根！”拍馬上關，來擒董卓。正是：擒賊定須擒賊首，奇功端的待奇人。未知勝負如何，且聽下文分解。

## 第六回 焚金闕董卓行兇 匿玉璽孫堅背約

卻說張飛拍馬趕到關下，關上矢石如雨，不得進而回。八路諸侯，同請玄德、關、張賀功，使人去袁紹寨中報捷。紹遂移檄孫堅，令其進兵。堅引程普、黃蓋至袁術寨中相見。堅以杖畫地曰：“董卓與我，本無仇隙。今我奮不顧身，親冒矢石，來決死戰者，上為國家討賊，下為將軍家門之私；而將軍卻聽讒言，不發糧草，致堅敗績，將軍何安？”術惶恐無言，命斬進讒之人，以謝孫堅。

忽人報堅曰：“關上有一將，乘馬來寨中，要見將軍。”堅辭袁術，歸到本寨，喚來問時，乃董卓愛將李傕。堅曰：“汝來何為？”傕曰：“丞相所敬者，惟將軍耳。今特使傕來結親：丞相有女，欲配將軍之子。”堅大怒，叱曰：“董卓逆天無道，蕩覆王室，吾欲夷其九族，以謝天下，安肯與逆賊結親耶！吾不斬汝，汝當速去，早早獻關，饒你性命！倘若遲誤，粉骨碎身！”李傕抱頭鼠竄，回見董卓，說孫堅如此無禮。卓怒，問李儒。儒曰：“溫侯新敗，兵無戰心。不若引兵回洛陽，遷帝於長安，以應童謠。近日街市童謠曰：西頭一個漢，東頭一個漢。鹿走入長安，方可無斯難。臣思此言‘西頭一個漢’，乃應高祖旺於西都長安，傳一十二帝；‘東頭一個漢’，乃應光武旺於東都洛陽，今亦傳一十二帝。天運合回。丞相遷回長安，方可無虞。”卓大喜曰：“非汝言，吾實不悟。”遂引呂布星夜回洛陽，商議遷都。聚文武於朝堂，卓曰：“漢東都洛陽，二百餘年，氣數已衰。吾觀旺氣實在長安，吾欲奉駕西幸。汝等各宜促裝。”司徒楊彪曰：“關中殘破零落。今無故捐宗廟，棄皇陵，恐百姓驚動。天下動之至易，安之至難。望丞相監察。”卓怒曰：“汝阻國家大計耶？”太尉黃琬曰：“楊司徒之言是也。往者王莽篡逆，更始赤眉之時，焚燒長安，盡為瓦礫之地；更兼人民流移，百無一二。今棄宮室而就荒地，非所宜也。”卓曰：“關東賊起，天下播亂。長安有崤函之險；更近隴右，木石磚瓦，剋日可辦，宮室營造，不須月餘。汝等再休亂言。”司徒荀爽諫曰：“丞相若欲遷都，百姓騷動不寧矣。”卓大怒曰：“吾為天下計，豈惜小民哉！”即日罷楊彪、黃琬、荀爽為庶民。卓出上車，只見二人望車而揖，視之，乃尚書周毖、城門校尉伍瓊也。卓問有何事，毖曰：“今聞丞相欲遷都長安，故來諫耳。”卓大怒曰：“我始初聽你兩個，保用袁紹；今紹已反，是汝等一黨！”叱武士推出都門斬首。遂下令遷都，限來日便行。李儒曰：“今錢糧缺少，洛陽富戶極多，可籍沒入官。但是袁紹等門下，殺其宗黨而抄其家貲，必得鉅萬。”卓即差鐵騎五千、遍行捉拿洛陽富戶，共數千家，插旗頭上大書“反臣逆黨”，盡斬於城外，取其金貲。

李傕、郭汜盡驅洛陽之民數百萬口，前赴長安。每百姓一隊，間軍一隊，互相拖押；死於溝壑者，不可勝數。又縱軍士淫人妻女，奪人糧食；啼哭之聲，震動天地。如有行得遲者，背後三千軍催督，軍手執白刃，於路殺人。

卓臨行，教諸門放火，焚燒居民房屋，並放火燒宗廟宮府。南北兩宮，火焰相接；長樂宮庭，盡為焦土。又差呂布發掘先皇及后妃陵寢，取其金寶。軍士乘勢掘官民墳冢殆盡。董卓裝載金珠緞匹好物數千余車，劫了天子並后妃等，竟望長安去了。卻說卓將趙岑，見卓已棄洛陽而去，便獻了汜水關。孫堅驅兵先入。玄德、關、張殺入虎牢關，諸侯各引軍入。

且說孫堅飛奔洛陽，遙望火焰沖天，黑煙鋪地，二三百里，並無雞犬人煙；堅先發兵救滅了火，令眾諸侯各於荒地上屯住軍馬。曹操來見袁紹曰：“今董卓西去，正可乘勢追襲；本初按兵不動，何也？”紹曰：“諸兵疲困，進恐無益。”操曰：“董卓焚燒宮室，劫遷天子，海內震動，不知所歸：此天亡之時也，一戰而天下定矣。諸公何疑而不進？”眾諸侯皆言不可輕動。操大怒曰：“豎子不足與謀！”遂自引兵萬餘，領夏侯惇、夏侯淵、曹仁、曹洪、李典、樂進，星夜來趕董卓。

且說董卓行至滎陽地方，太守徐榮出接。李儒曰：“丞相新棄洛陽，防有追兵。可教徐榮伏軍滎陽城外山塢之旁，若有兵追來，可竟放過；待我這裡殺敗，然後截住掩殺。令後來者不敢復追。”卓從其計，又令呂布引精兵遏後。布正行間，曹操一軍趕上。呂布大笑曰：“不出李儒所料也！”將軍馬擺開。曹操出馬，大叫：“逆賊！劫遷天子，流徙百姓，將欲何往？”呂布罵曰：“背主懦夫，何得妄言！”夏侯惇挺槍躍馬，直取呂布。戰不數合，李儒引一軍，從左邊殺來，操急令夏侯淵迎敵。右邊喊聲又起，郭汜引軍殺到，操急令曹仁迎敵。三路軍馬，勢不可當。夏侯惇抵敵呂布不住，飛馬回陣。布引鐵騎掩殺，操軍大敗，回望滎陽而走。走至一荒山腳下，時約二更，月明如晝。方才聚集殘兵，正欲埋鍋造飯，只聽得四圍喊聲，徐榮伏兵盡出。曹操慌忙策馬，奪路奔逃，正遇徐榮，轉身便走。榮搭上箭，射中操肩膀。操帶箭逃命，蹚過山坡。兩個軍士伏於草中，見操馬來，二槍齊發，操馬中槍而倒。操翻身落馬，被二卒擒住。只見一將飛馬而來，揮刀砍死兩個步軍，下馬救起曹操。操視之，乃曹洪也。操曰：“吾死於此矣，賢弟可速去！”洪曰：“公急上馬！洪願步行。”操曰：“賊兵趕上，汝將奈何？”洪曰：“天下可無洪，不可無公。”操曰：“吾若再生，汝之力也。”操上馬，洪脫去衣甲，拖刀跟馬而走。約走至四更餘，只見前面一條大河，阻住去路，後面喊聲漸近。操曰：“命已至此，不得復活矣！”洪急扶操下馬，脫去袍鎧，負操渡水。才過彼岸，追兵已到，隔水放箭。操帶水而走。比及天明，又走三十餘里，土岡下少歇。忽然喊聲起處，一彪人馬趕來：卻是徐榮從上流渡河來追。操正慌急間，只見夏侯惇、夏侯淵引數十騎飛至，大喝：“徐榮無傷吾主！”徐榮便奔夏侯惇，惇挺槍來迎。交馬數合，惇刺徐榮於馬下，殺散餘兵。隨後曹仁、李典、樂進各引兵尋到，見了曹操，憂喜交集；聚集殘兵五百餘人，同回河內。卓兵自往長安。卻說眾諸侯分屯洛陽。孫堅救滅宮中餘火，屯兵城內，設帳於建章殿基上。堅令軍士掃除宮殿瓦礫。凡董卓所掘陵寢。盡皆掩閉。於太廟基上，草創殿屋三間，請眾諸侯立列聖神位，宰太牢祀之。祭畢，皆散。堅

歸寨中，是夜星月交輝，乃按劍露坐，仰觀天文。見紫微垣中白氣漫漫，堅嘆曰：“帝星不明，賊臣亂國，萬民塗炭，京城一空！”言訖，不覺淚下。

傍有軍士指曰：“殿南有五色毫光起於井中，”堅喚軍士點起火把，下井打撈。撈起一婦人屍首，雖然日久，其屍不爛：宮樣裝束，項下帶一錦囊。取開看時，內有硃紅小匣，用金鎖鎖著。啟視之，乃一玉璽：方圓四寸，上鑄五龍交紐；傍缺一角，以黃金鑲之；上有篆文八字雲：“受命於天，既壽永昌。”堅得璽，乃問程普。普曰：“此傳國璽也。此玉是昔日卞和於荊山之下，見鳳凰棲於石上，載而進之楚文王。解之，果得玉。秦二十六年，令良工琢為璽，李斯篆此八字於其上。二十八年，始皇巡狩至洞庭湖。風浪大作，舟將覆，急投玉璽於湖而止。至三十六年，始皇巡狩至華陰，有人持璽遮道，與從者曰：‘持此還祖龍。’言訖不見，此璽復歸於秦。明年，始皇崩。後來子嬰將玉璽獻與漢高祖。後至王莽篡逆，孝元皇太后將璽打王尋、蘇獻，崩其一角，以金鑲之。光武得此寶於宜陽，傳位至今。近聞十常侍作亂，劫少帝出北邙，回宮失此寶。今天授主公，必有登九五之分。此處不可久留，宜速回江東，別圖大事。”堅曰：“汝言正合吾意。明日便當託疾辭歸。”商議已定，密諭軍士勿得洩漏。

誰想數中一軍，是袁紹鄉人，欲假此為進身之計，連夜偷出營寨，來報袁紹。紹與之賞賜，暗留軍中。次日，孫堅來辭袁紹曰：“堅抱小疾，欲歸長沙，特來別公。”紹笑曰：“吾知公疾乃害傳國璽耳。”堅失色曰：“此言何來？”紹曰：“今興兵討賊，為國除害。玉璽乃朝廷之寶，公既獲得，當對眾留於盟主處，候誅了董卓，復歸朝廷。今匿之而去，意欲何為？”堅曰：“玉璽何由在吾處？”紹曰：“建章殿井中之物何在？”堅曰：“吾本無之，何強相逼？”紹曰：“作速取出，免自生禍。”堅指天為誓曰：“吾若果得此寶，私自藏匿，異日不得善終，死於刀箭之下！”眾諸侯曰：“文臺如此說誓，想必無之。”紹喚軍士出曰：“打撈之時，有此人否？”堅大怒，拔所佩之劍，要斬那軍士。紹亦拔劍曰：“汝斬軍人，乃欺我也。”紹背後顏良、文丑皆拔劍出鞘。堅背後程普、黃蓋、韓當亦掣刀在手。眾諸侯一齊勸住。堅隨即上馬，拔寨離洛陽而去。紹大怒，遂寫書一封，差心腹人連夜往荊州，送與刺史劉表，教就路上截住奪之。

次日，人報曹操追董卓，戰於滎陽，大敗而回。紹令人接至寨中，會眾置酒，與操解悶。飲宴間，操嘆曰：“吾始興大義，為國除賊。諸公既仗義而來，操之初意，欲煩本初引河內之眾，臨孟津、酸棗；諸將固守成皋，據敖倉，塞轅轅、太谷，制其險要；公路率南陽之軍，駐丹、析，入武關，以震三輔。皆深溝高壘，勿與戰，益為疑兵，示天下形勢。以順誅逆，可立定也。今遲疑不進，大失天下之望。操竊恥之！”紹等無言可對。既而席散，操見紹等各懷異心，料不能成事，自引軍投揚州去了。公孫瓚謂玄德、關、張曰：“袁紹無能為也，久必有變。吾等且歸。”遂拔寨北行。至平原，令玄德為平原相，自去守地養軍。兗州太守劉岱，問東郡太守喬瑁借糧。瑁推辭不與，岱引軍突入瑁營，殺死喬瑁，盡降其眾。袁紹見眾人各自分散，就領兵拔寨，離洛陽，投關東去。

了。

卻說荊州刺史劉表，字景升，山陽高平人也，乃漢室宗親；幼好結納，與名士七人為友，時號“江夏八俊”。那七人：汝南陳翔，字仲麟；同郡範滂，字孟博；魯國孔昱，字世元；渤海範康，字仲真，山陽檀敷，字文友；同郡張儉，字元節；南陽岑啞，字公孝。劉表與此七人為友；有延平人蒯良、蒯越，襄陽人蔡瑁為輔。當時看了袁紹書，隨令蒯越、蔡瑁引兵一萬來截孫堅。堅軍方到，蒯越將陣擺開，當先出馬。孫堅問曰：“蒯異度何故引兵截吾去路？”越曰：“汝既為漢臣，如何私匿傳國之寶？可速留下，放汝歸去！”堅大怒，命黃蓋出戰。蔡瑁舞刀來迎。鬥到數合，蓋揮鞭打瑁正中護心鏡。瑁撥回馬走，孫堅乘勢殺過界口。山背後金鼓齊鳴、乃劉表親自引軍來到。孫堅就馬上施禮曰：“景升何故信袁紹之書，相逼鄰郡？”表曰：“汝匿傳國璽，將欲反耶？”堅曰：“吾若有此物，死於刀箭之下！”表曰：“汝若要我聽信，將隨軍行李，任我搜看。”堅怒曰：“汝有何力，敢小覷我！”方欲交兵，劉表便退。堅縱馬趕去，兩山後伏兵齊起，背後蔡瑁、蒯越趕來，將孫堅困在垓心。正是：玉璽得來無用處，反因此竇動刀兵。畢竟孫堅怎地脫身，且聽下文分解。

## 第七回 袁紹磐河戰公孫 孫堅跨江擊劉表

卻說孫堅被劉表圍住，虧得程普、黃蓋、韓當三將死救得脫，折兵大半，奪路引兵回江東。自此孫堅與劉表結怨。

且說袁紹屯兵河內，缺少糧草。冀州牧韓馥，遣人送糧以資軍用。謀士逢紀說紹曰：“大丈夫縱橫天下，何待人送糧為食！冀州乃錢糧廣盛之地，將軍何不取之？”紹曰：“未有良策。”紀曰：“可暗使人馳書與公孫瓚，令進兵取冀州，約以夾攻，瓚必興兵。韓馥無謀之輩，必請將軍領州事；就中取事，唾手可得。”紹大喜，即發書到瓚處。瓚得書，見說共攻冀州，平分其地，大喜，即日興兵。

紹卻使人密報韓馥。馥慌聚荀諲、辛評二謀士商議。諲曰：“公孫瓚將燕、代之眾，長驅而來，其鋒不可當。兼有劉備、關、張助之，難以抵敵。今袁本初智勇過人，手下名將極廣，將軍可請彼同治州事，彼必厚待將軍，無患公孫瓚矣。”韓馥即差別駕關純去請袁紹。長史耿武諫曰：“袁紹孤客窮軍，仰我鼻息，譬如嬰兒在股掌之上，絕其乳哺，立可餓死。奈何欲以州事委之？此引虎入羊群也。”馥曰：“吾乃袁氏之故吏，才能又不如本初。古者擇賢者而讓之，諸君何嫉妒耶？”耿武嘆曰：“冀州休矣！”於是棄職而去者三十餘人。獨耿武與關純伏於城外，以待袁紹。

數日後，紹引兵至。耿武、關純拔刀而出，欲刺殺紹。紹將顏良立斬耿武，文丑砍死關純。紹入冀州，以馥為奮威將軍，以田豐、沮授、許攸、逢紀分掌州事，盡奪韓馥之權。馥懊悔無及，遂棄下家小，匹馬往投陳留太守張邈去了。

卻說公孫瓚知袁紹已據冀州，遣弟公孫越來見紹，欲分其地。紹曰：“可請汝兄自來，吾有商議。”越辭歸。行不到五十里，道旁閃出一彪軍馬，口稱：“我乃董卓相家將也！”亂箭射死公孫越。從人逃回見公孫瓚，報越已死。瓚大怒曰：“袁紹誘我起兵攻韓馥，他卻就裡取事；今又詐董卓兵射死吾弟，此冤如何不報！”盡起本部兵，殺奔冀州來。

紹知瓚兵至，亦領軍出。二軍會於磐河之上：紹軍於磐河橋東，瓚軍於橋西。瓚立馬橋上，大呼曰：“背義之徒，何敢賣我！”紹亦策馬至橋邊，指瓚曰：“韓馥無才，願讓冀州於吾，與爾何干？”瓚曰：“昔日以汝為忠義，推為盟主；今之所為，真狼心狗行之徒，有何面目立於世間！”袁紹大怒曰：“誰可擒之？”言未畢，文丑策馬挺槍，直殺上橋。公孫瓚就橋邊與文丑交鋒。戰不到十餘合，瓚抵擋不住，敗陣而走。文丑乘勢追趕。瓚走入陣中，文丑飛馬徑入中軍，往來衝突。瓚手下健將四員，一齊迎戰；被文丑一槍，刺一將下馬，三將俱走。文丑直趕公孫瓚出陣後，瓚望山谷而逃。文丑驟馬厲聲大叫：“快下馬受降！”瓚弓箭盡落，頭盔墮地；披髮縱馬，奔轉山坡；其馬前失，瓚翻身落於坡下。文丑急捻槍來刺。忽見草坡左側轉出個少年將軍，飛馬挺槍，直

取文丑，公孫瓚扒上坡去，看那少年：生得身長八尺，濃眉大眼，闊面重頤，威風凜凜，與文丑大戰五六十合，勝負未分。瓚部下救軍到，文丑撥回馬去了。那少年也不追趕。瓚忙下土坡，問那少年姓名。那少年欠身答曰：“某乃常山真定人也，姓趙，名雲，字子龍。本袁紹轄下之人。因見紹無忠君救民之心，故特棄彼而投麾下，不期於此處相見。”瓚大喜，遂同歸寨，整頓甲兵。次日，瓚將軍馬分作左右兩隊，勢如羽翼。馬五千餘匹，大半皆是白馬。因公孫瓚曾與羌人戰，盡選白馬為先鋒，號為白馬將軍；羌人但見白馬便走，因此白馬極多。袁紹令顏良、文丑為先鋒，各引弓弩手一千，亦分作左右兩隊；令在左者射公孫瓚右軍，在右者射公孫瓚左軍。再令麴義引八百弓手，步兵一萬五千，列於陣中。袁紹自引馬步軍數萬，於後接應。公孫瓚初得趙雲，不知心腹，令其另領一軍在後。遣大將嚴綱為先鋒。瓚自領中軍，立馬橋上，傍豎大紅圈金線帥字旗於馬前。從辰時擂鼓，直到巳時，紹軍不進。麴義令弓手皆伏於遮箭牌下，只聽炮響發箭。嚴綱鼓譟吶喊，直取麴義。義軍見嚴綱兵來，都伏而不動；直到來得至近，一聲炮響，八百弓弩手一齊俱發。綱急待回，被麴義拍馬舞刀，斬於馬下，瓚軍大敗。左右兩軍，欲來救應，都被顏良、文丑引弓弩手射住。紹軍並進，直殺到界橋邊。麴義馬到，先斬執旗將，把繡旗砍倒。公孫瓚見砍倒繡旗，回馬下橋而走。麴義引軍直衝到後軍，正撞著趙雲，挺槍躍馬，直取麴義。戰不數合，一槍刺麴義於馬下。趙雲一騎馬飛入紹軍，左衝右突，如入無人之境。公孫瓚引軍殺回，紹軍大敗。

卻說袁紹先使探馬看時，回報麴義斬將奪旗，追趕敗兵；因此不作準備，與田豐引著帳下持戟軍士數百人，弓箭手數十騎，乘馬出觀，呵呵大笑曰：“公孫瓚無能之輩！”正說之間，忽見趙雲衝到面前。弓箭手急待射時，雲連刺數人，眾軍皆走。後面瓚軍團團圍裹上來。田豐慌對紹曰：“主公且於空牆中躲避！”紹以兜鍪撲地，大呼曰：“大丈夫願臨陣鬥死，豈可入牆而望活乎！”眾軍士齊心死戰，趙雲衝突不入，紹兵大隊掩至，顏良亦引軍來到，兩路並殺。趙雲保公孫瓚殺透重圍，回到界橋。紹驅兵大進，復趕過橋，落水死者，不計其數。

袁紹當先趕來，不到五里，只聽得山背後喊聲大起，閃出一彪人馬，為首三員大將，乃是劉玄德、關雲長、張翼德。因在平原探知公孫瓚與袁紹相爭，特來助戰。當下三匹馬，三般兵器，飛奔前來，直取袁紹。紹驚得魂飛天外，手中寶刀墜於馬下，忙撥馬而逃，眾人死救過橋。公孫瓚亦收軍歸寨。玄德、關、張動問畢，瓚曰：“若非玄德遠來救我，幾乎狼狽。”教與趙雲相見。玄德甚相敬愛，便有不捨之心。

卻說袁紹輸了一陣，堅守不出。兩軍相拒月餘，有人來長安報知董卓。李儒對卓曰：“袁紹與公孫瓚，亦當今豪傑。現在磐河廝殺，宜假天子之詔，差人往和解之。二人感德，必順太師矣。”卓曰：“善。”次日便使太傅馬日磾、太僕趙岐，齎詔前去。二人來至河北，紹出迎於百里之外，再拜奉詔。次日，二人至瓚營宣諭，瓚乃遣使致書於紹，互相講和。二人自回京覆命。瓚即日班師，又表薦劉玄德為平原相。玄德與趙雲分

別，執手垂淚，不忍相離。雲嘆曰：“某曩日誤認公孫瓚為英雄；今觀所為，亦袁紹等輩耳！”玄德曰：“公且屈身事之，相見有日。”灑淚而別。

卻說袁術在南陽，聞袁紹新得冀州，遣使來求馬千匹。紹不與，術怒。自此兄弟不睦。又遣使往荊州，問劉表借糧二十萬，表亦不與。術恨之，密遣人遺書於孫堅，使伐劉表。其書略曰：“前者劉表截路，乃吾兄本初之謀也。今本初又與表私議欲襲江東。公可速興兵伐劉表，吾為公取本初，二仇可報。公取荊州，吾取冀州，切勿誤也！”堅得書曰：“叵耐劉表昔日斷吾歸路，今不乘時報恨，更待何年！”聚帳下程普、黃蓋、韓當等商議。程普曰：“袁術多詐，未可準信。”堅曰：“吾自欲報仇，豈望袁術之助乎？”便差黃蓋先來江邊安排戰船，多裝軍器糧草，大船裝載戰馬，剋日興師。江中細作探知，來報劉表。表大驚，急聚文武將士商議。蒯良曰：“不必憂慮。可令黃祖部領江夏之兵為前驅，主公率荊襄之眾為援。孫堅跨江涉湖而來，安能用武乎？”表然之，令黃祖裝置，隨後便起大軍。卻說孫堅有四子，皆吳夫人所生：長子名策，字伯符；次子名權，字仲謀；三子名翊，字叔弼；四子名匡，字季佐。吳夫人之妹，即為孫堅次妻，亦生一子一女：子名朗，字早安；女名仁。堅又過房俞氏一子，名韶，字公禮。堅有一弟，名靜，字幼臺。堅臨行，靜引諸子列拜於馬前而諫曰：“今董卓專權，天子懦弱，海內大亂，各霸一方；江東方稍寧，以一小恨而起重兵，非所宜也。願兄詳之。”堅曰：“弟勿多言。吾將縱橫天下，有仇豈可不報！”長子孫策曰：“如父親必欲往，兒願隨行。”堅許之，遂與策登舟，殺奔樊城。

黃祖伏弓弩手於江邊，見船傍岸，亂箭俱發。堅令諸軍不可輕動，只伏於船中來往誘之；一連三日，船數十次傍岸。黃祖軍只顧放箭，箭已放盡。堅卻拔船上所得之箭，約十數萬。當日正值順風，堅令軍士一齊放箭。岸上支吾不住，只得退走。堅軍登岸，程普、黃蓋分兵兩路，直取黃祖營寨。背後韓當驅兵大進。三面夾攻，黃祖大敗，棄卻樊城，走入鄧城。堅令黃蓋守住船隻，親自統兵追襲。黃祖引軍出迎，佈陣於野。堅列成陣勢，出馬於門旗之下。孫策也全副披掛，挺槍立馬於父側。黃祖引二將出馬，一個是江夏張虎，一個是襄陽陳生。黃祖揚鞭大罵：“江東鼠賊，安敢侵犯漢室宗親境界！”便令張虎搦戰。堅陣內韓當出迎。兩騎相交，戰二十餘合，陳主見張虎力怯，飛馬來助。孫策望見，按住手中槍，扯弓搭箭，正射中陳生面門，應弦落馬。張虎見陳生墜地，吃了一驚，措手不及，被韓當一刀，削去半個腦袋。程普縱馬直來陣前捉黃祖。黃祖棄卻頭盔、戰馬，雜於步軍內逃命。孫堅掩殺敗軍，直到漢水，命黃蓋將船隻進泊漢江。

黃祖聚敗軍，來見劉表，備言堅勢不可當。表慌請蒯良商議。良曰：“目今新敗，兵無戰心；只可深溝高壘，以避其鋒；卻潛令人求教於袁紹，此圍自可解也。”蔡瑁曰：“子柔之言，直拙計也。兵臨城下，將至壕邊，豈可束手待斃！某雖不才，願請軍出城，以決一戰。”劉表許之。蔡瑁引軍萬餘，出襄陽城外，於峴山佈陣。孫堅將得勝之兵，長驅大進。蔡瑁出馬。堅曰：“此人是劉表後妻之兄也，誰與吾擒之？”程普挺鐵



脊矛出馬，與蔡瑁交戰。不到數合，蔡瑁敗走。堅驅大軍，殺得屍橫遍野。蔡瑁逃入襄陽。蒯良言瑁不聽良策，以致大敗，按軍法當斬。劉表以新娶其妹，不肯加刑。

卻說孫堅分兵四面，圍住襄陽攻打。忽一日，狂風驟起，將中軍帥字旗竿吹折。韓當曰：“此非吉兆，可暫班師。”堅曰：“吾屢戰屢勝，取襄陽只在旦夕；豈可因風折旗竿，遽爾罷兵！”遂不聽韓當之言，攻城愈急。蒯良謂劉表曰：“某夜觀天象，見一將星欲墜。以分野度之，當應在孫堅。主公可速致書袁紹，求其相助。”劉表寫書，問誰敢突圍而出。健將呂公，應聲願往。蒯良曰：“汝既敢去，可聽吾計：與汝軍馬五百，多帶能射者衝出陣去，即奔峴山。他必引軍來趕，汝分一百人上山，尋石子準備；一百人執弓弩伏於林中。但有追兵到時，不可徑走；可盤旋曲折，引到埋伏之處，矢石俱發。若能取勝，放起連珠號炮，城中便出接應。如無追兵，不可放炮，趲程而去。今夜月不甚明，黃昏便可出城。”

呂公領了計策，拴束軍馬。黃昏時分，密開東門，引兵出城。孫堅在帳中，忽聞喊聲，急上馬引三十餘騎，出營來看。軍士報說：“有一彪人馬殺將出來，望峴山而去。”堅不會諸將，只引三十餘騎趕來。呂公已於山林叢雜去處，上下埋伏。堅馬快，單騎獨來，前軍不遠。堅大叫：“休走！”呂公勒回馬來戰孫堅。交馬只一合，呂公便走，閃入山路去。堅隨後趕入，卻不見了呂公。堅方欲上山，忽然一聲鑼響，山上石子亂下，林中亂箭齊發。堅體中石、箭，腦漿迸流，人馬皆死於峴山之內；壽止三十七歲。

呂公截住三十騎，並皆殺盡，放起連珠號炮。城中黃祖、蒯越、蔡瑁分頭引兵殺出，江東諸軍大亂。黃蓋聽得喊聲震天，引水軍殺來，正迎著黃祖。戰不兩合，生擒黃祖。程普保著孫策，急待尋路，正遇呂公。程普縱馬向前，戰不到數合，一矛刺呂公於馬下。兩軍大戰，殺到天明，各自收車。

劉表軍自入城。孫策回到漢水，方知父親被亂箭射死，屍首已被劉表軍士扛抬入城去了，放聲大哭。眾軍俱號泣。策曰：“父屍在彼，安得回鄉！”黃蓋曰：“今活捉黃祖在此，得一人入城講和，將黃祖去換主公屍首。”言未畢，軍吏桓階出曰：“某與劉表有舊，願入城為使。”策許之。桓階入城見劉表，具說其事。表曰：“文臺屍首、吾已用棺木盛貯在此。可速放回黃祖，兩家各罷兵，再休侵犯。”桓階拜謝欲行，階下蒯良出曰：“不可！不可！吾有一言，今江東諸軍片甲不回。請先斬桓階，然後用計。”正是：追敵孫堅方殞命，求和桓階又遭殃。未知桓階性命如何，且聽下文分解。

## 第八回 王司徒巧使連環計 董太師大鬧鳳儀亭

卻說蒯良曰：“今孫堅已喪，其子皆幼。乘此虛弱之時，火速進軍，江東一鼓可得。若還屍罷兵，容其養成氣力，荊州之患也。”表曰：“吾有黃祖在彼營中，安忍棄之？”良曰：“舍一無謀黃祖而取江東，有何不可？”表曰：“吾與黃祖心腹之交，舍之不義。”遂送柩階回營，相約以孫堅屍換黃祖。

孫策換回黃祖，迎接靈柩，罷戰回江東，葬父於曲阿之原。喪事已畢，引軍居江都，招賢納士，屈己待人，四方豪傑，漸漸投之。不在話下。

卻說董卓在長安，聞孫堅已死，乃曰：“吾除卻一心腹之患也！”問：“其子年幾歲矣？”或答曰十七歲，卓遂不以為意。自此愈加驕橫，自號為“尚父”，出入僭天子儀仗；封弟董晃為左將軍、鄴侯，侄董璜為侍中，總領禁軍。董氏宗族，不問長幼，皆封列侯。離長安城二百五十里，別築郿塢，役民夫二十五萬人築之：其城郭高下厚薄一如長安，內蓋宮室，倉庫屯積二十年糧食；選民間少年美女八百人實其中，金玉、彩帛、珍珠堆積不知其數；家屬都住在內。卓往來長安，或半月一回，或一月一回，公卿皆候送於橫門外；卓常設帳於路，與公卿聚飲。一日，卓出橫門，百官皆送，卓留宴，適北地招安降卒數百人到。卓即命於座前，或斷其手足，或鑿其眼睛，或割其舌，或以大鍋煮之。哀號之聲震天，百官戰慄失箸，卓飲食談笑自若。又一日，卓於省臺大會百官，列坐兩行。酒至數巡，呂布徑入，向卓耳邊言不數句，卓笑曰：“原來如此。”命呂布於筵上揪司空張溫下堂。百官失色。不多時，侍從將一紅盤，託張溫頭入獻。百官魂不附體。卓笑曰：“諸公勿驚。張溫結連袁術，欲圖害我，因使人寄書來，錯下在吾兒奉先處。故斬之。公等無故，不必驚畏。”眾官唯唯而散。

司徒王允歸到府中，尋思今日席間之事，坐不安席。至夜深月明，策杖步入後園，立於荼蘼架側，仰天垂淚。忽聞有人在牡丹亭畔，長吁短嘆。允潛步窺之，乃府中歌伎貂蟬也。其女自幼選入府中，教以歌舞，年方二八，色伎俱佳，允以親女待之。是夜允聽良久，喝曰：“賤人將有私情耶？”貂蟬驚跪答曰：“賤妾安敢有私！”允曰：“汝無所私，何夜深於此長嘆？”蟬曰：“容妾伸肺腑之言。”允曰：“汝勿隱匿，當實告我。”蟬曰：“妾蒙大人恩養，訓習歌舞，優禮相待，妾雖粉身碎骨，莫報萬一。近見大人兩眉愁鎖，必有國家大事，又不敢問。今晚又見行坐不安，因此長嘆。不想為大人窺見。倘有用妾之處，萬死不辭！”允以杖擊地曰：“誰想漢天下卻在汝手中耶！隨我到畫閣中來。”貂蟬跟允到閣中，允盡吐出婦妾，納貂蟬於坐，叩頭便拜。貂蟬驚伏於地曰：“大人何故如此？”允曰：“汝可憐漢天下生靈！”言訖，淚如泉湧。貂蟬曰：“適間賤妾曾言：但有使令，萬死不辭。”允跪而言曰：“百姓有倒懸之危，君臣有累卵之急，非汝不能救也。賊臣董卓，將欲篡位；朝中文武，無計可施。董卓有一義兒，姓呂，名布，驍勇異常。我觀二人皆好色之徒，今欲用連環計，先將汝許嫁呂布，後獻

與董卓；汝於中取便，諜間他父子反顏，令布殺卓，以絕大惡。重扶社稷，再立江山，皆汝之力也。不知汝意若何？”貂蟬曰：“妾許大人萬死不辭，望即獻妾與彼。妾自有道理。”允曰：“事若洩漏，我滅門矣。”貂蟬曰：“大人勿憂。妾若不報大義，死於萬刃之下！”允拜謝。

次日，便將家藏明珠數顆，令良匠嵌造金冠一頂，使人密送呂布。布大喜，親到王允宅致謝。允預備嘉餚美饌；候呂布至，允出門迎迓，接入後堂，延之上坐。布曰：“呂布乃相府一將，司徒是朝廷大臣，何故錯敬？”允曰：“方今天下別無英雄，惟有將軍耳。允非敬將軍之職，敬將軍之才也。”布大喜。允殷勤敬酒，口稱董太師並布之德不絕。布大笑暢飲。允叱退左右，只留侍妾數人勸酒。酒至半酣，允曰：“喚孩兒來。”少頃，二青衣引貂蟬豔妝而出。布驚問何人。允曰：“小女貂蟬也。允蒙將軍錯愛，不異至親，故令其與將軍相見。”便命貂蟬與呂布把盞。貂蟬送酒與布。兩下眉來眼去。允佯醉曰：“孩兒央及將軍痛飲幾杯。吾一家全靠著將軍哩。”布請貂蟬坐，貂蟬假意欲入。允曰：“將軍吾之至友，孩兒便坐何妨。”貂蟬便坐於允側。呂布目不轉睛的看。又飲數杯，允指蟬謂布曰：“吾欲將此女送與將軍為妾，還肯納否？”布出席謝曰：“若得如此，布當效犬馬之報！”允曰：“早晚選一良辰，送至府中。”布欣喜無限，頻以目視貂蟬。貂蟬亦以秋波送情。少頃席散，允曰：“本欲留將軍止宿，恐太師見疑。”布再三拜謝而去。過了數日，允在朝堂，見了董卓，趁呂布不在側，伏地拜請曰：“允欲屈太師車騎，到草舍赴宴，未審鈞意若何？”卓曰：“司徒見招，即當趨赴。”允拜謝歸家，水陸畢陳，於前廳正中設座，錦繡鋪地，內外各設幃幔。次日晌午，董卓來到。允具朝服出迎，再拜起居。卓下車，左右持戟甲士百餘，簇擁入堂，分列兩傍。允於堂下再拜，卓命扶上，賜坐於側。允曰：“太師盛德巍巍，伊、周不能及也。”卓大喜。進酒作樂，允極其致敬。天晚酒酣，允請卓入後堂。卓叱退甲士。允捧觴稱賀曰：“允自幼頗習天文，夜觀乾象，漢家氣數已盡。太師功德振於天下，若舜之受堯，禹之繼舜，正合天心人意。”卓曰：“安敢望此！”允曰：“自古有道伐無道，無德讓有德，豈過分乎！”卓笑曰：“若果天命歸我，司徒當為元勳。”允拜謝。堂中點上畫燭，止留女使進酒供食。允曰：“教坊之樂，不足供奉；偶有家伎，敢使承應。”卓曰：“甚妙。”允教放下簾櫳，笙簧繚繞，簇捧貂蟬舞於簾外。有詞贊之曰：“原是昭陽宮裡人，驚鴻宛轉掌中身，只疑飛過洞庭春。按徹《梁州》蓮步穩，好花風嫋一枝新，畫堂香暖不勝春。”又詩曰：“紅牙催拍燕飛忙，一片行雲到畫堂。眉黛促成遊子恨，臉容初斷故人腸。榆錢不買千金笑，柳帶何須百寶妝。舞罷隔簾偷目送，不知誰是楚襄王。”舞罷，卓命近前。貂蟬轉入簾內，深深再拜。卓見貂蟬顏色美麗，便問：“此女何人？”允曰：“歌伎貂蟬也。”卓曰：“能唱否？”允命貂蟬執檀板低謳一曲。正是：“一點櫻桃啟絳唇，兩行碎玉噴陽春。丁香舌吐銜鋼劍，要斬奸邪亂國臣。”卓稱賞不已。允命貂蟬把盞。卓擎杯問曰：“青春幾何？”貂蟬曰：“賤妾年方二八。”卓笑曰：“真神仙中人也！”允起曰：“允欲將此女獻上太師，未審肯容納否？”卓曰：“如此見

惠，何以報德？”允曰：“此女得侍太師，其福不淺。”卓再三稱謝。允即命備氈車，先將貂蟬送到相府。卓亦起身告辭。允親送董卓直到相府，然後辭回。

乘馬而行，不到半路，只見兩行紅燈照道，呂布騎馬執戟而來，正與王允撞見，便勒住馬，一把揪住衣襟，厲聲問曰：“司徒既以貂蟬許我，今又送與太師，何相戲耶？”允急止之曰：“此非說話處，且請到草舍去。”布同允到家，下馬入後堂。敘禮畢，允曰：“將軍何故怪老夫？”布曰：“有人報我，說你把氈車送貂蟬入相府，是何意故？”允曰：“將軍原來不知！昨日太師在朝堂中，對老夫說：‘我有一事，明日要到你家。’允因此準備小宴等候。太師飲酒中間，說：‘我聞你有一女，名喚貂蟬，已許吾兒奉先。我恐你言未準，特來相求，並請一見。’老夫不敢有違，隨引貂蟬出拜公公。太師曰：‘今日良辰，吾即當取此女回去，配與奉先。’將軍試思：太師親臨，老夫焉敢推阻？”布曰：“司徒少罪。布一時錯見，來日自當負荊。”允曰：“小女頗有妝奩，待過將軍府下，便當送至。”布謝去。次日，呂布在府中打聽，絕不聞音耗。徑入堂中，尋問諸侍妾。侍妾對曰：“夜來太師與新人共寢，至今未起。”布大怒，潛入卓臥房後窺探。時貂蟬起於窗下梳頭，忽見窗外池中照一人影，極長大，頭戴束髮冠；偷眼視之，正是呂布。貂蟬故蹙雙眉，做憂愁不樂之態，復以香羅頻拭眼淚。呂布窺視良久，乃出；少頃，又入。卓已坐於中堂，見布來，問曰：“外面無事乎？”布曰：“無事。”侍立卓側。卓方食，布偷目竊望，見繡簾內一女子往來觀覷，微露半面，以目送情。布知是貂蟬，神魂飄蕩。卓見布如此光景，心中疑忌，曰：“奉先無事且退。”布怏怏而出。

董卓自納貂蟬後，為色所迷，月餘不出理事。卓偶染小疾，貂蟬衣不解帶，曲意逢迎，卓心意喜。呂布入內問安，正值卓睡。貂蟬於床後探半身望布，以手指心，又以手指董卓，揮淚不止。布心如碎。卓朦朧雙目，見布注視床後，目不轉睛；回身一看，見貂蟬立於床後。卓大怒，叱布曰：“汝敢戲吾愛姬耶！”喚左右逐出，今後不許入堂。呂布怨恨而歸，路遇李儒，告知其故。儒急入見卓曰：“太師欲取天下，何故以小過見責溫侯？倘彼心變，大事去矣。”卓曰：“奈何？”儒曰：“來朝喚入，賜以金帛，好言慰之，自然無事。”卓依言。次日，使人喚布入堂，慰之曰：“吾前日病中，心神恍惚，誤言傷汝，汝勿記心。”隨賜金十斤，錦二十匹。布謝歸，然身雖在卓左右，心實繫念貂蟬。

卓疾既愈，入朝議事。布執戟相隨，見卓與獻帝共談，便乘間提戟出內門，上馬徑投相府來；繫馬府前，提戟入後堂，尋見貂蟬。蟬曰：“汝可去後園中鳳儀亭邊等我。”布提戟徑往，立於亭下曲欄之傍。良久，見貂蟬分花拂柳而來，果然如月宮仙子，——泣謂布曰：“我雖非王司徒親女，然待之如已出。自見將軍，許侍箕帚。妾已生平願足。誰想太師起不良之心，將妾淫汙，妾恨不即死；止因未與將軍一訣，故且忍辱偷生。今幸得見，妾願畢矣！此身已汙，不得復事英雄；願死於君前，以明妾志！”言訖

，手攀曲欄，望荷花池便跳。呂布慌忙抱住，泣曰：“我知汝心久矣！只恨不能共語！”貂蟬手扯布曰：“妾今生不能與君為妻，願相期於來世。”布曰：“我今生不能以汝為妻，非英雄也！”蟬曰：“妾度日如年，願君憐而救之。”布曰：“我今偷空而來，恐老賊見疑，必當速去。”蟬牽其衣曰：“君如此懼怕老賊，妾身無見天日之期矣！”布立住曰：“容我徐圖良策。”語罷，提戟欲去。貂蟬曰：“妾在深閨，聞將軍之名，如雷灌耳，以為當世一人而已；誰想反受他人之制乎！”言訖，淚下如雨。布羞慚滿面，重複倚戟，回身摟抱貂蟬，用好言安慰。兩個偎偎倚倚，不忍相離。

卻說董卓在殿上，回頭不見呂布，心中懷疑，連忙辭了獻帝，登車回府；見布馬繫於府前；問門吏，吏答曰：“溫侯入後堂去了。”卓叱退左右，徑入後堂中，尋覓不見；喚貂蟬，蟬亦不見。急問侍妾，侍妾曰：“貂蟬在後園看花。”卓尋入後園，正見呂布和貂蟬在鳳儀亭下共語，畫戟倚在一邊。卓怒，大喝一聲。布見卓至，大驚，回身便走。卓搶了畫戟，挺著趕來。呂布走得快，卓肥胖趕不上，擲戟刺布。布打戟落地。卓拾戟再趕，布已走遠。卓趕出園門，一人飛奔前來，與卓胸膛相撞，卓倒於地。正是：沖天怒氣高千丈，仆地肥軀做一堆。未知此人是誰，且聽下文分解。

## 第九回 除暴兇呂布助司徒 犯長安李傕聽賈詡

卻說那撞倒董卓的人，正是李儒。當下李儒扶起董卓，至書院中坐定，卓曰：“汝為何來此？”儒曰：“儒適至府門，知太師怒入後園，尋問呂布。因急走來，正遇呂布奔走，雲：‘太師殺我！’儒慌趕入園中勸解，不意誤撞恩相。死罪！死罪！”卓曰：“叵耐逆賊！戲吾愛姬，誓必殺之！”儒曰：“恩相差矣。昔楚莊王絕纓之會，不究戲愛姬之蔣雄，後為秦兵所困，得其死力相救。今貂蟬不過一女子，而呂布乃太師心腹猛將也。太師若就此機會，以蟬賜布，布感大恩，必以死報太師。太師請自三思。”卓沈吟良久曰：“汝言亦是，我當思之。”儒謝而出。卓入後堂，喚貂蟬問曰：“汝何與呂布私通耶？”蟬泣曰：“妾在後園看花，呂布突至。妾方驚避，布曰：‘我乃太師之子，何必相避？’提戟趕妾至鳳儀亭。妾見其心不良，恐為所逼，欲投荷池自盡，卻被這廝抱住。正在生死之間，得太師來，救了性命。”董卓曰：“我今將汝賜與呂布，何如？”貂蟬大驚，哭曰：“妾身已事貴人，今忽欲下賜家奴，妾寧死不辱！”遂掣壁間寶劍欲自刎。卓慌奪劍擁抱曰：“吾戲汝！”貂蟬倒於卓懷，掩面大哭曰：“此必李儒之計也！儒與布交厚，故設此計；卻不顧惜太師體面與賤妾性命。妾當生啗其肉！”卓曰：“吾安忍舍汝耶？”蟬曰：“雖蒙太師憐愛，但恐此處不宜久居，必被呂布所害。”卓曰：“吾明日和你歸鄴去，同受快樂，慎勿憂疑。”蟬方收淚拜謝。

次日，李儒入見曰：“今日良辰，可將貂蟬送與呂布。”卓曰：“布與我有父子之分，不便賜與。我只不究其罪。汝傳我意，以好言慰之可也。”儒曰：“太師不可為婦人所惑。”卓變色曰：“汝之妻肯與呂布否？貂蟬之事，再勿多言；言則必斬！”李儒出，仰天嘆曰：“吾等皆死於婦人之手矣！”後人讀書至此。有詩嘆之曰：“司徒妙算託紅裙。不用幹戈不用兵。三戰虎牢徒費力，凱歌卻奏鳳儀亭。”

董卓即日下令還鄴，百官俱拜送。貂蟬在車上，遙見呂布於稠人之內，眼望車中。貂蟬虛掩其面，如痛哭之狀。車已去運，布緩轡於土岡之上，眼望車塵，嘆惜痛恨。忽聞背後一人問曰：“溫侯何不從太師去，乃在此遙望而發嘆？”布視之，乃司徒王允也。相見畢，允曰：“老夫日來因染微恙，閉門不出，故久未得與將軍一見。今日太師駕歸鄴，只得扶病出送，卻喜得晤將軍。請問將軍，為何在此長嘆？”布曰：“正為公女耳。”允佯驚曰：“許多時尚未與將軍耶？”布曰：“老賊自寵幸久矣！”允佯大驚曰：“不信有此事！”布將前事一一告允。允仰面跌足，半晌不語；良久，乃言曰：“不意太師作此禽獸之行！”因挽布手曰：“且到寒舍商議。”布隨允歸。允延入密室，置酒款待。布又將鳳儀亭相遇之事，細述一遍。允曰：“太師淫吾之女，奪將軍之妻，誠為天下恥笑。非笑太師，笑允與將軍耳！然允老邁無能之輩，不足為道；可惜將軍蓋世英雄，亦受此汙辱也！”布怒氣沖天，拍案大叫。允急曰：“老夫失語，將軍息怒。”布曰：“誓當殺此老賊，以雪吾恥！”允急掩其口曰：“將軍勿言，恐累及老夫。”布

曰：“大丈夫生居天地間，豈能鬱郁久居人下！”允曰：“以將軍之才，誠非董太師所可限制。”布曰：“吾欲殺此老賊，奈是父子之情，恐惹後人議論。”允微笑曰：“將軍自姓呂，太師自姓董。擲戟之時，豈有父子情耶？”布奮然曰：“非司徒言，布幾自誤！”允見其意已決，便說之曰：“將軍若扶漢室，乃忠臣也，青史傳名，流芳百世；將軍若助董卓，乃反臣也，載之史筆，遺臭萬年。”布避席下拜曰：“布意已決，司徒勿疑。”允曰：“但恐事或不成，反招大禍。”布拔帶刀，刺臂出血為誓。允跪謝曰：“漢祀不斬，皆出將軍之賜也。切勿洩漏！臨期有計，自當相報。”布慨諾而去。允即請僕射士孫瑞、司隸校尉黃琬商議。瑞曰：“方今主上有疾新愈，可遣一能言之人，往郿塢請卓議事；一面以天子密詔付呂布，使伏甲兵於朝門之內，引卓入誅之：此上策也。”琬曰：“何人敢去？”瑞曰：“呂布同郡騎都尉李肅，以董卓不遷其官，甚是懷怨。若令此人去，卓必不疑。”允曰：“善。”請呂布共議。布曰：“昔日勸吾殺丁建陽，亦此人也。今若不去，吾先斬之。”使人密請肅至。布曰：“昔日公說布使殺丁建陽而投董卓；今卓上欺天子，下虐生靈，罪惡貫盈，人神共憤。公可傳天子詔往郿塢，宣卓入朝，伏兵誅之，力扶漢室，共作忠臣。尊意若何？”肅曰：“我亦欲除此賊久矣，恨無同心者耳。今將軍若此，是天賜也，肅豈敢有二心！”遂折箭為誓。允曰：“公若能幹此事，何患不得顯官。”

次日，李肅引十數騎，前到郿塢。人報天子有詔，卓教喚入。李肅入拜。卓曰：“天子有何詔？”肅曰：“天子病體新痊，欲會文武於未央殿，議將禪位於太師，故有此詔。”卓曰：“王允之意若何？”肅曰：“王司徒已命人築受禪臺，只等主公到來。”卓大喜曰：“吾夜夢一龍罩身，今日果得此喜信。時哉不可失！”便命心腹將李傕、郭汜、張濟、樊稠四人領飛熊軍三千守郿塢，自己即日排駕回京；顧謂李肅曰：“吾為帝，汝當為執金吾。”肅拜謝稱臣。卓入辭其母。母時年九十餘矣，問曰：“吾兒何往？”卓曰：“兒將往受漢禪，母親早晚為太后也！”母曰：“吾近日肉顫心驚，恐非吉兆。”卓曰：“將為國母，豈不預有驚報！”遂辭母而行。臨行，謂貂蟬曰：“吾為天子，當立汝為貴妃。”貂蟬已明知就裡，假作歡喜拜謝。

卓出塢上車，前遮後擁，望長安來。行不到三十里，所乘之車，忽折一輪，卓下車乘馬。又行不到十里，那馬咆哮嘶喊，掣斷轡頭。卓問肅曰：“車折輪，馬斷轡，其兆若何？”肅曰：“乃太師應紹漢禪，棄舊換新，將乘玉輦金鞍之兆也。”卓喜而信其言。次日，正行間，忽然狂風驟起，昏霧蔽天。卓問肅曰：“此何祥也？”肅曰：“主公登龍位，必有紅光紫霧，以壯天威耳。”卓又喜而不疑。既至城外，百官俱出迎接。只有李儒抱病在家，不能出迎。卓進至相府，呂布入賀。卓曰：“吾登九五，汝當總督天下兵馬。”布拜謝，就帳前歇宿。是夜有十數小兒於郊外作歌，風吹歌聲入帳。歌曰：“千里草，何青青！十日卜，不得生！”歌聲悲切。卓問李肅曰：“童謠主何吉凶？”肅曰：“亦只是言劉氏滅、董氏興之意。”

次日侵晨，董卓擺列儀從入朝，忽見一道人，青袍白巾，手執長竿，上縛布一丈，兩頭各書一“口”字。卓問肅曰：“此道人何意？”肅曰：“乃心恙之人也。”呼將士驅去。卓進朝，群臣各具朝服，迎謁於道。李肅手執寶劍扶車而行。到北掖門，軍兵盡擋在門外，獨有御車二十餘人同入。董卓遙見王允等各執寶劍立於殿門，驚問肅曰：“持劍是何意？”肅不應，推車直入。王允大呼曰：“反賊至此，武士何在？”兩旁轉出百餘人，持戟挺槊刺之。卓衷甲不入，傷臂墜車，大呼曰：“吾兒奉先何在？”呂布從車後厲聲出曰：“有詔討賊！”一鼓直刺咽喉，李肅早割頭在手。呂布左手持戟，右手懷中取詔，大呼曰：“奉詔討賊臣董卓，其餘不問！”將吏皆呼萬歲。後人有詩嘆董卓曰：“霸業成時為帝王，不成且作富家郎。誰知天意無私曲，郿塢方成已滅亡。”

卻說當下呂布大呼曰：“助卓為虐者，皆李儒也！誰可擒之？”李肅應聲願往。忽聽朝門外發喊，人報李儒家奴已將李儒綁縛來獻。王允命縛赴市曹斬之；又將董卓屍首，號令通衢。卓屍肥胖，看屍軍士以火置其臍中為燈，膏流滿地。百姓過者，莫不手擲其頭，足踐其屍。王允又命呂布同皇甫嵩、李肅領兵五萬，至郿塢抄籍董卓家產、人口。

卻說李傕、郭汜、張濟、樊稠聞董卓已死，呂布將至，便引了飛熊軍連夜奔涼州去了。呂布至郿塢，先取了貂蟬。皇甫嵩命將塢中所藏良家子女，盡行釋放。但系董卓親屬，不分老幼，悉皆誅戮。卓母亦被殺。卓弟董旻、侄董璜皆斬首號令。收籍塢中所蓄，黃金數十萬，白金數百萬，綺羅、珠寶、器皿、糧食，不計其數。回報王允。允乃大犒軍士，設宴于都堂，召集眾官，酌酒稱慶。

正飲宴間，忽人報曰：“董卓暴屍於市，忽有一人伏其屍而大哭。”允怒曰：“董卓伏誅，士民莫不稱賀；此何人，獨敢哭耶！”遂喚武士：“與吾擒來！”須臾擒至。眾官見之，無不驚駭：原來那人不是別人，乃侍中蔡邕也，允叱曰：“董卓逆賊，今日伏誅，國之大幸。汝為漢臣，乃不為國慶，反為賊哭，何也？”邕伏罪曰：“邕雖不才，亦知大義，豈肯背國而向卓？只因一時知遇之感，不覺為之一哭，自知罪大。願公見原：倘得黥首刖足，使續成漢史，以贖其辜，邕之幸也。”眾官惜邕之才，皆力救之。太傅馬日磾亦密謂允曰：“伯喈曠世逸才，若使續成漢史，誠為盛事。且其孝行素著，若遽殺之，恐失人望。”允曰：“昔孝武不殺司馬遷，後使作史，遂致謗書流於後世。方今國運衰微，朝政錯亂，不可令佞臣執筆於幼主左右，使吾等蒙其訕議也。”日磾無言而退，私謂眾官曰：“王允其無後乎！善人，國之紀也；製作，國之典也。滅紀廢典，豈能久乎？”當下王允不聽馬日磾之言，命將蔡邕下獄中縊死。一時士大夫聞者，盡為流涕。後人論蔡邕之哭董卓，固自不是；允之殺之，亦為已甚。有詩嘆曰：“董卓專權肆不仁，侍中何自竟亡身？當時諸葛隆中臥，安肯輕身事亂臣。”且說李傕、郭汜、張濟、樊稠逃居陝西，使人至長安上表求赦。王允曰：“卓之跋扈，皆此四人助之；今雖大赦天下，獨不赦此四人。”使者回報李傕。傕曰：“求赦不得，各自逃生可也。”謀士賈詡曰：“諸君若棄軍單行，則一亭長能縛君矣。不若誘集陝人並本部軍馬，殺入



長安與董卓報仇。事濟，奉朝廷以正天下；若其不勝，走亦未遲。”催等然其說，遂流言於西涼州曰：“王允將欲洗盪此方之人矣！”眾皆驚惶。乃復揚言曰：“徒死無益，能從我反乎？”眾皆願從。於是聚眾十餘萬，分作四路，殺奔長安來。路逢董卓女婿中郎將牛輔，引軍五千人，欲去與丈人報仇，李催便與合兵，使為前驅。四人陸續進發。王允聽知西涼兵來，與呂布商議。布曰：“司徒放心。量此鼠輩，何足數也！”遂引李肅將兵出敵。肅當先迎戰，正與牛輔相遇，大殺一陣。牛輔抵敵不過，敗陣而去。不想是夜二更，牛輔乘肅不備，竟來劫寨。肅軍亂竄，敗走三十餘里，折軍大半，來見呂布，布大怒曰：“汝何挫吾銳氣！”遂斬李肅，懸頭軍門。次日呂布進兵與牛輔對敵。量牛輔如何敵得呂布，仍復大敗而走。是夜牛輔喚心腹人胡赤兒商議曰：“呂布驍勇，萬不能敵；不如瞞了李催等四人，暗藏金珠，與親隨三五人棄軍而去。”胡赤兒應允。是夜收拾金珠，棄營而走，隨行者三四人。將渡一河，赤兒欲謀取金珠，竟殺死牛輔，將頭來獻呂布。布問起情由，從人出首：“胡赤兒謀殺牛輔，奪其金寶。”布怒，即將赤兒誅殺。領軍前進，正迎著李催軍馬。呂布不等他列陣，便挺戟躍馬，麾軍直衝過來。催軍不能抵當，退走五十餘里，依山下寨，請郭汜、張濟、樊稠共議，曰：“呂布雖勇，然而無謀，不足為慮。我引軍守住谷口，每日誘他廝殺，郭將軍可領軍抄擊其後，效彭越撓楚之法，鳴金進兵，擂鼓收兵。張、樊二公，卻分兵兩路，徑取長安。彼首尾不能救應，必然大敗。”眾用其計。

卻說呂布勒兵到山下，李催引軍搦戰。布忿怒衝殺過去，催退走上山。山上矢石如雨，布軍不能進。忽報郭汜在陣後殺來，布急回戰。只聞鼓聲大震，汜軍已退。布方欲收軍，鑼聲響處，催軍又來。未及對敵，背後郭汜又領軍殺到。及至呂布來時，卻又擂鼓收軍去了。激得呂布怒氣填胸。一連如此幾日，欲戰不得，欲止不得。正在惱怒，忽然飛馬報來，說張濟、樊稠兩路軍馬，竟犯長安，京城危急。布急領軍回，背後李催、郭汜殺來。布無心戀戰，只顧奔走，折了好些人馬。比及到長安城下。賊兵雲屯雨集，圍定城池，布軍與戰不利。軍士畏呂布暴厲，多有降賊者，布心甚憂。

數日之後，董卓餘黨李蒙、王方在城中為賊內應，偷開城門，四路賊軍一齊擁入。呂布左衝右突，攔擋不住，引數百騎往青瑣門外，呼王允曰：“勢急矣！請司徒上馬，同出關去，別圖良策。”允曰：“若蒙社稷之靈，得安國家，吾之願也；若不獲已，則允奉身以死。臨難苟免，吾不為也。為我謝關東諸公，努力以國家為念！”呂布再三相勸，王允只是不肯去。不一時，各門火焰竟天，呂布只得棄卻家小，引百餘騎飛奔出關，投袁術去了。

李催、郭汜縱兵大掠。太常卿種拂、太僕魯馱、大鴻臚周奐、城門校尉崔烈、越騎校尉王頎皆死於國難。賊兵圍繞內庭至急，侍臣請天子上宣平門止亂。李催等望見黃蓋，約住軍士，口呼“萬歲”。獻帝倚樓問曰：“卿不候奏請，輒入長安，意欲何為？”李催、郭汜仰面奏曰：“董太師乃陛下社稷之臣，無端被王允謀殺，臣等特來報仇，非

敢造反。但見王允，臣便退兵。”王允時在帝側，聞知此言，奏曰：“臣本為社稷計。事已至此，陛下不可惜臣，以誤國家。臣請下見二賊。”帝徘徊不忍。允自宣平門樓上跳下樓去，大呼曰：“王允在此！”李傕、郭汜拔劍叱曰：“董太師何罪而見殺？”允曰：“董賊之罪，彌天互地，不可勝言！受誅之日。長安士民，皆相慶賀，汝獨不聞乎？”傕、汜曰：“太師有罪；我等何罪，不肯相赦？”王允大罵：“逆賊何必多言！我王允今日有死而已！”二賊手起，把王允殺於樓下。史官有詩讚曰：“王允運機籌，奸臣董卓休。心懷家國恨，眉鎖廟堂憂。英氣連霄漢，忠誠貫鬥牛。至今魂與魄，猶繞鳳凰樓。”

眾賊殺了王允，一面又差人將王允宗族老幼，盡行殺害。士民無不下淚。當下李傕、郭汜尋思曰：“既到這裡，不殺天子謀大事，更待何時？”便持劍大呼，殺入內來。正是：巨魁伏罪災方息，從賊縱橫禍又來。未知獻帝性命如何，且聽下文分解。

## 第十回 勤王室馬騰舉義 報父仇曹操興師

卻說李、郭二賊欲弑獻帝。張濟、樊稠諫曰：“不可。今日若便殺之，恐眾人不悅，不如仍舊奉之為主，賺諸侯入關，先去其羽翼，然後殺之，天下可圖也。”李、郭二人從其言，按住兵器。帝在樓上宣諭曰：“王允既誅，軍馬何故不退？”李傕、郭汜曰：“臣等有功王室，未蒙賜爵，故不敢退軍。”帝曰：“卿欲封何爵？”李、郭、張、樊四人各自寫職銜獻上，勒要如此官品，帝只得從之。封李傕為車騎將軍池陽侯領司隸校尉假節鉞，郭汜為後將軍美陽侯假節鉞，同秉朝政；樊稠為右將軍萬年侯，張濟為驃騎將軍平陽侯，領兵屯弘農。其餘李蒙、王方等，各為校尉。然後謝恩，領兵出城。又下令追尋董卓屍首，獲得些零碎皮骨，以香木雕成形體，安湊停當，大設祭祀，用王者衣冠棺槨，選擇吉日，遷葬郿塢。臨葬之期，天降大雷雨，平地水深數尺，霹靂震開其棺，屍首提出棺外。李傕候晴再葬，是夜又復如是。三次改葬，皆不能葬，零皮碎骨，悉為雷火消滅。天之怒卓。可謂甚矣！

且說李傕、郭汜既掌大權，殘虐百姓；密遣心腹侍帝左右，觀其動靜。獻帝此時舉動荊棘。朝廷官員，並由二賊升降。因採人望，特宣朱儁入朝封為太僕，同領朝政。一日，人報西涼太守馬騰、冀州刺史韓遂二將引軍十餘萬，殺奔長安來，聲言討賊。原來二將先曾使人入長安，結連侍中馬宇、諫議大夫種邵、左中郎將劉範三人為內應，共謀賊黨。三人密奏獻帝，封馬騰為徵西將軍、韓遂為鎮西將軍，各受密詔，併力討賊。當下李傕、郭汜、張濟、樊稠聞二軍將至，一同商議禦敵之策。謀士賈詡曰：“二軍遠來，只宜深溝高壘，堅守以拒之。不過百日，彼兵糧盡，必將自退，然後引兵追之，二將可擒矣。”李蒙、王方出曰：“此非好計。願借精兵萬人，立斬馬騰、韓遂之頭，獻於麾下。”賈詡曰：“今若即戰，必當敗績。”李蒙、王方齊聲曰：“若吾二人敗，情願斬首；吾若戰勝，公亦當輸首級與我。”詡謂李傕、郭汜曰：“長安西二百里整屋山，其路險峻，可使張、樊兩將軍屯兵於此，堅壁守之；待李蒙、王方自引兵迎敵，可也。”李傕、郭汜從其言，點一萬五千人馬與李蒙、王方。二人忻喜而去，離長安二百八十里下寨。

西涼兵到，兩個引軍迎去。西涼軍馬攔路擺開陣勢。馬騰、韓遂聯轡而出，指李蒙、王方罵曰：“反國之賊！誰去擒之？”言未絕，只見一位少年將軍，面如冠玉，眼若流星，虎體猿臂，彪腹狼腰；手執長槍，坐騎駿馬，從陣中飛出。原來那將即馬騰之子馬超，字孟起，年方十七歲，英勇無敵。王方欺他年幼，躍馬迎戰。戰不到數合，早被馬超一槍刺於馬下。馬超勒馬便回。李蒙見王方刺死，一騎馬從馬超背後趕來。超只作不知。馬騰在陣門下大叫：“背後有人追趕！”聲猶未絕，只見馬超已將李蒙擒在馬上。原來馬超明知李蒙追趕，卻故意俄延；等他馬近舉槍刺來，超將身一閃，李蒙掬個空，兩馬相併，被馬超輕舒猿臂，生擒過去。軍士無主，望風奔逃。馬騰、韓遂乘勢追殺，

大獲勝捷，直逼隘口下寨，把李蒙斬首號令。李傕、郭汜聽知李蒙、王方皆被馬超殺了，方信賈翽有先見之明，重用其計，只理會緊守關防，由他搦戰，並不出迎。果然西涼軍未及兩月，糧草俱乏，商議回軍。恰好長安城中馬宇家僮出首家主與劉範、種邵，外連馬騰、韓遂，欲為內應等情。李傕、郭汜大怒，盡收三家老少良賤斬於市，把三顆首級，直來門前號令。馬騰、韓遂見軍糧已盡，內應又洩，只得拔寨退軍。李傕、郭汜令張濟引軍趕馬騰，樊稠引軍趕韓遂，西涼軍大敗。馬超在後死戰，殺退張濟。樊稠去趕韓遂，看看趕上，相近陳倉，韓遂勒馬向樊稠曰：“吾與公乃同鄉之人，今日何太無情？”樊稠也勒住馬答道：“上命不可違！”韓遂曰：“吾此來亦為國家耳，公何相逼之甚也？”樊稠聽罷，撥轉馬頭，收兵回寨，讓韓遂去了。

不提防李傕之侄李別，見樊稠放走韓遂，回報其叔。李傕大怒，便欲興兵討樊稠。賈翽曰：“目今人心未寧，頻動干戈，深為不便；不若設一宴，請張濟、樊稠慶功，就席間擒稠斬之，毫不費力。”李傕大喜，便設宴請張濟、樊稠。二將忻然赴宴。酒半闌，李傕忽然變色曰：“樊稠何故交通韓遂，欲謀造反？”稠大驚，未及回言；只見刀斧手擁出，早把樊稠斬首於案下。嚇得張濟俯伏於地。李傕扶起曰：“樊稠謀反，故爾誅之；公乃吾之心腹，何須驚懼？”將樊稠軍撥與張濟管領。張濟自回弘農去了。李傕、郭汜自戰敗西涼兵，諸侯莫敢誰何。賈翽屢勸撫安百姓，結納賢豪。自是朝廷微有生意。不想青州黃巾又起，聚眾數十萬，頭目不等，劫掠良民。太僕朱雋保舉一人，可破群賊。李傕、郭汜問是何人。朱雋曰：“要破山東群賊，非曹孟德不可。”李傕曰：“孟德今在何處？”雋曰：“現為東郡太守，廣有軍兵。若命此人討賊，賊可剋日而破也。”李傕大喜，星夜草詔，差人齎往東郡，命曹操與濟北相鮑信一同破賊。操領了聖旨，會合鮑信，一同興兵，擊賊於壽陽。鮑信殺入重地，為賊所害。操追趕賊兵，直到濟北，降者數萬。操即用賊為前驅，兵馬到處，無不降順。不過百餘日，招安到降兵三十餘萬、男女百餘萬口。操擇精銳者，號為“青州兵”，其餘盡令歸農。操自此威名日重。捷書報到長安，朝廷加曹操為鎮東將軍。操在兗州，招賢納士。有叔侄二人來投操：乃潁川潁陰人，姓荀，名彧，字文若，荀緄之子也；舊事袁紹，今棄紹投操；操與語大悅，曰：“此吾之子房也！”遂以為行軍司馬。其侄荀攸，字公達，海內名士，曾拜黃門侍郎，後棄官歸鄉，今與其叔同投曹操，操以為行軍教授。荀彧曰：“某聞兗州有一賢士，今此人不知何在。”操問是誰，彧曰：“乃東郡東阿人，姓程，名昱，字仲德。”操曰：“吾亦聞名久矣。”遂遣人於鄉中尋問。訪得他在山中讀書，操拜請之。程昱來見，曹操大喜。昱謂荀彧曰：“某孤陋寡聞，不足當公之薦。公之鄉人姓郭，名嘉，字奉孝，乃當今賢士，何不羅而致之？”彧猛省曰：“吾幾忘卻！”遂啟操徵聘郭嘉到兗州，共論天下之事。郭嘉薦光武嫡派子孫，淮南成德人，姓劉，名曄，字子陽。操即聘曄至。曄又薦二人：一個是山陽昌邑人，姓滿，名寵，字伯寧；一個是武城人，姓呂，名虔，字子恪。曹操亦素知這兩個名譽，就聘為軍中從事。滿寵、呂虔共薦一人，乃陳留平邱人，姓毛，名玝，字孝先。曹操亦聘為從事。

又有一將引軍數百人，來投曹操：乃泰山巨平人，姓於，名禁，字文則。操見其人弓馬熟嫻，武藝出眾，命為點軍司馬。一日，夏侯惇引一大漢來見，操問何人，惇曰：“此乃陳留人，姓典，名韋，勇力過人。舊跟張邈，與帳下人不和，手殺數十人，逃竄山中。惇出射獵，見韋逐虎過澗，因收于軍中。今特薦之於公。”操曰：“吾觀此人容貌魁梧，必有勇力。”惇曰：“他曾為友報仇殺人，提頭直出鬧市，數百人不敢近。只今所使兩枝鐵戟，重八十斤，挾之上馬，運使如飛。”操即令韋試之。韋挾戟驛馬，往來馳騁。忽見帳下大旗為風所吹，岌岌欲倒，眾軍士挾持不定；韋下馬，喝退眾軍，一手執定旗杆，立於風中，巍然不動。操曰：“此古之惡來也！”遂命為帳前都尉，解身上錦襖，及駿馬雕鞍賜之。

且說操大軍所到之處，殺戮人民，發掘墳墓。陶謙在徐州，聞曹操起軍報仇，殺戮百姓，仰天慟哭曰：“我獲罪於天，致使徐州之民，受此大難！”急聚眾官商議。曹豹曰：“曹兵既至，豈可束手待死！某願助使君破之。”陶謙只得引兵出迎，遠望操軍如鋪霜湧雪，中軍豎起白旗二面，大書報仇雪恨四字。軍馬列成陣勢，曹操縱馬出陣，身穿縞素，揚鞭大罵。陶謙亦出馬於門旗下，欠身施禮曰：“謙本欲結好明公，故託張昊に汀 2 幌胸糴牟桓模?掠寫聳隆 J 擋桓商漲??省 M?韞?熠?!輩俅舐鈐唬骸襖掀シ穎∩蔽岫福?懈衣已裕::?繕?芾顯簪俊畢暮類?l??觥 L 漲?拋呷胝蟆 O 暮類?俠矗?輦?η乖韭恚?襖從?小 A 鉸硿啣唬?銻豢穹鞫答鰓?繕匙吟??驕?月遙?髯允氈??

陶謙入城，與眾計議曰：“曹兵勢大難敵，吾當自縛往操營，任其剖割，以救徐州一郡百姓之命。”言未絕，一人進前言曰：“府君久鎮徐州，人民感恩。今曹兵雖眾，未能即破我城。府君與百姓堅守勿出；某雖不才，願施小策，教曹操死無葬身之地！”眾人大驚，便問計將安出。正是：本為納交反成怨，那知絕處又逢生。畢竟此人是誰，且聽下文分解。

## 第十一回 劉皇叔北海救孔融 呂溫侯濮陽破曹操

卻說獻計之人，乃東海朐縣人，姓糜，名竺，字子仲。此人家世富豪，嘗往洛陽買賣，乘車而回，路遇一美婦人，來求同載，竺乃下車步行，讓車與婦人坐。婦人請竺同載。竺上車端坐，目不邪視。行及數里，婦人辭去；臨別對竺曰：“我乃南方火德星君也，奉上帝教，往燒汝家。感君相待以禮，故明告君。君可速歸，搬出財物。吾當夜來。”言訖不見。竺大驚，飛奔到家，將家中所有，疾忙搬出。是晚果然廚中火起，盡燒其屋。竺因此廣捨家財，濟貧拔苦。後陶謙聘為別駕從事。當日獻計曰：“某願親往北海郡，求孔融起兵救援；更得一人往青州田楷處求救：若二處軍馬齊來，操必退兵矣。”謙從之，遂寫書二封，問帳下誰人敢去青州求救。一人應聲願往。眾視之，乃廣陵人，姓陳，名登，字元龍。陶謙先打發陳元龍往青州去訖，然後命糜竺齎書赴北海，自己率眾守城，以備攻擊。

卻說北海孔融，字文舉，魯國曲阜人也，孔子二十世孫，泰山都尉孔宙之子。自小聰明，年十歲時，往謁河南尹李膺，閭人難之，融曰：“我係李相通家。”及入見，膺問曰：“汝祖與吾祖何親？”融曰：“昔孔子曾問禮於老子，融與君豈非累世通家？”膺大奇之。少頃，太中大夫陳煒至。膺指融曰：“此奇童也。”煒曰：“小時聰明，大時未必聰明。”融即應聲曰：“如君所言，幼時必聰明者。”煒等皆笑曰：“此子長成，必當代之偉器也。”自此得名。後為中郎將，累遷北海太守。極好賓客，常曰：“座上客常滿，樽中酒不空：吾之願也。”在北海六年，甚得民心。當日正與客坐，人報徐州糜竺至。融請入見，問其來意，竺出陶謙書，言：“曹操攻圍甚急，望明公垂救。”融曰：“吾與陶恭祖交厚，子仲又親到此，如何不去？只是曹孟德與我無仇，當先遣人送書解和。如其不從，然後起兵。”竺曰：“曹操倚仗兵威，決不肯和。”融教一面點兵，一面差人送書。正商議間，忽報黃巾賊黨管亥部領群寇數萬殺奔前來。孔融大驚，急點本部人馬，出城與賊迎戰。管亥出馬曰：“吾知北海糧廣，可借一萬石，即便退兵；不然，打破城池，老幼不留！”孔融叱曰：“吾乃大漢之臣，守大漢之地，豈有糧米與賊耶！”管亥大怒，拍馬舞刀，直取孔融，融將宗寶挺槍出馬；戰不數合，被管亥一刀，砍宗寶於馬下。孔融兵大亂，奔入城中。管亥分兵四面圍城，孔融心中鬱悶。糜竺懷愁，更不可言。次日，孔融登城遙望，賊勢浩大，倍添憂惱。忽見城外一人挺槍躍馬殺入賊陣，左衝右突，如入無人之境，直到城下，大叫“開門”。孔融不識其人，不敢開門。賊眾趕到壕邊，那人回身連搦十數人下馬，賊眾倒退，融急命開門引入。其人下馬棄槍，徑到城上，拜見孔融。融問其姓名，對曰：“某東萊黃縣人也，覆姓太史，名慈，字子義。老母重蒙恩顧。某昨自遼東回家省親，知賊寇城。老母說：‘屢受府君深恩，汝當往救。’某故單馬而來。”孔融大喜。原來孔融與太史慈雖未識面，卻曉得他是個英雄。因他遠出，有老母住在離城二十里之外，融常使人遺以粟帛；母感融德，故

特使慈來救。

當下孔融重待太史慈，贈與衣甲鞍馬。慈曰：“某願借精兵一千，出城殺賊。”融曰：“君雖英勇，然賊勢甚盛，不可輕出。”慈曰：“老母感君厚德，特遣慈來；如不能解圍，慈亦無顏見母矣。願決一死戰！”融曰：“吾聞劉玄德乃當世英雄，若請得他來相救，此圍自解。只無人可使耳。”慈曰：“府君修書，某當急往。”融喜，修書付慈，慈擐甲上馬，腰帶弓矢，手持鐵槍，飽食嚴裝，城門開處，一騎飛出。近壕，賊將率眾來戰。慈連搠死數人，透圍而出。管亥知有人出城，料必是請救兵的，便自引數百騎趕來，八面圍定。慈倚住槍，拈弓搭箭，八面射之，無不應弦落馬。賊眾不敢來追。

太史慈得脫，星夜投平原來見劉玄德。施禮罷，具言孔北海被圍求救之事，呈上書札。玄德看畢，問慈曰：“足下何人？”慈曰：“某太史慈，東海之鄙人也。與孔融親非骨肉，比非鄉黨，特以氣誼相投，有分憂共患之意。今管亥暴亂，北海被圍，孤窮無告，危在旦夕。聞君仁義素著，能救人危急，故特令某冒鋒突圍，前來求救。”玄德敘容答曰：“孔北海知世間有劉備耶？”乃同雲長、翼德點精兵三千，往北海郡進發。

管亥望見救軍來到，親自引兵迎敵；因見玄德兵少，不以為意。玄德與關、張、太史慈立馬陣前，管亥忿怒直出。太史慈卻待向前，雲長早出，直取管亥。兩馬相交，眾軍大喊。量管亥怎敵得雲長，數十合之間，青龍刀起，劈管亥於馬下。太史慈、張飛兩騎齊出，雙槍並舉，殺入賊陣。玄德驅兵掩殺。城上孔融望見太史慈與關、張趕殺賊眾，如虎入羊群，縱橫莫當，便驅兵出城。兩下夾攻，大敗群賊，降者無數，餘黨潰散。孔融迎接玄德入城，敘禮畢，大設筵宴慶賀。又引糜竺來見玄德，具言張晟輩劫災？攏骸敖癩懿僮茶？舐櫻？ë〃熒蓋？乚辭缶取！斃？略唬骸疤展ë婺已嗜司？櫻？灰鏟芄宋薰賈？？！笨茲讜唬骸航？撕荷易諄住＝癩懿儼瀉〇儼眨？星科乚醢？尾揮餉諭？？戎？俊斃？略唬骸氨阜歉彝拼牽？偽？13.？眩？幟亞岫？！翱茲讜唬骸叭諡？？忍展ë嬌？惶蚪梢轆？轡？笠灘？？岁牢拚桃遼？囊？俊斃？略唬骸凹熱鞫耍？胛木儂刃校？茶溉？？錯洞？？樅？邇？寺恚？婧蠡礎礎！比讜唬弧航？形鶚？擰！斃？略唬骸航？員肝？穩縛艘玻渴卜嗽疲鶴怨漚雜興潰？宋拊 挪渙 i A 醢附壁鎂？11.蚪璨壞鎂？？厝礪字痢！笨茲謨u剩？堂芋孟然匱熒萑ヶă？詒閱帳捌鵠獺 L？反勸若輝唬骸按確☒該？襖聰滴？？櫛椅坤蓐 S 醒錙莖淌妨豸恚？氦韜？い？惺棒椿劍？桓也蝗？H 萃莢倂？！比諱越鳩？暗轆？快豢鮮芒？權 F 湮訃？？蒼唬骸拔蟻踩曖幸員ū焙 R 玻彼燁泊韜？錙萑于恕 2 凰悼茲諂鴛？G 宜敵？呂氫焙@醇？？錯叮？咚滌？刃熒莢？隆 h 對唬骸安懿傲刖？薤穉？慰囁嫵順雋？俊斃？略唬骸氨敢研砣耍？桓沂？擰！辦對唬骸拔醫櫨刖？聿驕？？A！斃？略唬骸案？？枵宰恁？恍小！辦緞碇？P？濾煊牘于(17)兵？靜咳？？宋？安浚？恁？？？？慫婧螳？？熒堇礎？

卻說糜竺回報陶謙，言北海又請得劉玄德來助；陳元龍也回報青州田楷欣然領兵來救；陶謙心安。原來孔融、田楷兩路軍馬，懼怕曹兵勢猛，遠遠依山下寨，未敢輕進。曹操見兩路軍到，亦分了軍勢，不敢向前攻城。



卻說劉玄德軍到，見孔融。融曰：“曹兵勢大，操又善於用兵，未可輕戰。且觀其動靜，然後進兵。”玄德曰：“但恐城中無糧，難以久持。備令雲長、子龍領軍四千，在公部下相助；備與張飛殺奔曹營，徑投徐州去見陶使君商議。”融大喜，會合田楷，為犄角之勢；雲長、子龍領兵兩邊接應。是日玄德、張飛引一千人馬殺入曹兵寨邊。正行之間，寨內一聲鼓響，馬軍步軍，如潮似浪，擁將出來。當頭一員大將，乃是于禁，勒馬大叫：“何處狂徒！往那裡去！”張飛見了，更不打話，直取于禁。兩馬相交，戰到數合，玄德掣雙股劍麾兵大進，于禁敗走。張飛當前追殺，直到徐州城下。

城上望見紅旗白字，大書“平原劉玄德”，陶謙急令開門。玄德入城，陶謙接著，共到府衙。禮畢，設宴相待，一壁勞軍。陶謙見玄德儀表軒昂，語言豁達，心中大喜，便命糜竺取徐州牌印，讓與玄德。玄德愕然曰：“公何意也？”謙曰：“今天下擾亂，王綱不振；公乃漢室宗親，正宜力扶社稷。老夫年邁無能，情願將徐州相讓。公勿推辭。謙當自寫表文，申奏朝廷。”玄德離席再拜曰：“劉備雖漢朝苗裔，功微德薄，為平原相猶恐不稱職。今為大義，故來相助。公出此言，莫非疑劉備有吞併之心耶？若舉此念，皇天不佑！”謙曰：“此老夫之實情也。”再三相讓，玄德那裡肯受。糜竺進曰：“今兵臨城下，且當商議退敵之策。待事平之日，再當相讓可也。”玄德曰：“備生遺書於曹操，勸令解和。操若不從，廝殺未遲。”於是傳檄三寨，且執兵不動；遣人齎書以達曹操。

卻說曹操正在軍中，與諸將議事，人報徐州有戰書到。操拆而觀之，乃劉備書也。書略曰：“備自關外得拜君顏，嗣後天各一方，不及趨侍。竊者，尊父曹侯，實因張瓌蝗剩?災滷緩?翹展?鑄病D拷窈平礮拍醢?怕矣諭猓歡?坑嗟常?嘆嵒諛淞T該韞?癘?(18)?保??笏匠穉懷沸熒莢???躍裙?眩涸蚰熒若疑醢?煜灤疑醢輩懿條詞棕?舐睿骸傲醢負穩耍?乙允棒慈拔遙?抑屑激屑シ碇?猓泵?獨詞梗?幻娼吡?口恰9?烏稍唬骸傲醢岡獨淳仍??壤窃蚤??韞?底煤醢源鷗??月?感模蝗緩蠖??口牽?強善埔病!輩俅悠洩裕?盍衾詞梗?蚍11.厥權?

正商議間，忽流星馬飛報禍事。操問其故，報說呂布已襲破兗州，進據濮陽。原來呂布自遭李、郭之亂，逃出武關，去投袁術；術怪呂布反覆不定，拒而不納。投袁紹，紹納之，與布共破張燕於常山。布自以為得志，傲慢袁紹手下將士。紹欲殺之。布乃去投張楊，楊納之。時龐舒在長安城中，私藏呂布妻小，送還呂布。李傕、郭汜知之，遂斬龐舒，寫書與張楊，教殺呂布。布因棄張楊去投張邈。恰好張邈弟張超引陳宮來見張邈。宮說邈曰：“今天下分崩，英雄並起；君以千里之眾，而反受制於人，不亦鄙乎！今曹操徵東，兗州空虛；而呂布乃當世勇士，若與之共取兗州，霸業可圖也。”張邈大喜，便令呂布襲破兗州，隨據濮陽。止有鄆城、東阿、范縣三處，被荀彧、程昱設計死守得全，其餘俱破。曹仁屢戰，皆不能勝，特此告急。操聞報大驚曰：“兗州有失，使吾無家可歸矣，不可不亟圖之！”郭嘉曰：“主公正好賣個人情與劉備，退軍去復兗州。

”操然之，即時答書與劉備，拔寨退兵。

且說來使回徐州，入城見陶謙，呈上書札，言曹兵已退。謙大喜，差人請孔融、田楷、雲長、子龍等赴城大會。飲宴既畢，謙延玄德於上座，拱手對眾曰：“老夫年邁，二子不才，不堪國家重任。劉公乃帝室之青，德廣才高，可領徐州。老夫情願乞閒養病。”玄德曰：“孔文舉令備來救徐州，為義也。今無端據而有之，天下將以備為無義人矣。”糜竺曰：“今漢室陵遲，海宇顛覆，樹功立業，正在此時。徐州殷富，戶口百萬，劉使君領此，不可辭也。”玄德曰：“此事決不敢應命。”陳登曰：“陶府君多病，不能視事，明公勿辭。”玄德曰：“袁公路四世三公，海內所歸，近在壽春，何不以州讓之？”孔融曰：“袁公路冢中枯骨，何足掛齒！今日之事，天與不取，悔不可追。”玄德堅執不肯。陶謙泣下曰：“君若舍我而去，我死不瞑目矣！”雲長曰：“既承陶公相讓，兄且權領州事。”張飛曰：“又不是我強要他的州郡；他好意相讓，何必苦苦推辭！”玄德曰：“汝等欲陷我於不義耶？”陶謙推讓再三，玄德只是不受。陶謙曰：“如玄德必不肯從，此間近邑，名曰小沛，足可屯軍，請玄德暫駐軍此邑，以保徐州。何如？”眾皆勸玄德留小沛，玄德從之。陶謙勞軍已畢，趙雲辭去，玄德執手揮淚而別。孔融、田楷亦各相別，引軍自回。玄德與關、張引本部軍來至小沛，修葺城垣，撫諭居民。

卻說曹操回軍，曹仁接著，言呂布勢大，更有陳宮為輔，兗州、濮陽已失，其鄆城、東阿、范縣三處，賴荀彧、程昱二人設計相連，死守城郭。操曰：“吾料呂布有勇無謀，不足慮也。”教且安營下寨，再作商議。呂布知曹操回兵，已過滕縣，召副將薛蘭、李封曰：“吾欲用汝二人久矣。汝可引軍一萬，堅守兗州。吾親自率兵，前去破曹。”二人應諾。陳宮急入見曰：“將軍棄兗州，欲何往乎？”布曰：“吾欲屯兵濮陽，以成鼎足之勢。”宮曰：“差分。薛蘭必守兗州不住。——此去正南一百八十里，泰山路險，可伏精兵萬人在彼。曹兵聞失兗州，必然倍道而進，待其過半，一擊可擒也。”布曰：“吾屯濮陽，別有良謀，汝豈知之！”遂不用陳宮之言，而用薛蘭守兗州而行。曹操兵行至泰山險路，郭嘉曰：“且不可進，恐此處有伏兵。”曹操笑曰：“呂布無謀之輩，故教薛蘭守兗州，自往濮陽，安得此處有埋伏耶？教曹仁領一軍圍兗州，吾進兵濮陽，速攻呂布。”陳宮聞曹兵至近，乃獻計曰：“今曹兵遠來疲暈，利在速戰，不可養成氣力。”布曰：“吾匹馬縱橫天下，何愁曹操！待其下寨，吾自擒之。”

卻說曹操兵近濮陽，下住寨腳。次日，引眾將出，陳兵於野。操立馬於門旗下，遙望呂布兵到。陣圓處，呂布當先出馬，兩邊排開八員健將：第一個雁門馬邑人，姓張，名遼，字文遠；第二個泰山華陰人，姓臧，名霸，字宣高。兩將又各引三員健將：郝萌、曹性、成廉，魏續、宋憲、侯成。布軍五萬，鼓聲大震。操指呂布而言曰：“吾與汝自來無仇，何得奪吾州郡？”布曰：“漢家城池，諸人有分，偏爾合得？”便叫臧霸出馬搦戰。曹軍內樂進出迎。兩馬相交，雙槍齊舉。戰到三十餘合，勝負不分。夏侯惇拍馬便出助戰，呂布陣上張遼截住廝殺。惱得呂布性起，挺戟驟馬，衝出陣來。夏侯惇、樂

進皆走，呂布掩殺，曹軍大敗，退三四十里。布自收軍。

曹操輸了一陣，回寨與諸將商議。于禁曰：“某今日上山觀望，濮陽之西，呂布有一寨，約無多軍。今夜彼將謂我軍敗走，必不準備，可引兵擊之；若得寨，布軍必懼：此為上策。”操從其言，帶曹洪、李典、毛玠、呂虔、于禁、典韋六將，選馬步二萬人，連夜從小路進發。

卻說呂布於寨中勞軍。陳宮曰：“西寨是個要緊去處，倘或曹操襲之，奈何？”布曰：“他今日輸了一陣，如何敢來！”宮曰：“曹操是極能用兵之人，須防他攻我不備。”布乃撥高順並魏續、侯成引兵往守西寨。

卻說曹操於黃昏時分，引軍至西寨，四面突入。寨兵不能抵擋，四散奔走，曹操奪了寨。將及四更，高順方引軍到，殺將入來。曹操自引軍馬來迎，正逢高順，三軍混戰、將及天明，正西鼓聲大震，人報呂布自引救軍來了。操棄寨而走。背後高順、魏續、侯成趕來；當頭呂布親自引軍來到。于禁、樂進雙戰呂布不往。操望北而行。山後一彪軍出：左有張遼，右有臧霸。操使呂虔、曹洪戰之，不利。操望西而走。忽又喊聲大震，一彪軍至：郝萌、曹性、成廉、宋憲四將攔住去路。眾將死戰，操當先衝陣。梆子響處，箭如驟雨射將來。操不能前進，無計可脫，大叫：“誰人救我！”馬軍隊裡，一將湧出，乃典韋也，手挺雙鐵戟，大叫：“主公勿憂！”飛身下馬，插住雙戟，取短戟十數枝，挾在手中，顧從人曰：“賊來十步乃呼我！”遂放開腳步，冒箭前行。布軍數十騎追至。從人大叫曰：“十步矣！”韋曰：“五步乃呼我！”從人又曰：“五步矣！”韋乃飛戟刺之，一戟一人墜馬，並無虛發，立殺十數人。眾皆奔走。韋復飛身上馬，挺一雙大鐵戟，衝殺入去。郝、曹、成、宋四將不能抵擋，各自逃去。典韋殺散敵軍，救出曹操。眾將隨後也到，尋路歸寨。看看天色傍晚，背後喊聲起處，呂布驟馬提戟趕來，大叫：“操賊休走！”此時人困馬乏，大家面面相覷，各欲逃生。正是：雖能暫把重圍脫，只怕難當勁敵追。不知曹操性命如何，且聽下文分解。

## 第十二回 陶恭祖三讓徐州 曹孟穗大戰呂布

曹操正慌走間，正南上一彪軍到，乃夏侯惇引軍來救援，截住呂布大戰。鬥到黃昏時分，大雨如注，各自引軍分散。操回寨，重賞典韋，加為領軍都尉。

卻說呂布到寨，與陳宮商議。宮曰：“濮陽城中有富戶田氏，家僮千百，為一郡之巨室；可令彼密使人往操寨中下書，言‘呂溫侯殘暴不仁，民心大怨。今欲移兵黎陽，止有高順在城內。可連夜進兵，我為內應’。操若來，誘之入城，四門放火，外設伏兵。曹操雖有經天緯地之才，到此安能得脫也？”呂布從其計，密諭田氏使人徑到操寨。操因新敗，正在躊躇，忽報田氏人到，呈上密書雲：“呂布已往黎陽，城中空虛。萬望速來，當為內應。城上插白旗，大書‘義’字，便是暗號。”操大喜曰：“天使吾得濮陽也！”重賞來人，一面收拾起兵。劉曄曰：“布雖無謀，陳宮多計。只恐其中有詐，不可不防。明公欲去，當分三軍為三隊：兩隊伏城外接應，一隊入城，方可。”操從其言，分軍三隊，來至濮陽城下。

操先往觀之，見城上遍豎旗幡，西門角上，有一“義”字白旗，心中暗喜。是日午牌，城門開處，兩員將引軍出戰：前軍侯成，後軍高順。操即使典韋出馬，直取侯成。侯成抵敵不過，回馬望城中走。韋趕到吊橋邊，高順亦攔擋不住，都退入城中去了。數內有軍人乘勢混過陣來見操，說是田氏之使，呈上密書。約雲：“今夜初更時分，城上鳴鑼為號，便可進兵。某當獻門。”操撥夏侯惇引軍在左，曹洪引軍在右，自己引夏侯淵、李典、樂進、典韋四將，率兵入城。李典曰：“主公且在城外，容某等先入城去。”操喝曰：“我不自往，誰肯向前！”遂當先領兵直入。

時約初更，月光未上。只聽得西門上吹鑼聲，喊聲忽起，門上火把燎亂，城門大開，吊橋放落。曹操爭先拍馬而入。直到州衙，路上不見一人，操知是計，忙撥回馬，大叫：“退兵！”州衙中一聲炮響，四門烈火，轟天而起；金鼓齊鳴，喊聲如江翻海沸。東巷內轉出張遼，西巷內轉出臧霸，夾攻掩殺。操走北門，道傍轉出郝萌、曹性，又殺一陣。操急走南門，高順、侯成攔住。典韋怒目咬牙，衝殺出去。高順、侯成倒走出城。典韋殺到吊橋，回頭不見了曹操，翻身復殺入城來，門下撞著李典。典韋問：“主公何在？”典曰：“吾亦尋不見。”韋曰：“汝在城外催救軍，我入去尋主公。”李典去了。典韋殺入城中，尋覓不見；再殺出城壕邊，撞著樂進。進曰：“主公何在？”韋曰：“我往復兩遭：尋覓不見。”進曰：“同殺入去救主！”兩人到門邊，城上火炮滾下，樂進馬不能入。典韋冒煙突火，又殺入去，到處尋覓。

卻說曹操見典韋殺出去了，四下裡人馬截來，不得出南門；再轉北門，火光里正撞見呂布挺戟躍馬而來。操以手掩面，加鞭縱馬竟過。呂布從後拍馬趕來，將戟於操盔上一擊，問曰：“曹操何在？”操反指曰：“前面騎黃馬者是他。”呂布聽說，棄了曹操

，縱馬向前追趕。曹操撥轉馬頭，望東門而走，正逢典韋。韋擁護曹操，殺條血路，到城門邊，火焰甚盛，城上推下柴草，遍地都是火，韋用戟撥開，飛馬冒煙突火先出。曹操隨後亦出。方到門道邊，城門上崩下一條火梁來，正打著曹操戰馬後胯，那馬撲地倒了。操用手託梁堆放地上，手臂鬚髮，盡被燒傷。典韋回馬來救，恰好夏侯淵亦到。兩個同救起曹操，突火而出。操乘淵馬，典韋殺條大路而走。直混戰到天明，操方回寨。

眾將拜伏問安，操仰面笑曰：“誤中匹夫之計，吾必當報之！”郭嘉曰：“計可速發。”操曰：“今只將計就計：詐言我被火傷，已經身死。布必引兵來攻。我伏兵於馬陵山中，候其兵半渡而擊之，布可擒矣。”羸曰：“真良策也！”於是令軍士掛孝發喪，詐言操死。早有人來濮陽報呂布，說曹操被火燒傷肢體，到寨身死。布隨點起軍馬，殺奔馬陵山來。將到操寨，一聲鼓響，伏兵四起。呂布死戰得脫，折了好些人馬；敗回濮陽，堅守不出。

是年蝗蟲忽起，食盡禾稻。關東一境，每谷一斛，直錢五十貫，人民相食。曹操因軍中糧盡，引兵回鄆城暫住。呂布亦引兵出屯山陽就食。因此二處權且罷兵。

卻說陶謙在徐州，時年已六十三歲，忽然染病，看看沉重，請糜竺、陳登議事。竺曰：“曹兵之去，止為呂布襲兗州故也。今因歲荒罷兵，來春又必至矣。府君兩番欲讓位於劉玄德，時府君尚強健，故玄德不肯受；今病已沉重，正可就此而與之，玄德不肯辭矣。”謙大喜，使人來小沛：請劉玄德商議軍務。玄德引關、張帶數十騎到徐州，陶謙教請入臥內。玄德問安畢，謙曰：“請玄德公來，不為別事：止因老夫病已危篤，朝夕難保；萬望明公可憐漢家城池為重，受取徐州牌印，老夫死亦瞑目矣！”玄德曰：“君有二子，何不傳之？”謙曰：“長子商，次子應，其才皆不堪任。老夫死後，猶望明公教誨，切勿令掌州事。”玄德曰：“備一身安能當此大任？”謙曰：“某舉一人，可為公輔：系北海人，姓孫，名乾，字公祐。此人可使為從事。”又謂糜竺曰：“劉公當世人傑，汝當善事之。”玄德終是推託，陶謙以手指心而死。眾軍舉哀畢，即捧牌印交送玄德。玄德固辭。次日，徐州百姓，擁擠府前哭拜曰：“劉使君若不領此郡，我等皆不能安生矣！”關、張二公亦再三相勸。玄德乃許權領徐州事；使孫乾、糜竺為輔，陳登為幕官；盡取小沛軍馬入城，出榜安民；一面安排喪事。玄德與大小軍士，盡皆掛孝，大設祭奠祭畢，葬於黃河之原。將陶謙遺表，申奏朝廷。操在鄆城，知陶謙已死，劉玄德領徐州牧，大怒曰：“我仇未報，汝不費半箭之功，坐得徐州！吾必先殺劉備，後戮謙屍，以雪先君之怨！”即傳號令，剋日起兵去打徐州。荀彧入諫曰：“昔高祖保關中，光武據河內，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，進足以勝敵，退足以堅守，故雖有困，終濟大業。明公本首事兗州，且河、濟乃天下之要地，是亦昔之關中、河內也。今若取徐州，多留兵則不足用，少留兵則呂布乘虛寇之，是無兗州也。若徐州不得，明公安所歸乎？今陶謙雖死，已有劉備守之。徐州之民，既已服備，必助備死戰。明公棄兗州而取徐州，是棄大而就小，去本而求末，以安而易危也。願熟思之。”操曰：“今歲荒乏糧，軍

士坐守於此，終非良策。”或曰：“不如東略陳地，使軍就食汝南、潁川。黃巾餘黨何儀、黃劭等，劫掠州郡，多有金帛、糧食、此等賊徒，又容易破；破而取其糧，以養三軍，朝廷喜，百姓悅，乃順天之事也。”

操喜，從之，乃留夏侯惇、曹仁守鄆城等處，自引兵先略陳地，次及汝、潁。黃巾何儀、黃劭知曹兵到，引眾來迎，會於羊山。時賊兵雖眾，都是狐群狗黨，並無隊伍行列。操令強弓硬弩射住，令典韋出馬。何儀令副元帥出戰，不三合，被典韋一戟刺於馬下。操引眾乘勢趕過羊山下寨。次日，黃劭自引軍來。陣圓處，一將步行出戰，頭裹黃巾，身披綠襖，手提鐵棒，大叫：“我乃截天夜叉何曼也！誰敢與我廝鬥？”曹洪見了，大喝一聲，飛身下馬，提刀步出。兩下向陣前廝殺，四五十合，勝負不分。曹洪詐敗而走，何曼趕來。洪用拖刀背砍計，轉身一捩，砍中何曼，再復一刀殺死。李典乘勢飛馬直入賊陣。黃劭不及提備，被李典生擒活捉過來。曹兵掩殺賊眾，奪其金帛、糧食無數。何儀勢孤，引數百騎奔走葛陂。正行之間，山背後撞出一軍。為頭一個壯士，身長八尺，腰大十圍，手提大刀，截住去路。何儀挺槍出迎，只一合，被那壯士活挾過去。餘眾著忙，皆下馬受縛，被壯士盡驅入葛陂塢中。卻說典韋追襲何儀到葛陂，壯士引軍迎住。典韋曰：“汝亦黃巾賊耶？”壯士曰：“黃巾數百騎，盡被我擒在塢內！”韋曰：“何不獻出？”壯士曰：“你若贏得手中寶刀，我便獻出！”韋大怒，挺雙戟向前來戰。兩個從辰至午，不分勝負，各自少歇。不一時，那壯士又出搦戰，典韋亦出。直戰到黃昏，各因馬乏暫止。典韋手下軍士，飛報曹操。操大驚，忙引眾將來看。次日，壯士又出搦戰。操見其人威風凜凜，心中暗喜，分付典韋，今日且詐敗。韋領命出戰；戰到三十合，敗走回陣，壯士趕到陣門中，弓弩射回。操急引軍退五里，密使人掘下陷坑，暗伏鉤手。次日，再令典韋引百餘騎出。壯士笑曰：“敗將何敢復來！”便縱馬接戰。典韋略戰數合，便回馬走。壯士只顧望前趕來，不提防連人帶馬，都落於陷坑之內，被鉤手縛來見曹操。操下帳叱退軍士，親解其縛，急取衣衣之，命坐，問其鄉貫姓名。壯士曰：“我乃譙國譙縣人也，姓許，名褚，字仲康。向遭寇亂，聚宗族數百人，築堅壁於塢中以御之。一日寇至，吾令眾人多取石子準備，吾親自飛石擊之，無不中者，寇乃退去。又一日寇至，塢中無糧，遂與賊和，約以耕牛換米。米已送到，賊驅牛至塢外，牛皆奔走向還，被我雙手掣二牛尾，倒行百餘步。賊大驚，不敢取牛而走。因此保守此處無事。”操曰：“吾聞大名久矣，還肯降否？”褚曰：“固所意也。”遂招引宗族數百人俱降。操拜許褚為都尉，賞勞甚厚。隨將何儀、黃劭斬訖。汝、潁悉平。

曹操班師，曹仁、夏侯惇接見，言近日細作報說：兗州薛蘭、李封軍士皆出擄掠，城邑空虛，可引得勝之兵攻之，一鼓可下。操遂引軍徑奔商州。薛蘭、李封出其不意，只得引兵出城迎戰。許褚曰：“吾願取此二人，以為贄見之禮。”操大喜，遂令出戰。李封使畫戟，向前來迎。交馬兩合，許褚斬李封於馬下。薛蘭急走回陣，吊橋邊李典攔住。薛蘭不敢回城，引軍投鉅野而去；卻被呂虔飛馬趕來，一箭射於馬下，軍皆潰散。

曹操復得兗州，程昱便請進兵取濮陽。操令許褚、典韋為先鋒，夏侯惇、夏侯淵為左軍，李典、樂進為右軍，操自領中軍，于禁、呂虔為合後。兵至濮陽，呂布欲自將出迎，陳宮諫：“不可出戰。待眾將聚會後方可。”呂布曰：“吾怕誰來？”遂不聽宮言，引兵出陣，橫戟大罵。許褚便出。鬥二十合，不分勝負。操曰：“呂布非一人可勝。”便差典韋助戰，兩將夾攻；左邊夏侯惇、夏侯淵，右邊李典、樂進齊到，六員將共攻呂布。布遮攔不住，撥馬回城。城上田氏，見布敗回，急令人拽起吊橋。布大叫；“開門！”田氏曰：“吾已降曹將軍矣。”布大罵，引軍奔定陶而去。陳宮急開東門，保護呂布老小出城。操遂得濮陽，恕田氏舊日之罪。劉曄曰：“呂布乃猛虎也，今日睨乏，不可少容。”操令劉曄等守濮陽，自己引軍趕至定陶。時呂布與張邈、張超盡在城中，高順、張遼、臧霸、侯成巡海打糧未回。操軍至定陶，連日不戰，引軍退四十里下寨。正值濟郡麥熟。操即令軍割麥為食。細作報知呂布，布引軍趕來。將近操寨，見左邊一望林木茂盛，恐有伏兵而回。操知布軍回去，乃謂諸將曰：“布疑林中有伏兵耳，可多插旌旗於林中以疑之。寨西一帶長堤，無水，可盡伏精兵。明日呂布必來燒林，堤中軍斷其後，布可擒矣。”於是止留鼓手五十人於寨中擂鼓；將村中擄來男女在寨內吶喊。精兵多伏堤中。卻說呂布回報陳宮。宮曰：“操多詭計，不可輕敵。”布曰：“吾用火攻，可破伏兵。”乃留陳宮、高順守城。布次日引大軍來，遙見林中有旗，驅兵大進，四面放火，竟無一人。欲投寨中，卻聞鼓聲大震。正自疑惑不定，忽然寨後一彪軍出。呂布縱馬趕來。炮響處，堤內伏兵盡出：夏侯惇、夏侯淵、許褚、典韋、李典、樂進驛馬殺來。呂布料敵不過，落荒而走。從將成廉，被樂進一箭射死。布軍三停去了二停，敗卒回報陳宮，宮曰：“空城難守，不若急去。”遂與高順保著呂布老小，棄定陶而走。曹操將得勝之兵，殺入城中，勢如劈竹。張超自刎，張邈投袁術去了。山東一境，盡被曹操所得。安民修城，不在話下。

卻說呂布正走，逢諸將皆回。陳宮亦已尋著。布曰：“吾軍雖少，尚可破曹。”遂再引軍來。正是：兵家勝敗真常事，捲甲重來未可知。不知呂布勝負如何，且聽下文分解。

### 第十三回 李傕郭汜大交兵 楊奉董承雙救駕

卻說曹操大破呂布於定陶，布乃收集敗殘軍馬於海濱，眾將皆來會集，欲再與曹操決戰，陳宮曰：“今曹兵勢大，未可與爭。先尋取安身之地，那時再來未遲。”布曰：“吾欲再投袁紹，何如？”宮曰：“先使人往冀州探聽訊息，然後可去。”布從之。且說袁紹在冀州，聞知曹操與呂布相持，謀士審配進曰：“呂布，豺虎也：若得兗州，必圖冀州。不若助操攻之，方可無患。”紹遂遣顏良將兵五萬，往助曹操。細作探知這個訊息，飛報呂布。布大驚，與陳宮商議。宮曰：“聞劉玄德新領徐州，可往投之。”布從其言，竟投徐州來。有人報知玄德。玄德曰：“布乃當今英勇之士，可出迎之。”糜竺曰：“呂布乃虎狼之徒，不可收留；收則傷人矣。”玄德曰：“前者非布襲兗州，怎解此郡之禍。今彼窮而投我，豈有他心！”張飛曰：“哥哥心腸忒好。雖然如此，也要準備。”

玄德領眾出城三十里，接著呂布，並馬入城。都到州衙廳上，講禮畢，坐下。布曰：“某自與王司徒計殺董卓之後，又遭傕、汜之變，飄零關東，諸侯多不能相容。近因曹賊不仁，侵犯徐州，蒙使君力救陶謙，布因襲兗州以分其勢；不料反墮奸計，敗兵折將。今投使君，共圖大事，未審尊意如何？”玄德曰：“陶使君新逝，無人管領徐州，因令備權攝州事。今幸將軍至此，合當相讓”遂將牌印送與呂布。呂布卻待要接，只見玄德背後關、張二公各有怒色。布乃佯笑曰：“量呂布一勇夫，何能作州牧乎？”玄德又讓。陳宮曰：“強賓不壓主，請使君勿疑。”玄德方止。遂設宴相待，收拾宅院安下。次日，呂布回席請玄德，玄德乃與關、張同往。飲酒至半酣，布請玄德入後堂，關、張隨入。布令妻女出拜玄德。玄德再三謙讓。布曰：“賢弟不必推讓。”張飛聽了，瞋目大叱曰：“我哥哥是金枝玉葉，你是何等人，敢稱我哥哥為賢弟！你來！我和你鬥三百合！”玄德連忙喝住，關公勸飛出。玄德與呂布陪話曰：“劣弟酒後狂言，兄勿見責。”布默然無語。須臾席散。布送玄德出門，張飛躍馬橫槍而來，大叫：“呂布！我和你並三百合！”玄德急令關公勸止。

次日，呂布來辭玄德曰：“蒙使君不棄，但恐令弟輩不能相容。布當別投他處。”玄德曰：“將軍若去，某罪大矣。劣弟冒犯，另日當今陪話。近邑小沛，乃備昔日屯兵之處。將軍不嫌淺狹，權且歇馬，如何？糧食軍需，謹當應付。”呂布謝了玄德，自引軍投小沛安身去了。玄德自去埋怨張飛不題。

卻說曹操平了山東，表奏朝廷，加操為建德將軍費亭侯。其時李傕自為大司馬，郭汜自為大將軍，橫行無忌，朝廷無人敢言。太尉楊彪、大司農朱儁暗奏獻帝曰：“今曹操擁兵二十餘萬，謀臣武將數十員，若得此人扶持社稷，剿除奸黨，天下幸甚。”獻帝泣曰：“朕被二賊欺凌久矣！若得誅之，誠為大幸！”彪奏曰：“臣有一計：先令二賊自相殘害，然後詔曹操引兵殺之，掃清賊黨，以安朝廷。”獻帝曰：“計將安出？”彪



曰：“聞郭汜之妻最妒，可令人於汜妻處用反間計，則二賊自相害矣。”帝乃書密詔付楊彪。彪即暗使夫人以他事入郭汜府，乘間告汜妻曰：“聞郭將軍與李司馬伏人有染，其情甚密。倘司馬知之，必遭其害。夫人宜絕其往來為妙。”汜妻訝曰：“怪見他經宿不歸！卻幹出如此無恥之事！非夫人言，妾不知也。當慎防之。”彪妻告歸，汜妻再三稱謝而別。過了數日，郭汜又將往李傕府中飲宴。妻曰：“傕性不測，況今兩雄不併立，倘彼酒後置毒，妾將奈何？”汜不肯聽，妻再三勸住。至晚間，傕使人送酒筵至。汜妻乃暗置毒於中，方始獻入，汜便欲食。妻曰：“食自外來，豈可便食？”乃先與犬試之，犬立死。自此汜心懷疑。一日朝罷，李傕力邀郭汜赴家飲宴。至夜席散，汜醉而歸，偶然腹痛。妻曰：“必中其毒矣！”急令將糞汁灌之，一吐方定。汜大怒曰：“吾與李共圖大事，今無端欲謀害我，我不先發，必遭毒手。”遂密整本部甲兵，欲攻李傕。早有人報知傕。傕亦大怒曰：“郭阿多安敢如此！”遂點本部甲兵，來殺郭汜。兩處合兵數萬，就在長安城下混戰，乘勢擄掠居民。傕侄李暹引兵圍住宮院，用車二乘，一乘載天子，一乘載伏皇后，使賈詡、左靈監押車駕；其餘宮人內侍，並皆步走。擁出後宰門，正遇郭汜兵到，亂箭齊發，射死宮人不知其數。李傕隨後掩殺，郭汜兵退，車駕冒險出城，不由分說，竟擁到李傕營中。郭汜領兵入官，盡搶擄宮嬪采女入營，放火燒宮殿。次日，郭汜知李傕劫了天子，領軍來營前廝殺。帝后都受驚恐。後人有詩嘆之曰：“光武中興興漢世，上下相承十二帝。桓靈無道宗社墮，閹臣擅權為叔季。無謀何進作三公，欲除社鼠招奸雄。豺獫雖驅虎狼入，西州逆豎生淫兇。王允赤心託紅粉，致令董卓成矛盾。渠魁殄滅天下寧，誰知李郭心懷憤。神州荊棘爭奈何，六宮饑饉愁干戈。人心既離天命去，英雄割據分山河。后王規此存兢業，莫把金甌等閒缺。生靈糜爛肝腦塗，剩水殘山多怨血。我觀遺史不勝悲，今古茫茫嘆黍離。人君當守苞桑戒，太阿誰執全綱維。

卻說郭汜兵到，李傕出營接戰。汜軍不利，暫且退去。傕乃移帝后車駕於郿塢，使侄李暹監之，斷絕內使，飲食不繼，侍臣皆有飢色。帝令人問傕取米五斛，牛骨五具，以賜左右。傕怒曰：“朝夕上飯，何又他求？”乃以腐肉朽糧與之，皆臭不可食。帝罵曰：“逆賊直如此相欺！”侍中楊琦急奏曰：“傕性殘暴。事勢至此，陛下且忍之，不可撓其鋒也。”帝乃低頭無語，淚盈袍袖。忽左右報曰：“有一路軍馬，槍刀映日，金鼓震天，前來救駕。”帝教打聽是誰，乃郭汜也。帝心轉憂。只聞塢外喊聲大起，原來李傕引兵出迎郭汜，鞭指郭汜而罵曰：“我待你不薄，你如何謀害我！”汜曰：“爾乃反賊，如何不殺你！”傕曰：“我保駕在此，何為反賊？”汜曰：“此乃劫駕，何為保駕？”傕曰：“不須多言！我兩個各不許用軍士，只自並輸贏。贏的便把皇帝取去罷了。”二人便就陣前廝殺。戰到十合。不分勝負。只見楊彪拍馬而來，大叫：“二位將軍少歇！老夫特邀眾官，來與二位講和。”傕、汜乃各自還營。

楊彪與朱雋會合朝廷官僚六十餘人，先詣郭汜營中勸和。郭汜竟將眾官盡行監下。眾官曰：“我等為好而來，何乃如此相待？”汜曰：“李傕劫天子，偏我劫不得公卿！”楊彪曰：“一劫天子，一劫公卿，意欲何為？”汜大怒，便拔劍欲殺彪。中郎將楊密力勸，汜乃放了楊彪、朱雋，其餘都監在營中。彪謂雋曰：“為社稷之臣，不能匡君救主，空生天地間耳！”言訖，相抱而哭，昏絕於地。雋歸家成病而死。自此之後，傕、汜每日廝殺，一連五十餘日，死者不知其數。

卻說李傕平日最喜左道妖邪之術，常使女巫擊鼓降神于軍中。賈詡屢諫不聽。侍中楊琦密奏帝曰：“臣觀賈詡雖為李傕腹心，然實未嘗忘君，陛下當與謀之。”正說之間，賈詡來到。帝乃屏退左右，泣諭詡曰：“卿能憐漢朝，救朕命乎？”詡拜伏於地曰：“固臣所願也。陛下且勿言，臣自圖之。”帝收淚而謝。少頃，李傕來見，帶劍而入。帝面如土色。傕謂帝曰：“郭汜不臣，監禁公卿，欲劫陛下。非臣則駕被擄矣。”帝拱手稱謝，傕乃出。時皇甫鄴入見帝。帝知鄴能言，又與李傕同鄉，詔使往兩邊解和。鄴奉詔，走至汜營說汜。汜曰：“如李傕送出天子，我便放出公卿。”鄴即來見李傕曰：“今天子以某是西涼人，與公同鄉，特令某來勸和二公。汜已奉詔，公意若何？”傕曰：“吾有敗呂布之大功，輔政四年，多著勳績，天下共知。郭阿多盜馬賊耳，乃敢擅劫公卿，與我相抗，誓必誅之！君試觀我方略士眾，足勝郭阿多否？”鄴答曰：“不然。昔有窮后羿恃其善射，不思患難，以致滅亡。近董卓師之強，君所目見也，呂布受恩而反圖之，斯須之間，頭懸國門。則強固不足恃矣。將軍身為上將，持鉞仗節，子孫宗族，皆居顯位，國恩不可謂不厚。今郭阿多劫公卿，而將軍劫至尊，果誰輕誰重耶？”李傕大怒，拔劍叱曰：“天子使汝來辱我乎？我先斬汝頭！”騎都尉楊奉諫曰：今郭汜未除，而殺天使，則汜興兵有名，諸侯皆助之矣。”賈詡亦力勸，傕怒少息。詡遂推皇甫鄴出。鄴大叫曰：“李傕不奉詔，欲弑君自立！”侍中胡邈急止之曰：“無出此言，恐於身不利。”鄴叱之曰：“胡敬才！汝亦為朝廷之臣，如何附賊？君辱臣死，吾被李傕所殺，乃分也！”大罵不止。帝知之，急令皇甫鄴回西涼。

卻說李傕之軍，大半是西涼人氏，更賴羌兵為助。卻被皇甫鄴揚言於西涼人曰：“李傕謀反，從之者即為賊黨，後患不淺。”西涼人多有聽鄴之言，軍心漸渙。傕聞鄴言，大怒，差虎賁王昌追之。昌知鄴乃忠義之士，竟不往追，只回報曰：“鄴已不知何往矣。”賈詡又密諭羌人曰：“天子知汝等忠義，久戰勞苦，密詔使汝還郡，後當有重賞。”羌人正怨李傕不與爵賞，遂聽詡言，都引兵去。詡又密奏帝曰：“李傕貪而無謀，今兵散心怯，可以重爵餌之。”帝乃降詔，封傕為大司馬。傕喜曰：“此女巫降神祈禱之力也！”遂重賞女巫，卻不賞軍將。騎都尉楊奉大怒，謂宋果曰：“吾等出生入死，身冒矢石，功反不及女巫耶！”宋果曰：“何不殺此賊，以救天子？”奉曰：“你於中軍放火為號，吾當引兵外應。”二人約定是夜二更時分舉事。不料其事不密，有人報知李傕。傕大怒，令人擒宋果先殺之。楊奉引兵在外，不見號火。李傕自將兵出，恰遇楊奉

，就寨中混戰到四更。奉不勝，引軍投西安去了。李傕自此軍勢漸衰。更兼郭汜常來攻擊，殺死者甚多。忽人來報：“張濟統領大軍，自陝西來到，欲與二公解和；聲言如不從者，引兵擊之。”傕便賣個人情，先遣人赴張濟軍中許和。郭汜亦只得許諾。張濟上表，請天子駕幸弘農。帝喜曰：“朕思東都久矣。今乘此得還，乃萬幸也！”詔封張濟為驃騎將軍。濟進糧食酒肉，供給百官。汜放公卿出營。傕收拾車駕東行，遣舊有御林軍數百，持戟護送。

鑾輿過新豐，至霸陵，時值秋天，金風驟起。忽聞喊聲大作，數百軍兵來至橋上攔住車駕，厲聲問曰：“來者何人？”侍中楊琦拍馬上橋曰：“聖駕過此，誰敢攔阻？”有二將出曰：“吾等奉郭將軍命，把守此橋，以防奸細。既雲聖駕，須親見帝，方可準信。”楊琦高揭珠簾。帝諭曰：“朕躬在此，卿何不退？”眾將皆呼“萬歲”，分於兩邊，駕乃得過。二將回報郭汜曰：“駕已去矣。”汜曰：“我正欲哄過張濟，劫駕再入郿塢，你如何擅自放了過去？”遂斬二將，起兵趕來。車駕正到華陰縣，背後喊聲震天，大叫：“車駕且休動！”帝泣告大臣曰：“方離狼窩，又逢虎口，如之奈何？”眾皆失色。賊軍漸近。只聽得一派鼓聲，山背後轉出一將，當先一面大旗，上書“大漢楊奉”四字，引軍千餘殺來。

原來楊奉自為李傕所敗，便引軍屯終南山下；今聞駕至，特來保護。當下列開陣勢。汜將崔勇出馬，大罵楊奉“反賊”。奉大怒，回顧陣中曰：“公明何在？”一將手執大斧，飛驢騾，直取崔勇。兩馬相交，只一合，斬崔勇於馬下。楊奉乘勢掩殺，汜軍大敗，退走二十餘里。奉乃收軍來見天子。帝慰諭曰：“卿救朕躬，其功不小！”奉頓首拜謝。帝曰：“適斬賊將者何人？”奉乃引此將拜於車下曰：“此人河東楊郡人，姓徐，名晃，字公明。”帝慰勞之。楊奉保駕至華陰駐蹕。將軍段煨，具衣服飲膳上獻。是夜，天子宿於楊奉營中。

郭汜敗了一陣，次日又點軍殺至營前來。徐晃當先出馬，郭汜大軍八面圍來，將天子、楊奉困在垓心。正在危急之中，忽然東南上喊聲大震，一將引軍縱馬殺來。賊眾奔潰。徐晃乘勢攻擊，大敗汜軍。那人來見天子，乃國戚董承也。帝哭訴前事。承曰：“陛下免憂。臣與楊將軍誓斬二賊，以靖天下。”帝命早赴東都。連夜駕起，前幸弘農。

卻說郭汜引敗軍回，撞著李傕，言：“楊奉、董承救駕往弘農去了。若到山東，立腳得牢，必然佈告天下，令諸侯共伐我等。三族不能保矣。”傕曰：“今張濟兵據長安，未可輕動。我和你乘間合兵一處，至弘農殺了漢君，平分天下，有何不可！”汜喜諾。二人合兵，於路劫掠，所過一空。楊奉、董承知賊兵遠來，遂勒兵回，與賊大戰於東澗。傕、汜二人商議：“我眾彼寡，只可以混戰勝之。”於是李在左，郭汜在右，漫山遍野擁來。楊奉、董承兩邊死戰，剛保帝后車出；百官宮人，符冊典籍，一應御用之物，盡皆拋棄。郭汜引軍入弘農劫掠。承、奉保駕走陝北，傕、汜分兵趕來。

承、奉一面差人與催、汜講和，一面密傳聖旨往河東，急召故白波帥韓暹、李樂、胡才三處軍兵前來救應。那李樂亦是嘯聚山林之賊，今不得已而召之。三處軍聞天子赦罪賜官，如何不來；並拔本營軍士，來與董承約會一齊，再取弘農。其時李催、郭汜但到之處，劫掠百姓，老弱者殺之，強壯者充軍；臨敵則驅民兵在前，名曰：“敢死軍”，賊勢浩大，李樂軍到，會於渭陽。郭汜令軍士將衣服物件拋棄於道。樂軍見衣服滿地，爭往取之，隊伍盡失。催、汜二軍，四面混戰，樂軍大敗。楊奉、董承遮攔不住，保駕北走，背後賊軍趕來。李樂曰：“事急矣！請天子上馬先行！”帝曰：“朕不可舍百官而去。”眾皆號泣相隨。胡才被亂軍所殺。承、奉見賊追急，請天子棄車駕，步行到黃河岸邊。李樂等尋得一隻小舟作渡船。時值天氣嚴寒，帝與後強扶到岸，邊岸又高，不得下船，後面追兵將至。楊奉曰：“可解馬疆繩接連，拴縛帝腰，放下船去。”人叢中國舅伏德挾白絹十數匹至，曰：“我於亂軍中拾得此絹，可接連拽輦。”行軍校尉尚弘用絹包帝及後，令眾先掛帝往下放之，乃得下船。李樂仗劍立於船頭上。後兄伏德，負後下船中。岸上有不得下船者，爭扯船纜；李樂盡砍於水中。渡過帝后，再放船渡眾人。其爭渡者，皆被砍下手指，哭聲震天。既渡彼岸，帝左右止剩得十餘人。楊奉尋得牛車一輛，載帝至大陽。絕食，晚宿於瓦屋中，野老進粟飯，上與後共食，粗糲不能下嚥。次日，詔封李樂為徵北將軍，韓暹為徵東將軍，起駕前行。有二大臣尋至，哭拜車前，乃太尉楊彪、太僕韓融也。帝后俱哭。韓融曰：“催、汜二賊，頗信臣言；臣捨命去說二賊罷兵。陛下善保龍體。”韓融去了。李樂請帝入楊奉營暫歇。楊彪請帝都安邑縣。駕至安邑，苦無高房，帝后都居於茅屋中；又無門關閉，四邊插荊棘以為遮蔽。帝與大臣議事於茅屋之下，諸將引兵於籬外鎮壓。李樂等專權，百官稍有觸犯，竟於帝前毆罵；故意送濁酒粗食與帝，帝勉強納之。李樂、韓暹又連名保奏無徒、部曲、巫醫、走卒二百餘名，併為校尉、御史等官。刻印不及，以錐畫之，全不成體統。卻說韓融曲說催、汜二賊。二賊從其言，乃放百官及宮人歸。是歲大荒，百姓皆食棗菜，餓莩遍野。河內太守張楊獻米肉，河東太守王邑獻絹帛，帝稍得寧。董承、楊奉商議，一面差人修洛陽宮院，欲奉車駕還東都。李樂不從。董承謂李樂曰：“洛陽本天子建都之地，安邑乃小地面，如何容得車駕？今奉駕還洛陽是正理。”李樂曰：“汝等奉駕去，我只在此處住。”承、奉乃奉駕起程。李樂暗令人結連李催、郭汜，一同劫駕。董承、楊奉、韓暹知其謀，連夜擺佈軍士，護送車駕前奔箕關。李樂聞知，不等催、汜軍到，自引本部人馬前來追趕。四更左側，趕到箕山下，大叫：“車駕休行！李催、郭汜在此！”嚇得獻帝心驚膽戰。山上火光遍起。正是：前番兩賊分為二，今番三賊合為一。不知漢天子怎離此難，且聽下文分解。

## 第十四回 曹孟德移駕幸許都 呂奉先乘夜襲徐郡

卻說李樂引軍詐稱李傕、郭汜，來逼車駕，天子大驚。楊奉曰：“此李樂也。”遂令徐晃出迎之。李樂親自出戰。兩馬相交，只一合，被徐晃一斧砍於馬下，殺散餘黨，保護車駕過箕關。太守張楊具粟帛迎駕於軹道。帝封張楊為大司馬。楊辭帝屯兵野王去了。帝入洛陽，見宮室燒盡，街市荒蕪，滿目皆是蒿草，宮院中只有頽牆壞壁。命楊奉且蓋小宮居住。百官朝賀，皆立於荊棘之中。詔改興平為建安元年。是歲又大荒。洛陽居民，僅有數百家，無可為食，盡出城去剝樹皮、掘草根食之。尚書郎以下，皆自出城樵採，多有死於頽牆壞壁之間者。漢末氣運之衰，無甚於此。後人有詩嘆之曰：“血流芒碭白蛇亡，赤幟縱橫遊四方。秦鹿逐翻興社稷，楚雅推倒立封疆。天子懦弱奸邪起，氣色凋零盜賊狂。看到兩京遭難處，鐵人無淚也悵惶！”太尉楊彪奏帝曰：“前蒙降詔，未曾發遣。今曹操在山東，兵強將盛，可宣入朝，以輔王室。”帝曰：“朕前既降詔。卿何必再奏，今即差人前去便了。”彪領旨，即差使命赴山東，宣召曹操。卻說曹操在山東，聞知車駕已還洛陽，聚謀士商議，荀彧進曰：“昔晉文公納周襄王，而諸侯服從；漢高祖為義帝發喪，而天下歸心。今天子蒙塵，將軍誠因此時首倡義兵，奉天子以從眾望，不世之略也。若不早圖，人將先我而為之矣。”曹操大喜。正要收拾起兵，忽報有天使齎詔宣召。操接詔，剋日興師。卻說帝在洛陽，百事未備，城郭崩倒，欲修未能。人報李傕、郭汜領兵將到。帝大驚，問楊奉曰：“山東之使未回，李、郭之兵又至，為之奈何？”楊奉、韓暹曰：“臣願與賊決死戰，以保陛下！”董承曰：“城郭不堅，兵甲不多，戰如不勝，當復如何？不若且奉駕往山東避之。”帝從其言，即日起駕望山東進發。百官無馬，皆隨駕步行。出了洛陽，行無一箭之地，但見塵頭蔽日，金鼓喧天，無限人馬來到。帝、後戰慄不能言。忽見一騎飛來，乃前差往山東之使命也，至車前拜啟曰：“曹將軍盡起山東之兵，應詔前來。聞李傕、郭汜犯洛陽，先差夏侯惇為先鋒，引上將十員，精兵五萬，前來保駕。”帝心方安。

少頃，夏侯惇引許褚、典韋等，至駕前面君，俱以軍禮見。帝慰諭方畢，忽報正東又有一路軍到。帝即命夏侯惇往探之，回奏曰：“乃曹操步軍也。”須臾，曹洪、李典、樂進來見駕。通名畢，洪奏曰：“臣兄知賊兵至近，恐夏侯惇孤力難為，故又差臣等倍道而來協助。”帝曰：“曹將軍真社稷臣也！”遂命護駕前行。探馬來報：“李傕、郭汜領兵長驅而來。”帝令夏侯惇分兩路迎之。惇乃與曹洪分為兩翼，馬軍先出，步軍後隨，盡力攻擊。傕、汜賊兵大敗，斬首萬餘。於是請帝還洛陽故宮。夏侯惇屯兵於城外。

次日，曹操引大隊人馬來到。安營畢，入城見帝、拜於殿階之下。帝賜平身，宣諭慰勞。操曰：“臣向蒙國恩，刻思圖報。今傕、汜二賊，罪惡貫盈；臣有精兵二十餘萬，以順討逆，無不克捷。陛下善保龍體，以社稷為重。”帝乃封操領司隸校尉假節鉞錄尚書事。

卻說李傕、郭汜知操遠來，議欲速戰。賈詡諫曰：“不可。操兵精將勇，不如降之，求免本身之罪。”傕怒曰：“爾敢滅吾銳氣！”拔劍欲斬詡。眾將勸免。是夜，賈詡單馬走回鄉里去了。次日，李傕軍馬來迎操兵。操先令許褚、曹仁、典韋領三百鐵騎，於陣中衝突三遭，方才佈陣。陣圓處，李傕侄李暹、李別出馬陣前，未及開言，許褚飛馬過去，一刀先斬李暹；李別吃了一驚，倒撞下馬，褚亦斬之，雙挽人頭回陣。曹操撫許褚之背曰：“子真吾之樊噲也！”隨令夏侯惇領兵左出、曹仁領兵右出，操自領中軍衝陣。鼓響一聲，三軍齊進。賊兵抵敵不住，大敗而走。操親掣寶劍押陣，率眾連夜追殺，剿戮極多，降者不計其數。傕、汜望西逃命，忙忙似喪家之狗；自知無處容身，只得往山中落草去了。曹操回兵，仍屯於洛陽城外。楊奉、韓暹兩個商議：“今曹操成了大功，必掌重權，如何容得我等？”乃入奏天子，只以追殺傕、汜為名，引本部軍屯於大梁去了。

帝一日命人至操營，宣操入宮議事。操聞天使至，請入相見，只見那人眉清目秀，精神充足。操暗想曰：“今東都大荒，官僚軍民皆有飢色，此人何得獨肥？”因問之曰：“公尊顏充腴，以何調理而至此？”對曰：“某無他法，只食淡三十年矣。”操乃領之；又問曰：“君居何職？”對曰：“某舉孝廉。原為袁紹、張楊從事。今聞天子還都，特來朝覲，官封正議郎。濟陰定陶人，姓董，名昭，字公仁。”曹操避席曰：“聞名久矣！幸得於此相見。”遂置酒帳中相待，令與荀彧相會。忽人報曰：“一隊軍往東而去，不知何人。”操急令人探之。董昭曰：“此乃李傕舊將楊奉，與白波帥韓暹，因明公來此，故引兵欲投大梁去耳。”操曰：“莫非疑操乎？”昭曰：“此乃無謀之輩，明公何足慮也。”操又曰：“李、郭二賊此去若何？”昭曰：“虎無爪，鳥無翼，不久當為明公所擒，無足介意。”

操見昭言語投機，便問以朝廷大事。昭曰：“明公興義兵以除暴亂，入朝輔佐天子，此五霸之功也。但諸將人殊意異，未必服從：今若留此，恐有不便。惟移駕幸許都為上策。然朝廷播越，新還京師，遠近仰望，以冀一朝之安；今復徒駕，不厭眾心。夫行非常之事，乃有非常之功，願將軍決計之。”操執昭手而笑曰：“此吾之本志也。但楊奉在大梁，大臣在朝，不有他變否？”昭曰：“易也。以書與楊奉，先安其心。明告大臣，以京師無糧，欲車駕幸許都，近魯陽，轉運糧食，庶無欠缺懸隔之憂。大臣聞之，當欣從也。”操大喜。昭謝別，操執其手曰：“凡操有所圖，惟公教之。”昭稱謝而去。

操由是日與眾謀士密議遷都之事。時侍中太史令王立私謂宗正劉艾曰：“吾仰觀天文，自去春太白犯鎮星於鬥牛，過天津，熒惑又逆行，與太白會於天關，金火交會，必有新天子出。吾觀大漢氣數將終，晉魏之地，必有興者。”又密奏獻帝曰：“天命有去就，五行不常盛。代火者土也。代漢而有天下者，當在魏。”操聞之，使人告立曰：“知公忠於朝廷，然天道深遠，幸勿多言。”操以是告彧。彧曰：“漢以火德王，而明公乃土命也。許都屬土，到彼必興。火能生土，土能旺木：正合董昭、王立之言。他日必

有興者。”操意遂決。次日，入見帝，奏曰：“東都荒廢久矣，不可修葺；更兼轉運糧食艱辛。許都地近魯陽，城郭宮室，錢糧民物，足可備用。臣敢請駕幸許都，惟陛下從之。”帝不敢不從；群臣皆懼操勢，亦莫敢有異議。遂擇日起駕。操引軍護行，百官皆從。

行不到數程，前至一高陵。忽然喊聲大舉，楊奉、韓暹領兵攔路。徐晃當先，大叫：“曹操欲劫駕何住！”操出馬視之，見徐晃威風凜凜，暗暗稱奇；便令許褚出馬與徐晃交鋒。刀斧相交，戰五十餘合，不分勝敗。操即鳴金收軍，召謀士議曰：“楊奉、韓暹誠不足道；徐晃乃真良將也。吾不忍以力並之，當以計招之。”行軍從事滿寵曰：“主公勿慮。某向與徐晃有一面之交，今晚扮作小卒，偷入其營，以言說之，管教他傾心來降。”操欣然遣之。

是夜滿寵扮作小卒，混入彼軍隊中，偷至徐晃帳前，只見晃秉燭被甲而坐。寵突至其前，揖曰：“故人別來無恙乎！”徐晃驚起，熟視之曰：“子非山陽滿伯寧耶！何以至此？”寵曰：“某現為曹將軍從事。今日於陣前得見故人，欲進一言，故特冒死而來。”晃乃延之坐，問其來意。寵曰：“公之勇略，世所罕有，奈何屈身於楊、韓之徒？曹將軍當世英雄，其好賢禮士，天下所知也；今日陣前，見公之勇，十分敬愛，故不忍以健將決死戰，特遣寵來奉邀。公何不棄暗投明，共成大業？”晃沈吟良久，乃喟然嘆曰：“吾固知奉、暹非立業之人，奈從之久矣，不忍相舍。”寵曰：“豈不聞良禽擇木而棲，賢臣擇主而事。遇可事之主，而交臂失之，非丈夫也。”晃起謝曰：“願從公言。”寵曰：“何不就殺奉、暹而去，以為進見之禮？”晃曰：“以臣弑主，大不義也。吾決不為。”寵曰：“公真義士也！”晃遂引帳下數十騎，連夜同滿寵來投曹操。早有人報知楊奉。奉大怒，自引千騎來追，大叫：“徐晃反賊休走！”正追趕間，忽然一聲炮響，山上山下，火把齊明，伏軍四出，曹操親自引軍當先，大喝：“我在此等候多時。休教走脫！”楊奉大驚，急待回軍，早被曹兵圍住。恰好韓暹引兵來救，兩軍混戰，楊奉走脫。曹操趁彼軍亂，乘勢攻擊，兩家軍士大半多降。楊奉、韓暹勢孤，引敗兵投袁術去了。

曹操收軍回營，滿寵引徐晃入見。操大喜，厚待之。於是迎鑾駕到許都，蓋造宮室殿宇，立宗廟社稷、省臺司院衙門，修城郭府庫；封董承等十三人為列侯。賞功罰罪，並聽曹操處置。操自封為大將軍武平侯，以荀彧為侍中尚書令，荀攸為軍師，郭嘉為司馬祭酒，劉曄為司空倉曹掾，毛玠、任峻為典農中郎將，催督錢糧，程昱為東平相，範成、董昭為洛陽令，滿寵為許都令，夏侯惇、夏侯淵、曹仁、曹洪皆為將軍，呂虔、李典、樂進、于禁、徐晃皆為校尉，許褚、典韋皆為都尉；其餘將士，各各封官。自此大權皆歸於曹操：朝廷大務，先稟曹操，然後方奏天子。

操既定大事，乃設宴後堂，聚眾謀士共議曰：“劉備屯兵徐州，自領州事；近呂布以兵敗投之，備使居於小沛；若二人同心引兵來犯，乃心腹之患也。公等有何妙計可圖

之？”許褚曰：“願借精兵五萬，斬劉備、呂布之頭，獻於丞相。”荀彧曰：“將軍勇則勇矣，不知用謀。今許都新定，未可造次用兵。彧有一計，名曰二虎競食之計。今劉備雖領徐州，未得詔命。明公可奏請詔命實授備為徐州牧，因密與一書，教殺呂布。事成則備無猛士為輔，亦漸可圖；事不成，則呂布必殺備矣：此乃二虎競食之計也。”操從其言，即時奏請詔命，遣使齎往徐州，封劉備為徵東將軍宜城亭侯領徐州牧；並附密書一封。卻說劉玄德在徐州，聞帝幸許都，正欲上表慶賀。忽報天使至，出郭迎接入郡，拜受恩命畢，設宴管待來使。使曰：“君侯得此恩命，實曹將軍於帝前保薦之力也。”玄德稱謝。使者乃取出私書遞與玄德。玄德看罷，曰：“此事尚容計議。”席散，安歇來使於館驛。玄德連夜與眾商議此事。張飛曰：“呂布本無義之人，殺之何礙！”玄德曰：“他勢窮而來投我，我若殺之，亦是不義。”張飛曰：“好人難做！”玄德不從。次日，呂布來賀，玄德教請入見。布曰：“聞公受朝廷恩命，特來相賀。”玄德遜謝。只見張飛扯劍上廳，要殺呂布。玄德慌忙阻住。布大驚曰：“翼德何故只要殺我？”張飛叫曰：“曹操道你是無義之人，教我哥哥殺你！”玄德連聲喝退。乃引呂布同入後堂，實告前因；就將曹操所送密書與呂布看。布看畢，泣曰：“此乃曹賊欲令我二人不和耳！”玄德曰：“兄勿憂，劉備誓不為此不義之事。”呂布再三拜謝。備留布飲酒，至晚方回。關、張曰：“兄長何故不殺呂布？”玄德曰：“此曹孟德恐我與呂布同謀伐之，故用此計，使我兩人自相吞併，彼卻於中取利。奈何為所使乎？”關公點頭道是。張飛曰：“我只要殺此賊以絕後患！”玄德曰：“此非大丈夫之所為也。”

次日，玄德送使命回京，就拜表謝恩，並回書與曹操，只言容緩圖之。使命回見曹操，言玄德不殺呂布之事。操問荀彧曰：“此計不成，奈何？”彧曰：“又有一計，名曰驅虎吞狼之計。”操曰：“其計如何？”彧曰：“可暗令人往袁術處通問，報說劉備上密表，要略南郡。術聞之，必怒而攻備；公乃明詔劉備討袁術。兩邊相併，呂布必生異心：此驅虎吞狼之計也。”操大喜，先發人往袁術處；次假天子詔，發人往徐州。

卻說玄德在徐州，聞使命至，出郭迎接；開讀詔書，卻是要起兵討袁術。玄德領命，送使者先回。糜竺曰：“此又是曹操之計。”玄德曰：“雖是計，王命不可違也。”遂點軍馬，剋日起程。孫乾曰：“可先定守城之人。”玄德曰：“二弟之中，誰人可守？”關公曰：“弟願守此城。”玄德曰：“吾早晚欲與爾議事，豈可相離？”張飛曰：“小弟願守此城。”玄德曰：“你守不得此城：你一者酒後剛強，鞭撻士卒；二者作事輕易，不從人諫。吾不放心。”張飛曰：“弟自今以後，不飲酒，不打軍士，諸般聽人勸諫便了。”糜竺曰：“只恐口不應心。”飛怒曰：“吾跟哥哥多年，未嘗失信，你如何輕料我！”玄德曰：“弟言雖如此，吾終不放心。還請陳元龍輔之，早晚令其少飲酒，勿致失事。”陳登應諾。玄德分付了當，乃統馬步軍三萬，離徐州望南陽進發。卻說袁術聞說劉備上表，欲吞其州縣，乃大怒曰：“汝乃織蓆編屨之去，今輒佔據大郡，與諸侯同列；吾正欲伐汝，汝卻反欲圖我！深為可恨！”乃使上將紀靈起兵十萬，殺棄徐



州。兩軍會於盱眙。玄德兵少，依山傍水下寨。那紀靈乃山東人，使一口三尖刀，重五十斤。是日引兵出陣，大罵：“劉備村夫，安敢侵吾境界！”玄德曰：“吾奉天子詔，以討不臣。汝今敢來相拒，罪不容誅！”紀靈大怒，拍馬舞刀，直取玄德。關公大喝曰：“匹夫休得逞強！”出馬與紀靈大戰。一連三十合，不分勝負。紀靈大叫少歇，關公便撥馬回陣，立於陣前候之。紀靈卻遣副將荀正出馬。關公曰：“只教紀靈來，與他決個雌雄！”荀正曰：“汝乃無名下將，非紀將軍對手！”關公大怒，直取荀正；交馬一合，砍荀正於馬下。玄德驅兵殺將過去，紀靈大敗，退守淮陰河口，不敢交戰；只教軍士來偷營劫寨，皆被徐州兵殺敗。兩軍相拒，不在話下。

卻說張飛自送玄德起身後，一應雜事，俱付陳元龍管理；軍機大務，自家參酌，一日，設宴請各官赴席。眾人坐定，張飛開言曰：“我兄臨去時，分付我少飲酒，恐致失事。眾官今日盡此一醉，明日都各戒酒，幫我守城。今日卻都要滿飲。”言罷，起身與眾官把盞。酒至曹豹面前，豹曰：“我從天戒，不飲酒。”飛曰：“廝殺漢如何不飲酒？我要你吃一盞。”豹懼怕，只得飲了一杯。張飛把遍各官，自斟巨觥，連飲了幾十杯，不覺大醉，卻又起身與眾官把盞。酒至曹豹，豹曰：“某實不能飲矣。”飛曰：“你恰才吃了，如今為何推卻？”豹再三不飲。飛醉後使酒，便發怒曰：“你違我將令該打一百！”便喝軍士拿下。陳元龍曰：“玄德公臨去時，分付你甚來？”飛曰：“你文官，只管文官事，休來管我！”曹豹無奈，只得告求曰：“翼德公，看我女婿之面，且恕我罷。”飛曰：“你女婿是誰？”豹曰：“呂布是也。”飛大怒曰：“我本不欲打你；你把呂布來唬我，我偏要打你！我打你，便是打呂布！”諸人勸不住。將曹豹鞭至五十，眾人苦苦告饒，方止。

席散，曹豹回去，深恨張飛，連夜差人齎書一封，徑投小沛見呂布，備說張飛無禮；且雲：玄德已往淮南，今夜可乘飛醉，引兵來襲徐州，不可錯此機會。呂布見書，便請陳宮來議。宮曰：“小沛原非久居之地。今徐州既有可乘之隙，失此不取，悔之晚矣。”布從之，隨即披掛上馬，領五百騎先行；使陳宮引大軍繼進，高順亦隨後進發。

小沛離徐州只四五十里，上馬便到。呂布到城下時，恰才四更，月色澄清，城上更不知覺。布到城門邊叫曰：“劉使君有機密使人至。”城上有曹豹軍報知曹豹，豹上城看之，便令軍士開門。呂布一聲暗號。眾軍齊入，喊聲大舉。張飛正醉臥府中，左右急忙搖醒，報說：“呂布賺開城門，殺將進來了！”張飛大怒，慌忙披掛，綽了丈八蛇矛；才出府門上得馬時，呂布軍馬已到，正與相迎。張飛此時酒猶未醒，不能力戰。呂布素知飛勇，亦不敢相逼。十八騎燕將，保著張飛，殺出東門，玄德家眷在府中，都及顧了。

卻說曹豹見張飛只十數人護從，又欺他醉，遂引百十人趕來。飛見豹，大怒，拍馬來迎。戰了三合，曹豹敗走，飛趕到河邊，一槍正刺中曹豹後心，連人帶馬，死於河中。飛於城外招呼士卒，出城者盡隨飛投淮南而去。呂布入城安撫居民，令軍士一百人守把

玄德宅門，諸人不許擅入。

卻說張飛引數十騎，直到盱眙來見玄德，具說曹豹與呂布裡應外合，夜襲徐州。眾皆失色。玄德嘆曰：“得何足喜，失何足憂！”關公曰：“嫂嫂安在？”飛曰：“皆陷於城中矣。”玄德默然無語。關公頓足埋怨曰：“你當初要守城時說甚來？兄長分付你甚來？今日城池又失了，嫂嫂又陷了，如何是好！”張飛聞言，惶恐無地，掣劍欲自刎。正是：舉杯暢飲情何放，拔劍捐生悔已遲！不知性命如何，且聽下文分解。

## 第十五回 太史慈酣鬥小霸王 孫伯符大戰嚴白虎

卻說張飛拔劍要自刎，玄德向前抱住，奪劍擲地曰：“古人云：‘兄弟如手足，妻子如衣服。衣服破，尚可縫；手足斷，安可續？’吾三人桃園結義，不求同生，但願同死。今雖失了城池家小，安忍教兄弟中道而亡？況城池本非吾有；家眷雖被陷，呂布必不謀害，尚可設計救之。賢弟一時之誤，何至遽欲捐生耶！”說罷大哭。關、張俱感泣。

且說袁術知呂布襲了徐州，星夜差人至呂布處，許以糧五萬斛、馬五百匹、金銀一萬兩、綵緞一千匹，使夾攻劉備。布喜，令高順領兵五萬襲玄德之後。玄德聞得此信，乘陰雨撤兵，棄盱眙而走，思欲東取廣陵。比及高順軍來，玄德已去。高順與紀靈相見，就索所許之物。靈曰：“公且回軍，容某見主公計之。”高順乃別紀靈回軍，見呂布具述紀靈語。布正在遲疑，忽有袁術書至。書意雲：“高順雖來，而劉備未除；且待捉了劉備，那時方以所許之物相送。”布怒罵袁術失信，欲起兵伐之。陳宮曰：“不可。術據壽春，兵多糧廣，不可輕敵。不如請玄德還屯小沛，使為我羽翼。他日令玄德為先鋒，那時先取袁術，後取袁紹，可縱橫天下矣。”布聽其言，令人齎書迎玄德回。卻說玄德引兵東取廣陵，被袁術劫寨，折兵大半。回來正遇呂布之使，呈上書札，玄德大喜。關、張曰：“呂布乃無義之人，不可信也。”玄德曰：“彼既以好情待我，奈何疑之！”遂來到徐州。布恐玄德疑惑，先令人送還家眷。甘、糜二夫人見玄德，具說呂布令兵把定宅門。禁諸人不得入；又常使侍妾送物，未嘗有缺。玄德謂關、張曰：“我知呂布必不害我家眷也。”乃入城謝呂布。張飛恨呂布，不肯隨往，先奉二嫂往小沛去了。玄德入見呂布拜謝。呂布曰：“我非欲奪城；因令弟張飛在此恃酒殺人，恐有失事，故來守之耳。”玄德曰：“備欲讓兄久矣。”布假意仍讓玄德。玄德力辭，還屯小沛住紮。關、張心中不忿。玄德曰：“屈身守分，以待天時，不可與命爭也。”呂布令人送糧米緞匹。自此兩家和好，不在話下。

卻說袁術大宴將士於壽春。人報孫策徵廬江太守陸康，得勝而回。術喚策至，策拜於堂下。問勞已畢，便令侍坐飲宴。原來孫策自父喪之後，退居江南，禮賢下士；後因陶謙與策母舅丹陽太守吳景不和，策乃移母並家屬居於曲阿，自己卻投袁術。術甚愛之，常嘆曰：“使術有子如孫郎，死復何恨！”因使為懷義校尉，引兵攻涇縣大帥祖郎得勝。術見策勇，復使攻陸康，今又得勝而回。

當日筵散，策歸營寨。見術席間相待之禮甚傲，心中鬱悶，乃步月於中庭。因思父孫堅如此英雄，我今淪落至此，不覺放聲大哭。忽見一人自外而入，大笑曰：“伯符何故如此？尊父在日，多曾用我。君今有不決之事，何不問我，乃自哭耶！”策視之，乃丹陽故鄣人，姓朱，名治，字君理，孫堅舊從事官也。策收淚而延之坐曰：“策所哭者，恨不能繼父之志耳。”治曰：“君何不告袁公路，借兵往江東，假名救吳景，實圖大業，而乃久困於人之下乎？”正商議間，一人忽入曰：“公等所謀，吾已知之。吾手下

有精壯百人，暫助伯符一馬之力。”策視其人，乃袁術謀士，汝南細陽人，姓呂，名範，字子衡。策大喜，延坐共議。呂範曰：“只恐袁公路不肯借兵。”策曰：“吾有亡父留下傳國玉璽，以為質當。”範曰：“公路款得此久矣！以此相質，必肯發兵。”三人計議已定。次日，策入見袁術，哭拜曰：“父仇不能報，今母舅吳景，又為揚州刺史劉繇所逼；策老母家小，皆在曲阿，必將被害。策敢借雄兵數千，渡江救難省親。恐明公不信，有亡父遺下玉璽，權為質當。”術聞有玉璽，取而視之，大喜曰：“吾非要你玉璽，今且權留在此。我借兵三千、馬五百匹與你。平定之後，可速回來。你職位卑微，難掌大權。我表你為折衝校尉、殄寇將軍，剋日領兵便行。”策拜謝，遂引軍馬，帶領朱治、呂範、舊將程普、黃蓋、韓當等，擇日起兵。

行至歷陽，見一軍到。當先一人，姿質風流，儀容秀麗，見了孫策，下馬便拜。策視其人，乃廬江舒城人，姓周，名瑜，字公瑾。原來孫堅討董卓之時，移家舒城，瑜與孫策同年，交情甚密，因結為昆仲。策長瑜兩月，瑜以兄事策。瑜叔周尚，為丹陽太守；今往省親，到此與策相遇。策見瑜大喜，訴以衷情。瑜曰：“某願施犬馬之力，共圖大事。”策喜曰：“吾得公瑾，大事諧矣！”便令與朱治、呂範等相見。瑜謂策曰：“吾兄欲濟大事，亦知江東有二張乎？”策曰：“何為二張？”瑜曰：“一人乃彭城張昭，字子布；一人乃廣陵張紘，字子綱。二人皆有經天緯地之才，因避亂隱居於此。吾兄何不聘之？”策喜，即便令人齎禮往聘，俱辭不至。策乃親到其家，與語大悅，力聘之，二人許允。策遂拜張昭為長史，兼撫軍中郎將；張紘為參謀正議校尉；商議攻擊劉繇。

卻說劉繇字正禮，東萊牟平人也，亦是漢室宗親，太尉劉寵之侄，兗州刺史劉岱之弟；舊為揚州刺史，屯於壽春，被袁術趕過江屯，故來曲阿。當下聞孫策兵至，急聚眾將商議。部將張英曰：“某領一軍屯於牛渚，縱有百萬之兵，亦不能近。”言未畢，帳下一人高叫曰：“某願為前部先鋒！”眾視之，乃東萊黃縣人太史慈也。慈自解了北海之圍後，便來見劉繇，繇留於帳下。當日聽得孫策來到，願為前部先鋒。繇曰：“你年尚輕，未可為大將，只在吾左右聽命。”太史慈不喜而退。張英領兵至牛渚，積糧十萬於邸閣。孫策引兵到，張英出迎，兩軍會於牛渚灘上。孫策出馬，張英大罵，黃蓋便出與張英戰。不數合，忽然張英軍中大亂，報說寨中有人放火。張英急回軍。孫策引軍前來，乘勢掩殺。張英棄了牛渚，望深山而逃。原來那寨後放火的，只是兩員健將：一人乃九江壽春人，姓蔣，名欽，字公奕；一人乃九江下蔡人，姓周，名泰，字幼平。二人皆遭世亂，聚人在洋子江中，劫掠為生；久聞孫策為江東豪傑，能招賢納士，故特引其黨三百餘人，前來相投。策大喜，用為軍前校尉。收得牛渚邸閣糧食、軍器，並降卒四千餘人，遂進兵神亭。卻說張英敗回見劉繇，繇怒欲斬之。謀士笮融、薛禮勸免，使屯兵零陵城拒敵。繇自領兵於神亭嶺南下營，孫策於嶺北下營。策問土人曰：“近山有漢光武廟否？”土人曰：“有廟在嶺上。”策曰：“吾夜夢光武召我相見，當往祈之。”長史張昭曰：“不可。嶺南乃劉繇寨，倘有伏兵，奈何？”策曰：“神人佑我，吾何懼

焉！”遂披掛綽槍上馬，引程普、黃蓋、韓當、蔣欽、周泰等共十三騎，出寨上嶺，到廟焚香。下馬參拜已畢，策向前跪祝曰：“若孫策能於江東立業，復興故父之基，即當重修廟宇，四時祭祀。”祝畢，出廟上馬，回顧眾將曰：“吾欲過嶺，探看劉繇寨柵。”諸將皆以為不可。策不從，遂同上嶺，南望村林。早有伏路小軍飛報劉繇，繇曰：“此必是孫策誘敵之計，不可追之。”太史慈踴躍曰：“此時不捉孫策，更待何時！”遂不候劉繇將令，竟自披掛上馬，綽槍出營，大叫曰：“有膽氣者，都跟我來！”諸將不動。惟有一小將曰：“太史慈真猛將也！吾可助之！”拍馬同行。眾將皆笑。

卻說孫策看了半晌，方始回馬。正行過嶺，只聽得嶺上叫：“孫策休走！”策回頭視之，見兩匹馬飛下嶺來。策將十三騎一齊擺開。策橫槍立馬於嶺下待之。太史慈高叫曰：“那個是孫策？”策曰：“你何人？”答曰：“我便是東萊太史慈也，特來捉孫策！”策笑曰：“只我便是。你兩個一齊來並我一個，我不懼你！我若怕你，非孫信符也！”慈曰：“你便眾人都來，我亦不怕！”縱馬橫槍，直取孫策。策挺槍來迎。兩馬相交，戰五十合，不分勝負。程普等暗暗稱奇。慈見孫策槍法無半點兒滲漏，乃佯輸詐敗，引孫策趕來。慈卻不由舊路上嶺，竟轉過山背後。策趕來，大喝曰：“走的不算好漢！”慈心中自付：“這廝有十二從人，我只一個，便活捉了他，也吃眾人奪去。再引一程，教這廝沒尋處，方好下手。”於是且戰且走。策那裡肯舍，一直趕到平川之地。慈兜回馬再戰，又到五十合。策一槍搠去，慈閃過，挾住槍；慈也一槍搠去，策亦閃過，挾住槍。兩個用力只一拖，都滾下馬來。馬不知走的那裡去了。兩個棄了槍，揪住廝打，戰袍扯得粉碎。策手快，掣了太史慈背上的短戟，慈亦掣了策頭上的兜鍪。策把戟來刺慈，慈把兜鍪遮架。忽然喊聲後起，乃劉繇接應軍到來，約有千餘。策正慌急，程普等十二騎亦衝到。策與慈方才放手。慈于軍中討了一匹馬，取了槍，上馬復來。孫策的馬卻是程普收得，策亦取槍上馬。劉繇一千餘軍，和程普等十二騎混戰，逶迤殺到神亭嶺下。喊聲起處，周瑜領軍來到。劉繇自引大軍殺下嶺來。時近黃昏，風雨暴至，兩下各自收軍。次日，孫策引軍到劉繇營前，劉繇引軍出迎。兩陣圓處，孫策把槍挑太史慈的小戟於陣前，令軍士大叫曰：“太史慈若不是走的快，已被刺死了！”太史慈亦將孫策兜鍪挑於陣前，也令軍士大叫曰：“孫策頭已在此！”兩軍吶喊，這邊誇勝，那邊道強。太史慈出馬，要與孫策決個勝負，策遂欲出。程普曰：“不須主公勞力，某自擒之。”程普出到陣前，太史慈曰：“你非我之敵手，只教孫策出馬來！”程普大怒，挺槍直取太史慈。兩馬相交，戰到三十合，劉繇急鳴金收軍。太史慈曰：“我正要捉拿賊將，何故收軍？”劉繇曰：“人報周瑜領軍襲取曲阿，有廬江松滋人陳武，字子烈，接應周瑜入去。吾家基業已失，不可久留。速往秣陵，會薛禮、笮融軍馬，急來接應。”太史慈跟著劉繇退軍，孫策不趕，收住人馬。長史張昭曰：“彼軍被周瑜襲取曲阿，無戀戰之心，今夜正好劫營。”孫策然之。當夜分軍五路，長驅大進。劉繇軍兵大敗，眾皆四紛五落。太史慈獨力難當，引十數騎連夜投涇縣去了。

卻說孫策又得陳武為輔，其人身長七尺，面黃睛赤，形容古怪。策甚敬愛之，拜為校尉，使作先鋒，攻薛札。武引十數騎突入陣去，斬首級五十餘顆。薛札閉門不敢出。策正攻城，忽有人報劉繇會合笮融去取牛渚。孫策大怒，自提大軍竟奔牛渚。劉繇，笮融二人出馬迎敵。孫策曰：“吾今到此，你如何不降？”劉繇背後一人挺槍出馬，乃部將於糜也，與策戰不三合，被策生擒過去，撥馬回陣。繇將樊能，見捉了於糜。挺槍來趕。那槍剛搠到策後心，策陣上軍士大叫：“背後有人暗算！”策回頭，忽見樊能馬到，乃大喝一聲，聲如巨雷。樊能驚駭，倒翻身撞下馬來，破頭而死。策到門旗下，將於糜丟下，已被挾死。一霎時挾死一將，喝死一將：自此人皆呼孫策為“小霸王”。當日劉繇兵大敗，人馬大半降策。策斬首級萬餘。劉繇與笮融走豫章投劉表去了。孫策還兵復攻秣陵，親到城壕邊，招諭薛禮投降。城上暗放一冷箭，正中孫策左腿，翻身落馬，眾將急救起，還營拔箭，以金瘡藥傅之。策令軍中詐稱主將中箭身死。軍中舉哀。拔寨齊起。薛禮聽知孫策已死，連夜起城內之軍，與驍將張英、陳橫殺出城來追之。忽然伏兵四起，孫策當先出馬，高聲大叫曰：“孫郎在此！”眾軍皆驚，盡棄槍習，拜於地下。策令休殺一人。張英撥馬回走，被陳武一槍刺死。陳橫被蔣欽一箭射死。薛禮死於亂軍中。策入秣陵，安輯居民；移兵至涇縣來捉太史慈。

卻說太史慈招得精壯二千餘人，並所部兵，正要來與劉繇報仇。孫策與周瑜商議活捉太史慈之計。瑜令三面攻縣，只留東門放走；離城二十五里，三路各伏一軍，太史慈到那裡，人困馬乏，必然被擒。原來太史慈所招軍大半是山野之民，不諳紀律。涇縣城頭，苦不甚高。當夜孫策命陳武短衣持刀，首先爬上城放火。太史慈見城上火起，上馬投東門走，背後孫策引軍趕來。太史慈正走，後軍趕至三十里，卻不趕了。太史慈走了五十里，人困馬乏，蘆葦之中，喊聲忽起。慈急待走，兩下里絆馬索齊來，將馬絆翻了，生擒太史慈，解投大寨。策知解到太史慈，親自出營喝散士卒，自釋其縛，將自己錦袍衣之，請入寨中，謂曰：“我知子義真丈夫也。劉繇蠢輩，不能用為大將，以致此敗。”慈見策待之甚厚，遂請降。

策執慈手笑曰：“神亭相戰之時，若公獲我，還相害否？”慈笑曰：“未可知也。”策大笑，請入帳，邀之上坐，設宴款待。慈曰：“劉君新破，士卒離心。某欲自往收拾餘眾，以助明公。不識能相信否？”策起謝曰：“此誠策所願也。今與公約：明日日中，望公來還。”慈應諾而去。諸將曰：“太史慈此去必不來矣。”策曰：“子義乃信義之士，必不搆我。”眾皆未信。次日，立竿於營門以候日影。恰將日中，太史慈引一千餘眾到寨。孫策大喜。眾皆服策之知人。於是孫策聚數萬之眾，下江東，安民恤眾，投者無數。江東之民，皆呼策為“孫郎”。但聞孫郎兵至，皆喪膽而走。及策軍到，並不許一人擄掠，雞犬不驚，人民皆悅，齎牛酒到寨勞軍。策以金帛答之，歡聲遍野。其劉繇舊軍，願從軍者聽從，不願為軍者給賞歸農。江南之民，無不仰頌。由是兵勢大盛。策乃迎母叔諸弟俱歸曲阿，使弟孫權與周泰守宣城。策領兵南取吳郡。

時有嚴白虎，自稱東吳德王，據吳郡，遣部將守住烏程、嘉興。當日白虎聞策兵至，令弟嚴興出兵，會於楓橋。興橫刀立馬於橋上。有人報入中軍，策便欲出。張紘諫曰：“夫主將乃三軍之所繫命，不宜輕敵小寇。願將軍自重。”策謝曰：“先生之言如金石；但恐不親冒矢石，則將士不用命耳。”隨遣韓當出馬。比及韓當到橋上時，蔣欽、陳武早駕小舟從河岸邊殺過橋裡。亂箭射倒岸上軍，二人飛身上岸砍殺。嚴興退走。韓當引軍直殺到閭門下，賊退入城裡去了。

策分兵水陸並進，圍住吳城。一困三日，無人出戰。策引眾軍到閭門外招諭。城上一員裨將，左手託定護梁，右手指著城下大罵。太史慈就馬上拈弓取箭，顧軍將曰：“看我射中這廝左手！”說聲未絕，弓弦響處，果然射個正中，把那將的左手射透，反牢釘在護梁上。城上城下人見者，無不喝采。眾人救了這人下城。白虎大驚曰：“彼軍有如此人，安能敵乎！”遂商量求和。次日，使嚴興出城，來見孫策。策請興入帳飲酒。酒酣，問興曰：“令兄意欲如何？”興曰：“欲與將軍平分江東。”策大怒曰：“鼠輩安敢與吾相等！”命斬嚴興。興撥劍起身，策飛劍砍之，應手而倒，割下首級，令人送入城中。白虎料敵不過，棄城而走。策進兵追襲，黃蓋攻取嘉興，太史慈攻取烏程，數州皆平。白虎奔餘杭，於路劫掠，被土人凌操領鄉人殺敗，望會稽而走。凌操父子二人來接孫策，策使為從徵校尉，遂同引兵渡江。嚴白虎聚寇，分佈於西津渡口。程普與戰，復大敗之，連夜趕到會稽。會稽太守王朗，欲引兵救白虎。忽一人出曰：“不可。孫策用仁義之師，白虎乃暴虐之眾，還宜擒白虎以獻孫策。”朗視之，乃會稽餘姚人，姓虞，名翻，字仲翔，現為郡吏。朗怒叱之，翻長嘆而出。朗遂引兵會合白虎，同陳兵于山陰之野。兩陣對圓，孫策出馬，謂王朗曰：“吾興仁義之兵，來安浙江，汝何故助賊？”朗罵曰：“汝童心不足！既得吳郡，而又強並吾界！今日特與嚴氏雪仇！”孫策大怒，正待交戰，太史慈早出。王朗拍馬舞刀，與慈戰不數合，朗將周聽，殺出助戰；孫策陣中黃蓋，飛馬接住周聽交鋒。兩下鼓聲大震，互相鏖戰。忽王朗陣後先亂，一彪軍從背後抄來。朗大驚，急回馬來迎：原來是周瑜與程普引軍斜殺來，前後夾攻，王朗寡不敵眾，與白虎、周聽殺條血路，走入城中，拽起吊橋，堅閉城門。孫策大軍乘勢趕到城下。分佈眾軍，四門攻打。

王朗在城中見孫策攻城甚急，欲再出兵決一死戰。嚴白虎曰：“孫策兵勢甚大，足下只宜深溝高壘，堅壁勿出。不消一月，彼軍糧盡。自然退走。那時乘虛掩之，可不戰而破也。”朗依其議，乃固守會稽城而不出。孫策一連攻了數日，不能成功，乃與眾將計議。孫靜曰：“王朗負固守城，難可卒拔。會稽錢糧，大半屯於查瀆；其地離此數十里，莫若以兵先據其內：所謂攻其無備，出其不意也。”策大喜曰：“叔父妙用，足破賊人矣！”即下令於各門燃火，虛張旗號，設為疑兵，連夜撤圍南去。周瑜進曰：“主公大兵一起，王朗必然出城來趕，可用奇兵勝之。”策曰：“吾今準備下了，取城只在今夜。”遂令軍馬起行。卻說王朗聞報孫策軍馬退去，自引眾人來敵樓上觀望；見城下

煙火並起，旌旗不雜，心下遲疑。周聽曰：“孫策走矣，特設此計以疑我耳。可出兵襲之。”嚴白虎曰：“孫策此去，莫非要去查瀆？我令部兵與周將軍追之。”朗曰：“查瀆是我屯糧之所，正須提防。汝引兵先行，吾隨後接應。”白虎與周聽領五千兵出城追趕。將近初更，離城二十餘里，忽密林裡一聲鼓響，火把齊明。白虎大驚，便勒馬回走，一將當先攔住，火光中視之，乃孫策也。周聽舞刀來迎，被策一槍刺死。餘眾皆降。白虎殺條血路，望餘杭而走。王朗聽知前軍已敗，不敢入城，引部下奔遍海隅去了。孫策復回大軍，乘勢取了城池，安定人民。不隔一日，只見一人將著嚴白虎首級來孫策軍前投獻。策視其人，身長八尺，面方口闊。問其姓名，乃會稽餘姚人，姓董，名襲，字元代。策喜，命為別部司馬。自是東路皆平，令叔孫靜守之，令朱治為吳郡太守，收軍回江東。卻說孫權與周泰守宣城，忽山賊竊發，四面殺至。時值更深，不及抵敵，泰抱權上馬。數十賊眾，用刀來砍。泰赤體步行，提刀殺賊，砍殺十餘人。隨後一賊躍馬挺槍直取周泰，被泰扯住槍，拖下馬來，奪了槍馬，殺條血路。救出孫權。會賊遠重。周泰身被十二槍，金瘡發脹，命在須臾。策聞之大驚。帳下董襲曰：“某曾與海寇相持，身遭數槍，得會稽一個賢郡吏虞翻薦一醫者，半月而愈。”策曰：“虞翻莫非虞仲翔乎？”襲曰：“然。”策曰：“此賢士也。我當用之。”乃令張昭與董襲同往聘請虞翻。翻至，策優禮相待，拜為攻曹，因言及求醫之意。翻曰：“此人乃沛國譙郡人，姓華，名佗，字元化。真當世之神醫也。當引之來見。”不一日引至。策見其人，童顏鶴髮，飄然有出世之姿。乃待為上賓，請視周泰瘡。佗曰：“此易事耳。”投之以藥，一月而愈。策大喜，厚謝華佗。遂進兵殺除山賊。江南皆平。孫策分撥將士，守把各處隘口，一面寫表申奏朝廷；一面結交曹操，一面使人致書與袁術取玉璽。卻說袁術暗有稱帝之心，乃回書推託不還；急聚長史楊大將，都督張勳、紀靈、橋蕤，上將雷薄、陳芬等三十餘人商議，曰：“孫策借我軍馬起事，今日盡得江東地面；乃不思根本，而反來索璽，殊為無禮。當以何策圖之？”長史楊大將曰：“孫策據長江之險，兵精糧廣，未可圖也。今當先伐劉備，以報前日無故相攻之恨，然後圖取孫策未遲。某獻一計，使備即日就擒。”正是：不去江東圖虎豹，卻來徐郡鬥蛟龍。不知其計若何，且聽下文分解。



## 第十六回 呂奉先射戟轅門 曹孟德敗師涪水

卻說楊大將獻計欲攻劉備。袁術曰：“計將安出？”大將曰：“劉備屯軍小沛，雖然易取，奈呂布虎踞徐州，前次許他金帛糧馬，至今未與，恐其助備；今當令人送與糧食，以結其心，使其按兵不動，則劉備可擒。先擒劉備，後圖呂布，徐州可得也。”術喜，便具粟二十萬斛，令韓胤齎密書往見呂布。呂布甚喜，重待韓胤。胤回告袁術，術遂遣紀靈為大將，雷薄、陳蘭為副將，統兵數萬，進攻小沛。玄德聞知此信，聚眾商議。張飛要出戰。孫韓曰：“今小沛糧寡兵微，如何抵敵？可修書告急於呂布。”張飛曰：“那廝如何肯來！”玄德曰：“乾之言善。”遂修書與呂布。書略曰：“伏自將軍垂念，令備於小沛容身，實拜雲天之德。今袁術欲報私仇，遣紀靈領兵到縣，亡在旦夕，非將軍莫能救。望驅一旅之師，以救倒懸之急，不勝幸甚！”呂布看了書，與陳宮計議曰：“前者袁術送糧致書，蓋欲使我不救玄德也。今玄德又來求救。吾想玄德屯軍小沛，未必遂能為我害；若袁術並了玄德，則北連泰山諸將以圖我，我不能安枕矣：不若救玄德。”遂點兵起程。

卻說紀靈起兵長驅大進，已到沛縣東南，紮下營寨。晝列旌旗，遮映山川；夜設火鼓，震明天地。玄德縣中，止有五千餘人，也只得勉強出縣，佈陣安營。忽報呂布引兵離縣一里、西南上紮下營寨。紀靈知呂布領兵來救劉備，急令人致書於呂布，責其無信。布笑曰：“我有一計，使袁、劉兩家都不怨我。”乃發使往紀靈、劉備寨中，請二人飲宴。玄德聞布相請，即便欲往。關、張曰：“兄長不可去。呂布必有異心。”玄德曰：“我待彼不薄，彼必不害我。”遂上馬而行。關、張隨往，到呂布寨中，入見。布曰：“吾今特解公之危。異日得志，不可相忘！”玄德稱謝。布請玄德坐。關、張按劍立於背後。人報紀靈到，玄德大驚，欲避之。布曰：“吾特請你二人來會議，勿得生疑。”玄德未知其意，心下不安。

紀靈下馬入寨，卻見玄德在帳上坐，大驚，抽身便回。左右留之不住。呂布向前一把扯回，如提童稚。靈曰：“將軍欲殺紀靈耶？”布曰：“非也。”靈曰：“莫非殺大耳兒乎？”布曰：“亦非也。”靈曰：“然則為何？”布曰：“玄德與布乃兄弟也，今為將軍所困，故來救之。”靈曰：“若此則殺靈也？”布曰：“無有此理。布平生不好鬥，惟好解鬥。吾今為兩家解之。”靈曰：“請問解之之法？”布曰：“我有一法，從天所決。”乃拉靈入帳與玄德相見。二人各懷疑忌。布乃居中坐，使靈居左，備居右，且教設宴行酒。酒行數巡，布曰：“你兩家看我面上，俱各罷兵。”玄德無語。靈曰：“吾奉主公之命，提十萬之兵，專捉劉備，如何罷得？”張飛大怒，拔劍在手。叱曰：“吾雖兵少，觀汝輩如兒戲耳！你比百萬黃巾何如？你敢傷我哥哥！”關公急止之曰：“且看呂將軍如何主意，那時各回營寨廝殺未遲。”呂布曰：“我請你兩家解鬥，須不教你廝殺！”這邊紀靈不忿，那邊張飛只要廝殺。布大怒，教左右：“取我戟來，布提

畫戟在手，紀靈、玄德盡皆失色。布曰：“我勸你兩家不要廝殺，盡在天命。”令左右接過畫戟，去轅門外遠遠插定。乃回顧紀靈、玄德曰：“轅門離中軍一百五十步，吾若一箭射中戟小枝，你兩家罷兵，如射不中，你各自回營，安排廝殺。有不從吾言者，併力拒之。”紀靈私忖：“戟在一百五十步之外，安能便中？且落得應允。待其不中，那時憑我廝殺。”便一口許諾。玄德自無不允。布都教坐，再各飲一杯酒。酒畢，佈教取弓箭來。玄德暗祝曰：“只願他射得中便好！”只見呂布挽起袍袖，搭上箭，扯滿弓，叫一聲：“著！”正是：弓開如秋月行天，箭去似流星落地，一箭正中畫戟小枝。帳上帳下將校，齊聲喝采。後人有詩讚之曰：“溫侯神射世間稀，曾向轅門獨解危。落日果然欺后羿，號猿直欲勝由基。虎筋弦響弓開處，雕羽翅飛箭到時。豹子尾搖穿畫戟，雄兵十萬脫征衣。”

當下呂布射中畫戟小枝，呵呵大笑，擲弓於地，執紀靈、玄德之手曰：“此天令你兩家罷兵也！”喝教軍士：“斟酒來！”各飲一大觥。”玄德暗稱慚愧。紀靈默然半響，告布曰：“將軍之言，不敢不聽；奈紀靈回去，主人如何肯信？”布曰：“吾自作書復之便了。”酒又數巡，紀靈求書先回。布謂玄德曰：“非我則公危矣。玄德拜謝，與關、張回。次日，三處軍馬都散。不說玄德入小沛，呂布歸徐州。卻說紀靈回淮南見袁術，說呂布轅門射就解和之事，呈上書信。袁術大怒曰：“呂布受吾許多糧米，反以此兒戲之事，偏護劉備。吾當自提重兵，親征劉備，兼討呂布！”紀靈曰：“主公不可造次。呂布勇力過人，兼有徐州之地；若布與備首尾相連，不易圖也。吳聞布妻嚴氏有一女，年已及笄。主公有一子，可令人求親於布，布若嫁女於主公，必殺劉備：此乃疏不間親之計也。”袁術從之，即日遣韓胤為媒，齎禮物往徐州求親。

胤到徐州見布，稱說：“主公仰慕將軍，欲求令愛為兒婦，永結秦晉之好。”布入謀於妻嚴氏。原來呂布有二妻一妾：先娶嚴氏為正妻，後娶貂蟬為妾；及居小沛時，又娶曹豹之女為次妻。曹氏先亡無出，貂蟬亦無所出，惟嚴氏生一女，布最鍾愛。當下嚴氏對布曰：“吾聞袁公路久鎮淮南，兵多糧廣，早晚將為天子。若成大事，則吾女有後妃之望。只不知他有几子？”布曰：“止有一子。”妻曰：“既如此，即當許之。縱不為皇后，吾徐州亦無憂矣。”布意遂決，厚款韓胤，許了親事。韓胤回報袁術。術即備聘禮，仍令韓胤送至徐州。呂布受了、設席相待，留於館驛安歇。

次日，陳宮竟往館驛內拜望韓胤。講禮畢，坐定。宮乃叱退左右，對胤曰：“誰獻此計，教袁公與奉先聯姻？意在取劉玄德之頭乎？”胤失驚，起謝曰：“乞公臺勿洩！”宮曰：“吾自不洩，只恐其事若遲，必被他人識破，事將中變。”胤曰：“然則奈何？”願公教之。”宮曰：“吾見奉先，使其即日送女就親，何如？”胤大喜，稱謝曰：“若如此，袁公感佩明德不淺矣！”宮遂辭別韓胤。入見呂布曰：“聞公女許嫁袁公路，甚善。但不知於何日結親？”布曰：“尚容徐議。”宮曰：“古者自受聘成婚之期，各有定例：天子一年，諸侯半年，大夫一季，庶民一月。”布曰：“袁公路天賜國室，

早晚當為帝，今從天子例，可乎？”宮曰：“不可。”布曰：“然則仍從諸侯例？”宮曰：“亦不可。”布曰：“然則將從卿大夫例矣？”宮曰：“亦不可。”布笑曰：“公豈欲吾依庶民例耶？”宮曰：“非也”。布曰：“然則公意欲如何？”宮曰：“方今天下諸侯，互相爭雄；今公與袁公路結親，諸侯保無有嫉妒者乎？”若復遠擇吉期，或竟乘我良辰，伏兵半路以奪之，如之奈何？為今之計：不許便休；既已許之。當趁諸侯未知之時，即便送女到壽春，另居別館，然後擇吉成親，萬無一失也。”布喜曰：“公臺之言甚當。”遂入告嚴氏。連夜具辦妝奩，收拾寶馬香車，令宋憲、魏續一同韓胤送女前去。鼓樂喧天，送出城外。

時陳元龍之父陳珪，養老在家，聞鼓樂之聲，遂問左右。左右告以故。珪曰：“此乃疏不間親之計也。玄德危矣。”遂扶病來見呂布。布曰：“大夫何來？”珪曰：“聞將軍死至，特來弔喪。”布驚曰：“何出此言？”珪曰：“前者袁公路以金帛送公，欲殺劉玄德，而公以射戟解之；今忽來求親，其意蓋欲以公女為質，隨後就來攻玄德而取小沛。小沛亡，徐州危矣。且彼或來借糧，或來借兵：公若應之，是疲於奔命，而又結怨於人；若其不允，是棄親而啟兵端也。況聞袁術有稱帝之意，是造反也。彼若造反，則公乃反賊親屬矣，得無為天下所不容乎？”布大驚曰：“陳宮誤我！”急命張遼引兵，追趕至三十里之外，將女搶歸；連韓胤都拿回監禁，不放歸去。卻令人回覆袁術，只說女兒妝奩未備，俟備畢便自送來。陳珪又說呂布，使解韓胤赴許都。布猶豫未決。

忽人報：“玄德在小沛招軍買馬，不知何意。”布曰：“此為將者本分事，何足為怪。”正話間，宋憲、魏續至，告布曰：“我二人奉明公之命，往山東買馬，買得好馬三百餘匹；回至沛縣界首，被強寇劫去一半。打聽得是劉備之弟張飛，詐妝出賊，搶劫馬匹去了。”呂布聽了大怒，隨即點兵往小沛來鬥張飛。玄德聞知大驚，慌忙領兵出迎。兩陣圓處，玄德出馬曰：“兄長何故領兵到此？”布指罵曰：“我轅門射戟，救你大難，你何故奪我馬匹？”玄德曰：“備因缺馬，令人四下收買，安敢奪兄馬匹。”布曰：你便使張飛奪了我好馬一百五十匹，尚自抵賴！”張飛挺槍出馬曰：“是我奪了你好馬！你今待怎麼？”布罵曰：“環眼賊！你累次渺視我！”飛曰：“我奪你馬你便惱，你奪我哥哥的徐州便不說了！”布挺戟出馬來戰張飛，飛亦挺槍來迎。兩個酣戰一百餘合，未見勝負。玄德恐有疏失，急鳴金收軍入城。呂布分軍四面圍定。玄德喚張飛責之曰：“都是你奪他馬匹，惹起事端！如今馬匹在何處？”飛曰：“都寄在各寺院內。”玄德隨令人出城，至呂布營中，說情願送還馬匹，兩相罷兵。布欲從之。陳宮曰：“今不殺劉備，久後必為所害。”布聽之，不從所請，攻城愈急。玄德與糜竺、孫乾商議。孫乾曰：“曹操所恨者，呂布也。不若棄城走許都，投奔曹操，借軍破布，此為上策。”玄德曰：“誰可當先破圍而出？”飛曰：“小弟情願死戰！”玄德令飛在前，雲長在後；自居於中，保護老小。當夜三更，乘著月明，出北門而走。正遇宋憲、魏續，被翼德一陣殺退，得出重圍。後而張遼趕來，關公敵住。呂布見玄德去了，也不來趕，隨即入

城安民，令高順守小沛，自己仍回徐州去了。

卻說玄德前奔許都，到城外下寨，先使孫乾來見曹操，言被呂布追逼。特來相投。操曰：“玄德與吾，兄弟也。”便請入城相見。次日，玄德留關、張在城外，自帶孫乾、糜竺入見操。操待以上賓之禮。玄德備訴呂布之事，操曰：“布乃無義之輩，吾與賢弟併力誅之。”玄德稱謝。操設宴相待，至晚送出。荀彧入見曰：“劉備，英雄也。今不早圖，後必為患。”操不答。彧出，郭嘉入。操曰：“荀彧勸我殺玄德，當如何？”嘉曰：“不可。主公興義兵，為百姓除暴，惟仗信義以招俊傑，猶懼其不來也；今玄德素有英雄之名，以困窮而來投，若殺之，是害賢也。天下智謀之士，聞而自疑，將裹足不前，主公誰與定天下乎？夫除一人之患，以阻四海之望；安危之機不可不察。”操大喜曰：“君言正合吾心。”次日，即表薦劉備領豫州牧。程昱諫曰：“劉備終不為人之下，不如早圖之。”操曰：“方今正用英雄之時，不可殺一人而失天下之心。此郭奉孝與吾有同見也。”遂不聽昱言，以兵三千、糧萬斛送與玄德，使往豫州到任。進兵屯小沛，招集原散之兵，攻呂布。玄德至豫州，令人約會曹操。操正欲起兵，自往徵呂布，忽流星馬報說張濟自關中引兵攻南陽，為流矢所中而死；濟侄張繡統其眾，用賈詡為謀士，結連劉表，屯兵宛城，欲興兵犯闕奪駕。操大怒，欲興兵討之，又恐呂布來侵許都，乃問計於荀彧。彧曰：“此易事耳。呂布無謀之輩，見利必喜；明公可遣使往徐州，加官賜賞，令與玄德解和。布喜，則不思遠圖矣。”操曰：“善。”遂差奉軍都尉王則，齎官誥並和解書，往徐州去訖。一面起兵十五萬，親討張繡。分軍三路而行，以夏侯惇為先鋒。軍馬至洧水下寨。賈詡勸張繡曰：“操兵勢大，不可與敵，不如舉眾投降。”張繡從之，使賈詡至操寨通款。操見詡應對如流，甚愛之，效用為謀士。詡曰：“某昔從李傕，得罪天下；今從張繡，言聽計從，不忍棄之。”乃辭去。次日引繡來見操，操待之甚厚。引兵入宛城屯紮，餘軍分屯城外，寨柵聯絡十餘里。一住數日，繡每日設宴請操。

一日操醉，退入寢所，私問左右曰：“此城中有妓女否？”操之兄子曹安民，知操意，乃密對曰：“昨晚小侄窺見館舍之側，有一婦人，生得十分美麗，問之，即繡叔張濟之妻也。”操聞言，便令安民領五十甲兵往取之。須臾，取到軍中。操見之，果然美麗。問其姓，婦答曰：“妾乃張濟之妻鄒氏也。”操曰：“夫人識吾否？”鄒氏曰：“久聞丞相威名，今夕幸得瞻拜。”操曰：“吾為夫人故，特納張繡之降；不然滅族矣。”鄒氏拜曰：“實感再生之恩。”操曰：“今日得見夫人，乃天幸也。今宵願同枕蓆，隨吾還都，安享富貴，何如？”鄒氏拜謝。是夜，共宿於帳中。鄒氏曰：“久住城中，繡必生疑，亦恐外人議論。”操曰：“明日同夫人去寨中住。”次日，移於城外安歇，喚典韋就中軍帳房外宿衛。他人非奉呼喚，不許輒入。因此，內外不通。操每日與鄒氏取樂，不想歸期。

張繡家人密報繡。繡怒曰：“操賊辱我太甚！”便請賈詡商議。詡曰：“此事不可洩漏。來日等操出帳議事，如此如此。”次日，操坐帳中，張繡入告曰：“新降兵多有逃亡者，乞移屯中軍。”操許之。繡乃移屯其軍。分為四寨，刻期舉事。因畏典韋勇猛，急切難近，乃與偏將胡車兒商議。那故車兒力能負五百斤，日行七百里，亦異人也。當下獻計於繡曰：“典韋之可畏者，雙鐵戟耳。主公明日可請他來吃酒，使盡醉而歸。那時某便混入他跟來軍士數內，偷入帳房，先盜其戟，此人不足畏矣。”繡甚喜，預先準備弓箭、甲兵，告示各寨。至期，令賈詡致意請典韋到寨，殷勤待酒。至晚醉歸，胡車兒雜在眾人隊裡，直入大寨。是夜曹操於帳中與鄒氏飲酒，忽聽帳外人言馬嘶。操使人觀之。回報是張繡軍夜巡，操乃不疑。時近二更，忽聞寨內吶喊，報說草車上火起。操曰：“軍人失火，勿得驚動。”須臾，四下裡火起。操始著忙，急喚典韋。韋方醉臥，睡夢中聽得金鼓喊殺之聲，便跳起身來，卻尋不見了雙戟。時敵兵已到轅門，韋急掣步卒腰刀在手。只見門首無數軍馬，各抵長槍，搶入寨來。韋奮力向前，砍死二十餘人。馬軍方退，步軍又到，兩邊槍如葦列。韋身無片甲，上下被數十槍，兀自死戰。刀砍缺不堪用，韋即棄刀，雙手提著兩個軍人迎敵，擊死者八九人，群賊不敢近，只遠遠以箭射之，箭如驟雨。韋猶死拒寨門。爭奈寨後賊軍已入，韋背上又中一槍，乃大叫數聲，血流滿地而死。死了半晌，還無一人敢從前門而入者。

卻說曹操賴典韋當住寨門，乃得從寨後上馬逃奔，只有曹安民步隨。操右臂中了一箭，馬亦中了三箭。虧得那馬是大宛良馬，熬得痛，走得快。剛剛走到清水河邊，賊兵追至，安民被砍為肉泥。操急驅馬衝波過河，才上得岸，賊兵一箭射來，正中馬眼，那馬撲地倒了。操長子曹昂，即以己所乘之馬奉操。操上馬急奔。曹昂卻被亂箭射死。操乃走脫。路逢諸將，收集殘兵。時夏侯惇所領青州之兵，乘勢下鄉，劫掠民家，平虜校尉于禁，即將本部軍於路剿殺，安撫鄉民。青州兵走回，迎操泣拜於地，言于禁造反，趕殺青州軍馬。操大驚。須臾，夏侯惇、許褚、李典；樂進都到。操言于禁造反，可整兵迎之，卻說于禁見操等俱到，乃引軍射住陣角，鑿塹安營。或告之曰：“青州軍言將軍造反，今丞相已到，何不分辯，乃先立營寨耶？”于禁曰：“今賊追兵在後，不時即至；若不先準備，何以拒敵？分辯小事，退敵大事。”

安營方畢，張繡軍兩路殺至。于禁身先出寨迎敵。繡急退兵。左右諸將，見於禁向前，各引兵擊之，繡軍大敗，追殺百餘里。繡勢窮力孤，引敗兵投劉表去了。曹操收軍點將，于禁入見，備言青州之兵，肆行劫掠，大失民望，某故殺之。操曰：“不告我，先下寨，何也？”禁以前言對。操曰：“將軍在匆忙之中，能整兵堅壘，任勞任怨，使反敗為勝，雖古之名將，何以加茲！”乃賜以金器一副，封益壽亭侯；賚夏侯惇治兵不嚴之過。又設祭祭典韋，操親自哭而奠之，顧謂諸將曰：“吾折長子、愛侄，俱無深痛；獨號泣典韋也！”眾皆感嘆，次日下令班師。不說曹操還兵許都。且說王則齎詔至徐州，布迎接入府，開讀詔書：封布為平東將軍，特賜印綬。又出操私書，王則在呂布面

前極道曹公相敬之意。布大喜。忽報袁術遣人至，布喚入問之。使言：“袁公早晚即皇帝位，立東宮，催取皇妃早到淮南。”布大怒曰：“反賊焉敢如此！”遂殺來使，將韓胤用枷釘了，遣陳登齎謝表，解韓胤一同王則上許都來謝恩。且答書於操，欲求實授徐州牧。操知布絕婚袁術，大喜，遂斬韓胤於市曹。陳登密諫操曰：“呂布，豺狼也，勇而無謀，輕於去就，宜早圖之。”操曰：“吾素知呂布狼子野心，誠難久養。非公父子莫能究其情，公當與吾謀之。”登曰：“丞相若有舉動，某當為內應。”操喜，表贈陳珪秩中二千石，登為廣陵太守。登辭回，操執登手曰：“東方之事，便以相付。”登點頭允諾。回徐州見呂布，布問之，登言：“父贈祿，某為太守。”布大怒曰：“汝不為吾求徐州牧，而乃自求爵祿！汝父教我協同曹公，絕婚公路，今吾所求，終無一獲；而汝父子俱各顯貴，吾為汝父子所賣耳！”遂拔劍欲斬之。登大笑曰：“將軍何其不明之甚也！”布曰：“吾何不明？”登曰：“吾見曹公，言養將軍譬如養虎，當飽其肉，不飽則將噬人。曹公笑曰：‘不如卿言。吾待溫侯，如養鷹耳：狐兔未息，不敢先飽，飢則為用，飽則颺去。某問誰為狐兔，曹公曰：‘淮南袁術；江東孫策、冀州袁紹、荊襄劉表、益州劉璋、漢中張魯，皆狐兔也。布擲劍笑曰：“曹公知我也！”正說話間，忽報袁術軍取徐州。呂布聞言失驚。正是：秦晉未諧吳越鬥，婚姻惹出甲兵來。畢竟後事如何，且聽下文分解。

## 第十七回 袁公路大起七軍 曹孟德會合三將

卻說袁術在淮南，地廣糧多，又有孫策所質玉璽，遂思僭稱帝號；大會群下議曰：“昔漢高祖不過泗上一亭長，而有天下；今歷年四百，氣數已盡，海內鼎沸。吾家四世三公，百姓所歸；吾效應天順人，正位九五。爾眾人以為何如？”主簿閻象曰：“不可。昔周后稷積德累功，至於文王，三分天下有其二，猶以服事殷。明公家世雖貴，未若有周之盛；漢室雖微，未若殷紂之暴也。此事決不可行。”術怒曰：“吾袁姓出於陳。陳乃大舜之後。以土承火，正應其運。又讖雲：代漢者，當塗高也。吾字公路，正應其讖。又有傳國玉璽。若不為君，背天道也。吾意已決，多言者斬！”遂建號仲氏，立臺省等官，乘龍鳳輦，祀南北郊，立馮方女為後，立子為東宮。因命使催取呂布之女為東宮妃，卻聞布已將韓胤解赴許都，為曹操所斬，乃大怒；遂拜張勳為大將軍，統領大軍二十餘萬，分七路徵徐州：第一路大將張勳居中，第二路上將橋蕤居左，第三路上將陳紀居右，第四路副將雷薄居左，第五路副將陳蘭居右，第六路降將韓暹居左，第七路降將楊奉居右。各領部下健將，剋日起行。命兗州刺史金尚為太尉，監運七路錢糧。尚不從，術殺之。以紀靈為七路都救應使。術自引軍三萬，使李豐、梁剛、樂就為催進使，接應七路之兵。

呂布使人探聽得張勳一軍從大路徑取徐州，橋蕤一軍取小沛，陳紀一軍取沂都，雷薄一軍取琅琊，陳蘭一軍取碭石，韓暹一軍取下邳，楊奉一軍取浚山：七路軍馬，日行五十里，於路劫掠將來。乃急召眾謀士商議，陳宮與陳珪父子俱至。陳宮曰：“徐州之禍，乃陳珪父子所招，媚朝廷以求爵祿，今日移禍於將軍。可斬二人之頭獻袁術，其軍自退。”布聽其言，即命擒下陳珪、陳登。陳登大笑曰：“何如是之懦也？吾觀七路之兵，如七堆腐草，何足介意！”布曰：“汝若有計破敵、免汝死罪。”陳登曰：“將軍若用老夫之言，徐州可保無虞。”布曰：“試言之。”登曰：“術兵雖眾，皆烏合之師，素不親信；我以正兵守之，出奇兵勝之，無不成功。更有一計，不止保安徐州，並可生擒袁術。”布曰：“計將安出？”登曰：“韓暹、楊奉乃漢舊臣，因懼曹操而走，無家可依，暫歸袁術；術必輕之，彼亦不樂為術用。若憑尺書結為內應，更連劉備為外合，必擒袁術矣。”布曰：“汝須親到韓暹、楊奉處下書。”陳登允諾。布乃發表上許都，並致書與豫州，然後令陳登引數騎，先於下邳道上候韓暹。退引兵至，下寨畢，登入見。暹問曰：“汝乃呂布之人，來此何干？”登笑曰：“某為大漢公卿，何謂呂布之人？若將軍者，向為漢臣，今乃為叛賊之臣，使昔日關中保駕之功，化為烏有，竊為將軍不取也。且袁術性最多疑，將軍後必為其所害。今不早圖，悔之無及！”暹嘆曰：“吾欲歸漢，恨無門耳。”登乃出布書。暹覽書畢曰：“吾已知之。公先回。吾與楊將軍反戈擊之。但看火起為號，溫侯以兵相應可也。”登辭暹，急回報呂布。

布乃分兵五路，高順引一軍進小沛，敵橋蕤；陳宮引一軍進沂都，敵陳紀；張遼、臧霸引一軍出琅琊，敵雷薄；宋憲、魏續引一軍出碭石，敵陳蘭；呂布自引一軍出大道，敵張勳。各領軍一萬，餘者守城。呂布出城三十里下寨。張勳軍到，料敵呂布不過，且退二十里屯住，待四下兵接應。

是夜二更時分，韓暹、楊奉分兵到處放火，接應呂家軍入寨。勳軍大亂。呂布乘勢掩殺，張勳敗走。呂布趕到天明，正撞紀靈接應。兩軍相迎，恰待交鋒，韓暹、楊奉兩路殺來。紀靈大敗而走，呂布引兵追殺。山背後一彪軍到，門旗開處，只見一隊軍馬，打龍鳳日月旗幡，四鬥五方旗幟，金瓜銀斧，黃鉞白旄，黃羅銷金傘蓋之下，袁術身披金甲，腕懸兩刀，立於陣前，大罵：“呂布，背主家奴！”布怒，挺戟向前。術將李豐挺槍來迎；戰不三合，被布刺傷其手，豐棄槍而走。呂布麾兵衝殺，術軍大亂。呂布引軍從後追趕，搶奪馬匹衣甲無數。袁術引著敗軍，走不上數里，山背後一彪軍出，截住去路。當先一將乃關雲長也，大叫：“反賊！”還不受死！”袁術慌走，餘眾四散奔逃，被雲長大殺了一陣。袁術收拾敗軍，奔回淮南去了。呂布得勝，邀請雲長並楊奉、韓暹等一行人馬到徐州，大排筵宴管待，軍士都有犒賞。次日，雲長辭歸。布保韓暹為沂都牧、楊奉為琅琊牧，商議欲留二人在徐州。陳珪曰：“不可。韓、楊二人據山東，不出一年，則山東城敦皆屬將軍也。”布然之，遂送二將暫於沂都、琅琊二處屯紮，以候恩命。陳登私問父曰：“何不留二人在徐州，為殺呂布之根？”珪曰：“倘二人協助呂布，是反為虎添爪牙也。”登乃服父之高見。

卻說袁術敗回淮南，遣人往江東問孫策借兵報仇。策怒曰：“汝賴吾玉璽，僭稱帝號，背反漢室，大逆不道！吾方欲加兵問罪，豈肯反助叛賊乎！”遂作書以絕之。使者齎書回見袁術。術看畢，怒曰：“黃口孺子，何敢乃爾！吾先伐之！”長史楊大將力諫方止。卻說孫策自發書後，防袁術兵來，點軍守住江口。忽曹操使至，拜策為會稽太守，令起兵征討袁術。策乃商議。便欲起兵。長史張昭曰：“術雖新敗，兵多糧足，未可輕敵。不如遺書曹操，勸他南征，吾為後應：兩軍相援，術軍必敗。萬一有失，亦望操救援。”策從其言，遣使以此意達曹操。

卻說曹操至許都，思慕典韋，立祀祭之；封其子典滿為中郎，收養在府。忽報孫策遣使致書，操覽書畢；又有人報袁術乏糧，劫掠陳留。欲乘虛攻之，遂興兵南征。令曹仁守許都，其餘皆從徵：馬步兵十七萬，糧食輜重千餘車。一面先發人會合孫策與劉備、呂布。兵至豫州界上，玄德早引兵來迎，操命請入營。相見畢，玄德獻上首級二顆。操驚曰：“此是何人首級？”玄德曰：“此韓暹、楊奉之首級也。”操曰：“何以得之？”玄德曰：“呂布令二人權住沂都、琅琊兩縣。不意二人縱兵掠民，人人嗟怨。因此備乃說一宴，詐請議事：‘飲酒間，擲盞為號，使關、張二弟殺之，盡降其眾。今特來請罪。’”操曰：“君為國家除害，正是大功，何言罪也？”遂厚勞玄德，合兵到徐州界。呂布出迎，操善言撫慰，封為左將軍，許於還都之時，換給印綬。布大喜。操即分呂布



一軍在左，玄德一軍在右，自統大軍居中，令夏侯惇、于禁為先鋒。

袁術知操兵至，令大將橋蕤引兵五萬作先鋒。兩軍會於壽春界口。橋蕤當先出馬，與夏侯惇戰不三合，被夏侯惇搥死。術軍大敗，奔回城。忽報孫策發船攻江邊西面，呂布引兵攻東面，劉備、關、張引兵攻南面，操自引兵十七萬攻北面。術大驚，急聚眾文武商議。楊大將曰：“壽春水旱連年，人皆缺食；今又動兵擾民，民既生怨，兵至難以拒敵。不如留軍在壽春，不必與戰；待彼兵糧盡，必然生變。陛下且統御林軍渡淮，一者就熟，二者暫避其銳。”術用其言，留李豐、樂就、梁剛、陳紀四人分兵十萬，堅守壽春；其餘將卒並庫藏金玉寶貝，盡數收拾過淮去了。

卻說曹兵十七萬，日費糧食浩大，諸郡又荒旱，接濟不及。操催軍速戰，李豐等閉門不出。操軍相拒月餘，糧食將盡，致書於孫策，借得糧米十萬斛，不敷支散。管糧官任峻部下倉官王垕人稟操曰：“兵多糧少，當如之何？”操曰：“可將小解散之，權且救一時之急。”垕曰：“兵士倘怨，如何？”操曰：“吾自有策。”垕依命，以小斛分散。操暗使人各寨探聽，無不嗟怨，皆言丞相欺眾。操乃密召王垕入曰：“吾欲問汝借一物，以壓眾心，汝必勿吝。”垕曰：“丞相欲用何物？”操曰：“欲借汝頭以示眾耳。”垕大驚曰：“某實無罪！”操曰：“吾亦知汝無罪，但不殺汝，軍必變矣。汝死後，汝妻子吾自養之，汝勿慮也。”垕再欲言時，操早呼刀斧手推出門外，一刀斬訖，懸頭高竿，出榜曉示曰：“王垕故行小斛，盜竊官糧，謹按軍法。”於是眾怨始解。

次日，操傳令各營將領：“如三日內不併力破城，皆斬！”操親自至城下，督諸軍搬土運石，填壕塞塹。城上矢石如雨，有兩員裨將畏避而回，操掣劍親斬於城下，遂自下馬接土填坑。於是大小將士無不向前，軍威大振。城上抵敵不住，曹兵爭先上城，斬關落鎖，大隊擁入。李豐、陳紀、樂就、梁剛都被生擒，操令皆斬於市。焚燒偽造宮室殿宇、一應犯禁之物；壽春城中，收掠一空。商議欲進兵渡淮，追趕袁術。荀彧諫曰：“年來荒旱，糧食艱難，若更進兵，勞軍損民，未必有利。不若暫回許都，將來春麥熟，軍糧足備，方可圖之。”操躊躇未決。忽報馬到，報說：“張繡依託劉表，復肆猖獗、南陽、江陵諸縣復反；曹洪拒敵不住，連輸數陣，今特來告急。”操乃馳書與孫策，令其跨江佈陣，以為劉表疑兵，使不敢妄動；自己即日班師，別議徵張繡之事。臨行，令玄德仍屯兵小沛，與呂布結為兄弟，互相救助，再無相侵。呂布領兵自回徐州。操密謂玄德曰：“吾令汝屯兵小沛。是掘坑待虎之計也。公但與陳珪父子商議，勿致有失。某當為公外援。”話畢而別。卻說曹操引軍回許都，人報段煨殺了李傕，伍習殺了郭汜，將頭來獻。段煨並將李傕合族老小二百餘口活解入許都。操令分於各門處斬，傳首號令，人民稱快。天子升殿，會集文武，作太平筵宴。封段煨為蕩寇將軍、伍習為殄虜將軍，各引兵鎮守長安。二人謝恩而去。操即奏張繡作亂，當興兵伐之。天子乃親排鑾駕。送操出師。時建安三年夏四月也。

操留荀彧在許都，調遣兵將，自統大軍進發。行軍之次，見一路麥已熟；民因兵至，逃避在外，不敢刈麥。操使人遠近遍諭村人父老，及各處守境官吏曰：“吾奉天子明詔，出兵討逆，與民除害。方今麥熟之時，不得已而起兵，大小將校，凡過麥田，但有踐踏者，並皆斬首。軍法甚嚴，爾民勿得驚疑。”百姓聞諭，無不歡喜稱頌，望塵遮道而拜。官軍經過麥田，皆下馬以手扶麥，遞相傳送而過，並不敢踐踏。操乘馬正行，忽田中驚起一鳩。那馬眼生，竄入麥中，踐壞了一大塊麥田。操隨呼行軍主簿，擬議自己踐麥之罪。主簿曰：“丞相豈可議罪？”操曰：“吾自制法，吾自犯之，何以服眾？”即掣所佩之劍欲自刎。眾急救住。郭嘉曰：“古者《春秋》之義：法不加於尊。丞相總統大軍，豈可自戕？”操沉吟良久，乃曰：“既《春秋》有法不加於尊之義，吾姑免死。”乃以劍割自己之發，擲於地曰：“割發權代首。”使人以發傳示三軍曰：“丞相踐麥，本當斬首號令，今割發以代。”於是三軍悚然，無不懍遵軍令。後人有詩論之曰：“十萬貔貅十萬心，一人號令眾難禁。拔刀割發權為首，方見曹瞞詐術深。”

卻說張繡知操引兵來，急發書報劉表，使為後應；一面與雷敘、張先二將領兵出城迎敵。兩陣對圓，張繡出馬，指操罵曰：“汝乃假仁義無廉恥之人，與禽獸何異！”操大怒，令許褚出馬。繡令張先接戰。只三合，許褚斬張先於馬下，繡軍大敗。操引軍趕至南陽城下。繡入城，閉門不出。操圍城攻打，見城壕甚闊，水勢又深，急難近城。乃令軍士運土填壕；又用土布袋並柴薪草把相雜，於城邊作梯凳；又立雲梯窺望城中；操自騎馬繞城觀之，如此三日。傳令教軍士於西門角上，堆積柴薪，會集諸將，就那裡上城。城中賈詡見如此光景，便謂張繡曰：“某已知曹操之意矣。今可將計就計而行。”正是：強中自有強中手，用詐還逢識詐人。不知其計若何，且聽下文分解。

## 第十八回 賈文和料敵決勝 夏侯惇撥矢啖睛

卻說賈詡料知曹操之意，便欲將計就計而行，乃謂張繡曰：“某在城上見曹操繞城而觀者三日。他見城東南角磚土之色，新舊不等，鹿角多半毀壞，意將從此處攻進，卻虛去西北上積草，詐為聲勢，欲哄我撤兵守西北，彼乘夜黑必爬東南角而進也。繡曰：“然則奈何？”詡曰：“此易事耳。來日可令精壯之兵，飽食輕裝，盡蒙於東南房屋內，卻教百姓假扮軍士，虛守西北。夜間任他在東南角上爬城。俟其爬進城時，一聲炮響，伏兵齊起，操可擒矣。”繡喜，從其計。

早有探馬報曹操，說張繡盡撤兵在西北角上，吶喊守城，東南卻甚空虛。操曰：“中吾計矣！”遂命軍中密備鎬爬城器具。日間只引軍攻西北角。至二更時分，卻領精兵於東南角上爬過壕去，砍開鹿角。城中全無動靜，眾軍一齊擁入。只聽得一聲炮響，伏兵四起。曹軍急退，背後張繡親驅勇壯殺來。曹軍大敗，退出城外，奔走數十里。張繡直殺至天明方收軍入城。曹操計點敗軍，折兵五萬餘人，失去輜重無數。呂虔、于禁俱各被傷。卻說賈詡見操敗走，急勸張繡遺書劉表，使起兵截其後路。表得書，即欲起兵。忽探馬報孫策屯兵湖口。蒯良曰：“策屯兵湖口，乃曹操之計也。今操新敗，若不乘勢擊之，後必有患。”表乃令黃祖堅守隘口，自己統兵至安眾縣截操後路；一面約會張繡。繡知表兵已起，即同賈詡引兵襲操。

且說操軍緩緩而行，至襄城，到清水，操忽於馬上放聲大哭。眾驚問其故，操曰：“吾思去年於此地折了吾大將典韋，不由不哭耳！”因即下令屯住軍馬，大設祭筵，弔奠典韋亡魂。操親自拈香哭拜，三軍無不感嘆。祭典韋畢，方祭侄曹安民及長子曹昂，並祭陣亡軍士；連那匹射死的大宛馬，也都致祭。次日，忽荀彧差人報說：“劉表助張繡屯兵安眾，截吾歸路。”操答彧書曰：“吾日行數里，非不知賊來追我；然吾計劃已定，若到安眾，破繡必矣。君等勿疑。”便催軍行至安眾縣界。劉表軍已守險要，張繡隨後引軍趕來。操乃令眾軍黑夜鑿險開道，暗伏奇兵。及天色微明，劉表、張繡軍會合，見操兵少，疑操遁去，俱引兵入險擊之。操縱奇兵出，大破兩家之兵。曹兵出了安眾隘口，於隘外下寨。劉表、張繡各整敗兵相見。表曰：“何期反中曹操奸計！”繡曰：“容再圖之。”於是兩軍集於安眾。且說荀彧探知袁紹欲興兵犯許都，星夜馳書報曹操。操得書心慌，即日回兵。細作報知張繡，繡欲追之。賈詡曰：“不可追也，追之必敗。”劉表曰：“今日不追，坐失機會矣。”力勸繡引軍萬餘同往追之。約行十餘里，趕上曹軍後隊。曹軍奮力接戰，繡、表兩軍大敗而還。繡謂詡曰：“不用公言，果有此敗。”詡曰：“今可整兵再往追之。”繡與表俱曰：“今已敗，奈何復追？”詡曰：“今番追去，必獲大勝；如其不然，請斬吾首。”繡信之。劉表疑慮，不肯同往。繡乃自引一軍往追。操兵果然大敗，軍馬輜重，連路散棄而走。繡正往前追趕。忽山後一彪軍擁出。繡不敢前追，收軍回安眾。劉表問賈詡曰：“前以精兵追退兵，而公曰必敗；後以敗卒

擊勝兵，而公曰必克：究竟悉如公言。何其事不同而皆驗也？願公明教我。” 詡曰：“此易知耳。將軍雖善用兵，非曹操敵手。操軍雖敗，必有勁將為後殿，以防追兵；我兵雖銳，不能敵之也：故知必敗。夫操之急於退兵者，必因許都有事；既破我追軍之後，必輕車速回，不復為備；我乘其不備而更追之：故能勝也。” 劉表、張繡俱服其高見。詡勸表回荊州，繡守襄城，以為唇齒。兩軍各散。且說曹操正行間，聞報後軍為繡所追，急引眾將回身救應，只見繡軍已退。敗兵回告操曰：“若非山後這一路人馬阻住中路，我等皆被擒矣。” 操急問何人。那人綽槍下馬，拜見曹操，乃鎮威中郎將，江夏平春人，姓李，名通，字文達。操問何來。通曰：“近守汝南，聞丞相與張繡、劉表戰，特來接應。” 操喜，封之為建功侯，守汝南西界，以防表、繡。李通拜謝而去。操還許都，表奏孫策有功，封為討逆將軍，賜爵吳侯，遣使齎詔江東，諭令防剿劉表。

操回府，眾官參見畢，荀彧問曰：“丞相緩行至安眾，何以知必勝賊兵？” 操曰：“彼退無歸路，必將死戰，吾緩誘之而暗圖之，是以知其必勝也。” 荀彧拜服。郭嘉入，操曰：“公來何暮也？” 嘉袖出一書，白操曰：“袁紹使人致書丞相，言欲出兵攻公孫瓚，特來借糧借兵。” 操曰：“吾聞紹欲圖許都，今見吾歸，又別生他議。” 遂拆書觀之。見其詞意驕慢，乃問嘉曰：“袁紹如此無狀，吾欲討之，恨力不及，如何？” 嘉曰：“劉、項之不敵，公所知也。高祖惟智勝，項羽雖強，終為所擒。今紹有十敗，公有十勝，紹兵雖盛，不足懼也：紹繁禮多儀，公體任自然，此道勝也；紹以逆動，公以順率，此義勝也；桓、靈以來，政失於寬，紹以寬濟，公以猛糾，此治勝也；紹外寬內忌，所任多親戚，公外簡內明，用人惟才，此度勝也；紹多謀少決，公得策輒行，此謀勝也；紹專收名譽，公以至誠待人，此德勝也；紹恤近忽遠，公慮無不周，此仁勝也；紹聽讒惑亂，公浸潤不行，此明勝也；紹是非混淆，公法度嚴明，此文勝也；紹好為虛勢，不知兵要，公以少克眾，用兵如神，此武勝也。公有此十勝，於以敗紹無難矣。” 操笑曰：“如公所言，孤何足以當之！” 荀彧曰：“郭奉孝十勝十敗之說，正與愚見相合。紹兵雖眾，何足懼耶！” 嘉曰：“徐州呂布，實心腹大患。今紹北征公孫瓚，我當乘其遠出，先取呂布，掃除東南，然後圖紹，乃為上計；否則我方攻紹，布必乘虛來犯許都，為害不淺也。” 操然其言，遂議東征呂布。荀彧曰：“可先使人往約劉備，待其回報，方可動兵。” 操從之，一面發書與玄德，一面厚遣紹使，奏封紹為大將軍、太尉，兼都督冀、青、幽、並四州，密書答之雲：“公可討公孫瓚。吾當相助。” 紹得書大喜，便進兵攻公孫瓚。

且說呂布在徐州，每當賓客宴會之際，陳珪父子必盛稱佈德。陳宮不悅，乘間告布曰：“陳珪父子面諛將軍，其心不可測，宜善防之。” 布怒叱曰：“汝無端獻讒，欲害好人耶？” 宮出嘆曰：“忠言不入，吾輩必受殃矣！” 意欲棄布他往，卻又不忍；又恐被人嗤笑。乃終日悶悶不樂。一日，帶領數騎去小沛地面圍獵解悶，忽見官道上一騎驛馬，飛奔前去。宮疑之，棄了圍場，引從騎從小路趕上，問曰：“汝是何處使命？” 那

使者知是呂布部下人，慌不能答。陳宮令搜其身，得玄德回答曹操密書一封。宮即連人與書，拿見呂布。布問其故。來使曰：“曹丞相差我往劉豫州處下書，今得回書，不知書中所言何事。”布乃拆書細看。書略曰：“奉明命欲圖呂布，敢不夙夜用心。但備兵微將少，不敢輕動。丞相興大師，備當為前驅。謹嚴兵整甲，專待鈞命。”

呂布見了，大罵曰：“操賊焉敢如此！”遂將使者斬首。先使陳宮、臧霸、結連泰山寇孫觀、吳敦、尹禮、昌稀，東取山東兗州諸郡。令高順、張遼取沛城，攻玄德。令宋憲、魏續西取汝、潁。布自總中軍為三路救應。

且說高順等引兵出徐州，將至小沛，有人報知玄德。玄德急與眾商議。孫乾曰：“可速告急於曹操。”玄德曰：“誰可去許都告急？”階下一人出曰：“某願往。”視之，乃玄德同鄉人，姓簡，名雍，字憲和，現為玄德幕賓。玄德即修書付簡雍，使星夜赴許都求援；一面整頓守城器具。玄德自守南門，孫乾守北門，雲長守西門，張飛守東門，令糜竺與其弟糜芳守護中軍。原來糜竺有一妹，嫁與玄德為次妻。玄德與他兄弟有郎舅之親，故令其守中軍保護妻小。高順軍至，玄德在敵樓上問曰：“吾與奉先無隙，何故引兵至此？”順曰：“你結連曹操，欲害吾主，今事已露，何不就縛！”言訖，便麾軍攻城。玄德閉門不出。次日，張遼引兵攻打西門。雲長在城上謂之曰：“公儀表非俗，何故失身於賊？”張遼低頭不語。雲長知此人有忠義之氣，更不以惡言相加，亦不出戰。遼引兵退至東門，張飛便出迎戰。早有人報知關公。關公急來東門看時，只見張飛方出城，張遼軍已退。飛欲追趕，關公急召入城。飛曰：“彼懼而退，何不追之。”關公曰：“此人武藝不在你我之下。因我以正言感之，頗有自悔之心，故不與我等戰耳。”飛乃悟，只令士卒堅守城門，更不出戰。

卻說簡雍至許都見曹操，具言前事。操即聚眾謀士議曰：“吾欲攻呂布，不憂袁紹掣肘，只恐劉表、張繡議其後耳。”荀攸曰：“二人新破，未敢輕動。呂布驍勇，若更結連袁術，縱橫淮、泗，急難圖矣。”郭嘉曰：“今可乘其初叛，眾心未附，疾往擊之。”操從其言。即命夏侯惇與夏侯淵、呂虔、李典領兵五萬先行，自統大軍陸續進發，簡雍隨行。早有探馬報知高順。順飛報呂布。布先令侯成、郝萌、曹性引二百餘騎接應高順，使離沛城三十里去迎曹軍，自引大軍隨後接應。玄德在小沛城中見高順退去，知是曹家兵至，乃只留孫乾守城，糜竺、糜芳守家，自己卻與關、張二公，提兵盡出城外，分頭下寨，接應曹軍。卻說夏侯惇引軍前進，正與高順軍相遇，便挺槍出馬搦戰。離順迎敵。兩馬相交，戰有四五十合，高順抵敵不住，敗下陣來。惇縱馬追趕，順繞陣而走。惇不捨，亦繞陣追之。陣上曹性看見，暗地拈弓搭箭，覷得親切，一箭射去，正中夏侯惇左目。惇大叫一聲，急用手拔箭，不想連眼珠撥出，乃大呼曰：“父精母血，不可棄也！”遂納於口內啖之，仍復挺槍縱馬，直取曹性。性不及提防，早被一槍搠透面門，死於馬下。兩邊軍士見者，無不駭然。夏侯惇既殺曹性，縱馬便回。高順從背後趕來，麾軍齊上，曹兵大敗。夏侯淵救護其兄而走。呂虔、李典將敗軍退去濟北下寨。高順得

勝，引軍回擊玄德。恰好呂布大軍亦至，布與張遼、高順分兵三路，來攻玄德、關、張三寨，正是：啖睛猛將雖能戰，中箭先鋒難久持。未知玄德勝負如何，且聽下文分解。

## 第十九回 下邳城曹操鏖兵 白門樓呂布殞命

卻說高順引張遼擊關公寨，呂布自擊張飛寨，關、張各出迎戰，玄德引兵兩路接應。呂布分軍從背後殺來，關、張兩軍皆潰，玄德引數十騎奔回沛城。呂布趕來，玄德急喚城上軍士放下吊橋。呂布隨後也到。城上欲待放箭，又恐射了玄德。被呂布乘勢殺入城門，把門將士，抵敵不住，都四散奔避。呂布招軍入城。玄德見勢已急，到家不及，只得棄了妻小，穿城而過，走出西門，匹馬逃難，呂布趕到玄德家中，糜竺出迎，告布曰：“吾聞大丈夫不廢人之妻子。今與將軍爭天下者，曹公耳。玄德常念轅門射賴之恩，不敢背將軍也。今不得已而投曹公，惟將軍憐之。”布曰：“吾與玄德舊交，豈忍害他妻子。”便令糜竺引玄德妻小，去徐州安置。布自引軍投山東兗州境上，留高順、張遼守小沛。此時孫乾已逃出城外。關、張二人亦各自收得些人馬，往山中住紮。

且說玄德匹馬逃難，正行間，背後一人趕至，視之乃孫乾也。玄德曰：“吾今兩弟不知存亡，妻小失散，為之奈何？”孫乾曰：“不若且投曹操，以圖後計。”玄德依言，尋小路投許都。途次絕糧，嘗往村中求食。但到處，聞劉豫州，皆爭進飲食。一日，到一家投宿，其家一少年出拜，問其姓名，乃獵戶劉安也。當下劉安聞豫州牧至，欲尋野味供食，一時不能得，乃殺其妻以食之。玄值曰：“此何肉也？”安曰：“乃狼肉也。”玄德不疑，乃飽食了一頓，天晚就宿。至曉將去，往後院取馬，忽見一婦人殺於廚下，臂上肉已都割去。玄德驚問，方知昨夜食者，乃其妻之肉也。玄德不勝傷感，灑淚上馬。劉安告玄德曰：“本欲相隨使君，因老母在堂，未敢遠行。”玄德稱謝而別，取路出梁城。忽見塵頭蔽日，一彪大軍來到。玄德知是曹操之軍，同孫乾徑至中軍旗下，與曹操相見，具說失沛城、散二弟、陷妻小之事。操亦為之下淚。又說劉安殺妻為食之事，操乃令孫乾以金百兩往賜之。

軍行至濟北，夏侯淵等迎接入寨，備言兄夏侯惇損其一目，臥病未痊。操臨臥處視之，令先回許都調理。一面使人打探呂布現在何處。探馬回報雲：“呂布與陳宮、臧霸結連泰山賊寇，共攻兗州諸郡。”操即令曹仁引三千兵打沛城；操親提大軍，與玄德來戰呂布。前至山東，路近蕭關，正遇泰山寇孫觀、吳敦、尹禮、昌豸領兵三萬餘攔住去路。操令許褚迎戰，四將一齊出馬。許褚奮力死戰，四將抵敵不住，各自敗走。操乘勢掩殺，追至蕭關。探馬飛報呂布。

時布已回徐州，欲同陳登往救小沛，令陳珪守徐州。陳登臨行，珪謂之曰：“昔曹公曾言東方事盡付與汝。今布將敗，可便圖之。”登曰：“外面之事，兒自為之；倘布敗回，父親便請糜竺一同守城，休放布入，兒自有脫身之計。”珪曰：“布妻小在此，心腹頗多，為之奈何？”登曰：“兒亦有計了。”乃入見呂布曰：“徐州四面受敵，操必力攻，我當先思退步：可將錢糧移於下邳，倘徐州被圍，下邳有糧可救。主公盍早為計？”布曰：“元龍之言甚善。吾當並妻小移去。”遂令宋憲、魏續保護妻小與錢糧移

屯下邳；一面自引軍與陳登往救蕭關。到半途，登曰：“容某先到關探曹操虛實，主公方可行。”布許之，登乃先到關上。陳宮等接見。登曰：“溫侯深怪公等不肯向前，要來責罰”。宮曰：“今曹兵勢大，未可輕敵。吾等緊守關隘，可勸主公深保沛城，乃為上策。”陳登唯唯。至晚，上關而望，見曹兵直逼關下，乃乘夜連寫三封書，拴在箭上，射下關去。次日辭了陳宮，飛馬來見呂布曰：“關上孫觀等皆欲獻關，某已留下陳宮守把，將軍可於黃昏時殺去救應。”布曰：“非公則此關休矣。”便教陳登飛騎先至關，約陳宮為內應，舉火為號。登徑往報宮曰：“曹兵已抄小路到關內，恐徐州有失。公等宜急回。”宮遂引眾棄關而走。登就關上放起火來。呂布乘黑殺至，陳宮軍和呂布軍在黑暗裡自相掩殺。曹兵望見號火，一齊殺到，乘勢攻擊。孫觀等各自四散逃避去了。呂布直殺到天明，方知是計；急與陳宮回徐州。到得城邊叫門時，城上亂箭射下。糜竺在敵樓上喝曰：“汝奪吾主城池，今當仍還吾主，汝不得復入此城也。”布大怒曰：“陳珪何在？”竺曰：“吾已殺之矣”。布回顧宮曰：“陳登安在？”宮曰：“將軍尚執迷而問此佞賊乎？”布令遍尋軍中，卻只不見。宮勸布急投小沛，布從之。行至半途，只見一彪軍驟至，視之，乃高順、張遼也。布問之，答曰：“陳登來報說主公被圍，令某等急來救解。”宮曰：“此又佞賊之計也。”布怒曰：“吾必殺此賊！”急驅馬至小沛。只見小沛城上盡插曹兵旗號。原來曹操已令曹仁襲了城池，引軍守把。呂布於城下大罵陳登。登在城上指布罵曰：“吾乃漢臣，安肯事汝反賊耶！”布大怒，正待攻城，忽聽背後喊聲大起，一隊人馬來到，當先一將乃是張飛。高順出馬迎敵，不能取勝。布親自接戰。正鬥間，陣外喊聲復起，曹操親統大軍衝殺前來。呂布料難抵敵，引軍東走。曹兵隨後追趕。呂布走得人困馬乏。忽又閃出一彪軍攔住去路，為首一將，立馬橫刀，大喝：“呂布休走！關雲長在此！”呂布慌忙接戰。背後張飛趕來。布無心戀戰，與陳宮等殺開條路，徑奔下邳。侯成引兵接應去了。

關、張相見，各灑淚言失散之事。雲長曰：“我在海州路上住紮，探得訊息，故來至此。”張飛曰：“弟在芒碭山住了這幾時，今日幸得相遇。”兩個敘話畢，一同引兵來見玄德，哭拜於地。玄德悲喜交集，引二人見曹操，便隨操入徐州。糜竺接見，具言家屬無恙，玄德甚喜。陳珪父子亦來參拜曹操。操設一大宴，犒勞諸將。操自居中，使陳珪居右、玄德居左。其餘將士，各依次坐。宴罷，操嘉陳珪父子之功，加封十縣之祿，授登為伏波將軍。且說曹操得了徐州，心中大喜，商議起兵攻下邳。程昱曰：“布今止有下邳一城，若逼之太急，必死戰而投袁術矣。布與術合，其勢難攻。今可使能事者守住淮南徑路，內防呂布，外當袁術。況今山東尚有臧霸、孫觀之徒未曾歸順，防之亦不可忽也。”操曰：“吾自當山東諸路。其淮南徑路，請玄德當之。”玄德曰：“丞相將令，安敢有違。”次日，玄德留糜竺、簡雍在徐州，帶孫乾、關、張引軍住守淮南徑路。曹操自引兵攻下邳。且說呂布在下邳，自恃糧食足備，且有泗水之險，安心坐守，可保無虞。陳宮曰：“今操兵方來，可乘其寨柵未定，以逸擊勞，無不勝者。”布曰：“吾方屢敗，不可輕出。待其來攻而後擊之，皆落泗水矣。”遂不聽陳宮之言。過數日



，曹兵下寨已定。操統眾將至城下，大叫呂布答話，布上城而立，操謂布曰：“聞奉先又欲結婚袁術，吾故領兵至此。夫術有叛逆大罪，而公有討董卓之功，今何自棄其前功而從逆賊耶？倘城池一破，悔之晚矣！若早來降，共扶王室，當不失封侯之位。”布曰：“丞相且退，尚容商議。”陳宮在布側大罵曹操奸賊，一箭射中其麾蓋。操指宮恨曰：“吾誓殺汝！”遂引兵攻城。宮謂布曰：“曹操遠來，勢不能久。將軍可以步騎出屯於外，宮將餘眾閉守於內；操若攻將軍，宮引兵擊其背；若來攻城，將軍為救於後；不過旬日，操軍食盡，可一鼓而破；此乃犄角之勢也。”布曰：“公言極是。”遂歸府收拾戎裝。時方冬寒，分付從人多帶綿衣，布妻嚴氏聞之，出問曰：“君欲何往？”佈告以陳宮之謀。嚴氏曰：“君委全城，捐妻子，孤軍遠出，倘一旦有變，妾豈得為將軍之妻乎？”布躊躇未決，三日不出。宮入見曰：“操軍四面圍城，若不早出，必受其困。”布曰：“吾思遠出不如堅守。”宮曰：“近聞操軍糧少，遣人往許都去取，早晚將至。將軍可引精兵往斷其糧道。此計大妙。”布然其言，復入內對嚴氏說知此事。嚴氏泣曰：“將軍若出，陳宮、高順安能堅守城池？倘有差失，悔無及矣！妾昔在長安，已為將軍所棄，幸賴龐舒私藏妾身，再得與將軍相聚；孰知今又棄妾而去乎？將軍前程萬里，請勿以妾為念！”言罷痛哭。布聞言愁悶不決，入告貂蟬。貂蟬曰：“將軍與妾作主，勿輕身自出。”布曰：“汝無憂慮。吾有畫戟、赤兔馬，誰敢近我！”乃出謂陳宮曰：“操軍糧至者，詐也。操多詭計，吾未敢動。”宮出，嘆曰：“吾等死無葬身之地矣！”佈於是終日不出，只同嚴氏、貂蟬飲酒解悶。

謀士許汜、王楷入見布，進計曰：今袁術在淮南，聲勢大振。將軍舊曾與彼約婚，今何不仍求之？彼兵若至，內外夾攻，操不難破也。布從其計，即日修書，就著二人前去。許汜曰：“須得一軍引路衝出方好。”布令張遼、郝萌兩個引兵一千，送出隘口。是夜二更，張遼在前，郝萌在後，保著許汜、王楷殺出城去。抹過玄德寨，眾將追趕不及，已出隘口。郝萌將五百人，跟許汜、王楷而去。張遼引一半軍回來，到隘口時，雲長攔住。未及交鋒，高順引兵出城救應，接入城中去了。且說許汜、王楷至壽春，拜見袁術，呈上書信。術曰：“前者殺吾使命，賴我婚姻！今又來相問，何也？”汜曰：“此為曹操奸計所誤，願明上詳之。”術曰：“汝主不因曹兵困急，豈肯以女許我？”楷曰：“明上今不相救，恐唇亡齒寒，亦非明上之福也。”術曰：“奉先反覆無信，可先送女，然後發兵。”許汜、王楷只得拜辭，和郝萌回來。到玄德寨邊，汜曰：“日間不可過。夜半吾二人先行，郝將軍斷後。”商量停當。夜過玄德寨，許汜、王楷先過去了。郝萌正行之次，張飛出寨攔路。郝萌交馬只一合，被張飛生擒過去，五百人馬盡被殺散。張飛解郝萌來見玄德，玄德押往大寨見曹操。郝萌備說求救許婚一事。操大怒，斬郝萌于軍門，使人傳諭各寨，小心防守；如有走透呂布及彼軍士者，依軍法處治。各寨悚然。玄德回營，分付關、張曰：“我等正當淮南衝要之處。二弟切宜小心在意，勿犯曹公軍令。”飛曰：“捉了一員賊將，操不見有甚褒賞，卻反來嚇，何也？”玄德曰：“非也。曹操統領多軍，不以軍令，何能服人？弟勿犯之。”關、張應諾而退。

卻說許汜、王楷回見呂布，具言袁術先欲得婦，然後起兵救援。布曰：“如何送去？”汜曰：“今郝萌被獲，操必知我情，預作準備。若非將軍親自護送，誰能突出重圍？”布曰：“今日便送去，如何？”汜曰：“今日乃凶神值日，不可去。明日大利，宜用戌、亥時。”布命張遼、高順：“引三千軍馬，安排小車一輛；我親送至二百里外，卻使你兩個送去。”次夜二更時分，呂布將女以綿纏身，用甲包裹，負於背上，提戟上馬。放開城門，布當先出城，張遼、高順跟著。將次到玄德寨前，一聲鼓響，關、張二人攔住去路，大叫：休走！布無心戀戰，只顧奪路而行。玄德自引一軍殺來，兩軍混戰。呂布雖勇，終是縛一女在身上，只恐有傷，不敢衝突重圍。後面徐晃、許褚皆殺來，眾軍皆大叫曰：“不要走了呂布！”布見軍來太急，只得仍退入城。玄德收軍，徐晃等各歸寨，端的不曾走透一個。呂布回到城中，心中憂悶，只是飲酒。

卻說曹操攻城，兩月不下。忽報：“河內太守張楊出兵東市，欲救呂布；部將楊醜殺之，欲將頭獻丞相，卻被張楊心腹將眭固所殺，反投犬城去了。”操聞報，即遣史煥追斬眭固。因聚眾將曰：“張楊雖幸自滅，然北有袁紹之憂，東有表、繡之患，下邳久圍不克，吾欲舍布還都，暫且息戰，何如？”荀攸急止曰：“不可。呂布屢敗，銳氣已墮，軍以將為主，將衰則軍無戰心。彼陳宮雖有謀而遲。今布之氣未復，宮之謀未定，作速攻之，布可擒也。”郭嘉曰：“某有一計，下邳城可立破，勝於二十萬師。”荀彧曰：“莫非決沂、泗之水乎？”嘉笑曰：“正是此意。”操大喜，即令?烤雋膠又?? 2 聲?躍癰吹?W?鉤?拖綸?O綸?懷牽?皇 5 枚?盼飽?黃澈喔腰牛?急凰?汀 V 誥?殺?啦肌 2 莢唬骸拔嵒諧啞寐恚?傷?縉降兀?趾尉透眨蹦已沼肫振?匆?調疲?蚓粕??耍?穩蒞?醃灰蝗杖【底哉眨??唬骸拔嵒瘼粕?艘櫻?越祥帳跡?笨渲?!彼煜鋁畛侵校??幸?普嚙哉丁?

卻說侯成有馬十五匹，被後槽人盜去，欲獻與玄德。侯成知覺，追殺後槽人，將馬奪回；諸將與侯成作賀。侯成釀得五六斛酒，欲與諸將會飲，恐呂布見罪，乃先以酒五瓶詣布府，稟曰：“託將軍虎威，追得失馬。眾將皆來作賀。釀得些酒，未敢擅飲，特先奉上微意。”布大怒曰：“吾方禁酒，汝卻釀酒會飲，莫非同謀伐我乎！”命推出斬之。宋憲、魏續等諸將俱入告饒。”布曰：“故犯吾令，理合斬首。今看眾將面，且打一百！”眾將又哀告，打了五十背花，然後放歸。眾將無不喪氣。宋憲、魏續至侯成家來探視，侯成泣曰：“非公等則吾死矣！”憲曰：“布只戀妻子，視吾等如草芥。”續曰：“軍圍城下，水繞壕邊，吾等死無日矣！”憲曰：“布無仁無義，我等棄之而走，何如？”續曰：“非丈夫也。不若擒布獻曹公。”侯成曰：“我因追馬受責，而布所倚恃者，赤兔馬也。汝二人果能獻門擒布，吾當先盜馬去見曹公。”三人商議定了。是夜侯成暗至馬院，盜了那匹赤兔馬，飛奔東門來。魏續便開門放出，卻佯作追趕之狀。侯成到曹操寨，獻上馬匹，備言宋憲、魏續插白旗為號，準備獻門。曹操聞此信，便押榜數十張射入城去。其榜曰：“大將軍曹，特奉明詔，征伐呂布。如有抗拒大軍者，破城之日，滿門誅戮。上至將校，下至庶民，有能擒呂布來獻，或獻其首級者，重加官賞。

為此榜諭，各宜知悉。”次日平明，城外喊聲震地。呂布大驚，提戟上城，各門點視，責罵魏續走透侯成，失了戰馬，欲待治罪。城下曹兵望見城上白旗，竭力攻城，布只得親自抵敵。從平明直打到日中，曹兵稍退。布少憩門樓，不覺睡著在椅上。宋憲趕退左右，先盜其畫戟，便與魏續一齊動手，將呂布繩纏索綁，緊緊縛住。布從睡夢中驚醒，急喚左右，卻都被二人殺散，把白旗一招，曹兵齊至城下。魏續大叫：“已生擒呂布矣！”夏侯淵尚未信。宋憲在城上擲下呂布畫戟來，大開城門，曹兵一擁而入。高順、張遼在西門，水圍難出，為曹兵所擒。陳宮奔至南門，為徐晃所獲。

曹操入城，即傳令退了所決之水，出榜安民；一面與玄德同坐白門樓上。關、張侍立於側，捉過擒獲一千人來。呂布雖然長大，卻被繩索捆作一團，布叫曰：“縛太急，乞緩之！”操曰：“縛虎不得不急。”布見侯成、魏續、宋憲皆立於側，乃謂之曰：“我待諸將不薄，汝等何忍背反？”憲曰：“聽妻妾言，不聽將計，何謂不薄？”布默然。須臾，眾擁高順至。操問曰：“汝有何言？”順不答。操怒命斬之。徐晃解陳宮至。操曰：“公臺別來無恙！”宮曰：“汝心術不正，吾故棄汝！”操曰：“吾心不正，公又奈何獨事呂布？”宮曰：“布雖無謀，不似你詭詐奸險。”操曰：“公自謂足智多謀，今竟何如？”宮顧呂布曰：“恨此人不得吾言！若從吾言，未必被擒也。”操曰：“今日之事當如何？”宮大聲曰：“今日有死而已！”操曰：“公如是，奈公之老母妻子何？”宮曰：“吾聞以孝治天下者，不害人之親；施仁政於天下者，不絕人之祀。老母妻子之存亡，亦在於明公耳。吾身既被擒，請即就戮，並無掛念。”操有留戀之意。宮徑步下樓，左右牽之不住。操起身泣而送之。宮並不回顧。操謂從者曰：“即送公臺老母妻子回許都養老。怠慢者斬。”宮聞言，亦不開口，伸頸就刑。眾皆下淚。操以棺槨盛其屍，葬於許都。後人有詩嘆之曰：“生死無二志，丈夫何壯哉！不從金石論，空負棟樑材。輔主真堪敬，辭親實可哀。白門身死日，誰肯似公臺！”

方操送宮下樓時，佈告玄德曰：“公為坐上客，布為階下囚，何不發一言而相寬乎？”玄德點頭。及操上樓來，布叫曰：“明公所患，不過於布；布今已服矣。公為大將，布副之，天下不難定也。”操回顧玄德曰：“何如？”玄德答曰：“公不見丁建陽、董卓之事乎？”布目視玄德曰：“是兒最無信者！”操令牽下樓縊之。布回顧玄德曰：“大耳兒！不記轅門射戟時耶？”忽一人大叫曰：“呂布匹夫！死則死耳，何懼之有！”眾視之，乃刀斧手擁張遼至。操令將呂布縊死，然後梟首。後人有詩嘆曰：“洪水滔天淹下邳，當年呂布受擒時：空餘赤兔馬千里，漫有方天戟一枝。縛虎望寬今太懦，養鷹休飽昔無疑。戀妻不納陳宮諫，枉罵無恩大耳兒。”又有詩論玄德曰：“傷人餓虎縛體寬，董卓丁原血未乾。玄德既知能啖父，爭如留取害曹瞞？”卻說武士擁張遼至。操指遼曰：“這人好生面善。”遼曰：“濮陽城中曾相遇，如何忘卻？”操笑曰：“你原來也記得！”遼曰：“只是可惜！”操曰：“可惜甚的？”遼曰：“可惜當日火不大，不曾燒死你這國賊！”操大怒曰：“敗將安敢辱吾！”拔劍在手，親自來殺張遼。遼全

無懼色，引頸待殺。曹操背後一人攀住臂膊，一人跪於面前，說道：“丞相且莫動手！”正是：乞哀呂布無人救，罵賊張遼反得生。畢竟救張遼的是誰，且聽下文分解。

## 第二十回 曹阿瞞許田打圍 董國舅內閣受詔

話說曹操舉劍欲殺張遼，玄德攀住臂膊，雲長跪於面前。玄德曰，“此等赤心之人，正當留用。”雲長曰：“關某素知文遠忠義之士，願以性命保之。”操擲劍笑曰：“我亦知文遠忠義，故戲之耳。”乃親釋其縛，解衣衣之，延之上坐，遼感其意，遂降。操拜遼為中郎將，賜爵關內侯，使招安臧霸。霸聞呂布已死，張遼已降，遂亦引本部軍投降。操厚賞之。臧霸又招安孫觀、吳敦、尹禮來降；獨昌豸未肯歸順。操封臧霸為琅琊相。孫觀等亦各加官，令守青、徐沿海地面。將呂布妻女載回許都。大犒三軍，拔寨班師。路過徐州，百姓焚香遮道，請留劉使君為牧。操曰：“劉使君功大，且待面君封爵，回來未遲。”百姓叩謝。操喚車騎將軍車胄權領徐州。操軍回許昌，封賞出征人員，留玄德在相府左近宅院歇定。

次日，獻帝設朝，操表奏玄德軍功，引玄德見帝。玄德具朝服拜于丹墀。帝宣上殿，問曰：“卿祖何人？”玄德奏曰：“臣乃中山靖王之後，孝景皇帝閣下玄孫，劉雄之孫，劉弘之子也。”帝教取宗族世譜檢看，令宗正卿宣讀曰：“孝景皇帝生十四子。第七子乃中山靖王劉勝。勝生陸城亭侯劉貞。貞生沛侯劉昂。昂生漳侯劉祿。祿生沂水侯劉戀。戀生欽陽侯劉英。英生安國侯劉建。建生廣陵侯劉哀。哀生膠水侯劉憲。憲生祖邑侯劉舒。舒生祁陽侯劉誼。誼生原澤侯劉必。必生潁川侯劉達。達生豐靈侯劉不疑。不疑生濟川侯劉惠。惠生東郡範令劉雄。雄生劉弘。弘不仕。劉備乃劉弘之子也。”帝排世譜，則玄德乃帝之叔也。帝大喜，請入偏殿敘叔侄之禮。帝暗思：“曹操弄權，國事都不由朕主，今得此英雄之叔，朕有助矣！”遂拜玄德為左將軍、宜城亭侯。設宴款待畢，玄德謝恩出朝。自此人皆稱為劉皇叔。

曹操回府，荀彧等一班謀士入見曰：“天子認劉備為叔，恐無益於明公。”操曰：“彼既認為皇叔，吾以天子之詔令之，彼愈不敢不服矣。況吾留彼在許都，名雖近君，實在吾掌握之內，吾何懼哉？吾所慮者，太尉楊彪系袁術親戚，倘與二袁為內應，為害不淺。當即除之。”乃密使人誣告彪交通袁術，遂收彪下獄，命滿寵按治之。時北海太守孔融在許都，因諫操曰：“楊公四世清德，豈可因袁氏而罪之乎？”操曰：“此朝廷意也。”融曰：“使成王殺召公，周公可得言不知耶？”操不得已，乃免彪官，放歸田裡。議郎趙彥憤操專橫，上疏劾操不奉帝旨、擅收大臣之罪。操大怒，即收趙彥殺之。於是百官無不悚懼。謀士程昱說操曰：“今明公威名日盛，何不乘此時行王霸之事？”操曰：“朝廷股肱尚多，未可輕動。吾當請天子田獵，以觀動靜。”於是揀選良馬、名鷹、俊犬、弓矢俱備，先聚兵城外，操入請天子田獵。帝曰：“田獵恐非正道。”操曰：“古之帝王，春搜夏苗，秋獮冬狩；四時出郊，以示武於天下。今四海擾攘之時，正當借田獵以講武。”帝不敢不從，隨即上逍遙馬，帶寶雕弓、金鈚箭，排鑾駕出城。玄德與關、張各彎弓插箭，內穿掩心甲，手持兵器，引數十騎隨駕出許昌。曹操騎爪黃飛

電馬，引十萬之眾，與天子獵於許田。軍士排開圍場，周廣二百餘里。操與天子並馬而行，只爭一馬頭。背後都是操之心腹將校。文武百官，遠遠侍從，誰敢近前。當日獻帝馳馬到許田，劉玄德起居道傍。帝曰：“朕今欲看皇叔射獵。”玄德領命上馬，忽草中趕起一兔。玄德射之，一箭正中那兔。帝喝采。轉過土坡，忽見荊棘中趕出一隻大鹿。帝連射三箭不中，顧謂操曰：“卿射之。”操就討天子寶雕弓、金鈚箭，扣滿一射，正中鹿背，倒於草中。群臣將校，見了金鈚箭，只道天子射中，都踴躍向帝呼“萬歲”。曹操縱馬直出，遮於天子之前以迎受之。眾皆失色。玄德背後雲長大怒，剔起臥蠶眉，睜開丹鳳眼，提刀拍馬便出，要斬曹操。玄德見了，慌忙搖手送目。關公見兄如此，便不敢動。玄德欠身向操稱賀曰：“丞相神射，世所罕及！”操笑曰：“此天子洪福耳。”乃回馬向天子稱賀，竟不獻還寶雕弓，就自懸帶。圍場已罷，宴於許田。宴畢，駕回許都。眾人各自歸歇。雲長問玄德曰：“操賊欺君罔上，我欲殺之，為國除害，兄何止我？”玄德曰：“投鼠忌器。操與帝相離只一馬頭，其心腹之人，週迴擁侍；吾弟若逞一時之怒，輕有舉動，倘事不成，有傷天子，罪反坐我等矣。”雲長曰：“今日不殺此賊，後必為禍。”玄德曰：“且宜秘之，不可輕言。”卻說獻帝回宮，泣謂伏皇后曰：“朕自即位以來，奸雄並起：先受董卓之殃，後遭催、汜之亂。常人未受之苦，吾與汝當之。後得曹操，以為社稷之臣；不意專國弄權，擅作威福。朕每見之，背若芒刺。今日在圍場上，身迎呼賀，無禮已極！早晚必有異謀，吾夫婦不知死所也！”伏皇后曰：“滿朝公卿，俱食漢祿，竟無一人能救國難乎？”言未畢，忽一人自外而入曰：“帝，後休憂。吾舉一人，可除國害。”帝視之，乃伏皇后之父伏完也。帝掩淚問曰：“皇丈亦知操賊之專橫乎？”憲曰：“許田射鹿之事，誰不見之？但滿朝之中，非操宗族，則其門下。若非國戚，誰肯盡忠討賊？老臣無權，難行此事。車騎將軍國舅董承可託也。”帝曰：“董國舅多赴國難，朕躬素知；可宜入內，共議大事。”憲曰：“陛下左右皆操賊心腹，倘事洩，為禍不深。”帝曰：“然則奈何？”完曰：“臣有一計：陛下可製衣一領，取玉帶一條，密賜董承；卻於帶襯內縫一密詔以賜之，令到家見詔，可以晝夜畫策，神鬼不覺矣。”帝然之，伏完辭出。

帝乃自作一密詔，咬破指尖，以血寫之，暗令伏皇后縫於玉帶紫錦襯內，卻自穿錦袍，自系此帶，令內史宣董承入。承見帝禮畢，帝曰：“朕夜來與後說霸河之苦，念國舅大功，故特宣入慰勞。”承頓首謝。帝引承出殿，到太廟，轉上功臣閣內。帝焚香禮畢，引承觀畫像。中間畫漢高祖容像。帝曰：“吾高祖皇帝起身何地？如何創業？”承大驚曰：“陛下戲臣耳。聖祖之事，何為不知？高皇帝起自泗上亭長，提三尺劍，斬蛇起義，縱橫四海，三載亡秦，五年滅楚；遂有天下，立萬世之基業。”帝曰：“祖宗如此英雄，子孫如此懦弱，豈不可嘆！”因指左右二輔之像曰：“此二人非留侯張良、鄼侯蕭何耶？”承曰：“然也。高祖開基創業，實賴二人之力。”帝回顧左右較遠，乃密謂承曰：“卿亦當如此二人立於朕側。”承曰：“臣無寸功，何以當此？”帝曰：“朕想卿西都救駕之功，未嘗少忘，無可為賜。”因指所著袍帶曰：“卿當衣朕此袍，系朕

此帶，常如在朕左右也。”承頓首謝。帝解袍帶賜承，密語曰：“卿歸可細觀之，勿負朕意。”承會意，穿袍繫帶，辭帝下閣。

早有人報知曹操曰：“帝與董承登功臣閣說話。”操即入朝來看。董承出閣，才過宮門，恰遇操來；急無躲避處，只得立於路側施禮。操問曰：“國舅何來？”承曰：“適蒙天子宣召，賜以錦袍玉帶。”操問曰：“何故見賜？”承曰：“因念某舊日西都救駕之功，故有此賜。”操曰：“解帶我看。”承心知衣帶中必有密詔，恐操看破，遲延不解。操叱左右：“急解下來！”看了半晌，笑曰：“果然是條好玉帶！再脫下錦袍來借看。”承心中畏懼，不敢不從，遂脫袍獻上。操親自以手提起，對日影中細細詳看。看畢，自己穿在身上，繫了玉帶，回顧左右曰：“長短如何？”左右稱美。操謂承曰：“國舅即以此袍帶轉賜與吾，何如？”承告曰：“君恩所賜，不敢轉贈；容某別制奉獻。”操曰：“國舅受此衣帶，莫非其中有謀乎？”承驚曰：“某焉敢？丞相如要，便當留下。”操曰：“公受君賜，吾何相奪？聊為戲耳。”遂脫袍帶還承。

承辭操歸家，至夜獨坐書院中，將袍仔細反覆看了，並無一物。承思曰：“天子賜我袍帶，命我細觀，必非無意；今不見甚蹤跡，何也？”隨又取玉帶檢看，乃白玉玲瓏，碾成小龍穿花，背用紫錦為襯，縫綴端整，亦並無一物，承心疑，放於桌上，反覆尋之。良久，倦甚。正欲伏几而寢，忽然燈花落於帶上，燒著背襯。承驚拭之，已燒破一處，微露素絹，隱見血跡。急取刀拆開視之，乃天子手書血字密詔也。詔曰：“朕聞人倫之大，父子為先；尊卑之殊，君臣為重。近日操賊弄權，欺壓君父；結連黨伍，敗壞朝綱；敕賞封罰，不由朕主。朕夙夜憂思，恐天下將危。卿乃國之大臣，朕之至戚，當念高帝創業之艱難，糾合忠義兩全之烈士，殄滅奸黨，復安社稷，祖宗幸甚！破指灑血，書詔付卿，再四慎之，勿負朕意！建安四年春三月詔。”

董承覽畢，涕淚交流，一夜寢不能寐。晨起，復至書院中，將詔再三觀看，無計可施。乃放詔於几上，沈思滅操之計。忖量未定，隱几而臥。

忽侍郎王子服至。門吏知子服與董承交厚，不敢攔阻，竟入書院。見承伏几不醒，袖底壓著素絹，微露“朕”字。子服疑之，默取看畢，藏於袖中，呼承曰：“國舅好自在！虧你如何睡得著！”承驚覺，不見詔書，魂不附體，手腳慌亂。子服曰：“汝欲殺曹公！吾當出首。”承泣告曰：“若兄如此，漢室休矣！”子服曰：“吾戲耳。吾祖宗世食漢祿，豈無忠心？願助兄一臂之力，共誅國賊。”承曰：“兄有此心，國之大幸！”子服曰：“當於密室同立義狀，各舍三族，以報漢君。”承大喜，取白絹一幅，先書名畫字。子服亦即書名畫字。書畢，子服曰：“將軍吳子蘭，與吾至厚，可與同謀。”承曰：“滿朝大臣，惟有長水校尉種輯、議郎吳碩是吾心腹，必能與我同事。”正商議間，家僮入報種輯、吳碩來探。承曰：“此天助我也！”教子服暫避於屏後。承接二人入書院坐定，茶畢，輯曰：“許田射獵之事，君亦懷恨乎？”承曰：“雖懷恨，無可奈何。”碩曰：“吾誓殺此賊，恨無助我者耳！”輯曰：“為國除害，雖死無怨！”王子

服從屏後出曰：“汝二人慾殺曹丞相！我當出首，董國舅便是證見。”種輯怒曰：“忠臣不怕死！吾等死作漢鬼，強似你阿附國賊！”承笑曰：“吾等正為此事，欲見二公。王侍郎之言乃戲耳。”便於袖中取出詔來與二人看。二人讀詔，揮淚不止。承遂請書名。子服曰：“二公在此少待，吾去請吳子蘭來。”子服去不多時，即同子蘭至，與眾相見，亦書名畢。承邀於後堂會飲。忽報西涼太守馬騰相探。承曰：“只推我病，不能接見。”門吏回報。騰大怒曰：“我夜來在東華門外，親見他錦袍玉帶而出，何故推病耶！吾非無事而來，奈何拒我！”門吏入報，備言騰怒。承起曰：“諸公少待，暫容承出。”隨即出廳迎接。禮畢坐定，騰曰：“騰入覲將還，故來相辭，何見拒也？”承曰：“賤軀暴疾，有失迎候，罪甚！”騰曰：“面帶春色，未見病容。”承無言可答。騰拂袖便起，嗟嘆下階曰：“皆非救國之人也！”承感其言，挽留之，問曰：“公謂何人非救國之人？”騰曰：“許田射獵之事，吾尚氣滿胸膛；公乃國之至戚，猶自殆於酒色，而不思討賊，安得為皇家救難扶災之人乎！”承恐其詐，佯驚曰：“曹丞相乃國之大臣，朝廷所倚賴，公何出此言？”騰大怒曰：“汝尚以曹賊為好人耶？”承曰：“耳目甚近，請公低聲。”騰曰：“貪生怕死之徒，不足以論大事！”說罷又欲起身。承知騰忠義，乃曰：“公且息怒。某請公看一物。”遂邀騰入書院，取詔示之。騰讀畢，毛髮倒豎，咬齒嚼唇，滿口流血，謂承曰：“公若有舉動，吾即統西涼兵為外應。”承請騰與諸公相見，取出義狀，教騰書名。騰乃取酒歃血為盟曰：“吾等誓死不負所約！”指坐上五人言曰：“若得十人，大事諧矣。”承曰：“忠義之士，不可多得。若所與非人，則反相害矣。”騰教取《鴛行鷺序簿》來檢看。檢到劉氏宗族，乃拍手言曰：“何不共此人商議？”眾皆問何人。馬騰不慌不忙，說出那人來。正是：本因國舅承明詔，又見宗漢佐漢朝。畢竟馬騰之言如何，且聽下文分解。



## 第二十一回 曹操煮酒論英雄 關公賺城斬車胄

卻說董承等問馬騰曰：“公欲用何人？”馬騰曰：“見有豫州牧劉玄德在此，何不求之？”承曰：“此人雖系皇叔，今正依附曹操，安肯行此事耶？”騰曰：“吾觀前日圍場之中，曹操迎受眾賀之時，雲長在玄德背後，挺刀欲殺操，玄德以目視之而止。玄德非不欲圖操，恨操牙爪多，恐力不及耳。公試求之，當必應允。”吳碩曰：“此事不宜太速，當從容商議。”眾皆散去。次日黑夜裡，董承懷詔，徑往玄德公館中來。門吏入報，玄德迎出，請入小閣坐定。關、張侍立於側。玄德曰：“國舅夤夜至此，必有事故。”承曰：“白日乘馬相訪，恐操見疑，故黑夜相見。”玄德命取酒相待。承曰：“前日圍場之中，雲長欲殺曹操，將軍動目擺頭而退之，何也？”玄德失驚曰：“公何以知之？”承曰：“人皆不見，某獨見之。”玄德不能隱諱，遂曰：“舍弟見操僭越，故不覺發怒耳。”承掩面而哭曰：“朝廷臣子，若盡如雲長，何憂不太平哉！”玄德恐是曹操使他來試探，乃佯言曰：“曹丞相治國，為何憂不太平？”承變色而起曰：“公乃漢朝皇叔，故剖肝瀝膽以相告，公何詐也？”玄德曰：“恐國舅有詐，故相試耳。”於是董承取衣帶詔令觀之，玄德不勝悲憤。又將義狀出示，上止有六位：一，車騎將軍董承；二，工部侍郎王子服；三，長水校尉種輯；四，議郎吳碩；五，昭信將軍吳子蘭；六，西涼太守馬騰。玄德曰：“公既奉詔討賊，備敢不效犬馬之勞。”承拜謝，便請書名。玄德亦書“左將軍劉備”，押了字，付承收訖。承曰：“尚容再請三人，共聚十義，以圖國賊，”玄德曰：“切宜緩緩施行，不可輕洩。”共議到五更，相別去了。

玄德也防曹操謀害，就下處後園種菜，親自澆灌，以為韜晦之計。關、張二人曰：“兄不留心天下大事，而學小人之事，何也？”玄德曰：“此非二弟所知也。”二人乃不復言。

一日，關、張不在，玄德正在後園澆菜，許褚、張遼引數十人入園中曰：“丞相有命，請使君便行。”玄德驚問曰：“有甚緊事？”許褚曰：“不知。只教我來相請。”玄德只得隨二人入府見操。操笑曰：“在家做得好大事！”得玄德面如土色。操執玄德手，直至後園，曰：“玄德學圃不易！”玄德方才放心，答曰：“無事消遣耳。”操曰：“適見枝頭梅子青青，忽感去年徵張繡時，道上缺水，將士皆渴；吾心生一計，以鞭虛指曰：‘前面有梅林。’軍士聞之，口皆生唾，由是不渴。今見此梅，不可不賞。又值煮酒正熟，故邀使君小亭一會。”玄德心神方定。隨至小亭，已設樽俎：盤置青梅，一樽煮酒。二人對坐，開懷暢飲。酒至半酣，忽陰雲漠漠，聚雨將至。從人遙指天外龍掛，操與玄德憑欄觀之。操曰：“使君知龍之變化否？”玄德曰：“未知其詳。”操曰：“龍能大能小，能升能隱；大則興雲吐霧，小則隱介藏形；升則飛騰於宇宙之間，隱則潛伏於波濤之內。方今春深，龍乘時變化，猶人得志而縱橫四海。龍之為物，可比世之英雄。玄德久歷四方，必知當世英雄。請試指言之。”玄德曰：“備肉眼安識英雄

？”操曰：“休得過謙。”玄德曰：“備叨恩庇，得仕於朝。天下英雄，實有未知。”操曰：“既不識其面，亦聞其名。”玄德曰：“淮南袁術，兵糧足備，可為英雄？”操笑曰：“冢中枯骨，吾早晚必擒之！”玄德曰：“河北袁紹，四世三公，門多故吏；今虎踞冀州之地，部下能事者極多，可為英雄？”操笑曰：“袁紹色厲膽薄，好謀無斷；幹大事而惜身，見小利而忘命：非英雄也。”玄德曰：“有一人名稱八俊，威鎮九州：劉景升可為英雄？”操曰：“劉表虛名無實，非英雄也。”玄德曰：“有一人血氣方剛，江東領袖——孫伯符乃英雄也？”操曰：“孫策藉父之名，非英雄也。”玄德曰：“益州劉季玉，可為英雄乎？”操曰：“劉璋雖系宗室，乃守戶之犬耳，何足為英雄！”玄德曰：“如張繡、張魯、韓遂等輩皆何如？”操鼓掌大笑曰：“此等碌碌小人，何足掛齒！”玄德曰：“舍此之外，備實不知。”操曰：“夫英雄者，胸懷大志，腹有良謀，有包藏宇宙之機，吞吐天地之志者也。”玄德曰：“誰能當之？”操以手指玄德，後自指，曰：“今天下英雄，惟使君與操耳！”玄德聞言，吃了一驚，手中所執匙箸，不覺落於地下。時正值天雨將至，雷聲大作。玄德乃從容俯首拾箸曰：“一震之威，乃至於此。”操笑曰：“丈夫亦畏雷乎？”玄德曰：“聖人迅雷風烈必變，安得不畏？”將聞言失箸緣故，輕輕掩飾過了。操遂不疑玄德。後人有詩讚曰：“勉從虎穴暫趨身，說破英雄驚殺人。巧借聞雷來掩飾，隨機應變信如神。”

天雨方住，見兩個人撞入後園，手提寶劍，突至亭前，左右攔擋不住。操視之，乃關、張二人也。原來二人從城外射箭方回，聽得玄德被許褚、張遼請將去了，慌忙來相府打聽；聞說在後園，只恐有失，故衝突而入。卻見玄德與操對坐飲酒。二人按劍而立。操問二人何來。雲長曰：“聽知丞相和兄飲酒，特來舞劍，以助一笑。”操笑曰：“此非鴻門會，安用項莊、項伯乎？”玄德亦笑。操命：“取酒與二樊噲壓驚。”關、張拜謝。須臾席散，玄德辭操而歸。雲長曰：“險些驚殺我兩個！”玄德以落箸事說與關、張。關、張問是何意。玄德曰：“吾之學圃，正欲使操知我無大志；不意操竟指我為英雄，我故失驚落箸。又恐操生疑，故借懼雷以掩飾之耳。”關、張曰：“兄真高見！”

操次日又請玄德。正飲間，人報滿寵去探聽袁紹而回。操召入問之。寵曰：“公孫瓚已被袁紹破了。”玄德急問曰：“願聞其詳。”寵曰：“瓚與紹戰不利，築城圍圈，圈上建樓，高十丈，名曰易京樓，積粟三十萬以自守。戰士出入不息，或有被紹圍者，眾請救之。瓚曰：‘若救一人，後之戰者只望人救，不肯死戰矣。’遂不肯救。因此袁紹兵來，多有降者。瓚勢孤，使人持書赴許都求救，不意中途為紹軍所獲。瓚又遺書張燕，暗約舉火為號，裡應外合。下書人又被袁紹擒住，卻來城外放火誘敵。瓚自出戰，伏兵四起，軍馬折其大半。退守城中，被袁紹穿地直入瓚所居之樓下，放起火來。瓚無走路，先殺妻子，然後自縊，全家都被火焚了。今袁紹得了瓚軍，聲勢甚盛。紹弟袁術在淮南驕奢過度，不恤軍民，眾皆背反。術使人歸帝號於袁紹。紹欲取玉璽，術約親自送至，見今棄淮南欲歸河北。若二人協力，急難收復。乞丞相作急圖之。”玄德聞公孫

瓚已死，追念昔日薦己之恩，不勝傷感；又不知趙子龍如何下落，放心不下。因暗想曰：“我不就此時尋個脫身之計，更待何時？”遂起身對操曰：“術若投紹，必從徐州過，備請一軍就半路截擊，術可擒矣。”操笑曰：“來日奏帝，即便起兵。”次日，玄德面奏君。操令玄德總督五萬人馬，又差朱靈、路昭二人同行。玄德辭帝，帝泣送之。

玄德到寓，星夜收拾軍器鞍馬，掛了將軍印，催促便行。董承趕出十里長亭來送。玄德曰：“國舅寧耐。某此行必有以報命。”承曰：“公宜留意，勿負帝心。”二人分別。關、張在馬上問曰：“兄今番出征，何故如此慌速？”玄德曰：“吾乃籠中鳥、網中魚，此一行如魚入大海、鳥上青霄，不受籠網之羈絆也！”因命關、張催朱靈、路昭軍馬速行。

時郭嘉、程昱考較錢糧方回，知曹操已遣玄德進兵徐州，慌入諫曰：“丞相何故令劉備督軍？”操曰：“欲截袁術耳。”程昱曰：“昔劉備為豫州牧時，某等請殺之，丞相不聽；今日又與之兵：此放龍入海，縱虎歸山也。後欲治之，其可得乎？”郭嘉曰：“丞相縱不殺備，亦不當使之去。古人云：一日縱敵，萬世之患。望丞相察之。”操然其言，遂令許褚將兵五百前往，務要追玄德轉來。許褚應諾而去。

卻說玄德正行之間，只見後面塵頭驟起，謂關、張曰：“此必曹兵追至也。”遂下了營寨，令關、張各執軍器，立於兩邊。許褚至，見嚴兵整甲，乃下馬入營見玄德。玄德曰：“公來此何干？”褚曰：“奉丞相命，特請將軍回去，別有商議。”玄德曰：“將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。吾面過君，又蒙丞相鈞語。今別無他議，公可速回，為我稟覆丞相。”許褚尋思：“丞相與他一向交好，今番又不曾教我來廝殺，只得將他言語回覆，另候裁奪便了。”遂辭了玄德，領兵而回。回見曹操，備述玄德之言。操猶豫未決。程昱、郭嘉曰：“備不肯回兵，可知其心變矣。”操曰：“我有朱靈、路昭二人在彼，料玄德未必敢心變。況我既遣之，何可復悔？”遂不復追玄德。後人有詩嘆玄德曰：“束兵秣馬去匆匆，心念天言衣帶中。撞破鐵籠逃虎豹，頓開金鎖走蛟龍。”卻說馬騰見玄德已去，邊報又急，亦回西涼州去了。玄德兵至徐州，刺史車胄出迎。公宴畢，孫乾、糜竺等都來參見。玄德回家探視老小，一面差人探聽袁術。探子回報：“袁術奢侈太過，雷薄、陳蘭皆投嵩山去了。術勢甚衰，乃作書讓帝號於袁紹。紹命人召術，術乃收拾人馬、宮禁御用之物，先到徐州來。”玄德知袁術將至，乃引關、張、朱靈、路昭五萬軍出，正迎著先鋒紀靈至。張飛更不打話，直取紀靈。鬥無十合，張飛大喝一聲，刺紀靈於馬下，敗軍奔走。袁術自引軍來鬥。玄德分兵三路：朱靈、路昭在左，關、張在右，玄德自引兵居中，與術相見，在門旗下責罵曰：“汝叛逆不道，吾今奉明詔前來討汝！汝當束手受降，免你罪犯。”袁術罵曰：“織蓆編屨小輩，安敢輕我！”麾兵趕來。玄德暫退，讓左右兩路軍殺出。殺得術軍屍橫遍野，血流成渠；兵卒逃亡，不可勝計。又被嵩山雷薄、陳蘭劫去錢糧草料。欲回壽春，又被群盜所襲，只得住於江亭。止有一千餘眾，皆老弱之輩。時當盛暑，糧食盡絕，只剩麥三十斛，分派軍士。家人無食，多

有餓死者。術嫌飯粗，不能下嚥，乃命庖人取蜜水止渴。庖人曰：“止有血水，安有蜜水！”術坐於床上，大叫一聲，倒於地下，吐血鬥餘而死。時建安四年六月也。後人有詩曰：漢末刀兵起四方，無端袁術太猖狂，不思累世為公相，便欲孤身作帝王。強暴枉誇傳國璽，驕奢妄說應天祥。渴思蜜水無由得，獨臥空床嘔血亡。”袁術已死，侄袁胤將靈柩及妻子奔廬江來，被徐璆盡殺之。璆奪得玉璽，赴許都獻於曹操。操大喜，封徐璆為高陵太守。此時玉璽歸操。

卻說玄德知袁術已喪，寫表申奏朝廷，書呈曹操，令朱靈、路昭回許都，留下軍馬保守徐州；一面親自出城，招諭流散人民復業。

且說朱靈、路昭回許都見曹操，說玄德留下軍馬。操怒，欲斬二人。荀彧曰：“權歸劉備，二人亦無奈何。”操乃赦之。彧又曰：“可寫書與車胄就內圖之。”操從其計，暗使人來見車胄，傳曹操鈞旨。胄隨即請陳登商議此事。登曰：“此事極易。今劉備出城招民，不日將還；將軍可命軍士伏於甕城邊，只作接他，待馬到來，一刀斬之；某在城上射住後軍，大事濟矣。”胄從之。陳登回見父陳珪，備言其事。珪命登先往報知玄德。登領父命，飛馬去報，正迎著關、張，報說如此如此。原來關、張先回，玄德在後。張飛聽得，便要去廝殺。雲長曰：“他伏甕城邊待我，去必有失。我有一計，可殺車胄：乘夜扮作曹軍到徐州，引車胄出迎，襲而殺之。”飛然其言。那部下軍原有曹操旗號，衣甲都同。當夜三更，到城邊叫門。城上問是誰，眾應是曹丞相差來張文遠的人馬。報知車胄，胄急請陳登議曰：“若不迎接，誠恐有疑；若出迎之，又恐有詐。”胄乃上城回言：“黑夜難以分辨，平明瞭相見。”城下答應：“只恐劉備知道，疾快開門！”車胄猶豫未定，城外一片聲叫開門。車胄只得披掛上馬，引一千軍出城；跑過吊橋，大叫：“文遠何在？”火光中只見雲長提刀縱馬直迎車胄，大叫曰：“匹夫安敢懷詐，欲殺吾兄！”車胄大驚，戰未數合，遮攔不住，撥馬便回。到吊橋邊，城上陳登亂箭射下，車胄繞城而走。雲長趕來，手起一刀，砍於馬下，割下首級提回，望城上呼曰：“反賊車胄，吾已殺之；眾等無罪，投降免死！”諸軍倒戈投降，軍民皆安。雲長將胄頭去迎玄德，具言車胄欲害之事，今已斬首。玄德大驚曰：“曹操若來。如之奈何？”雲長曰：“弟與張飛迎之。”玄德懊悔不已，遂入徐州。百姓父老，伏道而接。玄德到府，尋張飛，飛已將車胄全家殺盡。玄德曰：“殺了曹操心腹之人，如何肯休？”陳登曰：“某有一計，可退曹操。”正是：既把孤身離虎穴，還將妙計息狼煙。不知陳登說出甚計來，且聽下文分解。

## 第二十二回 袁曹各起馬步三軍 關張共擒王劉二將

卻說陳登獻計於玄德曰：“曹操所懼者袁紹。紹虎踞冀、青、幽、並諸郡，帶甲百萬，文官武將極多，今何不寫書遣人到彼求救？”玄德曰：“紹向與我未通往來，今又新破其弟，安肯相助？”登曰：“此間有一人與袁紹三世通家，若得其一書致紹，紹必來相助。”玄德問何人。登曰：“此人乃公平日所折節敬禮者，何故忘之？”玄德猛省曰：“莫非鄭康成先生乎？”登笑曰：“然也。”原來鄭康成名玄，好學多才，嘗受業於馬融。融每當講學，必設絳帳，前聚生徒，後陳聲妓，侍女環列左右。玄聽講三年，目不邪視，融甚奇之。及學成而歸。融嘆曰：“得我學之秘者，惟鄭玄一人耳！”玄家中侍婢俱通毛詩。一婢嘗忤玄意，玄命長跪階前。一婢戲謂之曰：“胡為乎泥中？”此婢應聲曰：“薄言往愬，逢彼之怒。”其風雅如此。桓帝朝，玄官至尚書；後因十常侍之亂，棄官歸田，居於徐州。玄德在涿郡時，已曾師事之；及為徐州牧，時時造廬請教，敬禮特甚。當下玄德想出此人，大喜，便同陳登親至鄭玄家中，求其作書。玄慨然依允，寫書一封，付與玄德。玄德便差孫乾星夜齎往袁紹處投遞。紹覽畢，自忖曰：“玄德攻滅吾弟，本不當相助；但重以鄭尚書之命，不得不往救之。”遂聚文武官，商議興兵伐曹操。謀士田豐曰：“兵起連年，百姓疲弊，倉廩無積，不可復興大軍。宜先遣人獻捷天子，若不得通，乃表稱曹操隔我王路，然後提兵屯黎陽；更於河內增益舟楫，繕置軍器，分遣精兵，屯紮邊鄙。三年之中，大事可定也。”謀士審配曰：“不然。以明公之神武，撫河朔之強盛，興兵討曹賊，易如反掌，何必遷延日月？”謀士沮授曰：“制勝之策，不在強盛。曹操法令既行，士卒精練，比公孫瓚坐受困者不同。今棄獻捷良策，而興無名之兵，竊為明公不取。”謀士郭圖曰：“非也。兵加曹操，豈曰無名？公正當及時早定大業。願從鄭尚書之言，與劉備共仗大義，剿滅曹賊，上合天意，下合民情，實為幸甚！”四人爭論未定，紹躊躇不決。忽許攸、荀諝自外而入。紹曰：“二人多有見識，且看如何主張。”二人施禮畢，紹曰：“鄭尚書有書來，令我起兵助劉備，攻曹操。起兵是乎？不起兵是乎？”二人齊聲應曰：“明公以眾克寡，以強攻弱，討漢賊以扶王室：起兵是也。”紹曰：“二人所見，正合我心。”便商議興兵。先令孫乾回授鄭玄，並約玄德準備接應；一面令審配、逢紀為統軍，田豐、荀諝、許攸為謀士，顏良、文丑為將軍，起馬軍十五萬，步兵十五萬，共精兵三十萬，望黎陽進發。分撥已定，郭圖進曰：“以明公大義伐操，必須數操之惡，馳檄各郡，聲罪致討，然後名正言順。”紹從之，遂令書記陳琳草檄。琳字孔璋，素有才名；靈帝時為主簿，因諫何進不聽，復遭董卓之亂，避難冀州，紹用為記室。當下領命草檄，援筆立就。其文曰：

蓋聞明主圖危以制變，忠臣慮難以立權。是以有非

常之人，然後有非常之事；有非常之事，然後立非常之

功。夫非常者，固非常人所擬也。曩者，強秦弱主，趙

高執柄，專制朝權，威福由己；時人迫脅，莫敢正言；終有望夷之敗，祖宗焚滅，汙辱至今，永為世鑑。及臻呂後季年，產祿專政，內兼二軍，外統趙梁；擅斷萬機，決事省禁；下陵上替，海內寒心。於是絳侯朱虛興兵奮怒，誅夷逆暴，尊立太宗，故能王道興隆，光明顯融：此則大臣立權之明表也。司空曹操：祖父中常侍騰，與左棺、徐璜並作妖孽，饕餮放橫，傷化虐民；父嵩，乞匄攜養，因臧假位，輿金輦璧，輸貨權門，竊盜鼎司，傾覆重器。操贅閹遺醜，本無懿德，狡鋒協，好亂樂禍。

幕府董統鷹揚，掃除凶逆；續遇董卓，侵官暴國。於是提劍揮鼓，發命東夏，收羅英雄，棄瑕取用；故遂與操同諮合謀，授以裨師，謂其鷹犬之才，爪牙可任。至乃愚忖短略，輕進易退，傷夷折衄，數喪師徒；幕府輒復分兵命銳，修完補輯，錶行東郡，領兗州刺史，被以虎文，獎蹙威柄，冀獲秦師一克之報。而操遂承資跋扈，恣行兇忒，割剝元元，殘賢害善。

故九江太守邊讓，英才俊偉，天下知名；直言正色，論不阿諂；身首被梟懸之誅，妻孥受灰滅之咎。自是士林憤痛，民怨彌重；一夫奮臂，舉州同聲。故躬破于徐方，地奪於呂布；彷徨東裔，蹈據無所。幕府惟強幹弱枝之義，且不登叛人之黨，故復援旌擐甲，席捲起徵，金鼓響振，布眾奔沮；拯其死亡之患，復其方伯之位：則幕府無德於兗土之民，而有大造於操也。

後會鑾駕返旆，群虜寇攻。時冀州方有北鄙之警，匪遑離局；故使從事中郎徐勣，就發遣操，使繕修郊廟，翊衛幼主。操便放志：專行脅遷，當御省禁；卑侮王室，敗

法亂紀；坐領三臺，專制朝政；爵賞由心，弄戮在口；所愛光五宗，所惡滅三族；群談者受顯誅，腹議者蒙隱戮；百僚鉗口，道路以目；尚書記朝會，公卿充員品而已。故太尉楊彪，典歷二司，享國極位。操因緣眚眚，被以非罪；榜楚參並，五毒備至；觸情任忒，不顧憲綱。又議郎趙彥，忠諫直言，義有可納，是以聖朝含聽，改容加飾。操欲迷奪時明，杜絕言路，擅收立殺，不俟報國。又梁孝王，先帝母昆，墳陵尊顯；桑梓松柏，猶宜肅恭。而操帥將吏士，親臨發掘，破棺裸屍，掠取金寶。至令聖朝流涕，士民傷懷！操又特置發丘中郎將、摸金校尉，所過隳突，無骸不露。身處三公之位，而行桀虜之態，汙國害民，毒施人鬼！加其細緻慘苛，科防互設；晉繳充蹊，坑阱塞路；舉手掛網羅，動足觸機陷：是以兗、豫有無聊之民，帝都有吁嗟之怨。歷觀載籍，無道之臣，貪殘酷烈，於操為甚！幕府方詰外奸，未及整訓；加緒含容，冀可彌縫。而操豺狼野心，潛包禍謀，乃欲摧撓棟樑，孤弱漢室，除滅忠正，專為嬖雄。往者伐鼓北征公孫瓚，強寇桀逆，拒圍一年。操因其未破，陰交書命，外助王師，內相掩襲。會其行人發露，瓚亦梟夷，故使鋒芒挫縮，厥圖不果。今乃屯據敷倉，阻河為固，欲以螳螂之斧，御隆車之隧。幕府奉漢威靈，折衝宇宙；長戟百萬，胡騎千群；奮中黃育獲之士，騁良弓勁弩之勢；冀州越太行，青州涉濟漯；大軍泛黃河而角其前，荊州下宛葉而掎其後：雷震虎步，若舉炎火以炳飛蓬，覆滄海以沃炭，有何不滅者哉？又操軍吏士，其可戰者，皆出自幽冀，或故營部曲，鹹怨曠思歸，流涕北顧。其餘兗豫之民，及呂布

張楊之餘眾，覆亡迫脅，權時苟從；各被創夷，人為仇敵。若回旆方徂，登高岡而擊鼓吹，揚素揮以啟降路，必土崩瓦解，不俟血刃。方今漢室陵遲，綱維弛絕；聖朝無一介之輔，股肱無折衝之勢。方畿之內，簡練之臣，皆垂頭□翼，莫所憑恃；雖有忠義之佐，脅於暴虐之臣，焉能展其節？又操持部曲精兵七百，圍守宮闕，外託宿衛，內實拘執。懼其篡逆之萌，因斯而作。此乃忠臣肝腦塗地之秋，烈士立功之會，可不勸哉！操又矯命稱制，遣使發兵。恐邊遠州郡，過聽給與，違眾旅叛，舉以喪名，為天下笑，則明哲不取也。即日幽並青冀四州並進。書到荊州，便勒現兵，與建忠將軍協同聲勢。州郡各整義兵，羅落境界，舉武揚威，並匡社稷：則非常之功於是乎著。

其得操首者，封五千戶侯，賞錢五十萬。部曲偏裨將校諸吏降者，勿有所問。廣宣恩信，班揚符賞，佈告天下，鹹使知聖朝有拘迫之難。如律令！

紹覽檄大喜，即命使將此檄遍行州郡，並於各處關津隘口張掛。檄文傳至許都，時曹操方患頭風，臥病在床。左右將此檄傳進，操見之，毛骨悚然，出了一身冷汗，不覺頭風頓愈，從床上一躍而起，顧謂曹洪曰：“此微何人所作？”洪曰：“聞是陳琳之筆。”操笑曰：“有文事者，必須以武略濟之。陳琳文事雖佳，其如袁紹武略之不足何！”遂聚眾謀士商議迎敵。孔融聞之，來見操曰：“袁紹勢大，不可與戰，只可與和。”荀彧曰：“袁紹無用之人，何必議和？”融曰：“袁紹士廣民強。其部下如許攸、郭圖、審配、逢紀皆智謀之士；田豐、沮授皆忠臣也；顏良、文丑勇冠三軍；其餘高覽、張郃、淳于瓊等俱世之名將。——何謂紹為無用之人乎？”彧笑曰：“紹兵多而不整。田豐剛而犯上，許攸貪而不智，審配專而無謀，逢紀果而無用：此數人者，勢不相容，必生內變，顏良、文丑，匹夫之勇，一戰可擒。其餘碌碌等輩，縱有百萬，何足道哉！”孔融默然。操大笑曰：“皆不出荀文若之料。”遂喚前軍劉岱、後軍王忠引軍五萬，打著丞相旗號，去徐州攻劉備。原來劉岱舊為兗州刺史；及操取兗州，岱降於操，操用為偏將，故今差他與王忠一同領兵。操卻自引大軍二十萬，進黎陽，拒袁紹。程昱曰：“恐劉岱、王忠不稱其使。”操曰：“吾亦知非劉備敵手，權且虛張聲勢。”分付：“不可輕進。待我破紹，再勒兵破備。”劉岱、王忠領兵去了。



曹操自引兵至黎陽。兩軍隔八十里，各自深溝高壘，相持不戰。自八月守至十月。原來許攸不樂審配領兵，沮授又恨紹不用其謀，各不相和，不圖進取。袁紹心懷疑惑，不思進兵，操乃喚呂布手下降將臧霸守把青、徐；于禁、李典屯兵河上；曹仁總督大軍，屯於官渡，操自引一軍，竟回許都。

且說劉岱、王忠引軍五萬，離徐州一百里下寨。中軍虛打“曹丞相”旗號，未敢進兵，只打聽河北訊息。這裡玄德也不知曹操虛實，未敢擅動，亦只探聽河北。忽曹操差人催劉岱、王忠進戰。二人在寨中商議。岱曰：“丞相催促攻城，你可先去。”王忠曰：“丞相先差你。”岱曰：“我是主將，如何先去？”忠曰：“我和你同引兵去。”岱曰：“我與你拈鬪，拈著的便去。”王忠拈著“先”字，只得分一半軍馬，來攻徐州。

玄德聽知軍馬到來，請陳登商議曰：“袁本初雖屯兵黎陽，奈謀臣不和，尚未進取。曹操不知在何處。聞黎陽軍中，無操旗號，如何這裡卻反有他旗號？”登曰：“操詭計百出，必以河北為重，親自監督，卻故意不建旗號，乃於此處虛張旗號；吾意操必不在此。”玄德曰：“兩弟誰可探聽虛實？”張飛曰：“小弟願往。”玄德曰：“汝為人躁暴，不可去。”飛曰：“便是有曹操也拿將來！”雲長曰：“待弟往觀其動靜。”玄德曰：“雲長若去，我卻放心。”於是雲長引三千人馬出徐州來。

時值初冬，陰雲布合，雪花亂飄，軍馬皆冒雪佈陣。雲長驛馬提刀而出，大叫王忠打話。忠出曰：“丞相到此，緣何不降？”雲長曰：“請丞相出陣，我自有一話說。”忠曰：“丞相豈肯輕見你！”雲長大怒，驛馬向前。王忠挺槍來迎。兩馬相交，雲長撥馬便走。王忠趕來。轉過山坡，雲長回馬，大叫一聲，舞刀直取。王忠攔截不住，恰待驛馬奔逃，雲長左手倒提寶刀，右手揪住王忠勒甲條，拖下鞍轡，橫擔於馬上，回本陣來。王忠軍四散奔走。

雲長押解王忠，回徐州見玄德。玄德問：“爾乃何人？現居何職？敢詐稱曹丞相！”忠曰：“焉敢有詐。奉命教我虛張聲勢，以為疑兵。丞相實不在此。”玄德教付衣服酒食，且暫監下，待捉了劉岱，再作商議。雲長曰：“某知兄有和解之意，故生擒將來。”玄德曰：“吾恐翼德躁暴，殺了王忠，故不教去。此等人殺之無益，留之可為解和之地。”張飛曰：“二哥捉了王忠，我去生擒劉岱來！”玄德曰：“劉岱昔為兗州刺史，虎牢關伐董卓時，也是一鎮諸侯，今日為前軍，不可輕敵。”飛曰：“量此輩何足道哉！我也似二哥生擒將來便了。”玄德曰：“只恐壞了他性命，誤我大事。”飛曰：“如殺了，我償他命！”玄德遂與軍三千。飛引兵前進。

卻說劉岱知王忠被擒，堅守不出。張飛每日在寨前叫罵，岱聽知是張飛，越不敢出。飛守了數日，見岱不出，心生一計：傳令今夜二更去劫寨；日間卻在帳中飲酒詐醉，尋軍士罪過，打了一頓，縛在營中，曰：“待我今夜出兵時，將來祭旗！”卻暗使左右縱之去。軍士得脫，偷走出營，徑往劉岱營中來報劫寨之事。劉岱見降卒身受重傷，遂聽

其說，虛扎空寨，伏兵在外。是夜張飛卻分兵三路，中間使三十餘人，劫寨放火；卻教兩路軍抄出他寨後，看火起為號，夾擊之。三更時分，張飛自引精兵，先斷劉岱後路；中路三十餘人，搶入寨中放火。劉岱伏兵恰待殺入，張飛兩路兵齊出。岱軍自亂，正不知飛兵多少，各自潰散。劉岱引一隊殘軍，奪路而走，正撞見張飛，狹路相逢，急難迴避，交馬只一合，早被張飛生擒過去。餘眾皆降。飛使人先報入徐州。玄德聞之，謂雲長曰：“翼德自來粗莽，今亦用智，吾無憂矣！”乃親自出郭迎之。飛曰：“哥哥道我躁暴，今日如何？玄德曰：“不用言語相激，如何肯使機謀！”飛大笑。

玄德見縛劉岱過來，慌下馬解其縛曰：“小弟張飛誤有冒瀆，望乞恕罪。”遂迎入徐州，放出王忠，一同管待。玄德曰：“前因車胄欲害備，故不得不殺之。丞相錯疑備反，遣二將軍前來問罪。備受丞相大恩，正思報效，安敢反耶？二將軍至許都，望善言為備分訴，備之幸也。”劉岱、王忠曰：“深荷使君不殺之恩，當於丞相處方便，以某兩家老小保使君。”玄德稱謝。次日盡還原領軍馬，送出郭外。

劉岱、王忠行不上十餘里，一聲鼓響，張飛攔路大喝曰：“我哥哥忒沒分曉！捉住賊將如何又放了？”得劉岱、王忠在馬上發顫。張飛睜眼挺槍趕來，背後一人飛馬大叫：“不得無禮！”視之，乃雲長也。劉岱、王忠方才放心。雲長曰：“既兄長放了，吾弟如何不遵法令？”飛曰：“今番放了，下次又來。”雲長曰：“待他再來，殺之未遲。”劉岱、王忠連聲告退曰：“便丞相誅我三族，也不來了。望將軍寬恕。”飛曰：“便是曹操自來，也殺他片甲不回！今番權且寄下兩顆頭！”劉岱、王忠抱頭鼠竄而去。雲長、翼德回見玄德曰：“曹操必然復來。”孫乾謂玄德曰：“徐州受敵之地，不可久居；不若分兵屯小沛，守邳城，為犄角之勢，以防曹操。”玄德用其言，令雲長守下邳；甘、糜二夫人亦於下邳安置。甘夫人乃小沛人也，糜夫人乃糜竺之妹也。孫乾、簡雍、糜竺、糜芳守徐州。玄德與張飛屯小沛。劉岱、王忠回見曹操，具言劉備不反之事。操怒罵：“辱國之徒，留你何用！”喝令左右推出斬之。正是：犬豕何堪共虎鬥，魚蝦空自與龍爭。不知二人性命如何，且聽下文分解。

## 第二十三回 禰正平裸衣罵賊 吉太醫下毒遭刑

卻說曹操欲斬劉岱、王忠。孔融諫曰：“二人本非劉備敵手，若斬之，恐失將士之心。”操乃免其死，黜罷爵祿。欲自起兵伐玄德。孔融曰：“方今隆冬盛寒，未可動兵，待來春未為晚也。可先使人招安張繡、劉表，然後再圖徐州。”操然其言，先遣劉曄往說張繡。曄至襄城，先見賈詡，陳說曹公盛德。詡乃留曄於家中。次日來見張繡，說曹公遣劉曄招安之事。正議間，忽報袁紹有使至。繡命入。使者呈上書信。繡覽之，亦是招安之意。詡問來使曰：“近日興兵破曹操，勝負何如？”使曰：“隆冬寒月，權且罷兵。今以將軍與荊州劉表俱有國士之風，故來相請耳。”詡大笑曰：“汝可便回見本初，道汝兄弟尚不能容，何能容天下國士乎！”當面扯碎書，叱退來使。

張繡曰：“方今袁強曹弱；今毀書叱使，袁紹若至，當如之何？”詡曰：“不如去從曹操。”繡曰：“吾先與操有仇，安得相容？”詡曰：“從操其便有三：夫曹公奉天子明詔，征伐天下，其宜從一也；紹強盛，我以少從之，必不以我為重，操雖弱，得我必喜，其宜從二也；曹公王霸之志，必釋私怨，以明德於四海，其宜從三也。願將軍無疑焉。”繡從其言，請劉曄相見。曄盛稱操德，且曰：“丞相若記舊怨，安肯使某來結好將軍乎？”繡大喜，即同賈詡等赴許都投降。繡見操，拜於階下。操忙扶起，執其手曰：“有小過失，勿記於心。”遂封繡為揚武將軍，封賈詡為執金吾使。

操即命繡作書招安劉表。賈詡進曰：“劉景升好結納名流，今必得一有文名之士往說之，方可降耳。”操問荀攸曰：“誰人可去？”攸曰：“孔文學可當其任。”操然之。攸出見孔融曰：“丞相欲得一有文名之士，以備行人之選。公可當此任否？”融曰：“吾友禰衡，字正平，其才十倍於我。此人宜在帝左右，不但可備行人而已。我當薦之天子。”於是遂上表奏帝。其文曰：“臣聞洪水橫流，帝思俾乂；旁求四方，以招賢俊。昔世宗繼統，將弘基業；疇諮熙載，群士響臻。陛下睿聖，纂承基緒，遭遇厄運，勞謙日昃；維嶽降神，異人並出。竊見處士平原禰衡：年二十四，字正平，淑質貞亮，英才卓犖。初涉藝文，升堂睹奧；目所一見，輒誦之口，耳所暫聞，不忘於心；性與道合，思若有神；弘羊潛計，安世默識，以衡準之，誠不足怪。忠果正直，志懷霜雪；見善若驚，嫉惡若仇；任座抗行，史魚厲節，殆無以過也。鸞鳥累百，不如一鶚；使衡立朝，必有可觀。飛辯騁詞，溢氣坱湧；解疑釋結，臨敵有餘。昔賈誼求試屬國，詭系單于；終軍欲以長纓，牽制勁越；弱冠慷慨，前世美之。近日路粹、嚴象，亦用異才，擢拜臺郎。衡宜與為比。如得龍躍天衢，振翼雲漢，揚聲紫微，垂光虹蜺，足以昭近署之多士，增四門之穆穆。鈞天廣樂，必有奇麗之觀；帝室皇居，必蓄非常之寶。若衡等輩，不可多得。激楚、陽阿，至妙之容，掌伎者之所貪；飛兔、螭粒、惚擠牛、肌16種、幣病3嫉惹???也灰暈牛勘菹麥粕魅∈浚?匱胄?裕?蛄罌庖院忠掄佞?H縹衡曬鄧桑?嫉仁茈嫫壑?鍛! 銀効辣恚?願恫懿佟 2 偎煇谷蘇俸庵痢@癖希?儼幻?? 蠟皮鑒焯駒唬骸疤爛廡

淅??搥搏蝗艘玻輩僭唬骸拔嶮室掠惺??耍?緣筆烙(12)郊?搥轎奕耍俊焙庠唬骸霸肝擰!輩  
僭唬骸敗?④髻?9.?巍3.剃牛??鉅竊叮?酒觥巍3.縷講患耙病U帕傘(12)耽搖16.碗洄16.紙?  
?虜豢傻保?潯?懟18.砦洳患耙病B莉?18.?櫛?郵攏?誚?(12)旋搥?確矯幌暮類?煜縷煙牛?龍  
有(6)蘭涓=?0駁夢奕耍俊焙廡u唬骸航?圓鉅櫻<說熱宋錚?峴∈噸?很?塢溝跔ノ始玻?  
髻?塢箍捶厥嗇梗?剃趴塢構孖瘡棧B??慰塢拱狀誓罡常?帕煽塢夠韞拿?稽?眈鉅塢鼓僚7  
怕恚?紙?塢谷∪炊琳校?碗淇塢勾?樗拖??莉?塢鼓廿噸?#??馮塢掛?剖吃悖?誚?塢垢喊  
嬭?劍?旋慰塢僱樂礪億罰幌暮類?莆?晏蹇???龍有10.耙????于F漱啍允旦錄棚7.鼓搖14.  
僕啊(4)獯??輩控?唬骸叭暖瀉文埽俊焙庠唬骸疤焐牡乜恚?搏徊煌ǎ蝗?嘆帕鯛?匏?幌?簣  
峽梢災戮??i(7)轟?驢梢耘淙掠誑住(13)鋤F裊腴鬚庸猜豐醢筆敝褂姓帕稍誑破?附S?噸?  
2僭唬骸拔峭?僖還睦簪輝續沓?匱縵恚?閃鐸蠓獬浯酥啊!焙獠煌拼牽?!!アA稍唬骸  
按已順鮫圓謊罰?尾簣敝?俊輩僭唬骸按已慇蹟行槩??督??擰=祥丈敝??煜滷匚轎也荒覓  
菸鍛1俗砸量?埽?柿釵?睦桑勻柚?!崩慈眨?做謔√?洗笱綾佳停?罟睦耙喂摹>衫粼疲  
骸拔喂謀叢恍亂隆!焙獯J梢露?猗K旋韞奈?隊嫵嫵?巍貳R膾謔餉睿?彳屮薪鶚??W?  
吞????豢憤?魑權W笱液仍唬骸昂尾桓?攏焙獯泵嬭嚴戮善埔路??閭宥?iii?歆砭÷丁W?  
徒匠諉矜:餉誦煨熈趴悖?丈?槐洄2龢吃唬骸懊硤彌?希?翁?繁癥俊焙庠唬骸捌劬?梟夏  
宋轎繫癰N崧陡改鋼?危?韻鄖灝字?宥?輩僭唬骸叭晡?灝祝???圩牽俊焙庠唬骸叭瓴皇斷  
陀蓓?茄圩且玻徊歡潦?掠?強謐且玻徊荒芍已裕?嵌?且玻徊煌ü漚癢?巧磣且玻徊蝗莢罌  
睿?歉棺且玻懷;炒颯嬌?切淖且玻ノ崧頌煜旅?浚?夢?睦簪?怯荀艸跔嶂倌幔?安只倜獻  
傭?ℳ?賞醢災?擔??鞣飼崛艘?俊?

時孔融在坐，恐操殺衡，乃從容進曰：“禰衡罪同胥靡，不足發明王之夢。”操指  
衡而言曰：“令汝往荊州為使。如劉表來降，便用汝作公卿。”衡不肯往。操教備馬三  
匹，令二人扶挾而行；卻教手下文武，整酒於東門外送之。荀彧曰：“如禰衡來，不可  
起身。”衡至，下馬入見，眾皆端坐。衡放聲大哭。荀彧問曰：“何為而哭？”衡曰：  
“行於死柩之中，如何不哭？”眾皆曰：“吾等是死屍，汝乃無頭狂鬼耳！”衡曰：“  
吾乃漢朝之臣，不作曹瞞之黨，安得無頭？”眾欲殺之。荀彧急止之曰：“量鼠雀之輩  
，何足汗刀！”衡曰：“吾乃鼠雀，尚有人性；汝等只可謂之蜾蠃！”眾恨而散。

衡至荊州，見劉表畢，雖頌德，實譏諷。表不喜，令去江夏見黃祖。或問表曰：“  
禰衡戲謔主公，何不殺之？”表曰：“禰衡數辱曹操，操不殺者，恐失人望；故令作使  
於我，欲借我手殺之，使我受害賢之名也。吾今遣去見黃祖，使曹操知我有識。”眾皆  
稱善。時袁紹亦遣使至。表問眾謀士曰：“袁本初又遣使來，曹孟德又差禰衡在此，當  
從何便？”從事中郎將韓嵩進曰：“今兩雄相持，將軍若欲有為，乘此破敵可也。如其  
不然，將擇其善者而從之。今曹操善能用兵，賢俊多歸，其勢必先取袁紹，然後移兵向  
江東，恐將軍不能御；莫若舉荊州以附操，操必重待將軍矣。”表曰：“汝且去許都，  
觀其動靜，再作商議。”嵩曰：“君臣各有定分。嵩今事將軍，雖赴湯蹈火，一唯所命。

將軍若能上順天子，下從曹公，使嵩可也；如持疑未定，嵩到京師，天子賜嵩一官，則嵩為天子之臣，不復為將軍死矣。”表曰：“汝且先往觀之。吾別有主意。”

嵩辭表，到許都見操。操遂拜嵩為侍中，領零陵太守。荀彧曰：“韓嵩來觀動靜，未有微功，重加此職，禰衡又無音耗，丞相遣而不問，何也？”操曰：“禰衡辱吾太甚，故借劉表手殺之，何必再問？”遂遣韓嵩回荊州說劉表。

嵩回見表，稱頌朝廷盛德，勸表遣子入侍，表大怒曰：“汝懷二心耶！”欲斬之。嵩大叫曰：“將軍負嵩，焉不負將軍！”蒯良曰：“嵩未去之前，先有此言矣。”劉表遂赦之。

人報黃祖斬了禰衡，表問其故，對曰：“黃祖與禰衡共飲，皆醉。祖問衡曰：‘君在許都有何人物？’衡曰：‘大兒孔文舉，小兒楊德祖。除此二人，別無人物。’祖曰：‘似我何如？’衡曰：‘汝似廟中之神，雖受祭祀，恨無靈驗！’祖大怒曰：‘汝以我為土木偶人耶！’遂斬之。衡至死罵不絕口，”劉表聞衡死，亦嗟呀不已，令葬於鸚鵡洲邊。後人有詩嘆曰：“黃祖才非長者儔，禰衡珠碎此江頭。今來鸚鵡洲邊過，惟有無情碧水流。”卻說曹操知禰衡受害，笑曰：“腐儒舌劍，反自殺矣！”因不見劉表來降，便欲興兵問罪。荀彧諫曰：“袁紹未平，劉備未滅，而欲用兵江漢，是猶舍心腹而順手足也。可先滅袁紹，後滅劉備，江漢可一掃而平矣。”操從之。

且說董承自劉玄德去後，日夜與王子服等商議，無計可施。建安五年，元旦朝賀，見曹操驕橫愈甚，感憤成疾。帝知國舅染病，令隨朝太醫前去醫治。此醫乃洛陽人，姓吉，名太，字稱平，人皆呼為吉平，當時名醫也。平到董承府用藥調治，旦夕不離；常見董承長吁短嘆，不敢動問。

時值元宵，吉平辭去，承留住，二人共飲。飲至更餘，承覺睏倦，就和衣而睡。忽報王子服等四人至，承出接入。服曰：“大事諧矣！”承曰：“願聞其說。”服曰：“劉表結連袁紹，起兵五十萬，共分十路殺來。馬騰結連韓遂，起西涼軍七十二萬，從北殺來。曹操盡起許昌兵馬，分頭迎敵，城中空虛。若聚五家僮僕，可得千餘人。乘今夜府中大宴，慶賞元宵，將府圍住，突入殺之。不可失此機會！”承大喜，即喚家奴各人收拾兵器，自己披掛綽槍上馬，約會都在內門前相會，同時進兵。夜至二鼓，眾兵皆到。董承手提寶劍，徒步直入，見操設宴後堂，大叫：“操賊休走！”一劍剝去，隨手而倒。霎時覺來，乃南柯一夢，口中猶罵“操賊”不止。

吉平向前叫曰：“汝欲害曹公乎？”承驚懼不能答。吉平曰：“國舅休慌。某雖醫人，未嘗忘漢。某連日見國舅嗟嘆，不敢動問。恰才夢中之言，已見真情，幸勿相瞞。倘有用某之處，雖滅九族，亦無後悔！”承掩面而哭曰：“只恐汝非真心！”平遂咬下一指為誓。承乃取出衣帶詔，令平視之；且曰：“今之謀望不成者，乃劉玄德、馬騰各自去了，無計可施，因此感而成疾。”平曰：“不消諸公用心。操賊性命，只在某手中。

”承問其故。平曰：“操賊常患頭風，痛入骨髓；才一舉發，便召某醫治。如早晚有召，只用一服毒藥，必然死矣，何必舉刀兵乎？”承曰：“若得如此，救漢朝社稷者，皆賴君也！”時吉平辭歸。承心中暗喜，步入後堂，忽見家奴秦慶童同侍妾雲英在暗處私語。承大怒，喚左右捉下，欲殺之。夫人勸免其死，各人杖脊四十，將慶童鎖於冷房。慶童懷恨，夤夜將鐵鎖扭斷，跳牆而出，徑入曹操府中，告有機密事。操喚入密室問之。慶童雲：“王子服、吳子蘭、種輯、吳碩、馬騰五人在家主府中商議機密，必然是謀丞相。家主將出白絹一段，不知寫著甚的。近日吉平咬指為誓，我也曾見。”曹操藏匿慶童於府中，董承只道逃往他方去了，也不追尋。

次日，曹操詐患頭風，召吉平用藥。平自思曰：“此賊合休！”暗藏毒藥入府。操臥於床上，令平下藥。平曰：“此病可一服即愈。”教取藥罐，當面煎之。藥已半乾，平已暗下毒藥，親自送上。操知有毒，故意遲延不服。平曰：“乘熱服之，少汗即愈。”操起曰：“汝既讀儒書，必知禮義：君有疾飲藥，臣先嚐之；父有疾飲藥，子先嚐之。汝為我心腹之人，何不先嚐而後進？”平曰：“藥以治病，何用人嘗？”平知事已洩，縱步向前，扯住操耳而灌之。操推藥潑地，磚皆迸裂。

操未及言，左右已將吉平執下。操曰：“吾豈有疾，特試汝耳！汝果有害我之心！”遂喚二十個精壯獄卒，執平至後園拷問。操坐於亭上，將平縛倒於地。吉平面不改容，略無懼怯。操笑曰：“量汝是個醫人，安敢下毒害我？必有人唆使你來。你說出那人，我便饒你。”平叱之曰：“汝乃欺君罔上之賊，天下皆欲殺汝，豈獨我乎！”操再三磨問。平怒曰：“我自欲殺汝，安有人使我來？今事不成，惟死而已！”操怒，教獄卒痛打。打到兩個時辰，皮開肉裂，血流滿階。操恐打死，無可對證，令獄卒揪去靜處，權且將息。

傳令次日設宴，請眾大臣飲酒。惟董承託病不來。王子服等皆恐操生疑，只得俱至。操於後堂設席。酒行數巡，曰：“筵中無可為樂，我有一人，可為眾官醒酒。”教二十個獄卒：“與吾牽來！”須臾，只見一長枷釘著吉平，拖至階下。操曰：“眾官不知，此人連結惡黨，欲反背朝廷，謀害曹某；今日天敗，請聽口詞。”操教先打一頓，昏絕於地，以水噴面。吉平甦醒，睜目切齒而罵曰：“操賊！不殺我，更待何時！”操曰：“同謀者先有六人。與汝共七人耶？”平只是大罵。王子服等四人面面相覷，如坐針氈。操教一面打，一面噴。平並無求饒之意。操見不招，且教牽去。

眾官席散，操只留王子服等四人夜宴。四人魂不附體，只得留待。操曰：“本不相留，爭奈有事相問。汝四人不知與董承商議何事？”子服曰：“並未商議甚事。”操曰：“白絹中寫著何事？”子服等皆隱諱。操教喚出慶童對證。子服曰：“汝於何處見來？”慶童曰：“你迴避了眾人，六人在一處畫字，如何賴得？”子服曰：“此賊與國舅侍妾通姦，被責誣主，不可聽也。”操曰：“吉平下毒，非董承所使而誰？”子服等皆言不知。操曰：“今晚自首，尚猶可恕；若待事發，其實難容！”子服等皆言並無此事。

操叱左右將四人拿住監禁。

次日，帶領眾人徑投董承家探病。承只得出迎。操曰：“緣何夜來不赴宴？”承曰：“微疾未痊，不敢輕出。”操曰：“此是憂國家病耳。”承愕然。操曰：“國舅知吉平事乎？”承曰：“不知。”操冷笑曰：“國舅如何不知？”喚左右：“牽來與國舅起病。”承舉措無地。須臾，二十獄卒推吉平至階下。吉平大罵：“曹操逆賊！”操指謂承曰：“此人曾攀下王子服等四人，吾已拿下廷尉。尚有一人，未曾捉獲。”因問平曰：“誰使汝來藥我？可速招出！”平曰：“天使我來殺逆賊！”操怒教打。身上無容刑之處。承在座視之，心如刀割。操又問平曰：“你原有十指，今如何只有九指？”平曰：“嚼以為誓，誓殺國賊！”操教取刀來，就階下截去其九指，曰：“一發截了，教你為誓！”平曰：“尚有口可以吞賊，有舌可以罵賊！”操令割其舌。平曰：“且勿動手。吾今熬刑不過，只得供招。可釋吾縛。”操曰：“釋之何礙？”遂命解其縛。平起身望闕拜曰：“臣不能為國家除賊，乃天數也！”拜畢，撞階而死。操令分其肢體號令。時建安五年正月也。史官有詩曰：“漢朝無起色，醫國有稱平：立誓除奸黨，捐軀報聖明。極刑詞愈烈，慘死氣如生。十指淋漓處，千秋仰異名。”

操見吉平已死，教左右牽過秦慶童至面前。操曰：“國舅認得此人否？”承大怒曰：“逃奴在此，即當誅之！”操曰：“他首告謀反，今來對證，誰敢誅之？”承曰：“丞相何故聽逃奴一面之說？”操曰：“王子服等吾已擒下，皆招證明白，汝尚抵賴乎？”即喚左右拿下，命從人直入董承臥房內，搜出衣帶詔並義狀。操看了，笑曰：“鼠輩安敢如此！”遂命：“將董承全家良賤，盡皆監禁，休教走脫一個。”操回府以詔狀示眾謀士商議，要廢獻帝，更立新君。正是：數行丹詔成虛望，一紙盟書惹禍殃。未知獻帝性命如何，且聽下文分解。

## 第二十四回 國賊行兇殺貴妃 皇叔敗走投袁紹

卻說曹操見了衣帶詔，與眾謀士商議，欲廢卻獻帝，更擇有德者立之。程昱諫曰：“明公所以能威震四方，號令天下者，以奉漢家名號故也，今諸侯未平，遽行廢立之事，必起兵端矣。”操乃止。只將董承等五人，並其全家老小，押送各門處斬。死者共七百餘人。城中官民見者，無不下淚。後人有詩嘆董承曰：“密詔傳衣帶，天言出禁門。當年曾救駕，此日更承恩。憂國成心疾，除奸入夢魂。忠貞千古在，成敗復誰論。”又有嘆王子服等四人詩曰：“書名尺素矢忠謀，慷慨思將君父酬。赤膽可憐捐百口，丹心自是足千秋。”

且說曹操既殺了董承等眾人，怒氣未消，遂帶劍入宮，來弑董貴妃。貴妃乃董承之妹，帝幸之，已懷孕五月。當日帝在後宮，正與伏皇后私論董承之事至今尚無音耗。忽見曹操帶劍入宮，面有怒容，帝大驚失色。操曰：“董承謀反，陛下知否？”帝曰：“董卓已誅矣。”操大聲曰：“不是董卓！是董承！”帝戰慄曰：“朕實不知。”操曰：“忘了破指修詔耶？”帝不能答。操叱武士擒董妃至。帝告曰：“董妃有五月身孕，望丞相見憐。”操曰：“若非天敗，吾已被害。豈得復留此女，為吾後患！”伏後告曰：“貶於冷宮，待分娩了，殺之未遲。”操曰：“欲留此逆種，為母報仇乎？”董妃泣告曰：“乞全屍而死，勿令彰露。”操令取白練至面前。帝泣謂妃曰：“卿於九泉之下，勿怨朕躬！”言訖，淚下如雨。伏後亦大哭。操怒曰：“猶作兒女態耶！”叱武士牽出，勒死於宮門之外。後人有詩嘆董妃曰：“春殿承恩亦枉然，傷哉龍種並時捐。堂堂帝主難相救，掩面徒看淚湧泉。”操諭監宮官曰：“今後但有外戚宗族，不奉吾旨，輒入宮門者，斬，守禦不嚴，與同罪。”又撥心腹人三千充御林軍，令曹洪統領，以為防察。

操謂程昱曰：“今董承等雖誅，尚有馬騰、劉備，亦在此數，不可不除。”昱曰：“馬騰屯軍西涼，未可輕取；但當以書慰勞，勿使生疑，誘入京師，圖之可也。劉備現在徐州，分佈犄角之勢，亦不可輕敵。況今袁紹屯兵官渡，常有圖許都之心。若我一旦東征，劉備勢必求救於紹。紹乘虛來襲，何以當之？”操曰：“非也。備乃人傑也，今若不擊，待其羽翼既成。急難圖矣。袁紹雖強，事多懷疑不決，何足憂乎！”正議間，郭嘉自外而入。操問曰：“吾欲東征劉備，奈有袁紹之憂，如何？”嘉曰：“紹性遲而多疑，其謀士各相妒忌，不足憂也。劉備新整軍兵，眾心未服，丞相引兵東征，一戰可定矣。”操大喜曰：“正合吾意。”遂起二十萬大軍，分兵五路下徐州。細作探知，報入徐州。孫乾先往下邳報知關公，隨至小沛報知玄德，玄德與孫乾計議曰：“此必求救於袁紹，方可解危。”於是玄德修書一封，遣孫乾至河北。乾乃先見田豐，具言其事，求其引進。豐即引孫乾入見紹，呈上書信。只見紹形容憔悴，衣冠不整。豐曰：“今日主公何故如此？紹曰：“我將死矣！”豐曰：“主公何出此言？”紹曰：“吾生五子，惟最幼者極快吾意；今患疥瘡，命已垂絕。吾有何心更論他事乎？”豐曰：“今曹操東



征劉玄德，許昌空虛，若以義兵乘虛而入，上可以保天子，下可以救萬民。此不易得之機會也，惟明公裁之。”紹曰：“吾亦知此最好，奈我心中恍惚，恐有不利。”豐曰：“何恍惚之有？”紹曰：“五子中惟此子生得最異，倘有疏虞，吾命休矣。”遂決意不肯發兵，乃謂孫乾曰：“汝回見玄德，可言其故。倘有不如意，可來相投，吾自有相助之處。”田豐以杖擊地曰：“遭此難遇之時，乃以嬰兒之病，失此機會！大事去矣，可痛惜哉！”跌足長嘆而出。

孫乾見紹不肯發兵，只得星夜回小沛見玄德，具說此事。玄德大驚曰：“似此如之奈何？”張飛曰：“兄長勿憂。曹兵遠來，必然睏乏；乘其初至，先去劫寨，可破曹操。”玄德曰：“素以汝為一勇夫耳。前者捉劉岱時，頗能用計；今獻此策，亦中兵法。”乃從其言，分兵劫寨。

且說曹操引軍往小沛來。正行間，狂風驟至，忽聽一聲響亮，將一面牙旗吹折。操便令軍兵且住，聚眾謀士問吉凶。荀彧曰：“風從何方來？吹折甚顏色旗？”操曰：“風自東南方來，吹折角上牙旗，旗乃青紅二色。”彧曰：“不主別事，今夜劉備必來劫寨。”操點頭。忽毛玠入見曰：“方才東南風起，吹折青紅牙旗一面。主公以為主何吉凶？”操曰：“公意若何？”毛玠曰：“愚意以為今夜必主有人來劫寨。”後人有詩嘆曰：“吁嗟帝胄勢孤窮，全仗分兵劫寨功。爭奈牙旗折有兆，老天何故縱奸雄？”操曰：“天報應我，當即防之。”遂分兵九隊，只留一隊向前虛紮營寨，餘眾八面埋伏。

是夜月色微明。玄德在左，張飛在右，分兵兩隊進發；只留孫乾守小沛。且說張飛自以為得計，領輕騎在前，突入操寨，但見零零落落，無多人馬，四邊火光火起，喊聲齊舉。飛知中計，急出寨外。正東張遼、正西許褚、正南于禁、正北李典、東南徐晃、西南樂進，東北夏侯惇、西北夏侯淵，八處軍馬殺來。張飛左衝右突，前遮後當；所領軍兵原是曹操手下舊軍，見事勢已急，盡皆投降去了。飛正殺間，逢著徐晃大殺一陣，後面樂進趕到。飛殺條血路突圍而走，只有數十騎跟定。欲還小沛，去路已斷，欲投徐州、下邳，又恐曹軍截住；尋思無路，只得望芒碭山而去。

卻說玄德引軍劫寨，將近寨門，忽然喊聲大震，後面衝出一軍，先截去了一半人馬。夏侯惇又到。玄德突圍而走，夏侯淵又從後趕來。玄德回顧，止有三十餘騎跟隨；急欲奔還小沛，早望見小沛城中火起，只得棄了小沛；欲投徐州、下邳，又見曹軍漫山寨野，截住去路。玄德自思無路可歸，想：“袁紹有言，‘倘不如意，可來相投’，今不若暫往依棲，別作良圖。”遂望青州路而走，正逢李典攔住。玄德匹馬落荒望北而逃，李典攔將從騎去了。

且說玄德匹馬投青州，日行三百里，奔至青州城下叫門。門吏問了姓名，來報刺史。刺史乃袁紹長子袁譚。譚素敬玄德，聞知匹馬到來，即便開門相迎，接入公廨，細問其故。玄德備言兵敗相投之意。譚乃留玄德於館驛中住下，發書報父袁紹；一面差本州人

馬，護送玄德。至平原界口，袁紹親自引眾出鄴郡三十里迎接玄德。玄德拜謝，紹忙答禮曰：“昨為小兒抱病，有失救援，於心怏怏不安。今幸得相見，大慰平生渴想之思。”玄德曰：“孤窮劉備，久欲投於門下，奈機緣未遇。今為曹操所攻，妻子俱陷，想將軍容納四方之士，故不避羞慚，徑來相投。望乞收錄。誓當圖報。”紹大喜，相待甚厚，同居冀州。且說曹操當夜取了小沛，隨即進兵攻徐州。糜竺、簡雍守把不住，只得棄城而走。陳登獻了徐州。曹操大軍入城，安民已畢，隨喚眾謀士議取下邳。荀彧曰：“雲長保護玄德妻小，死守此城。若不速取。恐為袁紹所竊。”操曰：“吾素愛雲長武藝人材，欲得之以為己用，不若令人說之使降。”郭嘉曰：“雲長義氣深重，必不肯降。若使人說之，恐被其害。”帳下一人出曰：“某與關公有一面之交，願往說之。”眾視之，乃張遼也。程昱曰：“文遠雖與雲長有舊，吾觀此人，非可以言詞說也。某有一計，使此人進退無路，然後用文遠說之，彼必歸丞相矣。”正是：整備窩弓射猛虎，安排香餌釣鰲魚。未知其計若何，且聽下文分解。

## 第二十五回 屯土山關公約三事 救白馬曹操解重圍

卻說程昱獻計曰：“雲長有萬人之敵，非智謀不能取之。今可即差劉備手下投降之兵，入下邳，見關公，只說是逃回的，伏於城中為內應；卻引關公出戰，詐敗佯輸，誘入他處，以精兵截其歸路，然後說之可也。”操聽其謀，即令徐州降兵數十，徑投下邳來降關公。關公以為舊兵，留而不疑。

次日，夏侯惇為先鋒，領兵五千來搦戰。關公不出，惇即使人於城下辱罵。關公大怒，引三千人馬出城，與夏侯惇交戰。約戰十餘合，惇撥回馬走。關公趕來，惇且戰且走。關公約趕二十里，恐下邳有失，提兵便回。只聽得一聲炮響，左有徐晃，右有許褚，兩隊軍截住去路，關公奪路而走，兩邊伏兵排下硬弩百張，箭如飛蝗。關公不得過，勒兵再回，徐晃、許褚接住交戰。關公奮力殺退二人，引軍欲回下邳，夏侯惇又截住廝殺。公戰至日晚，無路可歸，只得到一座土山，引兵屯于山頭，權且少歇。曹兵團團將土山圍住。關公于山上遙望下邳城中火光沖天，卻是那詐降兵卒偷開城門，曹操自提大軍殺入城中，只教舉火以惑關公之心。關公見下邳火起，心中驚惶，連夜幾番衝下山來，皆被亂箭射回。

捱到天曉，再欲整頓下山衝突，忽見一人跑馬上山來，視之乃張遼也。關公迎謂曰：“文遠欲來相敵耶？”遼曰：“非也。想故人舊日之情，特來相見。”遂棄刀下馬，與關公敘禮畢，坐于山頂。公曰：“文遠莫非說關某乎？”遼曰：“不然。昔日蒙兄救弟，今日弟安得不救兄？”公曰：“然則文遠將欲助我乎？”遼曰：“亦非也。”公曰：“既不助我，來此何干？”遼曰：“玄德不知存亡，翼德未知生死。昨夜曹公已破下邳，軍民盡無傷害，差人護衛玄德家眷，不許驚憂。如此相待，弟特來報兄。”關公怒曰：“此言特說我也。吾今雖處絕地，視死如歸。汝當速去，吾即下山迎戰。”張遼大笑曰：“兄此言豈不為天下笑乎？”公曰：“吾仗忠義而死，安得為天下笑？”遼曰：“兄今即死，其罪有三。”公曰：“汝且說我那三罪？”遼曰：“當初劉使君與兄結義之時，誓同生死；今使君方敗，而兄即戰死，倘使君復出，欲求兄相助，而不可復得，豈不負當年之盟誓乎？其罪一也。劉使君以家眷付託於兄，兄今戰死，二夫人無所依賴，負卻使君依託之重。其罪二也。兄武藝超群，兼通經史，不思共使君匡扶漢室，徒欲赴湯蹈火，以成匹夫之勇，安得為義？其罪三也。兄有此三罪，弟不得不告。”

公沉吟曰：“汝說我有三罪，欲我如何？”遼曰：“今四面皆曹公之兵，兄若不降，則必死；徒死無益，不若且降曹公；卻打聽劉使君音信，如知何處，即往投之。一者可以保二夫人，二者不背桃園之約，三者可留有用之身：有此三便，兄宜詳之。”公曰：“兄言三便，吾有三約。若丞相能從，我即當卸甲；如其不允，吾寧受三罪而死。”遼曰：“丞相寬洪大量，何所不容。願聞三事。”公曰：“一者，吾與皇叔設誓，共扶漢室，吾今只降漢帝，不降曹操；二者，二嫂處請給皇叔俸祿養贍，一應上下人等，皆

不許到門；三者，但知劉皇叔去向，不管千里萬里，便當辭去：三者缺一，斷不肯降。望文遠急急回報。”張遼應諾，遂上馬，回見曹操，先說降漢不降曹之事。操笑曰：“吾為漢相，漢即吾也。此可從之。”遼又言：“二夫人慾請皇叔俸給，並上下人等不許到門。”操曰：“吾於皇叔俸內，更加倍與之。至於嚴禁內外，乃是家法，又何疑焉！”遼又曰：“但知玄德資訊，雖遠必往。”操搖首曰：“然則吾養雲長何用？此事卻難從。”遼曰：“豈不聞豫讓眾人國士之論乎？劉玄德待雲長不過恩厚耳。丞相更施厚恩以結其心，何憂雲長之不服也？”操曰：“文遠之言甚當，吾願從此三事。”張遼再往山上回報關公。關公曰：“雖然如此，暫請丞相退軍，容我入城見二嫂，告知其事，然後投降。”張遼再回，以此言報曹操。操即傳令，退軍三十里。荀彧曰：“不可，恐有詐。”操曰：“雲長義士，必不失信。”遂引軍退。關公引兵入下邳，見人民安妥不動，竟到府中。來見二嫂。甘、糜二夫人聽得關公到來，急出迎之。公拜於階下曰：“使二嫂受驚，某之罪也。”二夫人曰：“皇叔今在何處？”公曰：“不知去向。”二夫人曰：“二叔今將若何？”公曰：“關某出城死戰，被困土山，張遼勸我投降，我以三事相約。曹操已皆允從，故特退兵，放我入城。我不曾得嫂嫂主意，未敢擅便。”二夫人問：“那三事？”關公將上項三事，備述一遍。甘夫人曰：“昨日曹軍入城，我等皆以為必死；誰想毫髮不動，一軍不敢入門。叔叔既已領諾，何必問我二人？只恐日後曹操不容叔叔去尋皇叔。”公曰：“嫂嫂放心，關某自有主張。”二夫人曰：“叔叔自家裁處，凡事不必問俺女流。”

關公辭退，遂引數十騎來見曹操。操自出轅門相接。關公下馬入拜，操慌忙答禮。關公曰：“敗兵之將，深荷不殺之恩。”操曰：“素慕雲長忠義，今日幸得相見，足慰平生之望。”關公曰：“文遠代稟三事，蒙丞相應允，諒不食言。”操曰：“吾言既出，安敢失信。”關公曰：“關某若知皇叔所在，雖蹈水火、必往從之。此時恐不及拜辭，伏乞見原。”操曰：“玄德若在，必從公去；但恐亂軍中亡矣。公且寬心，尚容緝聽。”關公拜謝。操設宴相待。次日班師還許昌。關公收拾車仗，請二嫂上車，親自護車而行。於路安歇館驛，操欲亂其君臣之禮，使關公與二嫂共處一室。關公乃秉燭立於戶外，自夜達旦，毫無倦色。操見公如此，愈加敬服。既到許昌，操撥一府與關公居住。關公分一宅為兩院，內門撥老軍十人把守，關公自居外宅。

操引關公朝見獻帝，帝命為偏將軍。公謝恩歸宅。操次日設大宴，會眾謀臣武士，以客禮待關公，延之上座；又備綾錦及金銀器皿相送。關公都送與二嫂收貯。關公自到許昌，操待之甚厚：小宴三日，大宴五日；又送美女十人，使侍關公。關公盡送入內門，令伏侍二嫂。卻又三日一次於內門外躬身施禮，動問二嫂安否。二夫人回問皇叔之事畢，曰“叔叔自便”，關公方敢退回。操聞之，又歎服關公不已。

一日，操見關公所穿綠錦戰袍已舊，即度其身品，取異錦作戰袍一領相贈。關公受之，穿於衣底，上仍用舊袍罩之。操笑曰：“雲長何如此之儉乎？”公曰：“某非儉也。

舊袍乃劉皇叔所賜，某穿之如見兄面，不敢以丞相之新賜而忘兄長之舊賜，故穿於上。

”操嘆曰：“真義士也！”然口雖稱羨，心實不悅。一日，關公在府，忽報：“內院二夫人哭倒於地，不知為何，請將軍速入。”關公乃整衣跪於內門外，問二嫂為何悲泣。甘夫人曰：“我夜夢皇叔身陷於土坑之內，覺來與糜夫人論之，想在九泉之下矣！是以相哭。”關公曰：“夢寐之事，不可憑信，此是嫂嫂想念之故。請勿憂愁。”

正說間，適曹操命使來請關公赴宴。公辭二嫂，往見操。操見公有淚容，問其故。公曰：“二嫂思兄痛哭，不由某心不悲。”操笑而寬解之，頻以酒相勸。公醉，自綽其髯而言曰：“生不能報國家，而背其兄，徒為人也！”操問曰：“雲長髯有數乎？”公曰：“約數百根。每秋月約退三五根。冬月多以皂紗囊裹之，恐其斷也。”操以紗錦作囊，與關公護髯。次日，早朝見帝。帝見關公一紗錦囊垂於胸次，帝問之。關公奏曰：“臣髯頗長，丞相賜囊貯之。”帝令當殿披拂，過於其腹。帝曰：“真美髯公也！”因此人皆呼為“美髯公”。

忽一日，操請關公宴。臨散，送公出府，見公馬瘦，操曰：“公馬因何而瘦？”關公曰：“賤軀頗重，馬不能載，因此常瘦。”操令左右備一馬來。須臾牽至。那馬身如火炭，狀甚雄偉。操指曰：“公識此馬否？”公曰：“莫非呂布所騎赤兔馬乎？”操曰：“然也。”遂並鞍轡送與關公。關公再拜稱謝。操不悅曰：“吾累送美女金帛，公未嘗下拜；今吾贈馬，乃喜而再拜：何賤人而貴畜耶？”關公曰：“吾知此馬日行千里，今幸得之，若知兄長下落，可一日而見面矣。”操愕然而悔。關公辭去。後人有詩嘆曰：“威傾三國著英豪，一宅分居義氣高。奸相枉將虛禮待，豈知關羽不降曹。”

操問張遼曰：“吾待雲長不薄，而彼常懷去心，何也？”遼曰：“容某探其情。”次日，往見關公。禮畢，遼曰：“我薦兄在丞相處，不曾落後？”公曰：“深感丞相厚意。只是吾身雖在此，心念皇叔，未嘗去懷。”遼曰：“兄言差矣，處世不分輕重，非丈夫也。玄德待兄，未必過於丞相，兄何故只懷去志？”公曰：“吾固知曹公待吾甚厚。奈吾受劉皇叔厚恩，誓以共死，不可背之。吾終不留此。要必立效以報曹公，然後去耳。”遼曰：“倘玄德已棄世，公何所歸乎？”公曰：“願從於地下。”遼知公終不可留，乃告退，回見曹操，具以實告。操嘆曰：“事主不忘其本，乃天下之義士也！”荀彧曰：“彼言立功方去，若不教彼立功，未必便去。”操然之。卻說玄德在袁紹處，旦夕煩惱。紹曰：“玄德何故常憂？”玄德曰：“二弟不知音耗，妻小陷於曹賊；上不能報國，下不能保家：安得不憂？”紹曰：“吾欲進兵赴許都久矣。方今春暖，正好興兵。”便商議破曹之策。田豐諫曰：“前操攻徐州，許都空虛，不及此時進兵；今徐州已破，操兵方銳，未可輕敵。不如以久持之，待其有隙而後可動也。”紹曰：“待我思之。”因問玄德曰：“田豐勸我固守，何如！”玄德曰：“曹操欺君之賊，明公若不討之，恐失大義於天下。”紹曰：“玄德之言甚善。”遂欲興兵。田豐又諫。紹怒曰：“汝等弄文輕武，使我失大義！”田豐頓首曰：“若不聽臣良言，出師不利。”紹大怒，欲斬之。玄德

力勸，乃囚於獄中，沮授見田豐下獄，乃會其宗族，盡散家財，與之訣曰：“吾隨軍而去，勝則威無不加，敗則一身不保矣！”眾皆下淚送之。

紹遣大將顏良作先鋒，進攻白馬。沮授諫曰：“顏良性狹，雖驍勇，不可獨任。”紹曰：“吾之上將，非汝等可料。”大軍進發至黎陽，東郡太守劉延告急許昌。曹操急議興兵抵敵。關公聞知，遂入相府見操曰：“聞丞相起兵，某願為前部。”操曰：“未敢煩將軍。早晚有事，當來相請。”關公乃退。

操引兵十五萬，分三隊而行。於路又連線劉延告急文書，操先提五萬軍親臨白馬，靠土山扎住。遙望山前平川曠野之地，顏良前部精兵十萬，排成陣勢。操駭然，回顧呂布舊將宋憲曰：“吾聞汝乃呂布部下猛將，今可與顏良一戰。”宋憲領諾，綽槍上馬，直出陣前。顏良橫刀立馬於門旗下；見宋憲馬至，良大喝一聲，縱馬來迎。戰不三合，手起刀落，斬宋憲於陣前。曹操大驚曰：“真勇將也！”魏續曰：“殺我同伴，願去報仇！”操許之。續上馬持矛，徑出陣前，大罵顏良。良更不打話，交馬一合，照頭一刀，劈魏續於馬下。操曰：“今誰敢當之？”徐晃應聲而出，與顏良戰二十合，敗歸本陣。諸將慄然。曹操收軍，良亦引軍退去。

操見連斬二將，心中憂悶。程昱曰：“某舉一人可敵顏良。”操問是誰。昱曰：“非關公不可。”操曰：“吾恐他立了功便去。”昱曰：“劉備若在，必投袁紹。今若使雲長破袁紹之兵，紹必疑劉備而殺之矣。備既死，雲長又安往乎？”操大喜，遂差人去請關公。關公即入辭二嫂。二嫂曰：“叔今此去，可打聽皇叔訊息。”關公領諾而出，提青龍刀，上赤兔馬，引從者數人，直至白馬來見曹操。操敘說：“顏良連誅二將，勇不可當，特請雲長商議。”關公曰：“容某觀之。”操置酒相待。忽報顏良搦戰。操引關公上土山觀看。操與關公坐，諸將環立。曹操指山下顏良排的陣勢，旗幟鮮明，槍刀森布，嚴整有威，乃謂關公曰：“河北人馬，如此雄壯！”關公曰：“以吾觀之，如土雞瓦犬耳！”操又指曰：“麾蓋之下，繡袍金甲，持刀立馬者，乃顏良也。”關公舉目一望，謂操曰：“吾觀顏良，如插標賣首耳！”操曰：“未可輕視。”關公起身曰：“某雖不才，願去萬軍中取其首級，來獻丞相。”張遼曰：“軍中無戲言，雲長不可忽也。”關公奮然上馬，倒提青龍刀，跑下山來，鳳目圓睜，鬚眉直豎，直衝彼陣。河北軍如波開浪裂，關公徑奔顏良。顏良正在麾蓋下，見關公衝來，方欲問時，關公赤兔馬快，早已跑到面前；顏良措手不及，被雲長手起一刀，刺於馬下。忽地下馬，割了顏良首級，拴於馬項之下，飛身上馬，提刀出陣，如入無人之境。河北兵將大驚，不戰自亂。曹軍乘勢攻擊，死者不可勝數；馬匹器械，搶奪極多。關公縱馬上山，眾將盡皆稱賀。公獻首級於操前。操曰：“將軍真神人也！”關公曰：“某何足道哉！吾弟張翼德於百萬軍中取上將之頭，如探囊取物耳。”操大驚，回顧左右曰：“今後如遇張翼德，不可輕敵。”令寫於衣袍襟底以記之。

卻說顏良敗軍奔回，半路迎見袁紹，報說被赤面長鬚使大刀一勇將，匹馬入陣，斬顏良而去，因此大敗。紹驚問曰：“此人是誰？”沮授曰：“此必是劉玄德之弟關雲長也。”紹大怒，指玄德曰：“汝弟斬吾愛將，汝必通謀，留爾何用！”喚刀斧手推出玄德斬之。正是：初見方為座上客，此日幾同階下囚。未知玄德性命如何，且聽下文分解。

## 第二十六回 袁本初敗兵折將 關雲長掛印封金

卻說袁紹欲斬玄德。玄德從容進曰：“明公只聽一面之詞，而絕向日之情耶？備自徐州失散，二弟雲長未知存否；天下同貌者不少，豈赤面長鬚之人，即為關某也？明公何不察之？”袁紹是個沒主張的人，聞玄德之言，責沮授曰：“誤聽汝言，險殺好人。”遂仍請玄德上帳坐，議報顏良之仇。帳下一人應聲而進曰：“顏良與我如兄弟，今被曹賊所殺，我安得不雪其恨？”玄德視其人，身長八尺，面如獬豸，乃河北名將文丑也。袁紹大喜曰：“非汝不能報顏良之仇。吾與十萬軍兵，便渡黃河，追殺曹賊！”沮授曰：“不可。今宜留屯延津，分兵官渡，乃為上策。若輕舉渡河，設或有變，眾皆不能還矣。”紹怒曰：“皆是汝等遲緩軍心，遷延日月，有妨大事！豈不聞兵貴神速乎？”沮授出，嘆曰：“上盈其志，下務其功；悠悠黃河，吾其濟乎！”遂託疾不出議事。玄德曰：“備蒙大恩，無可報效，意欲與文將軍同行：一者報明公之德，二者就探雲長的實信。”紹喜，喚文丑與玄德同領前部。文丑曰：“劉玄德屢敗之將，于軍不利。既主公要他去時，某分三萬軍，教他為後部。”於是文丑自領七萬軍先行，令玄德引三萬軍隨後。

且說曹操見雲長斬了顏良，倍加欽敬，表奏朝廷，封雲長為漢壽亭侯，鑄印送關公。忽報袁紹又使大將文丑渡黃河，已據延津之上。操乃先使人移徙居民於西河，然後自領兵迎之；傳下將令：以後軍為前軍，以前軍為後軍；糧草先行，軍兵在後。呂虔曰：“糧草在先，軍兵在後，何意也？”操曰：“糧草在後，多被剽掠，故令在前。”虔曰：“倘遇敵軍劫去，如之奈何？”操曰：“且待敵軍到時，卻又理會。”虛心疑未決。操令糧食輜重沿河塹至延津。操在後軍，聽得前軍發喊，急教人看時，報說：“河北大將文丑兵至，我軍皆棄糧草，四散奔走。後軍又遠，將如之何？”操以鞭指南阜曰：“此可暫避。”人馬急奔土阜。操令軍士皆解衣卸甲少歇，盡放其馬。文丑軍掩至。眾將曰：“賊至矣！可急收馬匹，退回白馬！”荀攸急止之曰：“此正可以餌敵，何故反退？”操急以目視荀攸而笑。攸知其意，不復言。文丑軍既得糧草車仗，又來搶馬。軍士不依隊伍，自相雜亂。曹操卻令軍將一齊下土阜擊之，文丑軍大亂。曹兵圍裏將來，文丑挺身獨戰，軍士自相踐踏。文丑止遏不住，只得撥馬回走。操在土阜上指曰：“文丑為河北名將、誰可擒之？”張遼、徐晃飛馬齊出，大叫：“文丑休走！”文丑回頭見二將趕上，遂按住鐵槍，拈弓搭箭，正射張遼。徐晃大叫：“賊將休放箭！”張遼低頭急躲，一箭射中頭盔，將簪纓射去。遼奮力再趕，坐下戰馬，又被文丑一箭射中面頰。那馬跪倒前蹄，張遼落地。文丑回馬復來，徐晃急輪大斧，截住廝殺。只見文丑後面軍馬齊到，晃料敵不過，撥馬而回。文丑沿河趕來。

忽見十餘騎馬，旗號翻翻，一將當頭提刀飛馬而來，乃關雲長也，大喝：“賊將休走！”與文丑交馬，戰不三合，文丑心怯，撥馬繞河而走。關公馬快，趕上文丑，腦後



一刀，將文丑斬下馬來。曹操在土阜上，見關公砍了文丑，大驅人馬掩殺。河北軍大半落水，糧草馬匹仍被曹操奪回。

雲長引數騎東衝西突。正殺之間，劉玄德領三萬軍隨後到。前面哨馬探知，報與玄德雲：“今番又是紅面長髯的斬了文丑。”玄德慌忙驛馬來看，隔河望見一簇人馬，往來如飛，旗上寫著“漢壽亭侯關雲長”七字。玄德暗謝天地曰：“原來吾弟果然在曹操處！”欲待招呼相見，被曹兵大隊擁來，只得收兵回去。袁紹接應至官渡，下定寨柵。郭圖、審配入見袁紹，說：“今番又是關某殺了文丑，劉備佯推不知。”袁紹大怒，罵曰：“大耳賊焉敢如此！”少頃，玄德至，紹令推出斬之。玄德曰：“某有何罪？”紹曰：“你故使汝弟又壞我一員大將，如何無罪？”玄德曰：“容伸一言而死：曹操素忌備，今知備在明公處，恐備助公，故特使雲長誅殺二將。公知必怒。此借公之手以殺劉備也。願明公思之。”袁紹曰：“玄德之言是也。汝等幾使我受害賢之名。”喝退左右，請玄德上帳而坐。玄德謝曰：“荷明公寬大之恩，無可補報，欲令一心腹人持密書去見雲長，使知劉備訊息，彼必星夜來到，輔佐明公，共誅曹操，以報顏良、文丑之仇，若何？”袁紹大喜曰：“吾得雲長，勝顏良、文丑十倍也。”玄德修下書札，未有人送去。紹令退軍武陽，連營數十里，按兵不動。操乃使夏侯惇領兵守住官渡隘口，自己班師回許都，大宴眾官，賀雲長之功。因謂呂虔曰：“昔日吾以糧草在前者，乃餌敵之計也。惟荀公達知吾心耳。”眾皆歎服。正飲宴間，忽報：“汝南有黃巾劉闢、龔都，甚是猖獗。曹洪累戰不利，乞遣兵救之。”雲長聞言，進曰：“關某願施犬馬之勞，破汝南賊寇。”操曰：“雲長建立大功，未曾重酬，豈可復勞徵進？”公曰：“關某久閒，必生疾病。願再一行。”曹操壯之，點兵五萬，使于禁、樂進為副將，次日便行。荀彧密謂操曰：“雲長常有歸劉之心，倘知訊息必去，不可頻令出征。”操曰：“今次收功，吾不復教臨敵矣。”

且說雲長領兵將近汝南，扎住營寨。當夜營外拿了兩個細作人來。雲長視之，內中認得一人，乃孫乾也。關公叱退左右，問乾曰：“公自潰散之後，一向蹤跡不聞，今何為在此處？”乾曰：“某自逃難，飄泊汝南，幸得劉闢收留。今將軍為何在曹操處？未識甘、糜二夫人無恙否？”關公因將上項事細說一遍。乾曰：“近聞玄德公在袁紹處，欲往投之，未得其便。今劉、龔二人歸順袁紹，相助攻曹。天幸得將軍到此，因特令小軍引路，教某為細作，來報將軍。來日二人當虛敗一陣，公可速引二夫人投袁紹處，與玄德公相見。”關公曰：“既兄在袁紹處，吾必星夜而往。但恨吾斬紹二將，恐今事變矣。”乾曰：“吾當先往探彼虛實，再來報將軍。”公曰：“吾見兄長一面，雖萬死不辭。今回許昌，便辭曹操也。”當夜密送孫乾去了。次日，關公引兵出，龔都披掛出陣。關公曰：“汝等何故背反朝廷？”都曰：“汝乃背主之人，何反責我？”關公曰：“我何為背主？”都曰：“劉玄德在袁本初處，汝卻從曹操，何也？”關公更不打話，拍馬舞刀向前。龔都便走，關公趕上。都回身告關公曰：“故主之恩，不可忘也。公當速進

，我讓汝南。”關公會意，驅軍掩殺。劉、龔二人佯輸詐敗，四散去了。雲長奪得州縣，安民已定，班師回許昌。曹操出郭迎接，賞勞軍士。宴罷，雲長回家，參拜二嫂於門外。甘夫人曰：“叔叔西番出軍，可知皇叔音信否？”公答曰：“未也”。關公退，二夫人於門內痛哭曰：“想皇叔休矣！二叔恐我妹妹煩惱，故隱而不言。”正哭間，有一隨行老軍，聽得哭聲不絕，於門外告曰：“夫人休哭，主人現在河北袁紹處。”夫人曰：“汝何由知之？”軍曰：“跟關將軍出征，有人在陣上說來。”夫人急召雲長責之曰：“皇叔未嘗負汝，汝今受曹操之恩，頓忘舊日之義，不以實情告我，何也？”關公頓首曰：“兄今委實在河北。未敢教嫂嫂知者，恐有洩漏也。事須緩圖，不可欲速。”甘夫人曰：“叔宜上緊。”公退，尋思去計，坐立不安。

原來於禁探知劉備在河北，報與曹操。操令張遼來探關公意。關公正悶坐，張遼入賀曰：“聞兄在陣上知玄德音信，特來賀喜。”關公曰：“故主雖在，未得一見，何喜之有！”遼曰：“兄與玄德交，比弟與兄交何如？”公曰：“我與兄，朋友之交也；我與玄德，是朋友而兄弟、兄弟而主臣者也。豈可共論乎？”遼曰：“今玄德在河北，兄往從否？”關公曰：“昔日之言，安肯背之！文遠須為我致意丞相。”張遼將關公之言，回告曹操，操曰：“吾自有計留之。”

且說關公正尋思間，忽報有故人相訪。及請入，卻不相識。關公問曰：“公何人也？”答曰：“某乃袁紹部下南陽陳震也。”關公大驚，急退左右，問曰：“先生此來，必有所為？”震出書一緘，遞與關公。公視之，乃玄德書也。其略雲：“備與足下，自桃園締盟，誓以同死。今何中道相違，割恩斷義？君必欲取功名、圖富貴，願獻備首級以成全功。書不盡言，死待來命。”關公看書畢，大哭曰：“某非不欲尋兄，奈不知所在也。安肯圖富貴而背舊盟乎？”震曰：“玄德望公甚切，公既不背舊盟，宜速往見。”關公曰：“人生天地間，無終始者，非君子也。吾來時明白，去時不可不明白。吾今作書，煩公先達知兄長，容某辭卻曹操，奉二嫂來相見。”震曰：“倘曹操不允。為之奈何？”公曰：“吾寧死，豈肯久留於此！”震曰：“公速作回書，免致劉使君懸望。”關公寫書答雲：“竊聞義不負心，忠不顧死。羽自幼讀書，粗知禮義，觀羊角哀、左伯桃之事，未嘗不三嘆而流涕也。前守下邳。內無積粟，外聽援兵；欲即效死，奈有二嫂之重，未敢斷首捐軀，致負所託；故爾暫且羈身，冀圖後會。近至汝南，方知兄信；即當面辭曹公，奉二嫂歸。羽但懷異心，神人共戮。披肝瀝膽，筆楮難窮。瞻拜有期，伏惟照鑑。”陳震得書自回。

關公入內告知二嫂，隨即至相府，拜辭曹操。操知來意，乃懸迴避牌於門。關公怏怏而回，命舊日跟隨人役，收拾車馬，早晚伺候；分付宅中，所有原賜之物，盡皆留下，分毫不可帶去。次日再往相府辭謝，門首又掛迴避牌。關公一連去了數次，皆不得見。乃往張遼家相探，欲言其事。遼亦託疾不出。關公思曰：“此曹丞相不容我去之意。我去志已決，豈可復留！”即寫書一封，辭謝曹操。書略曰：“羽少事皇叔，誓同生死；

皇天后土，實聞斯言。前者下邳失守，所請三事，已蒙恩諾。今探知故主現在袁紹軍中，回思昔日之盟，豈容違背？新恩雖厚，舊義難忘。茲特奉書告辭，伏惟照察。其有餘恩未報，願以俟之異日。”寫畢封固，差人去相府投遞；一面將累次所受金銀，一一封置庫中，懸漢壽亭侯印於堂上，請二夫人上車。關公上赤兔馬，手提青龍刀，率領舊日跟隨人役，護送車仗，徑出北門。門吏擋之。關公怒目橫刀，大喝一聲，門吏皆退避。關公既出門，謂從者曰：“汝等護送車仗先行，但有追趕者，吾自當之，勿得驚動二位夫人。”從者推車，望官道進發。卻說曹操正論關公之事未定，左右報關公呈書。操即看畢，大驚曰：“雲長去矣！”忽北門守將飛報：“關公奪門而去，車仗鞍馬二十餘人，皆望北行。”又關公宅中人來報說：“關公盡封所賜金銀等物。美女十人，另居內室。其漢壽亭侯印懸於堂上。丞相所撥人役，皆不帶去，只帶原跟從人，及隨身行李，出北門去了。”眾皆愕然。一將挺身出曰：“某願將鐵騎三千，去生擒關某，獻與丞相！”眾視之，乃將軍蔡陽也。正是：欲離萬丈蛟龍穴，又遇三千狼虎兵。蔡陽要趕關公，畢竟如何，且聽下文分解。

## 第二十七回 美髯公千里走單騎 漢壽侯五關斬六將

卻說曹操部下諸將中，自張遼而外，只有徐晃與雲長交厚，其餘亦皆敬服；獨蔡陽不服關公，故今日聞其去，欲往追之。操曰：“不忘故主，來去明白，真丈夫也。汝等皆當效之。”遂叱退蔡陽，不令去趕。程昱曰：“丞相待關某甚厚，今彼不辭而去，亂言片楮，冒瀆鈞威，其罪大矣。若縱之使歸袁紹，是與虎添翼也。不若追而殺了，以絕後患。”操曰：“吾昔已許之，豈可失信！彼各為其主，勿追也。”因謂張遼曰：“雲長封金掛印，財賄不以動其心，爵祿不以移其志，此等人吾深敬之。想他去此不遠，我一發結識他做個人情。汝可先去請住他，待我與他送行，更以路費徵袍贈之，使為後日記念。”張遼領命，單騎先往。曹操引數十騎隨後而來。

卻說雲長所騎赤兔馬，日行千里，本是趕不上；因欲護送車仗，不敢縱馬，按轡徐行。忽聽背後有人大叫：“雲長且慢行！”回頭視之，見張遼拍馬而至。關公教車仗從人，只管望大路緊行；自己勒住赤兔馬，按定青龍刀，問曰：“文遠莫非欲追我回乎？”遼曰：“非也。丞相知兄遠行，欲來相送，特先使我請住臺駕，別無他意。”關公曰：“便是丞相鐵騎來，吾願決一死戰！”遂立馬於橋上望之。見曹操引數十騎，飛奔前來，背後乃是許褚、徐晃、于禁、李典之輩。操見關公橫刀立馬於橋上，令諸將勒住馬匹，左右排開。關公見眾人手中皆無軍器，方始放心。操曰：“雲長行何太速？”關公於馬上欠身答曰：“關某前曾稟過丞相。今故主在河北，不由某不急去。累次造府，不得參見，故拜書告辭，封金掛印，納還丞相。望丞相勿忘昔日之言。”操曰：“吾欲取信於天下，安肯有負前言。恐將軍途中乏用，特具路資相送。”一將便從馬上託過黃金一盤。關公曰：“累蒙恩賜，尚有餘資。留此黃金以賞將士。”操曰：“特以少酬大功於萬一，何必推辭？”關公曰：“區區微勞，何足掛齒。”操笑曰：“雲長天下義士，恨吾福薄，不得相留。錦袍一領，略表寸心。”令一將下馬，雙手捧袍過來。雲長恐有他變，不敢下馬，用青龍刀尖挑錦袍披於身上，勒馬回頭稱謝曰：“蒙丞相賜袍，異日更得相會。”遂下橋望北而去。許褚曰：“此人無禮太甚，何不擒之？”操曰：“彼一人一騎，吾數十餘人，安得不疑？吾言既出，不可追也。”曹操自引眾將回城，於路嘆想雲長不已。

不說曹操自回。且說關公來趕車仗。約行三十里，卻只不見。雲長心慌，縱馬四下尋之。忽見山頭一人，高叫：“關將軍且住！”雲長舉目視之，只見一少年，黃巾錦衣，持槍跨馬，馬項下懸著首級一顆，引百餘步卒，飛奔前來。公問曰：“汝何人也？”少年棄槍下馬，拜伏於地。雲長恐是詐，勒馬持刀問曰：“壯士，願通姓名。”答曰：“吾本襄陽人，姓廖，名化，字元儉。因世亂流落江湖，聚眾五百餘人，劫掠為生。恰才同伴杜遠下山巡哨，誤將兩夫人劫掠上山。吾問從者，知是大漢劉皇叔夫人，且聞將軍護送在此，吾即欲送下山來。杜遠出言不遜，被某殺之。今獻頭與將軍請罪。”關公

曰：“二夫人何在？”化曰：“現在山中。”關公教急取下山。不移時，百餘人簇擁車仗前來。關公下馬停刀，叉手於車前問候曰：“二嫂受驚否？”二夫人曰：“若非廖將軍保全，已被杜遠所辱。”關公問左右曰：“廖化怎生救夫人？”左右曰：“杜遠劫上山去，就要與廖化各分一人為妻。廖化問起根由，好生拜敬，杜遠不從，已被廖化殺了。”關公聽言，乃拜謝廖化。廖化欲以部下人送關公。關公尋思此人終是黃巾餘黨，未可作伴，乃謝卻之。廖化又拜送金帛，關公亦不受。廖化拜別，自引人伴投山谷中去了。雲長將曹操贈袍事，告知二嫂，催促車仗前行。至天晚，投一村莊安歇。莊主出迎，鬚髮皆白，問曰：“將軍姓甚名誰？”關公施禮曰：“吾乃劉玄德之弟關某也。”老人曰：“莫非斬顏良、文丑的關公否？”公曰：“便是。”老人大喜，便請入莊。關公曰：“車上還有二位夫人。”老人便喚妻女出迎。二夫人至草堂上，關公叉手立於二夫人之側。老人請公坐，公曰“尊嫂在上，安敢就坐！”老人乃令妻女請二夫人入內室款待，自於草堂款待關公。關公問老人姓名。老人曰：“吾姓胡，名華。桓帝時曾為議郎，致仕歸鄉。今有小兒胡班，在滎陽太守王植部下為從事。將軍若從此處經過，某有一書寄與小兒。”關公允諾。次日早膳畢，請二嫂上車，取了胡華書信，相別而行，取路投洛陽來。前至一關，名東嶺關。把關將姓孔，名秀，引五百軍兵在嶺上把守。當日關公押車仗上嶺，軍士報知孔秀，秀出關來迎。關公下馬，與孔秀施禮。秀曰：“將軍何往？”公曰：“某辭丞相，特往河北尋兄。”秀曰：“河北袁紹，正是丞相對頭。將軍此去，必有丞相文憑？”公曰：“因行期慌迫，不曾討得。”秀曰：“既無文憑，待我差人稟過丞相，方可放行。”關公曰：“待去稟時，須誤了我行程。”秀曰：“法度所拘，不得不如此。”關公曰：“汝不容我過關乎？”秀曰：“汝要過去，留下老小為質。”關公大怒，舉刀就殺孔秀。秀退入關去，鳴鼓聚軍，披掛上馬，殺下關來，大喝曰：“汝敢過去麼！”關公約退車仗，縱馬提刀，竟不打話，直取孔秀。秀挺槍來迎。兩馬相交，只一合，鋼刀起處，孔秀屍橫馬下。眾軍便走。關公曰：“軍士休走。吾殺孔秀，不得已也，與汝等無干。借汝眾軍之口，傳語曹丞相，言孔秀欲害我，我故殺之。”眾軍俱拜於馬前。

關公即請二夫人車仗出關，望洛陽進發。早有軍士報知洛陽太守韓福。韓福急聚眾將商議。牙將孟坦曰：“既無丞相文憑，即系私行；若不阻擋，必有罪責。”韓福曰：“關公勇猛，顏良、文丑俱為所殺。今不可力敵，只須設計擒之。”孟坦曰：“吾有一計：先將鹿角攔定關口，待他到時，小將引兵和他交鋒，佯敗誘他來追，公可用暗箭射之。若關某墜馬，即擒解許都，必得重賞。”商議停當，人報關公車仗已到。韓福彎弓插箭，引一千人馬，排列關口，問：“來者何人？”關公馬上欠身言曰：“吾漢壽亭侯關某，敢借過路。”韓福曰：“有曹丞相文憑否？”關公曰：“事冗不曾討得。”韓福曰：“吾奉丞相鈞命，鎮守此地，專一盤詰往來奸細。若無文憑，即系逃竄。”關公怒曰：“東嶺孔秀，已被吾殺。汝亦欲尋死耶？”韓福曰：“誰人與我擒之？”孟坦出馬，輪雙刀來取關公。關公約退車仗，拍馬來迎。孟坦戰不三合，撥回馬便走。關公趕來。

孟坦只指望引誘關公，不想關公馬快，早已趕上，只一刀，砍為兩段。關公勒馬回來，韓福閃在門首，盡力放了一箭，正射中關公左臂。公用口拔出箭，血流不住，飛馬徑奔韓福，衝散眾軍，韓福急走不迭，關公手起刀落，帶頭連肩，斬於馬下；殺散眾軍，保護車仗。

關公割帛束住箭傷，於路恐人暗算，不敢久住，連夜投汜水關來。把關將乃州人氏，姓卞，名喜，善使流星錘；原是黃巾餘黨，後投曹操，撥來守關。當下聞知關公將到，尋思一計：就關前鎮國寺中，埋伏下刀斧手二百餘人，誘關公至寺，約擊盞為號，欲圖相害。安排已定，出關迎接關公。公見卞喜來迎，便下馬相見。喜曰：“將軍名震天下，誰不敬仰！今歸皇叔，足見忠義！”關公訴說斬孔秀、韓福之事。卞喜曰：“將軍殺之是也。某見丞相，代稟衷曲。”關公甚喜，同上馬過了汜水關，到鎮國寺前下馬。眾僧鳴鐘出迎。原來那鎮國寺乃漢明帝御前香火院，本寺有僧三十餘人。內有一僧，卻是關公同鄉人，法名普淨。當下普淨已知其意，向前與關公問訊，曰：“將軍離蒲東幾年矣？”關公曰：“將及二十年矣。”普淨曰：“還認得貧僧否？”公曰：“離鄉多年，不能相識。”普淨曰：“貧僧家與將軍家只隔一條河。”卞喜見普淨敘出鄉里之情，恐有走洩，乃叱之曰：“吾欲請將軍赴宴，汝僧人何得多言！”關公曰：“不然。鄉人相遇，安得不敘舊情耶？”普淨請關公方丈待茶。關公曰：“二位夫人在車上，可先獻茶。”普淨教取茶先奉夫人，然後請關公入方丈。普淨以手舉所佩戒刀，以目視關公。公會意，命左右持刀緊隨。

卞喜請關公於法堂筵席。關公曰：“卞君請關某，是好意，還是歹意？”卞喜未及回言，關公早望見壁衣中有刀斧手，乃大喝卞喜曰：“吾以汝為好人，安敢如此！”卞喜知事洩，大叫：“左右下手！”左右方欲動手，皆被關公拔劍砍之。卞喜下堂繞廊而走，關公棄劍執大刀來趕。卞喜暗取飛錘擲打關公。關公用刀隔開錘，趕將入去，一刀劈卞喜為兩段。隨即回身來看二嫂，早有軍人圍住，見關公來，四下奔走。關公趕散，謝普淨曰：“若非吾師，已被此賊害矣。”普淨曰：“貧僧此處難容，收拾衣鉢，亦往他處雲遊也。後會有期，將軍保重。”關公稱謝，護送車仗，往滎陽進發。滎陽太守王植，卻與韓福是兩親家；聞得關公殺了韓福，商議欲暗害關公，乃使人守住關口。待關公到時，王植出關，喜笑相迎。關公訴說尋兄之事。植曰：“將軍於路驅馳，夫人車上勞困，且請入城，館驛中暫歇一宵，來日登途未遲。”關公見王植意甚殷勤，遂請二嫂入城。館驛中皆鋪陳了當。王植請公赴宴，公辭不往；植使人送筵席至館驛。關公因於路辛苦，請二嫂晚膳畢，就正房歇定；令從者各自安歇，飽餵馬匹。關公亦解甲憩息。卻說王植密喚從事胡班聽令曰：“關某背丞相而逃，又於路殺太守並守關將校，死罪不輕！此人武勇難敵。汝今晚點一千軍圍住館驛，一人一個火把，待三更時分，一齊放火；不問是誰，盡皆燒死！吾亦自引軍接應。”胡班領命，便點起軍士，密將乾柴引火之物，搬於館驛門首，約時舉事。

胡班尋思：“我久聞關雲長之名，不識如何模樣，試往窺之。”乃至驛中，問驛吏曰：“關將軍在何處？”答曰：“正廳上觀書者是也。”胡班潛至廳前，見關公左手綽髯，於燈下憑几看書。班見了，失聲嘆曰：“真天人也！”公問何人，胡班入拜曰：“滎陽太守部下從事胡班。”關公曰：“莫非許都城外胡華之子否？”班曰：“然也。”公喚從者於行李中取書付班。班看畢，嘆曰：“險些誤殺忠良！”遂密告曰：“王植心懷不仁，欲害將軍，暗令人四面圍住館驛，約於三更放火。今某當先去開了城門，將軍急收拾出城。”

關公大驚，忙披掛提刀上馬，請二嫂上車，盡出館驛，果見軍士各執火把聽候。關公急來到城邊，只見城門已開。關公催車仗急急出城。胡班還去放火。關公行不到數里，背後火把照耀，人馬趕來。當先王植大叫：“關某休走！”關公勒馬，大罵：“匹夫！我與你無仇，如何令人放火燒我？”王植拍馬挺槍，徑奔關公，被關公攔腰一刀，砍為兩段。人馬都趕散。關公催車仗速行，於路感胡班不已。

行至滑州界首，有人報與劉延。延引數十騎，出郭而迎。關公馬上欠身而言曰：“太守別來無恙！”延曰：“公今欲何往？”公曰：“辭了丞相，去尋家兄。”延曰：“玄德在袁紹處，紹乃丞相仇人，如何容公去？”公曰：“昔日曾言定來。”延曰：“今黃河渡口關隘，夏侯惇部將秦琪據守，恐不容將軍過渡。”公曰：“太守應付船隻，若何？”延曰：“船隻雖有，不敢應付。”公曰：“我前者誅顏良、文丑，亦曾與足下解厄。今日求一渡船而不與，何也？”延曰：“只恐夏侯惇知之，必然罪我。”關公知劉延無用之人，遂自催車仗前進。到黃河渡口，秦琪引軍出問：“來者何人？”關公曰：“漢壽亭侯關某也。”琪曰：“今欲何往？”關公曰：“欲投河北去尋兄長劉玄德，敬來借渡。”琪曰：“丞相公文何在？”公曰：“吾不受丞相節制，有甚公文！”琪曰：“吾奉夏侯將軍將令，守把關隘，你便插翅，也飛不過去！”關公大怒曰：“你知我於路斬戮攔截者乎？”琪曰：“你只殺得無名下將，敢殺我麼？”關公怒曰：“汝比顏良、文丑若何？”秦琪大怒，縱馬提刀，直取關公。二馬相交，只一合，關公刀起，秦琪頭落。關公曰：“當吾者已死，餘人不必要驚走。速備船隻，送我渡河。”軍士急撐舟傍岸。關公請二嫂上船渡河。渡過黃河，便是袁紹地方。關公所歷關隘五處，斬將六員。後人有詩嘆曰：“掛印封金辭漢相，尋兄遙望遠途還。馬騎赤兔行千里，刀偃青龍出五關。忠義慨然衝宇宙，英雄從此震江山。獨行斬將應無敵，今古留題翰墨間。”

關公於馬上自嘆曰：“吾非欲沿途殺人，奈事不得已也。曹公知之，必以我為負恩之人矣。”正行間，忽見一騎自北而來，大叫：“雲長少住！”關公勒馬視之，乃孫乾也。關公曰：“自汝南相別，一向訊息若何？”乾曰：“劉關、龔都自將軍回兵之後，復奪了汝南；遣某往河北結好袁紹，請玄德同謀破曹之計。不想河北將士，各相妒忌。田豐尚囚獄中；沮授黜退不用；審配、郭圖各自爭權；袁紹多疑，主持不定。某與劉皇叔商議，先求脫身之計。今皇叔已往汝南會合劉關去了。恐將軍不知，反到袁紹處，或

為所害，特遣某於路迎接將來。幸於此得見。將軍可速往汝南與皇叔相會。”關公教孫乾拜見夫人。夫人問其動靜。孫乾備說袁紹二次欲斬皇叔，今幸脫身往汝南去了。夫人可與雲長到此相會。二夫人皆掩面垂淚。關公依言，不投河北去，徑取汝南來。正行之間，背後塵埃起處，一彪人馬趕來，當先夏侯惇大叫：“關某休走！”正是：六將阻關徒受死，一軍攔路復爭鋒。畢竟關公怎生脫身，且聽下文分解。



## 第二十八回 斬蔡陽兄弟釋疑 會古城主臣聚義

卻說關公同孫乾保二嫂向汝南進發，不想夏侯惇領三百餘騎，從後追來。孫乾保車仗前行。關公回身勒馬按刀問曰：“汝來趕我，有失丞相大度。”夏侯惇曰：“丞相無明文傳報，汝於路殺人，又斬吾部將，無禮太甚！我特來擒你，獻與丞相發落！”言訖，便拍馬挺槍欲鬥。

只見後面一騎飛來，大叫：“不可與雲長交戰！”關公按轡不動。來使於懷中取出公文，謂夏侯惇曰：“丞相敬愛關將軍忠義，恐於路關隘攔截，故遣某特齎公文，遍行諸處。”惇曰：“關某於路殺把關將士，丞相知否？”來使曰：“此卻未知。”惇曰：“我只活捉他去見丞相，待丞相自放他。”關公怒曰：“吾豈懼汝耶！”拍馬持刀，直取夏侯惇。惇挺槍來迎。兩馬相交，戰不十合，忽又一騎飛至，大叫：“二將軍少歇！”惇停槍問來使曰：“丞相叫擒關某乎？”使者曰：“非也。丞相恐守關諸將阻擋關將軍，故又差某馳公文來放行。”惇曰：“丞相知其於路殺人否？”使者曰：“未知。”惇曰：“既未知其殺人，不可放去。”指揮手下軍士，將關公圍住。關公大怒，舞刀迎戰。兩個正欲交鋒，陣後一人飛馬而來，大叫：“雲長、元讓，休得爭戰！”眾視之，乃張遼也。二人各勒住馬。張遼近前言曰：“奉丞相鈞旨：因聞知雲長斬關殺將，恐於路有阻，特差我傳諭各處關隘，任便放行。”惇曰：“秦琪是蔡陽之甥。他將秦琪託付我處，今被關某所殺，怎肯幹休？”遼曰：“我見蔡將軍，自有分解。既丞相大度，教放雲長去，公等不可廢丞相之意。”夏侯惇只得將軍馬約退。遼曰：“雲長今欲何往？”關公曰：“聞兄長又不在袁紹處，吾今將遍天下尋之。”遼曰：“既未知玄德下落，且再回見丞相，若何？”關公笑曰：“安有是理！文遠回見丞相，幸為我謝罪。”說畢，與張遼拱手而別。於是張遼與夏侯惇領軍自回。

關公趕上車仗，與孫乾說知此事。二人並馬而行。行了數日，忽值大雨滂沱，行裝盡溼。遙望山岡邊有一所莊院，關公引著車仗，到彼借宿。莊內一老人出迎。關公具言來意。老人曰：“某姓郭，名常，世居於此。久聞大名，幸得瞻拜。”遂宰羊置酒相待，請二夫人於後堂暫歇。郭常陪關公、孫乾於草堂飲酒。一邊烘焙行李，一邊餵養馬匹。至黃昏時候，忽見一少年，引數人入莊，徑上草堂。郭常喚曰：“吾兒來拜將軍。”因謂關公曰：“此愚男也。”關公問何來。常曰：“射獵方回。”少年見過關公，即下堂去了。常流淚言曰：“老夫耕讀傳家，止生此子，不務本業，惟以遊獵為事。是家門不幸也！”關公曰：“方今亂世，若武藝精熟，亦可以取功名，何雲不幸？”常曰：“他若肯習武藝，便是有志之人。今專務遊蕩，無所不為：老夫所以憂耳！”關公亦為嘆息。

至更深，郭常辭出。關公與孫乾方欲就寢，忽聞後院馬嘶人叫。關公急喚從人，卻都不應，乃與孫乾提劍往視之。只見郭常之子倒在地上叫喚，從人正與莊客廝打。公問其故。從人曰：“此人來盜赤兔馬，被馬踢倒。我等聞叫喚之聲，起來巡看，莊客們反

來廝鬧。”公怒曰：“鼠賊焉敢盜吾馬！”恰待發作，郭常奔至告曰：“不肖子為此歹事，罪合萬死！奈老妻最憐愛此子，乞將軍仁慈寬恕！”關公曰：“此子果然不肖，適才老翁所言，真知子莫若父也。我看翁面，且姑恕之。”遂分付從人看好了馬，喝散莊客，與孫乾回草堂歇息。

次日，郭常夫婦出拜於堂前，謝曰：“犬子冒瀆虎威，深感將軍恩怨。”關公令喚出：“我以正言教之。”常曰：“他於四更時分，又引數個無賴之徒，不知何處去了。”關公謝別郭常，奉二嫂上車，出了莊院，與孫乾並馬，護著車仗，取山路而行。不及三十里，只見山背後擁出百餘人，為首兩騎馬：前面那人，頭裹黃巾，身穿戰袍；後面乃郭常之子也。黃巾者曰：“我乃天公將軍張角部將也！來者快留下赤兔馬，放你過去！”關公大笑曰：“無知狂賊！汝既從張角為盜，亦知劉、關、張兄弟三人名字否？”黃巾者曰：“我只聞赤面長髯者名關雲長，卻未識其面。汝何人也？”公乃停刀立馬，解開須囊，出長髯令視之。其人滾鞍下馬，腦揪郭常之子拜獻於馬前。關公問其姓名。告曰：“某姓裴，名元紹。自張角死後，一向無主，嘯聚山林，權於此處藏伏。今早這廝來報：有一客人，騎一匹千里馬，在我家投宿。特邀某來劫奪此馬。不想卻遇將軍。”郭常之子拜伏乞命。關公曰：“吾看汝父之面，饒你性命！”郭子抱頭鼠竄而去。

公謂元紹曰：“汝不識吾面，何以知吾名？”元紹曰：“離此二十里有一臥牛山。山上有一關西人，姓周，名倉，兩臂有千斤之力，板肋虬髯，形容甚偉；原在黃巾張寶部下為將，張寶死，嘯聚山林。他多曾與某說將軍盛名，恨無門路相見。”關公曰：“綠林中非豪傑托足之處。公等今後可各去邪歸正，勿自陷其身。”元紹拜謝。

正說話間，遙望一彪人馬來到。元紹曰：“此必周倉也。”關公乃立馬待之。果見一人，黑麵長身，持槍乘馬，引眾而至；見了關公，驚喜曰：“此關將軍也！”疾忙下馬，俯伏道傍曰：“周倉參拜。”關公曰：“壯士何處曾識關某來？”倉曰：“舊隨黃巾張寶時，曾識尊顏；恨失身賊黨，不得相隨。今日幸得拜見。願將軍不棄，收為步卒，早晚執鞭隨鐙，死亦甘心！”公見其意甚誠，乃謂曰：“汝若隨我，汝手下人伴若何？”倉曰：“願從則俱從；不願從者，聽之可也。”於是眾人皆曰：“願從。”關公乃下馬至車前稟問二嫂。甘夫人曰：“叔叔自離許都，於路獨行至此，歷過多少艱難，未嘗要軍馬相隨。前廖化欲相投，叔既卻之，今何獨容周倉之眾耶？我輩女流淺見，叔自斟酌。”公曰：“嫂嫂之言是也。”遂謂周倉曰：“非關某寡情，奈二夫人不從。汝等且回山中，待我尋見兄長，必來相招。”周倉頓首告曰：“倉乃一粗莽之夫，失身為盜；今遇將軍，如重見天日，豈忍復錯過！若以眾人相隨為不便，可令其盡跟裴元紹去。倉隻身步行，跟隨將軍，雖萬里不辭也！”關公再以此言告二嫂。甘夫人曰：“一二人相從，無妨於事。”公乃令周倉撥人伴隨裴元紹去。元紹曰：“我亦願隨關將軍。”周倉曰：“汝若去時，人伴皆散；且當權時統領。我隨關將軍去，但有住紮處，便來取你。”元紹怏怏而別。

周倉跟著關公，往汝南進發。行了數日，遙見一座山城。公問土人：“此何處也？”土人曰：“此名古城。數月前有一將軍，姓張，名飛，引數十騎到此，將縣官逐去，佔住古城，招軍買馬，積草屯糧。今聚有三五千人馬，四遠無人敢敵。”關公喜曰：“吾弟自徐州失散，一向不知下落，誰想卻在此！”乃令孫乾先入城通報，教來迎接二嫂。

卻說張飛在芒碭山中，住了月餘，因出外探聽玄德訊息，偶過古城。入縣借糧；縣官不肯，飛怒，因就逐去縣官，奪了縣印，佔住城池，權且安身。當日孫乾領關公命，入城見飛。施禮畢，具言：“玄德離了袁紹處，投汝南去了。今雲長直從許都送二位夫人至此，請將軍出迎。”張飛聽罷，更不回言，隨即披掛持矛上馬，引一千餘人，徑出北門。孫乾驚訝，又不敢問，只得隨出城來。關公望見張飛到來，喜不自勝，付刀與周倉接了，拍馬來迎。只見張飛圓睜環眼，倒豎虎鬚，吼聲如雷，揮矛向關公便搠。關公大驚，連忙閃過，便叫：“賢弟何故如此？豈忘了桃園結義耶？”飛喝曰：“你既無義，有何面目來與我相見！”關公曰：“我如何無義？”飛曰：“你背了兄長，降了曹操，封侯賜爵。今又來賺我！我今與你拼個死活！”關公曰：“你原來不知！我也難說。現放著二位嫂嫂在此，賢弟請自問。”二夫人聽得，揭簾而呼曰：“三叔何故如此？”飛曰：“嫂嫂住著。且看我殺了負義的人，然後請嫂嫂入城。”甘夫人曰：“二叔因不知你等下落，故暫時棲身曹氏。今知你哥哥在汝南，特不避險阻，送我們到此。三叔休錯見了。”糜夫人曰：“二叔向在許都，原出於無奈。”飛曰：“嫂嫂休要被他瞞過了！忠臣寧死而不辱。大丈夫豈有事二主之理！”關公曰：“賢弟休屈了我。”孫乾曰：“雲長特來尋將軍。”飛喝曰：“如何你也胡說！他那裡有好心，必是來捉我！”關公曰：“我若捉你，須帶軍馬來。”飛把手指曰：“兀的不是軍馬來也！”關公回顧，果見塵埃起處，一彪人馬來到。風吹旗號，正是曹軍。張飛大怒曰：“今還敢支吾麼？”挺丈八蛇矛便搠將來。關公急止之曰：“賢弟且住。你看我斬此來將，以表我真心。”飛曰：“你果有真心，我這裡三通鼓罷。便要你斬來將！”關公應諾。須臾，曹軍至。為首一將，乃是蔡陽，挺刀縱馬大喝曰：“你殺吾外甥秦琪，卻原來逃在此！吾奉丞相命，特來拿你！”關公更不打話，舉刀便砍。張飛親自擂鼓。只見一通鼓未盡，關公刀起處，蔡陽頭已落地。眾軍士俱走。關公活捉執認旗的小卒過來，問取來由。小卒告說：“蔡陽聞將軍殺了他外甥，十分忿怒，要來河北與將軍交戰。丞相不肯，因差他往汝南攻劉闢。不想在這裡遇著將軍。”關公聞言，教去張飛前告說其事。飛將關公在許都時事細問小卒；小卒從頭至尾，說了一遍，飛方才信。

正說間，忽城中軍士來報：“城南門外有十數騎來的甚緊，不知是甚人。”張飛心中疑慮，便轉出南門看時，果見十數騎輕弓短箭而來。見了張飛，滾鞍下馬。視之，乃糜竺、糜芳也。飛亦下馬相見。竺曰：“自徐州失散，我兄弟二人逃難回鄉。使人遠近打聽，知雲長降了曹操，主公在於河北；又聞簡雍亦投河北去了。只不知將軍在此。昨於路上遇見一夥客人，說有一姓張的將軍，如此模樣，今據古城。我兄弟度量必是將軍

，故來尋訪。幸得相見！”飛曰：“雲長兄與孫乾送二嫂方到，已知哥哥下落。”二糜大喜，同來見關公，並參見二夫人。飛遂迎請二嫂入城。至衙中坐定，二夫人訴說關公曆過之事，張飛方才大哭，參拜雲長。二糜亦俱傷感。張飛亦自訴別後之事，一面設宴賀喜。

次日，張飛欲與關公同赴汝南見玄德。關公曰：“賢弟可保護二嫂，暫住此城，待我與孫乾先去探聽兄長訊息。”飛允諾。關公與孫乾引數騎奔汝南來。劉闢、龔都接著，關公便問：“皇叔何在？”劉闢曰：“皇叔到此住了數日，為見軍少，復往河北袁本初處商議去了。”關公怏怏不樂。孫乾曰：“不必憂慮。再苦一番驅馳，仍往河北去報知皇叔，同至古城便了。”關公依言，辭了劉闢、龔都，回至古城，與張飛說知此事。張飛便欲同至河北。關公曰：“有此一城，便是我等安身之處，未可輕棄。我還與孫乾同往袁紹處，尋見兄長，來此相會。賢弟可堅守此城。”飛曰：“兄斬他顏良、文丑，如何去得？”關公曰：“不妨。我到彼當見機而變。”遂喚周倉問曰：“臥牛山裴元紹處，共有多少人馬？”倉曰：“約有四五百。”關公曰：“我今抄近路去尋兄長。汝可往臥牛山招此一枝人馬，從大路上接來。”倉領命而去。

關公與孫乾只帶二十餘騎投河北來，將至界首，乾曰：“將軍未可輕入，只在此間暫歇。待某先入見皇叔，別作商議。”關公依言，先打發孫乾去了，遙望前村有一所莊院，便與從人到彼投宿。莊內一老翁攜杖而出，與關公施禮。公具以實告。老翁曰：“某亦姓關，名定。久聞大名，幸得瞻謁。”遂命二子出見，款留關公，並從人俱留於莊內。

且說孫乾匹馬入冀州見玄德，具言前事。玄德曰：“簡雍亦在此間，可暗請來同議。”少頃，簡雍至，與孫乾相見畢，共議脫身之計。雍曰：“主公明日見袁紹，只說要往荊州，說劉表共破曹操，便可乘機而去。”玄德曰：“此計大妙！但公能隨我去否？”雍曰：“某亦自有脫身之計。”商議已定。次日，玄德入見袁紹，告曰：“劉景升鎮守荊襄九郡，兵精糧足，宜與相約，共攻曹操。”紹曰：“吾嘗遣使約之，奈彼未肯相從。”玄德曰：“此人是備同宗，備往說之，必無推阻。”紹曰：“若得劉表，勝劉闢多矣。”遂命玄德行。紹又曰：“近聞關雲長已離了曹操，欲來河北；吾當殺之，以雪顏良、文丑之恨！”玄德曰：“明公前欲用之，吾故召之。今何又欲殺之耶？且顏良、文丑比之二鹿耳，雲長乃一虎也：失二鹿而得一虎，何恨之有？”紹笑曰：“吾實愛之，故戲言耳。公可再使人召之，令其速來。”玄德曰：“即遣孫乾往召之可也。”紹大喜從之。玄德出，簡雍進曰：“玄德此去，必不回矣。某願與偕往：一則同說劉表，二則監住玄德。”紹然其言，便命簡雍與玄德同行。郭圖諫紹曰：“劉備前去說劉闢，未見成事；今又使與簡雍同往荊州，必不返矣。”紹曰：“汝勿多疑，簡雍自有見識。”郭圖嗟呀而出。卻說玄德先命孫乾出城，回報關公；一面與簡雍辭了袁紹，上馬出城。行至界首，孫乾接著，同往關定莊上。關公迎門接拜，執手啼哭不止。關定領二子拜於草堂之前。

玄德問其姓名。關公曰：“此人與弟同姓，有二子：長子關寧，學文；次子關平，學武。”關定曰：“今愚意欲遣次子跟隨關將軍，未識肯容納否？”玄德曰：“年幾何矣？”定曰：“十八歲矣。”玄德曰：“既蒙長者厚意，吾弟尚未有子，今即以賢郎為子，若何？”關定大喜，便命關平拜關公為父，呼玄德為伯父。玄德恐袁紹追之，急收拾起行。關平隨著關公，一齊起身。關定送了一程自回。關公教取路往臥牛山來。正行間，忽見周倉引數十人帶傷而來。關公引他見了玄德。問其何故受傷，倉曰：“某未至臥牛山之前，先有一將單騎而來，與裴元紹交鋒，只一合，刺死裴元紹，盡數招降人伴，佔住山寨。倉到彼招誘人伴時，止有這幾個過來，餘者俱懼怕，不敢擅離。倉不忿，與那將交戰，被他連勝數次，身中三槍。因此來報主公。”玄德曰：“此人怎生模樣？姓甚名誰？”倉曰：“極其雄壯，不知姓名。”於是關公縱馬當先，玄德在後，徑投臥牛山來。周倉在山下叫罵，只見那將全副披掛，持槍驛馬，引眾下山。玄德早揮鞭出馬大叫曰：“來者莫非子龍否？”那將見了玄德，滾鞍下馬，拜伏道旁。原來果然是趙子龍。玄德、關公俱下馬相見，問其何由至此。雲曰：“雲自別使君，不想公孫瓚不聽人言，以致兵敗自焚，袁紹屢次招雲，雲想紹亦非用人之人，因此未往。後欲至徐州投使君，又聞徐州失守，雲長已歸曹操，使君又在袁紹處。雲幾番欲來相投，只恐袁紹見怪。四海飄零，無容身之地。前偶過此處，適遇裴元紹下山來欲奪吾馬，雲因殺之，藉此安身。近聞翼德在古城，欲往投之，未知真實。今幸得遇使君！”玄德大喜，訴說從前之事。關公亦訴前事。玄德曰：“吾初見子龍，便有留戀不捨之情。今幸得相遇！”雲曰：“雲奔走四方，擇主而事，未有如使君者。今得相隨，大稱平生。雖肝腦塗地，無恨矣。”當日就燒燬山寨，率領人眾，盡隨玄德前赴古城。張飛、糜竺、糜芳迎接入城，各相拜訴。二夫人具言云長之事，玄德感嘆不已。於是殺牛宰馬，先拜謝天地，然後遍勞諸軍。玄德見兄弟重聚，將佐無缺，又新得了趙雲，關公又得了關平、周倉二人，歡喜無限，連飲數日。後人有詩讚之曰：“當時手足似瓜分，信斷音稀杳不聞。今日君臣重聚義，正如龍虎會風雲。”時玄德、關、張、趙雲、孫乾、簡雍、糜竺、糜芳、關平、周倉部領馬步軍校共四五百人。玄德欲棄了古城去守汝南，恰好劉關、龔都差人來請。於是遂起軍往汝南駐紮，招軍買馬，徐圖徵進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袁紹見玄德不回，大怒，欲起兵伐之。郭圖曰：“劉備不足慮。曹操乃勁敵也，不可不除。劉表雖據荊州，不足為強。江東孫伯符威鎮三江，地連六郡，謀臣武士極多，可使人結之，共攻曹操。”紹從其言，即修書遣陳震為使，來會孫策。正是：只因河北英雄去，引出江東豪傑來。未知其事如何，且聽下文分解。

## 第二十九回 小霸王怒斬于吉 碧眼兒坐領江東

卻說孫策自霸江東，兵精糧足。建安四年，襲取廬江，敗劉勳，使虞翻馳檄豫章，豫章太守華歆投降。自此聲勢大振，乃遣張紘往許昌上表獻捷。曹操知孫策強盛，嘆曰：“獅兒難與爭鋒也！”遂以曹仁之女許配孫策幼弟孫匡，兩家結婚。留張紘在許昌。孫策求為大司馬，曹操不許。策恨之，常有襲許都之心。於是吳郡太守許貢，乃暗遣使赴許都上書於曹操。其略曰：“孫策驍勇，與項籍相似。朝廷宜外示榮寵，召在京師；不可使居外鎮，以為後患。”使者齎書渡江，被防江將士所獲，解赴孫策處。策觀書大怒，斬其使，遣人假意請許貢議事。貢至，策出書示之，叱曰：“汝欲送我於死地耶！”命武士絞殺之。貢家屬皆逃散。有家客三人，欲為許貢報仇，恨無其便。一日，孫策引軍會獵于丹徒之西山，趕起一大鹿，策縱馬上山逐之。正趕之間，只見樹林之內有三個人持槍帶弓面立。策勒馬問曰：“汝等何人？”答曰：“乃韓當軍士也。在此射鹿。”策方舉轡欲行，一人拈槍望策左腿便刺。策大驚，急取佩劍從馬上砍去，劍刃忽墜，止存劍靶在手。一人早拈弓搭箭射來，正中孫策面頰。策就拔面上箭，取弓回射放箭之人，應弦面倒。那二人舉槍向孫策亂搥，大叫曰：“我等是許貢家客，特來為主人報仇！”策別無器械，只以弓拒之，且拒且走。二人死戰不退。策身被數槍，馬亦帶傷。正危急之時，程普引數人至。孫策大叫：“殺賊！”程普引眾齊上，將許貢家客砍為肉泥。看孫策時，血流滿面，被傷至重，乃以刀割抱，裹其傷處，救回吳會養病。後人有詩讚許家三客曰：“孫郎智勇冠江湄，射獵山中受困危。許客三人能死義，殺身豫讓未為奇。”

卻說孫策受傷而回，使人尋請華倫醫治。不想華佗已往中原去了，止有徒弟在吳，命其治療。其徒曰：“箭頭有藥，毒已入骨。須靜養百日，方可無虞。若怒氣衝激，其瘡難治。”孫策為人最是性急，恨不得即日便愈。將息到二十餘日，忽聞張紘有使者自許昌回，策喚問之。使者曰：“曹操甚懼主公；其帳下謀士，亦俱敬服；惟有郭嘉不服。”策曰：“郭嘉曾有何說？”使者不敢言。策怒，固問之。使者只得從實告曰：“郭嘉曾對曹操言主公不足懼也：輕而無備，性急少謀，乃匹夫之勇耳，他日必死於小人之手。”策聞言，大怒曰：“匹夫安敢料吾！吾誓取許昌！”遂不待瘡愈，便欲商議出兵。張昭諫曰：“醫者戒主公百日休動，今何因一時之忿，自輕萬金之軀？”正話間，忽報袁紹遣使陳震至。策喚入問之。震具言袁紹欲結束吳為外應，共攻曹操。策大喜，即日會諸將於城樓上，設宴款待陳震。飲酒之間，忽見諸將互相耳語，紛紛下樓。策怪問何故，左右曰：“有於神仙者，今從樓下過，諸將欲往拜之耳。”策起身憑欄觀之，見一道人，身披鶴氅，手攜藜杖，立於當道，百姓俱焚香伏道而拜。策怒曰：“是何妖人？快與我擒來！”左右告曰：“此人姓於，名吉，寓居東方，往來吳會，普施符水，救人萬病，無有不驗。當世呼為神仙，未可輕瀆。”策愈怒，喝令：“速速擒來！違者斬！”

左右不得已，只得下樓，擁于吉至樓上。策叱曰：“狂道怎敢煽惑人心！”于吉曰：“貧道乃琅琊宮道士，順帝時曾入山採藥，得神書於陽曲泉水上，號曰《太平青領道》，凡百餘卷，皆治人疾病方術。貧道得之，惟務代天宣化，普救萬人，未曾取人毫釐之物，安得煽惑人心？”策曰：“汝毫不取人，衣服飲食，從何而得？汝即黃巾張角之流，今若不誅，必為後患！”叱左右斬之。張昭諫曰：“於道人在江東數十年，並無過犯，不可殺害。”策曰：“此等妖人，君殺之，何異屠豬狗！”眾官皆苦諫，陳震亦勸。策怒未息，命且囚於獄中。眾官俱散。陳震自歸館驛安歇。孫策歸府，早有內侍傳說此事與策母吳太夫人知道。夫人喚孫策入後堂，謂曰：“吾聞汝將於神仙下於縲紲。此人多曾醫人疾病，軍民敬仰，不可加害。”策曰：“此乃妖人，能以妖術惑眾，不可不除！”夫人再三勸解。策曰：“母親勿聽外人妄言，兒自有區處。乃出喚獄吏取于吉來問。原來獄吏皆敬信于吉，吉在獄中時，盡去其枷鎖；及策喚取，方帶枷鎖而出。策訪知大怒，痛責獄吏，仍將於吉械繫下獄。張昭等數十人，連名作狀，拜求孫策，乞保於神仙。策曰：“公等皆讀書人，何不達理？昔交州刺史張津，聽信邪教，鼓瑟焚香，常以紅帕裹頭，自稱可助出軍之威，後竟為敵軍所殺。此等事甚無益，諸君自未悟耳。吾欲殺于吉，正思禁邪覺迷也。”

呂範曰：“某素知於道人能祈風禱雨。方今天旱，何不令其祈雨以贖罪？”策曰：“吾且看此妖人若何。”遂命於獄中取出于吉，開其枷鎖，令登壇求雨。吉領命，即沐浴更衣，取繩自縛於烈日之中。百姓觀者，填街塞巷。于吉謂眾人道：“吾求三尺甘霖，以救萬民，然我終不免一死。”眾人道：“若有靈驗，主公必然敬服。”于吉曰：“氣數至此，恐不能逃。”少頃，孫策親至壇中下令：“若午時無雨，即焚死於吉。”先令人堆積乾柴伺候。將及午時，狂風驟起。風過處，四下陰雲漸合。策曰：“時已近午，空有陰雲，而無甘雨，正是妖人！”叱左右將於吉扛上柴堆，四下舉火，焰隨風起。忽見黑煙一道，衝上空中，一聲響亮，雷電齊發，大雨如注。頃刻之間，街市成河，溪澗皆滿，足有三尺甘雨。于吉仰臥於柴堆之上，大喝一聲，雲收雨住，復見太陽。於是眾官及百姓，共將於吉扶下柴堆，解去繩索，再拜稱謝。孫策見官民俱羅拜於水中，不顧衣服，乃勃然大怒，叱曰：“晴雨乃天地之定數，妖人偶乘其便，你等何得如此惑亂！”掣寶劍令左右速斬于吉。眾官力諫，策怒曰：“爾等皆欲從於吉造反耶！”眾官乃不敢復言。策叱武士將於吉一刀斬頭落地。只見一道青氣，投東北去了。策命將其屍號令於市，以正妖妄之罪。

是夜風雨交作，及曉，不見了于吉屍首。守屍軍士報知孫策。策怒，欲殺守屍軍士。忽見一人，從堂前徐步而來，視之，卻是于吉。策大怒，正欲拔劍斫之，忽然昏倒於地。左右急救入臥內，半晌方蘇。吳太夫人來視疾，謂策曰：“吾兒屈殺神仙，故招此禍。”策笑曰：“兒自幼隨父出征，殺人如麻，何曾有為禍之理？今殺妖人，正絕大禍，安得反為我禍？”夫人曰：“因汝不信，以致如此；今可作好事以禳之。”策曰：“吾命

在天，妖人決不能為禍。何必禳耶！”夫人料勸不信，乃自令左右暗修善事禳解。是夜二更，策臥於內宅，忽然陰風驟起，燈滅而復明。燈影之下，見於吉立於床前。策大喝曰：“吾平生誓誅妖妄，以靖天下！汝既為陰鬼，何敢近我！”取床頭劍擲之，忽然不見。吳太夫人聞之，轉生憂悶。策乃扶病強行，以寬母心。母謂策曰：“聖人云：‘鬼神之為德，其盛矣乎！’又云：‘禱爾於上下神祇。’鬼神之事，不可不信。汝屈殺於先生，豈無報應？吾已令人設醮於郡之玉清觀內，汝可親往拜禱，自然安妥。”

策不敢違母命，只得勉強乘轎至玉清觀。道士接入，請策焚香，策焚香而不謝。忽香爐中煙起不散，結成一座華蓋，上面端坐著于吉。策怒，唾罵之；走離殿宇，又見於吉立於殿門首，怒目視策。策顧左右曰：“汝等見妖鬼否？”左右皆雲未見。策愈怒，拔佩劍望于吉擲去，一人中劍而倒。眾視之，乃前日動手殺于吉之小卒，被劍斫入腦袋，七竅流血而死。策命扛出葬之。比及出觀，又見於吉走入觀門來。策曰：“此觀亦藏妖之所也！”遂坐於觀前，命武士五百人拆毀之。武士方上屋揭瓦，卻見於吉立於屋上，飛瓦擲地。策大怒，傳令逐出本觀道士，放火燒燬殿宇。火起處，又見於吉立於火光之中。策怒歸府，又見於吉立於府門前。策乃不入府，隨點起三軍，出城外下寨，傳喚眾將商議，欲起兵助袁紹夾攻曹操。眾將俱曰：“主公玉體違和，未可輕動。且待平愈，出兵未遲。”是夜孫策宿於寨內，又見於吉披髮而來。策於帳中叱喝不絕。次日，吳太夫人傳命，召策回府。策乃歸見其母。夫人見策形容憔悴，泣曰：“兒失形矣！”策即引鏡自照，果見形容十分瘦損，不覺失驚，顧左右曰：“吾奈何憔悴至此耶！”言未已，忽見於吉立於鏡中。策拍鏡大叫一聲，金瘡迸裂，昏絕於地。夫人令扶入臥內。須臾甦醒，自嘆曰：“吾不能復生矣！”

隨召張昭等諸人，及弟孫權，至臥榻前，囑付曰：“天下方亂，以吳越之眾，三江之固，大可有為。子布等幸善相吾弟。”乃取印綬與孫權曰：“若舉江東之眾，決機於兩陣之間，與天下爭衡，卿不如我；舉賢任能，使各盡力以保江東，我不如卿。卿宜念父兄創業之艱難，善自圖之！”權大哭，拜受印綬。策告母曰：“兒天年已盡，不能奉慈母。今將印綬付弟，望母朝夕訓之。父兄舊人，慎勿輕怠。”母哭曰：“恐汝弟年幼，不能任大事，當復如何？”策曰：“弟才勝兒十倍，足當大任。倘內事不決，可問張昭；外事不決，可問周瑜。恨周瑜不在此，不得面囑之也！”又喚諸弟囑曰：“吾死之後，汝等並輔仲謀。宗族中敢有生異心者，眾共誅之；骨肉為逆，不得入祖墳安葬。”諸弟泣受命。又喚妻喬夫人謂曰：“吾與汝不幸中途相分，汝須孝養尊姑。早晚汝妹入見，可囑其轉致周郎，盡心輔佐吾弟，休負我平日相知之雅。”言訖，瞑目而逝。年止二十六歲。後人有詩讚曰：“獨戰東南地，人稱小霸王。運籌如虎踞，決策似鷹揚。威鎮三江靖，名聞四海香。臨終遺大事，專意屬周郎。”

孫策既死，孫權哭倒於床前。張昭曰：“此非將軍哭時也。宜一面治喪事，一面理軍國大事。”權乃收淚。張昭令孫靜理會喪事，請孫權出堂，受眾文武謁賀。孫權生得



方頤大口，碧眼紫髯。昔漢使劉琬入吳，見孫家諸昆仲，因語人曰：“吾遍觀孫氏兄弟，雖各才氣秀達，然皆祿祚不終。惟仲謀形貌奇偉，骨格非常，乃大貴之表，又享高壽，眾皆不及也。”

且說當時孫權承孫策遺命，掌江東之事。經理未定，人報周瑜自巴丘提兵回吳。權曰：“公瑾已回，吾無憂矣。”原來周瑜守禦巴丘。聞知孫策中箭被傷，因此回來問候；將至吳郡，聞策已亡，故星夜來奔喪。當下周瑜哭拜於孫策靈柩之前。吳太夫人出，以遺囑之語告瑜，瑜拜伏於地曰：“敢不效犬馬之力，繼之以死！”少頃，孫權入。周瑜拜見畢，權曰：“願公無忘先兄遺命。”瑜頓首曰：“願以肝腦塗地，報知己之恩。”權曰：“今承父兄之業，將何策以守之？”瑜曰：“自古得人者昌，失人者亡。為今之計，須求高明遠見之人為輔，然後江東可定也。”權曰：“先兄遺言：內事托子布，外事全賴公瑾。”瑜曰：“子布賢達之士，足當大任。瑜不才，恐負倚托之重，願薦一人以輔將軍。”權問何人。瑜曰：“姓魯，名肅，字子敬，臨淮東川人也。此人胸懷韜略，腹隱機謀。早年喪父，事母至孝。其家極富，嘗散財以濟貧乏。瑜為居巢長之時，將數百人過臨淮，因乏糧，聞魯肅家有兩困米，各三千斛，因往求助。肅即指一困相贈，其慷慨如此。平生好擊劍騎射，寓居曲阿。祖母亡，還葬東城。其友劉子揚欲約彼往巢湖投鄭寶，肅尚躊躇未往。今主公可速召之。”權大喜，即命周瑜往聘。

瑜奉命親往，見肅敘禮畢，具道孫權相慕之意。肅曰：“近劉子揚約某往巢湖，某將就之。”瑜曰：“昔馬援對光武雲：當今之世，非但君擇臣，臣亦擇君。今吾孫將軍親賢禮士，納奇錄異，世所罕有。足下不須他計，只同我往投東吳為是。”

肅從其言，遂同周瑜來見孫權。權甚敬之，與之談論，終日不倦。一日，眾官皆散，權留魯肅共飲，至晚同榻抵足而臥。夜半，權問肅曰：“方今漢室傾危，四方紛擾；孤承父兄餘業，思為桓、文之事，君將何以教我？”肅曰：“昔漢高祖欲尊事義帝而不獲者，以項羽為害也。今之曹操可比項羽，將軍何由得為桓、文乎？肅竊料漢室不可復興，曹操不可卒除。為將軍計，惟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釁。今乘北方多務，剿除黃祖，進伐劉表，竟長江所極而據守之；然後建號帝王，以圖天下：此高祖之業也。”權聞言大喜，披衣起謝。次日厚贈魯肅，並將衣服幃帳等物賜肅之母。

肅又薦一人見孫權：此人博學多才，事母至孝；覆姓諸葛，名瑾，字子瑜，琅琊南陽人也。權拜之為上賓。瑾勸權勿通袁紹，且順曹操，然後乘便圖之。權依言，乃遣陳震回，以書絕袁紹。卻說曹操聞孫策已死，欲起兵下江南。侍御史張紘諫曰：“乘人之喪而伐之，既非義舉；若其不克，棄好成仇：不如因而善遇之。”操然其說，乃即奏封孫權為將軍，兼領會稽太守；即令張紘為會稽都尉，齎印往江東。孫權大喜，又得張紘回吳，即命與張昭同理政事。張紘又薦一人於孫權：此人姓顧，名雍，字元嘆，乃中郎蔡邕之徒；其為人少言語，不飲酒，嚴厲正大。權以為丞，行太守事。自是孫權威震江東，深得民心。且說陳震回見袁紹，具說：“孫策已亡，孫權繼立。曹操封之為將軍，

結為外應矣。”袁紹大怒，遂起冀、青、幽、並等處人馬七十餘萬，復來攻取許昌。正是：江南兵革方休息，冀北干戈又復興。未知勝負若何，且聽下文分解。

### 第三十回 戰官渡本初敗績 劫烏巢孟德燒糧

卻說袁紹興兵，望官渡進發。夏侯惇發書告急。曹操起軍七萬，前往迎敵，留荀彧守許都。紹兵臨發，田豐從獄中上書諫曰：“今且宜靜守以待天時，不可妄興大兵，恐有不利。”逢紀譖曰：“主公興仁義之師，田豐何得出此不祥之語！”紹因怒，欲斬田豐。眾官告免。紹恨曰：“待吾破了曹操，明正其罪！”遂催軍進發，旌旗遍野，刀劍如林。行至陽武，下定寨柵。沮授曰：“我軍雖眾，而勇猛不及彼軍；彼軍雖精，而糧草不如我軍。彼軍無糧，利在急戰；我軍有糧，宜且緩守。若能曠以日月，則彼軍不戰自敗矣。”紹怒曰：“田豐慢我軍心，吾回日必斬之。汝安敢又如此！”叱左右：“將沮授鎖禁軍中，待我破曹之後，與田豐一體治罪！”於是下令，將大軍七十萬，東西南北，周圍安營，連絡九十餘里。

細作探知虛實，報至官渡。曹軍新到，聞之皆懼。曹操與眾謀士商議。荀彧曰：“紹軍雖多，不足懼也。我軍俱精銳之士，無不一以當十。但利在急戰。若遷延日月，糧草不敷，事可憂矣。”操曰：“所言正合吾意。”遂傳令軍將鼓譟而進。紹軍來迎，兩邊排成陣勢。審配撥弩手一萬，伏於兩翼；弓箭手五千，伏於門旗內：約炮響齊發。三通鼓罷，袁紹金盔金甲，錦袍玉帶，立馬陣前。左右排列著張郃、高覽、韓猛、淳于瓊等諸將。旌旗節鉞，甚是嚴整。曹陣上門旗開處，曹操出馬。許諸、張遼、徐晃、李典等，各持兵器，前後擁衛。曹操以鞭指袁紹曰：“吾於天子之前，保奏你為大將軍，今何故謀反？”紹怒曰：“汝託名漢相，實為漢賊！罪惡彌天，甚於莽、卓，乃反誣人造反耶！”操曰：“吾今奉詔討汝！”紹曰：“吾奉衣帶詔討賊！”操怒，使張遼出戰。張郃躍馬來迎。二將鬥了四五十合，不分勝負。曹操見了，暗暗稱奇。許褚揮刀縱馬，直出助戰。高覽挺槍接住。四員將捉對兒廝殺。曹操令夏侯惇、曹洪，各引三千軍，齊衝彼陣。審配見曹軍來衝陣，便令放起號炮：兩下萬弩併發，中軍內弓箭手一齊擁出陣前亂射。曹軍如何抵敵，望南急走。袁紹驅兵掩殺，曹軍大敗，盡退至官渡。袁紹移軍逼近官渡下寨。審配曰：“今可撥兵十萬守官渡，就曹操寨前築起土山，令軍人下視寨中放箭。操若棄此而去，吾得此隘口，許昌可破矣。”紹從之，於各寨內選精壯軍人，用鐵鍬土擔，齊來曹操寨邊，壘土成山。曹營內見袁軍堆築土山，欲待出去衝突，被審配弓弩手當住咽喉要路，不能前進。十日之內，築成土山五十餘座，上立高檣，分撥弓弩手於其上射箭。曹軍大懼，皆頂著遮箭牌守禦。土山上一聲梆子響處，箭下如雨。曹軍皆蒙楯伏地，袁軍吶喊而笑。

曹操見軍慌亂，集眾謀士問計。劉曄進曰：“可作發石車以破之。”操令曄進車式，連夜造發石車數百乘，分佈營牆內，正對著土山上雲梯。候弓箭手射箭時，營內一齊拽動石車，炮石飛空，往上亂打。人無躲處，弓箭手死者無數。袁軍皆號其車為“霹靂車”。由是袁軍不敢登高射箭。審配又獻一計：令軍人用鐵鍬暗打地道，直透曹營內，

號為“掘子軍”。曹兵望見袁軍于山後掘土坑，報知曹操。操又問計於劉曄。曄曰：“此袁軍不能攻明而攻暗，發掘伏道，欲從地下透營而入耳。”操曰：“何以御之？”曄曰：“可繞營掘長塹，則彼伏道無用也。”操連夜差軍掘塹。袁軍掘伏道到塹邊，果不能入，空費軍力。

卻說曹操守官渡，自八月起，至九月終，軍力漸乏，糧草不繼。意欲棄官渡退回許昌，遲疑未決，乃作書遣人赴許昌問荀彧。彧以書報之。書略曰：“承尊命，使決進退之疑。愚以袁紹悉眾聚於官渡，欲與明公決勝負，公以至弱當至強，若不能制，必為所乘：是天下之大機也。紹軍雖眾，而不能用；以公之神武明哲，何向而不濟！今軍實雖少，未若楚、漢在滎陽、成皋間也。公今畫地而守，扼其喉而使不能進，情見勢竭，必將有變。此用奇之時，斷不可失。惟明公裁察焉。”曹操得書大喜，令將士效力死守。

紹軍約退三十餘里，操遣將出營巡哨。有徐晃部將史渙獲得袁軍細作，解見徐晃。晃問其軍中虛實。答曰：“早晚大將韓猛運糧至軍前接濟，先令我等探路。”徐晃便將此事報知曹操。荀攸曰：“韓猛匹夫之勇耳。若遣一人引輕騎數千，從半路擊之，斷其糧草，紹軍自亂。”操曰：“誰人可往？”攸曰：“即遣徐晃可也。”操遂差徐晃將帶史渙並所部兵先出，後使張遼、許褚引兵救應。當夜韓猛押糧車數千輛，解赴紹寨。正走之間，山谷內徐晃、史渙引軍截住去路。韓猛飛馬來戰，徐晃接住廝殺。史渙便殺散人夫，放火焚燒糧車。韓猛抵當不住，撥回馬走。徐晃催軍燒盡輜重。袁紹軍中，望見西北上火起，正驚疑間，敗軍投來：“糧草被劫！”紹急遣張郃、高覽去截大路，正遇徐晃燒糧而回，恰欲交鋒，背後張遼、許諸軍到。兩下夾攻，殺散袁軍，四將合兵一處，回官渡寨中。曹操大喜，重加賞勞。又分軍於寨前結營，為犄角之勢。

卻說韓猛敗軍還營，紹大怒，欲斬韓猛，眾官勸免。審配曰：“行軍以糧食為重，不可不用心提防。烏巢乃屯糧之處，必得重兵守之。”袁紹曰：“吾籌策已定。汝可回鄴都監督糧草，休教缺乏。”審配領命而去。袁紹遣大將淳于瓊，部領督將眭元進、韓莒子、呂威璜、趙睿等，引二萬人馬，守烏巢。那淳于瓊性剛好酒，軍士多畏之；既至烏巢，終日與諸將聚飲。且說曹操軍糧告竭，急發使往許昌教荀彧作速措辦糧草，星夜解赴軍前接濟。使者齎書而往，行不上三十里，被袁軍捉住，縛見謀士許攸。那許攸字子遠，少時曾與曹操為友，此時卻在袁紹處為謀士。當下搜得使者所齎曹操催糧書信，徑來見紹曰：“曹操屯軍官渡，與我相持已久，許昌必空虛；若分一軍星夜掩襲許昌，則許昌可拔，而操可擒也。今操糧草已盡，正可乘此機會，兩路擊之。”紹曰：“曹操詭計極多，此書乃誘敵之計也。”攸曰：“今若不取，後將反受其害。”正話間，忽有使者自鄴郡來，呈上審配書。書中先說運糧事；後言許攸在冀州時，嘗濫受民間財物，且縱令子侄輩多科稅，錢糧入己，今已收其子侄下獄矣。紹見書大怒曰：“濫行匹夫！尚有面目於吾前獻計耶！汝與曹操有舊，想今亦受他財賄，為他作奸細，啜賺吾軍耳！本當斬首，今權且寄頭在項！可速退出，今後不許相見！”許攸出，仰天嘆曰：“忠言

逆耳，豎子不足與謀！吾子侄已遭審配之害，吾何顏復見冀州之人乎！”遂欲拔劍自刎。左右奪劍勸曰：“公何輕生至此？袁紹不絕直言，後必為曹操所擒。公既與曹公有舊，何不棄暗投明？”只這兩句言語，點醒許攸；於是許攸徑投曹操。後人有詩嘆曰：“本初豪氣蓋中華，官渡相持枉嘆嗟。若使許攸謀見用，山河爭得屬曹家？”

卻說許攸暗步出營，徑投曹寨，伏路軍人拿住。攸曰：“我是曹丞相故友，快與我通報，說南陽許攸來見。”軍士忙報入寨中。時操方解衣歇息，聞說許攸私奔到寨，大喜，不及穿履，跣足出迎，遙見許攸，撫掌歡笑，攜手共入，操先拜於地。攸慌扶起曰：“公乃漢相，吾乃布衣，何謙恭如此？”操曰：“公乃操故友，豈敢以名爵相上下乎！”攸曰：“某不能擇主，屈身袁紹，言不聽，計不從，今特棄之來見故人。願賜收錄。”操曰：“子遠肯來，吾事濟矣！願即教我以破紹之計。”攸曰：“吾曾教袁紹以輕騎乘虛襲許都，首尾相攻。”操大驚曰：“若袁紹用子言，吾事敗矣。”攸曰：“公今軍糧尚有幾何？”操曰：“可支一年。”攸笑曰：“恐未必。”操曰：“有半年耳。”攸拂袖而起，趨步出帳曰：“吾以誠相投，而公見欺如是，豈吾所望哉！”操挽留曰：“子遠勿嗔，尚容實訴：軍中糧實可支三月耳。”攸笑曰：“世人皆言孟德奸雄，今果然也。”操亦笑曰：“豈不聞兵不厭詐！”遂附耳低言曰：“軍中止有此月之糧。”攸大聲曰：“休瞞我！糧已盡矣！”操愕然曰：“何以知之？”攸乃出操與荀彧之書以示之曰：“此書何人所寫？”操驚問曰：“何處得之？”攸以獲使之事相告。操執其手曰：“子遠既念舊交而來，願即有以教我。”攸曰：“明公以孤軍抗大敵，而不求急勝之方，此取死之道也。攸有一策，不過三日，使袁紹百萬之眾，不戰自破。明公還肯聽否？”操喜曰：“願聞良策。”攸曰：“袁紹軍糧輜重，盡積烏巢，今撥淳于瓊守把，瓊嗜酒無備。公可選精兵詐稱袁將蔣奇領兵到彼護糧，乘間燒其糧草輜重，則紹軍不三日將自亂矣。”操大喜，重待許攸，留於寨中。次日，操自選馬步軍士五千，準備往烏巢劫糧。張遼曰：“袁紹屯糧之所，安得無備？丞相未可輕往，恐許攸有詐。”操曰：“不然，許攸此來，天敗袁紹。今吾軍糧不給，難以久持；若不用許攸之計，是坐而待困也。彼若有詐，安肯留我寨中？且吾亦欲劫寨久矣。今劫糧之舉，計在必行，君請勿疑。”遼曰：“亦須防袁紹乘虛來襲。”操笑曰：“吾已籌之熟矣。”便教荀攸、賈詡、曹洪同許攸守大寨，夏侯惇、夏侯淵領一軍伏於左，曹仁、李典領一軍伏於右，以備不虞。教張遼、許褚在前，徐晃、于禁在後，操自引諸將居中：共五千人馬，打著袁軍旗號，軍士皆束草負薪，人銜枚，馬勒口，黃昏時分，望烏巢進發。是夜星光滿天。且說沮授被袁紹拘禁在軍中，是夜因見眾星朗列，乃命監者引出中庭，仰觀天象。忽見太白逆行，侵犯牛、鬥之分，大驚曰：“禍將至矣！”遂連夜求見袁紹。時紹已醉臥，聽說沮授有密事啟報，喚入問之。授曰：“適觀天象，見太白逆行於柳、鬼之間，流光射入牛、鬥之分，恐有賊兵劫掠之害。烏巢屯糧之所，不可不提備。宜速遣精兵猛將，於間道山路巡哨，免為曹操所算。”紹怒叱曰：“汝乃得罪之人，何敢妄言惑眾！”因叱監者曰：“吾令汝拘囚之，何敢放出！”遂命斬監者，別喚人監押沮授。授出，掩淚嘆曰：“我

軍亡在旦夕，我屍骸不知落何處也！”後人有詩嘆曰：“逆耳忠言反見仇，獨夫袁紹少機謀。烏巢糧盡根基拔，猶欲區區守冀州。”卻說曹操領兵夜行，前過袁紹別寨，寨兵問是何處軍馬。操使人應曰：“蔣奇奉命往烏巢護糧。”袁軍見是自家旗號，遂不疑惑。凡過數處，皆詐稱蔣奇之兵，並無阻礙。及到烏巢，四更已盡。操教軍士將束草周圍舉火，眾將校鼓譟直入。時淳于瓊方與眾將飲了酒，醉臥帳中；聞鼓譟之聲，連忙跳起問：“何故喧鬧？”言未已，早被撓鉤拖翻。眭元進、趙睿運糧方回，見屯上火起，急來救應。曹軍飛報曹操，說：“賊兵在後，請分軍拒之。”操大喝曰：“諸將只顧奮力向前，待賊至背後，方可回戰！”於是眾軍將無不爭先掩殺。一霎時，火焰四起，煙迷太空。眭、趙二將驅兵來救，操勒馬回戰。二將抵敵不住，皆被曹軍所殺，糧草盡行燒絕。淳于瓊被擒見操，操命割去其耳鼻手指，縛於馬上，放回紹營以辱之。

卻說袁紹在帳中，聞報正北上火光滿天，知是烏巢有失，急出帳召文武各官，商議遣兵往救。張郃曰：“某與高覽同往救之。”郭圖曰：“不可。曹軍劫糧，曹操必然親往；操既自出，寨必空虛，可縱兵先擊曹操之寨；操聞之，必速還：此孫臏圍魏救趙之計也。”張郃曰：“非也。曹操多謀，外出必為內備，以防不虞。今若攻操營而不拔，瓊等見獲，吾屬皆被擒矣。”郭圖曰：“曹操只顧劫糧，豈留兵在寨耶！”再三請劫曹營。紹乃遣張郃、高覽引軍五千，往官渡擊曹營；遣蔣奇領兵一萬，往救烏巢。且說曹操殺散淳于瓊部率，盡奪其衣甲旗幟，偽作淳于瓊部下收軍回寨，至山僻小路，正遇蔣奇軍馬。奇軍問之，稱是烏巢敗軍奔回，奇遂不疑，驅馬徑過。張遼、許褚忽至，大喝：“蔣奇休走！”奇措手不及，被張遼斬於馬下，盡殺蔣奇之兵。又使人當先偽報雲：“蔣奇已自殺散烏巢兵了”。袁紹因不復遣人接應烏巢，只添兵往官渡。

卻說張郃、高覽攻打曹營，左邊夏侯惇、右邊曹仁，中路曹洪，一齊衝出：三下攻擊，袁軍大敗。比及接應軍到，曹操又從背後殺來，四下圍住掩殺。張郃、高覽奪路走脫。袁紹收得烏巢敗殘軍馬歸寨，見淳于瓊耳鼻皆無，手足盡落。紹問：“如何失了烏巢？”敗軍告說：“淳于瓊醉臥，因此不能抵敵。”紹怒，立斬之。郭圖恐張郃、高覽回寨證對是非，先於袁紹前譖曰：“張郃、高覽見主公兵敗，心中必喜。”紹曰：“何出此言？”圖曰：“二人素有降曹之意，今遣擊寨，故意不肯用力，以致損折士卒。”紹大怒，遂遣使急召二人歸寨問罪。郭圖先使人報二人云：“主公將殺汝矣。”及紹使至，高覽問曰：“主公喚我等為何？”使者曰：“不知何故。”覽遂拔劍斬來使。郃大驚。覽曰：“袁紹聽信讒言，必為曹操所擒；吾等豈可坐而待死？不如去投曹操。”郃曰：“吾亦有此心久矣。”

於是二人領本部兵馬，往曹操寨中投降。夏侯惇曰：“張、高二人來降，未知虛實。”操曰：“吾以恩遇之，雖有異心，亦可變矣。”遂開營門命二人入。二人倒戈卸甲，拜伏於地。操曰：“若使袁紹肯從二將軍之言，不至有敗。今二將軍肯來相投，如微子去殷，韓信歸漢也。”遂封張郃為偏將軍、都亭侯，高覽為偏將軍、東萊侯。二人大喜。

卻說袁紹既去了許攸，又去了張郃、高覽，又失了烏巢糧，軍心惶惶。許攸又勸曹操速進兵；張郃、高覽請為先鋒；操從之。即令張郃、高覽領兵往劫紹寨。當夜三更時分，出軍三路劫寨。混戰到明，各自收兵，紹軍折其大半。

荀攸獻計曰：“今可揚言調撥人馬，一路取酸棗，攻鄴郡；一路取黎陽，斷袁兵歸路。袁紹聞之，必然驚惶，分兵拒我；我乘其兵動時擊之，紹可破也。”操用其計，使大小三軍，四遠揚言。紹軍聞此信，來寨中報說：“曹操分兵兩路：一路取鄴郡，一路取黎陽去也。”紹大驚，急遣袁譚分兵五萬救鄴郡，辛明分兵五萬救黎陽，連夜起行。

曹操探知袁紹兵動，便分大隊軍馬，八路齊出，直衝紹營。袁軍俱無鬥志，四散奔走，遂大潰。袁紹披甲不迭，單衣幅巾上馬；幼子袁尚後隨。張遼、許褚、徐晃、于禁四員將，引軍追趕袁紹。紹急渡河，盡棄圖書車仗金帛，止引隨行八百餘騎而去。操軍追之不及，盡獲遺下之物。所殺八萬餘人，血流盈溝，溺水死者不計其數。

操獲全勝，將所得金寶緞匹，給賞軍士。於圖書中檢出書信一束，皆許都及軍中諸人與紹暗通之書。左右曰：“可逐一點對姓名，收而殺之。”操曰：“當紹之強，孤亦不能自保，況他人乎？”遂命盡焚之，更不再問。

卻說袁紹兵敗而奔，沮授因被囚禁，急走不脫，為曹軍所獲，擒見曹操。操素與授相識。授見操，大呼曰：“授不降也！”操曰：“本初無謀，不用君言，君何尚執迷耶？吾若早得足下，天下不足慮也。”因厚待之，留于軍中。授乃於營中盜馬，欲歸袁氏。操怒，乃殺之。授至死神色不變。操嘆曰：“吾誤殺忠義之士也！”命厚禮殯殮，為建墳安葬於黃河渡口，題其墓曰：“忠烈沮君之墓。”後人有詩讚曰：“河北多名士，忠貞推沮君；凝眸知陣法，仰面識天文；至死心如鐵，臨危氣似雲。曹公欽義烈，特與建孤墳。”操下令攻冀州。正是：勢弱只因多算勝，兵強卻為寡謀亡。未知勝負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### 第三十一回 曹操倉亭破本初 玄德荊州依劉表

卻說曹操乘袁紹之敗，整頓軍馬，迤邐追襲。袁紹幅巾單衣，引八百餘騎，奔至黎陽北岸，大將蔣義渠出寨迎接。紹以前事訴與義渠。義渠乃招諭離散之眾，眾聞紹在，又皆蟻聚。軍勢復振，議還冀州。軍行之次，夜宿荒山。紹於帳中聞遠遠有哭聲，遂私往聽之。卻是敗軍相聚，訴說喪兄失弟，棄伴亡親之苦，各各捶胸大哭，皆曰：“若聽田豐之言，我等怎遭此禍！”紹大悔曰：“吾不聽田豐之言，兵敗將亡；今回去，有何面目見之耶！”次日，上馬正行間，逢紀引軍來接。紹對逢紀曰：“吾不聽田豐之言，致有此敗。吾今歸去，羞見此人。”逢紀因譖曰：“豐在獄中聞主公兵敗，撫掌大笑曰：果不出吾之料！”袁紹大怒曰：“豎儒怎敢笑我！我必殺之！”遂命使者齎寶劍先往冀州獄中殺田豐。

卻說田豐在獄中。一日，獄吏來見豐曰：“與別駕賀喜！”豐曰：“何喜可賀？”獄吏曰：“袁將軍大敗而回，君必見重矣。”豐笑曰：“吾今死矣！”獄吏問曰：“人皆為君喜，君何言死也？”豐曰：“袁將軍外寬而內忌，不念忠誠。若勝而喜，猶能赦我；今戰敗則羞，吾不望生矣。”獄吏未信。忽使者齎劍至，傳袁紹命，欲取田豐之首，獄吏方驚。豐曰：“吾固知必死也。”獄吏皆流淚。豐曰：“大丈夫生於天地間，不識其主而事之，是無智也！今日受死，夫何足惜！”乃自刎於獄中。後人有詩曰：“昨朝沮授軍中失，今日田豐獄內亡。河北棟樑皆折斷，本初焉不喪家邦！”田豐既死，聞者皆為嘆惜。

袁紹回冀州，心煩意亂，不理政事。其妻劉氏勸立後嗣。紹所生三子長子袁譚字顯思，出守青州；次子袁熙字顯奕，出守幽州；三子袁尚字顯甫，是紹後妻劉氏所出，生得形貌俊偉，紹至愛之，因此留在身邊。自官渡兵敗之後，劉氏勸立尚為後嗣，紹乃與審配、逢紀、辛評、郭圖四人商議。原來審、逢二人，向輔袁尚；辛、郭二人，向輔袁譚；四人各為其主。當下袁紹謂四人曰：“今外患未息，內事不可不早定，吾將議立後嗣：長子譚，為人性剛好殺；次子熙，為人柔懦難成；三子尚，有英雄之表，禮賢敬士，吾欲立之。公等之意若何？”郭圖曰：“三子之中，譚為長，今又居外；主公若廢長立幼，此亂萌也。今軍威稍挫，敵兵壓境，豈可復使父子兄弟自相爭亂耶？主公且理會拒敵之策，立嗣之事，毋容多議。”袁紹躊躇未決。忽報袁熙引兵六萬，自幽州來；袁譚引兵五萬，自青州來；外甥高幹亦引兵五萬，自兗州來：各至冀州助戰。紹喜，再整人馬來戰曹操。時操引得勝之兵，陳列於河上，有土人簞食壺漿以迎之。操見父老數人，鬚髮盡白，乃命入帳中賜坐，問之曰：“老丈多少年紀？”答曰：“欲近百歲矣。”操曰：“吾軍士驚擾汝鄉，吾甚不安。”父老曰：“桓帝時，有黃星見於楚、宋之分，遼東人殷馗善曉天文，夜宿於此，對老漢等言：黃星見於乾象，正照此間。後五十年，當有真人起於梁沛之間。今以年計之，整整五十年。袁本初重斂於民，民皆怨之。丞相



興仁義之兵，弔民伐罪，官渡一戰，破袁紹百萬之眾，正應當時殷墟之言，兆民可望太平矣。”操笑曰：“何敢當老丈所言？”遂取酒食絹帛賜老人而遣之。號令三軍：“如有下鄉殺人家雞犬者，如殺人之罪！”於是軍民震服。操亦心中暗喜。人報袁紹聚四州之兵，得二三十萬，前至倉亭下寨。操提兵前進，下寨已定。次日，兩軍相對，各布成陣勢。操引諸將出陣，紹亦引三子一甥及文官武將出到陣前。操曰：“本初計窮力盡，何尚不思投降？直待刀臨項上，悔無及矣！”紹大怒，回顧眾將曰：“誰敢出馬？”袁尚欲於父前逞能，便舞雙刀，飛馬出陣，來往賓士。操指問眾將曰：“此何人？”有識者答曰：“此袁紹三子袁尚也。”言未畢，一將挺槍早出。操視之，乃徐晃部將史渙也。兩騎相交，不三合，尚撥馬斜而走。史渙趕來，袁尚拈弓搭箭，翻身背射，正中史渙左目，墜馬而死。袁紹見子得勝，揮鞭一指，大隊人馬擁將過來，混戰大殺一場，各鳴金收軍還寨。

操與諸將商議破紹之策。程昱獻十面埋伏之計，勸操退軍於河上，伏兵十隊，誘紹追至河上，“我軍無退路，必將死戰，可勝紹矣。”操然其計。左右各分五隊。左：一隊夏侯惇，二隊張遼，三隊李典，四隊樂進，五隊夏侯淵；右：一隊曹洪，二隊張郃，三隊徐晃，四隊于禁，五隊高覽。中軍許褚為先鋒。次日，十隊先進，埋伏左右已定。至半夜，操令許褚引兵前進，偽作劫寨之勢。袁紹五寨人馬，一齊俱起。許褚回軍便走。袁紹引軍趕來，喊聲不絕；比及天明，趕至河上。曹軍無去路，操大呼曰：“前無去路，諸軍何不死戰？”眾軍回身奮力向前。許褚飛馬當先，力斬十數將。袁軍大亂。袁紹退軍急回，背後曹軍趕來。正行間：一聲鼓響，左邊夏侯淵，右邊高覽，兩軍衝出。袁紹聚三子一甥，死衝血路奔走。又行不到十里，左邊樂進，右邊于禁殺出，殺得袁軍屍橫遍野，血流成渠。又行不到數里，左邊李典，右邊徐晃，兩軍截殺一陣。袁紹父子膽喪心驚，奔入舊寨。令三軍造飯，方欲待食，左邊張遼，右邊張郃，徑來衝寨。紹慌上馬，前奔倉亭。人馬睏乏，欲待歇息，後面曹操大軍趕來，袁紹捨命而走。正行之間，右邊曹洪，左邊夏侯惇，擋住去路。紹大呼曰：“若不決死戰，必為所擒矣！”奮力衝突，得脫重圍。袁熙、高幹皆被箭傷。軍馬死亡殆盡。紹抱三子痛哭一場，不覺昏倒。眾人急救，紹口吐鮮血不止，嘆曰：“吾自歷戰數十場，不意今日狼狽至此！此天喪吾也！汝等各回本州，誓與曹賊一決雌雄！”便教辛評、郭圖火急隨袁譚前往青州整頓，恐曹操犯境；令袁熙仍回幽州，高幹仍回冀州：各去收拾人馬，以備呼叫。袁紹引袁尚等入冀州養病，令尚與審配、逢紀暫掌軍事。卻說曹操自倉亭大勝，重賞三軍；令人探察冀州虛實。細作回報：“紹臥病在床。袁尚、審配緊守城池。袁譚，袁熙、高幹皆回本州。”眾皆勸操急攻之。操曰：“冀州糧食極廣，審配又有機謀，未可急拔。現今禾稼在田，恐廢民業，姑待秋成後取之未晚。”正議間，忽荀彧有書到，報說：“劉備在汝南得劉關、龔都數萬之眾。聞丞相提軍出征河北，乃令劉關守汝南，備親自引兵乘虛來攻許昌。丞相可速回軍御之。”操大驚，留曹洪屯兵河上，虛張聲勢。操自提大兵往汝南來迎劉備。卻說玄德與關、張、趙雲等，引兵欲襲許都。行近穰山地面，正遇曹兵

殺來，玄德便於穰山下寨，軍分三隊：雲長屯兵於東南角上，張飛屯兵於西南角上，玄德與趙雲於正南立寨。曹操兵至，玄德鼓譟而出。操布成陣勢，叫玄德打話。玄德出馬於門旗下。操以鞭指罵曰：“吾待汝為上賓，汝何背義忘恩？”玄德曰：“汝託名漢相，實為國賊！吾乃漢室宗親，奉天子密詔，來討反賊！”遂於馬上朗誦衣帶詔。操大怒，教許褚出戰。玄德背後趙雲挺槍出馬。二將相交三十合，不分勝負。忽然喊聲大震，東南角上，雲長衝突而來；西南角上，張飛引軍衝突而來。三處一齊掩殺。曹軍遠來疲暈，不能抵當，大敗而走。玄德得勝回營。

次日，又使趙雲搦戰。操兵旬日不出。玄德再使張飛搦戰，操兵亦不出。玄德愈疑。忽報龔都運糧至，被曹軍圍住，玄德急令張飛去救。忽又報夏侯惇引軍抄背後徑取汝南，玄德大驚曰：“若如此，吾前後受敵，無所歸矣！”急遣雲長救之。兩軍皆去。不一日，飛馬來報夏侯惇已打破汝南，劉闢棄城而走，雲長現今被圍。玄德大驚。又報張飛去救龔都，也被圍住了。玄德急欲回兵，又恐操兵後襲。忽報寨外許褚搦戰。玄德不敢出戰，候至天明，教軍士飽餐，步軍先起，馬軍後隨，寨中虛傳更點。玄德等離寨約行數里，轉過土山，火把齊明，山頭上大呼曰：“休教走了劉備！丞相在此專等！”玄德慌尋走路。趙雲曰：“主公勿憂，但跟某來。”趙雲挺槍躍馬，殺開條路，玄德掣雙股劍後隨。正戰間。許褚追至，與趙雲力戰。背後于禁、李典又到。玄德見勢危，落荒而走。聽得背後喊聲漸遠，玄德望深山僻路，單馬逃生。

捱到天明，側首一彪軍衝出。玄德大驚，視之，乃劉辟引敗軍千餘騎，護送玄德家小前來；孫乾、簡雍、糜芳亦至，訴說：“夏侯惇軍勢甚銳，因此棄城而走。曹兵趕來，幸得雲長擋住，因此得脫。”玄德曰：“不知雲長今在何處？”劉闢曰：“將軍且行，卻再理會。”行到數里，一棒鼓響，前面擁出一彪人馬。當先大將，乃是張郃，大叫：“劉備快下馬受降！”玄德方欲退後，只見山頭上紅旗磨動，一軍從山塢內擁出，為首大將，乃高覽也。玄德兩頭無路，仰天大呼曰：“天何使我受此窘極耶！事勢至此，不如就死！”欲拔劍自刎，劉闢急止之曰：“容某死戰，奪路救君。”言訖，便來與高覽交鋒。戰不三合，被高覽一刀砍於馬下。

玄德正慌，方欲自戰，高覽後軍忽然自亂，一將衝陣而來，槍起處，高覽翻身落馬。視之，乃趙雲也。玄德大喜。雲縱馬挺槍，殺散後隊，又來前軍獨戰張郃。郃與雲戰三十餘合，撥馬敗走。雲乘勢衝殺，卻被郃兵守住山隘，路窄不得出。正奪路間，只見雲長、關平、周倉引三百軍到。兩下相攻，殺退張郃。各出隘口，佔住山險下寨。玄德使雲長尋覓張飛。原來張飛去救龔都，龔都已被夏侯淵所殺；飛奮力殺退夏侯淵，迤邐趕去，卻被樂進引軍圍住。雲長路逢敗軍，尋蹤而去，殺退樂進，與飛同回見玄德。

人報曹軍大隊趕來，玄德教孫乾等保護老小先行。玄德與關、張、趙雲在後，且戰且走。操見玄德去遠，收軍不趕。玄德敗軍不滿一千，狼狽而奔。前至一江，喚土人問之，乃漢江也。玄德權且安營。土人知是玄德，奉獻羊酒，乃聚飲於沙灘之上。玄德嘆

曰：“諸君皆有王佐之才，不幸跟隨劉備。備之命窘，累及諸君。今日身無立錐，誠恐有誤諸君。君等何不棄備而投明主，以取功名乎？”眾皆掩面而哭。雲長曰：“兄言差矣。昔日高祖與項羽爭天下，數敗於羽；後九里山一戰成功，而開四百年基業。勝負兵家之常，何可自隳其志！”孫乾曰：“成敗有時，不可喪志。此離荊州不遠。劉景升坐鎮九郡，兵強糧足，更且與公皆漢室宗親，何不往投之？”玄德曰：“但恐不容耳。”乾曰：“某願先往說之，使景升出境而迎莊公”玄德大喜，便令孫乾星夜往荊州。到郡入見劉表，禮畢，劉表問曰：“公從玄德，何故至此？”乾曰：“劉使君天下英雄，雖兵微將寡，而志欲匡扶社稷。汝南劉闢、龔都素無親故，亦以死報之。明公與使君，同為漢室之胄；今使君新敗，欲往江東投孫仲謀。乾僭言曰：不可背親而向疏。荊州劉將軍禮賢下士，士歸之如水之投東，何況同宗乎？因此使君特使乾先來拜白。惟明公命之。”表大喜曰：“玄德，吾弟也。久欲相會而不可得。今肯惠顧，實為幸甚！”蔡瑁譖曰：“不可。劉備先從呂布，後事曹操，近投袁紹，皆不克終，足可見其為人。今若納之，曹操必加兵於我，枉動干戈。不如斬孫乾之首，以獻曹操，操必重待主公也。”孫乾正色曰：“乾非懼死之人也。劉使君忠心為國，非曹操、袁紹、呂布等比。前此相從，不得已也。今聞劉將軍漢朝苗裔，誼切同宗，故千里相投。爾何獻讒而妒賢如此耶？”劉表聞言，乃叱蔡瑁曰：“吾主意已定，汝勿多言。”蔡瑁慚恨而出，劉表遂命孫乾先往報玄德，一面親自出郭三十里迎接。玄德見表，執禮甚恭。表亦相待甚厚。玄德引關、張等拜見劉表，表遂與玄德等同入荊州，分撥院宅居住。卻說曹操探知玄德已往荊州投奔劉表，便欲引兵攻之。程昱曰：“袁紹未除，而遽攻荊襄，倘袁紹從北而起，勝負未可知矣。不如還兵許都，養軍蓄銳，待來年春暖，然後引兵先破袁紹，後取荊襄：南北之利，一舉可收也。”操然其言，遂提兵回許都。至建安七年，春正月，操復商議興兵。先差夏侯惇、滿寵鎮守汝南，以拒劉表；留曹仁、荀彧守許都：親統大軍前赴官渡屯紮。且說袁紹自舊歲感冒吐血癰候，今方稍愈，商議欲攻許都。審配諫曰：“舊歲官渡，倉亭之敗，軍心未振；尚當深溝高壘，以養軍民之力。”正議間，忽報曹操進兵官渡，來攻冀州。紹曰：“若候兵臨城下，將至壕邊，然後拒敵，事已遲矣。吾當自領大軍出迎。”袁尚曰：“父親病體未痊，不可遠征。兒願提兵前去迎敵。”紹許之，遂使人往青州取袁譚，幽州取袁熙，冀州取高幹：四路同破曹操。正是：才向汝南鳴戰鼓，又從冀北動徵鼙。未知勝負如何，且聽下文分解。

### 第三十二回 奪冀州袁尚爭鋒 決漳河許攸獻計

卻說袁尚自斬史渙之後，自負其勇，不待袁譚等兵至，自引兵數萬出黎陽，與曹軍前隊相迎。張遼當先出馬，袁尚挺槍來戰，不三合，架隔遮攔不住，大敗而走。張遼乘勢掩殺，袁尚不能主張，急急引軍奔回冀州。

袁紹聞袁尚敗回，又受了一驚，舊病復發，吐血數鬥，昏倒在地。劉夫人慌救入臥內，病勢漸危。劉夫人急請審配、逢紀，直至袁紹榻前，商議後事。紹但以手指而不能言。劉夫人曰：“尚可繼後嗣否？”紹點頭。審配便就榻前寫了遺囑。紹翻身大叫一聲，又吐血鬥餘而死。後人有詩曰：“累世公卿立大名，少年意氣自縱橫。空招俊傑三千客，漫有英雄百萬兵。羊質虎皮功不就，鳳毛雞膽事難成。更憐一種傷心處，家難徒延兩弟兄。”袁紹既死，審配等主持喪事。劉夫人便將袁紹所愛寵妾五人盡行殺害；又恐其陰魂於九泉之下再與紹相見，乃髡其發，刺其面，毀其屍：其妒惡如此。袁尚恐寵妾家屬為害，並收而殺之。審配、逢紀立袁尚為大司馬將軍，領冀、青、幽、並四州牧，遣使報喪。此時袁譚已發兵離青州，知父死，便與郭圖、辛評商議。圖曰：“主公不在冀州，審配、逢紀必立顯甫為主矣。當速行。”辛評曰：“審、逢二人，必預定機謀。今若速往，必遭其禍。”袁譚曰：“若此當何如？”郭圖曰：“可屯兵城外，觀其動靜。某當親往察之。”譚依言。郭圖遂入冀州，見袁尚。禮畢，尚問：“兄何不至？”圖曰：“因抱病在軍中，不能相見。”尚曰：“吾受父親遺命，立我為主，加兄為車騎將軍。目下曹軍壓境，請兄為前部，吾隨後便調兵接應也。”圖曰：“軍中無人商議良策，願乞審正南、逢元圖二人為輔。”尚曰：“吾亦欲仗此二人早晚畫策，如何離得！”圖曰：“然則於二人內遣一人去，何如？”尚不得已，乃令二人拈鬪，拈著者便去。逢紀拈著，尚即命逢紀齎印綬，同郭圖赴袁譚軍中。紀隨圖至譚軍，見譚無病，心中不安，獻上印綬。譚大怒，欲斬逢紀。郭圖密諫曰：“今曹軍壓境，且只款留逢紀在此，以安尚心。待破曹之後，卻來爭冀州不遲。”

譚從其言。即時拔寨起行，前至黎陽，與曹軍相抵。譚遣大將汪昭出戰，操遣徐晃迎敵。二將戰不數合，徐晃一刀斬汪昭於馬下。曹軍乘勢掩殺，譚軍大敗。譚收敗軍入黎陽，遣人求救於尚。尚與審配計議，只發兵五千餘人相助。曹操探知救軍已到，遣樂進、李典引兵於半路接著，兩頭圍住盡殺之。袁譚知尚止撥兵五千，又被半路坑殺，大怒，乃喚逢紀責罵。紀曰：“容某作書致主公，求其親自來救。”譚即令紀作書，遣人到冀州致袁尚，與審配共議。配曰：“郭圖多謀，前次不爭而去者，為曹軍在境也。今若破曹，必來爭冀州矣。不如不發救兵，借操之力以除之。”尚從其言，不肯發兵。使者回報，譚大怒，立斬逢紀，議欲降曹。早有細作密報袁尚。尚與審配議曰：“使譚降曹，併力來攻，則冀州危矣。”乃留審配並大將蘇由固守冀州，自領大軍來黎陽救譚。尚問軍中誰敢為前部，大將呂曠、呂翔兄弟二人願去。尚點兵三萬，使為先鋒，先至黎

陽。譚聞尚自來，大喜，遂罷降曹之議。譚屯兵城中，尚屯兵城外，為犄角之勢。

不一日，袁熙、高幹皆領軍到城外，屯兵三處，每日出兵與操相持。尚屢敗，操兵屢勝。至建安八年春二月，操分路攻打，袁譚、袁熙、袁尚、高幹皆大敗，棄黎陽而走。操引兵追至冀州，譚與尚入城堅守；熙與於離城三十里下寨，虛張聲勢。操兵連日攻打不下。郭嘉進曰：“袁氏廢長立幼，而兄弟之間，權力相併，各自樹黨，急之則相救，緩之則相爭；不如舉兵南向荊州，征討劉表，以候袁氏兄弟之變；變成而後擊之，可一舉而定也。”操善其言，命賈詡為太守，守黎陽；曹洪引兵守官渡。操引大軍向荊州進兵。

譚、尚聽知曹軍自退，遂相慶賀。袁熙、高幹各自辭去。袁譚與郭圖、辛評議曰：“我為長子，反不能承父業；尚乃繼母所生，反承大爵：心實不甘。”圖曰：“主公可勒兵城外，只做請顯甫、審配飲酒，伏刀斧手殺之，大事定矣。”譚從其言。適別駕王修自青州來，譚將此計告之。修曰：“兄弟者，左右手也。今與他人爭鬥，斷其右手，而曰我必勝，安可得乎？夫棄兄弟而不親，天下其誰親之？彼讒人離間骨肉，以求一朝之利，原塞耳勿聽也。”譚怒，叱退王修，使人去請袁尚。尚與審配商議。配曰：“此必郭圖之計也。主公若往，必遭奸計；不如乘勢攻之。”袁尚依言，便披掛上馬，引兵五萬出城。袁譚見袁尚引軍來，情知事洩，亦即披掛上馬，與尚交鋒。尚見譚大罵。譚亦罵曰：“汝藥死父親，篡奪爵位，今又來殺兄耶！”二人親自交鋒，袁譚大敗。尚親冒矢石，衝突掩殺。

譚引敗軍奔平原，尚收兵還。袁譚與郭圖再議進兵，令岑璧為將，領兵前來。尚自引兵出冀州。兩陣對圓，旗鼓相望。璧出罵陣；尚欲自戰，大將呂曠，拍馬舞刀，來戰岑璧。二將戰無數合，曠斬岑璧於馬下。譚兵又敗，再奔平原。審配勸尚進兵，追至平原。譚抵擋不住，退入平原，堅守不出。尚三面圍城攻打。譚與郭圖計議。圖曰：“今城中糧少，彼軍方銳，勢不相敵。愚意可遣人投降曹操，使操將兵攻冀州，尚必還救。將軍引兵夾擊之，尚可擒矣。若操擊破尚軍，我因而斂其軍實以拒操。操軍遠來，糧食不繼，必自退去。我可以仍據冀州，以圖進取也。”譚從其言，問曰：“何人可為使？”圖曰：“辛評之弟辛毗，字佐治，見為平原令。此人乃能言之士，可命為使。”譚即召辛毗，毗欣然而至。譚修書付毗，使三千軍送毗出境。毗星夜齎書往見曹操，時操屯軍西平伐劉表，表遣玄德引兵為前部以迎之。未及交鋒，辛毗到操寨。見操禮畢，操問其來意，毗具言袁譚相求之意，呈上書信。操看書畢，留辛毗於寨中，聚文武計議。程昱曰：“袁譚被袁尚攻擊太急，不得已而來降，不可準信。”呂虔、滿寵亦曰：“丞相既引兵至此，安可復舍表而助譚？”荀攸曰：“三公之言未善。以愚意度之：天下方有事，而劉表坐保江、漢之間，不敢展足，其無四方之志可知矣。袁氏據四州之地，帶甲數十萬，若二子和睦，共守成業，天下事未可知也；今乘其兄弟相攻，勢窮而投我，我提兵先除袁尚，後觀其變，並滅袁譚，天下定矣。此機會不可失也。”操大喜，便邀辛

毗飲酒，謂之曰：“袁譚之降，真耶詐耶？袁尚之兵，果可必勝耶？”毗對曰：“明公勿問真與詐也，只論其勢可耳。袁氏連年喪敗，兵革疲於外，謀臣誅於內；兄弟讎隙，國分為二；加之饑饉並臻，天災人困：無問智愚，皆知土崩瓦解，此乃天滅袁氏之時也。今明公提兵攻鄴，袁尚不還救，則失巢穴；若還救，則譚踵襲其後。以明公之威，擊疲憊之眾，如迅風之掃秋葉也。不此之圖，而伐荊州；荊州豐樂之地，國和民順，未可搖動。況四方之患，莫大於河北；河北既平，則霸業成矣。願明公詳之。”操大喜曰：“恨與辛佐治相見之晚也！”即日督軍還取冀州。玄德恐操有謀，不跟追襲，引兵自回荊州。

卻說袁尚知曹軍渡河，急急引軍還鄴，命呂曠、呂翔斷後。袁譚見尚退軍，乃大起平原軍馬，隨後趕來。行不到數十里，一聲炮響，兩軍齊出：左邊呂曠，右邊呂翔，兄弟二人截住袁譚。譚勒馬告二將曰：“吾父在日，吾並未慢待二將軍，今何從吾弟而見逼耶？”二將聞言，乃下馬降譚。譚曰：“勿降我，可降曹丞相。”二將因隨譚歸營。譚候操軍至，引二將見操。操大喜，以女許譚為妻，即令呂曠、呂翔為媒。譚請操攻取冀州。操曰：“方今糧草不接，搬運勞苦，我濟河，遏淇水入白溝，以通糧道，然後進兵。”令譚且居平原。操引軍退屯黎陽，封呂曠、呂翔為列侯，隨軍聽用。

郭圖謂袁譚曰：“曹操以女許婚，恐非真意。今又封賞呂曠、呂翔，帶去軍中，此乃牢籠河北人心。後必終為我禍。主公可刻將軍印二顆，暗使人送與二呂，令作內應。待操破了袁尚，可乘便圖之。”譚依言，遂刻將軍印二顆，暗送與二呂。二呂受訖，徑將印來稟曹操。操大笑曰：“譚暗送印者，欲汝等為內助，待我破袁尚之後，就中取事耳。汝等且權受之，我自有主張。”自此曹操便有殺譚之心。

且說袁尚與審配商議：“今曹兵運糧入白溝，必來攻冀州，如之奈何？”配曰：“可發檄使武安長尹楷屯毛城，通上黨運糧道；令沮授之子沮鵠守邯鄲，遙為聲援。主公可進兵平原，急攻袁譚。先絕袁譚，然後破曹。”袁尚大喜，留審配與陳琳守冀州，使馬延、張顗二將為先鋒，連夜起兵攻打平原。

譚知尚兵來近，告急於操。操曰：“吾今番必得冀州矣。”正說間，適許攸自許昌來；聞尚又攻譚，入見操曰：“丞相坐守於此，豈欲待天雷擊殺二袁乎？”操笑曰：“吾已料定矣。”遂令曹洪先進兵攻鄴，操自引一軍來攻尹楷。兵臨本境，楷引軍來迎。楷出馬，操曰：“許仲康安在？”許褚應聲而出，縱馬直取尹楷。楷措手不及，被許褚一刀斬於馬下，餘眾奔潰。操盡招降之，即勒兵取邯鄲。沮鵠進兵來迎。張遼出馬，與鵠交鋒。戰不三合，鵠大敗，遼從後追趕。兩馬相離不遠，遼急取弓射之，應弦落馬。操指揮軍馬掩殺，眾皆奔散。

於是操引大軍前抵冀州。曹洪已近城下。操令三軍繞城築起土山，又暗掘地道以攻之。審配設計堅守，法令甚嚴，東門守將馮禮，因酒醉有誤巡警，配痛責之。馮禮懷恨

，潛地出城降操。操問破城之策，禮曰：“突門內土厚，可掘地道而入。”操便命馮禮引三百壯士，夤夜掘地道而入。卻說審配自馮禮出降之後，每夜親自登城點視軍馬。當夜在突門閣上，望見城外無燈火。配曰：“馮禮必引兵從地道而入也。”急喚精兵運石擊突闌門；門閉，馮禮及三百壯士，皆死於土內。操折了這一場，遂罷地道之計，退軍於洹水之上，以候袁尚回兵。袁尚攻平原，聞曹操已破尹楷、沮鵠，大軍圍困冀州，乃掣兵回救。部將馬延曰：“從大路去，曹操必有伏兵；可取小路，從西山出滏水口去劫曹營，必解圍也。”尚從其言，自領大軍先行，令馬延與張顗斷後。早有細作去報曹操。操曰：“彼若從大路上來，吾當避之；若從西山小路而來，一戰可擒也。吾料袁尚必舉火為號，令城中接應。吾可分兵擊之。”於是分撥已定。卻說袁尚出滏水界口，東至陽平，屯軍陽平亭，離冀州十七里，一邊靠著滏水。尚令軍士堆積柴薪乾草，至夜焚燒為號；遣主簿李孚扮作曹軍都督，直至城下。大叫：“開門！”審配認得是李孚聲音，放入城中，說：“袁尚已陳兵在陽平亭，等候接應，若城中兵出，亦舉火為號。”配教城中堆草放火，以通音信。孚曰：“城中無糧，可發老弱殘兵並婦人出降；彼必不為備，我即以兵繼百姓之後出攻之。”配從其論。

次日，城上豎起白旗，上寫“冀州百姓投降。”操曰：“此是城中無糧，教老弱百姓出降，後必有兵出也。”操教張遼、徐晃各引三千軍來，伏於兩邊。操自乘馬、張麾蓋至城下，果見城門開處，百姓扶老攜幼，手持白旗而出。百姓才出盡，城中兵突出。操教將紅旗一招，張遼、徐晃兩路兵齊出亂殺，城中兵只得復回。操自飛馬趕來，到吊橋邊，城中弩箭如雨，射中操盔，險透其頂。眾將急救回陣。操更衣換馬，引眾將來攻尚寨，尚自迎敵。時各路軍馬一齊殺至，兩軍混戰，袁尚大敗。尚引敗兵退往西山下寨，令人催取馬延、張顗軍來。不知曹操已使呂曠、呂翔去招安二將。二將隨二呂來降，操亦封為列侯。即日進兵攻打西山，先使二呂、馬延、張顗截斷袁尚糧道。尚情知西山守不住，夜走濫口。安營未定，四下火光並起，伏兵齊出，人不及甲，馬不及鞍。尚軍大潰，退走五十里，勢窮力極，只得遣豫州刺史陰夔至操營請降。操佯許之，卻連夜使張遼、徐晃去劫寨。尚盡棄印綬、節鉞、衣甲、輜重，望中山而逃。操回軍攻冀州。許攸獻計曰：“何不決漳河之水以淹之？”操然其計，先差軍於城外掘壕塹，周圍四十里。審配在城上見操軍在城外掘塹，卻掘得甚淺。配暗笑曰：“此欲決漳河之水以灌城耳。壕深可灌，如此之淺，有何用哉！”遂不為備。當夜曹操添十倍軍士併力發掘，比及天明，廣深二丈，引漳水灌之，城中水深數尺。更兼糧絕，軍士皆餓死。辛毗在城外，用槍挑袁尚印綬衣服，招安城內之人。審配大怒，將辛毗家屋老小八十餘口，就於城上斬之，將頭擲下。辛毗號哭不已。審配之侄審榮，素與辛毗相厚，見辛毗家屬被害，心中懷忿，乃密寫獻門之書，拴於箭上，射下城來。軍士拾獻辛毗，毗將書獻操。操先下令：如入冀州，休得殺害袁氏一門老小；軍民降者免死。次日天明，審榮大開西門，放曹兵入。辛毗躍馬先入，軍將隨後，殺入冀州。審配在東南城樓上，見操軍已入城中，引數騎下城死戰，正迎徐晃交馬。徐晃生擒審配，綁出城來。路逢辛毗，毗咬牙切齒，以

鞭鞭配首曰：“賊殺才！今日死矣！”配大罵：“辛毗賊徒！引曹操破我冀州，我恨不殺汝也！”徐晃解配見操。操曰：“汝知獻門接我者乎？”配曰：“不知。”操曰：“此汝侄審榮所獻也。”配怒曰：“小兒不行，乃至於此！”操曰：“昨孤至城下，何城中弩箭之多耶？”配曰：“恨少！恨少！”操曰：“卿忠於袁氏，不容不如此。今肯降吾否？”配曰：“不降！不降”辛毗哭拜於地曰：“家屬八十餘口，盡遭此賊殺害。願丞相戮之，以雪此恨！”配曰：“吾生為袁氏臣，死為袁氏鬼，不似汝輩讒諂阿諛之賊！可速斬我！”操教牽出。臨受刑，叱行刑者曰：“吾主在北，不可使我面南而死！”乃向北跪，引頸就刃。後人有詩嘆曰：“河北多名士，誰如審正南：命因昏主喪，心與古人參。忠直言無隱，廉能志不貪。臨亡猶北面，降者盡羞慚。”審配既死，操憐其忠義，命葬於城北。

眾將請曹操入城。操方欲起行，只見刀斧手擁一人至，操視之，乃陳琳也。操謂之曰：“汝前為本初作檄，但罪狀孤可也；何乃辱及祖父耶？”琳答曰：“箭在弦上，不得不發耳。”左右勸操殺之；操憐其才，乃赦之，命為從事。

卻說操長子曹丕，字子桓，時年十八歲。丕初生時，有云氣一片，其色青紫，圓如車蓋，覆於其室，終日不散。有望氣者，密謂操曰：“此天子氣也。令嗣貴不可言！”丕八歲能屬文，有逸才，博古通今，善騎射，好擊劍。時操破冀州，不隨父在軍中，先領隨身軍，徑投袁紹家，下馬拔劍而入。有一將當之曰：“丞相有命，諸人不許入紹府。”不叱退，提劍入後堂。見兩個婦人相抱而哭，不向前欲殺之。正是：四世公侯已成夢，一家骨肉又遭殃。未知性命如何，且聽下文分解。



### 第三十三回 曹丕乘亂納甄氏 郭嘉遺計定遼東

卻說曹丕見二婦人啼哭，拔劍欲斬之。忽見紅光滿目，遂按劍而問曰：“汝何人也？”一婦人告曰：“妾乃袁將軍之妻劉氏也。”丕曰：“此女何人？”劉氏曰：“此次男袁熙之妻甄氏也。因熙出鎮幽州，甄氏不肯遠行，故留於此。”丕拖此女近前，見披髮垢面。不以衫袖拭其面而觀之，見甄氏玉肌花貌，有傾國之色。遂對劉氏曰：“吾乃曹丞相之子也。願保汝家。汝勿憂慮。”道按劍坐於堂上。

卻說曹操統領眾將入冀州城，將入城門，許攸縱馬近前，以鞭指城門而呼操曰：“阿瞞，汝不得我，安得入此門？”操大笑。眾將聞言，俱懷不平。操至紹府門下，問曰：“誰曾入此門來？”守將對曰：“世子在內。”操喚出責之。劉氏出拜曰：“非世子不能保全妾家，願就甄氏為世子執箕帚。”操教喚出甄氏拜於前。操視之曰：“真吾兒婦也？”遂令曹丕納之。

操既定冀州，親往袁紹墓下設祭，再拜而哭甚哀，顧謂眾官曰：“昔日吾與本初共起兵時，本初問吾曰：‘若事不輯，方面何所可據？’吾問之曰：‘足下意欲若何？’本初曰：‘吾南據河，北阻燕代，兼沙漠之眾，南向以爭天下，庶可以濟乎？’吾答曰：‘吾任天下之智力，以道御之，無所不可。’此言如昨，而今本初已喪，吾不能不為流涕也！”眾皆嘆息。操以金帛糧米賜紹妻劉氏。乃下令曰：“河北居民遭兵革之難，盡免今年租賦。”一面寫表申朝；操自領冀州牧。

一日，許褚走馬入東門，正迎許攸，飲喚褚曰：“汝等無我，安能出入此門乎？”褚怒曰：“吾等千主萬死，身冒血戰，奪得城池，汝安敢誇口！”攸罵曰：“汝等皆匹夫耳，何足道哉！”褚大怒，拔劍殺攸，提頭來見曹操，說“許攸如此無禮，某殺之矣。”操曰：“子遠與吾舊交，故相戲耳，何故殺之！”深責許褚，令厚葬許攸。乃令人遍訪冀州賢士。冀民曰：“騎都尉崔瑗，字季珪，清河東武城人也。數曾獻計於袁紹，紹不從，因此託疾在家。”操即召琰為本州別駕從事，因謂曰：“昨按本州戶籍，共計三十萬眾，可謂大州。”琰曰：“今天下分崩，九州幅裂，二袁兄弟相爭，冀民暴骨原野，丞相不急存問風俗，救其塗炭，而先計校戶籍，豈本州士女所望於明公哉？”操聞言，改容謝之，待為上賓。

操已定冀州，使人探袁譚訊息。時譚引兵劫掠甘陵、安平、渤海、河間等處，聞袁尚敗走中山，乃統軍攻之。尚無心戰鬥，徑奔幽州投袁熙。譚盡降其眾，欲復圖冀州。操使人召之，譚不至。操大怒，馳書絕其婚，自統大軍徵之，直抵平原。譚聞操自統軍來，遣人求救於劉表。表請玄德商議。玄德曰：“今操已破冀州，兵勢正盛，袁氏兄弟不久必為操擒，救之無益；況操常有窺荊襄之意，我只養兵自守，未可妄動。”表曰：“然則何以謝之？”玄德曰：“可作書與袁氏兄弟，以和解為名，婉詞謝之。”表然其

言，先遣人以書遺譚。書略曰：“君子違難，不適仇國。日前聞君屈膝降曹，則是忘先人之仇，棄手足之誼，而遺同盟之恥矣。若冀州不弟，當降心相從。待事定之後，使天下平其曲直，不亦高義耶？”又與袁尚書曰：“青州天性峭急，迷於曲直。君當先除曹操，以率先公之恨。事定之後，乃計曲直，不亦善乎？若迷而不返，則是韓盧、東郭自困於前，而遺田父之獲也。”譚得表書，知表無發兵之意，又自料不能敵操，遂棄平原，走保南皮。

曹操追至南皮，時天氣寒肅，河道盡凍，糧船不能行動。操令本處百姓敲冰拽船，百姓聞令而逃。操大怒，欲捕斬之。百姓聞得，乃親往營中投首。操曰：“若不殺汝等，則吾號令不行；若殺汝等，吾又不忍：汝等快往山中藏避，休被我軍士擒獲。”百姓皆垂淚而去。

袁譚引兵出城，與曹軍相敵。兩陣對圓，操出馬以鞭指譚而罵曰：“吾厚待汝，汝何生異心？”譚曰：“汝犯吾境界，奪吾城池，賴吾妻子，反說我有異心耶！”操大怒，使徐晃出馬。譚使彭安接戰。兩馬相交，不數合，晃斬彭安於馬下。譚軍敗走，退入南皮。操遣軍四面圍住。譚著慌，使辛評見操約降。操曰：“袁譚小子，反覆無常，吾難準信。汝弟辛毗，吾已重用，汝亦留此可也。”評曰：“丞相差矣。某聞主貴臣榮，主憂臣辱。某久事袁氏，豈可背之！”操知其不可留，乃遣回。評回見譚，言操不準投降。譚叱曰：“汝弟現事曹操，汝懷二心耶？”評聞言，氣滿填胸，昏絕於地。譚令扶出，須臾而死。譚亦悔之。郭圖謂譚曰：“來日盡驅百姓當先，以軍繼其後，與曹操決一死戰。”譚從其言。

當夜盡驅南皮百姓，皆執刀槍聽令。次日平明，大開四門，軍在後，驅百姓在前，喊聲大舉，一齊擁出，直抵曹寨。兩軍混戰，自辰至午，勝負未分，殺人遍地。操見未獲全勝，棄馬上山，親自擊鼓。將士見之，奮力向前，譚軍大敗。百姓被殺者無數。曹洪奮威突陣，正迎袁譚，舉刀亂砍，譚竟被曹洪殺於陣中，郭圖見陣大亂，急馳入城中。樂進望見，拈弓搭箭，射下城壕，人馬俱陷。操引兵入南皮，安撫百姓。忽有一彪軍來到，乃袁熙部將焦觸、張南也。操自引軍迎之。二將倒戈卸甲，特來投降。操封為列侯。又黑山賊張燕，引軍十萬來降，操封為平北將軍。下令將袁譚首級號令，敢有哭者斬。頭掛北門外。一人布冠衰衣，哭於頭下。左右拿來見操。操問之，乃青州別駕王修也，因諫袁譚被逐，今知譚死，故來哭之。操曰：“汝知吾令否？”修曰：“知之。”操曰：“汝不怕死耶？”修曰：“我生受其辟命，亡而不哭，非義也。畏死忘義，何以立世乎！若得收葬譚屍，受戮無恨。”操曰：“河北義士，何其如此之多也！可惜袁氏不能用！若能用，則吾安敢正眼觀此地哉！”遂命收葬譚屍，禮修為上賓，以為司金中郎將。因問之曰：“今袁尚已投袁熙，取之當用何策？”修不答。操曰：“忠臣也。”問郭嘉，嘉曰：“可使袁氏降將焦觸、張南等自攻之。”操用其言，隨差焦觸、張南、呂曠、呂翔、馬延、張顗，各引本部兵，分三路進攻幽州；一面使李典、樂進會合張燕，打併

州，攻高幹。且說袁尚、袁熙知曹兵將至，料難迎敵，乃棄城引兵，星夜奔遼西投烏桓去了。幽州刺史烏桓觸，聚幽州眾官，歃血為盟，共議背袁向曹之事。烏桓觸先言曰：“吾知曹丞相當世英雄，今往投降，有不遵令者斬。”依次歃血，循至別駕韓珩。珩乃擲劍於地，大呼曰：“吾受袁公父子厚恩，今主敗亡，智不能救，勇不能死，於義缺矣！若北面而降操，吾不為也！”眾皆失色。烏桓觸曰：“夫興大事，當立大義。事之濟否，不待一人。韓珩既有志如此，聽其自便。”推珩而出。烏桓觸乃出城迎接三路軍馬，徑來降操。操大喜，加為鎮北將軍。

忽探馬來報：“樂進、李典、張燕攻打併州，高幹守住壺關口，不能下。”操自勒兵前往。三將接著，說於拒關難擊。操集眾將共議破幹之計。荀攸曰：“若破幹，須用詐降計方可。”操然之。喚降將呂曠、呂翔，附耳低言如此如此。呂曠等引軍數十，直抵關下，叫曰：“吾等原系袁氏舊將，不得已而降曹。曹操為人詭譎，薄待吾等；吾今還扶舊主。可疾開關相納。”高幹未信，只教二將自上關說話。二將卸甲棄馬而入，謂幹曰：“曹軍新到，可乘其軍心未定，今夜劫寨。某等願當先。”於喜，從其言，是夜教二呂當先，引萬餘軍前去。將至曹寨，背後喊聲大震，伏兵四起。高幹知是中計，急回壺關城，樂進、李典已奪了關、高於奪路走脫，往投單于。操領兵拒住關口，使人追襲高幹。幹到單于界，正迎北番左賢王。幹下馬拜伏於地，言曹操吞併疆土，今欲犯王子地面，萬乞救援，同力克復，以保北方。左賢王曰：“吾與曹操無仇，豈有侵我土地？汝欲使我結怨於曹氏耶！”叱退高幹。幹尋思無路，只得去投劉表。行至上洛，被都尉王琰所殺，將頭解送曹操。曹封琰為列侯。

州既定，操商議西擊烏桓。曹洪等曰：“袁熙、袁尚兵敗將亡，勢窮力盡，遠投沙漠；我今引兵西擊，倘劉備、劉表乘虛襲許都，我救應不及，為禍不淺矣：請回師勿進為上。”郭嘉曰：“諸公所言錯矣。主公雖威震天下，沙漠之人恃其邊遠，必不裝置；乘其無備，卒然擊之，必可破也。且袁紹與烏桓有恩，而尚與熙兄弟猶存，不可不除。劉表坐談之客耳，自知才不足以御劉備，重任之則恐不能制，輕任之則備不為用。雖虛國遠征，公無憂也。”操曰：“奉孝之言極是。”遂率大小三軍，車數千輛，望前進發。但見黃沙漠漠，狂風四起；道路崎嶇，人馬難行。操有回軍之心，問於郭嘉。嘉此時不伏水土，臥病車上。操泣曰：“因我欲平沙漠，使公遠涉艱辛，以至染病，吾心何安！”嘉曰：“某感丞相大恩，雖死不能報萬一。”操曰：“吾見北地崎嶇，意欲回軍，若何？”嘉曰：“兵貴神速。今千里襲人，輜重多而難以趨利，不如輕兵兼道以出，掩其不備。但須得識徑路者為引導耳。”

遂留郭嘉於易州養病，求嚮導官以引路。人薦袁紹舊將田疇深知此境，操召而問之。疇曰：“此道秋夏間有水，淺不通車馬，深不載舟楫，最難行動。不如回軍，從盧龍口越白檀之險，出空虛之地，前近柳城，掩其不備；蹋頓可一戰而擒也。”操從其言，封田疇為靖北將軍，作嚮導官，為前驅；張遼為次；操自押後：倍道輕騎而進。

田疇引張遼前至白狼山，正遇袁熙、袁尚會合蹋頓等數萬騎前來。張遼飛報曹操。操自勒馬登高望之，見蹋頓兵無隊伍，參差不整。操謂張遼曰：“敵兵不整，便可擊之。”乃以麾授遼。遼引許褚、于禁、徐晃分四路下山，奮力急攻，蹋頓大亂。遼拍馬斬蹋頓於馬下，餘眾皆降。袁熙、袁尚引數千騎投遼東去了。操收軍入柳城，封田疇為柳亭侯，以守柳城。疇涕泣曰：“某負義逃竄之人耳，蒙厚恩全活，為幸多矣；豈可賣盧龍之寨以邀賞祿哉！死不敢受侯爵。”操義之，乃拜疇為議郎。操撫慰單于等，收得駿馬萬匹，即日回兵。時天氣寒且旱，二百里無水，軍又乏糧，殺馬為食，鑿地三四十丈，方得水。操回至易州，重賞先曾諫者；因謂眾將曰：“孤前者乘危遠征，僥倖成功。雖得勝，天所佑也，不可以為法。諸君之諫，乃萬安之計，是以相賞。後勿難言。”

操到易州時，郭嘉已死數日，停柩在公廨。操往祭之，大哭曰：“奉孝死，乃天喪吾也！”回顧眾官曰：“諸君年齒，皆孤等輩，惟奉孝最少，吾欲託以後事。不期中年夭折，使吾心腸崩裂矣！”嘉之左右，將嘉臨死所封之書呈上曰：“郭公臨亡，親筆書此，囑曰：丞相若從書中所言，遼東事定矣。”操拆書視之，點頭嗟嘆。諸人皆不知其意。次日，夏侯惇引眾人稟曰：“遼東太守公孫康，久不賓服。今袁熙、袁尚又往投之，必為後患。不如乘其未動，速往徵之，遼東可得也。”操笑曰：“不煩諸公虎威。數日之後，公孫康自送二袁之首至矣。”諸將皆不肯信。卻說袁熙、袁尚引數千騎奔遼東。遼東太守公孫康，本襄平人，武威將軍公孫度之子也。當日知袁熙、袁尚來投，遂聚本部屬官商議此事。公孫恭曰：“袁紹在日，常有吞遼東之心；今袁熙、袁尚兵敗將亡，無處依棲，來此相投，是鳩奪鵲巢之意也。若容納之，後必相圖。不如賺入城中殺之，獻頭與曹公，曹公必重待我。”康曰：“只怕曹操引兵下遼東，又不如納二袁使為我助。”恭曰：“可使人探聽。如曹兵來攻，則留二袁；如其不動，則殺二袁，送與曹公。”康從之，使人去探訊息。卻說袁熙、袁尚至遼東，二人密議曰：“遼東軍兵數萬，足可與曹操爭衡。今暫投之，後當殺公孫康而奪其地，養成氣力而抗中原，可復河北也。”商議已定，乃入見公孫康。康留於館驛，只推有病，不即相見。不一日，細作回報：“曹公兵屯易州，並無下遼東之意。”公孫康大喜，乃先伏刀斧手於壁衣中，使二袁入。相見禮畢，命坐。時天氣嚴寒，尚見床榻上無茵褥，謂康曰：“願鋪坐席。”康瞋目言曰：“汝二人之頭，將行萬里！何席之有！尚大驚。康叱曰：“左右何不下手！”刀斧手擁出，就坐席上砍下二人之頭，用木匣盛貯，使人送到易州，來見曹操。時操在易州，按兵不動。夏侯惇、張遼入稟曰：“如不下遼東，可回許都。恐劉表生心。”操曰：“待二袁首級至，即便回兵。”眾皆暗笑。忽報遼東公孫康遣人送袁熙、袁尚首級至，眾皆大驚。使者呈上書信。操大笑曰：“不出奉孝之料！”重賞來使，封公孫康為襄平侯、左將軍。眾官問曰：“何為不出奉孝之所料？”操遂出郭嘉書以示之。書略曰：“今聞袁熙、袁尚往投遼東，明公切不可加兵。公孫康久畏袁氏吞併，二袁往投必疑。若以兵擊之，必併力迎敵，急不可下；若緩之，公孫康、袁氏必自相圖，其勢然也。”眾皆踴躍稱善。操引眾官復設祭於郭嘉靈前。亡年三十八歲，從徵十有一年，多立奇勳。

後人有詩讚曰：“天生郭奉孝，豪傑冠群英；腹內藏經史，胸中隱甲兵；運謀如范蠡，決策似陳平。可惜身先喪，中原樑棟傾。”操領兵還冀州，使人先扶郭嘉靈柩於許都安葬。

程昱等請曰：“北方既定，今還許都，可早建下江南之策。”操笑曰：“吾有此志久矣。諸君所言，正合吾意。”是夜宿於冀州城東角樓上，憑欄仰觀天文。時荀攸在側，操指曰：“南方旺氣燦然，恐未可圖也。”攸曰：“以丞相天威，何所不服！正看間，忽見一道金光，從地而起。攸曰：“此必有寶於地下”。操下樓令人隨光掘之。正是：星文方向南中指，金寶旋從北地生。不知所得何物，且聽下文分解。

### 第三十四回 蔡夫人隔屏聽密語 劉皇叔躍馬過檀溪

卻說曹操於金光處，掘出一銅雀，問荀攸曰：“此何兆也？”攸曰：“昔舜母夢玉雀入懷而生舜。今得銅雀，亦吉祥之兆也。”操大喜，遂命作高臺以慶之。乃即日破土斷木，燒瓦磨磚，築銅雀臺於漳河之上。約計一年而工畢。少子曹植進曰：“若建層臺，必立三座：中間高者，名為銅雀；左邊一座，名為玉龍；右邊一座，名為金鳳。更作兩條飛橋，橫空而上，乃為壯觀。”操曰：“吾兒所言甚善。他日臺成，足可娛吾者矣！”原來曹操有五子，惟植性敏慧，善文章，曹操平日最愛之。於是留曹植與曹丕在鄴郡造臺，使張燕守北寨。操將所得袁紹之兵，共五六十萬，班師回許都。大封功臣；又表贈郭嘉為貞侯，養其子奕於府中。復聚眾謀士商議，欲南征劉表。荀彧曰：“大軍方北征而回，未可復動。且待半年，養精蓄銳，劉表、孫權可一鼓而下也。”操從之，遂分兵屯田，以候呼叫。

卻說玄德自到荊州，劉表待之甚厚。一日，正相聚飲酒，忽報降將張武、陳孫在江夏擄掠人民，共謀造反。表驚曰：“二賊又反，為禍不小！”玄德曰：“不須兄長憂慮，備請往討之。”表大喜，即點三萬軍，與玄德前去。玄德領命即行，不一日，來到江夏。張武、陳孫引兵來迎。玄德與關、張、趙雲出馬在門旗下，望見張武所騎之馬，極其雄駿。玄德曰：“此必千里馬也。”言未畢，趙雲挺槍而出，徑衝彼陣。張武縱馬來迎，不三合，被趙雲一槍刺落馬下，隨手扯住轡頭，牽馬回陣。陳孫見了，隨趕來奪。張飛大喝一聲，挺矛直出，將陳孫刺死。眾皆潰散。玄德招安餘黨，平復江夏諸縣，班師而回。表出郭迎接入城，設宴慶功。酒至半酣，表曰：“吾弟如此雄才，荊州有倚賴也。但憂南越不時來寇，張魯、孫權皆足為慮。”玄德曰：“弟有三將，足可委用：使張飛巡南越之境；雲長拒固子城，以鎮張魯；趙雲拒三江，以當孫權。何足慮哉？”表喜，欲從其言。

蔡瑁告其姊蔡夫人曰：“劉備遣三將居外，而自居荊州，久必為患。”蔡夫人乃夜對劉表曰：“我聞荊州人多與劉備往來，不可不防之。今容其居住城中，無益，不若遣使他往。”表曰：“玄德仁人也。”蔡氏曰：“只恐他人不似汝心。”表沉吟不答。次日出城，見玄德所乘之馬極駿，問之，知是張武之馬，表稱讚不已。玄德遂將此馬送與劉表。表大喜，騎回城中。蒯越見而問之。表曰：“此玄德所送也。”越曰：“昔先兄蒯良，最善相馬；越亦頗曉。此馬眼下有淚槽，額邊生白點，名為的盧，騎則妨主。張武為此馬而亡。主公不可乘之。”表聽其言。次日請玄德飲宴，因言曰：“昨承惠良馬，深感厚意。但賢弟不時徵進，可以用之。敬當送還。”玄德起謝。表又曰：“賢弟久居此間，恐廢武事。襄陽屬邑新野縣，頗有錢糧。弟可引本部軍馬於本縣屯紮，何如？”玄德領諾。次日，謝別劉表，引本部軍馬徑往新野。

方出城門，只見一人在馬前長揖曰：“公所騎馬，不可乘也。”玄德視之，乃荊州幕賓伊籍，字機伯，山陽人也。玄德忙下馬問之。籍曰：“昨聞蒯異度對劉荊州雲：此馬名的盧，乘則妨主。因此還公。公豈可復乘之？”玄德曰：“深感先生見愛。但凡人死生有命，豈馬所能妨哉！”籍服其高見，自此常與玄德往來。玄德自到新野，軍民皆喜，政治一新。建安十二年春，甘夫人生劉禪。是夜有白鶴一隻，飛來縣衙屋上，高鳴四十餘聲，望西飛去。臨分娩時，異香滿室。甘夫人嘗夜夢仰吞北斗，因而懷孕，故乳名阿斗。此時曹操正統兵北征。玄德乃往荊州，說劉表曰：“今曹操悉兵北征，許昌空虛，若以荊襄之眾，乘間襲之，大事可就也。”表曰：“吾坐據九郡足矣，豈可別圖？”玄德默然。表邀入後堂飲酒。酒至半酣，表忽然長嘆。玄德曰：“兄長何故長嘆？”表曰：“吾有心事，未易明言。”玄德再欲問時，蔡夫人出立屏後。劉表乃垂頭不語。須臾席散，玄德自歸新野。至是年冬，聞曹操自柳城回，玄德甚嘆表之不用其言。忽一日，劉表遣使至，請玄德赴荊州相會。玄德隨使而往。劉表接著，敘禮畢，請入後堂飲宴；因謂玄德曰：“近聞曹操提兵回許都，勢日強盛，必有吞併荊襄之心。昔日悔不聽賢弟之言，失此好機會。”玄德曰：“今天下分裂，干戈日起，機會豈有盡乎？若能應之於後，未足為恨也。”表曰：“吾弟之言甚當。”相與對飲。酒酣，表忽潸然淚下。玄德問其故。表曰：“吾有心事，前者欲訴與賢弟，未得其便。”玄德曰：“兄長有何難決之事？倘有用弟之處，弟雖死不辭。”表曰：“前妻陳氏所生長子琦，為人雖賢，而柔懦不足立事；後妻蔡氏所生少子瓊，頗聰明。吾欲廢長立幼，恐礙於禮法；欲立長子，爭奈蔡氏族中，皆掌軍務，後必生亂；因此委決不下。”玄德曰：“自古廢長立幼，取亂之道。若憂蔡氏權重，可徐徐削之，不可溺愛而立少子也。”表默然。

原來蔡夫人素疑玄德，凡遇玄德與表敘論，必來竊聽。是時正在屏風後，聞玄德此言，心甚恨之。玄德自知語失，遂起身如廁。因見己身髀肉復生，亦不覺潸然流涕。少頃復入席。表見玄德有淚容，怪問之。玄德長嘆曰：“備往常身不離鞍，髀肉皆散；分久不騎，髀裡肉生。日月磋跎，老將至矣，而功業不建：是以悲耳！”表曰：“吾聞賢弟在許昌，與曹操青梅煮酒，共論英雄；賢弟盡舉當世名士，操皆不許，而獨曰天下英雄，惟使君與操耳，以曹操之權力，猶不敢居吾弟之先，何慮功業不建乎？”玄德乘著酒興，失口答曰：“備若有基本，天下碌碌之輩，誠不足慮也。”表聞言默然。玄德自知語失，託醉而起，歸館舍安歇。後人有詩讚玄德曰：“曹公屈指從頭數：天下英雄獨使君。髀肉復生猶感嘆，爭教寰宇不三分？”

卻說劉表聞玄德語，口雖不言，心懷不足，別了玄德，退入內宅。蔡夫人曰：“適間我於屏後聽得劉備之言，甚輕覷人，足見其有吞併荊州之意。今若不除，必為後患。”表不答，但搖頭而已。蔡氏乃密召蔡瑁入，商議能事。瑁曰：“請先就館舍殺之，然後告知主公。”蔡氏然其言。瑁出，便連夜點軍。

卻說玄德在館舍中秉燭而坐，三更以後，方欲就寢。忽一人叩門而入，視之乃伊籍也：原來伊籍探知蔡瑁欲害玄德，特夤夜來報。當下伊籍將蔡瑁之謀，報知玄德，催促玄德速速起身。玄德曰：“未辭景升，如何便去？”籍曰：“公若辭，必遭蔡瑁之害矣。”玄德乃謝別伊籍，急喚從者，一齊上馬，不待天明，星夜奔回新野。比及蔡瑁領軍到館舍時，玄德已去遠矣。瑁悔恨無及，乃寫詩一首於壁間，徑入見表曰：“劉備有反叛之意，題反詩於壁上，不辭而去矣。”表不信，親詣館舍觀之，果有詩四句。詩曰：“數年徒守困，空對舊山川。龍豈池中物，乘雷欲上天！”劉表見詩大怒，拔劍言曰：“誓殺此無義之徒！”行數步，猛省曰：“吾與玄德相處許多時，不曾見他作詩。此必外人離間之計也。”遂回步入館舍，用劍尖削去此詩，棄劍上馬。蔡瑁請曰：“軍士已點齊，可就往新野擒劉備。”表曰：“未可造次，容徐圖之。”蔡瑁見表持疑不決，乃暗與蔡夫人商議：即日大會眾官於襄陽，就彼處謀之。次日，瑁稟表曰：“近年豐熟，合聚眾官於襄陽，以示撫勸之意。請主公一行。”表曰：“吾近日氣疾作，實不能行。可令二子為主待客。”瑁曰：“公子年幼，恐失於禮節。”表曰：“可往新野請玄德待客。”瑁暗喜正中其計，便差人請玄德赴襄陽。

卻說玄德奔回新野，自知失言取禍，未對眾人言之。忽使者至，請赴襄陽。孫乾曰：“昨見主公匆匆而回，意甚不樂。愚意度之，在荊州必有事故。今忽請赴會，不可輕往。”玄德方將前項事訴與諸人。雲長曰：“兄自疑心語失。劉荊州並無嗔責之意。外人之言，未可輕信。襄陽離此不遠，若不去，則荊州反生疑矣。”玄德曰：“雲長之言是也。”張飛曰：“筵無好筵，會無好會，不如休去。”趙雲曰：“某將馬步軍三百人同往，可保主公無事。”玄德曰：“如此甚好。”

遂與趙雲即日赴襄陽。蔡瑁出郭迎接，意甚謙謹。隨後劉琦、劉琮二子，引一班文武官僚出迎。玄德見二公子俱在，並不疑忌。是日請玄德於館舍暫歇。趙雲引三百軍圍繞保護。雲披甲掛劍，行坐不離左右。劉琦告玄德曰：“父親氣疾作。不能行動，特請叔父待客，撫勸各處守收之官。”玄德曰：“吾本不敢當此；既有兄命，不敢不從。”次日，人報九郡四十二州官員，俱已到齊。蔡瑁預請蒯越計議曰：“劉備世之梟雄，久留於此，後必為害，可就今日除之。”越曰：“恐失士民之望。”瑁曰：“吾已密領劉荊州言語在此。”越曰：“既如此，可預作準備。”瑁曰：“東門峴山大路，已使吾弟蔡和引軍守把；南門外已使蔡中守把；北門外已使蔡勳守把。止有西門不必守把：前有檀溪阻隔，雖有數萬之眾，不易過也。”越曰：“吾見趙雲行坐不離玄德，恐難下手。”瑁曰：“吾伏五百軍在城內準備。”越曰：“可使文聘、王威二人另設一席於外廳，以待武將。先請住趙雲，然後可行事。”瑁從其言。

當日殺牛宰馬，大張筵席。玄德乘的盧馬至州衙，命牽入後園拴系。眾官皆至堂中。玄德主席，二公子兩邊分坐，其餘各依次而坐。趙雲帶劍立於玄德之側。文聘、王威入請趙雲赴席。雲推辭不去。玄德令雲就席，雲勉強應命而出。蔡瑁在外收拾得鐵桶相似



，將玄德帶來三百軍，都遣歸館舍，只待半酣，號起下手。酒至三巡，伊籍起把盞，至玄德前，以目視玄德，低聲謂曰：“請更衣，”玄德會意，即起如廁，伊籍把盞畢，疾入後園，接著玄德，附耳報曰：“蔡瑁設計害君，城外東、南、北三處，皆有軍馬守把。惟西門可走，公宜速逃！”玄德大驚，急解的盧馬，開後園門牽出，飛身上馬，不顧從者，匹馬望西門而走。門吏問之，玄德不答，加鞭而出。門吏當之不住，飛報蔡瑁。瑁即上馬，引五百軍隨後追趕。

卻說玄德撞出西門，行無數里，前有大溪，攔住去路，那檀溪闊數丈，水通襄江，其波甚緊。玄德到溪邊，見不可渡，勒馬再回，遙望城西塵頭大起，追兵將至。玄德曰：“今番死矣！”遂回馬到溪邊。回頭看時，追兵已近。玄德著慌，縱馬下溪。行不數步，馬前蹄忽陷，浸溼衣袍。玄德乃加鞭大呼曰：“的盧，的盧！今日妨吾！言畢，那馬忽從水中湧身而起，一躍三丈，飛上西岸。玄德如從雲霧中起。後來蘇學士有古風一篇，單詠躍馬檀溪事。詩曰：“老去花殘春日暮，宦遊偶至檀溪路；停驂遙望獨徘徊，眼前零落飄紅絮。暗想咸陽火德衰，龍爭虎鬥交相持；襄陽會上王孫飲，坐中玄德身將危。逃生獨出西門道，背後追兵復將到。一川煙水漲檀溪，急叱徵騎往前跳。馬蹄蹄碎青玻璃，天風響處金鞭揮。耳畔但聞千騎走，波中忽見雙龍飛。西川獨霸真英主，坐下龍駒兩相遇。檀溪溪水自東流，龍駒英主今何處！臨流三嘆心欲酸，斜陽寂寂照空山；三分鼎足渾如夢，蹤跡空留在世間。”玄德躍過溪西，顧望東岸。蔡瑁已引軍趕到溪邊，大叫：“使君何故逃席而去？”玄德曰：“吾與汝無仇，何故欲相害？”瑁曰：“吾並無此心。使君休聽人言。”玄德見瑁手將拈弓取箭，乃急撥馬望西南而去。瑁謂左右曰：“是何神助也？”方欲收軍回城，只見西門內趙雲引三百軍趕來。正是：躍去龍駒能救主，追來虎將欲誅仇。未知蔡瑁性命如何，且聽下文分解。

### 第三十五回 玄德南漳逢隱滄 單福新野遇英主

卻說蔡瑁方欲回城，趙雲引軍趕出城來。原來趙雲正飲酒間，忽見人馬動，急入內觀之，席上不見了玄德。雲大驚，出投館舍，聽得人說：“蔡瑁引軍望西趕去了。”雲火急綽槍上馬，引著原帶來三百軍，奔出西門，正迎著蔡瑁，急問曰：“吾主何在？”瑁曰：“使君逃席而去，不知何往。”趙雲是謹細之人，不肯造次，即策馬前行。遙望大溪，別無去路，乃復回馬，喝問蔡瑁曰：“汝請吾主赴宴，何故引著軍馬追來？”瑁曰：“九郡四十二州縣官僚俱在此，吾為上將，豈可不防護？”雲曰：“汝逼吾主何去了？”瑁曰：“聞使君匹馬出西門，到此卻又不見。”雲驚疑不定，直來溪邊看時，只見隔岸一帶水跡。雲暗忖曰：“難道連馬跳過了溪去？”令三百軍四散觀望，並不見蹤跡。雲再回馬時，蔡瑁已入城去了。雲乃拿守門軍士追問，皆說：“劉使君飛馬出西門而去。”雲再欲入城？又恐有埋伏，遂急引軍歸新野。

卻說玄德躍馬過溪，似醉如痴，想：“此闊澗一躍而過，豈非天意！”迤邐望南漳策馬而行，日將沉西。正行之間，見一牧童跨於牛背上，口吹短笛而來。玄德嘆曰：“吾不如也！”遂立馬觀之。牧童亦停牛罷笛，熟視玄德，曰：“將軍莫非破黃巾劉玄德否？”玄德驚問曰：“汝乃村僻小童，何以知吾姓字！”牧童曰：“我本不知，因常侍師父，有客到日，多曾說有一劉玄德，身長七尺五寸，垂手過膝，目能自顧其耳，乃當世之英雄，今觀將軍如此模樣，想必是也。”玄德曰：“汝師何人也？”牧童曰：“吾師覆姓司馬，名徽，字德操，潁川人也。道號水鏡先生。”玄德曰：“汝師與誰為友？”小童曰：“與襄陽龐德公、龐統為友。”玄德曰：“龐德公乃龐統何人？”童子曰：“叔侄也。龐德公字山民，長俺師父十歲；龐統字士元，少俺師父五歲。一日，我師父在樹上採桑，適龐統來相訪，坐於樹下，共相議論，終日不倦。吾師甚愛龐統，呼之為弟。”玄德曰：“汝師今居何處？”牧童遙指曰：“前面林中，便是莊院。”玄德曰：“吾正是劉玄德。汝可引我去拜見你師父。”童子便引玄德，行二里餘，到莊前下馬，入至中門，忽聞琴聲甚美。玄德教童子且休通報，側耳聽之。琴聲忽住而不彈。一人笑而出曰：“琴韻清幽，音中忽起高抗之調。必有英雄竊聽。”童子指謂玄德曰：“此即吾師水鏡先生也。”玄德視其人，松形鶴骨，器宇不凡。慌忙進前施禮，衣襟尚溼。水鏡曰：“公今日倖免大難！”玄德驚訝不已。小童曰：“此劉玄德也。”水鏡請入草堂，分賓主坐定。玄德見架上滿堆書卷，窗外盛栽松竹，橫琴於石床之上，清氣飄然。水鏡問曰：“明公何來？”玄德曰：“偶爾經由此地，因小童相指，得拜尊顏，不勝萬幸！”水鏡笑曰：“公不必隱諱。公今必逃難至此。”玄德遂以襄陽一事告之。水鏡曰：“吾觀公氣色，已知之矣。”因問玄德曰：“吾久聞明公大名，何故至今猶落魄不偶耶？”玄德曰：“命途多蹇，所以至此。”水鏡曰：“不然。蓋因將軍左右不得其人耳。”玄德曰：“備雖不才，文有孫乾、糜竺、簡雍之輩，武有關、張、趙雲之流，竭忠輔

相，頗賴其力。”水鏡曰：“關、張、趙雲，皆萬人敵，惜無善用之之人。若孫乾、糜竺輩，乃白面書生，非經綸濟世之才也。”玄德曰：“備亦嘗側身以求山谷之遺賢，奈未遇其人何！”水鏡曰：“豈不聞孔子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，何謂無人？”玄德曰：“備愚昧不識，願賜指教。”水鏡曰：“公聞荊襄諸郡小兒謠言乎？其謠曰：八九年間始欲衰，至十三年無子遺。到頭天命有所歸，泥中蟠龍向天飛。此謠始於建安初：建安八年，劉景升喪卻前妻，便生家亂，此所謂始欲衰也；無子遺者，不久則景升將逝，文武零落無子遺矣；天命有歸，龍向天飛，蓋應在將軍也。”玄德聞言驚謝曰：“備安敢當此！”水鏡曰：“今天下之奇才，盡在於此，公當往求之。”玄德急問曰：“奇才安在？果系何人？”水鏡曰：“伏龍、鳳雛，兩人得一，可安天下。”玄德曰：“伏龍、鳳雛何人也？”水鏡撫掌大笑曰：“好！好！”玄德再問時，水鏡曰：“天色已晚，將軍可於此暫宿一宵，明日當言之。”即命小童具飲饌相待，馬牽入後院餵養。玄德飲膳畢，即宿於草堂之側。玄德因思水鏡之言，寢不成寐。約至更深，忽聽一人叩門而入，水鏡曰：“元直何來？”玄德起床密聽之，聞其人答曰：“久聞劉景升善善惡惡，特往謁之。及至相見，徒有虛名，蓋善善而不能用，惡惡而不能去者也。故遺書別之，而來至此。”水鏡曰：“公懷王佐之才，宜擇人而事，奈何輕身往見景升乎？且英雄豪傑，只在眼前，公自不識耳。”其人曰：“先生之言是也。”玄德聞之大喜，暗忖此人必是伏龍、鳳雛，即欲出見，又恐造次。候至天曉，玄德求見水鏡，問曰：“昨夜來者是誰？”水鏡曰：“此吾友也。”玄德求與相見。水鏡曰：“此人慾往投明主，已到他處去了。”玄德請問其姓名。水鏡笑曰：“好！好！”玄德再問：“伏龍、鳳雛，果系何人？”水鏡亦只笑曰：“好！好！”玄德拜請水鏡出山相助，同扶漢室。水鏡曰：“山野閒散之人，不堪世用。自有勝吾十倍者來助公，公宜訪之。”正談論間，忽聞莊外人喊馬嘶，小童來報：“有一將軍，引數百人到莊來也。”玄德大驚，急出視之，乃趙雲也。玄德大喜。雲下馬入見曰：“某夜來回縣，尋不見主公，連夜跟問到此。主公可作速回縣。只恐有人來縣中廝殺。”玄德辭了水鏡，與趙雲上馬，投新野來。行不數里，一彪人馬來到，視之，乃雲長、翼德也。相見大喜。玄德訴說躍馬檀溪之事，共相嗟訝。到縣中，與孫乾等商議。乾曰：“可先致書於景升，訴告此事。”玄德從其言，即令孫乾齎書至荊州。劉表喚入問曰：“吾請玄德襄陽赴會，緣何逃席而去？”孫乾呈上書札，具言蔡瑁設謀相害，賴躍馬檀溪得脫。表大怒，急喚蔡瑁責罵曰：“汝焉敢害吾弟！”命推出斬之。蔡夫人出，哭求免死，表怒猶未息。孫乾告曰：“若殺蔡瑁，恐皇叔不能安居於此矣。”表乃責而釋之，使長子劉琦同孫乾至玄德處請罪。

琦奉命赴新野，玄德接著，設宴相待。酒酣，琦忽然墮淚。玄德問其故。琦曰：“繼母蔡氏，常懷謀害之心；侄無計免禍，幸叔父指教。”玄德勸以小心盡孝，自然無禍。次日，琦泣別。玄德乘馬送琦出郭，因指馬謂琦曰：“若非此馬，吾已為泉下之人矣。”琦曰：“此非馬之力，乃叔父之洪福也。”說罷。相別。劉琦涕泣而去。

玄德回馬入城，忽見市上一人，葛巾布袍，皂條烏履，長歌而來。歌曰：“天地反覆兮，火欲殂；大廈將崩兮，一木難扶。山谷有賢兮，欲投明主；明主求賢兮，卻不知吾。”玄德聞歌，暗思：“此人莫非水鏡所言伏龍、鳳雛乎？”遂下馬相見，邀入縣衙。問其姓名，答曰：“某乃潁上人也，姓單，名福。久聞使君納士招賢，欲來投托，未敢輒造；故行歌於市，以動尊聽耳。”玄德大喜，待為上賓。單福曰：“適使君所乘之馬，再乞一觀。”玄德命去鞍牽於堂下。單福曰：“此非的盧馬乎？雖是千里馬，卻只妨主，不可乘也。”玄德曰：“已應之矣。”遂具言躍檀溪之事。福曰：“此乃救主，非妨主也；終必妨一主。某有一法可禳。玄德曰：“願聞禳法。”福曰：“公意中有仇怨之人，可將此馬賜之；待妨過了此人，然後乘之，自然無事。”玄德聞言變色曰：“公初至此，不教吾以正道，便教作利己妨人之事，備不敢聞教。”福笑謝曰：“向聞使君仁德，未敢便信，故以此言相試耳。”玄德亦改容起謝曰：“備安能有仁德及人，惟先生教之。”福曰：“吾自潁上來此，聞新野之人歌曰‘新野牧，劉皇叔；自到此，民豐足。’可見使君之仁德及人也。”玄德乃拜單福為軍師，調練本部人馬。

卻說曹操自冀州回許都，常有取荊州之意，特差曹仁、李典並降將呂曠、呂翔等領兵三萬，屯樊城，虎視荊襄，就探看虛實。時呂曠、呂翔稟曹仁曰：“今劉備屯兵新野，招軍買馬，積草儲糧，其志不小，不可不早圖之。吾二人自降丞相之後，未有寸功，願請精兵五千，取劉備之頭，以獻丞相。”曹仁大喜，與二呂兵五千，前往新野廝殺。

探馬飛報玄德。玄德請單福商議。福曰：“既有敵兵，不可令其入境。可使關公引一軍從左而出，以敵來軍中路；張飛引一軍從右而出，以敵來軍後路；公自引趙雲出兵前路相迎；敵可破矣。”玄德從其言，即差關、張二人去訖；然後與單福、趙雲等，共引二千人馬出關相迎。

行不數里，只見山後塵頭大起，呂曠、呂翔引軍來到。兩邊各射住陣角。玄德出馬於旗門下，大呼曰：“來者何人，敢犯吾境？”呂曠出馬曰：“吾乃大將呂曠也。奉丞相命，特來擒汝！”玄德大怒，使趙雲出馬。二將交戰，不數合，趙雲一槍刺呂曠於馬下。玄德麾軍掩殺，呂翔抵敵不住，引軍便走。正行間，路傍一軍突出，為首大將，乃關雲長也；衝殺一陣，呂翔折兵大半，奪路走脫。行不到十里，又一軍攔住去路，為首大將，挺矛大叫：“張翼德在此！”直取呂翔。翔措手不及，被張飛一矛刺中，翻身落馬而死。餘眾四散奔走。玄德合軍追趕，大半多被擒獲。玄德班師回縣，重待單福，稿賞三軍。

卻說敗軍回見曹仁，報說：“二呂被殺，軍士多被活捉。”曹仁大驚，與李典商議。典曰：“二將欺敵而亡，今只宜按兵不動，申報丞相，起大兵來征剿，乃為上策。”仁曰：“不然。今二將陣亡，死折許多軍馬，此仇不可不急報。量新野彈丸之地，何勞丞相大軍？”典曰：“劉備人傑也，不可輕視。”仁曰：“公何怯也！”典曰：“兵法雲知彼知己，百戰百勝。某非怯戰，但恐不能必勝耳。”仁怒曰：“公懷二心耶？吾必欲

生擒劉備！”典曰：“將軍若去，某守樊城。”仁曰：“汝若不同去，真懷二心矣！”典不得已，只得與曹仁點起二萬五千軍馬，渡河投新野而來。正是：偏裨既有輿尸辱，主將重興雪恥兵。未知勝負何如，且聽下文分解。

### 第三十六回 玄德用計襲樊城 元直走馬薦諸葛

卻說曹仁忿怒，遂大起本部之兵，星夜渡河，意欲踏平新野。且說單福得勝回縣，謂玄德曰：“曹仁屯兵樊城，今知二將被誅，必起大軍來戰。”玄德曰：“當何以迎之？”福曰：“彼若盡提兵而來，樊城空虛，可乘間奪之。”玄德問計。福附耳低言如此如此。玄德大喜，預先準備已定。忽報馬報說：“曹仁引大軍渡河來了。”單福曰：“果不出吾之料。”遂請玄德出軍迎敵。兩陣對圓，趙雲出馬喚彼將答話。曹仁命李典出陣，與趙雲交鋒。約戰十數合，李典料敵不過，撥馬回陣。雲縱馬追趕，兩翼軍射住，遂各罷兵歸寨。李典回見曹仁，言：“彼軍精銳，不可輕敵，不如回樊城。”曹仁大怒曰：“汝未出軍時，已慢吾軍心；今又賣陣，罪當斬首！”便喝刀斧手推出李典要斬；眾將苦告方免。乃調李典領後軍，仁自引兵為前部。次日鳴鼓進軍，布成一個陣勢，使人問玄德曰：“識吾陣勢？”單福便上高處觀看畢，謂玄德曰：“此八門金鎖陣也。八門者：休、生、傷、杜、景、死、驚、開。如從生門、景門、開門而入則吉；從傷門、驚門、休門而入則傷；從杜門、死門而入則亡。今八門雖布得整齊，只是中間通欠主持。如從東南角上生門擊人，往正西景門而出，其陣必亂。”玄德傳令，教軍士把住陣角，命趙雲引五百軍從東南而入，徑往西出。雲得令，挺槍躍馬，引兵徑投東南角上，吶喊殺入中軍。曹仁便投北走。雲不追趕，卻突出西門，又從西殺轉東南角上來。曹仁軍大亂。玄德麾軍衝擊，曹兵大敗而退。單福命休追趕，收軍自回。卻說曹仁輸了一陣，方信李典之言；因復請典商議，言：“劉備軍中必有能者，吾陣竟為所破。”李典曰：“吾雖在此，甚憂樊城。”曹仁曰：“今晚去劫寨。如得勝，再作計議；如不勝，便退軍回樊城。”李典曰：“不可。劉備必有準備。”仁曰：“若如此多疑，何以用兵！”遂不聽李典之言。自引軍為前隊，使李典為後應，當夜二更劫寨。

卻說單福正與玄德在寨中議事，忽信風驟起。福曰：“今夜曹仁必來劫寨。”玄德曰：“何以敵之？”福笑曰：“吾已預算定了。”遂密密分撥已畢。至二更，曹仁兵將近寨，只見寨中四圍火起，燒著寨柵。曹仁知有準備，急令退軍。趙雲掩殺將來。仁不及收兵回寨，急望北河而走。將到河邊，才欲尋船渡河，岸上一彪軍殺到：為首大將，乃張飛也。曹仁死戰，李典保護曹仁下船渡河。曹軍大半淹死水中。曹仁渡過河面，上岸奔至樊城，令人叫門。只見城上一聲鼓響，一將引軍而出，大喝曰：“吾已取樊城多時矣！”眾驚視之，乃關雲長也。仁大驚，撥馬便走。雲長追殺過來。曹仁又折了好些軍馬，星夜投許昌。於路打聽，方知有單福為軍師，設謀定計。不說曹仁敗回許昌。且說玄德大獲全勝，引軍入樊城，縣令劉泌出迎。玄德安民已定。那劉泌乃長沙人，亦漢室宗親，遂請玄德到家，設宴相待。只見一人侍立於側。玄德視其人器宇軒昂，因問泌曰：“此何人？”泌曰：“此吾之甥寇封，本羅侯寇氏之子也；因父母雙亡，故依於此。”玄德愛之，欲嗣為義子。劉泌欣然從之，遂使寇封拜玄德為父，改名劉封。玄德帶回

，令拜雲長、翼德為叔。雲長曰：“兄長既有子，何必用螟蛉？後必生亂。”玄德曰：“吾待之如子，彼必事吾如父，何亂之有！”雲長不悅。玄德與單福計議，令趙雲引一千軍守樊城。玄德領眾自回新野。

卻說曹仁與李典回許都，見曹操，泣拜於地請罪，具言損將折兵之事。操曰：“勝負乃軍家之常。但不知誰為劉備畫策？”曹仁言是單福之計。操曰：“單福何人也？”程昱笑曰：“此非單福也。此人幼好學擊劍；中平末年，嘗為人報仇殺人，披髮塗面而走，為吏所獲；問其姓名不答，吏乃縛於車上，擊鼓行於市，今市人識之，雖有識者不敢言，而同伴竊解救之。乃更姓名而逃，折節向學，遍訪名師，嘗與司馬徽談論。此人乃潁川徐庶，字元直。單福乃其託名耳。”操曰：“徐庶之才，比君何如？”昱曰：“十倍於昱。”操曰：“惜乎賢士歸於劉備！羽翼成矣？奈何？”昱曰：“徐庶雖在彼，丞相要用，召來不難。”操曰：“安得彼來歸？”昱曰：“徐庶為人至孝。幼喪其父，止有老母在堂。現今其弟徐康已亡，老母無人侍養。丞相可使人賺其母至許昌，令作書召其子，則徐庶必至矣。”

操大喜，使人星夜前去取徐庶母。不一日取至，操厚待之。因謂之曰：“聞令嗣徐元直，乃天下奇才也。今在新野，助逆臣劉備，背叛朝廷，正猶美玉落於汙泥之中，誠為可惜。今煩老母作書，喚回許都，吾於天子之前保奏，必有重賞。”遂命左右捧過文房四寶，令徐母作書。徐母曰：“劉備何如人也？”操曰：“沛郡小輩，妄稱皇叔，全無信義，所謂外君子而內小人者也。徐母厲聲曰：“汝何虛誑之甚也！吾久聞玄德乃中山靖王之後，孝景皇帝閣下玄孫，屈身下士，恭己待人，仁聲素著，世之黃童、白叟、牧子、樵夫皆知其名：真當世之英雄也。吾兒輔之，得其主矣。汝雖託名漢相，實為漢賊。乃反以玄德為逆臣，欲使吾幾背明投暗，豈不自恥乎！”言訖，取石硯便打曹操。操大怒，叱武士執徐母出，將斬之。程昱急止之，入諫操曰：“徐母觸忤丞相者，欲求死也。丞相若殺之，則招不義之名，而成徐母之德。徐母既死，徐庶必死心助劉備以報仇矣；不如留之，使徐庶身心兩處，縱使助劉備，亦不盡力也。且留得徐母在，昱自有計賺徐庶至此，以輔丞相。”操然其言，遂不殺徐母，送於別室養之。程昱日往問候，詐言曾與徐庶結為兄弟，待徐母如親母；時常饋送物件，必具手啟。徐母因亦作手啟答之。程昱賺得徐母筆跡，乃仿其字型，詐修家書一封，差一心腹人，持書徑奔新野縣，尋問“單福”行幕。軍士引見徐庶。庶知母有家書至，急喚入問之。來人曰：“某乃館下走卒，奉老夫人言語，有書附達。”庶拆封視之。書曰：“近汝弟康喪，舉目無親。正悲悽間，不期曹丞相使人賺至許昌，言汝背反，下我於縲紲，賴程昱等救免。若得汝降，能免我死。如書到日，可念劬勞之恩，星夜前來，以全孝道；然後徐圖歸耕故園，免遭大禍。吾今命若懸絲，專望救援！更不多囑。”徐庶覽畢，淚如泉湧。持書來見玄德曰：“某本潁川徐庶，字元直；為因逃難，更名單福。前聞劉景升招賢納士，特往見之；及與論事，方知是無用之人，故作書別之。夤夜至司馬水鏡莊上，訴說其事。水鏡

深責庶不識主，因說劉豫州在此，何不事之？庶故作狂歌於市以動使君；幸蒙不棄，即賜重用。爭奈老母今被曹操奸計賺至許昌囚禁，將欲加害。老母手書來喚，庶不容不去。非不欲效犬馬之勞，以報使君；奈慈親被執，不得盡力。今當告歸，容圖後會。”玄德聞言大哭曰：“子母乃天性之親，元直無以備為念。待與老夫人相見之後，或者再得奉教。”徐庶便拜謝欲行。玄德曰：“乞再聚一宵，來日餞行。”孫乾密謂玄德曰：“元直天下奇才，久在新野，盡知我軍中虛實。今若使歸曹操，必然重用，我其危矣。主公宜苦留之，切勿放去。操見元直不去，必斬其母。元直知母死，必為母報仇。力攻曹操也。”玄德曰：“不可。使人殺其母，而吾用其子，不仁也；留之不使去，以絕其子母之道，不義也。吾寧死，不為不仁不義之事。”眾皆感嘆。

玄德請徐庶飲酒，庶曰：“今聞老母被囚，雖金波玉液不能下嚥矣。”玄德曰：“備聞公將去，如失左右手，雖龍肝鳳髓，亦不甘味。”二人相對而泣，坐以待旦。諸將已於郭外安排筵席餞行。玄德與徐庶並馬出城，至長亭，下馬相辭。玄德舉杯謂徐庶曰：“備分淺緣薄，不能與先生相聚。望先生善事新主，以成功名。”庶泣曰：“某才微智淺，深荷使君重用。今不幸半途而別，實為老母故也。縱使曹操相逼，庶亦終身不設一謀。”玄德曰：“先生既去，劉備亦將遠遁山林矣。”庶曰：“某所以與使君共圖王霸之業者，恃此方寸耳；今以老母之故，方寸亂矣，縱使在此，無益於事。使君宜別求高賢輔佐，共圖大業，何便灰心如此？”玄德曰：“天下高賢，無有出先生右者。”庶曰：“某樗櫟庸材，何敢當此重譽。”臨別，又顧謂諸將曰：“願諸公善事使君，以圖名垂竹帛，功標青史，切勿效庶之無始終也。”諸將無不傷感。玄德不忍相離，送了一程，又送一程。庶辭曰：“不勞使君遠送，庶就此告別。”玄德就馬上執庶之手曰：“先生此去，天各一方，未知相會卻在何日！”說罷，淚如雨下。庶亦涕泣而別。玄德立馬於林畔，看徐庶乘馬與從者匆匆而去。玄德哭曰：“元直去矣！吾將奈何？”凝淚而望，卻被一樹林隔斷。玄德以鞭指曰：“吾欲盡伐此處樹木。”眾問何故。玄德曰：“因阻吾望徐元直之目也。”

正望間，忽見徐庶拍馬而回。玄德曰：“元直復回，莫非無去意乎？”遂欣然拍馬向前迎問曰：“先生此回，必有主意。”庶勒馬謂玄德曰：“某因心緒如麻，忘卻一語：此間有一奇士，只在襄陽城外二十里隆中。使君何不求之？”玄德曰：“敢煩元直為備請來相見。”庶曰：“此人不可屈致，使君可親往求之。若得此人，無異周得呂望、漢得張良也。”玄德曰：“此人比先生才德何如？”庶曰：“以某比之，譬猶騖馬並麒麟、寒鴉配鸞鳳耳。此人每嘗自比管仲，樂毅；以吾觀之，管、樂殆不及此人。此人有經天緯地之才，蓋天下一人也！”玄德喜曰：“願聞此人姓名。”庶曰：“此人乃琅琊陽都人，覆姓諸葛，名亮，字孔明，乃漢司隸校尉諸葛豐之後。其父名珪，字子貢，為泰山郡丞，早卒；亮從其叔玄。玄與荊州劉景升有舊，因往依之，遂家於襄陽。後玄卒，亮與弟諸葛均躬耕於南陽。嘗好為《梁父吟》。所居之地有一岡，名臥龍岡，因自號



為臥龍先生。此人乃絕代奇才，使君急宜枉駕見之。若此人肯相輔佐，何愁天下不定乎！”玄德曰：“昔水鏡先生曾為備言：‘伏龍、鳳雛，兩人得一，可安天下。’今所云莫非即伏龍、鳳雛乎？”庶曰：“鳳雛乃襄陽龐統也。伏龍正是諸葛孔明。”玄德踴躍曰：“今日方知伏龍、鳳雛之語。何期大賢只在目前！非先生言，備有眼如盲也！”後人有贊徐庶走馬薦諸葛詩曰：“痛恨高賢不再逢，臨岐泣別兩情濃。片言卻似春雷震，能使南陽起臥龍。”徐庶薦了孔明，再別玄德，策馬而去。玄德聞徐庶之語，方悟司馬德操之言，似醉方醒，如夢初覺。引眾將回至新野，便具厚幣，同關、張前去南陽請孔明。

且說徐庶既別玄德，感其留戀之情，恐孔明不肯出山輔之，遂乘馬直至臥龍岡下，入草廬見孔明。孔明問其來意。庶曰：“庶本欲事劉豫州，奈老母為曹操所囚，馳書來召，只得舍之而往。臨行時，將公薦與玄德。玄德即日將來奉謁，望公勿推阻，即展平生之大才以輔之，幸甚！”孔明聞言作色曰：“君以我為享祭之犧牲乎！”說罷，拂袖而入。庶羞慚而退，上馬趨程，赴許昌見母。正是：囑友一言因愛主，赴家千里為思親。未知後事若何，下文便見。

### 第三十七回 司馬徽再薦名士 劉玄德三顧草廬

卻說徐庶趨程赴許昌。曹操知徐庶已到，遂命荀彧、程昱等一班謀士往迎之。庶入相府拜見曹操。操曰：“公乃高明之士，何故屈身而事劉備乎？”庶曰：“某幼逃難，流落江湖，偶至新野，遂與玄德交厚，老母在此，幸蒙慈念，不勝愧感。”操曰：“公今至此，正可晨昏侍奉令堂，吾亦得聽清誨矣。”庶拜謝而出。急往見其母，泣拜於堂下。母大驚曰：“汝何故至此？”庶曰：“近於新野事劉豫州；因得母書，故星夜至此。”徐母勃然大怒，拍案罵曰：“辱子飄蕩江湖數年，吾以為汝學業有進，何其反不如初也！汝既讀書，須知忠孝不能兩全。豈不識曹操欺君罔上之賊？劉玄德仁義佈於四海，況又漢室之胄，汝既事之，得其主矣，今憑一紙偽書，更不詳察，遂棄明投暗，自取惡名，真愚夫也！吾有何面目與汝相見！汝玷辱祖宗，空生於天地間耳！”罵得徐庶拜伏於地，不敢仰視，母自轉入屏風後去了。少頃，家人出報曰：“老夫人自縊於梁間。”徐庶慌入救時，母氣已絕。後人有《徐母贊》曰：“賢哉徐母，流芳千古；守節無虧，於家有補；教子多方，處身自苦；氣若丘山，義出肺腑；讚美豫州，毀觸魏武；不畏鼎鑊，不懼刀斧；唯恐後嗣，玷辱先祖。伏劍同流，斷機堪伍；生得其名，死得其所；賢哉徐母，流芳千古！”徐庶見母已死，哭絕於地，良久方蘇。曹操使人齎禮弔問，又親往祭奠。徐庶葬母柩於許昌之南原，居喪守墓。凡曹操所賜，庶俱不受。

時操欲商議南征。荀彧諫曰：“天寒未可用兵；姑待春暖，方可長驅大進。”操從之，乃引漳河之水作一池，名玄武池，於內教練水軍，準備南征。

卻說玄德正安排禮物，欲往隆中謁諸葛亮，忽人報：“門外有一先生，峨冠博帶，道貌非常，特來相探。”玄德曰：“此莫非即孔明否？”遂整衣出迎。視之，乃司馬徽也。玄德大喜，請入後堂高坐，拜問曰：“備自別仙顏，因軍務倥傯，有失拜訪。今得光降，大慰仰慕之私。”徽曰：“聞徐元直在此，特來一會。”玄德曰：“近因曹操囚其母，似母遣人馳書，喚回許昌去矣。”徽曰：“此中曹操之計矣！吾素聞徐母最賢，雖為操所囚，必不肯馳書召其子；此書必詐也。元直不去，其母尚存；今若去，母必死矣！”玄德驚問其故，徽曰：“徐母高義，必羞見其子也。”玄德曰：“元直臨行，薦南陽諸葛亮，其人若何？”徽笑曰：“元直欲去，自去便了，何又惹他出來嘔心血也？”玄德曰：“先生何出此言？”徽曰：“孔明與博陵崔州平、潁川石廣元、汝南孟公威與徐元直四人為密友。此四人務於精純，惟孔明獨觀其大略。嘗抱膝長吟，而指四人曰：‘公等仕進可至刺史、郡守。’眾問孔明之志若何，孔明但笑而不答。每常自比管仲、樂毅，其才不可量也。”玄德曰：“何潁川之多賢乎！”徽曰：“昔有殷墟善觀天文，嘗謂群星聚於潁分，其地必多賢士。”時雲長在側曰：“某聞管仲、樂毅乃春秋、戰國名人，功蓋寰宇；孔明自比此二人，毋乃太過？”徽笑曰：“以吾觀之，不當比此二人；我欲另以二人出之。”雲長問：“那二人？”徽曰：“可比興周八百年之姜子牙、旺

漢四百年之張子房也。”眾皆愕然。徽下階相辭欲行，玄德留之不住。徽出門仰天大笑曰：“臥龍雖得其主，不得其時，惜哉！”言罷，飄然而去。玄德嘆曰：“真隱居賢士也！”

次日，玄德同關、張並從人等來隆中。遙望山畔數人，荷鋤耕于田間，而作歌曰：“蒼天如圓蓋，陸地似棋局；世人黑白分，往來爭榮辱：榮者自安安，辱者定碌碌。南陽有隱居，高眠臥不足！”玄德聞歌，勒馬喚農夫問曰：“此歌何人所作？”答曰：“乃臥龍先生所作也。”玄德曰：“臥龍先生住何處？”農夫曰：“自此山之南，一帶高岡，乃臥龍岡也。岡前疏林內茅廬中，即諸葛先生高臥之地。”玄德謝之，策馬前行。不數里，遙望臥龍岡，果然清景異常。後人有古風一篇，單道臥龍居處。詩曰：“襄陽城西二十里，一帶高岡枕流水：高岡屈曲壓雲根，流水潺潺飛石髓；勢若困龍石上蟠，形如單鳳松陰裡；柴門半掩閉茅廬，中有高人臥不起。修竹交加列翠屏，四時籬落野花馨；床頭堆積皆黃卷，座上往來無白丁；叩戶蒼猿時獻果，守門老鶴夜聽經；囊里名琴藏古錦，壁間寶劍掛七星。廬中先生獨幽雅，閒來親自勤耕稼：專待春雷驚夢迴，一聲長嘯安天下。”玄德來到莊前，下馬親叩柴門，一童出問。玄德曰：“漢左將軍宜城亭侯領豫州牧皇叔劉備，特來拜見先生。”童子曰：“我記不得許多名字。”玄德曰：“你只說劉備來訪。”童子曰：“先生今早少出。”玄德曰：“何處去了？”童子曰：“蹤跡不定，不知何處去了。”玄德曰：“幾時歸？”童子曰：“歸期亦不定，或三五日，或十數日。”玄德惆悵不已。張飛曰：“既不見，自歸去罷了。”玄德曰：“且待片時。”雲長曰：“不如且歸，再使人來探聽。”玄德從其言，囑付童子：“如先生回，可言劉備拜訪。”遂上馬，行數里，勒馬回觀隆中景物，果然山不高而秀雅，水不深而澄清；地不廣而平坦，林不大而茂盛；猿鶴相親，松篁交翠。觀之不已，忽見一人，容貌軒昂，丰姿俊爽，頭戴逍遙巾，身穿皂布袍，杖藜從山僻小路而來。玄德曰：“此必臥龍先生也！”急下馬向前施禮，問曰：“先生非臥龍否？”其人曰：“將軍是誰？”玄德曰：“劉備也。”其人曰：“吾非孔明，乃孔明之友博陵崔州平也。”玄德曰：“久聞大名，幸得相遇。乞即席地權坐，請教一言。”二人對坐於林間石上，關、張侍立於側。州平曰：“將軍何故欲見孔明？”玄德曰：“方今天下大亂，四方雲擾，欲見孔明，求安邦定國之策耳。”州平笑曰：“公以定亂為主，雖是仁心，但自古以來，治亂無常。自高祖斬蛇起義，誅無道秦，是由亂而入治也；至哀、平之世二百年，太平日久，王莽篡逆，又由治而入亂；光武中興，重整基業，復由亂而入治；至今二百年，民安已久，故干戈又復四起：此正由治入亂之時，未可猝定也。將軍欲使孔明幹旋天地，補綴乾坤，恐不易為，徒費心力耳。豈不聞順天者逸，逆天者勞；數之所在，理不得而奪之；命之所在，人不得而強之乎？”玄德曰：“先生所言，誠為高見。但備身為漢胄，合當匡扶漢室，何敢委之數與命？”州平曰：“山野之夫，不足與論天下事，適承明問，故妄言之。”玄德曰：“蒙先生見教。但不知孔明往何處去了？”州平曰：“吾亦欲訪之，正不知其何往。”玄德曰：“請先生同至敝縣，若何？”州平曰：“愚性頗樂閒

散，無意功名久矣；容他日再見。”言訖，長揖而去。玄德與關、張上馬而行。張飛曰：“孔明又訪不著，卻遇此腐儒，閒談許久！”玄德曰：“此亦隱者之言也。”

三人回至新野，過了數日，玄德使人探聽孔明。回報曰：“臥龍先生已回矣。”玄德便教備馬。張飛曰：“量一村夫，何必哥哥自去，可使人喚來便了。”玄德叱曰：“汝豈不聞孟子云：欲見賢而不以其道，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。孔明當世大賢，豈可召乎！”遂上馬再往訪孔明。關、張亦乘馬相隨。時值隆冬，天氣嚴寒，彤雲密布。行無數里，忽然朔風凜凜，瑞雪霏霏：山如玉簇，林似銀妝。張飛曰：“天寒地凍，尚不用兵，豈宜遠見無益之人乎！不如回新野以避風雪。”玄德曰：“吾正欲使孔明知我殷勤之意。如弟輩怕冷，可先回去。”飛曰：“死且不怕，豈怕冷乎！但恐哥哥空勞神思。”玄德曰：“勿多言，只相隨同去。”將近茅廬，忽聞路傍酒店中有人作歌。玄德立馬聽之。其歌曰：“壯士功名尚未成，嗚呼久不遇陽春！君不見東海者叟辭荊榛，後車遂與文王親；八百諸侯不期會，白魚入舟涉孟津；牧野一戰血流杵，鷹揚偉烈冠武臣。又不見高陽酒徒起草中，長楫芒碭隆準公；高談王霸驚人耳，輟洗延坐欽英風；東下齊城七十二，天下無人能繼蹤。二人功跡尚如此，至今誰肯論英雄？”歇罷，又有一人擊桌而歌。其歌曰：“吾皇提劍清寰海，創業垂基四百載；桓靈季業火德衰，奸臣賊子調鼎鼐。青蛇飛下御座傍，又見妖虹降玉堂；群盜四方如蟻聚，奸雄百輩皆鷹揚，吾儕長嘯空拍手，悶來村店飲村酒；獨善其身盡日安，何須千古名不朽！”

二人歌罷，撫掌大笑。玄德曰：“臥龍其在此間乎！”遂下馬入店。見二人憑桌對飲：上首者白麵長鬚，下首者清奇古貌。玄德揖而問曰：“二公誰是臥龍先生？”長鬚者曰：“公何人？欲尋臥龍何干？”玄德曰：“某乃劉備也。欲訪先生，求濟世安民之術。”長鬚者曰：“我等非臥龍，皆臥龍之友也：吾乃潁川石廣元，此位是汝南孟公威。”玄德喜曰：“備久聞二公大名，幸得邂逅。今有隨行馬匹在此，敢請二公同往臥龍莊上一談。”廣元曰：“吾等皆山野慵懶之徒，不省治國安民之事，不勞下問。明公請自上馬，尋訪臥龍。”

玄德乃辭二人，上馬投臥龍岡來。到莊前下馬，扣門問童子曰：“先生今日在莊否？”童子曰：“現在堂上讀書。”玄德大喜，遂跟童子而入。至中門，只見門上大書一聯雲：“淡泊以明志。寧靜而致遠。”玄德正看間，忽聞吟詠之聲，乃立於門側窺之，見草堂之上，一少年擁爐抱膝，歌曰：“鳳翱翔於千仞兮，非梧不棲；士伏處於一方兮，非主不依。樂躬耕於隴畝兮，吾愛吾廬；聊寄傲於琴書兮，以待天時。”

玄德待其歌罷，上草堂施禮曰：“備久慕先生，無緣拜會。昨因徐元直稱薦，敬至仙莊，不遇空回。今特冒風雪而來。得瞻道貌，實為萬幸，”那少年慌忙答禮曰：“將軍莫非劉豫州，欲見家兄否？”玄德驚訝曰：“先生又非臥龍耶？”少年曰：“某乃臥龍之弟諸葛均也。愚兄弟三人：長兄諸葛瑾，現在江東孫仲謀處為幕賓；孔明乃二家兄。”玄德曰：“臥龍今在家否？”均曰：“昨為崔州平相約，出外閒遊去矣。”玄德曰：

“何處閒遊？”均曰：“或駕小舟遊於江湖之中，或訪僧道于山嶺之上，或尋朋友于村落之間，或樂琴棋於洞府之內：往來莫測，不知去所。”玄德曰：“劉備直如此緣分淺薄，兩番不遇大賢！”均曰：“少坐獻茶。”張飛曰：“那先生既不在，請哥哥上馬。”玄德曰：“我既到此間，如何無一語而回？”因問諸葛均曰：“聞令兄臥龍先生熟諳韜略，日看兵書，可得聞乎？”均曰：“不知。”張飛曰：“問他則甚！風雪甚緊，不如早歸。”玄德叱止之。均曰：“家兄不在，不敢久留車騎；容日卻來回禮。”玄德曰：“豈敢望先生枉駕。數日之後，備當再至。願借紙筆作一書，留達令兄，以表劉備殷勤之意。”均遂進文房四寶。玄德呵開凍筆，拂展雲箋，寫書曰：“備久慕高名，兩次晉謁，不遇空回，惆悵何似！竊念備漢朝苗裔，濫叨名爵，伏睹朝廷陵替，綱紀崩摧，群雄亂國，惡黨欺君，備心膽俱裂。雖有匡濟之誠，實乏經綸之策。仰望先生仁慈忠義，慨然展呂望之大才，施子房之鴻略，天下幸甚！社稷幸甚！先此布達，再容齋戒薰沐，特拜尊顏，面傾鄙悃。統希鑑原。”玄德寫罷，遞與諸葛均收了，拜辭出門。均送出，玄德再三殷勤致意而別。方上馬欲行，忽見童子招手籬外，叫曰：“老先生來也。”玄德視之，見小橋之西，一人暖帽遮頭，狐裘蔽體，騎著一驢，後隨一青衣小童，攜一葫蘆酒，踏雪而來；轉過小橋，口吟詩一首。詩曰：“一夜北風寒，萬里彤雲厚。長空雪亂飄，改盡江山舊。仰面觀火虛，疑是玉龍鬥。紛紛鱗甲飛，頃刻遍宇宙。騎驢過小橋，獨嘆梅花瘦！”玄德聞歌曰：“此真臥龍矣！”滾鞍下馬，向前施禮曰：“先生冒寒不易！劉備等候久矣！”那人慌忙下驢答禮。

諸葛均在後曰：“此非臥龍家兄，乃家兄岳父黃承彥也。”玄德曰：“適間所吟之句，極其高妙。”承彥曰：“老夫在小婿家觀《梁父吟》，記得這一篇；適過小橋，偶見籬落間梅花，故感而誦之。不期為尊客所聞。”玄德曰：“曾見令婿否？”承彥曰：“便是老夫也來看他。”玄德聞言，辭別承彥，上馬而歸。正值風雪又大，回望臥龍岡，悵悵不已。後人有詩單道玄德風雪訪孔明。詩曰：“一天風雪訪賢良，不遇空回意感傷。凍合溪橋山石滑，寒侵鞍馬路途長。當頭片片梨花落，撲面紛紛柳絮狂。回首停鞭遙望處，爛銀堆滿臥龍岡。”

玄德回新野之後，光陰荏苒，又早新春。乃令卜者揲蓍，選擇吉期，齋戒三日，薰沐更衣，再往臥龍岡謁孔明。關、張聞之不悅，遂一齊入諫玄德。正是：高賢未服英雄志，屈節偏生傑士疑。未知其言若何，下文便曉。

### 第三十八回 定三分隆中決策 戰長江孫氏報仇

卻說玄德訪孔明兩次不遇，欲再往訪之。關公曰：“兄長兩次親往拜謁，其禮太過矣。想諸葛亮有虛名而無實學，故避而不敢見。兄何惑於斯人之甚也！”玄德曰：“不然，昔齊桓公欲見東郭野人，五反而方得一面。況吾欲見大賢耶？”張飛曰：“哥哥差矣。量此村夫，何足為大賢；今番不須哥哥去；他如不來，我只用一條麻繩縛將來！”玄德叱曰：“汝豈不聞周文王謁姜子牙之事乎？文王且如此敬賢，汝何太無禮！今番汝休去，我自與雲長去。”飛曰：“既兩位哥哥都去，小弟如何落後！”玄德曰：“汝若同往，不可失禮。”飛應諾。

於是三人乘馬引從者往隆中。離草廬半里之外，玄德便下馬步行，正遇諸葛均。玄德忙施禮，問曰：“令兄在莊否？”均曰：“昨暮方歸。將軍今日可與相見。”言罷，飄然自去。玄德曰：“今番僥倖得見先生矣！”張飛曰：“此人無禮！便引我等到莊也不妨，何故竟自去了！”玄德曰：“彼各有事，豈可相強。”三人來到莊前叩門，童子開門出問。玄德曰：“有勞仙童轉報：劉備專來拜見先生。”童子曰：“今日先生雖在家，但今在草堂上晝寢未醒。”玄德曰：“既如此，且休通報。”分付關、張二人，只在門首等著。玄德徐步而入，見先生仰臥於草堂几席之上。玄德拱立階下。半晌，先生未醒。關、張在外立久，不見動靜，入見玄德猶然侍立。張飛大怒，謂雲長曰：“這先生如何傲慢！見我哥哥侍立階下，他竟高臥，推睡不起！等我去屋後放一把火，看他起不起！”雲長再三勸住。玄德仍命二人出門外等候。望堂上時，見先生翻身將起，忽又朝裡壁睡著。童子欲報。玄德曰：“且勿驚動。”又立了一個時辰，孔明才醒，口吟詩曰：“大夢誰先覺？平生我自知，草堂春睡足，窗外日遲遲。”孔明吟罷，翻身問童子曰：“有俗客來否？”童子曰：“劉皇叔在此，立候多時。”孔明乃起身曰：“何不早報！尚容更衣。”遂轉入後堂。又半晌，方整衣冠出迎。

玄德見孔明身長八尺，面如冠玉，頭戴綸巾，身披鶴氅，飄飄然有神仙之概。玄德下拜曰：“漢室末胄、涿郡愚夫，久聞先生大名，如雷貫耳。昨兩次晉謁，不得一見，已書賤名於文幾，未審得入覽否？”孔明曰：“南陽野人，疏懶性成，屢蒙將軍枉臨，不勝愧赧。”二人敘禮畢，分賓主而坐，童子獻茶。茶罷，孔明曰：“昨觀書意，足見將軍憂民憂國之心；但恨亮年幼才疏，有誤下問。”玄德曰：“司馬德操之言，徐元直之語，豈虛談哉？望先生不棄鄙賤，曲賜教誨。”孔明曰：“德操、元直，世之高士。亮乃一耕夫耳，安敢談天下事？二公謬舉矣。將軍奈何舍美玉而求頑石乎？”玄德曰：“大丈夫抱經世奇才，豈可空老於林泉之下？願先生以天下蒼生為念，開備愚魯而賜教。”孔明笑曰：“願聞將軍之志。”玄德屏人促席而告曰：“漢室傾頽，奸臣竊命，備不量力，欲伸大義於天下，而智術淺短，迄無所就。惟先生開其愚而拯其厄，實為萬幸！”孔明曰：“自董卓造逆以來，天下豪傑並起。曹操勢不及袁紹，而竟能克紹者，非惟

天時，抑亦人謀也。今操已擁百萬之眾，挾天子以令諸侯，此誠不可與爭鋒。孫權據有江東，已歷三世，國險而民附，此可用為援而不可圖也。荊州北據漢、沔，利盡南海，東連吳會，西通巴、蜀，此用武之地，非其主不能守；是殆天所以資將軍，將軍豈有意乎？益州險塞，沃野千里，天府之國，高祖因之以成帝業；今劉璋闇弱，民殷國富，而不知存恤，智慧之士，思得明君。將軍既帝室之胄，信義著於四海，總攬英雄，思賢如渴，若跨有荊、益，保其巖阻，西和諸戎，南撫彝、越，外結孫權，內修政理；待天下有變，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兵以向宛、洛，將軍身率益州之眾以出秦川，百姓有不箠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？誠如是，則大業可成，漢室可興矣。此亮所以為將軍謀者也。惟將軍圖之。”言罷，命童子取出畫一軸，掛於中堂，指謂玄德曰：“此西川五十四州之圖也。將軍欲成霸業，北讓曹操佔天時，南讓孫權佔地利，將軍可占人和。先取荊州為家，後即取西川建基業，以成鼎足之勢，然後可圖中原也。”玄德聞言，避席拱手謝曰：“先生之言，頓開茅塞，使備如撥雲霧而睹青天。但荊州劉表、益州劉璋，皆漢室宗親，備安忍奪之？”孔明曰：“亮夜觀天象，劉表不久人世；劉璋非立業之主：久後必歸將軍。”玄德聞言，頓首拜謝。只這一席話，乃孔明未出茅廬，已知三分天下，真萬古之人不及也！後人有詩讚曰：“豫州當日嘆孤窮，何幸南陽有臥龍！欲識他年分鼎處，先生笑指畫圖中。”玄德拜請孔明曰：“備雖名微德薄，願先生不棄鄙賤，出山相助。備當拱聽明誨。”孔明曰：“亮久樂耕鋤，懶於應世，不能奉命。”玄德泣曰：“先生不出，如蒼生何！”言畢，淚沾袍袖，衣襟盡溼。孔明見其意甚誠，乃曰：“將軍既不相棄，願效犬馬之勞。”玄德大喜，遂命關、張入，拜獻金麻禮物。孔明固辭不受。玄德曰：“此非聘大賢之禮，但表劉備寸心耳。”孔明方受。於是玄德等在莊中共宿一宵。

次日，諸葛均回，孔明囑付曰：“吾受劉皇叔三顧之恩，不容不出。汝可躬耕於此，勿得荒蕪田畝。待我功成之日，即當歸隱。”後人有詩嘆曰：“身未升騰思退步，功成應憶去時言。只因先主丁寧後，星落秋風五丈原。”又有古風一篇曰：“高皇手提三尺雪，芒碭白蛇夜流血；平秦滅楚入咸陽，二百年前幾斷絕。大哉光武興洛陽，傳至桓靈又崩裂；獻帝遷都幸許昌，紛紛四海生豪傑；曹操專權得天時，江東孫氏開鴻業；孤窮玄德走天下，獨居新野愁民厄。南陽臥龍有大志，腹內雄兵分正奇；只因徐庶臨行語，茅廬三顧心相知。先生爾時年三九，收拾琴書離隴畝；先取荊州後取川，大展經綸補天手；縱橫舌上鼓風雷，談笑胸中換星斗；龍驤虎視安乾坤，萬古千秋名不朽！”玄德等三人別了諸葛均，與孔明同歸新野。

玄德待孔明如師，食則同桌，寢則同榻，終日共論天下之事，孔明曰：“曹操於冀州作玄武池以練水軍，必有侵江南之意。可密令人過江探聽虛實。”玄德從之，使人往江東探聽。

卻說孫權自孫策死後，據住江東，承父兄基業，廣納賢士，開賓館於吳會，命顧雍、張紘延接四方賓客。連年以來，你我相薦。時有會稽闞澤，字德潤；彭城嚴畯，字曼才

；沛縣薛綜，字敬文；汝陽程秉，字德樞；吳郡朱桓，字休穆；陸績，字公紀；吳人張溫，字惠恕；烏傷駱統，字公緒；烏程吾粲，字孔休：此數人皆至江東，孫權敬禮甚厚。又得良將數人：乃汝南呂蒙，字子明；吳郡陸遜，字伯言；琅琊徐盛，字文向；東郡潘璋，字文珪；廬江丁奉，字承淵。文武諸人，共相輔佐，由此江東稱得人之盛。

建安七年，曹操破袁紹，遣使往江東，命孫權遣子入朝隨駕。權猶豫未決。吳太夫人命周瑜、張昭等面議。張昭曰：“操欲令我遣子入朝，是牽制諸侯之法也。然若不令去，恐其興兵下江東，勢必危矣。”周瑜曰：“將軍承父兄遺業，兼六郡之眾，兵精糧足，將士用命，有何逼迫而欲送質於人？質一入，不得不與曹氏連和；彼有命召，不得不往：如此，則見制於人也。不如勿遣，徐觀其變，別以良策御之。”吳太夫人曰：“公瑾之言是也。”權遂從其言，謝使者，不遣子。自此曹操有下江南之意。但正值北方未寧，無暇南征。

建安八年十一月，孫權引兵伐黃祖，戰於大江之中。祖軍敗績。權部將凌操，輕舟當先，殺入夏口，被黃祖部將甘寧一箭射死。凌操子凌統，時年方十五歲，奮力往奪父屍而歸。權見風色不利，收軍還東吳。

卻說孫權弟孫翊為丹陽太守，翊性剛好酒，醉後嘗鞭撻士卒。丹陽督將矯覽、郡丞戴員二人，常有殺翊之心；乃與翊從人邊洪結為心腹，共謀殺翊。時諸將縣令，皆集丹陽，翊設宴相待。翊妻徐氏美而慧，極善卜《易》，是日卜一卦，其象大凶，勸翊勿出會客。翊不從，遂與眾大會。至晚席散，邊洪帶刀跟出門外，即抽刀砍死孫翊。矯覽、戴員乃歸罪邊洪，斬之於市。二人乘勢擄翊家資侍妾。矯覽見徐氏美貌，乃謂之曰：“吾為汝夫報仇，汝當從我；不從則死。”徐氏曰：“夫死未幾，不忍便相從；可待至晦日，設祭除服，然後成親未遲。”覽從之。徐氏乃密召孫翊心腹舊將孫高、傅嬰二人入府，泣告曰：“先夫在日，常言二公忠義。今矯、戴二賊，謀殺我夫，只歸罪邊洪，將我家資童婢盡皆分去。矯覽又欲強佔妾身，妾已詐許之，以安其心。二將軍可差人星夜報知吳侯，一面設密計以圖二賊，雪此仇辱，生死銜恩！”言畢再拜。孫高、傅嬰皆泣曰：“我等平日感府君恩遇，今日所以不即死難者，正欲為復仇計耳。夫人所命，敢不效力！”於是密遣心腹使者往報孫權。

至晦日，徐氏先召孫、傅二人，伏於密室韓幕之中，然後設祭於堂上。祭畢，即除去孝服，沐浴薰香，濃妝豔裹，言笑自若。矯覽聞之甚喜。至夜，徐氏遣婢妾請覽入府，設席堂中飲酒。飲既醉，徐氏乃邀覽入密室。覽喜，乘醉而入。徐氏大呼曰：“孫、傅二將軍何在！”二人即從韓幕中持刀躍出。矯覽措手不及，被傅嬰一刀砍倒在地，孫高再復一刀，登時殺死。徐氏復傳請戴員赴宴。員入府來，至堂中，亦被孫、傅二將所殺。一面使人誅戮二賊家小及其餘黨。徐氏遂重穿孝服，將矯覽、戴員首級，祭於孫翊靈前。不一日，孫權自領軍馬至丹陽，見徐氏已殺矯、戴二賊，乃封孫高、傅嬰為牙門將，令守丹陽，取徐氏歸家養老。江東人無不稱徐氏之德。後人有詩讚曰：“才節雙全



世所無，奸回一旦受摧鋤。庸臣從賊忠臣死，不及東吳女丈夫。”

且說東吳各處山賊，盡皆平復。大江之中，有戰船七千餘隻。孫權拜周瑜為大都督，總統江東水陸軍馬。建安十二年，冬十月，權母吳太夫人病危，召周瑜、張昭二人至，謂曰：“我本吳人，幼亡父母，與弟吳景徙居越中。後嫁與孫氏，生四子。長子策生時，吾夢月入懷；後生次子權，又夢日入懷。卜者雲：夢日月入懷者，其子大貴。不幸策早喪，今將江東基業付權。望公等同心助之，吾死不朽矣！”又囑權曰：“汝事子布、公瑾以師傅之禮，不可怠慢。吾妹與我共嫁汝父，則亦汝之母也；吾死之後，事吾妹如事我。汝妹亦當恩養，擇佳婿以嫁之。”言訖遂終。孫權哀哭，具喪葬之禮，自不必說。

至來年春，孫權商議欲伐黃祖。張昭曰：“居喪未及期年，不可動兵。”周瑜曰：“報仇雪恨，何待期年？”權猶豫未決。適平北都尉呂蒙入見，告權曰：“某把龍湫水口，忽有黃祖部將甘寧來降。某細詢之：寧字興霸，巴郡臨江人也；頗通書史，有氣力，好遊俠；嘗招合亡命，縱橫於江湖之中；腰懸銅鈴，人聽鈴聲，盡皆避之。又嘗以西川錦作帆幔，時人皆稱為錦帆賊。後悔前非，改行從善，引眾投劉表。見表不能成事，即欲來投東吳，卻被黃祖留在夏口。前東吳破祖時，祖得甘寧之力，救回夏口；乃待寧甚薄。都督蘇飛屢薦寧於祖。祖曰：寧乃劫江之賊，豈可重用！寧因此懷恨。蘇飛知其意，乃置酒邀寧到家，謂之曰：吾薦公數次，奈主公不能用。日月逾邁，人生幾何，宜自遠圖。吾當保公為邾縣長，自作去就之計。寧因此得過夏口，欲投江東，恐江東恨其救黃祖殺凌操之事。某具言主公求賢若渴，不記舊恨；況各為其主，又何恨焉？寧欣然引眾渡江，來見主公。乞鈞旨定奪。”孫權大喜曰：“吾得興霸，破黃祖必矣。”遂命呂蒙引甘寧入見。參拜已畢，權曰：“興霸來此，大獲我心，豈有記恨之理？請無懷疑。願教我以破黃祖之策。”寧曰：“今漢祚日危，曹操終必篡竊。南荊之地操所必爭也。劉表無遠慮，其子又愚劣，不能承業傳基，明公宜早圖之；若遲，則操先圖之矣。今宜先取黃祖。祖今年老昏邁，務於貨利；侵求吏民，人心皆怨；戰具不修，軍無法律。明公若往攻之，其勢必破。既破祖軍，鼓行而西，據楚關而圖巴、蜀，霸業可定也。”孫權曰：“此金玉之論也！”遂命周瑜為大都督，總水陸軍兵；呂蒙為前部先鋒；董襲與甘寧為副將；權自領大軍十萬，征討黃祖。

細作探知，報至江夏。黃祖急聚眾商議，令蘇飛為大將，陳就、鄧龍為先鋒，盡起江夏之兵迎敵。陳就、鄧龍各引一隊艨艟截住沔口，艨艟上各設強弓硬弩千餘張，將大索系定艨艟於水面上。東吳兵至，艨艟上鼓響，弓弩齊發，兵不敢進，約退數里水面。甘寧謂董襲曰：“事已至此，不得不進。”乃選小船百餘隻，每船用精兵五十人：二十人撐船，三十人各披衣甲，手執銅刀，不避矢石，直至艨艟傍邊，砍斷大索，艨艟遂橫。甘寧飛上艨艟，將鄧龍砍死。陳就棄船而走。呂蒙見了，跳下小船，自舉櫓棹，直入船隊，放火燒船。陳就急待上岸，呂蒙捨命趕到跟前，當胸一刀砍翻。比及蘇飛引軍於岸上接應時，東吳諸將一齊上岸，勢不可當。祖軍大敗。蘇飛落荒而走，正遇東吳大將潘

璋，兩馬相交，戰不數合，被璋生擒過去，徑至船中來見孫權。權命左右以檻車囚之，待活捉黃祖，一併誅戮。催動三軍，不分晝夜，攻打夏口。正是：只因不用錦帆賊，至令衝開大索船。未知黃祖勝負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### 第三十九回 荊州城公子三求計 博望坡軍師初用兵

卻說孫權督眾攻打夏口，黃祖兵敗將亡，情知守把不住，遂棄江夏，望荊州而走。甘寧料得黃祖必走荊州，乃於東門外伏兵等候。祖帶數十騎突出東門，正走之間，一聲喊起，甘寧攔住。祖於馬上謂寧曰：“我向日不曾輕待汝，今何相逼耶？”寧叱曰：“吾昔在江夏，多立功績，汝乃以劫江賊待我，今日尚有何說！”黃祖自知難免，撥馬而走。甘寧衝開士卒，直趕將來，只聽得後面喊聲起處，又有數騎趕來。寧視之，乃程普也。寧恐普來爭功，慌忙拈弓搭箭，背射黃祖，祖中箭翻身落馬；寧梟其首級，回馬與程普合兵一處，回見孫權，獻黃祖首級。權命以木匣盛貯，待回江東祭獻於亡父靈前。重賞三軍，升甘寧為都尉。商議欲分兵守江夏。張昭曰：“孤城不可守，不如且回江東。劉表知我破黃祖，必來報仇；我以逸待勞，必敗劉表；表敗而後乘勢攻之，荊襄可得也。”權從其言，遂棄江夏，班師回江東。

蘇飛在檻車內，密使人告甘寧求救。寧曰：“飛即不言，吾豈忘之？”大軍既至吳會，權命將蘇飛擗首，與黃祖首級一同祭獻。甘寧乃入見權，頓首哭告曰：“某向日若不得蘇飛，則骨填溝壑矣，安能效命將軍麾下哉？今飛罪當誅，某念其昔日之恩情，願納還官爵，以贖飛罪。”權曰：“彼既有恩於君，吾為君赦之。但彼若逃去奈何？寧曰：“飛得免誅戮，感恩無地，豈肯走乎！若飛去，寧願將首級獻於階下。”權乃赦蘇飛，止將黃祖首級祭獻。祭畢設宴，大會文武慶功。

正飲酒間，忽見座上一人大哭而起，拔劍在手，直取甘寧。寧忙舉坐椅以迎之。權驚視其人，乃凌統也，因甘寧在江夏時，射死他父親凌操，今日相見，故欲報仇。權連忙勸住，謂統曰：“興霸射死卿父，彼時各為其主，不容不盡力。今既為一家人，豈可復理舊仇？萬事皆看吾面。”凌統即頭大哭曰：“不共戴天之仇，豈容不報！”權與眾官再三勸之，凌統只是怒目而視甘寧。權即日命甘寧領兵五千、戰船一百隻，往夏口鎮守，以避凌統。寧拜謝，領兵自往夏口去了。權又加封凌統為承烈都尉。統只得含恨而止。東吳自此廣造戰船，分兵守把江岸；又命孫靜引一枝軍守吳會；孫權自領大軍，屯柴桑；周瑜日於鄱陽湖教練水軍，以備攻戰。

話分兩頭。卻說玄德差人打探江東訊息，回報：“東吳已攻殺黃祖，現今屯兵柴桑。”玄德便請孔明計議。正話間，忽劉表差人來請玄德赴荊州議事。孔明日：“此必因江東破了黃祖，故請主公商議報仇之策也。某當與主公同往，相機而行，自有良策。”玄德從之，留雲長守新野，令張飛引五百人馬跟隨往荊州來。玄德在馬上謂孔明日：“今見景升，當若何對答？”孔明日：“當先謝襄陽之事。他若令主公去征討江東，切不可應允，但說容歸新野，整頓軍馬。”玄德依言。

來到荊州，館驛安下，留張飛屯兵城外，玄德與孔明入城見劉表。禮畢，玄德請罪於階下。表曰：“吾已悉知賢弟被害之事。當時即欲斬蔡瑁之首，以獻賢弟；因眾人告危，故姑恕之。賢弟幸勿見罪。”玄德曰：“非幹蔡將軍之事，想皆下人所為耳。”表曰：“今江夏失守，黃祖遇害，故請賢弟共議報復之策。”玄德曰：“黃祖性暴，不能用人，故致此禍。今若興兵南征，倘曹操北來，又當奈何？”表曰：“吾今年老多病，不能理事，賢弟可來助我。我死之後，弟便為荊州之主也。”玄德曰：“兄何出此言！量備安敢當此重任。”孔明以目視玄德。玄德曰：“容徐思良策。”遂辭出。

回至館驛，孔明日：“景升欲以荊州付主公，奈何卻之？”玄德曰：“景升待我，恩禮交至，安忍乘其危而奪之？”孔明嘆曰：“真仁慈之主也！”正商論間，忽報公子劉琦來見。玄德接入。琦泣拜曰：“繼母不能相容，性命只在旦夕，望叔父憐而救之。”玄德曰：“此賢侄家事耳，奈何問我？”孔明微笑。玄德求計於孔明，孔明日：“此家事，亮不敢與聞。”少時，玄德送琦出，附耳低言曰：“來日我使孔明回拜賢侄，可如此如此，彼定有妙計相告。”琦謝而去。

次日，玄德只推腹痛，乃洩孔明代往回拜劉琦。孔明允諾，來至公子宅前下馬，入見公子。公子邀入後堂。茶罷，琦曰：“琦不見容於繼母，幸先生一言相救。”孔明日：“亮客寄於此，豈敢與人骨肉之事？倘有漏洩，為害不淺。”說罷，起身告辭。琦曰：“既承光顧，安敢慢別。”乃挽留孔明入密室共飲。飲酒之間，琦又曰：“繼母不見容，乞先生一言救我。”孔明日：“此非亮所敢謀也。”言訖，又欲辭去。琦曰：“先生不言則已，何便欲去？”孔明乃復坐。琦曰：“琦有一古書，請先生一觀。”乃引孔明登一小樓，孔明日：“書在何處？”琦泣拜曰：“繼母不見容，琦命在旦夕，先生忍無一言相救乎？”孔明作色而起，便欲下樓，只見樓梯已撤去。琦告曰：“琦欲求教良策，先生恐有洩漏，不肯出言；今日上不至天，下不至地，出君之口，入琦之耳：可以賜教矣。”孔明日：“疏不間親，亮何能為公子謀？琦曰：“先生終不幸教琦乎！琦命固不保矣，請即死於先生之前。”乃掣劍欲自刎。孔明止之曰：“已有良策。”琦拜曰：“願即賜教。”孔明日：“公子豈不聞申生、重耳之事乎？申生在內而亡，重耳在外而安。今黃祖新亡，江夏乏人守禦，公子何不上言，乞屯兵守江夏，則可以避禍矣。”琦再拜謝教，乃命人取梯送孔明下樓。孔明辭別，回見玄德，具言其事。玄德大喜。

次日，劉琦上言，欲守江夏。劉表猶豫未決，請玄德共議。玄德曰：“江夏重地，固非他人可守，正須公子自往。東南之事，兄父子當之；西北之事，備願當之。”表曰：“近聞曹操於鄴郡作玄武池以練水軍，必有南征之意，不可不防。”玄德曰：“備已知之，兄勿憂慮。”遂拜辭回新野。劉表令劉琦引兵三千往江夏鎮守。卻說曹操罷三公之職，自以丞相兼之。以毛玠為東曹掾，崔琰為西曹掾，司馬懿為文學掾。懿字仲達，河內溫人也。潁川太守司馬雋之孫，京兆尹司馬防之子，主簿司馬朗之弟也。自是文官大備，乃聚武將商議南征。夏侯惇進曰：“近聞劉備在新野，每日教演士卒，必為後患，

可早圖之。”操即命夏侯惇為都督，于禁、李典、夏侯蘭、韓浩為副將，領兵十萬，直抵博望城，以窺新野。荀彧諫曰：“劉備英雄，今更兼諸葛亮為軍師，不可輕敵。”惇曰：“劉備鼠輩耳，吾必擒之。”徐庶曰：“將軍勿輕視劉玄德。今玄德得諸葛亮為輔，如虎生翼矣。”操曰：“諸葛亮何人也？”庶曰：亮字孔明，道號臥龍先生。有經天緯地之才，出鬼入神之計，真當世之奇才，非可小覷。”操曰：“比公若何？”庶曰：“庶安敢比亮？庶如螢火之光，亮乃皓月之明也。”夏侯惇曰：“元直之言謬矣。吾看諸葛亮如草芥耳，何足懼哉！吾若不一陣生擒劉備，活捉諸葛，願將首級獻與丞相。”操曰：“汝早報捷書，以慰吾心。”惇奮然辭曹操，引軍登程。卻說玄德自得孔明，以師禮待之。關、張二人不悅，曰：“孔明年幼，有甚才學？兄長待之太過！又未見他真實效驗！”玄德曰：“吾得孔明，猶魚之得水也。兩弟勿復多言。”關、張見說，不言而退，一日，有人送蠶牛尾至。玄德取尾親自結帽。孔明入見，正色曰：“明公無復有遠志，但事此而已耶？”玄德投帽於地而謝曰：“吾聊假此以忘憂耳。”孔明曰：“明公自度比曹操若何？”玄德曰：“不如也。”孔明曰：“明公之眾，不過數千人，萬一曹兵至，何以迎之？”玄德曰：“吾正愁此事，未得良策。”孔明曰：“可速招募民兵，亮自教之，可以待敵。”玄德遂招新野之民，得三千人。孔明朝夕教演陣法。

忽報曹操差夏侯惇引兵十萬，殺奔新野來了。張飛聞知，謂雲長曰：“可著孔明前去迎敵便了。”正說之間，玄德召二人入，謂曰：“夏侯惇引兵到來，如何迎敵？”張飛曰：“哥哥何不使水去？”玄德曰：“智賴孔明，勇須二弟，何可推調？”關、張出，玄德請孔明商議。孔明曰：“但恐關、張二人不肯聽吾號令；主公若欲亮行兵，乞假劍印。”玄德便以劍印付孔明，孔明遂聚集眾將聽令。張飛謂雲長曰：“且聽令去，看他如何排程。”孔明令曰：“博望之左有山，名曰豫山；右有林，名曰安林：可以埋伏軍馬。雲長可引一千軍往豫山埋伏，等彼軍至，放過休敵；其輜重糧草，必在後面，但看南面火起，可縱兵出擊，就焚其糧草。翼德可引一千軍去安林背後山谷中埋伏，只看南面火起，便可出，向博望城舊屯糧草處縱火燒之。關平、劉封可引五百軍，預備引火之物，於博望坡後兩邊等候，至初更兵到，便可放火矣。”又命：“於樊城取回趙雲，令為前部，不要贏，只要輸，主公自引一軍為後援。各須依計而行，勿使有失。”雲長曰：“我等皆出迎敵，未審軍師卻作何事？”孔明曰：“我只坐守縣城。”張飛大笑曰：“我們都去廝殺，你卻在家裡坐地，好自在！”孔明曰：“劍印在此，違令者斬！”玄德曰：“豈不聞運籌帷幄之中，決勝千里之外？二弟不可違令。”張飛冷笑而去。雲長曰：“我們且看他的計應也不應，那時卻來問他未遲。”二人去了。眾將皆未知孔明韜略，今雖聽令，卻都疑惑不定。孔明謂玄德曰：“主公今日可便引兵就博望山下屯住。來日黃昏，敵軍必到，主公便棄營而走；但見火起，即回軍掩殺。亮與糜竺、糜芳引五百軍守縣。”命孫乾、簡雍準備慶喜筵席，安排功勞簿伺候。派撥已畢，玄德亦疑惑不定。

卻說夏侯惇與于禁等引兵至博望，分一半精兵作前隊，其餘盡護糧車而行。時當秋月，商飆徐起。人馬趨行之間，望見前面塵頭忽起。惇便將人馬擺開，問嚮導官曰：“此向是何處？”答曰：“前面便是博望城，後面是羅川口。”惇令于禁、李典押住陣腳，親自出馬陣前。遙望軍馬來到，惇忽然大笑。眾問：“將軍為何而笑？”惇曰：“吾笑徐元直在丞相面前，誇諸葛亮為天人；今觀其用兵，乃以此等軍馬為前部，與吾對敵，正如驅犬羊與虎豹鬥耳！吾於丞相前誇口。要活捉劉備、諸葛亮，今必應吾言矣。”遂自縱馬向前。趙雲出馬。惇罵曰：“汝等隨劉備，如孤魂隨鬼耳！”雲大怒，縱馬來戰。兩馬相交，不數合，雲詐敗而走。夏侯惇從後追趕。雲約走十餘里，回馬又戰。不數合又走。韓浩拍馬向前諫曰：“趙雲誘敵，恐有埋伏。”惇曰：“敵軍如此，雖十面埋伏，吾何懼哉！”遂不聽浩言，直趕至博望坡。一聲炮響，玄德自引軍衝將過來，接應交戰。夏侯惇笑謂韓浩曰：“此即埋伏之兵也！吾今晚不到新野，誓不罷兵！”乃催軍前進。玄德、趙雲退後便走，時天色已晚，濃雲密布，又無月色；晝風既起，夜風愈大。夏侯惇只顧催軍趕殺。于禁、李典趕到窄狹處，兩邊都是蘆葦。典謂禁曰：“欺敵者必敗。南道路狹，山川相逼。樹木叢雜，倘彼用火攻，奈何？”禁曰：“君言是也。吾當往前為都督言之；君可止住後軍。”李典便勒回馬，大叫：“後軍慢行！”人馬走發，那裡攔當得住？于禁驟馬大叫：“前軍都督且住！”夏侯惇正走之間，見於禁從後軍奔來，便問何故。禁曰：“南道路狹，山川相逼，樹木叢雜，可防火攻。”夏侯惇猛省，即回馬令軍馬勿進。言未已，只聽背後喊聲震起，早望見一派火光燒著，隨後兩邊蘆葦亦著。一霎時，四面八方，盡皆是火；又值風大，火勢愈猛。曹家人馬，自相踐踏，死者不計其數。趙雲回軍趕殺，夏侯惇冒煙突火而走。且說李典見勢頭不好，急奔回博望城時，火光中一軍攔住。當先大將，乃關雲長也。李典縱馬混戰，奪路而走。于禁見糧草車輛，都被火燒，便投小路奔逃去了。夏侯蘭、韓浩來救糧草，正遇張飛。戰不數合，張飛一槍刺夏侯蘭於馬下。韓浩奪路走脫。直殺到天明，卻才收軍。殺得屍橫遍野，血流成河。後人有詩曰：“博望相持用火攻，指揮如意笑談中。直須驚破曹公膽，初出茅廬第一功！”夏侯惇收拾殘軍，自回許昌。卻說孔明收軍。關、張二人相謂曰：“孔明真英傑也！”行不數里，見糜竺、糜芳引軍簇擁著一輛小車。車中端坐一人，乃孔明也。關、張下馬拜伏於車前。須臾，玄德、趙雲、劉封、關平等皆至，收聚眾軍，把所獲糧草輜重，分賞將士，班師回新野，新野百姓望塵遮道而拜，曰：“吾屬生全，皆使君得賢人之力也！”孔明回至縣中，謂玄德曰：“夏侯惇雖敗去，曹操必自引大軍來。”玄德曰：“似此如之奈何？”孔明曰：“亮有一計，可敵曹軍。”正是：破敵未堪息戰馬，避兵又必賴良謀。未知其計若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四十回 蔡夫人議獻荊州 諸葛亮火燒新野

卻說玄德問孔明求拒曹兵之計。孔明日：“新野小縣，不可久居，近聞劉景升病在危篤，可乘此機會，取彼荊州為安身之地，庶可拒曹操也。”玄德曰：“公言甚善；但備受景升之恩，安忍圖之！”孔明日：“今若不取，後悔何及！”玄德曰：“吾寧死，不忍作負義之事。”孔明日：“且再作商議。”

卻說夏侯惇敗回許昌，自縛見曹操，伏地請死。操釋之。惇曰：“惇遭諸葛亮詭計，用火攻破我軍。”操曰：“汝自幼用兵，豈不知狹處須防火攻？”惇曰：“李典、于禁曾言及此，悔之不及！”操乃賞二人。惇曰：“劉備如此猖狂，真腹心之患也，不可不急除。”操曰：“吾所慮者，劉備、孫權耳；餘皆不足介意，今當乘此時掃平江南。”便傳令起大兵五十萬，令曹仁、曹洪為第一隊，張遼、張郃為第二隊。夏侯淵、夏侯惇為第三隊，于禁、李典為第四隊，操自領諸將為第五隊：每隊各引兵十萬。又令許褚為折衝將軍，引兵三千為先鋒。選定建安十三年秋七月丙午日出師。

太中大夫孔融諫曰：“劉備，劉表皆漢室宗親，不可輕伐；孫權虎踞六郡，且有大江之險，亦不易取，今丞相興此無義之師，恐失天下之望。”操怒曰：“劉備、劉表、孫權皆逆命之臣，豈容不討！”遂叱退孔融，下令：“如有再諫者，必斬。”孔融出府，仰天嘆曰：“以至不仁伐至仁，安得不敗乎！”時御史大夫郗慮家客聞此言，報知郗慮，慮常被孔融侮慢，心正恨之，乃以此言入告曹操，且曰：“融平日每每狎侮丞相，又與禰衡相善，衡贊融曰仲尼不死，融贊衡曰顏回復生。曷者禰衡之辱丞相，乃融使之也。”操大怒，遂命廷尉捕捉孔融。融有二子，年尚少，時方在家，對坐弈棋。左右急報曰：“尊君被廷尉執去，將斬矣！二公子何不急避？”二子曰：“破巢之下，安有完卵乎？”言未已，廷尉又至，盡收融家小並二子，皆斬之，號令融屍於市。京兆脂習伏屍而哭。操聞之，大怒，欲殺之。荀彧曰：“彧聞脂習常諫融曰：公剛直太過，乃取禍之道，今融死而來哭，乃義人也，不可殺。”操乃止，習收融父子屍首，皆葬之。後人有詩讚孔融曰：“孔融居北海，豪氣貫長虹；坐上客長滿，樽中酒不空；文章驚世俗，談笑侮王公。史筆褒忠直，存官紀太中。”曹操既殺孔融，傳令五隊軍馬次第起行，只留荀彧等守許昌。

卻說荊州劉表病重，使人請玄德來託孤。玄德引關、張至荊州見劉表。表曰：“我病已入膏肓，不久便死矣，特託孤於賢弟。我子無才，恐不能承父業，我死之後，賢弟可自領荊州。”玄德泣拜曰：“備當竭力以輔賢侄，安敢有他意乎！”正說間，人報曹操自統大兵至。玄德急辭劉表，星夜回新野。劉表病中聞此信，吃驚不小，商議寫遺囑，令玄德輔佐長子劉琦為荊州之主。蔡夫人聞之大怒，關上內門；使蔡瑁、張允二人把住外門。時劉琦在江夏，知父病危，來至荊州探病，方到外門，蔡瑁當住曰：“公子奉父命鎮守江夏，其任至重；今擅離職守，倘東吳兵至，如之奈何？若入見主公，主公必

生嗔怒，病將轉增，非孝也。宜速回。”劉琦立於門外，大哭一場，上馬仍回江夏。劉表病勢危篤，望劉琦不來；至八月戊申日，大叫數聲而死。後人有詩嘆劉表曰：“昔聞袁氏居河朔，又見劉君霸漢陽。總為牝晨致家累，可憐不久盡銷亡！”

劉表既死，蔡夫人與蔡瑁、張允商議，假寫遺囑，令次子劉琮為荊州之主，然後舉哀報喪。時劉琮年方十四歲，頗聰明，乃聚眾言曰：“吾父棄世，吾兄現在江夏，更有叔父玄德在新野。汝等立我為主。倘兄與叔興兵問罪，如何解釋？”眾官未及對，幕官李珪答曰：“公子之言甚善。今可急發哀書至江夏，請大公子為荊州之主，就命玄德一同理事：北可以敵曹操，南可以拒孫權。此萬全之策也。”蔡瑁叱曰：“汝何人，敢亂言以逆主公遺命！”李珪大罵曰：“汝內外朋謀，假稱遺命，廢長立幼，眼見荊襄九郡，送於蔡氏之手！故主有靈，必當殛汝！”蔡瑁大怒，喝令左右推出斬之。李珪“至死大罵不絕。於是蔡瑁遂立劉琮為主。蔡氏宗族，分領荊州之兵；命治中鄧義、別駕劉先守荊州；蔡夫人自與劉琮前赴襄陽駐紮，以防劉琦、劉備。就葬劉表之柩於襄陽城東漢陽之原，竟不訃告劉琦與玄德。”

劉琮至襄陽，方才歇馬，忽報曹操引大軍徑望襄陽而來。琮大驚，遂請蒯越、蔡瑁等商議。東曹掾傅巽進言曰：“不特曹操兵來為可憂；今大公子在江夏，玄德在新野，我皆未往報喪，若彼興兵問罪，荊襄危矣。巽有一計，可使荊襄之民，安如泰山，又可保全主公名爵。”琮曰：“計將安出？”巽曰：“不如將荊襄九郡，獻與曹操，操必重待主公也。”琮叱曰：“是何言也！孤受先君之基業，坐尚未穩，豈可便棄之他人？”蒯越曰：“傅公悌之言是也。夫逆順有大體，強弱有定勢。今曹操南征北討，以朝廷為名，主公拒之，其名不順。且主公新立，外患未寧，內憂將作。荊襄之民，聞曹兵至，未戰而膽先寒，安能與之敵哉？”琮曰：“諸公善言，非我不從；但以先君之業，一旦棄與他人，恐貽笑於天下耳。”

言未已，一人昂然而進曰：“傅公悌、蒯異度之言甚善，何不從之？”眾視之，乃山陽高平人，姓王，名粲，字仲宣。粲容貌瘦弱，身材短小；幼時往見中郎蔡邕，時邕高朋滿座，聞粲至，倒履迎之。賓客皆驚曰：“蔡中郎何獨敬此小子耶？”邕曰：“此子有異才，吾不如也。”粲博聞強記，人皆不及；嘗觀道旁碑文一過，便能記誦；觀人弈棋，棋局亂，粲復為擺出，不差一子。又善算術。其文詞妙絕一時。年十七，闢為黃門侍郎，不就。後因避亂至荊襄，劉表以為上賓。當日謂劉琮曰：“將軍自料比曹公何如？”琮曰：“不如也。”粲曰：“曹公兵強將勇，足智多謀；擒呂布於下邳，摧袁紹於官渡，逐劉備於隴右，破烏桓於白狼；梟除蕩定者，不可勝計。今以大軍南下荊襄，勢難抵敵。傅、蒯二君之謀，乃長策也。將軍不可遲疑，致生後悔。”琮曰：“先生見教極是。但須稟告母親知道。”只見蔡夫人從屏後轉出，謂琮曰：“既是仲宣、公悌、異度三人所見相同，何必告我。”於是劉琮意決，便寫降書，令宋忠潛地往曹操軍前投獻。宋忠領命，直至宛城，接著曹操，獻上降書。操大喜，重賞宋忠，分付教劉琮出城



迎接，便著他永為荊州之主。

宋忠拜辭曹操，取路回荊襄。將欲渡江，忽見一枝人馬到來，視之，乃關雲長也。宋忠迴避不迭，被雲長喚住，細問荊州之事。忠初時隱諱；後被雲長盤問不過，只得將前後事情，一一實告。雲長大驚，隨捉宋忠至新野見玄德，備言其事。玄德聞之大哭。張飛曰：“事已如此，可先斬宋忠，隨起兵渡江，奪了襄陽，殺了蔡氏、劉琮，然後與曹操交戰。”玄德曰：“你且緘口。我自有斟酌。”乃叱宋忠曰：“你知眾人作事，何不早來報我？今雖斬汝無益於事。可速去。”忠拜謝，抱頭鼠竄而去。玄德正憂悶間，忽報公子劉琦差伊籍到來。玄德感伊籍昔日相救之恩，降階迎之，再三稱謝。籍曰：“大公子在江夏，聞荊州已故，蔡夫人與蔡瑁等商議，不來報喪，竟立劉琮為主。公子差人往襄陽探聽，回說是實；恐使君不知，特差某齎哀書呈報，並求使君盡起麾下精兵，同往襄陽問罪。”玄德看書畢，謂伊籍曰：“機伯只知劉琮僭立，更不知劉琮已將荊襄九郡獻與曹操矣！”籍大驚曰：“使君從何知之？”玄德具言拿獲宋忠之事。籍曰：“若如此，使君不如以弔喪為名，前赴襄陽，誘劉琮出迎，就便擒下，誅其黨類，則荊州屬使君矣。”孔明曰：“機伯之言是也。主公可從之。”玄德垂淚曰：“吾兄臨危託孤於我，今若執其子而奪其地，異日死於九泉之下，何面目復見吾兄乎？”孔明曰：“如不行此事，今曹兵已至宛城，何以拒敵？”玄德曰：“不如走樊城以避之。”

正商議間，探馬飛報曹兵已到博望了。玄德慌忙發付伊籍回江夏整頓軍馬，一面與孔明商議拒敵之計。孔明曰：“主公且寬心。前番一把火，燒了夏侯惇大半人馬；今番曹軍又來，必教他中這條計。我等在新野住不得了，不如早到樊城去。”便差人四門張榜，曉諭居民：“無問老幼男女，願從者，即於今日皆跟我往樊城暫避，不可自誤。”差孫乾往河邊調撥船隻，救濟百姓；差糜竺護送各官家眷到樊城。一面聚諸將聽令，先教雲長引一千軍去白河上流頭埋伏。各帶布袋，多裝沙土，遏住白河之水，至來日三更後，只聽下流頭人喊馬嘶，急取起布袋，放水淹之，卻順水殺將下來接應。又喚張飛引一千軍去博陵渡口埋伏。此處水勢最慢，曹軍被淹，必從此逃難，可便乘勢殺來接應。又喚趙雲引軍三千，分為四隊，自領一隊伏於東門外，其三隊分伏西、南、北三門，卻先於城內人家屋上，多藏硫黃焰硝引火之物。曹軍入城，必安歇民房。來日黃昏後，必有大風；但看風起，便令西、南、北三門伏軍盡將火箭射入城去；待城中火勢大作，卻於城外吶喊助威，只留東門放他出走。汝卻於東門外從後擊之。天明會合關、張二將，收軍回樊城。再令糜芳、劉封二人帶二千軍。一半紅旗，一半青旗，去新野城外三十里鵲尾坡前屯住。一見曹軍到，紅旗軍走在左，青旗軍走在右。他心疑必不敢追。汝二人卻去分頭埋伏。只望城中火起，便可追殺敗兵，然後卻來白河上流頭接應。孔明分撥已定，乃與玄德登高了望，只候捷音。卻說曹仁、曹洪引軍十萬為前隊，前面已有許褚引三千鐵甲軍開路，浩浩蕩蕩，殺奔新野來。是日午牌時分，來到鵲尾坡，望見坡前一簇人馬，盡打青、紅旗號，許褚催軍向前。劉封、糜芳分為四隊，青、紅旗各歸左右。許

褚勒馬，教且休進：“前面必有伏兵。我兵只在此處住下。”許褚一騎馬飛報前隊曹仁。曹仁曰：“此是疑兵，必無埋伏。可速進兵。我當催軍繼至。”許褚復回坡前，提兵殺入。至林下追尋時，不見一人。時日已墜西。許褚方欲前進，只聽得山上大吹大擂。抬頭看時，只見山頂上一簇旗，旗叢中兩把傘蓋：左玄德，右孔明，二人對坐飲酒。許褚大怒，引軍尋路上山。山上擂木炮石打將下來，不能前進。又聞山後喊聲大震。欲尋路廝殺，天色已晚。曹仁領兵到，教且奪新野城歇馬。軍士至城下時，只見四門大開。曹兵突入，並無阻當，城中亦不見一人，竟是一座空城了。曹洪曰：“此是勢孤計窮，故盡帶百姓逃竄去了。我軍權且在城安歇，來日平明進兵。”此時各軍走乏，都已飢餓，皆去奪房造飯。曹仁、曹洪就在衙內安歇。初更已後，狂風大作。守門軍士飛報火起。曹仁曰：“此必軍士造飯不小心，遺漏之火，不可自驚。”說猶未了，接連幾次飛報，西、南、北三門皆火起。曹仁急令眾將上馬時，滿縣火起，上下通紅。是夜之火，更勝前日博望燒屯之火。後人有詩嘆曰：“奸雄曹操守中原，九月南征到漢川。風伯怒臨新野縣，祝融飛下焰摩天。”曹仁引眾將突煙冒火，尋路奔走，聞說東門無火，急急奔出東門。軍士自相踐踏，死者無數。曹仁等方才脫得火厄，背後一聲喊起，趙雲引軍趕來混戰，敗軍各逃性命，誰肯回身廝殺。正奔走間，糜芳引一軍至，又衝殺一陣。曹仁大敗，奪路而走，劉封又引一軍截殺一陣。到四更時分，人困馬乏，軍士大半焦頭爛額；奔至白河邊，喜得河水不甚深，人馬都下河吃水：人相喧嚷，馬盡嘶鳴。

卻說雲長在上流用布袋遏住河水，黃昏時分，望見新野火起；至四更，忽聽得下流頭人喊馬嘶，急令軍士一齊掣起布袋，水勢滔天，望下流衝去，曹軍人馬俱溺於水中，死者極多。曹仁引眾將望水勢慢處奪路而走。行到博陵渡口，只聽喊聲大起，一軍攔路，當先大將，乃張飛也，大叫：“曹賊快來納命！”曹軍大驚。正是：城內才看紅焰吐，水邊又遇黑風來。未知曹仁性命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## 第四十一回 劉玄德攜民渡江 趙子龍單騎救主

卻說張飛因關公放了上流水，遂引軍從下流殺將來，截住曹仁混殺。忽遇許褚，便與交鋒；許褚不敢戀戰，奪路走脫。張飛趕來，接著玄德、孔明，一同沿河到上流。劉封、糜芳已安排船隻等候，遂一齊渡河，盡望樊城而去，孔明教將船筏放火燒燬。卻說曹仁收拾殘軍，就新野屯住，使曹洪去見曹操，具言失利之事。操大怒曰：“諸葛村夫，安敢如此；”催動三軍，漫山塞野，盡至新野下寨。傳令軍士一面搜山，一面填塞白河。令大軍分作八路，一齊去取樊城。劉曄曰：“丞相初至襄陽，必須先買民心，今劉備盡遷新野百姓入樊城，若我兵徑進，二縣為齏粉矣；不如先使人招降劉備。備即不降，亦可見我愛民之心；若其來降，則荊州之地，可不戰而定也。”操從其言，便問：“誰可為使？”劉曄曰：“徐庶與劉備至厚，今現在軍中，何不命他一往？”操曰：“他去恐不復來。”曄曰：“他若不來，貽笑於人矣。丞相勿疑。”操乃召徐庶至，謂曰：“我本欲踏平樊城，奈憐眾百姓之命。公可往說劉備：如肯來降，免罪賜爵；若更執迷，軍民共戮，玉石俱焚。吾知公忠義，故特使公往。願勿相負。”

徐庶受命而行。至樊城，玄德、孔明接見，共訴舊日之情。庶曰：“曹操使庶來招降使君，乃假買民心也，今彼分兵八路，填白河而進。樊城恐不可守，宜速作行計。”玄德欲留徐庶。庶謝曰：“某若不還，恐惹人笑。今老母已喪，抱恨終天。身雖在彼，誓不為設一謀，公有臥龍輔佐，何愁大業不成。庶請辭。”玄德不敢強留。

徐庶辭回，見了曹操，言玄德並無降意。操大怒，即日進兵。玄德問計於孔明。孔明曰：“可速棄樊城，取襄陽暫歇。”玄德曰：“奈百姓相隨許久，安忍棄之？”孔明曰：“可令人遍告百姓：有願隨者同去，不願者留下。”先使雲長往江岸整頓船隻，令孫乾、簡雍在城中聲揚曰：“今曹兵將至，孤城不可久守，百姓願隨者，便同過江。”兩縣之民，齊聲大呼曰：“我等雖死，亦願隨使君！”即日號泣而行。扶老攜幼，將男帶女，滾滾渡河，兩岸哭聲不絕。玄德於船上望見，大慟曰：“為吾一人而使百姓遭此大難，吾何生哉！”欲投江而死，左右急救止。聞者莫不痛哭。船到南岸，回顧百姓，有未渡者，望南而哭。玄德急令雲長催船渡之，方才上馬。

行至襄陽東門，只見城上遍插旌旗，壕邊密佈鹿角，玄德勒馬大叫曰：“劉琮賢侄，吾但欲救百姓，並無他念。可快開門。”劉琮聞玄德至，懼而不出。蔡瑁、張允徑來敵樓上，叱軍士亂箭射下。城外百姓，皆望敵樓而哭。城中忽有一將，引數百人徑上城樓，大喝：“蔡瑁、張允賣國之賊！劉使君乃仁德之人，今為救民而來投，何得相拒！”眾視其人，身長八尺，面如重棗；乃義陽人也，姓魏，名延，字文長。當下魏延輪刀砍死守門將士，開了城門，放下吊橋，大叫：“劉皇叔快領兵入城，共殺賣國之賊！”張飛便躍馬欲入，玄德急止之曰：“休驚百姓！”魏延只管招呼玄德軍馬入城。只見城內一將飛馬引軍而出，大喝：“魏延無名小卒，安敢造亂！認得我大將文聘麼！”魏延

大怒，挺槍躍馬，便來交戰。兩下軍兵在城邊混殺，喊聲大震。玄德曰：“本欲保民，反害民也！吾不願入襄陽！”孔明曰：“江陵乃荊州要地，不如先取江陵為家。”玄德曰：“正合吾心。”於是引著百姓，盡離襄陽大路，望江陵而走。襄陽城中百姓，多有乘亂逃出城來，跟玄德而去。魏延與文聘交戰，從巳至未，手下兵卒皆已折盡。延乃撥馬而逃，卻尋不見玄德，自投長沙太守韓玄去了。

卻說玄德同行軍民十餘萬，大小車數千輛，挑擔揹包者不計其數，路過劉表之墓，玄德率眾將拜於墓前，哭告曰：“辱弟備無德無才，負兄寄託之重，罪在備一身，與百姓無干。望兄英靈，垂救荊襄之民！”言甚悲切，軍民無不下淚。忽哨馬報曰：“曹操大軍已屯樊城，使人收拾船筏，即日渡江趕來也。”眾將皆曰：“江陵要地，足可拒守。今擁民眾數萬，日行十餘里，似此幾時得至江陵？倘曹兵到，如何迎敵？不如暫棄百姓，先行為上。”玄德泣曰：“舉大事者必以人為本。今人歸我，奈何棄之？”百姓聞玄德此言，莫不傷感。後人有詩讚之曰：“臨難仁心存百姓，登舟揮淚動三軍。至今憑弔襄江口，父老猶然憶使君。”卻說玄德擁著百姓，緩緩而行。孔明曰：“追兵不久即至。可遣雲長往江夏求救於公子劉琦。教他速起兵乘船會於江陵。”玄德從之，即修書令雲長同孫乾領五百軍往江夏求救；令張飛斷後；趙雲保護老小；其餘俱管顧百姓而行。每日只走十餘里便歇。卻說曹操在樊城，使人渡江至襄陽，召劉琮相見。琮懼怕不敢往見。蔡瑁、張允請行。王威密告琮曰：“將軍既降，玄德又走，曹操必懈弛無備。願將軍奮整奇兵，設於險處擊之，操可獲矣。獲操則威震天下，中原雖廣，可傳檄而定。此難遇之機，不可失也。”琮以其言告蔡瑁。瑁叱王威曰：“汝不知天命，安敢妄言！”威怒罵曰：“賣國之徒，吾恨不生啖汝肉！”瑁欲殺之，蒯越勸止。

瑁遂與張允同至樊城，拜見曹操。瑁等辭色甚是諂佞。操問：“荊州軍馬錢糧，今有多少？”瑁曰：“馬軍五萬，步軍十五萬，水軍八萬；共二十八萬。錢糧大半在江陵；其餘各處，亦足供給一載。”操曰：“戰船多少？原是何人管領？”瑁曰：“大小戰船，共七千餘隻，原是瑁等二人掌管。”操遂加瑁為鎮南侯、水軍大都督，張允為助順侯、水軍副都督。二人大喜拜謝。操又曰：“劉景升既死，其子降順，吾當表奏天子，使永為荊州之主。”二人大喜而退。荀攸曰：“蔡瑁、張允乃諂佞之徒，主公何遂加以如此顯爵，更教都督水軍乎？”操笑曰：“吾豈不識人！止因吾所領北地之眾，不習水戰，故且權用此二人；待成事之後，別有理會。”

卻說蔡瑁、張允歸見劉琮，具言：“曹操許保奏將軍永鎮荊襄。”琮大喜！次日，與母蔡夫人齎捧印綬兵符，親自渡江拜迎曹操。操撫慰畢，即引隨徵軍將，進屯襄陽城外。蔡瑁、張允令襄陽百姓焚香拜接。曹操俱用好言撫諭。入城至府中坐定，即召蒯越近前，撫慰曰：“吾不喜得荊州，喜得異度也。”遂封蒯越為江陵太守樊城侯；傅巽、王粲等皆為關內侯；而以劉琮為青州刺史，便教起程。琮聞命大驚，辭曰：“琮不願為官，願守父母鄉土。”操曰：“青州近帝都，教你隨朝為官，免在荊襄被人圖害。”琮

再三推辭，曹操不準。琮只得與母蔡夫人同赴青州。只有故將王威相隨，其餘官員俱送至江口而回。操喚于禁囑咐曰：“你可引輕騎追劉琮母子殺子，以絕後患。”于禁得令，領眾趕上，大喝曰：“我奉丞相令，教來殺汝母子！可早納下首級！”蔡夫人抱劉琮而大哭。于禁喝令軍士下手。王威忿怒，奮力相鬥，竟被眾軍所殺。軍士殺死劉琮及蔡夫人，于禁回報曹操，操重賞于禁。便使人往隆中搜尋孔明妻小，卻不知去向。原來孔明先已令人搬送至三江內隱避矣。操深恨之。襄陽既定，荀攸進言曰：“江陵乃荊襄重地，錢糧極廣。劉備若據此地，急難動搖。”操曰：“孤豈忘之！”隨命於襄陽諸將中，選一員引軍開道。諸將中卻獨不見文聘。操使人尋問，方才來見。操曰：“汝來何遲？”對曰：“為人臣而不能使其主保全境土，心實悲慚，無顏早見耳。”言訖，歔魑權 2 僭唬駭罷嬖貢家玻背??奶?兀?途舫齋諍睿?憬桃???饋 L 鉸聿 3 擔駭傲醅復?穀讎眨?招兄故??錚?瞥討揮腥?傲啣鍛！輩俳談韃肯戮?// 邇??錚?且骨敖??搏蝗找灰梗?仙狹醅浮 4 缶?叫?婧蠖??

卻說玄德引十數萬百姓、三千餘軍馬，一程程挨著往江陵進發。趙雲保護老小，張飛斷後。孔明日：“雲長往江夏去了，絕無迴音，不知若何。”玄德曰：“敢煩軍師親自走一遭。劉琦感公昔日之教，今若見公親至，事必諧矣。”孔明允諾，便同劉封引五百軍先往江夏求救去了。

當日玄德自與簡雍、糜竺、糜芳同行。正行間，忽然一陣狂風就馬前颳起，塵土沖天，平遮紅日。玄德驚曰：“此何兆也？”簡雍頗明陰陽，袖佔一課，失驚曰：“此大凶之兆也。應在今夜。主公可速棄百姓而走。”玄德曰：“百姓從新野相隨至此，吾安忍棄之？”雍曰：“主公若戀而不棄，禍不遠矣。”玄德問：“前面是何處？”左右答曰：“前面是當陽縣。有座山名為景山。”玄德便教就此山扎住。

時秋末冬初，涼風透骨；黃昏將近，哭聲遍野。至四更時分，只聽得西北喊聲震地而來。玄德大驚，急上馬引本部精兵二千餘人迎敵。曹兵掩至，勢不可當。玄德死戰。正在危迫之際，幸得張飛引軍至，殺開一條血路，救玄德望東而走。文聘當先攔住，玄德罵曰：“背主之賊，尚有何面目見人！”文聘羞慚滿面，引兵自投東北去了。張飛保著玄德，且戰且走。奔至天明，聞喊聲漸漸遠去，玄德方才歇馬。看手下隨行人，止有百餘騎；百姓、老小並糜竺、糜芳、簡雍、趙雲等一千人，皆不知下落。玄德大哭曰：“十數萬生靈，皆因戀我，遭此大難；諸將及老小，皆不知存亡：雖土木之人，寧不悲乎！”正悽惶時，忽見糜芳面帶數箭，踉蹌而來，口言：“趙子龍反投曹操去了也！”玄德叱曰：“子龍是我故交，安肯反乎？”張飛曰：“他今見我等勢窮力盡，或者反投曹操，以圖富貴耳！”玄德曰：“子龍從我於患難，心如鐵石，非富貴所能動搖也。”糜芳曰：“我親見他投西北去了。”張飛曰：“待我親自尋他去。若撞見時，一槍刺死！”玄德曰：“休錯疑了。豈不見你二兄誅顏良、文丑之事乎？子龍此去，必有事故。吾料子龍必不棄我也。”張飛那裡肯聽，引二十餘騎，至長坂橋。見橋東有一帶樹木，

飛生一計：教所從二十餘騎，都砍下樹枝，拴在馬尾上，在樹林內往來馳騁，衝起塵土，以為疑兵。飛卻親自橫矛立馬於橋上，向西而望。

卻說趙雲自四更時分，與曹軍廝殺，往來衝突，殺至天明，尋不見玄德，又失了玄德老小，雲自思曰：“主公將甘、糜二夫人與小主人阿斗，託付在我身上；今日軍中失散，有何面目去見主人？不如去決一死戰，好歹要尋主母與小主人下落！”回顧左右，只有三四十騎相隨。雲拍馬在亂軍中尋覓，二縣百姓號哭之聲震天動地；中箭著槍拋男棄女而走者不計其數。趙雲正走之間，見一人臥在草中，視之，乃簡雍也。雲急問曰：“曾見兩位主母否？”雍曰：“二主母棄了車仗，抱阿斗而走。我飛馬趕去，轉過山坡，被一將刺了一槍，跌下馬來，馬被奪了去。我爭鬥不得，故臥在此。”雲乃將從騎所騎之馬，借一匹與簡雍騎坐；又著二卒扶護簡雍先去報與主人：“我上天入地，好歹尋主母與小主人來。如尋不見，死在沙場上也！”

說罷，拍馬望長坂坡而去。忽一人大叫：“趙將軍那裡去？”雲勒馬問曰：“你是何人？”答曰：“我乃劉使君帳下護送車仗的軍士，被箭射倒在此。”趙雲便問二夫人訊息。軍士曰：“恰才見甘夫人披頭跣足，相隨一夥百姓婦女，投南而走。”雲見說，也不顧軍士，急縱馬望南趕去。只見一夥百姓，男女數百人，相攜而走。”雲大叫曰：“內中有甘夫人否？”夫人在後面望見趙雲，放聲大哭。雲下馬插槍而泣曰：“使主母失散，雲之罪也！糜夫人與小主人安在？”甘夫人曰：“我與糜夫人被逐，棄了車仗，雜於百姓內步行，又撞見一枝軍馬衝散。糜夫人與阿斗不知何往。我獨自逃生至此。”

正言間，百姓發喊，又撞出一枝軍來。趙雲拔槍上馬看時，面前馬上綁著一人，乃糜竺也。背後一將，手提大刀，引著千餘軍。乃曹仁部將淳于導，拿住糜竺，正要解去獻功。趙雲大喝一聲，挺槍縱馬，直取淳于導。導抵敵不住，被雲一槍刺落馬下，向前救了糜竺，奪得馬二匹。雲請甘夫人上馬，殺開條大路，直送至長坂城。只見張飛橫矛立馬於橋上，大叫：“子龍！你如何反我哥哥？”雲曰：“我尋不見主母與小主人，因此落後，何言反耶？”飛曰：“若非簡雍先來報信，我今見你，怎肯幹休也！”雲曰：“主公在何處？”飛曰：“只在前面不遠。”雲謂糜竺曰：“糜子仲保甘夫人先行，待我仍往尋糜夫人與小主人去。”言罷，引數騎再回舊路。

正走之間，見一將手提鐵槍，搯著一口劍，引十數騎躍馬而來。趙雲更不打話，直取那將。交馬只一合，把那將一槍刺倒，從騎皆走。原來那將乃曹操隨身背劍之將夏侯恩也。曹操有寶劍二口：一名“倚天”，一名“青釭”；倚天劍自佩之，青釭劍令夏侯恩佩之。那青釭劍砍鐵如泥，鋒利無比。當時夏侯恩自恃勇力，搯著曹操，只顧引人搶奪擄掠。不想撞著趙雲，被他一槍刺死，奪了那口劍，看靶上有金嵌“青釭”二字，方知是寶劍也。雲插劍提槍，復殺入重圍，回顧手下從騎，已沒一人，只剩得孤身。雲並無半點退心，只顧往來尋覓；但逢百姓，便問糜夫人訊息。忽一人指曰：“夫人抱著孩兒，左腿上著了槍，行走不得，只在前面牆缺內坐地。”

趙雲聽了，連忙追尋。只見一個人家，被火燒壞土牆，糜夫人抱著阿斗，坐於牆下枯井之傍啼哭。雲急下馬伏地而拜。夫人曰：“妾得見將軍，阿斗有命矣。望將軍可憐他父親飄蕩半世，只有這點骨血。將軍可護持此子，教他得見父面，妾死無恨！”雲曰：“夫人受難，雲之罪也。不必多言，請夫人上馬。雲自步行死戰，保夫人透出重圍。”糜夫人曰：“不可！將軍豈可無馬！此子全賴將軍保護。妾已重傷，死何足惜！望將軍速抱此子前去，勿以妾為累也。”雲曰：“喊聲將近，追兵已至，請夫人速上馬。”糜夫人曰：“妾身委實難去。休得兩誤。”乃將阿斗遞與趙雲曰：“此子性命全在將軍身上！”趙雲三回五次請夫人上馬，夫人只不肯上馬。四邊喊聲又起。雲厲聲曰：“夫人不聽吾言，追軍若至，為之奈何？”糜夫人乃棄阿斗於地，翻身投入枯井中而死。後人有詩讚之曰：“戰將全憑馬力多，步行怎把幼君扶？拚將一死存劉嗣，勇決還虧女丈夫。”趙雲見夫人已死，恐曹軍盜屍，便將土牆推倒，掩蓋枯井。掩訖，解開勒甲條，放下掩心鏡，將阿斗抱護在懷，綽槍上馬。早有一將，引一隊步軍至，乃曹洪部將晏明也，持三尖兩刃刀來戰趙雲。不三合，被趙雲一槍刺倒，殺散眾軍，衝開一條路。正走間，前面又一枝軍馬攔路。當先一員大將，旗號分明，大書河間張郃。雲更不答話，挺槍便戰。約十餘合，雲不敢戀戰，奪路而走。背後張郃趕來，雲加鞭而行，不想踉蹌一聲，連馬和人，顛入土坑之內。張郃挺槍來刺，忽然一道紅光，從土坑中滾起，那匹馬平空一躍，跳出坑外。後人有詩曰：“紅光罩體困龍飛，征馬衝開長坂圍。四十二年真命主，將軍因得顯神威。”張郃見了，大驚而退。趙雲縱馬正走，背後忽有二將大叫：“趙雲休走！”前面又有二將，使兩般軍器，截住去路：後面趕的是馬延、張顗，前面阻的是焦觸、張南，都是袁紹手下降將。趙雲力戰四將，曹軍一齊擁至。雲乃拔青釭劍亂砍，手起處，衣甲平過，血如湧泉。殺退眾軍將，直透重圍。卻說曹操在景山頂上，望見一將，所到之處，威不可當，急問左右是誰。曹洪飛馬下山大叫曰：“軍中戰將可留姓名！”雲應聲曰：“吾乃常山趙子龍也！”曹洪回報曹操。操曰：“真虎將也！吾當生致之。”遂令飛馬傳報各處：“如趙雲到，不許放冷箭，只要捉活的。”因此趙雲得脫此難；此亦阿斗之福所致也。這一場殺：趙雲懷抱後主，直透重圍，砍倒大旗兩面，奪槊三條；前後槍刺劍砍，殺死曹營名將五十餘員。後人有詩曰：“血染征袍透甲紅，當陽誰敢與爭鋒！古來衝陣扶危主，只有常山趙子龍。”

趙雲當下殺透重圍，已離大陣，血滿征袍。正行間，山坡下又撞出兩枝軍，乃夏侯惇部將鍾繻、鍾紳兄弟二人，一個使大斧，一個使畫戟，大喝：“趙雲快下馬受縛！”正是：“才離虎窟愈生去，又遇龍潭鼓浪來。畢竟子龍怎地脫身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## 第四十二回 張翼德大鬧長坂橋 劉豫州敗走漢津口

卻說鍾繯、鍾紳二人攔住趙雲廝殺。趙雲挺槍便刺，鍾繯當先揮大斧來迎。兩馬相交，戰不三合。被雲一槍刺落馬下，奪路便走。背後鍾紳持戟趕來，馬尾相銜，那枝戟只在趙雲後心內弄影。雲急撥轉馬頭，恰好兩胸相拍。雲左手持槍隔過畫戟，右手拔出青釭寶劍砍去，帶盔連腦，砍去一半，紳落馬而死，餘眾奔散。趙雲得脫，望長坂橋而走，只聞後面喊聲大震，原來文聘引軍趕來。趙雲到得橋邊，人困馬乏。見張飛挺矛立馬於橋上，雲大呼曰：“翼德援我！”飛曰：“子龍速行，追兵我自當之。”

雲縱馬過橋，行二十餘里，見玄德與眾人憩於樹下。雲下馬伏地而泣。玄德亦泣。雲喘息而言曰：“趙雲之罪，萬死猶輕！糜夫人身帶重傷，不肯上馬，投井而死，雲只得推土牆掩之。懷抱公子，身突重圍；賴主公洪福，幸而得脫。適來公子尚在懷中啼哭，此一會不見動靜，多是不能保也。”遂解視之，原來阿斗正睡著未醒。雲喜曰：“幸得公子無恙！”雙手遞與玄德。玄德接過，擲之於地曰：“為汝這孺子，幾損我一員大將！”趙雲忙向地下抱起阿斗，泣拜曰：“雲雖肝腦塗地，不能報也！”後人有詩曰：“曹操軍中飛虎出，趙雲懷內小龍眠。無由撫慰忠臣意，故把親兒擲馬前。”

卻說文聘引軍追趙雲至長坂橋，只見張飛倒豎虎鬚，圓睜環眼，手綽蛇矛，立馬橋上，又見橋東樹林之後，塵頭大起，疑有伏後，便勒住馬，不敢近前。俄而曹仁、李典、夏侯惇、夏侯淵、樂進、張遼、張郃、許褚等都至。見飛怒目橫矛，立馬於橋上，又恐是諸葛孔明之計，都不敢近前。扎住陣腳，一字兒擺在橋西，使人飛報曹操。操聞知，急上馬，從陣後來。張飛睜圓環眼，隱隱見後軍青羅傘蓋、旄鉞旌旗來到，料得是曹操心疑，親自來看。飛乃厲聲大喝曰：“我乃燕人張翼德也！誰敢與我決一死戰？”聲如巨雷。曹軍聞之，盡皆股慄。曹操急令去其傘蓋，回顧左右曰：“我向曾聞雲長言：翼德於百萬軍中，取上將之首，如探囊取物。今日相逢，不可輕敵。”言未已，張飛睜目又喝曰：“燕人張翼德在此！誰敢來決死戰？”曹操見張飛如此氣概，頗有退心。飛望見曹操後軍陣腳移動，乃挺矛又喝曰：“戰又不戰，退又不退，卻是何故！”喊聲未絕，曹操身邊夏侯傑驚得肝膽碎裂，倒撞於馬下。操便回馬而走。於是諸軍眾將一齊望西奔走。正是：黃口孺子，怎聞霹靂之聲；病體樵夫，難聽虎豹之吼。一時棄槍落盔者，不計其數，人如潮湧，馬似山崩，自相踐踏。後人有詩讚曰：“長坂橋頭殺氣生，橫槍立馬眼圓睜。一聲好似轟雷震，獨退曹家百萬兵。”

卻說曹操懼張飛之威，驟馬望西而走，冠簪盡落，披髮奔逃。張遼、許褚趕上，扯住轡環。曹操倉皇失措。張遼曰：“丞相休驚。料張飛一人，何足深懼！今急回軍殺去，劉備可擒也。”曹操神色方才稍定，乃令張遼、許褚再至長坂橋探聽訊息。且說張飛見曹軍一擁而退，不敢追趕；速喚回原隨二十餘騎，解去馬尾樹枝，令將橋樑拆斷，然後回馬來見玄德，具言斷橋一事。玄德曰：“吾弟勇則勇矣，惜失於計較。”飛問其故。



玄德曰：“曹操多謀。汝不合拆斷橋樑，彼必追至矣。”飛曰：“他被我一喝，倒退數里，何敢再追？”玄德曰：“若不斷橋，彼恐有埋伏，不敢進兵，今拆斷了橋，彼料我無軍而怯，必來追趕。彼有百萬之眾，雖涉江漢，可填而過，豈懼一橋之斷耶？”於是即刻起身，從小路斜投漢津，望沔陽路而走。卻說曹操使張遼、許褚探長坂橋訊息，回報曰：“張飛已拆斷橋樑而去矣。”操曰：“彼斷橋而去，乃心怯也。”遂傳令差一萬軍，速搭三座浮橋，只今夜就要過。李典曰：“此恐是諸葛亮之詐謀，不可輕進。”操曰：“張飛一勇之夫，豈有詐謀！”遂傳下號令，火速進兵。

卻說玄德行近漢津，忽見後面塵頭大起，鼓聲連天，喊聲震地。玄德曰：“前有大江，後有追兵，如之奈何？”急命趙雲準備抵敵。曹操下令軍中曰：“今劉備釜中之魚，阱中之虎；若不就此時擒捉，如放魚入海，縱虎歸山矣。眾將可努力向前。”眾將領命，一個個奮威追趕。忽山坡後鼓聲響處，一隊軍馬飛出，大叫曰：“我在此等候多時了！”當頭那員大將，手執青龍刀，坐下赤兔馬，原來是關雲長，去江夏借得軍馬一萬，探知當陽長坂大戰，特地從此路截出。曹操一見雲長，即勒住馬回顧眾將曰：“又中諸葛亮之計也！”傳令大軍速退。

雲長追趕十數里，即回軍保護玄德等到漢津，已有船隻伺候，雲長請玄德並甘夫人、阿斗至船中坐定。雲長問曰：“二嫂嫂如何不見？”玄德訴說當陽之事。雲長嘆曰：“曩日獵於許田時，若從吾意，可無今日之患。”玄德曰：“我於此時亦投鼠忌器耳。”正說之間，忽見江南岸戰鼓大鳴，舟船如蟻，順風揚帆而來。玄德大驚。船來至近，只見一人白袍銀鎧，立於船頭上大呼曰：“叔父別來無恙！”小侄得罪。”玄德視之，乃劉琦也。琦過船哭拜曰：“聞叔父困於曹操，小侄特來接應。”玄德大喜，遂合兵一處，放舟而行。在船中正訴情由，江西南上戰船一字兒擺開，乘風唢哨而至，劉琦驚曰：“江夏之兵，小侄已盡起至此矣。今有戰船攔路，非曹操之軍，即江東之軍也，如之奈何？”玄德出船頭視之，見一人綸巾道服，坐在船頭上，乃孔明也，背後立著孫乾。玄德慌請過船，問其何故卻在此。孔明曰：“亮自至江夏，先令雲長於漢津登陸地而接。我料曹操必來追趕，主公必不從江陵來，必斜取漢津矣；故特請公子先來接應，我竟往夏口，盡起軍前來相助。”玄德大悅，合為一處，商議破曹之策。孔明曰：“夏口城險，頗有錢糧，可以久守。請主公且到夏口屯住。公子自回江夏，整頓戰船，收拾軍器，為犄角之勢，可以抵當曹操。若共歸江夏，則勢反孤矣。”劉琦曰：“軍師之言甚善。但愚意欲請叔父暫至江夏；整頓軍馬停當，再回夏口不遲。”玄德曰：“賢侄之言亦是。”遂留下雲長，引五千軍守夏口。玄德、孔明、劉琦共投江夏。

卻說曹操見雲長在旱路引軍截出，疑有伏兵，不敢來追；又恐水路先被玄德奪了江陵，便星夜提兵赴江陵來。荊州治中鄧義、別駕劉先，已備知襄陽之事，料不能抵敵曹操，遂引荊州軍民出郭投降。曹操入城、安民已定，釋韓嵩之囚，加為大鴻臚。其餘眾官，各有封賞。曹操與眾將議曰：“今劉備已投江夏，恐結連東吳，是滋蔓也，當用何

計破之？”荀攸曰：“我今大振兵威，遣使馳檄江東，請孫權會獵於江夏，共擒劉備，分荊州之地，永結盟好。孫權必驚疑而來降，則吾事濟矣。”操從其計，一面發檄遣使赴東吳；一面計點馬步水軍共八十三萬，詐稱一百萬，水陸並進，船騎雙行，沿江而來，西連荊、峽、東接蘄、黃、賽柵聯絡三百餘里。

話分兩頭。卻說江東孫權，屯兵柴桑郡，聞曹操大軍至襄陽，劉琮已降，今又星夜兼道取江陵，乃集眾謀士商議御守之策。魯肅曰：“荊州與國鄰接，江山險固，士民殷富。吾若據而有之，此帝王之資也。今劉表新亡，劉備新敗，肅請奉命往江夏弔喪，因說劉備使撫劉表眾將，同心一意，共破曹操；備若喜而從命，則大事可定矣。”權喜從其言，即遣魯肅齎禮往江夏弔喪。卻說玄德至江夏，與孔明、劉琦共議良策。孔明曰：“曹操勢大，急難抵敵，不如往投東吳孫權，以為應援。使南北相持，吾等於中取利，有何不可？”玄德曰：“江東人物極多，必有遠謀，安肯相容耶？”孔明笑曰：“今操引百萬之眾，虎踞江漢，江東安得不使人來探聽虛實？若有人到此，亮借一帆風，直至江東，憑三寸不爛之舌，說南北兩軍互相吞併。若南軍勝，共誅曹操以取荊州之地；若北軍勝，則我乘勢以取江南可也。”玄德曰：“此論甚高。但如何得江東人到？”

正說間，人報江東孫權差魯肅來弔喪，船已傍岸。孔明笑曰：“大事濟矣！”遂問劉琦曰：“往日孫策亡時，襄陽曾遣人去弔喪否？”琦曰：“江東與我家有殺父之仇，安得通慶弔之禮！”孔明曰：“然則魯肅之來，非為弔喪，乃來探聽軍情也。”遂謂玄德曰：“魯肅至，若問曹操動靜，主公只推不知，再三問時，主公只說可問諸葛亮。”計會已定，使人迎接魯肅。肅入城弔喪；收過禮物，劉琦請肅與玄德相見。禮畢，邀入後堂飲酒，肅曰：“久聞皇叔大名，無緣拜會；今幸得見。實為欣慰。近聞皇叔與曹操會戰，必知彼虛實：敢問操軍約有幾何？”玄德曰：“備兵微將寡，一聞操至即走，竟不知彼虛實。”魯肅曰：“聞皇叔用諸葛孔明之謀，兩場火燒得曹操魂亡膽落，何言不知耶？”玄德曰：“徐非問孔明，便知其詳。”肅曰：“孔明安在？願求一見。”玄德教請孔明出來相見。

肅見孔明禮畢，問曰：“嚮慕先生才德，未得拜晤；今幸相遇，願聞目今安危之事。”孔明曰：“曹操奸計，亮已盡知；但恨力未及，故且避之。”肅曰：“皇叔今將止於此乎？”孔明曰：“使君與蒼梧太守吳臣有舊，將往投之。”肅曰：“吳臣糧少兵微，自不能保，焉能容人？”孔明曰：“吳臣處雖不足久居，今且暫依之，別有良圖。”肅曰：“孫將軍虎踞六郡，兵精糧足，又極敬賢禮士，江表英雄，多歸附之。今為君計。莫若遣心腹往結束吳，以共圖大事。”孔明曰：“劉使君與孫將軍自來無舊，恐虛費詞說。且別無心腹之人可使。”肅曰：“先生之兄，現為江東參謀，日望與先生相見。肅不才，願與公同見孫將軍，共議大事。”玄德曰：“孔明是吾之師，頃刻不可相離，安可去也？”肅堅請孔明同去。玄德佯不許。孔明曰：“事急矣，請奉命一行。玄德方才許諾。魯肅遂別了玄德、劉琦，與孔明登舟，望柴桑郡來。正是：只因諸葛扁舟去，致

使曹兵一旦休。不知孔明此去畢竟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## 第四十三回 諸葛亮舌戰群儒 魯子敬力排眾議

卻說魯肅、孔明辭了玄德、劉琦，登舟望柴桑郡來。二人在舟中共議、魯肅謂孔明曰：“先生見孫將軍，切不可實言曹操兵多將廣。”孔明日：“不須子敬叮嚀，亮自有對答之語。”及船到岸，肅請孔明於館驛中暫歇，先自往見孫權。權正聚文武於堂上議事，聞魯肅回，急召入問曰：“子敬往江夏，體探虛實若何？”肅曰：“已知其略，尚容徐稟。”權將曹操檄文示肅曰：“操昨遣使齎文至此，孤先發遣來使，現今會眾商議未定。”肅接檄文觀看。其略曰：“孤近承帝命，奉詞伐罪。旄麾南指，劉琮束手；荊襄之民，望風歸順。今統雄兵百萬，上將千員，欲與將軍會獵於江夏，共伐劉備，同分土地，永結盟好。幸勿觀望，速賜迴音。”魯肅看畢曰：“主公尊意若何？”權曰：“未有定論。”張昭曰：“曹操擁百萬之眾，借天子之名，以徵四方，拒之不順。且主公大勢可以拒操者，長江也。今操既得荊州，長江之險，已與我共之矣，勢不可敵。以愚之計，不如納降，為萬安之策。眾謀士皆曰：‘子布之言，正合天意。’”孫權沉吟不語。張昭又曰：“主公不必多疑。如降操，則東吳民安，江南六郡可保矣。”孫權低頭不語。

須臾，權起更衣，魯肅隨於權後。權知肅意，乃執肅手而言曰：“卿欲如何？”肅曰：“恰才眾人所言，深誤將軍。眾人皆可降曹操，惟將軍不可降曹操。”權曰：“何以言之？”肅曰：“如肅等降操，當以肅還鄉黨，累官故不失州郡也；將軍降操，欲安所歸乎？位不過封侯，車不過一乘，騎不過一匹，從不過數人，豈得南面稱孤哉！眾人之意，各自為己，不可聽也。將軍宜早定大計。”權嘆曰：“諸人議論，大失孤望。子敬開說大計，正與吾見相同。此天以子敬賜我也！但操新得袁紹之眾，近又得荊州之兵，恐勢大難以抵敵。”肅曰：“肅至江夏，引諸葛瑾之弟諸葛亮在此，主公可問之，便知虛實。”權曰：“臥龍先生在此乎？”肅曰：“現在館驛中安歇。”權曰：“今日天晚，且未相見。來日聚文武於帳下，先教見我江東英俊，然後升堂議事。”肅領命而去。次日至館驛中見孔明，又囑曰：“今見我主，切不可言曹操兵多。”孔明笑曰：“亮自見機而變，決不有誤。”肅乃引孔明至幕下。早見張昭、顧雍等一班文武二十餘人，峨冠博帶，整衣端坐。孔明逐一相見，各問姓名。施禮已畢，坐於客位。張昭等見孔明丰神飄灑，器宇軒昂，料道此人必來遊說。張昭先以言挑之曰：“昭乃江東微末之士，久聞先生高臥隆中，自比管、樂。此語果有之乎？”孔明日：“此亮平生小可之比也。”昭曰：“近聞劉豫州三顧先生於草廬之中，幸得先生，以為如魚得水，思欲席捲荊襄。今一旦以屬曹操，未審是何主見？”孔明自思張昭乃孫權手下第一個謀士，若不先難倒他，如何說得孫權，遂答曰：“吾觀取漢上之地，易如反掌。我主劉豫州躬行仁義，不忍奪同宗之基業，故力辭之。劉琮孺子，聽信佞言，暗自投降，致使曹操得以猖獗。今我主屯兵江夏，別有良圖，非等閒可知也。”昭曰：“若此，是先生言行相違也。先生自比管、樂，管仲相桓公，霸諸侯，一國天下；樂毅扶持微弱之燕，下齊七十餘城：此

二人者，真濟世之才也。先生在草廬之中，但笑傲風月，抱膝危坐。今既從事劉豫州，當為生靈興利除害，剿滅亂賊。且劉豫州未得先生之前，尚且縱橫寰宇，割據城池；今得先生，人皆仰望。雖三尺童蒙，亦謂彪虎生翼，將見漢室復興，曹氏即滅矣。朝廷舊臣，山林隱士，無不拭目而待：以為拂高天之雲翳，仰日月之光輝，拯民於水火之中，措天下於衽席之上，在此時也。何先生自歸豫州，曹兵一齣，棄甲拋戈，望風而竄；上不能報劉表以安庶民，下不能輔孤子而據疆土；乃棄新野，走樊城，敗當陽，奔夏口，無容身之地：是豫州既得先生之後，反不如其初也。管仲、樂毅，果如是乎？愚直之言，幸勿見怪！”孔明聽罷，啞然而笑曰：“鵬飛萬里，其志豈群鳥能識哉？譬如人染沉痾，當先用糜粥以飲之，和藥以服之；待其腑臟調和，形體漸安，然後用肉食以補之，猛藥以治之：則病根盡去，人得全生也。若不待氣脈和緩，便投以猛藥厚味，欲求安保，誠為難矣。吾主劉豫州，向日軍敗於汝南，寄跡劉表，兵不滿千，將止關、張、趙雲而已：此正如病勢尙羸已極之時也，新野山僻小縣，人民稀少，糧食鮮薄，豫州不過暫借以容身，豈真將坐守於此耶？夫以甲兵不完，城郭不固，軍不經練，糧不繼日，然而博望燒屯，白河用水，使夏侯惇，曹仁輩心驚膽裂：竊謂管仲、樂毅之用兵，未必過此。至於劉琮降操，豫州實出不知；且又不忍乘亂奪同宗之基業，此真大仁大義也。當陽之敗，豫州見有數十萬赴義之民，扶老攜幼相隨，不忍棄之，日行十里，不思進取江陵，甘與同敗，此亦大仁大義也。寡不敵眾，勝負乃其常事。昔高皇數敗於項羽，而垓下一戰成功，此非韓信之良謀乎？夫信久事高皇，未嘗累勝。蓋國家大計，社稷安危，是有主謀。非比誇辯之徒，虛譽欺人：坐議立談，無人可及；臨機應變，百無一能。誠為天下笑耳！”這一篇言語，說得張昭並無一言回答。

座上忽一人抗聲問曰：“今曹公兵屯百萬，將列千員，龍驤虎視，平吞江夏，公以為何如？”孔明視之，乃虞翻也。孔明曰：“曹操收袁紹蟻聚之窮於夏口，區區求教於人，而猶言不懼，此真大言欺人也！”孔明曰：“劉豫州以數千仁義之師，安能敵百萬殘暴之眾？退守夏口，所以待時也。今江東兵精糧足，且有長江之險，猶欲使其主屈膝降賊，不顧天下恥笑。由此論之，劉豫州真不懼操賊者矣！”虞翻不能對。

座間又一人問曰：“孔明欲效儀、秦之舌，遊說東吳耶？”孔明視之，乃步騭也。孔明曰：“步子山以蘇秦張儀為辯士，不知蘇秦、張儀亦豪傑也。蘇秦佩六國相印，張儀兩次相秦，皆有匡扶人國之謀，非比畏強凌弱，懼刀避劍之人也。君等聞曹操虛發詐偽之詞，便畏懼請降，敢笑蘇秦、張儀乎？”步騭默然無語。忽一人問曰：“孔明以曹操何如人也？”孔明視其人，乃薛綜也。孔明答曰：“曹操乃漢賊也，又何必問？”綜曰：“公言差矣。漢傳世至今，天數將終。今曹公已有天下三分之二，人皆歸心。劉豫州不識天時，強欲與爭，正如以卵擊石，安得不敗乎？”孔明厲聲曰：“薛敬文安得出此無父無君之言乎！夫人生天地間，以忠孝為立身之本。公既為漢臣，則見有不臣之人，當誓共戮之：臣之道也。今曹操祖宗叨食漢祿，不思報效，反懷篡逆之心，天下之所

共憤；公乃以天數歸之，真無父無君之人也！不足與語！請勿復言！”薛綜滿面羞慚，不能對答。座上又一人應聲問曰：“曹操雖挾天子以令諸侯，猶是相國曹參之後。劉豫州雖雲中山靖王苗裔，卻無可稽考，眼見只是織蓆販履之夫耳，何足與曹操抗衡哉！”孔明視之，乃陸績也。孔明笑曰：“公非袁術座間懷桔之陸郎乎？請安坐，聽吾一言：曹操既為曹相國之後，則世為漢臣矣；今乃專權肆橫，欺凌君父，是不惟無君，亦且蔑祖，不惟漢室之亂臣，亦曹氏之賊子也。劉豫州堂堂帝胄，當今皇帝，按譜賜爵，何雲無可稽考？且高祖起身亭長，而終有天下；織蓆販履，又何足為辱乎？公小兒之見，不足與高士共語！”陸績語塞。

座上一人忽曰：“孔明所言，皆強詞奪理，均非正論，不必再言。且請問孔明治何經典？”孔明視之，乃嚴酸也。孔明日：“尋章摘句，世之腐儒也，何能興邦立事？且古耕莘伊尹，釣渭子牙，張良、陳平之流。鄧禹、耿弇之輩，皆有匡扶宇宙之才，未審其生平治何經典。豈亦效書生，區區於筆硯之間，數黑論黃，舞文弄墨而已乎？”嚴峻低頭喪氣而不能對。

忽又一大聲曰：“公好為大言，未必真有實學，恐適為儒者所笑耳。”孔明視其人，乃汝南程德樞也。孔明答曰：“儒有君子小人之別。君子之儒，忠君愛國，守正惡邪，務使澤及當時，名留後世。若夫小人之儒，惟務雕蟲，專工翰墨，青春作賦，皓首窮經；丫丫電子書雖有千言，胸中實無一策。且如楊雄以文章名世，而屈身事莽，不免投閣而死，此所謂小人之儒也；雖日賦萬言，亦何取哉！”程德樞不能對。眾人見孔明對答如流，盡皆失色。時座上張溫、駱統二人，又欲問難。忽一人自外而入，厲聲言曰：“孔明乃當世奇才，君等以唇舌相難，非敬客之禮也。曹操大軍臨境，不思退敵之策，乃徒鬥口耶！”眾視其人，乃零陵人，姓黃，名蓋，字公覆，現為東吳糧官。當時黃蓋謂孔明日：“愚聞多言獲利，不如默而無言。何不將金石之論為我主言之，乃與眾人辯論也？”孔明日：“諸君不知世務，互相問難，不容不答耳。”於是黃蓋與魯肅引孔明入。至中門，正遇諸葛瑾，孔明施禮。瑾曰：“賢弟既到江東，如何不來見我？”孔明日：“弟既事劉豫州，理宜先公後私。公事未畢，不敢及私。望兄見諒。”瑾曰：“賢弟見過吳侯，卻來敘話。”說罷自去。魯肅曰：“適間所囑，不可有誤。”孔明點頭應諾。引至堂上，孫權降階而迎，優禮相待。施禮畢，賜孔明坐。眾文武分兩行而立。魯肅立於孔明之側，只看他講話。孔明致玄德之意畢，偷眼看孫權：碧眼紫髯，堂堂一表。孔明暗思：“此人相貌非常，只可激，不可說。等他問時，用言激之便了。”獻茶已畢，孫權曰：“多聞魯子敬談足下之才，今幸得相見，敢求教益。”孔明日：“不才無學，有辱明問。”權曰：“足下近在新野，佐劉豫州與曹操決戰，必深知彼軍虛實。”孔明日：“劉豫州兵微將寡，更兼新野城小無糧，安能與曹操相持。”權曰：“曹兵共有多少？”孔明日：“馬步水軍，約有一百餘萬。”權曰：“莫非詐乎？”孔明日：“非詐也。曹操就兗州已有青州軍二十萬；平了袁紹，又得五六十萬；中原新招之兵三

四十萬；今又得荊州之軍二三十萬：以此計之，不下一百五十萬。亮以百萬言之，恐驚江東之士也。”魯肅在旁，聞言失色，以目視孔明；孔明只做不見。權曰：“曹操部下戰將，還有多少？”孔明日：“足智多謀之士，能征慣戰之將，何止一二千人。”權曰：“今曹操平了荊、楚，復有遠圖乎？”孔明日：“即今沿江下寨，準備戰船，不欲圖江東，待取何地？”權曰：“若彼有吞併之意，戰與不戰，請足下為我一決。”孔明日：“亮有一言，但恐將軍不肯聽從。”權曰：“願聞高論。”孔明日：“曩者宇內大亂，故將軍起江東，劉豫州收眾漢南，與曹操並爭天下。今操芟除大難，略已平矣；近又新破荊州，威震海內；縱有英雄，無用武之地：故豫州遁逃至此。願將軍量力而處之：若能以吳、越之眾，與中國抗衡，不如早與之絕；若其不能，何不從眾謀士之論，按兵束甲，北面而事之？”權未及答。孔明又曰：“將軍外託服從之名，內懷疑貳之見，事急而不斷，禍至無日矣！”權曰：“誠如君言，劉豫州何不降操？”孔明日：“昔田橫，齊之壯士耳，猶守義不辱。況劉豫州王室之胄，英才蓋世，眾士仰慕。事之不濟，此乃天也。又安能屈處人下乎！”孫權聽了孔明此言，不覺勃然變色，拂衣而起，退入後堂。眾皆哂笑而散，魯肅責孔明日：“先生何故出此言？幸是吾主寬洪大度，不即面責。先生之言，藐視吾主甚矣。”孔明仰面笑曰：“何如此不能容物耶！我自有破曹之計，彼不問我，我故不言。”肅曰：“果有良策，肅當請主公求教。”孔明日：“吾視曹操百萬之眾，如群蟻耳！但我一舉手，則皆為齏粉矣！”肅聞言，便入後堂見孫權。權怒氣未息，顧謂肅曰：“孔明欺吾太甚！”肅曰：“臣亦以此責孔明，孔明反笑主公不能容物。破曹之策，孔明不肯輕言，主公何不求之？”權回嗔作喜曰：“原來孔明有良謀，故以言詞激我。我一時淺見，幾誤大事。”便同魯肅重複出堂，再請孔明敘話。權見孔明，謝曰：“適來冒瀆威嚴，幸勿見罪。”孔明亦謝曰：“亮言語冒犯，望乞恕罪。”權邀孔明入後堂，置酒相待。

數巡之後，權曰：“曹操平生所惡者：呂布、劉表、袁紹、袁術、豫州與孤耳。今數雄已滅，獨豫州與孤尚存。孤不能以全吳之地，受制於人。吾計決矣。非劉豫州莫與當曹操者；然豫州新敗之後，安能抗此難乎？”孔明日：“豫州雖新敗，然關雲長猶率精兵萬人；劉琦領江夏戰士，亦不下萬人。曹操之眾，遠來疲憊；近追豫州，輕騎一日夜行三百里，此所謂強弩之末，勢不能穿魯縞者也。且北方之人，不習水戰。荊州士民附操者，迫於勢耳，非本心也。今將軍誠能與豫州協力同心，破曹軍必矣。操軍破，必北還，則荊、吳之勢強，而鼎足之形成矣。成敗之機，在於今日。惟將軍裁之。”權大悅曰：“先生之言，頓開茅塞。吾意已決，更無他疑。即日商議起兵，共滅曹操！”遂令魯肅將此意傳諭文武官員，就送孔明於館驛安歇。張昭知孫權欲興兵，遂與眾議曰：“中了孔明之計也！”急入見權曰：“昭等聞主公將興兵與曹操爭鋒。主公自思比袁紹若何？曹操向日兵微將寡，尚能一鼓克袁紹；何況今日擁百萬之眾南征，豈可輕敵？若聽諸葛亮之言，妄動甲兵，此所謂負薪救火也。”孫權只低頭不語。顧雍曰：“劉備因為曹操所敗，故欲借我江東之兵以拒之，主公奈何為其所用乎？願聽子布之言。”孫權

沉吟未決。張昭等出，魯肅入見曰：“適張子布等，又勸主公休動兵，力主降議，此皆全軀保妻子之臣，為自謀之計耳。原主公勿聽也。”孫權尚在沉吟。肅曰：“主公若遲疑，必為眾人誤矣。”權曰：“卿且暫退，容我三思。”肅乃退出。時武將或有要戰的，文官都是要降的，議論紛紛不一。且說孫權退入內宅，寢食不安，猶豫不決。吳國太見權如此，問曰：“何事在心，寢食俱廢？”權曰：“今曹操屯兵於江漢，有下江南之意。問諸文武，或欲降者，或欲戰者。欲待戰來，恐寡不敵眾；欲待降來，又恐曹操不容：因此猶豫不決。”吳國太曰：“汝何不記吾姐臨終之語乎？”孫權如醉方醒，似夢初覺，想出這句話來。正是：追思國母臨終語，引得周郎立戰功。畢竟說著甚的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

## 第四十四回 孔明用智激周瑜 孫權決計破曹操

卻說吳國太見孫權疑惑不決，乃謂之曰：“先姊遺言云：‘伯符臨終有言：內事不決問張昭，外事不決問周瑜。’今何不請公瑾問之？”權大喜，即遣使往鄱陽請周瑜議事。原來周瑜在鄱陽湖訓練水師，聞曹操大軍至漢上，便星夜回柴桑郡議軍機事。使者未發，周瑜已先到。魯肅與瑜最厚，先來接著，將前項事細述一番。周瑜曰：“子敬休憂，瑜自有主張。今可速請孔明來相見。”魯肅上馬去了。

周瑜方才歇息，忽報張昭、顧雍、張紘、步騭四人來相探。瑜接入堂中坐定，敘寒溫畢。張昭曰：“都督知江東之利害否？”瑜曰：“未知也。”昭曰：“曹操擁眾百萬，屯於漢上，昨傳檄文至此，欲請主公會獵於江夏。雖有相吞之意，尚未露其形。昭等勸主公且降之，庶免江東之禍。不想魯子敬從江夏帶劉備軍師諸葛亮至此，彼因自欲雪憤，特下說詞以激主公。子敬卻執迷不悟。正欲待都督一決。”瑜曰：“公等之見皆同否？”顧雍等曰：“所議皆同。”瑜曰：“吾亦欲降久矣。公等請回，明早見主公，自有定議。”昭等辭去。

少頃，又報程普、黃蓋、韓當等一班戰將來見。瑜迎入，各問慰訖。程普曰：“都督知江東早晚屬他人否？”瑜曰：“未知也。”普曰：“吾等自隨孫將軍開基創業，大小數百戰，方才戰得六郡城池。今主公聽謀士之言，欲降曹操，此真可恥可惜之事！吾等寧死不辱。望都督勸主公決計興兵，吾等願效死戰。”瑜曰：“將軍等所見皆同否？”黃蓋忿然而起，以手拍額曰：“吾頭可斷，誓不降曹！”眾人皆曰：“吾等都不願降！”瑜曰：“吾正欲與曹操決戰，安肯投降！將軍等請回。瑜見主公，自有定議。”程普等別去。

又未幾，諸葛瑾、呂範等一班兒文官相候。瑜迎入，講禮方畢，諸葛瑾曰：“舍弟諸葛亮自漢上來，言劉豫州欲結束吳，共伐曹操，文武商議未定。因舍弟為使，瑾不敢多言，專候都督來決此事。”瑜曰：“以公論之若何？”瑾曰：“降者易安，戰者難保。”周瑜笑曰：“瑜自有主張。來日同至府下定議。”瑾等辭退。忽又報呂蒙、甘寧等一班兒來見。瑜請入，亦敘談此事。有要戰者，有要降者，互相爭論。瑜曰：“不必多言，來日都到府下公議。”眾乃辭去。周瑜冷笑不止。

至晚，人報魯子敬引孔明來拜。瑜出中門迎入。敘禮畢，分賓主而坐。肅先問瑜曰：“今曹操驅眾南侵，和與戰二策，主公不能決，一聽於將軍。將軍之意若何？”瑜曰：“曹操以天子為名，其師不可拒。且其勢大，未可輕敵。戰則必敗，降則易安。吾意已決。來日見主公，便當遣使納降。”魯肅愕然曰：“君言差矣！江東基業，已歷三世，豈可一旦棄於他人？伯符遺言，外事付託將軍。今正欲仗將軍保全國家，為泰山之靠，奈何從懦夫之議耶？”瑜曰：“江東六郡，主靈無限；若罹兵革之禍，必有歸怨於我

，故決計請降耳。”肅曰：“不然。以將軍之英雄，東吳之險固，操未必便能得志也。”

二人互相爭辯，孔明只袖手冷笑。瑜曰：“先生何故哂笑？”孔明曰：“亮不笑別人，笑子敬不識時務耳。”肅曰：“先生如何反笑我不識時務？”孔明曰：“公瑾主意欲降操，甚為合理。”瑜曰：“孔明乃識時務之士，必與吾有同心。”肅曰：“孔明，你也如何說此？”孔明曰：“操極善用兵，天下莫敢當。向只有呂布、袁紹、袁術、劉表敢與對敵。今數人皆被操滅，天下無人矣。獨有劉豫州不識時務，強與爭衡；今孤身江夏，存亡未保。將軍決計降曹，可以保妻子，可以全富貴。國祚遷移，付之天命，何足惜哉！”魯肅大怒曰：“汝教吾主屈膝受辱於國賊乎！”孔明曰：“愚有一計：並不勞牽羊擔酒，納土獻印；亦不須親自渡江；只須遣一介之使，扁舟送兩個人到江上。操一得此兩人，百萬之眾，皆卸甲卷旗而退矣。”瑜曰：“用何二人，可退操兵？”孔明曰：“江東去此兩人，如大木飄一葉，太倉減一粟耳；而操得之，必大喜而去。”瑜又問：“果用何二人？”孔明曰：“亮居隆中時，即聞操於漳河新造一臺，名曰銅雀，極其壯麗；廣選天下美女以實其中。操本好色之徒，久聞江東喬公有二女，長曰大喬，次曰小喬，有沉魚落雁之容，閉月羞花之貌。操曾發誓曰：吾一願掃平四海，以成帝業；一願得江東二喬，置之銅雀臺，以樂晚年，雖死無恨矣。今雖引百萬之眾，虎視江南，其實為此二女也。將軍何不去尋喬公，以千金買此二女，差人送與曹操，操得二女，稱心滿意，必班師矣。此范蠡獻西施之計，何不速為之？”瑜曰：“操欲得二喬，有何證驗？”孔明曰：“曹操幼子曹植，字子建，下筆成文。操嘗命作一賦，名曰《銅雀臺賦》。賦中之意，單道他家合為天子，誓取二喬。”瑜曰：“此賦公能記否？”孔明曰：“吾愛其文華美，嘗竊記之。”瑜曰：“試請一誦。”孔明即時誦《銅雀臺賦》雲：“從明後以嬉遊兮，登層臺以娛情。見太府之廣開兮，觀聖德之所營。建高門之嵯峨兮，浮雙闕乎太清。立中天之華觀兮，連飛閣乎西城。臨漳水之長流兮，望園果之滋榮。立雙臺於左右兮，有玉龍與金鳳。攬二喬於東南兮，樂朝夕之與共。俯皇都之宏麗兮，瞰雲霞之浮動。欣群才之來萃兮，協飛熊之吉夢。仰春風之和穆兮，聽百鳥之悲鳴。天雲垣其既立兮，家願得乎雙逞，揚仁化於宇宙兮，盡肅恭於上京。惟桓文之為盛兮，豈足方乎聖明？休矣！美矣！惠澤遠揚。翼佐我皇家兮，寧彼四方。同天地之規量兮，齊日月之輝光。永貴尊而無極兮，等君壽於東皇。御龍旂以遨遊兮，回鸞駕而周章。恩化及乎四海兮，嘉物阜而民康。願斯臺之永固兮，樂終古而未央！”

周瑜聽罷，勃然大怒，離座指北而罵曰：“老賊欺吾太甚！”孔明急起止之曰：“昔單于屢侵疆界，漢天子許以公主和親，今何惜民間二女乎？”瑜曰：“公有所不知：大喬是孫伯符將軍主婦，小喬乃瑜之妻也。”孔明佯作惶恐之狀，曰：“亮實不知。失口亂言，死罪！死罪！”瑜曰：“吾與老賊誓不兩立！”孔明曰：“事須三思免致後悔。”瑜曰：“吾承伯符寄託，安有屈身降操之理？適來所言，故相試耳。吾自離鄱陽湖，

便有北伐之心，雖刀斧加頭，不易其志也！望孔明助一臂之力，同破曹賊。”孔明日：“若蒙不棄，願效犬馬之勞，早晚拱聽驅策。”瑜曰：“來日入見主公，便議起兵。”孔明與魯肅辭出，相別而去。次日清晨，孫權升堂。左邊文官張昭、顧雍等三十餘人；右邊武官程普、黃蓋等三十餘人：衣冠濟濟，劍佩鏘鏘，分班侍立。少頃，周瑜入見。禮畢，孫權問慰罷，瑜曰：“近聞曹操引兵屯漢上，馳書至此，主公尊意若何？”權即取檄文與周瑜看。瑜看畢，笑曰：“老賊以我江東無人，敢如此相侮耶！”權曰：“君之意若何？”瑜曰：“主公曾與眾文武商議否？”權曰：“連日議此事：有勸我降者，有勸我戰者。吾意未定，故請公瑾一決。”瑜曰：“誰勸主公降？”權曰：“張子布等皆主其意。”瑜即問張昭曰：“願聞先生所以主降之意。”昭曰：“曹操挾天子而徵四方，動以朝廷為名；近又得荊州，威勢越大。吾江東可以拒操者，長江耳。今操艨艟戰艦，何止千百？水陸並進，何可當之？不如且降，更圖後計。”瑜曰：“此迂儒之論也！江東自開國以來，今歷三世，安忍一旦廢棄？”權曰：“若此，計將安出？”瑜曰：“操雖託名漢相，實為漢賊。將軍以神武雄才，仗父兄餘業，據有江東，兵精糧足，正當橫行天下，為國家除殘去暴，奈何降賊耶？且操今此來，多犯兵家之忌：北土未平，馬騰、韓遂為其後患，而操久於南征，一忌也；北軍不熟水戰，操舍鞍馬，仗舟楫，與東吳爭衡，二忌也；又時值隆冬盛寒，馬無藁草，三忌也；驅中國士卒，遠涉江湖，不服水土，多生疾病，四忌也。操兵犯此數忌，雖多必敗。將軍擒操，正在今日。瑜請得精兵數萬人，進屯夏口，為將軍破之！”權矍然起曰：“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，所懼二袁、呂布、劉表與孤耳。今數雄已滅，惟孤尚存。孤與老賊，誓不兩立！卿言當伐，甚合孤意。此天以卿授我也。”瑜曰：“臣為將軍決一血戰，萬死不辭。只恐將軍狐疑不定。”權拔佩劍砍面前奏案一角曰：“諸官將有再言降操者，與此案同！”言罷，便將此劍賜周瑜，即封瑜為大都督，程普為副都督，魯肅為贊軍校尉。如文武官將有不聽號令者，即以此劍誅之。瑜受了劍，對眾言曰：“吾奉主公之命，率眾破曹。諸將官吏來日俱於江畔行營聽令。如遲誤者，依七禁令五十四斬施行。”言罷，辭了孫權，起身出府。眾文武各無言而散。周瑜回到下處，便請孔明議事。孔明至。瑜曰：“今日府下公議已定，願求破曹良策。”孔明日：“孫將軍心尚未穩，不可以決策也。”瑜曰：“何謂心不穩？”孔明日：“心怯曹兵之多，懷寡不敵眾之意。將軍能以軍數開解，使其瞭然無疑，然後大事可成。”瑜曰：“先生之論甚善。”乃復入見孫權。權曰：“公瑾夜至，必有事故。”瑜曰：“來日調撥軍馬，主公心有疑否？”權曰：“但憂曹操兵多，寡不敵眾耳。他無所疑。”瑜笑曰：“瑜特為此來開解主公。主公因見操檄文，言水陸大軍百萬，故懷疑懼，不復料其虛實。今以實較之：彼將中國之兵，不過十五六萬，且已久疲；所得袁氏之眾，亦止七八萬耳，尚多懷疑未服。夫以久疲之卒，御狐疑之眾，其數雖多，不足畏也。瑜得五萬兵，自足破之。願主公勿以為慮。”權撫瑜背曰：“公瑾此言，足釋吾疑。子布無謀，深失孤望；獨卿及子敬，與孤同心耳。卿可與子敬、程普即日選軍前進。孤當續發人馬，多載資糧，為卿後應。卿前軍倘不如意，便還就孤。孤

當親與操賊決戰，更無他疑。”周瑜謝出，暗忖曰：“孔明早已料著吳侯之心。其計畫又高我一頭。久必為江東之患，不如殺之。乃令人連夜請魯肅入帳，言欲殺孔明之事。肅曰：“不可。今操賊未破，先殺賢士，是自去其助也。”瑜曰：“此人助劉備，必為江東之患。”肅曰：“諸葛瑾乃其親兄，可令招此人同事東吳，豈不妙哉？”瑜善其言。

次日平明，瑜赴行營，升中軍帳高坐。左右立刀斧手，聚集文官武將聽令。原來程普年長於瑜，今瑜爵居其上，心中不樂：是日乃託病不出，令長子程諮自代。瑜令眾將曰：“王法無親，諸君各守乃職。方今曹操弄權，甚於董卓：囚天子於許昌。屯暴兵於境上。吾今奉命討之，諸君幸皆努力向前。大軍到處，不得擾民。賞勞罰罪，並不徇縱。”令畢，即差韓當、黃蓋為前部先鋒，領本部戰船，即日起行，前至三江口下寨，別聽將令；蔣欽、周泰為第二隊；凌統、潘璋為第三隊；太史慈、呂蒙為第四隊；陸遜、董襲為第五隊；呂範、朱治為四方巡警使，催督六郡官軍，水陸並進，剋期取齊。調撥已畢，諸將各自收拾船隻軍器起行。程諮回見父程普，說周瑜調兵，動止有法。普大驚曰：“吾素欺周郎懦弱，不足為將；今能如此，真將才也！我如何不服！”遂親詣行營謝罪。瑜亦遜謝。次日，瑜請諸葛瑾，謂曰：“令弟孔明有王佐之才，如何屈身事劉備？今幸至江東，欲煩先生不惜齒牙餘論，使令弟棄劉備而事東吳，則主公既得良輔，而先生兄弟又得相見，豈不美哉？先生幸即一行。”瑾曰：“瑾自至江東，愧無寸功。今都督有命，敢不效力。”即時上馬，徑投驛亭來見孔明。孔明接入，哭拜，各訴闊情。瑾泣曰：“弟知伯夷、叔齊乎？”孔明暗思：“此必周郎教來說我也。”遂答曰：“夷、齊古之聖賢也。”瑾曰：“夷、齊雖至餓死首陽山下，兄弟二人亦在一處。我今與你同胞共乳，乃各事其主，不能旦暮相聚。視夷、齊之為人，能無愧乎？”孔明日：“兄所言者，情也；弟所守者，義也。弟與兄皆漢人。今劉皇叔乃漢室之胄，兄若能去東吳，而與弟同事劉皇叔，則上不愧為漢臣，而骨肉又得相聚，此情義兩全之策也。不識兄意以為何如？”瑾思曰：“我來說他，反被他說了我。”遂無言回答，起身辭去。回見周瑜，細述孔明之言。瑜曰：“公意若何？”瑾曰：“吾受孫將軍厚恩，安肯相背！”瑜曰：“公既忠心事主，不必多言。吾自有伏孔明之計。”正是：智與智逢宜必合，才和才角又難容。畢竟周瑜定何計伏孔明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## 第四十五回 三江口曹操折兵 群英會蔣幹中計

卻說周瑜聞諸葛瑾之言，轉恨孔明，存心欲謀殺之。次日，點齊軍將，入辭孫權。權曰：“卿先行，孤即起兵繼後。”瑜辭出，與程普、魯肅領兵起行，便邀孔明同住。孔明欣然從之。一同登舟，駕起帆檣，迤邐望夏口而進。離三江口五六十里，船依次第歇定。周瑜在中央下寨，岸上依西山結營，周圍屯住。孔明只在一葉小舟內安身。

周瑜分撥已定，使人請孔明議事。孔明至中軍帳，敘禮畢，瑜曰：“昔曹操兵少，袁紹兵多，而操反勝紹者，因用許攸之謀，先斷烏巢之糧也。今操兵八十三萬，我兵只五六萬，安能拒之？亦必須先斷操之糧，然後可破。我已探知操軍糧草，俱屯於聚鐵山。先生久居漢上，熟知地理。敢煩先生與關、張、子龍輩——吾亦助兵千人——星夜往聚鐵山斷操糧道。彼此各為主人之事，幸勿推調。”孔明暗思：“此因說我不動，設計害我。我若推調，必為所笑。不如應之，別有計議。”乃欣然領諾。瑜大喜。孔明辭出。魯肅密謂瑜曰：“公使孔明劫糧，是何意見？”瑜曰：“吾欲殺孔明，恐惹人笑，故借曹操之手殺之，以絕後患耳。”肅聞言，乃往見孔明，看他知也不知。只見孔明略無難色，整點軍馬要行。肅不忍，以言挑之曰：“先生此去可成功否？”孔明笑曰：“吾水戰、步戰、馬戰、車戰，各盡其妙，何愁功績不成，非比江東公與周郎輩止一能也。”肅曰：“吾與公瑾何謂一能？”孔明曰：“吾聞江南小兒謠言云：‘伏路把關饒子敬，臨江水戰有周郎。’公等於陸地但能伏路把關；周公瑾但堪水戰，不能陸戰耳。”

肅乃以此言告知周瑜。瑜怒曰：“何欺我不能陸戰耶！不用他去！我自引一萬馬軍，往聚鐵山斷操糧道。”肅又將此言告孔明。孔明笑曰：“公瑾令吾斷糧者，實欲使曹操殺吾耳。吾故以片言戲之，公瑾便容納不下。目今用人之際，只願吳侯與劉使君同心，則功可成；如各相謀害，大事休矣。操賊多謀，他平生慣斷人糧道，今如何不以重兵提備？公瑾若去，必為所擒。今只當先決水戰，挫動北軍銳氣，別尋妙計破之。望子敬善言以告公瑾為幸。”魯肅遂連夜回見周瑜，備述孔明之言。瑜搖首頓足曰：“此人見識勝吾十倍，今不除之，後必為我國之禍！”肅曰：“今用人之際，望以國家為重。且待破曹之後，圖之未晚。”瑜然其說。

卻說玄德分付劉琦守江夏，自領眾將引兵往夏口。遙望江南岸旗幡隱隱，戈戟重重，料是東吳已動兵矣，乃盡移江夏之兵，至樊口屯紮。玄德聚眾曰：“孔明一去東吳，杳無音信，不知事體如何。誰人可去探聽虛實回報？”糜竺曰：“竺願往。”玄德乃備羊酒禮物，令糜竺至東吳，以犒軍為名，探聽虛實。竺領命，駕小舟順流而下，徑至周瑜大寨前。軍士入報周瑜，瑜召入。竺再拜，致玄德相敬之意，獻上酒禮。瑜受訖，設宴款待糜竺。竺曰：“孔明在此已久，今願與同回。”瑜曰：“孔明方與我同謀破曹，豈可便去？吾亦欲見劉豫州，共議良策；奈身統大軍，不可暫離。若豫州肯枉駕來臨，深慰所望。”竺應諾，拜辭而回。肅問瑜曰：“公欲見玄德，有何計議？”瑜曰：“玄

德世之梟雄，不可不除。吾今乘機誘至殺之，實為國家除一後患。”魯肅再三勸諫，瑜只不聽，遂傳密令：“如玄德至，先埋伏刀斧手五十人於壁衣中，看吾擲杯為號，便出下手。”卻說糜竺回見玄德，具言周瑜欲請主公到彼面會，別有商議。玄德便教收拾快船一隻，只今便行。雲長諫曰：“周瑜多謀之士，又無孔明書信，恐其中有詐，不可輕去。”玄德曰：“我今結束吳以共破曹操，周郎欲見我，我若不往，非同盟之意。兩相猜忌，事不諧矣。”雲長曰：“兄長若堅意要去，弟願同往。”張飛曰：“我也跟去。”玄德曰：“只雲長隨我去。翼德與子龍守寨。簡雍固守鄂縣。我去便回。”分付畢，即與雲長乘小舟，並從者二十餘人，飛棹赴江東。玄德觀看江東艨艟戰艦、旌旗甲兵，左右分佈整齊，心中甚喜。軍士飛報周瑜：“劉豫州來了。”瑜問：“帶多少船隻來？”軍士答曰：“只有一隻船，二十餘從人。”瑜笑曰：“此人命合體矣！”乃命刀斧手先埋伏定，然後出寨迎接。玄德引雲長等二十餘人，直到中軍帳，敘禮畢，瑜請玄德上坐。玄德曰：“將軍名傳天下，備不才，何煩將軍重禮？”乃分賓主而坐。周瑜設宴相待。

且說孔明偶來江邊，聞說玄德來此與都督相會，吃了一驚，急入中軍帳竊看動靜。只見周瑜面有殺氣，兩邊壁衣中密排刀斧手。孔明大驚曰：“似此如之奈何？”回視玄德，談笑自若；卻見玄德背後一人，按劍而立，乃雲長也。孔明喜曰：“吾主無危矣。”遂不復入，仍回身至江邊等候。

周瑜與玄德飲宴，酒行數巡，瑜起身把盞，猛見雲長按劍立於玄德背後，忙問何人。玄德曰：“吾弟關雲長也。”瑜驚曰：“非向日斬顏良、文丑者乎？”玄德曰：“然也。”瑜大驚，汗流滿背，便斟酒與雲長把盞。少頃，魯肅入。玄德曰：“孔明何在？煩子敬請來一會。”瑜曰：“且待破了曹操，與孔明相會未遲。”玄德不敢再言。雲長以目視玄德。玄德會意，即起身辭瑜曰：“備暫告別。即日破敵收功之後，專當叩賀。”瑜亦不留，送出轅門。玄德別了周瑜，與雲長等來至江邊，只見孔明已在舟中。玄德大喜。孔明曰：“主公知今日之危乎？”玄德愕然曰：“不知也。”孔明曰：“若無雲長，主公幾為周郎所害矣。”玄德方才省悟，便請孔明同回樊口。孔明曰：“亮雖居虎口，安如泰山。今主公但收拾船隻軍馬候用。以十一月二十甲子日後為期，可令子龍駕小舟來南岸邊等候。切勿有誤。”玄德問其意。孔明曰：“但看東南風起，亮必還矣。”玄德再欲問時，孔明催促玄德作速開船。言訖自回。玄德與雲長及從人開船，行不數里，忽見上流頭放下五六十隻船來。船頭上一員大將，橫矛而立，乃張飛也。因恐玄德有失，雲長獨力難支，特來接應。於是三人一同回寨，不在話下。

卻說周瑜送了玄德，回至寨中，魯肅入問曰：“公既誘玄德至此，為何又不下手？”瑜曰：“關雲長，世之虎將也，與玄德行坐相隨，吾若下手，他必來害我。”肅愕然。忽報曹操遣使送書至。瑜喚入。使者呈上書看時，封面上判雲：“漢大丞相付周都督開拆。”瑜大怒，更不開看，將書扯碎，擲於地下，喝斬來使。肅曰：“兩國相爭，不斬

來使。瑜曰：“斬使以示威！”遂斬使者，將首級付從人持回。隨令甘寧為先鋒，韓當為左翼，蔣欽為右翼。瑜自部領諸將接應。來日四更造飯，五更開船，鳴鼓吶喊而進。

卻說曹操知周瑜毀書斬使，大怒，便喚蔡瑁、張允等一班荊州降將為前部，操自為後軍，催督戰船，到三江口。早見東吳船隻，蔽江而來。為首一員大將，坐在船頭上大呼曰：“吾乃甘寧也！誰敢來與我決戰？”蔡瑁令弟蔡壘前進。兩船將近，甘寧拈弓搭箭，望蔡壘射來，應弦而倒。寧驅船大進，萬弩齊發。曹軍不能抵當。右邊蔣欽，左邊韓當，直衝入曹軍隊中。曹軍大半是青、徐之兵，素不習水戰，大江面上，戰船一擺，早立腳不住。甘寧等三路戰船，縱橫水面。周瑜又催船助戰。曹軍中箭著炮者，不計其數，從巳時直殺到未時。周瑜雖得利，只恐寡不敵眾，遂下令鳴金，收住船隻。

曹軍敗回。操登旱寨，再整軍士，喚蔡瑁、張允責之曰：“東吳兵少，反為所敗，是汝等不用心耳！”蔡瑁曰：“荊州水軍，久不操練；青、徐之軍，又素不習水戰。故爾致敗。今當先立水寨，令青、徐軍在中，荊州軍在外，每日教習精熟，方可用之。”操曰：“汝既為水軍都督，可以便宜從事，何必稟我！”於是張、蔡二人，自去訓練水軍。沿江一帶分二十四座水門，以大船居於外為城郭，小船居於內，可通往來，至晚點上燈火，照得天心水面通紅。旱寨三百餘里，煙火不絕。

卻說周瑜得勝回寨，犒賞三軍，一面差人到吳侯處報捷。當夜瑜登高觀望，只見西邊火光接天。左右告曰：“此皆北軍燈火之光也。”瑜亦心驚。次日，瑜欲親往探看曹軍水寨，乃命收拾樓船一隻，帶著鼓東，隨行健將數員，各帶強弓硬弩，一齊上船迤邐前進。至操寨邊，瑜命下了碇石，樓船上鼓樂齊奏。瑜暗窺他水寨，大驚曰：“此深得水軍之妙也！”問：“水軍都督是誰？”左右曰：“蔡瑁、張允。”瑜思曰：“二人久居江東，諳習水戰，吾必設計先除此二人，然後可以破曹。”正窺看間，早有曹軍飛報曹操，說：“周瑜偷看吾寨。”操命縱船擒捉。瑜見水寨中旗號動，急救收起碇石，兩邊四下一齊輪轉櫓棹，望江面上如飛而去。比及曹寨中船出時，周瑜的樓船已離了十數里遠，追之不及，回報曹操。

操問眾將曰：“昨日輸了一陣，挫動銳氣；今又被他深窺吾寨。吾當作何計破之？”言未畢，忽帳下一人出曰：“某自幼與周郎同窗交契，願憑三寸不爛之舌，往江東說此人來降。”曹操大喜，視之，乃九江人，姓蔣，名幹，字子翼，現為帳下幕賓。操問曰：“子翼與周公瑾相厚乎？”幹曰：“丞相放心。幹到江左，必要成功。”操問：“要將何物去？”幹曰：“只消一童隨往，二僕駕舟，其餘不用。”操甚喜，置酒與蔣幹送行。

幹葛巾布袍，駕一隻小舟，徑到周瑜寨中，命傳報：“故人蔣幹相訪。”周瑜正在帳中議事，聞幹至，笑謂諸將曰：“說客至矣！”遂與眾將附耳低言，如此如此。眾皆應命而去。瑜整衣冠，引從者數百，皆錦衣花帽，前後簇擁而出。蔣幹引一青衣小童，

昂然而來。瑜拜迎之。幹曰：“公瑾別來無恙！”瑜曰：“子翼良苦：遠涉江湖，為曹氏作說客耶？”幹愕然曰：“吾久別足下，特來敘舊，奈何疑我作說客也？”瑜笑曰：“吾雖不及師曠之聰，聞絃歌而知雅意。”幹曰：“足下待故人如此，便請告退。”瑜笑而挽其臂曰：“吾但恐兄為曹氏作說客耳。既無此心，何速去也？”遂同入帳。

敘禮畢，坐定，即傳令悉召江左英傑與子翼相見。須臾，文官武將，各穿錦衣；帳下偏裨將校，都披銀鎧：分兩行而入。瑜都教相見畢，就列於兩傍而坐。大張筵席，奏軍中得勝之樂，輪換行酒。瑜告眾官曰：“此吾同窗契友也。雖從江北到此，卻不是曹家說客。公等勿疑。”遂解佩劍付太史慈曰：“公可佩我劍作監酒：今日宴飲，但敘朋友交情；如有提起曹操與東吳軍旅之事者，即斬之！”太史慈應諾，按劍坐於席上。蔣幹驚愕，不敢多言。周瑜曰：“吾自領軍以來，滴酒不飲；今日見了故人，又無疑忌，當飲一醉。”說罷，大笑暢飲。座上觥籌交錯。飲至半酣，瑜攜幹手，同步出帳外。左右軍士，皆全裝慣帶，持戈執戟而立。瑜曰：“吾之軍士，頗雄壯否？”幹曰：“真熊虎之士也。”瑜又引幹到帳後一望，糧草堆如山積。瑜曰：“吾之糧草，頗足備否？”幹曰：“兵精糧足，名不虛傳。”瑜佯醉大笑曰：“想周瑜與子翼同學業時，不曾望有今日。”幹曰：“以吾兄高才，實不為過。”瑜執幹手曰：“大丈夫處世，遇知己之主，外託君臣之義，內結骨肉之恩，言必行，計必從，禍福共之。假使蘇秦、張儀、陸賈、酈生復出，口似懸河，舌如利刃，安能動我心哉！”言罷大笑。蔣幹面如土色。

瑜復攜幹入帳，會諸將再飲；因指諸將曰：“此皆江東之英傑。今日此會，可名群英會。”飲至天晚，點上燈燭，瑜自起舞劍作歌。歌曰：“丈夫處世兮立功名；立功名兮慰平生。慰平生兮吾將醉；吾將醉兮發狂吟！”歇罷，滿座歡笑。

至夜深，幹辭曰：“不勝酒力矣。”瑜命撤席，諸將辭出。瑜曰：“久不與子翼同榻，今宵抵足而眠。”於是佯作大醉之狀，攜幹入帳共寢。瑜和衣臥倒，嘔吐狼藉。蔣幹如何睡得著？伏枕聽時，軍中鼓打二更，起視殘燈尚明。看周瑜時，鼻息如雷。幹見帳內桌上，堆著一卷文書，乃起床偷視之，卻都是往來書信。內有一封，上寫“蔡瑁張允謹封。”幹大驚，暗讀之。書略曰：“某等降曹，非圖仕祿，迫於勢耳。今已賺北軍困於寨中，但得其便，即將操賊之首，獻於麾下。早晚人到，便有關報。幸勿見疑。先此敬覆。”幹思曰：“原來蔡瑁、張允結連東吳！”遂將書暗藏於衣內。再欲檢看他書時，床上週瑜翻身，乾急滅燈就寢。瑜口內含糊曰：“子翼，我數日之內，教你看操賊之首！”幹勉強應之。瑜又曰：“子翼，且住！……教你看操賊之首！……”及幹問之，瑜又睡著。幹伏於床上，將近四更，只聽得有人入帳喚曰：“都督醒否？”周瑜夢中做忽覺之狀，故問那人曰：“床上睡著何人？”答曰：“都督請子翼同寢，何故忘卻？”瑜懊悔曰：“吾平日未嘗飲醉；昨日醉後失事，不知可曾說甚言語？”那人曰：“江北有人到此。”瑜喝：“低聲！”便喚：“子翼。”蔣幹只妝睡著。瑜潛出帳。幹竊聽之，只聞有人在外曰：“張、蔡二都督道：急切不得下手，……”後面言語頗低，聽不



真實。少頃，瑜入帳，又喚：“子翼。”蔣幹只是不應，矇頭假睡。瑜亦解衣就寢。

幹尋思：“周瑜是個精細人，天明尋書不見，必然害我。”睡至五更，幹起喚周瑜；瑜卻睡著。幹戴上巾幘，潛步出帳，喚了小童，徑出轅門。軍士問：“先生那裡去？”幹曰：“吾在此恐誤都督事，權且告別。”軍士亦不阻當。幹下船，飛棹回見曹操。操問：“子翼幹事若何？”幹曰：“周瑜雅量高致，非言詞所能動也。”操怒曰：“事又不濟，反為所笑！”幹曰：“雖不能說周瑜，卻與丞相打聽得一件事。乞退左右。”

幹取出書信，將上項事逐一說與曹操。操大怒曰：“二賊如此無禮耶！”即便喚蔡瑁、張允到帳下。操曰：“我欲使汝二人進兵。”瑁曰：“軍尚未曾練熟，不可輕進。”操怒曰：“軍若練熟，吾首級獻於周郎矣！”蔡、張二人不知其意，驚慌不能回答。操喝武士推出斬之。須臾，獻頭帳下，操方省悟曰：“吾中計矣！”後人有詩嘆曰：“曹操奸雄不可當，一時詭計中周郎。蔡張賣主求生計，誰料今朝劍下亡！”眾將見殺了張、蔡二人，入問其故。操雖心知中計，卻不肯認錯，乃謂眾將曰：“二人怠慢軍法，吾故斬之。”眾皆嗟呀不已。

操於眾將內選毛玠、于禁為水軍都督，以代蔡、張二人之職。細作探知，報過江東。周瑜大喜曰：“吾所患者，此二人耳。今既剿除，吾無憂矣。”肅曰：“都督用兵如此，何愁曹賊不破乎！”瑜曰：“吾料諸將不知此計，獨有諸葛亮識見勝我，想此謀亦不能瞞也。子敬試以言挑之，看他知也不知，便當回報。”正是：還將反間成功事，去試從旁冷眼人。未知肅去問孔明還是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## 第四十六回 用奇謀孔明借箭 獻密計黃蓋受刑

卻說魯肅領了周瑜言語，徑來舟中相探孔明。孔明接入小舟對坐。肅曰：“連日措辦軍務，有失聽教。”孔明曰：“便是亮亦未與都督賀喜。”肅曰：“何喜？”孔明曰：“公瑾使先生來探亮知也不知，便是這件事可賀喜耳。”談得魯肅失色問曰：“先生何由知之？”孔明曰：“這條計只好弄蔣幹。曹操、雖被一時瞞過，必然便省悟，只是不肯認錯耳。今蔡、張兩人既死，江東無患矣，如何不賀喜！吾聞曹操換毛玠、于禁為水軍都督，則這兩個手裡，好歹送了水軍性命。”魯肅聽了，開口不得，把些言語支吾了半晌，別孔明而回。孔明囑曰：“望子敬在公瑾面前勿言亮先知此事。恐公瑾心懷妒忌，又要尋事害亮。”魯肅應諾而去，回見周瑜，把上項事只得實說了。瑜大驚曰：“此人決不可留！吾決意斬之！”肅勸曰：“若殺孔明，卻被曹操笑也。”瑜曰：“吾自有公道斬之，教他死而無怨。”肅曰：“何以公道斬之？”瑜曰：“子敬休問，來日便見。”次日，聚眾將於帳下，教請孔明議事。孔明欣然而至。坐定，瑜問孔明曰：“即日將與曹軍交戰，水路交兵，當以何兵器為先？”孔明曰：“大江之上，以弓箭為先。”瑜曰：“先生之言，甚合愚意。但今軍中正缺箭用，敢煩先生監造十萬枝箭，以為應敵之具。此係公事，先生幸勿推卻。”孔明曰：“都督見委，自當效勞。敢問十萬枝箭，何時要用？”瑜曰：“十日之內，可完辦否？”孔明曰：“操軍即日將至，若候十日，必誤大事。”瑜曰：“先生料幾日可完辦？”孔明曰：“只消三日，便可拜納十萬枝箭。”瑜曰：“軍中無戲言。”孔明曰：“怎敢戲都督！願納軍令狀：三日不辦，甘當重罰。”瑜大喜，喚軍政司當面取了文書，置酒相待曰：“待軍事畢後，自有酬勞。”孔明曰：“今日已不及，來日造起。至第三日，可差五百小軍到江邊搬箭。”飲了數杯，辭去。魯肅曰：“此人莫非詐乎？”瑜曰：“他自送死，非我逼他。今明白對眾要了文書，他便兩脅生翅，也飛不去。我只分付軍匠人等，教他故意遲延，凡應用物件，都不與齊備。如此，必然誤了日期。那時定罪，有何理說？公今可去探他虛實，卻來回報。

肅領命來見孔明。孔明曰：“吾曾告子敬，休對公瑾說，他必要害我。不想子敬不肯為我隱諱，今日果然又弄出事來。三日內如何造得十萬箭？子敬只得救我！”肅曰：“公自取其禍，我如何救得你？”孔明曰：“望子敬借我二十隻船，每船要軍士三十人，船上皆用青布為幔，各束草千餘個，分佈兩邊。吾別有妙用。第三日包管有十萬枝箭。只不可又教公瑾得知，若彼知之，吾計敗矣。”肅允諾，卻不解其意，回報周瑜，果然不提起借船之事，只言：“孔明並不用箭竹、翎毛、膠漆等物，自有道理。”瑜大疑曰：“且看他三日後如何回覆我！”卻說魯肅私自撥輕快船二十隻，各船三十餘人，並布幔束草等物，盡皆齊備，候孔明呼叫。第一日卻不見孔明動靜；第二日亦只不動。至第三日四更時分，孔明密請魯肅到船中。肅問曰：“公召我來何意？”孔明曰：“特請子敬同往取箭。”肅曰：“何處去取？”孔明曰：“子敬休問，前去便見。”遂命將二十

隻船，用長索相連，徑望北岸進發。是夜大霧漫天，長江之中，霧氣更甚，對面不相見。孔明促舟前進，果然是好大霧！前人有篇《大霧垂江賦》曰：“大哉長江！西接岷、峨，南控三吳，北帶九河。匯百川而入海，歷萬古以揚波。至若龍伯、海若，江妃、水母，長鯨千丈，天蜈九首，鬼怪異類，鹹集而有。蓋夫鬼神之所憑依，英雄之所戰守也。時也陰陽既亂，昧爽不分。訝長空之一色，忽大霧之四屯。雖輿薪而莫睹，惟金鼓之可聞。初若溟濛，才隱南山之豹；漸而充塞，欲迷北海之鯤。然後上接高天，下垂厚地；渺乎蒼茫，浩乎無際。鯨鯢出水而騰波，蛟龍潛淵而吐氣。又如梅霖收溽，春陰釀寒；溟溟漠漠，潔浩漫漫。東失柴桑之岸，南無夏口之山。戰船千艘，俱沉淪於巖壑；漁舟一葉，驚出沒於波瀾。甚則穹吳無光，朝陽失色；返白晝為昏黃，變丹山為水碧。雖大禹之智，不能測其淺深；離婁之明，焉能辨乎咫尺？於是馮夷息浪，屏翳收功；魚鱉遁跡，鳥獸潛蹤。隔斷蓬萊之島，暗圍閭闔之宮。恍惚奔騰，如驟雨之將至；紛紜雜沓，若寒雲之慾同。乃能中隱毒蛇，因之而為瘡癰；內藏妖魅，憑之而為禍害。降疾厄於人間，起風塵於塞外。小民遇之天傷，大人觀之感慨。蓋將返元氣於洪荒，混天地為大塊。”

當夜五更時候，船已近曹操水寨。孔明教把船隻頭西尾東，一帶擺開，就船上擂鼓吶喊。魯肅驚曰：“倘曹兵齊出，如之奈何？”孔明笑曰：“吾料曹操於重霧中必不敢出。吾等只顧酌酒取樂，待霧散便回。”

卻說曹寨中，聽得擂鼓吶喊，毛玠、于禁二人慌忙飛報曹操。操傳令曰：“重霧迷江，彼軍忽至，必有埋伏，切不可輕動。可撥水軍弓弩手亂箭射之。”又差人往旱寨內喚張遼、徐晃各帶弓弩軍三千，火速到江邊助射。比及號令到來，毛玠、于禁怕南軍搶入水寨，已差弓弩手在寨前放箭；少頃，旱寨內弓弩手亦到，約一萬餘人，盡皆向江中放箭：箭如雨發。孔明教把船吊回，頭東尾西，逼近水寨受箭，一面擂鼓吶喊。待至日高霧散，孔明令收船急回。二十隻船兩邊束草上，排滿箭枝。孔明令各船上軍士齊聲叫曰：“謝丞相箭！”比及曹軍寨內報知曹操時，這裡船輕水急，已放回二十餘里，追之不及。曹操懊悔不已。卻說孔明回船謂魯肅曰：“每船上箭約五六千矣。不費江東半分之力，已得十萬餘箭。明日即將來射曹軍，卻不甚便！”肅曰：“先生真神人也！何以知今日如此大霧？”孔明日：“為將而不通天文，不識地利，不知奇門，不曉陰陽，不看陣圖，不明兵勢，是庸才也。亮於三日前已算定今日有大霧，因此敢任三日之限。公瑾教我十日完辦，工匠料物，都不應手，將這一件風流罪過，明白要殺我。我命繫於天，公瑾焉能害我哉！”魯肅拜服。船到岸時，周瑜已差五百軍在江邊等候搬箭。孔明教於船上取之，可得十餘萬枝，都搬入中軍帳交納。魯肅人見周瑜，備說孔明取箭之事。瑜大驚，慨然嘆曰：“孔明神機妙算，吾不如也！”後人有詩讚曰：“一天濃霧滿長江，遠近難分水渺茫。驟雨飛蝗來戰艦，孔明今日伏周郎。”少頃，孔明入寨見周瑜。瑜下帳迎之，稱羨曰：“先生神算，使人敬服。”孔明日：“詭譎小計，何足為奇。”

瑜邀孔明入帳共飲。瑜曰：“昨吾主遣使來催督進軍，瑜未有奇計，願先生教我。”孔明曰：“亮乃碌碌庸才，安有妙計？”瑜曰：“某昨觀曹操水寨，極是嚴整有法，非等閒可攻。思得一計，不知可否。先生幸為我一決之。”孔明曰：“都督且休言。各自寫於手內，看同也不同。”瑜大喜，教取筆硯來，先自暗寫了，卻送與孔明；孔明亦暗寫了。兩個移近坐榻，各出掌中之字，互相觀看，皆大笑。原來周瑜掌中字，乃一“火”字；孔明掌中，亦一“火”字。瑜曰：“既我兩人所見相同，更無疑矣。幸勿漏洩。”孔明曰：“兩家公事，豈有漏洩之理。吾料曹操雖兩番經我這條計，然必不為備。今都督盡行之可也。”飲罷分散，諸將皆不知其事。

卻說曹操平白折了十五六萬箭，心中氣悶。荀攸進計曰：“江東有周瑜、諸葛亮二人用計，急切難破。可差人去東吳詐降，為奸細內應，以通訊息，方可圖也。”操曰：“此言正合吾意。汝料軍中誰可行此計？”攸曰：“蔡瑁被誅，蔡氏宗族，皆在軍中。瑁之族弟蔡中、蔡和現為副將。丞相可以恩結之，差往詐降東吳，必不見疑。”操從之，當夜密喚二人入帳囑付曰：“汝二人可引些少軍士，去東吳詐降。但有動靜，使人密報，事成之後，重加封賞。休懷二心！”二人曰：“吾等妻子俱在荊州，安敢懷二心，丞相勿疑。某二人必取周瑜、諸葛亮之首，獻於麾下。”操厚賞之。次日，二人帶五百軍士，駕船數只，順風望著南岸來。

且說周瑜正理會進兵之事，忽報江北有船來到江口，稱是蔡瑁之弟蔡和、蔡中，特來投降。瑜喚入。二人哭拜曰：“吾兄無罪，被操賊所殺。吾二人慾報兄仇，特來投降。望賜收錄，願為前部。”瑜大喜，重賞二人，即命與甘寧引軍為前部。二人拜謝，以為中計。瑜密喚甘寧分付曰：“此二人不帶家小，非真投降，乃曹操使來為奸細者。吾今欲將計就計，教他通報訊息。汝可殷勤相待，就裡提防。至出兵之日，先要殺他兩個祭旗。汝切須小心，不可有誤。”甘寧領命而去。

魯肅入見周瑜曰：“蔡中、蔡和之降，多應是詐，不可收用。”瑜叱曰：“彼因曹操殺其兄，欲報仇而來降，何詐之有！你若如此多疑，安能容天下之士乎！”肅默然而退，乃往告孔明。孔明笑而不言。肅曰：“孔明何故哂笑？”孔明曰：“吾笑子敬不識公瑾用計耳。大江隔遠，細作極難往來。操使蔡中、蔡和詐降，刺探我軍中事，公瑾將計就計，正要他通報訊息。兵不厭詐，公瑾之謀是也。”肅方才省悟。

卻說周瑜夜坐帳中，忽見黃蓋潛入中軍來見周瑜。瑜問曰：“公覆夜至，必有良謀見教？”蓋曰：“彼眾我寡，不宜久持，何不用火攻之？”瑜曰：“誰教公獻此計？”蓋曰：“某出自己意，非他人之所教也。”瑜曰：“吾正欲如此，故留蔡中、蔡和詐降之人，以通訊息；但恨無一人為我行詐降計耳。”蓋曰：“某願行此計。”瑜曰：“不受些苦，彼如何肯信？”蓋曰：“某受孫氏厚恩，雖肝腦塗地，亦無怨悔。”瑜拜而謝之曰：“君若肯行此苦肉計，則江東之萬幸也。”蓋曰：“某死亦無怨。”遂謝而出。次日，周瑜鳴鼓大會諸將於帳下。孔明亦在座。周瑜曰：“操引百萬之眾，連絡三百餘

里，非一日可破。今令諸將各領三個月糧草，準備禦敵。”言未訖，黃蓋進曰：“莫說三個月，便支三十個月糧草，也不濟事！若是這個月破的，便破；若是這個月破不的，只可依張子布之言，棄甲倒戈，北面而降之耳！”周瑜勃然變色，大怒曰：“吾奉主公之命，督兵破曹，敢有再言降者必斬。今兩軍相敵之際，汝敢出此言，慢我軍心，不斬汝首，難以服眾！”喝左右將黃蓋斬訖報來。黃蓋亦怒曰：“吾自隨破虜將軍，縱橫東南，已歷三世，那有你來？”瑜大怒，喝令速斬。甘寧進前告曰：“公覆乃東吳舊臣，望寬恕之。”瑜喝曰：“汝何敢多言，亂吾法度！”先叱左右將甘寧亂棒打出。眾官皆跪告曰：“黃蓋罪固當誅，但于軍不利。望都督寬恕，權且記罪。破曹之後，斬亦未遲。”瑜怒未息。眾官苦苦告求。瑜曰：“若不看眾官面皮，決須斬首！今且免死！”命左右：“拖翻打一百脊杖，以正其罪！”眾官又告免。瑜推翻案桌，叱退眾官，喝教行杖。將黃蓋剝了衣服，拖翻在地，打了五十脊杖。眾官又復苦苦求免。瑜躍起指蓋曰：“汝敢小覷我耶！且寄下五十棍！再有怠慢，二罪俱罰！”恨聲不絕而入帳中。眾官扶起黃蓋，打得皮開肉綻，鮮血進流，扶歸本寨，昏絕幾次。動問之人，無不下淚。魯肅也往看問了，來至孔明船中，謂孔明曰：“今日公瑾怒責公覆，我等皆是他部下，不敢犯顏苦諫；先生是客，何故袖手旁觀，不發一語？”孔明笑曰：“子敬欺我。”肅曰：“肅與先生渡江以來，未嘗一事相欺。今何出此言？”孔明曰：“子敬豈不知公瑾今日毒打黃公覆，乃其計耶？如何要我勸他？”肅方悟。孔明曰：“不用苦肉計，何能瞞過曹操？今必令黃公覆去詐降，卻教蔡中、蔡和報知其事矣。子敬見公瑾時，切勿言亮先知其事，只說亮也埋怨都督便了。”肅辭去，入帳見周瑜。瑜邀入帳後。肅曰：“今日何故痛責黃公覆？”瑜曰：“諸將怨否？”肅曰：“多有心中不安者。”瑜曰：“孔明之意若何？”肅曰：“他也埋怨都督忒情薄。”瑜笑曰：“今番須瞞過他也。”肅曰：“何謂也？”瑜曰：“今日痛打黃蓋，乃計也。吾欲令他詐降，先須用苦肉計瞞過曹操，就中用火攻之，可以取勝。”肅乃暗思孔明之高見，卻不敢明言。

且說黃蓋臥於帳中，諸將皆來動問。蓋不言語，但長吁而已。忽報參謀闕澤來問。蓋令請入臥內，叱退左右。闕澤曰：“將軍莫非與都督有仇？”蓋曰：“非也。”澤曰：“然則公之受責，莫非苦肉計乎？”蓋曰：“何以知之？”澤曰：“某觀公瑾舉動，已料著八九分。”蓋曰：“某受吳侯三世厚恩，無以為報，故獻此計，以破曹操。吾雖受苦，亦無所恨。吾遍觀軍中，無一人可為心腹者。惟公素有忠義之心，敢以心腹相告。”澤曰：“公之告我，無非要我獻詐降書耳。”蓋曰：“實有此意。未知肯否？”闕澤欣然領諾。正是：勇將輕身思報主，謀臣為國有同心。未知闕澤所言若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## 第四十七回 闕澤密獻詐降書 龐統巧授連環計

卻說闕澤字德潤，會稽山陰人也；家貧好學，與人傭工，嘗借人書來看，看過一遍，更不遺忘；口才辯給，少有膽氣。孫權召為參謀，與黃蓋最相善。蓋知其能言有膽，故欲使獻詐降書。澤欣然應諾曰：“大丈夫處世，不能立功建業，不幾與草木同腐乎！公既捐軀報主，澤又何惜微生！”黃蓋滾下床來，拜而謝之。澤曰：“事不可緩，即今便行。”蓋曰：“書已修下了。”澤領了書，只就當夜扮作漁翁，駕小舟，望北岸而行。

是夜寒星滿天。三更時候，早到曹軍水寨。巡江軍士拿住，連夜報知曹操。操曰：“莫非是奸細麼？”軍士曰：“只一漁翁，自稱是東吳參謀闕澤，有機密事來見。”操便教引將入來。軍士引闕澤至，只見帳上燈燭輝煌，曹操憑几危坐，問曰：“汝既是東吳參謀，來此何干？”澤曰：“人言曹丞相求賢若渴，今觀此問，甚不相合。黃公覆，汝又錯尋思了也！”操曰：“吾與東吳旦夕交兵，汝私行到此，如何不問？”澤曰：“黃公覆乃東吳三世舊臣，今被周瑜於眾將之前，無端毒打，不勝忿恨。因欲投降丞相，為報仇之計，特謀之於我。我與公覆，情同骨肉，徑來為獻密書。未知丞相肯容納否？”操曰：“書在何處？”闕澤取書呈上。

操拆書，就燈下觀看。書略曰：“蓋受孫氏厚恩，本不當懷二心。然以今日事勢論之：用江東六郡之卒，當中國百萬之師，眾寡不敵，海內所共見也。東吳將吏，無有智愚，皆知其不可。周瑜小子，偏懷淺戇，自負其能，輒欲以卵敵石；兼之擅作威福，無罪受刑，有功不賞。蓋系舊臣，無端為所摧辱，心實恨之！伏聞丞相誠心待物，虛懷納士，蓋願率眾歸降，以圖建功雪恥。糧草軍仗，隨船獻納。泣血拜白，萬勿見疑。”曹操於几案上翻覆將書看了十餘次，忽然拍案張目大怒曰：“黃蓋用苦肉計，令汝下詐降書，就中取事，卻敢來戲侮我耶！”便教左右推出斬之。左右將闕澤簇下。澤面不改容，仰天大笑。操教牽回，叱曰：“吾已識破奸計，汝何故哂笑？”澤曰：“吾不笑你。吾笑黃公覆不識人耳。”操曰：“何不識人？”澤曰：“殺便殺，何必多問！”操曰：“吾自幼熟讀兵書，深知奸偽之道。汝這條計，只好瞞別人，如何瞞得我！”澤曰：“你且說書中那件事是奸計？”操曰：“我說出你那破綻，教你死而無怨：你既是真心獻書投降，如何不明約幾時？你今有何理說？”闕澤聽罷，大笑曰：“虧汝不惶恐，敢自誇熟讀兵書！還不及早收兵回去！倘若交戰，必被周瑜擒矣！無學之輩！可惜吾屈死汝手！”操曰：“何謂我無學？”澤曰：“汝不識機謀，不明道理，豈非無學？”操曰：“你且說我那幾般不是處？”澤曰：“汝無待賢之禮，吾何必言！但有死而已。”操曰：“汝若說得有理，我自然敬服。”澤曰：“豈不聞背主作竊，不可定期？倘今約定日期，急切下不得手，這裡反來接應，事必洩漏。但可覷便而行，豈可預期相訂乎？汝不明此理，欲屈殺好人，真無學之輩也！”操聞言，改容下席而謝曰：“某見事不明，誤犯尊威，幸勿掛懷。”澤曰：“吾與黃公覆，傾心投降，如嬰兒之望父母，豈有詐乎！”

”操大喜曰：“若二人能建大功，他日受爵，必在諸人之上。”澤曰：“某等非為爵祿而來，實應天順人耳。”操取酒待之。

少頃，有人入帳，於操耳邊私語。操曰：“將書來看。”其人以密書呈上。操觀之，顏色頗喜。闕澤暗思：“此必蔡中、蔡和來報黃蓋受刑訊息，操故喜我投降之事為真實也。”操曰：“煩先生再回江東，與黃公覆約定，先通訊息過江，吾以兵接應。”澤曰：“某已離江東，不可復還。望丞相別遣機密人去。”操曰：“若他人去，事恐洩漏。”澤再三推辭；良久，乃曰：“若去則不敢久停，便當行矣。”操賜以金帛，澤不受。辭別出營，再駕扁舟，重回江東，來見黃蓋，細說前事。蓋曰：“非公能辯，則蓋徒受苦矣。”澤曰：“吾今去甘寧寨中，探蔡中、蔡和訊息。”蓋曰：“甚善。”澤至寧寨，寧接入，澤曰：“將軍昨為救黃公覆，被周公瑾所辱，吾甚不平。”寧笑而不答。正話間，蔡和、蔡中至。澤以目送甘寧，寧會意，乃曰：“周公瑾只自恃其能，全不以我等為念。我今被辱，羞見江左諸人！”說罷，咬牙切齒，拍案大叫。澤乃虛與寧耳邊低語。寧低頭不言，長嘆數聲。蔡和、蔡中見寧、澤皆有反意，以言挑之曰：“將軍何故煩惱？先生有何不平？”澤曰：“吾等腹中之苦，汝豈知耶！”蔡和曰：“莫非欲背吳投曹耶？”闕澤失色，甘寧拔劍而起曰：“吾事已為窺破，不可不殺之以滅口！”蔡和、蔡中慌曰：“二公勿憂。吾亦當以心腹之事相告。”寧曰：“可速言之！”蔡和曰：“吾二人乃曹公使來詐降者。二公若有歸順之心，吾當引進。”寧曰：“汝言果真？”二人齊聲曰：“安敢相欺！”寧佯喜曰：“若如此，是天賜其便也！”二蔡曰：“黃公覆與將軍被辱之事，吾已報知丞相矣。”澤曰：“吾已為黃公覆獻書丞相，今特來見興霸，相約同降耳。”寧曰：“大丈夫既遇明主，自當傾心相投。”於是四人共飲，同論心事。二蔡即時寫書，密報曹操，說“甘寧與某同為內應。”闕澤另自修書，遣人密報曹操，書中具言：黃蓋欲來，未得其便；但看船頭插青牙旗而來者，即是也。

卻說曹操連得二書，心中疑惑不定，聚眾謀士商議曰：“江左甘寧，被周瑜所辱，願為內應；黃蓋受責，令闕澤來納降：俱未可深信。誰敢直入周瑜寨中，探聽實信？”蔣幹進曰：“某前日空往東吳，未得成功，深懷慚愧。今願捨身再往，務得實信，回報丞相。”操大喜，即時令蔣幹上船。幹駕小舟，徑到江南水寨邊，使人傳報。周瑜聽得幹又到，大喜曰：“吾之成功，只在此人身上！”遂囑付魯肅：“請龐士元來，為我如此如此。”原來襄陽龐統，字士元，因避亂寓居江東，魯肅曾薦之於周瑜。統未及往見，瑜先使肅問計於統曰：“破曹當用何策？”統密謂肅曰：“欲破曹兵，須用火攻；但大江面上，一船著火，餘船四散；除非獻連環計，教他釘作一處，然後功可成也。”肅以告瑜，瑜深服其論，因謂肅曰：“為我行此計者，非龐士元不可。”肅曰：“只怕曹操奸猾，如何去得？”周瑜沉吟未決。正尋思沒個機會，忽報蔣幹又來。瑜大喜，一面分付龐統用計；一面坐於帳上，使人請幹。

幹見不來接，心中疑慮，教把船於僻靜岸口纜系，乃入寨見周瑜。瑜作色曰：“子翼何故欺吾太甚？”蔣幹笑曰：“吾想與你乃舊日弟兄，特來吐心腹事，何言相欺也？”瑜曰：“汝要說我降，除非海枯石爛！前番吾念舊日交情，請你痛飲一醉，留你共榻；你卻盜吾私書，不辭而去，歸報曹操，殺了蔡瑁、張允，致使吾事不成。今日無故又來，必不懷好意！吾不看舊日之情，一刀兩段！本待送你過去，爭奈吾一二日間，便要破曹賊；待留你在軍中，又必有洩漏。”便教左右：“送子翼往西山庵中歇息。待吾破了曹操，那時渡你過江未遲。”蔣幹再欲開言，周瑜已入帳後去了。

左右取馬與蔣幹乘坐，送到西山背後小庵歇息，撥兩個軍人伏侍。幹在庵內，心中憂悶，寢食不安。是夜星露滿天，獨步出庵後，只聽得讀書之聲。信步尋去，見山岩畔有草屋數椽，內射燈光。幹往窺之，只見一人掛劍燈前，誦孫、吳兵書。幹思：“此必異人也。”叩戶請見。其人開門出迎，儀表非俗。幹問姓名，答曰：“姓龐，名統，字士元。”幹曰：“莫非鳳雛先生否？”統曰：“然也。”幹喜曰：“久聞大名，今何僻居此地？”答曰：“周瑜自恃才高，不能容物，吾故隱居於此。公乃何人？”幹曰：“吾蔣幹也。”統乃邀入草菴，共坐談心。幹曰：“以公之才，何往不利？如肯歸曹，幹當引進。”統曰：“吾亦欲離江東久矣。公既有引進之心，即今便當一行。如遲則周瑜聞之，必將見害。”於是與干連夜下山，至江邊尋著原來船隻，飛棹投江北。

既至操寨，幹先入見，備述前事。操聞鳳雛先生來，親自出帳迎入，分賓主坐定，問曰：“周瑜年幼，恃才欺眾，不用良謀。操久聞先生大名，今得惠顧，乞不吝教誨。”統曰：“某素聞丞相用兵有法，今願一睹軍容。”操教備馬，先邀統同觀旱寨。統與操並馬登高而望。統曰：“傍山依林，前後顧盼，出入有門，進退曲折，雖孫、吳再生，穰苴復出，亦不過此矣。”操曰：“先生勿得過譽，尚望指教。”於是又與同觀水寨。見向南分二十四座門，皆有艨艟戰艦，列為城郭，中藏小船，往來有巷，起伏有序，統笑曰：“丞相用兵如此，名不虛傳！”因指江南而言曰：“周郎，周郎！剋期必亡！”操大喜。回寨，請入帳中，置酒共飲，同說兵機。統高談雄辯，應答如流。操深敬服，殷勤相待。統佯醉曰：“敢問軍中有良醫否？”操問何用。統曰：“水軍多疾，須用良醫治之。”時操軍因不服水土，俱生嘔吐之疾，多有死者，操正慮此事；忽聞統言，如何不問？統曰：“丞相教練水軍之法甚妙，但可惜不全。”操再三請問。統曰：“某有一策，使大小水軍，並無疾病，安穩成功。”操大喜，請問妙策。統曰：“大江之中，潮生潮落，風浪不息；北兵不慣乘舟，受此顛播，便生疾病。若以大船小船各皆配搭，或三十為一排，或五十為一排，首尾用鐵環連鎖，上鋪闊板，休言人可渡，馬亦可走矣，乘此而行，任他風浪潮水上下，復何懼哉？”曹操下席而謝曰：“非先生良謀，安能破東吳耶！”統曰：“愚淺之見，丞相自裁之。”操即時傳令，喚軍中鐵匠，連夜打造連環大釘，鎖住船隻。諸軍聞之，俱各喜悅。後人有詩曰：“赤壁鏖兵用火攻，運籌決策盡皆同。若非龐統連環計，公瑾安能立大功？”



龐統又謂操曰：“某觀江左豪傑，多有怨周瑜者；某憑三寸舌，為丞相說之，使皆來降。周瑜孤立無援，必為丞相所擒。瑜既破，則劉備無所用矣。”操曰：“先生果能成大功，操請奏聞天子，封為三公之列。”統曰：“某非為富貴，但欲救萬民耳。丞相渡江，慎勿殺害。”操曰：“吾替天行道，安忍殺戮人民！”統拜求榜文，以安宗族。操曰：“先生家屬，現居何處？”統曰：“只在江邊。若得此榜，可保全矣。”操命寫榜僉押付統。統拜謝曰：“別後可速進兵，休待周郎知覺。”操然之。統拜別，至江邊，正欲下船，忽見岸上一人，道袍竹冠，一把扯住統曰：“你好大膽！黃蓋用苦肉計，闕澤下詐降書，你又來獻連環計；只恐燒不盡絕！你們把出這等毒手來，只好瞞曹操，也須瞞我不得！”得龐統魂飛魄散。正是：莫道東南能制勝，誰雲西北獨無人？畢竟此人是誰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## 第四十八回 宴長江曹操賦詩 鎖戰船北軍用武

卻說龐統聞言，吃了一驚，急回視其人，原來卻是徐庶。統見是故人，心下方定。回顧左右無人，乃曰：“你若說破我計，可惜江南八十一州百姓，皆是你送了也！”庶笑曰：“此間八十三萬人馬，性命如何？”統曰：“元直真欲破我計耶？”庶曰：“吾感劉皇叔厚恩，未嘗忘報。曹操送死吾母，吾已說過終身不設一謀，今安肯破兄良策？只是我亦隨軍在此，兵敗之後，玉石不分，豈能免難？君當教我脫身之術，我即緘口遠避矣。”統笑曰：“元直如此高見遠識，諒此有何難哉！”庶曰：“願先生賜教。”統去徐庶耳邊略說數句。庶大喜，拜謝。龐統別卻徐庶，下船自回江東。

且說徐庶當晚密使近人去各寨中暗布謠言。次日，寨中三三五五，交頭接耳而說。早有探事人報知曹操，說：“軍中傳言西涼州韓遂、馬騰謀反，殺奔許都來。”操大驚，急聚眾謀士商議曰：“吾引兵南征，心中所憂者，韓遂、馬騰耳。軍中謠言，雖未辨虛實，然不可不防。”言未畢，徐庶進曰：“庶蒙丞相收錄，恨無寸功報效。請得三千人馬，星夜往散關把住隘口；如有緊急，再行告報。”操喜曰：“若得元直去，吾無憂矣！散關之上，亦有軍兵，公統領之。目下撥三千馬步軍，命臧霸為先鋒，星夜前去，不可稽遲。”徐庶辭了曹操，與臧霸便行。此便是龐統救徐庶之計。後人有詩曰：“曹操徵南日日憂，馬騰韓遂起戈矛。鳳雛一語教徐庶，正似游魚脫釣鉤。”曹操自遣徐庶去後，心中稍安，遂上馬先看沿江旱寨，次看水寨。乘大船一隻於中央，上建帥字旗號，兩傍皆列水寨，船上埋伏弓弩千張。操居於上。時建安十三年冬十一月十五日，天氣清明，平風靜浪。操令：“置酒設樂於大船之上，吾今夕欲會諸將。”天色向晚，東山月上，皎皎如同白日。長江一帶，如橫素練。操坐大船之上，左右侍御者數百人，皆錦衣繡襖，荷戈執戟。文武眾官，各依次而坐。操見南屏山色如畫，東視柴桑之境，西觀夏口之江，南望樊山，北觀烏林，四顧空闊，心中歡喜，謂眾官曰：“吾自起義兵以來，與國家除兇去害，誓願掃清四海，削平天下；所未得者江南也。今吾有百萬雄師，更賴諸公用命，何患不成功耶！收服江南之後，天下無事，與諸公共享富貴，以樂太平。”文武皆起謝曰：“願得早奏凱歌！我等終身皆賴丞相福蔭。”操大喜，命左右行酒。飲至半夜，操酒酣，遙指南岸曰：“周瑜、魯肅，不識天時！今幸有投降之人，為彼心腹之患，此天助吾也。”荀攸曰：“丞相勿言，恐有洩漏。”操大笑曰：“座上諸公，與近侍左右，皆吾心腹之人也，言之何礙！”又指夏口曰：“劉備、諸葛亮，汝不料螻蟻之力，欲撼泰山，何其愚耶！”顧謂諸將曰：“吾今年五十四歲矣，如得江南，竊有所喜。昔日喬公與吾至契，吾知其二女皆有國色。後不料為孫策、周瑜所娶。吾今新構銅雀臺於漳水之上，如得江南，當娶二喬，置之臺上，以娛暮年，吾願足矣！”言罷大笑。唐人杜牧之有詩曰：“折戟沉沙鐵未消，自將磨洗認前朝。東風不與周郎便，銅雀春深鎖二喬。”曹操正笑談間，忽聞鴉聲望南飛鳴而去。操問曰：“此鴉緣何夜鳴？”

左右答曰：“鵝見月明，疑是天曉，故離樹而鳴也。”操又大笑。時操已醉，乃取檣立於船頭上，以酒奠於江中，滿飲三爵，橫檣謂諸將曰：“我持此檣，破黃巾、擒呂布、滅袁術、收袁紹，深入塞北，直抵遼東，縱橫天下：頗不負大丈夫之志也。今對此景，甚有慷慨。吾當作歌，汝等和之。”歌曰：“對酒當歌，人生幾何：譬如朝露，去日苦多。慨當以慷，憂思難忘；何以解憂，惟有杜康。青青子衿，悠悠我心；但為君故，沉吟至今。呦呦鹿鳴，食野之苹；我有嘉賓，鼓瑟吹笙。皎皎如月，何時可輟？憂從中來，不可斷絕！越陌度阡，枉用相存；契闊談宴，心念舊恩。月明星稀，烏鵲南飛；繞樹三匝，無枝可依。山不厭高，水不厭深；周公吐哺，天下歸心。”歌罷，眾和之，共皆歡笑。忽座間一人進曰：“大軍相當之際，將士用命之時，丞相何故出此不吉之言？”操視之，乃揚州刺史，沛國相人，姓劉，名馥，字元穎。馥起自合肥，創立州治，聚逃散之民，立學校，廣屯田，興治教，久事曹操，多立功績。當下操橫檣問曰：“吾言有何不吉？”馥曰：“月明星稀，烏鵲南飛；繞樹三匝，無枝可依。此不吉之言也。”操大怒曰：“汝安敢敗吾興！”手起一檣，刺死劉馥。眾皆驚駭。遂罷宴。次日，操酒醒，懊恨不已。馥子劉熙，告請父屍歸葬。操泣曰：“吾昨因醉誤傷汝父，悔之無及。可以三公厚禮葬之。”又撥軍士護送靈柩，即日回葬。

次日，水軍都督毛玠、于禁詣帳下，請曰：“大小船隻，俱已配搭連鎖停當。旌旗戰具，一一齊備。請丞相調遣，剋日進兵。”操至水軍中央大戰船上坐定，喚集諸將，各各聽令。水旱二軍，俱分五色旗號：水軍中央黃旗毛玠、于禁，前軍紅旗張郃，後軍皂旗呂虔，左軍青旗文聘，右軍白旗呂通；馬步前軍紅旗徐晃，後軍皂旗李典，左軍青旗樂進，右軍白旗夏侯淵。水陸路都接應使：夏侯惇、曹洪；護衛往來監戰使：許褚、張遼。其餘驍將，各依隊伍。令畢，水軍寨中發擂三通，各隊伍戰船，分門而出。是日西北風驟起，各船拽起風帆，衝波激浪，穩如平地。北軍在船上，踴躍施勇，刺槍使刀。前後左右各軍，旗幟不雜。又有小船五十餘隻，往來巡警催督。操立於將臺之上，觀看調練，心中大喜，以為必勝之法；教且收住帆幔，各依次序回寨。

操升帳謂眾謀士曰：“若非天命助吾，安得鳳雛妙計？鐵索連舟，果然渡江如履平地。”程昱曰：“船皆連鎖，固是平穩；但彼若用火攻，難以迴避。不可不防。”操大笑曰：“程仲德雖有遠慮，卻還有見不到處。”荀攸曰：“仲德之言甚是。丞相何故笑之？”操曰：“凡用火攻，必藉風力。方今隆冬之際，但有西風北風，安有東風南風耶？吾居於西北之上，彼兵皆在南岸，彼若用火，是燒自己之兵也，吾何懼哉？若是十月小春之時，吾早已提備矣。”諸將皆拜伏曰：“丞相高見，眾人不及。”操顧諸將曰：“青、徐、燕、代之眾，不慣乘舟。今非此計，安能涉大江之險！”只見班部中二將挺身出曰：“小將雖幽、燕之人，也能乘舟。今願借巡船二十隻，直至江口，奪旗鼓而還，以顯北軍亦能乘舟也。”操視之，乃袁紹手下舊將焦觸、張南也。操曰：“汝等皆生長北方，恐乘舟不便。江南之兵，往來水上，習練精熟，汝勿輕以性命為兒戲也。”焦

觸、張南大叫曰：“如其不勝，甘受軍法！”操曰：“戰船盡已連鎖，惟有小舟。每舟可容二十人，只恐未便接戰。”觸曰：“若用大船，何足為奇？乞付小舟二十餘隻，某與張南各引一半，只今日直抵江南水寨，須要奪旗斬將而還。”操曰：“吾與汝二十隻船，差撥精銳軍五百人，皆長槍硬弩。到來日天明，將大寨船出到江面上，遠為之勢。更差文聘亦領三十隻巡船接應汝回。”焦觸、張南欣喜而退。

次日，四更造飯，五更結束已定，早聽得水寨中擂鼓鳴金。船皆出寨，分佈水面，長江一帶，青紅旗號交雜。焦觸、張南領哨船二十隻，穿寨而出，望江南進發。卻說南岸隔夜聽得鼓聲喧震，遙望曹操調練水軍，探事人報知周瑜。瑜往山頂觀之，操軍已收回。次日，忽又聞鼓聲震天，軍士急登高觀望，見有小船衝波而來，飛報中軍。周瑜問帳下：“誰敢先出？”韓當、周泰二人齊出曰：“某當權為先鋒破敵。”瑜喜，傳令各寨嚴加守禦，不可輕動。韓當、周泰各引哨船五隻，分左右而出。卻說焦觸、張南憑一勇之氣，飛棹小船而來。韓當獨披掩心，手執長槍，立於船頭。焦觸船先到，便命軍士亂箭望韓當船上射來。當用牌遮隔。焦觸捻長槍與韓當交鋒。當手起一槍，刺死焦觸。張南隨後大叫趕來。隔斜裡周泰船出。張南挺槍立於船頭，兩邊弓矢亂射。周泰一臂挽牌，一手提刀，兩船相離七八尺，泰即飛身一躍，直躍過張南船上，手起刀落，砍張南於水中，亂殺駕舟軍士。眾船飛棹急回。韓當、周泰催船追趕，到半江中，恰與文聘船相迎。兩邊便擺定船廝殺。卻說周瑜引眾將立於山頂，遙望江北水面艨艟戰船，排合江上，旗幟號帶，皆有次序。回看文聘與韓當、周泰相持，韓當、周泰奮力攻擊，文聘抵敵不住，回船而走，韓、週二人，急催船追趕。周瑜恐二人深入重地，便將白旗招颭，令眾鳴金。二人乃揮棹而回。周瑜于山頂看隔江戰船，盡入水寨。瑜顧謂眾將曰：“江北戰船如蘆葦之密，操又多謀，當用何計以破之？”眾未及對，忽見曹軍寨中，被風吹折中央黃旗，飄入江中。瑜大笑曰：“此不祥之兆也！”正觀之際，忽狂風大作，江中波濤拍岸。一陣風過，颭起旗角於周瑜臉上拂過。瑜猛然想起一事在心，大叫一聲，往後便倒，口吐鮮血。諸將急救起時，卻早不省人事。正是：一時忽笑又忽叫，難使南軍破北軍。畢竟周瑜性命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## 第四十九回 七星壇諸葛祭風 三江口周瑜縱火

卻說周瑜立於山頂，觀望良久，忽然望後而倒，口吐鮮血，不省人事。左右救回帳中。諸將皆來動問，盡皆愕然相顧曰：“江北百萬之眾，虎踞鯨吞。不爭都督如此，倘曹兵一至，如之奈何？”慌忙差人申報吳侯，一面求醫調治。

卻說魯肅見周瑜臥病，心中憂悶，來見孔明，言周瑜卒病之事。孔明曰：“公以為何如？”肅曰：“此乃曹操之福，江東之禍也。”孔明笑曰：“公瑾之病，亮亦能醫。”肅曰：“誠如此，則國家萬幸！”即請孔明同去看病。肅先入見周瑜。瑜以被矐頭而臥。肅曰：“都督病勢若何？”周瑜曰：“心腹攪痛，時復昏迷。”肅曰：“曾服何藥餌？”瑜曰：“心中嘔逆，藥不能下。”肅曰：“適來去望孔明，言能醫都督之病。現在帳外，煩來醫治，何如？”瑜命請入，教左右扶起，坐於床上。孔明曰：“連日不晤君顏，何期貴體不安！”瑜曰：“人有旦夕禍福，豈能自保？”孔明笑曰：“天有不測風雲，人又豈能料乎？”瑜聞失色，乃作呻吟之聲。孔明曰：“都督心中似覺煩積否？”瑜曰：“然，”孔明曰：“必須用涼藥以解之。”瑜曰：“已服涼藥，全然無效。”孔明曰：“須先理其氣；氣若順，則呼吸之間，自然痊可。”瑜料孔明必知其意，乃以言挑之曰：“欲得順氣，當服何藥？”孔明笑曰：“亮有一方，便教都督氣順。”瑜曰：“願先生賜教。”孔明索紙筆，屏退左右，密書十六字曰：“欲破曹公，宜用火攻；萬事俱備，只欠東風。”寫畢，遞與周瑜曰：“此都督病源也。”瑜見了大驚，暗思：“孔明真神人也！早已知我心事！只索以實情告之。”乃笑曰：“先生已知我病源，將用何藥治之？事在危急，望即賜教。”孔明曰：“亮雖不才，曾遇異人，傳授奇門遁甲天書，可以呼風喚雨。都督若要東南風時，可於南屏山建一臺，名曰七星壇：高九尺，作三層，用一百二十人，手執旗幡圍繞。亮於臺上作法，借三日三夜東南大風，助都督用兵，何如？”瑜曰：“休道三日三夜，只一夜大風，大事可成矣。只是事在目前，不可遲緩。”孔明曰：“十一月二十日甲子祭風，至二十二日丙寅風息，如何？”瑜聞言大喜，矍然而起。便傳令差五百精壯軍士，往南屏山築壇；撥一百二十人，執旗守壇，聽候使令。

孔明辭別出帳，與魯肅上馬，來南屏山相度地勢，令軍士取東南方赤土築壇。方圓二十四丈，每一層高三尺，共是九尺。下一層插二十八宿旗：東方七面青旗，按角、亢、氏、房、心、尾、箕，布蒼龍之形；北方七面皂旗，按鬥、牛、女、虛、危、室、壁，作玄武之勢；西方七面白旗，按奎、婁、胃、昂、畢、觜、參，踞白虎之威；南方七面紅旗，按井、鬼、柳、星、張、翼、轸，成朱雀之狀。第二層周圍黃旗六十四面，按六十四卦，分八位而立。上一層用四人，各人戴束髮冠，穿皂羅袍，鳳衣博帶，朱履方裾。前左立一人，手執長竿，竿尖上用雞羽為葆。以招風信；前右立一人，手執長竿，竿上系七星號帶，以表風色；後左立一人，捧寶劍；後右立一人，捧香爐。壇下二十四人，

各持旌旗、寶蓋、大戟、長戈、黃鉞、白旄、朱幡、皂纛，環繞四面。

孔明於十一月二十日甲子吉辰，沐浴齋戒，身披道衣，跣足散發，來到壇前。分付魯肅曰：“子敬自往軍中相助公瑾調兵。倘亮所祈無應，不可有怪。”魯肅別去。孔明囑付守壇將士：“不許擅離方位。不許交頭接耳。不許失口亂言。不許失驚打怪。如違令者斬！”眾皆領命。孔明緩步登壇，觀瞻方位已定，焚香於爐，注水於盂，仰天暗祝。下壇入帳中少歇，令軍士更替吃飯。孔明一日上壇三次，下壇三次。卻並不見有東南風。且說周瑜請程普、魯肅一班軍官，在帳中伺候，只等東南風起，便調兵出；一面關報孫權接應。黃蓋已自準備火船二十隻，船頭密佈大釘；船內裝載蘆葦乾柴，灌以魚油，上鋪硫黃、焰硝引火之物，各用青布油單遮蓋；船頭上插青龍牙旗，船尾各系走舸；在帳下聽候，只等周瑜號令。甘寧、闕澤窩盤蔡和、蔡中在水寨中，每日飲酒，不放一卒登岸；周圍盡是東吳軍馬，把得水洩不通；只等帳上號令下來。周瑜正在帳中坐議，探子來報：“吳侯船隻離寨八十五里停泊，只等都督好音。”瑜即差魯肅遍告各部下官兵將士：“俱各收拾船隻、軍器、帆櫓等物。號令一齣，時刻休違。倘有違誤，即按軍法。”眾兵將得令，一個個磨拳擦掌，準備廝殺。

是日，看看近夜，天色清明，微風不動。瑜謂魯肅曰：“孔明之言謬矣。隆冬之時，怎得東南風乎？”肅曰：“吾料孔明必不謬談。”將近三更時分，忽聽風聲響，旗幡轉動。瑜出帳看時，旗腳竟飄西北。霎時間東南風大起，瑜駭然曰：“此人有奪天地造化之法、鬼神不測之術！若留此人，乃東吳禍根也。及早殺卻，免生他日之憂。”急喚帳前護軍校尉丁奉、徐盛二將：“各帶一百人。徐盛從江內去，丁奉從旱路去，都到南屏山七星壇前，休問長短，拿住諸葛亮便行斬首，將首級來請功。”二將領命。徐盛下船，一百刀斧手盪開棹槳；丁奉上馬，一百弓弩手各跨徵駒：往南屏山來。於路正迎著東南風起。後人有詩曰：“七星壇上臥龍登，一夜東風江水騰。不是孔明施妙計，周郎安得逞才能？”

丁奉馬軍先到，見壇上執旗將士，當風而立。丁奉下馬提劍上壇，不見孔明，慌問守壇將士。答曰：“恰才下壇去了。”丁奉忙下壇尋時，徐盛船已到。二人聚於江邊。小卒報曰：“昨晚一隻快船停在前面灘口。適間卻見孔明披髮下船，那船望上水去了。”丁奉、徐盛便分水陸兩路追襲。徐盛教拽起滿帆，搶風而使。遙望前船不遠，徐盛在船頭上高聲大叫：“軍師休去！都督有請！”只見孔明立於船尾大笑曰：“上覆都督：好好用兵；諸葛亮暫回夏口，異日再容相見。”徐盛曰：“請暫少住，有緊話說。”孔明曰：“吾已料定都督不能容我，必來加害，預先教趙子龍來相接。將軍不必追趕。”徐盛見前船無篷，只顧趕來。看看至近，趙雲拈弓搭箭，立於船尾大叫曰：“吾乃常山趙子龍也！奉令特來接軍師。你如何來追趕？本待一箭射死你來，顯得兩家失了和氣。——教你知我手段！”言訖，箭到處，射斷徐盛船上篷索。那篷墮落下水，其船便橫。趙雲卻教自己船上拽起滿帆，乘順風而去。其船如飛，追之不及。岸上丁奉喚徐盛船近

岸，言曰：“諸葛亮神機妙算，人不可及。更兼趙雲有萬夫不當之勇，汝知他當陽長坂時否？吾等只索回報便了。”於是二人回見周瑜，言孔明預先約趙雲迎接去了。周瑜大驚曰：“此人如此多謀，使我曉夜不安矣！”魯肅曰：“且待破曹之後，卻再圖之。”

瑜從其言，喚集諸將聽令。先教甘寧：“帶了蔡中並降卒沿南岸而走，只打北軍旗號，直取烏林地面，正當曹操屯糧之所，深入軍中，舉火為號。只留下蔡和一人在帳下，我有用處。”第二喚太史慈分付：“你可領三千兵，直奔黃州地界，斷曹操合淝接應之兵，就逼曹兵，放火為號；只看紅旗，便是吳侯接應兵到。”這兩隊兵最遠，先發。第三喚呂蒙領三千兵去烏林接應甘寧，焚燒曹操寨柵，第四喚凌統領三千兵，直截彝陵界首，只看烏林火起，以兵應之。第五喚董襲領三千兵，直取漢陽，從漢川殺奔曹操寨中。看白旗接應。第六喚潘璋領三千兵，盡打白旗，往漢陽接應董襲。六隊船隻各自分路去了。卻令黃蓋安排火船，使小卒馳書約曹操，今夜來降。一面撥戰船四隻，隨於黃蓋船後接應。第一隊領兵軍官韓當，第二隊領兵軍官周泰，第三隊領兵軍官蔣欽，第四隊領兵軍官陳武；四隊各引戰船三百隻，前面各擺列火船二十隻。周瑜自與程普在大艫上督戰，徐盛、丁奉為左右護衛，只留魯肅共關澤及眾謀士守寨。程普見周瑜調軍有法，甚相敬服。卻說孫權差使命持兵符至，說已差陸遜為先鋒，直抵蘄、黃地面進兵，吳侯自為後應。瑜又差人西山放火炮，南屏山舉號旗。各各準備停當，只等黃昏舉動。

話分兩頭。且說劉玄德在夏口專候孔明回來，忽見一隊船到，乃是公子劉琦自來探聽訊息。玄德請上敵樓坐定，說：“東南風起多時，子龍去接孔明，至今不見到，吾心甚憂。”小校遙指樊口港上：“一帆風送扁舟來到，必軍師也。”玄德與劉琦下樓迎接。須臾船到，孔明、子龍登岸。玄德大喜。問候畢，孔明日：“且無暇告訴別事。前者所約軍馬戰船，皆已辦否？”玄德曰：“收拾久矣，只候軍師呼叫。”

孔明便與玄德、劉琦升帳坐定，謂趙雲曰：“子龍可帶三千軍馬，渡江徑取烏林小路，揀樹木蘆葦密處埋伏。今夜四更已後，曹操必然從那條路奔走。等他軍馬過，就半中間放起火來。雖然不殺他盡絕，也殺一半。”雲曰：“烏林有兩條路：一條通南郡，一條取荊州。不知向那條路來？”孔明日：“南郡勢迫，曹操不敢往；必來荊州，然後大軍投許昌而去。”雲領計去了。又喚張飛曰：“翼德可領三千兵渡江，截斷彝陵這條路，去葫蘆谷口埋伏。曹操不敢走南彝陵，必望北彝陵去。來日雨過，必然來埋鍋造飯。只看煙起，便就山邊放起火來。雖然不捉得曹操，翼德這場功料也不小。”飛領計去了。又喚糜竺、糜芳、劉封三人各駕船隻，繞江剿擒敗軍，奪取器械。三人領計去了。孔明起身，謂公子劉琦曰：“武昌一望之地。最為緊要。公子便請回，率領所部之兵，陳於岸口。操一敗必有逃來者，就而擒之，卻不可輕離城郭。”劉琦便辭玄德、孔明去了。孔明謂玄德曰：“主公可於樊口屯兵，憑高而望，坐看今夜周郎成大功也。”

時雲長在側，孔明全然不睬。雲長忍耐不住，乃高聲曰：“關某自隨兄長征戰，許多年來，未嘗落後。今日逢大敵，軍師卻不委用，此是何意？”孔明笑曰：“雲長勿怪

！某本欲煩足下把一個最緊要的隘口，怎奈有些違礙，不敢教去。”雲長曰：“有何違礙？願即見諭。”孔明曰：“昔日曹操待足下甚厚，足下當有以報之。今日操兵敗，必走華容道；若令足下去時，必然放他過去。因此不敢教去。”雲長曰：“軍師好心多！當日曹操果是重待某，某已斬顏良，誅文丑，解白馬之圍，報過他了。今日撞見，豈肯放過！”孔明曰：“倘若放了時，卻如何？”雲長曰：“願依軍法！”孔明曰：“如此，立下文書。”雲長便與了軍令狀。”雲長曰：“若曹操不從那條路上來，如何？”孔明曰：“我亦與你軍令狀。雲長大喜。孔明曰：“雲長可於華容小路高山之處，堆積柴草，放起一把火煙，引曹操來。”雲長曰：“曹操望見煙，知有埋伏，如何肯來？”孔明笑曰：“豈不聞兵法虛虛實實之論？操雖能用兵，只此可以瞞過他也。他見煙起，將謂虛張聲勢，必然投這條路來。將軍休得容情。”雲長領了將令，引關平、周倉並五百校刀手，投華容道埋伏去了。玄德曰：“吾弟義氣深重，若曹操果然投華容道去時，只恐端的放了。”孔明曰：“亮夜觀乾象，操賊未合身亡。留這人情，教雲長做了，亦是美事。”玄德曰：“先生神算，世所罕及！”孔明遂與玄德往樊口，看周瑜用兵，留孫乾、簡雍守城。卻說曹操在大寨中，與眾將商議，只等黃蓋訊息。當日東南風起甚緊。程昱入告曹操曰：“今日東南風起，宜預提防。”操笑曰：“冬至一陽生，來複之時，安得無東南風？何足為怪！”軍士忽報江東一隻小船來到，說有黃蓋密書。操急喚入。其人呈上書。書中訴說：“周瑜關防得緊，因此無計脫身。今有鄱陽湖新運到糧，周瑜差蓋巡哨，已有方便。好歹殺江東名將，獻首來降。只在今晚二更，船上插青龍牙旗者，即糧船也。”操大喜，遂與眾將來水寨中大船上，觀望黃蓋船到。

且說江東，天色向晚，周瑜喚出蔡和，令軍士縛倒。和叫：“無罪！”瑜曰：“汝是何等人，敢來詐降！吾今缺少福物祭旗，願借你首級。”和抵賴不過，大叫曰：“汝家闕澤、甘寧亦曾與謀！”瑜曰：“此乃吾之所使也。”蔡和悔之無及。瑜令捉至江邊皂纛旗下，奠酒燒紙，一刀斬了蔡和，用血祭旗畢，便令開船。黃蓋在第三隻火船上，獨披掩心，手提利刃，旗上大書“先鋒黃蓋”。蓋乘一天順風，望赤壁進發。是時東風大作，波浪洶湧。操在中軍遙望隔江，看看月上，照耀江水，如萬道金蛇，翻波戲浪。操迎風大笑，自以為得志。忽一軍指說：“江南隱隱一簇帆幔，使風而來。”操憑高望之。報稱：“皆插青龍牙旗。內中有大旗，上書先鋒黃蓋名字。”操笑曰：“公覆來降，此天助我也！”來船漸近。程昱觀望良久，謂操曰：“來船必詐。且休教近寨。”操曰：“何以知之！”程昱曰：“糧在船中，船必穩重；今觀來船，輕而且浮。更兼今夜東南風甚緊，倘有詐謀，何以當之？”操省悟，便問：“誰去止之？”文聘曰：“某在水上頗熟，願請一往。”言畢，跳下小船，用手一指，十數只巡船，隨文聘船出。聘立於船頭，大叫：“丞相鈞旨：南船且休近寨，就江心拋住。”眾軍齊喝：“快下了篷！”言未絕，弓弦響處，文聘被箭射中左臂，倒在船中。船上大亂，各自奔回。南船距操寨止隔二里水面。黃蓋用刀一招，前船一齊發火。火趁風威，風助火勢，船如箭發，煙焰漲天。二十隻火船，撞入水寨，曹寨中船隻一時盡著；又被鐵環鎖住，無處逃避。隔



江炮響，四下火船齊到，但見三江面上，火逐風飛，一派通紅，漫天徹地。

曹操回觀岸上營寨，幾處煙火。黃蓋跳在小船上，背後數人駕舟，冒煙突火，來尋曹操。操見勢急，方欲跳上岸，忽張遼駕一小腳船，扶操下得船時，那隻大船，已自著了。張遼與十數人保護曹操，飛奔岸口。黃蓋望見穿絳紅袍者下船，料是曹操，乃催船速進，手提利刃，高聲大叫：“曹賊休走！黃蓋在此！”操叫苦連聲。張遼拈弓搭箭，覷著黃蓋較近，一箭射去。此時風聲正大，黃蓋在火光中，那裡聽得弓弦響？”正中肩窩，翻身落水。正是：火厄盛時遭水厄，棒瘡愈後患金瘡。未知黃蓋性命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## 第五十回 諸葛亮智算華容 關雲長義釋曹操

卻說當夜張遼一箭射黃蓋下水，救得曹操登岸，尋著馬匹走時，軍已大亂。韓當冒煙突火來攻水寨，忽聽得士卒報道：“後梢舵上一人，高叫將軍表字。”韓當細聽，但聞高叫“義公救我？”當曰：“此黃公覆也！”急救救起。見黃蓋負箭著傷，咬出箭桿，箭頭陷在肉內。韓當急為脫去溼衣，用刀剜出箭頭，扯旗束之，脫自己戰袍與黃蓋穿了，先令別船送回大寨醫治。原來黃蓋深知水性，故大寒之時，和甲墮江，也逃得性命。卻說當日滿江火滾，喊聲震地。左邊是韓當、蔣欽兩軍從赤壁西邊殺來；右邊是周泰、陳武兩軍從赤壁東邊殺來；正中是周瑜、程普、徐盛、丁奉大隊船隻都到。火須兵應，兵仗火威。此正是：三江水戰，赤壁鏖兵。曹軍著槍中箭、火焚水溺者，不計其數。後人有詩曰：“魏吳爭鬥決雌雄，赤壁樓船一掃空。烈火初張照雲海，周郎曾此破曹公。”又有一絕雲：“山高月小水茫茫，追嘆前朝割據忙。南士無心迎魏武，東風有意便周郎。”不說江中鏖兵。且說甘寧令蔡中引入曹寨深處，寧將蔡中一刀砍於馬下，就草上放起火來。呂蒙遙望中軍火起，也放十數處火，接應甘寧。潘璋、董襲分頭放火吶喊，四下裡鼓聲大震。曹操與張遼引百餘騎，在火林內走，看前面無一處不著。正走之間，毛玠救得文聘，引十數騎到。操令軍尋路。張遼指道：“只有烏林地面，空闊可走。”操徑奔烏林。正走間，背後一軍趕到，大叫：“曹賊休走！”火光中現出呂蒙旗號。操催軍馬向前，留張遼斷後，抵敵呂蒙。卻見前面火把又起，從山谷中擁出一軍，大叫：“凌統在此！”曹操肝膽皆裂。忽刺斜裡一彪軍到，大叫：“丞相休慌！徐晃在此！”彼此混戰一場，奪路望北而走。忽見一隊軍馬，屯在山坡前。徐晃出問，乃是袁紹手下降將馬延、張顗，有三千北地軍馬，列寨在彼；當夜見滿天火起，未敢轉動，恰好接著曹操。操教二將引一千軍馬開路，其餘留著護身。操得這枝生力軍馬，心中稍安。馬延、張顗二將飛騎前行。不到十里，喊聲起處，一彪軍出。為首一將，大呼曰：“吾乃東吳甘興霸也！”馬延正欲交鋒，早被甘寧一刀斬於馬下；張顗挺槍來迎，寧大喝一聲，顗措手不及，被寧手起一刀，翻身落馬。後軍飛報曹操。操此時指望合肥有兵救應；不想孫權在合肥路口，望見江中火光，知是我軍得勝，便教陸遜舉火為號，太史慈見了，與陸遜合兵一處，衝殺將來。操只得望彝陵而走。路上撞見張郃，操令斷後。縱馬加鞭，走至五更，回望火光漸遠，操心方定，問曰：“此是何處？”左右曰：“此是烏林之西，宜都之北。”操見樹木叢雜，山川險峻，乃於馬上仰面大笑不止。諸將問曰：“丞相何故大笑？”操曰：“吾不笑別人，單笑周瑜無謀，諸葛亮少智。若是吾用兵之時，預先在這裡伏下一軍，如之奈何？”說猶未了，兩邊鼓聲震響，火光竟天而起，驚得曹操幾乎墜馬。刺斜裡一彪軍殺出，大叫：“我趙子龍奉軍師將令，在此等候多時了！”操教徐晃、張郃雙敵趙雲，自己冒煙突火而去。子龍不來追趕，只顧搶奪旗幟。曹操得脫。

天色微明，黑雲罩地，東南風尚不息。忽然大雨傾盆，溼透衣甲。操與軍士冒雨而行，諸軍皆有飢色。操令軍士往村落中劫掠糧食，尋覓火種。方欲造飯，後面一軍趕到。操心甚慌。原來卻是李典、許褚保護著眾謀士來到，操大喜，令軍馬且行，問：“前面是那裡地面？”人報：“一邊是南彝陵大路，一邊是北彝陵山路。”操問：“那裡投南郡江陵去近？”軍士稟曰：“取南彝陵過葫蘆口去最便。”操教走南彝陵。行至葫蘆口，軍皆飢餒，行走不上，馬亦睏乏，多有倒於路者。操教前面暫歇。馬上有帶得鑼鍋的，也有村中掠得糧米的，便就山邊揀幹處埋鍋造飯，割馬肉燒吃。盡皆脫去溼衣，於風頭吹曬；馬皆摘鞍野放，咽咬草根。操坐於疏林之下，仰面大笑。眾官問曰：“適來丞相笑周瑜、諸葛亮，引惹出趙子龍來，又折了許多人馬。如今為何又笑？”操曰：“吾笑諸葛亮、周瑜畢竟智謀不足。若是我用兵時，就這個去處，也埋伏一彪軍馬，以逸待勞；我等縱然脫得性命，也不免重傷矣。彼見不到此，我是以笑之。”正說間，前軍後軍一齊發喊，操大驚，棄甲上馬。眾軍多有不及收馬者。早見四下火煙布合，山口一軍擺開，為首乃燕人張翼德，橫矛立馬，大叫：“操賊走那裡去！”諸軍眾將見了張飛，盡皆膽寒。許褚騎無鞍馬來戰張飛。張遼、徐晃二將，縱馬也來夾攻。兩邊軍馬混戰做一團。操先撥馬走脫，諸將各自脫身。張飛從後趕來。操迤邐奔逃，追兵漸遠，回顧眾將多已帶傷。

正行時，軍士稟曰：“前面有兩條路，請問丞相從那條路去？”操問：“那條路近？”軍士曰：“大路稍平，卻遠五十餘里。小路投華容道，卻近五十餘里；只是地窄路險，坑坎難行。”操令人上山觀望，回報：“小路山邊有數處煙起；大路並無動靜。”操教前軍便走華容道小路。諸將曰：“烽煙起處，必有軍馬，何故反走這條路？”操曰：“豈不聞兵書有云：虛則實之，實則虛之。諸葛亮多謀，故使人于山僻燒煙，使我軍不敢從這條山路走，他卻伏兵於大路等著。吾料已定，偏不教中他計！”諸將皆曰：“丞相妙算，人不可及。”遂勒兵走華容道。此時人皆飢倒，馬盡睏乏。焦頭爛額者扶策而行，中箭著槍者勉強而走。衣甲溼透，個個不全；軍器旗幡，紛紛不整：大半皆是彝陵道上被趕得慌，只騎得禿馬，鞍轡衣服，盡皆拋棄。正值隆冬嚴寒之時，其苦何可勝言。

操見前軍停馬不進，問是何故。回報曰：“前面山僻路小，因早晨下雨，坑塹內積水不流，泥陷馬蹄，不能前進。”操大怒，叱曰：“軍旅逢山開路，遇水疊橋，豈有泥濘不堪行之理！”傳下號令，教老弱中傷軍士在後慢行，強壯者擔土束柴，搬草運蘆，填塞道路。務要即時行動，如違令者斬。眾軍只得都下馬，就路旁砍伐竹木，填塞山路。操恐後軍來趕，令張遼、許褚、徐晃引百騎執刀在手，但遲慢者便斬之。此時軍已餓乏，眾皆倒地，操喝令人馬踐踏而行，死者不可勝數。號哭之聲，於路不絕。操怒曰：“生死有命，何哭之有！如再哭者立斬！”三停人馬：一停落後，一停填了溝壑，一停跟隨曹操。過了險峻，路稍平坦。操回顧止有三百餘騎隨後，並無衣甲袍鎧整齊者。操催

速行。眾將曰：“馬盡乏矣，只好少歇。”操曰：“趕到荊州將息未遲。”又行不到數里，操在馬上揚鞭大笑。眾將問：“丞相何又大笑？”操曰：“人皆言周瑜、諸葛亮足智多謀，以吾觀之，到底是無能之輩。若使此處伏一旅之師，吾等皆束手受縛矣。”

言未畢，一聲炮響，兩邊五百校刀手擺開，為首大將關雲長，提青龍刀，跨赤兔馬，截住去路。操軍見了，亡魂喪膽，面面相覷。操曰：“既到此處，只得決一死戰！”眾將曰：“人縱然不怯，馬力已乏，安能復戰？”程昱曰：“某素知雲長傲上而不忍下，欺強而不凌弱；恩怨分明，信義素著。丞相舊日有恩於彼，今只親自告之，可脫此難。”操從其說，即縱馬向前，欠身謂雲長曰：“將軍別來無恙！”雲長亦欠身答曰：“關某奉軍師將令，等候丞相多時。”操曰：“曹操兵敗勢危，到此無路，望將軍以昔日之情為重。”雲長曰：“昔日關某雖蒙丞相厚恩，然已斬顏良，誅文丑，解白馬之圍，以奉報矣。今日之事，豈敢以私廢公？”操曰：“五關斬將之時，還能記否？大丈夫以信義為重。將軍深明《春秋》，豈不知庾公之斯追子濯孺子之事乎？”雲長是個義重如山之人，想起當日曹操許多恩義，與後來五關斬將之事，如何不動心？又見曹軍惶惶，皆欲垂淚，一發心中不忍。於是把馬頭勒回，謂眾軍曰：“四散擺開。”這個分明是放曹操的意思。操見雲長回馬，便和眾將一齊衝將過去。雲長回身時，曹操已與眾將過去了。雲長大喝一聲，眾軍皆下馬，哭拜於地。雲長愈加不忍。正猶豫間，張遼縱馬而至。雲長見了，又動故舊之情，長嘆一聲，並皆放去。後人有詩曰：“曹瞞兵敗走華容，正與關公狹路逢。只為當初恩義重，放開金鎖走蛟龍。”

曹操既脫華容之難。行至谷口，回顧所隨軍兵，止有二十七騎。比及天晚，已近南郡，火把齊明，一簇人馬攔路。操大驚曰：“吾命休矣！”只見一群哨馬衝到，方認得是曹仁軍馬。操才心安。曹仁接著，言：“雖知兵敗，不敢遠離，只得在附近迎接。”操曰：“幾與汝不相見也！”於是引眾入南郡安歇。隨後張遼也到，說雲長之德。操點將校，中傷者極多，操皆令將息。曹仁置酒與操解悶。眾謀士俱在座。操忽仰天大慟。眾謀士曰：“丞相於虎窟中逃難之時，全無懼怯；今到城中，人已得食，馬已得料，正須整頓軍馬復仇，何反痛哭？”操曰：“吾哭郭奉孝耳！若奉孝在，決不使吾有此大失也！”遂捶胸大哭曰：“哀哉，奉孝！痛哉，奉孝！惜哉！奉孝！”眾謀士皆默然自慚。次日，操喚曹仁曰：“吾今暫回許都，收拾軍馬，必來報仇。汝可保全南郡。吾有一計，密留在此，非急休開，急則開之。依計而行，使東吳不敢正視南郡。”仁曰：“合淝、襄陽，誰可保守？”操曰：“荊州託汝管領；襄陽吾已撥夏侯惇守把；合淝最為緊要之地，吾令張遼為主將，樂進、李典為副將，保守此地。但有緩急，飛報將來。”操分撥已定，遂上馬引眾奔回許昌。荊州原降文武各官，依舊帶回許昌呼叫。曹仁自遣曹洪據守彝陵、南郡，以防周瑜。

卻說關雲長放了曹操，引軍自回。此時諸路軍馬，皆得馬匹、器械、錢糧，已回夏口；獨雲長不獲一人一騎，空身回見玄德。孔明正與玄德作賀，忽報雲長至。孔明忙離

坐席，執杯相迎曰：“且喜將軍立此蓋世之功，與普天下除大害。合宜遠接慶賀！”雲長默然。孔明曰：“將軍莫非因吾等不曾遠接，故爾不樂？”回顧左右曰：“汝等緣何不先報？”雲長曰：“關某特來請死。”孔明曰：“莫非曹操不曾投華容道上來？”雲長曰：“是從那裡來。關某無能，因此被他走脫。”孔明曰：“拿得甚將士來？”雲長曰：“皆不曾拿。”孔明曰：“此是雲長想曹操昔日之恩，故意放了。但既有軍令狀在此，不得不按軍法。”遂叱武士推出斬之。正是：拚將一死酬知己，致令千秋仰義名。未知雲長性命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## 第五十一回 曹仁大戰東吳兵 孔明一氣周公瑾

卻說孔明欲斬雲長，玄德曰：“昔吾三人結義時，誓同生死。今雲長雖犯法，不忍違卻前盟。望權記過，容將功贖罪。”孔明方才饒了。且說周瑜收軍點將，各各敘功，申報吳侯。所得降卒，盡行發付渡江，大犒三軍，遂進兵攻取南郡。前隊臨江下寨，前後分五營。周瑜居中。瑜正與眾商議徵進之策，忽報：“劉玄德使孫乾來與都督作賀。”瑜命請入。乾施禮畢，言：“主公特命乾拜謝都督大德，有薄禮上獻。”瑜問曰：“玄德在何處？”乾答曰：“現移兵屯油江口。”瑜驚曰：“孔明亦在油江否？”乾曰：“孔明與主公同在油江。”瑜曰：“足下先回，某親來相謝也。”瑜收了禮物，發付孫乾先回。肅曰：“卻才都督為何失驚？”瑜曰：“劉備屯兵油江，必有取南郡之意。我等費了許多軍馬，用了許多錢糧，目下南郡反手可得；彼等心懷不仁，要就現成，須放著周瑜不死！”肅曰：“當用何策退之？”瑜曰：“吾自去和他說話。好便好；不好時，不等他取南郡，先結果了劉備！”肅曰：“某願同往。”於是瑜與魯肅引三千輕騎，徑投油江口來。先說孫乾回見玄德，言周瑜將親來相謝。玄德乃問孔明日：“來意若何？”孔明笑曰：“那裡為這些薄禮肯來相謝。止為南郡而來。”玄德曰：“他若提兵來，何以待之？”孔明日：“他來便可如此如此應答。”遂於油江口擺開戰船，岸上列著軍馬。人報：“周瑜、魯肅引兵到來。”孔明使趙雲領數騎來接。瑜見軍勢雄壯，心甚不安。行至營門外，玄德、孔明迎入帳中。各敘禮畢，設宴相待。玄德舉酒致謝鏖兵之事。酒至數巡，瑜曰：“豫州移兵在此，莫非有取南郡之意否？”玄德曰：“聞都督欲取南郡，故來相助。若都督不取，備必取之。”瑜笑曰：“吾東吳久欲吞併漢江，今南郡已在掌中，如何不取？”玄德曰：“勝負不可預定。曹操臨歸，令曹仁守南郡等處，必有奇計；更兼曹仁勇不可當；但恐都督不能取耳。”瑜曰：“吾若取不得，那時任從公取。”玄德曰：“子敬、孔明在此為證，都督休悔。”魯肅躊躇未對。瑜曰：“大丈夫一言既出，何悔之有！”孔明日：“都督此言，甚是公論。先讓東吳去取；若不下，主公取之，有何不可！”瑜與肅辭別玄德、孔明，上馬而去。玄德問孔明日：“卻才先生教備如此回答，雖一時說了，展轉尋思，於理未然。我今孤窮一身，無置足之地，欲得南郡，權且容身；若先教周瑜取了，城池已屬東吳矣，卻如何得住？”孔明大笑曰：“當初亮勸主公取荊州，主公不聽，今日卻想耶？”玄德曰：“前為景升之地，故不忍取；今為曹操之地，理合取之。”孔明日：“不須主公憂慮。盡著周瑜去廝殺，早晚教主公在南郡城中高坐。”玄德曰：“計將安出？”孔明日：“只須如此如此。”玄德大喜，只在江口屯紮，按兵不動。卻說周瑜、魯肅回寨。肅曰：“都督如何亦許玄德取南郡？”瑜曰：“吾彈指可得南郡，落得虛做人情。”隨問帳下將士：“誰敢先取南郡？”一人應聲而出，乃蔣欽也。瑜曰：“汝為先鋒，徐盛、丁奉為副將，撥五千精銳軍馬，先渡江。吾隨後引兵接應。”且說曹仁在南郡，分付曹洪守彝陵，以為掎角之勢。人報：“吳兵已渡漢江。”仁曰：“堅守勿戰為上。”驍將牛金奮然進曰：“兵臨城下而

不出戰，是怯也。況吾兵新敗，正當重振銳氣。某願借精兵五百，決一死戰。”仁從之，令牛金引五百軍出戰。丁奉縱馬來迎。約戰四五合，奉詐敗，牛金引軍追趕入陣。奉指揮眾軍一裹圍牛金於陣中。金左右衝突，不能得出。曹仁在城上望見牛金困在垓心，遂披甲上馬，引麾下壯士數百騎出城，奮力揮刀，殺入吳陣。徐盛迎戰，不能抵擋。曹仁殺到垓心，救出牛金。回顧尚有數十騎在陣，不能得出，遂復翻身殺入，救出重圍。正遇蔣欽攔路，曹仁與牛金奮力衝散。仁弟曹純，亦引兵接應，混殺一陣。吳軍敗走，曹仁得勝而回。蔣欽兵敗，回見周瑜，瑜怒欲斬之，眾將告免。瑜即點兵，要親與曹仁決戰。甘寧曰：“都督未可造次。今曹仁令曹洪據守彝陵，為犄角之勢；某願以精兵三千，徑取彝陵，都督然後可取南郡。”瑜服其論，先教甘寧領三千兵攻打彝陵，早有細作報知曹仁，仁與陳矯商議。矯曰：“彝陵有失，南郡亦不可守矣。宜速救之。”仁遂令曹純與牛金暗地引兵救曹洪。曹純先使人報知曹洪，令洪出城誘敵。甘寧引兵至彝陵，洪出與甘寧交鋒。戰有二十餘合，洪敗走。寧奪了彝陵。至黃昏時，曹純、牛金兵到，兩下相合，圍了彝陵。探馬飛報周瑜，說甘寧困於彝陵城中，瑜大驚。程普曰：“可急分兵救之。”瑜曰：“此地正當衝要之處，若分兵去救，倘曹仁引兵來襲，奈何？”呂蒙曰：“甘興霸乃江東大將，豈可不救？”瑜曰：“吾欲自往救之；但留何人在此，代當吾任？”蒙曰：“留凌公績當之。蒙為前驅，都督斷後；不須十日，必奏凱歌。”瑜曰：“未知凌公績肯暫代吾任否？”凌統曰：“若十日為期，可當之；十日之外，不勝其任矣。”瑜大喜，遂留兵萬餘，付與凌統；即日起大兵投彝陵來。蒙謂瑜曰：“彝陵南僻小路，取南郡極便。可差五百軍去砍倒樹木，以斷其路。彼軍若敗，必走此路；馬不能行，必棄馬而走，吾可得其馬也。”瑜從之，差軍去訖。

大兵將至彝陵，瑜問：“誰可突圍而入，以救甘寧？”周泰願往，即時綽刀縱馬，直殺入曹軍之中，徑到城下。甘寧望見周泰至，自出城迎之。泰言：“都督自提兵至。”寧傳令教軍士嚴裝飽食，準備內應。卻說曹洪、曹純、牛金聞周瑜兵將至，先使人往南郡報知曹仁，一面分兵拒敵。及吳兵至，曹兵迎之。比及交鋒，甘寧、周泰分兩路殺出，曹兵大亂，吳兵四下掩殺。曹洪、曹純、牛金果然投小路而走；卻被亂柴塞道，馬不能行，盡皆棄馬而走。吳兵得馬五百餘匹。周瑜驅兵星夜趕到南郡，正遇曹仁軍來救彝陵。兩軍接著，混戰一場。天色已晚，各自收兵。

曹仁回城中，與眾商議。曹洪曰：“目今失了彝陵，勢已危急，何不拆丞相遺計觀之，以解此危？”曹仁曰：“汝言正合吾意。”遂拆書觀之，大喜，便傳令教五更造飯；平明，大小軍馬，盡皆棄城；城上遍插旌旗，虛張聲勢。軍分三門而出。卻說周瑜救出甘寧，陳兵於南郡城處。見曹兵分三門而出，瑜上將臺觀看。只見女牆邊虛擄旌旗，無人守護；又見軍士腰下各束縛包裹。瑜暗忖曹仁必先準備走路，遂下將臺號令，分佈兩軍為左右翼；如前軍得勝，只顧向前追趕，直待鳴金，方許退步。命程普督後軍，瑜親自引軍取城。對陣鼓聲響處，曹洪出馬搦戰，瑜自至門旗下，使韓當出馬，與曹洪交

鋒；戰到三十餘合，洪敗走。曹仁自出接戰，周泰縱馬相迎；鬥十餘合，仁敗走。陣勢錯亂。周瑜麾兩翼軍殺出，曹軍大敗。瑜自引軍馬追至南郡城下，曹軍皆不入城，望西北面走。韓當、周泰引前部盡力追趕。瑜見城門大開，城上又無人，遂令眾軍搶城。數十騎當先而入。瑜在背後縱馬加鞭，直入甕城。陳矯在敵樓上，望見周瑜親自入城來，暗暗喝采道：“丞相妙策如神！”一聲梆子響，兩邊弓弩齊發，勢如驟雨。爭先入城的，都顛入陷坑內。周瑜急勒馬回時，被一弩箭，正射中左肋，翻身落馬。牛金從城中殺出，來捉周瑜；徐盛、丁奉二人捨命救去。城中曹兵突出，吳兵自相踐踏，落墜坑者無數。程普急收軍時，曹仁、曹洪分兵兩路殺回。吳兵大敗。幸得凌統引一軍從刺斜裡殺來，敵住曹兵。曹仁引得勝兵進城，程普收敗軍回寨。丁、徐二將救得周瑜到帳中，喚行軍醫者用鐵鉗子拔出箭頭，將金瘡藥敷掩瘡口，疼不可當，飲食俱廢。醫者曰：“此箭頭上有毒，急切不能痊可。若怒氣衝激，其瘡復發。”程普令三軍緊守各寨，不許輕出，三日後，牛金引軍來搦戰，程普按兵不動。牛金罵至日暮方回，次日又來罵戰。程普恐瑜生氣，不敢報知。第三日，牛金直至寨門外叫罵，聲聲只道要捉周瑜。程普與眾商議，欲暫且退兵，回見吳侯，卻再理會。卻說周瑜雖患瘡痛，心中自有主張；已知曹兵常來寨前叫罵，卻不見眾將來稟。一日，曹仁自引大軍，擂鼓呐喊，前來搦戰。程普拒住不出。周瑜喚眾將入帳問曰：“何處鼓譟呐喊？”眾將曰：“軍中教演士卒。”瑜怒曰：“何欺我也！吾已知曹兵常來寨前辱罵。程德謀既同掌兵權，何故坐視？”遂命人請程普入帳問之。普曰：“吾見公瑾病瘡，醫者言勿觸怒，故曹兵搦戰，不敢報知。”瑜曰：“公等不戰，主意若何？”普曰：“眾將皆欲收兵暫回江東。待公箭瘡平復，再作區處。”瑜聽罷，於床上奮然躍起曰：“大丈夫既食君祿，當死於戰場，以馬革裹屍還，幸也！豈可為我一人，而廢國家大事乎？”言訖，即披甲上馬。諸軍眾將，無不駭然。遂引數百騎出營前。望見曹兵已布成陣勢，曹仁自立馬於門旗下，揚鞭大罵曰：“周瑜孺子，料必橫天，再不敢正覷我兵！”罵猶未絕，瑜從群騎內突然出曰：“曹仁匹夫！見周郎否！”曹軍看見，盡皆驚駭。曹仁回顧眾將曰：“可大罵之！”眾軍厲聲大罵。周瑜大怒，使潘璋出戰。未及交鋒，周瑜忽大叫一聲，口中噴血。墜於馬下。曹兵衝來，眾將向前抵住，混戰一場，救起周瑜，回到帳中。程普問曰：“都督貴體若何？”瑜密謂普曰：“此吾之計也。”普曰：“計將安出？”瑜曰：“吾身本無甚痛楚；吾所以為此者，欲令曹兵知我病危，必然欺敵。可使心腹軍士去城中詐降，說吾已死。今夜曹仁必來劫寨。吾卻於四下埋伏以應之，則曹仁可一鼓而擒也。”程普曰：“此計大妙！”隨就帳下舉起哀聲。眾軍大驚，盡傳言都督箭瘡大發而死，各寨盡皆掛孝。卻說曹仁在城中與眾商議，言周瑜怒氣沖發，金瘡崩裂，以致口中噴血，墜於馬下，不久必亡。正論間，忽報：“吳寨內有十數個軍士來降。中間亦有二人，原是曹兵被擄過去的。”曹仁忙喚入問之。軍士曰：“今日周瑜陣前金瘡碎裂，歸寨即死。今眾將皆已掛孝舉哀。我等皆受程普之辱，故特歸降，便報此事。”曹仁大喜，隨即商議今晚便去劫寨，奪周瑜之屍，斬其首級，送赴許都。陳矯曰：“此計速行，不可遲誤。”



曹仁遂令牛金為先鋒，自為中軍，曹洪、曹純為合後，只留陳矯領些少軍士守城，其餘軍兵盡起。初更後出城，徑投周瑜大寨。來到寨門，不見一人，但見虛插旗槍而已。情知中計，急忙退軍。四下炮聲齊發：東邊韓當、蔣欽殺來，西邊周泰、潘璋殺來，南邊徐盛、丁奉殺來，北邊陳武、呂蒙殺來。曹兵大敗，三路軍皆被衝散，首尾不能相救。曹仁引十數騎殺出重圍，正遇曹洪，遂引敗殘軍馬一同奔走。殺到五更，離南郡不遠，一聲鼓響，凌統又引一軍攔住去路，截殺一陣。曹仁引軍斜而走，又遇甘寧大殺一陣。曹仁不敢回南郡，徑投襄陽大路而行，吳軍趕了一程，自回。

周瑜、程普收住眾軍，徑到南郡城下，見旌旗佈滿，敵樓上一將叫曰：“都督少罪！吾奉軍師將令，已取城了。吾乃常山趙子龍也。”周瑜大怒，便命攻城。城上亂箭射下。瑜命且回軍商議，使甘寧引數千軍馬，徑取荊州；凌統引數千軍馬，徑取襄陽；然後卻再取南郡未遲。正分撥間，忽然探馬急來報說：“諸葛亮自得了南郡，遂用兵符，星夜詐調荊州守城軍馬來救，卻教張飛襲了荊州。”又一探馬飛來報說：“夏侯惇在襄陽，被諸葛亮差人齎兵符，詐稱曹仁求救，誘惇引兵出，卻教雲長襲取了襄陽。二處城池，全不費力，皆屬劉玄德矣。”周瑜曰：“諸葛亮怎得兵符？”程普曰：“他拿住陳矯，兵符自然盡屬之矣。”周瑜大叫一聲，金瘡迸裂。正是：幾郡城池無我分，一場辛苦為誰忙！未知性命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## 第五十二回 諸葛亮智辭魯肅 趙子龍計取桂陽

卻說周瑜見孔明襲了南郡，又聞他襲了荊襄，如何不氣？氣傷箭瘡，半晌方蘇，眾將再三勸解。瑜曰：“若不殺諸葛村夫，怎息我心中怨氣！程德謀可助我攻打南郡，定要奪還東吳。”正議間，魯肅至。瑜謂之曰：“吾欲起兵與劉備、諸葛亮共決雌雄，復奪城池。子敬幸助我。”魯肅曰：“不可。方今與曹操相持，尚未分成敗；主公現攻合肥不下。不爭自家互相吞併，倘曹兵乘虛而來，其勢危矣。況劉玄德舊曾與曹操相厚，若逼得緊急，獻了城池，一同攻打東吳，如之奈何？”瑜曰：“吾等用計策，損兵馬，費錢糧，他去圖現成，豈不可恨！”肅曰：“公瑾且耐。容某親見玄德，將理來說他。若說不通，那時動兵未遲。”諸將曰：“子敬之言甚善。”

於是魯肅引從者徑投南郡來，到城下叫門。趙雲出問，肅曰：“我要見劉玄德有話說。”雲答曰：“吾主與軍師在荊州城中。”肅遂不入南郡，徑奔荊州。見旌旗整列，軍容甚盛，肅暗羨曰：“孔明真非常人也！”軍士報入城中，說魯子敬要見。孔明令大開城門，接肅入衙。講禮畢，分賓主而坐。茶罷，肅曰：“吾主吳侯，與都督公瑾，教某再三申意皇叔，前者，操引百萬之眾，名下江南，實欲來圖皇叔；幸得東吳殺退曹兵，救了皇叔。所有荊州九郡，合當歸於東吳。今皇叔用詭計，奪佔荊襄，使江東空費錢糧軍馬，而皇叔安受其利，恐於理未順。”孔明曰：“子敬乃高明之士，何故亦出此言？常言道：物必歸主。荊襄九郡，非東吳之地，乃劉景升之基業。吾主固景升之弟也。景升雖亡，其子尚在；以叔輔侄，而取荊州，有何不可？”肅曰：“若果系公子劉琦佔據，尚有可解；今公子在江夏，須不在這裡！”孔明曰：“子敬欲見公子乎？”便命左右：“請公子出來。”只見兩從者從屏風後扶出劉琦。琦謂肅曰：“病軀不能施禮，子敬勿罪。”魯肅吃了一驚，默然無語，良久，言曰：“公子若不在，便如何？”孔明曰：“公子在一日，守一日；若不在，別有商議。”肅曰：“若公子不在，須將城池還我東吳。”孔明曰：“子敬之言是也。”遂設宴相待。

宴罷，肅辭出城，連夜歸寨，具言前事。瑜曰：“劉琦正青春年少，如何便得他死？這荊州何日得還？”肅曰：“都督放心。只在魯肅身上，務要討荊襄還東吳。”瑜曰：“子敬有何高見？”肅曰：“吾觀劉琦過於酒色，病入膏肓，現今面色羸瘦，氣喘嘔血，不過半年，其人必死。那時往取荊州，劉備須無得推故。”周瑜猶自忿氣未消，忽孫權遣使至。瑜令請入。使曰：“主公圍合肥，累戰不捷。特令都督收回大軍，且撥兵赴合肥相助。”周瑜只得班師回柴桑養病，令程普部領戰船士卒，來合肥聽孫權呼叫。

卻說劉玄德自得荊州、南郡、襄陽，心中大喜，商議久遠之計。忽見一人上廳獻策，視之，乃伊籍也。玄德感其舊日之恩，十分相敬，坐而問之。籍曰：“要知荊州久遠之計，何不求賢士以問之？”玄德曰：“賢士安在？”籍曰：“荊襄馬氏，兄弟五人並有才名：幼者名謖，字幼常；其最賢者，眉間有白毛，名良，字季常。鄉里為之諺曰：

‘馬氏五常，白眉最良。’公何不求此人而與之謀？”玄德遂命請之。馬良至，玄德優禮相待，請問保守荊襄之策。良曰：“荊襄四面受敵之地，恐不可久守；可令公子劉琦於此養病，招諭舊人以守之，就表奏公子為荊州刺史，以安民心。然後南征武陵、長沙、桂陽、零陵四郡，積收錢糧，以為根本。此久遠之計也。”玄德大喜，遂問：“四郡當先取何郡？”良曰：“湘江之西，零陵最近，可先取之；次取武陵。然後湘江之東取桂陽；長沙為後。”玄德遂用馬良為從事，伊籍副之。請孔明商議送劉琦回襄陽，替雲長回荊州。便調兵取零陵，差張飛為先鋒，趙雲合後，孔明；玄德為中軍，人馬一萬五千；留雲長守荊州、糜竺、劉封守江陵。卻說零陵太守劉度，聞玄德軍馬到來，乃與其子劉賢商議。賢曰：“父親放心。他雖有張飛、趙雲之勇，我本州上將邢道榮，力敵萬人，可以抵對。”劉度遂命劉賢與邢道榮引兵萬餘，離城三十里，依山靠水下寨。探馬報說：“孔明自引一軍到來。”道榮便引軍出戰。兩陣對圓，道榮出馬，手使開山大斧，厲聲高叫：“反賊安敢侵我境界！”只見對陣中，一簇黃旗出。旗開處，推出一輛四輪車，車中端坐一人，頭戴綸巾，身披鶴氅，手執羽扇，用扇招邢道榮曰：“吾乃南陽諸葛孔明也。曹操引百萬之眾，被吾聊施小計，殺得片甲不回。汝等豈堪與我對敵？我今來招安汝等，何不早降？”道榮大笑曰：“赤壁鏖兵，乃周郎之謀也，幹汝何事，敢來誑語！”輪大斧竟奔孔明。孔明便回車，望陣中走，陣門復閉。道榮直衝殺過來，陣勢急分兩下而走。道榮遙望中央一簇黃旗，料是孔明，乃只望黃旗而趕。抹過山腳，黃旗扎住，忽地中央分開，不見四輪車，只見一將挺矛躍馬，大喝一聲，直取道榮，乃張翼德也。道榮輪大斧來迎，戰不數合，氣力不加，撥馬便走。翼德隨後趕來，喊聲大震，兩下伏兵齊出。道榮舍死衝過，前面一員大將，攔住去路，大叫：“認得常山趙子龍否！”道榮料敵不過，又無處奔走，只得下馬請降。子龍縛來寨中見玄德、孔明。玄德喝教斬首。孔明急止之，問道榮曰：“汝若與我捉了劉賢，便準你投降。”道榮連聲願往。孔明曰：“你用何法捉他？”道榮曰：“軍師若肯放某回去，某自有巧說。今晚軍師調兵劫寨，某為內應，活捉劉賢，獻與軍師。劉賢既擒，劉度自降矣。”玄德不信其言。孔明曰：“邢將軍非謬言也。”遂放道榮歸。道榮得放回寨，將前事實訴劉賢。賢曰：“如之奈何？”道榮曰：“可將計就計。今夜將兵伏於寨外，寨中虛立旗幡，待孔明來劫寨，就而擒之。”劉賢依計。

當夜二更，果然有一彪軍到寨口，每人各帶草把，一齊放火。劉賢、道榮兩下殺來，放火軍便退。劉賢、道榮兩軍乘勢追趕，趕了十餘里，軍皆不見。劉賢、道榮大驚，急回本寨，只見火光未滅，寨中突出一將，乃張翼德也。劉賢叫道榮：“不可入寨，卻去劫孔明寨便了。”於是復回軍。走不十里，趙雲引一軍斜刺裡殺出，一槍刺道榮於馬下。劉賢急撥馬奔走，背後張飛趕來，活捉過馬，綁縛見孔明。賢告曰：“邢道榮教某如此，實非本心也。”孔明令釋其縛，與衣穿了，賜酒壓驚，教人送入城說父投降；如其不降，打破城池，滿門盡誅。劉賢回零陵見父劉度，備述孔明之德，勸父投降。度從之，遂於城上豎起降旗，大開城門，齎捧印綬出城，竟投玄德大寨納降。孔明教劉度仍

為郡守，其子劉賢赴荊州隨軍辦事。零陵一郡居民，盡皆喜悅。

玄德入城安撫已畢，賞勞三軍。乃問眾將曰：“零陵已取了，桂陽郡何人敢取？”趙雲應曰：“某願往。”張飛奮然出曰：“飛亦願往！”二人相爭。孔明曰：“終是子龍先應，只教子龍去。”張飛不服，定要去取。孔明教拈闌，拈著的便去。又是子龍拈著。張飛怒曰：“我並不要人相幫，只獨領三千軍去，穩取城池。”趙雲曰：“某也只領三千軍去。如不得城，願受軍令。”孔明大喜，責了軍令狀，選三千精兵付趙雲去。張飛不服，玄德喝退。趙雲領了三千人馬，徑往桂陽進發。早有探馬報知桂陽太守趙範。範急聚眾商議。管軍校尉陳應、鮑隆願領兵出戰。原來二人都是桂陽嶺山鄉獵戶出身，陳應會使飛叉，鮑隆曾射殺雙虎。二人自恃勇力，乃對趙範曰：“劉備若來，某二人願為前部。”趙範曰：“我聞劉玄德乃大漢皇叔；更兼孔明多謀，關、張極勇；今領兵來的趙子龍，在當陽長坂百萬軍中，如入無人之境。我桂陽能有多少人馬？不可迎敵，只可投降。”應曰：“某請出戰。若擒不得趙雲，那時任太守投降不遲。”趙範拗不過，只得應允。陳應領三千人馬出城迎敵，早望見趙雲領軍來到。陳應列成陣勢，飛馬綽叉而出。趙雲挺槍出馬，責罵陳應曰：“吾主劉玄德，乃劉景升之弟，今輔公子劉琦同領荊州，特來撫民。汝何敢迎敵！”陳應罵曰：“我等只服曹丞相，豈順劉備！”趙雲大怒，挺槍驟馬，直取陳應。應捻叉來迎，兩馬相交，戰到四六合，陳應料敵不過，撥馬便走。趙雲追趕。陳應回顧趙雲馬來相近，用飛叉擲去，被趙雲接住。回擲陳應。應急躲過，雲馬早到，將陳應活捉過馬，擲於地下，喝軍士綁縛回寨。敗軍四散奔走。雲入寨叱陳應曰：“量汝安敢敵我！我今不殺汝，放汝回去；說與趙範，早來投降。”陳應謝罪，抱頭鼠竄，回到城中，對趙範盡言其事。範曰：“我本欲降，汝強要戰，以致如此。”遂叱退陳應，齎捧印綬，引十數騎出城投大寨納降。雲出寨迎接，待以賓禮，置酒共飲，納了印綬，酒至數巡，範曰：“將軍姓趙，某亦姓趙，五百年前，合是一家。將軍乃真定人，某亦真定人，又是同鄉。倘得不棄，結為兄弟，實為萬幸。”雲大喜，各敘年庚。雲與範同年。雲長範四個月，範遂拜云為兄。二人同鄉，同年，又同姓，十分相得。至晚席散，範辭回城。次日，範請雲入城安民。雲教軍士休動，只帶五十騎隨入城中。居民執香伏道而接。雲安民已畢，趙範邀請入衙飲宴。酒至半酣，範復邀雲入後堂深處，洗盞更酌。雲飲微醉。範忽請出一婦人，與雲把酒。子龍見婦人身穿縞素，有傾國傾城之色，乃問範曰：“此何人也？”範曰：“家嫂樊氏也。”子龍改容敬之。樊氏把盞畢，範令就坐。雲辭謝。樊氏辭歸後堂。雲曰：“賢弟何必煩令嫂舉杯耶？”範笑曰：“中間有個緣故，乞兄勿阻：先兄棄世已三載，家嫂寡居，終非了局，弟常勸其改嫁。嫂曰：‘若得三件事兼全之人，我方嫁之：第一要文武雙全，名聞天下；第二要相貌堂堂，威儀出眾；第三要與家兄同姓。’你道天下那得有這般湊巧的？今尊兄堂堂儀表，名震四海，又與家兄同姓，正合家嫂所言。若不嫌家嫂貌陋，願陪嫁資，與將軍為妻，結累世之親，如何？”雲聞言大怒而起，厲聲曰：“吾既與汝結為兄弟，汝嫂即吾嫂也，豈可作此亂人倫之事乎！”趙範羞慚滿面，答曰：“我好意相待，如何這般

無禮！”遂目視左右，有相害之意。雲已覺，一拳打倒趙範，徑出府門，上馬出城去了。

範急喚陳應、鮑隆商議。應曰：“這人發怒去了，只索與他廝殺。”範曰：“但恐贏他不得。”鮑隆曰：“我兩個詐降在他軍中，太守卻引兵來搦戰，我二人就陣上擒之。”陳應曰：“必須帶些人馬。”隆曰：“五百騎足矣。”當夜二人引五百軍徑奔趙雲寨來投降。雲已心知其詐，遂教喚入。二將到帳下，說：“趙範欲用美人計賺將軍，只等將軍醉了，扶入後堂謀殺，將頭去曹丞相處獻功：如此不仁。某二人見將軍怒出，必連累於某，因此投降。”趙雲佯喜，置酒與二人痛飲。二人大醉，雲乃縛於帳中，擒其手下人問之，果是詐降。雲喚五百軍入，各賜酒食，傳令曰：“要害我者，陳應、鮑隆也；不幹眾人之事。汝等聽吾行計，皆有重賞。”眾軍拜謝。將降將陳、鮑二人當時斬了；卻教五百軍引路，雲引一千軍在後，連夜到桂陽城下叫門。城上聽時，說陳、鮑二將軍殺了趙雲回軍，請太守商議事務。城上將火照看，果是自家軍馬。趙範急忙出城。雲喝左右捉下，遂入城，安撫百姓已定，飛報玄德。

玄德與孔明親赴桂陽。雲迎接入城，推趙範於階下。孔明問之，範備言以嫂許嫁之事。孔明謂雲曰：“此亦美事，公何如此？”雲曰：“趙範既與某結為兄弟，今若娶其嫂，惹人唾罵，一也；其婦再嫁，使失大節，二也；趙範初降，其心難測，三也。主公新定江漢，枕蓆未安，雲安敢以一婦人而廢主公之大事？”玄德曰：“今日大事已定，與汝娶之，若何？”雲曰：“天下女子不少，但恐名譽不立，何患無妻子乎？”玄德曰：“子龍真丈夫也！”遂釋趙範，仍令為桂陽太守，重賞趙雲。張飛大叫曰：“偏子龍幹得功！偏我是無用之人！只撥三千軍與我去取武陵郡，活捉太守金旋來獻！”孔明大喜曰：“翼德要去不妨，但要依一件事。”正是：軍師決勝多奇策，將士爭先立戰功。未知孔明說出那一件事來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## 第五十三回 關雲長義釋黃漢升 孫仲謀大戰張文遠

卻說孔明謂張飛曰：“前者子龍取桂陽郡時，責下軍令狀而去。今日翼德要取武陵，必須也責下軍令狀，方可領兵去。”張飛遂立軍令狀，欣然領三千軍，星夜投武陵界上來。金旋聽得張飛引兵到，乃集將校，整點精兵器械，出城迎敵。從事鞏志諫曰：“劉玄德乃大漢皇叔，仁義佈於天下；加之張翼德驍勇非常。不可迎敵，不如納降為上。”金旋大怒曰：“汝欲與賊通連為內變耶？”喝令武士推出斬之。眾官皆告曰：“先斬家人，于軍不利。”金旋乃喝退鞏志，自率兵出。離城二十里，正迎張飛。飛挺矛立馬，大喝金旋。旋問部將：“誰敢出戰？”眾皆畏懼，莫敢向前。旋自驛馬舞刀迎之。張飛大喝一聲，渾如巨雷，金旋失色，不敢交鋒，撥馬便走。飛引眾軍隨後掩殺。金旋走至城邊，城上亂箭射下。旋驚視之，見鞏志立於城上曰：“汝不順天時，自取敗亡，吾與百姓自降劉矣。”言未畢，一箭射中金旋面門，墜於馬下，軍士割頭獻張飛。鞏志出城納降，飛就令鞏志齎印綬，往桂陽見玄德。玄德大喜，遂令鞏志代金旋之職。

玄德親至武陵安民畢，馳書報雲長，言翼德、子龍各得一郡。雲長乃回書上請曰：“聞長沙尚未取，如兄長不以弟為不才，教關某幹這件功勞甚好。”玄德大喜，遂教張飛星夜去替雲長守荊州，令雲長來取長沙。

雲長既至，入見玄德、孔明。孔明曰：“子龍取桂陽，翼德取武陵，都是三千軍去。今長沙太守韓玄，固不足道。只是他有一員大將，乃南陽人，姓黃，名忠，字漢升；是劉表帳下中郎將，與劉表之侄劉磐共守長沙，後事韓玄；雖今年近六旬卻有萬夫不當之勇，不可輕敵。雲長去，必須多帶軍馬。”雲長曰：“軍師何故長別人銳氣，滅自己威風？量一老卒，何足道哉！關某不須用三千軍，只消本部下五百名校刀手，決定斬黃忠、韓玄之首，獻來麾下。”玄德苦擋。雲長不依，只領五百校刀手而去。孔明謂玄德曰：“雲長輕敵黃忠，只恐有失。主公當往接應。”玄德從之，隨後引兵望長沙進發。

卻說長沙太守韓玄，平生性急，輕於殺戮，眾皆惡之。是時聽知雲長軍到，便喚老將黃忠商議。忠曰：“不須主公憂慮。憑某這口刀，這張弓，一千個來，一千個死！”原來黃忠能開二石力之弓，百發百中。言未畢，階下一人應聲而出曰：“不須老將軍出戰，只就某手中定活捉關某。”韓玄視之，乃管軍校尉楊齡。韓玄大喜，遂令楊齡引軍一千，飛奔出城。約行五十里，望見塵頭起處，雲長軍馬早到。楊齡挺槍出馬，立於陣前罵戰。雲長大怒，更不打話，飛馬舞刀，直取楊齡。齡挺槍來迎。不三合，雲長手起刀落，砍楊齡於馬下。追殺敗兵，直至城下。韓玄聞之大驚，便教黃忠出馬。玄自來城上觀看。忠提刀縱馬，引五百騎兵飛過吊橋。雲長見一老將出馬，知是黃忠，把五百校刀手一字擺開，橫刀立馬而問曰：“來將莫非黃忠否？”忠曰：“既知我名，焉敢犯我境！”雲長曰：“特來取汝首級！”言罷，兩馬交鋒。鬥一百餘合，不分勝負。韓玄恐黃忠有失，鳴金收軍。黃忠收軍入城。雲長也退軍，離城十里下寨，心中暗忖：“老將

黃忠，名不虛傳：鬥一百合，全無破綻。來日必用拖刀計，背砍贏之。”

次日早飯畢，又來城下搦戰。韓玄坐在城上，教黃忠出馬。忠引數百騎殺過吊橋，再與雲長交馬。又鬥五六十合，勝負不分，兩軍齊聲喝采。鼓聲正急時，雲長撥馬便走。黃忠趕來。雲長方欲用刀砍去，忽聽得腦後一聲響；急回頭看時，見黃忠被戰馬前失，掀在地下。雲長急回馬，雙手舉刀猛喝曰：“我且饒你性命！快換馬來廝殺！”黃忠急提起馬蹄，飛身上馬，棄入城中。玄驚問之。忠曰：“此馬久不上陣，故有此失。”玄曰：“汝箭百發百中，何不射之？”忠曰：“來日再戰，必然詐敗，誘到吊橋邊射之。”玄以自己所乘一匹青馬與黃忠。忠拜謝而退，尋思：“難得雲長如此義氣！他不忍殺害我，我又安忍射他？若不射，又恐違了將令。”是夜躊躇未定。

次日天曉，人報雲長搦戰。忠領兵出城。雲長兩日戰黃忠不下，十分焦躁，抖擻威風，與忠交馬。戰不到三十餘合，忠詐敗，雲長趕來。忠想昨日不殺之恩，不忍便射，帶住刀，把弓虛拽弦響，雲長急閃，卻不見箭；雲長又趕，忠又虛拽，雲長急閃，又無箭；只道黃忠不會射，放心趕來。將近吊橋，黃忠在橋上搭箭開弓，弦響箭到，正射在雲長盔纓根上。前面軍齊聲喊起。雲長吃了一驚，帶箭回寨，方知黃忠有百步穿楊之能，今日只射盔纓，正是報昨日不殺之恩也。雲長領兵而退。黃忠回到城上來見韓玄，玄便喝左右捉下黃忠。忠叫曰：“無罪！”玄大怒曰：“我看了三日，汝敢欺我！汝前日不力戰，必有私心；昨日馬失，他不殺汝，必有關通；今日兩番虛拽弓弦，第三箭卻止射他盔纓，如何不是外通內連？若不斬汝，必為後患！”喝令刀斧手推下城門外斬之。眾將欲告，玄曰：“但告免黃忠者，便是同情！”剛推到門外，恰欲舉刀，忽然一將揮刀殺入，砍死刀手，救起黃忠，大叫曰：“黃漢升乃長沙之保障，今殺漢升，是殺長沙百姓也！韓玄殘暴不仁，輕賢慢士，當眾共殛之”願隨我者便來！”眾視其人，面如重棗，目若朗星，乃義陽人魏延也。自襄陽趕劉玄德不著，來投韓玄；玄怪其傲慢少禮，不肯重用，故屈沉於此。當日救下黃忠，教百姓同殺韓玄，袒臂一呼，相從者數百餘人。黃忠攔當不住。魏延直殺上城頭，一刀砍韓玄為兩段，提頭上馬，引百姓出城，投拜雲長。雲長大喜，遂入城。安撫已畢，請黃忠相見；忠託病不出。雲長即使人去請玄德、孔明。

卻說玄德自雲長來取長沙，與孔明隨後催促人馬接應。正行間，青旗倒卷，一鴉自北南飛，連叫三聲而去。玄德曰：“此應何禍福？”孔明就馬上袖佔一課，曰：“長沙郡已得，又主得大將。午時後定見分曉。”少頃。見一小校飛報前來，說：“關將軍已得長沙郡，降將黃忠、魏延。耑等主公到彼。”玄德大喜，遂入長沙。雲長接入廳上，具言黃忠之事。玄德乃親往黃忠家相請，忠方出降，求葬韓玄屍首於長沙之東。後人有詩讚黃忠曰：“將軍氣概與天參，白髮猶然困漢南。至死甘心無怨望，臨降低首尚懷慚。寶刀燦雪彰神勇，鐵騎臨風憶戰酣。千古高名應不泯，長隨孤月照湘潭。”

玄德待黃忠甚厚。雲長引魏延來見，孔明喝令刀斧手推下斬之。玄德驚問孔明曰：“魏延乃有功無罪之人，軍師何故欲殺之？”孔明曰：“食其祿而殺其主，是不忠也；居其土而獻其地，是不義也。吾觀魏延腦後有反骨，久後必反，故先斬之，以絕禍根。”玄德曰：“若斬此人，恐降者人人自危。望軍師恕之。”孔明指魏延曰：“吾今饒汝性命。汝可盡忠報主，勿生異心，若生異心，我好歹取汝首級。”魏延喏喏連聲而退。黃忠薦劉表侄劉磐——現在攸縣閒居，玄德取回，教掌長沙郡。四郡已平，玄德班師回荊州，改油江口為公安。自此錢糧廣盛，賢士歸之；將軍馬四散屯於隘口。

卻說周瑜自回柴桑養病，令甘寧守巴陵郡，令凌統守漢陽郡，二處分佈戰船，聽候調遣。程普引其餘將士投合肥縣來。原來孫權自從赤壁鏖兵之後，久在合肥，與曹兵交鋒，大小十餘戰，未決勝負，不敢逼城下寨，離城五十里屯兵。聞程普兵到，孫權大喜，親自出營勞軍。人報魯子敬先至，權乃下馬立待之。肅慌忙滾鞍下馬施禮。眾將見權如此待肅，皆大驚異。權請肅上馬，並轡而行，密謂曰：“孤下馬相迎，足顯公否？”肅曰：“未也。”權曰：“然則何如而後為顯耶？”肅曰：“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，總括九州，克成帝業，使肅名書竹帛，始為顯矣。”權撫掌大笑。同至帳中，大設飲宴，犒勞鏖兵將士，商議破合肥之策。

忽報張遼差人來下戰書。權拆書觀畢，大怒曰：“張遼欺吾太甚！汝聞程普軍來，故意使人搦戰！來日吾不用新軍赴敵，看我大戰一場！”傳令當夜五更，三軍出寨，望合肥進發。辰時左右，軍馬行至半途，曹兵已到。兩邊布成陣勢。孫權金盔金甲，披掛出馬；左宋謙，右賈華，二將使方天畫戟，兩邊護衛。三通鼓罷，曹軍陣中，門旗兩開，三員將全裝慣帶，立於陣前：中央張遼，左邊李典，右邊樂進。張遼縱馬當先，專搦孫權決戰。權綽槍欲自戰，陣門中一將挺槍驟馬早出，乃太史慈也。張遼揮刀來迎。兩將戰有七八十合，不分勝負。曹陣上李典謂樂進曰：“對面金盔者，孫權也。若捉得孫權，足可與八十三萬大軍報仇。”說猶未了，樂進一騎馬，一口刀，從斜刺裡徑取孫權，如一道電光，飛至面前，手起刀落。宋謙、賈華急將畫戟遮架。刀到處，兩枝戟齊斷，只將戟杆望馬頭上打。樂進回馬，宋謙綽軍士手中槍趕來。李典搭上箭，望宋謙心窩裡便射，應弦落馬。太史慈見背後有人墮馬，棄卻張遼，望本陣便回。張遼乘勢掩殺過來，吳兵大亂，四散奔走。張遼望見孫權，驟馬趕來。看看趕上，斜刺裡撞出一軍，為首大將，乃程普也；截殺一陣，救了孫權。張遼收軍自回合肥。程普保孫權歸大寨，敗軍陸續回營。孫權因見折了宋謙，放聲大哭。長史張紘曰：“主公恃盛壯之氣，輕視大敵，三軍之眾，莫不寒心。即使斬將奪旗，威振疆場，亦偏將之任，非主公所宜也。願抑賁、育之勇，懷王霸之計。且今日宋謙死於鋒鏑之下，皆主公輕敵之故。今後切宜保重。”權曰：“是孤之過也。從今當改之。”少頃，太史慈入帳，言：“某手下有一人，姓戈，名定，與張遼手下養馬後槽是弟兄，後槽被責懷怨，今晚使人報來，舉火為號，刺殺張遼，以報宋謙之仇。某請引兵為外應。”權曰：“戈定何在？”太史慈曰：“



已混入合淝城中去了。某願乞五千兵去。”諸葛瑾曰：“張遼多謀，恐有準備，不可造次。”太史慈堅執要行。權因傷感宋謙之死，急要報仇，遂令太史慈引兵五千，去為外應。

卻說戈定乃太史慈鄉人；當日雜在軍中，隨入合淝城，尋見養馬後槽，兩個商議。戈定曰：“我已使人報太史慈將軍去了，今夜必來接應。你如何用事？”後槽曰：“此間離中軍較遠，夜間急不能進，只就草堆上放起一把火，你去前面叫反，城中兵亂，就裡刺殺張遼，餘軍自走也。”戈定曰：“此計大妙！”是夜張遼得勝回城，賞勞三軍，傳令不許解甲宿睡。左右曰：“今日全勝，吳兵遠遁，將軍何不卸甲安息？”遼曰：“非也。為將之道：勿以勝為喜，勿以敗為憂。倘吳兵度我無備，乘虛攻擊，何以應之？今夜防備，當比每夜更加謹慎。”說猶未了，後寨火起，一片聲叫反，報者如麻。張遼出帳上馬，喚親從將校十數人，當道而立。左右曰：“喊聲甚急，可往觀之。”遼曰：“豈有一城皆反者？此是造反之人，故驚軍士耳。如亂者先斬！”無移時，李典擒戈定並後槽至。遼詢得其情，立斬於馬前。只聽得城門外鳴鑼擊鼓，喊聲大震。遼曰：“此是吳兵外應，可就計破之。”便令人於城門內放起一把火，眾皆叫反，大開城門，放下吊橋。太史慈見城門大開，只道內變，挺槍縱馬先入。城上一聲炮響，亂箭射下，太史慈急退，身中數箭。背後李典、樂進殺出，吳兵折其大半，乘勢直趕到寨前。陸遜、董襲殺出，救了太史慈。曹兵自回。孫權見太史慈身帶重傷，愈加傷感。張昭請權罷兵。權從之，遂收兵下船，回南徐潤州。比及屯住軍馬，太史慈病重；權使張昭等問安，太史慈大叫曰：“大丈夫生於亂世，當帶三尺劍立不世之功；今所志未遂，奈何死乎！”言訖而亡，年四十一歲。後人有詩讚曰：“矢志全忠孝，東萊太史慈：姓名昭遠塞，弓馬震雄師；北海酬恩日，神亭酣戰時。臨終言壯志，千古共嗟咨！”孫權聞慈死，傷悼不已，命厚葬於南徐北固山下，養其子太史亨於府中。卻說玄德在荊州整頓軍馬，聞孫權合淝兵敗，已回南徐，與孔明商議。孔明曰：“亮夜觀星象，見西北有星墜地，必應折一皇族。”正言間，忽報公子劉琦病亡。玄德聞之，痛哭不已。孔明勸曰：“生死分定，主公勿憂，恐傷貴體。且理大事：可急差人到彼守禦城池，並料理葬事。”玄德曰：“誰可去？”孔明曰：“非雲長不可。”即時便教雲長前去襄陽保守。玄德曰：“今日劉琦已死，東吳必來討荊州，如何對答？”孔明曰：“若有人來，亮自有言對答。”過了半月，人報東吳魯肅特來弔喪。正是：先將計策安排定，只等東吳使命來。未知孔明如何對答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## 第五十四回 吳國太佛寺看新郎 劉皇叔洞房續佳偶

卻說孔明聞魯肅到，與玄德出城迎接，接到公廨，相見畢。肅曰：“主公聞令侄棄世，特具薄禮，遣某前來致祭。周都督再三致意劉皇叔、諸葛先生。”玄德、孔明起身稱謝，收了禮物，置酒相待。肅曰：“前者皇叔有言：公子不在，即還荊州。今公子已去世，必然見還。不識幾時可以交割？”玄德曰：“公且飲酒，有一個商議。”肅強飲數杯，又開言相問。玄德未及回答，孔明變色曰：“子敬好不通理，直須待人開口！自我高皇帝斬蛇起義，開基立業，傳至於今；不幸奸雄並起，各據一方；少不得天道好還，復歸正統。我主人乃中山靖王之後，孝景皇帝玄孫，今皇上之叔，豈不可分茅裂土？況劉景升乃我主之兄也，弟承兄業，有何不順？汝主乃錢塘小吏之子，素無功德於朝廷；今倚勢力，佔據六郡八十一州，尚自貪心不足，而欲併吞漢土。劉氏天下，我主姓劉，倒無分，汝主姓孫，反要強爭？且赤壁之戰，我主多負勤勞，眾將並皆用命，豈獨是汝東吳之為？若非我借東南風，周郎安能展半籌之功？江南一破，休說二喬置於銅雀宮，雖公等家小，亦不能保。適來我主人不即答應者，以子敬乃高明之士，不待細說。何公不察之甚也！”一席話，說得魯子敬緘口無言；半晌乃曰：“孔明之言，怕不有理；爭奈魯肅身上甚是不便。”孔明日：“有何不便處？”肅曰：“昔日皇叔當陽受難時，是肅引孔明渡江，見我主公；後來周公瑾要興兵取荊州，又是肅擋住；至說待公子去世還荊州，又是肅擔承；今卻不應前言，教魯肅如何回覆？我主與周公瑾必然見罪。肅死不恨，只恐惹惱東吳，興動干戈，皇叔亦不能安坐荊州，空為天下恥笑耳。”孔明日：“曹操統百萬之眾，動以天子為名，吾亦不以為意，豈懼周郎一小兒乎！若恐先生面上不好看，我勸主人立紙文書，暫借荊州為本；待我主別圖得城池之時，便交付還東吳。此論如何？”肅曰：“孔明待奪得何處，還我荊州？”孔明日：“中原急未可圖；西川劉璋闇弱，我主將圖之。若圖得西川，那時便還。”肅無奈，只得聽從。玄德親筆寫成文書一紙，押了字。保人諸葛孔明也押了字。孔明日：“亮是皇叔這裡人，難道自家作保？煩子敬先生也押個字，回見吳侯也好看。”肅曰：“某知皇叔乃仁義之人，必不相負。”遂押了字，收了文書。宴罷辭回。玄德與孔明，送到船邊。孔明囑曰：“子敬回見吳侯，善言伸意，休生妄想。若不准我文書，我翻了麵皮，連八十一州都奪了。今只要兩家和氣，休教曹賊笑話。”

肅作別下船而回，先到柴桑郡見周瑜。瑜問曰：“子敬討荊州如何？”肅曰：“有文書在此。”呈與周瑜，瑜頓足曰：“子敬中諸葛之謀也！名為借地，實是混賴。他說取了西川便還，知他幾時取西川？假如十年不得西川，十年不還？這等文書，如何中用，你卻與他做保！他若不還時，必須連累足下，主公見罪奈何？”肅聞言，呆了半晌，曰：“恐玄德不負我。”瑜曰：“子敬乃誠實人也。劉備梟雄之輩，諸葛亮奸猾之徒，恐不似先生心地。”肅曰：“若此，如之奈何？”瑜曰：“子敬是我恩人，想昔日指困

相贈之情，如何不救你？你且寬心住數日，待江北探細的回，別有區處。”魯肅踟躕不安。

過了數日，細作回報：“荊州城中揚起布幡做好事，城外別建新墳，軍士各掛孝。”瑜驚問曰：“沒了甚人？”細作曰：“劉玄德沒了甘夫人，即日安排殯葬。瑜謂魯肅曰：“吾計成矣：使劉備束手就縛，荊州反掌可得！”肅曰：“計將安出？”瑜曰：“劉備喪妻，必將續娶。主公有一妹，極其剛勇，侍婢數百，居常帶刀，房中軍器擺列遍滿，雖男子不及。我今上書主公，教人去荊州為媒，說劉備來入贅。賺到南徐，妻子不能勾得，幽囚在獄中，卻使人去討荊州換劉備。等他交割了荊州城池，我別有主意。於子敬身上，須無事也。”魯肅拜謝。

周瑜寫了書呈，選快船送魯肅投南徐見孫權，先說借荊州一事，呈上文書。權曰：“你卻如此糊塗！這樣文書，要他何用！”肅曰：“周都督有書呈在此，說用此計，可得荊州。”權看畢，點頭暗喜，尋思誰人可去。猛然省曰：“非呂範不可。”遂召呂範至，謂曰：“近聞劉玄德喪婦。吾有一妹，欲招贅玄德為婿，永結姻親，同心破曹，以扶漢室。非子衡不可為媒，望即往荊州一言。”範領命，即日收拾船隻，帶數個從人，望荊州來。卻說玄德自沒了甘夫人，晝夜煩惱。一日，正與孔明閒敘，人報東吳差呂範到來。孔明笑曰：“此乃周瑜之計，必為荊州之故。亮只在屏風後潛聽。但有甚說話，主公都應承了。留來人在館驛中歇，別作商議。”

玄德教請呂範入。禮畢坐定，茶罷，玄德問曰：“子衡來，必有所諭？”範曰：“範近聞皇叔失偶，有一門好親，故不避嫌，特來作媒。未知尊意若何？”玄德曰：“中年喪妻，大不幸也。骨肉未寒，安忍便議親？”範曰：“人若無妻，如屋無樑，豈可中道而廢人倫？吾主吳侯有一妹，美而賢，堪奉箕帚。若兩家共結秦、晉之好，則曹賊不敢正視東南也。此事家國兩便，請皇叔勿疑。但我國太吳夫人甚愛幼女，不肯遠嫁，必求皇叔到東吳就婚。”玄德曰：“此事吳侯知否？”範曰：“不先稟吳侯，如何敢造次來說！”玄德曰：“吾年已半百，鬢髮斑白；吳侯之妹，正當妙齡：恐非配偶。”範曰：“吳侯之妹，身雖女子，志勝男兒。常言：若非天下英雄，吾不事之。今皇叔名聞四海，正所謂淑女配君子，豈以年齒上下相嫌乎！”玄德曰：“公且少留，來日回報。”是日設宴相待，留於館舍。

至晚，與孔明商議。孔明日：“來意亮已知道了。適間卜易，得一大吉大利之兆。主公便可應允。先教孫乾和呂範回見吳侯，面許已定，擇日便去就親。”玄德曰：“周瑜定計欲害劉備，豈可以身輕入危險之地？”孔明大笑曰：“周瑜雖能用計，豈能出諸葛亮之料乎！略用小謀，使周瑜半籌不展；吳侯之妹，又屬主公；荊州萬無一失。”玄德懷疑未決。

孔明竟教孫乾往江南說合親事。孫乾領了言語，與呂範同到江南，來見孫權。權曰：“吾願將小妹招贅玄德，並無異心。”孫乾拜謝，回荊州見玄德，言：“吳侯專候主公去結親。”玄德懷疑不敢往。孔明日：“吾已定下三條計策，非子龍不可行也。”遂喚趙雲近前，附耳言曰：“汝保主公入吳，當領此三個錦囊。囊中有三條妙計，依次而行。”即將三個錦囊，與雲貼肉收藏，孔明先使人往東吳納了聘，一切完備。

時建安十四年冬十月。玄德與趙長、孫乾取快船十隻，隨行五百餘人，離了荊州，前往南徐進發。荊州之事，皆聽孔明裁處。玄德心中怏怏不安。到南徐州，船已傍岸，雲曰：“軍師分付三條妙計，依次而行。今已到此，當先開第一個錦囊來看。”於是開囊看了計策。便喚五百隨行軍士，一一分付如此如此，眾軍領命而去，又教玄德先往見喬國老，那喬國老乃二喬之父，居於南徐。玄德牽羊擔酒，先往拜見，說呂範為媒、娶夫人之事。隨行五百軍士，俱披紅掛綵，入南徐買辦物件，傳說玄德入贅東吳，城中人盡知其事。孫權知玄德已到，教呂範相待，且就館舍安歇。

卻說喬國老既見玄德，便入見吳國太賀喜。國太曰：“有何喜事？”喬國老曰：“令愛已許劉玄德為夫人，今玄德已到，何故相瞞？”國太驚曰：“老身不知此事！”便使人請吳侯問虛實，一面先使人於城中探聽。人皆回報：“果有此事。女婿已在館驛安歇，五百隨行軍士都在城中買豬羊果品，準備成親。做媒的女家是呂範，男家是孫乾，俱在館驛中相待。”國太吃了一驚。少頃，孫權入後堂見母親。國太捶胸大哭。權曰：“母親何故煩惱？”國太曰：“你直如此將我看承得如無物！我姐姐臨危之時，分付你甚麼話來！”孫權失驚曰：“母親有話明說，何苦如此？”國太曰：“男大須婚，女大須嫁，古今常理。我為你母親，事當稟命於我。你招劉玄德為婿，如何瞞我？女兒須是我的！”權吃了一驚，問曰：“那裡得這話來？”國太曰：“若要不知，除非莫為。滿城百姓，那一個不知？你倒瞞我！”喬國老曰：“老夫已知多日了，今特來賀喜。”權曰：“非也。此是周瑜之計，因要取荊州，故將此為名，賺劉備來拘囚在此，要他把荊州來換；若其不從，先斬劉備。此是計策，非實意也。”國太大怒，罵周瑜曰：“汝做六郡八十一州大都督，直恁無條計策去取荊州，卻將我女兒為名，使美人計！殺了劉備，我女便是望門寡，明日再怎的說親？須誤了我女兒一世！你們好做作！”喬國老曰：“若用此計，便得荊州，也被天下人恥笑。此事如何行得！”說得孫權默然無語。

國太不住口的罵周瑜。喬國老勸曰：“事已如此，劉皇叔乃漢室宗親，不如真個招他為婿，免得出醜。”權曰：“年紀恐不相當。”國老曰：“劉皇叔乃當世豪傑，若招得這個女婿，也不辱了令妹。”國太曰：“我不曾認得劉皇叔。明日約在甘露寺相見：如不中我意，任從你們行事；若中我的意，我自把女兒嫁他！”孫權乃大孝之人，見母親如此言語，隨即應承，出外喚呂範，分付來日甘露寺方丈設宴，國太要見劉備。呂範曰：“何不令賈華部領三百刀斧手，伏於兩廊；若國太不喜時，一聲號舉，兩邊齊出，將他拿下。”權遂喚賈華，分付預先準備，只看國太舉動。卻說喬國老辭吳國太歸，使

人去報玄德，言：“來日吳侯、國太親自要見，好生在意！”玄德與孫乾、趙雲商議。雲曰：“來日此會，多凶少吉，雲自引五百軍保護。”次日，吳國太、喬國老先在甘露寺方丈裡坐定。孫權引一班謀士，隨後都到，卻教呂範來館驛中請玄德。玄德內披細鎧，外穿棉袍，從人背劍緊隨，上馬投甘露寺來。趙雲全裝慣帶，引五百軍隨行。來到寺前下馬，先見孫權。權觀玄德儀表非凡，心中有畏懼之意。二人敘禮畢，遂入方丈見國太。國太見了玄德，大喜，謂喬國老曰：“真吾婿也！”國老曰：“玄德有龍鳳之姿，天日之表；更兼仁德佈於天下：國太得此佳婿，真可慶也！”玄德拜謝，共宴於方丈之中。少刻，子龍帶劍而入，立於玄德之側。國太問曰：“此是何人？”玄德答曰：“常山趙子龍也。”國太曰：“莫非當陽長坂抱阿斗者乎？”玄德曰：“然。”國太曰：“真將軍也！”遂賜以酒。趙雲謂玄德曰：“卻才某於廊下巡視，見房內有刀斧手埋伏，必無好意。可告知國太。”玄德乃跪於國太席前，泣而告曰：“若殺劉備，就此請誅。”國太曰：“何出此言？”玄德曰：“廊下暗伏刀斧手，非殺備而何？”國太大怒，責罵孫權：“今日玄德既為我婿，即我之兒女也。何故伏刀斧手於廊下！”權推不知，喚呂範問之；範推賈華；國太喚賈華責罵，華默然無言。國太喝令斬之。玄德告曰：“若斬大將，於親不利，備難久居膝下矣。”喬國老也相勸。國太方叱退賈華。刀斧手皆抱頭鼠竄而去。

玄德更衣出殿前，見庭下有一石塊。玄德拔從者所佩之劍，仰天祝曰：“若劉備能勾回荊州，成王霸之業，一劍揮石為兩段。如死於此地，劍剝石不開。”言訖，手起劍落，火光迸濺，砍石為兩段。孫權在後面看見，問曰：“玄德公如何恨此石？”玄德曰：“備年近五旬，不能為國家剿除賊黨，心常自恨。今蒙國太招為女婿，此平生之際遇也。恰才問天買卦，如破曹興漢，砍斷此石。今果然如此。”權暗思：“劉備莫非用此言瞞我？”亦掣劍謂玄德曰：“吾亦問天買卦。若破得曹賊，亦斷此石。”卻暗暗祝告曰：“若再取得荊州，興旺東吳，砍石為兩半！”手起劍落，巨石亦開。至今有十字紋“恨石”尚存。後人觀此勝蹟，作詩讚曰：“寶劍落時山石斷，金環響處火光生，兩朝旺氣皆天數。從此乾坤鼎足成。”

二人棄劍，相攜入席。又飲數巡，孫乾目視玄德，玄德辭曰：“備不勝酒力，告退。”孫權送出寺前，二人並立，觀江山之景。玄德曰：“此乃天下第一江山也！”至今甘露寺牌上雲：“天下第一江山”。後人有詩讚曰：“江山雨霽擁青螺，境界無憂樂最多。昔日英雄凝目處，巖崖依舊抵風波。”

二人共覽之次，江風浩蕩，洪波滾雪，白浪掀天。忽見波上一葉小舟，行於江面上，如行平地。玄德嘆曰：“南人駕船，北人乘馬，信有之也。”孫權聞言自思曰：“劉備此言，戲我不慣乘馬耳。”乃令左右牽過馬來，飛身上馬，馳驟下山，復加鞭上嶺，笑謂玄德曰：“南人不能乘馬乎？”玄德聞言，撩衣一躍，躍上馬背，飛走下山，復馳騁而上。二人立馬于山坡之上，揚鞭大笑。至今此處名為“駐馬坡”。後人有詩曰：“

馳驟龍駒氣概多，二人並轡望山河。東吳西蜀成王霸，千古猶存駐馬坡。”當日二人並轡而回。南徐之民，無不稱賀。

玄德自回館驛，與孫乾商議。乾曰：“主公只是哀求喬國老，早早畢姻，免生別事。”次日，玄德復至喬國老宅前下馬。國老接入，禮畢，茶罷，玄德告曰：“江左之人，多有要害劉備者，恐不能久居。”國老曰：“玄德寬心。吾為公告國太，令作護持。”玄德拜謝自回。喬國老入見國太，言玄德恐人謀害，急急要回。國太大怒曰：“我的女婿，誰敢害他！”即時便教搬入書院暫住，擇日畢姻。玄德自入告國太曰：“只恐趙雲在外不便，軍士無人約束。”國太教盡搬入府中安歇，休留在館驛中，免得生事。玄德暗喜。

數日之內，大排筵會，孫夫人與玄德結親。至晚客散，兩行紅炬，接引玄德入房。燈光之下，但見槍刀簇滿；侍婢皆佩劍懸刀，立於兩傍。得玄德魂不附體。正是：驚看侍女橫刀立，疑是東吳設伏兵。畢竟是何緣故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## 第五十五回 玄德智激孫夫人 孔明二氣周公瑾

卻說玄德見孫夫人房中兩邊槍刀森列，侍婢皆佩劍，不覺失色。管家婆進曰：“貴人休得驚懼：夫人自幼好觀武事，居常令侍婢擊劍為樂，故爾如此。”玄德曰：“非夫人所觀之事，吾甚心寒，可命暫去。”管家婆稟覆孫夫人曰：“房中擺列兵器，嬌客不安，今且去之。”孫夫人笑曰：“廝殺半生，尚懼兵器乎！”命盡撤去，令侍婢解劍伏侍。當夜玄德與孫夫人成親，兩情歡洽。玄德又將金帛散給侍婢，以買其心，先教孫乾回荊州報喜。自此連日飲酒。國太十分愛敬。

卻說孫權差人來柴桑郡報周瑜，說：“我母親力主，已將吾妹嫁劉備。不想弄假成真。此事還復如何？”瑜聞大驚，行坐不安，乃思一計，修密書付來人持回見孫權。權拆書視之。書略曰：“瑜所謀之事，不想反覆如此。既已弄假成真，又當就此用計。劉備以梟雄之姿，有關、張、趙雲之將，更兼諸葛用謀，必非久屈人下者。愚意莫如軟困之於吳中：盛為築宮室，以喪其心志；多送美色玩好，以娛其耳目；使分開關、張之情，隔遠諸葛之契，各置一方，然後以兵擊之，大事可定矣。今若縱之，恐蛟龍得雲雨，終非池中物也。願明公熟思之。”孫權看畢，以書示張昭。昭曰：“公瑾之謀，正合愚意。劉備起身微末，奔走天下，未嘗受享富貴。今若以華堂大廈，子女金帛，令彼享用，自然疏遠孔明、關、張等，使彼各生怨望，然後荊州可圖也。主公可依公瑾之計而速行之。”權大喜，即日修整東府，廣栽花木，盛設器用，請玄德與妹居住；又增女樂數十餘人，並金玉錦綺玩好之物。國太只道孫權好意，喜不自勝。玄德果然被聲色所迷，全不想回荊州。

卻說趙雲與五百軍在東府前住，終日無事，只去城外射箭走馬。看看年終。雲猛省：“孔明分付三個錦囊與我，教我一到南徐，開第一個；住到年終，開第二個；臨到危急無路之時，開第三個：於內有神出鬼沒之計，可保主公回家。此時歲已將終，主公貪戀女色，並不見面，何不拆開第二個錦囊，看計而行？”遂拆開視之。原來如此神策。即日徑到府堂，要見玄德。侍婢報曰：“趙子龍有緊急事來報貴人。”玄德喚入問之。雲佯作失驚之狀曰：“主公深居畫堂，不想荊州耶？”玄德曰：“有甚事如此驚怪？”雲曰：“今早孔明使人來報，說曹操要報赤壁鏖兵之恨，起精兵五十萬，殺奔荊州，甚是危急，請主公便回。”玄德曰：“必須與夫人商議。”雲曰：“若和夫人商議，必不肯教主公回。不如休說，今晚便好起程。遲則誤事！”玄德曰：“你且暫退，我自有道理。”雲故意催逼數番而出。玄德入見孫夫人，暗暗垂淚。孫夫人曰：“丈夫何故煩惱？”玄德曰：“念備一身飄蕩異鄉，生不能侍奉二親，又不能祭祀宗祖，乃大逆不孝也。今歲旦在邇，使備悵快不已。”孫夫人曰：“你休瞞我，我已聽知了也！方才趙子龍報說荊州危急，你欲還鄉，故推此意。”玄德跪而告曰：“夫人既知，備安敢相瞞。備欲不去，使荊州有失，被天下人恥笑；欲去，又捨不得夫人：因此煩惱。”夫人曰：“妾

已事君，任君所之，妾當相隨。”玄德曰：“夫人之心，雖則如此，爭奈國太與吳侯安肯容夫人去？夫人若可憐劉備，暫時辭別。”言畢，淚如雨下。孫夫人勸曰：“丈夫休得煩惱。妾當苦告母親，必放妾與君同去。”玄德曰：“縱然國太肯時，吳侯必然阻擋。”孫夫人沉吟良久，乃曰：“妾與君正旦拜賀時，推稱江邊祭祖，不告而去，若何？”玄德又跪而謝曰：“若如此，生死難忘！切勿漏洩。”兩個商議已定。玄德密喚趙雲分付：“正旦日，你先引軍士出城，於官道等候。吾推祭祖，與夫人同走。”雲領諾。

建安十五年春正月元旦，吳侯大會文武於堂上。玄德與孫夫人入拜國太。孫夫人曰：“夫主想父母宗祖墳墓，俱在涿郡，晝夜傷感不已。今日欲往江邊，望北遙祭，須告母親得知。”國太曰：“此孝道也，豈有不從？汝雖不識舅姑，可同汝夫前去祭拜，亦見為婦之禮。”孫夫人同玄德拜謝而出。

此時只瞞著孫權。夫人乘車，止帶隨身一應細軟。玄德上馬，引數騎跟隨出城，與趙雲相會。五百軍士前遮後擁，離了南徐，趨程而行。當日，孫權大醉，左右近侍扶入後堂，文武皆散。比及眾官探得玄德、夫人逃遁之時，天色已晚。要報孫權，權醉不醒。及至睡覺，已是五更。次日，孫權聞知走了玄德，急喚文武商議。張昭曰：“今日走了此人，早晚必生禍亂。可急追之。”孫權令陳武、潘璋選五百精兵，無分晝夜，務要趕上拿回。二將領命去了。

孫權深恨玄德，將案上玉硯摔為粉碎。程普曰：“主公空有沖天之怒，某料陳武、潘璋必擒此人不得。”權曰：“焉敢違我令！”普曰：“郡主自幼好觀武事，嚴毅剛正，諸將皆懼。既然肯順劉備，必同心而去。所追之將，若見郡主，豈肯下手？”權大怒，掣所佩之劍，喚蔣欽、周泰聽令，曰：“汝二人將這口劍去取吾妹並劉備頭來！違令者立斬！”蔣欽、周泰領命，隨後引一千軍趕來。

卻說玄德加鞭縱轡，趨程而行；當夜於路暫歇兩個更次，慌忙起行。看看來到柴桑界首，望見後面塵頭大起，人報：“追兵至矣！”玄德慌問趙雲曰：“追兵既至，如之奈何？”趙雲曰：“主公先行，某願當後。”轉過前面山腳，一彪軍馬攔住去路。當先兩員大將，厲聲高叫曰：“劉備早早下馬受縛！吾奉周都督將令，守候多時！”原來周瑜恐玄德走脫，先使徐盛、丁奉引三千軍馬於衝要之處紮營等候，時常令人登高遙望，料得玄德若投旱路，必經此道而過。當日徐盛、丁奉瞭望得玄德一行人到，各綽兵器截住去路。玄德驚慌勒回馬問趙雲曰：“前有攔截之兵，後有追趕之兵：前後無路，如之奈何？”雲曰：“主公休慌。軍師有三條妙計，多在錦囊之中。已拆了兩個，並皆應驗。今尚有第三個在此，分付遇危難之時，方可拆看。今日危急，當拆觀之。”便將錦囊拆開，獻與玄德。玄德看了，急來車前泣告孫夫人曰：“備有心腹之言，至此盡當實訴。”夫人曰：“丈夫有何言語，實對我說。”玄德曰：“昔日吳侯與周瑜同謀，將夫人招嫁劉備，實非為夫人計，乃欲幽困劉備而奪荊州耳。奪了荊州，必將殺備。是以夫人為香餌而釣備也。備不懼萬死而來，蓋知夫人有男子之胸襟，必能憐備。昨聞吳侯將欲加



害，故託荊州有難，以圖歸計。幸得夫人不棄，同至於此。今吳侯又令人在後追趕，周瑜又使人於前截住，非夫人莫解此禍。如夫人不允，備請死於車前，以報夫人之德。”夫人怒曰：“吾兄既不以我為親骨肉，我有何面目重相見乎！今日之危，我當自解。”於是叱從人推車直出，捲起車簾，親喝徐盛、丁奉曰：“你二人慾造反耶？”徐、丁二將慌忙下馬，棄了兵器，聲喏於車前曰：“安敢造反。為奉周都督將令，屯兵在此專候劉備。”孫夫人大怒曰：“周瑜逆賊！我東吳不曾虧負你！玄德乃大漢皇叔，是我丈夫。我已對母親、哥哥說知回荊州去。今你兩個于山腳去處，引著軍馬攔截道路，意欲劫掠我夫妻財物耶？”徐盛、丁奉喏喏連聲，口稱：“不敢。請夫人息怒。這不干我等之事，乃是周都督的將令。”孫夫人叱曰：“你只怕周瑜，獨不怕我？周瑜殺得你，我豈殺不得周瑜？”把周瑜大罵一場，喝令推車前進。徐盛、丁奉自思：“我等是下人。安敢與夫人違拗？”又見趙雲十分怒氣，只得把軍喝住，放條大路教過去。

恰才行不得五六里，背後陳武、潘璋趕到。徐盛、丁奉備言其事。陳、潘二將曰：“你放他過去差了也。我二人奉吳侯旨意，特來追捉他回去。”於是四將合兵一處，趨程趕來。玄德正行間，忽聽得背後喊聲大起。玄德又告孫夫人曰：“後面追兵又到，如之奈何？”夫人曰：“丈夫先行，我與子龍當後。”玄德先引三百軍，望江岸去了。子龍勒馬於車傍，將士卒擺開，專候來將。四員將見了孫夫人，只得下馬，叉手而立。夫人曰：“陳武、潘璋，來此何干？”二將答曰：“奉主公之命，請夫人、玄德回。”夫人正色叱曰：“都是你這夥匹夫，離間我兄妹不睦！我已嫁他人，今日歸去，須不是與人私奔。我奉母親慈旨，令我夫婦回荊州。便是我哥哥來，也須依禮而行。你二人倚仗兵威，欲待殺害我耶？”罵得四人面面相覷，各自尋思：“他一萬年也只是兄妹。更兼國太作主；吳侯乃大孝之人，怎敢違逆母言？明日翻過臉來，只是我等不是。不如做個人情。”軍中又不見玄德；但見趙雲怒目睜眉，只待廝殺。因此四將喏喏連聲而退。孫夫人令推車便行。徐盛曰：“我四人同去見周都督，告稟此事。”

四人猶豫未定。忽見一軍如旋風而來，視之，乃蔣欽、周泰。二將問曰：“你等曾見劉備否？”四人曰：“早晨過去，已半日矣。”蔣欽曰：“何不拿下？”四人各言孫夫人發話之事。蔣欽曰：“便是吳侯怕道如此，封一口劍在此，教先殺他妹，後斬劉備。違者立斬！”四將曰：“去之已遠，怎生奈何？”蔣欽曰：“他終是些步軍，急行不上。徐、丁二將軍可飛報都督，教水路棹快船追趕；我四人在岸上追趕：無問水旱之路，趕上殺了，休聽他言語。”於是徐盛、丁奉飛報周瑜；蔣欽、周泰、陳武、潘璋四個領兵沿江趕來。

卻說玄德一行人馬，離柴桑較遠，來到劉郎浦，心才稍寬。沿著江岸尋渡，一望江水瀾漫，並無船隻。玄德俯首沉吟。趙雲曰：“主公在虎口中逃出，今已近本界，吾料軍師必有排程，何用猶疑？”玄德聽罷，驀然想起在吳繁華之事，不覺淒然淚下。後人有詩嘆曰：“吳蜀成婚此水濶，明珠步障屋黃金。誰知一女輕天下，欲易劉郎鼎峙心。

”

玄德令趙雲望前哨探船隻，忽報後面塵土沖天而起。玄德登高望之，但見軍馬蓋地而來，嘆曰：“連日奔走，人困馬乏，追兵又到，死無地矣！”看看喊聲漸近。正慌急間，忽見江岸邊一字兒拋著拖篷船二十餘隻。趙雲曰：“天幸有船在此！何不速下，棹過對岸，再作區處！”玄德與孫夫人便奔上船。子龍引五百軍亦都上船。只見船艙中一人綸巾道服，大笑而出，曰：“主公且喜！諸葛亮在此等候多時。”船中扮作客人的，皆是荊州水軍。玄德大喜。不移時，四將趕到。孔明笑指岸上人言曰：“吾已算定多時矣。汝等回去傳示周郎，教休再使美人局手段。”岸上亂箭射來，船已開的遠了。蔣欽等四將，只好呆看。玄德與孔明正行間，忽然江聲大震。回頭視之，只見戰船無數。帥字旗下，周瑜自領慣戰水軍，左有黃蓋，右有韓當，勢如飛馬，疾似流星。看看趕上。孔明教棹船投北岸，棄了船，盡皆上岸而走，車馬登程。周瑜趕到江邊，亦皆上岸追襲。大小水軍，盡是步行；止有為首官軍騎馬。周瑜當先，黃蓋、韓當、徐盛、丁奉緊隨。周瑜曰：“此處是那裏？軍士答曰：“前面是黃州界首。”望見玄德車馬不遠，瑜令併力追襲。正趕之間，一聲鼓響，山嶼內一彪刀手擁出，為首一員大將，乃關雲長也。周瑜舉止失措，急撥馬便走；雲長趕來，周瑜縱馬逃命。正奔走間，左邊黃忠，右邊魏延，兩軍殺出。吳兵大敗。周瑜急急下得船時，岸上軍士齊聲大叫曰：“周郎妙計安天下，陪了夫人又折兵！”瑜怒曰：“可再登岸決一死戰！”黃蓋、韓當力阻。瑜自思曰：“吾計不成，有何面目去見吳侯！”大叫一聲，金瘡迸裂，倒於船上。眾將急救，卻早不省人事。正是：兩番弄巧翻成拙，此日含嗔卻帶羞。未知周郎性命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## 第五十六回 曹操大宴銅雀臺 孔明三氣周公瑾

卻說周瑜被諸葛亮預先埋伏關公、黃忠、魏延三枝軍馬，一擊大敗。黃蓋、韓當急救下船，折卻水軍無數。遙觀玄德、孫夫人車馬僕從，都停住于山頂之上，瑜如何不氣？箭瘡未愈，因怒氣衝激，瘡口迸裂，昏絕於地。眾將救醒，開船逃去。孔明教休追趕，自和玄德歸荊州慶喜，賞賜眾將。

周瑜自回柴桑。蔣欽等一行人馬自歸南徐報孫權。權不勝忿怒，欲拜程普為都督，起兵取荊州。周瑜又上書，請興兵雪恨。張昭諫曰：“不可。曹操日夜思報赤壁之恨，因恐孫、劉同心，故未敢興兵。今主公若以一時之忿，自相吞併，操必乘虛來攻，國勢危矣。”顧雍曰：“許都豈無細作在此？若知孫、劉不睦，操必使人勾結劉備。備懼東吳，必投曹操。若是，則江南何日得安？為今之計，莫若使人赴許都，表劉備為荊州牧。曹操知之，則懼而不敢加兵於東南。且使劉備不恨於主公。然後使心腹用反間之計，令曹、劉相攻，吾乘隙而圖之，斯為得耳。”權曰：“元嘆之言甚善。但誰可為使？”雍曰：“此間有一人，乃曹操敬慕者，可以為使。”權問何人。雍曰：“華歆在此，何不遣之？”權大喜。即遣歆齎表赴許都。歆領命起程，徑到許都來見曹操。聞操會群臣於鄴郡，慶賞銅雀臺，歆乃赴鄴郡候見。

操自赤壁敗後，常思報仇；只疑孫、劉併力，因此不敢輕進，時建安十五年春，造銅雀臺成，操乃大會文武於鄴郡，設宴慶賀。其臺正臨漳河，中央乃銅雀臺，左邊一座名玉龍臺，右邊一座名金鳳台，各高十丈，上橫二橋相通，千門萬戶，金碧交輝。是日，曹操頭戴嵌寶金冠，身穿綠錦羅袍，玉帶珠履，憑高而坐。文武侍立臺下。

操欲觀武官比試弓箭，乃使近侍將西川紅錦戰袍一領，掛於垂楊枝上，下設一箭垛，以百步為界。分武官為兩隊：曹氏宗族俱穿紅，其餘將士俱穿綠：各帶雕弓長箭，跨鞍勒馬，聽候指揮。操傳令曰：“有能射中箭垛紅心者，即以錦袍賜之；如射不中，罰水一杯。”號令方下，紅袍隊中，一個少年將軍驛馬而出，眾視之，乃曹休也。休飛馬往來，賓士三次，扣上箭，拽滿弓，一箭射去，正中紅心。金鼓齊鳴，眾皆喝采。曹操於臺上望見大喜，曰：“此吾家千里駒也！”方欲使人取錦袍與曹休，只見綠袍隊中，一騎飛出，叫曰：“丞相錦袍，合讓俺外姓先取，宗族中不宜攪越。”操視其人，乃文聘也。眾官曰：“且看文仲業射法。”文聘拈弓縱馬一箭，亦中紅心。眾皆喝采，金鼓亂鳴。聘大呼曰：“快取袍來！”只見紅袍隊中，又一將飛馬而出，厲聲曰：“文烈先射，汝何得爭奪？看我與你兩個解箭！”拽滿弓，一箭射去，也中紅心。眾人齊聲喝采。視其人，乃曹洪也。洪方欲取袍，只見綠袍隊裡又一將出，揚弓叫曰：“你三人射法，何足為奇！看我射來！”眾視之，乃張郃也。郃飛馬翻身，背射一箭，也中紅心。四枝箭齊齊的攢在紅心裡。眾人都道：“好射法！”郃曰：“錦袍須該是我的！”言未畢，紅袍隊中一將飛馬而出，大叫曰：“汝翻身背射，何足稱異！看我奪射紅心！”眾視之

，乃夏侯淵也，淵驛馬至界口，紐回身一箭射去，正在四箭當中，金鼓齊鳴。淵勒馬按弓大叫曰：“此箭可奪得錦袍麼？”只見綠袍隊裡，一將應聲而出，大叫：“且留下錦袍與我徐晃！”淵曰：“汝更有何射法，可奪我袍？”晃曰：“汝奪射紅心，不足為異。看我單取錦袍！”拈弓搭箭，遙望柳條射去，恰好射斷柳條，錦袍墜地。徐晃飛取錦袍，披於身上，驛馬至臺前聲喏曰：“謝丞相袍！”曹操與眾官無不稱羨。晃才勒馬要回，猛然臺邊躍出一個綠袍將軍，大呼曰：“你將錦袍那裡去？早早留下與我！”眾視之，乃許褚也。晃曰：“袍已在此，汝何敢強奪！”褚更不回答，竟飛馬來奪袍。兩馬相近，徐晃便把弓打許褚。褚一手按住弓，把徐晃拖離鞍轡。晃急棄了弓，翻身下馬，褚亦下馬，兩個揪住廝打。操急使人解開。那領錦袍已是扯得粉碎。操令二人都上臺。徐晃睜眉怒目，許褚切齒咬牙，各有相鬥之意。操笑曰：“孤特視公等之勇耳。豈惜一錦袍哉？”便教諸將盡都上臺，各賜蜀錦一匹，諸將各各稱謝。操命各依位次而坐。樂聲競奏，水陸並陳。文官武將輪次把盞，獻酬交錯。操顧謂眾文官曰：“武將既以騎射為樂，足顯威勇矣。公等皆飽學之士，登此高臺，可不進佳章以紀一時之勝事乎？”眾官皆躬身而言曰：“願從鈞命。”時有王朗、鍾繇、王粲、陳琳一班文官，進獻詩章。詩中多有稱頌曹操功德巍巍、合當受命之意。曹操逐一覽畢，笑曰：“諸公佳作，過譽甚矣。孤本愚陋，始舉孝廉。後值天下大亂，築精舍於譙東五十里，欲春夏讀書，秋冬射獵，以待天下清平，方出仕耳。不意朝廷徵孤為典軍校尉，遂更其意，專欲為國家討賊立功，圖死後得題墓道曰：‘漢故徵西將軍曹侯之墓’，平生願足矣。念自討董卓，剿黃巾以來，除袁術、破呂布、滅袁紹、定劉表，遂平天下。身為宰相，人臣之貴已極，又復何望哉？如國家無孤一人，正不知幾人稱帝，幾人稱王。或見孤權重，妄相忖度，疑孤有異心，此大謬也。孤常念孔子稱文王之至德，此言耿耿在心。但欲孤委捐兵眾，歸就所封武平侯之國，實不可耳；誠恐一解兵柄，為人所害；孤敗則國家傾危；是以不得慕虛名而處實禍也。諸公必無知孤意者。”眾皆起拜曰：“雖伊尹、周公，不及丞相矣。”後人有詩曰：“周公恐懼流言日，王莽謙恭下士時；假使當年身便死，一生真偽有誰知！”

曹操連飲數杯，不覺沉醉，喚左右捧過筆硯，亦欲作《銅雀臺詩》。剛才下筆，忽報：“東吳使華歆表奏劉備為荊州牧，孫權以妹嫁劉備，漢上九郡大半已屬備矣。”操聞之，手腳慌亂，投筆於地。程昱曰：“丞相在萬軍之中，矢石交攻之際，未嘗動心；今聞劉備得了荊州，何故如此失驚？”操曰：“劉備，人中之龍也，生平未嘗得水。今得荊州，是困龍入大海矣。孤安得不動心哉！”程昱曰：“丞相知華歆來意否？”操曰：“未知。”昱曰：“孫權本忌劉備，欲以兵攻之；但恐丞相乘虛而擊，故令華歆為使，表薦劉備，乃安備之心，以塞丞相之望耳。”操點頭曰：“是也。”昱曰：“某有一計，使孫、劉自相吞併，丞相乘間圖之，一鼓而二敵俱破。”操大喜，遂問其計。程昱曰：“東吳所倚者，周瑜也。丞相今表奏周瑜為南郡太守，程普為江夏太守，留華歆在朝重用之；瑜必自與劉備為仇敵矣。我乘其相併而圖之，不亦善乎？”操曰：“仲德之

言，正合孤意。”遂召華歆上臺，重加賞賜。當日筵散，操即引文武回許昌，表奏周瑜為總領南郡太守、程普為江夏太守。封華歆為大理少卿，留在許都。

使命至東吳，周瑜、程普各受職訖。周瑜既領南郡，愈思報仇，遂上書吳侯，乞令魯肅去討還荊州。孫權乃命肅曰：“汝昔保借荊州與劉備，今備遷延不還，等待何時？”肅曰：“文書上明白寫著，得了西川便還。”權叱曰：“只說取西川，到今又不動兵，不等老了人！”肅曰：“某願往言之。”遂乘船投荊州而來。卻說玄德與孔明在荊州廣聚糧草，調練軍馬，遠近之士多歸之。忽報魯肅到。玄德問孔明曰：“子敬此來何意？”孔明曰：“昨者孫權表主公為荊州牧，此是懼曹操之計。操封周瑜為南郡太守，此欲令我兩家自相吞併，他好於中取事也。今魯肅此來，又是周瑜既受太守之職，要來索荊州之意。”玄德曰：“何以答之？”孔明曰：“若肅提起荊州之事，主公便放聲大哭。哭到悲切之處，亮自出來解勸。”

計會已定，接魯肅入府，禮畢，敘坐。肅曰：“今日皇叔做了東吳女婿，便是魯肅主人，如何敢坐？”玄德笑曰：“子敬與我舊交，何必太謙？”肅乃就坐。茶罷，肅曰：“今奉吳侯鈞命，專為荊州一事而來。皇叔已借住多時，未蒙見還。今既兩家結親，當看親情面上，早早交付。”玄德聞言，掩面大哭。肅驚曰：“皇叔何故如此？”玄德哭聲不絕。

孔明從屏後出曰：“亮聽之久矣。子敬知吾主人哭的緣故麼？”肅曰：“某實不知。”孔明曰：“有何難見？當初我主人借荊州時，許下取得西川便還。仔細想來，益州劉璋是我主人之弟，一般都是漢朝骨肉，若要興兵去取他城池時，恐被外人唾罵；若不取，還了荊州，何處安身？若不還時，於尊舅面上又不好看。事實兩難，因此淚出痛腸。”孔明說罷，觸動玄德衷腸，真個捶胸頓足，放聲大哭。魯肅勸曰：“皇叔且休煩惱，與孔明從長計議。”孔明曰：“有煩子敬，回見吳侯，勿惜一言之勞，將此煩惱情節，懇告吳侯，再容幾時。”肅曰：“倘吳侯不從，如之奈何？”孔明曰：“吳侯既以親妹聘嫁皇叔，安得不從乎？望子敬善言回覆。”

魯肅是個寬仁長者，見玄德如此哀痛，只得應允。玄德、孔明拜謝。宴畢，送魯肅下船。徑到柴桑，見了周瑜，具言其事。周瑜頓足曰：“子敬又中諸葛亮之計也！當初劉備依劉表時，常有吞併之意，何況西川劉璋乎？似此推調，未免累及老兄矣。吾有一計，使諸葛亮不能出吾算中。子敬便當一行。”肅曰：“願聞妙策。”瑜曰：“子敬不必去見吳侯，再去荊州對劉備說：孫、劉兩家，既結為親，便是一家；若劉氏不忍去取西川，我東吳起兵去取，取得西川時，以作嫁資，卻把荊州交還東吳。”肅曰：“西川迢遞，取之非易。都督此計，莫非不可？”瑜笑曰：“子敬真長者也。你道我真個去取西川與他？我只以此為名，實欲去取荊州，且教他不做準備。東吳軍馬收川，路過荊州，就問他索要錢糧，劉備必然出城勞軍。那時乘勢殺之，奪取荊州，雪吾之恨，解足下之禍。”

魯肅大喜，便再往荊州來。玄德與孔明商議。孔明日：“魯肅必不曾見吳侯，只到柴桑和周瑜商量了甚計策，來誘我耳。但說的話，主公只看我點頭，便滿口應承。”計會已定。魯肅入見。禮畢，曰：“吳侯甚是稱讚皇叔盛德，遂與諸將商議，起兵替皇叔收川。取了西川，卻換荊州，以西川權當嫁資。但軍馬經過，卻望應些錢糧。”孔明聽了，忙點頭曰：“難得吳侯好心！”玄德拱手稱謝曰：“此皆子敬善言之力。”孔明日：“如雄師到日，即當遠接犒勞。”魯肅暗喜，宴罷辭回。

玄德問孔明日：“此是何意？”孔明大笑曰：“周瑜死日近矣！這等計策，小兒也瞞不過！”玄德又問如何，孔明日：“此乃假途滅虢之計也。虛名牧川，實取荊州。等主公出城勞軍，乘勢拿下，殺入城來，攻其不備，出其不意也。”玄德曰：“如之奈何？”孔明日：“主公寬心，只顧準備窩弓以擒猛虎，安排香餌以釣鰲魚。等周瑜到來，他便不死，也九分無氣。”便喚趙雲聽計：“如此如此，其餘我自有擺佈。”玄德大喜。後人有詩云：“周瑜決策取荊州，諸葛先知第一籌。指望長江香餌穩，不知暗裡釣魚鉤。”

卻說魯肅回見周瑜，說玄德、孔明歡喜一節，準備出城勞軍。周瑜大笑曰：“原來今番也中了吾計！”便教魯肅稟報吳侯，並遣程普引軍接應。周瑜此時箭瘡已漸平愈，身軀無事，使甘寧為先鋒，自與徐盛、丁奉為第二，凌統、呂蒙為後隊，水陸大兵五萬，望荊州而來。周瑜在船中，時復歡笑，以為孔明中計。前軍至夏口，周瑜問：“荊州有人在前面接否？”人報：“劉皇叔使糜竺來見都督。”瑜喚至，問勞軍如何。糜竺曰：“主公皆準備安排下了。”瑜曰：“皇叔何在？”竺曰：“在荊州城門外相等，與都督把盞。”瑜曰：“今為汝家之事，出兵遠征；勞軍之禮，休得輕易。”糜竺領了言語先回。

戰船密密排在江上，依次而進，看看至公安，並無一隻軍船，又無一人遠接。周瑜催船速行。離荊州十餘里，只見江面上靜蕩蕩的。哨探的回報：“荊州城上，插兩面白旗，並不見一人之影。”瑜心疑，教把船傍岸，親自上岸乘馬，帶了甘寧、徐盛、丁奉一班軍官，引親隨精軍三千人，徑望荊州來。既至城下，並不見動靜。瑜勒住馬，令軍士叫門。城上問是誰人。吳軍答曰：“是東吳周都督親自在此。”言未畢，忽一聲梆子響，城上軍一齊都豎起槍刀。敵樓上趙雲出曰：“都督此行，端的為何？”瑜曰：“吾替汝主取西川，汝豈猶未知耶？”雲曰：“孔明軍師已知都督假途滅虢之計，故留趙雲在此。吾主公有言：孤與劉璋，皆漢室宗親，安忍背義而取西川？若汝東吳端的取蜀，吾當披髮入山，不失信於天下也。”周瑜聞之，勒馬便回。只見一人打著令字旗，於馬前報說：“探得四路軍馬，一齊殺到：關某從江陵殺來，張飛從姊歸殺來，黃忠從公安殺來，魏延從孱陵小路殺來，四路正不知多少軍馬。喊聲遠近震動百餘里，皆言要捉周瑜。”瑜馬上大叫一聲，箭瘡復裂，墜於馬下。正是：一著棋高難對敵，幾番算定總成空。未知性命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

## 第五十七回 柴桑口臥龍弔喪 耒陽縣鳳雛理事

卻說周瑜怒氣填胸，墜於馬下，左右急救歸船。軍士傳說：“玄德、孔明在前山頂上飲酒取樂。”瑜大怒，咬牙切齒曰：“你道我取不得西川，吾誓取之！”正恨間，人報吳侯遣弟孫瑜到。周瑜接入。具言其事。孫瑜曰：“吾奉兄命來助都督。”遂令催軍前行。行至巴丘，人報上流有劉封、關平二人領軍截住水路。周瑜愈怒。忽又報孔明遣人送書至。周瑜拆封視之。書曰：“漢軍師中郎將諸葛亮，致書於東吳大都督公瑾先生麾下：亮自柴桑一別，至今戀戀不忘。聞足下欲取西川，亮竊以為不可。益州民強地險，劉璋雖闇弱，足以自守。今勞師遠征，轉運萬里，欲收全功，雖吳起不能定其規，孫武不能善其後也。曹操失利於赤壁，志豈須臾忘報仇哉？今足下興兵遠征，倘操乘虛而至，江南齏粉矣！亮不忍坐視，特此告知。幸垂照鑑。”周瑜覽畢，長嘆一聲，喚左右取紙筆作書上吳侯。乃聚眾將曰：“吾非不欲盡忠報國，奈天命已絕矣。汝等善事吳侯，共成大業。”言訖，昏絕。徐徐又醒，仰天長嘆曰：“既生瑜，何生亮！”連叫數聲而亡。壽三十六歲。後人有詩嘆曰：“赤壁遺雄烈，青年有俊聲。絃歌知雅意，杯酒謝良朋。曾謁三千斛，常驅十萬兵。巴丘終命處，憑弔欲傷情。”周瑜停喪於巴丘。眾將將所遺書緘，遣人飛報孫權。權聞瑜死，放聲大哭。拆視其書，乃薦魯肅以自代也。書略曰：“瑜以凡才，荷蒙殊遇，委任腹心，統御兵馬，敢不竭股肱之力，以圖報效。奈死生不測，修短有命；愚志未展，微軀已殞，遺恨何極！方今曹操在北，疆場未靜；劉備寄寓，有似養虎；天下之事，尚未可知。此正朝士旰食之秋，至尊垂慮之日也。魯肅忠烈，臨事不苟，可以代瑜之任。人之將死，其言也善。倘蒙垂鑑，瑜死不朽矣。”孫權覽畢，哭曰：“公瑾有王佐之才，今忽短命而死，孤何賴哉？既遺書特薦子敬，孤敢不從之。”即日便命魯肅為都督，總統兵馬；一面教發周瑜靈柩回葬。卻說孔明在荊州，夜觀天文，見將星墜地，乃笑曰：“周瑜死矣。”至曉，告於玄德。玄德使人探之，果然死了。玄德問孔明曰：“周瑜既死，還當如何？”孔明曰：“代瑜領兵者，必魯肅也。亮觀天象，將星聚於東方。亮當以弔喪為由。往江東走一遭，就尋賢士佐助主公。”玄德曰：“只恐吳中將士加害於先生。”孔明曰：“瑜在之日，亮猶不懼；今瑜已死，又何患乎？”乃與趙雲引五百軍，具祭禮，下船赴巴丘弔喪。於路探聽得孫權已令魯肅為都督，周瑜靈柩已回柴桑。

孔明徑至柴桑，魯肅以禮迎接。周瑜部將皆欲殺孔明，因見趙雲帶劍相隨，不敢下手。孔明教設祭物於靈前，親自奠酒，跪於地下，讀祭文曰：“嗚呼公瑾，不幸夭亡！修短故天，人豈不傷？我心實痛，酹酒一觴；君其有靈，享我烝嘗！吊君幼學，以交伯符；仗義疏財，讓舍以民。吊君弱冠，萬里鵬搏；定建霸業，割據江南。吊君壯力，遠鎮巴丘；景升懷慮，討逆無憂。吊君丰度，佳配小喬；漢臣之婿，不愧當朝，吊君氣概，諫阻納質；始不垂翅，終能奮翼。吊君鄱陽，蔣幹來說；揮灑自如，雅量高志。吊君



弘才，文武籌略；火攻破敵，挽強為弱。想君當年，雄姿英發；哭君早逝，俯地流血。忠義之心，英靈之氣；命終三紀，名垂百世，哀君情切，愁腸千結；惟我肝膽，悲無斷絕。昊天昏暗，三軍愴然；主為哀泣；友為淚漣。亮也不才，巧計求謀；助吳拒曹，輔漢安劉；掎角之援，首尾相儔，若存若亡，何慮何憂？嗚呼公瑾！生死永別！樸守其貞，冥冥滅滅，魂如有靈，以鑑我心：從此天下，更無知音！嗚呼痛哉！伏惟尚饗。”孔明祭畢，伏地大哭，淚如湧泉，哀慟不已。眾將相謂曰：“人盡道公瑾與孔明不睦，今觀其祭奠之情，人皆虛言也。”魯肅見孔明如此悲切，亦為感傷，自思曰：“孔明自是多情，乃公瑾量窄，自取死耳。”後人有詩嘆曰：“臥龍南陽睡未醒，又添列曜下舒城。蒼天既已生公瑾，塵世何須出孔明！”

魯肅設宴款待孔明。宴罷，孔明辭回。方欲下船，只見江邊一人道袍竹冠，皂條素履，一手揪住孔明大笑曰：“汝氣死周郎，卻又來弔孝，明欺東吳無人耶！”孔明急視其人，乃鳳雛先生龐統也。孔明亦大笑。兩人攜手登舟，各訴心事。孔明乃留書一封與統，囑曰：“吾料孫仲謀必不能重用足下。稍有不如意，可來荊州共扶玄德。此人寬仁厚德，必不負公平生之所學。”統允諾而別，孔明自回荊州。

卻說魯肅送周瑜靈柩至蕪湖，孫權接著，哭祭於前，命厚葬於本鄉。瑜有兩男一女，長男循，次男胤，權皆厚恤之。魯肅曰：“肅碌碌庸才，誤蒙公瑾重薦，其實不稱所職，願舉一人以助主公。此人上通天文，下曉地理；謀略不減於管、樂，樞機可並於孫、吳。往日周公瑾多用其言，孔明亦深服其智，現在江南，何不重用！”權聞言大喜，便問此人姓名。肅曰：“此人乃襄陽人，姓龐，名統，字士元：道號鳳雛先生。”權曰：“孤亦聞其名久矣。今既在此，可即請來相見。”

於是魯肅邀請龐統入見孫權。施禮畢。權見其人濃眉掀鼻，黑麵短髯，形容古怪，心中不喜。乃問曰：“公平生所學，以何為主？”統曰：“不必拘執，隨機應變。”權曰：“公之才學，比公瑾如何？”統笑曰：“某之所學，與公瑾大不相同。”權平生最喜周瑜，見統輕之，心中愈不樂，乃謂統曰：“公且退。待有用公之時，卻來相請。”統長嘆一聲而出。魯肅曰：“主公何不用龐士元？”權曰：“狂士也，用之何益！”肅曰：“赤壁鏖兵之時，此人曾獻連環策，成第一功。主公想必知之。”權曰：“此時乃曹操自欲釘船，未必此從之功也，吾誓不用之。”

魯肅出謂龐統曰：“非肅不薦足下，奈吳侯不肯用公。公且耐心。”統低頭長嘆不語。肅曰：“公莫非無意於吳中乎？”統不答。肅曰：“公抱匡濟之才，何往不利？可實對肅言，將欲何往？”統曰：“吾欲投曹操去也。”肅曰：“此明珠暗投矣，可往荊州投劉皇叔，必然重用。”統曰：“統意實欲如此，前言戲耳。”肅曰：“某當作書奉薦，公輔玄德，必令孫、劉兩家，無相攻擊，同力破曹。”統曰：“此某平生之素志也。”乃求肅書。徑往荊州來見玄德。

此時孔明按察四郡未回，門吏傳報：“江南名士龐統，特來相投。”玄德久聞統名，便教請入相見。統見玄德，長揖不拜。玄德見統貌陋，心中亦不悅，乃問統曰：“足下遠來不易？”統不拿出魯肅、孔明書投呈，但答曰：“聞皇叔招賢納士，特來相投。”玄德曰：“荊楚稍定，苦無閒職。此去東北一百三十里，有一縣名耒陽縣，缺一縣宰，屈公任之，如後有缺，卻當重用。”統思：“玄德待我何薄！”欲以才學動之，見孔明不在，只得勉強相辭而去。統到耒陽縣，不理政事，終日飲酒為樂；一應錢糧詞訟，並不理會。有人報知玄德，言龐統將耒陽縣事盡廢。玄德怒曰：“豎儒焉敢亂吾法度！”遂喚張飛分付，引從人去荊南諸縣巡視：“如有不公不法者，就便究問。恐於事有不明處，可與孫乾同去。”張飛領了言語，與孫乾前至耒陽縣。軍民官吏，皆出郭迎接，獨不見縣令。飛問曰：“縣令何在？”同僚覆曰：“龐縣令自到任及今，將百餘日，縣中之事，並不理問，每日飲酒，自旦及夜，只在醉鄉。今日宿酒未醒，猶臥不起。”張飛大怒，欲擒之。孫乾曰：“龐士元乃高明之人，未可輕忽。且到縣問之。如果於理不當，治罪未晚。”飛乃入縣，正廳上坐定，教縣令來見。統衣冠不整，扶醉而出。飛怒曰：“吾兄以汝為人，令作縣宰，汝焉敢盡廢縣事！”統笑曰：“將軍以吾廢了縣中何事？”飛曰：“汝到任百餘日，終日在醉鄉，安得不廢政事？”統曰：“量百里小縣，些小公事，何難決斷！將軍少坐，待我發落。”隨即喚公吏，將百餘日所積公務，都取來剖斷。吏皆紛然齎抱案卷上廳，訴詞被告人等，環跪階下。統手中批判，口中發落，耳內聽詞，曲直分明，並無分毫差錯。民皆叩首拜伏。

不到半日，將百餘日之事，盡斷畢了，投筆於地而對張飛曰：“所廢之事何在！曹操、孫權，吾視之若掌上觀文，量此小縣，何足介意！”飛大驚，下席謝曰：“先生大才，小子失敬。吾當於兄長處極力舉薦。”統乃將出魯肅薦書。飛曰：“先生初見吾兄，何不將出？”統曰：“若便將出，似乎專藉薦書來干謁矣。”飛顧謂孫乾曰：“非公則失一大賢也。”遂辭統回荊州見玄德，具說龐統之才。玄德大驚曰：“屈待大賢，吾之過也！”飛將魯肅薦書呈上。玄德拆視之。書略曰：“龐士元非百里之才，使處治中、別駕之任，始當展其驥足。如以貌取之，恐負所學，終為他人所用，實可惜也！”玄德看畢，正在嗟嘆，忽報孔明回。玄德接入，禮畢，孔明先明曰：“龐軍師近日無恙否？”玄德曰：“近治耒陽縣，好酒廢事。”孔明笑曰：“士元非百里之才，胸中之學，勝亮十倍。亮曾有薦書在士元處，曾達主公否？”玄德曰：“今日方得子敬書，卻未見先生之書。”孔明曰：“大賢若處小任，往往以酒糊塗，倦於視事。”玄德曰：“若非吾弟所言，險失大賢。”隨即令張飛往耒陽縣敬請龐統到荊州。玄德下階請罪。統方將出孔明所薦之書。玄德看書中之意，言鳳雛到日，宜即重用。玄德喜曰：“昔司馬德操言：‘伏龍、鳳雛，兩人得一，可安天下。’今吾二人皆得，漢室可興矣。”遂拜龐統為副軍師中郎將，與孔明共贊方略，教練軍士，聽候征伐。

早有人報到許昌，言劉備有諸葛亮、龐統為謀士，招軍買馬，積草屯糧，連結東吳，早晚必興兵北伐。曹操聞之，遂聚眾謀士商議南征。荀攸進曰：“周瑜新死，可先取孫權，次攻劉備。”操曰：“我若遠征，恐馬騰來襲許都。前在赤壁之時，軍中有訛言，亦傳西涼入寇之事，今不可不防也。”荀攸曰：“以愚所見，不若降詔加馬騰為徵南將軍，使討孫權，誘入京師，先除此人，則南征無患矣。”操大喜，即日遣人齎詔至西涼召馬騰。卻說騰字壽成，漢伏波將軍馬援之後，父名肅，字子碩，桓帝時為天水蘭幹縣尉；後失官流落隴西，與羌人雜處，遂娶羌女生騰。騰身長八尺。體貌雄異，稟性溫良，人多敬之。靈帝末年，羌人多叛，騰招募民兵破之。初平中年，因討賊有功，拜徵西將軍，與鎮西將軍韓遂為弟兄。當日奉詔，乃與長子馬超商議曰：“吾自與董承受衣帶詔以來，與劉玄德約共討賊，不幸董承已死，玄德屢敗。我又僻處西涼，未能協助玄德。今聞玄德已得荊州，我正欲展昔日之志，而曹操反來召我，當是如何？”馬超曰：“操奉天子之命以召父親。今若不往，彼必以逆命責我矣。當乘其來召，竟往京師，於中取事，則昔日之志可展也。”馬騰兄子馬岱諫曰：“曹操心懷叵測，叔父若往，恐遭其害。”超曰：“兒願盡起西涼之兵，隨父親殺入許昌，為天下除害，有何不可？”騰曰：“汝自統羌兵保守西涼，只教次子馬休、馬鐵並侄馬岱隨我同往。曹操見有汝在西涼，又有韓遂相助，諒不敢加害於我也。”超曰：“父親欲往，切不可輕入京師。當隨機應變，觀其動靜。”騰曰：“吾自有處，不必多慮。”

於是馬騰乃引西涼兵五千，先教馬休、馬鐵為前部，留馬岱在後接應，迤邐望許昌而來。離許昌二十里屯住軍馬。曹操聽知馬騰已到，喚門下侍郎黃奎分付曰：“目今馬騰南征，吾命汝為行軍參謀，先至馬騰寨中勞軍，可對馬騰說：西涼路遠，運糧甚難，不能多帶人馬。我當更遣大兵，協同前進。來日教他入城面君，吾就應付糧草與之。”奎領命，來見馬騰。騰置酒相待。奎酒半酣而言曰：“吾父黃琬死於李傕、郭汜之難，嘗懷痛恨。不想今日又遇欺君之賊！”騰曰：“誰為欺君之賊？”奎曰：“欺君者操賊也。公豈不知之，而問我耶？”騰恐是操使來相探，急止之曰：“耳目較近，休得亂言。”奎叱曰：“公竟忘卻衣帶詔乎！”騰見他說出心事，乃密以實情告之。奎曰：“操欲公入城面君，必非好意。公不可輕入。來日當勒兵城下。待曹操出城點軍，就點軍處殺之，大事濟矣。”二人商議已定。黃奎回家，恨氣未息。其妻再三問之，奎不肯言。不料其妾李春香、與奎妻弟苗澤私通。澤欲得春香，正無計可施。妾見黃奎憤恨，遂對澤曰：“黃侍郎今日商議軍情回，意甚憤恨，不知為誰？”澤曰：“汝可以言挑之曰：‘人皆說劉皇叔仁德，曹操奸雄，何也？看他說甚言語。’是夜黃奎果到春香房中。妾以言挑之。奎乘醉言曰：‘汝乃婦人，尚知邪正，何況我乎？吾所恨者，欲殺曹操也！’妾曰：‘若欲殺之，如何下手？’奎曰：‘吾已約定馬將軍，明日在城外點兵時殺之。’妾告於苗澤，澤報知曹操。操便密喚曹洪、許褚分付如此如此；又喚夏侯淵、徐晃分付如此如此。各人領命去了，一面先將黃奎一家老小拿下。次日，馬騰領著西涼兵馬，將次近城，只見前面一簇紅旗，打著丞相旗號。馬騰只道曹操自來點軍，拍馬向前。忽

聽得一聲炮響，紅旗開處，弓弩齊發。一將當先，乃曹洪也。馬騰急撥馬回時，兩下喊聲又起：左邊許褚殺來，右邊夏侯淵殺來，後面又是徐晃領兵殺至，截斷西涼軍馬，將馬騰父子三人困在垓心。馬騰見不是頭，奮力衝殺。馬鐵早被亂箭射死。馬休隨著馬騰，左衝右突，不能得出。二人身帶重傷，坐下馬又被箭射倒。父子二人俱被執。曹操教將黃奎與馬騰父子，一齊綁至。黃奎大叫：“無罪！”操教苗澤對證。馬騰大罵曰：“豎儒誤我大事！我不能為國殺賊，是乃天也！”操命牽出。馬騰罵不絕口，與其子馬休及黃奎，一同遇害。後人有詩嘆馬騰曰：“父子齊芳烈，忠貞著一門，捐生圖國難，誓死答君恩。嚼血盟言在，誅奸義狀存。西涼推世胄，不愧伏波孫！”苗澤告操曰：“不願加賞，只求李春香為妻。”操笑曰：“你為了一婦人，害了你姐夫一家，留此不義之人何用！”便教將苗澤、李春香與黃奎一家老小並斬於市。觀者無不嘆息。後人有詩嘆曰：“苗澤因私害蓋臣，春香未得反傷身。奸雄亦不相容恕，枉自圖謀作小人。”

曹操教招安西涼兵馬，諭之曰：“馬騰父子謀反，不幹眾人之事。”一面使人分付把住關隘，休教走了馬岱。且說馬岱自引一千兵在後。早有許昌城外逃回軍士，報知馬岱。岱大驚，只得棄了兵馬，扮作客商，連夜逃遁去了。曹操殺了馬騰等，便決意南征。忽人報曰：“劉備調練軍馬，收拾器械，將欲取川。”操驚曰：“若劉備收川，則羽翼成矣。將何以圖之？”言未畢，階下一人進言曰：“某有一計，使劉備、孫權不能相顧，江南、西川皆歸丞相。”正是：西州豪傑方遭戮，南國英雄又受殃。未知獻計者是誰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## 第五十八回 馬孟起興兵雪恨 曹阿瞞割須棄袍

卻說獻策之人，乃治書侍御史陳群，字長文。操問曰：“陳長文有何良策？”群曰：“今劉備、孫權結為唇齒，若劉備欲取西川，丞相可命上將提兵，會合肥之眾，徑取江南，則孫權必求救於劉備；備意在西川，必無心救權；權無救則力乏兵衰，江東之地，必為丞相所得。若得江東，則荊州一鼓可平也；荊州既平，然後徐圖西川：天下定矣。”操曰：“長文之言，正合吾意。”即時起大兵三十萬，徑下江南；令合肥張遼，準備糧草，以為供給。

早有細作報知孫權。權聚眾將商議。張昭曰：“可差人往魯子敬處，教急發書到荊州，使玄德同力拒曹。子敬有恩於玄德，其言必從；且玄德既為東吳之婿，亦義不容辭。若玄德來相助。江南可無患矣。”權從其言，即遣人諭魯肅，使求救於玄德。肅領命，隨即修書使人送玄德，玄德看了書中之意，留使者於館舍，差人往南郡請孔明。孔明到荊州，玄德將魯肅書與孔明看畢，孔明日：“也不消動江南之兵，也不必動荊州之兵，自使曹操不敢正覷東南。”便回書與魯肅，教高枕無憂，若但有北兵侵犯，皇叔自有退兵之策。使者去了。玄德問曰：“今操起三十萬大軍，會合肥之眾，一擁而來，先生有何妙計，可以退之？”孔明日：“操平生所慮者，乃西涼之兵也。今操殺馬騰，其子馬超現統西涼之眾，必切齒操賊。主公可作一書，往結馬超，使超興兵入關，則操又何暇下江南乎？”玄德大喜，即時作書，遣一心腹人，徑往西涼州投下。

卻說馬超在西涼州，夜感一夢：夢見身臥雪地，群虎來咬。驚懼而覺，心中疑惑，聚帳下將佐，告說夢中之事。帳下一人應聲曰：“此夢乃不祥之兆也。”眾視其人，乃帳前心腹校尉，姓龐，名德，字令明。超問：“令明所見若何？”德曰：“雪地遇虎，夢兆殊惡。莫非老將軍在許昌有事否？”言未畢，一人踉蹌而入，哭拜於地曰：“叔父與弟皆死矣！”超視之，乃馬岱也。超驚問何為。岱曰：“叔父與侍郎黃奎同謀殺操，不幸事洩，皆被斬於市，二弟亦遇害。惟岱扮作客商，星夜走脫。超聞言，哭倒於地。眾將救起。超咬牙切齒，痛恨操賊。忽報荊州劉皇叔遣人齎書至。超拆視之。書略曰：“伏念漢室不幸，操賊專權，欺君罔上，黎民凋殘。備昔與令先君同受密詔，誓誅此賊。今令先君被操所害，此將軍不共天地、不同日月之仇也。若能率西涼之兵，以攻操之右，備當舉荊襄之眾，以遏操之前：則逆操可擒，奸黨可滅，仇辱可報，漢室可興矣。書不盡言，立待迴音。”

馬超看畢，即時揮涕回書，發使者先回，隨後便起西涼軍馬，正欲進發，忽西涼太守韓遂使人請馬超往見。超至遂府，遂將出曹操書示之。內雲：“若將馬超擒赴許都，即封汝為西涼侯。”超拜伏於地曰：“請叔父就縛俺兄弟二人，解赴許昌，免叔父戈戟之勞。”韓遂扶起曰：“吾與汝父結為兄弟，安忍害汝？汝若興兵，吾當相助。”馬超拜謝。

韓遂便將操使者推出斬之，乃點手下八部軍馬，一同進發。那八部？乃侯選、程銀、李堪、張橫、梁興、成宜、馬玩、楊秋也。八將隨著韓遂，合馬超手下龐德、馬岱，共起二十萬大兵，殺奔長安來。

長安郡守鍾繇，飛報曹操；一面引軍拒敵，佈陣於野。西涼州前部先鋒馬岱，引軍一萬五千，浩浩蕩蕩，漫山遍野而來。鍾繇出馬答話。岱使寶刀一口，與繇交戰。不一合，繇大敗奔走。岱提刀趕來。馬超、韓遂引大軍都到，圍住長安。鍾繇上城守護。長安乃西漢建都之處，城郭堅固。壕塹險深，急切攻打不下。一連圍了十日，不能攻破。龐德進計曰：“長安城中土硬水鹼，甚不堪食，更兼無柴。今圍十日，軍民饑荒。不如暫且收軍，只須如此如此，長安唾手可得。”馬超曰：“此計大妙！”即時差“令”字旗傳與各部，儘教退軍，馬超親自斷後。各部軍馬漸漸退去。鍾繇次日登城看時，軍皆退了，只恐有計；令人哨探，果然遠去，方才放心。縱令軍民出城打柴取水，大開城門，放人出入。至第五日，人報馬超兵又到，軍民競奔入城，鍾繇仍復閉城堅守。

卻說鍾繇弟鍾進，守把西門，約近三更，城門裡一把火起。鍾進急來救時，城邊轉過一人，舉刀縱馬大喝曰：“龐德在此！”鍾進措手不及，被龐德一刀斬於馬下，殺散軍校，斬關斷鎖，放馬超、韓遂軍馬入城。鍾繇從東門棄城而走。馬超、韓遂得了城池，賞勞三軍。

鍾繇退守潼關，飛報曹操。操知失了長安，不敢複議南征，遂喚曹洪、徐晃分付：“先帶一萬人馬，替鍾繇緊守潼關。如十日內失了關隘，皆斬；十日外，不幹汝二人之事。我統大軍隨後便至。”二人領了將令，星夜便行。曹仁諫曰：“洪性躁，誠恐誤事。”操曰：“你與我押送糧草，便隨後接應。”

卻說曹洪、徐晃到潼關，替鍾繇堅守關隘，並不出戰。馬超領軍來關下，把曹操三代毀罵。曹洪大怒，要提兵下關廝殺。徐晃諫曰：“此是馬超要激將軍廝殺，切不可與戰。待丞相大軍來，必有主畫。”馬超軍日夜輪流來罵。曹洪只要廝殺，徐晃苦苦擋住。至第九日，在關上看時，西涼軍都棄馬在於關前草地上坐；多半睏乏，就於地上睡臥。曹洪便教備馬，點起三千兵殺下關來。西涼兵棄馬拋戈而走。洪迤邐追趕。時徐晃正在關上點視糧車，聞曹洪下關廝殺，大驚，急引兵隨後趕來，大叫曹洪回馬。忽然背後喊聲大震，馬岱引軍殺至。曹洪、徐晃急回走時，一棒鼓響，山背後兩軍截出：左是馬超、右是龐德，混殺一陣。曹洪抵擋不住，折軍大半，撞出重圍，奔到關上。西涼兵隨後趕來，洪等棄關而走。龐德直追過潼關，撞見曹仁軍馬，救了曹洪等一軍。馬超接應龐德上關。

曹洪失了潼關。奔見曹操。操曰：“與你十日限，如何九日失了潼關？”洪曰：“西涼軍兵，百般辱罵，因見彼軍懈怠，乘勢趕去，不想中賊奸計。”操曰：“洪年幼躁暴，徐晃你須曉事！”晃曰：“累諫不從。當日晃在關上點糧車，比及知道，小將軍已

下關了。晃恐有失，連忙趕去，已中賊奸計矣。”操大怒，喝斬曹洪。眾官告免。曹洪服罪而退。

操進兵直叩潼關。曹仁曰：“可先下定寨柵，然後打關未遲。”操令砍伐樹木，起立排柵，分作三寨：左寨曹仁，右寨夏侯淵，操自居中寨。次日，操引三寨大小將校，殺奔關隘前去，正遇西涼軍馬。兩邊各佈陣勢。操出馬於門旗下，看西涼之兵，人人勇健，個個英雄。又見馬超生得面如傅粉，唇若抹朱，腰細膀寬，聲雄力猛，白袍銀鎧，手執長槍，立馬陣前；上首龐德，下首馬岱。操暗暗稱奇，自縱馬謂超曰：“汝乃漢朝名將子孫，何故背反耶？”超咬牙切齒，大罵：“操賊！歎君罔上，罪不容誅！害我父弟，不共戴天之仇！吾當活捉生啖汝肉！”說罷，挺槍直殺過來。曹操背後于禁出迎。兩馬交戰，鬥得八九合，于禁敗走。張郃出迎，戰二十合亦敗走。李通出迎，超奮威交戰，數合之中，一槍刺李通於馬下。超把槍望後一招，西涼兵一齊衝殺過來。操兵大敗。西涼兵來得勢猛，左右將佐，皆抵當不住。馬超、龐德、馬岱引百餘騎，直入中軍來捉曹操。操在亂軍中，只聽得西涼軍大叫：“穿紅袍的是曹操！”操就馬上急脫下紅袍。又聽得大叫：“長髯者是曹操！”操驚慌，掣所佩刀斷其髯。軍中有人將曹操割髯之事，告知馬超，超遂令人叫拿：“短髯者是曹操！”操聞知，即扯旗角包頸而逃。後人有詩曰：“潼關戰敗望風逃，孟德惶惶脫錦袍。劍割髭髯應喪膽，馬超聲價蓋天高。”

曹操正走之間，背後一騎趕來，回頭視之，正是馬超。操大驚。左右將校見超趕來，各自逃命，只撇下曹操。超厲聲大叫曰：“曹操休走！”操驚得馬鞭墜地。看看趕上，馬超從後使槍搠來。操繞樹而走，超一槍搠在樹上；急拔下時，操已走遠。超縱馬趕來，山坡邊轉過一將，大叫：“勿傷吾主！曹洪在此！”輪刀縱馬，攔住馬超。操得命走脫。洪與馬超戰到四五十合，漸漸刀法散亂，氣力不加。夏侯淵引數十騎隨到。馬超獨自一人，恐被所算，乃撥馬而回，夏侯淵也不來趕。

曹操回寨，卻得曹仁死據定了寨柵，因此不曾多折軍馬。操入帳嘆曰：“吾若殺了曹洪，今日必死於馬超之手也！”遂喚曹洪，重加賞賜。收拾敗軍，堅守寨柵，深溝高壘，不許出戰。超每日引兵來寨前辱罵搦戰。操傳令教軍士堅守，如亂動者斬。諸將曰：“西涼之兵，盡使長槍，當選弓弩迎之。”操曰：“戰與不戰，皆在於我，非在賊也。賊雖有長槍，安能便刺？諸公但堅壁觀之，賊自退矣。”諸將皆私相議曰：“丞相自來征戰，一身當先；今敗於馬超，何如此之弱也？”

過了幾日，細作報來：“馬超又添二萬生力兵來助戰，乃是羌人部落。”操聞知大喜。諸將曰：“馬超添兵，丞相反喜。何也？”操曰：“待吾勝了，卻對汝等說。”三日後又報關上又添軍馬。操又大喜，就於帳中設宴作賀。諸將皆暗笑。操曰：“諸公笑我無破馬超之謀，公等有何良策？”徐晃進曰：“今丞相盛兵在此，賊亦全部現屯關上，此去河西，必無準備；若得一軍暗渡蒲阪津，先截賊歸路，丞相徑發河北擊之，賊兩不相應，勢必危矣。”操曰：“公明之言，正合吾意。”便教徐晃引精兵四千，和朱靈

同去徑襲河西，伏于山谷之中，“待我渡河北同時擊之。”、徐晃、朱靈領命、先引四千軍暗暗去了。操下令，先教曹洪於蒲阪津，安排船筏。留曹仁守寨，操自領兵渡渭河。早有細作報知馬超。超曰：“今操不攻潼關，而使人準備船筏，欲渡河北，必將遏吾之後也。吾當引一軍循河拒住岸北。操兵不得渡，不消二十日，河東糧盡，操兵必亂，卻循河南而擊之，操可擒矣。”韓遂曰：“不必如此。豈不聞兵法有云：‘兵半渡可擊，’待操兵渡至一半，汝卻於南岸擊之，操兵皆死於河內矣。超曰：“叔父之言甚善。”即使人探聽曹操幾時渡河。卻說曹操整兵已畢，分三停軍，前渡渭河，比及人馬到河口時，日光初起。操先發精兵渡過北岸，開創營寨。操自引親隨護衛軍將百人，按劍坐於南岸，看軍渡河。忽令人報：“後邊白袍將軍到了！”眾皆認得是馬超。一擁下船。河邊軍爭上船者，聲喧不止。操猶坐而不動，按劍指約休鬧。只聽得人喊馬嘶，蜂擁而來，船上一將躍身上岸，呼曰：“賊至矣！請丞相下船！”操視之，乃許褚也。操口內猶言：“賊至何妨？”回頭視之，馬超已離不得百餘步，許褚拖操下船時，船已離岸一丈有餘，褚負操一躍上船。隨行將士盡皆下水，扳住船邊，爭欲上船逃命。船小將翻，褚掣刀亂砍，傍船手盡折，倒於水中。急將船望下水棹去。許褚立於梢上。忙用木篙撐之。操伏在許褚腳邊。馬超趕到河岸，見船已流在半河，遂拈弓搭箭，喝令驍將繞河射之。矢如雨急。褚恐傷曹操，以左手舉馬鞍遮之。馬超箭不虛發，船上駕舟之人，應弦落水；船中數十人皆被射倒。其船反撐不定，於急水中旋轉。許褚獨奮神威，將兩腿夾舵搖撼，一手使篙撐船，一手舉鞍遮護曹操。時有渭南縣令丁斐，在南山之上，見馬超追操甚急，恐傷操命，遂將寨內牛隻馬匹，盡驅於外，漫山遍野，皆是牛馬。西涼兵見之。都回身爭取牛馬，無心追趕，曹操因此得脫。方到北岸，便把船筏鑿沉。諸將聽得曹操在河中逃難，急來救時，操已登岸。許褚身被重鎧，箭皆嵌在甲上。眾將保操至野寨中，皆拜於地而問安。操大笑曰：“我今日幾為小賊所困！”褚曰：“若非有人縱馬放牛以誘賊，賊必努力渡河矣。”操問曰：“誘賊者誰也？”有知者答曰：“渭南縣令丁斐也。”少頃，斐入見。操謝曰：“若非公之良謀，則吾被賊所擒矣。”遂命為典軍校尉，斐曰：“賊雖暫去，明日必復來。須以良策拒之。”操曰：“吾已準備了也。”遂喚諸將各分頭循河築起甬道，暫為寨腳，賊若來時，陳兵於甬道外。內虛立旌旗，以為疑兵；更沿河掘下壕塹，虛土棚蓋，河內以兵誘之：“賊急來必陷，賊陷便可擊矣。”卻說馬超回見韓遂，說：“幾乎捉住曹操！有一將奮勇負操下船去了，不知何人。”遂曰：“吾聞曹操選極精壯之人，為帳前侍衛，名曰虎衛軍，以驍將典韋、許褚領之。典韋已死，今救曹操者，必許褚也。此人勇力過人，人皆稱為虎痴；如遇之。不可輕敵。”超曰：“吾亦聞其名久矣。”遂曰：“今操渡河，將襲我後。可速攻之。不可令他創立營寨。若立營寨，急難剿除。”超曰：“以侄愚意。還只拒住北岸。使彼不得渡河，乃為上策。”遂曰：“賢侄守寨，吾引軍循河戰操，若何？”超曰：“令龐德為先鋒，跟叔父前去。”



於是韓遂與龐德將兵五萬，直抵渭南。操令眾將於甬道兩旁誘之。龐德先引鐵騎千餘，衝突而來。喊聲起處，人馬俱落於陷馬坑內。龐德躡身一跳。躍出土坑，立於平地，立殺數人，步行砍出重圍。韓遂已被困在垓心，龐德步行救之。正遇著曹仁部將曹永，被龐德一刀砍於馬下，奪其馬，殺開一條血路，救出韓遂，投東南而走。背後曹兵趕來，馬超引軍接應，殺敗曹兵，復救出大半軍馬。戰至日暮方回。計點人馬，折了將佐程銀、張橫，陷坑中死者二百餘人。超與韓遂商議：“若遷延日久，操於河北立了營寨，難以退敵；不若乘今夜引輕騎去劫野營。”遂曰：“須分兵前後相救。”於是超自為前部，令龐德、馬岱為後應，當夜便行。

卻說曹操收兵屯渭北，喚諸將曰：“賊欺我未立寨棚，必來劫野營。可四散伏兵，虛其中軍。號炮響時，伏兵盡起，一鼓可擒也。”眾將依令，伏兵已畢。當夜，馬超卻先使成宜引三十騎往前哨探，成宜見無人馬，徑入中軍。操軍見西涼兵到，遂放號炮。四面伏兵皆出，只圍得三十騎。成宜被夏侯淵所殺。馬超卻自從背後與龐德、馬岱兵分三路蜂擁殺來。正是：縱有伏兵能候敵，怎當鍵將共爭先？未知勝負若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## 第五十九回 許諸裸衣鬥馬超 曹操抹書問韓遂

卻說當夜兩兵混戰，直到天明，各自收兵。馬超屯兵渭口，日夜分兵，前後攻擊。曹操在渭河內將船筏鎖鏈作浮橋三條，接連南岸。曹仁引軍夾河立寨，將糧草車輛穿連，以為屏障。馬超聞之，教軍士各挾草一束，帶著火種，與韓遂引軍併力殺到寨前，堆積草把，放起烈火。操兵抵敵不住，棄寨而走。車乘、浮橋，盡被燒燬。西涼兵大勝，截住渭河。曹操立不起營寨，心中憂懼。荀攸曰：“可取渭河沙土築起土城，可以堅守。”操撥三萬軍擔土築城。馬超又差龐德、馬岱各引五百馬軍，往來衝突；更兼沙土不實，築起便倒，操無計可施。時當九月盡，天氣暴冷，彤雲密布，連日不開。曹操在寨中納悶。忽人報曰：“有一老人來見丞相，欲陳說方略。”操請入。見其人鶴骨松姿，形貌蒼古。問之，乃京兆人也，隱居終南山，姓婁，名子伯，道號夢梅居士。操以客禮待之。子伯曰：“丞相欲跨渭安營久矣，今何不乘時築之？”操曰：“沙土之地，築壘不成。隱士有何良策賜教？”子伯曰：“丞相用兵如神，豈不知天時乎？連日陰雲布合，朔風一起，必大凍矣。風起之後，驅兵士運土潑水，比及天明，土城已就。”操大悟，厚賞子伯。子伯不受而去。

是夜北風大作。操盡驅兵士擔土潑水；為無盛水之具，作縑囊盛水澆之，隨築隨凍。比及天明，沙水凍緊，土城已築完。細作報知馬超。超領兵觀之，大驚，疑有神助。次日，集大軍鳴鼓而進。操自乘馬出營，止有許褚一人隨後。操揚鞭大呼曰：“孟德單騎至此，請馬超出來答話。”超乘馬挺槍而出。操曰：“汝欺我營寨不成，今一夜天已築就，汝何不早降！”馬超大怒，意欲突前擒之，見操背後一人，睜圓怪眼，手提鋼刀，勒馬而立。超疑是許褚，乃揚鞭問曰：“聞汝軍中有虎侯，安在哉？”許褚提刀大叫曰：“吾即譙郡許褚也！”目射神光，威風抖擻。超不敢動，乃勒馬回。操亦引許褚回寨。兩軍觀之，無不駭然。操謂諸將曰：“賊亦知仲康乃虎侯也！”自此軍中皆稱褚為虎侯，許褚曰：“某來日必擒馬超。”操曰：“馬超英勇，不可輕敵。”褚曰：“某誓與死戰！”即使人下戰書，說虎侯單搦馬超來日決戰。超接書大怒曰：“何敢如此相欺耶！”即批次日誓殺虎痴。

次日，兩軍出營布成陣勢。超分龐德為左翼，馬岱為右翼，韓遂押中軍。超挺槍縱馬，立於陣前，高叫：“虎痴快出！”曹操在門旗下回顧眾將曰：“馬超不減呂布之勇！”言未絕，許褚拍馬舞刀而出。馬超挺槍接戰。鬥了一百餘合，勝負不分。馬匹睏乏，各回軍中，換了馬匹，又出陣前。又鬥一百餘合，不分勝負。許褚性起，飛回陣中，卸了盔甲，渾身筋突，赤體提刀，翻身上馬，來與馬超決戰。兩軍大駭。兩個又鬥到三十餘合，褚奮威舉刀便砍馬超。超閃過，一槍望褚心窩刺來。褚棄刀將槍挾住。兩個在馬上奪槍。許褚力大，一聲響，拗斷槍桿，各拿半節在馬上亂打。操恐褚有失，遂令夏侯淵、曹洪兩將齊出夾攻。龐德、馬岱見操將齊出，麾兩翼鐵騎，橫衝直撞，混殺將來。

操兵大亂。許褚臂中兩箭。諸將慌退入寨。馬超直殺到壕邊，操兵折傷大半。操令堅閉休出。馬超回至渭口，謂韓遂曰：“吾見惡戰者莫如許褚，真虎痴也！”

卻說曹操料馬超可以計破，乃密令徐晃、朱靈盡渡河西結營，前後夾攻。一日，操於城上見馬超引數百騎，直臨寨前，往來如飛。操觀良久，擲兜鍪於地曰：“馬兒不死，吾無葬地矣！”夏侯淵聽了，心中氣忿，厲聲曰：“吾寧死於此地，誓滅馬賊！”遂引本部千餘人，大開寨門，直趕去。操急止不住，恐其有失，慌自上馬前來接應。馬超見曹兵至，乃將前軍作後隊，後隊作先鋒，一字兒擺開。夏侯淵到，馬超接往廝殺。超於亂軍中遙見曹操，就撇了夏侯淵，直取曹操。操大驚，撥馬而走。曹兵大亂。

正追之際，忽報操有一軍，已在河西下了營寨，超大驚，無心追趕，急收軍回寨，與韓遂商議，言：“操兵乘虛已渡河西，吾軍前後受敵，如之奈何？”部將李堪曰：“不如割地請和，兩家且各罷兵，捱過冬天，到春暖別作計議。”韓遂曰：“李堪之言最善，可從之。”

超猶豫未決。楊秋、侯選皆勸求和，於是韓遂遣楊秋為使，直往操寨下書，言割地請和之事。操曰：“汝且回寨，吾來日使人回報。”楊秋辭去。賈詡入見操曰：“丞相主意若何？”操曰：“公所見若何？”詡曰：“兵不厭詐，可偽許之；然後用反間計，令韓、馬相疑，則一鼓可破也。”操撫掌大喜曰：“天下高見，多有相合。文和之謀，正吾心中之事也。”於是遣人回書，言：“待我徐徐退兵，還汝河西之地。”一面教搭起浮橋，作退軍之意。馬超得書，謂韓遂曰：“曹操雖然許和，奸雄難測。倘不準備，反受其制。超與叔父輪流調兵，今日叔向操，超向徐晃；明日超向操，叔向徐晃：分頭提備，以防其詐。”韓遂依計而行。

早有人報知曹操。操顧賈詡曰：“吾事濟矣！”問：“來日是誰合向我這邊？”人報曰：“韓遂。”次日，操引眾將出營，左右圍繞，操獨顯一騎於中央。韓遂部卒多有不識操者，出陣觀看。操高叫曰：“汝諸軍欲觀曹公耶？吾亦猶人也，非有四目兩口，但多智謀耳。”諸軍皆有懼色。操使人過陣謂韓遂曰：“丞相謹請韓將軍會話。”韓遂即出陣；見操並無甲仗，亦棄衣甲，輕服匹馬而出。二人馬頭相交，各按轡對語。操曰：“吾與將軍之父，同舉孝廉，吾嘗以叔事之。吾亦與公同登仕路，不覺有年矣。將軍今年妙齡幾何？”韓遂答曰：“四十歲矣。”操曰：“往日在京師，皆青春年少，何期又中旬矣！安得天下清平共樂耶！”只把舊事細說，並不提起軍情。說罷大笑，相談有一個時辰，方回馬而別，各自歸寨。早有人將此事報知馬超。超忙來問韓遂曰：“今日曹操陣前所言何事？”遂曰：“只訴京師舊事耳。”超曰：“安得不言軍務乎？”遂曰：“曹操不言，吾何獨言之？”超心甚疑，不言而退。

卻說曹操回寨，謂賈詡曰：“公知吾陣前對語之意否？”詡曰：“此意雖妙，尚未足間二人。某有一策，令韓、馬自相仇殺。”操問其計。賈詡曰：“馬超乃一勇之夫，

不識機密。丞相親筆作一書，單與韓遂，中間朦朧字樣，於要害處，自行塗抹改易，然後封送與韓遂，故意使馬超知之。超必索書來看。若看見上面要緊去處，盡皆改抹，只猜是韓遂恐超知甚機密事，自行改抹，正合著單騎會語之疑；疑則必生亂。我更暗結韓遂部下諸將，使互相離間，超可圖矣。”操曰：“此計甚妙。”隨寫書一封，將緊要處盡皆改抹，然後實封，故意多遣從人送過寨去，下了書自回。果然有人報知馬超。超心愈疑，徑來韓遂處索書看。韓遂將書與超。超見上面有改抹字樣，問遂曰：“書上如何都改抹糊塗？”遂曰：“原書如此，不知何故。”超曰：“豈有以草稿送與人耶？必是叔父怕我知了詳細，先改抹了。”遂曰：“莫非曹操錯將草稿誤封來了。”超曰：“吾又不信。曹操是精細之人，豈有差錯？吾與叔父併力殺賊，奈何忽生異心？”遂曰：“汝若不信吾心，來日吾在陣前賺操說話，汝從陣內突出，一槍刺殺便了。”超曰：“若如此，方見叔父真心。”兩人約定。次日，韓遂引侯選、李堪、梁興、馬玩、楊秋五將出陣。馬超藏在門影裡。韓遂使人到操寨前，高叫：“韓將軍請丞相攀話。”操乃令曹洪引數十騎徑出陣前與韓遂相見。馬離數步，洪馬上欠身言曰：“夜來丞相拜意將軍之言，切莫有誤。”言訖便回馬。超聽得大怒，挺槍驟馬，便刺韓遂。五將攔住，勸解回寨。遂曰：“賢侄休疑，我無歹心。”馬超那裡肯信，恨怨而去。韓遂與五將商議曰：“這事如何解釋？”楊秋曰：“馬超倚仗武勇，常有欺凌主公之心，便勝得曹操，怎肯相讓？以某愚見，不如暗投曹公，他日不失封侯之位。”遂曰：“吾與馬騰結為兄弟，安忍背之？”楊秋曰：“事已至此，不得不然。”遂曰：“誰可以通訊息？”楊秋曰：“某願往。”遂乃寫密書，遣楊秋徑來操寨，說投降之事。操大喜，許封韓遂為西涼侯、楊秋為西涼太守。其餘皆有官爵。約定放火為號，共謀馬超。楊秋拜辭，回見韓遂，備言其事：“約定今夜放火，裡應外合。”遂大喜，就令軍士於中軍帳後堆積乾柴，五將各懸刀劍聽候，韓遂商議，欲設宴賺請馬超，就席圖之，猶豫未去。不想馬超早已探知備細，便帶親隨數人，仗劍先行，令龐德、馬岱為後應。超潛步入韓遂帳中，只見五將與韓遂密語，只聽得楊秋口中說道：“事不宜遲，可速行之！”超大怒，揮劍直入，大喝曰：“群賊焉敢謀害我！”眾皆大驚。超一劍望韓遂面門剝去，遂慌以手迎之，左手早被砍落。五將揮刀齊出。超縱步出帳外，五將圍繞混殺。超獨揮寶劍，力敵五將。劍光明處，鮮血濺飛：砍翻馬玩，剝倒梁興，三將各自逃生。超復入帳中來殺韓遂時，已被左右救去。帳後一把火起，各寨兵皆動。超連忙上馬，龐德、馬岱亦至，互相混戰。超領軍殺出時，操兵四至：前有許褚，後有徐晃，左有夏侯淵，右有曹洪。西涼之兵，自相併殺。超不見了龐德、馬岱，乃引百餘騎，截於渭橋之上。天色微明，只見李堪領一軍從橋下過，超挺槍縱馬逐之。李堪拖槍而走。恰好於禁從馬超背後趕來。禁開弓射馬超。超聽得背後弦響，急閃過，卻射中前面李堪，落馬而死。超回馬來殺于禁，禁拍馬走了。超回橋上住紮。操兵前後大至，虎衛軍當先，亂箭夾射馬超。超以槍撥之，矢皆紛紛落地。超令從騎往來突殺。爭奈曹兵圍裏堅厚，不能衝出。超於橋上大喝一聲，殺入河北，從騎皆被截斷。超獨在陣中衝突，卻被暗弩射倒坐下馬，馬超墮於地上，操

軍逼合。正在危急，忽西北角上一彪軍殺來，乃龐德、馬岱也。二人救了馬超，將軍中戰馬與馬超騎了，翻身殺條血路，望西北而走。曹操聞馬超走脫，傳令諸將：“無分晝夜，務要趕到馬兒。如得首級者，千金賞，萬戶侯；生獲者封大將軍。”眾將得令，各要爭功，迤邐追襲。馬超顧不得人馬睏乏，只顧奔走。從騎漸漸皆散。步兵走不上者，多被擒去。止剩得三十餘騎，與龐德、馬岱望隴西臨洮而去。

曹操親自追至安定，知馬超去遠，方收兵回長安。眾將畢集。韓遂已無左手，做了殘疾之人，操教就於長安歇馬，授西涼侯之職。楊秋、侯選皆封列侯，令守渭口。下令班師回許都。涼州參軍楊阜，字義山，徑來長安見操。操問之，楊阜曰：“馬超有呂布之勇，深得羌人之心。今丞相若不乘勢剿絕，他日養成氣力，隴上諸郡，非復國家之有也。望丞相且休回兵。”操曰：“吾本欲留兵徵之，奈中原多事，南方未定，不可久留。君當為孤保之。”阜領諾，又保薦韋康為涼州刺史，同領兵屯冀城，以防馬超。阜臨行，請於操曰：“長安必留重兵以為後援。”操曰：“吾已定下，汝但放心。”阜辭而去。

眾將皆問曰：“初賊據潼關，渭北道缺，丞相不從河東擊馮翊，而反守潼關，遷延日久，而後北渡，立營固守，何也？”操曰：“初賊守潼關，若吾初到，便取河東，賊必以各寨分守諸渡口，則河西不可渡矣。吾故盛兵皆聚於潼關前，使賊盡南守，而河西不準備，故徐晃、朱靈得渡也。吾然後引兵北渡，連車樹柵為甬道，築冰城，欲賊知吾弱，以驕其心，使不準備。吾乃巧用反間，畜士卒之力，一旦擊破之。正所謂疾雷不及掩耳。兵之變化，固非一道也。”眾將又請問曰：“丞相每聞賊加兵添眾，則有喜色，何也？”操曰：“關中邊遠，若群賊各依險阻，徵之非一二年不可平復；今皆來聚一處，其眾雖多，人心不一，易於離間，一舉可滅；吾故喜也。”眾將拜曰：“丞相神謀，眾不及也；”操曰：“亦賴汝眾文武之力。”遂重賞諸軍。留夏侯淵屯兵長安，所得降兵，分撥各部。夏侯淵保舉馮翊高陵人，姓張，名既，字德容，為京兆尹，與淵同守長安。操班師回都。獻帝排轡駕出郭迎接。詔操“贊拜不名，入朝不趨，劍履上殿”：如漢相蕭何故事。自此威震中外。這訊息播入漢中，早驚動了漢寧太守張魯。原來張魯乃沛國豐人。其祖張陵在西川鵠鳴山中造作道書以惑人，人皆敬之。陵死之後，其子張衡行之。百姓但有學道者，助米五斗。世號“米賊”。張衡死，張魯行之。魯在漢中自號為“師君”；其來學道者皆號為“鬼卒”；為首者號為“祭酒”；領眾多者號為“治頭大祭酒”。務以誠信為主，不許欺詐。如有病者，即設壇使病人居於靜室之中，自思已過，當面陳首，然後為之祈禱；主祈禱之事者，號為“奸令祭灑”。祈禱之法，書病人姓名，說服罪之意，作文三通，名為“三官手書”：一通放於山頂以奏天，一通埋於地以奏地，一通沉於水以申水官。如此之後，但病痊可，將米五斗為謝。又蓋義舍：舍內飯米、柴火、肉食齊備，許過往人量食多少，自取而食；多取者受天誅。境內有犯法者，必恕三次；不改者，然後施刑。所在並無官長，盡屬祭酒所管。如此雄據漢中之地已三十年。國家以為地遠不能征伐，就命魯為鎮南中郎將，領漢寧太守，通進貢而已。當

年聞操破西涼之眾，威震天下，乃聚眾商議曰：“西涼馬騰遭戮，馬超新敗，曹操必將侵我漢中。我欲自稱漢寧王，督兵拒曹操，諸君以為何如？”閻圃曰：“漢川之民戶出十萬餘眾，財富糧足，四面險固；今馬超新敗，西涼之民，從子午谷奔入漢中者，不下數萬。愚意益州劉璋昏弱，不如先取西川四十一州為本，然後稱王未遲。”張魯大喜，遂與弟張衛商議起兵。早有細作報入川中。

卻說益州劉璋，字季玉，即劉焉之子，漢魯恭王之後。章帝元和中，徙封竟陵，支庶因居於此。後焉官至益州牧，興平元年患病疽而死，州大吏趙韙等，共保璋為益州牧。璋曾殺張魯母及弟，因此有仇。璋使龐羲為巴西太守，以拒張魯。時龐羲探知張魯欲興兵取川，急報知劉璋。璋平生懦弱，聞得此信，心中大憂，急聚眾官商議。忽一人昂然而出曰：“主公放心。某雖不才，憑三寸不爛之舌，使張魯不敢正眼來覷西川。”正是：只因蜀地謀臣進，致引荊州豪傑來。未知此人是誰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## 第六十回 張永年反難楊修 龐士元議取西蜀

卻說那進計於劉璋者，乃益州別駕，姓張，名松，字永年。其人生得額鑷頭尖，鼻僵齒露，身短不滿五尺，言語有若銅鐘。劉璋問曰：“別駕有何高見，可解張魯之危？”松曰：“某聞許都曹操，掃蕩中原，呂布、二袁皆為所滅，近又破馬超，天下無敵矣。主公可備進獻之物，松親往許都，說曹操興兵取漢中，以圖張魯。則魯拒敵不暇，何敢復窺蜀中耶？”劉璋大喜，收拾金珠錦綺，為進獻之物，遣張松為使。松乃暗畫西川地理圖本藏之，帶從人數騎，取路赴許都。早有人報入荊州。孔明便使人入許都打探訊息。

卻說張松到了許都館驛中住定，每日去相府伺候，求見曹操。原來曹操自破馬超回，傲睨得志，每日飲宴，無事少出，國政皆在相府商議。張松候了三日，方得通姓名。左右近侍先要賄賂，卻才引入。操坐於堂上，松拜畢，操問曰：“汝主劉璋連年不進貢，何也？”松曰：“為路途艱難，賊寇竊發，不能通進。”操叱曰：“吾掃清中原，有何盜賊？”松曰：“南有孫權，北有張魯，西有劉備，至少者亦帶甲十餘萬，豈得為太平耶？”操先見張松人物猥瑣，五分不喜；又聞語言衝撞，遂拂袖而起，轉入後堂。左右責松曰：“汝為使命，何不知禮，一味衝撞？幸得丞相看汝遠來之面，不見罪責。汝可急急回去！”松笑曰：“吾川中無諂佞之人也。”忽然階下一人大喝曰：“汝川中不會諂佞，吾中原豈有諂佞者乎？”

松觀其人，單眉細眼，貌白神清。問其姓名，乃太尉楊彪之子楊修，字德祖，現為丞相門下掌庫主簿。此人博學能言，智識過人。松知修是個舌辯之士，有心難之。修亦自恃其才，小覷天下之士。當時見張松言語譏諷，遂邀出外面書院中，分賓主而坐，謂松曰：“蜀道崎嶇，遠來勞苦。”松曰：“奉主之命，雖赴湯蹈火，弗敢辭也。”修問曰：“蜀中風土何如？”松曰：“蜀為西郡，古號益州。路有錦江之險，地連劍閣之雄。回還二百八程，縱橫三萬餘里。雞鳴犬吠相聞，市井閭閻不斷。田肥地茂，歲無水旱之憂；國富民豐，時有管絃之樂。所產之物，阜如山積。天下莫可及也！”修又問曰：“蜀中人物如何？”松曰：“文有相如之賦，武有伏波之才；醫有仲景之能，卜有君平之隱。九流三教，出乎其類，拔乎其萃者，不可勝記，豈能盡數！”修又問曰：“方今劉季玉手下，如公者還有幾人？”松曰：“文武全才，智勇足備，忠義慷慨之士，動以百數。如松不才之輩，車載斗量，不可勝記。”修曰：“公近居何職？”松曰：“濫充別駕之任，甚不稱職。敢問公為朝廷何官？”修曰：“現為丞相府主簿。”松曰：“久聞公世代簪纓，何不立於廟堂，輔佐天子，乃區區作相府門下一吏乎？”楊修聞言，滿面羞慚，強顏而答曰：“某雖居下寮，丞相委以軍政錢糧之重，早晚多蒙丞相教誨，極有開發，故就此職耳。”松笑曰：“松聞曹丞相文不明孔、孟之道，武不達孫、吳之機，專務強霸而居大位，安能有所教誨，以開發明公耶？”修曰：“公居邊隅，安知丞相大才乎？吾試令公觀之。”呼左右於篋中取書一卷，以示張松。松觀其題曰《孟德新書》。

從頭至尾，看了一遍，共一十三篇，皆用兵之要法。松看畢，問曰：“公以此為何書耶？”修曰：“此是丞相酌古準今，仿《孫子》十三篇而作。公欺丞相無才，此堪以傳後世否？”松大笑曰：“此書吾蜀中三尺小童，亦能闇誦，何為‘新書’？此是戰國時無名氏所作，曹丞相盜竊以為己能，止好瞞足下耳！”修曰：“丞相秘藏之書，雖已成帙，未傳於世。公言蜀中小兒闇誦如流，何相欺乎？”松曰：“公如不信，吾試誦之。”遂將《孟德新書》，從頭至尾，朗誦一遍，並無一字差錯。修大驚曰：“公過目不忘，真天下奇才也！”後人有詩讚曰：“古怪形容異，清高體貌疏。語傾三峽水，目視十行書。膽量魁西蜀，文章貫太虛。百家並諸子，一覽更無餘。”

當下張松欲辭回。修曰：“公且暫居館舍，容某再稟丞相，令公面君。”松謝而退。修入見操曰：“適來丞相何慢張松乎？”操曰：“言語不遜，吾故慢之。”修曰：“丞相尚容一禰衡，何不納張松？”操曰：“禰衡文章，播於當今，吾故不忍殺之。松有何能？”修曰：“且無論其口似懸河，辯才無礙。適修以丞相所撰《孟德新書》示之，彼觀一遍，即能闇誦，如此博聞強記，世所罕有。松言此書乃戰國時無名氏所作，蜀中小兒，皆能熟記。”操曰：“莫非古人與我暗合否？”令扯碎其書燒之。修曰：“此人可使面君，教見天朝氣象。”操曰：“來日我於西教場點軍，汝可先引他來，使見我軍容之盛，教他回去傳說：吾即日下了江南，便來收川。”修領命。

至次日，與張松同至西教場。操點虎衛雄兵五萬，佈於教場中。果然盔甲鮮明，衣袍燦爛；金鼓震天，戈矛耀日；四方八面，各分隊伍；旌旗揚彩，人馬騰空。松斜目視之。良久，操喚松指而示曰：“汝川中曾見此英雄人物否？”松曰：“吾蜀中不曾見此兵革，但以仁義治人。”操變色視之。松全無懼意。楊修頻以目視松。操謂松曰：“吾視天下鼠輩猶草芥耳。大軍到處，戰無不勝，攻無不取，順吾者生，逆吾者死。汝知之乎？”松曰：“丞相驅兵到處，戰必勝，攻必取，松亦素知。昔日濮陽攻呂布之時，宛城戰張繡之日；赤壁遇周郎，華容逢關羽；割須棄袍於潼關，奪船避箭於渭水：此皆無敵於天下也！”操大怒曰：“豎儒怎敢揭吾短處！”喝令左右推出斬之。楊修諫曰：“松雖可斬，奈從蜀道而來入貢，若斬之，恐失遠人之意。”操怒氣未息。荀彧亦諫。操方免其死，令亂棒打出。松歸館舍，連夜出城，收拾回川。松自思曰：“吾本欲獻西川州郡與曹操，誰想如此慢人！我來時於劉璋之前，開了大口；今日快快空回。須被蜀中人所笑。吾聞荊州劉玄德仁義遠播久矣，不如徑由那條路回。試看此人如何，我自有主見。”於是乘馬引僕從望荊州界上而來，前至郢州界口，忽見一隊軍馬，約有五百餘騎，為首一員大將，輕妝軟扮，勒馬前問曰：“來者莫非張別駕乎？”松曰：“然也。”那將慌忙下馬，聲喏曰：“趙雲等候多時。”松下馬答禮曰：“莫非常山趙子龍乎？”雲曰：“然也，某奉主公劉玄德之命，為大夫遠涉路途，鞍馬驅馳，特命趙雲聊奉酒食。”言罷，軍士跪奉酒食，雲敬進之。松自思曰：“人言劉玄德寬仁愛客，今果如此。”遂與趙雲飲了數杯，上馬同行。來到荊州界首，是日天晚，前到館驛，見驛門外百餘人



侍立，擊鼓相接。一將於馬前施禮曰：“奉兄長將令，為大夫遠涉風塵，令關某灑掃驛庭，以待歇宿。”松下馬，與雲長、趙雲同入館舍。講禮敘坐。須臾，排上酒筵，二人殷勤相勸。飲至更闌，方始罷席，宿了一宵。

次日早膳畢，上馬行不到三五里，只見一簇人馬到。乃是玄德引著伏龍、鳳雛，親自來接。遙見張松，早先下馬等候。松亦慌忙下馬相見。玄德曰：“久聞大夫高名，如雷灌耳。恨雲山遙遠，不得聽教。今聞回都，專此相接。倘蒙不棄，到荒州暫歇片時，以敘渴仰之思，實為萬幸！”松大喜，遂上馬並轡入城。至府堂上各各敘禮，分賓主依次而坐，設宴款待。飲酒間，玄德只說閒話，並不提起西川之事。松以言挑之曰：“今皇叔守荊州，還有幾郡？”孔明答曰：“荊州乃暫借東吳的，每每使人取討。今我主因是東吳女婿，故權且在此安身。”松曰：“東吳據六郡八十一州，民強國富，猶且不知足耶？”龐統曰：“吾主漢朝皇叔，反不能佔據州郡；其他皆漢之蠱賊，卻都恃強侵佔地土；惟智者不平焉。”玄德曰：“二公休言。吾有何德，敢多望乎？”松曰：“不然。明公乃漢室宗親，仁義充塞乎四海。休道佔據州郡，便代正統而居帝位，亦非分外。”玄德拱手謝曰：“公言太過，備何敢當！”

自此一連留張松飲宴三日，並不提起川中之事。松辭去，玄德於十里長亭設宴送行。玄德舉酒酌松曰：“甚荷大夫不外，留敘三日；今日相別，不知何時再得聽教。”言罷，潸然淚下。張松自思：“玄德如此寬仁愛士，安可舍之？不如說之，令取西川。”乃言曰：“松亦思朝暮趨侍，恨未有便耳。松觀荊州：東有孫權，常懷虎踞；北有曹操，每欲鯨吞。亦非可久戀之地也。”玄德曰：“故知如此，但未有安跡之所。”松曰：“益州險塞，沃野千里，民殷國富；智慧之士，久慕皇叔之德。若起荊襄之眾，長驅西指，霸業可成，漢室可興矣。”玄德曰：“備安敢當此？劉益州亦帝室宗親，恩澤布蜀中久矣。他人豈可得而動搖乎？”松曰：“某非賣主求榮；今遇明公，不敢不披瀝肝膽：劉季玉雖有益州之地，稟性闇弱，不能任賢用能；加之張魯在北，時思侵犯；人心離散，思得明主。松此一行，專欲納款於操；何期逆賊恣逞奸雄，傲賢慢士，故特來見明公。明公先取西川為基，然後北圖漢中，收取中原，匡正天朝，名垂青史，功莫大焉。明公果有取西川之意，松願施犬馬之勞，以為內應。未知鈞意若何？”玄德曰：“深感君之厚意。奈劉季玉與備同宗，若攻之，恐天下人唾罵。”松曰：“大丈夫處世，當努力建功立業，著鞭在先。今若不取，為他人所取，悔之晚矣。”玄德曰：“備聞蜀道崎嶇，千山萬水，車不能方軌，馬不能聯轡；雖欲取之，用何良策？”松於袖中取出一圖，遞與玄德曰：“深感明公盛德，敢獻此圖。但看此圖，便知蜀中道路矣。”玄德略展視之，上面盡寫著地理行程，遠近闊狹，山川險要，府庫錢糧，一一俱載明白。松曰：“明公可速圖之。松有心腹契友二人：法正、孟達。此二人必能相助。如二人到荊州時，可以心事共議。”玄德拱手謝曰：“青山不老，綠水長存。他日事成，必當厚報。”松曰：“松遇明主，不得不盡情相告，豈敢望報乎？”說罷作別。孔明命雲長等護送數十里

方回。張松回益州，先見友人法正。正字孝直，右扶風郿人也，賢士法真之子。松見正，備說曹操輕賢傲士，只可同憂，不可同樂。吾已將益州許劉皇叔矣。專欲與兄共議。法正曰：“吾料劉璋無能，已有心見劉皇叔久矣。此心相同，又何疑焉？”少頃，孟達至。達字子慶，與法正同鄉。達入，見正與松密語。達曰：“吾已知二公之意。將欲獻益州耶？”松曰：“是欲如此。兄試猜之，合獻與誰？”達曰：“非劉玄德不可。”三人撫掌大笑。法正謂松曰：“兄明日見劉璋，當若何？”松曰：“吾薦二公為使，可往荊州。”二人應允。

次日，張松見劉璋。璋問：“幹事若何？”松曰：“操乃漢賊，欲篡天下，不可為言。彼已有取川之心。”璋曰：“似此如之奈何？”松曰：“松有一謀，使張魯、曹操必不敢輕犯西川。”璋曰：“何計？”松曰：“荊州劉皇叔，與主公同宗，仁慈寬厚，有長者風。赤壁鏖兵之後，操聞之而膽裂，何況張魯乎？”主公何不遣使結好，使為外援，可以拒曹操、張魯矣。”璋曰：“吾亦有此心久矣。誰可為使？”松曰：“非法正、孟達，不可往也。”璋即召二人入，修書一封，令法正為使，先通情好；次遣孟達領精兵五千，迎玄德入川為援。正商議間，一人自外突入，汗流滿面，大叫曰：“主公若聽張松之言，則四十一州郡，已屬他人矣！”松大驚；視其人，乃西閬中巴人，姓黃，名權，字公衡，現為劉璋府下主簿。璋問曰：“玄德與我同宗，吾故結之為援；汝何出此言？”權曰：“某素知劉備寬以待人，柔能克剛，英雄莫敵；遠得人心，近得民望；兼有諸葛亮、龐統之智謀，關、張、趙雲、黃忠、魏延為羽翼。若召到蜀中，以部曲待之，劉備安肯伏低做小？若以客禮待之，又一國不容二主。今聽臣言，則西蜀有泰山之安；不聽臣言，主公有累卵之危矣。張松昨從荊州過，必與劉備同謀。可先斬張松，後絕劉備，則西川萬幸也。”璋曰：“曹操、張魯到來，何以拒之？”權曰：“不如閉境絕塞，深溝高壘，以待時清。”璋曰：“賊兵犯界，有燒眉之急；若待時清，則是慢計也。”遂不從其言，遣法正行。又一人阻曰：“不可！不可！”璋視之，乃帳前從事官王累也。累頓首言曰：“主公今聽張松之說，自取其禍。”璋曰：“不然。吾結好劉玄德，實欲拒張魯也。”累曰：“張魯犯界，乃癰疥之疾；劉備入川，乃心腹之大患。況劉備世之梟雄，先事曹操，便思謀害；後從孫權，便奪荊州。心術如此，安可同處乎？”今若召來，西川休矣！”璋叱曰：“再休亂道！玄德是我同宗，他安肯奪我基業？”便教扶二人出。遂命法正便行。

法正離益州，徑取荊州，來見玄德。參拜已畢，呈上書信。玄德拆封視之。書曰：“族弟劉璋，再拜致書於玄德宗兄將軍麾下：久伏電天，蜀道崎嶇，未及齎貢，甚切惶愧。璋聞吉凶相救，患難相扶，朋友尚然，況宗族乎？今張魯在北，旦夕興兵，侵犯璋界，甚不自安。專人謹奉尺書，上乞鈞聽。倘念同宗之情，全手足之義，即日興師剿滅狂寇，永為唇齒，自有重酬。書不盡言，俟候車騎。”玄德看畢大喜，設宴相待法正。酒過數巡，玄德屏退左右，密謂正曰：“久仰孝直英名，張別駕多談盛德。今獲聽教，

甚慰平生。”法正謝曰：“蜀中小吏，何足道哉！蓋聞馬逢伯樂而嘶，人遇知己而死。張別駕昔日之言，將軍復有意乎？”玄德曰：“備一身寄客，未嘗不傷感而嘆息。嘗思鷓鴣尚存一枝，狡兔猶藏三窟，何況人乎？蜀中豐餘之地，非不欲取；奈劉季玉系備同宗，不忍相圖。”法正曰：“益州天府之國，非治亂之主，不可居也，今劉季玉不能用賢，此業不久必屬他人。今日自付與將軍，不可錯失。豈不聞逐兔先得之語乎？將軍欲取，某當效死。”玄德拱手謝曰：“尚容商議。”

當日席散，孔明親送法正歸館舍。玄德獨坐沉吟。龐統進曰：“事當決而不決者，愚人也。主公高明，何多疑耶？”玄德問曰：“以公之意，當復何如？”統曰：“荊州東有孫權，北有曹操，難以得志。益州戶口百萬，土廣財富，可資大業。今幸張松、法正為內助，此天賜也。何必疑哉？”玄德曰：“今與吾水火相敵者，曹操也。操以急，吾以寬；操以暴，吾以仁；操以譎，吾以忠；每與操相反，事乃可成。若以小利而失信義於天下，吾不忍也。”龐統笑曰：“主公之言，雖合天理，奈離亂之時，用兵爭強，固非一道；若拘執常理，寸步不可行矣，宜從權變。且兼弱攻昧、逆取順守，湯、武之道也。若事定之後，報之以義，封為大國，何負於信？今日不取，終被他人取耳。主公幸熟思焉。”玄德乃恍然曰：“金石之言，當銘肺腑。”於是遂請孔明，同議起兵西行。孔明曰：“荊州重地，必須分兵守之。”玄德曰：“吾與龐士元、黃忠、魏延前往西川；軍師可與關雲長、張翼德、趙子龍守荊州。”孔明應允。於是孔明總守荊州；關公拒襄陽要路，當青泥隘口；張飛領四郡巡江，趙雲屯江陵，鎮公安。玄德令黃忠為前部，魏延為後軍，玄德自與劉封、關平在中軍。龐統為軍師，馬步兵五萬，起程西行。臨行時，忽廖化引一軍來降。玄德便教廖化輔佐雲長以拒曹操。

是年冬月，引兵望西川進發。行不數程，孟達接著，拜見玄德，說劉益州令某領兵五千遠來迎接。玄德使人入益州，先報劉璋。璋便發書告報沿途州郡，供給錢糧。璋欲自出涪城親接玄德，即下令準備車乘帳幔，旌旗鎧甲，務要鮮明。主簿黃權入諫曰：“主公此去，必被劉備之害，某食祿多年，不忍主公中他人奸計。望三思之！”張松曰：“黃權此言，疏間宗族之義，滋長寇盜之威，實無益於主公。”璋乃叱權曰：“吾意已決，汝何逆吾！”權叩首流血，近前口銜璋衣而諫。璋大怒，扯衣而起。權不放，頓落門牙兩個。璋喝左右，推出黃權。權大哭而歸。璋欲行，一人叫曰：“主公不納黃公衡忠言，乃欲自就死地耶！”伏於階前而諫。璋視之，乃建寧俞元人也，姓李，名恢。叩首諫曰：“竊聞君有諍臣，父有諍子。黃公衡忠義之言，必當聽從。若容劉備入川，是猶迎虎於門也。”璋曰：“玄德是吾宗兄，安肯害吾？再言者必斬！”叱左右推出李恢。張松曰：“今蜀中文官各顧妻子，不復為主公效力；諸將恃功驕傲，各有外意。不得劉皇叔，則敵攻於外，民攻於內，必敗之道也。”璋曰：“公所謀，深於吾有益。”次日，上馬出榆橋門。人報從事王累，自用繩索倒吊於城門之上，一手執諫章，一手仗劍，口稱如諫不從，自割斷其繩索，撞死於此地。劉璋教取所執諫章觀之。其略曰：“益州

從事臣王累，泣血懇告：竊聞良藥苦口利於病，忠言逆耳利於行。昔楚懷王不聽屈原之言，會盟於武關，為秦所困。今主公輕離大郡，欲迎劉備於涪城，恐有去路而無迴路矣。倘能斬張松於市，絕劉備之約，則蜀中老幼幸甚，主公之基業亦幸甚！”劉璋觀畢，大怒曰：“吾與仁人相會，如親芝蘭，汝何數侮於吾耶！”王累大叫一聲，自割斷其索，撞死於地，後人有詩嘆曰：“倒掛城門捧諫章，拚將一死報劉璋。黃權折齒終降備，矢節何如王累剛！”劉璋將三萬人馬往涪城來。後軍裝載資糧餞帛一千餘輛，來接玄德。卻說玄德前軍已到墊江。所到之處，一者是西川供給；二者是玄德號令嚴明，如有妄取百姓一物者斬：於是所到之處，秋毫無犯。百姓扶老攜幼，滿路瞻觀，焚香禮拜。玄德皆用好言撫慰。卻說法正密謂龐統曰：“近張松有密書到此，言於涪城相會劉璋，便可圖之。機會切不可失。”統曰：“此意且勿言。待二劉相見，乘便圖之。若預走洩，於中有變。”法正乃秘而不言。涪城離成都三百六十里。璋已到，使人迎接玄德。兩軍皆屯於涪江之上。玄德入城，與劉璋相見，各敘兄弟之情。禮畢，揮淚訴告衷情。飲宴畢，各回寨中安歇。

璋謂眾官曰：“可笑黃權、王累等輩，不知宗兄之心，妄相猜疑。吾今日見之，真仁義之人也。吾得他為外援，又何慮曹操、張魯耶？非張松則失之矣。”乃脫所穿綠袍，並黃金五百兩，令人往成都賜與張松。時部下將佐劉瑣、冷苞、張任、鄧賢等一班文武官曰：“主公且休歡喜。劉備柔中有剛，其心未可測，還宜防之。”璋笑曰：“汝等皆多慮。吾兄豈有二心哉！”眾皆嗟嘆而退。

卻說玄德歸到寨中。龐統入見曰：“主公今日席上見劉季玉動靜乎？”玄德曰：“季玉真誠實人也。”統曰：“季玉雖善，其臣劉瑣、張任等皆有不平之色，其間吉凶未可保也。以統之計，莫若來日設宴，請季玉赴席；於壁衣中埋伏刀斧手一百人，主公擲杯為號，就筵上殺之；一擁入成都，刀不出鞘，弓不上弦，可坐而定也。”玄德曰：“季玉是吾同宗，誠心待吾；更兼吾初到蜀中，恩信未立；若行此事，上天不容，下民亦怨。公此謀，雖霸者亦不為也。”統曰：“此非統之謀，是法孝直得張松密書，言事不宜遲，只在早晚當圖之。”言未已，法正入見，曰：“某等非為自己，乃順天命也。”玄德曰：“劉季玉與吾同宗，不忍取之。”正曰：“明公差矣。若不如此，張魯與蜀有殺母之仇，必來攻取。明公遠涉山川，驅馳士馬，既到此地，進則有功，退則無益。若執狐疑之心，遷延日久，大為失計。且恐機謀一洩，反為他人所算。不若乘此天與人歸之時，出其不意，早立基業，實為上策。”龐統亦再三相勸。正是：人主幾番存厚道，才臣一意進權謀。未知玄德心下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## 第六十一回 趙雲截江奪阿斗 孫權遺書退老瞞

卻說龐統、法正二人，勸玄德就席間殺劉璋，西川唾手可得。玄德曰：“吾初入蜀中，恩信未立，此事決不可行。”二人再三說之，玄德只是不從。次日，復與劉璋宴於城中，彼此細敘衷曲，情好甚密。酒至半酣，龐統與法正商議曰：“事已至此，由不得主公了。”便教魏延登堂舞劍，乘勢殺劉璋。延遂拔劍進曰：“筵間無以為樂，願舞劍為戲。”龐統便喚眾武士入，列於堂下，只待魏延下手。劉璋手下諸將，見魏延舞劍筵前，又見階下武士手按刀靶，直視堂上，從事張任亦掣劍舞曰：“舞劍必須有對，某願與魏將軍同舞。”二人對舞於筵前。魏延目視劉封，封亦拔劍助舞。於是劉瑣、冷苞、鄧賢各掣劍出曰：“我等當群舞，以助一笑。”玄德大驚，急掣左右所佩之劍，立於席上曰：“吾兄弟相逢痛飲，並無疑忌。又非鴻門會上，何用舞劍？不棄劍者立斬！”劉璋亦叱曰：“兄弟相聚，何必帶刀？”命侍衛者盡去佩劍。眾皆紛然下堂。玄德喚諸將士上堂，以酒賜之，曰：“吾弟兄同宗骨肉，共議大事，並無二心。汝等勿疑。”諸將皆拜謝。劉璋執玄德之手而泣曰：“吾兄之恩，誓不敢忘！”二人歡飲至晚而散。玄德歸寨，責龐統曰：“公等奈何欲陷備於不義耶？今後斷勿為此。”統嗟嘆而退。卻說劉璋歸寨，劉瑣等曰：“主公見今日席上光景乎？不如早回，免生後患。劉璋曰：“吾兄劉玄德，非比他人。”眾將曰：“雖玄德無此心，他手下人皆欲吞併西川，以圖富貴。”璋曰：“汝等無間吾兄弟之情。”遂不聽，日與玄德歡敘。忽報張魯整頓兵馬，將犯葭萌關。劉璋便請玄德往拒之。玄德慨然領諾，即日引本部兵望葭萌關去了。眾將勸劉璋令大將緊守各處關隘，以防玄德兵變。璋初時不從，後因眾人苦勸，乃令白水都督楊懷、高沛二人，守把涪水關。劉璋自回成都。玄德到葭萌關，嚴禁軍士，廣施恩惠，以收民心。

早有細作報入東吳。吳侯孫權會文武商議。顧雍進曰：“劉備分兵遠涉山險而去，未易往還。何不差一軍先截川口，斷其歸路，後盡起東吳之兵，一鼓而下荊襄？此不可失之機會也。”權曰：“此計大妙！”正商議間，忽屏風後一人大喝而出曰：“進此計者可斬之！欲害吾女之命耶！”眾驚視之，乃吳國太也。國太怒曰：“吾一生惟有一女，嫁與劉備。今若動兵，吾女性命如何！”因叱孫權曰：“汝掌父兄之業，坐領八十一州，尚自不足，乃顧小利而不念骨肉！”孫權喏喏連聲，答曰：“老母之訓，豈敢有違！”遂叱退眾官。國太恨恨而入。孫權立於軒下，自思：“此機會一失，荊襄何日可得？”正沉吟間，只見張昭入問曰：“主公有何憂疑？”孫權曰：“正思適間之事。”張昭曰：“此極易也：今差心腹將一人，只帶五百軍。潛入荊州，下一封密書與郡主，只說國太病危，欲見親女，取郡主星夜回東吳。玄德平生只有一子，就教帶來。那時玄德定把荊州來換阿斗。如其不然，一任動兵，更有何礙？”權曰：“此計大妙！吾有一人，姓周，名善，最有膽量。自幼穿房入戶，多隨吾兄。今可差他去。”昭曰：“切勿漏

洩。只此便令起行。”於是密遣周善將五百人，扮為商人，分作五船；更詐修國書，以備盤詰；船內暗藏兵器。周善領命，取荊州水路而來。船泊江邊，善自入荊州，令門吏報孫夫人。夫人命周善入。善呈上密書。夫人見說國太病危，灑淚動問。周善拜訴曰：

“國太好生病重，旦夕只是思念夫人。倘去得遲，恐不能相見。就教夫人帶阿斗去見一面。”夫人曰：“皇叔引兵遠出，我今欲回，須使人知會軍師，方可以行。”周善曰：

“若軍師回言道：須報知皇叔，候了回命，方可下船，如之奈何？”夫人曰：“若不辭而去，恐有阻當。”周善曰：“大江之中，已準備下船隻。只今便請夫人上車出城。”孫夫人聽知母病危急，如何不慌？便將七歲孩子阿斗，載在車中；隨行帶三十餘人，各跨刀劍，上馬離荊州城，便來江邊上船。府中人慾報時，孫夫人已到沙頭鎮，下在船中了。

周善方欲開船，只聽得岸上有人大叫：“且休開船，容與夫人餞行！”視之，乃趙雲也。原來趙雲巡哨方回，聽得這個訊息，吃了一驚，只帶四五騎，旋風般沿江趕來。周善手執長戈，大喝曰：“汝何人，敢當主母！”叱令軍士一齊開船，各將軍器出來，擺列在船上。風順水急，船皆隨流而去。趙雲沿江趕叫：“任從夫人去。只有一句話拜稟。”周善不睬，只催船速進。趙雲沿江趕到十餘里，忽見江灘斜纜一隻漁船在那裡。趙雲棄馬執槍，跳上漁船。只兩人駕船前來，望著夫人所坐大船追趕。周善教軍士放箭。趙雲以槍撥之，箭皆紛紛落水。離大船懸隔丈餘，吳兵用槍亂刺。趙雲棄槍在小船上，掣所佩青釭劍在手，分開槍棚，望吳船湧身一跳，早登大船。吳兵盡皆驚倒。趙雲入艙中，見夫人抱阿斗於懷中，喝趙雲曰：“何故無禮！”雲插劍聲喏曰：“主母欲何往？何故不令軍師知會？”夫人曰：“我母親病在危篤，無暇報知。”雲曰：“主母探病，何故帶小主人去？”夫人曰：“阿斗是吾子，留在荊州，無人看覷。”雲曰：“主母差矣。主人一生，只有這點骨血，小將在當陽長坂坡百萬軍中救出，今日夫人卻欲抱將去，是何道理？”夫人怒曰：“量汝只是帳下一武夫，安敢管我家事！”雲曰：“夫人要去便去，只留下小主人。”夫人喝曰：“汝半路輒入船中，必有反意！”雲曰：“若不下小主人，縱然萬死，亦不敢放夫人去。”夫人喝侍婢向前揪掣，被趙雲推倒，就懷中奪了阿斗，抱出船頭上。欲要傍岸，又無幫手；欲要行兇，又恐礙於道理：進退不得。夫人喝侍婢奪阿斗，趙雲一手抱定阿斗，一手仗劍，人不敢近。周善在後梢挾住舵，只顧放船下水。風順水急，望中流而去。趙雲孤掌難鳴，只護得阿斗，安能移舟傍岸。

正在危急，忽見下流頭港內一字兒使出十餘隻船來，船上磨旗擂鼓。趙雲自思：“今番中了東吳之計！”只見當頭船上一員大將，手執長矛，高聲大叫：“嫂嫂留下侄兒去！”原來張飛巡哨，聽得這個訊息，急來油江夾口，正撞著吳船，急忙截住。當下張飛提劍跳上吳船。周善見張飛上船，提刀來迎，被張飛手起一劍砍倒，提頭擲於孫夫人前。夫人大驚曰：“叔叔何故無禮？”張飛曰：“嫂嫂不以俺哥哥為重，私自歸家，這便無禮！”夫人曰：“吾母病重，甚是危急，若等你哥哥回報，須誤了我事。若你不放

我回去，我情願投江而死！”

張飛與趙雲商議：“若逼死夫人，非為臣下之道。只護著阿斗過船去罷。”乃謂夫人曰：“俺哥哥大漢皇叔，也不辱沒嫂嫂。今日相別，若思哥哥恩義，早早回來。”說罷，抱了阿斗，自與趙雲回船，放孫夫人五隻船去了。後人有詩讚子龍曰：“昔年救主在當陽，今日飛身向大江。船上吳兵皆膽裂，子龍英勇世無雙！”又有詩讚翼德曰：“長坂橋邊怒氣騰，一聲虎嘯退曹兵。今朝江上扶危主，青史應傳萬載名。”

二人歡喜回船。行不數里，孔明引大隊船隻接來，見阿斗已奪回，大喜。三人並馬而歸。孔明自申文書往葭萌關，報知玄德。卻說孫夫人回吳，具說張飛、趙雲殺了周善，截江奪了阿斗。孫權大怒曰：“今吾妹已歸，與彼不親，殺周善之仇，如何不報！”喚集文武，商議起軍攻取荊州。正商議調兵，忽報曹操起軍四十萬來報赤壁之仇。孫權大驚，且按下荊州，商議拒敵曹操。人報長史張紘辭疾回家，今已病故，有哀書上呈。權拆視之，書中勸孫權遷居秣陵，言秣陵山川有帝王之氣，可速遷於此，以為萬世之業。孫權覽書大哭，謂眾官曰：“張子綱勸吾遷居秣陵，吾如何不從！”即命遷治建業，築石頭城。呂蒙進曰：“曹操兵來，可於濡須水口築塢以拒之。”諸將皆曰：“上岸擊賊，跣足入船，何用築城？”蒙曰：“兵有利鈍，戰無必勝。如猝然遇敵，步騎相促，人尚不暇及水，何能入船乎？”權曰：“人無遠慮，必有近憂。子明之見甚遠。”便差軍數萬築濡須塢。曉夜並工，刻期告竣。

卻說曹操在許都，威福日甚。長史董昭進曰：“自古以來，人臣未有如丞相之功者，雖周公、呂望，莫可及也。櫛風沐雨，三十餘年，掃蕩群兇，與百姓除害，使漢室復存。豈可與諸臣宰同列乎？合受魏公之位，加九錫以彰功德。”你道那九錫？一，車馬（大輅、戎輅各一。大輅，金車也。戎輅，兵車也。玄牡二駟，黃馬八匹。）二，衣服（袞冕之服，赤舄副焉。袞冕，王者之服。赤舄，朱履也。）三，樂懸（樂懸，王者之樂也。）四，朱戶（居以朱戶，紅門也。）五，納陛（納陛以登。陛，階也。）六，虎賁（虎賁三百人，守門之軍也。）七，鈇鉞（鈇鉞各一。鈇，即斧也。鉞，斧屬。）八，弓矢（彤弓一，彤矢百。彤，赤色也。【左玄右旅去方】弓十，【左玄右旅去方】矢千。【左玄右旅去方】，黑色也。）九，秬鬯圭瓚（秬鬯一卣，圭瓚副焉。秬，黑黍也。鬯，香酒，灌地以求神於陰。卣，中樽也。圭瓚，宗廟祭器，以祀先王也。）侍中荀彧曰：“不可。丞相本興義兵，匡扶漢室，當秉忠貞之志，守謙退之節。君子愛人以德，不宜如此。”曹操聞言，勃然變色。董昭曰：“豈可以一人而阻眾望？”遂上表請尊操為魏公，加九錫。荀彧嘆曰：“吾不想今日見此事！”操聞，深恨之，以為不助己也。建安十七年冬十月，曹操興兵下江南，就命荀彧同行。彧已知操有殺己之心，託病止於壽春。忽曹操使人送飲食一盒至。盒上有操親筆封記。開盒視之，並無一物。彧會其意，遂服毒而亡。年五十歲。後人有詩嘆曰：“文若才華天下聞，可憐失足在權門。後人休把留侯比，臨沒無顏見漢君。”其子荀惲，發哀書報曹操。操甚懊悔，命厚葬之，諡

曰敬侯。

且說曹操大軍至濡須，先差曹洪領三萬鐵甲馬軍，哨至江邊。回報雲：“遙望沿江一帶，旗幡無數，不知兵聚何處。”操放心不下，自領兵前進，就濡須口排開軍陣。操領百餘人上山坡，遙望戰船，各分隊伍，依次擺列。旗分五色，兵器鮮明。當中大船上青羅傘下，坐著孫權。左右文武，侍立兩邊。操以鞭指曰：“生子當如孫仲謀！若劉景升兒子，豚犬耳！”忽一聲響動，南船一齊飛奔過來。濡須塢內又一軍出，衝動曹兵。曹操軍馬退後便走，止喝不住。忽有千百騎趕到山邊，為首馬上一人碧眼紫髯，眾人認得正是孫權。權自引一隊馬軍來擊曹操。操大驚，急回馬時，東吳大將韓當、周泰，兩騎馬直衝將上來。操背後許褚縱馬舞刀，敵住二將，曹操得脫歸寨。許褚與二將戰三十合方回。操回寨，重賞許褚，責罵眾將：“臨敵先退，挫吾銳氣！後若如此，盡皆斬首。”是夜二更時分，忽寨外喊聲大震。操急上馬，見四下裡火起，卻被吳兵劫入大寨。殺至天明，曹兵退五十餘里下寨。操心中鬱悶，閒看兵書。程昱曰：“丞相既知兵法，豈不知兵貴神速乎？丞相起兵，遷延日久，故孫權得以準備，夾濡須水口為塢，難於攻擊。不若且退兵還許都，別作良圖。”操不應。

程昱出。操伏几而臥，忽聞潮聲洶湧，如萬馬爭奔之狀。操急視之，見大江中推出一輪紅日，光華射目；仰望天上，又有兩輪太陽對照。忽見江心那輪紅日，直飛起來，墜於寨前山中，其聲如雷。猛然驚覺，原來在帳中做了一夢。帳前軍報道午時。曹操教備馬，引五十餘騎，徑奔出寨，至夢中所見落日山邊。正看之間，忽見一簇人馬，當先一人，金盔金甲。操視之，乃孫權也。權見操至，也不慌忙，在山上勒住馬，以鞭指操曰：“丞相坐鎮中原，富貴已極，何故貪心不足，又來侵我江南？”操答曰：“汝為臣下，不尊王室。吾奉天子詔，特來討汝！”孫權笑曰：“此言豈不羞乎？天下豈不知你挾天子令諸侯？吾非不尊漢朝，正欲討汝以正國家耳。”操大怒，叱諸將上山捉孫權。忽一聲鼓響，山背後兩彪軍出，右邊韓當、周泰，左邊陳武、潘璋。四員將帶三千弓弩手亂射，矢如雨發。操急引眾將回走。背後四將趕來甚急。趕到半路，許褚引眾虎衛軍敵住，救回曹操。吳兵齊奏凱歌，回濡須去了。操還營自思：“孫權非等閒人物。紅日之應，久後必為帝王。”於是心中有退兵之意，又恐東吳恥笑，進退未決。兩邊又相拒了月餘，戰了數場，互相勝負。直至來年正月，春雨連綿，水港皆滿，軍士多在泥水之中，困苦異常。操心甚憂。當日正在寨中，與眾謀士商議。或勸操收兵，或雲目今春暖，正好相持，不可退歸。操猶豫未定。

忽報東吳有使齎書到。操啟視之。書略曰：“孤與丞相，彼此皆漢朝臣宰。丞相不思報國安民，乃妄動干戈，殘虐生靈，豈仁人之所為哉？即日春水方生，公當速去。如其不然，復有赤壁之禍矣。公宜自思焉。”書背後又批兩行雲：“足下不死，孤不得安。”曹操看畢，大笑曰：“孫仲謀不欺我也。”重賞來使，遂下令班師，命廬江太守朱光鎮守皖城，自引大軍回許昌。孫權亦收軍回秣陵。權與眾將商議：“曹操雖然北去，劉



備尚在葭萌關未還。何不引拒曹操之兵，以取荊州？”張昭獻計曰：“且未可動兵。某有一計，使劉備不能再還荊州。”正是：孟德雄兵方退北，仲謀壯志又圖南。不知張昭說出甚計來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## 第六十二回 取涪關楊高授首 攻雒城黃魏爭功

卻說張昭獻計曰：“且休要動兵。若一興師，曹操必復至。不如修書二封：一封與劉璋，言劉備結連東吳，共取西川，使劉璋心疑而攻劉備；一封與張魯，教進兵向荊州來。著劉備首尾不能救應。我然後起兵取之，事可諧矣。”權從之，即發使二處去訖。且說玄德在葭萌關日久，甚得民心。忽接得孔明文書。知孫夫人已回東吳。又聞曹操興兵犯濡須，乃與龐統議曰：“曹操擊孫權，操勝必將取荊州，權勝亦必取荊州矣。為之奈何？”龐統曰：“主公勿憂。有孔明在彼，料想東吳不敢犯荊州。主公可馳書去劉璋處，只推曹操攻擊孫權，權求救於荊州。吾與孫權唇齒之邦，不容不相援。張魯自守之賊，決不敢來犯界。吾今欲勒兵回荊州，與孫權會同破曹操，奈兵少糧缺。望推同宗之誼，速發精兵三、四萬，行糧十萬斛相助。請勿有誤。若得軍馬錢糧，卻另作商議。”

玄德從之，遣人往成都。來到關前，楊懷、高沛聞知此事，遂教高沛守關，楊懷同使者入成都，見劉璋呈上書信。劉璋看畢，問楊懷為何亦同來。楊懷曰：“專為此書而來。劉備自從入川，廣佈恩德，以收民心，其意甚是不善。今求軍馬錢糧，切不可與。如若相助，是把薪助火也。”劉璋曰：“吾與玄德有兄弟之情，豈可不助？”一人出曰：“劉備梟雄，久留於蜀而不遣，是縱虎入室矣。今更助之以軍馬錢糧，何異與虎添翼乎？”眾視其人，乃零陵烝陽人，姓劉名巴，字子初。劉璋聞劉巴之言，猶豫未決。黃權又復苦諫。璋乃量撥老弱軍四千，米一萬斛，發書遣使報玄德。仍令楊懷、高沛緊守關隘。劉璋使者到葭萌關見玄德，呈上回書。玄德大怒曰：“吾為汝禦敵，費力勞心。汝今積財吝賞，何以使士卒效命乎？”遂扯毀回書，大罵而起。使者逃回成都。龐統曰：“主公只以仁義為重，今日毀書發怒，前情盡棄矣。”玄德曰：“如此，當若何？”龐統曰：“某有三條計策，請主公自擇而行。”

玄德問：“那三條計？”統曰：“只今便選精兵，晝夜兼道徑襲成都：此為上計。楊懷、高沛乃蜀中名將，各仗強兵拒守關隘；今主公佯以回荊州為名，二將聞知，必來相送；就送行處，擒而殺之，奪了關隘，先取涪城，然後卻向成都：此中計也。退還白帝，連夜回荊州，徐圖進取：此為下計。若沉吟不去，將至大困，不可救矣。”玄德曰：“軍師上計太促，下計太緩；中計不遲不疾，可以行之。”

於是發書致劉璋，只說曹操令部將樂進引兵至青泥鎮，眾將抵敵不住，吾當親往拒之，不及面會，特書相辭。書至成都，張松聽得說劉玄德欲回荊州，只道是真心，乃修書一封，欲令人送與玄德，卻值親兄廣漢太守張肅到，松急藏書於袖中，與肅相陪說話。肅見松神情恍惚，心中疑惑。松取酒與肅共飲。獻酬之間，忽落此書於地，被肅從人拾得。席散後，從人以書呈肅。肅開視之。書略曰：“松昨進言於皇叔，並無虛謬，何乃遲遲不發？逆取順守，古人所貴。今大事已在掌握之中，何故欲棄此而回荊州乎？使松聞之，如有所失。書呈到日，疾速進兵。松當為內應，萬勿自誤！”張肅見了，大驚曰

：“吾弟作滅門之事，不可不首。”連夜將書見劉璋，具言弟張松與劉備同謀，欲獻西川。劉璋大怒曰：“吾平日未嘗薄待他，何故欲謀反！”遂下令捉張松全家，盡斬於市。後人有詩嘆曰：“一覽無遺世所稀，誰知書信洩天機。未觀玄德興王業，先向成都血染衣。”

劉璋既斬張松，聚集文武商議曰：“劉備欲奪吾基業，當如之何？”黃權曰：“事不宜遲。即便差人告報各處關隘，添兵把守，不許放荊州一人一騎入關。”璋從其言，星夜馳檄各關去訖。卻說玄德提兵回涪城，先令人報上涪水關，請楊懷，高沛出關相別。楊、高二將聞報，商議曰：“玄德此回若何？”高沛曰：“玄德合死。我等各藏利刃在身，就送行處刺之，以絕吾主之患。”楊懷曰：“此計大妙。”二人只帶隨行二百人，出關送行，其餘並留在關上。

玄德大軍盡發。前至涪水之上，龐統在馬上謂玄德曰：“楊懷、高沛若欣然而來，可提防之；若彼不來，便起兵徑取其關，不可遲緩。”正說間，忽起一陣旋風，把馬前“帥”字旗吹倒。玄德問龐統曰：“此何兆也？”統曰：“此警報也，楊懷、高沛二人必有行刺之意，宜善防之。”玄德乃身披重鎧，自佩寶劍防備。人報楊、高二將前來送行。玄德令軍馬歇定。龐統分付魏延、黃忠：“但關上來的軍士，不問多少，馬步軍兵，一個也休放回。”二將得令而去。

卻說楊懷、高沛二人身邊各藏利刃，帶二百軍兵，牽羊送酒，直至軍前。見並無準備，心中暗喜，以為中計。入至帳下，見玄德正與龐統坐於帳中。二將聲喏曰：“聞皇叔遠回，特具薄禮相送。”遂進酒勸玄德。玄德曰：“二將軍守關不易，當先飲此杯。”二將飲酒畢，玄德曰：“吾有密事與二將軍商議，閒人退避。”遂將帶來二百人盡趕出中軍。玄德叱曰：“左右與吾捉下二賊！”帳後劉封、關平應聲而出。楊、高二人急待爭鬥，劉封、關平各捉住一人。玄德喝曰：“吾與汝主是同宗兄弟，汝二人何故同謀，離間親情？”龐統叱左右搜其身畔，果然各搜出利刃一口。統便喝斬二人；玄德還猶未決，統曰：“二人本意欲殺吾主，罪不容誅。”遂叱刀斧手斬楊懷、高沛於帳前。黃忠、魏延早將二百從人，先自捉下，不曾走了一個。玄德喚入，各賜酒壓驚。玄德曰：“楊懷、高沛離間吾兄弟，又藏利刃行刺，故行誅戮。爾等無罪，不必驚疑。”眾各拜謝。龐統曰：“吾今即用汝等引路，帶吾軍取關。各有重賞。”眾皆應允。是夜二百人先行，大軍隨後。前軍至關下叫曰：“二將軍有急事回，可速開關。”城上聽得是自家軍，即時開關。大軍一擁而入，兵不血刃，得了涪關。蜀兵皆降。玄德各加重賞，遂即分兵前後守把。次日勞軍，設宴於公廳。玄德酒酣，顧龐統曰：“今日之會，可為樂乎？”龐統曰：“伐人之國而以為樂，非仁者之兵也。”玄德曰：“吾聞昔日武王伐紂，作樂象功，此亦非仁者之兵歟？汝言何不合道理？可速退！”龐統大笑而起。左右亦扶玄德入後堂。睡至半夜，酒醒。左右以逐龐統之言告知玄德。玄德大悔；次早穿衣升堂，請龐統謝罪曰：“昨日酒醉，言語觸犯，幸勿掛懷。”龐統談笑自若。玄德曰：“昨

日之言，惟吾有失。”龐統曰：“君臣俱失，何獨主公？”玄德亦大笑，其樂如初。

卻說劉璋聞玄德殺了楊、高二將，襲了涪水關，大驚曰：“不料今日果有此事！”遂聚文武，問退兵之策。黃權曰：“可連夜遣兵屯雒縣，塞住咽喉之路。劉備雖有精兵猛將，不能過也。”璋遂令劉瑣、冷苞、張任、鄧賢點五萬大軍，星夜往守雒縣，以拒劉備。四將行兵之次，劉瑣曰：“吾聞錦屏山中有一異人，道號紫虛上人，知人生死貴賤。吾輩今日行軍，正從錦屏山過。何不試往問之？”張任曰：“大丈夫行兵拒敵，豈可問於山野之人乎？”瑣曰：“不然。聖人云：至誠之道，可以前知。吾等問於高明之人，當趨吉避凶。”於是四人引五六十騎至山下，問徑樵夫。樵夫指高山絕頂上，便是上人所居。四人上山至庵前，見一道童出迎。問了姓名，引入庵中。只見紫虛上人坐於蒲墩之上。四人下拜，求問前程之事。紫虛上人曰：“貧道乃山野廢人，豈知休咎？”劉瑣再三拜問，紫虛遂命道童取紙筆，寫下八句言語，付與劉瑣。其文曰：“左龍右鳳，飛入西川。雛鳳墜地，臥龍昇天。一得一失，天數當然。見機而作，勿喪九泉。”劉瑣又問曰：“我四人氣數如何？”紫虛上人曰：“定數難逃，何必再問！”瑣又請問時，上人眉垂目合，恰似睡著的一般，並不答應。四人下山。劉瑣曰：“仙人之言，不可不信。”張任曰：“此狂叟也，聽之何益。”遂上馬前行。

既至雒縣，分調人馬，守把各處關隘口。劉瑣曰：“雒城乃成都之保障，失此則成都難保。吾四人公議，著二人守城，二人去雒縣前面，依山傍險，紮下兩個寨子，勿使敵兵臨城。”冷苞、鄧賢曰：“某願往結寨。”劉瑣大喜，分兵二萬，與冷、鄧二人，離城六十里下寨。劉瑣、張任守護雒城。

卻說玄德既得涪水關，與龐統商議進取雒城。人報劉璋撥四將前來，即日冷苞、鄧賢領二萬軍離城六十里，紮下兩個大寨。玄德聚眾將問曰：“誰敢建頭功，去取二將寨柵？”老將黃忠應聲出曰：“老夫願往。”玄德曰：“老將軍率本部人馬，前至雒城，如取得冷苞、鄧賢營寨，必當重賞。”

黃忠大喜，即領本部兵馬，謝了要行。忽帳下一人出曰：“老將軍年紀高大，如何去得？小將不才願往。”玄德視之，乃是魏延。黃忠曰：“我已領下將令，你如何敢攬越？”魏延曰：“老者不以筋骨為能。吾聞冷苞、鄧賢乃蜀中名將，血氣方剛。恐老將軍近他不得，豈不誤了主公大事？因此願相替，本是好意。”黃忠大怒曰：“汝說吾老，敢與我比試武藝麼？”魏延曰：“就主公之前，當面比試。贏得的便去，何如？”黃忠遂趨步下階，便叫小校將刀來！玄德急止之曰：“不可！吾今提兵取川，全仗汝二人之力。今兩虎相鬥，必有一傷。須誤了我大事。吾與你二人勸解，休得爭論。”龐統曰：“汝二人不必相爭。即今冷苞、鄧賢下了兩個營寨。今汝二人自領本部軍馬，各打一寨。如先奪得者，便為頭功。”於是分定黃忠打冷苞寨，魏延打鄧賢寨。二人各領命去了。龐統曰：“此二人去，恐於路上相爭，主公可自引軍為後應。”玄德留龐統守城，自與劉封、關平引五千軍隨後進發。

卻說黃忠歸寨，傳令來日四更造飯，五更結束，平明進兵，取左邊山谷而進。魏延卻暗使人探聽黃忠甚時起兵。探事人回報：“來日四更造飯，五更起兵。”魏延暗喜，分付眾軍士二更造飯，三更起兵，平明要到鄧賢寨邊。軍士得令，都飽餐一頓，馬摘鈴，人銜枚，卷旗束甲，暗地去劫寨。三更前後，離寨前進。到半路，魏延馬上尋思：“只去打鄧賢寨，不顯能處，不如先去打冷苞寨，卻將得勝兵打鄧賢寨。兩處功勞，都是我的。”就馬上傳令，教軍士都投左邊山路里去。天色微明，離冷苞寨不遠，教軍士少歇，排搦金鼓旗幡、槍刀器械。早有伏路小軍飛報入寨，冷苞已有準備了。一聲炮響，三軍上馬，殺將出來。魏延縱馬提刀，與冷苞接戰。二將交馬，戰到三十合，川兵分兩路來襲漢軍。漢軍走了半夜，人馬力乏，抵當不住，退後便走。魏延聽得背後陣腳亂，撇了冷苞，撥馬回走。川兵隨後趕來，漢軍大敗。走不到五里，山背後鼓聲震地，鄧賢引一彪軍從山谷裡截出來，大叫：“魏延快下馬受降！”魏延策馬飛奔，那馬忽失前蹄，引足跪地，將魏延掀將下來。鄧賢馬奔到，挺槍來刺魏延。槍未到處，弓弦響，鄧賢倒撞下馬。後面冷苞方欲來救，一員大將，從山坡上躍馬而來，厲聲大叫：“老將黃忠在此！”舞刀直取冷苞。冷苞抵敵不住，望後便走。黃忠乘勢追趕，川兵大亂。

黃忠一枝軍救了魏延，殺了鄧賢，直趕到寨前。冷苞回馬與黃忠再戰。不到十餘合，後面軍馬擁將上來，冷苞只得棄了左寨，引敗軍來投右寨。只見寨中旗幟全別，冷苞大驚。兜住馬看時，當頭一員大將，金甲錦袍，乃是劉玄德，左邊劉封，右邊關平，大喝道：“寨子吾已奪下，汝欲何往？”原來玄德引兵從後接應，便乘勢奪了鄧賢寨子。冷苞兩頭無路，取山僻小徑，要回雒城。行不到十里，狹路伏兵忽起，搭鉤齊舉，把冷苞活捉了。原來卻是魏延自知犯罪，無可解釋，收拾後軍，令蜀兵引路，伏在這裡，等個正著。用索縛了冷苞，解投玄德寨來。卻說玄德立起免死旗，但川兵倒戈卸甲者，並不許殺害，如傷者償命；又諭眾降兵曰：“汝川人皆有父母妻子，願降者充軍，不願降者放回。”於是歡聲動地。黃忠安下寨腳，徑來見玄德，說魏延違了軍令，可斬之。玄德急召魏延，魏延解冷苞至。玄德曰：“延雖有罪，此功可贖。”令魏延謝黃忠救命之恩，今後毋得相爭。魏延頓首伏罪。玄德重賞黃忠，使人押冷苞到帳下，玄德去其縛，賜酒壓驚，問曰：“汝肯降否？”冷苞曰：“既蒙免死，如何不降？劉瓚、張任與某為生死之交；若肯放某回去，當即招二人來降，就獻雒城。”玄德大喜，便賜衣服鞍馬，令回雒城。魏延曰：“此人不可放回。若脫身一去，不復來矣。”玄德曰：“吾以仁義待人，人不負我。”

卻說冷苞得回雒城，見劉瓚、張任，不說捉去放回，只說：“被我殺了十餘人，奪得馬匹逃回。”劉瓚忙遣人往成都求救。劉璋聽知折了鄧賢，大驚，慌忙聚眾商議。長子劉循進曰：“兒願領兵前去守雒城。”璋曰：“既吾兒肯去，當遣誰人為輔？”一人出曰：“某願往”璋視之，乃舅氏吳懿也。璋曰：“得尊舅去最好。誰可為副將？”吳懿保吳蘭、雷銅二人為副將，點二萬軍馬來到雒城。劉瓚、張任接著，具言前事。吳懿

曰：“兵臨城下，難以拒敵，汝等有何高見？”冷苞曰：“此間一帶，正靠涪江，江水大急；前面寨佔山腳，其形最低。某乞五千軍，各帶鋤鋤前去，決涪江之水，可盡淹死劉備之兵也。”吳懿從其計，即令冷苞前往決水，吳蘭、雷銅引兵接應。冷苞領命，自去準備決水器械。

卻說玄德令黃忠、魏延各守一寨，自回涪城，與軍師龐統商議。細作報說：“東吳孫權遣人結好東川張魯，將欲來攻葭萌關。”玄德驚曰：“若葭萌關有失，截斷後路，吾進退不得，當如之何？”龐統謂孟達曰：“公乃蜀中人，多知地理，去守葭萌關如何？”達曰：“某保一人與某同去守關，萬無一失。”玄德問何人。達曰：“此人曾在荊州劉表部下為中郎將，乃南郡枝江人，姓霍，名峻，字仲邈。”玄德大喜，即時遣孟達、霍峻守葭萌關去了。龐統退歸館舍，門吏忽報：“有客特來相訪。”統出迎接，見其人身長八尺，形貌甚偉；頭髮截短，披於頸上；衣服不甚齊整。統問曰：“先生何人也？”其人不答，徑登堂仰臥床上。統甚疑之。再三請問。其人曰：“且消停，吾當與汝說知天下大事。”統聞之愈疑，命左右進酒食。其人起而便食，並無謙遜；飲食甚多，食罷又睡。統疑惑不定，使人請法正視之，恐是細作。法正慌忙到來。統出迎接，謂正曰：“有一人如此如此。”法正曰：“莫非彭永言乎？”升階視之。其人躍起曰：“孝直別來無恙！正是：只為川人逢舊識，遂令涪水息洪流。畢竟此人是誰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## 第六十三回 諸葛亮痛哭龐統 張翼德義釋嚴顏

卻說法正與那人相見，各撫掌而笑。龐統問之。正曰：“此公乃廣漢人，姓彭，名美，字永言，蜀中豪傑也。因直言觸忤劉璋，被璋髡鉗為徒隸，因此短髮。”統乃以賓禮待之，問美從何而來。美曰：“吾特來救汝數萬人性命，見劉將軍方可說。”法正忙報玄德。玄德親自謁見，請問其故。美曰：“將軍有多少軍馬在前寨？”玄德實告：“有魏延、黃忠在彼。”美曰：“為將之道，豈可不知地理乎？前寨緊靠涪江，若決動江水，前後以兵塞之，一人無可逃也。”玄德大悟。彭美曰：“罡星在西方，太白臨於此地，當有不吉之事，切宜慎之。”玄德即拜彭美為幕賓，使人密報魏延、黃忠，教朝暮用心巡警，以防決水。黃忠、魏延商議：二人各輪一日，如遇敵軍到來，互相通報。卻說冷苞見當夜風雨大作，引了五千軍，徑循江邊而進，安排決江。只聽得後面喊聲亂起，冷苞知有準備，急急回軍。前面魏延引軍趕來，川兵自相踐踏。冷苞正奔走間，撞著魏延。交馬不數合，被魏延活捉去了。比及吳蘭、雷銅來接應時，又被黃忠一軍殺退。魏延解冷苞到涪關。玄德責之曰：“吾以仁義相待，放汝回去，何敢搆我！今次難饒！”將冷苞推出斬之，重賞魏延。玄德設宴管待彭美，忽報荊州諸葛亮軍師特遣馬良奉書至此。玄德召入問之。馬良禮畢曰：“荊州平安，不勞主公憂念。”遂呈上軍師書信。玄德拆書觀之，略曰：“亮夜算太乙數，今年歲次癸巳，罡星在西方；又觀乾象，太白臨於雒城之分：主將帥身上多凶少吉。切宜謹慎。”玄德看了書，便教馬良先回。玄德曰：“吾將回荊州，去論此事。”龐統暗思：“孔明怕我取了西川，成了功，故意將此書相阻耳。”乃對玄德曰：“統亦算太乙數，已知罡星在西，應主公合得西川，別不主凶事。統亦佔天文，見太白臨於雒城，先斬蜀將冷苞，已應凶兆矣。主公不可疑心，可急進兵。”

玄德見龐統再三催促，乃引軍前進。黃忠同魏延接入寨去。龐統問法正曰：“前至雒城，有多少路？”法正畫地作圖。玄德取張松所遺圖本對之，並無差錯。法正言：“山北有條大路，正取雒城東門；山南有條小路，卻取雒城西門：兩條路皆可進兵。”龐統謂玄德曰：“統令魏延為先鋒，取南小路而進；主公令黃忠作先鋒，從山北大路而進：併到雒城取齊。”玄德曰：“吾自幼熟於弓馬，多行小路。軍師可從大路去取東門，吾取西門。”龐統曰：“大路必有軍邀攔，主公引兵當之。統取小路。”玄德曰：“軍師不可。吾夜夢一神人，手執鐵棒擊吾右臂，覺來猶自臂疼。此行莫非不佳。”龐統曰：“壯士臨陣，不死帶傷，理之自然也。何故以夢寐之事疑心乎？”玄德曰：“吾所疑者，孔明之書也。軍師還守涪關，如何？”龐統大笑曰：“主公被孔明所惑矣：彼不欲令統獨成大功，故作此言以疑主公之心。心疑則致夢，何兇之有？統肝腦塗地，方稱本心。主公再勿多言，來早準行。”

當日傳下號令，軍士五更造飯，平明上馬。黃忠、魏延領軍先行。玄德再與龐統約會，忽坐下馬眼生前失，把龐統掀將下來。玄德跳下馬，自來籠住那馬。玄德曰：“軍師何故乘此劣馬？”龐統曰：“此馬乘久，不曾如此。”玄德曰：“臨陣眼生，誤人性命。吾所騎白馬，性極馴熟，軍師可騎，萬無一失。劣馬吾自乘之。”遂與龐統更換所騎之馬。龐統謝曰：“深感主公厚恩，雖萬死亦不能報也。”遂各上馬取路而進。玄德見龐統去了，心中甚覺不快，怏怏而行。

卻說雒城中吳懿、劉瓚聽知折了冷苞，遂與眾商議。張任曰：“城東南山僻有一條小路，最為要緊，某自引一軍守之。諸公緊守雒城，勿得有失。”忽報漢兵分兩路前來攻城。張任急引三千軍，先來抄小路埋伏。見魏延兵過，張任教盡放過去，休得驚動。後見龐統軍來，張任軍士遙指軍中大將：“騎白馬者必是劉備。”張任大喜，傳令教如此如此。

卻說龐統迤邐前進，抬頭見兩山逼窄，樹木叢雜；又值夏末秋初，枝葉茂盛。龐統心下甚疑，勒住馬問：“此處是何地？”數內有新降軍士，指道：“此處地名落鳳坡。”龐統驚曰：“吾道號鳳雛，此處名落鳳坡，不利於吾。”令後軍疾退。只聽山坡前一聲炮響，箭如飛蝗，只望騎白馬者射來。可憐龐統竟死於亂箭之下。時年止三十六歲。後人有詩嘆曰：“古峴相連紫翠堆，士元有宅傍山隈。兒童慣識呼鳩曲，閭巷曾聞展驥才。預計三分平刻削，長驅萬里獨徘徊。誰知天狗流星墜，不使將軍衣錦回。”先是東南有童謠雲：“一鳳並一龍，相將到蜀中。才到半路里，鳳死落坡東。風送雨，雨隨風，隆漢興時蜀道通，蜀道通時只有龍。”

當日張任射死龐統，漢軍擁塞，進退不得，死者大半。前軍飛報魏延。魏延忙勒兵欲回，奈山路逼窄，廝殺不得。又被張任截斷歸路，在高阜處用強弓硬弩射來。魏延心慌。有新降蜀兵曰：“不如殺奔雒城下，取大路而進。”延從其言，當先開路，殺奔雒城來。塵埃起處，前面一軍殺至，乃雒城守將吳蘭、雷銅也；後面張任引兵追來：前後夾攻，把魏延圍在垓心。魏延死戰不能得脫。但見吳蘭、雷銅後軍自亂，二將急回馬去救。魏延乘勢趕去，當先一將，舞刀拍馬，大叫：“文長，吾特來救汝！”視之，乃老將黃忠也。兩下夾攻，殺敗吳、雷二將，直衝至雒城之下。劉瓚引兵殺出，卻得玄德在後當住接應。黃忠、魏延翻身便回。玄德軍馬比及奔到寨中，張任軍馬又從小路里截出。劉瓚、吳蘭、雷銅當先趕來。玄德守不住二寨，且戰且走，奔回涪關。蜀兵得勝，迤邐追趕。玄德人困馬乏，那裡有心廝殺，且只顧奔走。將近涪關，張任一軍追趕至緊。幸得左邊劉封，右邊關平，二將領三萬生力軍截出，殺退張任；還趕二十里，奪回戰馬極多。

玄德一行軍馬，再入涪關，問龐統訊息。有落鳳坡逃得性命的軍士，報說軍師連人帶馬，被亂箭射死於坡前。玄德聞言，望西痛哭不已，遙為招魂設祭。諸將皆哭。黃忠曰：“今番折了龐統軍師，張任必然來攻打涪關，如之奈何？不若差人往荊州，請諸葛



軍師來商議收川之計。”正說之間，人報張任引軍直臨城下搦戰。黃忠、魏延皆要出戰。玄德曰：“銳氣新挫，宜堅守以待軍師來到。”黃忠、魏延領命，只謹守城池。玄德寫一封書，教關平分付：“你與我往荊州請軍師去。”關平領了書，星夜往荊州來。玄德自守涪關，並不出戰。

卻說孔明在荊州，時當七夕佳節，大會眾官夜宴，共說收川之事。只見正西上一星，其大如鬥，從天墜下，流光四散。孔明失驚，擲杯於地，掩面哭曰：“哀哉！痛哉”眾官慌問其故。孔明曰：“吾前者算今年罡星在西方，不利於軍師；天狗犯於吾軍，太白臨於雒城，已拜書主公，教謹防之。誰想今夕西方星墜，龐士元命必休矣！”言罷，大哭曰：“今吾主喪一臂矣！”眾官皆驚，未信其言。孔明曰：“數日之內，必有訊息。”是夕酒不盡歡而散。

數日之後，孔明與雲長等正坐間，人報關平到，眾官皆驚。關平入，呈上玄德書信。孔明視之，內言本年七月初七日，龐軍師被張任在落鳳坡前箭射身故。孔明大哭，眾官無不垂淚。孔明曰：“既主公在涪關進退兩難之際，亮不得不去。”雲長曰：“軍師去，誰人保守荊州？荊州乃重地，干係非輕。”孔明曰：“主公書中雖不明言其人，吾已知其意了。”乃將玄德書與眾官看曰：“主公書中，把荊州託在吾身上，教我自量才委用。雖然如此，今教關平齎書前來，其意欲雲長公當此重任。雲長想桃園結義之情，可竭力保守此地，責任非輕，公宜勉之。”雲長更不推辭，慨然領諾。孔明設宴，交割印綬。雲長雙手來接。孔明擎著印曰：“這干係都在將軍身上。”雲長曰：“大丈夫既領重任，除死方休。”孔明見雲長說個“死”字，心中不悅；欲待不與，其言已出。孔明曰：“倘曹操引兵來到，當如之何？”雲長曰：“以力拒之。”孔明又曰：“倘曹操、孫權，齊起兵來，如之奈何？”雲長曰：“分兵拒之。”孔明曰：“若如此，荊州危矣。吾有八個字，將軍牢記，可保守荊州。”雲長問：“那八個字？”孔明曰：“北拒曹操，東和孫權。”雲長曰：“軍師之言，當銘肺腑。”

孔明遂與了印綬，令文官馬良、伊籍、向朗、糜竺，武將糜芳、廖化、關平、周倉，一班兒輔佐雲長，同守荊州。一面親自統兵入川。先撥精兵一萬，教張飛部領，取大路殺奔巴州、雒城之西，先到者為頭功。又撥一枝兵，教趙雲為先鋒，溯江而上，會於雒城。孔明隨後引簡雍、蔣琬等起行。那蔣琬字公琰，零陵湘鄉人也，乃荊襄名士，現為書記。

當日孔明引兵一萬五千，與張飛同日起行。張飛臨行時，孔明囑付曰：“西川豪傑甚多，不可輕敵。於路戒約三軍，勿得擄掠百姓，以失民心。所到之處，並宜存恤，勿得恣逞鞭撻士卒。望將軍早會雒城，不可有誤。”

張飛欣然領諾，上馬而去。迤邐前行，所到之處，但降者秋毫無犯。徑取漢川路，前至巴郡。細作回報：“巴郡太守嚴顏，乃蜀中名將，年紀雖高，精力未衰，善開硬弓

，使大刀，有萬夫不當之勇：據住城郭，不豎降旗。”張飛教離城十里下寨，差人入城去：“說與老匹夫，早早來降，饒你滿城百姓性命；若不歸順，即踏平城郭，老幼不留！”

卻說嚴顏在巴郡，聞劉璋差法正請玄德入川，拊心而嘆曰：“此所謂獨坐窮山，引虎自衛者也！”後聞玄德據住涪關，大怒，屢欲提兵往戰，又恐這條路上有兵來。當日聞知張飛兵到，便點起本部五六千人馬，準備迎敵。或獻計曰：“張飛在當陽長坂，一聲喝退曹兵百萬之眾。曹操亦聞風而避之，不可輕敵。今只宜深溝高壘，堅守不出。彼軍無糧，不過一月，自然退去。更兼張飛性如烈火，專要鞭撻士卒；如不與戰，必怒；怒則必以暴厲之氣待其軍士：軍心一變，乘勢擊之，張飛可擒也。”嚴顏從其言，教軍士盡數上城守護。忽見一個軍士，大叫：“開門！”嚴顏教放入問之。那軍士告說是張將軍差來的，把張飛言語依直便說。嚴顏大怒，罵：“匹夫怎敢無禮！吾嚴將軍豈降賊者乎！借你口說與張飛！”喚武士把軍人割下耳鼻，卻放回寨。軍人回見張飛，哭告嚴顏如此毀罵。張飛大怒，咬牙睜目，披掛上馬，引數百騎來巴郡城下搦戰。城上眾軍百般痛罵。張飛性急，幾番殺到吊橋，要過護城河，又被亂箭射回。到晚全無一個人出，張飛忍一肚氣還寨。次日早晨，又引軍去搦戰。那嚴顏在城敵樓上，一箭射中張飛頭盔。飛指而恨曰：“若拿住你這老匹夫，我親自食你肉！”到晚又空回。第三日，張飛引了軍，沿城去罵。原來那座城子是個山城，周圍都是亂山，張飛自乘馬登出，下視城中。見軍士盡皆披掛，分列隊伍，伏在城中，只是不出；又見民夫來來往往，搬磚運石，相助守城。張飛教馬軍下馬，步軍皆坐，引他出敵，並無動靜。又罵了一日，依舊空回。張飛在寨中自思：“終日叫罵，彼只不出，如之奈何？”猛然思得一計，教眾軍不要前去搦戰，都結束了在寨中等候；卻只教三五十個軍士，直去城下叫罵。引嚴顏軍出來，便與廝殺。張飛磨拳擦掌，只等敵軍來。小軍連罵了三日，全然不出。張飛眉頭一縱，又生一計，傳令教軍士四散砍打柴草，尋覓路徑，不來搦戰。嚴顏在城中，連日不見張飛動靜，心中疑惑，著十數個小軍，扮作張飛砍柴的軍，潛地出城，雜在軍內，入山中探聽。

當日諸軍回寨。張飛坐在寨中，頓足大罵：“嚴顏老匹夫！枉氣殺我！”只見帳前三四個人說道：“將軍不須心焦：這幾日打探得一條小路，可以偷過巴郡。”張飛故意大叫曰：“既有這個去處，何不早來說？”眾應曰：“這幾日卻才哨探得出。”張飛曰：“事不宜遲，只今二更造飯，趁三更明月，拔寨都起，人銜枚，馬去鈴，悄悄而行。我自前面開路，汝等依次而行。”傳了令便滿寨告報。探細的軍聽得這個訊息，盡回城中來，報與嚴顏。顏大喜曰：“我算定這匹夫忍耐不得。你偷小路過去，須是糧草輜重在我後；我截住後路，你如何得過？好無謀匹夫，中我之計！”即時傳令：教軍士準備赴敵，今夜二更也造飯，三更出城，伏於樹木叢雜去處。只等張飛過咽喉小路去了，車仗來時，只聽鼓響，一齊殺出。傳了號令，看看近夜，嚴顏全軍盡皆飽食，披掛停當，悄

悄出城，四散伏住，只聽鼓響：嚴顏自引十數裨將，下馬伏於林中。約三更後，遙望見張飛親自在前，橫矛縱馬，悄悄引軍前進。去不得三四里，背後車仗人馬、陸續進發。嚴顏看得分曉，一齊擂鼓，四下伏兵盡起。正來搶奪車仗、背後一聲鑼響，一彪軍掩到，大喝：“老賊休走！我等的你恰好！”嚴顏猛回頭看時，為首一員大將，豹頭環眼，燕頤虎鬚，使丈八矛，騎深烏馬：乃是張飛。四下裡鑼聲大震，眾軍殺來。嚴顏見了張飛，舉手無措，交馬戰不十合，張飛賣個破綻，嚴顏一刀砍來，張飛閃過，撞將入去，扯住嚴顏勒甲條，生擒過來，擲於地下；眾軍向前，用索綁縛住了。原來先過去的是假張飛。料道嚴顏擊鼓為號，張飛卻教鳴金為號：金響諸軍齊到。川兵大半棄甲倒戈而降。

張飛殺到巴郡城下，後軍已自入城。張飛叫休殺百姓，出榜安民。群刀手把嚴顏推至。飛坐於廳上，嚴顏不肯下跪。飛怒目咬牙大叱曰：“大將到此，何為不降，而敢拒敵？”嚴顏全無懼色，回叱飛曰：“汝等無義，侵我州郡！但有斷頭將軍，無降將軍！”飛大怒，喝左右斬來。嚴顏喝曰：“賊匹夫！砍頭便砍，何怒也？”張飛見嚴顏聲音雄壯，面不改色，乃回嗔作喜，下階喝退左右，親解其縛，取衣衣之，扶在正中高坐，低頭便拜曰：“適來言語冒瀆，幸勿見責。吾素知老將軍乃豪傑之士也。”嚴顏感其恩義，乃降。後人有詩讚嚴顏曰：“白髮居西蜀，清名震大邦。忠心如皎月，浩氣卷長江。寧可斷頭死，安能屈膝降？巴州年老將，天下更無雙。”又有贊張飛詩曰：“生獲嚴顏勇絕倫，惟憑義氣服軍民。至今廟貌留巴蜀，社酒雞豚日日春。”張飛請問入川之計。嚴顏曰：“敗軍之將，荷蒙厚恩，無可以報，願施犬馬之勞，不須張弓只箭，徑取成都。”正是：只因一將傾心後，致使連城唾手降。未知其計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## 第六十四回 孔明定計捉張任 楊阜借兵破馬超

卻說張飛問計於嚴顏，顏曰：“從此取雒城，凡守禦關隘，都是老夫所管，官軍皆出於掌握之中。今感將軍之恩，無可以報，老夫當為前部，所到之處，盡皆喚出拜降。”張飛稱謝不已。於是嚴顏為前部，張飛領軍隨後。凡到之處，盡是嚴顏所管，都喚出投降。有遲疑未決者，顏曰：“我尚且投降，何況汝乎？”自是望風歸順，並不曾廝殺一場。

卻說孔明已將起程日期申報玄德，教都會聚雒城。玄德與眾官商議：“今孔明、翼德分兩路取川，會於雒城，同入成都。水陸舟車，已於七月二十日起程，此時將及待到。今我等便可進兵。”黃忠曰：“張任每日來搦戰，見城中不出，彼軍懈怠，不做準備，今日夜間分兵劫寨，勝如白晝廝殺。”玄德從之，教黃忠引兵取左，魏延引兵取右，玄德取中路。當夜二更，三路軍馬齊發。張任果然不做準備。漢軍擁入大寨，放起火來，烈焰騰空。蜀兵奔走，連夜直趕到雒城，城中兵接應入去。玄德還中路下寨；次日，引兵直到雒城，圍住攻打。張任按兵不出。攻到第四日，玄德自提一軍攻打西門，令黃忠、魏延在東門攻打，留南門北門放軍行走。原來南門一帶都是山路，北門有涪水：因此不圍。張任望見玄德在西門，騎馬往來，指揮打城，從辰至未，人馬漸漸力乏。張任教吳蘭、雷銅二將引兵出北門，轉東門，敵黃忠、魏延；自己卻引軍出南門，轉西門，單迎玄德。城內盡撥民兵上城，擂鼓助喊。卻說玄德見紅日平西，教後軍先退。軍士方回身，城上一片聲喊起，南門內軍馬突出。張任徑來軍中捉玄德，玄德軍中大亂。黃忠、魏延又被吳蘭、雷銅敵住。兩下不能相顧。玄德敵不住張任，撥馬往山僻小路而走。張任從背後追來，看看趕上。玄德獨自一人一馬。張任引數騎趕來。玄德正望前盡力加鞭而行，忽山路一軍衝來。玄德馬上叫苦曰：“前有伏兵，後有追兵，天亡我也！”只見來軍當頭一員大將，乃是張飛。原來張飛與嚴顏正從那條路上來，望見塵埃起，知與川兵交戰。張飛當先而來，正撞著張任，便就交馬。戰到十餘合，背後嚴顏引兵大進。張任火速回身。張飛直趕到城下。張任退入城，拽起吊橋。張飛回見玄德曰：“軍師溯江而來，尚且未到，反被我奪了頭功。”玄德曰：“山路險阻，如何無軍阻當，長驅大進，先到於此？”張飛曰：“於路關隘四十五處，皆出老將嚴顏之功，因此於路並不曾費分毫之力。”遂把義釋嚴顏之事，從頭說了一遍，引嚴顏見玄德。玄德謝曰：“若非老將軍，吾弟安能到此？”即脫身上黃金鎖子甲以賜之。嚴顏拜謝。正待安排宴飲，忽聞哨馬回報：“黃忠、魏延和川將吳蘭、雷銅交鋒，城中吳懿、劉瓚又引兵助戰，兩下夾攻，我軍抵敵不住，魏、黃二將敗陣投東去了。”張飛聽得，便請玄德分兵兩路，殺去救援。於是張飛在左，玄德在右，殺奔前來。吳懿、劉瓚見後面喊聲起，慌退入城中。吳蘭、雷銅只顧引兵追趕黃忠、魏延，卻被玄德、張飛截住歸路。黃忠、魏延又回馬轉攻。吳蘭、雷銅料敵不住，只得將本部軍馬前來投降。玄德準其降，收兵近城下寨。卻說張

任失了二將，心中憂慮。吳懿、劉瑣曰：“兵勢甚危，不決一死戰，如何得兵退？一面差人去成都見主公告急，一面用計敵之。”張任曰：“吾來日領一軍搦戰，詐敗，引轉城北；城內再以一軍衝出，截斷其中：可獲勝也。”吳懿曰：“劉將軍相輔公子守城，我引兵衝出助戰。”約會已定。次日，張任引數千人馬，搖旗吶喊，出城搦戰。張飛上馬出迎，更不打話，與張任交鋒。戰不十餘合，張任詐敗，繞城而走。張飛盡力追之。吳懿一軍截住，張任引軍復回，把張飛圍在垓心，進退不得。正沒奈何，只見一隊軍從江邊殺出。當先一員大將，挺槍躍馬，與吳懿交鋒；只一合，生擒吳懿，戰退敵軍，救出張飛。視之，乃趙雲也。飛問：“軍師何在？”雲曰：“軍師已至，想此時已與主公相見了也。”二人擒吳懿回寨。張任自退入東門去了。

張飛、趙雲回寨中，見孔明、簡雍、蔣琬已在帳中。飛下馬來參軍師。孔明驚問曰：“如何得先到？”玄德具述義釋嚴顏之事。孔明賀曰：“張將軍能用謀，皆主公之洪福也。”趙雲解吳懿見玄德。玄德曰：“汝降否？”吳懿曰：“我既被捉，如何不降？”玄德大喜，親解其縛。孔明問：“城中有幾人守城？”吳懿曰：“有劉季玉之子劉循，輔將劉瑣、張任。劉瑣不打緊；張任乃蜀郡人，極有膽略，不可輕敵。”孔明曰：“先捉張任，然後取雒城。”問：“城東這座橋名為何橋？”吳懿曰：“金雁橋。”孔明遂乘馬至橋邊，繞河看了一遍，回到寨中，喚黃忠、魏延聽令曰：“離金雁橋南五六里，兩岸都是蘆葦蒹葭，可以埋伏。魏延引一千槍手伏於左，單戳馬上將；黃忠引一千刀手伏於右，單砍坐下馬。殺散彼軍，張任必投山東小路而來。張翼德引一千軍伏在那裡，就彼處擒之。”又喚趙雲伏於金雁橋北：“待我引張任過橋，你便將橋拆斷，卻勒兵於橋北，遙為之勢，使張任不敢望北走，退投南去，卻好中計。”調遣已定，軍師自去誘敵。

卻說劉璋差卓鷹、張翼二將，前至雒城助戰。張任教張翼與劉瑣守城，自與卓鷹為前後二隊，任為前隊，鷹為後隊，出城退敵。孔明引一隊不整不齊軍，過金雁橋來，與張任對陣。孔明乘四輪車，綸巾羽扇而出，兩邊百餘騎簇捧，遙指張任曰：“曹操以百萬之眾，聞吾之名，望風而走；今汝何人，敢不投降？”張任看見孔明軍伍不齊，在馬上冷笑曰：“人說諸葛亮用兵如神，原來有名無實！”把槍一招，大小軍校齊殺過來。孔明棄了四輪車，上馬退走過橋。張任從背後趕來。過了金雁橋，見玄德軍在左，嚴顏軍在右，衝殺將來。張任知是計，急回軍時，橋已拆斷了；欲投北去，只見趙雲一軍隔岸擺開，遂不敢投北，徑往南繞河而走。走不到五七里，早到蘆葦叢雜處。魏延一軍從蘆中忽起，都用長槍亂戳。黃忠一軍伏在蘆葦裡，用長刀只剝馬蹄。馬軍盡倒，皆被執縛，步軍那裡敢來？張任引數十騎望山路而走，正撞著張飛。張任方欲退走，張飛大喝一聲，眾軍齊上，將張任活捉了。原來卓鷹見張任中計，已投趙雲軍前降了，一發都到大寨。玄德賞了卓鷹。張飛解張任至。孔明亦坐於帳中。玄德謂張任曰：“蜀中諸將，望風而降，汝何不早投降？”張任睜目怒叫曰：“忠臣豈肯事二主乎？”玄德曰：“汝

不識天時耳。降即免死。”任曰：“今日便降，久後也不降！可速殺我！”玄德不忍殺之。張任厲聲高罵。孔明命斬之以全其名。後人有詩讚曰：“烈士豈甘從二主，張君忠勇死猶生。高明正似天邊月，夜夜流光照雒城。”玄德感嘆不已，令收其屍首，葬於金雁橋側，以表其忠。次日，令嚴顏、吳懿等一班蜀中降將為前部。直至雒城，大叫：“早開門受降，免一城生靈受苦！”劉璋在城上大罵。嚴顏方待取箭射之，忽見城上一將，拔劍砍翻劉璋，開門投降。玄德軍馬入雒城，劉璋開西門走脫，投成都去了。玄德出榜安民。殺劉璋者，乃武陽人張翼也。

玄德得了雒城，重賞諸將。孔明日：“雒城已破，成都只在目前；惟恐外州郡不寧，可令張翼、吳懿引趙雲撫外水江陽、犍為等處所屬州郡，令嚴顏、卓膺引張飛撫巴西德陽所屬州郡，就委官按治平靖，即勒兵回成都取齊。”張飛、趙雲領命，各自引兵去了。孔明問：“前去有何處關隘？”蜀中降將曰：“止綿竹有重兵守禦；若得綿竹，成都唾手可得。”孔明便商議進兵。法正曰：“雒城既破，蜀中危矣。主公欲以仁義服眾，且勿進兵。某作一書上劉璋，陳說利害，璋自然降矣。”孔明日：“孝直之言最善。”便令寫書遣人徑往成都。

卻說劉璋逃回見父，說雒城已陷，劉璋慌聚眾官商議。從事鄭度獻策曰：“今劉備雖攻城奪地，然兵不甚多，士眾未附，野谷是資，軍無輜重。不如盡驅巴西梓潼民，過涪水以西。其倉廩野谷，盡皆燒除，深溝高壘，靜以待之。彼至請戰，勿許。久無所資，不過百日，彼兵自走。我乘虛擊之，備可擒也。”劉璋曰：“不然。吾聞拒敵以安民，未聞動民以備敵也。此言非保全之計。”正議間，人報法正有書至。劉璋喚入。呈上書。璋拆開視之。其略曰：“昨蒙遣差結好荊州，不意主公左右不得其人，以致如此。今荊州眷念舊情，不忘族誼。主公若得幡然歸順，量不薄待。望三思裁示。”劉璋大怒，扯毀其書，大罵：“法正賣主求榮，忘恩背義之賊！”逐其使者出城。即時遣妻弟費觀，提兵前去守把綿竹。費觀舉保南陽人姓李，名嚴，字正方，一同領兵。

當下費觀、李嚴點三萬軍來守綿竹。益州太守董和，字幼宰，南郡枝江人也，上書與劉璋，請往漢中借兵。璋曰：“張魯與吾世仇，安肯相救？”和曰：“雖然與我有仇，劉備軍在雒城，勢在危急，唇亡則齒寒，若以利害說之，必然肯從。”璋乃修書遣使前赴漢中。卻說馬超自兵敗入羌，二載有餘，結好羌兵，攻拔隴西州郡。所到之處，盡皆歸降；惟冀城攻打不下。刺史韋康，累遣人求救於夏侯淵。淵不得曹操言語，未敢動兵。韋康見救兵不來，與眾商議：“不如投降馬超。”參軍楊阜哭諫曰：“超等叛君之徒，豈可降之？”康曰：“事勢至此，不降何待？”阜苦諫不從。韋康大開城門，投拜馬超。超大怒曰：“汝今事急請降，非真心也！”將韋康四十餘口盡斬之，不留一人。有人言楊阜勸韋康休降，可斬之，超曰：“此人守義，不可斬也。”複用楊阜為參軍。阜薦梁寬、趙衢二人，超盡用為軍官。

楊阜告馬超曰：阜妻死於臨洮，乞告兩個月假，歸葬其妻便回。馬超從之。楊阜過歷城，來見撫彝將軍姜敘。敘與阜是姑表兄弟：敘之母是阜之姑，時年已八十二。當日，楊阜入姜敘內宅，拜見其姑，哭告曰：“阜守城不能保，主亡不能死，愧無面目見姑。馬超叛君，妄殺郡守，一州士民，無不恨之。今吾兄坐據歷城，竟無討賊之心，此豈人臣之理乎？”言罷，淚流出血。敘母聞言，喚姜敘入，責之曰：“韋使君遇害，亦爾之罪也。”又謂阜曰：“汝既降人，且食其祿，何故又興心討之？”阜曰：“吾從賊者，欲留殘生，與主報冤也。”敘曰：“馬超英勇，急難圖之。”阜曰：“有勇無謀，易圖也。吾已暗約下樑寬、趙衢。兄若肯興兵，二人必為內應。”敘母曰：“汝不早圖，更待何時，誰不有死，死於忠義，死得其所也。勿以我為念。汝若不聽義山之言，吾當先死，以絕汝念。”

敘乃與統兵校尉尹奉、趙昂商議。原來趙昂之子趙月，現隨馬超為裨將。趙昂當日應允，歸見其妻王氏曰：“吾今日與姜敘、楊阜、尹奉一處商議，欲報韋康之仇。吾想子趙月現隨馬超，今若興兵，超必先殺吾子，奈何？”其妻厲聲曰：“雪君父之大恥，雖喪身亦不惜，何況一子乎！君若顧子而不行，吾當先死矣！”趙昂乃決。次日一同起兵。姜敘、楊阜屯歷城，尹奉、趙昂屯祁山。王氏乃盡將首飾資帛，親自往祁山軍中，賞勞軍士，以勵其眾。

馬超聞姜敘、楊阜會合尹奉、趙昂舉事，大怒，即將趙月斬之；令龐德、馬岱盡起軍馬，殺奔歷城來。姜敘、楊阜引兵出。兩陣圓處，楊阜、姜敘衣白袍而出，大罵曰：“叛君無義之賊！”馬超大怒，衝將過來，兩軍混戰。姜敘、楊阜如何抵得馬超，大敗而走。馬超驅兵趕來。背後喊聲起處，尹奉、趙昂殺來。超急回時，兩下夾攻，首尾不能相顧。正鬥間，刺斜裡大隊軍馬殺來。原來是夏侯淵得了曹操軍令，正領軍來破馬超。超如何當得三路軍馬，大敗奔回。

走了一夜，比及平明，到得翼城叫門時，城上亂箭射下。梁寬、趙衢立在城上，大罵馬超；將馬超妻楊氏從城上一刀砍了，撇下屍首來；又將馬超幼子三人，並至親十餘口，都從城上一刀一個，剝將下來。超氣噎塞胸，幾乎墜下馬來。背後夏侯淵引兵追趕。超見勢大，不取戀戰，與龐德、馬岱殺開一條路走。前面又撞見姜敘、楊阜，殺了一陣；衝得過去，又撞著尹奉、趙昂，殺了一陣；零零落落，剩得五六十騎，連夜奔走，四更前後，走到歷城下，守門者只道姜敘兵回，大開門接入。超從城南門邊殺起，盡洗城中百姓。至姜敘宅，拿出老母。母全無懼色，指馬超而大罵。超大怒，自取劍殺之。尹奉、趙昂全家老幼，亦盡被馬超所殺。昂妻王氏因在軍中，得免於難。次日，夏侯淵大軍至，馬超棄城殺出，望西而逃。行不得二十里，前面一軍擺開，為首的是楊阜。超切齒而恨，拍馬挺槍刺之。阜宗弟七人，一齊來助戰。馬岱、龐德敵住後軍。宗弟七人，皆被馬超殺死。阜身中五槍，猶然死戰。後面夏侯淵大軍趕來，馬超遂走。只有龐德、馬岱五七騎後隨而去。夏侯淵自行安撫隴西諸州人民，令姜敘等各各分守，用車載楊阜

赴許都，見曹操。操封阜為關內侯。阜辭曰：“阜無捍難之功，又無死難之節，於法當誅，何顏受職？”操嘉之，卒與之爵。卻說馬超與龐德、馬岱商議，徑往漢中投張魯。張魯大喜，以為得馬超，則西可以吞益州，東可以拒曹操，乃商議欲以女招超為婿。大將楊柏諫曰：“馬超妻子遭慘禍，皆超之貽害也。主公豈可以女與之？”魯從其言，遂罷招婿之議。或以楊柏之言，告知馬超。超大怒，有殺楊柏之意。楊柏知之，與兄楊松商議，亦有圖馬超之心。正值劉璋遣使求救於張魯，魯不從。忽報劉璋又遣黃權到。權先來見楊松，說：“東西兩川，實為唇齒；西川若破，東川亦難保矣。今若肯相救，當以二十州相酬。”松大喜，即引黃權來見張魯，說唇齒利害，更以二十州相謝。魯喜其利，從之。巴西閭圃諫曰：“劉璋與主公世仇，今事急求救，詐許割地，不可從也。”忽階下一人進曰：“某雖不才，願乞一旅之師，生擒劉備。務要割地以還。”正是：方看真主來西蜀，又見精兵出漢中。未知其人是誰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

## 第六十五回 馬超大戰葭萌關 劉備自領益州牧

卻說閻圃正勸張魯勿助劉璋，只見馬超挺身出曰：“超感主公之恩，無可上報，願領一軍攻取葭萌關，生擒劉備，務要劉璋割二十州奉還主公。”張魯大喜，先遣黃權從小路而回，隨即點兵二萬與馬超。此時龐德臥病不能行，留於漢中。張魯令楊柏監軍，超與弟馬岱選日起程。

卻說玄德軍馬在雒城，法正所差下書人回報說：“鄭度勸劉璋盡燒野谷並各處倉廩，率巴西之民，避於涪水西，深溝高壘而不戰。”玄德、孔明聞之，皆大驚曰：“若用此言，吾勢危矣！”法正笑曰：“主公勿憂。此計雖毒，劉璋必不能用也。”不一日，人傳劉璋不肯遷動百姓，不從鄭度之言。玄德聞之，方始寬心。孔明曰：“可速進兵取綿竹。如得此處，成都易取矣。”遂遣黃忠、魏延領兵前進。費觀聽知玄德兵來，差李嚴出迎。嚴領三千兵也，各佈陣完。黃忠出馬，與李嚴戰四五十合，不分勝敗。孔明在陣中教鳴金收軍。黃忠回陣，問曰：“正待要擒李嚴，軍師何故收兵？”孔明曰：“吾已見李嚴武藝，不可力取。來日再戰，汝可詐敗，引入山峪，出奇兵以勝之。”黃忠領計。次日，李嚴再引兵來，黃忠又出戰，不十合詐敗，引兵便走。李嚴趕來，迤邐趕入出峪，猛然省悟。急待回來，前面魏延引兵擺開。孔明自在山頭，喚曰：“公如不降，兩下已伏強弩，欲與吾龐士元報仇矣。”李嚴慌下馬卸甲投降。軍士不曾傷害一人。孔明引李嚴見玄德。玄德待之甚厚。嚴曰：“費觀雖是劉蓋州親戚，與某甚密，當往說之。”玄德即命李嚴回城招降費觀。嚴入綿竹城，對費觀贊玄德如此仁德；今若不降，必有大禍。觀從其言，開門投降。玄德遂入綿竹，商議分兵取成都。

忽流星馬急報，言孟達、霍峻守葭萌關，今被東川張魯遣馬超與楊柏、馬岱領兵攻打甚急，救遲則關隘休矣。玄德大驚。孔明曰：“須是張、趙二將，方可與敵。”玄德曰：“子龍引兵在外未回。翼德已在此，可急遣之。”孔明曰：“主公且勿言，容亮激之。”卻說張飛聞馬超攻關，大叫而入曰：“辭了哥哥，便去戰馬超也！”孔明佯作不聞，對玄德曰：“今馬超侵犯關隘，無人可敵；除非往荊州取關雲長來，方可與敵。”張飛曰：“軍師何故小覷吾！吾曾獨拒曹操百萬之兵，豈愁馬超一匹夫乎！”孔明曰：“翼德拒水斷橋，此因曹操不知虛實耳；若知虛實，將軍豈得無事？今馬超之勇，天下皆知，渭橋六戰，殺得曹操割須棄袍，幾乎喪命，非等閒之比。雲長且未必可勝。”飛曰：“我只今便去；如勝不得馬超，甘當軍令！”孔明曰：“既爾肯寫文書，便為先鋒。請主公親自去一遭，留亮守綿竹。待子龍來，卻作商議。”魏延曰：“某亦願往。”

孔明令魏延帶五百哨馬先行，張飛第二，玄德後隊，望葭萌關進發。魏延哨馬先到關下，正遇楊柏。魏延與楊柏交戰，不十合，楊柏敗走。魏延要奪張飛頭功，乘勢趕去。前面一軍擺開，為首乃是馬岱。魏延只道是馬超，舞刀躍馬迎之。與岱戰不十合，岱敗走。延趕去，被岱回身一箭，中了魏延左臂。延急回馬走。馬岱趕到關前，只見一將喊

聲如雷，從關上飛奔至面前。原來是張飛初到關上，聽得關前廝殺，便來看時，正見魏延中箭，因驟馬下關，救了魏延。飛喝馬岱曰：“汝是何人？先通姓名，然後廝殺？”馬岱曰：“吾乃西涼馬岱是也。”張飛曰：“你原來不是馬超，快回去！非吾對手！只令馬超那廝自來，說道燕人張飛在此！”馬岱大怒曰：“汝焉敢小覷我！”挺槍躍馬，直取張飛。戰不十合，馬岱敗走。張飛欲待追趕，關上一騎馬到來，叫：“兄弟且休去！”飛回視之，原來是玄德到來。飛遂不趕，一同上關。玄德曰：“恐怕你性躁，故我隨後趕來到此。既然勝了馬岱，且歇一宵，來日戰馬超。”次日天明，關下鼓聲大震，馬超兵到。玄德在關上看時，門旗影裡，馬超縱騎持槍而出；獅盔獸帶，銀甲白袍：一來結束非凡，二者人才出眾。玄德嘆曰：“人言錦馬超，名不虛傳！”張飛便要下關。玄德急止之曰：“且休出戰。先當避其銳氣。”關下馬超單搦張飛出馬，關上張飛恨不得平吞馬超，三五番皆被玄德當住。看看午後，玄德望見馬超陣上人馬皆倦，遂選五百騎，跟著張飛，衝下關來。馬超見張飛軍到，把槍望後一招，約退軍有一箭之地。張飛軍馬一齊扎住；關上軍馬，陸續下來。張飛挺槍出馬，大呼：“認得燕人張翼德麼！”馬超曰：“吾家屢世公侯，豈識村野匹夫！”張飛大怒。兩馬齊出，二槍並舉。約戰百餘合，不分勝負。玄德觀之，嘆曰：“真虎將也！”恐張飛有失，急鳴金收軍。兩將各回。張飛回到陣中，略歇馬片時，不用頭盔，只裹包巾上馬，又出陣前搦馬超廝殺。超又出，兩個再戰。玄德恐張飛有失，自披掛下關，直至陣前；看張飛與馬超又鬥百餘合，兩個精神倍加。玄德教鳴金收軍。二將分開，各回本陣。

是日天色已晚，玄德謂張飛曰：“馬超英勇，不可輕敵，且退上關。來日再戰。”張飛殺得性起，那裡肯休？大叫曰：“誓死不回！”玄德曰：“今日天晚，不可戰矣。”飛曰：“多點火把，安排夜戰！”馬超亦換了馬，再出陣前，大叫曰：“張飛！敢夜戰麼？張飛性起，問玄德換了坐下馬，搶出陣來，叫曰：“我捉你不得，誓不上關！”超曰：“我勝你不得，誓不回寨！”兩軍吶喊，點起千百火把，照耀如同白日。兩將又向陣前鏖戰。到二十餘合，馬超撥回馬便走。張飛大叫曰：“走那裡去！”原來馬超見贏不得張飛，心生一計：詐敗佯輸，賺張飛趕來，暗掣銅錘在手，扭回身覷著張飛便打將來。張飛見馬超走，心中也提防；比及銅錘打來時，張飛一閃，從耳朵邊過去。張飛便勒回馬走時，馬超卻又趕來。張飛帶住馬，拈弓搭箭，回射馬超；超卻閃過。二將各自回陣。玄德自於陣前叫曰：“吾以仁義待人。不施譎詐。馬孟起，你收兵歇息，我不乘勢趕你。”馬超聞言，親自斷後，諸軍漸退。玄德亦收軍上關。次日，張飛又欲下關戰馬超。人報軍師來到。玄德接著孔明。孔明日：“亮聞孟起世之虎將，若與翼德死戰，必有一傷；故令子龍、漢升守住綿竹，我星夜來此。可用條小計，令馬超歸降主公。”玄德曰：“吾見馬超英勇，甚愛之。如何可得？”孔明日：“亮聞東川張魯，欲自立為漢寧王。手下謀士楊松，極貪賄賂。主公可差人從小路徑投漢中，先用金銀結好楊松，後進書與張魯，雲吾與劉璋爭西川，是與汝報仇。不可聽信離間之語。事定之後，保汝為漢寧王。令其撤回馬超兵。待其來撤時，便可用計招降馬超矣。”玄德大喜，即時

修書，差孫乾齎金珠從小路徑至漢中，先來見楊松，說知此事，送了金珠。松大喜，先引孫乾見張魯，陳言方便。魯曰：“玄德只是左將軍，如何保得我為漢寧王？”楊松曰：“他是大漢皇叔，正合保奏。”張魯大喜，便差人教馬超罷兵。孫乾只在楊松家聽回信。不一日，使者回報：“馬超言：未成功，不可退兵。”張魯又遣人去喚，又不肯回。一連三次不至。楊松曰：“此人素無信行，不肯罷兵，其意必反。”遂使人流言云：“馬超意欲奪西川，自為蜀主，與父報仇，不肯臣於漢中。”張魯聞之，問計於楊松。松曰：“一面差人去說與馬超：汝既欲成功，與汝一月限，要依我三件事。若依得，便有賞；否則必誅：一要取西川，二要劉璋首級，三要退荊州兵。三件事不成，可獻頭來。一面教張衛點軍守把關隘，防馬超兵變。”魯從之，差人到馬超寨中，說這三件事。超大驚曰：“如何變得恁的！”乃與馬岱商議：“不如罷兵。”楊松又流言曰：“馬超回兵，必懷異心。”於是張衛分七路軍，堅守隘口，不放馬超兵入。超進退不得，無計可施。孔明謂玄德曰：“今馬超正在進退兩難之際，亮憑三寸不爛之舌，親往超寨，說馬超來降。”玄德曰：“先生乃吾之股肱心腹，倘有疏虞，如之奈何？”孔明堅意要去，玄德再三不肯放去。正躊躇間，忽報趙雲有書薦西川一人來降。玄德召入問之。其人乃建寧俞元人也，姓李名恢，字德昂。玄德曰：“向日聞公苦諫劉璋，今何故歸我？”恢曰：“吾聞良禽相木而棲，賢臣擇主而事，前諫劉益州者，以盡人臣之心；既不能用，知必敗矣。今將軍仁德佈於蜀中，知事必成，故來歸耳。”玄德曰：“先生此來，必有益於劉備。”恢曰：“今聞馬超在進退兩難之際。恢昔在隴西，與彼有一面之交，願往說馬超歸降，若何？”孔明日：“正欲得一人替吾一往。願聞公之說詞。”李恢於孔明耳畔陳說如此如此。孔明大喜，即時遣行。

恢行至超寨，先使人通姓後。馬超曰：“吾知李恢乃辯士，今必來說我。”先喚二十刀斧手伏於帳下，囑曰：“令汝砍，即砍為肉醬！”須臾，李恢昂然而入。馬超端坐帳中不動，叱李恢曰：“汝來為何？”恢曰：“特來作說客。”超曰：“吾匣中寶劍新磨。汝試言之，其言不通，便請試劍！”恢笑曰：“將軍之禍不遠矣！但恐新磨之劍，不能試吾之頭，將欲自試也！”超曰：“吾有何禍？”恢曰：“吾聞越之西子，善毀者不能閉其美；齊之無鹽，善美者不能掩其醜；日中則昃，月滿則虧：此天下之常理也。今將軍與曹操有殺父之仇，而隴西又有切齒之恨；前不能救劉璋而退荊州之兵，後不能制楊松而見張魯之面；目下四海難容，一身無主；若復有渭橋之敗，冀城之失，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？”超頓首謝曰：“公言極善，但超無路可行。”恢曰：“公既聽吾言，帳下何故伏刀斧手？”超大慚，盡叱退。恢曰：“劉皇叔禮賢下士，吾知其必成，故舍劉璋而歸之。公之尊人，昔年曾與皇叔約共討賊，公何不背暗投明，以圖上報父仇，下立功名乎？”馬超大喜，即喚楊柏入，一劍斬之，將首極共恢一同上關來降玄德。

玄德親自接入，待以上賓之禮。超頓首謝曰：“今遇明主，如撥雲霧而見青天！”時孫乾已回。玄德覆命霍峻、孟達守關，便撤兵來取成都。趙雲、黃忠接入綿竹。人報

蜀將劉峻、馬漢引軍到。趙雲曰：“某願往擒此二人！”言訖，上馬引軍出。玄德在城上管待馬超吃酒。未曾安席，子龍已斬二人之頭，獻於筵前。馬超亦驚，倍加敬重。超曰：“不須主公軍馬廝殺，超自喚出劉璋來降。如不肯降，超自與弟馬岱取成都，雙手奉獻。”玄德大喜。是日盡歡。

卻說敗兵回到益州，報劉璋。璋大驚，閉門不出。人報城北馬超救兵到，劉璋方敢登城望之。見馬超、馬岱立於城下，大叫：“請劉季玉答話。”劉璋在城上問之。超在馬上以鞭指曰：“吾本領張魯兵來救益州，誰想張魯聽信楊松讒言，反欲害我。今已歸降劉皇叔。公可納土拜降，免致生靈受苦。如或執迷，吾先攻城矣！”劉璋驚得面如土色，氣倒於城上。眾官救醒。璋曰：“吾之不明，悔之何及！不若開門投降，以救滿城百姓。”董和曰：“城中尚有兵三萬餘人；錢帛糧草，可支一年：奈何便降？”劉璋曰：“吾父子在蜀二十餘年，無恩德以加百姓；攻戰三年，血肉捐於草野，皆我罪也。我心何安？不如投降以安百姓。”眾人聞之，皆墮淚。忽一人進曰：“主公之言，正合天意。”視之，乃巴西西充國人也，姓譙名周，字允南。此人素曉天文。璋問之，周曰：“某夜觀乾象，見群星聚於蜀郡；其大星光如皓月，乃帝王之象也。況一載之前，小兒謠雲：若要吃新飯，須待先主來。此乃預兆。不可逆天道。”黃權、劉巴聞言皆大怒，欲斬之。劉璋擋住。忽報：“蜀郡太守許靖，逾城出降矣。”劉璋大哭歸府。

次日，人報劉皇叔遣幕賓簡雍在城下喚門。璋令開門接入。雍坐車中，傲睨自若。忽一人掣劍大喝曰：“小輩得志，傍若無人！汝敢藐視吾蜀中人物耶！”雍慌下車迎之。此人乃廣漢綿竹人也，姓秦名宓，字子敕。雍笑曰：“不識賢兄，幸勿見責。”遂同入見劉璋，具說玄德寬洪大度，並無相害之意。於是劉璋決計投降，厚待簡雍。次日，親齎印綬文籍，與簡雍同車出城投降。玄德出寨迎接，握手流涕曰：“非吾不行仁義，奈勢不得已也！”共入寨，交割印綬文籍，並馬入城。

玄德入成都，百姓香花燈燭，迎門而接。玄德到公廳，升堂坐定。郡內諸官，皆拜於堂下！惟黃權、劉巴，閉門不出。眾將忿怒，欲往殺之。玄德慌忙傳令曰：“如有害此二人者，滅其三族！”玄德親自登門，請二人出仕。二人感玄德恩禮，乃出。孔明請曰：“今西川平定，難容二主，可將劉璋送去荊州。”玄德曰：“吾方得蜀郡，未可令季玉遠去。”孔明日：“劉璋失基業者，皆因太弱耳。主公若以婦人之仁，臨事不決，恐此土難以長久。”玄德從之，設一大宴，請劉璋收拾財物，佩領振威將軍印綬，令將妻子良賤，盡赴南郡公安住歇，即日起行。玄德自領益州牧。其所降文武，盡皆重賞，定擬名爵：嚴顏為前將軍，法正為蜀郡太守，董和為掌軍中郎將，許靖為左將軍長史，龐義為營中司馬，劉巴為左將軍，黃權為右將軍。其餘吳懿、費觀、彭義、卓膺、李嚴、吳蘭、雷銅、李恢、張翼、秦宓、譙周、呂義、霍峻、鄧芝、楊洪、周群、費禕、費詩、孟達，文武投降官員，共六十餘人，並皆擢用。諸葛亮為軍師，關雲長為蕩寇將軍、漢壽亭侯，張飛為徵虜將軍、新亭侯，趙雲為鎮遠將軍，黃忠為徵西將軍，魏延為揚武將

軍，馬超為平西將軍。孫乾、簡雍、糜竺、糜芳、劉封、吳班、關平、周倉、廖化、馬良、馬謖、蔣琬、伊籍，及舊日荊襄一班文武官員，盡皆升賞。遣使贖黃金五百斤、白銀一千斤、錢五千萬、蜀錦一千匹，賜與雲長。其餘官將，給賞有差。殺牛宰馬，大餉士卒。開倉賑濟百姓，軍民大悅。

益州既定，玄德欲將成都有名田宅，分賜諸官。趙雲諫曰：“益州人民，屢遭兵火，田宅皆空；今當歸還百姓，令安居復業，民心方服；不宜奪之為私賞也。”玄德大喜，從其言。使諸葛軍師定擬治國條例，刑法頗重。法正曰：“昔高祖約法三章，黎民皆感其德。願軍師寬刑省法。以慰民望。”孔明日：“君知其一、未知其二：秦用法暴虐，萬民皆怨，故高祖以寬仁得之。今劉璋闇弱，德政不舉，威刑不肅；君臣之道，漸以陵替。寵之以位，位極則殘；順之以恩，恩竭則慢。所以致弊，實由於此。吾今威之以法，法行則知恩；限之以爵，爵加則知榮。恩榮並濟，上下有節。為治之道，於斯著矣。”法正拜服。自此軍民安堵。四十一州地面，分兵鎮撫，並皆平定。法正為蜀郡太守，凡平日一餐之德，睚眦之怨，無不報復。或告孔明日：“孝直太橫，宜稍斥之。”孔明日：“昔主公困守荊州，北畏曹操，東憚孫權，賴孝直為之輔翼，遂翻然翱翔，不可複製。今奈何禁止孝直，使不得少行其意耶？”因竟不問。法正聞之，亦自斂戢。

一日，玄德正與孔明閒敘，忽報雲長遣關平來謝所賜金帛。玄德召入。平拜罷，呈上書信曰：“父親知馬超武藝過人，要入川來與之比試高低。教就稟伯父此事。”玄德大驚曰：“若雲長入蜀，與孟起比試，勢不兩立。”孔明日：“無妨。亮自作書回之。”玄德只恐雲長性急，便教孔明寫了書，發付關平星夜回荊州。平回至荊州，雲長問曰：“我欲與馬孟起比試，汝曾說否？”平答曰：“軍師有書在此。”雲長拆開視之。其書曰：“亮聞將軍欲與孟起分別高下。以亮度之：孟起雖雄烈過人，亦乃黥布、彭越之徒耳；當與翼德並驅爭先，猶未及美髯公之絕倫超群也。今公受任守荊州，不為不重；倘一入川，若荊州有失。罪莫大焉。惟冀明照。”雲長看畢，自綽其髯笑曰：“孔明知我心也。”將書遍示賓客，遂無入川之意。

卻說東吳孫權，知玄德併吞西川，將劉璋逐於公安，遂召張昭、顧雍商議曰：“當初劉備借我荊州時，說取了西川，便還荊州。今已得巴蜀四十一州，須用取索漢上諸郡。如其不還，即動干戈。”張昭曰：“吳中方寧，不可動兵。昭有一計，使劉備將荊州雙手奉還主公。”正是：西蜀方開新日月，東吳又索舊山川。未知其計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## 第六十六回 關雲長單刀赴會 伏皇后為國捐生

卻說孫權要索荊州。張昭獻計曰：“劉備所倚仗者，諸葛亮耳。其兄諸葛瑾今仕於吳，何不將瑾老小執下，使瑾入川告其弟，令勸劉備交割荊州：‘如其不還，必累及我老小。’亮念同胞之情，必然應允。”權曰：“諸葛瑾乃誠實君子，安忍拘其老小？”昭曰：“明教知是計策，自然放心。”權從之，召諸葛瑾老小，虛監在府；一面修書，打發諸葛瑾往西川去。

不致日，早到成都，先使人報知玄德。玄德問孔明曰：“令兄此來為何？”孔明曰：“來索荊州耳。”玄德曰：“何以答之？”孔明曰：“只須如此如此。”計會已定，孔明出郭接瑾。不到私宅，徑入賓館。參拜畢，瑾放聲大哭。亮曰：“兄長有事但說。何故發哀？”瑾曰：“吾一家老小休矣！”亮曰：“莫非為不還荊州乎？因弟之故，執下兄長老小，弟心何安？兄休憂慮，弟自有計還荊州便了。”

瑾大喜，即同孔明入見玄德，呈上孫權書。玄德看了，怒曰：“孫權既以妹嫁我，卻乘我不在荊州，竟將妹子潛地取去，情理難容！我正要大起川兵，殺下江南，報我之恨，卻還想來索荊州乎！”孔明哭拜於地，曰：“吳侯執下亮兄長老小，倘若不還，吾兄將全家被戮。兄死，亮豈能獨生？望主公看亮之面，將荊州還了東吳，全亮兄弟之情！”玄德再三不肯，孔明只是哭求。玄德徐徐曰：“既如此，看軍師面，分荊州一半還之：將長沙、零陵、桂陽三郡與他。”亮曰：“既蒙見允，便可寫書與雲長令交割三郡。”玄德曰：“子瑜到彼，須用善言求吾弟。吾弟性如烈火，吾尚懼之。切宜仔細。”

瑾求了書，辭了玄德，別了孔明，登途徑到荊州。雲長請入中堂，賓主相敘。瑾出玄德書曰：“皇叔許先以三郡還東吳，望將軍即日交割，令瑾好回見吾主。”雲長變色曰：“吾與吾兄桃園結義，誓共匡扶漢室。荊州本大漢疆土，豈得妄以尺寸與人？將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。雖吾兄有書來，我卻只不還。”瑾曰：“今吳侯執下瑾老小，若不得荊州，必將被誅。望將軍憐之！”雲長曰：“此是吳侯譎計，如何瞞得我過！”瑾曰：“將軍何太無面目？”雲長執劍在手曰：“休再言！此劍上並無面目！”關平告曰：“軍師面上不好看，望父親息怒。”雲長曰：“不看軍師面上，教你回不得東吳！”

瑾滿面羞慚，急辭下船，再往西川見孔明。孔明已自出巡去了。瑾只得再見玄德，哭告雲長欲殺之事。玄德曰：“吾弟性急，極難與言。子瑜可暫回，容吾取了東川、漢中諸郡，調雲長往守之，那時方得交付荊州。”

瑾不得已，只得回東吳見孫權，具言前事。孫權大怒曰：“子瑜此去，反覆奔走，莫非皆是諸葛亮之計？”瑾曰：“非也。吾弟亦哭告玄德，方許將三郡先還，又無奈雲長恃頑不肯，”孫權曰：“既劉備有先還三郡之言，便可差官前去長沙、零陵、桂陽三郡赴任，且看如何。”瑾曰：“主公所言極善。”權乃令瑾取回老小，一面差官往三郡

赴任。不一日，三郡差去官吏，盡被逐回，告孫權曰：“關雲長不肯相容，連夜趕逐回吳。遲後者便要殺。”

孫權大怒，差人召魯肅責之曰：“子敬昔為劉備作保，借吾荊州；今劉備已得西川，不肯歸還，子敬豈得坐視？”肅曰：“肅已思得一計，正欲告主公。”權問：“何計？”肅曰：“今屯兵於陸口，使人請關雲長赴會。若雲長肯來，以善言說之；如其不從，伏下刀斧手殺之。如彼不肯來，隨即進兵，與決勝負，奪取荊州便了。”孫權曰：“正合吾意。可即行之。”闡澤進曰：“不可，關雲長乃世之虎將，非等閒可及。恐事不諧，反遭其害。”孫權怒曰：“若如此，荊州何日可得！”便命魯肅速行此計。肅乃辭孫權，至陸口，召呂蒙、甘寧商議，設宴於陸口寨外臨江亭上，修下請書，選帳下能言快語一人為使，登舟渡江。江口關平問了，遂引使者入荊州，叩見雲長，具道魯肅相邀赴會之意，呈上請書。雲長看書畢，謂來人曰：“既子敬相請，我明日便來赴宴。汝可先回。”

使者辭去。關平曰：“魯肅相邀，必無好意；父親何故許之？”雲長笑曰：“吾豈不知耶？此是諸葛瑾回報孫權，說吾不肯還三郡，故令魯肅屯兵陸口，邀我赴會，便索荊州。吾若不往，道吾怯矣。吾來日獨駕小舟，只用親隨十餘人，單刀赴會，看魯肅如何近我！”平諫曰：“父親奈何以萬金之軀，親蹈虎狼之穴？恐非所以重伯父之寄託也。”雲長曰：“吾於千槍萬刃之中，矢石交攻之際，匹馬縱橫，如入無人之境；豈憂江東群鼠乎！”馬良亦諫曰：“魯肅雖有長者之風，但今事急，不容不生異心。將軍不可輕往。”雲長曰：“昔戰國時趙人藺相如，無縛雞之力，於澠池會上，覷秦國君臣如無物；況吾曾學萬人敵者乎！既已許諾，不可失信。”良曰：“縱將軍去，亦當有準備。”雲長曰：“只教吾兒選快船十隻，藏善水軍五百，於江上等候。看吾認旗起處，便過江來。”平領命自去準備。卻說使者回報魯肅，說雲長慨然應允，來日準到。肅與呂蒙商議：“此來若何？”蒙曰：“彼帶軍馬來，某與甘寧各人領一軍伏於岸側，放炮為號，準備廝殺；如無軍來，只於庭後伏刀斧手五十人，就筵間殺之。”計會已定。次日，肅令人於岸口遙望。辰時後，見江面上一隻船來，梢公水手只數人，一面紅旗，風中招颭，顯出一個大“關”字來。船漸近岸，見雲長青巾綠袍，坐於船上；傍邊周倉捧著大刀；八九個關西大漢，各跨腰刀一口。魯肅驚疑，接入庭內。敘禮畢，入席飲酒，舉杯相勸，不敢仰視。雲長談笑自若。

酒至半酣，肅曰：“有一言訴與君侯，幸垂聽焉：昔日令兄皇叔，使肅於吾主之前，保借荊州暫住，約於取川之後歸還。今西川已得，而荊州未還，得毋失信乎？”雲長曰：“此國家之事，筵間不必論之。”肅曰：“吾主只區區江東之地，而肯以荊州相借者，為念君侯等兵敗遠來，無以為資故也。今已得益州，則荊州自應見還；乃皇叔但肯先割三郡，而君侯又不從，恐於理上說不去。”雲長曰：“烏林之役，左將軍親冒矢石，戮力破敵，豈得徒勞而無尺土相資？今足下復來索地耶？”肅曰：“不然。君侯始與

皇叔同敗於長坂，計窮力竭，將欲遠竄，吾主矜念皇叔身無處所，不愛土地，使有所託足，以圖後功；而皇叔愆德隳好，已得西川，又佔荊州，貪而背義，恐為天下所恥笑。惟君侯察之。”雲長曰：“此皆吾兄之事，非某所宜與也。”肅曰：“某聞君侯與皇叔桃園結義，誓同生死。皇叔即君侯也，何得推託乎？”雲長未及回答，周倉在階下厲聲言曰：“天下土地，惟有德者居之。豈獨是汝東吳當有耶！”雲長變色而起，奪周倉所捧大刀，立於庭中，目視周倉而叱曰：“此國家之事，汝何敢多言！可速去！”倉會意，先到岸口，把紅旗一招。關平船如箭發，奔過江東來。雲長右手提刀，左手挽住魯肅手，佯推醉曰：“公今請吾赴宴，莫提起荊州之事。吾今已醉，恐傷故舊之情。他日令人請公到荊州赴會，另作商議。”魯肅魂不附體，被雲長扯至江邊。呂蒙、甘寧各引本部軍欲出，見雲長手提大刀，親握魯肅，恐肅被傷，遂不敢動。雲長到船邊，卻才放手，早立於船首，與魯肅作別。肅如痴似呆，看關公船已乘風而去。後人有詩讚關公曰：“藐視吳臣若小兒，單刀赴會敢平欺。當年一段英雄氣，尤勝相如在滬池。”雲長自回荊州。魯肅與呂蒙共議：“此計又不成，如之奈何？”蒙曰：“可即申報主公，起兵與雲長決戰。”肅即時使人申報孫權。權聞之大怒，商議起傾國之兵，來取荊州。忽報：“曹操又起三十萬大軍來也！”權大驚，且教魯肅休惹荊州之兵，移兵向合肥、濡須，以拒曹操。

卻說操將欲起程南征，參軍傅幹，字彥材，上書諫操。書略曰：“幹聞用武則先威，用文則先德；威德相濟，而後王業成。往者天下大亂，明公用武攘之，十平其九；今未承王命者，吳與蜀耳。吳有長江之險，蜀有崇山之阻，難以威勝。愚以為且宜增修文德，按甲寢兵，息軍養士，待時而動。今若舉數十萬之眾，頓長江之濱，倘賊憑險深藏，使我士馬不得逞其能，奇變無所用其權，則天威屈矣。惟明公詳察焉。”曹操覽之，遂罷南征，興設學校，延禮文士。於是侍中王粲、杜襲、衛凱、和洽四人，議欲尊曹操為魏王。中書令荀攸曰：“不可。丞相官至魏公，榮加九錫，位已極矣。今又進升王位，於理不可。”曹操聞之，怒曰：“此人慾效荀彧耶！”荀攸知之，憂憤成疾，臥病十數日而卒，亡年五十八歲。操厚葬之，遂罷魏王事。一日，曹操帶劍入宮，獻帝正與伏後共坐。伏後見操來，慌忙起身。帝見曹操，戰慄不已。操曰：“孫權、劉備各霸一方，不尊朝廷，當如之何？”帝曰：“盡在魏公裁處，”操怒曰：“陛下出此言，外人聞之，只道吾欺君也。”帝曰：“君若肯相輔則幸甚；不爾，願垂恩相舍。”操聞言，怒目視帝，恨恨而出。左右或奏帝曰：“近聞魏公欲自立為王，不久必將篡位。”帝與伏後大哭。後曰：“妾父伏完常有殺操之心，妾今當修書一封，密與父圖之。”帝曰：“昔董承為事不密，反遭大禍；今恐又洩漏，朕與汝皆休矣！”後曰：“旦夕如坐針氈，似此為人，不如早亡！妾看宦官中之忠義可託者，莫如穆順，當令寄此書。”乃即召穆順入屏後，退去左右近侍。帝后大哭告順曰：“操賊欲為魏王，早晚必行篡奪之事。朕欲令後父伏完密圖此賊，而左右之人，俱賊心腹，無可託者。欲汝將皇后密書，寄與伏完。量汝忠義，必不負朕。”順泣曰：“臣感陛下大恩，敢不以死報！臣即請行。”後



乃修書付順。順藏書於發中，潛出禁宮，徑至伏完宅，將書呈上。完見是伏後親筆，乃謂穆順曰：“操賊心腹甚眾，不可遽圖。除非江東孫權、西川劉備，二處起兵於外，操必自往。此時卻求在朝忠義之臣，一同謀之。內外夾攻，庶可有濟。”順曰：“皇丈可作書覆帝后，求密詔，暗遣人往吳、蜀二處，令約會起兵，討賊救主。”伏完即取紙寫書付順。順乃藏於頭髻內，辭完回宮。

原來早有人報知曹操。操先於宮門等候。穆順回遇曹操，操問：“那裡去來？”順答曰：“皇后有病，命求醫去。”操曰：“召得醫人何在？”順曰：“還未召至。”操喝左右，遍搜身上，並無夾帶，放行。忽然風吹落其帽。操又喚回，取帽視之，遍觀無物，還帽令戴。穆順雙手倒戴其帽。操心疑，令左右搜其頭髮中，搜出伏完書來。操看時，書中言欲結連孫、劉為外應。操大怒，執下穆順於密室問之，順不肯招。操連夜點起甲兵三千，圍住伏完私宅，老幼並皆拿下；搜出伏後親筆之書，隨將伏氏三族盡皆下獄。平明，使御林將軍郗慮持節入宮，先收皇后璽綬。是日，帝在外殿，見郗慮引三百甲兵直入。帝問曰：“有何事？”慮曰：“奉魏公命收皇后璽。”帝知事洩，心膽皆碎。慮至後宮，伏後方起。慮便喚管璽綬人索取玉璽而出。伏後情知事發，便於殿後椒房內夾壁中藏躲。少頃，尚書令華歆引五百甲兵入到後殿，問宮人：伏後何在？”宮人皆推不知。歆教甲兵開啟朱戶，尋覓不見；料在壁中，便喝甲士破壁搜尋。歆親自動手揪後頭髮拖出。後曰：“望免我一命！”歆叱曰：“汝自見魏公訴去！”後披髮跣足，二甲士推擁而出。原來華歆素有才名，向與邴原、管寧相友善。時人稱三人為一龍：華歆為龍頭，邴原為龍腹，管寧為龍尾。一日，寧與歆共種園蔬，鋤地見金。寧揮鋤不顧；歆拾而視之，然後擲下。又一日，寧與歆同坐觀書，聞戶外傳呼之聲，有貴人乘軒而過。寧端坐不動，歆棄書往觀。寧自此鄙歆之為人，遂割席分坐，不復與之為友。後來管寧避居遼東，常戴白帽，坐臥一樓，足不履地，終身不肯仕魏；而歆乃先事孫權，後歸曹操，至此乃有收捕伏皇后一事。後人有詩嘆華歆曰：“華歆當日逞兇謀，破壁生將母后收。助虐一朝添虎翼，罵名千載笑龍頭！”又有詩讚管寧曰：“遼東傳有管寧樓，人去樓空名獨留。笑殺子魚貪富貴，豈如白帽自風流。”

且說華歆將伏後擁至外殿。帝望見後，乃下殿抱後而哭。歆曰：“魏公有命，可速行！”後哭謂帝曰：“不能復相活耶？”帝曰：“我命亦不知在何時也！”甲士擁後而去，帝捶胸大慟。見郗慮在側，帝曰：“郗公！天下寧有是事乎！”哭倒在地。郗慮令左右扶帝入宮。華歆拿伏後見操。操罵曰：“吾以誠心待汝等，汝等反欲害我耶！吾不殺汝，汝必殺我！”喝左右亂棒打死。隨即入宮，將伏後所生二子，皆鳩殺之。當晚將伏完、穆順等宗族二百餘口，皆斬於市。朝野之人，無不驚駭。時建安十九年十一月也。後人有詩嘆曰：“曹瞞兇殘世所無，伏完忠義欲何如。可憐帝后分離處，不及民間婦與夫！”

獻帝自從壞了伏後，連日不食。操入曰：“陛下無憂，臣無異心。臣女已與陛下為貴人，大賢大孝，宜居正宮。”獻帝安敢不從。於建安二十年正月朔，就慶賀正旦之節，冊立曹操女曹貴人為正宮皇后。群下莫敢有言。

此時曹操威勢日甚。會大臣商議收吳滅蜀之事。賈詡曰：“須召夏侯惇、曹仁二人回，商議此事。”操即時發使，星夜喚回。夏侯惇未至，曹仁先到，連夜便入府中見操。操方被酒而臥，許褚仗劍立於堂門之內，曹仁欲入，被許褚當住。曹仁大怒曰：“吾乃曹氏宗族，汝何敢阻當耶？”許褚曰：“將軍雖親，乃外藩鎮守之官；許褚雖疏，現充內侍。主公醉臥堂上，不敢放入。”仁乃不敢入。曹操聞之，嘆曰：“許褚真忠臣也！”不數日，夏侯惇亦至，共議征伐。惇曰：“吳、蜀急未可攻，宜先取漢中張魯，以得勝之兵取蜀，可一鼓而下也。”曹操曰：“正合吾意。”遂起兵西征。正是：方逞兇謀欺弱主，又驅勁卒掃偏邦。未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## 第六十七回 曹操平定漢中地 張遼威震逍遙津

卻說曹操興師西征，分兵三隊：前部先鋒夏侯淵；張郃；操自領諸將居中；後部曹仁、夏侯惇，押運糧草。早有細作報入漢中來。張魯與弟張衛，商議退敵之策。衛曰：“漢中最險無如陽平關；可於關之左右，依山傍林，下十餘個寨柵，迎敵曹兵。兄在漢寧，多撥糧草應付。”張魯依言，遣大將楊昂、楊任，與其弟即日起程。軍馬到陽平關，下寨已定。夏侯淵、張郃前軍隨到，聞陽平關已有準備，離關一十五里下寨。是夜，軍士疲困，各自歇息。忽寨後一把火起，楊昂、楊任兩路兵殺來劫寨。夏侯淵、張郃急上得馬，四下裡大兵擁入，曹兵大敗，退見曹操。操怒曰：“汝二人行軍許多年，豈不知兵若遠行疲困，可防劫寨？如何不作準備？”欲斬二人，以明軍法。眾官告免。操次日自引兵為前隊，見山勢險惡，林木叢雜，不知路徑，恐有伏兵，即引軍回寨，謂許褚、徐晃二將曰：“吾若知此處如此險惡，必不起兵來。”許褚曰：“兵已至此，主公不可憚勞。”次日，操上馬，只帶許褚、徐晃二人，來看張衛寨柵。三匹馬轉過山坡，早望見張衛寨柵。操揚鞭遙指，謂二將曰：“如此堅固，急切難下！”言未已，背後一聲喊起，箭如雨發。楊昂、楊任分兩路殺來。操大驚。許褚大呼曰：“吾當敵賊！徐公明善保主公。”說罷，提刀縱馬向前，力敵二將。楊昂、楊任不能當許褚之勇，回馬退去，其餘不敢向前。徐晃保著曹操奔過山坡，前面又一軍到；看時，卻是夏侯淵；張郃二將，聽得喊聲，故引軍殺來接應。於是殺退楊昂、楊任，救得曹操回寨。操重賞四將。

自此兩邊相拒五十餘日，只不交戰。曹操傳令退軍。賈詡曰：“賊勢未見強弱，主公何故自退耶？”操曰：“吾料賊兵每日提備，急難取勝。吾以退軍為名，使賊懈而無備，然後分輕騎抄襲其後，必勝賊矣。”賈詡曰：“丞相神機，不可測也。”於是令夏侯淵；張郃分兵兩路，各引輕騎三千，取小路抄陽平關後。曹操一面引大軍拔寨盡起。楊昂聽得曹兵退，請楊任商議，欲乘勢擊之。楊任曰：“操詭計極多，未知真實，不可追趕。”楊昂曰：“公不往，吾當自去。”楊任苦諫不從。楊昂盡提五寨軍馬前進，只留些少軍士守寨。

是日，大霧迷漫，對面不相見。楊昂軍至半路，不能行，權且扎住。卻說夏侯淵一軍抄過山後，見重霧垂空，又聞人語馬嘶，恐有伏兵，急催人馬行動，大霧中誤走到楊昂寨前。守寨軍士，聽得馬蹄響，只道是楊昂兵回，開門納之。曹軍一擁而入，見是空寨，便就寨中放起火來。五寨軍士，盡皆棄寨而走。比及霧散，楊任領兵來救，與夏侯淵戰不數合，背後張郃兵到。楊任殺條大路，奔回南鄭。楊昂待要回時，已被夏侯淵、張郃兩個佔了寨柵。背後曹操大隊軍馬趕來。兩下夾攻，四邊無路。楊昂欲突陣而出，正撞著張郃。兩個交手，被張郃殺死。敗兵回投陽平關，來見張衛。原來衛知二將敗走，諸營已失，半夜棄關，奔回去了。曹操遂得陽平關並諸寨。張衛、楊任回見張魯。衛言二將失了隘口，因此守關不住。張魯大怒，欲斬楊任。任曰：“某曾諫楊昂，休追操

兵。他不肯聽信，故有此敗。任再乞一軍前去挑戰，必斬曹操。如不勝，甘當軍令。”張魯取了軍令狀。楊任上馬，引二萬軍離南鄭下寨。卻說曹操提軍將進，先令夏侯淵領五千軍，往南鄭路上哨探，正迎著楊任軍馬，兩軍擺開。任遣部將昌奇出馬，與淵交鋒；戰不三合，被淵一刀斬於馬下。楊任自挺槍出馬，與淵戰三十餘合，不分勝負。淵佯敗而走，任從後追來；被淵用拖刀計，斬於馬下。軍士大敗而回。曹操知夏侯淵斬了楊任，即時進兵，直抵南鄭下寨。張魯慌聚文武商議。閻圃曰：“某保一人，可敵曹操手下諸將。”魯問是誰。圃曰：“南安龐德，前隨馬超投主公；後馬超往西川，龐德臥病不曾行。現今蒙主公恩養，何不令此人去？”

張魯大喜，即召龐德至，厚加賞勞；點一萬軍馬，令龐德出。離城十餘里，與曹兵相對，龐德出馬搦戰。曹操在渭橋時，深知龐德之勇，乃囑諸將曰：“龐德乃西涼勇將，原屬馬超；今雖依張魯，未稱其心。吾欲得此人。汝等須皆與緩鬥，使其力乏，然後擒之。”張郃先出，戰了數合便退。夏侯淵也戰數合退了。徐晃又戰三六合也退了。臨後許褚戰五十餘合亦退。龐德力戰四將，並無懼怯。各將皆於操前誇龐德好武藝。曹操心中大喜，與眾將商議：“如何得此人投降？”賈詡曰：“某知張魯手下，有一謀士楊松。其人極貪賄賂。今可暗以金帛送之，使譖龐德於張魯，便可圖矣。”操曰：“何由得人入南鄭？”詡曰：“來日交鋒，詐敗佯輸，棄寨而走，使龐德據我寨。我卻於夤夜引兵劫寨，龐德必退入城。卻選一能言軍士，扮作彼軍，雜在陣中，便得入城。”操聽其計，選一精細軍校，重加賞賜，付與金掩心甲一副，今披在貼肉，外穿漢中軍士號衣，先於半路上等候。

次日，先撥夏侯淵；張郃兩枝軍，遠去埋伏；卻教徐晃挑戰，不數合敗走。龐德招軍掩殺，曹兵盡退。龐德卻奪了曹操寨柵。見寨中糧草極多，大喜，即時申報張魯；一面在寨中設宴慶賀。當夜二更之後，忽然三路火起：正中是徐晃、許褚，左張郃，右夏侯淵。三路軍馬，齊來劫寨。龐德不及提備，只得上馬衝殺出來，望城而走。背後三路兵追來。龐德急喚開城門，領兵一擁而入。

此時細作已雜到城中，徑投楊松府下謁見，具說：“魏公曹丞相久聞盛德，特使某送金甲為信。更有密書呈上。”松大喜，看了密書中言語，謂細作曰：“上覆魏公，但請放心。某自有良策奉報。”打發來人先回，便連夜入見張魯，說龐德受了曹操賄賂，賣此一陣。張魯大怒，喚龐德責罵，欲斬之。閻圃苦諫。張魯曰：“你來日出戰，不勝必斬！”龐德抱恨而退。次日，曹兵攻城，龐德引兵衝出。操令許褚交戰。褚詐敗，龐德趕來。操自乘馬于山坡上喚曰：“龐令明何不早降？”龐德尋思：“拿住曹操，抵一千員上將！”遂飛馬上坡。一聲喊起，天崩地塌，連人和馬，跌入陷坑內去；四壁鉤索一齊上前，活捉了龐德，押上坡來。曹操下馬，叱退軍士，親釋其縛，問龐德肯降否。龐德尋思張魯不仁，情願拜降。曹操親扶上馬，共回大寨，故意教城上望見。人報張魯，德與操並馬而行。魯益信楊松之言為實。次日，曹操三面豎立雲梯，飛炮攻打。張魯

見其勢已極，與弟張衛商議。衛曰：“放火盡燒倉廩府庫，出奔南山，去守巴中可也。”楊松曰：“不如開門投降。”張魯猶豫不定。衛曰：“只是燒了便行。”張魯曰：“我向本欲歸命國家，而意未得達；今不得已而出奔，倉廩府庫，國家之有，不可廢也。”遂盡封鎖。是夜二更，張魯引全家老小，開南門殺出。曹操教休追趕；提兵入南鄭，見魯封閉庫藏，心甚憐之。遂差人往巴中，勸使投降。張魯欲降，張衛不肯。楊松以密書報操，便教進兵，松為內應。操得書，親自引兵往巴中。張魯使弟衛領兵出敵，與許褚交鋒；被褚斬於馬下。敗軍回報張魯，魯欲堅守。楊松曰：“今若不出，坐而待斃矣。某守城，主公當親與決一死戰。”魯從之。閻圃諫魯休出。魯不聽，遂引軍出迎。未及交鋒，後軍已走。張魯急退，背後曹兵趕來。魯到城下，楊松閉門不開。張魯無路可走，操從後追至，大叫：“何不早降！”魯乃下馬投拜。操大喜；念其封倉庫之心，優禮相待，封魯為鎮南將軍。閻圃等皆封列侯。於是漢中皆平。曹操傳令各郡分設太守，置都尉，大賞士卒。惟有楊松賣主求榮，即命斬之於市曹示眾。後人有詩嘆曰：“妨賢賣主逞奇功，積得金銀總是空。家未榮華身受戮，令人千載笑楊松！”

曹操已得東川，主簿司馬懿進曰：“劉備以詐力取劉璋，蜀人尚未歸心。今主公已得漢中，益州震動。可速進兵攻之，勢必瓦解。智者貴於乘時，時不可失也。”曹操嘆曰：人苦不知足，既得隴，復望蜀耶？”劉曄曰：“司馬仲達之言是也。若少遲緩，諸葛亮明於治國而為相，關、張等勇冠三軍而為將，蜀民既定，據守關隘，不可犯矣。”操曰：“士卒遠涉勞苦，且宜存恤。”遂按兵不動。卻說西川百姓，聽知曹操已取東川，料必來取西川，一日之間，數遍驚恐。玄德請軍師商議。孔明日：“亮有一計。曹操自退。”玄德問何計。孔明日：“曹操分軍屯合肥，懼孫權也。今我若分江夏、長沙、桂陽三郡還吳，遣舌辯之士，陳說利害，令吳起兵襲合肥，牽動其勢，操必勒兵南向矣。”玄德問：“誰可為使？”伊籍曰：“某願往。”玄德大喜，遂作書具禮，令伊籍先到荊州，知會雲長，然後入吳。

到秣陵，來見孫權，先通了姓名。權召籍入。籍見權禮畢，權問曰：“汝到此何為？”籍曰：“昨承諸葛子瑜取長沙等三郡，為軍師不在，有失交割，今傳書送還。所有荊州南郡、零陵，本欲送還；被曹操襲取東川，使關將軍無容身之地。今合肥空虛，望君侯起兵攻之，使曹操撤兵回南。吾主若取了東川，即還荊州全土。”權曰：“汝且歸館舍，容吾商議。”伊籍退出，權問計於眾謀士。張昭曰：“此是劉備恐曹操取西川，故為此謀。雖然如此，可因操在漢中。乘勢取合肥，亦是上計。”權從之，發付伊籍回蜀去訖，便議起兵攻操：令魯肅收取長沙、江夏、桂陽三郡，屯兵於陸口，取呂蒙、甘寧回；又去餘杭取凌統回。不一日，呂蒙、甘寧先到。蒙獻策曰：“現今曹操令廬江太守朱光，屯兵於皖城，大開稻田，納谷於合肥，以充軍實。今可先取皖城，然後攻合肥。”權曰：“此計甚合吾意。”遂教呂蒙、甘寧為先鋒，蔣欽、潘璋為合後，權自引周泰、陳武、董襲、徐盛為中軍。時程普、黃蓋、韓當在各處鎮守，都未隨徵。卻說軍馬渡江

，取和州，徑到皖城。皖城太守朱光，使人往合肥求救；一面固守城池，堅壁不出。權自到城下看時，城上箭如雨發，射中孫權麾蓋。權回寨，問眾將曰：“如何取得皖城？”董襲曰：“可差軍士築起土山攻之。”徐盛曰：“可豎雲梯，造虹橋，下觀城中而攻之。”呂蒙曰：“此法皆費日月而成，合肥救軍一至，不可圖矣。今我軍初到，士氣方銳，正可乘此銳氣，奮力攻擊。來日平明進兵，午未時便當破城。”權從之。次日五更飯畢，三軍大進。城上矢石齊下。甘寧手執鐵鏈，冒矢石而上。朱光令弓弩手齊射，甘寧撥開箭林，一鏈打倒朱光。呂蒙親自擂鼓。士卒皆一擁而上，亂刀砍死朱光。餘眾多降，得了皖城，方才辰時。張遼引軍至半路，哨馬回報皖城已失。遼即回兵歸合肥。

孫權入皖城，凌統亦引軍到。權慰勞畢，大犒三軍，重賞呂蒙，甘寧諸將，設宴慶功。呂蒙遜甘寧上坐，盛稱其功勞。酒至半酣，凌統想起甘寧殺父之仇，又見呂蒙誇美之，心中大怒，瞪目直視良久，忽拔左右所佩之劍，立於筵上曰：“筵前無樂，看吾舞劍。”甘寧知其意，推開果桌起身，兩手取兩枝戟挾定，縱步出曰：“看我筵前使戟。”呂蒙見二人各無好意，便一手挽牌，一手提刀，立於其中曰：“二公雖能，皆不如我巧也。”說罷，舞起刀牌，將二人分於兩下。早有人報知孫權。權慌跨馬，直至筵前。眾見權至，方各放下軍器。權曰：“吾常言二人休念舊仇，今日又何如此？”凌統哭拜於地。孫權再三勸止。至次日，起兵進取合肥，三軍盡發。

張遼為失了皖城，回到合肥，心中愁悶。忽曹操差薛悌送木匣一個，上有操封，傍書雲：“賊來乃發。”是日報說孫權自引十萬大軍，來攻合肥。張遼便開匣觀之。內書雲：“若孫權至，張、李二將軍出戰，樂將軍守城。”張遼將教帖與李典、樂進觀之。樂進曰：“將軍之意若何？”張遼曰：“主公遠征在外，吳兵以為破我必矣。今可發兵出迎，奮力與戰，折其鋒銳，以安眾心，然後可守也。”李典素與張遼不睦，聞遼此言，默然不答。樂進見李典不語，便道：“賊眾我寡，難以迎敵，不如堅守。”張遼曰：“公等皆是私意，不顧公事。吾今自出迎敵，決一死戰。”便教左右備馬。李典慨然而起曰：“將軍如此，典豈敢以私憾而忘公事乎？願聽指揮。”張遼大喜曰：“既曼成肯相助，來日引一軍於逍遙津北埋伏；待吳兵殺過來，可先斷小師橋，吾與樂文謙擊之。”李典領命，自去點軍埋伏。卻說孫權令呂蒙、甘寧為前隊，自與凌統居中，其餘諸將陸續進發，望合肥殺來。呂蒙、甘寧前隊兵進，正與樂進相迎。甘寧出馬與樂進交鋒，戰不數合，樂進詐敗而走。甘寧招呼呂蒙一齊引軍趕去。孫權在第二隊，聽得前軍得勝，催兵行至逍遙津北，忽聞連珠炮響，左邊張遼一軍殺來，右邊李典一軍殺來。孫權大驚，急令人喚呂蒙、甘寧回救時，張遼兵已到。凌統手下，止有三百餘騎，當不得曹軍勢如山倒。凌統大呼曰：“主公何不速渡小師橋！”言未畢，張遼引二千餘騎，當先殺至。凌統翻身死戰。孫權縱馬上橋，橋南已折丈餘，並無一片板。孫權驚得手足無措。牙將谷利大呼曰：“主公可約馬退後，再放馬向前，跳過橋去。”孫權收回馬來有三丈餘遠，然後縱轡加鞭，那馬一跳飛過橋南。後人有詩曰：“的盧當日跳檀溪，又見吳侯

敗合肥。退後著鞭馳駿騎，逍遙津上玉龍飛。”孫權跳過橋南，徐盛、董襲駕舟相迎。凌統、谷利抵住張遼。甘寧、呂蒙引軍回救，卻被樂進從後追來，李典又截住廝殺，吳兵折了大半。凌統所領三百餘人，盡被殺死。統身中數槍，殺到橋邊，橋已折斷，繞河而逃。孫權在舟中望見，急令董襲棹舟接之，乃得渡回。呂蒙、甘寧皆死命逃過河南。這一陣殺得江南人人害怕；聞張遼大名，小兒也不敢夜啼。眾將保護孫權回營。權乃重賞凌統、谷利，收軍回濡須，整頓船隻，商議水陸並進；一面差人回江南，再起人馬來助戰。卻說張遼聞孫權在濡須將欲興兵進取，恐合肥兵少難以抵敵，急令薛悌星夜往漢中，報知曹操，求請救兵。操同眾官議曰：“此時可收西川否？”劉曄曰：“今蜀中稍定，已有提備，不可擊也。不如撤兵去救合肥之急，就下江南。”操乃留夏侯淵守漢中定軍山隘口，留張郃守矇頭巖等隘口。其餘軍兵拔寨都起，殺奔濡須塢來。正是：鐵騎甫能平隴右，旌旄又復指江南。未知勝負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## 第六十八回 甘寧百騎劫魏營 左慈擲杯戲曹操

卻說孫權在濡須口收拾軍馬，忽報曹操自漢中領兵四十萬前來救合肥。孫權與謀士計議，先撥董襲、徐盛二人領五十隻大船，在濡須口埋伏；令陳武帶領人馬，往來江岸巡哨。張昭曰：“今曹操遠來，必須先挫其銳氣。”權乃問帳下曰：“曹操遠來，誰敢當先破敵，以挫其銳氣？”凌統出曰：“某願往。”權曰：“帶多少軍去？”統曰：“三千人足矣。”甘寧曰：“只須百騎，便可破敵，何必三千！”凌統大怒。兩個就在孫權面前爭競起來。權曰：“曹軍勢大，不可輕敵。”乃命凌統帶三千軍出濡須口去哨探，遇曹兵，便與交戰。凌統領命，引著三千人馬，離濡須塢。塵頭起處，曹兵先到。先鋒張遼與凌統交鋒，鬥五十合，不分勝敗。孫權恐凌統有失，令呂蒙接應回營。甘寧見凌統回，即告權曰：“寧今夜只帶一百人馬去劫曹營；若折了一人一騎，也不算功。”孫權壯之，乃調撥帳下一百精銳馬兵付寧；又以酒五十瓶，羊肉五十斤，賞賜軍士。甘寧回到營中，教一百人皆列坐，先將銀碗斟酒，自吃兩碗，乃語百人曰：“今夜奉命劫寨，請諸公各滿飲一觴，努力向前。”眾人聞言，面面相覷。甘寧見眾人有難色，乃拔劍在手，怒叱曰：“我為上將，且不惜命；汝等何得遲疑！”眾人見甘寧作色，皆起拜曰：“願效死力。”甘寧將酒肉與百人共飲食盡，約至二更時候取白鵝翎一百根，插於盔上為號；都披甲上馬，飛奔曹操寨邊，拔開鹿角，大喊一聲，殺入寨中，徑奔中軍來殺曹操。原來中軍人馬，以車仗伏路穿連，圍得鐵桶相似，不能得進。甘寧只將百騎，左衝右突。曹兵驚慌，正不知敵兵多少，自相擾亂。那甘寧百騎，在營內縱橫馳驟，逢著便殺。各營鼓譟，舉火如星，喊聲大震。甘寧從寨之南門殺出，無人敢當。孫權令周泰引一枝兵來接應。甘寧將百騎回到濡須。操兵恐有埋伏，不敢追襲。後人有詩讚曰：“鼙鼓聲喧震地來，吳師到處鬼神哀！百翎直貫曹家寨，盡說甘寧虎將才。”甘寧引百騎到寨，不折一人一騎；至營門，令百人皆擊鼓吹笛，口稱“萬歲”，歡聲大震。孫權自來迎接。甘寧下馬拜伏。權扶起，攜寧手曰：“將軍此去，足使老賊驚駭。非孤相舍，正欲觀卿膽耳！”即賜絹千匹，利刀百口。寧拜受訖，遂分賞百人。權語諸將曰：“孟德有張遼，孤有甘興霸，足以相敵也。”

次日，張遼引兵搦戰。凌統見甘寧有功，奮然曰：“統願敵張遼。”權許之。統遂領兵五千，離濡須。權自引甘寧臨陣觀戰。對陣圓處，張遼出馬，左有李典，右有樂進。凌統縱馬提刀，出至陣前。張遼使樂進出迎。兩個鬥到五十合，未分勝敗。曹操聞知，親自策馬到門旗下來看，見二將酣鬥，乃令曹休暗放冷箭。曹休便閃在張遼背後，開弓一箭，正中凌統坐下馬，那馬直立起來，把凌統掀翻在地。樂進連忙持槍來刺。槍還未到，只聽得弓弦響處，一箭射中樂進面門，翻身落馬。兩軍齊出，各救一將回營，鳴金罷戰。凌統回寨中拜謝孫權。權曰：“放箭救你者，甘寧也。”凌統乃頓首拜寧曰：“不想公能如此垂恩！”自此與甘寧結為生死之交，再不為惡。且說曹操見樂進中箭，令



自到帳中調治。次日，分兵五路來襲濡須：操自領中路；左一路張遼，二路李典；右一路徐晃，二路龐德。每路各帶一萬人馬，殺奔江邊來。時董襲、徐盛二將，在樓船上見五路軍馬來到，諸軍各有懼色。徐盛曰：“食君之祿，忠君之事，何懼哉！”遂引猛士數百人，用小船渡過江邊，殺入李典軍中去了。董襲在船上，令眾軍擂鼓吶喊助威。忽然江上猛風大作，白浪掀天，波濤洶湧。軍士見大船將覆，爭下腳艦逃命。董襲仗劍大喝曰：“將受君命，在此防賊，怎敢棄船而去！”立斬下船軍士十餘人。須臾，風急船覆，董襲竟死於江口水中。徐盛在李典軍中，往來衝突。

卻說陳武聽得江邊廝殺，引一軍來，正與龐德相遇，兩軍混戰。孫權在濡須塢中，聽得曹兵殺到江邊，親自與周泰引軍前來助戰。正見徐盛在李典軍中攪做一團廝殺，便麾軍殺入接應。卻被張遼、徐晃兩枝軍，把孫權困在垓心。曹操上高阜處看見孫權被圍，急令許諸縱馬持刀殺入軍中，把孫權軍衝作兩段，彼此不能相救。

卻說周泰從軍中殺出，到江邊，不見了孫權，勒回馬，從外又殺入陣中，問本部軍：“主公何在？”軍人以手指兵馬厚處，曰：“主公被圍甚急！”周泰挺身殺入，尋見孫權。泰曰：“主公可隨泰殺出。”於是泰在前，權在後，奮力衝突。泰到江邊，回頭又不見孫權，乃復翻身殺入圍中，又尋見孫權。權曰：“弓弩齊發，不能得出，如何？”泰曰：“主公在前，某在後，可以出圍。”孫權乃縱馬前行。周泰左右遮護，身被數槍，箭透重鎧，救得孫權。到江邊，呂蒙引一枝水軍前來接應下船。權曰：“吾虧周泰三番衝殺，得脫重圍。但徐盛在垓心，如何得脫？”周泰曰：“吾再救去。”遂輪槍復翻身殺入重圍之中，救出徐盛。二將各帶重傷。呂蒙教軍士亂箭射住岸上兵，救二將下船。卻說陳武與龐德大戰，後面又無應兵，被龐德趕到峪口，樹林叢密；陳武再欲回身交戰，被樹株抓住袍袖，不能迎敵，為龐德所殺。曹操見孫權走脫了，自策馬驅兵，趕到江邊對射。呂蒙箭盡，正慌間，忽對江一宗船到，為首一員大將，乃是孫策女婿陸遜，自引十萬兵到；一陣射退曹兵，乘勢登岸追殺曹兵，復奪戰馬數千匹，曹兵傷者，不計其數，大敗而回。於亂軍中尋見陳武屍首，孫權知陳武已亡，董襲又沉江而死，哀痛至切，令人入水中尋見董襲屍首，與陳武屍一齊厚葬之。又感周泰救護之功，設宴款之。權親自把盞，撫其背，淚流滿面，曰：“卿兩番相救，不惜性命，被槍數十，膚如刻畫，孤亦何心不待卿以骨肉之恩、委卿以兵馬之重乎！卿乃孤之功臣，孤當與卿共榮辱、同休戚也。”言罷，令周泰解衣與眾將觀之：皮肉肌膚，如同刀剝，盤根遍體。孫權手指其痕，一一問之。周泰具言戰鬥被傷之狀。一處傷令吃一觥酒。是日，周泰大醉。權以青羅傘賜之，令出入張蓋，以為顯耀。權在濡須，與操相拒月餘，不能取勝。張昭，顧雍上言：“曹操勢大，不可力取；若與久戰，大損士卒：不若求和安民為上。”孫權從其言，令步騭往曹營求和，許年納歲貢。操見江南急未可下，乃從之，令：“孫權先撤人馬，吾然後班師。”步騭回覆，權只留蔣欽、周泰守濡須口，盡發大兵上船回秣陵。操留曹仁、張遼屯合肥，班師回許昌。文武眾官皆議立曹操為魏王。尚書崔琰力言不可。

眾官曰：“汝獨不見荀文若乎？”琰大怒曰：“時乎，時乎！會當有變，任自為之！”有與琰不和者，告知操。操大怒，收琰下獄問之。琰虎目虬髯，只是大罵曹操欺君奸賊。廷尉白操，操令杖殺崔琰在獄中。後人有贊曰：“清河崔琰，天性堅剛；虬髯虎目，鐵石心腸；奸邪辟易，聲節顯昂；忠於漢主，千古名揚！”

建安二十一年夏五月，群臣表奏獻帝，頌魏公曹操功德，極天際地，伊、周莫及，宜進爵為王。獻帝即令鍾繇草詔，冊立曹操為魏王。曹操假意上書三辭。詔三報不許，操乃拜命受魏王之爵，冕十二旒，乘金根車，駕六馬，用天子車服鑾儀，出警入蹕，於鄴郡蓋魏王宮，議立世子。操大妻丁夫人無出。妾劉氏生子曹昂，因徵張繡時死於宛城。卞氏所生四子：長曰丕，次曰彰，三曰植，四曰熊。於是黜丁夫人，而立卞氏為魏王后。第三子曹植，字子建，極聰明，舉筆成章，操欲立之為後嗣。長子曹丕，恐不得立，乃問計於中大夫賈詡。詡教如此如此。自是但凡操出征，諸子送行，曹植乃稱述功德，發言成章；惟曹丕辭父，只是流涕而拜，左右皆感傷。於是操疑植乖巧，誠心不及丕也。丕又使人買囑近侍，皆言丕之德。操欲立後嗣，躊躇不定，乃問賈詡曰：“孤欲立後嗣，當立誰？”賈詡不答，操問其故，詡曰：“正有所思，故不能即答耳。”操曰：“何所思？”詡對曰：“思袁本初、劉景升父子也。”操大笑，遂立長子曹丕為王世子。

冬十月，魏王宮成，差人往各處收取奇花異果，栽植後苑。有使者到吳地，見了孫權，傳魏王令旨，再往溫州取柑子。時孫權正尊讓魏王，便令人於本城選了大柑子四十餘擔，星夜送往鄴郡。至中途，挑擔役夫疲暈，歇於山腳下，見一先生，眇一目，跛一足，頭戴白藤冠，身穿青懶衣，來與腳伏作禮，言曰：“你等挑擔勞苦，貧道都替你挑一肩何如？”眾人大喜。於是先生每擔各挑五里。但是先生挑過的擔兒都輕了。眾皆驚疑。先生臨去，與領柑子官說：“貧道乃魏王鄉中故人，姓左，名慈，字元放，道號烏角先生。如你到鄴郡，可說左慈申意。”遂拂袖而去。

取柑人至鄴郡見操，呈上柑子。操親剖之，但只空殼，內並無肉。操大驚，問取柑人。取柑人以左慈之事對。操未肯信，門吏忽報：“有一先生，自稱左慈，求見大王。”操召入。取柑人曰：“此正途中所見之人。”操叱之曰：“汝以何妖術，攝吾佳果？”慈笑曰：“豈有此事！”取柑剖之，內皆有肉，其味甚甜。但操自剖者，皆空殼。操愈驚，乃賜左慈坐而問之。慈索酒肉，操令與之，飲酒五斗不醉，肉食全羊不飽。操問曰：“汝有何術，以至於此？”慈曰：“貧道於西川嘉陵峨嵋山中，學道三十年，忽聞石壁中有聲呼我之名；及視，不見。如此者數日。忽有天雷震碎石壁，得天書三卷，名曰《遁甲天書》。上卷名‘天遁’，中卷名‘地遁’，下卷名‘人遁’。天遁能騰雲跨風，飛昇太虛；地遁能穿山透石；人遁能雲遊四海，藏形變身，飛劍擲刀，取人首級。大王位極人臣，何不退步，跟貧道往峨嵋山中修行？當以三卷天書相授。”操曰：“我亦久思急流勇退，奈朝廷未得其人耳。”慈笑曰：“益州劉玄德乃帝室之胄，何不讓此位與之？不然，貧道當飛劍取汝之頭也。”操大怒曰：“此正是劉備細作！”喝左右拿

下。慈大笑不止。操令十數獄卒，捉下拷之。獄卒著力痛打，看左慈時，卻鼾鼾熟睡，全無痛楚。操怒，命取大枷，鐵釘釘了，鐵鎖鎖了，送入牢中監收，令人看守。只見枷鎖盡落，左慈臥於地上，並無傷損。連監禁七日，不與飲食。及看時，慈端坐於地上，麵皮轉紅。獄卒報知曹操，操取出問之。慈曰：“我數十年不食，亦不妨；日食千羊，亦能盡。”操無可奈何。

是日，諸官皆至王宮大宴。正行酒間，左慈足穿木履，立於筵前。眾官驚怪。左慈曰：“大王今日水陸俱備，大宴群臣，四方異物極多，內中欠少何物，貧道願取之。”操曰：“我要龍肝作羹，汝能取否？”慈曰：“有何難哉！”取墨筆於粉牆上畫一條龍，以袍袖一拂，龍腹自開。左慈於龍腹中提出龍肝一副，鮮血尚流。操不信，叱之曰：“汝先藏於袖中耳！”慈曰：“即今天寒，草木枯死；大王要甚好花，隨意所欲。”操曰：“吾只要牡丹花。”慈曰：“易耳。”令取大花盆放筵前。以水澆之。頃刻發出牡丹一株，開放雙花。眾官大驚，邀慈同坐而食。少刻，庖人進魚膾。慈曰：“膾必松江鱸魚者方美。”操曰：“千里之隔，安能取之？”慈曰：“此亦何難取！”教把釣竿來，於堂下魚池中釣之。頃刻釣出數十尾大鱸魚，放在殿上。操曰：“吾池中原有此魚。”慈曰：“大王何相欺耶？天下鱸魚只兩腮，惟松江鱸魚有四腮：此可辨也。”眾官視之，果是四腮。慈曰：“烹松江鱸魚，須紫芽姜方可。”操曰：“汝亦能取之否？”慈曰：“易耳。”令取金盆一個，慈以衣覆之。須臾，得紫芽姜滿盆，進上操前。操以手取之，忽盆內有書一本，題曰《孟德新書》。操取視之，一字不差。操大疑，慈取桌上玉杯，滿斟佳釀進操曰：“大王可飲此酒，壽有千年。”操曰：“汝可先飲。”慈遂拔冠上玉簪，於杯中一畫，將酒分為兩半；自飲一半，將一半奉操。操叱之。慈擲杯於空中，化成一白鳩，繞殿而飛。眾官仰面視之，左慈不知所往。左右忽報：“左慈出宮門去了。”操曰：“如此妖人，必當除之！否則必將為害。”遂命許褚引三百鐵甲軍追擒之。

褚上馬引軍趕至城門，望見左慈穿木履在前，慢步而行。褚飛馬追之，卻只追不上。直趕到一山中，有牧羊小童，趕著一群羊而來，慈走入羊群內。褚取箭射之，慈即不見。褚盡殺群羊而回。牧羊小童守羊而哭，忽見羊頭在地上作人言，喚小童曰：“汝可將羊頭都湊在死羊腔子上。”小童大驚，掩面而走。忽聞有人在後呼曰：“不須驚走，還汝活羊。”小童回顧，見左慈已將地上死羊湊活，趕將來了。小童急欲問時，左慈已拂袖而去。其行如飛，倏忽不見。

小童歸告主人，主人不敢隱諱，報知曹操。操畫影圖形，各處捉拿左慈。三日之內，城裡城外，所捉眇一目、跛一足、白藤冠、青懶衣、穿木履先生，都一般模樣者，有三四百個。鬩動街市。操令眾將，將豬羊血潑之，押送城南教場。曹操親自引甲兵五百人圍住，盡皆斬之。人人頸腔內各起一道青氣，到上天聚成一處，化成一个左慈，向空招白鶴一隻騎坐，拍手大笑曰：“土鼠隨金虎，奸雄一旦休！”操令眾將以弓箭射之。

忽然狂風大作，走石揚沙；所斬之屍，皆跳起來，手提其頭，奔上演武廳來打曹操。文官武將，掩面驚倒，各不相顧。正是：奸雄權勢能傾國，道士仙機更異人。未知曹操性命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## 第六十九回 卜周易管輅知機 討漢賊五臣死節

卻說當日曹操見黑風中群屍皆起，驚倒於地。須臾風定，群屍皆不見。左右扶操回宮，驚而成疾。後人有詩讚左慈曰：“飛步凌雲遍九州，獨憑遁甲自遨遊。等閒施設神仙術，點悟曹瞞不轉頭。”曹操染病，服藥無愈。適太史丞許芝，自許昌來見操。操令芝卜易。芝曰：“大王曾聞神卜管輅否？”操曰：“頗聞其名，未知其術。汝可詳言之。”芝曰：“管輅字公明，平原人也。容貌粗醜，好酒疏狂。其父曾為琅琊即丘長。輅自幼便喜仰視星辰，夜不肯寐，父母不能禁止。常雲家雞野鵲，尚自知時，何況為人在世乎？與鄰兒共戲，輒畫地為天文，分佈日月星辰。及稍長，即深明《周易》，仰觀風角，數學通神，兼善相術。琅琊太守單子春聞其名，召輅相見。時有坐客百餘人，皆能言之士。輅謂子春曰：輅年少膽氣未堅，先請美酒三升，飲而後言。子春奇之，遂與酒三升。飲畢，輅問子春：今欲與輅為對者，若府君四座之士耶？子春曰：吾自與卿旗鼓相當。於是與輅講論易理。輅亹亹而談，言言精奧。子春反覆辯難，輅對答如流。從曉至暮，酒食不行。子春及眾賓客，無不歎服。於是天下號為神童。後有居民郭恩者，兄弟三人，皆得瘖疾，請輅卜之。輅曰：卦中有君家本墓中女鬼，非君伯母即叔母也。昔饑荒之年，謀數升米之利，推之落井，以大石壓破其頭，孤魂痛苦，自訴於天，故君兄弟有此報。不可禳也。郭恩等涕泣伏罪。安平太守王基，知輅神卜，延輅至家。適信都令妻常患頭風，其子又患心痛，因請輅卜之。輅曰：此堂之西角有二死屍：一男持矛，一男持弓箭。頭在壁內，腳在壁外。持矛者主刺頭，故頭痛；持弓箭者主刺胸腹，故心痛。乃掘之。入地八尺，果有二棺。一棺中有矛，一棺中有角弓及箭，木俱已朽爛。輅令徙骸骨去城外十里埋之，妻與子遂無恙。館陶令諸葛原，遷新興太守，輅往送行。客言輅能覆射。諸葛原不信，暗取燕卵、蜂窠、蜘蛛三物，分置三盒之中，令輅卜之。卦成，各寫四句於盒上。其一曰：含氣須變，依乎宇堂；雌雄以形，羽翼舒張：此燕卵也。其二曰：家室倒懸，門戶眾多；藏精育毒，得秋乃化：此蜂窠也。其三曰：鰕鯨長足，吐絲成羅；尋網求食，利在昏夜：此蜘蛛也。滿座驚駭。鄉中有老婦失牛，求卜之。輅判曰：北溪之濱，七人宰烹；急往追尋，皮肉尚存。老婦果往尋之：七人於茅舍後煮食，皮肉猶存。婦告本郡太守劉?，捕七人罪之。因問老婦曰：汝何以知之？婦告以管輅之神卜。劉?不信，請輅至府，取印囊及山雞毛藏於盒中，令卜之。輅卜其一曰：內方外圓，五色成文；含寶守信，出則有章：此印囊也。其二曰：巖巖有鳥，錦體朱衣；羽翼玄黃，鳴不失晨：此山雞毛也。劉?大驚，遂待為上賓。一日，出郊閒行，見一少年耕于田中，輅立道傍，觀之良久，問曰：“少年高姓、貴庚？答曰：姓趙，名顏，年十九歲矣。敢問先生為誰？輅曰：吾管輅也。吾見汝眉間有死氣，三日內必死。汝貌美，可惜無壽。趙顏回家，急告其父。父聞之，趕上管輅，哭拜於地曰：請歸救吾子！輅曰：“此乃天命也，安可禳乎？父告曰：老夫止有此子，望乞垂救！趙顏亦哭求。輅見其父子情切，乃謂趙顏曰：汝可備淨酒一瓶，鹿脯一塊，來日齎往南山之中，大樹之下，看

盤石上有二人弈棋：一人向南坐，穿白袍，其貌甚惡；一人向北坐，穿紅袍，其貌甚美。汝可乘其弈興濃時，將酒及鹿脯跑進之。待其飲食畢，汝乃哭拜求壽，必得益算矣。但切勿言是吾所教。老人留輅在家。次日，趙顏攜酒脯杯盤入南山之中。約行五六里，果有二人於大松樹下盤石上著棋，全然不顧。趙顏跪進酒脯。二人貪著棋，不覺飲酒已盡。趙顏哭拜於地而求壽，二人大笑。4 ㄌ炫壅吹唬捍吮毓龍又?砸病N岫?思仁芷淥劍?匱育?? 4 ㄌ著壅擲?擲諫弔呬 霾炯?煒轟?結匝趙唬喝杲衲曄?潘輾?彼饋N嶠惕謔?稚鹹礪痰拋鄭?曄倏苟輻攀?擲;、?蕘??淘儼若孤 旒?徊蝗唬? ㄌ綠燁礎 4 ㄌ煨叱霰侍砥??徽笙惴縈?ㄌ??嘶?鞠?綴祝?逢於?ㄌU匝展櫺使蕘? i ?唬捍 ㄌ煨擲?隙芬玻淮 ㄌ漬擲?倍芬病Q趙唬何翳瘡倍肪判牽?沃掛蝗耍塊?唬荷6.??牛?隙??灰病 1 倍紛(7)漬?隙紛(5)?=褚煙慘(6) 俚悖?癰春幹牽扛缸影若弧W源斯蕘?中固旒?? 礪嵒?瞬貳 4 已訟衷詔皆??筵跂??疥躅?尾徽儼?俊?

操大喜，即差人往平原召輅。輅至，參拜訖，操令卜之。輅答曰：“此幻術耳，何必為憂？”操心安，病乃漸可。操令卜天下之事。輅卜曰：“三八縱橫，黃豬遇虎；定軍之南，傷折一股。”又令卜傳祚修短之數。輅卜曰：“獅子宮中，以安神位；王道鼎新，子孫極貴。”操問其詳。輅曰：“茫茫天數，不可預知。待後自驗。”操欲封輅為太史。輅曰：“命薄相窮，不稱此職，不敢受也。”操問其故，答曰：“輅額無主骨，眼無守睛；鼻無梁柱，腳無天根；背無三甲，腹無三壬：只可泰山治鬼，不能治生人也。”操曰：“汝相吾若何？”輅曰：“位極人臣，又何必相？”再三問之，輅但笑而不答。操令輅遍相文武官僚。輅曰：“皆治世之臣也。”操問休咎，皆不肯盡言。後人有詩讚曰：“平原神卜管公明，能算南辰北斗星。八卦幽微通鬼竅，六爻玄奧究天庭。預知相法應無壽，自覺心源極有靈。可惜當年奇異術，後人無復授遺經。”

操令卜東吳、西蜀二處。輅設卦雲：“東吳主亡一大將，西蜀有兵犯界。”操不信。忽合淝報來：“東吳陸口守將魯肅身故。”操大驚，便差人往漢中探聽訊息。不數日，飛報劉玄德遣張飛、馬超兵屯下辨取關。操大怒，便欲自領大兵再入漢中，令管輅卜之。輅曰：“大王未可妄動，來春許都必有火災。”操見輅言累驗，故不敢輕動，留居鄴郡。使曹洪領兵五萬，往助夏侯淵、張郃同守東川；又差夏侯惇領兵三萬，於許都來往巡警，以備不虞；又教長史王必總督御林軍馬。主簿司馬懿曰：“王必嗜酒性恚，植豢叭未酥啊！輩僭唬骸巴醅厥槍屢?<?骷桷咽畢嗨嬖?耍?葉?儀冢?娜縑???斜閭嗟薄！彼焮?醅忭煊?志?礪陀諦礪級??磐俊?

時有一人，姓耿，名紀，字季行，洛陽人也；舊為丞相府掾，後遷侍中少府，與司直韋晃甚厚；見曹操進封王爵，出入用天子車服，心甚不平。時建安二十三年春正月。耿紀與韋晃密議曰：“操賊奸惡日甚，將來必為篡逆之事。吾等為漢臣，豈可同惡相濟？”韋晃曰：“吾有心腹人，姓金，名禕，乃漢相金日磾之後，素有討操之心；更兼與王必甚厚。若得同謀，大事濟矣。”耿紀曰：“他既與王必交厚，豈肯與我等同謀乎？

”韋晃曰：“且往說之，看是如何。”於是二人同至金禕宅中。禕接入後堂，坐定。晃曰：“德偉與王長史甚厚，吾二人特來告求。”禕曰：“所求何事？”晃曰：“吾聞魏王早晚受禪，將登大寶，公與王長史必高遷。望不相棄，曲賜提攜，感德非淺！”禕拂袖而起。適從者奉茶至，便將茶潑於地上。晃佯驚曰：“德偉故人，何薄情也？”禕曰：“吾與汝交厚，為汝等是漢朝臣宰之後；今不思報本，欲輔造反之人，吾有何面目與汝為友！”耿紀曰：“奈天數如此，不得不為耳！”禕大怒。

耿紀、韋晃見禕果有忠義之心，乃以實情相告曰：“吾等本欲討賊，來求足下。前言特相試耳。”禕曰：“吾累世漢臣，安能從賊！公等欲扶漢室，有何高見？”晃曰：“雖有報國之心，未有討賊之計。”禕曰：“吾欲裡應外合，殺了王必，奪其兵權，扶助變興。更結劉皇叔為外援，操賊可滅矣。”二人聞之，撫掌稱善。禕曰：“我有心腹二人，與操賊有殺父之仇，現居城外，可用為羽翼。”耿紀問是何人。禕曰：“太醫吉平之子：長名吉邈，字文然；次名吉穆，字思然。操昔日為董承衣帶詔事，曾殺其父；二子逃竄遠鄉，得免於難。今已潛歸許都，若使相助討賊，無有不從。”耿紀、韋晃大喜。金禕即使人密喚二吉。須臾，二人至。禕具言其事。二人感憤流淚，怨氣沖天，誓殺國賊。金禕曰：“正月十五日夜間，城中大張燈火，慶賞元宵。耿少府、韋司直，你二人各領家僮，殺到王必營前；只看營中火起，分兩路殺入；殺了王必，徑跟我入內，請天子登五鳳樓，召百官面諭討賊。吉文然兄弟於城外殺入，放火為號，各要揚聲，叫百姓誅殺國賊，截住城內救軍；待天子降詔，招安已定，便進兵殺投鄴郡擒曹操，即發使齎詔召劉皇叔。今日約定，至期二更舉事。勿似董承自取其禍。”五人對天說誓，歃血為盟，各自歸家，整頓軍馬器械，臨期而行。且說耿紀、韋晃二人，各有家僮三四百，預備器械。吉邈兄弟，亦聚三百人口，只推圍獵，安排已定。金禕先期來見王必，言：“方今海宇稍安，魏王威震天下；今值元宵令節，不可不放燈火以示太平氣象。”王必然其言，告諭城內居民，盡張燈結綵，慶賞佳節。至正月十五夜，天色晴霽，星月交輝，六街三市，競放花燈。真個金吾不禁，玉漏無催！王必與御林諸將在營中飲宴。二更以後，忽聞營中吶喊，人報營後火起。王必慌忙出帳看時，只見火光亂滾；又聞喊殺連天，知是營中有變，急上馬出南門，正遇耿紀，一箭射中肩膊，幾乎墜馬，遂望西門而走。背後有軍趕來。王必著忙，棄馬步行。至金禕門首，慌叩其門。原來金禕一面使人於營中放火，一面親領家僮隨後助戰，只留婦女在家。時家中聞王必叩門之聲，只道金禕歸來。禕妻從隔門便問曰：“王必那廝殺了麼？”王必大驚，方悟金禕同謀，徑投曹休家，報知金禕、耿紀等同謀反。休急披掛上馬，引千餘人在城中拒敵。城內四下火起，燒著五鳳樓，帝避於深宮。曹氏心腹爪牙，死據宮門。城中但聞人叫：“殺盡曹賊，以扶漢室！”

原來夏侯惇奉曹操命，巡警許昌，領三萬軍，離城五里屯紮；是夜，遙望見城中火起，便領大軍前來，圍住許都，使一枝軍入城接應曹休。直混殺至天明。耿紀、韋晃等

無人相助。人報金禕、二吉皆被殺死。耿紀、韋晃奪路殺出城門，正遇夏侯惇大軍圍住，活捉去了。手下百餘人皆被殺。夏侯惇入城，救滅遺火，盡收五人老小宗族，使人飛報曹操。操傳令教將耿、韋二人，及五家宗族老小，皆斬於市，並將在朝大小百官，盡行拿解鄴郡，聽候發落。夏侯惇押耿、韋二人至市曹。耿紀厲聲大叫曰：“曹阿瞞！吾生不能殺汝，死當作厲鬼以擊賊！”劊子以刀搯其口，流血滿地，大罵不絕而死。韋晃以面頰頓地曰：“可恨！可恨！”咬牙皆碎而死。後人有詩讚曰：“耿紀精忠韋晃賢，各持空手欲扶天。誰知漢祚相將盡，恨滿心胸喪九泉。”夏侯惇盡殺五家老小宗族，將百官解赴鄴郡。曹操於教場立紅旗於左、白旗於右，下令曰：“耿紀、韋晃等造反，放火焚許都，汝等亦有出救火者，亦有閉門不出者。如曾救火者，可立於紅旗下；如不曾救火者，可立於白旗下。”眾官自思救火者必無罪，於是多奔紅旗之下。三停內只有一停立於白旗下。操教盡拿立於紅旗下者。眾官各言無罪。操曰：“汝當時之心，非是救火，實欲助賊耳。”盡命牽出漳河邊斬之，死者三百餘員。其立於白旗下者，盡皆賞賜，仍令還許都。時王必已被箭瘡發而死，操命厚葬之。令曹休總督御林軍馬，鍾繇為相國，華歆為御史大夫。遂定侯爵六等十八級，關中侯爵十七級，皆金印紫綬；又置關內外侯十六級，銀印龜紐墨綬；五大夫十五級，銅印環紐墨綬。定爵封官，朝廷又換一班人物。曹操方悟管輅火災之說，遂重賞輅。輅不受。

卻說曹洪領兵到漢中，令張郃、夏侯淵各據險要。曹洪親自進兵拒敵。時張飛自與雷銅守把巴西。馬超兵至下辨，令吳蘭為先鋒，領軍哨出，正與曹洪軍相遇。吳蘭欲退，牙將任夔曰：“賊兵初至，若不先挫其銳氣，何顏見孟起乎？”於是驛馬挺槍搦曹洪戰。洪自提刀躍馬而出。交鋒三合，斬夔於馬下，乘勢掩殺。吳蘭大敗，回見馬超。超責之曰：“汝不得吾令，何故輕敵致敗？”吳蘭曰：“任夔不聽吾言，故有此敗？”馬超曰：“可緊守隘口，勿與交鋒。”一面申報成都，聽候行止。曹洪見馬超連日不出，恐有詐謀，引軍退回南鄭。張郃來見曹洪，問曰：“將軍既已斬將，如何退兵？”洪曰：“吾見馬超不出，恐有別謀。且我在鄴都，聞神卜管輅有言：當於此地折一員大將。吾疑此言，故不敢輕進。”張郃大笑曰：“將軍行兵半生，今奈何信卜者之言而惑其心哉！郃雖不才，願以本部兵取巴西。若得巴西，蜀郡易耳。”洪曰：“巴西守將張飛，非比等閒，不可輕敵。”張郃曰：“人皆怕張飛，吾視之如小兒耳！此去必擒之！”洪曰：“倘有疏失，若何？”郃曰：“甘當軍令。”洪勒了文狀，張郃進兵。正是：自古驕兵多致敗，從來輕敵少成功。未知勝負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

## 第七十回 猛張飛智取瓦口隘 老黃忠計奪天蕩山

卻說張郃部兵三萬，分為三寨，各傍山險：一名宕渠寨，一名矇頭寨。一名蕩石寨。當日張郃於三寨中，各分軍一半去取巴西，留一半守寨。早有探馬報到巴西，說張郃引兵來了。張飛急喚雷銅商議。銅曰：“閬中地惡山險，可以埋伏。將軍引兵出戰，我出奇兵相助，郃可擒矣。”張飛撥精兵五千與雷銅去訖。飛自引兵一萬，離閬中三十里，與張郃兵相遇。兩軍擺開，張飛出馬，單搦張郃。郃挺槍縱馬而出。戰到二十餘合，郃後軍忽然喊起：原來望見山背後有蜀兵旗幡，故此擾亂。張郃不敢戀戰，撥馬回走。張飛從後掩殺。前面雷銅又引兵殺出。兩下夾攻，郃兵大敗。張飛、雷銅連夜追襲，直趕到宕渠山。張郃仍舊分兵守住三寨，多置擂木炮石，堅守不戰。張飛離宕渠十里下寨，次日引兵搦戰。郃在山上大吹大擂飲酒，並不下山。張飛令軍士大罵，郃只不出。飛只得還營。次日，雷銅又去山下搦戰，郃又不出。雷銅驅軍士上山，山上擂木炮石打將下來。雷銅急退。蕩石、矇頭兩寨兵出，殺敗雷銅。次日，張飛又去搦戰，張郃又不出。飛使軍人百般穢罵，郃在山上亦罵。張飛尋思，無計可施。相拒五十餘日，飛就在山前扎住大寨，每日飲酒；飲至大醉，坐于山前辱罵。

玄德差人犒軍，見張飛終日飲酒，使者回報玄德。玄德大驚，忙來問孔明。孔明笑曰：“原來如此！軍前恐無好酒；成都佳釀極多，可將五十甕作三車裝，送到軍前與張將軍飲。”玄德曰：“吾弟自來飲酒失事，軍師何故反送酒與他？”孔明笑曰：“主公與翼德做了許多年兄弟，還不知其為人耶？翼德自來剛強，然前於收川之時，義釋嚴顏，此非勇夫所為也。今與張郃相拒五十餘日，酒醉之後，便坐山前辱罵，傍若無人：此非貪杯，乃敗張郃之計耳。”玄德曰：“雖然如此，未可託大。可使魏延助之。”孔明令魏延解酒赴軍前，車上各插黃旗，大書“軍前公用美酒”。魏延領命，解酒到寨中，見張飛，傳說主公賜酒。飛拜受訖，分付魏延、雷銅各引一枝人馬，為左右翼；只看軍中紅旗起，便各進兵；教將酒擺列帳下，令軍士大開旗鼓而飲。有細作報上山來，張郃自來山頂觀望，見張飛坐於帳下飲酒，令二小卒於面前相撲為戲。郃曰：“張飛欺我太甚！”傳令今夜下山劫飛寨，令矇頭、蕩石二寨，皆出為左右援。當夜張郃乘著月色微明，引軍從山側而下，徑到寨前。遙望張飛大明燈燭，正在帳中飲酒。張郃當先大喊一聲，山頭擂鼓為助，直殺入中軍。但見張飛端坐不動。張郃驛馬到面前，一槍刺倒，卻是一個草人。急勒馬回時，帳後連珠炮起。一將當先，攔住去路，睜圓環眼，聲如巨雷：乃張飛也。挺矛躍馬，直取張郃。兩將在火光中，戰到三五十合。張郃只盼兩寨來救，誰知兩寨救兵，已被魏延、雷銅兩將殺退，就勢奪了二寨。張郃不見救兵至，正沒奈何，又見山上火起，已被張飛後軍奪了寨柵。張郃三寨俱失，只得奔瓦口關去了。張飛大獲勝捷，報入成都。玄德大喜，方知翼德飲酒是計，只要誘張郃下山。卻說張郃退守瓦口關，三萬軍已折了二萬，遣人問曹洪求救。洪大怒曰：“汝不聽吾言，強要進兵，

失了緊要隘口，卻又來求救！”遂不肯發兵，使人催督張郃出戰。郃心慌，只得定計，分兩軍去關口前山僻埋伏，分付曰：“我詐敗，張飛必然趕來，汝等就截其歸路。”當日張郃引軍前進，正遇雷銅。戰不數合，張郃敗走，雷銅趕來。西軍齊出，截斷迴路。張郃復回，刺雷銅於馬下。敗軍回報張飛，飛自來與張郃挑戰。郃又詐敗，張飛不趕。郃又回戰，不數合，又敗走。張飛知是計，收軍回寨，與魏延商議曰：“張郃用埋伏計，殺了雷銅，又要賺吾，何不將計就計？”延問曰：“如何？”飛曰：“我明日先引一軍前往，汝卻引精兵於後，待伏兵出，汝可分兵擊之。用車十餘乘，各藏柴草，塞住小路，放火燒之。吾乘勢擒張郃，與雷銅報仇。”魏延領計。次日，張飛引兵前進。張郃兵又至，與張飛交鋒。戰到十合，郃又詐敗。張飛引馬步軍趕來，郃且戰且走。引張飛過山峪口，郃將後軍為前，復扎住營，與飛又戰，指望兩彪伏兵出，要圍困張飛。不想伏兵卻被魏延精兵到，趕入峪口，將車輛截住山路，放火燒車，山谷草木皆著，煙迷其徑，兵不得出。張飛只顧引軍衝突，張郃大敗，死命殺開條路，走上瓦口關，收聚敗兵，堅守不出。

張飛和魏延連日攻打關隘不下。飛見不濟事，把軍退二十里，卻和魏延引數十騎，自來兩邊哨探小路。忽見男女數人，各背小包，于山僻路攀藤附葛而走。飛於馬上用鞭指與魏延曰：“奪瓦口關，只在這幾個百姓身上。”便喚軍士分付：“休要驚恐他，好生喚那幾個百姓來。”軍士連忙喚到馬前。飛用好言以安其心，問其何來。百姓告曰：“某等皆漢中居民，今欲還鄉。聽知大軍廝殺，塞閉閬中官道；今過蒼溪，從梓潼山檜鉏川入漢中，還家去。”飛曰：“這條路取瓦口關遠近若何？”百姓曰：“從梓潼山小路，卻是瓦口關背後。”飛大喜，帶百姓入寨中，與了酒食；分付魏延：“引兵扣關攻打，我親自引輕騎出梓潼山攻關後。”便令百姓引路，選輕騎五百，從小路而進。卻說張郃為救軍不到，心中正悶。人報魏延在關下攻打。張郃披掛上馬，卻待下山，忽報：“關後四五路火起，不知何處兵來。”郃自領兵來迎。旗開處，早張飛。郃大驚，急往小路而走。馬不堪行。後面張飛追趕甚急，郃棄馬上山，尋徑而逃，方得走脫，隨行只有十餘人。

步入南鄭見曹洪。洪見張郃只剩下十餘人，大怒曰：“吾教汝休去，汝取下文狀要去；今日折盡大兵，尚不自死，還來做甚！”喝令左右推出斬之。行軍司馬郭淮諫曰：“三軍易得，一將難求。張郃雖然有罪，乃魏王所深愛者也，不可便誅。可再與五千兵徑取葭萌關，牽動其各處之兵，漢中自安矣。如不成功，二罪俱罰。”曹洪從之，又與兵五千，教張郃取葭萌關。郃領命而去。

卻說葭萌關守將孟達、霍峻，知張郃兵來。霍峻只要堅守；孟達定要迎敵，引軍下關與張郃交鋒，大敗而回。霍峻急申文書到成都。玄德聞知，請軍師商議。孔明聚眾將於堂上，問曰：“今葭萌關緊急，必須閬中取翼德，方可退張郃也。”法正曰：“今翼德兵屯瓦口，鎮守閬中，亦是緊要之地，不可取回。帳中諸將內選一人去破張郃。”孔

明笑曰：“張郃乃魏之名將，非等閒可及。除非翼德，無人可當。”忽一人厲聲而出曰：“軍師何輕視眾人耶！吾雖不才，願斬張郃首級，獻於麾下。”眾視之，乃老將黃忠也。孔明曰：“漢升雖勇，爭奈年老，恐非張郃對手。”忠聽了，白髮倒豎而言曰：“某雖老，兩臂尚開三石之弓，渾身還有千斤之力：豈不足敵張郃匹夫耶！”孔明曰：“將軍年近七十，如何不老？”忠趨步下堂，取架上大刀，輪動如飛；壁上硬弓，連拽折兩張。孔明曰：“將軍要去，誰為副將？”忠曰：“老將嚴顏，可同我去。但有疏虞，先納下這白頭。”玄德大喜，即時令嚴顏、黃忠去與張郃交戰。趙雲諫曰：“今張郃親犯葭萌關，軍師休為兒戲。若葭萌一失，益州危矣。何故以二老將當此大敵乎？”孔明曰：“汝以二人老邁，不能成事，吾料漢中必於此二人手內可得。”趙雲等各各哂笑而退。卻說黃忠、嚴顏到關上，孟達、霍峻見了，心中亦笑孔明欠排程：“是這般緊要去處，如何只教兩個老的來！”黃忠謂嚴顏曰：“你可見諸人動靜麼？他笑我二人年老，今可建奇功，以服眾心。”嚴顏曰：“願聽將軍之令。”兩個商議定了。黃忠引軍下關，與張郃對陣。張郃出馬，見了黃忠，笑曰：“你許大年紀，猶不識羞，尚欲出戰耶！”忠怒曰：“豎子欺吾年老！吾手中寶刀卻不老！”遂拍馬向前與郃決戰。二馬相交，約戰二十餘合，忽然背後喊聲起：原來是嚴顏從小路抄在張郃軍後。兩軍夾攻，張郃大敗。連夜趕去，張郃兵退八九十里。黃忠、嚴顏收兵入寨，俱各按兵不動。

曹洪聽知張郃輸了一陣，又欲見罪。郭淮曰：“張郃被迫，必投西蜀；今可遣將助之，就如監臨，使不生外心。”曹洪從之，即遣夏侯惇之侄夏侯尚並降將韓玄之弟韓浩，二人引五千兵，前來助戰。二將即時起行。到張郃寨中，問及軍情，郃言：“老將黃忠，甚是英雄，更有嚴顏相助，不可輕敵。”韓浩曰：“我在長沙知此老賊利害。他和魏延獻了城池，害吾親兄，今既相遇，必當報仇！”遂與夏侯尚引新軍離寨前進。原來黃忠連日哨探，已知路徑。嚴顏曰：“此去有山，名天蕩山，山中乃是曹操屯糧積草之地。若取得那個去處，斷其糧草，漢中可得也。”忠曰：“將軍之言，正合吾意。可與吾如此如此。”嚴顏依計，自領一枝軍去了。

卻說黃忠聽知夏侯尚、韓浩來，遂引軍馬出營。韓浩在陣前，大罵黃忠：“無義老賊！”拍馬挺槍，來取黃忠。夏侯尚便出夾攻。黃忠力戰二將，各鬥十餘合，黃忠敗走。二將趕二十餘里，奪了黃忠寨。忠又草創一營。次日，夏侯尚、韓浩趕來，忠又出陣，戰數合，又敗走。二將又趕二十餘里，奪了黃忠營寨，喚張郃守後寨。郃來前寨諫曰：“黃忠連退二日，於中必有詭計。”夏侯尚叱張郃曰：“你如此膽怯，可知屢次戰敗！今再休多言，看吾二人建功！”張郃羞赧而退。次日，二將又戰，黃忠又敗退二十里；二將迤邐趕上。次日，二將兵出，黃忠望風而走，連敗數陣，直退在關上。二將扣關下寨，黃忠堅守不出。孟達暗暗發書，申報玄德，說：“黃忠連輸數陣，現今退在關上。”玄德慌問孔明。孔明曰：“此乃老將驕兵之計也。”趙雲等不信。

玄德差劉封來關上接應黃忠。忠與封相見，問劉封曰：“小將軍來助戰何意？”封曰：“父親得知將軍數敗，故差某來。”忠笑曰：“此老夫驕兵之計也。看今夜一陣，可盡復諸營，奪其糧食馬匹。此是借寨與彼屯輜重耳。今夜留霍峻守關，孟將軍可與我搬糧草奪馬匹，小將軍看我破敵！”

是夜二更，忠引五千軍開關直下。原來夏侯尚、韓浩二將連日見關上不出，盡皆懈怠；被黃忠破寨直入，人不及甲，馬不及鞍，二將各自逃命而走，軍馬自相踐踏，死者無數。比及天明，連奪三寨。寨中丟下軍器鞍馬無數，儘教孟達搬運入關。黃忠催軍馬隨後而進，劉封曰：“軍士力困，可以暫歇。”忠曰：“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？”策馬先進。士卒皆努力向前。張郃軍兵，反被自家敗兵衝動，都屯紮不住，望後而走；盡棄了許多寨柵，直奔至漢水傍。

張郃尋見夏侯尚、韓浩議曰：“此天蕩山，乃糧草之所；更接米倉山，亦屯糧之地：是漢中軍士養命之源。倘若疏失，是無漢中也。當思所以保之。”夏侯尚曰：“米倉山有吾叔夏侯淵分兵守護，那裡正接定軍山，不必憂慮。天蕩山有吾兄夏侯德鎮守，我等宜往投之，就保此山。”

於是張郃與二將連夜投天蕩山來，見夏侯德，具言前事。夏侯德曰：“吾此處屯十萬兵，你可引去，復取原寨。”郃曰：“只宜堅守、不可妄動。”忽聽山前金鼓大震，人報黃忠兵到。夏侯德大笑曰：“老賊不諳兵法，只恃勇耳！”郃曰：“黃忠有謀，非止勇也。”德曰：“川兵遠涉而來，連日疲困，更兼深入戰境，此無謀也！”郃曰：“亦不可輕敵，且宜堅守。”韓浩曰：“願借精兵三千擊之，當無不克。”德遂分兵與浩下山。

黃忠整兵來迎。劉封諫曰：“日已西沉矣，軍皆遠來勞困，且宜暫息。”忠笑曰：“不然。此天賜奇功，不取是逆天也。”言畢，鼓譟大進。韓浩引兵來戰。黃忠揮刀直取浩，只一合，斬浩於馬下。蜀兵大喊，殺上山來。張郃、夏侯尚急引軍來迎。忽聽山後大喊，火光沖天而起，上下通紅。夏侯德提兵來救火時，正遇老將嚴顏，手起刀落，斬夏侯德於馬下。原來黃忠預先使嚴顏引軍埋伏于山僻去處，只等黃忠軍到，卻來放火，柴草堆上，一齊點著，烈焰飛騰，照耀山峪。嚴顏既斬夏侯德，從山後殺來。張郃、夏侯尚前後不能相顧，只得棄天蕩山，望定軍山投奔夏侯淵去了。

黃忠、嚴顏守住天蕩山，捷音飛報成都。玄德聞之，聚眾將慶喜。法正曰：“昔曹操降張魯，定漢中，不因此勢以圖巴、蜀，乃留夏侯淵、張郃二將屯守，而自引大軍北還：此失計也。今張郃新敗，天蕩失守，主公若乘此時，舉大兵親往徵之，漢中可定也。既定漢中，然後練兵積粟，觀釁伺隙，進可討賊，退可自守。此天與之時，不可失也。”玄德、孔明皆深然之。遂傳令趙雲、張飛為先鋒，玄德與孔明親自引兵十萬，擇日圖漢中；傳檄各處，嚴加提備。時建安二十三年秋七月吉日。玄德大軍出葭萌關下營，召

黃忠、嚴顏到寨，厚賞之。玄德曰：“人皆言將軍老矣，惟軍師獨知將軍之能。今果立奇功。但今漢中定軍山，乃南鄭保障，糧草積聚之所；若得定軍山，陽平一路，無足憂矣。將軍還敢取定軍山否？黃忠慨然應諾，便要領兵前去。孔明急止之曰：“老將軍雖然英勇，然夏侯淵非張郃之比也。淵深通韜略，善曉兵機，曹操倚之為西涼藩蔽：先曾屯兵長安，拒馬孟起；今又屯兵漢中。操不託他人，而獨託淵者，以淵有將才也。今將軍雖勝張郃，未卜能勝夏侯淵。吾欲酌量著一人去荊州，替回關將軍來，方可敵之。”忠奮然答曰：“昔廉頗年八十，尚食鬥米、肉十斤，諸侯畏其勇，不敢侵犯趙界，何況黃忠未及七十乎？軍師言吾老，吾今並不用副將，只將本部兵三千人去，立斬夏侯淵首級，納於麾下。”孔明再三不容。黃忠只是要去。孔明曰：“既將軍要去，吾使一人為監軍同去，若何？”正是：請將須行激將法，少年不若老年人。未知其人是誰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## 第七十一回 佔對山黃忠逸待勞 據漢水趙雲寡勝眾

卻說孔明分付黃忠：“你既要去，吾教法正助你。凡事計議而行。吾隨後撥人馬來接應。”黃忠應允，和法正領本部兵去了。孔明告玄德曰：“此老將不著言語激他，雖去不能成功。他今既去，須撥人馬前去接應。”乃喚趙雲：“將一枝人馬，從小路出奇兵接應黃忠：若忠勝，不必出戰；倘忠有失，即去救應。”又遣劉封、孟達：“領三千兵于山中險要去處，多立旌旗，以壯我兵之聲勢，令敵人驚疑。”三人各自領兵去了。又差人往下辨，授計與馬超，令他如此而行。又差嚴顏往巴西閬中守隘，替張飛、魏延來同取漢中。

卻說張郃與夏侯尚來見夏侯淵，說：“天蕩山已失，折了夏侯德、韓浩。今聞劉備親自領兵來取漢中，可速奏魏王，早發精兵猛將，前來策應。”夏侯淵便差人報知曹洪。洪星夜前到許昌，稟知曹操。操大驚，急聚文武，商議發兵救漢中。長史劉曄進曰：“漢中若失，中原震動。大王休辭勞苦，必須親自征討。”操自悔曰：“恨當時不用卿言，以致如此！”忙傳令旨，起兵四十萬親征。時建安二十三年秋七月也。

曹操兵分三路而進：前部先鋒夏侯惇，操自領中軍，使曹休押後，三軍陸續起行。操騎白馬金鞍，玉帶錦衣；武士手執大紅羅銷金傘蓋，左右金瓜銀鉞，鎗棒戈矛，打日月龍鳳旌旗；護駕龍虎官軍二萬五千，分為五隊，每隊五千，按青、黃、赤、白、黑五色，旗幡甲馬，並依本色：光輝燦爛，極其雄壯。兵出潼關，操在馬上望見一簇林木，極其茂盛，問近侍曰：“此何處也？”答曰：“此名藍田。林木之間，乃蔡邕莊也。今邕女蔡琰，與其夫董祀居此。”原來操素與蔡邕相善。先時其女蔡琰，乃衛仲道之妻；後被北方擄去，於北地生二子，作《胡笳十八拍》，流入中原。操深憐之，使人持千金入北方贖之。左賢王懼操之勢，送蔡琰還漢。操乃以琰配與董祀為妻。當日到莊前，因想起蔡邕之事，令軍馬先行，操引近侍百餘騎，到莊門下馬。時董祀出仕於外，止有蔡琰在家，琰聞操至，忙出迎接。操至堂，琰起居畢，侍立於側。操偶見壁間懸一碑文圖軸，起身觀之。問於蔡琰，琰答曰：“此乃曹娥之碑也。昔和帝時，上虞有一巫者，名曹吁，能婆婆樂神；五月五日，醉舞舟中，墮江而死。其女年十四歲，繞江啼哭七晝夜，跳入波中；後五日，負父之屍浮於江面；里人葬之江邊。上虞令度尚奏聞朝廷，表為孝女。度尚令邯鄲淳作文鐫碑以記其事。時邯鄲淳年方十三歲，文不加點，一揮而就，立石墓側，時人奇之。妾父蔡邕聞而往觀，時日已暮，乃於暗中以手摸碑文而讀之，索筆大書八字於其背。後人鐫石，並鐫此八字。”操讀八字雲：“黃絹幼婦，外孫齏臼。”操問琰曰：“汝解此意否？”琰曰：“雖先人遺筆，妾實不解其意。”操回顧眾謀士曰：“汝等解否？”眾皆不能答。於內一人出曰：“某已解其意。”操視之，乃主簿楊修也。操曰：“卿且勿言，容吾思之。”遂辭了蔡琰，引眾出莊。上馬行三里，忽省悟，笑謂修曰：“卿試言之。”修曰：“此隱語耳。黃絹乃顏色之絲也；色傍加絲，是絕

字。幼婦者，少女也：女傍少字，是妙字。外孫乃女之子也：女傍子字，是好字。釐白乃受五辛之器也：受傍辛字，是辭字。總而言之，是絕妙好辭四字。”操大驚曰：“正合孤意！”眾皆歎羨楊修才識之敏。不一日，軍至南鄭。曹洪接著，備言張郃之事。操曰：“非郃之罪，勝負乃兵家常事耳。”洪曰：“目今劉備使黃忠攻打定軍山，夏侯淵知大王兵至，固守未曾出戰。”操曰：“若不出戰，是示懦也。”便差人持節到定軍山，教夏侯淵進兵。劉曄諫曰：“淵性太剛，恐中奸計。”操乃作手書與之。使命持節到淵營，淵接入。使者出書，淵拆視之。略曰：“凡為將者，當以剛柔相濟，不可徒恃其勇。若但任勇，則是一夫之敵耳。吾今屯大軍於南鄭，欲觀卿之妙才，勿辱二字可也。”夏侯淵覽畢大喜。打發使命回訖，乃與張郃商議曰：“今魏王率大兵屯於南鄭，以討劉備。吾與汝久守此地，豈能建立功業？來日吾出戰，務要生擒黃忠。”張郃曰：“黃忠謀勇兼備，況有法正相助，不可輕敵。此間山路險峻，只宜堅守。”淵曰：“若他人建了功勞，吾與汝有何面目見魏王耶？汝只守山，吾去出戰。”遂下令曰：“誰敢出哨誘敵？”夏侯尚曰：“吾願往。”淵曰：“汝去出哨，與黃忠交戰，只宜輸，不宜贏。吾有妙計，如此如此。”尚受令，引三千軍離定軍山大寨前行。

卻說黃忠與法正引兵屯於定軍山口，累次挑戰，夏侯淵堅守不出；欲要進攻，又恐山路危險，難以料敵，只得據守。是日，忽報山上曹兵下來搦戰。黃忠恰待引軍出迎，牙將陳式曰：“將軍休動，某願當之。”忠大喜，遂令陳式引軍一千，出山口列陣。夏侯尚兵至，遂與交鋒。不數合，尚詐敗而走。式趕去，行到半路，被兩山上擡木炮石，打將下來，不能前進。正欲回時，背後夏侯淵引兵突出，陳式不能抵當，被夏侯淵生擒回寨。部卒多降。有敗軍逃得性命，回報黃忠，說陳式被擒。忠慌與法正商議，正曰：“淵為人輕躁，恃勇少謀。可激勸士卒，拔寨前進，步步為營，誘淵來戰而擒之：此乃反客為主之法。”忠用其謀，將應有之物，盡賞三軍，歡聲滿谷，願效死戰。黃忠即日拔寨而進，步步為營；每營住數日，又進。淵聞之，欲出戰。張郃曰：“此乃反客為主之計，不可出戰，戰則有失。”淵不從，令夏侯尚引數千兵出戰，直到黃忠寨前。忠上馬提刀出迎，與夏侯尚交馬，只一合，生擒夏侯尚歸寨。餘皆敗走，回報夏侯淵。

淵急使人到黃忠寨，言願將陳式來換夏侯尚。忠約定來日陣前相換。次日，兩軍皆到山谷闊處，布成陣勢。黃忠、夏侯淵各立馬於本陣門旗之下。黃忠帶著夏侯尚，夏侯淵帶著陳式，各不與袍鎧，只穿蔽體薄衣。一聲鼓響，陳式、夏侯尚各望本陣奔回。夏侯尚比及到陣門時，被黃忠一箭，射中後心。尚帶箭而回。淵大怒，驛馬徑取黃忠。忠正要激淵廝殺。兩將交馬，戰到二十餘合，曹營內忽然鳴金收兵。淵慌撥馬而回，被忠乘勢殺了一陣。淵回陣問押陣官：“為何鳴金？”答曰：“某見山凹中有蜀兵旗幟數處，恐是伏兵，故急招將軍回。”淵信其說，遂堅守不出。

黃忠逼到定軍山下，與法正商議。正以手指曰：“定軍山西，巍然有一座高山，四下皆是險道。此山上足可下視定軍山之虛實。將軍若取得此山，定軍山只在掌中也。”

忠仰見山頭稍平，山上有些少人馬。是夜二更，忠引軍士鳴金擊鼓，直殺上山頂。此山有夏侯淵部將杜襲守把，止有數百餘人。當時見黃忠大隊擁上，只得棄山而走。忠得了山頂，正與定軍山相對。法正曰：“將軍可守在半山，某居山頂。待夏侯淵兵至，吾舉白旗為號，將軍卻按兵勿動；待他倦怠無備，吾卻舉起紅旗，將軍便下山擊之：以逸待勞，必當取勝。”忠大喜，從其計。卻說杜襲引軍逃回，見夏侯淵，說黃忠奪了對山。淵大怒曰：“黃忠佔了對山，不容我不出戰。”張郃諫曰：“此乃法正之謀也。將軍不可出戰，只宜堅守。”淵曰：“佔了吾對山，觀吾虛實，如何不出戰？”郃苦諫不聽。淵分軍圍住對山，大罵挑戰。法正在山上舉起白旗；任從夏侯淵百般辱罵，黃忠只不出戰。午時以後，法正見曹兵倦怠，銳氣已墮，多下馬坐息，乃將紅旗招展，鼓角齊鳴，喊聲大震，黃忠一馬當先，馳下山來，猶如天崩地塌之勢。夏侯淵措手不及，被黃忠趕到麾蓋之下，大喝一聲，猶如雷吼。淵未及相迎，黃忠寶刀已落，連頭帶肩，砍為兩段。後人有詩讚黃忠曰：“蒼頭臨大敵，皓首逞神威。力趁雕弓發，風迎雪刃揮。雄聲如虎吼，駿馬似龍飛。獻馘功勳重，開疆展帝畿。”黃忠斬了夏侯淵，曹兵大潰，各自逃生。黃忠乘勢去奪定軍山，張郃領兵來迎。忠與陳式兩下夾攻，混殺一陣，張郃敗走。忽然山傍閃出一彪人馬，當住去路；為首一員大將，大叫：“常山趙子龍在此！”張郃大驚，引敗軍奪路望定軍山而走。只見前面一枝兵來迎，乃杜襲也。襲曰：“今定軍山已被劉封、孟達奪了。”郃大驚，遂與杜襲引敗兵到漢水紮營；一面令人飛報曹操。

操聞淵死，放聲大哭，方悟管輅所言：“三八縱橫”，乃建安二十四年也，“黃豬遇虎”，乃歲在己亥正月也；“定軍之南”，乃定軍山之南也；“傷折一股”，乃淵與操有兄弟之親情也。操令人尋管輅時，不知何處去了。操深恨黃忠，遂親統大軍，來定軍山與夏侯淵報仇，令徐晃作先鋒。行到漢水，張郃、杜襲接著曹操。二將曰：“今定軍山已失，可將米倉山糧草移於北山寨中屯積，然後進兵。”曹操依允。

卻說黃忠斬了夏侯淵首級，來葭萌關上見玄德獻功。玄德大喜，加忠為徵西大將軍，設宴慶賀。忽牙將張著來報說：“曹操自領大軍二十萬，來與夏侯淵報仇。目今郃在米倉山搬運糧草，移於漢水北山腳下。”孔明曰：“今操引大兵至此，恐糧草不敷，故勒兵不進；若得一人深入其境，燒其糧草，奪其輜重，則操之銳氣挫矣。”黃忠曰：“老夫願當此任。”孔明曰：“操非夏侯淵之比，不可輕敵。”玄德曰：“夏侯淵雖是總帥，乃一勇夫耳，安及張郃？若斬得張郃，勝斬夏侯淵十倍也。”忠奮然曰：“吾願往斬之。”孔明曰：“你可與趙子龍同領一枝兵去；凡事計議而行，看誰立功。”忠應允便行。孔明就令張著為副將同去。雲謂忠曰：“今操引二十萬眾，分屯十營，將軍在主公前要去奪糧，非小可之事。將軍當用何策？”忠曰：“看我先去，如何？”雲曰：“等我先去。”忠曰：“我是主將，你是副將，如何先爭？”雲曰：“我與你都一般為主公出力，何必計較？我二人拈鬪，拈著的先去。”忠依允。當時黃忠拈著先去。雲曰：“既將軍先去，某當相助。可約定時刻。如將軍依時而還，某按兵不動；若將軍過時而



不還，某即引軍來接應。”忠曰：“公言是也。”於是二人約定午時為期。雲回本寨，謂部將張翼曰：“黃漢升約定明日去奪糧草，若午時不回，我當往助。吾營前臨漢水，地勢危險；我若去時，汝可謹守寨柵，不可輕動。”張翼應諾。

卻說黃忠回到寨中，謂副將張著曰；“我斬了夏侯淵，張郃喪膽；吾明日領命去劫糧草，只留五百軍守營。你可助吾。今夜三更，盡皆飽食；四更離營，殺到北山腳下，先捉張郃，後劫糧草。”張著依令。當夜黃忠領人馬在前，張著在後，偷過漢水，直到北山之下。東方日出，見糧積如山。有些少軍士看守，見蜀兵到，盡棄而走。黃忠教馬軍一齊下馬，取柴堆於米糧之上。正欲放火，張郃兵到，與忠混戰一處。曹操聞知，急令徐晃接應。晃領兵前進，將黃忠困於垓心。張著引三百軍走脫，正要回寨，忽一枝兵撞出，攔住去路；為首大將，乃是文聘；後面曹兵又至，把張著圍住。

卻說趙雲在營中，看看等到午時，不見忠回，急忙披掛上馬，引三千軍向前接應；臨行，謂張翼曰：“汝可堅守營寨。兩壁廂多設弓弩，以為準備。”翼連聲應諾。雲挺槍驛馬直殺往前去。迎頭一將攔路，乃文聘部將慕容烈也，拍馬舞刀來迎趙雲；被雲手起一槍刺死。曹兵敗走。雲直殺入重圍，又一枝兵截住；為首乃魏將焦炳。雲喝問曰：“蜀兵何在？”炳曰：“已殺盡矣！”雲大怒，驛馬一槍，又刺死焦炳。殺散餘兵，直至北山之下，見張郃、徐晃兩人圍住黃忠，軍士被困多時。雲大喝一聲，挺槍驛馬，殺入重圍，左衝右突，如入無人之境。那槍渾身上下，若舞梨花；遍體紛紛，如飄瑞雪。張郃、徐晃心驚膽戰，不敢迎敵。雲救出黃忠，且戰且走；所到之處，無人敢阻。操於高處望見，驚問眾將曰：“此將何人也？”有識者告曰：“此乃常山趙子龍也。”操曰：“昔日當陽長坂英雄尚在！”急傳令曰：“所到之處，不許輕敵。”趙雲救了黃忠，殺透重圍，有軍士指曰：“東南上圍的，必是副將張著。”雲不回本寨，遂望東南殺來。所到之處，但見“常山趙雲”四字旗號，曾在當陽長坂知其勇者，互相傳說，盡皆逃竄。雲又救了張著。曹操見雲東衝西突，所向無前，莫敢迎敵，救了黃忠，又救了張著，奮然大怒，自領左右將士來趕趙雲。雲已殺回本寨。部將張翼接著，望見後面塵起，知是曹兵追來，即謂雲曰：“追兵漸近，可令軍士閉上寨門，上敵樓防護。”雲喝曰：“休閉寨門！汝豈不知吾昔在當陽長坂時，單槍匹馬，觀曹兵八十三萬如草芥！今有軍有將，又何懼哉！”遂撥弓弩手於寨外壕中埋伏；將營內旗槍，盡皆倒偃，金鼓不鳴。雲匹馬單槍，立於營門之外。卻說張郃、徐晃領兵追至蜀寨，天色已暮；見寨中偃旗息鼓，又見趙雲匹馬單槍，立於營外，寨門大開，二將不敢前進。正疑之間，曹操親到，急催督眾軍向前。眾軍聽令，大喊一聲，殺奔營前；見趙雲全然不動，曹兵翻身就回。趙雲把槍一招，壕中弓弩齊發。時天色昏黑，正不知蜀兵多少。操先撥回馬走。只聽得後面喊聲大震，鼓角齊鳴，蜀兵趕來。曹兵自相踐踏，擁到漢水河邊，落水死者，不知其數。趙雲、黃忠、張著各引兵一枝，追殺甚急。操正奔走間，忽劉封、孟達率二枝兵，從米倉山路殺來，放火燒糧草。操棄了北山糧草，忙回南鄭。徐晃、張郃紮腳不住，亦棄本

寨而走。趙雲佔了曹寨，黃忠奪了糧草，漢水所得軍器無數，大獲勝捷，差人去報玄德。玄德遂同孔明前至漢水，問趙雲的部卒曰：“子龍如何廝殺？”軍士將子龍救黃忠、拒漢水之事，細述一遍。玄德大喜，看了山前山後險峻之路，欣然謂孔明日：“子龍一身都是膽也！”後人有詩讚曰：“昔日戰長坂，威風猶未減。突陣顯英雄，被圍施勇敢。鬼哭與神號，天驚並地慘。常山趙子龍，一身都是膽！”於是玄德號子龍為虎威將軍，大勞將士，歡宴至晚。忽報曹操復遣大軍從斜谷小路而進，來取漢水。玄德笑曰：“操此來無能為也。我料必得漢水矣。”乃率兵於漢水之西以迎之。曹操命徐晃為先鋒，前來決戰。帳前一人出曰：“某深知地理，願助徐將軍同去破蜀。”操視之，乃巴西宕渠人也，姓王，名平，字子均；現充牙門將軍。操大喜，遂命王平為副先鋒，相助徐晃。操屯兵於定軍山北。徐晃、王平引軍至漢水，晃令前軍渡水列陣。平曰：“軍若渡水，倘要急退，如之奈何？”晃曰：“昔韓信背水為陣，所謂致之死地而後生也。”平曰：“不然。昔者韓信料敵人無謀而用此計；今將軍能料趙雲、黃忠之意否？”晃曰：“汝可引步軍拒敵，看我引馬軍破之。”遂令搭起浮橋，隨即過河來戰蜀兵。正是：魏人妄意宗韓信，蜀相那知是子房。未知勝負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## 第七十二回 諸葛亮智取漢中 曹阿瞞兵退斜谷

卻說徐晃引軍渡漢水，王平苦諫不聽，渡過漢水紮營。黃忠、趙雲告玄德曰：“某等各引本部兵去迎曹兵。”玄德應允。二人引兵而行。忠謂雲曰：“今徐晃恃勇而來，且休與敵；待日暮兵疲，你我分兵兩路擊之可也。”云然之，各引一軍據住寨柵。徐晃引兵從辰時搦戰，直至申時，蜀兵不動。晃儘教弓弩手向前，望蜀營射去。黃忠謂趙雲曰：“徐晃令弓弩射者，其軍必將退也；可乘時擊之。”言未已，忽報曹兵後隊果然退動。於是蜀營鼓聲大震：黃忠領兵左出，趙雲領兵右出。兩下夾攻，徐晃大敗，軍士逼入漢水，死者無數。晃死戰得脫，回營責王平曰：“汝見吾軍勢將危，如何不救？”平曰：“我若來救，此寨亦不能保。我曾諫公休去，公不肯所，以致此敗。”晃大怒，欲殺王平。平當夜引本部軍就營中放起火來，曹兵大亂，徐晃棄營而走。王平渡漢水來投趙雲，雲引見玄德。王平盡言漢水地理。玄德大喜曰：“孤得王子均，取漢中無疑矣。”遂命王平為偏將軍，領嚮導使。卻說徐晃逃回見操，說：“王平反去降劉備矣！”操大怒，親統大軍來奪漢水寨柵。趙雲恐孤軍難立，遂退於漢水之西。兩軍隔水相拒，玄德與孔明來觀形勢。孔明見漢水上流頭，有一帶土山，可伏千餘人；乃回到營中，喚趙雲分付：“汝可引五百人，皆帶鼓角，伏於土山之下；或半夜，或黃昏，只聽我營中炮響：炮響一番，擂鼓一番。只不要出戰。”子龍受計去了。孔明卻在高山上暗窺。次日，曹兵到來搦戰，蜀營中一人不出，弓弩亦都不發。曹兵自回。當夜更深，孔明見曹營燈火方息，軍士歇定，遂放號炮。子龍聽得，令鼓角齊鳴。曹兵驚慌，只疑劫寨。及至出營，不見一軍。方才回營欲歇，號炮又響，鼓角又鳴，吶喊震地，山谷應聲。曹兵徹夜不安。一連三夜，如此驚疑，操心怯，拔寨退三十里，就空闊處紮營。孔明笑曰：“曹操雖知兵法，不知詭計。”遂請玄德親渡漢水，背水結營。玄德問計，孔明日：“可如此如此。”

曹操見玄德背水下寨，心中疑惑，使人來下戰書。孔明批來日決戰。次日，兩軍會於中路五界山前，列成陣勢。操出馬立於門旗下，兩行佈列龍鳳旌旗，擂鼓三通，喚玄德答話。玄德引劉封、孟達並川中諸將而出。操揚鞭大罵曰：“劉備忘恩失義，反叛朝廷之賊！”玄德曰：“吾乃大漢宗親，奉詔討賊。汝上弑母后，自立為王，僭用天子鑾輿，非反而何？”操怒，命徐晃出馬來戰，劉封出迎。交戰之時，玄德先走入陣。封敵晃不住，撥馬便走。操下令：“捉得劉備，便為西川之主。”大軍齊吶喊殺過陣來。蜀兵望漢水而逃，盡棄營寨；馬匹軍器，丟滿道上。曹軍皆爭取。操急鳴金收軍。眾將曰：“某等正待捉劉備，大王何故收軍？”操曰：“吾見蜀兵背漢水安營，其可疑一也；多棄馬匹軍器，其可疑二也。可急退軍，休取衣物。”遂下令曰：“妄取一物者立斬。火速退兵。”曹兵方回頭時，孔明號旗舉起：玄德中軍領兵便出，黃忠左邊殺來，趙雲右邊殺來。曹兵大潰而逃，孔明連夜追趕。

操傳令軍回南鄭，只見五路火起，原來魏延、張飛得嚴顏代守閬中，分兵殺來，先得了南鄭。操心驚，望陽平關而走。玄德大兵追至南鄭褒州。安民已畢，玄德問孔明曰：“曹操此來，何敗之速也？”孔明曰：“操平生為人多疑，雖能用兵，疑則多敗。吾以疑兵勝之。”玄德曰：“今操退守陽平關，其勢已孤，先生將何策以退之？”孔明曰：“亮已算定了。”便差張飛、魏延分兵兩路去截曹操糧道，令黃忠、趙雲分兵兩路去放火燒山。四路軍將，各引向導官軍去了。

卻說曹操退守陽平關，令軍哨探。回報曰：“今蜀兵將遠近小路，盡皆塞斷；砍柴去處，盡放火燒絕。不知兵在何處。”操正疑惑間，又報張飛、魏延分兵劫糧。操問曰：“誰敢敵張飛？”許褚曰：“某願往！”操令許褚引一千精兵，去陽平關路上護接糧草。解糧官接著，喜曰：“若非將軍到此，糧不得到陽平矣。”遂將車上的酒肉，獻與許褚。褚痛飲，不覺大醉，便乘酒興，催糧車行。解糧官曰：“日已暮矣，前褒州之地，山勢險惡，未可過去。”褚曰：“吾有萬夫之勇，豈懼他人哉！今夜乘著月色，正好使糧車行走。”許褚當先，橫刀縱馬，引軍前進。二更已後，往褒州路上而來。行至半路，忽山凹裡鼓角震天，一枝軍當住。為首大將，乃張飛也，挺矛縱馬，直取許褚。褚舞刀來迎，卻因酒醉，敵不住張飛；戰不數合，被飛一矛刺中肩膀，翻身落馬；軍士急忙救起，退後便走。張飛盡奪糧草車輛而回。卻說眾將保著許褚，回見曹操。操令醫士療治金瘡，一面親自提兵來與蜀兵決戰。玄德引軍出迎。兩陣對圓，玄德令劉封出馬。操罵曰：“賣履小兒，常使假子拒敵！吾若喚黃鬚兒來，汝假子為肉泥矣！”劉封大怒，挺槍驛馬，徑取曹操。操令徐晃來迎，封詐敗而走。操引兵追趕。蜀兵營中，四下炮響，鼓角齊鳴。操恐有伏兵，急救退軍。曹兵自相踐踏，死者極多，奔回陽平關，方才歇定。蜀兵趕到城下：東門放火，西門吶喊；南門放火，北門擂鼓。操大懼，棄關而走。蜀兵從後追襲。操正走之間，前面張飛引一枝兵截住，趙雲引一枝兵從背後殺來，黃忠又引兵從褒州殺來。操大敗。諸將保護曹操，奪路而走。方逃至斜谷界口，前面塵頭忽起，一枝兵到。操曰：“此軍若是伏兵，吾休矣！”及兵將近，乃操次子曹彰也。彰字子文，少善騎射；膂力過人，能手格猛獸。操嘗戒之曰：“汝不讀書而好弓馬，此匹夫之勇，何足貴乎？”彰曰：“大丈夫當學衛青、霍去病，立功沙漠，長驅數十萬眾，縱橫天下；何能作博士耶？”操嘗問諸子之志。彰曰：“好為將。”操問：“為將何如？”彰曰：“披堅執銳，臨難不顧，身先士卒；賞必行，罰必信。”操大笑。建安二十三年，代郡烏桓反，操令彰引兵五萬討之；臨行戒之曰：“居家為父子，受事為君臣。法不徇情，爾宜深戒。”彰到代北，身先戰陣，直殺至桑乾，北方皆平；因聞操在陽平敗陣，故來助戰。操見彰至，大喜曰：“我黃鬚兒來，破劉備必矣！”遂勒兵復回，於斜谷界口安營。有人報玄德，言曹彰到。玄德問曰：“誰敢去戰曹彰？”劉封曰：“某願往。”孟達又說要去。玄德曰：“汝二人同去，看誰成功。”各引兵五千來迎：“劉封在先，孟達在後，曹彰出馬與封交戰，只三合，封大敗而回。孟達引兵前進，方欲交鋒，只見曹兵大亂。原來馬超、吳蘭兩軍殺來，曹兵驚動。孟達引兵夾攻。馬超士卒，蓄

銳日久，到此耀武揚威，勢不可當。曹兵敗走。曹彰正遇吳蘭，兩個交鋒，不數合，曹彰一戟刺吳蘭於馬下。三軍混戰。操收兵於斜谷界口扎住。操屯兵日久，欲要進兵，又被馬超拒守；欲收兵回，又恐被蜀兵恥笑，心中猶豫不決。適庖官進雞湯。操見碗中有雞肋，因而有感於懷。正沉吟間，夏侯惇入帳，稟請夜間口號。操隨口曰：“雞肋！雞肋！”惇傳令眾官，都稱“雞肋”。行軍主簿楊修，見傳“雞肋”二字，便教隨行軍士，各收拾行裝，準備歸程。有人報知夏侯惇。惇大驚，遂請楊修至帳中問曰：“公何收拾行裝？”修曰：“以今夜號令，便知魏王不日將退兵歸也：雞肋者，食之無肉，棄之有味。今進不能勝，退恐人笑，在此無益，不如早歸：來日魏王必班師矣。故先收拾行裝，免得臨行慌亂。”夏侯惇曰：“公真知魏王肺腑也！”遂亦收拾行裝。於是寨中諸將，無不準備歸計。當夜曹操心亂，不能穩睡，遂手提鋼斧，繞寨私行。只見夏侯惇寨內軍士，各準備行裝。操大驚，急回帳召惇問其故。惇曰：“主簿楊德祖先知大王欲歸之意。”操喚楊修問之，修以雞肋之意對。操大怒曰：“汝怎敢造言亂我軍心！”喝刀斧手推出斬之，將首級號令於轅門外。原來楊修為人恃才放曠，數犯曹操之忌：操嘗造花園一所；造成，操往觀之，不置褒貶，只取筆於門上書一“活”字而去。人皆不曉其意。修曰：“門內添活字，乃闊字也。丞相嫌園門闊耳。”於是再築牆圍，改造停當，又請操觀之。操大喜，問曰：“誰知吾意？”左右曰：“楊修也。”操雖稱美，心甚忌之。又一日，塞北送酥一盒至。操自寫“一合酥”三字於盒上，置之案頭。修入見之，竟取匙與眾分食訖。操問其故，修答曰：“盒上明書一人一口酥，豈敢違丞相之命乎？”操雖喜笑，而心惡之。操恐人暗中謀害己身，常分付左右：“吾夢中好殺人；凡吾睡著，汝等切勿近前。”一日，晝寢帳中，落被於地，一近侍慌取覆蓋。操躍起拔劍斬之，覆上床睡；半晌而起，佯驚問：“何人殺吾近侍？”眾以實對。操痛哭，命厚葬之。人皆以為操果夢中殺人；惟修知其意，臨葬時指而嘆曰：“丞相非在夢中，君乃在夢中耳！”操聞而愈惡之。操第三子曹植，愛修之才，常邀修談論，終夜不息。操與眾商議，欲立植為世子，曹丕知之，密請朝歌長吳質入內府商議；因恐有人知覺，乃用大簾藏吳質於中，只說是絹匹在內，載入府中。修知其事，徑來告操。操令人於丕府門伺察之。丕慌告吳質，質曰：“無憂也：明日用大簾裝絹再入以惑之。”丕如其言，以大簾載絹入。使者搜看簾中，果絹也，回報曹操。操因疑修譖害曹丕，愈惡之。操欲試曹丕、曹植之才幹。一日，令各出鄴城門；卻密使人分付門吏，令勿放出。曹丕先至，門吏阻之，丕只得退回。植聞之，問於修。修曰：“君奉王命而出，如有阻當者，竟斬之可也。”植然其言。及至門，門吏阻住。植叱曰：“吾奉王命，誰敢阻當！”立斬之。於是曹操以植為能。後有人告操曰：“此乃楊修之所教也。”操大怒，因此亦不喜植。修又嘗為曹植作答教十餘條，但操有問，植即依條答之。操每以軍國之事問植，植對答如流。操心中甚疑。後曹丕暗買植左右，偷答教來告操。操見了大怒曰：“匹夫安敢欺我耶！”此時已有殺修之心；今乃借惑亂軍心之罪殺之。修死年三十四歲。後人有詩曰：“聰明楊德祖，世代繼簪纓。丫丫電子書龍蛇走，胸中錦繡成。開談驚四座，捷對冠群英。

身死因才誤，非關欲退兵。”

曹操既殺楊修，佯怒夏侯惇，亦欲斬之。眾官告免。操乃叱退夏侯惇，下令來日進兵。次日，兵出斜谷界口，前面一軍相迎，為首大將乃魏延也。操招魏延歸降，延大罵。操令龐德出戰。二將正鬥間，曹寨內火起。人報馬超劫了中後二寨。操拔劍在手曰：“諸將退後者斬！”眾將努力向前，魏延詐敗而走。操方麾軍回戰馬超，自立馬於高阜處，看兩軍爭戰。忽一彪軍撞至面前，大叫：“魏延在此！”拈弓搭箭，射中曹操。操翻身落馬。延棄弓綽刀，驟馬上山坡來殺曹操。刺斜裡閃出一將，大叫：“休傷吾主！”視之，乃龐德也。德奮力向前，戰退魏延，保操前行。馬超已退。操帶傷歸寨：原來被魏延射中人中，折卻門牙兩個，急令醫士調治。方憶楊修之言，隨將修屍收回厚葬，就令班師；卻教龐德斷後。操臥於氈車之中，左右虎賁軍護衛而行。忽報斜谷山上兩邊火起，伏兵趕來。曹兵人人驚恐。正是：依稀昔日潼關厄，彷彿當年赤壁危。未知曹操性命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## 第七十三回 玄德進位漢中王 雲長攻拔襄陽郡

卻說曹操退兵至斜谷，孔明料他必棄漢中而走，故差馬超等諸將，分兵十數路，不時攻劫。因此操不能久住；又被魏延射了一箭，急急班師。三軍銳氣墮盡。前隊才行，兩下火起，乃是馬超伏兵追趕。曹兵人人喪膽。操令軍士急行，曉夜奔走無停；直至京兆，方始安心。

且說玄德命劉封、孟達、王平等，攻取上庸諸郡，申耽等聞操已棄漢中而走，遂皆投降，玄德安民已定，大賞三軍，人心大悅。於是眾將皆有推尊玄德為帝之心；未敢徑啟，卻來稟告諸葛軍師，孔明日：“吾意已有定奪了。”隨引法正等入見玄德，曰：“今曹操專權，百姓無主；主公仁義著於天下，今已撫有兩川之地，可以應天順人，即皇帝位，名正言順，以討國賊。事不宜遲，便請擇吉。”玄德大驚曰：“軍師之言差矣。劉備雖然漢之宗室，乃臣子也；若為此事，是反漢矣。”孔明日：“非也。方今天下分崩，英雄並起，各霸一方，四海才德之士，舍死亡生而事其上者，皆欲攀龍附鳳，建立功名也。今主公避嫌守義，恐失眾人之望。願主公熟思之。”玄德曰：“要吾僭居尊位，吾必不敢。可再商議長策。”諸將齊言曰：“主公若只推卻，眾心解矣。”孔明日：“主公平生以義為本，未肯便稱尊號。今有荊襄、兩川之地，可暫為漢中王。”玄德曰：“汝等雖欲尊吾為王，不得天子明詔，是僭也。”孔明日：“今宜從權，不可拘執常理。”張飛大叫曰：“異姓之人，皆欲為君何況哥哥乃漢朝宗派！莫說漢中王，就稱皇帝，有何不可！”玄德叱曰：“汝勿多言！”孔明日：“主公宜從權變，先進位漢中王，然後表奏天子，未為遲也。”

玄德再三推辭不過，只得依允。建安二十四年秋七月，築壇於沔陽，方圓九里，分佈五方，各設旌旗儀仗。群臣皆依次序排列。許靖、法正請玄德登壇，進冠冕璽綬訖，面南而坐，受文武官員拜賀為漢中王。子劉禪，立為王世子。封許靖為太傅，法正為尚書令；諸葛亮為軍師，總理軍國重事。封關羽、張飛、趙雲、馬超、黃忠為五虎大將，魏延為漢中太守。其餘各擬功勳定爵。玄德既為漢中王，遂修表一道，差人齎赴許都。表曰：“備以具臣之才，荷上將之任，總督三軍，奉辭於外；不能掃除寇難，靖匡王室，久使陛下聖教陵遲，六合之內，否而未泰：惟憂反側，疚如疾首。曩者董卓，偽為亂階。自是之後，群兇縱橫，殘剝海內。賴陛下聖德威臨，人臣同應，或忠義奮討，或上天降罰，暴逆並殪，以漸冰消。惟獨曹操，久未梟除，侵擅國權，恣心極亂。臣昔與車騎將軍董承，圖謀討操，機事不密，承見陷害。臣播越失據，忠義不果，遂得使操窮兇極逆：主後戮殺，皇子鳩害。雖糾合同盟，念在奮力；懦弱不武，歷年未效。常恐殞沒，辜負國恩；寤寐永嘆，夕惕若厲。今臣群僚以為：在昔虞書敦敘九族，庶明勵翼；帝王相傳，此道不廢；周監二代，並建諸姬，實賴晉、鄭夾輔之力；高祖龍興，尊王子弟，大啟九國，卒斬諸呂，以安大宗。今操惡直醜正，實繁有徒，包藏禍心，篡盜已顯；

既宗室微弱，帝族無位，斟酌古式，依假權宜：上臣為大司馬、漢中王。臣伏自三省：受國厚恩，荷任一方，陳力未效，所獲已過，不宜復忝高位，以重罪謗。群僚見逼，迫臣以義。臣退惟寇賊不梟，國難未已；宗廟傾危，社稷將墜：誠臣憂心碎首之日。若應權通變，以寧靜聖朝，雖赴水火，所不得辭。輒順眾議，拜受印璽，以崇國威。仰惟爵號，位高寵厚；俯思報效，憂深責重。驚怖惕息，如臨於谷。敢不盡力輸誠，獎勵六師，率齊群義，應天順時，以寧社稷。謹拜表以聞。”

表到許都，曹操在鄴郡聞知玄德自立漢中王，大怒曰：“織蓆小兒，安敢如此！吾誓滅之！”即時傳令，盡起傾國之兵，赴兩川與漢中王決雌雄。一人出班諫曰：“大王不可因一時之怒，親勞車駕遠征。臣有一計，不須張弓只箭，令劉備在蜀自受其禍；待其兵衰力盡，只須一將往徵之，便可成功。”操視其人，乃司馬懿也。操喜問曰：“仲達有何高見？”懿曰：“江東孫權，以妹嫁劉備，而又乘間竊取回去；劉備又據佔荊州不還：彼此俱有切齒之恨。今可差一舌辯之士，齎書往說孫權，使興兵取荊州；劉備必發兩川之兵以救荊州。那時大王興兵去取漢川，令劉備首尾不能相救，勢必危矣。”操大喜，即修書令滿寵為使，星夜投江東來見孫權。

權知滿寵到，遂與謀士商議。張昭進曰：“魏與吳本無仇；前因聽諸葛之說詞，致兩家連年征戰不息，生靈遭其塗炭。今滿伯寧來，必有講和之意，可以禮接之。”權依其言，令眾謀士接滿寵入城相見。禮畢，權以賓禮待寵。寵呈上操書，曰：“吳、魏自來無仇，皆因劉備之故，致生釁隙。魏王差某到此，約將軍攻取荊州，魏王以兵臨漢川，首尾夾擊。破劉之後，共分疆土，誓不相侵。”孫權覽書畢，設筵相待滿寵，送歸館舍安歇。權與眾謀士商議。顧雍曰：“雖是說詞，其中有理。今可一面送滿寵回，約會曹操，首尾相擊；一面使人過江探雲長動靜，方可行事。”諸葛瑾曰：“某聞雲長自到荊州，劉備娶與妻室，先生一子，次生一女。其女尚幼，未許字人。某願往與主公世子求婚。若雲長肯許，即與雲長計議共破曹操；若雲長不肯，然後助曹取荊州。”孫權用其謀，先送滿寵回許都；卻遣諸葛瑾為使，投荊州來。入城見雲長，禮畢。雲長曰：“子瑜此來何意？”瑾曰：“特來求結兩家之好：吾主吳侯有一子，甚聰明；聞將軍有一女，特來求親。兩家結好，併力破曹。此誠美事，請君侯思之。”雲長勃然大怒曰：“吾虎女安肯嫁犬子乎！不看汝弟之面，立斬汝首！再休多言！”遂喚左右逐出。瑾抱頭鼠竄，回見吳侯；不敢隱匿，遂以實告。權大怒曰：“何太無禮耶！”便喚張昭等文武官員，商議取荊州之策。步騭曰：“曹操久欲篡漢，所懼者劉備也；今遣使來令吳興兵吞蜀，此嫁禍於吳也。”權曰：“孤亦欲取荊州久矣。”騭曰：“今曹仁現屯兵於襄陽、樊城，又無長江之險，旱路可取荊州；如何不取，卻令主公動兵？只此便見其心。主公可遣使去許都見操，令曹仁旱路先起兵取荊州，雲長必掣荊州之兵而取樊城。若雲長一動，主公可遣一將，暗取荊州，一舉可得矣。”權從其議，即時遣使過江，上書曹操，陳說此事。操大喜，發付使者先回，隨遣滿寵往樊城助曹仁，為參謀官，商議動兵；一



面馳檄東吳，令領兵水路接應，以取荊州。

卻說漢中王令魏延總督軍馬，守禦東川。遂引百官回成都。差官起造宮庭，又置館舍，自成都至白水，共建四百餘處館舍亭郵。廣積糧草。多造軍器，以圖進取中原。細作人探聽得曹操結連東吳，欲取荊州，即飛報入蜀。漢中王忙請孔明商議。孔明日：“某已料曹操必有此謀；然吳中謀士極多，必教操令曹仁先興兵矣。”漢中王曰：“依此如之奈何？”孔明日：“可差使命就送官誥與雲長，令先起兵取樊城，使敵軍膽寒，自然瓦解矣。”漢中王大喜，即差前部司馬費詩為使，齎捧誥命投荊州來。雲長出郭，迎接入城。至公廨禮畢，雲長問曰：“漢中王封我何爵？”詩曰：“五虎大將之首。”雲長問：“那五虎將？”詩曰：“關、張、趙、馬、黃是也。”雲長怒曰：“翼德吾弟也；孟起世代名家；子龍久隨吾兄，即吾弟也；位與吾相併，可也。黃忠何等人，敢與吾同列？大丈夫終不與老卒為伍。”遂不肯受印。詩笑曰：“將軍差矣。昔蕭何、曹參與高祖同舉大事，最為親近，而韓信乃楚之亡將也；然信位為王，居蕭、曹之上，未聞蕭、曹以此為怨。今漢中王雖有五虎將之封，而與將軍有兄弟之義，視同一體。將軍即漢中王，漢中王即將軍也。豈與諸人等哉？將軍受漢中王厚恩，當與同休戚、共禍福，不宜計較官號之高下。願將軍熟思之。”雲長大悟，乃再拜曰：“某之不明，非足下見教，幾誤大事。”即拜受印綬。

費詩方出王旨，令雲長領兵取樊城。雲長領命，即時便差傅士仁、糜芳二人為先鋒，先引一軍於荊州城外屯紮；一面設宴城中，款待費詩。飲至二更，忽報城外寨中火起。雲長急披掛上馬，出城看時，乃是傅士仁、糜芳飲酒，帳後遺火，燒著火炮，滿營撼動，把軍器糧草，盡皆燒燬。雲長引兵救撲，至四更方才火滅。雲長入城，召傅士仁、糜芳責之曰：“吾令汝二人作先鋒，不曾出師，先將許多軍器糧草燒燬，火炮打死本部軍人。如此誤事，要你二人何用？”叱令斬之。費詩告曰：“未曾出師，先斬大將，于軍不利。可暫免其罪。”雲長怒氣不息，叱二人曰：“吾不看費司馬之面，必斬汝二人之首！”乃喚武士各杖四十，摘去先鋒印綬，罰糜芳守南郡，傅士仁守公安；且曰：“若吾得勝回來之日，稍有差池，二罪俱罰！”二人滿面羞慚，喏喏而去。

雲長便令廖化為先鋒，關平為副將，自總中軍，馬良、伊籍為參謀，一同徵進。先是，有胡華之子胡班，到荊州來投降關公；公念其舊日相救之情，甚愛之；令隨費詩入川，見漢中王受爵。費詩辭別關公，帶了胡班，自回蜀中去了。

且說關公是日祭了“帥”字大旗，假寐於帳中。忽見一豬，其大如牛，渾身黑色，奔入帳中，徑咬雲長之足。雲長大怒，急拔劍斬之，聲如裂帛。霎然驚覺，乃是一夢。便覺左足陰陰疼痛，心中大疑。喚關平至，以夢告之。平對曰：“豬亦有龍象。龍附足，乃升騰之意，不必疑忌。”雲長聚多官於帳下，告以夢兆。或言吉祥者，或言不祥者，眾論不一。雲長曰：“吾大丈夫，年近六旬，即死何憾！”正言間，蜀使至，傳漢中王旨，拜雲長為前將軍，假節鉞，都督荊襄九郡事。雲長受命訖，眾官拜賀曰：“此足

見豬龍之瑞也。”於是雲長坦然不疑，遂起兵奔襄陽大路而來。

曹仁正在城中，忽報雲長自領兵來。仁大驚，欲堅守不出，副將翟元曰：“今魏王令將軍約會東吳取荊州；今彼自來，是送死也，何故避之！”參謀滿寵諫曰：“吾素知雲長勇而有謀，未可輕敵。不如堅守，乃為上策。”驍將夏侯存曰：“此書生之言耳。豈不聞水來土掩，將至兵迎？我軍以逸待勞，自可取勝。”曹仁從其言，令滿寵守樊城，自領兵來迎雲長。

雲長知曹兵來，喚關平、廖化二將，受計而往。與曹兵兩陣對圓，廖化出馬搦戰。翟元出迎。二將戰不多時，化詐敗，撥馬便走，翟元從後追殺，荊州兵退二十里。次日，又來搦戰。夏侯存、翟元一齊出迎，荊州兵又敗，又追殺二十餘里。忽聽得背後喊聲大震，鼓角齊鳴。曹仁急命前軍速回，背後關平、廖化殺來，曹兵大亂。曹仁知是中計，先掣一軍飛奔襄陽；離城數里，前面繡旗招颭，雲長勒馬橫刀，攔住去路。曹仁膽戰心驚，不敢交鋒，望襄陽斜路而走。雲長不趕。須臾，夏侯存軍至，見了雲長，大怒，便與雲長交鋒，只一合，被雲長砍死。翟元便走，被關平趕上，一刀斬之。乘勢追殺，曹兵大半死於襄江之中。曹仁退守樊城。

雲長得了襄陽，賞軍撫民。隨軍司馬王甫曰：“將軍一鼓而下襄陽，曹兵雖然喪膽，然以愚意論之：今東吳呂蒙屯兵陸口，常有吞併荊州之意；倘率兵徑取荊州，如之奈何？”雲長曰：“吾亦念及此。汝便可提調此事：去沿江上下，或二十里，或三十里，選高阜處置一烽火臺，每臺用五十軍守之；倘吳兵渡江，夜則明火，晝則舉煙為號。吾當親往擊之。”王甫曰：“糜芳、傅士仁守二隘口，恐不竭力；必須再得一人以總督荊州。”雲長曰：“吾已差治中潘浚守之，有何慮焉？”王甫曰：“潘浚平生多忌而好利，不可任用。可差軍前都督糧料官趙累代之。趙累為人忠城廉直。若用此人，萬無一失。”雲長曰：“吾素知潘浚為人。今既差定，不必更改。趙累現掌糧料，亦是重事。汝勿多疑，只與我築烽火臺去。”王甫怏怏拜辭而行。雲長令關平準備船隻渡襄江，攻打樊城。

卻說曹仁折了二將，退守樊城，謂滿寵曰：“不聽公言，兵敗將亡，失卻襄陽，如之奈何？”寵曰：“雲長虎將，足智多謀，不可輕敵，只宜堅守。”正言間，人報雲長渡江而來，攻打樊城。仁大驚，寵曰：“只宜堅守。”部將呂常奮然曰：“某乞兵數千，願當來軍於襄江之內。”寵諫曰：“不可。”呂常怒曰：“據汝等文官之言，只宜堅守，何能退敵？豈不聞兵法雲：軍半渡可擊。今雲長軍半渡襄江，何不擊之？若兵臨城下，將至壕邊，急難抵當矣。”仁即與兵二千，令呂常出樊城迎戰。呂常來至江口，只見前面繡旗開處，雲長橫刀出馬。呂常卻欲來迎，後面眾軍見雲長神威凜凜，不戰先走，呂常喝止不住。雲長混殺過來，曹兵大敗，馬步軍折其大半，殘敗軍奔入樊城。曹仁急差人求救，使命星夜至長安，將書呈上曹操，言：“雲長破了襄陽，現圍樊城甚急。望撥大將前來救援。”曹操指班部內一人而言曰：“汝可去解樊城之圍。”其人應聲而

出。眾視之，乃于禁也。禁曰：“某求一將作先鋒，領兵同去。”操又問眾人曰：“誰敢作先鋒？”一人奮然出曰：“某願施犬馬之勞，生擒關某，獻於麾下。”操觀之大喜。正是：未見東吳來伺隙，先看北魏又添兵。未知此人是誰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## 第七十四回 龐令明抬櫬決死戰 關雲長放水淹七軍

卻說曹操欲使于禁赴樊城救援，問眾將誰敢作先鋒。一人應聲願往。操視之，乃龐德也。操大喜曰：“關某威震華夏，未逢對手；今遇令明，真勁敵也。”遂加於禁為徵南將軍，加龐德為徵西都先鋒，大起七軍，前往樊城。這七軍，皆北方強壯之士。兩員領軍將校：一名董衡，一名董超；當日引各頭目參拜于禁。董衡曰：“今將軍提七枝重兵，去解樊城之厄，期在必勝，乃用龐德為先鋒，豈不誤事？”禁驚問其故。衡曰：“龐德原繫馬超手下副將，不得已而降魏；今其故主在蜀，職居五虎上將；況其親兄龐柔亦在西川為官，今使他為先鋒，是潑油救火也。將軍何不啟知魏王，別換一人去？”

禁聞此語，遂連夜入府啟知曹操。操省悟，即喚龐德至階下，令納下先鋒印。德大驚曰：“某正欲與大王出力，何故不肯見用？”操曰：“孤本無猜疑；但今馬超現在西川，汝兄龐柔亦在西川，俱佐劉備。孤縱不疑，奈眾口何？”龐德聞之，免冠頓首，流血滿面而告曰：“某自漢中投降大王，每感厚恩，雖肝腦塗地，不能補報；大王何疑於德也？德昔在故鄉時，與兄同居，嫂甚不賢，德乘醉殺之；兄恨德入骨髓，誓不相見，恩已斷矣。故主馬超，有勇無謀，兵敗地亡，孤身入川，今與德各事其主，舊義已絕。德感大王恩遇，安敢萌異志？惟大王察之。”操乃扶起龐德，撫慰曰：“孤素知卿忠義，前言特以安眾人之心耳。卿可努力建功。卿不負孤，孤亦必不負卿也。”德拜謝回家，令匠人造一木櫬。次日，請諸友赴席，列櫬於堂。眾親友見之，皆驚問曰：“將軍出師，何用此不祥之物？”德舉杯謂親友曰：“吾受魏王厚恩，誓以死報。今去樊城與關某決戰，我若不能殺彼，必為彼所殺；即不為彼所殺，我亦當自殺。故先備此櫬，以示無空回之理。”眾皆嗟嘆。德喚其妻李氏與其子龐會出，謂其妻曰：“吾今為先鋒，義當效死疆場。我若死，汝好生看養吾兒；吾兒有異相，長大必當與吾報仇也。”妻子痛哭送別，德令扶櫬而行。臨行，謂部將曰：“吾今去與關某死戰，我若被關某所殺，汝等即取吾屍置此櫬中；我若殺了關某，吾亦即取其首，置此櫬內，回獻魏王。”部將五百人皆曰：“將軍如此忠勇，某等敢不竭力相助！”於是引軍前進。有人將此言報知曹操。操喜曰：“龐德忠勇如此，孤何憂焉！”賈詡曰：“龐德恃血氣之勇，欲與關某決死戰，臣竊慮之。”操然其言，急令人傳旨戒龐德曰：“關某智勇雙全，切不可輕敵。可取則取，不可取則宜謹守。”龐德聞命，謂眾將曰：“大王何重視關某也？吾料此去，當挫關某三十年之聲價。”禁曰：“魏王之言，不可不從。”德奮然趨軍前至樊城，耀武揚威，鳴鑼擊鼓。

卻說關公正坐帳中，忽探馬飛報：“曹操差於禁為將，領七枝精壯兵到來。前部先鋒龐德，軍前抬一木櫬，口出不遜之言，誓欲與將軍決一死戰。兵離城止三十里矣。”關公聞言，勃然變色，美髯飄動，大怒曰：“天下英雄，聞吾之名，無不畏服；龐德豎子，何敢藐視吾耶！關平一面攻打樊城，吾自去斬此匹夫，以雪吾恨！”平曰：“父親

不可以泰山之重，與頑石爭高下。辱子願代父去戰龐德。”關公曰：“汝試一往，吾隨後便來接應。”關平出帳，提刀上馬，領兵來迎龐德。兩陣對圓，魏營一面皂旗上大書“南安龐德”四個白字。龐德青袍銀鎧，鋼刀白馬，立於陣前；背後五百軍兵緊隨，士卒數人肩抬木櫬而出。關平大罵龐德：“背主之賊！”龐德問部卒曰：“此何人也？”或答曰：“此關公義子關平也。”德叫曰：“吾奉魏王旨，來取汝父之首！汝乃疥癩小兒，吾不殺汝！快喚汝父來！”平大怒，縱馬舞刀，來取龐德。德橫刀來迎。戰三十合，不分勝負，兩家各歇。早有人報知關公。公大怒，令廖化去攻樊城，自己親來迎敵龐德。關平接著，言與龐德交戰，不分勝負。關公隨即橫刀出馬，大叫曰：“關雲長在此，龐德何不早來受死！”鼓聲響處，龐德出馬曰：“吾奉魏王旨，特來取汝首！恐汝不信，備櫬在此。汝若怕死，早下馬受降！”關公大罵曰：“量汝一匹夫，亦何能為！可惜我青龍刀斬汝鼠賊！”縱馬舞刀，來取龐德。德輪刀來迎。二將戰有百餘合，精神倍長。兩軍各看得痴呆了。魏軍恐龐德有失，急令鳴金收軍。關平恐父年老，亦急鳴金。二將各退。龐德歸寨，對眾曰：“人言關公英雄，今日方信也。”正言間，于禁至。相見畢，禁曰：“聞將軍戰關公，百合之上，未得便宜，何不且退軍避之？”德奮然曰：“魏王命將軍為大將，何太弱也？吾來日與關某共決一死，誓不退避！”禁不敢阻而回。

卻說關公回寨，謂關平曰：“龐德刀法慣熟，真吾敵手。”平曰：“俗雲初生之犢不懼虎，父親縱然斬了此人，只是西羌一小卒耳；倘有疏虞，非所以重伯父之託也。”關公曰：“吾不殺此人，何以雪恨？吾意已決，再勿多言！”次日，上馬引兵前進。龐德亦引兵來迎。兩陣對圓，二將齊出，更不打話，出馬交鋒。鬥至五十餘合，龐德撥回馬，拖刀而走。關公隨後追趕。關平恐有疏失，亦隨後趕去。關公口中大罵：“龐賊！欲使拖刀計，吾豈懼汝？”原來龐德虛作拖刀勢，卻把刀就鞍轡掛住，偷拽雕弓，搭上箭，射將來。關平眼快，見龐德拽弓，大叫：“賊將休放冷箭！”關公急睜眼看時，弓弦響處，箭早到來；躲閃不及，正中左臂。關平馬到，救父回營。龐德勒回馬輪刀趕來，忽聽得本營鑼聲大震。德恐後軍有失，急勒馬回。原來於禁見龐德射中關公，恐他成了大功，減己威風，故鳴金收軍。龐德回馬，問：“何故鳴金？”于禁曰：“魏王有戒：關公智勇雙全。他雖中箭，只恐有詐，故鳴金收軍。”德曰：“若不收軍，吾已斬了此人也。”禁曰：“緊行無好步，當緩圖之。”龐德不知于禁之意，只懊悔不已。

卻說關公回營，拔了箭頭。幸得箭射不深，用金瘡藥敷之。關公痛恨龐德，謂眾將曰：“吾誓報此一箭之仇！”眾將對曰：“將軍且暫安息幾日，然後與戰未遲。”次日，人報龐德引軍搦戰。關公就要出戰。眾將勸住。龐德令小軍毀罵。關平把住隘口，分付眾將休報知關公。龐德搦戰十餘日，無人出迎，乃與于禁商議曰：“眼見關公箭瘡舉發，不能動止；不若乘此機會，統七軍一擁殺入寨中，可救樊城之圍。”于禁恐龐德成功，只把魏王戒旨相推，不肯動兵。龐德累欲動兵，于禁只不允，乃移七軍轉過山口，離樊城北十里，依山下寨，禁自領兵截斷大路，令龐德屯兵於谷後，使德不能進兵成功。

卻說關平見關公箭瘡已合，甚是喜悅。忽聽得於禁移七軍於樊城之北下寨，未知其謀，即報知關公。公遂上馬，引數騎上高阜處望之，見樊城城上旗號不整，軍士慌亂；城北十里山谷之內，屯著軍馬；又見襄江水勢甚急，看了半響，喚嚮導官問曰：“樊城北十里山谷，是何地名？”對曰：“晉口川也。”關公喜曰：“于禁必為我擒矣。”將士問曰：“將軍何以知之？”關公曰：“魚入晉口，豈能久乎？”諸將未信。公回本寨。時值八月秋天，驟雨數日。公令人預備船筏，收拾水具。關平問曰：“陸地相持，何用水具？”公曰：“非汝所知也。于禁七軍不屯於廣易之地，而聚於晉口川險隘之處；方今秋雨連綿，襄江之水必然泛漲；吾已差人堰住各處水口，待水發時，乘高就船，放水一淹，樊城晉口川之兵皆為魚鱉矣。”關平拜服。卻說魏軍屯於晉口川，連日大雨不止，督將成何來見於禁曰：“大軍屯於川口，地勢甚低；雖有土山，離營稍遠。即今秋雨連綿，軍士艱辛。近有人報說荊州兵移於高阜處，又於漢水口預備戰筏；倘江水泛漲，我軍危矣，宜早為計。”于禁叱曰：“匹夫惑吾軍心耶！再有多言者斬之！”成何羞慚而退，卻來見龐德，說此事。德曰：“汝所見甚當。於將軍不肯移兵，吾明日自移軍屯於他處。”

計議方定，是夜風雨大作。龐德坐於帳中，只聽得萬馬爭奔，徵聲震地。德大驚，急出帳上馬看時，四面八方，大水驟至；七軍亂竄，隨波逐浪者，不計其數。平地水深丈餘，于禁、龐德與諸將各登小山避水。比及平明，關公及眾將皆搖旗鼓譟，乘大船而來。于禁見四下無路，左右止有五六十人，料不能逃，口稱願降。關公令盡去衣甲，拘收入船，然後來擒龐德。時龐德並二董及成何，與步卒五百人，皆無衣甲，立在堤上。見關公來，龐德全無懼怯，奮然前來接戰。關公將船四面圍定，軍士一齊放箭，射死魏兵大半。董衡、董超見勢已危，乃告龐德曰：“軍士折傷大半，四下無路，不如投降。”龐德大怒曰：“吾受魏王厚恩，豈肯屈節於人！”遂親斬董衡、董超於前，厲聲曰：“再說降者，以此二人為例！”於是眾皆奮力禦敵。自平明戰至日中，勇力倍增。關公催四面急攻，矢石如雨。德令軍士用短兵接戰。德回顧成何曰：“吾聞勇將不怯死以苟免，壯士不毀節而求生。今日乃我死日也。汝可努力死戰。”成何依令向前，被關公一箭射落水中。眾軍皆降，止有龐德一人力戰。正遇荊州數十人，駕小船近堤來，德提刀飛身一躍，早上小船，立殺十餘人，餘皆棄船赴水逃命。龐德一手提刀，一手使短棹，欲向樊城而走。只見上流頭，一將撐大筏而至，將小船撞翻，龐德落於水中。船上那將跳下水去，生擒龐德上船。眾視之，擒龐德者，乃周倉也。倉素知水性，又在荊州住了數年，愈加慣熟；更兼力大，因此擒了龐德。于禁所領七軍，皆死於水中。其會水者料無去路，亦皆投降。後人有詩曰：“夜半徵聲響震天，襄樊平地作深淵。關公神算誰能及，華夏威名萬古傳。”

關公回到高阜去處，升帳而坐。群刀手押過於禁來。禁拜伏於地，乞哀請命。關公曰：“汝怎敢抗吾？”禁曰：“上命差遣，身不由己。望君侯憐憫，誓以死報。”公綽

髯笑曰：“吾殺汝，猶殺狗彘耳，空汙刀斧！”令人縛送荊州大牢內監候：“待吾回，別作區處。”發落去訖。關公又令押過龐德。德睜眉怒目，立而不跪，關公曰：“汝兄現在漢中；汝故主馬超，亦在蜀中為大將。汝如何不早降？”德大怒曰：“吾寧死於刀下，豈降汝耶！”罵不絕口。公大怒，喝令刀斧手推出斬之。德引頸受刑。關公憐而葬之。於是乘水勢未退，覆上戰船，引大小將校來攻樊城。卻說樊城周圍，白浪滔天，水勢益甚，城垣漸漸浸塌，男女擔土搬磚，填塞不住。曹軍眾將，無不喪膽，慌忙來告曹仁曰：“今日之危，非力可救；可趁敵軍未至，乘舟夜走，雖然失城，尚可全身。”仁從其言。方欲備船出走，滿寵諫曰：“不可。山水驟至，豈能長存？不旬日即當自退。關公雖未攻城，已遣別將在郊下。其所以不敢輕進者，慮吾軍襲其後也。今若棄城而去，黃河以南，非國家之有矣。”願將軍固守此城，以為保障。”仁拱手稱謝曰：“非伯寧之教，幾誤大事。”乃騎白馬上城，聚眾將發誓曰：“吾受魏王命，保守此城；但有言棄城而去者斬！”諸將皆曰：“某等願以死據守！”仁大喜，就城上設弓弩數百，軍士晝夜防護，不敢懈怠。老幼居民，擔土石填塞城垣。旬日之內，水勢漸退。

關公自擒魏將於禁等，威震天下，無不驚駭。忽次子關興來寨內省親。公就令興齎諸官立功文書去成都見漢中王，各求升遷。興拜辭父親，徑投成都去訖。

卻說關公分兵一半，直抵郊下。公自領兵四面攻打樊城。當日關公自到北門，立馬揚鞭，指而問曰：“汝等鼠輩，不早來降，更待何時？”正言間，曹仁在敵樓上，見關公身上止披掩心甲，斜袒著綠袍，乃急招五百弓弩手，一齊放箭。公急勒馬回時，右臂上中一弩箭，翻身落馬。正是：水裡七軍方喪膽，城中一箭忽傷身。未知關公性命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## 第七十五回 關雲長刮骨療毒 呂子明白衣渡江

卻說曹仁見關公落馬，即引兵衝出城來；被關平一陣殺回，救關公歸寨，拔出臂箭。原來箭頭有藥，毒已入骨，右臂青腫，不能運動。關平慌與眾將商議曰：“父親若損此臂，安能出敵？不如暫回荊州調理。”於是與眾將入帳見關公。公問曰：“汝等來有何事？”眾對曰：“某等因見君侯右臂損傷，恐臨敵致怒，衝突不便。眾議可暫班師回荊州調理。”公怒曰：“吾取樊城，只在目前；取了樊城，即當長驅大進，徑到許都，剿滅操賊，以安漢室。豈可因小瘡而誤大事？汝等敢慢吾軍心耶！”平等默然而退。眾將見公不肯退兵，瘡又不痊，只得四方訪問名醫。忽一日，有人從江東駕小舟而來，直至寨前。小校引見關平。平視其人：方巾闊服，臂挽青囊；自言姓名，乃沛國譙郡人，姓華，名倫，字元化。因聞關將軍乃天下英雄，今中毒箭，特來醫治。平曰：“莫非昔日醫東吳周泰者乎？”佗曰：“然。”平大喜，即與眾將同引華佗入帳見關公。時關公本是臂疼，恐慢軍心，無可消遣，正與馬良弈棋；聞有醫者至，即召入。禮畢，賜坐。茶罷，佗請臂視之。公袒下衣袍，伸臂令佗看視。佗曰：“此乃弩箭所傷，其中有烏頭之藥，直透入骨；若不早治，此臂無用矣。”公曰：“用何物治之？”佗曰：“某自有治法，但恐君侯懼耳。”公笑曰：“吾視死如歸，有何懼哉？”佗曰：“當於靜處立一標柱，上釘大環，請君侯將臂穿於環中，以繩系之，然後以被蒙其首。吾用尖刀割開皮肉，直至於骨，刮去骨上箭毒，用藥敷之，以線縫其口，方可無事。但恐君侯懼耳。”公笑曰：“如此，容易！何用柱環？”令設酒席相待。

公飲數杯酒畢，一面仍與馬良弈棋，伸臂令佗割之。佗取尖刀在手，令一小校捧一大盆於臂下接血。佗曰：“某便下手，君侯勿驚。”公曰：“任汝醫治，吾豈比世間俗子懼痛者耶！”佗乃下刀，割開皮肉，直至於骨，骨上已青；佗用刀刮骨，悉悉有聲。帳上帳下見者，皆掩面失色。公飲酒食肉，談笑弈棋，全無痛苦之色。須臾，血流盈盆。佗刮盡其毒，敷上藥，以線縫之。公大笑而起，謂眾將曰：“此臂伸舒如故，並無痛矣。先生真神醫也！”佗曰：“某為醫一生，未嘗見此。君侯真天神也！”後人有詩曰：“治病須分內外科，世間妙藝苦無多。神威罕及惟關將，聖手能醫說華佗。”

關公箭瘡既愈，設席款謝華佗。佗曰：“君侯箭瘡雖治，然須愛護。切勿怒氣傷觸。過百日後，平復如舊矣。”關公以金百兩酬之。佗曰：“某聞君侯高義，特來醫治，豈望報乎！”堅辭不受，留藥一帖，以敷瘡口，辭別而去。

卻說關公擒了于禁，斬了龐德，威名大震，華夏皆驚。探馬報到許都，曹操大驚，聚文武商議曰：“某素知雲長智勇蓋世，今據荊襄，如虎生翼。于禁被擒，龐德被斬，魏兵挫銳；倘彼率兵直至許都，如之奈何？孤欲遷都以避之。”司馬懿諫曰：“不可。于禁等被水所淹，非戰之故；於國家大計，本無所損。今孫、劉失好，雲長得志，孫權必不喜；大王可遣使去東吳陳說利害，令孫權暗暗起兵躡雲長之後，許事平之日，割江



南之地以封孫權，則樊城之危自解矣。”主簿蔣濟曰：“仲達之言是也。今可即發使往東吳，不必遷都動眾。”操依允，遂不遷都；因嘆謂諸將曰：“于禁從孤三十年，何期臨危反不如龐德也！今一面遣使致書東吳，一面必得一大將以當雲長之銳。”言未畢，階下一將應聲而出曰：“某願往。”操視之，乃徐晃也。操大喜，遂撥精兵五萬，令徐晃為將，呂建副之，剋日起兵，前到陽陵坡駐紮；看東南有應，然後徵進。

卻說孫權接得曹操書信，覽畢，欣然應允，即修書發付使者先回，乃聚文武商議。張昭曰：“近聞雲長擒于禁，斬龐德，威震華夏，操欲遷都以避其鋒。今樊城危急，遣使求救，事定之後，恐有反覆。”權未及發言，忽報呂蒙乘小舟自陸口來，有事面稟。權召入問之，蒙曰：“今雲長提兵圍樊城，可乘其遠出，襲取荊州。”權曰：“孤欲北取徐州，如何？”蒙曰：“今操遠在河北，未暇東顧，徐州守兵無多，往自可克；然其地勢利於陸戰，不利水戰，縱然得之，亦難保守。不如先取荊州，全據長江，別作良圖。”權曰：“孤本欲取荊州，前言特以試卿耳。卿可速為孤圖之。孤當隨後便起兵也。”

呂蒙辭了孫權，回至陸口，早有哨馬報說：“沿江上下，或二十里，或三十里，高阜處各有烽火臺。”又聞荊州軍馬整肅，預有準備，蒙大驚曰：“若如此，急難圖也。我一時在吳侯面前勸取荊州，今卻如何處置？”尋思無計，乃託病不出，使人回報孫權。權聞呂蒙患病，心甚怏怏。陸遜進言曰：“呂子明之病，乃詐耳，非真病也。”權曰：“伯言既知其詐，可往視之。”陸遜領命，星夜至陸口寨中，來見呂蒙，果然面無病色。遜曰：“某奉吳侯命，敬探子明貴恙。”蒙曰：“賤軀偶病，何勞探問。”遜曰：“吳侯以重任付公，公不乘時而動，空懷鬱結，何也？”蒙目視陸遜，良久不語。遜又曰：“愚有小方，能治將軍之疾，未審可用否？”蒙乃屏退左右而問曰：“伯言良方，乞早賜教。”遜笑曰：“子明之疾，不過因荊州兵馬整肅，沿江有烽火臺之備耳。予有一計，令沿江守吏，不能舉火；荊州之兵，束手歸降，可乎？”蒙驚謝曰：“伯言之語，如見我肺腑。願聞良策。”陸遜曰：“雲長倚恃英雄，自料無敵，所慮者惟將軍耳。將軍乘此機會，託疾辭職，以陸口之任讓之他人，使他人卑辭讚美關公，以驕其心，彼必盡撤荊州之兵，以向樊城。若荊州無備，用一旅之師，別出奇計以襲之，則荊州在掌握之中矣。”蒙大喜曰：“真良策也！”

由是呂蒙託病不起，上書辭職。陸遜回見孫權，具言前計。孫權乃召呂蒙還建業養病。蒙至，入見權，權問曰：“陸口之任，昔周公謹薦魯子敬以自代，後子敬又薦卿自代，今卿亦須薦一才望兼隆者，代卿為妙。”蒙曰：“若用望重之人，雲長必然提備。陸遜意思深長，而未有遠名，非雲長所忌；若即用以代臣之任，必有所濟。”權大喜，即日拜陸遜為偏將軍、右都督，代蒙守陸口。遜謝曰：“某年幼無學，恐不堪重任。”權曰：“子明保卿，必不差錯。卿毋得推辭。”遜乃拜受印綬，連夜往陸口；交割馬步水三軍已畢，即修書一封，具名馬、異錦、酒禮等物，遣使齎赴樊城見關公。

時公正將息箭瘡，按兵不動。忽報：“江東陸口守將呂蒙病危，孫權取回調理，近拜陸遜為將，代呂蒙守陸口。今遜差人齎書具禮，特來拜見。”關公召入，指來使而言曰：“仲謀見識短淺，用此孺子為將！”來使伏地告曰：“陸將軍呈書備禮：一來與君侯作賀，二來求兩家和好。幸乞笑留。”公拆書視之，書詞極其卑謹。關公覽畢，仰面大笑，令左右收了禮物，發付使者回去。使者回見陸遜曰：“關公欣喜，無復有憂江東之意。”

遜大喜，密遣人探得關公果然撤荊州大半兵赴樊城聽調，只待箭瘡痊可，便欲進兵。遜察知備細，即差人星夜報知孫權，孫權召呂蒙商議曰：“今雲長果撤荊州之兵，攻取樊城，便可設計襲取荊州。卿與吾弟孫皎同引大軍前去，何如？”孫皎字叔明，乃孫權叔父孫靜之次子也。蒙曰：“主公若以蒙可用則獨用蒙；若以叔明可用則獨用叔明。豈不聞昔日周瑜、程普為左右都督，事雖決於瑜，然普自以舊臣而居瑜下，頗不相睦；後因見瑜之才，方始敬服？今蒙之才不及瑜，而叔明之親勝於普，恐未必能相濟也。”

權大悟，遂拜呂蒙為大都督，總制江東諸路軍馬；令孫皎在後接應糧草。蒙拜謝，點兵三萬，快船八十餘隻，選會水者扮作商人，皆穿白衣，在船上搖櫓，卻將精兵伏於【舟葦】【舟鹿】船中。次調韓當、蔣欽、朱然、潘璋、周泰、徐盛、丁奉等七員大將，相繼而進。其餘皆隨吳侯為合後救應。一面遣使致書曹操，令進兵以襲雲長之後；一面先傳報陸遜，然後發白衣人，駕快船往潯陽江去。晝夜趲行，直抵北岸。江邊烽火臺上守臺軍盤問時，吳人答曰：“我等皆是客商，因江中阻風，到此一避。”隨將財物送與守臺軍士。軍士信之，遂任其停泊江邊。約至二更，【舟葦】【舟鹿】中精兵齊出，將烽火臺上官軍縛倒，暗號一聲，八十餘船精兵俱起，將緊要去處墩臺之軍，盡行捉入船中，不曾走了一個。於是長驅大進，徑取荊州，無人知覺。將至荊州，呂蒙將沿江墩臺所獲官軍，用好言撫慰，各各重賞，令賺開城門，縱火為號。眾軍領命，呂蒙便教前導。比及半夜，到城下叫門。門吏認得是荊州之兵，開了城門。眾軍一聲喊起，就城門裡放起號火。吳兵齊入，襲了荊州。呂蒙便傳令軍中：“如有妄殺一人，妄取民間一物者，定按軍法。”原任官吏，並依舊職。將關公家屬另養別宅，不許閒人攪擾。一面遣人申報孫權。

一日大雨，蒙上馬引數騎點看四門。忽見一人取民間簪笠以蓋鎧甲，蒙喝左右執下問之，乃蒙之鄉人也。蒙曰：“汝雖系我同鄉，但吾號令已出，汝故犯之，當按軍法。”其人泣告曰：“其恐雨溼官鎧，故取遮蓋，非為私用。乞將軍念同鄉之情！”蒙曰：“吾固知汝為覆官鎧，然終是不應取民間之物。”叱左右推下斬之。梟首傳示畢，然後收其屍首，泣而葬之。自是三軍震肅。不一日，孫權領眾至。呂蒙出郭迎接入衙。權慰勞畢，仍命潘浚為治中，掌荊州事；監內放出于禁，遣歸曹操；安民賞軍，設宴慶賀。權謂呂蒙曰：“今荊州已得，但公安傅士仁、南郡糜芳，此二處如何收復？”言未畢，忽一人出曰：“不須張弓只箭，某憑三寸不爛之舌，說公安傅士仁來降，可乎？”眾視

之，乃虞翻也。權曰：“仲翔有何良策，可使傅士仁歸降？”翻曰：“某自幼與士仁交厚；今若以利害說之，彼必歸矣。”權大喜，遂令虞翻領五百軍，徑奔公安來。

卻說傅士仁聽知荊州有失，急令閉城堅守。虞翻至，見城門緊閉，遂寫書拴於箭上，射入城中。軍士拾得，獻與傅士仁。士仁拆書視之，乃招降之意。覽畢，想起“關公去日恨吾之意，不如早降。”即令大開城門，請虞翻入城。二人禮畢，各訴舊情。翻說吳侯寬洪大度，禮賢下士；士仁大喜，即同虞翻齎印綬來荊州投降。孫權大悅，仍令去守公安。呂蒙密謂權曰：“今雲長未獲，留士仁於公安，久必有變；不若使往南郡招糜芳歸降。”權乃召傅士仁謂曰：“糜芳與卿交厚，卿可招來歸降，孤自當有重賞。”傅士仁慨然領諾，遂引十餘騎，徑投南郡招安糜芳。正是：今日公安無守志，從前王甫是良言。未知此去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## 第七十六回 徐公明大戰沔水 關雲長敗走麥城

卻說糜芳聞荊州有失，正無計可施。忽報公安守將傅士仁至，芳忙接入城，問其事故。士仁曰：“吾非不忠。勢危力困，不能支援，我今已降東吳。將軍亦不如早降。”芳曰：“吾等受漢中王厚恩，安忍背之？”士仁曰：“關公去日，痛恨吾二人；倘一日得勝而回，必無輕恕。公細察之。”芳曰：“吾兄弟久事漢中王，豈可一朝相背？”正猶豫間，忽報關公遣使至，接入廳上。使者曰：“關公軍中缺糧，特來南郡、公安二處取白米十萬石，令二將軍星夜解去軍前交割。如遲立斬。”芳大驚，顧謂傅士仁曰：“今荊州已被東吳所取，此糧怎得過去？”士仁厲聲曰：“不必多疑！”遂拔劍斬來使於堂上。芳驚曰：“公如何斬之？”士仁曰：“關公此意，正要斬我二人。我等安可束手受死？公今不早降東吳，必被關公所殺。”正說間，忽報呂蒙引兵殺至城下。芳大驚，乃同傅士仁出城投降。蒙大喜，引見孫權。權重賞二人。安民已畢，大犒三軍。

時曹操在許都，正與眾謀士議荊州之事，忽報東吳遣使奉書至。操召人，使者呈上書信。操拆視之，書中具言吳兵將襲荊州，求操夾攻雲長；且囑勿洩漏，使雲長有備也。操與眾謀士商議，主簿董昭曰：“今樊城被困，引頸望救，不如令人將書射入樊城，以寬軍心；且使關公知東吳將襲荊州。彼恐荊州有失，必速退兵，卻令徐晃乘勢掩殺，可獲全功。”操從其謀，一面差人催徐晃急戰；一面親統大兵，徑往洛陽之南陽陵坡駐紮，以救曹仁。

卻說徐晃正坐帳中，忽報魏王使至。晃接入問之，使曰：“今魏王引兵，已過洛陽；令將軍急戰關公，以解樊城之困。”正說間，探馬報說：“關平屯兵在偃城，廖化屯兵在四冢：前後一十二個寨柵，連絡不絕。”晃即差副將徐商、呂建假著徐晃旗號，前赴偃城與關平交戰。晃卻自引精兵五百，循沔水去襲偃城之後。且說關平聞徐晃自引兵至，遂提本部兵迎敵。兩陣對圓，關平出馬，與徐商交鋒，只三合，商大敗而走；呂建出戰，五六合亦敗走。平乘勝追殺二十餘里，忽報城中火起。平知中計，急勒兵回救偃城。正遇一彪軍擺開，徐晃立馬在門旗下，高叫曰：“關平賢侄，好不知死！汝荊州已被東吳奪了，猶然在此狂為！”平大怒，縱馬輪刀，直取徐晃；不三四合，三軍喊叫，偃城中火光火起。平不敢戀戰，殺條大路，徑奔四冢寨來。廖化接著。化曰：“人言荊州已被呂蒙襲了，軍心驚慌，如之奈何？”平曰：“此必訛言也。軍士再言者斬之。”

忽流星馬到，報說正北第一屯被徐晃領兵攻打。平曰：“若第一屯有失，諸營豈得安寧？此間皆靠沔水，賊兵不敢到此。吾與汝同去救第一屯。”廖化喚部將分付曰：“汝等堅守營寨，如有賊到，即便舉火。”部將曰：“四冢寨鹿角十重，雖飛鳥亦不能入，何慮賊兵！”於是關平、廖化盡起四冢寨精兵，奔至第一屯住紮。關平看見魏兵屯於淺山之上，謂廖化曰：“徐晃屯兵，不得地利，今夜可引兵劫寨。”化曰：“將軍可分兵一半前去，某當謹守本寨。”

是夜，關平引一枝兵殺入魏寨，不見一人。平知是計，火速退時，左邊徐商，右邊呂建，兩下夾攻。平大敗回營，魏兵乘勢追殺前來，四面圍住。關平、廖化支援不住，棄了第一屯，徑投四冢寨來。早望見寨中火起。急到寨前，只見皆是魏兵旗號。關平等退兵，忙奔樊城大路而走。前面一軍攔住，為首大將，乃是徐晃也。平、化二人奮力死戰，奪路而走，回到大寨，來見關公曰：“今徐晃奪了偃城等處；又兼曹操自引大軍，分三路來救樊城；多有人言荊州已被呂蒙襲了。”關公喝曰：“此敵人訛言，以亂我軍心耳！東吳呂蒙病危，孺子陸遜代之，不足為慮！”

言未畢，忽報徐晃兵至。公令備馬。平諫曰：“父體未痊，不可與敵。”公曰：“徐晃與吾有舊，深知其能；若彼不退，吾先斬之，以警魏將。”遂披掛提刀上馬，奮然而出。魏軍見之，無不驚懼。公勒馬問曰：“徐公明安在？”魏營門旗開處，徐晃出馬，欠身而言曰：“自別君侯，倏忽數載，不想君侯鬚髮已蒼白矣！憶昔壯年相從，多蒙教誨，感謝不忘。今君侯英風震於華夏，使故人聞之，不勝歎羨！茲幸得一見，深慰渴懷。”公曰：“吾與公明交契深厚，非比他人；今何故數窮吾兒耶？”晃回顧眾將，厲聲大叫曰：“若取得雲長首級者，重賞千金！”公驚曰：“公明何出此言？”晃曰：“今日乃國家之事，某不敢以私廢公。”言訖，揮大斧直取關公。公大怒，亦揮刀迎之。戰八十餘合，公雖武藝絕倫，終是右臂少力。關平恐公有失，火急鳴金，公撥馬回寨。忽聞四下裡喊聲大震。原來是樊城曹仁聞曹操救兵至，引軍殺出城來，與徐晃會合，兩下夾攻，荊州兵大亂。關公上馬，引眾將急奔襄江上流頭。背後魏兵追至。關公急渡過襄江，望襄陽而奔。忽流星馬到，報說：“荊州已被呂蒙所奪，家眷被陷。”關公大驚。不敢奔襄陽，提兵投公安來。探馬又報：“公安傅士仁已降東吳了。”關公大怒。忽催糧人到，報說：“公安傅士仁往南郡，殺了使命，招糜芳都降東吳去了。”

關公聞言，怒氣衝塞，瘡口迸裂，昏絕於地。眾將救醒，公顧謂司馬王甫曰：“悔不聽足下之言，今日果有此事！”因問：“沿江上下，何不舉火？”探馬答曰：“呂蒙使水手盡穿白衣，扮作客商渡江，將精兵伏於【舟葦】【舟鹿】之中，先擒了守臺士卒，因此不得舉火。”公跌足嘆曰：“吾中奸賊之謀矣！有何面目見兄長耶！”管糧都督趙累曰：“今事急矣，可一面差人往成都求救，一面從旱路去取荊州。”關公依言，差馬良、伊籍、齋文三道，星夜赴成都求救；一面引兵來取荊州，自領前隊先行，留廖化、關平斷後。卻說樊城圍解，曹仁引眾將來見曹操，泣拜請罪。操曰：“此乃天數，非汝等之罪也。”操重賞三軍，親至四冢寨周圍閱視，顧謂眾將曰：“荊州兵圍塹鹿角數重，徐公明深入其中，竟獲全功。孤用兵三十餘年，未敢長驅徑入敵圍。公明真膽識兼優者也！”眾皆歎服。操班師還於摩陂駐紮。徐晃兵至，操親出寨迎之，見晃軍皆按隊伍而行，並無差亂。操大喜曰：“徐將軍真有周亞夫之風矣！”遂封徐晃為平南將軍，同夏侯尚守襄陽，以遏關公之師。操因荊州未定，就屯兵於摩陂，以候訊息。卻說關公在荊州路上，進退無路，謂趙累曰：“目今前有吳兵，後有魏兵，吾在其中，救兵不至，

如之奈何？”累曰：“昔呂蒙在陸口時，嘗致書君侯，兩家約好，共誅操賊，今卻助操而襲我，是背盟也。君侯暫駐軍於此，可差人遺書呂蒙責之，看彼如何對答。”關公從其言，遂修書遣使赴荊州來。

卻說呂蒙在荊州，傳下號令：凡荊州諸郡，有隨關公出徵將士之家，不許吳兵攪擾，按月給與糧米；有患病者，遣醫治療。將士之家，感其恩惠，安堵不動。忽報關公使至，呂蒙出郭迎接入城，以賓禮相待。使者呈書與蒙。蒙看畢，謂來使曰：“蒙昔日與關將軍結好，乃一己之私見；今日之事，乃上命差遣，不得自主。煩使者回報將軍，善言致意。”遂設宴款待，送歸館驛安歇。於是隨徵將士之家，皆來問信；有附家書者，有口傳音信者，皆言家門無恙，衣食不缺。

使者辭別呂蒙，蒙親送出城。使者回見關公，具道呂蒙之語，並說：“荊州城中，君侯寶眷並諸將家屬，俱各無恙，供給不缺。”公大怒曰：“此奸賊之計也！我生不能殺此賊，死必殺之，以雪吾恨！”喝退使者。使者出寨，眾將皆來探問家中之事；使者具言各家安好，呂蒙極其恩恤，並將書信傳送各將。各將欣喜，皆無戰心。

關公率兵取荊州，軍行之次，將士多有逃回荊州者。關公愈加恨怒，遂催軍前進。忽然喊聲大震，一彪軍攔住，為首大將，乃蔣欽也，勒馬挺槍大叫曰：“雲長何不早降！”關公罵曰：“吾乃漢將，豈降賊乎！”拍馬舞刀，直取蔣欽。不三合，欽敗走。關公提刀追殺二十餘里，喊聲忽起，左邊山谷中韓當領軍衝出，右邊山谷中周泰引軍衝出，蔣欽回馬復戰，三路夾攻。關公急撤軍回走。行無數里，只見南山岡上人煙聚集，一面白旗招颭，上寫“荊州土人”四字，眾人都叫本處人速速投降。關公大怒，欲上岡殺之。山嶠內又有兩軍撞出：左邊丁奉，右邊徐盛；併合蔣欽等三路軍馬，喊聲震地，鼓角喧天，將關公困在核心。手下將士，漸漸消疏。比及殺到黃昏，關公遙望四山之上，皆是荊州土兵，呼兄喚弟，覓子尋爺，喊聲不住。軍心盡變，皆應聲而去。關公止喝不住，部從止有三百餘人。殺至三更，正東上喊聲連天，乃是關平、廖化分兩路兵殺入重圍，救出關公。關平告曰：“軍心亂矣，必得城池暫屯，以待援兵。麥城雖小，足可屯紮。”關公從之，催促殘軍前至麥城，分兵緊守四門，聚將士商議。趙累曰：“此處相近上庸，現有劉封、孟達在彼把守，可速差人往求救兵。若得這枝軍馬接濟，以待川兵大至，軍心自安矣。”

正議間，忽報吳兵已至，將城四面圍定。公問曰：“誰敢突圍而出，往上庸求救？”廖化曰：“某願往。”關平曰：“我護送汝出重圍。”關公即修書付廖化藏於身畔。飽食上馬，開門出城。正遇吳將丁奉截往。被關平奮力衝殺，奉敗走，廖化乘勢殺出重圍。投上庸去了。關平入城，堅守不出。

且說劉封、孟達自取上庸，太守申耽率眾歸降，因此漢中王加劉封為副將軍，與孟達同守上庸。當日探知關公兵敗，二人正議間，忽報廖化至。

封令請人問之。化曰：“關公兵敗，現困於麥城，被圍至急。蜀中援兵，不能旦夕即至。特命某突圍而出，來此求救。望二將軍速起上庸之兵，以救此危。倘稍遲延，公必陷矣。”封曰：“將軍且歇，容某計議。”

化乃至館驛安歇，專候發兵。劉封謂孟達曰：“叔父被困，如之奈何？”達曰：“東吳兵精將勇；且荊州九郡，俱已屬彼，止有麥城，乃彈丸之地；又聞曹操親督大軍四五十萬，屯於摩陂：量我等山城之眾，安能敵得兩家之強兵？不可輕敵。”封曰：“吾亦知之。奈關公是吾叔父，安忍坐視而下救乎？”達笑曰：“將軍以關公為叔，恐關公未必以將軍為侄也。某聞漢中王初嗣將軍之時，關公即不悅。後漢中王登位之後，欲立後嗣，問於孔明，孔明日：‘此家事也，問關、張可矣，’漢中王遂遣人至荊州問關公，關公以將軍乃螟蛉之子，不可僭立，勸漢中王遠置將軍於上庸山城之地，以杜後患。此事人人知之，將軍豈反不知耶？何今日猶沾沾以叔侄之義，而欲冒險輕動乎？”封曰：“君言雖是，但以何詞卻之？”達曰：“但言山城初附，民心未定，不敢造次興兵，恐失所守。”封從其言。次日，請廖化至，言此山城初附之所，未能分兵相救。化大驚，以頭叩地曰：“若如此，則關公休矣！”達曰：“我今即往，一杯之水，安能救一車薪之火乎？將軍速回，靜候蜀兵至可也。”化大慟告求，劉封、孟達皆拂袖而入。廖化知事不諧，尋思須告漢中王求救，遂上馬大罵出城，望成都而去。

卻說關公在麥城盼望上庸兵到，卻不見動靜；手下止有五六百人，多半帶傷；城中無糧，甚是苦楚。忽報城下一人教休放箭，有話來見君侯。公令放入，問之，乃諸葛瑾也。禮畢茶罷，瑾曰：“今奉吳侯命，特來勸諭將軍。自古道識時務者為俊傑，今將軍所統漢上九郡，皆已屬他人類；止有孤城一區，內無糧草，外無救兵，危在旦夕。將軍何不從瑾之言，歸順吳侯，復鎮荊襄，可以保全家眷。幸君侯熟思之。”關公正色而言曰：“吾乃解良一武夫，蒙吾主以手足相待，安肯背義投敵國乎？城若破，有死而已。玉可碎而不可改其白，竹可焚而不可毀其節，身雖殞，名可垂於竹帛也。汝勿多言，速請出城，吾欲與孫權決一死戰！”瑾曰：“吳侯欲與君侯結秦晉之好，同力破曹，共扶漢室，別無他意。君侯何執迷如是？”言未畢，關平拔劍而前，欲斬諸葛瑾。公止之曰：“彼弟孔明在蜀，佐汝伯父，今若殺彼，傷其兄弟之情也。”遂令左右逐出諸葛瑾。瑾滿面羞慚，上馬出城，回見吳侯曰：“關公心如鐵石，不可說也。”孫權曰：“真忠臣也！似此如之奈何？”呂範曰：“某請卜其休咎。”權即令卜之。範揲蓍成象，乃“地水師卦”，更有玄武臨應，主敵人遠奔。權問呂蒙曰：“卦主敵人遠奔，卿以何策擒之？”蒙笑曰：“卦象正合某之機也。關公雖有沖天之翼，飛不出吾羅網矣！”正是：龍游溝壑遭蝦戲，鳳入牢籠被鳥欺。畢竟呂蒙之計若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## 第七十七回 玉泉山關公顯聖 洛陽城曹操感神

卻說孫權求計於呂蒙。蒙曰：“吾料關某兵少，必不從大路而逃，麥成正北有險峻小路，必從此路而去。可令朱然引精兵五千，伏於麥城之北二十里；彼軍至，不可與敵，只可隨後掩殺。彼軍定無戰心，必奔臨沮。卻令潘璋引精兵五百，伏於臨沮山僻小路，關某可擒矣。今遣將士各門攻打，只空北門，待其出走。”權聞計，令呂範再卜之。卦成，範告曰：“此卦主敵人投西北而走，今夜亥時必然就擒。”權大喜，遂令朱然、潘璋領兩枝精兵，各依軍令埋伏去訖。

且說關公在麥城，計點馬步軍兵，止剩三百餘人；糧草又盡。是夜，城外吳兵招喚各軍姓名，越城而去者甚多。救兵又不見到。心中無計，謂王甫曰：“吾悔昔日不用公言！今日危急，將復何如？”甫哭告曰：“今日之事，雖子牙復生，亦無計可施也。”趙累曰：“上庸救兵不至，乃劉封、孟達按兵不動之故。何不棄此孤城，奔入西川，再整兵來，以圖恢復？”公曰：“吾亦欲如此。”遂上城觀之。見北門外敵軍不多，因問本城居民：“此去往北，地勢若何？”答曰：“此去皆是山僻小路，可通西川。”公曰：“今夜可走此路……”王甫諫曰：“小路有埋伏，可走大路。”公曰：“雖有埋伏，吾何懼哉！”即下令馬步官軍：嚴整裝束，準備出城。甫哭曰：“君侯於路，小心保重！某與部卒百餘人，死據此城；城雖破，身不降也！專望君侯速來救援！”公亦與泣別。遂留周倉與王甫同守麥城，關公自與關平、趙累引殘卒二百餘人，突出北門。關公橫刀前進，行至初更以後，約走二十餘里，只見山凹處，金鼓齊鳴，喊聲大震，一彪軍到，為首大將朱然，驛馬挺槍叫曰：“雲長休走！趁早投降，免得一死！”公大怒，拍馬輪刀來戰。朱然便走，公乘勢追殺。一棒鼓響，四下伏兵皆起。公不敢戰，望臨沮小路而走，朱然率兵掩殺。關公所隨之兵，漸漸稀少。走不得四五里，前面喊聲又震，火光大起，潘璋驛馬舞刀殺來。公大怒，輪刀相迎，只三合，潘璋敗走。公不敢戀戰，急望山路而走。背後關平趕來，報說趙累已死於亂軍中。關公不勝悲惶，遂令關平斷後，公自在前開路，隨行止剩得十餘人。行至決石，兩下是山，山邊皆蘆葦敗草，樹木叢雜。時已五更將盡。正走之間，一聲喊起，兩下伏兵盡出，長鉤套索，一齊並舉，先把關公坐下馬絆倒。關公翻身落馬，被潘璋部將馬忠所獲。關平知父被擒，火速來救；背後潘璋、朱然率兵齊至，把關平四下圍住。平孤身獨戰，力盡亦被執。至天明，孫權聞關公父子已被擒獲，大喜，聚眾將於帳中。

少時，馬忠簇擁關公至前。權曰：“孤久慕將軍盛德，欲結秦晉之好，何相棄耶？公平昔自以為天下無敵，今日何由被吾所擒？將軍今日還服孫權否？”關公厲聲罵曰：“碧眼小兒，紫髯鼠輩！吾與劉皇叔桃園結義，誓扶漢室，豈與汝叛漢之賊為伍耶！我今誤中奸計，有死而已，何必多言！”權回顧眾官曰：“雲長世之豪傑，孤深愛之。今欲以禮相待，勸使歸降，何如？”主簿左鹹曰：“不可。昔曹操得此人時，封侯賜爵，



三日一小宴，五日一大宴，上馬一提金，下馬一提銀：如此恩禮，畢竟留之不住，聽其斬關殺將而去，致使今日反為所逼，幾欲遷都以避其鋒。今主公既已擒之，若不即除，恐貽後患。”孫權沉吟半晌，曰：“斯言是也。”遂命推出。於是關公父子皆遇害。時建安二十四年冬十二月也。關公亡年五十八歲。後人有詩嘆曰：“漢末才無敵，雲長獨出群：神威能奮武，儒雅更知文。天日心如鏡，《春秋》義薄雲。昭然垂萬古，不止冠三分。”又有詩曰：“人傑惟追古解良，士民爭拜漢雲長。桃園一日兄和弟，俎豆千秋帝與王。氣挾風雷無匹敵，志垂日月有光芒。至今廟貌盈天下，古木寒鴉幾夕陽。”

關公既歿，坐下赤兔馬被馬忠所獲，獻與孫權。權即賜馬忠騎坐。其馬數日不食草料而死。

卻說王甫在麥城中，骨顫肉驚，乃問周倉曰：“昨夜夢見主公渾身血汗，立於前；急問之，忽然驚覺。不知主何吉凶？”正說間，忽報吳兵在城下，將關公父子首級招安。王甫、周倉大驚，急登城視之，果關公父子首級也。王甫大叫一聲，墮城而死。周倉自刎而亡。於是麥城亦屬東吳。

卻說關公之魂不散，盪盪悠悠，直至一處，乃荊門州當陽縣一座山，名為玉泉山。山上有一老僧，法名普淨，原是汜水關鎮國寺中長老；後因雲遊天下，來到此處，見山明水秀，就此結草為庵，每日坐禪參道，身邊只有一小行者，化飯度日。是夜月白風清，三更已後，普淨正在庵中默坐，忽聞空中有人大呼曰：“還我頭來！”普淨仰面諦視，只見空中一人，騎赤兔馬，提青龍刀，左有一白麵將軍、右有一黑臉虬髯之人相隨，一齊按落雲頭，至玉泉山頂。普淨認得是關公，遂以手中塵尾擊其戶曰：“雲長安在？”關公英魂頓悟，即下馬乘風落於庵前，叉手問曰：“吾師何人？願求法號。”普淨曰：“老僧普淨，昔日汜水關前鎮國寺中，曾與君侯相會，今日豈遂忘之耶？”公曰：“向蒙相救，銘感不忘。今某已遇禍而死，願求清誨，指點迷途。”普淨曰：“昔非今是，一切休論；後果前因，彼此不爽。今將軍為呂蒙所害，大呼還我頭來，然則顏良、文丑，五關六將等眾人之頭，又將向誰索耶？”於是關公恍然大悟，稽首皈依而去。後往往於玉泉山顯聖護民，鄉人感其德，就於山頂上建廟，四時致祭。後人題一聯於其廟雲：“赤面秉赤心、騎赤兔追風，馳驅時無忘赤帝，青燈觀青史、仗青龍偃月，隱微處不愧青天。”

卻說孫權既害了關公，遂盡收荊襄之地，賞犒三軍，設宴大會諸將慶功；置呂蒙於上位，顧謂眾將曰：“孤久不得荊州，今唾手而得，皆子明之功也。”蒙再三遜謝。權曰：“昔周郎雄略過人，破曹操於赤壁，不幸早夭，魯子敬代之。子敬初見孤時，便及帝王大略，此一快也；曹操東下，諸人皆勸孤降，子敬獨勸孤召公瑾逆而擊之，此二快也；惟勸吾借荊州與劉備，是其一短。今子明設計定謀，立取荊州，勝子敬、周郎多矣！”於是親酌酒賜呂蒙。呂蒙接酒欲飲，忽然擲杯於地，一手揪住孫權，厲聲大罵曰：“碧眼小兒！紫髯鼠輩！還識我否？”眾將大驚，急救時，蒙推倒孫權，大步前進，坐

於孫權位上，兩眉倒豎，雙眼圓睜，大喝曰：“我自破黃巾以來，縱橫天下三十餘年，今被汝一旦以奸計圖我，我生不能啖汝之肉，死當追呂賊之魂！我乃漢壽亭侯關雲長也。”權大驚，慌忙率大小將士，皆下拜。只見呂蒙倒於地上，七竅流血而死。眾將見之，無不恐懼。權將呂蒙屍首，具棺安葬，贈南郡太守、孱陵侯；命其子呂霸襲爵。孫權自此感關公之事，驚訝不已。

忽報張昭自建業而來。權召入問之。昭曰：“今主公損了關公父子，江東禍不遠矣！此人與劉備桃園結義之時，誓同生死。今劉備已有兩川之兵；更兼諸葛亮之謀，張、黃、馬、趙之勇。備若知雲長父子遇害，必起傾國之兵，奮力報仇，恐東吳難與敵也。”權聞之大驚，跌足曰：“孤失計較也！似此如之奈何？”昭曰：“主公勿憂。某有一計，令西蜀之兵不犯東吳，荊州如磐石之安。”權問何計。昭曰：“今曹操擁百萬之眾，虎視華夏，劉備急欲報仇，必與操約和。若二處連兵而來，東吳危矣。不如先遣人將關公首級，轉送與曹操，明教劉備知是操之所使，必痛恨於操，西蜀之兵，不向吳而向魏矣。吾乃觀其勝負，於中取事。此為上策。”

權從其言，隨遣使者以木匣盛關公首級，星夜送與曹操。時操從摩陂班師回洛陽，聞東吳送關公首級至，喜曰：“雲長已死，吾夜眠貼席矣。”階下一人出曰：“此乃東吳移禍之計也。”操視之，乃主簿司馬懿也。操問其故，懿曰：“昔劉、關、張三人桃園結義之時，誓同生死。今東吳害了關公，懼其復仇，故將首級獻與大王，使劉備遷怒大王，不攻吳而攻魏，他卻於中乘便而圖事耳。”操曰：“仲達之言是也。孤以何策解之？”懿曰：“此事極易。大王可將關公首級，刻一香木之軀以配之，葬以大臣之禮；劉備知之，必深恨孫權，盡力南征。我卻觀其勝負！蜀勝則擊吳，吳勝則擊蜀。二處若得一處，那一處亦不久也。”操大喜，從其計，遂召吳使入。呈上木匣，操開匣視之，見關公面如平日。操笑曰：“雲長公別來無恙！”言未訖，只見關公口開目動，鬚髮皆張，操驚倒。眾官急救，良久方醒，顧謂眾官曰：“關將軍真天神也！”吳使又將關公顯聖附體、罵孫權追呂蒙之事告操。操愈加恐懼，遂設牲醴祭祀，刻沉香木為軀，以王侯之禮，葬於洛陽南門外，令大小官員送殯，操自拜祭，贈為荊王，差官守墓；即遣吳使回江東去訖。卻說漢中王自東川回成都，法正奏曰：“王上先夫人去世；孫夫人又南歸。未必再來。人倫之道，不可廢也，必納王妃，以襄內政。”漢中王從之，法正復奏曰：“吳懿有一妹，美而且賢。嘗聞有相者，相此女後必大貴。先曾許劉焉之子劉瑁，瑁早夭。其女至今寡居，大王可納之為妃。”漢中王曰：“劉瑁與我同宗，於理不可。”法正曰：“論其親疏，何異晉文之與懷嬴乎？”漢中王乃依允，遂納吳氏為王妃。後生二子：長劉永，字公壽；次劉理，字奉孝。

且說東西兩川，民安國富，田禾大成。忽有人自荊州來，言東吳求婚於關公，關公力拒之。孔明曰：“荊州危矣！可使人替關公回。”正商議間，荊州捷報使命，絡繹而至。不一日，關興到，具言水淹七軍之事。忽又報馬到來，報說關公於江邊多設墩臺，

提防甚密，萬無一失。因此玄德放心。

忽一日，玄德自覺渾身肉顫，行坐不安；至夜，不能寧睡，起坐內室，秉燭看書，覺神思昏迷，伏几而臥；就室中起一陣冷風，燈滅復明，抬頭見一人立於燈下。玄德問曰：“汝何人，夤度至吾內室？”其人不答。玄德疑怪，自起視之，乃是關公，於燈影下往來躲避。玄德曰：“賢弟別來無恙！夜深至此，必有大故。吾與汝情同骨肉，因何迴避？”關公泣告曰：“願兄起兵，以雪弟恨！”言訖，冷風驟起，關公不見。玄德忽然驚覺，乃是一夢。時正三鼓。玄德大疑，急出前殿，使人請孔明來。孔明入見，玄德細言夢警。孔明日：“此乃王上心思關公，故有此夢。何必多疑？”玄德再三疑慮，孔明以善言解之。孔明辭出，至中門外，迎見許靖。靖曰：“某才赴軍師府下報一機密，聽知軍師入宮，特來至此。”孔明日：“有何機密？”靖曰：“某適聞外人傳說，東吳呂蒙已襲荊州，關公已遇害！故特來密報軍師。”孔明日：“吾夜觀天象，見將星落於荊楚之地，已知雲長必然被禍，但恐王上憂慮，故未敢言。”

二人正說之間，忽然殿內轉出一人，扯住孔明衣袖而言曰：“如此凶信，公何瞞我！”孔明視之，乃玄德也。孔明、許靖奏曰：“適來所言，皆傳聞之事，未足深信。願王上寬懷，勿生憂慮。”玄德曰：“孤與雲長，誓同生死；彼若有失，孤豈能獨生耶！”孔明、許靖正勸解之間，忽近侍奏曰：“馬良、伊籍至。”玄德急召入問之。二人具說荊州已失，關公兵敗求救，呈上表章。未及拆觀，侍臣又奏荊州糜竺至。玄德急召入。化哭拜於地，細奏劉封、孟達不發救兵之事。玄德大驚曰：“若如此，吾弟休矣！”孔明日：“劉封、孟達如此無禮，罪不容誅！王上寬心，亮親提一旅之師，去救荊襄之急。”玄德泣曰：“雲長有失，孤斷不獨生！孤來日自提一軍去救雲長！”遂一面差人赴閭中報知翼德，一面差人會集人馬。

未及天明，一連數次，報說關公夜走臨沮，為吳將所獲，義不屈節，父子歸神。玄德聽罷，大叫一聲，昏絕於地。正是：為念當年同誓死，忍教今日獨捐生！未知玄德性命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## 第七十八回 治風疾神醫身死 傳遺命奸雄數終

卻說漢中王聞關公父子遇害，哭倒於地；眾文武急救，半晌方醒，扶入內殿。孔明勸曰：“王上少憂。自古道死生有命；關公平日剛而自矜，故今日有此禍。王上且宜保養尊體，徐圖報仇。”玄德曰：“孤與關、張二弟桃園結義時，誓同生死。今雲長已亡，孤豈能獨享富貴乎！”言未已，只見關興號慟而來。玄德見了，大叫一聲，又哭絕於地。眾官救醒。一日哭絕三五次，三日水漿不進，只是痛哭；淚溼衣襟，斑斑成血。孔明與眾官再三勸解。玄德曰：“孤與東吳，誓不同日月也！”孔明日：“聞東吳將關公首級獻與曹操，操以王侯禮祭葬之。”玄德曰：“此何意也？”孔明日：“此是東吳欲移禍於曹操，操知其謀，故以厚禮葬關公，令王上歸怨於吳也。”玄德曰：“吾今即提兵問罪於吳，以雪吾恨！”孔明諫曰：“不可。方今吳欲令我伐魏，魏亦欲令我伐吳，各懷譎計，伺隙而乘。王上只宜按兵不動，且與關公發喪。待吳、魏不和，乘時而伐之，可也。”眾官又再三勸諫，玄德方才進膳，傳旨川中大小將士，盡皆掛孝。漢中王親出南門招魂祭奠，號哭終日。

卻說曹操在洛陽，自葬關公後，每夜合眼便見關公。操甚驚懼，問於眾官。眾官曰：“洛陽行宮舊殿多妖，可造新殿居之。”操曰：“吾欲起一殿，名建始殿。恨無良工。”賈詡曰：“洛陽良工有蘇越者，最有巧思。”操召入，令畫影像。蘇越畫成九間大殿，前後廊廡樓閣，呈與操。操視之曰：“汝畫甚合孤意，但恐無棟樑之材。”蘇越曰：“此去離城三十里，有一潭，名躍龍潭；前有一祠，名躍龍祠。祠傍有一株大梨樹，高十餘丈，堪作建始殿之梁。”

操大喜，即令人工到彼砍伐。次日，回報此樹鋸解不開，斧砍不入，不能斬伐。操不信，自領數百騎，直至躍龍祠前下馬，仰觀那樹，亭亭如華蓋，直侵雲漢，並無曲節。操命砍之，鄉老數人前來諫曰：“此樹已數百年矣，常有神人居其上，恐未可伐。”操大怒曰：“吾平生遊歷，普天之下，四十餘年，上至天子，下及庶人，無不懼孤；是何妖神，敢違孤意！”言訖，拔所佩劍親自砍之，鏗然有聲，血濺滿身。操愕然大驚，擲劍上馬，回至宮內。是夜二更，操睡臥不安，坐於殿中，隱几而寐。忽見一人披髮仗劍，身穿皂衣，直至面前，指操喝曰：“吾乃梨樹之神也。汝蓋建始殿，意欲篡逆，卻來伐吾神木！吾知汝數盡，特來殺汝！”操大驚，急呼：“武士安在？”皂衣人仗劍砍操。操大叫一聲，忽然驚覺，頭腦疼痛不可忍。急傳旨遍求良醫治療，不能痊可。眾官皆憂。

華歆入奏曰：“大王知有神醫華倫否？”操曰：“即江東醫周泰者乎？”歆曰：“是也。”操曰：“雖聞其名，未知其術。”歆曰：“華佗字元化，沛國譙郡人也。其醫術之妙，世所罕有。但有患者，或用藥，或用針，或用灸，隨手而愈。若患五臟六腑之疾，藥不能效者，以麻肺湯飲之，令病者如醉死，卻用尖刀剖開其腹，以藥湯洗其臟腑，病人略無疼痛。洗畢，然後以藥線縫口，用藥敷之；或一月，或二十日，即平復矣：

其神妙如此！一日，佗行於道上，聞一人呻吟之聲。佗曰：此飲食不下之病。問之果然。佗令取蒜齏汁三升飲之，吐蛇一條，長二三尺，飲食即下。廣陵太守陳登，心中煩懣，面赤，不能飲食，求佗醫治。佗以藥飲之，吐蟲三升，皆赤頭，首尾動搖。登問其故，佗曰：此因多食魚腥，故有此毒。今日雖可，三年之後，必將復發，不可救也。後陳登果三年而死。又有一人眉間生一瘤，癢不可當，令佗視之。佗曰：內有飛物。人皆笑之。佗以刀割開，一黃雀飛去，病者即愈。有一人被犬咬足指，隨長肉二塊，一痛一癢，俱不可忍。佗曰：痛者內有針十個，癢者內有黑白棋子二枚。人皆不信。佗以刀割開，果應其言。此人真扁鵲，倉公之流也！現居金城，離此不遠，大王何不召之？”

操即差人星夜請華佗入內，令診脈視疾。佗曰：“大王頭腦疼痛，因患風而起。病根在腦袋中，風涎不能出，枉服湯藥，不可治療。某有一法：先飲麻肺湯，然後用利斧砍開腦袋，取出風涎，方可除根。”操大怒曰：“汝要殺孤耶！”佗曰：“大王曾聞關公中毒箭，傷其右臂，某刮骨療毒，關公略無懼色；今大王小可之疾，何多疑焉？”操曰：“臂痛可刮，腦袋安可砍開？汝必與關公情熟，乘此機會，欲報仇耳！”呼左右拿下獄中，拷問其情。賈詡諫曰：“似此良醫，世罕其匹，未可廢也。”操叱曰：“此人慾乘機害我，正與吉平無異！”急令追拷。華佗在獄，有一獄卒，姓吳，人皆稱為“吳押獄”。此人每日以酒食供奉華佗。佗感其恩，乃告曰：“我今將死，恨有《青囊書》未傳於世。感公厚意，無可為報；我修一書，公可遣人送與我家，取《青囊書》來贈公，以繼吾術。”吳押獄大喜曰：“我若得此書，棄了此役，醫治天下病人，以傳先生之德。”佗即修書付吳押獄。吳押獄直至金城，問佗之妻取了《青囊書》；回至獄中，付與華佗檢看畢，佗即將書贈與吳押獄。吳押獄持回家中藏之。旬日之後，華佗竟死於獄中。吳押獄買棺殮殮訖，脫了差役回家，欲取《青囊書》看習，只見其妻正將書在那裡焚燒。吳押獄大驚，連忙搶奪，全卷已被燒燬，只剩得一兩葉。吳押獄怒罵其妻。妻曰：“縱然學得與華佗一般神妙，只落得死於牢中，要他何用！”吳押獄嗟嘆而止。因此《青囊書》不曾傳於世，所傳者止闍雞豬等小法，乃燒剩一兩葉中所載也。後人有詩嘆曰：“華佗仙術比長桑，神識如窺垣一方。惆悵人亡書亦絕，後人無復見青囊！”

卻說曹操自殺華佗之後，病勢愈重，又憂吳、蜀之事。正慮間，近臣忽奏東吳遣使上書。操取書拆視之，略曰：“臣孫權久知天命已歸王上，伏望早正大位，遣將剿滅劉備，掃平兩川，臣即率群下納土歸降矣。”操觀畢大笑，出示群臣曰：“是兒欲使吾居爐火上耶！”侍中陳群等奏曰：“漢室久已衰微，殿下功德巍巍，生靈仰望。今孫權稱臣歸命，此天人之應，異氣齊聲。殿下宜應天順人，早正大位。”操笑曰：“吾事漢多年，雖有功德及民，然位至於王，名爵已極，何敢更有他望？苟天命在孤，孤為周文王矣。”司馬懿曰：“今孫權既稱臣歸附，王上可封官賜爵，令拒劉備。”操從之，表封孫權為驃騎將軍、南昌侯，領荊州牧。即日遣使齎詔赴東吳去訖。

操病勢轉加。忽一夜夢三馬同槽而食，及曉，問賈詡曰：“孤向日曾夢三馬同槽，疑是馬騰父子為禍；今騰已死，昨宵復夢三馬同槽。主何吉凶？”詡曰：“祿馬，吉兆也。祿馬歸於曹，王上何必疑乎？”操因此不疑。後人有詩曰：“三馬同槽事可疑，不知已植晉根基。曹瞞空有奸雄略，豈識朝中司馬師？”是夜，操臥寢室，至三更，覺頭目昏眩，乃起，伏几而臥。忽聞殿中聲如裂帛，操驚視之，忽見伏皇后、董貴人、二皇子，並伏完、董承等二十餘人，渾身血汗，立於愁雲之內，隱隱聞索命之聲。操急拔劍望空砍去，忽然一聲響亮，震塌殿宇西南一角。操驚倒於地，近侍救出，遷於別宮養病。次夜，又聞殿外男女哭聲不絕。至曉，操召群臣入曰：“孤在戎馬之中，三十餘年，未嘗信怪異之事。今日為何如此？”群臣奏曰：“大王當命道士設醮修禳。”操嘆曰：“聖人云：獲罪於天，無所禱也。孤天命已盡，安可救乎？”遂不允設醮。

次日，覺氣衝上焦，目不見物，急召夏侯惇商議。惇至殿門前，忽見伏皇后、董貴人、二皇子、伏完、董承等，立在陰雲之中。惇大驚昏倒，左右扶出，自此得病。操召曹洪、陳群、賈詡、司馬懿等，同至臥榻前，囑以後事。曹洪等頓首曰：“大王善保玉體，不日定當霍然。”操曰：“孤縱橫天下三十餘年，群雄皆滅，止有江東孫權，西蜀劉備，未曾剿除。孤今病危，不能再與卿等相敘，特以家事相托。孤長子曹昂，劉氏所生，不幸早年歿於宛城；今卞氏生四子：丕、彰、植、熊。孤平生所愛第三子植，為人虛華少誠實，嗜酒放縱，因此不立。次子曹彰，勇而無謀；四子曹熊，多病難保。惟長子曹丕，篤厚恭謹，可繼我業。卿等宜輔佐之。”曹洪等涕泣領命而出。操令近侍取平日所藏名香，分賜諸侍妾，且囑曰：“吾死之後，汝等須勤習女工，多造絲履，賣之可以得錢自給。”又命諸妾多居於銅雀臺中，每日設祭，必令女伎奏樂上食。又遺命於彰德府講武城外，設立疑冢七十二：“勿令後人知吾葬處，恐為人所發掘故也。”囑畢，長嘆一聲，淚如雨下。須臾，氣絕而死。壽六十六歲。時建安二十五年春正月也。後人有《鄴中歌》一篇嘆曹操雲：“鄴則鄴城水漳水，定有異人從此起；雄謀韻事與文心，君臣兄弟而父子；英雄未有俗胸中，出沒豈隨人眼底？功首罪魁非兩人，遺臭流芳本一身；文章有神霸有氣，豈能苟爾化為群？橫流築臺距太行，氣與理勢相低昂；安有斯人不作逆，小不為霸大不王？霸王降作兒女鳴，無可奈何中不平；向帳明知非有益，分香未可謂無情。嗚呼！古人作事無鉅細，寂寞豪華皆有意；書生輕議冢中人，冢中笑爾書生氣！”卻說曹操身亡，文武百官盡皆舉哀；一面遣人赴世子曹丕、鄴陵侯曹彰、臨淄侯曹植、蕭懷侯曹熊處報喪。眾官用金棺銀槨將操入殮，星夜舉靈輓赴鄴郡來。曹丕聞知父喪，放聲痛哭，率大小官員出城十里，伏道迎輓入城，停於偏殿。官僚掛孝，聚哭於殿上。忽一人挺身而出曰：“請世子息哀，且議大事。”眾視之，乃中庶子司馬孚也。孚曰：“魏王既薨，天下震動；當早立嗣王，以安眾心。何但哭泣耶？”群臣曰：“世子宣嗣位，但未得天子詔命，豈可造次而行？”兵部尚書陳矯曰：“王薨於外，愛子私立，彼此生變，則社稷危矣。”遂拔劍割下袍袖，厲聲曰：“即今日便請世子嗣位。眾官有異議者，以此袍為例！”百官悚懼。

忽報華歆自許昌飛馬而至，眾皆大驚。須臾華歆入，眾問其來意，歆曰：“今魏王薨逝，天下震動，何不早請世子嗣位？”眾官曰：“正因不及候詔命，方議欲以王后卞氏慈旨立世子為王。”歆曰：“吾已於漢帝處索得詔命在此。”眾皆踴躍稱賀。歆於懷中取出詔命開讀。原來華歆諂事魏，故草此詔，威逼獻帝降之；帝只得聽從，故下詔即封曹丕為魏王、丞相、冀州牧。丕即日登位，受大小官僚拜舞起居。

正宴會慶賀間，忽報鄴陵侯曹彰，自長安領十萬大軍來到。丕大驚，遂問群臣曰：“黃鬚小弟；平日性剛，深通武藝。今提兵遠來，必與孤爭王位也。如之奈何？”忽階下一人應聲出曰：“臣請往見鄴陵侯，以片言折之。”眾皆曰：“非大夫莫能解此禍也。”正是：試看曹氏丕彰事，幾作袁家譚尚爭。未知此人是誰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## 第七十九回 兄逼弟曹植賦詩 侄陷叔劉封伏法

卻說曹丕聞曹彰提兵而來，驚問眾官；一人挺身而出，願往折服之。眾視其人，乃諫議大夫賈逵也。曹丕大喜，即命賈逵前往。逵領命出城，迎見曹彰。彰問曰：“先王璽綬安在？”逵正色而言曰：“家有長子，國有儲君。先王璽綬，非君侯之所宜問也。”彰默然無語，乃與賈逵同入城。至宮門前，逵問曰：“君侯此來，欲奔喪耶？欲爭位耶？”彰曰：“吾來奔喪，別無異心。”逵曰：“既無異心，何故帶兵入城？”彰即時叱退左右將士，隻身入內，拜見曹丕。兄弟二人，相抱大哭。曹彰將本部軍馬盡交與曹丕。丕令彰回鄢陵自守，彰拜辭而去。

於是曹丕安居王位，改建安二十五年為延康元年；封賈詡為太尉，華歆為相國，王朗為御史大夫；大小官僚，盡皆升賞。諡曹操曰武王，葬於鄴郡高陵，令于禁董治陵事。禁奉命到彼，只見陵屋中白粉壁上，圖畫關雲長水淹七軍擒獲于禁之事：畫雲長儼然上坐，龐德憤怒不屈，于禁拜伏於地，哀求乞命之狀。原來曹丕以于禁兵敗被擒，不能死節，既降敵而復歸，心鄙其為人，故先令人圖畫陵屋粉壁，故意使之往見以愧之。當下于禁見此畫像，又羞又惱，氣憤成病，不久而死。後人有詩嘆曰：“三十年來說舊交，可憐臨難不忠曹。知人未向心中識，畫虎今從骨裡描。”

卻說華歆奏曹丕曰：“鄢陵侯已交割軍馬，赴本國去了；臨淄侯植、蕭懷侯熊，二人竟不來奔喪，理當問罪，丕從之，即分遣二使往二處問罪。不一日，蕭懷使者回報：“蕭懷侯曹熊懼罪，自縊身死。”丕令厚葬之，追贈蕭懷王。又過了一日，臨淄使者回報，說：“臨淄侯日與丁儀、丁廙兄弟二人酣飲，悖慢無禮，聞使命至，臨淄侯端坐不動；丁儀罵曰：昔者先王本欲立吾主為世子，被讒臣所阻；今王喪未遠，便問罪於骨肉，何也？丁廙又曰：據吾主聰明冠世，自當承嗣大位，今反不得立。汝那廟堂之臣，何不識人才若此！臨淄侯因怒，叱武士將臣亂棒打出。”

丕聞之，大怒，即令許褚領虎衛軍三千，火速至臨淄擒曹植等一千人來。褚奉命，引軍至臨淄城。守將攔阻，褚立斬之，直入城中，無一人敢當鋒銳，徑到府堂。只見曹植與丁儀、丁廙等盡皆醉倒。褚皆縛之，載於車上，並將府下大小屬官，盡行拿解鄴郡，聽候曹丕發落。丕下令，先將丁儀、丁廙等盡行誅戮。丁儀字正禮，丁廙字敬禮，沛郡人，乃一時文士；及其被殺，人多惜之。

卻說曹丕之母卞氏，聽得曹熊縊死，心甚悲傷；忽又聞曹植被擒，其黨丁儀等已殺，大驚。急出殿，召曹丕相見。丕見母出殿，慌來拜謁。卞氏哭謂丕曰：“汝弟植平生嗜酒疏狂，蓋因自恃胸中之才，故爾放縱。汝可念同胞之情，存其性命。吾至九泉亦瞑目也。”丕曰：“兒亦深愛其才，安肯害他？今正欲戒其性耳。母親勿憂。”



卞氏灑淚而入，丕出偏殿，召曹植入見。華歆問曰：“適來莫非太后勸殿下勿殺子建乎？”丕曰：“然。”歆曰：“子建懷才抱智，終非池中物；若不早除，必為後患。”丕曰：“母命不可違。”歆曰：“人皆言子建出口成章，臣未深信。主上可召入，以才試之。若不能，即殺之；若能，則貶之，以絕天下文人之口。”丕從之。須臾，曹植入見，惶恐伏拜請罪。丕曰：“吾與汝情雖兄弟，義屬君臣，汝安敢恃才蔑禮？昔先君在日，汝常以文章誇示於人，吾深疑汝必用他人代筆。吾今限汝行七步吟詩一首。若果能，則免一死；若不能，則從重治罪，決不姑恕！”植曰：“願乞題目。”時殿上懸一水墨畫，畫著兩隻牛，鬥於土牆之下，一牛墜井而亡。丕指畫曰：“即以此畫為題。詩中不許犯著二牛鬥牆下，一牛墜井死字樣。”植行七步，其詩已成。詩曰：“兩肉齊道行，頭上帶凹骨。相遇塊山下，鄰起相搪突。二敵不俱剛，一肉臥土窟。非是力不如，盛氣不洩畢。”曹丕及群臣皆驚。丕又曰：“七步成章，吾猶以為遲。汝能應聲而作詩一首否？”植曰：“願即命題。”丕曰：“吾與汝乃兄弟也。以此為題。亦不許犯著‘兄弟’字樣。”植略不思索，即口占一首曰：“煮豆燃豆其，豆在釜中泣，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！”曹丕聞之，潸然淚下。其母卞氏，從殿後出曰：“兄何逼弟之甚耶？”丕慌忙離坐告曰：“國法不可廢耳。”於是貶曹植為安鄉侯。植拜辭上馬而去。

曹丕自繼位之後，法令一新，威逼漢帝，甚於其父。早有細作報入成都。漢中王聞之，大驚，即與文武商議曰：“曹操已死，曹丕繼位，威逼天子，更甚於操。東吳孫權，拱手稱臣。孤欲先伐東吳，以報雲長之仇；次討中原，以除亂賊。”言未畢，廖化出班，哭拜於地曰：“關公父子遇害，實劉封、孟達之罪。乞誅此二賊。”玄德便欲遣人擒之。孔明諫曰：“不可。且宜緩圖之，急則生變矣。可升此二人為郡守，分調開去，然後可擒。”玄德從之，遂遣使升劉封去守綿竹。

原來彭叢與孟達甚厚，聽知此事，急回家作書，遣心腹人馳報孟達。使者方出南門外，被馬超巡視軍捉獲，解見馬超。超審知此事，即往見彭叢。叢接入，置酒相待。酒至數巡，超以言挑之曰：“昔漢中王待公甚厚，今何漸薄也？”叢因酒醉，恨罵曰：“老革荒悖，吾必有以報之！”超又探曰：“某亦懷怨心久矣。”叢曰：“公起本部軍，結連孟達為外合，某領川兵為內應，大事可圖也。”超曰：“先生之言甚當。來日再議。”

超辭了彭叢，即將人與書解見漢中王，細言其事。玄德大怒，即令擒彭叢下獄，拷問其情。叢在獄中，悔之無及。玄德問孔明曰：“彭叢有謀反之意，當何以治之？”孔明曰：“叢雖狂士，然留之久必生禍。”於是玄德賜彭叢死於獄。

叢既死，有人報知孟達。達大驚，舉止失措。忽使命至，調劉封回守綿竹去訖。孟達慌請上庸、房陵都尉申耽、申儀弟兄二人商議曰：“我與法孝直同有功於漢中王；今孝直已死，而漢中王忘我前功，乃欲見害，為之奈何？”耽曰：“某有一計，使漢中王不能加害於公。”達大喜，急問何計。耽曰：“吾弟兄欲投魏久矣，公可作一表，辭了

漢中王，投魏王曹丕，丕必重用。吾二人亦隨後來降也。”達猛然省悟，即寫表一通，付與來使；當晚引五十餘騎投魏去了。

使命持表回成都，奏漢中王，言孟達投魏之事。先主大怒。覽其表曰：“臣達伏惟殿下將建伊、呂之業，追桓、文之功，大事草創，假勢吳、楚，是以有為之士，望風歸順。臣委質以來，愆戾山積；臣猶自知，況於君乎？今王朝英俊鱗集，臣內無輔佐之器，外無將領之才，列次功臣，誠足自愧！臣聞范蠡識微，浮於五湖；舅犯謝罪，逡巡河上。夫際會之間，請命乞身，何哉？欲潔去就之分也。況臣卑鄙，無元功巨勳，自繫於時，竊慕前賢，早思遠恥。昔申生至孝，見疑於親；子胥至忠，見誅於君；蒙恬拓境而被大刑，樂毅破齊而遭讒佞。臣每讀其書，未嘗不感慨流涕；而親當其事，益用傷悼！邇者，荊州覆敗，大臣失節，百無一還；惟臣尋事，自致房陵、上庸，而復乞身，自放於外。伏想殿下聖恩感悟，愍臣之心，悼臣之舉。臣誠小人，不能始終。知而為之，敢謂非罪？臣每聞交絕無惡聲，去臣無怨辭，臣過奉教於君子，願君王勉之，臣不勝惶恐之至！”玄德看畢，大怒曰：“匹夫叛吾，安敢以文辭相戲耶！”即欲起兵擒之。孔明曰：“可就遣劉封進兵，令二虎相併；劉封或有功，或敗績，必歸成都，就而除之，可絕兩害。玄德從之，遂遣使到綿竹，傳諭劉封。封受命，率兵來擒孟達。卻說曹丕正聚文武議事，忽近臣奏曰：“蜀將孟達來降。”丕召入問曰：“汝此來，莫非詐降乎？”達曰：“臣為不救關公之危，漢中王欲殺臣，因此懼罪來降，別無他意。”！曹丕尚未準信，忽報劉封引五萬兵來取襄陽，單搦孟達廝殺。丕曰：“汝既是真心，便可去襄陽取劉封首級來，孤方準信。”達曰：“臣以利害說之，不必動兵，令劉封亦來降也。”丕大喜，遂加孟達為散騎常侍、建武將軍、平陽亭侯，領新城太守，去守襄陽、樊城。原來夏侯尚、徐晃已先在襄陽，正將收取上庸諸部。孟達到了襄陽，與二將禮畢，探得劉封離城五十里下寨。達即修書一封，使人齎赴蜀寨招降劉封。劉封覽書大怒曰：“此賊誤吾叔侄之義，又間吾父子之親，使吾為不忠不孝之人也！”遂扯碎來書，斬其使，次日，引軍前來搦戰。

孟達知劉封扯書斬使，勃然大怒，亦領兵出迎。兩陣對圓，封立馬於門旗下。以刀指罵曰：“背國反賊，安敢亂言！”孟達曰：“汝死已臨頭上，還自執迷不省！”封大怒，拍馬輪刀，直奔孟達。戰不三合，達敗走，封乘虛追殺二十餘里，一聲喊起，伏兵盡出，左邊夏侯尚殺來，右邊徐晃殺來，孟達回身復戰。三軍夾攻，劉封大敗而走，連夜奔回上庸，背後魏兵趕來。劉封到城下叫門，城上亂箭射下。申耽在敵樓上叫曰：“吾已降了魏也！”封大怒，欲要攻城，背後追軍將至，封立腳不住，只得望房陵而奔，見城上已盡插魏旗。申儀在敵樓上將旗一飏，城後一彪軍出，旗上大書“右將軍徐晃”。封抵敵不住，急望西川而走。晃乘勢追殺。劉封部下只剩得百餘騎。到了成都，入見漢中王，哭拜於地，細奏前事。玄德怒曰：“辱子有何面目復來見吾！”封曰：“叔父之難，非兒不救，因孟達諫阻故耳。”玄德轉怒曰：“汝須食人食、穿人衣，非土木偶人

！安可聽讒賊所阻！”命左右推出斬之。漢中王既斬劉封，後聞孟達招之，毀書斬使之事，心中頗悔；又哀痛關公，以致染病。因此按兵不動。

且說魏王曹丕，自即王位，將文武官僚，盡皆升賞；遂統甲兵三十萬，南巡沛國譙縣，大饗先塋。鄉中父老，揚塵遮道，奉觴進酒，效漢高祖還沛之事。人報大將軍夏侯惇病危，丕即還鄴郡。時惇已卒，不為掛孝，以厚禮殉葬。

是歲八月間，報稱石邑縣鳳凰來儀，臨淄城麒麟出現，黃龍現於鄴郡。於是中郎將李伏、太史丞許芝商議：種種瑞徵，乃魏當代漢之兆，可安排受禪之禮，令漢帝將天下讓於魏王。遂同華歆、王朗、辛毗、賈詡、劉廙、劉曄、陳矯、陳群、桓階等一班文武官僚，四十餘人，直入內殿，來奏漢獻帝，請禪位於魏王曹丕。正是：魏家社稷今將建，漢代江山忽已移。未知獻帝如何回答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## 第八十回 曹丕廢帝篡炎劉 漢王正位續大統

卻說華歆等一班文武，入見獻帝。歆奏曰：“伏睹魏王，自登位以來，德布四方，仁及萬物，越古超今，雖唐、虞無以過此。群臣會議，言漢祚已終，望陛下效堯、舜之道，以山川社稷，禪與魏王，上合天心，下合民意，則陛下安享清閒之福，祖宗幸甚！生靈幸甚！臣等議定，特來奏請。”帝聞奏大驚，半晌無言，觀百官而哭曰：“朕想高祖提三尺劍，斬蛇起義，平秦滅楚，創造基業，世統相傳，四百年矣。朕雖不才，初無過惡，安忍將祖宗大業，等閒棄了？汝百官再從公計議。”華歆引李伏、許芝近前奏曰：“陛下若不信，可問此二人。”李伏奏曰：“自魏王即位以來，麒麟降生，鳳凰來儀，黃龍出現，嘉禾蔚生，甘露下降。此是上天示瑞，魏當代漢之象也。”許芝又奏曰：“臣等職掌司天，夜觀乾象，見炎漢氣數已終，陛下帝璽隱匿不明；魏國乾象，極天際地，言之難盡。更兼上應圖讖，其讖曰：鬼在邊，委相連；當代漢，無可言。言在東，午在西；兩日並光上下移。以此論之，陛下可早禪位。鬼在邊，委相連，是魏字也；言在東，午在西，乃許字也；兩日並光上下移，乃昌字也：此是魏在許昌應受漢禪也。願陛下察之。”帝曰：“祥瑞圖讖，皆虛妄之事；奈何以虛妄之事，而遽欲朕舍祖宗之基業乎？”王朗奏曰：“自古以來，有興必有廢，有盛必有衰，豈有不亡之國、不敗之家乎？漢室相傳四百餘年，延至陛下，氣數已盡，宜早退避，不可遲疑；遲則生變矣。”帝大哭，入後殿去了。百官哂笑而退。

次日，官僚又集於大殿，令宦官入請獻帝。帝憂懼不敢出。曹後曰：“百官請陛下設朝，陛下何故推阻？”帝泣曰：“汝兄欲篡位，令百官相逼，朕故不出。”曹後大怒曰：“吾兄奈何為此亂逆之事耶！”言未已，只見曹洪、曹休帶劍而入，請帝出殿。曹後大罵曰：“俱是汝等亂賊，希圖富貴，共造逆謀！吾父功蓋寰區，威震天下，然且不敢篡竊神器。今吾兄嗣位未幾，輒思篡漢，皇天必不祚爾！”言罷，痛哭入宮。左右侍者皆水匙魛攞 2 芡攞 2 芡攞 η 肿椎鄢匏睢 5 鄢槐撇還??壞酶?魯變暗睢；?ë嘯唬骸氨菹驢梢萊嫉茸蛉罩?棕?庠獮蠡舡！銀弁純拊唬骸扒淩冉允澈郝痠靡櫻恢屑澗嚶瀉撼?T甲鉤錚?穩套輓瞬懷賈?攞俊髹r唬骸氨菹氣舡淮又諠棕?值-l o 經交銓稹 7 淺嫉快恢矣詒菹亂病！銀整唬骸八?疫彪搏?俊髹IO 魁?唬骸疤煜輪?耍?災?菹攞奕司?? # ?災瀘姆醬舐遙U 舡俏和跟誅??北菹掄擲?沃掛蝗耍勘菹律脅恢?鞅ü攞?庇?鈺煜氣斯卜ヶ菹亂?俊銀鄞缶? ?饜澗?穉?鈞室閱渴踴?A l ë 簽較蚯埃?蹲×?邲?瀋??栽唬骸靶磧氫恍恚?綬(14)謊裕銀壅嚼醪荒芄穉?芡攞 2 芡菹謂 4 蟻粼唬骸胺??珊臥冢俊弊驚鯁l?驢唬骸胺??稍註耍輩芡樗饕?未簞W驚鯨吃唬骸壩未裳頌熈又?Γ?駁蒙盟鰓焙楹攘釵涓客瞥穌噸?W驚齟舐販痠?詠?饋：筭撒惺?拊唬骸凹殄匙C ê 荷彝解? r 旗?恍B 莒啤B ??儔俳宰鷁海?黽?頁擠??傘！?

帝顫慄不已。只見階下披甲持戈數百餘人，皆是魏兵。帝泣謂群臣曰：“朕願將天下禪於魏王，幸留殘喘，以終天年。”賈詡曰：“魏王必不負陛下。陛下可急降詔，以

安眾心。”帝只得令陳群草禪國之詔，令華歆齎捧詔璽，引百官直至魏王宮獻納。曹丕大喜。開讀詔曰：“朕在位三十二年，遭天下蕩覆，幸賴祖宗之靈，危而復存。然今仰瞻天象，俯察民心，炎精之數既終，行運在乎曹氏。是以前王既樹神武之跡，今王又光耀明德，以應其期。歷數昭明，信可知矣。夫大道之行，天下為公；唐堯不私於厥子，而名播於無窮，朕竊慕焉，今其追踵堯典，禪位於丞相魏王。王其毋辭！”

曹丕聽畢，便欲受詔。司馬懿諫曰：“不可。雖然詔璽已至，殿下宜且上表謙辭，以絕天下之謗。”丕從之，令王朗作表，自稱德薄，請別求大賢以嗣天位。帝覽表，心甚驚疑，謂群臣曰：“魏王謙遜，如之奈何？”華歆曰：“昔魏武王受王爵之時，三辭而詔不許，然後受之，今陛下可再降詔，魏王自當允從。”帝不得已，又令桓階草詔，遣高廟使張音，持節奉璽至魏王宮。曹丕開讀詔曰：“詔爾魏王，上書謙讓。朕竊為漢道陵遲，為日已久；幸賴武王操，德膺符運，奮揚神武，芟除兇暴，清定區夏。今王丕繼承前緒，至德光昭，聲教被四海，仁風扇八區；天之歷數，實在爾躬。昔虞舜有大功二十，而放勳禪以天下；大禹有疏導之績，而重華禪以帝位。漢承堯運，有傳聖之義，加順靈祇，紹天明命，使行御史大夫張音，持節奉皇帝璽綬。王其受之！”

曹丕接詔欣喜，謂賈詡曰：“雖二次有詔，然終恐天下後世，不免篡竊之名也。”詡曰：“此事極易，可再命張音齎回璽綬，卻教華歆令漢帝築一壇，名受禪壇；擇吉日良辰，集大小公卿，盡到壇下，令天子親奉璽綬，禪天下與王，便可以釋群疑而絕眾議矣。”丕大喜，即令張音齎回璽綬，仍作表謙辭。音回奏獻帝。帝問群臣曰：“魏王又讓，其意若何？”華歆奏曰：“陛下可築一壇，名曰受禪壇，集公卿庶民，明白禪位；則陛下子子孫孫，必蒙魏恩矣。”帝從之，乃遣太常院官，卜地於繁陽，築起三層高壇，擇於十月庚午日寅時禪讓。

至期，獻帝請魏王曹丕登壇受禪，壇下集大小官僚四百餘員，御林虎賁禁軍三十餘萬，帝親捧玉璽奉曹丕。丕受之。壇下群臣跪聽冊曰：“詔爾魏王！昔者唐堯禪位於虞舜，舜亦以命禹：天命不於常，惟歸有德。漢道陵遲，世失其序；降及朕躬，大亂滋昏，群兇恣逆，宇內顛覆。賴武王神武，拯茲難於四方，惟清區夏，以保綏我宗廟；豈予一人獲乂，俾九服實受其賜。今王欽承前緒，光於乃德；恢文武之大業，昭爾考之弘烈。皇靈降瑞，人神告徵；誕惟亮采，師錫朕命。全曰爾度克協於虞舜，用率我唐典，敬遜爾位。於戲！天之歷數在爾躬，君其祇順大禮，饗萬國以肅承天命！”

讀冊已畢，魏王曹丕即受八般大禮，登了帝位。賈詡引大小官僚朝於壇下。改延康元年為黃初元年。國號大魏。丕即傳旨，大赦天下。諡父曹操為太祖武皇帝，華歆奏曰：“‘天無二日，民無二主’。漢帝既禪天下，理宜退就藩服。乞降明旨，安置劉氏於何地？”言訖，扶獻帝跪於壇下聽旨。丕降旨封帝為山陽公，即日便行。華歆按劍指帝，厲聲而言曰：“立一帝，廢一帝，古之常道！今上仁慈，不忍加害，封汝為山陽公。今日便行，非宣召不許入朝！”獻帝含淚拜謝，上馬而去。壇下軍民人等見之，傷感不

已。丕謂群臣曰：“舜、禹之事，朕知之矣！”群臣皆呼萬歲。後人觀此受禪壇，有詩嘆曰：“兩漢經營事頗難，一朝失卻舊江山。黃初欲學唐虞事，司馬將來作樣看。”百官請曹丕答謝天地。丕方下拜，忽然壇前捲起一陣怪風，飛砂走石，急如驟雨，對面不見；壇上火燭，盡皆吹滅。丕驚倒於壇上，百官急救下壇，半晌方醒。侍臣扶入宮中，數日不能設朝。後病稍可，方出殿受群臣朝賀。封華歆為司徒，王朗為司空；大小官僚，一一升賞。不疾未痊，疑許昌宮室多妖，乃自許昌幸洛陽，大建宮室。

早有人到成都，報說曹丕自立為大魏皇帝，於洛陽蓋造宮殿；且傳言漢帝已遇害。漢中王聞知，痛哭終日，下令百官掛孝，遙望設祭，上尊諡曰“孝愍皇帝”。玄德因此憂慮，致染成疾，不能理事，政務皆託與孔明。

孔明與太傅許靖、光祿大夫譙周商議，言天下不可一日無君，欲尊漢中王為帝。譙周曰：“近有祥風慶雲之瑞；成都西北角有黃氣數十丈，沖霄而起；帝星見於畢、胃、昂之分，煌煌如月。此正應漢中王當即帝位，以繼漢統，更復何疑？”於是孔明與許靖，引大小官僚上表，請漢中王即皇帝位。漢中王覽表，大驚曰：“卿等欲陷孤為不忠不義之人耶？”孔明奏曰：“非也。曹丕篡漢自立，王上乃漢室苗裔，理合繼統以延漢祀。”漢中王勃然變色曰：“孤豈效逆賊所為！”拂袖而起，入於後宮。眾官皆散。

三日後，孔明又引眾官入朝，請漢中王出。眾皆拜伏於前。許靖奏曰：“今漢天子已被曹丕所弑，王上不即帝位，興師討逆，不得為忠義也。今天下無不欲王上為君，為孝愍皇帝雪恨。若不從臣等所議，是失民望矣。”漢中王曰：“孤雖是景帝之孫，並未有德澤以佈於民；今一旦自立為帝，與篡竊何異！”孔明苦勸數次，漢中王堅執不從。

孔明乃設一計，謂眾官曰：如此如此。於是孔明託病不出。漢中王聞孔明病篤，親到府中，直入臥榻邊，問曰：“軍師所感何疾？”孔明答曰：“憂心如焚，命不久矣！”漢中王曰：“軍師所憂何事？”連問數次，孔明只推病重，瞑目不答。漢中王再三請問。孔明喟然嘆曰：“臣自出茅廬，得遇大王，相隨至今，言聽計從；今幸大王有兩川之地，不負臣夙昔之言。目今曹丕篡位，漢祀將斬，文武官僚，鹹欲奉大王為帝，滅魏興劉，共圖功名；不想大王堅執不肯，眾官皆有怨心，不久必盡散矣。若文武皆散，吳、魏來攻，兩川難保。臣安得不憂乎？”漢中王曰：“吾非推阻，恐天下人議論耳。”孔明曰：“聖人云：名不正則言不順，今大王名正言順，有何可議？豈不聞天與弗取，反受其咎？”漢中王曰：“待軍師病可，行之未遲。”孔明聽罷，從榻上躍然而起，將屏風一擊，外面文武眾官皆入，拜伏於地曰：“王上既允，便請擇日以行大禮。”漢中王視之，乃是太傅許靖、安漢將軍糜竺、青衣侯向舉、陽泉侯劉豹、別駕趙祚、治中楊洪、議曹杜瓊、從事張爽、太常卿賴恭、光祿卿黃權、祭酒何宗、學士尹默、司業譙周、大司馬殷純、偏將軍張裔、少府王謀、昭文博士伊籍、從事郎秦宓等眾也。

漢中王驚曰：“陷孤於不義，皆卿等也！”孔明曰：“王上既允所請，便可築壇擇吉，恭行大禮。”即時送漢中王還宮，一面令博士許慈、諫議郎孟光掌禮，築壇於成都武擔之南。諸事齊備，多官整設鑾駕，迎請漢中王登壇致祭。譙周在壇上，高聲朗讀祭文曰：“惟建安二十六年四月丙午朔，越十二日丁巳，皇帝備，敢昭告於皇天后土：漢有天下，歷數無疆。曩者王莽篡盜，光武皇帝震怒致誅，社稷復存。今曹操阻兵殘忍，戮殺主後，罪惡滔天；操子丕，載肆凶逆，竊據神器。群下將士，以為漢祀墮廢，備宜延之，嗣武二祖，躬行天罰。備懼無德忝帝位，詢於庶民，外及遐荒君長，僉曰：天命不可以不答，祖業不可以久替，四海不可以無主。率土式望，在備一人。備畏天命，又懼高、光之業，將墜於地，謹擇吉日，登壇告祭，受皇帝璽綬，撫臨四方。惟神饗祚漢家，永綏歷服！”讀罷祭文，孔明率眾官恭上玉璽。漢中王受了，捧於壇上，再三推辭曰：“備無才德，請擇有才德者受之。”孔明奏曰：“王上平定四海，功德昭於天下，況是大漢宗派，宜即正位。已祭告天神，復何讓焉！”文武各官，皆呼萬歲。拜舞禮畢，改元章武元年。立妃吳氏為皇后，長子劉禪為太子；封次子劉永為魯王，三子劉理為梁王；封諸葛亮為丞相，許靖為司徒；大小官僚，一一升賞。大赦天下。兩川軍民，無不欣躍。次日設朝，文武官僚拜畢，列為兩班。先主降詔曰：“朕自桃園與關、張結義，誓同生死。不幸二弟雲長，被東吳孫權所害；若不報仇，是負盟也。朕欲起傾國之兵，剪伐東吳，生擒逆賊，以雪此恨！”言未畢，班內一人拜伏於階下，諫曰：“不可。”先主視之，乃虎威將軍趙雲也。正是：君王未及行天討，臣下曾聞進直言。未知子龍所諫若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## 第八十一回 急兄仇張飛遇害 雪弟恨先主興兵

卻說先主欲起兵東征，趙雲諫曰：“國賊乃曹操，非孫權也。今曹丕篡漢，神人共怒。陛下可早圖關中，屯兵渭河上流，以討凶逆，則關東義士，必裹糧策馬以迎王師；若舍魏以伐吳，兵勢一交，豈能驟解。願陛下察之。”先主曰：“孫權害了朕弟；又兼傅士仁、糜芳、潘璋、馬忠皆有切齒之仇：啖其肉而滅其族，方雪朕恨！卿何阻耶？”雲曰：“漢賊之仇，公也；兄弟之仇，私也。願以天下為重。”先主答曰：“朕不為弟報仇，雖有萬里江山，何足為貴？”遂不聽趙雲之諫，下令起兵伐吳；且發使往五溪，借番兵五萬，共相策應；一面差使往閬中，遷張飛為車騎將軍，領司隸校尉，封西鄉侯，兼閬中牧。使命齎詔而去。卻說張飛在閬中，聞知關公被東吳所害，旦夕號泣，血溼衣襟。諸將以酒解勸，酒醉，怒氣愈加。帳上帳下，但有犯者即鞭撻之；多有鞭死者。每日望南切齒睜目怨恨，放聲痛哭不已。忽報使至，慌忙接入，開讀詔旨。飛受爵望北拜畢，設酒款待來使。飛曰：“吾兄被害，仇深似海；廟堂之臣，何不早奏興兵？”使者曰：“多有勸先滅魏而後伐吳者。”飛怒曰：“是何言也！昔我三人桃園結義，誓同生死；今不幸二兄半途而逝，吾安得獨享富貴耶！吾當面見天子，願為前部先鋒，掛孝伐吳，生擒逆賊，祭告二兄，以踐前盟！”言訖，就同使命望成都而來。卻說先主每日自下教場操演軍馬，剋日興師，御駕親征。於是公卿都至丞相府中見孔明，曰：“今天子初臨大位，親統軍伍，非所以重社稷也。丞相秉鈞衡之職，何不規諫？”孔明曰：“吾苦諫數次，只是不聽。今日公等隨我入教場諫去。”當下孔明引百官來奏先主曰：“陛下初登寶位，若欲北討漢賊，以伸大義於天下，方可親統六師；若只欲伐吳，命一上將統軍伐之可也，何必親勞聖駕？”先主見孔明苦諫，心中稍回。忽報張飛到來，先主急召入。飛至演武廳拜伏於地，抱先主足而哭。先主亦哭。飛曰：“陛下今日為君，早忘了桃園之誓！二兄之仇，如何不報？”先主曰：“多官諫阻，未敢輕舉。”飛曰：“他人豈知昔日之盟？若陛下不去，臣舍此軀與二兄報仇！若不能報時，臣寧死不見陛下也！”先主曰：“朕與卿同往；卿提本部兵自閬州而出，朕統精兵會於江州，共伐東吳，以雪此恨！”飛臨行，先主囑曰：“朕素知卿酒後暴怒，鞭撻健兒，而復令在左右：此取禍之道也。今後務宜寬容，不可如前。”飛拜辭而去。次日，先主整兵要行。學士秦宓奏曰：“陛下舍萬乘之軀，而徇小義，古人所不取也。願陛下思之。”先主曰：“雲長與朕，猶一體也。大義尚在，豈可忘耶？”宓伏地不起曰：“陛下不從臣言，誠恐有失。”先主大怒曰：“朕欲興兵，爾何出此不利之言！”叱武士推出斬之，宓面不改色，回顧先主而笑曰：“臣死無恨，但可惜新創之業，又將顛覆耳！”眾官皆為秦宓告免。先主曰：“暫且囚下，待朕報仇回時發落。”孔明聞知，即上表救秦宓。其略曰：“臣亮等竊以吳賊逞奸詭之計，致荊州有覆亡之禍；隕將星於鬥牛，折天柱於楚地：此情哀痛，誠不可忘。但念遷漢鼎者，罪由曹操；移劉祚者，過非孫權。竊謂魏賊若除，則吳自賓服。願陛下納秦宓金石之言，以養士卒之力，別作良圖，則社稷幸甚！天下幸甚！”



甚！”先主看畢，擲表於地曰：“朕意已決，無得再諫！”遂命丞相諸葛亮保太子守兩川；驃騎將軍馬超並弟馬岱，助鎮北將軍魏延守漢中，以當魏兵；虎威將軍趙雲為後應，兼督糧草；黃權、程畿為參謀；馬良、陳震掌理文書；黃忠為前部先鋒；馮習、張南為副將；傅彤、張翼為中軍護尉；趙融、廖淳為合後。川將數百員，並五溪番將等，共兵七十五萬，擇定章武元年七月丙寅日出師。卻說張飛回到閬中，下令軍中；限三日內製辦白旗白甲，三軍掛孝伐吳。次日，帳下兩員末將範疆、張達，入帳告曰：“白旗白甲，一時無措，須寬限方可。飛大怒曰：“吾急欲報仇，恨不明日便到逆賊之境，汝安敢違我將令！”叱武士縛於樹上，各鞭背五十。鞭畢，以手指之曰：“來日俱要完備！若違了限，即殺汝二人示眾！”打得二人滿口出血。回到營中商議，範疆曰：“今日受了刑責，著我等如何辦得？其人性暴如火，倘來日不完，你我皆被殺矣！”張達曰：“比如他殺我，不如我殺他。”疆曰：“怎奈不得近前。”達曰：“我兩個若不當死，則他醉於床上；若是當死，則他不醉。”二人商議停當。

卻說張飛在帳中，神思昏亂，動止恍惚，乃問部將曰：“吾今心驚肉顫，坐臥不安，此何意也？”部將答曰：“此是君侯思念關公，以致如此。”飛令人將酒來，與部將同飲，不覺大醉，臥於帳中。範、張二賊，探知訊息，初更時分，各藏短刀，密入帳中，詐言欲稟機密重事，直至床前。原來張飛每睡不合眼；當夜寢於帳中，二賊見他須豎目張，本不敢動手。因聞鼻息如雷，方敢近前，以短刀刺入飛腹。飛大叫一聲而亡。時年五十五歲。後人有詩嘆曰：“安喜曾聞鞭督郵，黃巾掃盡佐炎劉。虎牢關上聲先震，長坂橋邊水逆流。義釋嚴顏安蜀境，智欺張郃定中州。伐吳未克身先死，秋草長遺閬地愁。”卻說二賊當夜割了張飛首級，便引數十人連夜投東吳去了。次日，軍中聞知，起兵追之不及。時有張飛部將吳班，向自荊州來見先主，先主用為牙門將，使佐張飛守閬中。當下吳班先發表章，奏知天子；然後令長子張苞具棺槨盛貯，令弟張紹守閬中，苞自來報先主。時先主已擇期出師。大小官僚，皆隨孔明送十里方回。孔明回至成都，怏怏不樂，顧謂眾官曰：“法孝直若在，必能制主上東行也。”

卻說先主是夜心驚肉顫，寢臥不安。出帳仰觀天文，見西北一星，其大如鬥，忽然墜地。先主大疑，連夜令人求問孔明。孔明回奏曰：“合損一上將。三日之內，必有驚報。”先主因此按兵不動。忽侍臣奏曰：“閬中張車騎部將吳班，差人齎表至。”先主頓足曰：“噫！三弟休矣！”及至覽表，果報張飛凶信。先主放聲大哭，昏絕於地。眾官救醒。

次日，人報一隊軍馬驟風而至。先主出營觀之。良久，見一員小將，白袍銀鎧，滾鞍下馬，伏地而哭，乃張苞也。苞曰：“範疆、張達殺了臣父，將首級投吳去了！”先主哀痛至甚，飲食不進。群臣苦諫曰：“陛下方欲為二弟報仇，何可先自摧殘龍體？”先主方才進膳，遂謂張苞曰：“卿與吳班，敢引本部軍作先鋒，為卿父報仇否？”苞曰：“為國為父，萬死不辭！”先主正欲遣苞起兵，又報一彪軍風擁而至。先主令侍臣探

之。須臾，侍臣引一小將軍，白袍銀鎧，入營伏地而哭。先主視之，乃關興也。先主見了關興，想起關公，又放聲大哭。眾官苦勸。先主曰：“朕想布衣時，與關、張結義，誓同生死；今朕為天子，正欲與兩弟同享富貴，不幸俱死於非命！見此二侄，能不斷腸！”言訖又哭。眾官曰：“二小將軍且退。容聖上將息龍體。”侍臣奏曰：“陛下年過六旬，不宜過於哀痛。”先主曰：“二弟俱亡，朕安忍獨生！”言訖，以頭頓地而哭。

多官商議曰：“今天子如此煩惱，將何解勸？”馬良曰：“主上親統大兵伐吳，終日號泣，于軍不利。”陳震曰：“吾聞成都青城山之西，有一隱者，姓李，名意。世人傳說此老已三百餘歲，能知人之生死吉凶，乃當世之神仙也。何不奏知天子，召此老來，問他吉凶，勝如吾等之言。”遂入奏先主。先主從之，即遣陳震齎詔，往青城山宣召。震星夜到了青城，令鄉人引入出谷深處，遙望仙莊，清雲隱隱，瑞氣非凡。忽見一小童來迎曰：“來者莫非陳孝起乎？”震大驚曰：“仙童如何知我姓字！”童子曰：“吾師昨者有言：今日必有皇帝詔命至；使者必是陳孝起。”震曰：“真神仙也！人言信不誣矣！”遂與小童同入仙莊，拜見李意，宣天子詔命。李意推老不行。震曰：“天子急欲見仙翁一面，幸勿吝鶴駕。”再三敦請，李意方行。即至御營，入見先主。先主見李意鶴髮童顏，碧眼方瞳，灼灼有光，身如古柏之狀，知是異人，優禮相待。李意曰：“老夫乃荒山村叟，無學無識。辱陛下宣召，不知有何見諭？”先主曰：“朕與關、張二弟生死之交，三十餘年矣。今二弟被害，親統大軍報仇，未知休咎如何。久聞仙翁通曉玄機，望乞賜教。”李意曰：“此乃天數，非老夫所知也。”先主再三求問，意乃索紙筆畫兵馬器械四十餘張，畫畢便一一扯碎。又畫一大人仰臥於地上，傍邊一人掘土埋之，上寫一大“白”字，遂稽首而去。先主不悅，謂群臣曰：“此狂叟也！不足為信。”即以火焚之，便催軍前進。

張苞入奏曰：“吳班軍馬已至。小臣乞為先鋒。”先主壯其志，即取先鋒印賜張苞。苞方欲掛印，又一少年將奮然出曰：“留下印與我！”視之，乃關興也。苞曰：“我已奉詔矣。”興曰：“汝有何能，敢當此任？”苞曰：“我自幼習學武藝，箭無虛發。”先主曰：“朕正要觀賢侄武藝，以定優劣。”苞令軍士於百步之外，立一面旗，旗上畫一紅心。苞拈弓取箭，連射三箭，皆中紅心。眾皆稱善。關興挽弓在手曰：“射中紅心何足為奇？”正言間，忽值頭上一行雁過。興指曰：“吾射這飛雁第三隻。”一箭射去，那隻雁應弦而落。文武官僚，齊聲喝采。苞大怒，飛身上馬，手挺父所使丈八點鋼矛，大叫曰：“你敢與我比試武藝否？”興亦上馬，綽家傳大砍刀縱馬而出曰：“偏你能使矛！吾豈不能使刀！”

二將方欲交鋒，先主喝曰：“二子休得無禮！”興、苞二人慌忙下馬，各棄兵器，拜伏請罪。先主曰：“朕自涿郡與卿等之父結異姓之交，親如骨肉；今汝二人亦是昆仲之分，正當同心協力，共報父仇；奈何自相爭競，失其大義！父喪未遠而猶如此，況日後乎？”二人再拜伏罪。先主問曰：“卿二人誰年長？”苞曰：“臣長關興一歲。”先

主即命興拜苞為兄。二人就帳前折箭為誓，永相救護。先主下詔使吳班為先鋒，令張苞、關興護駕。水陸並進，船騎雙行，浩浩蕩蕩，殺奔吳國來。卻說範疆、張達將張飛首級，投獻吳侯，細告前事。孫權聽罷，收了二人，乃謂百官曰：“今劉玄德即了帝位，統精兵七十餘萬，御駕親征，其勢甚大，如之奈何？”百官盡皆失色，面面相覷。諸葛瑾出曰：“某食君侯之祿久矣，無可報效，願舍殘生，去見蜀主，以利害說之，使兩國相和，共討曹丕之罪。”權大喜，即遣諸葛瑾為使，來說先主罷兵。正是：兩國相爭通使命，一言解難賴行人。未知諸葛瑾此去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## 第八十二回 孫權降魏受九錫 先主徵吳賞六軍

卻說章武元年秋八月，先主起大軍至夔關，駕屯白帝城。前隊軍馬已出川口。近臣奏曰：“吳使諸葛瑾至。”先主傳旨教休放入。黃權奏曰：“瑾弟在蜀為相，必有事而來。陛下何故絕之？當召入，看他言語。可從則從；如不可，則就借彼口說與孫權，令知問罪有名也。”先主從之，召瑾入城。瑾拜伏於地。先主問曰：“子瑜遠來，有何事故？”瑾曰：“臣弟久事陛下，臣故不避斧鉞，特來奏荊州之事。前者，關公在荊州時，吳侯數次求親，關公不允。後關公取襄陽，曹操屢次致書吳侯，使襲荊州；吳侯本不肯許，因呂蒙與關公不睦，故擅自興兵，誤成大事，今吳侯悔之不及。此乃呂蒙之罪，非吳侯之過也。今呂蒙已死，冤仇已息。孫夫人一向思歸。今吳侯令臣為使，願送歸夫人，縛還降將，並將荊州仍舊交還，永結盟好，共滅曹丕，以正篡逆之罪。”先主怒曰：“汝東吳害了朕弟，今日敢以巧言來說乎！”瑾曰：“臣請以輕重大小之事，與陛下論之：陛下乃漢朝皇叔，今漢帝已被曹丕篡奪，不思剿除；卻為異姓之親，而屈萬乘之尊：是舍大義而就小義也。中原乃海內之地，兩都皆大漢創業之方，陛下不取，而但爭荊州：是棄重而取輕也。天下皆知陛下即位，必興漢室，恢復山河；今陛下置魏不問，反欲伐吳：竊為陛下不取。”先主大怒曰：“殺吾弟之仇，不共戴天！欲朕罷兵，除死方休！不看丞相之面，先斬汝首！今且放汝回去，說與孫權：洗頸就戮！”諸葛瑾見先主不聽，只得自回江南。

卻說張昭見孫權曰：“諸葛子瑜知蜀兵勢大，故假以請和為辭，欲背吳入蜀。此去必不回矣。”權曰：“孤與子瑜，有生死不易之盟；孤不負子瑜，子瑜亦不負孤。昔子瑜在柴桑時，孔明來吳，孤欲使子瑜留之。子瑜曰：弟已事玄德，義無二心；弟之不留，猶瑾之不往。其言足貫神明。今日豈肯降蜀乎？孤與子瑜可謂神交，非外言所得間也。”正言間，忽報諸葛瑾回。權曰：“孤言若何？”張昭滿面羞慚而退。瑾見孫權，言先主不肯通和之意。權大驚曰：“若如此，則江南危矣！”階下一人進曰：“某有一計，可解此危。”視之，乃中大夫趙諮也。權曰：“德度有何良策？”諮曰：“主公可作一表，某願為使，往見魏帝曹丕，陳說利害，使襲漢中，則蜀兵自危矣。”權曰：“此計最善。但卿此去，休失了東吳氣象。”諮曰：“若有些小差失，即投江而死，安有面目見江南人物乎！”

權大喜，即寫表稱臣，令趙諮為使。星夜到了許都，先見太尉賈詡等並大小官僚。次日早朝，賈詡出班奏曰：“東吳遣中大夫趙諮上表。”曹丕笑曰：“此欲退蜀兵故也。”即令召入。諮拜伏于丹墀。丕覽表畢，遂問諮曰：“吳侯乃何如主也？”諮曰：“聰明、仁智、雄略之主也。”丕笑曰：“卿褒獎毋乃太甚？”諮曰：“臣非過譽也。吳侯納魯肅於凡品，是其聰也；拔呂蒙於行陣，是其明也；獲于禁而不害，是其仁也；取荊州兵不血刃，是其智也；據三江虎視天下，是其雄也；屈身於陛下，是其略也：以此論

之，豈不為聰明、仁智、雄略之主乎？”丕又問曰：“吳主頗知學乎？”詔曰：“吳主浮江萬艘，帶甲百萬，任賢使能，志存經略；少有餘閒，博覽書傳，歷觀史籍，採其大旨，不效書生尋章摘句而已。”丕曰：“朕欲伐吳，可乎？”詔曰：“大國有徵伐之兵，小國有御備之策。”丕曰：“吳畏魏乎？”詔曰：“帶甲百萬，江漢為池，何畏之有？”丕曰：“東吳如大夫者幾人？”詔曰：“聰明特達者八九十人；如臣之輩，車載斗量，不可勝數。”丕嘆曰：“使於四方，不辱君命，卿可以當之矣。”於是即降詔，命太常卿邢貞齋冊封孫權為吳王，加九錫。趙諮謝恩出城。

大夫劉曄諫曰：“今孫權懼蜀兵之勢，故來請降。以臣愚見：蜀、吳交兵，乃天亡之也；今若遣上將提數萬之兵，渡江襲之，蜀攻其外，魏攻其內，吳國之亡，不出旬日。吳亡則蜀孤矣。陛下何不早圖之？”丕曰：“孫權既以禮服朕，朕若攻之，是沮天下欲降者之心；不若納之為是。”劉曄又曰：“孫權雖有雄才，乃殘漢驃騎將軍、南昌侯之職。官輕則勢微，尚有畏中原之心；若加以王位，則去陛下一階耳。今陛下信其詐降，崇其位號以封殖之，是與虎添翼也。”丕曰：“不然。朕不助吳，亦不助蜀。待看吳、蜀交兵，若滅一國，止存一國，那時除之，有何難哉？朕意已決，卿勿復言。”遂命太常卿邢貞同趙諮捧執冊錫，徑至東吳。

卻說孫權聚集百官，商議御蜀兵之策。忽報魏帝封主公為王，禮當遠接，顧雍諫曰：“主公宜自稱上將軍、九州伯之位，不當受魏帝封爵。”權曰：“當日沛公受項羽之封，蓋因時也；何故卻之？”遂率百官出城迎接。邢貞自恃上國天使，入門不下車。張昭大怒，厲聲曰：“禮無不敬，法無不肅，而君敢自尊大，豈以江南無方寸之刃耶？”邢貞慌忙下車，與孫權相見，並車入城。忽車後一人放聲哭曰：“吾等不能奮身捨命，為主並魏吞蜀，乃令主公受人封爵，不亦辱乎！”眾視之，乃徐盛也。邢貞聞之，嘆曰：“江東將相如此，終非久在人下者也！”卻說孫權受了封爵，眾文武官僚拜賀已畢，命收拾美玉明珠等物，遣人齎進謝恩。早有細作報說蜀主引本國大兵，及蠻王沙摩柯番兵數萬，又有洞溪漢將杜路、劉寧二枝兵，水陸並進，聲勢震天。水路軍已出巫口，旱路軍已到秭歸。時孫權雖登王位，奈魏主不肯接應，乃問文武曰：“蜀兵勢大，當復如何？”眾皆默然。權嘆曰：“周郎之後有魯肅，魯肅之後有呂蒙，今呂蒙已亡，無人與孤分憂也！”言未畢，忽班部中一少年將，奮然而出，伏地奏曰：“臣雖年幼，頗習兵書。願乞數萬之兵，以破蜀兵。”權視之，乃孫桓也。桓字叔武，其父名河，本姓俞氏，孫策愛之，賜姓孫，因此亦系吳王宗族。河生四子，桓居其長，弓馬熟嫻，常從吳王征討，累立奇功，官授武衛都尉；時年二十五歲。權曰：“汝有何策勝之？”桓曰：“臣有大將二員：一名李異，一名謝旌，俱有萬夫不當之勇。乞數萬之眾，往擒劉備。”權曰：“侄雖英勇，爭奈年幼；必得一人相助，方可。”虎威將軍朱然出曰：“臣願與小將軍同擒劉備。”權許之，遂點水陸軍五萬，封孫桓為左都督，朱然為右都督，即日起兵。哨馬探得蜀兵已至宜都下寨，孫桓引二萬五千軍馬，屯於宜都界口，前後分作三

營，以拒蜀兵。卻說蜀將吳班領先鋒之印，自出川以來，所到之處，望風而降，兵不血刃，直到宜都；探知孫桓在彼下寨，飛奏先主。時先主已到秭歸，聞奏怒曰：“量此小兒，安敢與朕抗耶！”關興奏曰：“既孫權令此子為將，不勞陛下遣大將，臣願往擒之。”先主曰：“朕正欲觀汝壯氣。”即命關興前往。興拜辭欲行，張苞出曰：“既關興前去討賊，臣願同行。”先主曰：“二侄同行甚妙，但須謹慎，不可造次。”

二人拜辭先主，會合先鋒，一同進兵，列成陣勢。孫桓聽知蜀兵大至，合寨多起。兩陣對圓，桓領李異、謝旌立馬於門旗之下，見蜀營中，擁出二員大將，皆銀盔銀鎧，白馬白旗：上首張苞挺丈八點鋼矛，下首關興橫著大砍刀。苞大罵曰：“孫桓豎子！死在臨時，尚敢抗拒天兵乎！”桓亦罵曰：“汝父已作無頭之鬼；今汝又來討死，好生不智！”張苞大怒，挺槍直取孫桓。桓背後謝旌，驛馬來迎。兩將戰有三十餘合，旌敗走，苞乘勝趕來。李異見謝旌敗了，慌忙拍馬輪蘸金斧接戰。張苞與戰二十餘合，不分勝負。吳軍中裨將譚雄，見張苞英勇，李異不能勝，卻放一冷箭，正射中張苞所騎之馬。那馬負痛奔回本陣，未到門旗邊，撲地便倒，將張苞掀在地上。李異急向前輪起大斧，望張苞腦袋便砍。忽一道紅光閃處，李異頭早落地，原來關興見張苞馬回，正待接應，忽見張苞馬倒，李異趕來，興大喝一聲，劈李異於馬下，救了張苞。乘勢掩殺，孫桓大敗。各自鳴金收軍。

次日，孫桓又引軍來。張苞、關興齊出。關興立馬於陣前，單搦孫桓交鋒。桓大怒，拍馬輪刀，與關興戰三十餘合，氣力不加，大敗回陣。二小將追殺入營，吳班引著張南、馮習驅兵掩殺。張苞奮勇當先，殺入吳軍，正遇謝旌，被苞一矛刺死。吳軍四散奔走。蜀將得勝收兵，只不見了關興。張苞大驚曰：“安國有失，吾不獨生！”言訖，綽槍上馬。尋不數里，只見關興左手提刀，右手活挾一將。苞問曰：“此是何人？”興笑答曰：“吾在亂軍中，正遇仇人，故生擒來。”苞視之，乃昨日放冷箭的譚雄也。苞大喜，同回本營，斬首瀝血，祭了死馬。遂寫表差人赴先主處報捷。

孫桓折了李異、謝旌、譚雄等許多將士，力窮勢孤，不能抵敵，即差人回吳求救。蜀將張南、馮習謂吳班曰：“目今吳兵勢敗，正好乘虛劫寨。”班曰：“孫桓雖然折了許多將士，朱然水軍現今結營江上，未曾損折。今日若去劫寨，倘水軍上岸，斷我歸路，如之奈何？”南曰：“此事至易：可教關、張二將軍，各引五千軍伏於山谷中；如朱然來救，左右兩軍齊出夾攻，必然取勝。”班曰：“不如先使小卒詐作降兵，卻將劫寨事告與朱然；然見火起，必來救應，卻令伏兵擊之，則大事濟矣。”馮習等大喜，遂依計而行。

卻說朱然聽知孫桓損兵折將，正欲來救，忽伏路軍引幾個小卒上船投降。然問之，小卒曰：“我等是馮習帳下士卒，因賞罰不明，待來投降，就報機密。”然曰：“所報何事？”小卒曰：“今晚馮習乘虛要劫孫將軍營寨，約定舉火為號。”朱然聽畢，即使人報知孫桓。報事人行至半途，被關興殺了。朱然一面商議，欲引兵去救應孫桓。部將

崔禹曰：“小卒之言，未可深信。倘有疏虞，水陸二軍盡皆休矣。將軍只宜穩守水寨，某願替將軍一行。”然從之，遂令崔禹引一萬軍前去。是夜，馮習、張南、吳班分兵三路，直殺入孫桓寨中，四面火起，吳兵大亂，尋路奔走。

且說崔禹正行之間，忽見火起，急催兵前進。剛才轉過山來，忽山谷中鼓聲大震：左邊關興，右邊張苞，兩路夾攻。崔禹大驚，方欲奔走，正遇張苞；交馬只一合，被苞生擒而回。朱然聽知危急，將船往下水退五六十里去了。孫桓引敗軍逃走，問部將曰：“前去何處城堅糧廣？”部將曰：“此去正北彝陵城，可以屯兵。”桓引敗軍急望彝陵而走。方進得城，吳班等追至，將城四面圍定。關興、張苞等解崔禹到秭歸來。先主大喜，傳旨將崔禹斬卻，大賞三軍。自此威風震動，江南諸將無不膽寒。

卻說孫桓令人求救於吳王，吳王大驚，即召文武商議曰：“今孫桓受困於彝陵，朱然大敗於江中，蜀兵勢大，如之奈何？”張昭奏曰：“今諸將雖多物故，然尚有十餘人，何慮於劉備？可命韓當為正將，周泰為副將，潘璋為先鋒，凌統為合後，甘寧為救應，起兵十萬拒之。”權依所奏，即命諸將速行。此時甘寧已患痢疾，帶病從徵。

卻說先主從巫峽建平起，直接彝陵界分，七十餘里，連結四十餘寨；見關興、張苞屢立大功，嘆曰：“昔日從朕諸將，皆老邁無用矣；復有二侄如此英雄，朕何慮孫權乎！”正言間，忽報韓當、周泰領兵來到。先主方欲遣將迎敵，近臣奏曰：“老將黃忠，引五六人投東吳去了。”先主笑曰：“黃漢升非反叛之人也；因朕失口誤言老者無用，彼必不服老，故奮力去相持矣。”即召關興、張苞曰：“黃漢升此去必然有失。賢侄休辭勞苦，可去相助。略有微功，便可令回，勿使有失。”二小將拜辭先主，引本部軍來助黃忠。正是：老臣素矢忠君志，年少能成報國功。未知黃忠此去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## 第八十三回 戰猊亭先主得仇人 守江口書生拜大將

卻說章武二年春正月，武威後將軍黃忠隨先主伐吳；忽聞先主言老將無用，即提刀上馬，引親隨五六人，徑到彝陵營中。吳班與張南、馮習接入，問曰：“老將軍此來，有何事故？”忠曰：“吾自長沙跟天子到今，多負勤勞。今雖七旬有餘，尚食肉十斤，臂開二石之弓，能乘千里之馬，未足為老。昨日主上言吾等老邁無用，故來此與東吳交鋒，看吾斬將，老也不老！”正言間，忽報吳兵前部已到，哨馬臨營。忠奮然而起，出帳上馬。馮習等勸曰：“老將軍且休輕進。”忠不聽，縱馬而去。吳班令馮習引兵助戰。忠在吳軍陣前，勒馬橫刀，單搦先鋒潘璋交戰。璋引部將史蹟出馬。跡欺忠年老，挺槍出戰；鬥不三合，被忠一刀斬於馬下。潘璋大怒，揮關公使的青龍刀，來戰黃忠。交馬數合，不分勝負。忠奮力惡戰，璋料敵不過，撥馬便走。忠乘勢追殺，全勝而回。路逢關興、張苞。興曰：“我等奉聖旨來助老將軍；既已立了功，速請回營。”忠不聽。次日，潘璋又來搦戰。黃忠奮然上馬。興、苞二人要助戰，忠不從；吳班要助戰，忠亦不從；只自引五千軍出迎。戰不數合，璋拖刀便走。忠縱馬追之，厲聲大叫曰：“賊將休走！吾今為關公報仇！”追至三十餘里，四面喊聲大震，伏兵齊出：右邊周泰，左邊韓當，前有潘璋，後有凌統，把黃忠困在垓心。忽然狂風大起，忠急退時，山坡上馬忠引一軍出，一箭射中黃忠肩窩，險些兒落馬。吳兵見忠中箭，一齊來攻，忽後面喊聲大起，兩路軍殺來，吳兵潰散，救出黃忠，乃關興、張苞也。二小將保送黃忠徑到御前營中。忠年老血衰，箭瘡痛裂，病甚沉重。先主御駕自來看視，撫其背曰：“令老將軍中傷，朕之過也！”忠曰：“臣乃一武夫耳，幸遇陛下。臣今年七十有五，壽亦足矣。望陛下善保龍體，以圖中原！”言訖，不省人事。是夜殞於御營。後人有詩嘆曰：“老將說黃忠，收川立大功。重披金鎖甲，雙挽鐵胎弓。膽氣驚河北，威名鎮蜀中。臨亡頭似雪，猶自顯英雄。”

先主見黃忠氣絕，哀傷不已，敕具棺槨，葬於成都。先主嘆曰：“五虎大將，已亡三人。朕尚不能復仇，深可痛哉！”乃引御林軍直至猊亭，大會諸將，分軍八路，水陸俱進。水路令黃權領兵，先主自率大軍於旱路進發。時章武二年二月中旬也。韓當、周泰聽知先主御駕來徵，引兵出迎。兩陣對圓，韓當、周泰出馬，只見蜀營門旗開處，先主自出，黃羅銷金傘蓋，左右白旌黃鉞，金銀旌節，前後圍繞。當大叫曰：“陛下今為蜀主，何自輕出？倘有疏虞，悔之何及！”先主遙指罵曰：“汝等吳狗，傷朕手足，誓不與立於天地之間！”當回顧眾將曰：“誰敢衝突蜀兵？”部將夏恂，挺槍出馬。先主背後張苞挺丈八矛，縱馬而出，大喝一聲，直取夏恂。恂見苞聲若巨雷，心中驚懼；恰待要走，周泰弟周平見恂抵敵不住，揮刀縱馬而來。關興見了，躍馬提刀來迎。張苞大喝一聲，一矛刺中夏恂，倒撞下馬。周平大驚，措手不及，被關興一刀斬了。二小將便取韓當、周泰。韓、週二人，慌退入陣。先主視之，嘆曰：“虎父無犬子也！”用御鞭



一指，蜀兵一齊掩殺過去，吳兵大敗。那八路兵，勢如泉湧，殺的那吳軍屍橫遍野，血流成河。卻說甘寧正在船中養病，聽知蜀兵大至，火急上馬，正遇一彪蠻兵，人皆被髮跣足，皆使弓弩長槍，撻牌刀斧；為首乃是番王沙摩柯，生得面如噤血，碧眼突出，使一個鐵蒺藜骨朵，腰帶兩張弓，威風抖擻。甘寧見其勢大，不敢交鋒，撥馬而走；被沙摩柯一箭射中頭顱。寧帶箭而走，到於富池口，坐於大樹之下而死。樹上群鴉數百，圍繞其屍。吳王聞之，哀痛不已，具禮厚葬，立廟祭祀。後人有詩嘆曰：“吳郡甘興霸，長江錦慢舟。酬君重知己，報友化仇讎。劫寨將輕騎，驅兵飲巨甌。神鴉能顯聖，香火永千秋。”

卻說先主乘勢追殺，遂得猊亭。吳兵四散逃走。先主收兵，只不見關興。先主慌令張苞等四面跟尋。原來關興殺入吳陣，正遇仇人潘璋，驟馬追之。璋大驚，奔入山谷內，不知所往。興尋思只在山裡，往來尋覓不見。看看天晚，迷蹤失路。幸得星月有光，追至山僻之間，時已二更，到一莊上，下馬叩門。一老者出問何人。興曰：“吾是戰將，迷路到此，求一飯充飢。”老人引入，興見堂內點著明燭，中堂繪畫關公神像。興大哭而拜。老人問曰：“將軍何故哭拜？”興曰：“此吾父也。”老人聞言，即便下拜。興曰：“何故供養吾父？”老人答曰：“此間皆是尊神地方。在生之日，家家侍奉，何況今日為神乎？老夫只望蜀兵早早報仇。今將軍到此，百姓有福矣。”遂置酒食待之，卸鞍餵馬。

三更已後，忽門外又一人擊戶。老人出而問之，乃吳將潘璋亦來投宿。恰入草堂，關興見了，按劍大喝曰：“歹賊休走！”璋回身便出。忽門外一人，面如重棗，丹鳳眼，臥蠶眉，飄三縷美髯，綠袍金鎧，按劍而入。璋見是關公顯聖，大叫一聲，神魂驚散；欲待轉身，早被關興手起劍落，斬於地上，取心瀝血，就關公神像前祭祀。興得了父親的青龍偃月刀，卻將潘璋首級，擡於馬項之下，辭了老人，就騎了潘璋的馬，望本營而來。老人自將潘璋之屍拖出燒化。

且說關興行無數里，忽聽得人言馬嘶，一彪軍來到；為首一將，乃潘璋部將馬忠也。忠見興殺了主將潘璋，將首級擡於馬項之下，青龍刀又被興得了，勃然大怒，縱馬來取關興。興見馬忠是害父仇人，氣沖牛斗，舉青龍刀望忠便砍。忠部下三百軍併力上前，一聲喊起，將關興圍在垓心。興力孤勢危。忽見西北上一彪軍殺來，乃是張苞。馬忠見救兵到來，慌忙引軍自退。關興、張苞一處趕來。趕不數里，前面糜芳、傅士仁引兵來尋馬忠。兩軍相合，混戰一處。苞、興二人兵少，慌忙撤退，回至猊亭，來見先主，獻上首級，具言此事。先主驚異，賞犒三軍。卻說馬忠回見韓當、周泰，收聚敗軍，各分頭守把。軍士中傷者不計其數。馬忠引傅士仁、糜芳於江渚屯紮。當夜三更，軍士皆哭聲不止。糜芳暗聽之，有一夥軍言曰：“我等皆是荊州之兵，被呂蒙詭計送了主公性命，今劉皇叔御駕親征，東吳早晚休矣。所恨者，糜芳、傅士仁也。我等何不殺此二賊，去蜀營投降？功勞不小。”又一夥軍言曰：“不要性急，等個空兒，便就下手。”

糜芳聽畢，大驚，遂與傅士仁商議曰：“軍心變動，我二人性命難保。今蜀主所恨者馬忠耳；何不殺了他，將首級去獻蜀主，告稱：我等不得已而降吳，今知御駕前來，特地詣營請罪。”仁曰：“不可。去必有禍。”芳曰：“蜀主寬仁厚德：目今阿斗太子是我外甥，彼但念我國戚之情，必不肯加害。”二人計較已定，先備了馬。三更時分，入帳刺殺馬忠，將首級割了，二人帶數十騎，徑投猊亭而來。伏路軍人先引見張南、馮習，具說其事。次日，到御營中來見先主，獻上馬忠首級，哭告於前曰：“臣等實無反心；被呂蒙詭計，稱言關公已亡，賺開城門，臣等不得已而降。今聞聖駕前來，特殺此賊。以雪陛下之恨。伏乞陛下恕臣等之罪。”先主大怒曰：“朕自離成都許多時，你兩個如何不來請罪？今日勢危，故來巧言，欲全性命！朕若饒你，至九泉之下，有何面目見關公乎！”言訖，令關興在御營中，設關公靈位。先主親捧馬忠首級，詣前祭祀。又令關興將糜芳、傅士仁剝去衣服，跪於靈前，親自用刀剮之，以祭關公。忽張苞上帳哭拜於前曰：“二伯父仇人皆已誅戮；臣父冤仇，何日可報？”先主曰：“賢侄勿憂。朕當削平江南，殺盡吳狗，務擒二賊，與汝親自醢之，以祭汝父。”苞泣謝而退。

此時先主威聲大震，江南之人盡皆膽裂，日夜號哭。韓當、周泰大驚，急奏吳王，具言糜芳、傅士仁殺了馬忠，去歸蜀帝，亦被蜀帝殺了。孫權心怯，遂聚文武商議。步騭奏曰：“蜀主所恨者，乃呂蒙、潘璋、馬忠、糜芳、傅士仁也。今此數人皆亡，獨有範疆、張達二人，現在東吳。何不擒此二人，並張飛首級，遣使送還，交與荊州，送歸夫人，上表求和，再會前情，共圖滅魏，則蜀兵自退矣。”權從其言，遂具沉香木匣，盛貯飛首，綁縛範疆、張達，囚於檻車之內，令程秉為使，齎國書，望猊亭而來。

卻說先主欲發兵前進。忽近臣奏曰：“東吳遣使送張車騎之首，並囚範疆、張達二賊至。”先主兩手加額曰：“此天之所賜，亦由三弟之靈也！”即令張苞設飛靈位。先主見張飛首級在匣中面不改色，放聲大哭。張苞自仗利刀，將範疆、張達萬剮凌遲，祭父之靈。祭畢，先主怒氣不息，定要滅吳。馬良奏曰：“仇人盡戮，其恨可雪矣。吳大夫程秉到此，欲還荊州，送回夫人，永結盟好，共圖滅魏，伏候聖旨。”先主怒曰：“朕切齒仇人，乃孫權也。今若與之連和，是負二弟當日之盟矣。今先滅吳，次滅魏。”便欲斬來使，以絕吳情。多官苦告方免。程秉抱頭鼠竄，回奏吳主曰：“蜀不從講和，誓欲先滅東吳，然後伐魏。眾臣苦諫不聽，如之奈何？”

權大驚，舉止失措。闕澤出班奏曰：“現有擎天之柱，如何不用耶？”權急問何人。澤曰：“昔日東吳大事，全任周郎；後魯子敬代之；子敬亡後，決於呂子明；今子明雖喪，現有陸伯言在荊州。此人名雖儒生，實有雄才，大略，以臣論之，不在周郎之下；前破關公，其謀皆出於伯言。主上若能用之，破蜀必矣。如或有失，臣願與同罪。”權曰：“非德潤之言，孤幾誤大事。”張昭曰：“陸遜乃一書生耳，非劉備敵手；恐不可用。”顧雍亦曰：“陸遜年幼望輕，恐諸公不服；若不服則生禍亂，必誤大事。”來騭亦曰：“遜才堪治郡耳；若託以大事，非其宜也。”闕澤大呼曰：“若不用陸伯言，則

東吳休矣！臣願以全家保之！”權曰：“孤亦素知陸伯言乃奇才也！孤意已決，卿等勿言。”於是命召陸遜。遜本名陸議，後改名遜，字伯言，乃吳郡吳人也；漢城門校尉陸紆之孫，九江都尉陸駿之子；身長八尺，面如美玉；官領鎮西將軍。當下奉召而至，參拜畢，權曰：“今蜀兵臨境，孤特命卿總督軍馬，以破劉備。”遜曰：“江東文武，皆大王故舊之臣；臣年幼無才，安能制之？”權曰：“闕德潤以全家保卿，孤亦素知卿才。今拜卿為大都督，卿勿推辭。”遜曰：“倘文武不服，何如？”權取所佩劍與之曰：“如有不聽號令者，先斬後奏。”遜曰：“荷蒙重託，敢不拜命；但乞大王於來日會聚眾官，然後賜臣。”闕澤曰：“古之命將，必築壇會眾，賜白旄黃鉞、印綬兵符，然後威行令肅。今大王宜遵此禮，擇日築壇，拜伯言為大都督，假節鉞，則眾人自無不服矣。”權從之，命人連夜築壇完備，大會百官，請陸遜登壇，拜為大都督、右護軍鎮西將軍，進封婁侯，賜以寶劍印綬，令掌六郡八十一州兼荊楚諸路軍馬。吳王囑之曰：“閫以內，孤主之；閫以外，將軍制之。”

遜領命下壇，令徐盛、丁奉為護衛，即日出師；一面調諸路軍馬，水陸並進。文書到猇亭，韓當、周泰大驚曰：“主上如何以一書生總兵耶？”比及遜至，眾皆不服。遜升帳議事，眾人勉強參賀。遜曰：“主上命吾為大將，督軍破蜀。軍有常法，公等各宜遵守。違者王法無親，勿致後悔。”眾皆默然。周泰曰：“目今安東將軍孫桓，乃主上之侄，現困於彝陵城中，內無糧草，外無救兵；請都督早施良策，救出孫桓，以安主上之心。”遜曰：“吾素知孫安東深得軍心，必能堅守，不必救之。待吾破蜀後，彼自出矣。”眾皆暗笑而退。韓當謂周泰曰：“命此孺子為將，東吳休矣！公見彼所行乎？”泰曰：“吾聊以言試之，早無一計，安能破蜀也！”

次日，陸遜傳下號令，教諸將各處關防，牢守隘口，不許輕敵。眾皆笑其懦，不肯堅守。次日，陸遜升帳喚諸將曰：“吾欽承王命，總督諸軍，昨已三令五申，令汝等各處堅守；俱不遵吾令，何也？”韓當曰：“吾自從孫將軍平定江南，經數百戰；其餘諸將，或從討逆將軍，或從當今大王，皆披堅執銳，出生入死之士。今主上命公為大都督，令退蜀兵，宜早定計，調撥軍馬，分頭徵進，以圖大事；乃只令堅守勿戰，豈欲待天自殺賊耶？吾非貪生怕死之人，奈何使吾等墮其銳氣？”於是帳下諸將，皆應聲而言曰：“韓將軍之言是也。吾等情願決一死戰！”陸遜聽畢，掣劍在手，厲聲曰：“僕雖一介書生，今蒙主上託以重任者，以吾有尺寸可取，能忍辱負重故也。汝等只各守隘口，牢把險要，不許妄動，如違令者皆斬！”眾皆憤憤而退。卻說先主自猇亭佈列軍馬，直至川口，接連七百里，前後四十營寨，晝則旌旗蔽日，夜則火光耀天。忽細作報說：“東吳用陸遜為大都督，總制軍馬。遜令諸將各守險要不出。”先主問曰：“陸遜何如人也？”馬良奏曰：“遜雖東吳一書生，然年幼多才，深有謀略；前襲荊州，皆系此人之詭計。”先主大怒曰：“豎子詭計，損朕二弟，今當擒之！”便傳令進兵。馬良諫曰：“陸遜之才，不亞周郎，未可輕敵。”先主曰：“朕用兵老矣，豈反不如一黃口孺子耶

！”遂親領前軍，攻打諸處關津隘口。韓當見先主兵來，差人投知陸遜。遜恐韓當妄動，急飛馬自來觀看，正見韓當立馬于山上；遠望蜀兵漫山遍野而來，軍中隱隱有黃羅蓋傘。韓當接著陸遜，並馬而觀。當指曰：“軍中必有劉備，吾欲擊之。”遜曰：“劉備舉兵東下，連勝十餘陣，銳氣正盛；今只乘高守險，不可輕出，出則不利。但宜獎勵將士，廣佈守禦之策，以觀其變。今彼馳騁於平原廣野之間，正自得志；我堅守不出，彼求戰不得，必移屯于山林樹木間。吾當以奇計勝之。”

韓當口雖應諾，心中只是不服，先主使前隊搦戰，辱罵百端。遜令塞耳休聽，不許出迎，親自遍歷諸關隘口，撫慰將士，皆令堅守。先主見吳軍不出，心中焦躁。馬良曰：“陸遜深有謀略。今陛下遠來攻戰，自春歷夏；彼之不出，欲待我軍之變也。願陛下察之。”先主曰：“彼有何謀？但怯敵耳。曩者數敗，今安敢再出！”先鋒馮習奏曰：“即今天氣炎熱，軍屯於赤火之中，取水深為不便。”先主遂命各營，皆移于山林茂盛之地，近溪傍澗；待過夏到秋，併力進兵。馮習遂奉旨，將諸寨皆移於林木陰密之處。馬良奏曰：“我軍若動，倘吳兵驟至，如之奈何？”先主曰：“朕令吳班引萬餘弱兵，近吳寨平地屯住；朕親選八千精兵，伏于山谷之中。若陸遜知朕移營，必乘勢來擊，卻令吳班詐敗；遜若追來，朕引兵突出，斷其歸路，小子可擒矣。”文武皆賀曰：“陛下神機妙算，諸臣不及也！”馬良曰：“近聞諸葛丞相在東川點看各處隘口，恐魏兵入寇。陛下何不將各營移居之地，畫成圖本，問於丞相？”先主曰：“朕亦頗知兵法，何必又問丞相？”良曰：“古云兼聽則明，偏聽則蔽。望陛下察之。”先主曰：“卿可自去各營，畫成四至八道圖本，親到東川去向丞相。如有不便，可急來報知。”馬良領命而去。於是先主移兵於林木陰密處避暑。早有細作報知韓當、周泰。二人聽得此事，大喜，來見陸遜曰：“目今蜀兵四十餘營，皆移于山林密處，依溪傍澗，就水歇涼。都督可乘虛擊之。”正是：蜀主有謀能設伏，吳兵好勇定遭擒。未知陸遜可聽其言否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## 第八十四回 陸遜營燒七百里 孔明巧布八陣圖

卻說韓當、周泰探知先主移營就涼，急來報知陸遜。遜大喜，遂引兵自來觀看動靜；只見平地一屯，不滿萬餘人，大半皆是老弱之眾，大書“先鋒吳班”旗號。周泰曰：“吾視此等兵如兒戲耳。願同韓將軍分兩路擊之。如其不勝，甘當軍令。”陸遜看了良久，以鞭指曰：“前面山谷中。隱隱有殺氣起；其下必有伏兵，故於平地設此弱兵，以誘我耳。諸公切不可出。”眾將聽了，皆以為懦。

次日，吳班引兵到關前搦戰，耀武揚威，辱罵不絕；多有解衣卸甲，赤身裸體，或睡或坐。徐盛、丁奉入帳稟陸遜曰：“蜀兵欺我太甚！某等願出擊之！”遜笑曰：“公等但恃血氣之勇，未知孫、吳妙法，此彼誘敵之計也；三日後必見其詐矣。”徐盛曰：“三日後，彼移營已定，安能擊之乎？”遜曰：“吾正欲令彼移營也。”諸將哂笑而退。過三日後，會諸將於關上觀望，見吳班兵已退去。遜指曰：“殺氣起矣。劉備必從山谷中出也。”言未畢，只見蜀兵皆全裝慣束，擁先主而過。吳兵見了，盡皆膽裂。遜曰：“吾之不聽諸公擊班者，正為此也。今伏兵已出，旬日之內，必破蜀矣。”諸將皆曰：“破蜀當在初時，今連營五六百里，相守經七八月，其諸要害，皆已固守，安能破乎？”遜曰：“諸公不知兵法。備乃世之梟雄，更多智謀，其兵始集，法度精專；今守之久矣，不得我便，兵疲意阻，取之正在今日。”諸將方才歎服。後人有詩讚曰：“虎帳談兵按六韜，安排香餌釣鯨鰲。三分自是多英俊，又顯江南陸遜高。”卻說陸遜已定了破蜀之策，遂修箋遣使奏聞孫權，言指日可以破蜀之意。權覽畢，大喜曰：“江東復有此異人，孤何憂哉！諸將皆上書言其懦，孤獨不信，今觀其言，果非懦也。”於是大起吳兵來接應。卻說先主於猇亭盡驅水軍，順流而下，沿江屯紮水寨，深入吳境。黃權諫曰：“水軍沿江而下，進則易，退則難。臣願為前驅。陛下宜在後陣，庶萬無一失。”先主曰：“吳賊膽落，朕長驅大進，有何礙乎？”眾官苦諫，先主不從。遂分兵兩路：命黃權督江北之兵，以防魏寇；先主自督江南諸軍，夾江分立營寨，以圖進取。細作探知，連夜報知魏主，言蜀兵伐吳，樹柵連營，縱橫七百餘里，分四十餘屯，皆傍山林下寨；今黃權督兵在江北岸，每日出哨百餘里，不知何意。魏主聞之，仰面笑曰：“劉備將敗矣！”群臣請問其故。魏主曰：“劉玄德不曉兵法；豈有連營七百里，而可以拒敵者乎？包原隰險阻屯兵者，此兵法之大忌也。玄德必敗於東吳陸遜之手，旬日之內，訊息必至矣。”群臣猶未信，皆請撥兵備之。魏主曰：“陸遜若勝，必盡舉吳兵去取西川；吳兵遠去，國中空虛，朕虛託以兵助戰，令三路一齊進兵，東吳唾手可取也。”眾皆拜服。魏主下令，使曹仁督一軍出濡須，曹休督一軍出洞口，曹真督一軍出南郡：“三路軍馬會合日期，暗襲東吳。朕隨後自來接應。”調遣已定。不說魏兵襲吳。且說馬良至川，入見孔明，呈上圖本而言曰：“今移營夾江，橫佔七百里，下四十餘屯，皆依溪傍澗，林木茂盛之處。皇上令良將圖本來與丞相觀之。”孔明看訖，拍案叫苦曰：“是何

人教主上如此下寨？可斬此人！”馬良曰：“皆主上自為，非他人之謀。”孔明嘆曰：“漢朝氣數休矣！”良問其故。孔明曰：“包原隰險阻而結營，此兵家之大忌。倘彼用火攻，何以解救？又，豈有連營七百里而可拒敵乎？禍不遠矣！陸遜拒守不出，正為此也。汝當速去見天子，改屯諸營，不可如此。”良曰：“倘今吳兵已勝，如之奈何？”孔明曰：“陸遜不敢來追，成都可保無虞。”良曰：“遜何故不追？”孔明曰：“恐魏兵襲其後也。主上若有失，當投白帝城避之。吾入川時，已伏下十萬兵在魚腹浦矣。”良大驚曰：“某於魚腹浦往來數次，未嘗見一卒，丞相何作此詐語？”孔明曰：“後來必見，不勞多問。”馬良求了表章，火速投御營來。孔明自回成都，調撥軍馬救應。卻說陸遜見蜀兵懈怠，不復提防，升帳聚大小將士聽令曰：“吾自受命以來，未嘗出戰。今觀蜀兵，足知動靜，故欲先取江南岸一營。誰敢去取？”言未畢，韓當、周泰、凌統等應聲而出曰：“某等願往。”遜教皆退不用，獨喚階下末將淳于丹曰：“吾與汝五千軍，去取江南第四營：蜀將傅彤所守。今晚就要成功。吾自提兵接應。”淳于丹引兵去了，又喚徐盛、丁奉曰：“汝等各領兵三千，屯於寨外五里，如淳于丹敗回，有兵趕來，當出救之，卻不可追去。”二將自引軍去了。

卻說淳于丹於黃昏時分，領兵前進，到蜀寨時，已三更之後。丹令眾軍鼓譟而入。蜀營內傅彤引軍殺出，挺槍直取淳于丹；丹敵不住，撥馬便回。忽然喊聲大震，一彪軍攔住去路：為首大將趙融。丹奪路而走，折兵大半，正走之間，山後一彪蠻兵攔住：為首番將沙摩柯。丹死戰得脫，背後三路軍趕來。比及離營五里，吳軍徐盛、丁奉二人兩下殺來，蜀兵退去，救了淳于丹回營。丹帶箭入見陸遜請罪。遜曰：“非汝之過也。吾欲試敵人之虛實耳。破蜀之計，吾已定矣。”徐盛、丁奉曰：“蜀兵勢大，難以破之，空自損兵折將耳。”遜笑曰：“吾這條計，但瞞不過諸葛亮耳。天幸此人不在，使我成大功也。”遂集大小將士聽令：使朱然於水路進兵，來日午後東南風大作，用船裝載茅草，依計而行；韓當引一軍攻江北岸，周泰引一軍攻江南岸，每人手執茅草一把，內藏硫黃焰硝，各帶火種，各執槍刀，一齊而上，但到蜀營，順風舉火；蜀兵四十屯，只燒二十屯，每間一屯燒一屯。各軍預帶乾糧，不許暫退，晝夜追襲，只擒了劉備方止。眾將聽了軍令，各受計而去。卻說先主正在御營尋思破吳之計，忽見帳前中軍旗幡，無風自倒。乃問程畿曰：“此為何兆？”畿曰：“夜今莫非吳兵來劫營？”先主曰：“昨夜殺盡，安敢再來？”畿曰：“倘是陸遜試敵，奈何？”正言間，人報山上遠遠望見吳兵盡沿山望東去了。先主曰：“此是疑兵。”令眾休動，命關興、張苞各引五百騎出巡。黃昏時分，關興回奏曰：“江北營中火起。”先主急令關興往江北，張苞往江南，探看虛實：“倘吳兵到時，可急回報。”二將領命去了。

初更時分，東南風驟起。只見御營左屯火發。方欲救時，御營右屯又火起。風緊火急，樹木皆著，喊聲大震。兩屯軍馬齊出，奔離御營中，御營軍自相踐踏，死者不知其數。後面吳兵殺到，又不知多少軍馬。先主急上馬，奔馮習營時，習營中火光連天而起。

江南、江北，照耀如同白日。馮習慌上馬引數十騎而走，正逢吳將徐盛軍到，敵住廝殺。先主見了，撥馬投西便走。徐盛舍了馮習，引兵追來。先主正慌，前面又一軍攔住，乃是吳將丁奉，兩下夾攻。先主大驚，四面無路。忽然喊聲大震，一彪軍殺入重圍，乃是張苞，救了先主，引御林軍奔走。正行之間，前面一軍又到，乃蜀將傅彤也，合兵一處而行。背後吳兵追至。先主前到一山，名馬鞍山。張苞、傅彤請先主上的山時，山下喊聲又起：陸遜大隊人馬，將馬鞍山圍住。張苞、傅彤死據山口。先主遙望遍野火光不絕，死屍重疊，塞江而下。次日，吳兵又四下放火燒山，軍士亂竄，先主驚慌。忽如火光中一將引數騎殺上山來，視之，乃關興也。興伏地請曰：“四下火光逼近，不可久停。陛下速奔白帝城，再收軍馬可也。”先主曰：“誰敢斷後？”傅彤奏曰：“臣願以死當之！”當日黃昏，關興在前，張苞在中，留傅彤斷後，保著先主，殺下山來。吳兵見先主奔走，皆要爭功，各引大軍，遮天蓋地，往西追趕，先主令軍士盡脫袍鎧，塞道而焚，以斷後軍。正奔走間，喊聲大震，吳將朱然引一軍從江岸邊殺來，截住去路。先主叫曰：“朕死於此矣！”關興、張苞縱馬衝突，被亂箭射回，各帶重傷，不能殺出。背後喊聲又起，陸遜引大軍從山谷中殺來。

先主正慌急之間，此時天色已微明，只見前面喊聲震天，朱然軍紛紛落澗，滾滾投巖：一彪軍殺人，前來救駕。先主大喜，視之，乃常山趙子龍也。時趙雲在川中江州，聞吳、蜀交兵，遂引軍出；忽見東南一帶火光沖天，雲心驚，遠遠探視，不想先主被困，雲奮勇衝殺而來。陸遜聞是趙雲，急令軍退。雲正殺之間，忽遇朱然，便與交鋒；不一合，一槍刺朱然於馬下，殺散吳兵，救出先主，望白帝城而走。先主曰：“朕雖得脫，諸將士將奈何？”雲曰：“敵軍在後，不可久遲。陛下且入白帝城歇息，臣再引兵去救應諸將。”此時先主僅存百餘人入白帝城。後人有詩讚陸遜曰：“持矛舉火破連營，玄德窮奔白帝城。一旦威名驚蜀魏，吳王寧不敬書生。”

卻說傅彤斷後，被吳軍八面圍住。丁奉大叫曰：“川兵死者無數，降者極多，汝主劉備已被擒獲，今汝力窮勢孤，何不早降！”傅彤叱曰：“吾乃漢將，安肯降吳狗乎！”挺槍縱馬，率蜀軍奮力死戰，不下百餘合，往來衝突，不能得脫。彤長嘆曰：“吾今休矣！”言訖，口中吐血，死於吳軍之中。後人贊傅彤詩曰：“彝陵吳蜀大交兵，陸遜施謀用火焚。至死猶然罵吳狗，傅彤不愧漢將軍。”

蜀祭酒程畿，匹馬奔至江邊，招呼水軍赴敵，吳兵隨後追來，水軍四散奔逃。畿部將叫曰：“吳兵至矣！程祭酒快走罷！”畿怒曰：“吾自從主上出軍，未嘗赴敵而逃！”言未畢，吳兵驟至，四下無路，畿拔劍自刎。後人有詩讚曰：“慷慨蜀中程祭酒，身留一劍答君王。臨危不改平生志，博得聲名萬古香。”時吳班、張南久圍彝陵城，忽馮習到，言蜀兵敗，遂引軍來救先主，孫桓方才得脫。張、馮二將正行之間，前面吳兵殺來，背後孫桓從彝陵城殺出，兩下夾攻。張南、馮習奮力衝突，不能得脫，死於亂軍之中。後人有詩讚曰：“馮習忠無二，張南義少雙。沙場甘戰死，史冊共流芳。”

吳班殺出重圍，又遇吳兵追趕；幸得趙雲接著，救回白帝城去了。時有蠻王沙摩柯，匹馬奔走，正逢周泰，戰二十餘合，被泰所殺。蜀將杜路，劉寧盡皆降吳。蜀營一應糧草器仗，尺寸不存。蜀將川兵，降者無數。時孫夫人在吳，聞猊亭兵敗，訛傳先主死於軍中，遂驅車至江邊，望西遙哭，投江而死。後人立廟江濱，號曰梟姬祠。尚論者作詩嘆之曰：“先主兵歸白帝城，夫人聞難獨捐生。至今江畔遺碑在，猶著千秋烈女名。”卻說陸遜大獲全功，引得勝之兵，往西追襲。前離夔關不遠，遜在馬上看見前面臨山傍江，一陣殺氣，沖天而起；遂勒馬回顧眾將曰：“前面必有埋伏，三軍不可輕進。”即倒退十餘里，於地勢空闊處，排成陣勢，以禦敵軍；即差哨馬前去探視。回報並無軍屯在此，遜不信，下馬登高望之，殺氣復起。遜再令人仔細探視，哨馬回報，前面並無一人一騎。遜見日將西沉，殺氣越加，心中猶豫，令心腹人再往探看。回報江邊止有亂石八九十堆，並無人馬。遜大疑，令尋土人問之。須臾，有數人到。遜問曰：“何人將亂石作堆？如何亂石堆中有殺氣衝起？”土人曰：“此處地名魚腹浦。諸葛亮入川之時，驅兵到此，取石排成陣勢於沙灘之上。自此常常有氣如雲，從內而起。”陸遜聽罷，上馬引數十騎來看石陣，立馬于山坡之上，但見四面八方，皆有門有戶。遜笑曰：“此乃惑人之術耳，有何益焉！”遂引數騎下山坡來，直入石陣觀看。部將曰：“日暮矣，請都督早回。”遜方欲出陣，忽然狂風大作，一霎時，飛沙走石，遮天蓋地。但見怪石嵯峨，槎枒似劍；橫沙立土，重疊如山；江聲浪湧，有如劍鼓之聲。遜大驚曰：“吾中諸葛之計也！”急欲回時，無路可出。正驚疑間，忽見一老人立於馬前，笑曰：“將軍欲出此陣乎？”遜曰：“願長者引出。”老人策杖徐徐而行，徑出石陣，並無所礙，送至山坡之上。遜問曰：“長者何人？”老人答曰：“老夫乃諸葛孔明之岳父黃承彥也。昔小婿入川之時，於此佈下石陣，名八陣圖。反覆八門，按遁甲休、生、傷、杜、景、死、驚、開。每日每時，變化無端，可比十萬精兵。臨去之時，曾分付老夫道：後有東吳大將迷於陣中，莫要引他出來。老夫適於山岩之上，見將軍從死門而入，料想不識此陣，必為所迷。老夫平生好善，不忍將軍陷沒於此，故特自生門引出也。”遜曰：“公曾學此陣法否？”黃承彥曰：“變化無窮，不能學也。”遜慌忙下馬拜謝而回。後杜工部有詩曰：“功蓋三分國，名成八陣圖。江流石不轉，遺恨失吞吳。”陸遜回寨，嘆曰：“孔明真臥龍也！吾不能及！”於是下令班師。左右曰：“劉備兵敗勢窮，困守一城，正好乘勢擊之；今見石陣而退，何也？”遜曰：“吾非懼石陣而退；吾料魏主曹丕，其奸詐與父無異，今知吾追趕蜀兵，必乘虛來襲。吾若深入西川，急難退矣。”遂令一將斷後，遜率大軍而回。退兵未及二日，三處人來飛報：“魏兵曹仁出濡須，曹休出洞口，曹真出南郡；三路兵馬數十萬，星夜至境，未知何意。”遜笑曰：“不出吾之所料。吾已令兵拒之矣。”正是：雄心方欲吞西蜀，勝算還須御北朝。未知如何退兵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

## 第八十五回 劉先主遺詔託孤兒 諸葛亮安居平五路

卻說章武二年夏六月，東吳陸遜大破蜀兵於猇亭彝陵之地；先主奔回白帝城，趙雲引兵據守。忽馬良至，見大軍已敗，懊悔不及，將孔明之言，奏知先主。先主嘆曰：“朕早聽丞相之言，不致今日之敗！今有何面目復回成都見群臣乎！”遂傳旨就白帝城住紮，將館驛改為永安宮。人報馮習、張南、傅彤，程畿、沙摩柯等皆歿於王事，先主傷感不已。又近臣奏稱：“黃權引江北之兵，降魏去了。陛下可將彼家屬送有司問罪。”先主曰：“黃權被吳兵隔斷在江北岸，欲歸無路，不得已而降魏：是朕負權，非權負朕也，何必罪其家屬？”仍給祿米以養之。卻說黃權降魏，諸將引見曹丕，丕曰：“卿今降朕，欲追慕於陳、韓耶？”權泣而奏曰：“臣受蜀帝之恩，殊遇甚厚，令臣督諸軍於江北，被陸遜絕斷。臣歸蜀無路，降吳不可，故來投陛下。敗軍之將，免死為幸，安敢追慕於古人耶！”丕大喜，遂拜黃權為鎮南將軍。權堅辭不受。忽近臣奏曰：“有細作人自蜀中來，說蜀主將黃權家屬盡皆誅戮。”權曰：“臣與蜀主，推誠相信，知臣本心，必不肯殺臣之家小也。”丕然之。後人有詩責黃權曰：“降吳不可卻降曹，忠義安能事兩朝？堪嘆黃權惜一死，紫陽書法不輕饒。”

曹丕問賈詡曰：“朕欲一統天下，先取蜀乎？先取吳乎？”詡曰：“劉備雄才，更兼諸葛亮善能治國；東吳孫權，能識虛實，陸遜現屯兵於險要，隔江泛湖，皆難卒謀。以臣觀之，諸將之中，皆無孫權、劉備敵手。雖以陛下天威臨之，亦未見萬全之勢也。只可持守，以待二國之變。”丕曰：“朕已遣三路大兵伐吳，安有不勝之理？”尚書劉曄曰：“近東吳陸遜，新破蜀兵七十萬，上下齊心，更有江湖之阻，不可卒制，陸遜多謀，必有準備。”丕曰：“卿前勸朕伐吳，今又諫阻，何也？”曄曰：“時有不同也。昔東吳累敗於蜀，其勢頓挫，故可擊耳；今既獲全勝，銳氣百倍，未可攻也。”丕曰：“朕意已決，卿勿復言。”遂引御林軍親往接應三路兵馬。早有哨馬報說東吳已有準備：令呂範引兵拒住曹休，諸葛瑾引兵在南郡拒住曹真，朱桓引兵當住濡須以拒曹仁。劉曄曰：“既有準備，去恐無益。”丕不從，引兵而去。

卻說吳將朱桓，年方二十七歲，極有膽略，孫權甚愛之；時督軍於濡須，聞曹仁引大軍去取羨溪，桓遂盡撥軍守把羨溪去了，止留五千騎守城。忽報曹仁令大將常雕同諸葛虔、王雙、引五萬精兵飛奔濡須城來。眾軍皆有懼色。桓按劍而言曰：“勝負在將，不在兵之多寡。兵法雲：客兵倍而主兵半者，主兵尚能勝於客兵。今曹仁千里跋涉，人馬疲困。吾與汝等共據高城，南臨大江，北背山險，以逸待勞，以主制客：此乃百戰百勝之勢。雖曹丕自來，尚不足憂，況仁等耶！”於是傳令，教眾軍偃旗息鼓，只作無人守把之狀。

且說魏將先鋒常雕，領精兵來取濡須城，遙望城上並無軍馬。雕催軍急進，離城不遠，一聲炮響，旌旗齊豎。朱桓橫刀飛馬而出，直取常雕。戰不三合，被桓一刀斬常雕

於馬下。吳兵乘勢衝殺一陣，魏兵大敗，死者無數。朱桓大勝，得了無數旌旗軍器戰馬。曹仁領兵隨後到來，卻被吳兵從羨溪殺出。曹仁大敗而退，回見魏主，細奏大敗之事。丕大驚。正議之間，忽探馬報：“曹真、夏侯尚圍了南郡，被陸遜伏兵於內，諸葛瑾伏兵於外，內外夾攻，因此大敗。”言未畢，忽探馬又報：“曹休亦被呂範殺敗。”丕聽知三路兵敗，乃喟然嘆曰：“朕不聽賈詡、劉曄之言，果有此敗！”時值夏天，大疫流行，馬步軍十死六七，遂引軍回洛陽。吳、魏自此不和。

卻說先主在永安宮，染病不起，漸漸沉重，至章武三年夏四日，先主自知病入四肢，又哭關、張二弟，其病癒深：兩目昏花。厭見侍從之人，乃叱退左右，獨臥於龍榻之上。忽然陰風驟起，將燈吹搖，滅而復明，只見燈影之下，二人侍立。先主怒曰：“朕心緒不寧，教汝等且退，何故又來！”叱之不退。先主起而視之，上首乃雲長，下首乃翼德也。先主大驚曰：“二弟原來尚在？”雲長曰：“臣等非人，乃鬼也。上帝以臣二人平生不失信義，皆敕命為神。哥哥與兄弟聚會不遠矣。”先主扯定大哭。忽然驚覺，二弟不見。即喚從人問之，時正三更。先主嘆曰：“朕不久於人世矣！”遂遣使往成都，請丞相諸葛亮，尚書令李嚴等，星夜來永安宮，聽受遺命。孔明等與先主次子魯王劉永、梁王劉理，來永安宮見帝，留太子劉禪守成都。且說孔明到永安宮，見先主病危，慌忙拜伏於龍榻之下。先主傳旨，請孔明坐於龍榻之側。撫其背曰：“朕自得丞相，幸成帝業；何期智識淺陋，不納丞相之言，自取其敗。悔恨成疾，死在旦夕。嗣子孱弱，不得不以大事相托。”言訖，淚流滿面。孔明亦涕泣曰：“願陛下善保龍體，以副下天之望！”先主以目遍視，只見馬良之弟馬謖在傍，先主令且退。謖退出，先主謂孔明曰：“丞相觀馬謖之才何如？”孔明曰：“此人亦當世之英才也。”先主曰：“不然。朕觀此人，言過其實，不可大用。丞相宜深察之。”分付畢，傳旨召諸臣入殿，取紙筆寫了遺詔，遞與孔明而嘆曰：“朕不讀書，粗知大略。聖人云：鳥之將死，其鳴也哀；人之將死，其言也善。朕本待與卿等同滅曹賊，共扶漢室；不幸中道而別。煩丞相將詔付與太子禪，令勿以為常言。凡事更望丞相教之！”孔明等泣拜於地曰：“願陛下將息龍體！臣等盡施犬馬之勞，以報陛下知遇之恩也。”先主命內侍扶起孔明，一手掩淚，一手執其手，曰：“朕今死矣，有心腹之言相告！”孔明曰：“有何聖諭！”先主泣曰：“君才十倍曹丕，必能安邦定國，終定大事。若嗣子可輔，則輔之；如其不才，君可自為成都之主。”孔明聽畢，汗流遍體，手足失措，泣拜於地曰：“臣安敢不竭股肱之力，盡忠貞之節，繼之以死乎！”言訖，叩頭流血。先主又請孔明坐於榻上，喚魯王劉永、梁王劉理近前，分付曰：“爾等皆記朕言：朕亡之後，爾兄弟三人，皆以父事丞相，不可怠慢。”言罷，遂命二王同拜孔明。二王拜畢，孔明曰：“臣雖肝腦塗地，安能報知遇之恩也！”先主謂眾官曰：“朕已託孤於丞相，令嗣子以父事之。卿等俱不可怠慢，以負朕望。”又囑趙雲曰：“朕與卿於患難之中，相從到今，不想於此地分別。卿可想朕故交，早晚看顧吾子，勿負朕言。”雲泣拜曰：“臣敢不效犬馬之勞！”先主又謂眾官曰：“卿等眾官，朕不能一一分囑，願皆自愛。”言畢，駕崩，壽六十三歲。時章武

三年夏四月二十四日也。後杜工部有詩嘆曰：“蜀主窺吳向三峽，崩年亦在永安宮。翠華想像空山外，玉殿虛無野寺中。古廟杉松巢水鶴，歲時伏臘走村翁。武侯祠屋長鄰近，一體君臣祭祀同。”

先主駕崩，文武官僚，無不哀痛。孔明率眾官奉梓宮還成都。太子劉禪出城迎接靈柩，安於正殿之內。舉哀行禮畢，開讀遺詔。詔曰：“朕初得疾，但下痢耳；後轉生雜病，殆不自濟。朕聞人年五十，不稱夭壽。今朕年六十有餘，死復何恨？但以卿兄弟為念耳。勉之！勉之！勿以惡小而為之，勿以善小而不為。惟賢惟德，可以服人；卿父德薄，不足效也。卿與丞相從事，事之如父，勿怠！勿忘！卿兄弟更求聞達。至囑！至囑！”群臣讀詔已畢。孔明曰：“國不可一日無君，請立嗣君，以承漢統。”乃立太子禪即皇帝位，改元建興。加諸葛亮為武鄉侯，領益州牧。葬先主於惠陵，諡曰昭烈皇帝。尊皇后吳氏為皇太后；諡甘夫人為昭烈皇后，糜夫人亦追諡為皇后。升賞群臣，大赦天下。早有魏軍探知此事，報入中原。近臣奏知魏主。曹丕大喜曰：“劉備已亡，朕無憂矣。何不乘其國中無主，起兵伐之？”賈詡諫曰：“劉備雖亡，必託孤於諸葛亮。亮感備知遇之恩，必傾心竭力，扶持嗣主。陛下不可倉卒伐之。”正言間，忽一人從班部中奮然而出曰：“不乘此時進兵，更待何時？”眾視之，乃司馬懿也。丕大喜，遂問計於懿。懿曰：“若只起中國之兵，急難取勝。須用五路大兵，四面夾攻，令諸葛亮首尾不能救應，然後可圖。”丕問何五路，懿曰：“可修書一封，差使往遼東鮮卑國，見國王軻比能，賂以金帛，令起遼西羌兵十萬，先從旱路取西平關：此一路也。再修書遣使齎官誥賞賜，直入南蠻，見蠻王孟獲，令起兵十萬，攻打益州、永昌、牂牁、越嶲四郡，以擊西川之南：此二路也。再遣使入吳修好，許以割地，令孫權起兵十萬，攻兩川峽口，徑取涪城：此三路也。又可差使至降將孟達處，起上庸兵十萬，西攻漢中：此四路也。然後命大將軍曹真為大都督，提兵十萬，由京兆徑出陽平關取西川；此五路也。共大兵五十萬，五路並進，諸葛亮便有呂望之才，安能當此乎？”丕大喜，隨即密遣能言官四員為使前去；又命曹真為大都督，領兵十萬，徑取陽平關。此時張遼等一班舊將，皆封列侯、俱在冀、徐、青及合肥等處，據守關津隘口，故不復呼叫。卻說蜀漢後主劉禪，自即位以來，舊臣多有病亡者，不能細說。凡一應朝廷選法，錢糧、詞訟等事，皆聽諸葛丞相裁處。時後主未立皇后，孔明與群臣上言曰：“故車騎將軍張飛之女甚賢，年十七歲，可納為正宮皇后。”後主即納之。

建興元年秋八月，忽有邊報說：“魏調五路大兵，來取西川；第一路，曹真為大都督，起兵十萬，取陽平關；第二路，乃反將孟達，起上庸兵十萬，犯漢中；第三路，乃東吳孫權，起精兵十萬，取峽口入川；第四路，乃蠻王孟獲，起蠻兵十萬，犯益州四郡；第五路，乃番王軻比能，起羌兵十萬，犯西平關。此五路軍馬，甚是利害。”已先報知丞相，丞相不知為何，數日不出視事。後主聽罷大驚，即差近侍齎旨，宣召孔明入朝。使命去了半日，回報：“丞相府下人言，丞相染病不出。”後主轉慌；次日，又命黃門

侍郎董允、諫議大夫杜瓊，去丞相臥榻前，告此大事。董、杜二人到丞相府前，皆不得入。杜瓊曰：“先帝託孤於丞相，今主上初登寶位，被曹丕五路兵犯境，軍情至急，丞相何故推病不出？”良久，門吏傳丞相令，言：“病體稍可，明早出都堂議事。”董、杜二人嘆息而回。次日，多官又來丞相府前伺候。從早至晚，又不見出。多官惶惶，只得散去。杜瓊入奏後主曰：“請陛下聖駕，親往丞相府問計。”後主即引多官入宮，啟奏皇太后。太后大驚，曰：“丞相何故如此？有負先帝委託之意也！我當自往。”董允奏曰：“娘娘未可輕往。臣料丞相必有高明之見。且待主上先往。如果怠慢，請娘娘於太廟中，召丞相問之未遲。”太后依奏。

次日，後主車駕親至相府。門吏見駕到，慌忙拜伏於地而迎。後主問曰：“丞相在何處？”門吏曰：“不知在何處。只有丞相鈞旨，教擋住百官，勿得輒入。”後主乃下車步行，獨進第三重門，見孔明獨倚竹杖，在小池邊觀魚。後主在後立久，乃徐徐而言曰：“丞相安樂否？”孔明回顧，見是後主，慌忙棄杖，拜伏於地曰：“臣該萬死！”後主扶起，問曰：“今曹丕分兵五路，犯境甚急，相父緣何不肯出府視事？”孔明大笑，扶後主入內室坐定，奏曰：“五路兵至，臣安得不知，臣非觀魚，有所思也。”後主曰：“如之奈何？”孔明曰：“羌王軻比能，蠻王孟獲，反將孟達，魏將曹真；此四路兵，臣已皆退去了也。止有孫權這一路兵，臣已有退之之計，但須一能言之人為使。因未得其人，故熟思之。陛下何必憂乎？”

後主聽罷，又驚又喜，曰：“相父果有鬼神不測之機也！願聞退兵之策。”孔明曰：“先帝以陛下付託與臣，臣安敢旦夕怠慢。成都眾官，皆不曉兵法之妙，貴在使人不測，豈可洩漏於人？老臣先知西番國王軻比能，引兵犯西平關；臣料馬超積祖西川人氏，素得羌人之心，羌人以超為神威天將軍，臣已先遣一人，星夜馳檄，令馬超緊守西平關，伏四路奇兵，每日交換，以兵拒之：此一路不必憂矣。又南蠻孟獲，兵犯四郡，臣亦飛檄遣魏延領一軍左出右入，右出左入，為疑兵之計：蠻兵惟憑勇力，其心多疑，若見疑兵，必不敢進：此一路又不足憂矣。又知孟達引兵出漢中；達與李嚴曾結生死之交；臣回成都時，留李嚴守永安宮；臣已作一書、只做李嚴親筆，令人送與孟達；達必然推病不出，以慢軍心：此一路又不足憂矣。又知曹真引兵犯陽平關；此地險峻，可以保守，臣已調趙雲引一軍守把關隘，並不出戰；曹真若見我軍不出，不久自退矣。此四路兵俱不足憂。臣尚恐不能全保，又密調關興、張苞二將，各引兵三萬，屯於緊要之處，為各路救應。此數處調遣之事，皆不曾經由成都，故無人知覺。只有東吳這一路兵，未必便動：如見四路兵勝，川中危急，必來相攻；若四路不濟，安肯動乎？臣料孫權想曹丕三路侵吳之怨，必不肯從其言。雖然如此，須用一舌辯之士，徑往東吳，以利害說之，則先退東吳；其四路之兵，何足憂乎？但未得說吳之人，臣故躊躇。何勞陛下聖駕來臨？”後主曰：“太后亦欲來見相父。今朕聞相父之言，如夢初覺。復何憂哉！”

孔明與後主共飲數杯，送後主出府。眾官皆環立於門外，見後主面有喜色。後主別了孔明，上御車回朝。眾皆疑惑不定。孔明見眾官中，一人仰天而笑，面亦有喜色。孔明視之，乃義陽新野人，姓鄧，名芝，字伯苗，現為戶部尚書；漢司馬鄧禹之後。孔明暗令人留住鄧芝。多官皆散，孔明請芝到書院中，問芝曰：“今蜀、魏、吳鼎分三國，欲討二國，一統中興，當先伐何國？”芝曰：“以愚意論之：魏雖漢賊，其勢甚大，急難搖動，當徐徐緩圖；今主上初登寶位，民心未安，當與東吳連合，結為唇齒，一洗先帝舊怨，此乃長久之計也。未審丞相鈞意若何？”孔明大笑曰：“吾思之久矣，奈未得其人。今日方得也！”芝曰：“丞相欲其人何為？”孔明曰：“吾欲使人往結束吳。公既能明此意，必能不辱君命。使吳之任，非公不可。”芝曰：“愚才疏智淺，恐不堪當此任。”孔明曰：“吾來日奏知天子，便請伯苗一行，切勿推辭。”芝應允而退。至次日，孔明奏準後主，差鄧芝往說東吳。芝拜辭，望東吳而來。正是：吳人方見干戈息，蜀使還將玉帛通。未知鄧芝此去若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## 第八十六回 難張溫秦宓逞天辯 破曹丕徐盛用火攻

卻說東吳陸遜，自退魏兵之後，吳王拜遜為輔國將軍，江陵侯，領荊州牧，自此軍權皆歸於遜。張昭、顧雍啟奏吳王，請自改元。權從之，遂改為黃武元年。忽報魏主遣使至，權召入。使命陳說：“蜀前使人求救於魏，魏一時不明，故發兵應之；今已大悔，欲起四路兵取川，東吳可來接應。若得蜀土，各分一半。”權聞言，不能決，乃問於張昭、顧雍等。昭曰：“陸伯言極有高見，可問之。”權即召陸遜至。遜奏曰：“曹丕坐鎮中原，急不可圖；今若不從，必為仇矣。臣料魏與吳皆無諸葛亮之敵手。今且勉強應允，整軍預備，只探聽四路如何。若四路兵勝，川中危急，諸葛亮首尾不能救，主上則發兵以應之，先取成都，深為上策；如四路兵敗，別作商議。”權從之，乃謂魏使曰：“軍需未辦，擇日便當起程。”使者拜辭而去。

權令人探得西番兵出西平關，見了馬超，不戰自退；南蠻孟獲起兵攻四郡，皆被魏延用疑兵計殺退回洞去了；上庸孟達兵至半路，忽然染病不能行；曹真兵出陽平關，趙子龍拒住各處險道，果然“一將守關，萬夫莫開”。曹真屯兵於斜谷道，不能取勝而回。孫權知了此信，乃謂文武曰：“陸伯言真神算也。孤苦妄動，又結怨於西蜀矣。”忽報西蜀遣鄧芝到。張昭曰：“此又是諸葛亮退兵之計，遣鄧芝為說客也。”權曰：“當何以答之？”昭曰：“先於殿前立一大鼎，貯油數百斤，下用炭燒。待其油沸，可選身長面大武士一千人，各執刀在手，從宮門前直擡至殿上，卻喚芝入見。休等此人開言下說詞，責以酈食其說齊故事，效此例烹之，看其人如何對答。”

權從其言，遂立油鼎，命武士立於左右，各執軍器，召鄧芝入。芝整衣冠而入。行至宮門前，只見兩行武士，威風凜凜，各持鋼刀、大斧、長戟、短劍，直列至殿上。芝曉其意，並無懼色，昂然而行。至殿前，又見鼎鑊內熱油正沸。左右武士以目視之，芝但微微而笑。近臣引至簾前，鄧芝長揖不拜。權令捲起珠簾，大喝曰：“何不拜！”芝昂然而答曰：“上國天使，不拜小邦之主。”權大怒曰：“汝不自料，欲掉三寸之舌，效酈生說齊乎！可速入油鼎。”芝大笑曰：“人皆言東吳多賢，誰想懼一儒生！”權轉怒曰：“孤何懼爾一匹夫耶？”芝曰：“既不懼鄧伯苗，何愁來說汝等也？”權曰：“爾欲為諸葛亮作說客，來說孤絕魏向蜀，是否？”芝曰：“吾乃蜀中一儒生，特為吳國利害而來。乃設兵陳鼎，以拒一使，何其局量之不能容物耶！”權聞言惶愧，即叱退武士，命芝上殿，賜坐而問曰：“吳、魏之利害若何？願先生教我。”芝曰：“大王欲與蜀和，還是欲與魏和？”權曰：“孤正欲與蜀主講和；但恐蜀主年輕識淺，不能全始全終耳。”芝曰：“大王乃命世之英豪，諸葛亮亦一時之俊傑；蜀有山川之險，吳有三江之固；若二國連和，共為唇齒，進則可以兼吞天下，退則可以鼎足而立。今大王若委贄稱臣於魏，魏必望大王朝覲，求太子以為內侍；如其不從，則興兵來攻，蜀亦順流而進取；如此則江南之地，不復為大王有矣。若大王以愚言為不然，愚將就死於大王之前，

以絕說客之名也。”言訖，撩衣下殿，望油鼎中便跳。權急命止之，請入後殿，以上賓之禮相待。權曰：“先生之言，正合孤意。孤今欲與蜀主連和，先生肯為我介紹乎！”芝曰：“適欲烹小臣者，乃大王也；今欲使小臣者，亦大王也。大王猶自狐疑未定，安能取信於人？”權曰：“孤意已決，先生勿疑。”

於是吳王留住鄧芝，集多官問曰：“孤掌江南八十一州，更有荊楚之地，反不如西蜀偏僻之處也。蜀有鄧芝，不辱其主；吳並無一人入蜀，以達孤意。”忽一人出班奏曰：“臣願為使。”眾視之，乃吳郡吳人，姓張，名溫，字惠恕，現為中郎將。權曰：“恐卿到蜀見諸葛亮，不能達孤之情。”溫曰：“孔明亦人耳，臣何畏彼哉？”權大喜，重賞張溫，使同鄧芝入川通好。卻說孔明自鄧芝去後，奏後主曰：“鄧芝此去，其事必成。吳地多賢，定有人來答禮。陛下當禮貌之，令彼回吳，以通盟好。吳若通和，魏必不敢加兵於蜀矣。吳、魏寧靖，臣當徵南，平定蠻方，然後圖魏。魏削則東吳亦不能久存，可以復一統之基業也。”後主然之。

忽報東吳遣張溫與鄧芝入川答禮。後主聚文武于丹墀，令鄧芝、張溫入。溫自以為得志，昂然上殿，見後主施禮。後主賜錦墩，坐於殿左，設御宴待之。後主但敬禮而已。宴罷，百官送張溫到館舍。次日，孔明設宴相待。孔明謂張溫曰：“先帝在日，與吳不睦，今已晏駕。當今主上，深慕吳王，欲捐舊忿，永結盟好，併力破魏。望大夫善言回奏。”張溫領諾。酒至半酣，張溫喜笑自若，頗有傲慢之意。

次日，後主將金帛賜與張溫，設宴於城南郵亭之上，命眾官相送。孔明殷勤勸酒。正飲酒間，忽一人乘醉而入，昂然長揖，入席就坐。溫怪之，乃問孔明曰：“此何人也？”孔明答曰：“姓秦，名宓，字子勅，現為益州學士。”溫笑曰：“名稱學士，未知胸中曾學事否？”宓正色而言曰：“蜀中三尺小童，尚皆就學，何況於我？”溫曰：“且說公何所學？”宓對曰：“上至天文，下至地理，三教九流，諸子百家，無所不通；古今興廢，聖賢經傳，無所不覽。”溫笑曰：“公既出大言，請即以天為問：天有頭乎？”宓曰：“有頭。”溫曰：“頭在何方？”宓曰：“在西方。《詩》雲：‘乃眷西顧。’以此推之，頭在西方也。”溫又問：“天有耳乎？”宓答曰：“天處高而聽卑。《詩》雲：‘鶴鳴九皋，聲聞於天。’無耳何能聽？”溫又問：“天有足乎？”宓曰：“有足。《詩》雲：‘天步艱難。’無足何能步？”溫又問：“天有姓乎？”宓曰：“豈得無姓！”溫曰：“何姓？”宓答曰：“姓劉。”溫曰：“何以知之？”宓曰：“天子姓劉，以故知之。”溫又問曰：“日生於東乎？”宓對曰：“雖生於東，而沒於西。”此時秦宓語言清朗，答問如流，滿座皆驚。張溫無語，宓乃問曰：“先生東吳名士，既以天事下問，必能深明天之理。昔混沌既分，陰陽剖判；輕清者上浮而為天，重濁者下凝而為地；至共工氏戰敗，頭觸不周山，天柱折，地維缺：天傾西北，地陷東南。天既輕清而上浮，何以傾其西北乎？又未知輕清之外，還是何物？願先生教我。”張溫無言可對，乃避席而謝曰：“不意蜀中多出俊傑！恰聞講論，使僕頓開茅塞。”孔明恐溫羞愧

，故以善言解之曰：“席間問難，皆戲談耳。足下深知安邦定國之道，何在唇齒之戲哉！”溫拜謝。孔明又令鄧芝入吳答禮，就與張溫同行。張、鄧二人拜辭孔明，望東吳而來。卻說吳王見張溫入蜀未還，乃聚文武商議。忽近臣奏曰：“蜀遣鄧芝同張溫入國答禮。”權召入。張溫拜於殿前，備稱後主、孔明之德，願求永結盟好，特遣鄧尚書又來答禮。權大喜，乃設宴待之。權問鄧芝曰：“若吳、蜀二國同心滅魏，得天下太平，二主分治，豈不樂乎？”芝答曰：“天無二日，民無二王。如滅魏之後，未識天命所歸何人。但為君者，各修其德；為臣者，各盡其忠：則戰爭方息耳。”權大笑曰：“君之誠款，乃如是耶！”遂厚贈鄧芝還蜀。自此吳、蜀通好。

卻說魏國細作人探知此事，火速報入中原。魏主曹丕聽知，大怒曰：“吳、蜀連和，必有圖中原之意也。不若朕先伐之。”於是大集文武，商議起兵伐吳。此時大司馬曹仁、太尉賈詡已亡。侍中辛毗出班奏曰：“中原之地，土闊民稀，而欲用兵，未見其利。今日之計，莫若養兵屯田十年，足食足兵，然後用之，則吳、蜀方可破也。”丕怒曰：“此迂儒之論也！今吳、蜀連和，早晚必來侵境，何暇等待十年！”即傳旨起兵伐吳。司馬懿奏曰：“吳有長江之險，非船莫渡。陛下必御駕親征，可選大小戰船，從蔡、潁而入淮，取壽春，至廣陵，渡江口，徑取南徐：此為上策。”丕從之。於是日夜並工，造龍舟十隻，長二十餘丈，可容二千餘人，收拾戰船三千餘隻。魏黃初五年秋八月，會聚大小將士，令曹真為前部，張遼、張郃、文聘、徐晃等為大將先行，許褚、呂虔為中軍護衛，曹休為合後，劉曄、蔣濟為參謀官。前後水陸軍馬三十餘萬，剋日起兵。封司馬懿為尚書僕射，留在許昌，凡國政大事，並皆聽懿決斷。不說魏兵起程。卻說東吳細作探知此事，報入吳國。近臣慌奏吳王曰：“今魏王曹丕，親自乘駕龍舟，提水陸大軍三十餘萬，從蔡、潁出淮，必取廣陵渡江，來下江南。甚為利害。”孫權大驚，即聚文武商議。顧雍曰：“今主上既與西蜀連和，可修書與諸葛孔明，令起兵出漢中，以分其勢；一面遣一大將，屯兵南徐以拒之。”權曰：“非陸伯言不可當此大任。雍曰：“陸伯言鎮守荊州，不可輕動。”權曰：“孤非不知，奈眼前無替力之人。”言未盡，一人從班部內應聲而出曰：“臣雖不才，願統一軍以當魏兵。若曹丕親渡大江，臣必主擒以獻殿下；若不渡江，亦殺魏兵大半，今魏兵不敢正視東吳。”權視之，乃徐盛也。權大喜曰：“如得卿守江南一帶，孤何憂哉！”遂封徐盛為安東將軍，總鎮都督建業、南徐軍馬。盛謝恩，領命而退；即傳令教眾官軍多置器械，多設旌旗，以為守護江岸之計。忽一人挺身出曰：“今日大王以重任委託將軍，欲破魏兵以擒曹丕，將軍何不早發軍馬渡江，於淮南之地迎敵？直待曹丕兵至，恐無及矣。”盛視之，乃吳王侄孫韶也。韶字公禮，官授揚威將軍，曾在廣陵守禦；年幼負氣，極有膽勇。盛曰：“曹丕勢大；更有名將為先鋒，不可渡江迎敵。待彼船皆集於北岸，吾自有計破之。”韶曰：“吾手下自有三千軍馬，更兼深知廣陵路勢，吾願自去江北，與曹丕決一死戰。如不勝，甘當軍令。”盛不從。韶堅執要去，盛只是不肯，韶再三要行。盛怒曰：“汝如此不聽號令，吾安能制諸將乎？”叱武士推出斬之。刀斧手擁孫韶出轅門之外，立起皂旗。韶部將飛報孫



權。權聽知，急上馬來救。武士恰待行刑，孫權早到，喝散刀斧手，救了孫韶。韶哭奏曰：“臣往年在廣陵，深知地利；不就那裡與曹丕廝殺，直待他下了長江，東吳指日休矣！”權徑入營來。徐盛迎接入帳，奏曰：“大王命臣為都督，提兵拒魏；今揚威將軍孫韶，不遵軍法，違令當斬，大王何故赦之？”權曰：“韶倚血氣之壯，誤犯軍法，萬希寬恕。”盛曰：“法非臣所立，亦非大王所立，乃國家之典刑也。若以親而免之，何以令眾乎？”權曰：“韶犯法，本應任將軍處治；奈此子雖本姓俞氏，然孤兄甚愛之，賜姓孫；於孤頗有勞績。今若殺之，負兄義矣。”盛曰：“且看大王之面，寄下死罪。”權令孫韶拜謝。韶不肯拜，厲聲而言曰：“據吾之見，只是引軍去破曹丕！便死也不服你的見識！”徐盛變色。權叱退孫韶，謂徐盛曰：“便無此子，何損於兵？今後勿再用之。”言訖自回。是夜，人報徐盛說：“孫韶引本部三千精兵，潛地過江去了。”盛恐有失，於吳王面上不好看，乃喚丁奉授以密計，引三千兵渡江接應。卻說魏主駕龍舟至廣陵，前部曹真已領兵列於大江之岸。曹丕問曰：“江岸有多少兵？”真曰：“隔岸遠望，並不見一人，亦無旌旗營寨。”丕曰：“此必詭計也。朕自往觀其虛實。”於是大開江道，放龍舟直至大江，泊於江岸。船上建龍鳳日月五色旌旗，儀鑾簇擁，光耀射目。曹丕端坐舟中，遙望江南，不見一人，回顧劉曄、蔣濟曰：“可渡江否？”曄曰：“兵法實實虛虛。彼見大軍至，如何不作整備？陛下未可造次。且待三五日，看其動靜，然後發先鋒渡江以探之。”丕曰：“卿言正合朕意。”是日天晚，宿於江中。當夜月黑，軍士皆執燈火，明耀天地，恰如白晝。遙望江南，並不見半點兒火光。丕問左右曰：“此何故也？”近臣奏曰：“想聞陛下天兵來到，故望風逃竄耳。”丕暗笑。及至天曉，大霧迷漫，對面不見。須臾風起，霧散雲收，望見江南一帶皆是連城：城樓上槍刀耀日，遍城盡插旌旗號帶。頃刻數次人來報：“南徐沿江一帶，直至石頭城，一連數百里，城郭舟車，連綿不絕，一夜成就。”曹丕大驚。原來徐盛束縛蘆葦為人，盡穿青衣，執旌旗，立於假城疑樓之上。魏兵見城上許多人馬，如何不膽寒？丕嘆曰：“魏雖有武士千群，無所用之。江南人物如此，未可圖也！”

正驚訝間，忽然狂風大作，白浪滔天，江水濺溼龍袍，大船將覆。曹真慌令文聘撐小舟急來救駕。龍舟上人立站不住。文聘跳上龍舟，負丕下得小舟，奔入河港。忽流星馬報道：“趙雲引兵出陽平關，徑取長安。”丕聽得，大驚失色，便教回軍。眾軍各自奔走。背後吳兵追至。丕傳旨教盡棄御用之物而走。龍舟將次入淮，忽然鼓角齊鳴，喊聲大震，刺斜裡一彪軍殺到：為首大將，乃孫韶也。魏兵不能抵當，折其大半，淹死者無數。諸將奮力救出魏主。魏主渡淮河，行不三十里，淮河中一帶蘆葦，預灌魚油，盡皆火著；順風而下，風勢甚急，火焰漫空，絕住龍舟。丕大驚，急下小船傍岸時，龍舟上早已火著。丕慌忙上馬。岸上一彪軍殺來；為首一將，乃丁奉也。張遼急拍馬來迎，被奉一箭射中其腰，卻得徐晃救了，同保魏主而走，折軍無數。背後孫韶、丁奉奪得馬匹、車仗、船隻、器械不計其數。魏兵大敗而回。吳將徐盛全獲大功，吳王重加賞賜。張遼回到許昌，箭瘡迸裂而亡，曹丕厚葬之，不在話下。卻說趙雲引兵殺出陽平關之次

，忽報丞相有文書到，說益州耆帥雍杲崓??跌匣癥?鶚?蚵???致鉤目い灰屹誦?蘋齏??盥  
沓?嶮匱羝焦兀?ㄣ 嚶?閱險鰲U栽頗思筆氈??于4聳笨酌髟誅啥頰?輻?恚?鬚閱險鰲U?  
牽悍郊??獾斜蔽海?摯次魔裾僥下?N粗?じ喝綰危?鉦聰孿姆紙狻?

## 第八十七回 徵南寇丞相大興師 抗天兵蠻王初受執

卻說諸葛丞相在於成都，事無大小，皆親自從公決斷。兩川之民，忻樂太平，夜不閉戶，路不拾遺。又幸連年大熟，老幼鼓腹謳歌，凡遇差徭，爭先早辦。因此軍需器械應用之物，無不完備；米滿倉廩，財盈府庫。

建興三年，益州飛報：蠻王孟獲，大起蠻兵十萬，犯境侵掠。建寧太守雍韓？撕撼？卜膠鉞？葵？螞？窠？峽？匡裨？旆？礎？欄？樋？ぬ？じ？穀？(16)縵？Q郡太守高定，二人獻了城。止有永昌太守王伉不肯反。現今雍輟(18)穀？8.叨？亡？瞬？肯？氣？寺？恚？雜？阮？匣？裡？蛇？脊？呢？ゴ？蟻？啦？あ？襪？踟？牘？Σ？蹙？攬？峒？儼？眨？朗？厄？順？牽？涓？粕？楚？薄？酌？駱？巳？氤？嗟？籛？髟？唬？骸？俺？脊？颯？下？環？倒？抑？蠡？家？病？3？嫉？弊？粵？齏？缶？叭？フ？魑？幘！焙？籛？髟？弧？岸？興？鋤？ǎ？庇？脅？苈？B？檢？喔？鈔？薺？イ？任？狻(10)豪？垂？イ？韁？魏？危？俊？笨？酌？髟？唬？骸？岸？夥？接？胛？夜？埠？停？銜？搏？煨？模？蝗？粲？幸？煨？模？鈇？顯？詘？椎？鄢？牽？已？絲？僂？甬？窖？芬？病？2？苈？擄？埽？衿？焉？イ？苈？苈？鍛？跡？磧？矣？新？沓？匕？押？褐？兄？畚？也？豕？槐？蹟？且？病？3？加？至？舫？匱？恕(17)虐？確？至？驕？扔？Γ？1？苈？蠻？蛭？搏？皇？A？癰？枷？熱？ド？綽？劍？緩？蠡？猓？イ？醢？賈？性？厂？鵠？𠂔？酥？鰯？洩？輪？于！焙？籛？髟？唬？骸？半？弈？曖？攷？拗？ㄣ？喔？剛？湍？眯？兄？！？愍？暈？幢？希？叟？磕？編？蝗？順？鱸？唬？骸？安？豢？桑？〔豢桑敝謔又？四涎竣艘玻？脹醢？治囊牽？治？梢櫬蠓頤A？稍唬骸澳戲講幻？兀？我咧？紓回ㄣ？啾？庵？厝危？栽墩鰯？攪？艘病G矣宏等乃疥癬之疾，丞相只須遣一大將討之，必然成功。〕孔明曰：“南蠻之地，離國甚遠，人多不習王化，收伏甚難，吾當親去徵之。可剛可柔，別有斟酌，非可容易託人。”

王連再三苦勸，孔明不從。是日，孔明辭了後主，令蔣琬為參軍，費禕為長史，董厥、樊建二人為掾史；趙雲、魏延為大將，總督軍馬；王平、張翼為副將；並川將數十員：共起川兵五十萬，前望益州進發。忽有關公第三子關索，入軍來見孔明曰：“自荊州失陷，逃難在鮑家莊養病。每要赴川見先帝報仇，瘡痕未合，不能起行。近已安痊，打探得吳仇人已皆誅戮，徑來西川見帝，恰在途中遇見徵南之兵，特來投見。”孔明聞之，嗟訝不已；一面遣人申報朝廷，就令關索為前部先鋒，一同徵南。大隊人馬，各依隊伍而行。飢餐渴飲，夜住曉行；所經之處，秋毫無犯。

卻說雍韓？酌？髟？醢？炒？缶？轟？從？敷？叨？ā？(18)穀？桃？棕？直？罰？焊？叨？亡？≈？新？罰？宏？在？左？，朱褒在右；三路各引兵五六萬迎敵。於是高定令鄂煥為前部先鋒。煥身長九尺，面貌醜惡，使一枝方天戟，有萬夫不當之勇；領本部兵，離了大寨，來迎蜀兵。卻說孔明統大軍已到益州界分。前部先鋒魏延，副將張翼、王平，才入界口，正遇鄂煥軍馬。兩陣對圓，魏延出馬大罵曰：“反賊早早受降！”鄂煥拍馬與魏延交鋒。戰不數合，延詐敗走，煥隨後趕來。走不數里，喊聲大震。張翼、王平兩路軍殺來，絕其後路。延復回，三員將併力拒戰，生擒鄂煥。解到大寨，入見孔明。孔明令去其縛，以酒食待之。問曰：“汝是何人部將？”煥曰：“某是高定部將。”孔明曰：“吾知高定乃忠義之士，今為雍韓？螞？災？氣？鞫？恕？N？嶠？穹？湃？昊？厝？イ？罌？嚙？卦？繚？縈？榻？擔？庠？獫？蟲？觥！倍？薶？臘？若？歡？イ？、？叨？ǎ？？

悼酌髦?隆6丅喔屑げ灰選4穩眨?宏至寨。禮畢，暝唬骸叭綰蔚枚躉闌區玻俊倍彳唬骸  
爸罌鵠烈砸宸胖?!標曰：“此乃諸葛亮反間之計：欲令我兩人不和，故施此謀也。”  
定半信不信，心中猶豫。忽報蜀將搦戰，曜砸??蟻?鯰?U講皇?希?撥馬便走。延率兵大  
進，追殺二十餘里。次日，雍曖制鴛?從??酌饗渙??詹懷觥V戀謁娜眨?宏、高定分兵  
兩路，來取蜀寨。卻說孔明令魏延兩路伺候；果然雍輟8.叨?鉸繁?蠱?環??鄙舜蟀毫??  
甘叟獎??冀獾醬筋?礎S宏的人，囚在一邊；高定的人，囚在一邊。卻令軍士謠說：“  
但是高定的人免死，雍甌娜司∩薄！敝誥?暈糯搜浴I偈保?酌髀釗?宏的人到帳前，問  
曰：“汝等皆是何人部從？”眾偽曰：“高定部下人也。”孔明教皆免其死，與酒食賞  
勞，令人送出界首，縱放回寨。孔明又喚高定的人問之。眾皆告曰：“吾等實是高定部  
下軍士。”孔明亦皆免其死，賜以酒食；卻揚言曰：“雍杲祥帳谷送督擔??茲嚙韃(18)穀?  
準兌暈??停?嶸醪蝗獺H甌燃仁歉叨ú肯戮??岱湃甌然厝彳?儼豢殺撤礎H粼債芾蠱?霾磺  
歲!?

眾皆拜謝而去；回到本寨，入見高定，說知此事。定乃密遣人去雍噉?刑教??從幸  
話惴嘔氏娜耍?運悼酌髦?攏灰蛇擻宏部軍，多有歸順高定之心。雖然如此，高定心中不  
穩，又令一人來孔明寨中探聽虛實。被伏路軍捉來見孔明。孔明故意認做雍甌娜耍?餃  
抵手形試唬骸叭暝?b仍枷攣贅叨ā(18)穀??聳準叮?蠟撾罇已掌冢咳嗽庫瞬癢?福?綰巫鮑  
孟缸鰯本?亢??鷄A?酌饗躍剖炒橢??升從橐環猓?毒?吭唬骸叭甌執聳榷隊宏，教他早早  
下手，休得誤事。”細作拜謝而去，回見高定，呈上孔明之書，說雍耆鞫已鞫恕6?詞  
楸希?笈?唬骸拔帽哉嫫拇???朔從?彥幔?棒咋訝蓋筆鉤蕉躉郎桃櫛；滂唬骸翱酌脬已嗜耍?  
持?幌櫛N業饒猓醋鞫癢?雜宏之故；不如殺暎醞憤酌鰲！倍彳唬骸叭綰蝸率鄭俊被滂唬  
骸翱繕枰幌??釗已テ胗宏。彼若無異心，必坦然而來；若其不來，必有異心。我主可攻  
其前，某伏於寨後小路候之；听汕訃印！備叨ù悠洩裕?柘?胗宏。見?汕叭輾嘔薰?恐?裕?  
宥?煥礎J且垢叨丅??莖隊宏寨中。原來有孔明放回免死的人，皆想高定之德，乘時助  
戰。雍戾?徽階月搖j上馬望山路而走。行不二里，鼓聲響處，一彪軍出，乃鄂煥也：  
挺方天戟，驛馬當先。雍髻隴植患埃?換酪魂?逃詠硃攏?丸善涓準丁j部下軍士皆降高  
定。定引兩部軍來降孔明，獻雍曄準隊謖氏隆?酌鞫咦?謖噬希?攘斜筍彝譜?叨ǎ?妒妝  
g礎6彳唬骸澳掣胸H啻蠖鰯?窠?宏首級來降，何故斬也？”孔明大笑曰：“汝來詐降。  
敢瞞吾耶！”定曰：“丞相何以知吾詐降？”孔明於匣中取出一緘，與高定曰：“朱褒  
已使人密獻降書，說你與雍杲嶸?樂?唬?審弦壞H閔貝已耍課拏手?噉一病！倍ń星?唬骸  
爸穀?朔醇渲?埔病XH嘍脅豢尚牛笨酌髟唬骸拔帽嘎啞疽幻嬾?省H耆餒降彌穀??獎碯  
嫫墓！倍彳唬骸柏H嘈苑傘D橙テ莖穀?醇?H啞?髡危俊笨酌髟唬骸叭竣鞫耍?帽尚姆較  
(14)病!?

高定即引部將鄂煥並本部兵，殺奔朱褒營來。比及離寨約有十里，山後一彪軍到，  
乃朱褒也。褒見高定軍來，慌忙與高定答話。定大罵曰：“汝如何寫書與諸葛丞相處，

使反間之計害吾耶？”褒目瞪口呆，不能回答。忽然鄂煥於馬後轉過，一戟刺朱褒於馬下。定厲聲而言曰：“如不順者皆戮之！”於是眾軍一齊拜降。定引兩部軍來見孔明，獻朱褒首級於帳下。孔明大笑曰：“吾故使汝殺此二賊，以表忠心。”遂命高定為益州太守，總攝三郡；令鄂煥為牙將。三路軍馬已平。

於是永昌太守王伉出城迎接孔明。孔明入城已畢，問曰：“誰與公守此城，以保無虞？”伉曰：“某今日得此郡無危者，皆賴永昌不韋人，姓呂，名凱，字季平。皆此人之力。”孔明遂請目凱至。凱入見，禮畢。孔明曰：“久聞公乃永昌高士，多虧公保守此城。今欲平蠻方，公有何高見？”呂凱遂取一圖，呈與孔明曰：“某自歷仕以來，知南人慾反久矣，故密遣人入其境，察看可屯兵交戰之處，畫成一圖，名曰《平蠻指掌圖》。今敢獻與明公。明公試觀之，可為徵蠻之一助也。”孔明大喜，就用呂凱為行軍教授，兼嚮導官。於是孔明提兵大進，深入南蠻之境。正行軍之次，忽報天子差使命至。孔明請入中軍，但見一人素袍白衣而進，乃馬謖也——為兄馬良新亡，因此掛孝。——謖曰：“奉主上敕命，賜眾軍酒帛。”孔明接詔已畢，依命——給散，遂留馬謖在帳敘話。孔明問曰：“吾奉天子詔，削平蠻方；久聞幼常高見，望乞賜教。”謖曰：“愚有片言，望丞相察之；南蠻恃其地遠山險，不服久矣；雖今日破之，明日復叛。丞相大軍到彼，必然平服；但班師之日，必用北伐曹丕；蠻兵若知內虛，其反必速。夫用兵之道：攻心為上，攻城為下；心戰為上，兵戰為下。願丞相但服其心足矣。”孔明嘆曰：“幼常足知吾肺腑也！”於是孔明遂令馬謖為參軍，即統大兵前進。卻說蠻王孟獲，聽知孔明智破雍闓、麴、楊、董、桃、羅五將，歡欣私鴿啡？嵩？B？諤？茨碩？蹦蹦？B？謏？茨稅11.佯？？AH？叢？？爰？匣瘰；裨唬骸敖襪罡鷺— 噴齧缶？辭治揖辰紓？壞貌徊17.Φ兄？H耆？絲煞直？？範？？H緄檬ふ擻？闔？粗鰲！庇謔欠紙鴿啡？岨≈新罰？？蹦蹦僑∞舐罰？11.佯？f衣罰焊餐？補蚬???懶瞳？小？

卻說孔明正在寨中議事，忽哨馬飛報，說三洞元帥分兵三路到來。孔明聽畢，即喚趙雲、魏延至，卻都不分付；更喚王平、馬忠至，囑之曰：“今蠻兵三路而來，吾欲令子龍、文長去；此二人不識地理，未敢用之。王平可往左路迎敵，馬忠可往右路迎敵。吾卻使子龍、文長隨後接應。今日整頓軍馬，來日平明進發。”二人聽令而去。又喚張嶷、張翼分付曰：“汝二人同領一軍，往中路迎敵。今日整點軍馬，來日與王平、馬忠約會而進。吾欲令子龍、文長去取，奈二人不識地理，故未敢用之。”張嶷、張翼聽令去了。

趙雲、魏延見孔明不用，各有慍色。孔明曰：“吾非不用汝二人，但恐以中年涉險，為蠻人所算，失其銳氣耳。”趙雲曰：“倘我等識地理，若何？”孔明曰：“汝二人只宜小心，休得妄動。”二人怏怏而退。趙雲請魏延到自己寨內商議曰：“吾二人為先鋒，卻說不識地理而不肯用。今用此後輩，吾等豈不羞乎？”延曰：“吾二人只今就上馬，親去探之；捉住土人，便教引進，以敵蠻兵，大事可成。”雲從之，遂上馬徑取中

路而來。方行不數里，遠遠望見塵頭大起。二人上山坡看時，果見數十騎蠻兵，縱馬而來。二人兩路衝出。蠻兵見了，大驚而走。趙雲、魏延各生擒幾人，回到本寨，以酒食待之，卻細問其故。蠻兵告曰：“前面是金環三結元帥大寨，正在山口。寨邊東西兩路，卻通五溪洞並董荼那、阿會喃各寨之後。”

趙雲、魏延聽知此話，遂點精兵五千，教擒來蠻兵引路。比及起軍時，已是二更天氣；月明星朗，趁著月色而行。剛到金環三結大寨之時，約有四更，蠻兵方起造飯，準備天明廝殺。忽然趙雲、魏延兩路殺入，蠻兵大亂。趙雲直殺入中軍，正逢金環三結元帥；交馬只一合，被雲一槍刺落馬下，就梟其首級。餘軍潰散。魏延便分兵一半，望東路抄董荼那寨來。趙雲分兵一半，望西路抄阿會喃寨來。比及殺到蠻兵大寨之時，天已平明。先說魏延殺奔董荼那寨來。董荼那聽知寨後有軍殺至，便引兵出寨拒敵。忽然寨前門一聲喊起，蠻兵大亂。原來王平軍馬早已到了。兩下夾攻，蠻兵大敗。董荼那奪路走脫，魏延追趕不上。卻說趙雲引兵殺到阿會喃寨後之時，馬忠已殺至寨前。兩下夾攻，蠻兵大敗，阿會喃乘亂走脫。各自收軍，回見孔明。孔明問曰：“三洞蠻兵，走了兩洞之主；金環三結元帥首級安在？”趙雲將首級獻功。眾皆言曰：“董荼那、阿會喃皆棄馬越嶺而去，因此趕他不上。”孔明大笑曰：“二人吾已擒下了。”趙、魏二人並諸將皆不信。少頃，張嶷解董荼那到，張翼解阿會喃到。眾皆驚訝。孔明日：“吾觀呂凱圖本，已知他各人下的寨子，故以言激子龍、文長之銳氣，故教深入重地，先破金環三結，隨即分兵左右寨後抄出，以王平、馬忠應之。非子龍、文長不可當此任也。吾料董荼那、阿會喃必從便徑往山路而走，故遣張嶷、張翼以伏兵待之，令關索以兵接應，擒此二人。”諸將皆拜伏曰：“丞相機算，神鬼莫測！”

孔明令押過董荼那、阿會喃至帳下，盡去其縛，以酒食衣服賜之，令各自歸洞，勿得助惡。二人泣拜，各投小路而去。孔明謂諸將曰：“來日孟獲必然親自引兵廝殺，便可就此擒之。”乃喚趙雲、魏延至，付與計策，各引五千兵去了。又喚王平、關索同引一軍，授計而去。孔明分撥已畢，坐於帳上待之。卻說蠻王孟獲在帳中正坐，忽哨馬報來，說三洞元帥，俱被孔明捉將去了；部下之兵，各自潰散。獲大怒，遂起蠻兵迤邐進發，正遇王平軍馬。兩陣對圓，王平出馬橫刀望之：只見門旗開處，數百南蠻騎將兩勢擺開。中間孟獲出馬：頭頂嵌寶紫金冠，身披纓絡紅錦袍，腰繫碾玉獅子帶，腳穿鷹嘴抹綠靴，騎一匹捲毛赤兔馬，懸兩口松紋鑲寶劍，昂然觀望，回顧左右蠻將曰：“人每說諸葛亮善能用兵；今觀此陣，旌旗雜亂，隊伍交錯；刀槍器械，無一可能勝吾者：始知前日之言謬也。早知如此，吾反多時矣。誰敢去擒蜀將：以振軍威？”言未盡，一將應聲而出，名喚忙牙長；使一口截頭大刀，騎一匹黃驃馬，來取王平。二將交鋒，戰不數合，王平便走。孟獲驅兵大進，迤邐追趕。關索略戰又走，約退二十餘里。孟獲正追殺之間，忽然喊聲大起，左有張嶷，右有張翼，兩路兵殺出，截斷歸路。王平、關索復兵殺回。前後夾攻，蠻兵大敗。孟獲引部將死戰得脫，望錦帶山而逃。背後三路兵追殺

將來。獲正奔走之間，前面喊聲大起，一彪軍攔住：為首大將乃常山趙子龍也。獲見了大驚，慌忙奔錦帶山小路而走。子龍衝殺一陣，蠻兵大敗，生擒者無數。孟獲止與數十騎奔入山谷之中，背後追兵至近，前面路狹，馬不能行，乃棄了馬匹，爬山越嶺而逃。忽然山谷中一聲鼓響，乃是魏延受了孔明計策，引五百步軍，伏於此處，孟獲抵敵不住，被魏延生擒活捉了。從騎皆降。魏延解孟獲到大寨來見孔明。孔明早已殺牛宰羊，設宴在寨；卻教帳中排開七重圍子手，刀槍劍戟，燦若霜雪；又執御賜黃金鉞斧，曲柄傘蓋，前後羽葆鼓吹，左右排開御林軍，佈列得十分嚴整。孔明端坐於帳上，只見蠻兵紛紛穰穰，解到無數。孔明喚到帳中，盡去其縛，撫諭曰：“汝等皆是好百姓，不幸被孟獲所拘，今受驚？。吾想汝等父母、兄弟、妻子必倚門而望；若聽知陣敗，定然割肚牽腸，眼中流血。吾今盡放汝等回去，以安各人父母、兄弟、妻子之心。”言訖，各賜酒食米糧而遣之。蠻兵深感其恩，泣拜而去。孔明教喚武士押過孟獲來。不移時，前推後擁，縛至帳前。獲跪與帳下。孔明曰：“先帝待汝不薄，汝何敢背反？”獲曰：“兩川之地，皆是他人所佔土地，汝主倚強奪之，自稱為帝。吾世居此處，汝等無禮，侵我土地：何為反耶？”孔明曰：“吾今擒汝，汝心服否？”獲曰：“山僻路狹，誤遭汝手，如何肯服！”孔明曰：“汝既不服，吾放汝去，若何？”獲曰：“汝放我回去，再整軍馬，共決雌雄；若能再擒吾，吾方服也。”孔明即令去其縛。與衣服穿了，賜以酒食，給與鞍馬，差人送出路，徑望本寨而去。正是：寇入掌中還放去，人居化外未能降。未知再來交戰若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## 第八十八回 渡瀘水再縛番王 識詐降三擒孟獲

卻說孔明放了孟獲，眾將上帳問曰：“孟獲乃南蠻渠魁，今幸被擒，南方便定；丞相何故放之？”孔明笑曰：“吾擒此人，如囊中取物耳。直須降伏其心，自然平矣。”諸將聞言，皆未肯信。當日孟獲行至瀘水，正遇手下敗殘的蠻兵，皆來尋探。眾兵見了孟獲，且驚且喜，拜問曰：“大王如何能勾回來？”獲曰：“蜀人監我在帳中，被我殺死十餘人，乘夜黑而走；正行間，逢著一哨馬軍，亦被我殺之，奪了此馬：因此得脫。”眾皆大喜，擁孟獲渡了瀘水，下住寨柵，會集各洞酋長，陸續招聚原放回的蠻兵，約有十餘萬騎。此時董荼那、阿會喃已在洞中。孟獲使人去請，二人懼怕，只得也引洞兵來。獲傳令曰：“吾已知諸葛亮之計矣，不可與戰，戰則中他詭計。彼川兵遠來勞苦，況即日天炎，彼兵豈能久住？吾等有此瀘水之險，將船筏盡拘在南岸，一帶皆築土城，深溝高壘，看諸葛亮如何施謀！”眾酋長從其計，盡拘船筏於南岸，一帶築起土城：有依山傍崖之地，高豎敵樓；樓上多設弓弩炮石，準備久處之計。糧草皆是各洞供運。孟獲以為萬全之策，坦然不憂。卻說孔明提兵大進，前軍已至瀘水，哨馬飛報說：“瀘水之內，並無船筏；又兼水勢甚急，隔岸一帶築起土城，皆有蠻兵守把。”時值五月，天氣炎熱，南方之地，分外炎酷，軍馬衣甲，皆穿不得。孔明自至瀘水邊觀畢，回到本寨，聚諸將至帳中，傳令曰：“今孟獲兵屯瀘水之南，深溝高壘，以拒我兵；吾既提兵至此，如何空回？汝等各各引兵，依山傍樹，揀林木茂盛之處，與我將息人馬。”乃遣呂凱離瀘水百里，揀陰涼之地，分作四個寨子；使王平、張嶷、張翼、關索各守一寨，內外皆搭草棚，遮蓋馬匹，將士乘涼，以避暑氣。參軍蔣琬看了，入問孔明曰：“某看呂凱所造之寨甚不好，正犯昔日先帝敗於東吳時之地勢矣，倘蠻兵偷渡瀘水，前來劫寨，若用火攻，如何解救？”孔明笑曰：“公勿多疑，吾自有妙算。”蔣琬等皆不曉其意。忽報蜀中差馬岱解暑藥並糧米到。孔明令入。岱參拜畢，一面將米藥分派四寨。孔明問曰：“汝將帶多少軍來？”馬岱曰：“有三千軍。”孔明日：“吾軍累戰疲困，欲用汝軍，未知肯向前否？”岱曰：“皆是朝廷軍馬，何分彼我？丞相要用，雖死不辭。”孔明日：“今孟獲拒住瀘水，無路可渡。吾欲先斷其糧道，令彼軍自亂。”岱曰：“如何斷得？”孔明日：“離此一百五十里，瀘水下流沙口，此處水慢，可以扎筏而渡。汝提本部三千軍渡水，直入蠻洞，先斷其糧，然後會合董荼那、阿會喃兩個洞主，便為內應。不可有誤。”

馬岱欣然去了，領兵前到沙口，驅兵渡水；因見水淺，大半不下筏，只裸衣而過，半渡皆倒；急救傍岸，口鼻出血而死。馬岱大驚，連夜回告孔明。孔明隨喚嚮導土人問之。土人曰：“目今炎天，毒聚瀘水，日間甚熱，毒氣正發，有人渡水，必中其毒；或飲此水，其人必死。若要渡時。須待夜靜水冷，毒氣不起，飽食渡之，方可無事。”孔明遂令土人引路，又選精壯軍五六百，隨著馬岱，來到瀘水沙口，紮起木筏，半夜渡水



，果然無事，岱領著二千壯軍，令土人引路，徑取蠻洞運糧總路口夾山峪而來。那夾山峪，兩下是山，中間一條路，止容一人一馬而過。馬岱佔了夾山峪，分撥軍士，立起寨柵。洞蠻不知，正解糧到，被岱前後截住，奪糧百餘車，蠻人報入孟獲大寨中。此時孟獲在寨中，終日飲酒取樂，不理軍務，謂眾酋長曰：“吾若與諸葛亮對敵，必中奸計。今靠此瀘水之險，深溝高壘以待之；蜀人受不過酷熱，必然退走。那時吾與汝等隨後擊之，便可擒諸葛亮也。”言訖，呵呵大笑。忽然班內一酋長曰：“沙口水淺，倘蜀兵透漏過來，深為利害；當分軍守把。”獲笑曰：“汝是本處土人，如何不知？吾正要蜀兵來渡此水，渡則必死於水中矣。”酋長又曰：“倘有土人說與夜渡之法，當復何如？”獲曰：“不必多疑。吾境內之人，安肯助敵人耶？”正言之間，忽報蜀兵不知多少，暗渡瀘水，絕斷了夾山糧道，打著“平北將軍馬岱”旗號。獲笑曰：“量此小輩，何足道哉！”即遣副將忙牙長，引三千兵投夾山峪來。

卻說馬岱望見蠻兵已到，遂將二千軍擺在山前。兩陣對圓，忙牙長出馬，與馬岱交鋒，只一合，被岱一刀，斬於馬下。蠻兵大敗走回，來見孟獲，細言其事。獲喚諸將問曰：“誰敢去敵馬岱？”言未畢，董荼那出曰：“某願往。”孟獲大喜，遂與三千兵而去。獲又恐有人再渡瀘水，即遣阿會喃引三千兵，去守把沙口。卻說董荼那引蠻兵到了夾山峪下寨，馬岱引兵來迎。部內軍有認得是董荼那，說與馬岱如此如此。岱縱馬向前大罵曰：“無義背恩之徒！吾丞相饒汝性命，今又背反，豈不自羞！”董荼那滿面慚愧，無言可答，不戰而退。馬岱掩殺一陣而回。董荼那回見孟獲曰：“馬岱英雄，抵敵不住。”獲大怒曰：“吾知汝原受諸葛亮之恩，今故不戰而退，正是賣陣之計！”喝教推出斬了。眾酋長再三哀告，方才免死，叱武士將董荼那打了一百大棍，放歸本寨。諸多酋長皆來告董荼那曰：“我等雖居蠻方，未嘗敢犯中國；中國亦不曾侵我。今因孟獲勢力相逼，不得已而造反。想孔明神機莫測，曹操、孫權尚自懼之，何況我等蠻方乎？況我等皆受其活命之恩，無可為報。今欲舍一死命，殺孟獲去投孔明，以免洞中百姓塗炭之苦。”董荼那曰：“未知汝等心下若何？”內有原蒙孔明放回的人，一齊同聲應曰：“願往！”於是董荼那手執鋼刀，引百餘人，直奔大寨而來，時孟獲大醉於帳中。董荼那引眾人持刀而入，帳下有兩將侍立。董荼那以刀指曰：“汝等亦受諸葛丞相活命之恩，宜當報效。”二將曰：“不須將軍下手，某當生擒孟獲，去獻丞相。”於是一齊入帳，將孟獲執縛已定，押到瀘水邊，駕船直過北岸，先使人報知孔明。

卻說孔明已有細作探知此事，於是密傳號令，教各寨將士，整頓軍器，方教為首酋長解孟獲入來，其餘皆回本寨聽候。董荼那先入中軍見孔明，細說其事。孔明重加賞勞，用好言撫慰，遣董荼那引眾酋長去了，然後令刀斧手推孟獲入。孔明笑曰：“汝前者有言：但再擒得，便肯降服。今日如何？”獲曰：“此非汝之能也；乃吾手下之人自相殘害，以致如此。如何肯服！”孔明曰：“吾今再放汝去，若何？”孟獲曰：“吾雖蠻人，頗知兵法；若丞相端的肯放吾回洞中，吾當率兵再決勝負。若丞相這番再擒得我，

那時傾心吐膽歸降，並不敢改移也。”孔明曰：“這番生擒，如又不服，必無輕恕。”令左右去其繩索，仍前賜以酒食，列坐於帳上。孔明曰：“吾自出茅廬，戰無不勝，攻無不取。汝蠻邦之人，何為不服？”獲默然不答。孔明酒後，喚孟獲同上馬出寨，觀看諸營寨柵所屯糧草，所積軍器。孔明指謂孟獲曰：“汝不降吾，真愚人也。吾有如此之精兵猛將，糧草兵器，汝安能勝吾哉？汝若早降，吾當奏聞天子，令汝不失王位，子子孫孫，永鎮蠻邦。意下若何？”獲曰：“某雖肯降，怎奈洞中之人未肯心服。若丞相肯放回去，就當招安本部人馬，同心合膽，方可歸順。”孔明忻然，又與孟獲回到大寨。飲酒至晚，獲辭去；孔明親自送至瀘水邊，以船送獲歸寨。孟獲來到本寨，先伏刀斧手於帳下，差心腹人到董荼那、阿會喃寨中，只推孔明有使命至，將二人賺到大寨帳下，盡皆殺之，棄屍於澗。孟獲隨即遣親信之人，守把隘口，自引軍出了夾山峪，要與馬岱交戰，卻並不見一人；及問土人，皆言昨夜盡搬糧草，復渡瀘水，歸大寨去了。獲再回洞中，與親弟孟優商議曰：“如今諸葛亮之虛實，吾已盡知，汝可去如此如此。”孟優領了兄計，引百餘蠻兵，搬載金珠、寶貝、象牙、犀角之類，渡了瀘水，徑投孔明大寨而來；方才過了河時，前面鼓角齊鳴，一彪軍擺開：為首大將乃馬岱也。孟優大驚。岱問了來情，令在外廂，差人來報孔明。孔明正在帳中與馬謖、呂凱、蔣琬、費禕等共議平蠻之事，忽帳下一人，報稱孟獲差弟孟優來進寶貝。孔明回顧馬謖曰：“汝知其來意否？”謖曰：“不敢明言。容某暗寫於紙上，呈與丞相，看合鈞意否？”孔明從之。馬謖寫訖，呈與孔明。孔明看畢，撫掌大笑曰：“擒孟獲之計，吾已差派下也。汝之所見，正與吾同。”遂喚趙雲入，向耳畔分付如此如此；又喚魏延入，亦低言分付；又喚王平、馬忠、關索入，亦密密地分付。

各人受了計策，皆依令而去，方召孟優入帳，優再拜於帳下曰：“家兄孟獲，感丞相活命之恩，無可奉獻，輒具金珠寶貝若干，權為賞軍之資。續後別有進貢天子禮物。”孔明曰：“汝兄今在何處？”優曰：“為感丞相天恩，徑往銀坑山中收拾寶物去了，少時便回來也。”孔明曰：“汝帶多少人來？”優曰：“不敢多帶。只是隨行百餘人，皆運貨物者。”孔明儘教入帳看時，皆是青眼黑麵，黃髮紫須，耳帶金環，鬍頭跣足，身長力大之士。孔明就令隨席而坐，教諸將勸酒，殷勤相待。

卻說孟獲在帳中專望迴音，忽報有二人回了；喚入問之，具說：“諸葛亮受了禮物大喜，將隨行之人，皆喚入帳中，殺牛宰羊，設宴相待。二大王令某密報大王：今夜二更，裡應外合，以成大事。”孟獲聽知甚喜，即點起三萬蠻兵，分為三隊。獲喚各洞酋長分付曰：“各軍盡帶火具。今晚到了蜀寨時，放火為號。吾當自取中軍，以擒諸葛亮。”諸多蠻將，受了計策，黃昏左側，各渡瀘水而來。孟獲帶領心腹蠻將百餘人，徑投孔明大寨，於路並無一軍阻當。前至寨門，獲率眾將驛馬而入，乃是空寨，並不見一人。獲撞入中軍，只見帳中燈燭熒煌，孟優並番兵盡皆醉倒。原來孟優被孔明教馬謖、呂凱二人管待，令樂人搬做雜劇，殷勤勸酒，酒內下藥，盡皆昏倒，渾如醉死之人。孟獲入

帳問之，內有醒者，但指口而已。獲知中計，急救了孟優等一千人；卻待奔回中隊，前面喊聲大震，火光驟起，蠻兵各自逃竄。一彪軍殺到，乃是蜀將王平。獲大驚，急奔左隊時，火光沖天，一彪軍殺到，為首蜀將乃是魏延。獲慌忙望右隊而來，只見火光又起，又一彪軍殺到，為首蜀將乃是趙雲。三路軍夾攻將來，四下無路。孟獲棄了軍士，匹馬望瀘水面逃。正見瀘水上數十個蠻兵，駕一小舟，獲慌令近岸。人馬方才下船，一聲號起，將孟獲縛住。原來馬岱受了計策，引本部兵扮作蠻兵，撐船在此，誘擒孟獲。

於是孔明招安蠻兵，降者無數。孔明一一撫慰，並不加害。就教救滅了餘火。須臾，馬岱擒孟獲至；趙雲擒孟優至；魏延、馬忠、王平、關索擒諸洞酋長至。孔明指孟獲而笑曰：“汝先令汝弟以禮詐降，如何瞞得過吾！今番又被我擒，汝可服否？”獲曰：“此乃吾弟貪口腹之故，誤中汝毒，因此失了大事。吾若自來，弟以兵應之，必然成功。此乃天敗，非吾之不能也，如何肯服！”孔明曰：“今已三次，如何不服？”孟獲低頭無語。孔明笑曰：“吾再放汝回去。”孟獲曰：“丞相若肯放吾兄弟回去，收拾家下親丁，和丞相大戰一場。那時擒得，方才死心塌地而降。”孔明曰：“再若擒住，必不輕恕。汝可小心在意，勤攻韜略之書，再整親信之士，早用良策，勿生後悔。”遂令武士去其繩索，放起孟獲，並孟優及各洞酋長，一齊都放。孟獲等拜謝去了。此時蜀兵已渡瀘水。孟獲等過了瀘水，只見岸口陳兵列將，旗幟紛紛。獲到營前，馬岱高坐，以劍指之曰：“這番拿住，必無輕放！”孟獲到了自己寨時，趙雲早已襲了此寨，佈列兵馬。雲坐於大旗下，按劍而言曰：“丞相如此相待，休忘大恩！”獲喏喏連聲而去。將出界口山坡，魏延引一千精兵，擺在坡上，勒馬厲聲而言曰：“吾今已深入巢穴，奪汝險要；汝尚自愚迷，抗拒大軍！這回拿住，碎屍萬段，決不輕饒！”孟獲等抱頭鼠竄，望本洞而去。後人有詩讚曰：“五月驅兵入不毛，月明瀘水瘴煙高。誓將雄略酬三顧，豈憚徵蠻七縱勞。”

卻說孔明渡了瀘水，下寨已畢，大賞三軍，聚眾將於帳下曰：“孟獲第二番擒來，吾令遍觀各營虛實，正欲令其來劫營也。吾知孟獲頗曉兵法，吾以兵馬糧草炫耀，實令孟獲看吾破綻，必用火攻。彼令其弟詐降，欲為內應耳。吾三番擒之而不殺，誠欲服其心，不欲滅其類也。吾今明告汝等，勿得辭勞，可用心報國。”眾將拜伏曰：“丞相智、仁、勇三者足備，雖子牙、張良不能及也。”孔明曰：“吾今安敢望古人耶？皆賴汝等之力，共成功業耳。”帳下諸將聽得孔明之言，盡皆喜悅。卻說孟獲受了三擒之氣，忿忿歸到銀坑洞中，即差心腹人齎金珠寶貝，往八番九十三甸等處，並蠻方部落，借使牌刀獠丁軍健數十萬，剋日齊備，各隊人馬，雲推霧擁，俱聽孟獲呼叫。伏路軍探知其事，來報孔明，孔明笑曰：“吾正欲令蠻兵皆至，見吾之能也。”遂上小車而行。正是：若非洞主威風猛，怎顯軍師手段高！未知勝負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## 第八十九回 武鄉侯四番用計 南蠻王五次遭擒

卻說孔明自駕小車，引數百騎前來探路。前有一河，名曰西洱河，水勢雖慢，並無一隻船筏。孔明令伐木為筏而渡，其木到水皆沉。孔明遂問呂凱，凱曰：“聞西洱河上流有一山，其山多竹，大者數圍。可令人伐之，於河上搭起竹橋，以渡軍馬。”孔明即調三萬人入山，伐竹數十萬根，順水放下，於河面狹處，搭起竹橋，闊十餘丈。乃調大軍於河北岸一字兒下寨，便以河為壕塹，以浮橋為門，壘土為城；過橋南岸，一字下三個大營，以待蠻兵。

卻說孟獲引數十萬蠻兵，恨怒而來。將近西洱河，孟獲引前部一萬刀牌獠丁，直扣前寨搦戰。孔明頭戴綸巾，身披鶴氅，手執羽扇，乘駟馬車，左右眾將簇擁而出。孔明見孟獲身穿犀皮甲，頭頂硃紅盔，左手挽牌，右手執刀，騎赤毛牛，口中辱罵；手下萬餘洞丁，各舞刀牌，往來衝突。孔明急令退回本寨，四面緊閉，不許出戰。蠻兵皆裸衣赤身，直到寨門前叫罵。諸將大怒，皆來稟孔明日：“某等情願出寨決一死戰！”孔明不許。諸將再三欲戰，孔明止曰：“蠻方之人，不遵王化，今此一來，狂惡正盛，不可迎也；且宜堅守數日，待其猖獗少懈，吾自有妙計破之。”

於是蜀兵堅守數日。孔明在高阜處探之，窺見蠻兵已多懈怠，乃聚諸將曰：“汝等敢出戰否？”眾將欣然要出。孔明先喚趙雲、魏延入帳，向耳畔低言，分付如此如此。二人受了計策先進。卻喚王平、馬忠入帳，受計去了。又喚馬岱分付曰：“吾今棄此三寨，退過河北；吾軍一退，汝可便拆浮橋，移於下流，卻渡趙雲、魏延軍馬過河來接應。”岱受計而去。又喚張翼曰：“吾軍退去，寨中多設燈火。孟獲知之，必來追趕，汝卻斷其後。”張翼受計而退。孔明只教關索護車。眾軍退去，寨中多設燈火。蠻兵望見，不敢衝突。

次日平明，孟獲引大隊蠻兵徑到蜀寨之時，只見三個大寨，皆無人馬，於內棄下糧草車仗數百餘輛。孟獲曰：“諸葛棄寨而走，莫非有計否？”孟獲曰：“吾料諸葛亮棄輜重而去，必因國中有緊急之事：若非吳侵，定是魏伐。故虛張燈火以為疑兵，棄車仗而去也。可速追之，不可錯過。”於是孟獲自驅前部，直到西洱河邊。望見河北岸上，寨中旗幟整齊如故，燦若雲錦；沿河一帶，又設錦城。蠻兵哨見，皆不敢進。獲謂優曰：“此是諸葛亮懼吾追趕，故就河北岸少住，不二日必走矣。”遂將蠻兵屯於河岸；又使人去山上砍竹為筏，以備渡河；卻將敢戰之兵，皆移於寨前面。卻不知蜀兵早已入自己之境。是日，狂風大起。四壁廂火明鼓響，蜀兵殺到。蠻兵獠丁，自相沖突，孟獲大驚，急引宗族洞丁殺開條路，徑奔舊寨。忽一彪軍從寨中殺出，乃是趙雲。獲慌忙回西洱河，望山僻處而走。又一彪軍殺出，乃是馬岱。孟獲只剩得數十個敗殘兵，望山谷中而逃。見南、北、西三處塵頭火光，因此不敢前進，只得望東奔走，方才轉過山口，見一大林之前，數十從人，引一輛小車；車上端坐孔明，呵呵大笑曰：“蠻王孟獲！天敗

至此，吾已等候多時也！”獲大怒，回顧左右曰：“吾遭此人詭計！受辱三次；今幸得這裡相遇。汝等奮力前去，連人帶車砍為粉碎！”數騎蠻兵，猛力向前。孟獲當先吶喊，搶到大林之前，跣踏一聲，踏了陷坑，一齊塌倒。大林之內，轉出魏延，引數百軍來，一個個拖出，用索縛定。孔明先到寨中，招安蠻兵，並諸甸酋長洞丁——此時大半皆歸本鄉去了——除死傷外，其餘盡皆歸降。孔明以酒肉相待，以好言撫慰，盡令放回。蠻兵皆感嘆而去。少頃，張翼解孟優至。孔明誨之曰：“汝兄愚迷，汝當諫之。今被吾擒了四番，有何面目再見人耶！”孟優羞慚滿面。伏地告求免死。孔明日：“吾殺汝不在今日。吾且饒汝性命，勸諭汝兄。”令武士解其繩索，放起孟優。優泣拜而去。不一時，魏延解孟獲至。孔明大怒曰：“你今番又被吾擒了，有何理說！”獲曰：“吾今誤中詭計，死不瞑目！”孔明叱武士推出斬之。獲全無懼色，回顧孔明日：“若敢再放吾回去，必然報四番之恨！”孔明大笑，令左右去其縛，賜酒壓驚，就坐於帳中。孔明問曰：“吾今四次以禮相待，汝尚然不服，何也？”獲曰：“吾雖是化外之人，不似丞相專施詭計，吾如何肯服？”孔明日：“吾再放汝回去，復能戰乎？”獲曰：“丞相若再拿住吾，吾那時傾心降服，盡獻本洞之物犒軍，誓不反亂。”孔明即笑而遣之。獲忻然拜謝而去。於是聚得諸洞壯丁數千人，望南迤邐而行。早望見塵頭起處，一隊兵到；乃是兄弟孟優，重整殘兵，來與兄報仇。兄弟二人，抱頭相哭，訴說前事。優曰：“我兵屢敗，蜀兵屢勝，難以抵當。只可就山陰洞中，退避不出。蜀兵受不過暑氣，自然退矣。”獲問曰：“何處可避？”優曰：“此去西南有一洞，名曰禿龍洞。洞主朵思大王，與弟甚厚，可投之。”於是孟獲先教孟優到禿龍洞，見了朵思大王。朵思慌引洞兵出迎，孟獲入洞，禮畢，訴說前事。朵思曰：“大王寬心。若蜀兵到來，令他一人一騎不得還鄉，與諸葛亮皆死於此處！”獲大喜，問計於朵思。朵思曰：“此洞中止有兩條路：東北上一路，就是大王所來之路，地勢平坦，土厚水甜，人馬可行；若以木石壘斷洞口，雖有百萬之眾，不能進也。西北上有一條路，山險嶺惡，道路窄狹；其中雖有小路，多藏毒蛇惡獸；黃昏時分，煙瘴大起，直至已，午時方收，惟未、申、酉三時，可以往來；水不可飲，人馬難行。此處更有四個毒泉：一名啞泉，其水頗甜，人若飲之，則不能言，不過旬日必死；二曰滅泉，此水與湯無異，人若沐浴，則皮肉皆爛，見骨必死；三曰黑泉，其水微清，人若濺之在身，則手足皆黑而死；四曰柔泉，其水如冰，人若飲之，咽喉無暖氣，身軀軟弱如綿而死。此處蟲鳥皆無，惟有漢伏波將軍曾到；自此以後，更無一人到此。今壘斷東北大路，令大王穩居敝洞，若蜀兵見東路截斷，必從西路而入；於路無水，若見此四泉，定然飲水，雖百萬之眾，皆無歸矣。何用刀兵耶！”孟獲大喜，以手加額曰：“今日方有容身之地！”又望北指曰：“任諸葛神機妙算，難以施設！四泉之水，足以報敗兵之恨也！”自此，孟獲、孟優終日與朵思大王筵宴。

卻說孔明連日不見孟獲兵出，遂傳號令教大軍離西洱河，望南進發。此時正當六月炎天，其熱如火。有後人詠南方苦熱詩曰：“山澤欲焦枯，火光覆太虛。不知天地外，暑氣更何如！”又有詩曰：“赤帝施權柄，陰雲不敢生。雲蒸孤鶴喘，海熱巨鰲驚。忍

舍溪邊坐？慵拋竹裡行。如何沙塞客，擐甲復長征！”孔明統領大軍，正行之際，忽哨馬飛報：“孟獲退往禿龍洞中不出，將洞口要路壘斷，內有兵把守；山惡嶺峻，不能前進。”孔明請呂凱問之，凱曰：“某曾聞此洞有條路，實不知詳細。”蔣琬曰：“孟獲四次遭擒，既已喪膽，安敢再出？況今天氣炎熱，軍馬疲乏，徵之無益；不如班師回國。”孔明曰：“若如此，正中孟獲之計也。吾軍一退，彼必乘勢追之。今已到此，安有復回之理！”遂令王平領數百軍為前部；卻教新降蠻兵引路，尋西北小徑而入。前到一泉，人馬皆渴，爭飲此水。王平探有此路，回報孔明。比及到大寨之時，皆不能言，但指口而已。孔明大驚，知是中毒，遂自駕小車，引數十人前來看時，見一潭清水，深不見底，水氣凜凜，軍不敢試。孔明下車，登高望之，四壁峰嶺，鳥雀不聞，心中大疑。忽望見遠遠山岡之上，有一古廟。孔明攀藤附葛而到，見一石屋之中，塑一將軍端坐，旁有石碑，乃漢伏波將軍馬援之廟：因平蠻到此，土人立廟祀之。孔明再拜曰：“亮受先帝託孤之重，今承聖旨，到此平蠻；欲待蠻方既平，然後伐魏吞吳，重安漢室。今軍士不識地理，誤飲毒水，不能出聲。萬望尊神，念本朝恩義，通靈顯聖，護佑三軍！”祈禱已畢，出廟尋土人問之。隱隱望見對山一老叟扶杖而來，形容甚異。孔明請老叟入廟，禮畢，對坐於石上。孔明問曰：“丈者高姓？”老叟曰：“老夫久聞大國丞相隆名，幸得拜見。蠻方之人，多蒙丞相活命，皆感恩不淺。”孔明問泉水之故，老叟答曰：“軍所飲水，乃啞泉之水也，飲之難言，數日而死。此泉之外，又有三泉：東南有一泉，其水至冷，人若飲水，咽喉無暖氣，身軀軟弱而死，名曰柔泉；正南有一泉，人若濺之在身，手足皆黑而死，名曰黑泉；西南有一泉，沸如熱湯，人若浴之，皮肉盡脫而死，名曰滅泉。敝處有此四泉，毒氣所聚，無藥可治，又煙瘴甚起，惟未、申、酉三個時辰可往來；餘者時辰，皆瘴氣密佈，觸之即死。”

孔明曰：“如此則蠻方不可平矣。蠻方不平，安能併吞吳、魏，再興漢室？有負先帝託孤之重，生不如死也！”老叟曰：“丞相勿憂。老夫指引一處，可以解之。”孔明曰：“老丈有何高見，望乞指教。”老叟曰：“此去正西數里，有一山谷，入內行二十里，有一溪名曰萬安溪。上有一高士，號為萬安隱者；此人不出溪有數十餘年矣。其草菴後有一泉，名安樂泉。人若中毒，汲其水飲之即愈。有人或生疥癩，或感瘴氣，於萬安溪內浴之，自然無事，更兼庵前有一等草，名曰薤葉芸香。人若口含一葉，則瘴氣不染。丞相可速往求之。”孔明拜謝，問曰：“承丈者如此活命之德，感刻不勝。願聞高姓。”老叟入廟曰：“吾乃本處山神，奉伏波將軍之命，特來指引。”言訖，喝開廟後石壁而入。孔明驚訝不已，再拜廟神，尋舊路上車，回到大寨。次日，孔明備信香、禮物，引王平及眾啞軍，連夜望山神所言去處，迤邐而進。入山谷小徑，約行二十餘里，但見長松大柏，茂竹奇花，環繞一莊；籬落之中，有數間茅屋，聞得馨香噴鼻。孔明大喜，到莊前扣戶，有一小童出。孔明方欲通姓名，早有一人，竹冠草履，白袍皂條，碧眼黃髮，忻然出曰：“來者莫非漢丞相否？”孔明笑曰：“高士何以知之？”隱者曰：“久聞丞相大纛南征，安得不知！”遂邀孔明入草堂。禮畢，分賓主坐定。孔明告曰：

“亮受昭烈皇帝託孤之重，今承嗣君聖旨，領大軍至此，欲服蠻邦，使歸王化。不期孟獲潛入洞中，軍士誤飲啞泉之水。夜來蒙伏波將軍顯聖，言高士有藥泉，可以治之。望乞矜念，賜神水以救眾兵殘生。”隱者曰：“量老夫山野廢人，何勞丞相枉駕。此泉就在庵後。”教取來飲。於是童子引王平等一起啞軍，來到溪邊，汲水飲之；隨即吐出惡涎，便能言語。童子又引眾軍到萬安溪中沐浴。

隱者於庵中進柏子茶、松花菜，以待孔明。隱者告曰：“此間蠻洞多毒蛇惡蠍，柳花飄入溪泉之間，水不可飲；但掘地為泉，汲水飲之方可。”孔明求薤葉芸香，隱者令眾軍盡意採取：“各人口含一葉，自然瘴氣不侵。”孔明拜求隱者姓名，隱者笑曰：“某乃孟獲之兄孟節是也。”孔明愕然。隱者又曰：“丞相休疑，容伸片言：某一父母所生三人：長即老夫孟節，次孟獲，又次孟優。父母皆亡。二弟強惡，不歸王化。某屢諫不從，故更名改姓，隱居於此。今辱弟造反，又勞丞相深入不毛之地，如此生受，孟節合該萬死，故先於丞相之前請罪。”孔明嘆曰：“方信盜蹠、下惠之事，今亦有之。”遂與孟節曰：“吾申奏天子，立公為王，可乎？”節曰：“為嫌功名而逃於此，豈復有貪富貴之意！”孔明乃具金帛贈之。孟節堅辭不受。孔明嗟嘆不已，拜別而回。後人有詩曰：“高士幽棲獨閉關，武侯曾此破諸蠻。至今古木無人境，猶有寒煙鎖舊山。”

孔明回到大寨之中，令軍士掘地取水。掘下二十餘丈，並無滴水；凡掘十餘處，皆是如此。軍心驚慌。孔明夜半焚香告天曰：“臣亮不才，仰承大漢之福，受命平蠻。今途中乏水，軍馬枯渴。倘上天不絕大漢，即賜甘泉！若氣運已終，臣亮等願死於此處！”是夜祝罷，平明視之，皆得滿井甘泉。後人有詩曰：“為國平蠻統大兵，心存正道合神明。耿恭拜井甘泉出，諸葛虔誠水夜生。”孔明軍馬既得甘泉，遂安然由小徑直入禿龍洞前下寨。蠻兵探知，來報孟獲曰：“蜀兵不染瘴疫之氣，又無枯渴之患，諸泉皆不應。”朵思大王聞知不信，自與孟獲來高山望之。只見蜀兵安然無事，大桶小擔，搬運水漿，飲馬造飯。朵思見之，毛髮聳然，回顧孟獲曰：“此乃神兵也！”獲曰：“吾兄弟二人與蜀兵決一死戰，就殞于軍前，安肯束手受縛！”朵思曰：“若大王兵敗，吾妻子亦休矣。當殺牛宰馬，大賞洞丁，不避水火，直衝蜀寨，方可得勝。”於是大賞蠻兵。

正欲起程，忽報洞後迤西銀冶洞二十一洞主楊鋒引三萬兵來助戰。孟獲大喜曰：“鄰兵助我，我必勝矣！”即與朵思大王出洞迎接。楊鋒引兵入曰：“吾有精兵三萬，皆披鐵甲，能飛山越嶺，足以敵蜀兵百萬；我有五子，皆武藝足備。願助大王。”鋒令五子入拜，皆彪軀虎體，威風抖擻。孟獲大喜，遂設席相待楊鋒父子。酒至半酣，鋒曰：“軍中少樂，吾隨軍有蠻姑，善舞刀牌，以助一笑。”獲忻然從之。須臾，數十蠻姑，皆披髮跣足，從帳外舞跳而入，群蠻拍手以歌和之。楊鋒令二子把盞。二子舉杯詣孟獲、孟優前。二人接杯，方欲飲酒，鋒大喝一聲，二子早將孟獲、孟優執下座來。朵思大王卻待要走，已被楊鋒擒了。蠻姑橫截於帳上，誰敢近前。獲曰：“免死狐悲，物傷其類。吾與汝皆是各洞之主，往日無冤，何故害我？”鋒曰：“吾兄弟子侄皆感諸葛丞相活命

之恩，無可以報。今汝反叛，何不擒獻！”

於是各洞蠻兵，皆走回本鄉。楊鋒將孟獲、孟優、朵思等解赴孔明寨來。孔明令入，楊鋒等拜於帳下曰：“某等子侄皆感丞相恩德，故擒孟獲、孟優等呈獻。”孔明重賞之，令驅孟獲入。孔明笑曰：“汝今番心服乎？”獲曰：“非汝之能，乃吾洞中之人，自相殘害，以致如此。要殺便殺，只是不服！”孔明曰：“汝賺吾入無水之地，更以啞泉、滅泉、黑泉、柔泉如此之毒，吾軍無恙，豈非天意乎？汝何如此執迷？”獲又曰：“吾祖居銀坑山中，有三江之險，重關之固。汝若就彼擒之，吾當子子孫孫，傾心服事。”孔明曰：“吾再放汝回去，重整兵馬，與吾共決勝負；如那時擒住，汝再不服，當滅九族。”叱左右去其縛，放起孟獲。獲再拜而去。孔明又將孟優並朵思大王皆釋其縛，賜酒食壓驚。二人悚懼，不敢正視。孔明令鞍馬送回。正是：深臨險地非容易，更展奇謀豈偶然！未知孟獲整兵再來，勝負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

## 第九十回 驅巨善六破蠻兵 燒藤甲七擒孟獲

卻說孔明放了孟獲等一千人，楊鋒父子皆封官爵，重賞洞兵。楊鋒等拜謝而去。孟獲等連夜奔回銀坑洞。那洞外有三江：乃是瀘水、甘南水、西城水。三路水會合，故為三江。其洞北近平坦三百餘里，多產萬物。洞西二百里，有鹽井。西南二百里，直抵瀘、甘。正南三百里，乃是梁都洞，洞中有山，環抱其洞；山上出銀礦，故名為銀坑山。山中置宮殿樓臺，以為蠻王巢穴。其中建一祖廟，名曰“家鬼”。四時殺牛宰馬享祭，名為“卜鬼”。每年常以蜀人並外鄉之人祭之。若人患病，不肯服藥，只禱師巫，名為“藥鬼”。其處無刑法，但犯罪即斬。有女長成，卻於溪中沐浴，男女自相混淆，任其自配，父母不禁，名為“學藝”。年歲雨水均調，則種稻谷；倘若不熟，殺蛇為羹，煮象為飯。每方隅之中，上戶號曰“洞主”，次曰“酋長”。每月初一、十五兩日，皆在三江城中買賣，轉易貨物。其風俗如此。

卻說孟獲在洞中，聚集宗黨千餘人，謂之曰：“吾屢受辱於蜀兵，立誓欲報之。汝等有何高見？”言未畢，一人應曰：“吾舉一人，可破諸葛亮。”眾視之，乃孟獲妻弟，現為八番部長，名曰帶來洞主。獲大喜，急問何人。帶來洞主曰：“此去西南八納洞，洞主木鹿大王，深通法術：出則騎象，能呼風喚雨，常有虎豹豺狼、毒蛇惡獸跟隨。手下更有三萬神兵，甚是英勇。大王可修書具禮，某親往求之。此人若允，何懼蜀兵哉！”獲忻然，令國舅齎書而去。卻令朵思大王守把三江城，以為前面屏障。卻說孔明提兵直至三江城，遙望見此城三面傍江，一面通旱；即遣魏延、趙雲同領一軍，於旱路攻城。軍到城下時，城上弓弩齊發：原來洞中之人，多習弓弩，一弩齊發十矢，箭頭上皆用毒藥；但有中箭者，皮肉皆爛，見五臟而死。趙雲、魏延不能取勝，回見孔明，言藥箭之事。孔明自乘小車，到軍前看了虛實，回到寨中，令軍退數里下寨。蠻兵望見蜀兵遠退，皆大笑作賀，只疑蜀兵懼怯而退，因此夜間安心穩睡，不去哨探。卻說孔明約軍退後，即閉寨不出。一連五日，並無號令。黃昏左側，忽起微風。孔明傳令曰：“每軍要衣襟一幅，限一更時分應點。無者立斬。”諸將皆不知其意，眾軍依令預備。初更時分，又傳令曰：“每軍衣襟一幅，包土一包。無者立斬。”眾軍亦不知其意，只得依令預備。孔明又傳令曰：“諸軍包土，俱在三江城下交割。先到者有賞。”眾軍聞令，皆包淨土，飛奔城下。孔明令積土為蹬道，先上城者為頭功。於是蜀兵十餘萬，並降兵萬餘，將所包之土，一齊棄於城下。一霎時，積土成山，接連城上。一聲暗號，蜀兵皆上城。蠻兵急放弩時，大半早被執下，餘者棄城而走。朵思大王死於亂軍之中。蜀將督軍分路剿殺。孔明取了三江城，所得珍寶，皆賞三軍。敗殘蠻兵逃回見孟獲說：“朵思大王身死。失了三江城。”獲大驚。正慮之間，人報蜀兵已渡江，現在本洞前下寨。孟獲甚是慌張。忽然屏風後一人大笑而出曰：“既為男子，何無智也？我雖是一婦人，願與你出戰。”獲視之，乃妻祝融夫人也。夫人世居南蠻，乃祝融氏之後；善使飛刀，百發

百中。孟獲起身稱謝。夫人忻然上馬，引宗黨猛將數百員、生力洞兵五萬，出銀坑宮闕，來與蜀兵對敵。方才轉過洞口，一彪軍攔住：為首蜀將，乃是張嶷。蠻兵見之，卻早兩路擺開。祝融夫人背插五口飛刀，手挺丈八長標，坐下捲毛赤兔馬。張嶷見之，暗暗稱奇。二人驟馬交鋒。戰不數合，夫人撥馬便走。張嶷趕去，空中一把飛刀落下。嶷急用手隔，正中左臂，翻身落馬。蠻兵發一聲喊，將張嶷執縛去了。馬忠聽得張嶷被執，急出救時，早被蠻兵捆住。望見祝融夫人挺標勒馬而立，忠忿怒向前去戰，坐下馬絆倒，亦被擒了。都解入洞中來見孟獲。獲設席慶賀。夫人叱刀斧手推出張嶷、馬忠要斬。獲止曰：“諸葛亮放吾五次，今番若殺彼將，是不義也。且囚在洞中，待擒住諸葛亮，殺之未遲。”夫人從其言，笑飲作樂。

卻說敗殘兵來見孔明，告知其事。孔明即喚馬岱、趙雲、魏延三人受計，各自領軍前去。次日，蠻兵報入洞中，說趙雲搦戰。祝融夫人即上馬出迎。二人戰不數合，雲撥馬便走。夫人恐有埋伏，勒兵而回。魏延又引軍來搦戰，夫人縱馬相迎。正交鋒緊急，延詐敗而逃，夫人只不趕。次日，趙雲又引軍來搦戰，夫人領洞兵出迎。二人戰不數合，雲詐敗而走，夫人按標不趕。欲收兵回洞時，魏延引軍齊聲辱罵，夫人急挺標來取魏延。延撥馬便走。夫人忿怒趕來，延驟馬奔入山僻小路。忽然背後一聲響亮，延回頭視之，夫人仰鞍落馬：原來馬岱埋伏在此，用絆馬索絆倒。就裡擒縛，解投大寨而來。蠻將洞兵皆來救時，趙雲一陣殺散。孔明端坐於帳上，馬岱解祝融夫人到，孔明急令武士去其縛，請在別帳賜酒壓驚，遣使往告孟獲，欲送夫人換張嶷、馬忠二將。

孟獲允諾，即放出張嶷、馬忠，還了孔明。孔明遂送夫人入洞。孟獲接入，又喜又惱。忽報八納洞主到。孟獲出洞迎接，見其人騎著白象，身穿金珠纓絡，腰懸兩口大刀，領著一班餵養虎豹豺狼之士，簇擁而入。獲再拜哀告，訴說前事。木鹿大王許以報仇。獲大喜，設宴相待。次日，木鹿大王引本洞兵帶猛獸而出。趙雲、魏延聽知蠻兵出，遂將軍馬布成陣勢。二將並轡立於陣前視之，只見蠻兵旗幟器械皆別：人多不穿衣甲，盡裸身赤體，面目醜陋；身帶四把尖刀；軍中不鳴鼓角，但篩金為號；木鹿大王腰掛兩把寶刀，手執蒂鍾，身騎白象，從大旗中而出。趙雲見了，謂魏延曰：“我等上陣一生，未嘗見如此人物。”二人正沉吟之際，只見木鹿大王口中不知念甚咒語，手搖蒂鍾。忽然狂風大作，飛砂走石，如同驟雨；一聲畫角響，虎豹豺狼，毒蛇猛獸，乘風而出，張牙舞爪，衝將過來。蜀兵如何抵當，往後便退。蠻兵隨後追殺，直趕到三江界路方回。趙雲、魏延收聚敗兵，來孔明帳前請罪，細說此事。孔明笑曰：“非汝二人之罪。吾未出茅廬之時，先知南蠻有驅虎豹之法。吾在蜀中已辦下破此陣之物也：隨軍有二十輛車，俱封記在此。今日且用一半；留下一半，後有別用。”遂令左右取了十輛紅油櫃車到帳下，留十輛黑油櫃車在後。眾皆不知其意。孔明將櫃開啟，皆是木刻彩畫巨獸，俱用五色絨線為毛衣，鋼鐵為牙爪，一個可騎坐十人。孔明選了精壯軍士一千餘人，領了一百，口內裝煙火之物，藏在軍中。次日，孔明驅兵大進，佈於洞口。蠻兵探知，入洞報

與蠻王。木鹿大王自謂無敵，即與孟獲引洞兵而出。孔明綸巾羽扇，身衣道袍，端坐於車上。孟獲指曰：“車上坐的便是諸葛亮！若擒住此人，大事定矣！”木鹿大王口中唸咒，手搖蒂鍾。頃刻之間，狂風大作，猛獸突出。孔明將羽扇一搖，其風便回吹彼陣中去了，蜀陣中假獸擁出。蠻洞真獸見蜀陣巨獸口吐火焰，鼻出黑煙，身搖銅鈴，張牙舞爪而來，諸惡獸不敢前進，皆奔回蠻洞，反將蠻兵衝倒無數。孔明驅兵大進，鼓角齊鳴，望前追殺。木鹿大王死於亂軍之中。洞內孟獲宗黨，皆棄宮闕，扒山越嶺而走。孔明大軍佔了銀坑洞。

次日，孔明正要分兵緝擒孟獲，忽報：“蠻王孟獲妻弟帶來洞主，因勸孟獲歸降，獲不從，今將孟獲並祝融夫人及宗黨數百餘人盡皆擒來，獻與丞相。”孔明聽知，即喚張嶷、馬忠，分付如此如此。二將受了計，引二千精壯兵，伏於兩廊。孔明即令守門將，俱放進來。帶來洞主引刀斧手解孟獲等數百人，拜於殿下。孔明大喝曰：“與吾擒下！”兩廊壯兵齊出，二人捉一人，盡被執縛。孔明大笑曰：“量汝些小詭計，如何瞞得過我！汝見二次俱是本洞人擒汝來降，吾不加害；汝只道吾深信，故來詐降，欲就洞中殺吾！”喝令武士搜其身畔，果然各帶利刀。孔明問孟獲曰：“汝原說在汝家擒住，方始心服；今日如何？”獲曰：“此是我等自來送死，非汝之能也。吾心未服。”孔明曰：“吾擒住六番，尚然不服，欲待何時耶？”獲曰：“汝第七次擒住，吾方傾心歸服，誓不反矣。”孔明曰：“巢穴已破，吾何慮哉！”令武士盡去其縛，叱之曰：“這番擒住，再若支吾，必不輕恕！”孟獲等抱頭鼠竄而去。

卻說敗殘蠻兵有千餘人，大半中傷而逃，正遇蠻王孟獲。獲收了敗兵，心中稍喜，卻與帶來洞主商議曰：“吾今洞府已被蜀兵所佔，今投何地安身？”帶來洞主曰：“止有一國可以破蜀。”獲喜曰：“何處可去？”帶來洞主曰：“此去東南七百里，有一國，名烏戈國。國主兀突骨，身長丈二，不食五穀，以生蛇惡獸為飯；身有鱗甲，刀箭不能侵。其手下軍士，俱穿藤甲；其藤生於山澗之中，盤於石壁之上；國人採取，浸於油中，半年方取出曬之；曬乾復浸，凡十餘遍，卻才造成鎧甲；穿在身上，渡江不沉，經水不涇，刀箭皆不能入；因此號為藤甲軍。今大王可往求之。若得彼相助，擒諸葛亮如利刀破竹也。”孟獲大喜，遂投烏戈國，來見兀突骨。其洞無宇舍，皆居土穴之內。孟獲入洞，再拜哀告前事。兀突骨曰：“吾起本洞之兵，與汝報仇。”獲欣然拜謝。於是兀突骨喚兩個領兵俘長：一名土安，一名奚泥，起三萬兵，皆穿藤甲，離烏戈國望東北而來。行至一江，名桃花水，兩岸有桃樹，歷年落葉於水中，若別國人飲之盡死，惟烏戈國人飲之，倍添精神。兀突骨兵至桃花渡口下寨，以待蜀兵。

卻說孔明令蠻人哨探孟獲訊息，回報曰：“孟獲請烏戈國主，引三萬藤甲軍，現屯於桃花渡口。孟獲又在各番聚集蠻兵，併力拒戰。”孔明聽說，提兵大進，直至桃花渡口。隔岸望見蠻兵，不類人形，甚是醜惡；又問土人，言說即日桃葉正落，水不可飲。孔明退五里下寨，留魏延守寨。

次日，烏戈國主引一彪藤甲軍過河來，金鼓大震。魏延引兵出迎。蠻兵卷地而至。蜀兵以弩箭射到藤甲之上，皆不能透，俱落於地；刀砍槍刺，亦不能入。蠻兵皆使利刀鋼叉，蜀兵如何抵當，盡皆敗走。蠻兵不趕而回。魏延復回，趕到桃花渡口，只見蠻兵帶甲渡水而去；內有睍乏者，將甲脫下，放在水面，以身坐其上而渡。魏延急回大寨，來稟孔明，細言其事。孔明請呂凱並土人問之。凱曰：“某素聞南蠻中有一烏戈國，無人倫者也。更有藤甲護身，急切難傷。又有桃葉惡水，本國人飲之，反添精神；別國人飲之即死：如此蠻方，縱使全勝，有何益焉？不如班師早回。”孔明笑曰：“吾非容易到此，豈可便去！吾明日自有平蠻之策。”於是令趙雲助魏延守寨，且休輕出。次日，孔明令土人引路，自乘小車到桃花渡口北岸山僻去處，遍觀地理。山險嶺峻之處，車不能行，孔明棄車步行。忽到一山，望見一谷，形如長蛇，皆光峭石壁，並無樹木，中間一條大路。孔明問土人曰：“此谷何名？”土人答曰：“此處名為盤蛇谷。出谷則三江城大路，谷前名塔郎甸。”孔明大喜曰：“此乃天賜吾成功於此也！”遂回舊路，上車歸寨，喚馬岱分付曰：“與汝黑油櫃車十輛，須用竹竿千條，櫃內之物，如此如此。可將本部兵去把住盤蛇谷兩頭，依法而行。與汝半月限，一切完備。至期如此施設。倘有走漏，定按軍法。”馬岱受計而去。又喚趙雲分付曰：“汝去盤蛇谷後，三江大路口如此守把。所用之物，剋日完備。”趙雲受計而去。又喚魏延分付曰：“汝可引本部兵去桃花渡口下寨。如蠻兵渡水來敵，汝便棄了寨，望白旗處而走。限半個月內，須要連輸十五陣，棄七個寨柵。若輸十四陣，也休來見我。”魏延領命，心中不樂，怏怏而去。孔明又喚張翼另引一軍，依所指之處，築立寨柵去了；卻令張嶷、馬忠引本洞所降千人，如此行之。各人都依計而行。卻說孟獲與烏戈國主兀突骨曰：“諸葛亮多有巧計，只是埋伏。今後交戰，分付三軍：但見山谷之中，林木多處，不可輕進。”兀突骨曰：“大王說的有理。吾已知道中國人多行詭計。今後依此言之。吾在前面廝殺；汝在背後教道。”兩人商議已定。忽報蜀兵在桃花渡口北岸立起營寨。兀突骨即差二俘長引藤甲軍渡了河，來與蜀兵交戰。不數合，魏延敗走。蠻兵恐有埋伏，不趕自回。次日，魏延又去立了營寨。蠻兵哨得，又引眾軍渡過河來戰。延出迎之。不數合，延敗走。蠻兵追殺十餘里，見四下並無動靜，便在蜀寨中屯住。次日，二俘長請兀突骨到寨，說知此事。兀突骨即引兵大進，將魏延追一陣。蜀兵皆棄甲拋戈而走，只見前有白旗。延引敗兵，急奔到白旗處，早有一寨，就寨中屯住。兀突骨驅兵追至，魏延引兵棄寨而走。蠻兵得了蜀寨。次日，又望前追殺。魏延回兵交戰，不三合又敗，只看白旗處而走，又有一寨，延就寨屯住。次日，蠻兵又至。延略戰又走。蠻兵佔了蜀寨。

話休絮煩，魏延且戰且走，已敗十五陣，連棄七個營寨。蠻兵大進追殺。兀突骨自在軍前破敵，於路但見林木茂盛之處，便不敢進；卻使人遠望，果見樹陰之中，旌旗招颭。兀突骨謂孟獲曰：“果不出大王所料。”孟獲大笑曰：“諸葛亮今番被吾識破！大王連日勝了他十五陣，奪了七個營寨，蜀兵望風而走。諸葛亮已是計窮；只此一進，大事定矣！”兀突骨大喜，遂不以蜀兵為念。至第十六日，魏延引敗殘兵，來與藤甲軍對

敵，兀突骨騎象當先，頭戴日月狼須帽，身披金珠纓絡，兩肋下露出生鱗甲，眼目中微有光芒，手指魏延大罵。延撥馬便走。後面蠻兵大進。魏延引兵轉過了盤蛇谷，望白旗而走。兀突骨統引兵眾，隨後追殺。兀突骨望見山上並無草木，料無埋伏，放心追殺。趕到谷中，見數十輛黑油櫃車在當路。蠻兵報曰：“此是蜀兵運糧道路，因大王兵至，撇下糧車而走。”兀突骨大喜，催兵追趕。將出谷口，不見蜀兵，只見橫木亂石滾下，壘斷谷口。兀突骨令兵開路而進，忽見前面大小車輛，裝載乾柴，盡皆火起。兀突骨忙教退兵，只聞後軍發喊，報說谷口已被幹柴壘斷，車中原來皆是火藥，一齊燒著。兀突骨見無草木，心尚不慌，令尋路而走。只見山上兩邊亂丟火把，火把到處，地中藥線皆著，就地飛起鐵炮。滿谷中火光亂舞，但逢藤甲，無有不著。將兀突骨並三萬藤甲軍，燒得互相擁抱，死於盤蛇谷中。孔明在山上往下看時，只見蠻兵被火燒的伸拳舒腿，大半被鐵炮打的頭臉粉碎，皆死於谷中，臭不可聞。孔明垂淚而嘆曰：“吾雖有功於社稷，必損壽矣！”左右將士，無不感嘆。

卻說孟獲在寨中，正望蠻兵回報。忽然千餘人笑拜於寨前，言說：“烏戈國兵與蜀兵大戰，將諸葛亮圍在盤蛇谷中了。特請大王前去接應。我等皆是本洞之人，不得已而降蜀；今知大王前到，特來助戰。”孟獲大喜，即引宗黨並所聚番人，連夜上馬；就令蠻兵引路。方到盤蛇谷時，只見火光甚起，臭氣難聞。獲知中計，急退兵時，左邊張嶷，右邊馬忠，兩路軍殺出。獲方欲抵敵，一聲喊起，蠻兵中大半皆是蜀兵，將蠻王宗黨並聚集的番人，盡皆擒了。孟獲匹馬殺出重圍，望山徑而走。

正走之間，見山凹裡一簇人馬，擁出一輛小車；車中端坐一人，綸巾羽扇，身衣道袍，乃孔明也。孔明大喝曰：“反賊孟獲！今番如何？”獲急回馬走。旁邊閃過一將，攔住去路，乃是馬岱。孟獲措手不及，被馬岱生擒活捉了。此時王平、張翼已引一軍趕到蠻寨中，將祝融夫人並一應老小皆活捉而來。

孔明歸到寨中，升帳而坐，謂眾將曰：“吾今此計，不得已而用之，大損陰德。我料敵人必算吾於林木多處埋伏，吾卻空設旌旗，實無兵馬，疑其心也。吾令魏文長連輸十五陣者，堅其心也。吾見盤蛇谷止一條路，兩壁廂皆是光石，並無樹木，下面都是沙土，因令馬岱將黑油櫃安排於谷中，車中油櫃內，皆是預先造下的火炮，名曰‘地雷’，一炮中藏九炮，三十步埋之，中用竹竿通節，以引藥線；才一發動，山損石裂。吾又令趙子龍預備草車，安排於谷中。又于山上準備大木亂石。卻令魏延賺兀突骨並藤甲軍入谷，放出魏延，即斷其路，隨後焚之。吾聞：‘利於水者必不利於火。’藤甲雖刀箭不能入，乃油浸之物，見火必著。蠻兵如此頑皮，非火攻安能取勝？使烏戈國之人不留種類者，是吾之大罪也！”眾將拜伏曰：“丞相天機，鬼神莫測也！”孔明令押過孟獲來。孟獲跪於帳下。孔明令去其縛，教且在別帳與酒食壓驚。孔明喚管酒食官至坐榻前，如此如此，分付而去。卻說孟獲與祝融夫人並孟優、帶來洞主、一切宗黨在別帳飲酒。忽一人入帳謂孟獲曰：“丞相面羞，不欲與公相見。特令我來放公回去，再招人馬來決

勝負。公今可速去。”孟獲垂淚言曰：“七擒七縱，自古未嘗有也。吾雖化外之人，頗知禮義，直如此無羞恥乎？”遂同兄弟妻子宗黨人等，皆匍匐跪於帳下，肉袒謝罪曰：“丞相天威，南人不復反矣！”孔明曰：“公今服乎？”獲泣謝曰：“某子子孫孫皆感覆載生成之恩，安得不服！”孔明乃請孟獲上帳，設宴慶賀，就令永為洞主。所奪之地，盡皆退還。孟獲宗黨及諸蠻兵，無不感戴，皆欣然跳躍而去。後人有詩讚孔明日：“羽扇綸巾擁碧幢，七擒妙策制蠻王。至今溪洞傳威德，為選高原立廟堂。”

長史費禕入諫曰：“今丞相親提士卒，深入不毛，收服蠻方；目今蠻王既已歸服，何不置官吏，與孟獲一同守之？”孔明日：“如此有三不易：留外人則當留兵，兵無所食，一不易也；蠻人傷破，父兄死亡，留外人而不留兵，必成禍患，二不易也；蠻人累有廢殺之罪，自有嫌疑，留外人終不相信，三不易也。今吾不留人，不運糧，與相安於無事而已。”眾人盡服。於是蠻方皆感孔明恩德，乃為孔明立生祠，四時享祭，皆呼之為慈父；各送珍珠金寶、丹漆藥材、耕牛戰馬，以資軍用，誓不再反。南方已定。

卻說孔明犒軍已畢，班師回蜀，令魏延引本部兵為前鋒。延引兵方至瀘水，忽然陰雲四合，水面上一陣狂風驟起，飛沙走石，軍不能進。延退兵回報孔明。孔明遂請孟獲問之。正是：塞外蠻人方帖服，水邊鬼卒又猖狂。未知孟獲所言若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## 第九十一回 祭瀘水漢相班師 伐中原武侯上表

卻說孔明班師回國，孟獲率引大小洞主酋長及諸部落，羅拜相送。前軍至瀘水，時值九月秋天，忽然陰雲布合，狂風驟起；兵不能渡，回報孔明。孔明遂問孟獲，獲曰：“此水原有猖神作禍，往來者必須祭之。”孔明曰：“用何物祭享？”獲曰：“舊時國中因猖神作禍，用七七四十九顆人頭並黑牛白羊祭之，自然風恬浪靜，更兼連年豐稔。”孔明曰：“吾今事已平定，安可妄殺一人？”遂自到瀘水岸邊觀看。果見陰風大起，波濤洶湧，人馬皆驚。孔明甚疑，即尋土人問之。土人告說：“自丞相經過之後，夜夜只聞得水邊鬼哭神號。自黃昏直至天曉，哭聲不絕。瘴煙之內，陰鬼無數。因此作禍，無人敢渡。”孔明曰：“此乃我之罪愆也。前者馬岱引蜀兵千餘，皆死於水中；更兼殺死南人，盡棄此處。狂魂怨鬼，不能解釋，以致如此。吾今晚當親自往祭。”土人曰：“須依舊例，殺四十九顆人頭為祭，則怨鬼自散也。”孔明曰：“本為人死而成怨鬼，豈可又殺生人耶？吾自有主意。”喚行廚宰殺牛馬；和麵為劑，塑成人頭，內以牛羊等肉代之，名曰饅頭。當夜於瀘水岸上，設香案，鋪祭物，列燈四十九盞，揚幡招魂；將饅頭等物，陳設於地。三更時分，孔明金冠鶴氅，親自臨祭，令董厥讀祭文。其文曰：“維大漢建興三年秋九月一日，武鄉侯、領益州牧、丞相諸葛亮，謹陳祭儀，享於故歿王事蜀中將校及南人亡者陰魂曰：我大漢皇帝，威勝五霸，明繼三王。昨自遠方侵境，異俗起兵；縱蠱尾以興妖，盜狼心而逞亂。我奉王命，問罪遐荒；大舉貔貅，悉除螻蟻；雄軍雲集，狂寇冰消；才聞破竹之聲，便是失猿之勢。但士卒兒郎，盡是九州豪傑；官僚將校，皆為四海英雄：習武從戎，投明事主，莫不同申三令，共展七擒；齊堅奉國之誠，並效忠君之志。何期汝等偶失兵機，緣落奸計；或為流矢所中，魂掩泉臺；或為刀劍所傷，魄歸長夜：生則有勇，死則成名，今凱歌欲還，獻俘將及。汝等英靈尚在，祈禱必聞：隨我旌旗，逐我部曲，同回上國，各認本鄉，受骨肉之蒸嘗，領家人之祭祀；莫作他鄉之鬼，徒為異域之魂。我當奏之天子，使汝等各家盡霑恩露，年給衣糧，月賜廩祿。用茲酬答，以慰汝心。至於本境土神，南方亡鬼，血食有常，憑依不遠；生者既凜天威，死者亦歸王化，想宜寧帖，毋致號咷。聊表丹誠，敬陳祭祀。嗚呼，哀哉！伏惟尚饗！”讀畢祭文，孔明放聲大哭，極其痛切，情動三軍，無不下淚。孟獲等眾，盡皆哭泣。只見愁雲怨霧之中，隱隱有數千鬼魂，皆隨風而散。於是孔明令左右將祭物盡棄於瀘水之中。次日，孔明引大軍俱到瀘水南岸，但見雲收霧散，風靜浪平。蜀兵安然盡渡瀘水，果然鞭敲金鐙響，人唱凱歌還。行到永昌，孔明留王伉、呂凱守四郡；發付孟獲領眾自回，囑其勤政馭下，善撫居民，勿失農務。孟獲涕泣拜別而去。

孔明自引大軍回成都。後主排轡駕出郭三十里迎接，下輦立於道傍，以俟孔明。孔明慌下車伏道而言曰：“臣不能速平南方，使主上懷憂，臣之罪也。”後主扶起孔明，並車而回，設太平筵會，重賞三軍。自此遠邦進貢來朝者二百餘處。孔明奏準後主，將

歿於王事者之家，一一優恤。人心歡悅，朝野清平。卻說魏主曹丕，在位七年，即蜀漢建興四年也。丕先納夫人甄氏，即袁紹次子袁熙之婦，前破鄴城時所得。後生一子，名睿，字元仲，自幼聰明，不甚愛之。後丕又納安平廣宗人郭永之女為貴妃，甚有顏色；其父嘗曰：“吾女乃女中之王也。”故號為女王。自丕納為貴妃，因甄夫人失寵，郭貴妃欲謀為後，卻與倖臣張輜商議。時丕有疾，輜乃詐稱於甄夫人宮中掘得桐木偶人，上書天子年月日時，為魘鎮之事。丕大怒，遂將甄夫人賜死，立郭貴妃為後。因無出，養曹睿為己子。雖甚愛之，不立為嗣。

睿年至十五歲，弓馬熟嫻。當年春二月，丕帶睿出獵。行於山塢之間，趕出子母二鹿，丕一箭射倒母鹿，回觀小鹿馳於曹睿馬前。丕大呼曰：“吾兒何不射之？”睿在馬上泣告曰：“陛下已殺其母，臣安忍復殺其子也。”丕聞之，擲弓於地曰：“吾兒真仁德之主也！”於是遂封睿為平原王。

夏五月，丕感寒疾，醫治不痊，乃召中軍大將軍曹真、鎮軍大將軍陳群、撫軍大將軍司馬懿三人入寢宮。丕喚曹睿至，指謂曹真等曰：“今朕病已沉重，不能復生。此子年幼，卿等三人可善輔之，勿負朕心。”三人皆告曰：“陛下何出此言？臣等願竭力以事陛下，至千秋萬歲。”丕曰：“今年許昌城門無故自崩，乃不祥之兆，朕故自知必死也。”正言間，內侍奏徵東大將軍曹休入宮問安。丕召入謂曰：“卿等皆國家柱石之臣也，若能同心輔朕之子，朕死亦瞑目矣！”言訖，墮淚而薨。時年四十歲，在位七年。於是曹真、陳群、司馬懿、曹休等，一面舉哀，一面擁立曹睿為大魏皇帝。諡父丕為文皇帝，諡母甄氏為文昭皇后。封鍾繇為太傅，曹真為大將軍，曹休為大司馬，華歆為太尉，王朗為司徒，陳群為司空，司馬懿為驃騎大將軍。其餘文武官僚，各各封贈。大赦天下。時雍、涼二州缺人守把，司馬懿上表乞守西涼等處。曹睿從之，遂封懿提督雍、涼等處兵馬。領詔去訖。

早有細作飛報入川。孔明大驚曰：“曹丕已死，孺子曹睿即位，餘皆不足慮：司馬懿深有謀略，今督雍、涼兵馬，倘訓練成時，必為蜀中之大患。不如先起兵伐之。”參軍馬謖曰：“今丞相平南方回，軍馬疲敝，只宜存恤，豈可復遠征？某有一計，使司馬懿自死於曹睿之手，未知丞相鈞意允否？”孔明問是何計，馬謖曰：“司馬懿雖是魏國大臣，曹睿素懷疑忌。何不密遣人往洛陽、鄴郡等處，佈散流言，道此人慾反；更作司馬懿告示天下榜文，遍貼諸處。使曹睿心疑，必然殺此人也。”孔明從之，即遣人密行此計去了。

卻說鄴城門上。忽一日見貼下告示一道。守門者揭了，來奏曹睿。睿觀之，其文曰：“驃騎大將軍總領雍、涼等處兵馬事司馬懿，謹以信義佈告天下：昔太祖武皇帝，創立基業，本欲立陳思王子建為社稷主；不幸奸讒交集，歲久潛龍。皇孫曹睿，素無德行，妄自居尊，有負太祖之遺意。今吾應天順人，剋日興師，以慰萬民之望。告示到日，各宜歸命新君。如不順者，當滅九族！先此告聞，想宜知悉。”



曹睿覽畢，大驚失色，急問群臣。太尉華歆奏曰：“司馬懿上表乞守雍、涼，正為此也。先時太祖武皇帝嘗謂臣曰：司馬懿鷹視狼顧，不可付以兵權；久必為國家大禍。今日反情已萌，可速誅之。”王朗奏曰：“司馬懿深明韜略，善曉兵機，素有大志；若不早除，久必為禍。”睿乃降旨，欲興兵御駕親征。忽班部中閃出大將軍曹真奏曰：“不可。文皇帝託孤於臣等數人，是知司馬仲達無異志也。今事未知真假，遽爾加兵，乃逼之反耳。或者蜀、吳奸細行反間之計，使我君臣自亂，彼卻乘虛而擊，未可知也。陛下幸察之。”睿曰：“司馬懿若果謀反，將奈何？”真曰：“如陛下心疑，可仿漢高偽遊雲夢之計。御駕幸安邑，司馬懿必然來迎；觀其動靜，就車前擒之，可也。”睿從之，遂命曹真監國，親自領御林軍十萬，徑到安邑。司馬懿不知其故，欲令天子知其威嚴，乃整兵馬，率甲士數萬來迎。近臣奏曰：“司馬懿果率兵十餘萬，前來抗拒，實有反心矣。”睿慌命曹休先領兵迎之。司馬懿見兵馬前來，只疑車駕親至，伏道而迎。曹休出曰：“仲達受先帝託孤之重，何故反耶？”懿大驚失色，汗流遍體，乃問其故。休備言前事。懿曰：“此吳、蜀奸細反間之計，欲使我君臣自相殘害，彼卻乘虛而襲。某當自見天子辨之。”遂急退了軍馬，至睿車前俯伏泣奏曰：“臣受先帝託孤之重，安敢有異心？必是吳、蜀之奸計。臣請提一旅之師，先破蜀，後伐吳，報先帝與陛下，以明臣心。”睿疑慮未決。華歆奏曰：“不可付之兵權。可即罷歸田裡。”睿依言，將司馬懿削職回鄉，命曹休總督雍、涼軍馬。曹睿駕回洛陽。卻說細作探知此事，報入川中。孔明聞之大喜曰：“吾欲伐魏久矣，奈有司馬懿總雍、涼之兵。今既中計遭貶，吾有何憂！”次日，後主早朝，大會官僚，孔明出班，上《出師表》一道。表曰：“臣亮言：先帝創業未半，而中道崩殂；今天下三分，益州罷敝，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。然侍衛之臣，不懈於內；忠志之士，忘身於外者：蓋追先帝之殊遇，欲報之於陛下也。誠宜開張聖聽，以光先帝遺德，恢弘志士之氣；不宜妄自菲薄，引喻失義，以塞忠諫之路也。宮中府中，俱為一體；陟罰臧否，不宜異同。若有作奸犯科，及為忠善者，宜付有司，論其刑賞，以昭陛下平明之治；不宜偏私，使內外異法也。侍中、侍郎郭攸之、費禕、董允等，此皆良實，志慮忠純，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。愚以為宮中之事，事無大小，悉以諮之，然後施行，必得裨補闕漏，有所廣益。將軍向寵，性行淑均，曉暢軍事，試用之於昔日，先帝稱之曰能，是以眾議舉寵以為督。愚以為營中之事，事無大小，悉以諮之，必能使行陣和穆，優劣得所也。親賢臣，遠小人，此先漢所以興隆也；親小人，遠賢臣，此後漢所以傾頽也。先帝在時，每與臣論此事，未嘗不嘆息痛恨於桓、靈也！侍中、尚書、長史、參軍，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，願陛下親之、信之，則漢室之隆，可計日而待也。臣本布衣，躬耕南陽，苟全性命於亂世，不求聞達於諸侯。先帝不以臣卑鄙，猥自枉屈，三顧臣於草廬之中，諮臣以當世之事，由是感激，遂許先帝以驅馳。後值傾覆，受任於敗軍之際，奉命於危難之間：爾來二十有一年矣。先帝知臣謹慎，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。受命以來，夙夜憂慮，恐付託不效，以傷先帝之明；故五月渡瀘，深入不毛。今南方已定，甲兵已足，當獎帥三軍，北定中原，庶竭駑鈍，攘除奸兇，興復漢室，還

於舊都：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。至於斟酌損益，進盡忠言，則攸之、禕、允之任也。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，不效則治臣之罪，以告先帝之靈；若無興復之言，則責攸之、禕、允等之諂，以彰其慢。陛下亦宜自謀，以諮諏善道，察納雅言，深追先帝遺詔。臣不勝受恩感激！今當遠離，臨表涕泣，不知所云。”

後主覽表曰：“相父南征，遠涉艱難；方始回都，坐未安席；今又欲北征，恐勞神思。”孔明曰：“臣受先帝託孤之重，夙夜未嘗有怠。今南方已平，可無內顧之憂；不就此時討賊，恢復中原，更待何日？”忽班部中太史譙周出奏曰：“臣夜觀天象，北方旺氣正盛，星曜倍明，未可圖也。”乃顧孔明曰：“丞相深明天文，何故強為？”孔明曰：“天道變易不常，豈可拘執？吾今且駐軍馬於漢中，觀其動靜而後行。”譙周苦諫不從。於是孔明乃留郭攸之、董允、費禕等為侍中，總攝宮中之事。又留向寵為大將，總督御林軍馬；蔣琬為參軍；張裔為長史，掌丞相府事；杜瓊為諫議大夫；杜微、楊洪為尚書；孟光、來敏為祭酒；尹默、李譔為博士；郤正、費詩為秘書；譙周為太史。內外文武官僚一百餘員，同理蜀中之事。

孔明受詔歸府，喚諸將聽令：前督部——鎮北將軍、領丞相司馬、涼州刺史、都亭侯魏延；前軍都督——領扶風太守張翼；牙門將——裨將軍王平；後軍領兵使——安漢將軍、領建寧太守李恢，副將——定遠將軍、領漢中太守呂義；兼管運糧左軍領兵使——平北將軍、陳倉侯馬岱，副將——飛衛將軍廖化；右軍領兵使——奮威將軍、博陽亭侯馬忠，撫戎將軍、關內侯張嶷；行中軍師——車騎大將軍、都鄉侯劉琰；中監軍——揚武將軍鄧芝；中參軍——安遠將軍馬謖；前將軍——都亭侯袁綝；左將軍——高陽侯吳懿；右將軍——

玄都侯高翔；後將軍——安樂侯吳班；領長史——綏軍將軍楊儀；前將軍——徵南將軍劉巴；前護軍——偏將軍、漢城亭侯許允；左護軍——篤信中郎將丁鹹；右護軍——偏將軍劉敏；後護軍——典軍中郎將官雒；行參軍——昭武中郎將胡濟；行參軍——諫議將軍閻晏；行參軍——偏將軍爨習；行參軍——裨將軍杜義，武略中郎將杜祺，綏戎都尉盛勃；從事——武略中郎將樊岐；典軍書記——樊建；丞相令史——

董厥；帳前左護衛使——龍驤將軍關興；右護衛使——虎翼將軍張苞。——以上一應官員，都隨著平北大都督、丞相、武鄉侯、領益州牧、知內外事諸葛亮。分撥已定，又檄李嚴等守川口以拒東吳。選定建興五年春三月丙寅日，出師伐魏。

忽帳下一老將，厲聲而進曰：“我雖年邁，尚有廉頗之勇，馬援之雄。此二古人皆不服老，何故不用我耶？”眾視之，乃趙雲也。孔明曰：“吾自平南迴都，馬孟起病故，吾甚惜之，以為折一臂也。今將軍年紀已高，倘稍有參差，動搖一世英名，減卻蜀中銳氣。”雲厲聲曰：“吾自隨先帝以來，臨陣不退，遇敵則先。大丈夫得死於疆場者，幸也，吾何恨焉？願為前部先鋒！”孔明再三苦勸不住。雲曰：“如不教我為先鋒，就

撞死於階下！”孔明曰：“將軍既要為先鋒，須得一人同去。”言未盡，一人應曰：“某雖不才，願助老將軍先引一軍前去破敵。”孔明視之，乃鄧芝也。孔明大喜，即撥精兵五千。副將十員，隨趙雲、鄧芝去訖。

孔明出師，後主引百官送於北門外十里。孔明辭了後主，旌旗蔽野，戈戟如林，率軍望漢中迤邐進發。卻說邊庭探知此事，報入洛陽。是日曹睿設朝，近臣奏曰：“邊官報稱：諸葛亮率領大兵三十餘萬，出屯漢中，令趙雲、鄧芝為前部先鋒，引兵入境。”睿大驚，問群臣曰：“誰可為將，以退蜀兵？”忽一人應聲而出曰：“臣父死於漢中，切齒之恨，未嘗得報。今蜀兵犯境，臣願引本部猛將，更乞陛下賜關西之兵，前往破蜀，上為國家效力，下報父仇，臣萬死不恨！”眾視之，乃夏侯淵之子夏侯楙也。楙字子休，其性最急，又最吝，自幼嗣與夏侯惇為子。後夏侯淵為黃忠所斬，曹操憐之，以女清河公主招楙為駙馬，因此朝中欽敬。雖掌兵權，未嘗臨陣。當時自請出徵，曹睿即命為大都督，調關西諸路軍馬前去迎敵。司徒王朗諫曰：“不可。夏侯駙馬素不曾戰，今付以大任，非其所宜。更兼諸葛亮足智多謀，深通韜略，不可輕敵。”夏侯楙叱曰：“司徒莫非結連諸葛亮，欲為內應耶？吾自幼從父學習韜略，深通兵法。汝何欺我年幼？吾若不生擒諸葛亮，誓不回見天子！”王朗等皆不敢言。夏侯楙辭了魏主，星夜到長安，調關西諸路軍馬二十餘萬，來敵孔明。正是：欲乘白旄摩將士，卻教黃吻掌兵權。未知勝負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## 第九十二回 趙子龍力斬五將 諸葛亮智取三城

卻說孔明率兵前至沔陽，經過馬超墳墓，乃令其弟馬岱掛孝，孔明親自祭之。祭畢，回到寨中，商議進兵。忽哨馬報道：“魏主曹睿遣駙馬夏侯楙，調關中諸路軍馬，前來拒敵。”魏延上帳獻策曰：“夏侯楙乃膏粱子弟，懦弱無謀。延願得精兵五幹，取路出褒中，循秦嶺以東，當子午谷而投北，不過十日，可到安長。夏侯楙若聞某驟至，必然棄城望橫門邸閣而走。某卻從東方而來，丞相可大驅士馬，自斜谷而進。如此行之，則咸陽以西，一舉可定也。”孔明笑曰：“此非萬全之計也。汝欺中原無好人物，倘有人進言，于山僻中以兵截殺，非惟五千人受害，亦大傷銳氣。決不可用。”魏延又曰：“丞相兵從大路進發，彼必盡起關中之兵，於路迎敵，則曠日持久，何時而得中原？”孔明曰：“吾從隴右取平坦大路，依法進兵，何憂不勝！”遂不用魏延之計。魏延怏怏不悅。孔明差人令趙雲進兵。卻說夏侯楙在長安聚集諸路軍馬。時有西涼大將韓德，善使開山大斧，有萬夫不當之勇，引西羌諸路兵八萬到來；見了夏侯楙，楙重賞之，就遣為先鋒。德有四子，皆精通武藝，弓馬過人：長子韓瑛，次子韓瑤，三子韓瓊，四子韓班。韓德帶四子並西羌兵八萬，取路至鳳鳴山，正遇蜀兵。兩陣對圓。韓德出馬，四子列於兩邊。德厲聲大罵曰：“反國之賊，安敢犯吾境界！”趙雲大怒，挺槍縱馬，單搦韓德交戰。長子韓瑛，躍馬來迎；戰不三合，被趙雲一槍刺死於馬下。次子韓瑤見之，縱馬揮刀來戰。趙雲施逞舊日虎威，抖擻精神迎戰。瑤抵敵不住。三子韓瓊，急挺方天戟驟馬前來夾攻。雲全然不懼，槍法不亂。四子韓琪，見二兄戰雲不下，也縱馬掄兩口日月刀而來，圍住趙雲。雲在中央獨戰三將。少時，韓琪中槍落馬，韓陣中偏將急出救去。雲拖槍便走。韓瓊按戟，急取弓箭射之，連放三箭，皆被雲用槍撥落。瓊大怒，仍綽方天戟縱馬趕來；卻被雲一箭射中面門，落馬而死，韓瑤縱馬舉寶刀便砍趙雲。雲棄槍於地，閃過寶刀，生擒韓瑤歸陣，復縱馬取槍殺過陣來。韓德見四子皆喪於趙雲之手，肝膽皆裂，先走入陣去。西涼兵素知趙雲之名，今見其英勇如昔，誰敢交鋒？趙雲馬到處，陣陣倒退。趙雲匹馬單槍，往來衝突，如入無人之境。後人有詩讚曰：“憶昔常山趙子龍，年登七十建奇功。獨誅四將來衝陣，猶似當陽救主雄。”

鄧芝見趙雲大勝，率蜀兵掩殺，西涼兵大敗而走。韓德險被趙雲擒住，棄甲步行而逃。雲與鄧芝收軍回寨。芝賀曰：“將軍壽已七旬，英勇如昨。今日陣前力斬四將，世所罕有！”雲曰：“丞相以吾年邁，不肯見用，吾故聊以自表耳。”遂差人解韓瑤，申報捷書，以達孔明。

卻說韓德引敗軍回見夏侯楙，哭告其事。楙自統兵來迎趙雲。探馬報入蜀寨，說夏侯楙引兵到。雲上馬綽槍，引千餘軍，就鳳鳴山前擺成陣勢。當日，夏侯楙戴金盔，坐白馬，手提大砍刀，立在門旗之下。見趙雲躍馬挺槍，往來馳騁，楙欲自戰。韓德曰：“殺吾四子之仇，如何不報！”縱馬輪開山大斧，直取趙雲。雲奮怒挺槍來迎；戰不三

合，槍起處，刺死韓德於馬下，急撥馬直取夏侯楸。楸慌忙閃入本陣。鄧芝驅兵掩殺，魏兵又折一陣，退十餘里下寨。楸連夜與眾將商議曰：“吾久聞趙雲之名，未嘗見面；今日年老，英雄尚在，方信當陽長坂之事。似此無人可敵，如之奈何？”參軍程武，乃程昱之子也，進言曰：“某料趙雲有勇無謀，不足為慮。來日都督再引兵出，先伏兩軍於左右；都督臨陣先退，誘趙雲到伏兵處；都督卻登山指揮四面軍馬，重疊圍住，雲可擒矣。”楸從其言，遂遣董禧引三萬軍伏於左，薛則引三萬軍伏於右。二人埋伏已定。次日，夏侯楸復整金鼓旗幡，率兵而進。趙雲、鄧芝出迎。芝在馬上謂趙雲曰：“昨夜魏兵大敗而走，今日復來，必有詐也。老將軍防之。”子龍曰：“量此乳臭小兒，何足道哉！吾今日必當擒之！”便躍馬而出。魏將潘遂出迎，戰不三合，撥馬便走。趙雲趕去，魏陣中八員將一齊來迎。放過夏侯楸先走，八將陸續奔走。趙雲乘勢追殺，鄧芝引兵繼進。趙雲深入重地，只聽得四面喊聲大震。鄧芝急收軍退回，左有董禧，右有薛則，兩路兵殺到。鄧芝兵少，不能解救。趙雲被困在垓心，東衝西突，魏兵越厚。時雲手下止有千餘人，殺到山坡之下，只見夏侯楸在山上指揮三軍。趙雲投東則望東指，投西則望西指，因此趙雲不能突圍，乃引兵殺上山來。半山中擂木炮石打將下來，不能上山。趙雲從辰時殺至酉時，不得脫走，只得下馬少歇，且待月明再戰。卻才卸甲而坐，月光方出，忽四下火光沖天，鼓聲大震，矢石如雨，魏兵殺到，皆叫曰：“趙雲早降！”雲急上馬迎敵。四面軍馬漸漸逼近，八方弩箭交射甚急，人馬皆不能向前。雲仰天嘆曰：“吾不服老，死於此地矣！”忽東北角上喊聲大起，魏兵紛紛亂竄，一彪軍殺到，為首大將持丈八點鋼矛，馬項下掛一顆人頭。雲視之，乃張苞也。苞見了趙雲，言曰：“丞相恐老將軍有失，特遣某引五千兵接應。聞老將軍被困，故殺透重圍。正遇魏將薛則攔路，被某殺之。”雲大喜，即與張苞殺出西北角來。只見魏兵棄戈奔走：一彪軍從外吶喊殺人，為首大將提偃月青龍刀，手挽人頭。雲視之，乃關興也。興曰：“奉丞相之命，恐老將軍有失，特引五千兵前來接應。卻才陣上逢著魏將董禧，被吾一刀斬之，梟首在此。丞相隨後便到也。”雲曰：“二將軍已建奇功，何不趁今日擒住夏侯楸，以定大事？”張苞聞言，遂引兵去了。興曰：“我也幹功去。”遂亦引兵去了。雲回顧左右曰：“他兩個是吾子侄輩，尚且爭先幹功；吾乃國家上將，朝廷舊臣，反不如如此小兒耶？吾當舍老命以報先帝之恩！”於是引兵來捉夏侯楸。當夜三路兵夾攻，大破魏軍一陣。鄧芝引兵接應，殺得屍橫遍野，血流成河。夏侯楸乃無謀之人，更兼年幼，不曾經戰，見軍大亂，遂引帳下驍將百餘人，望南安郡而走。眾軍因見無主，盡皆逃竄。興、苞二將聞夏侯楸望南安郡去了，連夜趕來。楸走入城中，令緊閉城門，驅兵守禦。興、苞二人趕到，將城圍住；趙雲隨後也到：三面攻打。少時，鄧芝亦引兵到。一連圍了十日，攻打不下。

忽報丞相留後軍住沔陽，左軍屯陽平，右軍屯石城，自引中軍來到。趙雲、鄧芝、關興、張苞皆來拜問孔明，說連日攻城不下。孔明遂乘小車親到城邊周圍看了一遍，回寨升帳而坐。眾將環立聽令。孔明曰：“此郡壕深城峻，不易攻也。吾正事不在此城，

汝等如只久攻，倘魏兵分道而出，以取漢中，吾軍危矣。”鄧芝曰：“夏侯楙乃魏之駙馬，若擒此人，勝斬百將。今困於此，豈可棄之而去？”孔明曰：“吾自有計。此處西連天水郡，北抵安定郡，二處太守，不知何人？”探卒答曰：“天水太守馬遵，安定太守崔諒。”孔明大喜，乃喚魏延受計，如此如此；又喚關興、張苞受計，如此如此；又喚心腹軍士二人受計，如此行之。各將領命，引兵而去。孔明卻在南安城外，令軍運柴草堆於城下，口稱燒城。魏兵聞知，皆大笑不懼。卻說安定太守崔諒，在城中聞蜀兵圍了南安，困住夏侯楙，十分慌懼，即點軍馬約共四千，守住城池。忽見一人自正南而來，口稱有機密事。崔諒喚入問之，答曰：“某是夏侯都督帳下心腹將裴緒。今奉都督將令，特來求救於天水、安定二郡。南安甚急，每日城上縱火為號，專望二郡救兵，並不見到；因復差某殺出重圍，來此告急。可星夜起兵為外應。都督若見二郡兵到，卻開城門接應也。”諒曰：“有都督文書否？”緒貼肉取出，汗已溼透；略教一視，急令手下換了乏馬，便出城望天水而去。不二日，又有報馬到，告天水太守已起兵救援南安去了，教安定早早接應。崔諒與府官商議。多官曰：“若不去救，失了南安，送了夏侯駙馬，皆我兩郡之罪也：只得救之。”諒即點起人馬，離城而去，只留文官守城。

崔諒提兵向南安大路進發，遙望見火光沖天，催兵星夜前進，離南安尚有五十餘里，忽聞前後喊聲大震，哨馬報道：“前面關興截住去路，背後張苞殺來！”安定之兵，四下逃竄。諒大驚，乃領手下百餘人，往小路死戰得脫，奔回安定。方到城壕邊，城上亂箭射下來。蜀將魏延在城上叫曰：“吾已取了城也！何不早降？”原來魏延扮作安定軍，夤夜賺開城門，蜀兵盡入，因此得了安定。

崔諒慌投天水郡來。行不到一程，前面一彪軍擺開。大旗之下，一人綸巾羽扇，道袍鶴氅，端坐於車上。諒視之，乃孔明也，急撥回馬走。關興、張苞兩路兵追到，只叫：“早降！”崔諒見四面皆是蜀兵，不得已遂降，同歸大寨。孔明以上賓相待。孔明曰：“南安太守與足下交厚否？”諒曰：“此人乃楊阜之族弟楊陵也；與某鄰郡，交契甚厚。”孔明曰：“今欲煩足下入城，說楊陵擒夏侯楙，可乎？”諒曰：“丞相若令某去，可暫退軍馬，容某入城說之。”孔明從其言，即時傳令，教四面軍馬各退二十里下寨。崔諒匹馬到城邊叫開城門，入到府中，與楊陵禮畢，細言其事。陵曰：“我等受魏主大恩，安忍背之？可將計就計而行。”遂引崔諒到夏侯楙處，備細說知。楙曰：“當用何計？”楊陵曰：“只推某獻城門，賺蜀兵入，卻就城中殺之。”崔諒依計而行，出城見孔明，說：“楊陵獻城門，放大軍入城，以擒夏侯楙。楊陵本欲自捉，因手下勇士不多，未敢輕動。”孔明曰：“此事至易：今有足下原降兵百餘人，於內暗藏蜀將扮作安定軍馬，帶入城去、先伏於夏侯楙府下；卻暗約楊陵，待半夜之時，獻開城門，裡應外合。”崔諒暗思：“若不帶蜀將去，恐孔明生疑。且帶入去，就內先斬之，舉火為號，賺孔明入來，殺之可也。”因此應允。孔明囑曰：“吾遣親信將關興、張苞隨足下先去，只推救軍殺入城中，以安夏侯楙之心；但舉火，吾當親入城去擒之。”時值黃昏，關興、

張苞受了孔明密計，披掛上馬，各執兵器，雜在安定軍中，隨崔諒來到南安城下。楊陵在城上撐起懸空板，倚定護心欄，問曰：“何處軍馬？”崔諒曰：“安定救軍來到。”諒先射一號箭上城，箭上帶著密書曰：“今諸葛亮先遣二將，伏於城中，要裡應外合；且不可驚動，恐洩漏計策。待入府中圖之。”楊陵將書見了夏侯楙，細言其事。楙曰：“既然諸葛亮中計，可教刀斧手百餘人，伏於府中。如二將隨崔太守到府下馬，閉門斬之；卻於城上舉火，賺諸葛亮入城。伏兵齊出，亮可擒矣。”

安排已畢，楊陵回到城上言曰：“既是安定軍馬，可放入城。”關興跟崔諒先行，張苞在後。楊陵下城，在門邊迎接。興手起刀落，斬楊陵於馬下。崔諒大驚，急撥馬奔到吊橋邊，張苞大喝曰：“賊子休走！汝等詭計，如何瞞得丞相耶！”手起一槍，刺崔諒於馬下。關興早到城上，放起火來。四面蜀兵齊入。夏侯楙措手不及，開南門併力殺出。一彪軍攔住，為首大將，乃是王平；交馬只一合，生擒夏侯楙於馬上，餘皆殺死。孔明入南安，招諭軍民，秋毫無犯。眾將各各獻功。孔明將夏侯楙囚於車中。鄧芝問曰：“丞相何故知崔諒詐也？”孔明曰：“吾已知此人無降心，故意使入城。彼必盡情告與夏侯楙，欲將計就計而行。吾見來情，足知其詐，復使二將同去，以穩其心。此人若有真心，必然阻當；彼忻然同去者，恐吾疑也。他意中度二將同去，賺入城內殺之未遲；又令吾軍有託，放心而進。吾已暗囑二將，就城門下圖之。城內必無準備，吾軍隨後便到。此出其不意也。”眾將拜服。孔明曰：“賺崔諒者，吾使心腹人詐作魏將裴緒也。吾又去賺天水郡，至今未到，不知何故。今可乘勢取之。”乃留吳懿守南安，劉琰守安定，替出魏延軍馬去取天水郡。

卻說天水郡太守馬遵，聽知夏侯楙困在南安城中，乃聚文武官商議。功曹梁緒、主簿尹賞、主記梁虔等曰：“夏侯驍馬乃金枝玉葉，倘有疏虞，難逃坐視之罪。太守何不盡起本部兵以救之？”馬遵正疑慮間，忽報夏侯驍馬差心腹將裴緒到。緒入府，取公文付馬遵，說：“都督求安定、天水兩郡之兵，星夜救應。”言訖，匆匆而去。次日又有報馬到，稱說：“安定兵已先去了，教太守火急前來會合。”

馬遵正欲起兵，忽一人自外而入曰：“太守中諸葛亮之計矣！”眾視之，乃天水冀人也，姓姜名維，字伯約。父名冏，昔日曾為天水郡功曹，因羌人亂，沒於王事。維自幼博覽群書，兵法武藝，無所不通；奉母至孝，郡人敬之；後為中郎將，就參本郡軍事。當日姜維謂馬遵曰：“近聞諸葛亮殺敗夏侯楙，困於南安，水洩不通，安得有人自重圍之中而出？又且裴緒乃無名下將，從不曾見；況安定報馬，又無公文，以此察之，此人乃蜀將詐稱魏將。賺得太守出城，料城中無備，必然暗伏一軍於左近，乘虛而取天水也。”馬遵大悟曰：“非伯約之言，則誤中奸計矣！”維笑曰：“太守放心。某有一計，可擒諸葛亮，解南安之危。”正是：運籌又遇強中手，鬥智還逢意外人。未知其計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## 第九十三回 姜伯約歸降孔明 武鄉侯罵死王朝

卻說姜維獻計於馬遵曰：“諸葛亮必伏兵於郡後，賺我兵出城，乘虛襲我。某願請精兵三千，伏於要路。太守隨後發兵出城，不可遠去，止行三十里便回；但看火起為號，前後夾攻，可獲大勝。如諸葛亮自來，必為某所擒矣。”遵用其計，付精兵與姜維去訖，然後自與梁虔引兵出城等候；只留梁緒、尹賞守城。原來孔明果遣趙雲引一軍埋伏於山僻之中，只待天水人馬離城，便乘虛襲之。當日細作回報趙雲，說天水太守馬遵，起兵出城，只留文官守城。趙雲大喜，又令人報與張翼、高翔，教於要路截殺馬遵。此二處兵亦是孔明預先埋伏。卻說趙雲引五千兵，徑投天水郡城下，高叫曰：“吾乃常山趙子龍也！汝知中計，早獻城池，免遭誅戮！”城上梁緒大笑曰：“汝中吾姜伯約之計，尚然不知耶？”雲恰待攻城，忽然喊聲大震，四面火光沖天。當先一員少年將軍，挺槍躍馬而言曰：“汝見天水姜伯約乎！”雲挺槍直取姜維。戰不數合，維精神倍長。雲大驚，暗忖曰：“誰想此處有這般人物！”正戰時，兩路軍夾攻來，乃是馬遵、梁虔引軍殺回。趙雲首尾不能相顧，衝開條路，引敗兵奔走，姜維趕來。虧得張翼、高翔兩路軍殺出，接應回去。

趙雲歸見孔明，說中了敵人之計。孔明驚問曰：“此是何人，識吾玄機？”有南安人告曰：“此人姓姜名維，字伯約，天水冀人也；事母至孝，文武雙全，智勇足備，真當世之英傑也。”趙雲又誇獎姜維槍法，與他人大不同。孔明曰：“吾今欲取天水，不想有此人。”遂起大軍前來。

卻說姜維回見馬遵曰：“趙雲敗去，孔明必然自來。彼料我軍必在城中。今可將本部軍馬，分為四枝：某引一軍伏於城東，如彼兵到則截之。太守與梁虔、尹賞各引一軍城外埋伏。梁緒率百姓在城上守禦。”分撥已定。

卻說孔明因慮姜維，自為前部，望天水郡進發。將到城邊，孔明傳令曰：“凡攻城池，以初到之日，激勵三軍，鼓譟直上。若遲延日久，銳氣盡隳，急難破矣。”於是大軍徑到城下。因見城上旗幟整齊，未敢輕攻。候至半夜，忽然四下火光沖天，喊聲震地，正不知何處兵來。只見城上亦鼓譟吶喊相應，蜀兵亂竄。孔明急上馬，有關興；張苞二將保護，殺出重圍。回頭看時，正東上軍馬，一帶火光，勢若長蛇。孔明令關興探視，回報曰：“此姜維兵也。”孔明嘆曰：“兵不在多，在人之調遣耳。此人真將才也！”收兵歸寨，思之良久，乃喚安定人問曰：“姜維之母，現在何處？”答曰：“維母今居冀縣。”孔明喚魏延分付曰：“汝可引一軍，虛張聲勢，詐取冀縣。若姜維到，可放入城。”又問：“此地何處緊要？”安定人曰：“天水錢糧，皆在上邽；若打破上邽，則糧道自絕矣。”孔明大喜，教趙雲引一軍去攻上邽。孔明離城三十里下寨。早有人報入天水郡，說蜀兵分為三路：一軍守此郡，一軍取上邽，一軍取冀城。姜維聞之，哀告馬遵曰：“維母現在冀城，恐母有失。維乞一軍往救此城，兼保老母。”馬遵從之，遂



令姜維引三千軍去保冀城；梁虔引三千軍去保上邽。

卻說姜維引兵至冀城，前面一彪軍擺開，為首蜀將，乃是魏延。二將交鋒數合，延詐敗奔走。維入城閉門，率兵守護，拜見老母，並不出戰。趙雲亦放過樑虎入上邽城去了。孔明乃令人去南安郡，取夏侯楙至帳下。孔明曰：“汝懼死乎？”楙慌拜伏乞命。孔明曰：“目今天水姜維現守冀城，使人持書來說：但得駙馬在，我願歸降。吾今饒汝性命，汝肯招安姜維否？”楙曰：“情願招安。”孔明乃與衣服鞍馬，不令人跟隨，放之自去。楙得脫出寨，欲尋路而走，奈不知路徑。正行之間，逢數人奔走。楙問之，答曰：“我等是冀縣百姓；今被姜維獻了城池，歸降諸葛亮，蜀將魏延縱火劫財，我等因此棄家奔走，投上邽去也。”楙又問曰：“今守天水城是誰？”土人曰：“天水城中乃馬太守也。”楙聞之，縱馬望天水而行。又見百姓攜男抱女遠來，所說皆同。

楙至天水城下叫門，城上人認得是夏侯楙，慌忙開門迎接。馬遵驚拜問之。楙細言姜維之事；又將百姓所言說了。遵嘆曰：“不想姜維反投蜀矣！”梁緒曰：“彼意欲救都督，故以此言虛降。”楙曰：“今維已降，何為虛也？”正躊躇間，時已初更，蜀兵又來攻城。火光中見姜維在城下挺槍勒馬，大叫曰：“請夏侯都督答話！”夏侯楙與馬遵等皆到城上，見姜維耀武揚威大叫曰：“我為都督而降，都督何背前言？”楙曰：“汝受魏恩，何故降蜀？有何前言耶？”維應曰：“汝寫書教我降蜀，何出此言？汝要脫身，卻將我陷了？我今降蜀，加為上將，安有還魏之理？”言訖，驅兵打城，至曉方退。原來夜間妝姜維者，乃孔明之計，令部卒形貌相似者，假扮姜維攻城，因火光之中，不辨真偽。

孔明卻引兵來攻冀城。城中糧少，軍食不敷。姜維在城上，見蜀軍大車小輛，搬運糧草，入魏延寨中去了。維引三千兵出城，徑來劫糧。蜀兵盡棄了糧車，尋路而走。姜維奪得糧車，欲要入城，忽然一彪軍攔住，為首蜀將張翼也。二將交鋒，戰不數合，王平引一軍又到，兩下夾攻。維力窮抵敵不住，奪路歸城；城上早插蜀兵旗號：原來已被魏延襲了。維殺條路奔天水城，手下尚有十餘騎；又遇張苞殺了一陣，維止剩得匹馬單槍，來到天水城下叫門。城上軍見是姜維，慌報馬遵。遵曰：“此是姜維來賺我城門也。”令城上亂箭射下。姜維回顧蜀兵至近，遂飛奔上邽城來。城上樑虔見了姜維，大罵曰：“反國之賊，安敢來賺我城池！吾已知汝降蜀矣！”遂亂箭射下。姜維不能分說，仰天長嘆，兩眼淚流，撥馬望長安而走。行不數里，前至一派大樹茂林之處，一聲喊起，數千兵擁出：為首蜀將關興，截住去路。

維人困馬乏，不能抵當，勒回馬便走。忽然一輛小車從山坡中轉出。其人頭戴綸巾，身披鶴氅，手搖羽扇，乃孔明也。孔明喚姜維曰：“伯約此時何尚不降？”維尋思良久，前有孔明，後有關興，又無去路，只得下馬投降。孔明慌忙下車而迎，執維手曰：“吾自出茅廬以來，遍求賢者，欲傳授平生之學，恨未得其人。今遇伯約，吾願足矣。”維大喜拜謝。

孔明遂同姜維回寨，升帳商議取天水、上邽之計。維曰：“天水城中尹賞、梁緒，與某至厚；當寫密書二封，射入城中，使其內亂，城可得矣。”孔明從之。姜維寫了二封密書，拴在箭上，縱馬直至城下，射入城中。小校拾得，呈與馬遵。遵大疑，與夏侯楙商議曰：“梁緒、尹賞與姜維結連，欲為內應，都督宜早決之。”楙曰：“可殺二人。”尹賞知此訊息，乃謂梁緒曰：“不如納城降蜀，以圖進用。”是夜，夏侯楙數次使人請梁、尹二人說話。二人料知事急，遂披掛上馬，各執兵器，引本部軍大開城門，放蜀兵入。夏侯楙、馬遵驚慌，引數百人出西門，棄城投羌胡城而去。梁緒、尹賞迎接孔明入城。安民已畢，孔明問取上邽之計。梁緒曰：“此城乃某親弟梁虔守之，願招來降。”孔明大喜。緒當日到上都喚梁虔出城來降孔明。孔明重加賞勞，就令梁緒為天水太守，尹賞為冀城令，梁虔為上邽令。孔明分撥已畢，整兵進發。諸將問曰：“丞相何不去擒夏侯楙？”孔明曰：“吾放夏侯楙，如放一鴨耳。今得伯約，得一鳳也！”孔明自得三城之後，威聲大震，遠近州郡，望風歸降。孔明整頓軍馬，盡提漢中之兵，前出祁山，兵臨渭水之西。細作報入洛陽。時魏主曹睿太和元年，升殿設朝。近臣奏曰：“夏侯驍馬已失三郡，逃竄羌中去了。今蜀兵已到祁山，前軍臨渭水之西，乞早發兵破敵。”睿大驚，乃問群臣曰：“誰可為朕退蜀兵耶？”司徒王朗出班奏曰：“臣觀先帝每用大將軍曹真，所到必克；今陛下何不拜為大都督，以退蜀兵？”睿准奏，乃宣曹真曰：“先帝託孤與卿，今蜀兵入寇中原，卿安忍坐視乎？”真奏曰：“臣才疏智淺，不稱其職。”王朗曰：“將軍乃社稷之臣，不可固辭。老臣雖驚鈍，願隨將軍一往。”真又奏曰：“臣受大恩，安敢推辭？但乞一人為副將。”睿曰：“卿自舉之。”真乃保太原陽曲人，姓郭，名淮，字伯濟，官封射亭侯，領雍州刺史。睿從之，遂拜曹真為大都督，賜節鉞；命郭淮為副都督，王朗為軍師。朗時年已七十六歲矣。選撥東西二京軍馬二十萬與曹真。真命宗弟曹遵為先鋒，又命蕩寇將軍朱贊為副先鋒。當年十一月出師，魏主曹睿親自送出西門之外方回。曹真領大軍來到長安，過渭河之西下寨。真與王朗、郭淮共議退兵之策。朗曰：“來日可嚴整隊伍，大展旌旗。老夫自出，只用一席話，管教諸葛亮拱手而降，蜀兵不戰自退。”真大喜，是夜傳令：來日四更造飯，平明務要隊伍整齊，人馬威儀，旌旗鼓角，各按次序。當時使人先下戰書。次日，兩軍相迎，列成陣勢於祁山之前。蜀軍見魏兵甚是雄壯，與夏侯楙大不相同。三軍鼓角已罷，司徒王朗乘馬而出。上首乃都督曹真，下首乃副都督郭淮；兩個先鋒壓住陣角。探子馬出軍前，大叫曰：“請對陣主將答話！”只見蜀兵門旗開處，關興、張苞分左右而出，立馬於兩邊；次後一隊隊驍將分列；門旗影下，中央一輛四輪車，孔明端坐車中，綸巾羽扇，素衣皂條，飄然而出。孔明舉目見魏陣前三個麾蓋，旗上大書姓名：中央白髯老者，乃軍師、司徒王朗。孔明暗忖曰：“王朗必下說詞，吾當隨機應之。”遂教推車出陣外，令護軍小校傳曰：“漢丞相與司徒會話。”王朗縱馬而出。孔明於車上拱手，朗在馬上欠身答禮。朗曰：“久聞公之大名，今幸一會。公既知天命、識時務，何故興無名之兵？”孔明曰：“吾奉詔討賊，何謂無名？”朗曰：“天數有變，神器更易，而歸有德之人，此自然之

理也。曩自桓、靈以來，黃巾倡亂，天下爭橫。降至初平、建安之歲，董卓造逆，催、汜繼虐；袁術僭號於壽春，袁紹稱雄於鄴土；劉表佔據荊州，呂布虎吞徐郡；盜賊蜂起，奸雄鷹揚，社稷有累卵之危，生靈有倒懸之急。我太祖武皇帝，掃清六合席捲八荒；萬姓傾心，四方仰德。非以權勢取之，實天命所歸也。世祖文帝，神文聖武，以膺大統，應天合人，法堯禪舜，處中國以臨萬邦，豈非天心人意乎？今公蘊大才、抱大器，自欲比於管、樂，何乃強欲逆天理、搆人情而行事耶？豈不聞古人曰：‘順天者昌，逆天者亡。’今我大魏帶甲百萬，良將千員。諒腐草之螢光，怎及天心之皓月？公可倒戈卸甲，以禮來降，不失封侯之位。國安民樂，豈不美哉！”

孔明在車上大笑曰：“吾以為漢朝大老元臣，必有高論，豈期出此鄙言！吾有一言，諸軍靜聽：昔日桓、靈之世，漢統陵替，宦官釀禍；國亂歲凶，四方擾攘。黃巾之後，董卓、催、汜等接踵而起，遷劫漢帝，殘暴生靈。因廟堂之上，朽木為官，殿陛之間，禽獸食祿；狼心狗行之輩，滾滾當道，奴顏婢膝之徒，紛紛秉政。以致社稷丘墟，蒼生塗炭。吾素知汝所行：世居東海之濱，初舉孝廉入仕；理合匡君輔國，安漢興劉；何期反助逆賊，同謀篡位！罪惡深重，天地不容！天下之人，願食汝肉！今幸天意不絕炎漢，昭烈皇帝繼統西川。吾今奉嗣君之旨，興師討賊。汝既為諂諛之臣，只可潛身縮首，苟圖衣食；安敢在行伍之前，妄稱天數耶！皓首匹夫！蒼髯老賊！汝即日將歸於九泉之下，何面目見二十四帝乎！老賊速退！可教反臣與吾共決勝負！”

王朗聽罷，氣滿胸膛，大叫一聲，撞死於馬下。後人有詩讚孔明日：“兵馬出西秦，雄才敵萬人。輕搖三寸舌，罵死老奸臣。”孔明以扇指曹真曰：“吾不逼汝。汝可整頓軍馬，來日決戰。”言訖回車。於是兩軍皆退。曹真將王朗屍首，用棺木盛貯，送回長安去了。副都督郭淮曰：“諸葛亮料吾軍中治喪，今夜必來劫寨。可分兵四路：兩路兵從山僻小路，乘虛去劫蜀寨；兩路兵伏於本寨外，左右擊之。”曹真大喜曰：“此計與吾相合。”遂傳令喚曹遵、朱贊兩個先鋒分付曰：“汝二人各引一萬軍，抄出祁山之後。但見蜀兵望吾寨而來，汝可進兵去劫蜀寨。如蜀兵不動，便撤兵回，不可輕進。”二人受計，引兵而去。真謂淮曰：“我兩個各引一枝軍，伏於寨外，寨中虛堆柴草，只留數人。如蜀兵到，放火為號。”諸將皆分左右，各自準備去了。卻說孔明歸帳，先喚趙雲、魏延聽令。孔明日：“汝二人各引本部軍去劫魏寨。”魏延進曰：“曹真深明兵法，必料我乘喪劫寨。他豈不提防？”孔明笑曰：“吾正欲曹真知吾去劫寨也。彼必伏兵在祁山之後，待我兵過去，卻來襲我寨；吾故令汝二人，引兵前去，過山腳後路，遠下營寨，任魏兵來劫吾寨。汝看火起為號，分兵兩路：文長拒住山口；子龍引兵殺回，必遇魏兵，卻放彼走回，汝乘勢攻之，彼必自相掩殺。可獲全勝。”二將引兵受計而去。又喚關興、張苞分付曰：“汝二人各引一軍，伏於祁山要路；放過魏兵，卻從魏兵來路，殺奔魏寨而去。”二人引兵受計去了。又令馬岱、王平、張翼、張嶷四將，伏於寨外，四面迎擊魏兵。孔明乃虛立寨柵，居中堆起柴草，以備火號；自引諸將退於寨後，以

觀動靜。

卻說魏先鋒曹遵、朱贊黃昏離寨，迤邐前進。二更左側，遙望山前隱隱有軍行動。曹遵自思曰：“郭都督真神機妙算！”遂催兵急進。到蜀寨時，將及三更。曹遵先殺入寨，卻是空寨，並無一人。料知中計，急撤軍回。寨中火起。朱贊兵到，自相掩殺，人馬大亂。曹遵與朱贊交馬，方知自相踐踏。急合兵時，忽四面喊聲大震，王平、馬岱、張嶷、張翼殺到。曹、朱二人引心腹軍百餘騎，望大路奔走。忽然鼓角齊鳴，一彪軍截住去路，為首大將乃常山趙子龍也，大叫曰：“賊將那裡去？早早受死！”曹、朱二人奪路而走。忽喊聲又起，魏延又引一彪軍殺到。曹、朱二人大敗，奪路奔回本寨。守寨軍士，只道蜀兵來劫寨，慌忙放起號火。左邊曹真殺至，右邊郭淮殺至，自相掩殺。背後三路蜀兵殺到：中央魏延，左邊關興，右邊張苞，大殺一陣。魏兵敗走十餘里，魏將死者極多。孔明全獲大勝，方始收兵。曹真、郭淮收拾敗軍回寨，商議曰：“今魏兵勢孤，蜀兵勢大，將何策以退之？”淮曰：“勝負乃兵家常事，不足為憂。某有一計，使蜀兵首尾不能相顧，定然自走矣。”正是：可憐魏將難成事，欲向西方索救兵。未知其計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## 第九十四回 諸葛亮乘雪破羌兵 司馬懿剋日擒孟達

卻說郭淮謂曹真曰：“西羌之人，自太祖時連年入貢，文皇帝亦有恩惠加之；我等今可據住險阻，遣人從小路直入羌中求救，許以和親，羌人必起兵襲蜀兵之後。吾卻以大兵擊之，首尾夾攻，豈不大勝？”真從之，即遣人星夜馳書赴羌。

卻說西羌國王徹裡吉，自曹操時年年入貢；手下有一文一武：文乃雅丹丞相，武乃越吉元帥。時魏使齎金珠並書到國，先來見雅丹丞相，送了禮物，具言求救之意。雅丹引見國王，呈上書禮。徹裡吉覽了書，與眾商議。雅丹曰：“我與魏國素相往來，今曹都督求救，且許和親，理合依允。”徹裡吉從其言，即命雅丹與越吉元帥起羌兵一十五萬，皆慣使弓弩、槍刀、蒺藜、飛錘等器；又有戰車，用鐵葉裹釘，裝載糧食軍器什物：或用駱駝駕車，或用騾馬駕車，號為鐵車兵。二人辭了國王，領兵直扣西平關。守關蜀將韓瑡，急差人齎文報知孔明。孔明聞報，問眾將曰：“誰敢去退羌兵？”張苞、關興應曰：“某等願往。”孔明日：“汝二人要去，奈路途不熟。”遂喚馬岱曰：“汝素知羌人之性，久居彼處，可作嚮導。”便起精兵五萬，與興、苞二人同往。興、苞等引兵而去。行有數日，早遇羌兵。關興先引百餘騎登山坡看時，只見羌兵把鐵車首尾相連，隨處結寨；車上遍排兵器，就似城池一般。興睹之良久，無破敵之策，回寨與張苞、馬岱商議。岱曰：“且待來日見陣，觀看虛實，另作計議。”次早，分兵三路：關興在中，張苞在左，馬岱在右，三路兵齊進。羌兵陣裡，越吉元帥手挽鐵錘，腰懸寶雕弓，躍馬奮勇而出。關興招三路兵徑進。忽見羌兵分在兩邊，中央放出鐵車，如潮湧一般，弓弩一齊驟發。蜀兵大敗，馬岱、張苞兩軍先退；關興一軍，被羌兵一裹，直圍入西北角上去了。

興在垓心，左衝右突，不能得脫；鐵車密圍，就如城池。蜀兵你我不能相顧。興望山谷中尋路而走。看看天晚，但見一簇皂旗，蜂擁而來，一員羌將，手提鐵錘大叫曰：“小將休走！吾乃越吉元帥也！”關興急走到前面，盡力縱馬加鞭，正遇斷澗，只得回馬來戰越吉。興終是膽寒，抵敵不住，望澗中而逃；被越吉趕到，一鐵錘打來，興急閃過，正中馬胯。那馬望澗中便倒，興落於水中。忽聽得一聲響處，背後越吉連人帶馬，平白地倒下水來。興就水中掙起看時，只見岸上一員大將，殺退羌兵。興提刀待砍越吉，越吉躍水而走。關興得了越吉馬，牽到岸上，整頓鞍轡，綽刀上馬。只見那員將，尚在前面追殺羌兵。興自思此人救我性命，當與相見，遂拍馬趕來。看看至近，只見雲霧之中，隱隱有一大將，面如重棗，眉若臥蠶，綠袍金鎧，提青龍刀，騎赤兔馬，手綽美髯，分明認得是父親關公。興大驚。忽見關公以手望東南指曰：“吾兒可速望此路去。吾當護汝歸寨。”言訖不見。關興望東南急走。至半夜，忽一彪軍到，乃張苞也，問興曰：“你曾見二伯父否？”興曰：“你何由知之？”苞曰：“我被鐵車軍追急，忽見伯父自空而下，驚退羌兵，指曰：‘汝從這條路去救吾兒。’因此引軍徑來尋你。”關興亦

說前事，共相嗟異。二人同歸寨內。馬岱接著，對二人說：“此軍無計可退。我守住寨柵，你二人去稟丞相，用計破之。”於是興、苞二人，星夜來見孔明，備說此事。孔明隨命趙雲、魏延各引一軍埋伏去訖；然後點三萬軍，帶了姜維、張冀、關興、張苞，親自來到馬岱寨中歇定。次日上高阜處觀看，見鐵車連絡不絕，人馬縱橫，往來馳驟。孔明曰：“此不難破也。”喚馬岱、張冀分付如此如此。二人去了，乃喚姜維曰：“伯約知破車之法否？”維曰：“羌人惟恃一勇力，豈知妙計乎？”孔明笑曰：“汝知吾心也。今彤雲密布，朔風緊急，天將降雪，吾計可施矣。”便令關興、張苞二人引兵埋伏去訖；令姜維領兵出戰：但有鐵車兵來，退後便走；寨口虛立旌旗，不設軍馬。準備已定。

是時十二月終，果然天降大雪。姜維引軍出，越吉引鐵車兵來。姜維即退走。羌兵趕到寨前，姜維從寨後而去。羌兵直到寨外觀看，聽得寨內鼓琴之聲，四壁皆空豎旌旗，急回報越吉。越吉心疑，未敢輕進。雅丹丞相曰：“此諸葛亮詭計，虛設疑兵耳。可以攻之。”越吉引兵至寨前，但見孔明攜琴上車，引數騎入寨，望後而走。羌兵搶入寨柵，直趕過山口，見小車隱隱轉入林中去了。雅丹謂越吉曰：“這等兵雖有埋伏，不足為懼。”遂引大兵追趕。又見姜維兵俱在雪地之中奔走。越吉大怒，催兵急追。山路被雪漫蓋，一望平坦。正趕之間，忽報蜀兵自山後而出。雅丹曰：“縱有些小伏兵，何足懼哉！”只顧催趲兵馬，往前進發。忽然一聲響，如山崩地陷，羌兵俱落於坑塹之中；背後鐵車正行得緊溜，急難收止，並擁而來，自相踐踏。後兵急要回時，左邊關興、右邊張苞，兩軍衝出，萬弩齊發；背後姜維、馬岱、張冀三路兵又殺到。鐵車兵大亂。越吉元帥望後面山谷中而逃，正逢關興；交馬只一合，被興舉刀大喝一聲，砍死於馬下。雅丹丞相早被馬岱活捉，解投大寨來。羌兵四散逃竄。孔明升帳，馬岱押過雅丹來。孔明叱武士去其縛，賜酒壓驚，用好言撫慰。雅丹深感其德。孔明曰：“吾主乃大漢皇帝，今命吾討賊，爾如何反助逆？吾今放汝回去，說與汝主：吾國與爾乃鄰邦，永結盟好，勿聽反賊之言。”遂將所獲羌兵及車馬器械，盡給還雅丹，俱放回國。眾皆拜謝而去。孔明引三軍連夜投祁山大寨而來，命關興、張苞引軍先行；一面差人齎表奏報捷音。

卻說曹真連日望羌人訊息，忽有伏路軍來報說：“蜀兵拔寨收拾起程。”郭淮大喜曰：“此因羌兵攻擊，故爾退去。”遂分兩路追趕。前面蜀兵亂走，魏兵隨後追襲。先鋒曹遵正趕之間，忽然鼓聲大震，一彪軍閃出，為首大將乃魏延也，大叫曰：“反賊休走！”曹遵大驚，拍馬交鋒；不三合，被魏延一刀斬於馬下。副先鋒朱贊引兵追趕，忽然一彪軍閃出，為首大將乃趙雲也。朱贊措手不及，被雲一槍刺死。曹真、郭淮見西路先鋒有失，欲收兵回；背後喊聲大震，鼓角齊鳴：關興、張苞兩路兵殺出，圍了曹真、郭淮，痛殺一陣。曹、郭二人，引敗兵衝路走脫。蜀兵全勝，直追到渭水，奪了魏寨。曹真折了兩個先鋒，哀傷不已；只得寫本申朝，乞撥援兵。

卻說魏主曹睿設朝，近臣奏曰：“大都督曹真，數敗於蜀，折了兩個先鋒，羌兵又折了無數，其勢甚急，今上表求救，請陛下降裁處。”睿大驚，急問退軍之策。華歆奏曰

：“須是陛下御駕親征，大會諸侯，人皆用命，方可退也。不然，長安有失，關中危矣！”太傅鍾繇奏曰：“凡為將者，智過於人，則能制人。孫子云：知彼知己，百戰百勝。臣量曹真雖久用兵，非諸葛亮對手。臣以全家良賤，保舉一人，可退蜀兵。未知聖意準否？”睿曰：“卿乃大老元臣，有何賢士，可退蜀兵，早召來與朕分憂。”鍾繇奏曰：“曷者，諸葛亮欲興師犯境，但懼此人，故散流言，使陛下疑而去之，方敢長驅大進。今若複用之，則亮自退矣。”睿問何人。繇曰：“驍騎大將軍司馬懿也。”睿嘆曰：“此事朕亦悔之。今仲達現在何地？”繇曰：“近聞仲達在宛城間住。”睿即降詔，遣使持節，復司馬懿官職，加為平西都督，就起南陽諸路軍馬，前赴長安。睿御駕親征，令司馬懿剋日到彼聚會。使命星夜望宛城去了。

卻說孔明自出師以來，累獲全勝，心中甚喜；正在祁山寨中，會聚議事，忽報鎮守永安宮李嚴令子李豐來見。孔明只道東吳犯境，心甚驚疑，喚入帳中問之。豐曰：“特來報喜。”孔明日：“有何喜？”豐曰：“昔日孟達降魏，乃不得已也。彼時曹不愛其才，時以駿馬金珠賜之，曾同輦出入，封為散騎常侍，領新城太守，鎮守上庸、金城等處，委以西南之任。自不死後，曹睿即位，朝中多人嫉妒，孟達日夜不安，常謂諸將曰：‘我本蜀將，勢逼於此。’今累差心腹人，持書來見家父，教早晚代稟丞相：前者五路下川之時，曾有此意；今在新城，聽知丞相伐魏，欲起金城、新城、上庸三處軍馬，就彼舉事，徑取洛陽；丞相取長安，兩京大定矣。今某引來人並累次書信呈上。”孔明大喜，厚賞李豐等。

忽細作人報說：“魏主曹睿，一面駕幸長安；一面詔司馬懿復職，加為平西都督，起本處之兵，於長安聚會。”孔明大驚。參軍馬謖曰：“量曹睿何足道！若來長安，可就而擒之。丞相何故驚訝？”孔明日：“吾豈懼曹睿耶？所患者惟司馬懿一人而已。今孟達欲舉大事，若遇司馬懿，事必敗矣。達非司馬懿對手，必被所擒。孟達若死，中原不易得也。”馬謖曰：“何不急修書，令孟達提防？”孔明從之，即修書令來人星夜回報孟達。卻說孟達在新城，專望心腹人回報。一日，心腹人到來，將孔明回書呈上。孟達拆封視之。書略曰：“近得書，足知公忠義之心，不忘故舊，吾甚喜慰。若成大事，則公漢朝中興第一功臣也。然極宜謹密，不可輕易託人。慎之！戒之！近聞曹睿復詔司馬懿起宛、洛之兵，若聞公舉事，必先至矣。須萬全提備，勿視為等閒也。”孟達覽畢，笑曰：“人言孔明心多，今觀此事可知矣。”乃具回書，令心腹人來答孔明。孔明喚入帳中。其人呈上回書。孔明拆封視之。書曰：“適承鈞教，安敢少怠。竊謂司馬懿之事，不必懼也；宛城離洛陽約八百里，至新城一千二百里。若司馬懿聞達舉事，須表奏魏主。往復一月間事，達城池已固，諸將與三軍皆在深險之地。司馬懿即來，達何懼哉？丞相寬懷，惟聽捷報！”

孔明看畢，擲書於地而頓足曰：“孟達必死於司馬懿之手矣！”馬謖問曰：“丞相何謂也？”孔明日：“兵法雲，攻其不備，出其不意。豈容料在一月之期？曹睿既委任

司馬懿，逢寇即除，何待奏聞？若知孟達反，不須十日，兵必到矣，安能措手耶？”眾將皆服。孔明急令來人回報曰：“若未舉事，切莫教同事者知之；知則必敗。”其人拜辭，歸新城去了。

卻說司馬懿在宛城間住，聞知魏兵累敗於蜀，乃仰天長嘆。懿長子司馬師，字子元；次子司馬昭，字子尚；二人素有大志，通曉兵書。當日侍立於側，見懿長嘆，乃問曰：“父親何為長嘆？”懿曰：“汝輩豈知大事耶？”司馬師曰：“莫非嘆魏主不用乎？”司馬昭笑曰：“早晚必來宣召父親也。”言未已，忽報天使持節至。懿聽詔畢，遂調宛城諸路軍馬。忽又報金城太守申儀家人，有機密事求見。懿喚入密室問之，其人細說孟達欲反之事。更有孟達心腹人李輔並達外甥鄧賢，隨狀出首。司馬懿聽畢，以手加額曰：“此乃皇上齊天之洪福也！諸葛亮兵在祁山，殺得內外人皆膽落；今天子不得已而幸長安，若旦夕不用吾時，孟達一舉，兩京休矣！此賊必通謀諸葛亮。吾先擒之，諸葛亮定然心寒，自退兵也。”長子司馬師曰：“父親可急寫表申奏天子。”懿曰：“若等聖旨，往復一月之間，事無及矣。”即傳令教人馬起程，一日要行二日之路，如遲立斬；一面令參軍梁畿齎檄星夜去新城，教孟達等準備徵進，使其不疑。梁畿先行，懿隨後發兵。行了二日，山坡下轉出一軍，乃是右將軍徐晃。晃下馬見懿，說：“天子駕到長安，親拒蜀兵，今都督何往？”懿低言曰：“今孟達造反，吾去擒之耳。”晃曰：“某願為先鋒。”懿大喜，合兵一處。徐晃為前部，懿在中軍，二子押後。又行了二日，前軍哨馬捉住孟達心腹人，搜出孔明回書，來見司馬懿。懿曰：“吾不殺汝，汝從頭細說。”其人只得將孔明、孟達往復之事，一一告說。懿看了孔明回書，大驚曰：“世間能者所見皆同。吾機先被孔明識破。幸得天子有福，獲此訊息：孟達今無能為矣。”遂星夜催軍前行。

卻說孟達在新城，約下金城太守申儀、上庸太守申耽，剋日舉事。耽儀二人佯許之，每日調練軍馬，只待魏兵到，便為內應；卻報孟達言：軍器糧草，俱未完備，不敢約期起事。達信之不疑。忽報參軍梁畿來到，孟達迎入城中。畿傳司馬懿將今日：“司馬都督今奉天子詔，起諸路軍以退蜀兵。太守可集本部軍馬聽候調遣。”達問曰：“都督何日起程？”畿曰：“此時約離宛城，望長安去了。”達暗喜曰：“吾大事成矣！”遂設宴待了梁畿，送出城外，即報申耽、申儀知道，明日舉事，換上大漢旗號，發諸路軍馬，徑取洛陽。忽報：“城外塵土沖天，不知何處兵來。”孟達登城視之，只見一彪軍，打著“右將軍徐晃”旗號，飛奔城下。達大驚，急扯起吊橋。徐晃坐下馬收拾不住，直來到壕邊，高叫曰：“反賊孟達，早早受降！”達大怒，急開弓射之，正中徐晃頭額，魏將救去。城上亂箭射下，魏兵方退。孟達恰待開門追趕，四面旌旗蔽日，司馬懿兵到。達仰天長嘆曰：“果不出孔明所料也！”於是閉門堅守。卻說徐晃被孟達射中頭額，眾軍救到寨中，取了箭頭，令醫調治；當晚身死，時年五十九歲。司馬懿令人扶柩還洛陽安葬。次日，孟達登城遍視，只見魏兵四面圍得鐵桶相似。達行坐不安，驚疑未定。



，忽見兩路兵自外殺來，旗上大書“申耽”、“申儀”。孟達只道是救軍到，忙引本部兵大開城門殺出。耽、儀大叫曰：“反賊休走！早早受死！”達見事變，撥馬望城中便走，城上亂箭射下。李輔、鄧賢二人在城上大罵曰：“吾等已獻了城也！”達奪路而走，申耽趕來。達人困馬乏，措手不及，被申耽一槍刺於馬下，梟其首級。餘軍皆降。李輔、鄧賢大開城門，迎接司馬懿入城。撫民勞軍已畢，遂遣人奏知魏主曹睿。睿大喜，教將孟達首級去洛陽城市示眾；加申耽、申儀官職，就隨司馬懿徵進；命李輔、鄧賢守新城、上庸。卻說司馬懿引兵到長安城外下寨。懿入城來見魏主。睿大喜曰：“朕一時不明，誤中反間之計，悔之無及。今達造反，非卿等制之，兩京休矣！”懿奏曰：“臣聞申儀密告反情，意欲表奏陛下，恐往復遲滯，故不待聖旨，星夜而去。若待奏聞，則中諸葛亮之計也。”言罷，將孔明回孟達密書奉上。睿看畢，大喜曰：“卿之學識，過於孫、吳矣！”賜金鉞斧一對，後遇機密重事，不必奏聞，便宜行事。就令司馬懿出關破蜀。懿奏曰：“臣舉一大將，可為先鋒。”睿曰：“卿舉何人？”懿曰：“右將軍張郃，可當此任。”睿笑曰：“朕正欲用之。”遂命張郃為前部先鋒，隨司馬懿離長安來破蜀兵。正是：既有謀臣能用智，又求猛將助施威。未知勝負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## 第九十五回 馬謖拒諫失街亭 武侯彈琴退仲達

卻說魏主曹睿令張郃為先鋒，與司馬懿一同徵進；一面令辛毗、孫禮二人領兵五萬，往助曹真。二人奉詔而去。且說司馬懿引二十萬軍，出關下寨，請先鋒張郃至帳下曰：“諸葛亮平生謹慎，未敢造次行事。若是吾用兵，先從子午谷徑取長安，早得多時矣。他非無謀，但怕有失，不肯弄險。今必出軍斜谷，來取郿城。若取郿城，必分兵兩路，一軍取箕谷矣。吾已發檄文，令子丹拒守郿城，若兵來不可出戰；令孫禮、辛毗截住箕谷道口，若兵來則出奇兵擊之。”郃曰：“今將軍當於何處進兵？”懿曰：“吾素知秦嶺之西，有一條路，地名街亭；傍有一城，名列柳城：此二處皆是漢中咽喉。諸葛亮欺子丹無備，定從此進。吾與汝徑取街亭，望陽平關不遠矣。亮若知吾斷其街亭要路，絕其糧道，則隴西一境，不能安守，必然連夜奔回漢中去也。彼若回動，吾提兵於小路擊之，可得全勝；若不歸時，吾卻將諸處小路，盡皆壘斷，俱以兵守之。一月無糧，蜀兵皆餓死，亮必被吾擒矣。”張郃大悟，拜伏於地曰：“都督神算也！”懿曰：“雖然如此，諸葛亮不比孟達。將軍為先鋒，不可輕進。當傳與諸將：循山西路，遠遠哨探。如無伏兵，方可前進。若是怠忽，必中諸葛亮之計。”張郃受計引軍而行。

卻說孔明在祁山寨中，忽報新城探細人來到。孔明急喚入問之，細作告曰：“司馬懿倍道而行，八日已到新城，孟達措手不及；又被申耽、申儀、李輔、鄧賢為內應：孟達被亂軍所殺。今司馬懿撤兵到長安，見了魏主，同張郃引兵出關，來拒我師也。”孔明大驚曰：“孟達做事不密，死固當然。今司馬懿出關，必取街亭，斷吾咽喉之路。”便問：“誰敢引兵去守街亭？”言未畢，參軍馬謖曰：“某願往。”孔明曰：“街亭雖小，干係甚重：倘街亭有失，吾大軍皆休矣。汝雖深通謀略，此地奈無城郭，又無險阻，守之極難。”謖曰：“某自幼熟讀兵書，頗知兵法。豈一街亭不能守耶？”孔明曰：“司馬懿非等閒之輩；更有先鋒張郃，乃魏之名將：恐汝不能敵之。”謖曰：“休道司馬懿、張郃，便是曹睿親來，有何懼哉！若有差失，乞斬全家。”孔明曰：“軍中無戲言。”謖曰：“願立軍令狀。”孔明從之，謖遂寫了軍令狀呈上。孔明曰：“吾與汝二萬五千精兵，再撥一員上將，相助你去。”即喚王平付曰：“吾素知汝平生謹慎，故特以此重任相托。汝可小心謹守此地：下寨必當要道之處，使賊兵急切不能偷過。安營既畢，便畫四至八道地理形狀圖本來我看。凡事商議停當而行，不可輕易。如所守無危，則是取長安第一功也。戒之！戒之！”二人拜辭引兵而去。孔明尋思，恐二人有失，又喚高翔曰：“街亭東北上有一城，名列柳城，乃山僻小路，此可以屯兵紮寨。與汝一萬兵，去此城屯紮。但街亭危，可引兵救之。”高翔引兵而去。孔明又思：高翔非張郃對手，必得一員大將，屯兵於街亭之右，方可防之，遂喚魏延引本部兵去街亭之後屯紮。延曰：“某為前部，理合當先破敵，何故置某於安閒之地？”孔明曰：“前鋒破敵，乃偏裨之事耳。今令汝接應街亭，當陽平關衝要道路，總守漢中咽喉：此乃大任也，何為

安閒乎？汝勿以等閒視之，失吾大事。切宜小心在意！”魏延大喜，引兵而去。孔明恰才心安，乃喚趙雲、鄧芝分付曰：“今司馬懿出兵，與舊日不同。汝二人各引一軍出箕谷，以為疑兵。如逢魏兵，或戰、或不戰，以驚其心。吾自統大軍，由斜谷徑取郿城；若得郿城，長安可破矣。”二人受命而去。孔明令姜維作先鋒，兵出斜谷。

卻說馬謖、王平二人兵到街亭，看了地勢。馬謖笑曰：“丞相何故多心也？量此山僻之處，魏兵如何敢來！”王平曰：“雖然魏兵不敢來，可就此五路總口下寨；卻令軍士伐木為柵，以圖久計。”謖曰：“當道豈是下寨之地？此處側邊一山，四面皆不相連，且樹木極廣，此乃天賜之險也；可就山上屯軍。”平曰：“參軍差矣。若屯兵當道，築起城垣，賊兵總有十萬，不能偷過；今若棄此要路，屯兵于山上，倘魏兵驟至，四面圍定，將何策保之？”謖大笑曰：“汝真女子之見！兵法雲：憑高視下，勢如劈竹。若魏兵到來，吾教他片甲不回！”平曰：“吾累隨丞相經陣，每到之處，丞相盡意指教。今觀此山，乃絕地也；若魏兵斷我汲水之道，軍士不戰自亂矣。”謖曰：“汝莫亂道！孫子云：置之死地而後生。若魏兵絕我汲水之道，蜀兵豈不死戰？以一可當百也。吾素讀兵書，丞相諸事尚問於我，汝奈何相阻耶！”平曰：“若參軍欲在山上下寨，可分兵與我，自於山西下一小寨，為犄角之勢。倘魏兵至，可以相應。”馬謖不從。忽然山中居民，成群結隊，飛奔而來，報說魏兵已到。王平欲辭去。馬謖曰：“汝既不聽吾令，與汝五千兵自去下寨。待吾破了魏兵，到丞相面前須分不得功！”王平引兵離山十里下寨，畫成圖本，星夜差人去稟孔明，具說馬謖自於山上下寨。卻說司馬懿在城中，令次子司馬昭去探前路；若街亭有兵守禦，即當按兵不行。司馬昭奉令探了一遍，回見父曰：“街亭有兵守把。”懿嘆曰：“諸葛亮真乃神人，吾不如也！”昭笑曰：“父親何故自墮志氣耶？男料街亭易取。”懿問曰：“汝安敢出此大言？”昭曰：“男親自哨見，當道並無寨柵，軍皆屯于山上，故知可破也。”懿大喜曰：“若兵果在山上，乃天使吾成功矣！”遂更換衣服，引百餘騎親自來看。是夜天晴月朗，直至山下，周圍巡哨了一遍，方回。馬謖在山上見之，大笑曰：“彼若有命，不來圍山！”傳令與諸將：“倘兵來，只見山頂上紅旗招動，即四面皆下。”

卻說司馬懿回到寨中，使人打聽是何將引兵守街亭。回報曰：“乃馬良之弟馬謖也。”懿笑曰：“徒有虛名，乃庸才耳！孔明用如此人物，如何不誤事！”又問：“街亭左右別有軍否？”探馬報曰：“離山十里有王平安營。”懿乃命張郃引一軍，當住王平來路。又令申耽、申儀引兩路兵圍山，先斷了汲水道路；待蜀兵自亂，然後乘勢擊之。當夜排程已定。次日天明，張郃引兵先往背後去了。司馬懿大驅軍馬，一擁而進，把山四面圍定。馬謖在山上看時，只見魏兵漫山遍野，旌旗隊伍，甚是嚴整。蜀兵見之，盡皆喪膽，不敢下山。馬謖將紅旗招動，軍將你我相推，無一人敢動。謖大怒，自殺二將。眾軍驚懼，只得努力下山來衝魏兵。魏兵端然不動。蜀兵又退上山去。馬謖見事不諧，教軍緊守寨門，只等外應。

卻說王平見魏兵到，引軍殺來，正遇張郃；戰有數十餘合，平力窮勢孤，只得退去。魏兵自辰時困至戌時，山上無水，軍不得食，寨中大亂。嚷到半夜時分，山南蜀兵大開寨門，下山降魏。馬謖禁止不住。司馬懿又令人於沿山放火，山上蜀兵愈亂。馬謖料守不住，只得驅殘兵殺下山西逃奔。司馬懿放條大路，讓過馬謖。背後張郃引兵追來。趕到三十餘里，前面鼓角齊鳴，一彪軍出，放過馬謖，攔住張郃；視之，乃魏延也。延揮刀縱馬，直取張郃。郃回軍便走。延驅兵趕來，復奪街亭。趕到五十餘里，一聲喊起，兩邊伏兵齊出：左邊司馬懿，右邊司馬昭，卻抄在魏延背後，把延困在垓心。張郃復來，三路兵合在一處。魏延左衝右突，不得脫身，折兵大半。正危急間，忽一彪軍殺入，乃王平也。延大喜曰：“吾得生矣！”二將合兵一處，大殺一陣，魏兵方退。二將慌忙奔回寨時，營中皆是魏兵旌旗。申耽、申儀從營中殺出。王平、魏延徑奔列柳城，來投高翔。此時高翔聞知街亭有失，盡起列柳城之兵，前來救應，正遇延、平二人，訴說前事。高翔曰：“不如今晚去劫魏寨，再復街亭。”當時三人在山坡下商議已定。待天色將晚，兵分三路。魏延引兵先進，徑到街亭，不見一人，心中大疑，未敢輕進，且伏在路口等候，忽見高翔兵到，二人共說魏兵不知在何處。正沒理會，又不見王平兵到。忽然一聲炮響，火光沖天，鼓起震地：魏兵齊出，把魏延、高翔圍在垓心。二人往來衝突，不得脫身。忽聽得山坡後喊聲若雷，一彪軍殺入，乃是王平，救了高、魏二人，徑奔列柳城來。比及奔到城下時，城邊早有一軍殺到，旗上大書“魏都督郭淮”字樣。原來郭淮與曹真商議，恐司馬懿得了全功，乃分淮來取街亭；聞知司馬懿、張郃成了此功，遂引兵徑襲列柳城。正遇三將，大殺一陣。蜀兵傷者極多。魏延恐陽平關有失，慌與王平、高翔望陽平關來。

卻說郭淮收了軍馬，乃謂左右曰：“吾雖不得街亭，卻取了列柳城，亦是大功。”引兵徑到城下叫門，只見城上一聲炮響，旗幟皆豎，當頭一面大旗，上書“平西都督司馬懿”。懿撐起懸空板，倚定護心木欄干，大笑曰：“郭伯濟來何遲也？”淮大驚曰：“仲達神機，吾不及也！”遂入城。相見已畢，懿曰：“今街亭已失，諸葛亮必走。公可速與子丹星夜追之。”郭淮從其言，出城而去。懿喚張郃曰：“子丹、伯濟，恐吾全獲大功，故來取此城池。吾非獨欲成功，乃僥倖而已。吾料魏延、王平、馬謖、高翔等輩，必先去據陽平關。吾若去取此關，諸葛亮必隨後掩殺，中其計矣。兵法雲：歸師勿掩，窮寇莫追。汝可從小路抄箕谷退兵。吾自引兵當斜谷之兵。若彼敗走，不可相拒，只宜中途截住；蜀兵輜重，可盡得也。”張郃受計，引兵一半去了。懿下令：“竟取斜谷，由西城而進。西城雖山僻小縣，乃蜀兵屯糧之所，又南安、天水、安定三郡總路。若得此城，三郡可復矣。”於是司馬懿留申耽、申儀守列柳城，自領大軍望斜谷進發。

卻說孔明自令馬謖等守街亭去後，猶豫不定。忽報王平使人送圖本至。孔明喚入，左右呈上圖本。孔明就文几上拆開視之，拍案大驚曰：“馬謖無知，坑陷吾軍矣！”左右問曰：“丞相何故失驚？”孔明曰：“吾觀此圖本，失卻要路，佔山為寨。倘魏兵大

至，四面圍合，斷汲水道路，不須二日，軍自亂矣。若街亭有失，吾等安歸？”長史楊儀進曰：“某雖不才，願替馬幼常回。”孔明將安營之法，一一分付與楊儀。正待要行，忽報馬到來，說：“街亭、列柳城，盡皆失了！”孔明跌足長嘆曰：“大事去矣！此吾之過也！”急喚關興、張苞分付曰：“汝二人各引三千精兵，投武功山小路而行。如遇魏兵，不可大擊，只鼓譟吶喊，為疑兵驚之。彼當自走，亦不可追。待軍退盡，便投陽平關去。”又令張翼先引軍去修理劍閣，以備歸路。又密傳號令，教大軍暗暗收拾行裝，以備起程。又令馬岱、姜維斷後，先伏于山谷中，待諸軍退盡，方始收兵。又差心腹人，分路報與天水、南安、安定三郡官吏軍民，皆入漢中。又遣心腹人到冀縣搬取姜維老母，送入漢中。

孔明分撥已定，先引五千兵退去西城縣搬運糧草。忽然十餘次飛馬報到，說：“司馬懿引大軍十五萬，望西城蜂擁而來！”時孔明身邊別無大將，只有一班文官，所引五千兵，已分一半先運糧草去了，只剩二千五百軍在城中。眾官聽得這個訊息，盡皆失色。孔明登城望之，果然塵土沖天，魏兵分兩路望西城縣殺來。孔明傳令，教“將旌旗盡皆隱匿；諸軍各守城鋪，如有妄行出入，及高言大語者，斬之！大開四門，每一門用二十軍士，扮作百姓，灑掃街道。如魏兵到時，不可擅動，吾自有計。”孔明乃披鶴氅，戴綸巾，引二小童攜琴一張，於城上敵樓前，憑欄而坐，焚香操琴。

卻說司馬懿前軍哨到城下，見了如此模樣，皆不敢進，急報與司馬懿。懿笑而不信，遂止住三軍，自飛馬遠遠望之。果見孔明坐於城樓之上，笑容可掬，焚香操琴。左有一童子，手捧寶劍；右有一童子，手執塵尾。城門內外，有二十餘百姓，低頭灑掃，傍若無人，懿看畢大疑，便到中軍，教後軍作前軍，前軍作後軍，望北山路而退。次子司馬昭曰：“莫非諸葛亮無軍，故作此態？父親何故便退兵？”懿曰：“亮平生謹慎，不曾弄險。今大開城門，必有埋伏。我兵若進，中其計也。汝輩豈知？宜速退。”於是兩路兵盡皆退去。孔明見魏軍遠去，撫掌而笑。眾官無不駭然，乃問孔明日：“司馬懿乃魏之名將，今統十五萬精兵到此，見了丞相，便速退去，何也？”孔明日：“此人料吾生平謹慎，必不弄險；見如此模樣，疑有伏兵，所以退去。吾非行險，蓋因不得已而用之。此人必引軍投山北小路去也。吾已令興、苞二人在彼等候。”眾皆驚服曰：“丞相之機，神鬼莫測。若某等之見，必棄城而走矣。”孔明日：“吾兵止有二千五百，若棄城而走，必不能遠遁。得不為司馬懿所擒乎？”後人有詩讚曰：“瑤琴三尺勝雄師，諸葛西城退敵時。十五萬人回馬處，土人指點到今疑。”言訖，拍手大笑，曰：“吾若為司馬懿，必不便退也。”遂下令，教西城百姓，隨軍入漢中；司馬懿必將復來。於是孔明離西城望漢中而走。天水、安定、南安三郡官吏軍民，陸續而來。

卻說司馬懿望武功山小路而走。忽然山坡後喊殺連天，鼓聲震地。懿回顧二子曰：“吾若不走，必中諸葛亮之計矣。”只見大路上一軍殺來，旗上大書“右護衛使虎翼將軍張苞”。魏兵皆棄甲拋戈而走。行不到一程，山谷中喊聲震地，鼓角喧天，前面一杆

大旗，上書“左護衛使龍驤將軍關興”。山谷應聲，不知蜀兵多少；更兼魏軍心疑，不敢久停，只得盡棄輜重而去。興、苞二人皆遵將令，不敢追襲，多得軍器糧草而歸。司馬懿見山谷中皆有蜀兵，不敢出大路，遂回街亭。

此時曹真聽知孔明退兵，急引兵追趕。山背後一聲炮響，蜀兵漫山遍野而來：為首大將，乃是姜維、馬岱。真大驚，急退軍時，先鋒陳造已被馬岱所斬。真引兵鼠竄而還。蜀兵連夜皆奔回漢中。卻說趙雲、鄧芝伏兵於箕穀道中。聞孔明傳令回軍，雲謂芝曰：“魏軍知吾兵退，必然來追。吾先引一軍伏於其後，公卻引兵打吾旗號，徐徐而退。吾一步步自有護送也。”

卻說郭淮提兵再回箕穀道中，喚先鋒蘇顥分付曰：“蜀將趙雲，英勇無敵。汝可小心提防，彼軍若退，必有計也。”蘇顥欣然曰：“都督若肯接應，某當生擒趙雲。”遂引前部三千兵，奔入箕谷。看看趕上蜀兵，只見山坡後閃出紅旗白字，上書“趙雲”。蘇顥急收兵退走。行不到數里，喊聲大震，一彪軍撞出：為首大將，挺槍躍馬，大喝曰：“汝識趙子龍否！”蘇顥大驚曰：“如何這裡又有趙雲？”措手不及，被雲一槍刺死於馬下。餘軍潰散。雲迤邐前進，背後又一軍到，乃郭淮部將萬政也。雲見魏兵追急，乃勒馬挺槍，立於路口，待來將交鋒。蜀兵已去三十餘里。萬政認得是趙雲，不敢前進，雲等得天色黃昏，方才撥回馬緩緩而進。郭淮兵到，萬政言趙雲英勇如舊，因此不敢近前。淮傳令教軍急趕，政令數百騎壯士趕來。行至一大林，忽聽得背後大喝一聲曰：“趙子龍在此！”驚得魏兵落馬者百餘人，餘者皆越嶺而去。萬政勉強來敵，被雲一箭射中盔纓，驚跌於澗中。雲以槍指之曰：“吾饒汝性命回去！快教郭淮趕來！”萬政脫命而回。雲護送車仗人馬，望漢中而去，沿途並無遺失。曹真、郭淮復奪三郡，以為己功。卻說司馬懿分兵而進。此時蜀兵盡回漢中去了，懿引一軍復到西城，因問遺下居民及山僻隱者，皆言孔明止有二千五百軍在城中，又無武將，只有幾個文官，別無埋伏。武功山小民告曰：“關興、張苞，只各有三千軍，轉山吶喊，鼓譟驚追，又無別軍，並不敢廝殺。”懿悔之不及，仰天嘆曰：“吾不如孔明也！”遂安撫了諸處官民，引兵徑還長安，朝見魏主。睿曰：“今日復得隴西諸郡，皆卿之功也。”懿奏曰：“今蜀兵皆在漢中，未盡剿滅。臣乞大兵併力收川，以報陛下。”睿大喜，令懿即便興兵。忽班內一人出奏曰：“臣有一計，足可定蜀降吳。”正是：蜀中將相方歸國，魏地君臣又逞謀。未知獻計者是誰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## 第九十六回 孔明揮淚斬馬謖 周魴斷髮賺曹休

卻說獻計者，乃尚書孫資也。曹睿問曰：“卿有何妙計？”資奏曰：“昔太祖武皇帝收張魯時，危而後濟；常對群臣曰：南鄭之地，真為天獄。中斜谷道為五百里石穴，非用武之地。今若盡起天下之兵伐蜀，則東吳又將入寇。不如以現在之兵，分命大將據守險要，養精蓄銳。不過數年，中國日盛，吳、蜀二國必自相殘害；那時圖之，豈非勝算？乞陛下裁之。”睿乃問司馬懿曰：“此論若何？懿奏曰：“孫尚書所言極當。”睿從之，命懿分撥諸將守把險要，留郭淮、張郃守長安。大賞三軍，駕回洛陽。卻說孔明回到漢中，計點軍士，只少趙雲、鄧芝，心中甚憂；乃令關興、張苞，各引一軍接應。二人正欲起身，忽報趙雲、鄧芝到來，並不曾折一人一騎；輜重等器，亦無遺失。孔明大喜，親引諸將出迎。趙雲慌忙下馬伏地曰：“敗軍之將，何勞丞相遠接？”孔明急扶起，執手而言曰：“是吾不識賢愚，以致如此！各處兵將敗損，惟子龍不折一人一騎，何也？”鄧芝告曰：“某引兵先行，子龍獨自斷後，斬將立功，敵人驚怕，因此軍資什物，不曾遺棄。”孔明曰：“真將軍也！”遂取金五十斤以贈趙雲，又取絹一萬匹賞雲部卒。雲辭曰：“三軍無尺寸之功，某等俱各有罪；若反受賞，乃丞相賞罰不明也。且請寄庫，候今冬賜與諸軍未遲。”孔明嘆曰：“先帝在日，常稱子龍之德，今果如此！”乃倍加欽敬。

忽報馬謖、王平、魏延、高翔至。孔明先喚王平入帳，責之曰：“吾令汝同馬謖守街亭，汝何不諫之，致使失事？”平曰：“某再三相勸，要在當道築土城，安營守把。參軍大怒不從，某因此自引五千軍離山十里下寨。魏兵驟至，把山四面圍合，某引兵衝殺十餘次，皆不能入。次日土崩瓦解，降者無數。某孤軍難立，故投魏文長求救。半途又被魏兵困在山谷之中，某奮死殺出。比及歸寨，早被魏兵佔了。及投列柳城時，路逢高翔，遂分兵三路去劫魏寨，指望克復街亭。因見街亭並無伏路軍，以此心疑。登高望之，只見魏延、高翔被魏兵圍住，某即殺入重圍，救出二將，就同參軍並在一處。某恐失卻陽平關，因此急來回守。非某之不諫也。丞相不信，可問各部將校。”孔明喝退，又喚馬謖入帳。

謖自縛跪於帳前。孔明變色曰：“汝自幼飽讀兵書，熟諳戰法。吾累次丁寧告戒：街亭是吾根本。汝以全家之命，領此重任。汝若早聽王平之言，豈有此禍？今敗軍折將，失地陷城，皆汝之過也！若不明正軍律，何以服眾？汝今犯法，休得怨吾。汝死之後，汝之家小，吾按月給與祿糧，汝不必掛心。”叱左右推出斬之。謖泣曰：“丞相視某如子，某以丞相為父。某之死罪，實已難逃；願丞相思舜帝殛鯀用禹之義，某雖死亦無恨於九泉！”言訖大哭。孔明揮淚曰：“吾與汝義同兄弟，汝之子即吾之子也，不必多囑。”左右推出馬謖於轅門之外，將斬。參軍蔣琬自成都至，見武士欲斬馬謖，大驚，高叫：“留人！”入見孔明日：“昔楚殺得臣而文公喜。今天下未定，而戮智謀之臣，

豈不可惜乎？”孔明流涕而答曰：“昔孫武所以能制勝於天下者，用法明也。今四方分爭，兵戈方始，若復廢法，何以討賊耶？合當斬之。”須臾，武士獻馬謖首級於階下。孔明大哭不已。蔣琬問曰：“今幼常得罪，既正軍法，丞相何故哭耶？”孔明曰：“吾非為馬謖而哭。吾想先帝在白帝城臨危之時，曾囑吾曰：‘馬謖言過其實，不可大用。今果應此言。乃深恨己之不明，追思先帝之言，因此痛哭耳！’大小將士，無不流涕。馬謖亡年三十九歲，時建興六年夏五月也。後人有詩曰：‘失守街亭罪不輕，堪嗟馬謖枉談兵。轅門斬首嚴軍法，拭淚猶思先帝明。’”

卻說孔明斬了馬謖，將首級遍示各營已畢，用線縫在屍上，具棺葬之，自修祭文享祀；將謖家小加意撫卹，按月給與祿米。於是孔明自作表文，令蔣琬申奏後主，請自貶丞相之職。琬回成都，入見後主，進上孔明表章。後主拆視之。表曰：“臣本庸才，叨竊非據，親秉旄鉞，以勵三軍。不能訓章明法，臨事而懼，至有街亭違命之闕，箕谷不戒之失。咎皆在臣，授任無方。臣明不知人，恤事多暗。《春秋》責帥，臣職是當。請自貶三等，以督厥咎。臣不勝慚愧，俯伏待命！”後主覽畢曰：“勝負兵家常事，丞相何出此言？”侍中費禕奏曰：“臣聞治國者，必以奉法為重。法若不行，何以服人？丞相敗績，自行貶降，正其宜也。”後主從之，乃詔貶孔明為右將軍，行丞相事，照舊總督軍馬，就命費禕齎詔到漢中。

孔明受詔貶降訖，禕恐孔明羞赧，乃賀曰：“蜀中之民，知丞相初拔四縣，深以為喜。”孔明變色曰：“是何言也！得而復失，與不得同。公以此賀我，實足使我愧赧耳。”禕又曰：“近聞丞相得姜維，天子甚喜。”孔明怒曰：“兵敗師還，不曾奪得寸土，此吾之大罪也。量得一姜維，於魏何損？”禕又曰：“丞相現統雄師數十萬，可再伐魏乎？”孔明曰：“昔大軍屯於祁山、箕谷之時，我兵多於賊兵，而不能破賊，反為賊所破：此病不在兵之多寡，在主將耳。今欲減兵省將，明罰思過，較變通之道於將來；如其不然，雖兵多何用？自今以後，諸人有遠慮於國者，但勤攻吾之闕，責吾之短，則事可定，賊可滅，功可翹足而待矣。”費禕諸將皆服其論。費禕自回成都。

孔明在漢中，惜軍愛民，勵兵講武，置造攻城渡水之器，聚積糧草，預備戰筏，以為後圖。細作探知，報入洛陽，魏主曹睿聞知，即召司馬懿商議收川之策。懿曰：“蜀未可攻也。方今天道亢炎，蜀兵必不出；若我軍深入其地，彼守其險要，急切難下。”睿曰：“倘蜀兵再來入寇，如之奈何？”懿曰：“臣已算定今番諸葛亮必效韓信暗度陳倉之計。臣舉一人往陳倉道口，築城守禦，萬無一失：此人身長九尺，猿臂善射，深有謀略。若諸葛亮入寇，此人足可當之。”睿大喜，問曰：“此何人也？”懿奏曰：“乃太原人，姓郝，名昭，字伯道，現為雜號將軍，鎮守河西。”睿從之，加郝昭為鎮西將軍，命守把陳倉道口，遣使持詔去訖。

忽報揚州司馬大都督曹休上表，說東吳鄱陽太守周魴，願以郡來降，密遣人陳言七事，說東吳可破，乞早發兵取之。睿就御床上展開，與司馬懿同觀。懿奏曰：“此言極



有理，吳當滅矣！臣願引一軍往助曹休。”忽班中一人進曰：“吳人之言，反覆不一，未可深信。周魴智謀之士，必不肯降，此特誘兵之詭計也。”眾視之，乃建威將軍賈逵也。懿曰：“此言亦不可不聽，機會亦不可錯失。”魏主曰：“仲達可與賈逵同助曹休。”二人領命去訖。於是曹休引大軍徑取皖城；賈逵引前將軍滿寵、東莞太守胡質，徑取陽城，直向東關；司馬懿引本部軍徑取江陵。卻說吳主孫權，在武昌東關，會多官商議曰：“今有鄱陽太守周魴密表，奏稱魏揚州都督曹休，有人寇之意。今魴詐施詭計，暗陳七事，引誘魏兵深入重地，可設伏兵擒之。今魏兵分三路而來，諸卿有何高見？”顧雍進曰：“此大任非陸伯言不敢當也。”權大喜，乃召陸遜，封為輔國大將軍、平北都元帥，統御林大兵，攝行王事；授以白旄黃鉞，文武百官，皆聽約束。權親自與遜執鞭。遜領命謝恩畢，乃保二人為左右都督，分兵以迎三道。權問何人。遜曰：“奮威將軍朱桓，綏南將軍全琮，二人可為輔佐。”權從之，即命朱桓為左都督，全琮為右都督，於是陸遜總率江南八十一州並荊湖之眾七十餘萬，令朱桓在左，全琮在右。遜自居中，三路進兵。朱桓獻策曰：“曹休以親見任，非智勇之將也。今聽周魴誘言，深入重地，元帥以兵擊之，曹休必敗。敗後必走兩條路：左乃夾石，右乃掛車。此二條路，皆山僻小徑，最為險峻。某願與全子璜各引一軍，伏于山險，先以柴木大石塞斷其路，曹休可擒矣。若擒了曹休，便長驅直進，唾手而得壽春，以窺許、洛，此萬世一時也。”遜曰：“此非善策，吾自有妙用。”於是朱桓懷不平而退。遜令諸葛瑾等拒守江陵，以敵司馬懿。諸路俱各調撥停當。卻說曹休兵臨皖城，周魴來迎，徑到曹休帳下。休問曰：“近得足下之書，所陳七事，深為有理，奏聞天子，故起大軍三路進發。若得江東之地，足下之功不小。有人言足下多謀，誠恐所言不實。吾料足下必不欺我。”周魴大哭，急掣從人所佩劍欲自刎。休急止之。魴仗劍而言曰：“吾所陳七事，恨不能吐出心肝。今反生疑，必有吳人使反間之計也。若聽其言，吾必死矣。吾之忠心，惟天可表！”言訖，又欲自刎。曹休大驚，慌忙抱住曰：“吾戲言耳，足下何故如此！”魴乃用劍割發擲於地曰：“吾以忠心待公，公以吾為戲，吾割父母所遺之發，以表此心！”曹休乃深信之，設宴相待。席罷，周魴辭去。忽報建威將軍賈逵來見，休令入，問曰：“汝此來何為？”逵曰：“某料東吳之兵，必盡屯於皖城。都督不可輕進，待某兩下夾攻，賊兵可破矣。”休怒曰：“汝欲奪吾功耶？”逵曰：“又聞周魴截髮為誓，此乃詐也，昔要離斷臂，刺殺慶忌。未可深信。”休大怒曰：“吾正欲進兵，汝何出此言以慢軍心！”叱左右推出斬之。眾將告曰：“未及進兵，先斬大將，于軍不利。且乞暫免。”休從之，將賈逵兵留在寨中呼叫，自引一軍來取東關。時周魴聽知賈逵削去兵權，暗喜曰：“曹休若用賈逵之言，則東吳敗矣！今天使我成功也！”即遣人密到皖城，報知陸遜。遜喚諸將聽令曰：“前面石亭，雖是山路，足可埋伏。早先去佔石亭閣處，布成陣勢，以待魏軍。”遂令徐盛為先鋒，引兵前進。卻說曹休命周魴引兵而進，正行間，休問曰：“前至何處？”魴曰：“前面石亭也，堪以屯兵。”休從之，遂率大軍並車仗等器，盡赴石亭駐紮。次日，哨馬報道：“前面吳兵不知多少，據住山口。”休大驚曰：“周魴言無

兵，為何有準備？”急尋魴問之。人報周魴引數十人，不知何處去了。休大悔曰：“吾中賊之計矣！雖然如此，亦不足懼！”遂令大將張普為先鋒，引數千兵來與吳兵交戰。兩陣對圓，張普出馬罵曰：“賊將早降！”徐盛出馬相迎。戰無數合，普抵敵不住，勒馬收兵，回見曹休，言徐盛勇不可當。休曰：“吾當以奇兵勝之。”就令張普引二萬軍伏於石亭之南，又令薛喬引二萬軍伏於石亭之北。“明日吾自引一千兵搦戰，卻佯輸詐敗，誘到北山之前，放炮為號，三面夾攻，必獲大勝。”二將受計，各引二萬軍到晚埋伏去了。卻說陸遜喚朱桓、全琮分付曰：“汝二人各引三萬軍，從石亭山路抄到曹休寨後，放火為號；吾親率大軍從中路而進：可擒曹休也。”當日黃昏，二將受計引兵而進。二更時分，朱桓引一軍正抄到魏寨後，迎著張普伏兵。普不知是吳兵，徑來問時，被朱桓一刀斬於馬下。魏兵便走。桓令後軍放火。全琮引一軍抄到魏寨後，正撞在薛喬陣裡，就那裡大殺一陣。薛喬敗走，魏兵大損，奔回本寨。後面朱桓、全琮兩路殺來。曹休寨中大亂，自相沖擊。休慌上馬，望夾石道奔走。徐盛引大隊軍馬，從正路殺來。魏兵死者不可勝數，逃命者盡棄衣甲。曹休大驚，在夾石道中奮力奔走。忽見一彪軍從小路衝出，為首大將，乃賈逵也。休驚慌少息，自愧曰：“吾不用公言，果遭此敗！”逵曰：“都督可速出此道：若被吳兵以木石塞斷，吾等皆危矣！”於是曹休驛馬而行，賈逵斷後。逵於林木盛茂處，及險峻小徑，多設旌旗以為疑兵。及至徐盛趕到，見山坡下閃出旗角，疑有埋伏，不敢追趕，收兵而回。因此救了曹休。司馬懿聽知休敗，亦引兵退去。

卻說陸遜正望捷音，須臾，徐盛、朱桓、全琮皆到。所得車仗、牛馬、驢騾、軍資、器械，不計其數，降兵數萬餘人。遜大喜，即同太守周魴並諸將班師還吳。吳主孫權，領文武官僚出武昌城迎接，以御蓋覆遜而入。諸將盡皆升賞。權見周魴無發，慰勞曰：“卿斷髮成此大事，功名當書於竹帛也。”即封周魴為關內侯；大設筵會，勞軍慶賀。陸遜奏曰：“今曹休大敗，魏已喪膽；可修國書，遣使入川，教諸葛亮進兵攻之。”權從其言，遂遣使齎書入川去。正是：只因東國能施計，致令西川又動兵。未知孔明再來伐魏，勝負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## 第九十七回 討魏國武侯再上表 破曹兵姜維詐獻書

卻說蜀漢建興六年秋九月，魏都督曹休被東吳陸遜大破於石亭，車仗馬匹，軍資器械，並皆罄盡，休惶恐之甚，氣憂成病，到洛陽，疽發背而死。魏主曹睿敕令厚葬。司馬懿引兵還，眾將接入問曰：“曹都督兵敗，即元帥之干係，何故急回耶？”懿曰：“吾料諸葛亮知吾兵敗，必乘虛來取長安。倘隴西緊急，何人救之？吾故回耳。”眾皆以為懼怯，哂笑而退。

卻說東吳遣使致書蜀中，請兵伐魏，並言大破曹休之事：一者顯自己威風，二者通和會之好。後主大喜，令人持書至漢中，報知孔明。時孔明兵強馬壯，糧草豐足，所用之物，一切完備，正要出師。聽知此信，即設宴大會諸將，計議出師。忽一陣大風，自東北角上而起，把庭前松樹吹折。眾皆大驚。孔明就佔一課，曰：“此風主損一大將！”諸將未信。正飲酒間，忽報鎮南將軍趙雲長子趙統、次子趙廣，來見丞相。孔明大驚，擲杯於地曰：“子龍休矣！”二子入見，拜哭曰：“某父昨夜三更病重而死。”孔明跌足而哭曰：“子龍身故，國家損一棟樑，吾去一臂也！”眾將無不揮涕。孔明令二子入成都面君報喪。後主聞雲死，放聲大哭曰：“朕昔年幼，非子龍則死於亂軍之中矣！”即下詔追贈大將軍，諡封順平侯，敕葬於成都錦屏山之東；建立廟堂，四時享祭。後人有詩曰：“常山有虎將，智勇匹關張。漢水功勳在，當陽姓字彰。兩番扶幼主，一念答先皇。青史書忠烈，應流百世芳。”

卻說後主思念趙雲昔日之功，祭葬甚厚；封趙統為虎賁中郎，趙廣為牙門將，就令守墳。二人辭謝而去。忽近臣奏曰：“諸葛丞相將軍馬分撥已定，即日將出師伐魏。”後主問在朝諸臣，諸臣多言未可輕動。後主疑慮未決。忽奏丞相令楊儀齎出師表至。後主宜入，儀呈上表章。後主就御案上拆視，其表曰：“先帝慮漢賊不兩立，王業不偏安，故託臣以討賊也。以先帝之明，量臣之才，故知臣伐賊，才弱敵強也。然不伐賊，王業亦亡。惟坐而待亡，孰與伐之？是故託臣而弗疑也。臣受命之日，寢不安席，食不甘味；思惟北征，宜先入南；故五月渡滬，深入不毛，並日而食。——臣非不自惜也，顧王業不可偏安於蜀都，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。而議者謂為非計。今賊適疲於西，又務於東，兵法“乘勞”：此進趨之時也。謹陳其事如左：高帝明並日月，謀臣淵深，然涉險被創，危然後安；今陛下未及高帝，謀臣不如良、平，而欲以長策取勝，坐定天下，此臣之未解一也。劉繇、王朗，各據州郡，論安言計，動引聖人，群疑滿腹，眾難塞胸；今歲不戰，明年不徵，使孫權坐大，遂並江東，此臣之未解二也。曹操智計，殊絕於人，其用兵也，彷彿孫、吳，然困於南陽，險於烏巢，危於祁連，逼於黎陽，幾敗北山，殆死潼關，然後偽定一時耳；況臣才弱，而欲以不危而定之，此臣之未解三也。曹操五攻昌霸不下，四越巢湖不成，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，委任夏侯而夏侯敗亡，先帝每稱操為能，猶有此失；況臣驚下，何能必勝，此臣之未解四也。自臣到漢中，中間期年

耳，然喪趙雲、陽群、馬玉、閻芝、丁立、白壽、劉郃、鄧銅等，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，突將無前，賁、叟、青羌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，此皆數十年之內，所糾合四方之精銳，非一州之所有；若複數年，則損三分之二也。——當何以圖敵，此臣之未解五也。今民窮兵疲，而事不可息；事不可息，則住與行，勞費正等；而不及今圖之，欲以一州之地，與賊持久，此臣之未解六也。夫難平者，事也。昔先帝敗軍於楚，當此之時，曹操拊手，謂天下已定。——然後先帝東連吳、越，西取巴、蜀，舉兵北征，夏侯授首，此操之失計，而漢事將成也。——然後吳更違盟，關羽毀敗，秭歸蹉跌，曹丕稱帝，凡事如是，難可逆見。臣鞠躬盡瘁，死而後已；至於成敗利鈍，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。”後主覽表甚喜，即敕令孔明出師。孔明受命，起三十萬精兵，令魏延總督前部先鋒，徑奔陳倉道口而來。早有細作報入洛陽。司馬懿奏知魏主，大會文武商議。大將軍曹真出班奏曰：“臣昨守隴西，功微罪大，不勝惶恐。今乞引大軍往擒諸葛亮。臣近得一員大將，使六十斤大刀，騎千里征馬宛馬，開兩石鐵胎弓，暗藏三個流星錘，百發百中，有萬夫不當之勇，乃隴西狄道人，姓王，名雙，字子全。臣保此人為先鋒。”睿大喜，便召王雙上殿。視之，身長九尺，面黑睛黃，熊腰虎背。睿笑曰：“朕得此大將，有何慮哉！”遂賜錦袍金甲，封為虎威將軍、前部大先鋒。曹真為大都督。真謝恩出朝，遂引十五萬精兵，會合郭淮、張郃，分道守把隘口。卻說蜀兵前隊哨至陳倉，回報孔明，說：“陳倉口已築起一城，內有大將郝昭守把，深溝高壘，遍排鹿角，十分謹嚴；不如棄了此城，從太白嶺鳥道出祁山甚便。”孔明曰：“陳倉正北是街亭；必得此城，方可進兵。”命魏延引兵到城下，四面攻之。連日不能破。魏延復來告孔明，說城難打。孔明大怒，欲斬魏延。忽帳下一人告曰：“某雖無才，隨丞相多年，未嘗報效。願去陳倉城中，說郝昭來降，不用張弓只箭。”眾視之，乃部曲靳祥也。孔明曰：“汝用何言以說之？”祥曰：“郝昭與某，同是隴西人氏，自幼交契。某今到彼，以利害說之，必來降矣。”孔明即令前去。

靳祥驛馬徑到城下，叫曰：“郝伯道故人靳祥來見。”城上人報知郝昭。昭令開門放入，登城相見。昭問曰：“故人因何到此？”祥曰：“吾在西蜀孔明帳下，參贊軍機，待以上賓之禮。特令某來見公，有言相告。”昭勃然變色曰：“諸葛亮乃我國仇敵也！吾事魏，汝事蜀，各事其主，昔時為昆仲，今時為仇敵！汝再不必多言，便請出城！”靳祥又欲開言，郝昭已出敵樓上了。魏軍急催上馬，趕出城外。祥回頭視之，見昭倚定護心木欄杆。祥勒馬以鞭指之曰：“伯道賢弟，何太情薄耶？”昭曰：“魏國法度，兄所知也。吾受國恩，但有死而已，兄不必下說詞。早回見諸葛亮，教快來攻城，吾不懼也！”

祥回告孔明曰：“郝昭未等某開言，便先阻卻。”孔明曰：“汝可再去見他，以利害說之。”祥又到城下，請郝昭相見。昭出到敵樓上。祥勒馬高叫曰：“伯道賢弟，聽吾忠言：汝據守一孤城，怎拒數十萬之眾？今不早降，後悔無及！且不順大漢而事奸魏

，抑何不知天命、不辨清濁乎？願伯道思之。”郝昭大怒，拈弓搭箭，指靳祥而喝曰：“吾前言已定，汝不必再言！可速退！吾不射汝！”

靳祥回見孔明，具言郝昭如此光景。孔明大怒曰：“匹夫無禮太甚！豈欺吾無攻城之具耶？”隨叫土人問曰：“陳倉城中，有多少人馬？”土人告曰：“雖不知的數，約有三千人。”孔明笑曰：“量此小城，安能御我！休等他救兵到，火速攻之！”於是軍中起百乘雲梯，一乘上可立十數人，周圍用木板遮護。軍士各把短梯軟索，聽軍中擂鼓，一齊上城。郝昭在敵樓上，望見蜀兵裝起雲梯，四面而來，即令三千軍各執火箭，分佈四面；待雲梯近城，一齊射之。孔明只道城中無備，故大造雲梯，令三軍鼓譟吶喊而進；不期城上火箭齊發，雲梯盡著，梯上軍士多被燒死，城上矢石如雨，蜀兵皆退。孔明大怒曰：“汝燒吾雲梯，吾卻用衝車之法！”於是連夜安排下衝車。次日，又四面鼓譟吶喊而進。郝昭急命運石鑿眼，用葛繩穿定飛打，衝車皆被打折。孔明又令人運土填城壕，教廖化引三千鎬鑊軍，從夜間掘地道，暗入城去。郝昭又於城中掘重壕橫截之。如此晝夜相攻，二十餘日，無計可破。

孔明正在營中憂悶，忽報：“東邊救兵到了，旗上書：‘魏先鋒大將王雙’。”孔明問曰：“誰可迎之？”魏延出曰：“某願往。”孔明日：“汝乃先鋒大將，未可輕出。”又問：“誰敢迎之？”裨將謝雄應聲而出。孔明與三千軍去了。孔明又問曰：“誰敢再去？”裨將龔起應聲要去。孔明亦與三千兵去了。孔明恐城內郝昭引兵衝出，乃把人馬退二十里下寨。

卻說謝雄引軍前行，正遇王雙；戰不三合，被雙一刀劈死。蜀兵敗走，雙隨後趕來。龔起接著，交馬只三合，辦被雙所斬。敗兵回報孔明。孔明大驚，忙令廖化、王平、張嶷三人出迎。兩陣對圓，張嶷出馬，王平、廖化壓住陣角。王雙縱馬來與張嶷交馬，數合不分勝負。雙詐敗便走，嶷隨後趕去。王平見張嶷中計，忙叫曰：“休趕！”嶷急回馬時，王雙流星錘先到，正中其背。嶷伏鞍而走，雙回馬趕來。王平、廖化截住，救得張嶷回陣。王雙驅兵大殺一陣，蜀兵折傷甚多。嶷吐血數口，回見孔明，說：“王雙英雄無敵；如今將二萬兵就陳倉城外下寨，四圍立起排柵，築起重城，深挖壕塹，守禦甚嚴。”孔明見折二將，張嶷又被打傷，即喚姜維曰：“陳倉道口這條路不可行。別求何策？”維曰：“陳倉城池堅固，郝昭守禦甚密，又得王雙相助，實不可取。不若令一大將，依山傍水，下寨固守；再令良將守把要道，以防街亭之攻；卻統大軍去襲祁山，某卻如此如此用計，可捉曹真也。”孔明從其言，即令王平、李恢，引二枝兵守街亭小路；魏延引一軍守陳倉口。馬岱為先鋒，關興、張苞為前後救應使，從小徑出斜谷望祁山進發。卻說曹真因思前番被司馬懿奪了功勞，因此到洛陽分調郭淮、孫禮東西守把；又聽的陳倉告急，已令王雙去救。聞知王雙斬將立功，大喜，乃令中護軍大將費耀，權攝前部總督，諸將各自守把隘口。忽報山谷中捉得細作來見。曹真令押入，跪於帳前。其人告曰：“小人不是奸細，有機密來見都督，誤被伏路軍捉來，乞退左右。”真乃教去

其縛，左右暫退。其人曰：“小人乃姜伯約心腹人也。蒙本官遣送密書。”真曰：“書安在？”其人於貼肉衣內取出呈上。真拆視曰：“罪將姜維百拜，書呈大都督曹麾下：維念世食魏祿，忝守邊城；叨竊厚恩，無門補報。昨日誤遭諸葛亮之計，陷身於巔崖之中。思念舊國，何日忘之！今幸蜀兵西出，諸葛亮甚不相疑。賴都督親提大兵而來：如遇敵人，可以詐敗；維當在後，以舉火為號，先燒蜀人糧草，卻以大兵翻身掩之，則諸葛亮可擒也。非敢立功報國，實欲自贖前罪。倘蒙照察，速賜來命。”曹真看畢，大喜曰：“天使吾成功也！”遂重賞來人，便令回報，依期會合。真喚費耀商議曰：“今姜維暗獻密書，令吾如此如此。”耀曰：“諸葛亮多謀，姜維智廣，或者是諸葛亮所使，恐其中有詐。”真曰：“他原是魏人，不得已而降蜀，又何疑乎？”耀曰：“都督不可輕去，只守定本寨。某願引一軍接應姜維。如成，功盡歸都督；倘有奸計，某自支當。”真大喜，遂令費耀引五萬兵，望斜谷而進。行了兩三程，屯下軍馬，令人哨探。當日申時分，回報：“斜谷道中，有蜀兵來也。”耀忙催兵進。蜀兵未及交戰先退。耀引兵追之，蜀兵又來。方欲對陣，蜀兵又退：如此者三次，俄延至次日申時分。魏軍一日一夜，不曾敢歇，只恐蜀兵攻擊。方欲屯軍造飯，忽然四面喊聲大震，鼓角齊鳴，蜀兵漫山遍野而來。門旗開處，閃出一輛四輪車，孔明端坐其中，令人請魏軍主將答話。耀縱馬而出，遙見孔明，心中暗喜，回顧左右曰：“如蜀兵掩至，便退後走。若見山後火起，卻回身殺去，自有兵來相應。”分付畢，躍馬出呼曰：“前者敗將，今何敢又來！”孔明曰：“喚汝曹真來答話！”耀罵曰：“曹都督乃金枝玉葉，安肯與反賊相見耶！”孔明大怒，把羽扇一招，左有馬岱，右有張嶷，兩路兵衝出。魏兵便退。行不到三十里，望見蜀兵背後火起，喊聲不絕。費耀只道號火，便回身殺來。蜀兵齊退。耀提刀在前，只望喊處追趕。將次近火，山路中鼓角喧天、喊聲震地，兩軍殺出：左有關興，右有張苞。山上矢石如雨，往下射來。魏兵大敗。費耀知是中計，急退軍望山谷中而走，人馬睃乏。背後關興引生力軍趕來，魏兵自相踐踏及落澗身死者，不知其數。

耀逃命而走，正遇山坡口一彪軍，乃是姜維。耀大罵曰：“反賊無信！吾不幸誤中汝奸計也！”維笑曰：“吾欲擒曹真，誤賺汝矣！速下馬受降！”耀驟馬奪路，望山谷中而走。忽見谷口火光沖天，背後追兵又至。耀自刎身死，餘眾盡降。孔明連夜驅兵，直出祁山前下寨，收住軍馬，重賞姜維。維曰：“某恨不得殺曹真也！”孔明亦曰：“可惜大計小用矣。”

卻說曹真聽知折了費耀，悔之不及，遂與郭淮商議退兵之策。於是孫禮、辛毗星夜具表申奏魏主，言蜀兵又出祁山，曹真損兵折將，勢甚危急。睿大驚，即召司馬懿入內曰：“曹真損兵折將，蜀兵又出祁山。卿有何策，可以退之？”懿曰：“臣已有退諸葛亮之計。不用魏軍揚武耀威，蜀兵自然走矣。”正是：已見子丹無勝術，全憑仲達有良謀。未知其計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## 第九十八回 追漢軍王雙受誅 襲陳倉武侯取勝

卻說司馬懿奏曰：“臣嘗奏陛下，言孔明必出陳倉，故以郝昭守之，今果然矣。彼若從陳倉入寇，運糧甚便。今幸有郝昭、王雙守把，不敢從此路運糧。其餘小道，搬運艱難。臣算蜀兵行糧止有一月，利在急戰。我軍只宜久守。陛下可降詔，令曹真堅守諸路關隘，不要出戰。不須一月，蜀兵自走。那時乘虛而擊之，諸葛亮可擒也。”睿欣然曰：“卿既有先見之明，何不自引一軍以襲之？”懿曰：“臣非惜身重命，實欲存下此兵，以防東吳陸遜耳。孫權不久必將僭號稱尊；如稱尊號，恐陛下伐之，定先入寇也；臣故欲以兵待之。”正言間，忽近臣奏曰：“曹都督奏報軍情。”懿曰：“陛下可即令人告戒曹真：凡追趕蜀兵，必須觀其虛實，不可深入重地，以中諸葛亮之計。”睿即時下詔，遣太常卿韓暨持節告戒曹真：“切不可戰，務在謹守；只待蜀兵退去，方才擊之。”司馬懿送韓暨於城外，囑之曰：“吾以此功讓與子丹；公見子丹，休言是吾所陳之意，只道天子降詔，教保守為上。追趕之人，大要仔細，勿遣性急氣躁者追之。”暨辭去。

卻說曹真正升帳議事，忽報天子遣太常卿韓暨持節至。真出寨接入，受詔已畢，退與郭淮、孫禮計議。淮笑曰：“此乃司馬仲達之見也。”真曰：“此見若何？”淮曰：“此言深識諸葛亮用兵之法。久後能御蜀兵者，必仲達也。”真曰：“倘蜀兵不退，又將如何？”淮曰：“可密令人去教王雙，引兵於小路巡哨，彼自不敢運糧。待其糧盡兵退，乘勢追擊，可獲全勝。”孫禮曰：“某去祁山虛妝做運糧兵，車上盡裝乾柴茅草，以硫黃焰硝灌之，卻教人虛報隴西運糧到。若蜀人無糧，必然來搶。待人其中，放火燒車，外以伏兵應之，可勝矣。”真喜曰：“此計大妙！”即令孫禮引兵依計而行。又遣人教王雙引兵於小路上巡哨，郭淮引兵提調箕谷、街亭，令諸路軍馬守把險要。真又令張遼子張虎為先鋒，樂進子樂綝為副先鋒，同守頭營，不許出戰。卻說孔明在祁山寨中，每日令人挑戰，魏兵堅守不出。孔明喚姜維等商議曰：“魏兵堅守不出，是料吾軍中無糧也。今陳倉轉運不通，其餘小路盤涉艱難，吾算隨軍糧草，不敷一月用度，如之奈何？”正躊躇間，忽報：“隴西魏軍運糧數千車於祁山之西，運糧官乃孫禮也。”孔明曰：“其人如何？”有魏人告曰：“此人曾隨魏主出獵於大石山，忽驚起一猛虎，直奔御前，孫禮下馬拔劍斬之。從此封為上將軍。乃曹真心腹人也。”孔明笑曰：“此是魏將料吾乏糧，故用此計：車上裝載者，必是茅草引火之物。吾平生專用火攻，彼乃欲以此計誘我耶？彼若知吾軍去劫糧車，必來劫吾寨矣。可將計就計而行。”遂喚馬岱分付曰：“汝引三千軍徑到魏兵屯糧之所，不可入營，但於上風頭放火。若燒著車仗，魏兵必來圍吾寨。”又差馬忠、張嶷各引五千兵在外圍住，內外夾攻。三人受計去了。又喚關興、張苞分付曰：“魏兵頭營接連四通之路。今晚若西山火起，魏兵必來劫吾營。汝二人卻伏於魏寨左右，只等他兵出寨，汝二人便可劫之。”又喚吳班、吳懿分付曰：“汝二人各引一軍伏於營外。如魏兵到，可截其歸路。”孔明分撥已畢，自在祁山上憑高

而坐。

魏兵探知蜀兵要來劫糧，慌忙報與孫禮。禮令人飛報曹真。真遣人去頭營分付張虎、樂綝：“看今夜山西火起，蜀兵必來救應。可以出軍，如此如此。”二將受計，令人登樓專看號火。卻說孫禮把軍伏于山西，只待蜀兵到。是夜二更，馬岱引三千兵來，人皆銜枚，馬盡勒口，徑到山西。見許多車仗，重重疊疊，攢繞成營，車仗虛插旌旗。正值西南風起，岱令軍士徑去營南放火，車仗盡著，火光沖天。孫禮只道蜀兵到魏寨內放號火，急引兵一齊掩至。背後鼓角喧天，兩路兵殺來：乃是馬忠、張嶷，把魏軍圍在垓心。孫禮大驚。又聽的魏軍中喊聲起，一彪軍從火光邊殺來，乃是馬岱。內外夾攻，魏兵大敗。火緊風急，人馬亂竄，死者無數。孫禮引中傷軍，突煙冒火而走。卻說張虎在營中，望見火光，大開寨門，與樂綝盡引人馬，殺奔蜀寨來，寨中卻不見一人。急收軍回時，吳班、吳懿兩路兵殺出，斷其歸路。張、樂二將急衝出重圍，奔回本寨，只見土城之上，箭如飛蝗，原來卻被關興、張苞襲了營寨。魏兵大敗，皆投曹真寨來。方欲入寨，只見一彪敗軍飛奔而來，乃是孫禮；遂同入寨見真，各言中計之事。真聽知，謹守大寨，更不出戰。蜀兵得勝，回見孔明。孔明令人密授計與魏延，一面教拔寨齊起。楊儀曰：“今已大勝，挫盡魏兵銳氣，何故反欲收軍？”孔明曰：“吾兵無糧，利在急戰。今彼堅守不出，吾受其病矣。彼今雖暫時兵敗，中原必有添益；若以輕騎襲吾糧道，那時要歸不能。今乘魏兵新敗，不敢正視蜀兵，便可出其不意，乘機退去。所憂者但魏延一軍，在陳倉道口拒住王雙，急不能脫身；吾已令人授以密計，教斬王雙，使魏人不敢來追。只今後隊先行。”當夜，孔明只留金鼓守在寨中打更。一夜兵已盡退，只落空營。卻說曹真正在寨中憂悶，忽報左將軍張郃領軍到。郃下馬入帳，謂真曰：“某奉聖旨，特來聽調。”真曰：“曾別仲達否？”郃曰：“仲達分付雲：吾軍勝，蜀兵必不便去；若吾軍敗，蜀兵必即去矣。今吾軍失利之後，都督曾往哨探蜀兵訊息否？”真曰：“未也。”於是即令人往探之，果是虛營，只插著數十面旌旗，兵已去了二日也。曹真懊悔無及。

且說魏延受了密計，當夜二更拔寨，急回漢中。早有細作報知王雙。雙大驅軍馬，併力追趕。追到二十餘里，看看趕上，見魏延旗號在前，雙大叫曰：“魏延休走！”蜀兵更不回頭。雙拍馬趕來。背後魏兵叫曰：“城外寨中火起，恐中敵人奸計。”雙急勒馬回時，只見一片火光沖天，慌令退軍。行到山坡左側，忽一騎馬從林中驟出，大喝曰：“魏延在此！”王雙大驚，措手不及，被延一刀砍於馬下。魏兵疑有埋伏，四散逃走。延手下止有三十騎人馬，望漢中緩緩而行。後人有詩讚曰：“孔明妙算勝孫龐，耿若長星照一方。進退行兵神莫測，陳倉道口斬王雙。”原來魏延受了孔明密計：先教存下三十騎，伏於王雙營邊；只待王雙起兵趕時，卻去他營中放火；待他回寨，出其不意，突出斬之。魏延斬了王雙，引兵回到漢中見孔明，交割了人馬。孔明設宴大會，不在話下。



且說張郃追蜀兵不上，回到寨中。忽有陳倉城郝昭差人申報，言王雙被斬，曹真聞知，傷感不已，因此憂成疾病，遂回濟陽；命郭淮、孫禮、張郃守長安諸道。

卻說吳王孫權設朝，有細作人報說：“蜀諸葛丞相出兵兩次，魏都督曹真兵損將亡。”於是群臣皆勸吳王興師伐魏，以圖中原。權猶疑未決。張昭奏曰：“近聞武昌東山，鳳凰來儀；大江之中，黃龍屢現。主公德配唐、虞，明並文、武，可即皇帝位，然後興兵。”多官皆應曰：“子布之言是也。”遂選定夏四月丙寅日，築壇於武昌南郊。是日，群臣請權登壇即皇帝位，改黃武八年為黃龍元年。諡父孫堅為武烈皇帝，母吳氏為武烈皇后，兄孫策為長沙桓王。立子孫登為皇太子。命諸葛瑾長子諸葛恪為太子左輔，張昭次子張體為太子右弼。

恪字元遜，身長七尺，極聰明，善應對。權甚愛之。年六歲時，值東吳筵會，恪隨父在座。權見諸葛瑾面長，乃令人牽一驢來，用粉筆書其面曰：“諸葛子瑜”。眾皆大笑。恪趨至前，取粉筆添二字於其下曰：“諸葛子瑜之驢”。滿座之人，無不驚訝。權大喜，遂將驢賜之。又一日，大宴官僚，權命恪把盞。巡至張昭面前，昭不飲，曰：“此非養老之禮也。”權謂恪曰：“汝能強子布飲乎？”恪領命，乃謂昭曰：“昔姜尚父年九十，秉旄仗鉞，未嘗言老。今臨陣之日，先生在後；飲酒之日，先生在前：何謂不養老也？”昭無言可答，只得強飲。權因此愛之，故命輔太子。張昭佐吳王，位列三公之上，故以其子張休為太子右弼。又以顧雍為丞相，陸遜為上將軍，輔太子守武昌。權復還建業。群臣共議伐魏之策。張昭奏曰：“陛下初登寶位，未可動兵。只宜修文偃武，增設學校，以安民心；遣使入川，與蜀同盟，共分天下，緩緩圖之。”權從其言，即令使命星夜入川，來見後主。禮畢，細奏其事。後主聞知，遂與群臣商議。眾議皆謂孫權僭逆，宜絕其盟好。蔣琬曰：“可令人問於丞相。”後主即遣使到漢中問孔明。孔明曰：“可令人齎禮物入吳作賀，乞遣陸遜興師伐魏。魏必命司馬懿拒之。懿若南拒東吳，我再出祁山，長安可圖也。”後主依言，遂令太尉陳震，將名馬、玉帶、金珠、寶貝，入吳作賀。

震至東吳，見了孫權，呈上國書。權大喜，設宴相待，打發回蜀。權召陸遜入，告以西蜀約會興兵伐魏之事。遜曰：“此乃孔明懼司馬懿之謀也。既與同盟，不得不從。今卻虛作起兵之勢，遙與西蜀為應。待孔明攻魏急，吾可乘虛取中原也。”即時下令，教荊襄各處都要訓練人馬，擇日興師。

卻說陳震回到漢中，報知孔明。孔明尚憂陳倉不可輕進，先令人去哨探。回報說：“陳倉城中郝昭病重。”孔明曰：“大事成矣。”遂喚魏延、姜維分付曰：“汝二人領五千兵，星夜直奔陳倉城下；如見火起，併力攻城。”二人俱未深信，又來告曰：“何日可行？”孔明曰：“三日都要完備；不須辭我，即便起行。”二人受計去了。又喚關興、張苞至，附耳低言，如此如此。二人各受密計而去。且說郭淮聞郝昭病重，乃與張郃商議曰：“郝昭病重，你可速去替他。我自寫表申奏朝廷，別行定奪。”張郃引著三

千兵，急來替郝昭。時郝昭病危，當夜正呻吟之間，忽報蜀軍到城下了。昭急令人上城守把。時各門上火起，城中大亂。昭聽知驚死。蜀兵一擁入城。

卻說魏延、姜維領兵到陳倉城下看時，並不見一面旗號，又無打更之人。二人驚疑，不敢攻城。忽聽得城上一聲炮響，四面旗幟齊豎。只見一人綸巾羽扇，鶴氅道袍，大叫曰：“汝二人來的遲了！”二人視之，乃孔明也。二人慌忙下馬，拜伏於地曰：“丞相真神計也！”孔明令放入城，謂二人曰：“吾打探得郝昭病重，吾令汝三日內領兵取城，此乃穩眾人之計也。吾卻令關興、張苞，只推點軍，暗出漢中。吾即藏於軍中，星夜倍道徑到城下，使彼不能調兵。吾早有細作在城內放火、發喊相助，令魏兵驚疑不定。兵無主將，必自亂矣。吾因而取之，易如反掌。兵法雲：出其不意，攻其無備。正謂此也。”魏延、姜維拜伏。孔明憐郝昭之死，令彼妻小扶靈柩回魏，以表其忠。孔明謂魏延、姜維曰：“汝二人且莫卸甲，可引兵去襲散關。把關之人，若知兵到，必然驚走。若稍遲便有魏兵至關，即難攻矣。”魏延、姜維受命，引兵徑到散關。把關之人，果然盡走。二人上關才要卸甲，遙見關外塵頭大起，魏兵到來。二人相謂曰：“丞相神算，不可測度！”急登樓視之，乃魏將張郃也。二人乃分兵守住險道。張郃見蜀兵把住要路，遂令退軍。魏延隨後追殺一陣，魏兵死者無數，張郃大敗而去。延回到關上，令人報知孔明。

孔明先自領兵，出陳倉斜谷，取了建威。後面蜀兵陸續進發。後主又命大將陳式來助。孔明驅大兵復出祁山。安下營寨，孔明聚眾言曰：“吾二次出祁山，不得其利，今又到此，吾料魏人必依舊戰之地，與吾相敵。彼意疑我取雍、郿二處，必以兵拒守；吾觀陰平、武都二郡，與漢連線，若得此城，亦可分魏兵之勢。何人敢取之？”姜維曰：“某願往。”王平應曰：“某亦願往。”孔明大喜，遂令姜維引兵一萬取武都，王平引兵一萬取陰平。二人領兵去了。

再說張郃回到長安，見郭淮、孫禮，說：“陳倉已失，郝昭已亡，散關亦被蜀兵奪了。今孔明覆出祁山，分道進兵。”淮大驚曰：“若如此，必取雍、郿矣！”乃留張郃守長安，令孫禮保雍城。淮自引兵星夜來郿城守禦，一面上表入洛陽告急。

卻說魏主曹睿設朝，近臣奏曰：“陳倉城已失，郝昭已亡，諸葛亮又出祁山，散關亦被蜀兵奪了。”睿大驚。忽又奏滿寵等有表，說：“東吳孫權僭稱帝號，與蜀同盟。今遣陸遜在武昌訓練人馬，聽候呼叫。只在旦夕，必入寇矣。”睿聞知兩處危急，舉止失措，甚是驚慌。此時曹真病未痊，即召司馬懿商議。懿奏曰：“以臣愚意所料，東吳必不舉兵。”睿曰：“卿何以知之？”懿曰：“孔明嘗思報猊亭之仇，非不欲吞吳也，只恐中原乘虛擊彼，故暫與東吳結盟。陸遜亦知其意，故假作興兵之勢以應之，實是坐觀成敗耳。陛下不必防吳，只須防蜀。”睿曰：“卿真高見！”遂封懿為大都督，總攝隴西諸路軍馬，令近臣取曹真總兵將印來。懿曰：“臣自去取之。”

遂辭帝出朝，徑到曹真府下，先令人入府報知，懿方進見。問病畢，懿曰：“東吳、西蜀會合，興兵入寇，今孔明又出祁山下寨，明公知之乎？”真驚訝曰：“吾家人知我病重，不令我知。似此國家危急，何不拜仲達為都督，以退蜀兵耶？”懿曰：“某才薄智淺，不稱其職。”真曰：“取印與仲達。”懿曰：“都督少慮。某願助一臂之力，只不敢受此印也。”真躍起曰：“如仲達不領此任，中國必危矣！吾當抱病見帝以保之！”懿曰：“天子已有恩命，但懿不敢受耳。”真大喜曰：“仲達今領此任，可退蜀兵。”懿見真再三讓印，遂受之，入內辭了魏主，引兵往長安來與孔明決戰。正是：舊帥印為新帥取，兩路兵惟一路來。未知勝負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## 第九十九回 諸葛亮大破魏兵 司馬懿入寇西蜀

蜀漢建興七年夏四月，孔明兵在祁山，分作三寨，專候魏兵。卻說司馬懿引兵到長安，張郃接見，備言前事。懿令郃為先鋒，戴陵為副將，引十萬兵到祁山，於渭水之南下寨。郭淮、孫禮入寨參見。懿問曰：“汝等曾與蜀兵對陣否？”二人答曰：“未也。”懿曰：“蜀兵千里而來，利在速戰；今來此不戰，必有謀也。隴西諸路，曾有資訊否？”淮曰：“已有細作探得各郡十分用心，日夜提防，並無他事。只有武都、陰平二處，未曾回報。”懿曰：“吾自差人與孔明交戰。汝二人急從小路去救二郡，卻掩在蜀兵之後，彼必自亂矣。”

二人受計，引兵五千，從隴西小路來救武都、陰平，就襲蜀兵之後。郭淮於路謂孫禮曰：“仲達比孔明如何？”禮曰：“孔明勝仲達多矣。”淮曰：“孔明雖勝，此一計足顯仲達有過人之智。蜀兵如正攻兩郡，我等從後抄到，彼豈不自亂乎？”正言間，忽哨馬來報：“陰平已被王平打破了，武都已被姜維打破了。前離蜀兵不遠。”禮曰：“蜀兵既已打破了城池，如何陳兵於外？必有詐也。不如速退。”郭淮從之。方傳令教軍退時，忽然一聲炮響，山背後閃出一枝軍馬來，旗上大書：“漢丞相諸葛亮”，中央一輛四輪車，孔明端坐於上；左有關興，右有張苞。孫、郭二人見之，大驚。孔明大笑曰：“郭淮、孫禮休走！司馬懿之計，安能瞞得過吾？他每日令人在前交戰，卻教汝等襲吾軍後。武都、陰平吾已取了。汝二人不早來降，欲驅兵與吾決戰耶？”郭淮、孫禮聽畢，大慌。忽然背後喊殺連天，王平、姜維引兵從後殺來。興、苞二將又引軍從前面殺來。兩下夾攻，魏兵大敗。郭、孫二人棄馬爬山而走。張苞望見，驛馬趕來；不期連人帶馬，跌入澗內，後軍急忙救起，頭已跌破。孔明令人送回成都養病。

卻說郭、孫二人走脫，回見司馬懿曰：“武都、陰平二郡已失。孔明伏於要路，前後攻殺，因此大敗，棄馬步行，方得逃回。”懿曰：“非汝等之罪，孔明智在吾先。可再引兵守把雍、郿二城，切勿出戰。吾自有破敵之策。”二人拜辭而去。懿又喚張郃、戴陵分付曰：“今孔明得了武都、陰平，必然撫百姓以安民心，不在營中矣。汝二人各引一萬精兵，今夜起身，抄在蜀兵營後，一齊奮勇殺將過來；吾卻引軍在前佈陣，只待蜀兵勢亂，吾大驅士馬，攻殺進去：兩軍併力，可奪蜀寨也。若得此地山勢，破敵何難？”二人受計引兵而去。

戴陵在左，張郃在右，各取小路進發，深入蜀兵之後。三更時分，來到大路，兩軍相遇，合兵一處，卻從蜀兵背後殺來。行不到三十里，前軍不行。張、戴二人自縱馬視之，只見數百輛草車橫截去路。郃曰：“此必有準備。可急取路而回。”才傳令退軍，只見滿山火光齊明，鼓角大震，伏兵四下皆出，把二人圍住。孔明在祁山上大叫曰：“戴陵、張郃可聽吾言：司馬懿料吾往武都、陰平撫民，不在營中，故令汝二人來劫吾寨，卻中吾之計也。汝二人乃無名下將，吾不殺害，下馬早降！”郃大怒，指孔明而罵曰

：“汝乃山野村夫，侵吾大國境界，如何敢發此言！吾若捉住汝時，碎屍萬段！”言訖，縱馬挺槍，殺上山來。山上矢石如雨，卻不能上山，乃拍馬舞槍，衝出重圍，無人敢當。蜀兵困戴陵在垓心。卻殺出舊路，不見戴陵，即奮勇翻身又殺入重圍，救出戴陵而回。孔明在山上，見卻在萬軍之中，往來衝突，英勇倍加，乃謂左右曰：“嘗聞張翼德大戰張郃，人皆驚懼。吾今日見之，方知其勇也。若留下此人，必為蜀中之害。吾當除之。”遂收軍還營。

卻說司馬懿引兵布成陣勢，只待蜀兵亂動，一齊攻之。忽見張郃、戴陵狼狽而來，告曰：“孔明先如此提防，因此大敗而歸。”懿大驚曰：“孔明真神人也！不如且退。”即傳令教大軍盡回本寨，堅守不出。且說孔明大勝，所得器械、馬匹，不計其數，乃引大軍回寨。每日令魏延挑戰，魏兵不出。一連半月，不曾交兵。孔明正在帳中思慮，忽報天子遣侍中費禕齎詔至。孔明接入營中，焚香禮畢，開詔讀曰：“街亭之役，咎由馬謖；而君引愆，深自貶抑。重違君意，聽順所守。前年耀師，馘斬王雙；今歲愛徵，郭淮遁走；降集氏、羌，復興二郡；威震兇暴，功勳顯然。方今天下騷擾，元惡未梟，君受大任，幹國之重，而久自抑損，非所以光揚洪烈矣。今復君丞相，君其勿辭！”孔明聽詔畢，謂費禕曰：“吾國事未成，安可復丞相之職？”堅辭不受。禕曰：“丞相若不受職，拂了天子之意，又冷淡了將士之心。宜且權受。”孔明方才拜受。禕辭去。

孔明見司馬懿不出，思得一計，傳令教各處皆拔寨而起。當有細作報知司馬懿，說孔明退兵了。懿曰：“孔明必有大謀，不可輕動。”張郃曰：“此必因糧盡而回，如何不追？”懿曰：“吾料孔明上年大收，今又麥熟，糧草豐足；雖然轉運艱難，亦可支吾半載，安肯便走？彼見吾連日不戰，故作此計引誘。可令人遠遠哨之。”軍士探知，回報說：“孔明離此三十里下寨。”懿曰：“吾料孔明果不走。且堅守寨柵，不可輕進。”住了旬日，絕無音信，並不見蜀將來戰。懿再令人哨探，回報說：“蜀兵已起營去了。”懿未信，乃更換衣服，雜在軍中，親自來看，果見蜀兵又退三十里下寨。懿回營謂張郃曰：“此乃孔明之計也，不可追趕。”又住了旬日，再令人哨探。回報說：“蜀兵又退三十里下寨。”郃曰：“孔明用緩兵之計，漸退漢中，都督何故懷疑，不早追之？郃願往決一戰！”懿曰：“孔明詭計極多，倘有差失，喪我軍之銳氣。不可輕進。”郃曰：“某去若敗，甘當軍令。”懿曰：“既汝要去，可分兵兩枝：汝引一枝先行，須要奮力死戰；吾隨後接應，以防伏兵。汝次日先進，到半途駐紮，後日交戰，使兵力不乏。”遂分兵已畢。

次日，張郃、戴陵引副將數十員、精兵三萬，奮勇先進，到半路下寨。司馬懿留下許多軍馬守寨，只引五千精兵，隨後進發。原來孔明密令人哨探，見魏兵半路而歇。是夜，孔明喚眾將商議曰：“今魏兵來追，必然死戰，汝等須以一當十，吾以伏兵截其後：非智勇之將，不可當此任。”言畢，以目視魏延。延低頭不語。王平出曰：“某願當之。”孔明曰：“若有失，如何？”平曰：“願當軍令。”孔明嘆曰：“王平肯捨身親

冒矢石，真忠臣也！雖然如此，奈魏兵分兩枝前後而來，斷吾伏兵在中；平縱然智勇，只可當一頭，豈可分身兩處？須再得一將同去為妙。怎奈軍中再無舍死當先之人！”言未畢，一將出曰：“某願往！”孔明視之，乃張翼也。孔明日：“張郃乃魏之名將，有萬夫不當之勇，汝非敵手。”翼曰：“若有失事，願獻首於帳下。”孔明日：“汝既敢去，可與王平各引一萬精兵伏于山谷中；只待魏兵趕上，任他過盡，汝等卻引伏兵從後掩殺。若司馬懿隨後趕來，卻分兵兩頭：張翼引一軍當住後隊，王平引一軍截其前隊。兩軍須要死戰。吾自有別計相助。”二人受計引兵而去。

孔明又喚姜維、廖化分付曰：“與汝二人一個錦囊，引三千精兵，偃旗息鼓，伏於前山之上。如見魏兵圍住王平、張翼，十分危急，不必去救，只開錦囊看視，自有解危之策。”二人受計引兵而去。又令吳班、吳懿、馬忠、張嶷四將，附耳分付曰：“如來日魏兵到，銳氣正盛，不可便迎，且戰且走。只看關興引兵來掠陣之時，汝等便回軍趕殺，吾自有兵接應。”四將受計引兵而去。又喚關興分付曰：“汝引五千精兵，伏于山谷；只看山上紅旗颭動，卻引兵殺出。”興受計引兵而去。

卻說張郃、戴陵領兵前來，驟如風雨。馬忠、張嶷、吳懿、吳班四將接著，出馬交鋒。張郃大怒，驅兵追殺。蜀兵且戰且走，魏兵追趕約有二十餘里，時值六月天氣，十分炎熱，人馬汗如潑水。走到五十里外，魏兵盡皆氣喘。孔明在山上把紅旗一招，關興引兵殺出。馬忠等四將，一齊引兵掩殺回來。張郃、戴陵死戰不退。忽然喊聲大震，兩路軍殺出，乃王平、張翼也。各奮勇追殺，截其後路。郃大叫眾將曰：“汝等到此，不決一死戰，更待何時！”魏兵奮力衝突，不得脫身。忽然背後鼓角喧天，司馬懿自領精兵殺到。懿指揮眾將，把王平、張翼圍在垓心。翼大呼曰：“丞相真神人也！計已算定，必有良謀。吾等當決一死戰！”即分兵兩路：平引一軍截住張郃、戴陵，翼引一軍力當司馬懿。兩頭死戰，叫殺連天。姜維、廖化在山上探望，見魏兵勢大，蜀兵力危，漸漸抵當不住。維謂化曰：“如此危急，可開錦囊看計。”二人拆開視之，內書雲：“若司馬懿兵來圍王平、張翼至急，汝二人可分兵兩枝，竟襲司馬懿之營；懿必急退，汝可乘亂攻之。營雖不得，可獲全勝。”二人大喜，即分兵兩路，徑襲司馬懿營中而去。原來司馬懿亦恐中孔明之計，沿途不住的令人傳報。懿正催戰間，忽流星馬飛報，言蜀兵兩路竟取大寨去了，懿大驚失色，乃謂眾將曰：“吾料孔明有計，汝等不信，勉強追來，卻誤了大事！”即提兵急回。軍心惶惶亂走。張翼隨後掩殺，魏兵大敗。張郃、戴陵見勢孤，亦望山僻小路而走，蜀兵大勝。背後關興引兵接應諸路。司馬懿大敗一陣，奔入寨時，蜀兵已自回去。懿收聚敗軍，責罵諸將曰：“汝等不知兵法，只憑血氣之勇，強欲出戰，致有此敗。今後切不許妄動，再有不遵，決正軍法！”眾皆羞慚而退。這一陣，魏軍死者極多，遺棄馬匹器械無數。卻說孔明收得勝軍馬入寨，又欲起兵進取。忽報有人自成都來，說張苞身死。孔明聞知，放聲大哭，口中吐血，昏絕於地。眾人救醒。孔明自此得病臥床不起。諸將無不感激。後人有詩嘆曰：“悍勇張苞欲建功，可憐天不

助英雄！武侯淚向西風灑，為念無人佐鞠躬。”

旬日之後，孔明喚董厥、樊建等入帳分付曰：“吾自覺昏沉，不能理事；不如且回漢中養病，再作良圖。汝等切勿走洩；司馬懿若知，必來攻擊。”遂傳號令，教當夜暗暗拔寨，皆回漢中。孔明去了五日，懿方得知，乃長嘆曰：“孔明真有神出鬼沒之計，吾不能及也！”於是司馬懿留諸將在寨中，分兵守把各處隘口；懿自班師回。

卻說孔明將大軍屯於漢中，自回成都養病；文武官僚出城迎接，送入丞相府中，後主御駕自來問病，命御醫調治，日漸痊可。建興八年秋七月，魏都督曹真病可，乃上表說：“蜀兵數次侵界，屢犯中原，若不剿除，必為後患。今時值秋涼，人馬安閒，正當征伐。臣願與司馬懿同領大軍，徑入漢中，殄滅奸黨，以清邊境。”魏主大喜，問侍中劉曄曰：“子丹勸朕伐蜀，若何？”曄奏曰：“大將軍之言是也。今若不剿除，後必為大患。陛下便可行之。睿點頭。曄出內回家，有眾大臣相探，問曰：“聞天子與公計議興兵伐蜀，此事如何？”曄應曰：“無此事也。蜀有山川之險，非可易圖；空費軍馬之勞，於國無益。”眾官皆默然而出。楊暨入內奏曰：“昨聞劉曄勸陛下伐蜀；今日與眾臣議，又言不可伐；是欺陛下也。陛下何不召而問之？”睿即召劉曄入內問曰：“卿勸朕伐蜀；今又言不可，何也？”曄曰：“臣細詳之，蜀不可伐。”睿大笑。少時，楊暨出內。曄奏曰：“臣昨日勸陛下伐蜀，乃國之大事，豈可妄洩於人？夫兵者，詭道也；事未發，切宜秘之。”睿大悟曰：“卿言是也。”自此愈加敬重。

旬日內，司馬懿入朝，魏主將曹真表奏之事，逐一言之。懿奏曰：“臣料東吳未敢動兵，今日正可乘此去伐蜀。”睿即拜曹真為大司馬、徵西大都督，司馬懿為大將軍、徵西副都督，劉曄為軍師。三人拜辭魏主，引四十萬大兵，前行至長安，徑奔劍閣，來取漢中。其餘郭淮、孫禮等，各取路而行。漢中人報入成都。此時孔明病好多時，每日操練人馬，習學八陣之法，盡皆精熟，欲取中原；聽得這個訊息，遂喚張嶷、王平分付曰：“汝二人先引一千兵去守陳倉古道，以當魏兵；吾卻提大兵便來接應。”二人告曰：“人報魏軍四十萬，詐稱八十萬，聲勢甚大，如何只與一千兵去守隘口？倘魏兵大至，何以拒之？”孔明曰：“吾欲多與，恐士卒辛苦耳。”嶷與平面面相覷，皆不敢去。孔明曰：“若有疏失，非汝等之罪。不必多言，可疾去。”二人又哀告曰：“丞相欲殺某二人，就此清殺，只不敢去。”孔明笑曰：“何其愚也！吾令汝等去，自有主見：吾昨夜仰觀天文，見畢星躔於太陰之分，此月內必有大雨淋漓；魏兵雖有四十萬，安敢深入山險之地？因此不用多軍，決不受害。吾將大軍皆在漢中安居一月，待魏兵退，那時以大兵掩之：以逸待勞，吾十萬之眾可勝魏兵四十萬也。”二人聽畢，方大喜，拜辭而去。孔明隨統大軍出漢中，傳令教各處隘口，預備乾柴草料細糧，俱夠一月人馬支用，以防秋雨；將大軍寬限一月，先給衣食，伺候出征。卻說曹真、司馬懿同領大軍，徑到陳倉城內，不見一間房屋；尋土人問之，皆言孔明回時放火燒燬。曹真便要從陳倉道進發。懿曰：“不可輕進。我夜觀天文，見畢星躔於太陰之分，此月內必有大雨；若深入

重地，常勝則可。倘有疏虞，人馬受苦，要退則難。且宜在城中搭起窩鋪住紮，以防陰雨。”真從其言。未及半月，天雨大降，淋漓不止。陳倉城外，平地水深三尺，軍器盡溼，人不得睡，晝夜不安。大雨連降三十日，馬無草料，死者無數，軍士怨聲不絕。傳入洛陽，魏主設壇，求晴不得。黃門侍郎王肅上疏曰：“前志有之；千里饋糧，士有飢色；樵蘇後爨，師不宿飽。此謂平途之行軍者也。又況於深入險阻，鑿路而前，則其為勞，必相百也。今又加之以霖雨，山坂峻滑，眾逼而不展，糧遠而難繼：實行軍之大忌也。聞曹真發已逾月，而行方半谷，治道功大，戰士悉作：是彼偏得以逸待勞，乃兵家之所憚也。言之前代，則武王伐紂，出關而復還；論之近事，則武、文徵權，臨江而不濟：豈非順天知時，通於權變者哉？願陛下念水雨艱劇之故，休息士卒；後日有釁，乘時用之。所謂悅以犯難，民忘其死者也。”魏主覽表，正在猶豫，楊阜、華歆亦上疏諫。魏主即下詔，遣使詔曹真、司馬懿還朝。

卻說曹真與司馬懿商議曰：“今連陰三十日，軍無戰心，各有思歸之意，如何禁止？”懿曰：“不如且回。”真曰：“倘孔明追來，怎生退之？”懿曰：“先伏兩軍斷後，方可回兵。”正議間，忽使命來召。二人遂將大軍前隊作後隊，後隊作前隊，徐徐而退。卻說孔明計算一月秋雨將盡，天尚未晴，自提一軍屯於城固，又傳令教大軍會於赤坡駐紮。孔明升帳喚眾將言曰：“吾料魏兵必走，魏主必下詔來取曹真、司馬懿兵回。吾若追之，必有準備；不如任他且去，再作良圖。”忽王平令人報來，說魏兵已回。孔明分付來人，傳與王平：“不可追襲。吾自有破魏兵之策。”正是：魏兵縱使能埋伏，漢相原來不肯追。未知孔明怎生破魏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

## 第一百回 漢兵劫寨破曹真 武侯鬥陣辱仲達

卻說眾將聞孔明不追魏兵，俱入帳告曰：“魏兵苦雨，不能屯紮，因此回去，正好乘勢追之。丞相如何不追？”孔明曰：“司馬懿善能用兵，今軍退必有埋伏。吾若追之，正中其計。不如縱他遠去，吾卻分兵徑出斜谷而取祁山，使魏人不提防也。”眾將曰：“取長安之地，別有路途；丞相只取祁山，何也？”孔明曰：“祁山乃長安之首也：隴西諸郡，倘有兵來，必經由此地；更兼前臨渭濱，後靠斜谷，左出右入。可以伏兵，乃用武之地。吾故欲先取此，得地利也。”眾將皆拜服。孔明令魏延、張嶷、杜瓊、陳式出箕谷；馬岱、王平、張翼、馬忠出斜谷；俱會於祁山。調撥已定，孔明自提大軍，令關興、廖化為先鋒，隨後進發。卻說曹真、司馬懿二人，在後監督人馬，令一軍入陳倉古道探視，回報說蜀兵不來。又行旬日，後面埋伏眾將皆回，說蜀兵全無音耗。真曰：“連綿秋雨，棧道斷絕，蜀人豈知吾等退軍耶？”懿曰：“蜀兵隨後出矣。”真曰：“何以知之？”懿曰：“連日晴明，蜀兵不趕，料吾有伏兵也，故縱我兵遠去；待我兵過盡，他卻奪祁山矣。”曹真不信。懿曰：“子丹如何不信？吾料孔明必從兩谷而來。吾與子丹各守一谷口，十日為期。若無蜀兵來，我面塗紅粉，身穿女衣，來營中伏罪。”真曰：“若有蜀兵來，我願將天子所賜玉帶一條、御馬一匹與你。”即分兵兩路：真引兵屯於祁山之西斜谷口；懿引軍屯於祁山之東箕谷口。各下寨已畢。懿先引一枝兵伏於山谷中；其餘軍馬，各於要路安營。懿更換衣裝，雜在全軍之內，遍觀各營。忽到一營，有一偏將仰天而怨曰：“大雨淋了許多時，不肯回去；今又在這裡頓住，強要賭賽，卻不苦了官軍！”懿聞言，歸寨升帳，聚眾將皆到帳下，挨出那將來。懿叱之曰：“朝廷養軍千日，用在一時。汝安敢出怨言，以慢軍心！”其人不招。懿叫出同伴之人對證，那將不能抵賴。懿曰：“吾非賭賽；欲勝蜀兵，令汝各人有功回朝，汝乃妄出怨言，自取罪戾！”喝令武士推出斬之。須臾，獻首帳下。眾將悚然。懿曰：“汝等諸將皆要盡心以防蜀兵。聽吾中軍炮響，四面皆進。”眾將受令而退。

卻說魏延、張嶷、陳式、杜瓊四將，引二萬兵，取箕谷而進。正行之間，忽報參謀鄧芝到來。四將問其故，芝曰：“丞相有令：如出箕谷，提防魏兵埋伏，不可輕進。”陳式曰：“丞相用兵何多疑耶？吾料魏兵連遭大雨，衣甲皆毀，必然急歸；安得又有埋伏？今吾兵倍道而進，可獲大勝，如何又教休進？”芝曰：“丞相計無不中，謀無不成，汝安敢違令？”式笑曰：“丞相若果多謀，不致街亭之失！”魏延想起孔明向日不聽其計，亦笑曰：“丞相若聽吾言，徑出子午谷，此時休說長安，連洛陽皆得矣！今執定要出祁山。有何益耶？既令進兵，今又教休進。何其號令不明！”式曰：“吾自有五千兵，徑出箕谷，先到祁山下寨，看丞相羞也不羞！”芝再三阻當，式只不聽，徑自引五千兵出箕谷去了。鄧芝只得飛報孔明。

卻說陳式引兵行不數里，忽聽的一聲炮響，四面伏兵皆出。式急退時，魏兵塞滿谷口，圍得鐵桶相似。式左衝右突，不能得脫。忽聞喊聲大震，一彪軍殺入，乃是魏延。救了陳式，回到谷中，五千兵只剩得四五百帶傷人馬。背後魏兵趕來，卻得杜瓊、張嶷引兵接應，魏兵方退。陳、魏二人方信孔明先見如神，懊悔不及。

且說鄧芝回見孔明，言魏延、陳式如此無禮。孔明笑曰：“魏延素有反相，吾知彼常有不平之意；因憐其勇而用之。久後必生患害。”正言間，忽流星馬報到，說陳式折了四千餘人，止有四五百帶傷人馬，屯在谷中。孔明令鄧芝再來箕谷撫慰陳式，防其生變；一面喚馬岱、王平分付曰：“斜谷若有魏兵守把，汝二人引本部軍越山嶺，夜行晝伏，速出祁山之左，舉火為號。”又喚馬忠、張翼分付曰：“汝等亦從山僻小路，晝伏夜行，徑出祁山之右，舉火為號，與馬岱、王平會合，共劫曹真營寨。吾自從谷中三面攻之，魏兵可破也。”四人領命分頭引兵去了。孔明又喚關興、廖化分付曰：如此如此。二人受了密計，引兵而去。孔明自領精兵倍道而行。正行間，又喚吳班、吳懿授與密計，亦引兵先行。

卻說曹真心中不信蜀兵來，以此怠慢，縱令軍士歇息；只等十日無事，要羞司馬懿，不覺守了七日，忽有人報谷中有些小蜀兵出來。真令副將秦良引五千兵哨探，不許縱令蜀兵近界。秦良領命，引兵剛到谷口，哨見蜀兵退去。良急引兵趕來，行到五六十里，不見蜀兵，心下疑惑，教軍士下馬歇息。忽哨馬報說：“前面有蜀兵埋伏。”良上馬看時，只見山中塵土大起，急令軍士提防。不一時，四壁廂喊聲大震：前面吳班、吳懿引兵殺出，背後關興、廖化引兵殺來。左右是山，皆無走路。山上蜀兵大叫：“下馬投降者免死！”魏兵大半多降。秦良死戰，被廖化一刀斬於馬下。

孔明把降兵拘於後軍，卻將魏兵衣甲與蜀兵五千人穿了，扮作魏兵，令關興、廖化、吳班、吳懿四將引著，徑奔曹真寨來；先令報馬入寨說：“只有些小蜀兵，盡趕去了。”真大喜。忽報司馬都督差心腹人至。真喚入問之。其人告曰：“今都督用埋伏計，殺蜀兵四千餘人。司馬都督致意將軍，教休將賭賽為念，務要用心提備。”真曰：“吾這裡並無一個蜀兵。”遂打發來人回去。忽又報秦良引兵回來了。真自出帳迎之。比及到寨，人報前後兩把火起。真急回寨後看時，關興、廖化、吳班、吳懿四將，指麾蜀軍，就營前殺將進來；馬岱、王平從後面殺來；馬忠、張翼亦引兵殺到。魏軍措手不及，各自逃生。眾將保曹真望東而走，背後蜀兵趕來。

曹真正奔走，忽然喊聲大震，一彪軍殺到。真膽戰心驚，視之，乃司馬懿也。懿大戰一場，蜀兵方退。真得脫，羞慚無地。懿曰：“諸葛亮奪了祁山地勢，吾等不可久居此處；宜去渭濱安營，再作良圖。”真曰：“仲達何以知吾遭此大敗也？”懿曰：“見來人報稱子丹說並無一個蜀兵，吾料孔明暗來劫寨，因此知之，故相接應。今果中計。切莫言賭賽之事，只同心報國。”曹真甚是惶恐，氣成疾病，臥床不起。兵屯渭濱，懿恐軍心有亂，不敢教真引兵。

卻說孔明大驅士馬，復出祁山。勞軍已畢，魏延、陳式、杜瓊、張嶷入帳拜伏請罪。孔明曰：“是誰失陷了軍來？”延曰：“陳式不聽號令，潛入谷口，以此大敗。”式曰：“此事魏延教我行來。”孔明曰：“他倒救你，你反攀他！將令已違，不必巧說！”即叱武士推出陳式斬之。須臾，懸首於帳前，以示諸將。此時孔明不殺魏延，欲留之以為後用也。

孔明既斬了陳式，正議進兵，忽有細作報說曹真臥病不起，現在營中治療。孔明大喜，謂諸將曰：“若曹真病輕，必便回長安。今魏兵不退，必為病重，故留于軍中，以安眾人之心。吾寫下一書，教秦良的降兵持與曹真，真若見之，必然死矣！”遂喚降兵至帳下，問曰：“汝等皆是魏軍，父母妻子多在中原，不宜久居蜀中。今放汝等回家，若何？”眾軍泣淚拜謝。孔明曰：“曹子丹與吾有約；吾有一書，汝等帶回，送與子丹，必有重賞。”魏軍領了書，奔回本寨，將孔明書呈與曹真。真扶病而起，拆封視之。其書曰：“漢丞相、武鄉侯諸葛亮，致書於大司馬曹子丹之前：竊謂夫為將者，能去能就，能柔能剛；能進能退，能弱能強。不動如山嶽，難測如陰陽；無窮如天地，充實如太倉；浩渺如四海，眩曜如三光。預知天文之旱澇，先識地理之平康；察陣勢之期會，揣敵人之短長。嗟爾無學後輩，上逆穹蒼；助篡國之反賊，稱帝號於洛陽；走殘兵於斜谷，遭霖雨於陳倉；水陸睚眦，人馬猖狂；拋盈郊之戈甲，棄滿地之刀槍；都督心崩而膽裂，將軍鼠竄而狼忙！無面見關中之父老，何顏入相府之廳堂！史官秉筆而記錄，百姓眾口而傳揚：仲達聞陣而惕惕，子丹望風而遑遑！吾軍兵強而馬壯，大將虎奮以龍驤；掃秦川為平壤，蕩魏國作丘荒！”曹真看畢，恨氣填胸；至夜，死於軍中。司馬懿用兵車裝載，差人送赴洛陽安葬。

魏主聞知曹真已死，即下詔催司馬懿出戰。懿提大軍來與孔明交鋒，隔日先下戰書。孔明謂諸將曰：“曹真必死矣。”遂批迴“來日交鋒”，使者去了。孔明當夜教姜維受了密計：如此而行；又喚關興分付：如此如此。

次日，孔明盡起祁山之兵前到渭濱：一邊是河，一邊是山，中央平川曠野，好片戰場！兩軍相迎，以弓箭射住陣角。三通鼓罷，魏陣中門旗開處，司馬懿出馬，眾將隨後而出。只見孔明端坐於四輪車上，手搖羽扇。懿曰：“吾主上法堯禪舜，相傳二帝，坐鎮中原，容汝蜀、吳二國者，乃吾主寬慈仁厚，恐傷百姓也。汝乃南陽一耕夫，不識天數，強要相侵，理宜殄滅！如省心改過，宜即早回，各守疆界，以成鼎足之勢，免致生靈塗炭，汝等皆得全生！”孔明笑曰：“吾受先帝託孤之重，安肯不傾心竭力以討賊乎！汝曹氏不久為漢所滅。汝祖父皆為漢臣，世食漢祿，不思報效，反助篡逆，豈不自恥？”懿羞慚滿面曰：“吾與汝決一雌雄！汝若能勝，吾誓不為大將！汝若敗時，早歸故里，吾並不加害。”

孔明曰：“汝欲鬥將？鬥兵？鬥陣法？”懿曰：“先鬥陣法？”孔明曰：“先佈陣我看。懿入中軍帳下，手執黃旗招颺，左右軍動，排成一陣。覆上馬出陣，問曰：“汝識吾陣否？”孔明笑曰：“吾軍中末將，亦能布之。此乃混元一氣陣也。”懿曰：“汝佈陣我看。”孔明入陣，把羽扇一搖，復出陣前，問曰：“汝識我陣否？”懿曰：“量此八卦陣，如何不識！”孔明曰：“識便識了，敢打我陣否？”懿曰：“既識之，如何不敢打！”孔明曰：“汝只管打來。”司馬懿回到本陣中，喚戴陵、張虎、樂綝三將，分付曰：“今孔明所佈之陣，按休、生、傷、杜、景、死、驚、開八門。汝三人可從正東生門打入，往西南休門殺出，復從正北開門殺入：此陣可破。汝等小心在意！”

於是戴陵在中，張虎在前，樂綝在後，各引三十騎，從生門打入。兩軍吶喊相助。三人殺入蜀陣，只見陣如連城，衝突不出。三人慌引騎轉過陣腳，往西南衝去，卻被蜀兵射住，衝突不出。陣中重重疊疊，都有門戶，那裡分東西南北？三將不能相顧，只管亂撞，但見愁雲漠漠，慘霧濛濛。喊聲起處，魏軍一個個皆被縛了，送到中軍。

孔明坐於帳中，左右將張虎、戴陵、樂綝並九十個軍，皆縛在帳下。孔明笑曰：“吾縱然捉得汝等，何足為奇！吾放汝等回見司馬懿，教他再讀兵書，重觀戰策，那時來決雌雄，未為遲也。汝等性命既饒，當留下軍器戰馬。”遂將眾人衣服脫了，以墨塗面，步行出陣。司馬懿見之大怒，回顧諸將曰：“如此挫敗銳氣，有何面目回見中原大臣耶！”即指揮三軍，奮死掠陣，懿自拔劍在手，引百餘驍將，催督衝殺。

兩軍恰才相會，忽然陣後鼓角齊鳴，喊聲大震，一彪軍從西南上殺來，乃關興也。懿分後軍當之，復催軍向前廝殺。忽然魏兵大亂：原來姜維引一彪軍悄悄地殺來，蜀兵三路夾攻。懿大驚，急忙退軍。蜀兵周圍殺到，懿引三軍望南死命衝擊。魏兵十傷六七。司馬懿退在渭濱南岸下寨，堅守不出。

孔明收得勝之兵，回到祁山時，永安城李嚴遣都尉苟安解送糧米，至軍中交割。苟安好酒，於路怠慢，違限十日。孔明大怒曰：“吾軍中專以糧為大事，誤了三日，便該處斬！汝今誤了十日，有何理說？”喝令推出斬之。長史楊儀曰：“苟安乃李嚴用人，又兼錢糧多出於西川，若殺此人，後無人敢送糧也。”孔明乃叱武士去其縛，杖八十放之。苟安被責，心中懷恨，連夜引親隨五六騎，徑奔魏寨投降。懿喚入，苟安拜告前事。懿曰：“雖然如此，孔明多謀，汝言難信。汝能為我幹一件大功，吾那時奏準天子，保汝為上將。”安曰：“但有甚事，即當效力。”懿曰：“汝可回成都佈散流言，說孔明有怨上之意，早晚欲稱為帝，使汝主召回孔明：即是汝之功矣。”苟安允諾，徑回成都，見了宦官，佈散流言，說孔明自倚大功，早晚必將篡國。宦官聞知大驚，即入內奏帝，細言前事。後主驚訝曰：“似此如之奈何？宦官曰：“可詔還成都，削其兵權，免生叛逆。”後主下詔，宣孔明班師回朝。蔣琬出班奏曰：“丞相自出師以來，累建大功，何故宣回？”後主曰：“朕有機密事，必須與丞相面議。”即遣使齎詔星夜宣孔明回。

使命徑到祁山大寨，孔明接入，受詔已畢，仰天嘆曰：“主上年幼，必有佞臣在側！吾正欲建功，何故取回？我如不回，是欺主矣。若奉命而退，日後再難得此機會也。”姜維問曰：“若大軍退，司馬懿乘勢掩殺，當復如何？”孔明曰：“吾今退軍，可分五路而退。今日先退此營，假如營內一千兵，卻掘二千灶，明日掘三千灶，後日掘四千灶：每日退軍，添灶而行。”楊儀曰：“昔孫臏擒龐滑，用添兵減灶之法而取勝；今丞相退兵，何故增灶？”孔明曰：“司馬懿善能用兵，知吾兵退，必然追趕；心中疑吾有伏兵，定於舊營內數灶；見每日增灶，兵又不知退與不退，則疑而不敢追。吾徐徐而退，自無損兵之患。”遂傳令退軍。

卻說司馬懿料苟安行計停當，只待蜀兵退時，一齊掩殺。正躊躇間，忽報蜀寨空虛，人馬皆去。懿因孔明多謀，不敢輕追，自引百餘騎前來蜀營內踏看，教軍士數灶，仍回本寨；次日，又教軍士趕到那個營內，查點灶數。回報說：“這營內之灶，比前又增一分。”司馬懿謂諸將曰：“吾料孔明多謀，今果添兵增灶，吾若追之，必中其計；不如且退，再作良圖。”於是回軍不追。孔明不折一人，望成都而去。次後，川口土人來報司馬懿，說孔明退兵之時，未見添兵，只見增灶。懿仰天長嘆曰：“孔明效虞詡之法，瞞過吾也！其謀略吾不如之！”遂引大軍還洛陽。正是：棋逢敵手難相勝，將遇良才不敢驕。未知孔明退回成都，竟是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## 第一百一回 出隴上諸葛妝神 奔劍閣張郃中計

卻說孔明用減兵添灶之法，退兵到漢中；司馬懿恐有埋伏，不敢追趕，亦收兵回長安去了，因此蜀兵不曾折了一人。孔明大賞三軍已畢，回到成都，入見後主，奏曰：“老臣出了祁山，欲取長安，忽承陛下詔召回，不知有何大事？”後主無言可對；良久，乃曰：“朕久不見丞相之面，心甚思慕，故特詔回，一無他事。”孔明曰：“此非陛下本心，必有奸臣讒譖，言臣有異志也。”後主聞言，默然無語。孔明曰：“老臣受先帝厚恩，誓以死報。今若內有奸邪，臣安能討賊乎？”後主曰：“朕因過聽宦官之言，一時召回丞相。今日茅塞方開，悔之不及矣！”孔明遂喚眾宦官究問，方知是苟安流言；急令人捕之，已投魏國去了。孔明將妄奏的宦官誅戮，餘皆廢出宮外；又深責蔣琬、費禕等不能覺察奸邪，規諫天子。二人唯唯服罪。孔明拜辭後主，復到漢中，一面發檄令李嚴應付糧草，仍運赴軍前；一面再議出師。楊儀曰：“前數興兵，軍力罷敝，糧又不繼；今不如分兵兩班，以三個月為期；且如二十萬之兵，只領十萬出祁山，住了三個月，卻教這十萬替回，迴圈相轉。若此則兵力不乏，然後徐徐而進，中原可圖矣。”孔明曰：“此言正合我意。吾伐中原，非一朝一夕之事，正當為此長久之計。”遂下令，分兵兩班，限一百日為期，迴圈相轉，違限者按軍法處治。建興九年春二月，孔明覆出師伐魏。時魏太和五年也。魏主曹睿知孔明又伐中原，急召司馬懿商議。懿曰：“今子丹已亡，臣願竭一人之力，剿除寇賊，以報陛下。”睿大喜，設宴待之。次日，人報蜀兵寇急。睿即命司馬懿出師禦敵，親排轡駕送出城外。懿辭了魏主，徑到長安，大會諸路人馬，計議破蜀兵之策。張郃曰：“吾願引一軍去守雍、郿，以拒蜀兵。”懿曰：“吾前軍不能獨當孔明之眾，而又分兵為前後，非勝算也。不如留兵守上邽，餘眾悉往祁山。公肯為先鋒否？”郃大喜曰：“吾素懷忠義，欲盡心報國，惜未遇知己；今都督肯委重任，雖萬死不辭！”於是司馬懿令張郃為先鋒，總督大軍。又令郭淮守隴西諸郡，其餘眾將各分道而進。

前軍哨馬報說：孔明率大軍望祁山進發，前部先鋒王平、張嶷，徑出陳倉，過劍閣，由散關望斜谷而來。司馬懿謂張郃曰：“今孔明長驅大進，認識‘我們對任何一個命題都可以說出相反的命題來’。主，必將割隴西小麥，以資軍糧。汝可結營守祁山，吾與郭淮巡略天水諸郡，以防蜀兵割麥。”郃領諾，遂引四萬兵守祁山。懿引大軍望隴西而去。

卻說孔明兵至祁山，安營已畢，見渭濱有魏軍提備，乃謂諸將曰：“此必是司馬懿也。即今營中乏糧，屢遣人催併李嚴運米應付，卻只是不到。吾料隴上麥熟，可密引兵割之。”於是留王平、張嶷、吳班、吳懿四將守祁山營，孔明自引姜維、魏延等諸將，前到滷城。滷城太守素知孔明，慌忙開城出降。孔明撫慰畢，問曰：“此時何處麥熟？”太守告曰：“隴上麥已熟。”孔明乃留張翼、馬忠守滷城，自引諸將並三軍望隴上而

來。前軍回報說：“司馬懿引兵在此。”孔明驚曰：“此人預知吾來割麥也！”即沐浴更衣，推過一般三輛四輪車來，車上皆要一樣妝飾。此車乃孔明在蜀中預先造下的。

當下令姜維引一千軍護車，五百軍擂鼓，伏在上邽之後；馬岱在左，魏延在右，亦各引一千軍護車，五百軍擂鼓。每一輛車，用二十四人，皂衣跣足，披髮仗劍，手執七星皂旗，在左右推車。三人各受計，引兵推車而去。孔明又令三萬軍皆執鐮刀、馱繩，伺候割麥。卻選二十四個精壯之士，各穿皂衣，披髮跣足，仗劍簇擁四輪車，為推車使者。令關興結束做天蓬模樣，手執七星皂幡，步行於車前。孔明端坐於上，望魏營而來。哨探軍見之大驚，不知是人是鬼，火速報知司馬懿。懿自出營視之，只見孔明簪冠鶴氅，手搖羽扇，端坐於四輪車上；左右二十四人，披髮仗劍；前面一人，手執皂幡，隱隱似天神一般。懿曰：“這個又是孔明作怪也！”遂撥二千人馬分付曰：“汝等疾去，連車帶人，盡情都捉來！”魏兵領命，一齊追趕。孔明見魏兵趕來，便教回車，遙望蜀營緩緩而行。魏兵皆驛馬追趕，但見陰風習習，冷霧漫漫。盡力趕了一程，追之不上。各人大驚，都勒住馬言曰：“奇怪！我等急急趕了三十里，只見在前，追之不上，如之奈何？”孔明見兵不來，又令推車過來，朝著魏兵歇下。魏兵猶豫良久，又放馬趕來。孔明覆回車慢慢而行。魏兵又趕了二十里，只見在前，不曾趕上，盡皆痴呆。孔明教回過車，朝著魏軍，推車倒行。魏兵又欲追趕。後面司馬懿自引一軍到，傳令曰：“孔明善會八門遁甲，能驅六丁六甲之神。此乃六甲天書內縮地之法也。眾軍不可追之。”眾軍方勒馬回時，左勢下戰鼓大震，一彪軍殺來。懿急令兵拒之，只見蜀兵隊裡二十四人，披髮仗劍，皂衣跣足，擁出一輛四輪車；車上端坐孔明，簪冠鶴氅，手搖羽扇。懿大驚曰：“方才那個車上坐著孔明，趕了五十里，追之不上；如何這裡又有孔明？怪哉！怪哉！”言未畢，右勢下戰鼓又鳴，一彪軍殺來，四輪車上亦坐著一個孔明，左右亦有二十四人，皂衣跣足，披髮仗劍，擁車而來。懿心中大疑，回顧諸將曰：“此必神兵也！”眾軍心下大亂，不敢交戰，各自奔走。正行之際，忽然鼓聲大震，又一彪軍殺來：當先一輛四輪車，孔明端坐於上，左右前後推車使者，同前一般。魏兵無不駭然。

司馬懿不知是人是鬼，又不知多少蜀兵，十分驚懼，急急引兵奔入上邽，閉門不出。此時孔明早令三萬精兵將隴上小麥割盡，運赴滷城打曬去了。司馬懿在上邽城中，三日不敢出城。後見蜀兵退去，方敢令軍出哨；於路捉得一蜀兵，來見司馬懿。懿問之，其人告曰：“某乃割麥之人，因走失馬匹，被捉前來。”懿曰：“前者是何神兵？答曰：“三路伏兵，皆不是孔明，乃姜維、馬岱、魏延也。每一路只有一千軍護車，五百軍擂鼓。只是先來誘陣的車上乃孔明也。”懿仰天長嘆曰：“孔明有神出鬼沒之機！”忽報副都督郭淮入見。懿接入，禮畢，淮曰：“吾聞蜀兵不多，現在滷城打麥，可以擊之。”懿細言前事。淮笑曰：“只瞞過一時，今已識破，何足道哉！吾引一軍攻其後，公引一軍攻其前，滷城可破，孔明可擒類。”懿從之，遂分兵兩路而來。

卻說孔明引軍在瀘城打曬小麥，忽喚諸將聽今日：“今夜敵人必來攻城。吾料瀘城東西麥田之內，足可伏兵；誰敢為我一往？”姜維、魏延、馬忠、馬岱四將出曰：“某等願往。”孔明大喜，乃命姜維、魏延各引二千兵，伏在東南、西北兩處；馬岱、馬忠各引二千兵，伏在西南、東北兩處：“只聽炮響，四角一齊殺來。”四將受計，引兵去了。孔明自引百餘人，各帶火炮出城，伏在麥田之內等候。

卻說司馬懿引兵徑到瀘城下，日已昏黑，乃謂諸將曰：“若白日進兵，城中必有準備；今可乘夜晚攻之。此處城低壕淺，可便打破。”遂屯兵城外。一更時分，郭淮亦引兵到。兩下合兵，一聲鼓響，把瀘城圍得鐵桶相似。城上萬弩齊發，矢石如雨，魏兵不敢前進。忽然魏軍中信炮連聲，三軍大驚，又不知何處兵來。淮令人去麥田搜時，四角上火光沖天，喊聲大震，四路蜀兵，一齊殺至；瀘城四門大開，城內兵殺出：裡應外合，大殺了一陣，魏兵死者無數。司馬懿引敗兵奮死突出重圍，佔住了山頭；郭淮亦引敗兵奔到山後扎住。孔明入城，令四將於四角下安營。

郭淮告司馬懿曰：“今與蜀兵相持許久，無策可退；目下又被殺了一陣，折傷三千餘人；若不早圖，日後難退矣。”懿曰：“當復如何？”淮曰：“可發檄文調雍、涼人馬併力剿殺。吾願引軍襲劍閣，截其歸路，使彼糧草不通，三軍慌亂：那時乘勢擊之，敵可滅矣。”懿從之，即發檄文星夜往雍、涼調撥人馬，不一日，大將孫禮引雍、涼諸郡人馬到。懿即令孫禮約會郭淮去襲劍閣。卻說孔明在瀘城相拒日久，不見魏兵出戰，乃喚姜維、馬岱入城聽令曰：“今魏兵守住山險，不與我戰：一者料吾麥盡無糧；二者令兵去襲劍閣，斷吾糧道也。汝二人各引一萬軍先去守住險要，魏兵見有準備，自然退去。”二人引兵去了。

長史楊儀入帳告曰：“鄴者丞相令大兵一百日一換，今已限足，漢中兵已出川口，前路公文已到，只待會兵交換：現存八萬軍，內四萬該與換班。”孔明曰：“既有令，便教速行。”眾軍聞知，各各收拾起程。忽報孫禮引雍、涼人馬二十萬來助戰，去襲劍閣，司馬懿自引兵來攻瀘城了。蜀兵無不驚駭。

楊儀入告孔明日：“魏兵來得甚急，丞相可將換班軍且留下退敵，待新來兵到，然後換之。”孔明曰：“不可。吾用兵命將，以信為本；既有令在先，豈可失信？且蜀兵應去者，皆準備歸計，其父母妻子倚扉而望；吾今便有大難，決不留他。”即傳令教應去之兵，當日便行。眾軍聞之，皆大呼曰：“丞相如此施恩於眾，我等願且不回，各舍一命，大殺魏兵，以報丞相！”孔明曰：“爾等該還家，豈可復留於此？”眾軍皆要出戰，不願回家。孔明曰：“汝等既要與我出戰，可出城安營，待魏兵到，莫待他息喘，便急攻之：此以逸待勞之法也。”眾兵領命，各執兵器，歡喜出城，列陣而待。卻說西涼人馬倍道而來，走的人馬睏乏；方欲下營歇息，被蜀兵一擁而進，人人奮勇，將銳兵驍，雍、涼兵抵敵不住，望後便退。蜀兵奮力追殺，殺得那雍、涼兵屍橫遍野，血流成渠。孔明出城，收聚得勝之兵，入城賞勞。忽報永安李嚴有書告急。孔明大驚，拆封視



之。書雲：“近聞東吳令人入洛陽，與魏連和；魏令吳取蜀，幸吳尚未起兵。今嚴探知訊息，伏望丞相，早作良圖。”孔明覽畢，甚是驚疑，乃聚諸將曰：“若東吳興兵寇蜀，吾須索速回也。”即傳令，教祁山大寨人馬，且退回西川：“司馬懿知吾屯軍在此，必不敢追趕。”於是王平、張嶷、吳班、吳懿，分兵兩路，徐徐退入西川去了。張郃見蜀兵退去，恐有計策，不敢來追，乃引兵往見司馬懿曰：“今蜀兵退去，不知何意？”懿曰：“孔明詭計極多，不可輕動。不如堅守，待他糧盡，自然退去。”大將魏平出曰：“蜀兵拔祁山之營而退，正可乘勢追之，都督按兵不動，畏蜀如虎，奈天下笑何？”懿堅執不從。

卻說孔明知祁山兵已回，遂令楊儀、馬忠入帳，授以密計，令先引一萬弓弩手，去劍閣木門道，兩下埋伏；若魏兵追到，聽吾炮響，急滾下木石，先截其去路，兩頭一齊射之。二人引兵去了。又喚魏延、關興引兵斷後，城上四面遍插旌旗，城內亂堆柴草，虛放煙火。大兵盡望木門道而去。

魏營巡哨軍來報司馬懿曰：“蜀兵大隊已退，但不知城中還有多少兵。”懿自往視之，見城上插旗，城中煙起，笑曰：“此乃空城也。”令人探之，果是空城，懿大喜曰：“孔明已退，誰敢追之？”先鋒張郃曰：“吾願往。”懿阻曰：“公性急躁，不可去。”郃曰：“都督出關之時，命吾為先鋒；今日正是立功之際，卻不用吾，何也？”懿曰：“蜀兵退去，險阻處必有埋伏，須十分仔細，方可追之。”郃曰：“吾已知得，不必掛慮。”懿曰：“公自欲去，莫要追悔。”郃曰：“大丈夫捨身報國，雖萬死無恨。”懿曰：“公既堅執要去，可引五千兵先行；卻教魏平引二萬馬步兵後行，以防埋伏。吾卻引三千兵隨後策應。”

張郃領命，引兵火速望前追趕。行到三十餘里，忽然背後一聲喊起，樹林內閃出一彪軍，為首大將，橫刀勒馬大叫曰：“賊將引兵那裡去！”郃回頭視之，乃魏延也。郃大怒，回馬交鋒。不十合，延詐敗而走。郃又追趕三十餘里，勒馬回顧，全無伏兵，又策馬前追。方轉過山坡，忽喊聲大起，一彪軍閃出，為首大將，乃關興也，橫刀勒馬大叫曰：“張郃休趕！有吾在此！”郃就拍馬交鋒。不十合，興撥馬便走。郃隨後追之。趕到一密林內，郃心疑，令人四下哨探，並無伏兵；於是放心又趕。不想魏延卻抄在前面；郃又與戰十餘合，延又敗走。郃奮怒追來，又被關興抄在前面，截住去路。郃大怒，拍馬交鋒，戰有十合，蜀兵盡棄衣甲什物等件，塞滿道路，魏軍皆下馬爭取。延、興二將，輪流交戰，張郃奮勇追趕。看看天晚，趕到木門道口，魏延撥回馬，高聲大罵曰：“張郃逆賊！吾不與汝相拒，汝只顧趕來，吾今與汝決一死戰！”郃十分忿怒，挺槍驟馬，直取魏延。延揮刀來迎。戰不十合，延大敗，盡棄衣甲、頭盔，匹馬引敗兵望木門道中而走。張郃殺得性起，又見魏延大敗而逃，乃驟馬趕來。此時天色昏黑，一聲炮響，山上火光沖天，大石亂柴滾將下來，阻截去路。郃大驚曰：“我中計矣！”急回馬時，背後已被木石塞滿了歸路，中間只有一段空地，兩邊皆是峭壁，郃進退無路。忽一

聲梆子響，兩下萬弩齊發，將張郃並百餘個部將，皆射死於木門道中。後人有詩曰：“伏弩齊飛萬點星，木門道上射雄兵。至今劍閣行人過，猶說軍師舊日名。”

卻說張郃已死，隨後魏兵追到，見塞了道路，已知張郃中計。眾軍勒回馬急退。忽聽得山頭上大叫曰：“諸葛丞相在此！”眾軍仰視，只見孔明立於火光之中，指眾軍而言曰：“吾今日圍獵，欲射一馬，誤中一獐。汝各人安心而去；上覆仲達：早晚必為吾所擒矣。”魏兵回見司馬懿，細告前事。懿悲傷不已，仰天嘆曰：“張雋乂身死，吾之過也！”乃收兵回洛陽。魏主聞張郃死，揮淚嘆息，令人收其屍，厚葬之。

卻說孔明入漢中，欲歸成都見後主。都護李嚴妄奏後主曰：“臣已辦備軍糧，行將運赴丞相軍前，不知丞相何故忽然班師。”後主聞奏，即命尚書費禕入漢中見孔明，問班師之故。禕至漢中，宣後主之意。孔明大驚曰：“李嚴發書告急，說東吳將興兵寇川，因此回師。”費禕曰：“李嚴奏稱軍糧已辦，丞相無故回師，天子因此命某來問耳。”孔明大怒，令人訪察：乃是李嚴因軍糧不濟，怕丞相見罪，故發書取回，卻又妄奏天子，遮飾已過。孔明大怒曰：“匹夫為一己之故，廢國家大事！”令人召至，欲斬之。費禕勸曰：“丞相念先帝託孤之意，姑且寬恕。”孔明從之。費禕即具表啟奏後主。後主覽表，勃然大怒，叱武士推李嚴出斬之。參軍蔣琬出班奏曰：“李嚴乃先帝託孤之臣，乞望恩寬恕。”後主從之，即謫為庶人，徙於梓潼郡閒住。孔明回到成都，用李嚴子李豐為長史；積草屯糧，講陣論武，整治軍器，存恤將士：三年然後出征。兩川人民軍士，皆仰其恩德。光陰荏苒，不覺三年：時建興十二年春二月。孔明入朝奏曰：“臣今存恤軍士，已經三年。糧草豐足，軍器完備，人馬雄壯，可以伐魏。今番若不掃清奸黨，恢復中原，誓不見陛下也！”後主曰：“方今已成鼎足之勢，吳、魏不曾入寇，相父何不安享太平？”孔明日：“臣受先帝知遇之恩，夢寐之間，未嘗不設伐魏之策。竭力盡忠，為陛下克復中原，重興漢室：臣之願也。”言未畢，班部中一人出曰：“丞相不可興兵。”眾視之，乃譙周也。正是：武侯盡瘁惟憂國，太史知機又論天。未知譙周有何議論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## 第一百二回 司馬懿佔北原渭橋 諸葛亮造木牛流馬

卻說譙周官居太史，頗明天文；見孔明又欲出師，乃奏後主曰：“臣今職掌司天臺，但有禍福，不可不奏：近有群鳥數萬，自南飛來，投於漢水而死，此不祥之兆；臣又觀天象，見奎星躔於太白之分，盛氣在北，不利伐魏；又成都人民，皆聞柏樹夜哭：有此數般災異，丞相只宜謹守，不可妄動。”孔明曰：“吾受先帝託孤之重，當竭力討賊，豈可以虛妄之災氛，而廢國家大事耶！”遂命有司設太牢祭於昭烈之廟，涕泣拜告曰：“臣亮五出祁山，未得寸土，負罪非輕！今臣復統全師，再出祁山，誓竭力盡心，剿滅漢賊，恢復中原，鞠躬盡瘁，死而後已！”祭畢，拜辭後主，星夜至漢中，聚集諸將，商議出師。忽報關興病亡。孔明放聲大哭，昏倒於地，半晌方蘇。眾將再三勸解，孔明嘆曰：“可憐忠義之人，天不與以壽”我今番出師，又少一員大將也！”後人有詩嘆曰：“生死人常理，蜉蝣一樣空。但存忠孝節，何必壽喬松。”

孔明引蜀兵三十四萬，分五路而進，令姜維、魏延為先鋒，皆出祁山取齊；令李恢先運糧草於斜谷道口伺候。

卻說魏國因舊歲有青龍自摩坡井內而出，改為青龍元年；此時乃青龍二年春二月也。近臣奏曰：“邊官飛報蜀兵三十餘萬，分五路復出祁山。魏主曹睿大驚，急召司馬懿至，謂曰：“蜀人三年不曾入寇；今諸葛亮又出祁山，如之奈何？”懿奏曰：“臣夜觀天象，見中原旺氣正盛，奎星犯太白，不利於西川。今孔明自負才智，逆天而行，乃自取敗亡也。臣託陛下洪福，當往破之。但願保四人同去。”睿曰：“卿保何人？”懿曰：“夏侯淵有四子：長名霸，字仲權；次名威，字季權；三名惠，字稚權；四名和，字義權。霸、威二人，弓馬熟嫻；惠、和二人，諳知韜略：此四人常欲為父報仇。臣今保夏侯霸、夏侯威為左右先鋒，夏侯惠；夏侯和為行軍司馬，共贊軍機，以退蜀兵。”睿曰：“曷者夏侯惇駢馬違誤軍機，失陷了許多人馬，至今羞慚不回。今此四人，亦與惇同否？”懿曰：“此四人非夏侯惇所可比也。”睿乃從其請，即命司馬懿為大都督，凡將士悉聽量才委用，各處兵馬皆聽調遣。

懿受命，辭朝出城。睿又以手詔賜懿曰：“卿到渭濱，宜堅壁固守，勿與交鋒。蜀兵不得志，必詐退誘敵，卿慎勿追。待彼糧盡，必將自走，然後乘虛攻之，則取勝不難，亦免軍馬疲勞之苦：計莫善於此也。”司馬懿頓首受詔，即日到長安，聚集各處軍馬共四十萬，皆來渭濱下寨；又撥五萬軍，於渭水上搭起九座浮橋，令先鋒夏侯霸、夏侯威過渭水安營；又於大營之後東原，築起一城，以防不虞。

懿正與眾將商議間，忽報郭淮、孫禮來見。懿迎入，禮畢，淮曰：“今蜀兵現在祁山，倘跨渭登原，接連北山，阻絕隴道，大可虞也。”懿曰：“所言甚善。公可就總督隴西軍馬，據北原下寨，深溝高壘，按兵休動；只待彼兵糧盡，方可攻之。”郭淮、孫

禮領命，引兵下寨去了。

卻說孔明覆出祁山，下五個大寨，按左、右、中、前、後；自斜谷直至劍閣，一連又下十四個大寨，分屯軍馬，以為久計。每日令人巡哨。忽報郭淮、孫禮領隴西之兵，於北原下寨。孔明謂諸將曰：“魏兵於北原安營者，懼吾取此路，阻絕隴道也。吾今虛攻北原，卻暗取渭濱。令人扎木筏百餘隻，上載草把，選慣熟水手五千人駕之。我夤夜只攻北原，司馬懿必引兵來救。彼若少敗，我把後軍先渡過岸去，然後把前軍下於筏中。休要上岸，順水取浮橋放火燒斷，以攻其後。吾自引一軍去取前營之門。若得渭水之南，則進兵不難矣。”諸將遵令而行。早有巡哨軍飛報司馬懿。懿喚諸將議曰：“孔明如此設施，其中有計：彼以取北原為名，順水來燒浮橋，亂吾後，卻攻吾前也。”即傳令與夏侯霸、夏侯威曰：“若聽得北原發喊，便提兵於渭水南山之中，待蜀兵至擊之。”又令張虎、樂綝，引二千弓弩手伏於渭水浮橋北岸：“若蜀兵乘木筏順水而來，可一齊射之，休令近橋。”又傳令郭淮、孫禮曰：“孔明來北原暗渡渭水，汝新立之營，人馬不多，可盡伏於半路。若蜀兵於午後渡水，黃昏時分，必來攻汝。汝詐敗而走，蜀兵必追。汝等皆以弓弩射之。吾水陸並進。若蜀兵大至，只看吾指揮而擊之。”各處下令已畢，又令二子司馬師、司馬昭，引兵救應前營。懿自引一軍救北原。

卻說孔明令魏延、馬岱引兵渡渭水攻北原；令吳班、吳懿引木筏兵去燒浮橋；令王平、張嶷為前隊，姜維、馬忠為中隊，廖化、張翼為後隊：兵分三路，去攻渭水旱營。是日午時，人馬離大寨，盡渡渭水，列成陣勢，緩緩而行。卻說魏延、馬岱將近北原，天色已昏。孫禮哨見，便棄營而走。魏延知有準備，急退軍時，四下喊聲大震：左有司馬懿，右有郭淮，兩路兵殺來。魏延、馬岱奮力殺出，蜀兵多半落於水中，餘眾奔逃無路。幸得吳懿兵殺來，救了敗兵過岸拒住。吳班分一半兵撐筏順水來燒浮橋，卻被張虎、樂綝在岸上亂箭射住。吳班中箭，落水而死。餘軍跳水逃命，木筏盡被魏兵奪去。此時王平、張嶷，不知北原兵敗，直奔到魏營，已有二更天氣，只聽得喊聲四起。王平謂張嶷曰：“軍馬攻打北原，未知勝負。渭南之寨，現在面前，如何不見一個魏兵？莫非司馬懿知道了，先作準備也？我等且看浮橋火起，方可進兵。”二人勒住軍馬，忽背後一騎馬來報，說：“丞相教軍馬急回。北原兵、浮橋兵，俱失了。”王平、張嶷大驚，急退軍時，卻被魏兵抄在背後，一聲炮響，一齊殺來，火光沖天。王平、張嶷引兵相迎，兩軍混戰一場。平、嶷二人奮力殺出，蜀兵折傷大半。孔明回到祁山大寨，收聚敗兵，約折了萬餘人，心中憂悶。忽報費禕自成都來見丞相。孔明請入。費禕禮畢，孔明日：“吾有一書，正欲煩公去東吳投遞，不知肯去否？”禕曰：“丞相之命，豈敢推辭？”孔明即修書付費禕去了。禕持書徑到建業，入見吳主孫權，呈上孔明之書。權拆視之，書略曰：“漢室不幸，王綱失紀，曹賊篡逆，蔓延及今。亮受昭烈皇帝寄託之重，敢不竭力盡忠：今大兵已會於祁山，狂寇將亡於渭水。伏望陛下念同盟之義，命將北征，共取中原，同分天下。書不盡言，萬希聖聽！”權覽畢，大喜，乃謂費禕曰：“朕久欲興

兵，未得會合孔明。今既有書到，即日朕自親征，入居巢門，取魏新城；再令陸遜、諸葛瑾等屯兵於江夏、沔口取襄陽；孫韶、張承等出兵廣陵取淮陽等處：三處一齊進軍，共三十萬，剋日興師。”費禕拜謝曰：“誠如此，則中原不日自破矣！”權設宴款待費禕。飲宴間，權問曰：“丞相軍前，用誰當先破敵？”禕曰：“魏延為首。”權笑曰：“此人勇有餘。而心不正。若一朝無孔明，彼必為禍。孔明豈未知耶？”禕曰：“陛下之言極當！臣今歸去，即當以此言告孔明。”遂拜辭孫權，回到祁山，見了孔明，具言吳主起大兵三十萬，御駕親征，兵分三路而進。孔明又問曰：“吳主別有所言否？”費禕將論魏延之語告之。孔明嘆曰：“真聰明之主也！吾非不知此人。為惜其勇，故用之耳。”禕曰：“丞相早宜區處。”孔明曰：“吾自有法。”禕辭別孔明，自回成都。

孔明正與諸將商議徵進，忽報有魏將來投降。孔明喚入問之，答曰：“某乃魏國偏將軍鄭文也。近與秦朗同領人馬，聽司馬懿呼叫，不料懿徇私偏向，加秦朗為前將軍，而視文如草芥，因此不平，特來投降丞相。願賜收錄。”言未已，人報秦朗引兵在寨外，單搦鄭文交戰。孔明曰：“此人武藝比汝若何？”鄭文曰：“某當立斬之。”孔明曰：“汝若先殺秦朗，吾方不疑。”鄭文欣然上馬出營，與秦朗交鋒。孔明親自出營視之。只見秦朗挺槍大罵曰：“反賊盜我戰馬來此，可早早還我！”言訖，直取鄭文。文拍馬舞刀相迎，只一合，斬秦朗於馬下。魏軍各自逃走。鄭文提首級入營。孔明回到帳中坐定，喚鄭文至，勃然大怒，叱左右：“推出斬之！”鄭文曰：“小將無罪！”孔明曰：“吾向識秦朗；汝今斬者，並非秦朗。安敢欺我！”文拜告曰：“此實秦朗之弟秦明也。”孔明笑曰：“司馬懿令汝來詐降，於中取事，卻如何瞞得我過！若不實說，必然斬汝！”鄭文只得訴告其實是詐降，泣求免死。孔明曰：“汝既求生，可修書一封，教司馬懿自來劫營，吾便饒汝性命。若捉住司馬懿，便是汝之功，還當重用。”鄭文只得寫了一書，呈與孔明。孔明令將鄭文監下。樊建問曰：“丞相何以知此人詐降？”孔明曰：“司馬懿不輕用人。若加秦朗為前將軍，必武藝高強；今與鄭文交馬只一合，便為文所殺，必不是秦朗也。以故知其詐。”眾皆拜服。孔明選一舌辯軍士，附耳分付如此如此。軍士領命，持書徑來魏寨，求見司馬懿。懿喚入，拆書看畢，問曰：“汝何人也？”答曰：“某乃中原人，流落蜀中：鄭文與某同鄉。今孔明因鄭文有功，用為先鋒。鄭文特託某來獻書，約於明日晚間，舉火為號，望乞都督盡提大軍前來劫寨，鄭文在內為應。”司馬懿反覆詰問，又將來書仔細檢看，果然是實；即賜軍士酒食，分付曰：“本日二更為期，我自來劫寨。大事若成，必重用汝。”軍士拜別，回到本寨告知孔明。孔明仗劍步罡，禱祝已畢，喚王平、張嶷公付如此如此；又喚馬忠、馬岱分付如此如此；又喚魏延分付如此如此。孔明自引數十人，坐於高山之上，指揮眾軍。卻說司馬懿見了鄭文之書，便欲引二子提大兵來劫蜀寨。長子司馬師諫曰：“父親何故據片紙而親入重地？倘有疏虞，如之奈何？不如令別將先去，父親為後應可也。”懿從之，遂令秦朗引一萬兵，去劫蜀寨，懿自引兵接應。是夜初更，風清月朗；將及二更時分，忽然陰雲四合，黑氣漫空，對面不見。懿大喜曰：“天使我成功也！”於是人盡銜枚，馬皆勒口，長驅

大進。秦朗當先，引萬兵直殺入蜀寨中，並不見一人。朗知中計，忙叫退兵。四下火把齊明，喊聲震地：左有王平、張嶷，右有馬岱、馬忠，兩路兵殺來。秦朗死戰，不能得出。背後司馬懿見蜀寨火光沖天，喊聲不絕，又不知魏兵勝負，只顧催兵接應，望火光中殺來。忽然一聲喊起，鼓角喧天，火炮震地：左有魏延，右有姜維，兩路殺出。魏兵大敗，十傷八九，四散逃奔。此時秦朗所引一萬兵，都被蜀兵圍住，箭如飛蝗。秦朗死於亂軍之中。司馬懿引敗兵奔入本寨。

三更以後，天覆晴朗。孔明在山頭上鳴金收軍。原來二更時陰雲暗黑，乃孔明用遁甲之法；後收兵已了，天覆晴朗，乃孔明驅六丁六甲掃蕩浮雲也。

當下孔明得勝回寨，命將鄭文斬了，再議取渭南之策。每日令兵搦戰，魏軍只不出迎。孔明自乘小車，來祁山前、渭水東西，踏看地理。忽到一谷口，見其形如葫蘆之狀，內中可容千餘人；兩山又合一谷，可容四五百人；背後兩山環抱，只可通一人一騎。孔明看了，心中大喜，問嚮導官曰：“此處是何地名？”答曰：“此名上方谷，又號葫蘆谷。”孔明回到帳中，喚裨將杜叡、胡忠二人，附耳授以密計。令喚集隨軍匠作一千餘人，入葫蘆谷中，製造木牛流馬應用；又令馬岱領五百兵守住谷口。孔明囑馬岱曰：“匠作人等，不許放出；外人不許放入。吾還不時自來點視。捉司馬懿之計，只在此舉。切不可走漏訊息。”馬岱受命而去。杜叡等二人在谷中監督匠作，依法制造。孔明每日往來指示。

忽一日，長史楊儀入告曰：“即今糧米皆在劍閣，人夫牛馬，搬運不便，如之奈何？”孔明笑曰：“吾已運謀多時也。前者所積木料，並西川收買下的大木，教人制造木牛流馬，搬運糧米，甚是便利。牛馬皆不水食，可以晝夜轉運不絕也。”眾皆驚曰：“自古及今，未聞有木牛流馬之事。不知丞相有何妙法，造此奇物？”孔明曰：“吾已令人依法制造，尚未完備。吾今先將造木牛流馬之法，尺寸方圓，長短闊狹，開寫明白，汝等視之。”眾大喜。孔明即手書一紙，付眾觀看。眾將環繞而視。造木牛之法雲：“方腹曲頭，一腳四足；頭入領中，舌著於腹。載多而行少：獨行者數十里，群行者二十里。曲者為牛頭，雙者為牛腳，橫者為牛領，轉者為牛足，覆者為牛背，方者為牛腹，垂者為牛舌，曲者為牛肋，刻者為牛齒，立者為牛角，細者為牛鞅，攝者為牛鞅軸。牛仰雙轅，人行六尺，牛行四步。每牛載十人所食一月之糧，人不大勞，牛不飲食。”造流馬之法雲：“肋長三尺五寸，廣三寸，厚二寸二分：左右同。前軸孔分墨去頭四寸，徑中二寸。前腳孔分墨二寸，去前軸孔四寸五分，廣一寸。前橫孔去前腳孔分墨二寸七分，孔長二寸，廣一寸。後軸孔去前橫孔分墨一尺五分，大小與前同。後腳孔分墨去後軸孔三寸五分，大小與前同。後橫孔去後腳孔分墨二寸七分，後載克去後橫孔分墨四寸五分。前橫長一尺八寸，廣二寸，厚一寸五分。後橫與等。板方囊二枚，厚八分，長二尺七寸，高一尺六寸五分，廣一尺六寸：每枚受米二斛三鬥。從上橫孔去肋下七寸：前後同。上橫孔去下橫孔分墨一尺三寸，孔長一寸五分，廣七分：八孔同。前後四腳廣二寸

，厚一寸五分。形制如象，軀長四寸，徑面四寸三分。孔徑中三腳槓，長二尺一寸，廣一寸五分，厚一寸四分，同槓耳。”眾將看了一遍，皆拜伏曰：“丞相真神人也！”

過了數日，木牛流馬皆造完備，宛然如活者一般；上山下嶺，各盡其便。眾軍見之，無不欣喜。孔明令右將軍高翔，引一千兵駕著木牛流馬，自劍閣直抵祁山大寨，往來搬運糧草，供給蜀兵之用。後人有詩讚曰：“劍關險峻驅流馬，斜谷崎嶇駕木牛。後世若能行此法，輸將安得使人愁？”

卻說司馬懿正憂悶間，忽哨馬報說：“蜀兵用木牛流馬轉運糧草。人不大勞，牛馬不食。”懿大驚曰：“吾所以堅守不出者，為彼糧草不能接濟，欲待其自斃耳。今用此法，必為久遠之計，不思退矣。如之奈何？”急喚張虎、樂綝二人分付曰：“汝二人各引五百軍，從斜谷小路抄出；待蜀兵驅過木牛流馬，任他過盡，一齊殺出；不可多搶，只搶三五匹便回。”

二人依令，各引五百軍，扮作蜀兵，夜間偷過小路，伏在谷中，果見高翔引兵驅木牛流馬而來。將次過盡，兩邊一齊鼓譟殺出。蜀兵措手不及，棄下數匹，張虎、樂綝歡喜，驅回本寨。司馬懿看了，果然進退如活的一般，乃大喜曰：“汝會用此法，難道我不會用！”便令巧匠百餘人，當面拆開，分付依其尺寸長短厚薄之法，一樣製造木牛流馬。不消半月，造成二千餘隻，與孔明所造者一般法則，亦能奔走。遂令鎮遠將軍岑威，引一千軍驅駕木牛流馬，去隴西搬運糧草，往來不絕。魏營軍將，無不歡喜。

卻說高翔回見孔明，說魏兵搶奪木牛流馬各五六匹去了。孔明笑曰：“吾正要他搶去。我只費了幾匹木牛流馬，卻不久便得軍中許多資助也。”諸將問曰：“丞相何以知之？”孔明曰：“司馬懿見了木牛流馬，必然仿我法度，一樣製造。那時我又有計策。”數日後，人報魏兵也會造木牛流馬，往隴西搬運糧草。孔明大喜曰：“不出吾之算也。”便喚王平分付曰：“汝引一千兵，扮作魏人，星夜偷過北原，只說是巡糧軍，徑到運糧之所，將護糧之人盡皆殺散；卻驅木牛流馬而回，徑奔過北原來：此處必有魏兵追趕，汝便將木牛流馬口內舌頭扭轉，牛馬就不能行動，汝等竟棄之而走，背後魏兵趕到，牽拽不動，打抬不去。吾再有兵到，汝卻回身再將牛馬舌扭過來，長驅大行。魏兵必疑為怪也！”王平受計引兵而去。

孔明又喚張嶷分付曰：“汝引五百軍，都扮作六丁六甲神兵，鬼頭獸身，用五彩塗面，妝作種種怪異之狀；一手執繡旗，一手仗寶劍；身掛葫蘆，內藏煙火之物，伏于山傍。待木牛流馬到時，放起煙火，一齊擁出，驅牛馬而行。魏人見之，必疑是神鬼，不敢來追趕。”張嶷受計引兵而去。孔明又喚魏延、姜維分付曰：“汝二人同引一萬兵，去北原寨口接應木牛流馬，以防交戰。”又喚廖化、張翼分付曰：“汝二人引五千兵，去斷司馬懿來路。”又喚馬忠、馬岱分付曰：“汝二人引二千兵去渭南搦戰。”六人各各遵令而去。

且說魏將岑威引軍驅木牛流馬，裝載糧米，正行之間，忽報前面有兵巡糧。岑威令人哨探，果是魏兵，遂放心前進。兩軍合在一處。忽然喊聲大震，蜀兵就本隊裡殺起，大呼：“蜀中大將王平在此！”魏兵措手不及，被蜀兵殺死大半。岑威引敗兵抵敵，被王平一刀斬了，餘皆潰散。王平引兵盡驅木牛流馬而回。敗兵飛奔報入北原寨內。郭淮聞軍糧被劫，疾忙引軍來救。王平令兵扭轉木牛流馬舌頭，皆棄於道上，且戰且走。郭淮教且莫追，只驅回木牛流馬。眾軍一齊驅趕，卻那裡驅得動？郭淮心中疑惑，正無奈何，忽鼓角喧天，喊聲四起，兩路兵殺來，乃魏延、姜維也。王平復引兵殺回。三路夾攻，郭淮大敗而走。王平令軍士將牛馬舌頭，重複扭轉，驅趕而行。郭淮望見，方欲回兵再追，只見山後煙雲突起，一隊神兵擁出，一個個手執旗劍，怪異之狀，驅駕木牛流馬如風擁而去。郭淮大驚曰：“此必神助也！”眾軍見了，無不驚畏，不敢追趕。卻說司馬懿聞北原兵敗，急自引軍來救。方到半路，忽一聲炮響，兩路兵自險峻處殺出，喊聲震地。旗上大書漢將張翼、廖化。司馬懿見了大驚。魏軍著慌，各自逃竄。正是：路逢神將糧遭劫，身遇奇兵命又危。未知司馬懿怎地抵敵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

## 第一百三回 上方谷司馬受困 五丈原諸葛禳星

卻說司馬懿被張翼、廖化一陣殺敗，匹馬單槍，望密林間而走。張翼收住後軍，廖化當先追趕。看看趕上，懿著慌，繞樹而轉。化一刀砍去，正砍在樹上；及拔出刀時，懿已走出林外。廖化隨後趕出，卻不知去向，但見樹林之東，落下金盔一個。廖化取盔捎在馬上，一直望東追趕。原來司馬懿把金盔棄於林東，卻反向西走去了。廖化追了一程，不見蹤跡，奔出谷口，遇見姜維，同回寨見孔明。張嶷早驅木牛流馬到寨，交割已畢，獲糧萬餘石。廖化獻上金盔，錄為頭功。魏延心中不悅，口出怨言。孔明只做不知。

且說司馬懿逃回寨中，心甚惱悶。忽使命齎詔至，言東吳三路入寇，朝廷正議命將抵敵，令懿等堅守勿戰。懿受命已畢，深溝高壘，堅守不出。

卻說曹睿聞孫權分兵三路而來，亦起兵三路迎之：令劉劭引兵救江夏，田豫引兵救襄陽，睿自與滿寵率大軍救合肥。滿寵先引一軍至巢湖口，望見東岸戰船無數，旌旗整肅。寵入軍中奏魏主曰：“吳人必輕我遠來，未曾提備；今夜可乘虛劫其水寨，必得全勝。”魏主曰：“汝言正合朕意。”即令驍將張球領五千兵，各帶火具，從湖口攻之；滿寵引兵五千，從東岸攻之。是夜二更時分，張球、滿寵各引軍悄悄望湖口進發；將近水寨，一齊吶喊殺入。吳兵慌亂，不戰而走；被魏軍四下舉火，燒燬戰船、糧草、器具不計其數。諸葛瑾率敗兵逃走沔口。魏兵大勝而回。

次日，哨軍報知陸遜。遜集諸將議曰：“吾當作表申奏主上，請撤新城之圍，以兵斷魏軍歸路，吾率眾攻其前：彼首尾不敵，一鼓可破也。”眾服其言。陸遜即具表，遣一小校密地齎往新城。小校領命，齎著表文，行至渡口，不期被魏軍伏路的捉住，解赴軍中見魏主曹睿。睿搜出陸遜表文，覽畢，嘆曰：“東吳陸遜真妙算也！”遂命將吳卒監下，令劉劭謹防孫權後兵。卻說諸葛瑾大敗一陣，又值暑天，人馬多生疾病；乃修書一封，令人轉達陸遜，議欲撤兵還國。遜看書畢，謂來人曰：“拜上將軍：吾自有主意。”使者回報諸葛瑾。瑾問：“陸將軍作何舉動？”使者曰：“但見陸將軍催督眾人於營外種豆菽，自與諸將在轅門射戲。”瑾大驚，親自往陸遜營中，與遜相見，問曰：“今曹睿親來，兵勢甚盛，都督何以御之？”遜曰：“吾前遣人奉表於主上，不料為敵人所獲。機謀既洩，彼必知備；與戰無益，不如且退。已差人奉表約主上緩緩退兵矣。”瑾曰：“都督既有此意，即宜速退，何又遲延？”遜曰：“吾軍欲退，當徐徐而動。今若便退，魏人必乘勢追趕：此取敗之道也。足下宜先督船隻詐為拒敵之意，吾悉以人馬向襄陽而進，為疑敵之計，然後徐徐退歸江東，魏兵自不敢近耳。”瑾依其計，辭遜歸本營，整頓船隻，預備起行。陸遜整肅部伍，張揚聲勢，望襄陽進發。

早有細作報知魏主，說吳兵已動，須用提防。魏將聞之，皆要出戰。魏主素知陸遜之才，諭眾將曰：“陸遜有謀，莫非用誘敵之計？不可輕進。”眾將乃止。數日後，哨

卒報來：“東吳三路兵馬皆退矣。”魏主未信，再令人探之，回報果然盡退。魏主曰：“陸遜用兵，不亞孫、吳。東南未可平也。”因敕諸將，各守險要，自引大軍屯合淝，以伺其變。

卻說孔明在祁山，欲為久駐之計，乃令蜀兵與魏民相雜種田：軍一分，民二分，並不侵犯，魏民皆安心樂業。司馬師入告其父曰：“蜀兵劫去我許多糧米，今又令蜀兵與我民相雜屯田於渭濱，以為久計：似此真為國家大患。父親何不與孔明約期大戰一場，以決雌雄？”懿曰：“吾奉旨堅守，不可輕動。”正議間，忽報魏延將著元帥前日所失金盔，前來罵戰。眾將忿怒，俱欲出戰。懿笑曰：“聖人云：小不忍則亂大謀。但堅守為上。”諸將依令不出。魏延辱罵良久方回。孔明見司馬懿不肯出戰，乃密令馬岱造成木柵，營中掘下深塹，多積乾柴引火之物；周圍山上，多用柴草虛搭窩鋪，內外皆伏地雷。置備停當，孔明附耳囑之曰：“可將葫蘆谷後路塞斷，暗伏兵於谷中。若司馬懿追到，任他入谷，便將地雷乾柴一齊放起火來。”又令軍士晝舉七星號帶於谷口，夜設七盞明燈于山上，以為暗號。馬岱受計引兵而去。孔明又喚魏延分付曰：“汝可引五百兵去魏寨討戰，務要誘司馬懿出戰。不可取勝，只可詐敗。懿必追趕，汝卻望七星旗處而入；若是夜間，則望七盞燈處而走。只要引得司馬懿入葫蘆谷內，吾自有擒之之計。”魏延受計，引兵而去。孔明又喚高翔分付曰：“汝將木牛流馬或二三十為一群，或四五十為一群，各裝米糧，于山路往來行走。如魏兵搶去，便是汝之功。”高翔領計，驅駕木牛流馬去了。孔明將祁山兵一一調去，只推屯田；分付：“如別兵來戰，只許詐敗；若司馬懿自來，方併力只攻渭南，斷其歸路。”孔明分撥已畢，自引一軍近上方谷下營。

且說夏侯惠、夏侯和二人入寨告司馬懿曰：“今蜀兵四散結營，各處屯田，以為久計；若不趁此時除之，縱令安居日久，深根固蒂，難以搖動。”懿曰：“此必又是孔明之計。”二人曰：“都督若如此疑慮，寇敵何時得滅？我兄弟二人，當奮力決一死戰，以報國恩。”懿曰：“既如此，汝二人可分頭出戰。”遂令夏侯惠、夏侯和各引五千兵去訖。懿坐待迴音。

卻說夏侯惠、夏侯和二人分兵兩路，正行之間，忽見蜀兵驅木牛流馬而來。二人一齊殺將過去，蜀兵大敗奔走，木牛流馬盡被魏兵搶獲，解送司馬懿營中。次日又劫擄得人馬百餘。亦解赴大寨。懿將解到蜀兵，詰審虛實。蜀兵告曰：“孔明只料都督堅守不出，盡命我等四散屯田，以為久計。不想卻被擒獲。”懿即將蜀兵盡皆放回。夏侯和曰：“何不殺之？”懿曰：“量此小卒，殺之無益。放歸本寨，令說魏將寬厚仁慈，釋彼戰心：此呂蒙取荊州之計也。”遂傳令今後凡有擒到蜀兵，俱當善遣之。仍重賞有功將吏。諸將皆聽令而去。

卻說孔明令高翔佯作運糧，驅駕木牛流馬，往來於上方谷內；夏侯惠等，不時截殺，半月之間，連勝數陣。司馬懿見蜀兵屢敗，心中歡喜。一日，又擒到蜀兵數十人。懿喚至帳下問曰：“孔明今在何處？”眾告曰：“諸葛丞相不在祁山，在上方谷西十里下

營安住。今每日運糧屯於上方谷。”懿備細問了，即將眾人放去；乃喚諸將分付曰：“孔明今不在祁山，在上方谷安營。汝等於明日，可一齊併力攻取祁山大寨。吾自引兵來接應。”眾將領命，各各準備出戰。司馬師曰：“父親何故反欲攻其後？”懿曰：“祁山乃蜀人之根本，若見我兵攻之，各營必盡來救；我卻取上方谷燒其糧草，使彼首尾不接：必大敗也。”司馬師拜服。懿即發兵起行，令張虎、樂綝各引五千兵，在後救應。且說孔明正在山上，望見魏兵或三五千一行，或一二千一行，隊伍紛紛，前後顧盼，料必來取祁山大寨，乃密傳令眾將：“若司馬懿自來，汝等便往劫魏寨，奪了渭南。”眾將各各聽令。卻說魏兵皆奔祁山寨來，蜀兵四下一齊吶喊奔走，虛作救應之勢。司馬懿見蜀兵都去救祁山寨，便引二子並中軍護衛人馬，殺奔上方谷來。魏延在谷口，只盼司馬懿到來；忽見一枝魏兵殺到，延縱馬向前視之，正是司馬懿。延大喝曰：“司馬懿休走！”舞刀相迎。懿挺槍接戰。不上三合，延撥回馬便走，懿隨後趕來。延只望七星旗處而走。懿見魏延只一人，軍馬又少，放心追之；令司馬師在左，司馬昭在右，懿自居中，一齊攻殺將來。魏延引五百兵皆退入谷中去。懿追到谷口，先令人入谷中哨探。回報谷內並無伏兵，山上皆是草房。懿曰：“此必是積糧之所也。”遂大驅士馬，盡入谷中。懿忽見草房上盡是乾柴，前面魏延已不見了。懿心疑，謂二子曰：“倘有兵截斷谷口，如之奈何？”言未已，只聽得喊聲大震，山上一齊丟下火把來，燒斷谷口。魏兵奔逃無路。山上火箭射下，地雷一齊突出，草房內乾柴都著，刮刮雜雜，火勢沖天。司馬懿驚得手足無措，乃下馬抱二子大哭曰：“我父子三人皆死於此處矣！”正哭之間，忽然狂風大作，黑氣漫空，一聲霹靂響處，驟雨傾盆。滿谷之火，盡皆澆滅：地雷不震，火器無功。司馬懿大喜曰：“不就此時殺出，更待何時！”即引兵奮力衝殺。張虎、樂綝亦各引兵殺來接應。馬岱軍少，不敢追趕。司馬懿父子與張虎、樂綝合兵一處，同歸渭南大寨，不想寨柵已被蜀兵奪了。郭淮、孫禮正在浮橋上與蜀兵接戰。司馬懿等引兵殺到，蜀兵退去。懿燒斷浮橋，據住北岸。

且說魏兵在祁山攻打蜀寨，聽知司馬懿大敗，失了渭南營寨，軍心慌亂；急退時，四面蜀兵衝殺將來，魏兵大敗，十傷八九，死者無數，餘眾奔過渭北逃生。孔明在山上見魏延誘司馬懿入谷，一霎時火光火起，心中甚喜，以為司馬懿此番必死。不期天降大雨，火不能著，哨馬報說司馬懿父子俱逃去了。孔明嘆曰：“謀事在人，成事在天。不可強也！”後人有詩嘆曰：“谷口風狂烈焰飄，何期驟雨降青霄。武侯妙計如能就，安得山河屬晉朝！”

卻說司馬懿在渭北寨內傳令曰：“渭南寨柵，今已失了。諸將如再言出戰者斬。”眾將聽令，據守不出。郭淮入告曰：“近日孔明引兵巡哨，必將擇地安營。”懿曰：“孔明若出武功，依山而東，我等皆危矣；若出渭南，西止五丈原，方無事也。”令人探之，回報果屯五丈原。司馬懿以手加額曰：“大魏皇帝之洪福也！”遂令諸將：“堅守勿出，彼久必自變。”

且說孔明自引一軍屯於五丈原，累令人搦戰，魏兵只不出。孔明乃取巾幘並婦人縞素之服，盛於大盒之內，修書一封，遣人送至魏寨。諸將不敢隱蔽，引來使入見司馬懿。懿對眾啟盒視之，內有巾幘婦人之衣，並書一封。懿拆視其書，略曰：“仲達既為大將，統領中原之眾，不思披堅執銳，以決雌雄，乃甘窟守土巢，謹避刀箭，與婦人又何異哉！今遣人送巾幘素衣至，如不出戰，可再拜而受之。倘恥心未泯，猶有男子胸襟，早與批迴，依期赴敵。”司馬懿看畢，心中大怒，乃佯笑曰：“孔明視我為婦人耶！”即受之，令重待來使。懿問曰：“孔明寢食及事之煩簡若何？”使者曰：“丞相夙興夜寐，罰二十以上皆親覽焉。所啖之食，日不過數升。”懿顧謂諸將曰：“孔明食少事煩，其能久乎？”

使者辭去，回到五丈原，見了孔明，具說：“司馬懿受了巾幘女衣，看了書札，並不嗔怒，只問丞相寢食及事之煩簡，絕不提起軍旅之事。某如此應對，彼言：食少事煩，豈能長久？”孔明嘆曰：“彼深知我也！”主簿楊顥諫曰：“某見丞相常自校簿書，竊以為不必。夫為治有體，上下不可相侵。譬之治家之道，必使僕執耕，婢典爨，私業無曠，所求皆足，其家主從容自在，高枕飲食而已。若皆身親其事，將形疲神困，終無一成。豈其智之不如婢僕哉？失為家主之道也。是故古人稱：坐而論道，謂之三公；作而行之，謂之士大夫。昔丙吉憂牛喘，而不問橫道死人；陳平不知錢穀之數，曰：自有主者。今丞相親理細事，汗流終日豈不勞乎？司馬懿之言，真至言也。”孔明泣曰：“吾非不知。但受先帝託孤之重，惟恐他人不似我盡心也！”眾皆垂淚。自此孔明自覺神思不寧。諸將因此未敢進兵。卻說魏將皆知孔明以巾幘女衣辱司馬懿，懿受之不戰。眾將不忿，入帳告曰：“我等皆大國名將，安忍受蜀人如此之辱！即請出戰，以決雌雄。”懿曰：“吾非不敢出戰而甘心受辱也。奈天子明詔，令堅守勿動。今若輕出，有違君命矣。”眾將俱忿怒不平。懿曰：“汝等既要出戰，待我奏準天子，同力赴敵，何如？”眾皆允諾。懿乃寫表遣使，直至合肥軍前，奏聞魏主曹睿。睿拆表覽之。表略曰：“臣才薄任重，伏蒙明旨，令臣堅守不戰，以待蜀人之自敝；奈今諸葛亮遺臣以巾幘，待臣如婦人，恥辱至甚！臣謹先達聖聰：旦夕將效死一戰，以報朝廷之恩，以雪三軍之恥。臣不勝激切之至！”睿覽訖，乃謂多官曰：“司馬懿堅守不出，今何故又上表求戰？”衛尉辛毗曰：“司馬懿本無戰心，必因諸葛亮恥辱，眾將忿怒之故，特上此表，欲更乞明旨，以遏諸將之心耳。”睿然其言，即令辛毗持節至渭北寨傳諭，令勿出戰。司馬懿接詔入帳，辛毗宣諭曰：“如再有敢言出戰者，即以違旨論。”眾將只得奉詔。懿暗謂辛毗曰：“公真知我心也！”於是令軍中傳說：魏主命辛毗持節，傳諭司馬懿勿得出戰。蜀將聞知此事，報與孔明。孔明笑曰：“此乃司馬懿安三軍之法也。”姜維曰：“丞相何以知之？”孔明日：“彼本無戰心；所以請戰者，以示武於眾耳。豈不聞：將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。安有千里而請戰者乎？此乃司馬懿因將士忿怒，故借曹睿之意，以制眾人。今又播傳此言，欲懈我軍心也。”

正論間，忽報費禕到。孔明請入問之，禕曰：“魏主曹睿聞東吳三路進兵，乃自引大軍至合肥，令滿寵、田豫、劉劭分兵三路迎敵。滿寵設計盡燒東吳糧草戰具，吳兵多病。陸遜上表於吳王，約會前後夾攻，不意齎表人中途被魏兵所獲，因此機關洩漏，吳兵無功而退。”孔明聽知此信，長嘆一聲，不覺昏倒於地；眾將急救，半晌方蘇。孔明嘆曰：“吾心昏亂，舊病復發，恐不能生矣！”

是夜，孔明扶病出帳，仰觀天文，十分驚慌；入帳謂姜維曰：“吾命在旦夕矣！”維曰：“丞相何出此言？”孔明曰：“吾見三臺星中，客星倍明，主星幽隱，相輔列曜，其光昏暗；天象如此，吾命可知！”維曰：“天象雖則如此，丞相何不用祈禳之法挽回之？”孔明曰：“吾素諳祈禳之法，但未知天意若何。汝可引甲士四十九人，各執皂旗，穿皂衣，環繞帳外；我自於帳中祈禳北斗。若七日內主燈不滅，吾壽可增一紀；如燈滅，吾必死矣。閒雜人等，休教放入。凡一應需用之物，只令二小童搬運。”姜維領命，自去準備。

時值八月中秋，是夜銀河耿耿，玉露零零，旌旗不動，刁斗無聲。姜維在帳外引四十九人守護。孔明自於帳中設香花祭物，地上分佈七盞大燈，外布四十九盞小燈，內安本命燈一盞。孔明拜祝曰：“亮生於亂世，甘老林泉；承昭烈皇帝三顧之恩，託孤之重，不敢不竭犬馬之勞，誓討國賊。不意將星欲墜，陽壽將終。謹書尺素，上告穹蒼：伏望天慈，俯垂鑑聽，曲延臣算，使得上報君恩，下救民命，克復舊物，永延漢祀。非敢妄祈，實由情切。”拜祝畢，就帳中俯伏待旦。次日，扶病理事，吐血不止。日則計議軍機，夜則步罡踏斗。

卻說司馬懿在營中堅守，忽一夜仰觀天文，大喜，謂夏侯霸曰：“吾見將星失位，孔明必然有病，不久便死。你可引一千軍去五丈原哨探。若蜀人攘亂，不出接戰，孔明必然患病矣。吾當乘勢擊之。”霸引兵而去。孔明在帳中祈禳已及六夜，見主燈明亮，心中甚喜。姜維入帳，正見孔明披髮仗劍，踏罡步鬥，壓鎮將星。忽聽得寨外吶喊，方欲令人出問，魏延飛步入告曰：“魏兵至矣！”延腳步急，竟將主燈撲滅。孔明棄劍而嘆曰：“死生有命，不可得而禳也！”魏延惶恐，伏地請罪；姜維忿怒，拔劍欲殺魏延。正是：萬事不由人做主，一心難與命爭衡。未知魏延性命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## 第一百四回 隕大星漢丞相歸天 見木像魏都督喪膽

卻說姜維見魏延踏滅了燈，心中忿怒，拔劍欲殺之。孔明止之曰：“此吾命當絕，非文長之過也。”維乃收劍。孔明吐血數口，臥倒床上，謂魏延曰：“此是司馬懿料吾有病，故令人來探視虛實。汝可急出迎敵。”魏延領命，出帳上馬，引兵殺出寨來。夏侯霸見了魏延，慌忙引軍退走。延追趕二十餘里方回。孔明令魏延自回本寨把守。

姜維入帳，直至孔明榻前問安。孔明曰：“吾本欲竭忠盡力，恢復中原，重興漢室；奈天意如此，吾旦夕將死。吾平生所學，已著書二十四篇，計十萬四千一百一十二字，內有八務、七戒、六恐、五懼之法。吾遍觀諸將，無人可授，獨汝可傳我書。切勿輕忽！”維哭拜而受。孔明又曰：“吾有‘連弩’之法，不曾用得。其法矢長八寸，一弩可發十矢，皆畫成圖本。汝可依法造用。”維亦拜受。孔明又曰：“蜀中諸道，皆不必多憂；惟陰平之地，切須仔細。此地雖險峻，久必有失。”又喚馬岱入帳，附耳低言，授以密計；囑曰：“我死之後，汝可依計行之。”岱領計而出。少頃，楊儀入。孔明喚至榻前，授與一錦囊，密囑曰：“我死，魏延必反；待其反時，汝與臨陣，方開此囊。那時自有斬魏延之人也。”孔明一一排程已畢，便昏然而倒，至晚方蘇，便連夜表奏後主。後主聞奏大驚，急命尚書李福，星夜至軍中問安，兼詢後事。李福領命，趨程赴五丈原，入見孔明，傳後主之命，問安畢。孔明流涕曰：“吾不幸中道喪亡，虛廢國家大事，得罪於天下。我死後，公等宜竭忠輔主。國家舊制，不可改易；吾所用之人，亦不可輕廢。吾兵法皆授與姜維，他自能繼吾之志，為國家出力。吾命已在旦夕，當即有遺表上奏天子也。”李福領了言語，匆匆辭去。孔明強支病體，令左右扶上小車，出寨遍觀各營；自覺秋風吹面，徹骨生寒，乃長嘆曰：“再不能臨陣討賊矣！悠悠蒼天，曷此其極！”嘆息良久。回到帳中，病轉沉重，乃喚楊儀分付曰：“王平、廖化、張嶷、張翼、吳懿等，皆忠義之士，久經戰陣，多負勤勞，堪可委用。我死之後，凡事俱依舊法而行。緩緩退兵，不可急驟。汝深通謀略，不必多囑。姜伯約智勇足備，可以斷後。”楊儀泣拜受命。孔明令取文房四寶，於臥榻上手書遺表，以達後主。表略曰：“伏聞生死有常，難逃定數；死之將至，願盡愚忠：臣亮賦性愚拙，遭時艱難，分符擁節，專掌鈞衡，興師北伐，未獲成功；何期病入膏肓，命垂旦夕，不及終事陛下，飲恨無窮！伏願陛下：清心寡慾，約己愛民；達孝道於先皇，布仁恩於宇下；提拔幽隱，以進賢良；屏斥奸邪，以厚風俗。臣家成都有桑八百株，薄田十五頃，子弟衣食，自有餘饒。至於臣在外任，別無排程，隨身衣食，悉仰於官，不別治生，以長尺寸。臣死之日，不使內有餘帛，外有贏財，以負陛下也。”孔明寫畢，又囑楊儀曰：“吾死之後，不可發喪。可作一大龕，將吾屍坐於龕中；以米七粒，放吾口內；腳下用明燈一盞；軍中安靜如常，切勿舉哀：則將星不墜。吾陰魂更自起鎮之。司馬懿見將星不墜，必然驚疑。吾軍可令後寨先行，然後一營一營緩緩而退。若司馬懿來追，汝可布成陣勢，回旗返鼓。等他

來到，卻將我先時所雕木像，安於車上，推出軍前，令大小將士，分列左右。懿見之必驚走矣。”楊儀一一領諾。

是夜，孔明令人扶出，仰觀北斗，遙指一星曰：“此吾之將星也。”眾視之，見其色昏暗，搖搖欲墜。孔明以劍指之，口中唸咒。咒畢急回帳時，不省人事。眾將正慌亂間，忽尚書李福又至；見孔明昏絕，口不能言，乃大哭曰：“我誤國家之大事也！”須臾，孔明覆醒，開目遍視，見李福立於榻前。孔明日：“吾已知公復來之意。福謝曰：“福奉天子命，問丞相百年後，誰可任大事者。適因匆遽，失於諮請，故復來耳。”孔明日：“吾死之後，可任大事者：蔣公琰其宜也。”福曰：“公琰之後，誰可繼之？”孔明日：“費文偉可繼之。”福又問：“文偉之後，誰當繼者？”孔明不答。眾將近前視之，已薨矣。時建興十二年秋八月二十三日也，壽五十四歲。後杜工部有詩嘆曰：“長星昨夜墜前營，訃報先生此日傾。虎帳不聞施號令，麟臺惟顯著勳名。空餘門下三千客，辜負胸中十萬兵。好看綠陰清晝裡，於今無復雅歌聲！”白樂天亦有詩曰：“先生晦跡臥山林，三顧那逢聖主尋。魚到南陽方得水，龍飛天漢便為霖。託孤既盡殷勤禮，報國還傾忠義心。前後出師遺表在，令人一覽淚沾襟。”初，蜀長水校尉廖立，自謂才名宜為孔明之副，嘗以職位閒散，怏怏不平，怨謗無已。於是孔明廢之為庶人，徙之汶山。及聞孔明亡，乃垂泣曰：“吾終為左衽矣！”李嚴聞之，亦大哭病死，蓋嚴嘗望孔明覆收己，得自補前過；度孔明死後，人不能用之故也。後元微之有贊孔明詩曰：“撥亂扶危主，殷勤受託孤。英才過管樂，妙策勝孫吳。凜凜《出師表》，堂堂八陣圖。如公全盛德，應嘆古今無！”

是夜，天愁地慘，月色無光，孔明奄然歸天。姜維、楊儀遵孔明遺命，不敢舉哀，依法成殮，安置龕中，令心腹將卒三百人守護；隨傳密令，使魏延斷後，各處營寨一一退去。

卻說司馬懿夜觀天文，見一大星，赤色，光芒有角，自東北方流於西南方，墜於蜀營內，三投再起，隱隱有聲。懿驚喜曰：“孔明死矣！”即傳令起大兵追之。方出寨門，忽又疑慮曰：“孔明善會六丁六甲之法，今見我久不出戰，故以此術詐死，誘我出耳。今若追之，必中其計。”遂復勒馬回寨不出，只令夏侯霸暗引數十騎，往五丈原山僻哨探訊息。

卻說魏延在本寨中，夜作一夢，夢見頭上忽生二角，醒來甚是疑異。次日，行軍司馬趙直至，延請入問曰：“久知足下深明《易》理，吾夜夢頭生二角，不知主何吉凶？煩足下為我決之。”趙直想了半晌，答曰：“此大吉之兆：麒麟頭上有角，蒼龍頭上有角，乃變化飛騰之象也。”延大喜曰：“如應公言，當有重謝！”直辭去，行不數里，正遇尚書費禕。禕問何來。直曰：“適至魏文長營中，文長夢頭生角，令我決其吉凶。此本非吉兆，但恐直言見怪，因以麒麟蒼龍解之。”禕曰：“足下何以知非吉兆？”直曰：“角之字形，乃刀下用也。今頭上用刀，其兇甚矣！”禕曰：“君且勿洩漏。”直

別去。費禕至魏延寨中，屏退左右，告曰：“昨夜三更，丞相已辭世矣。臨終再三囑付，令將軍斷後以當司馬懿，緩緩而退，不可發喪。今兵符在此，便可起兵。”延曰：“何人代理丞相之大事？”禕曰：“丞相一應大事，盡託與楊儀；用兵密法，皆授與姜伯約。此兵符乃楊儀之令也。”延曰：“丞相雖亡，吾今現在。楊儀不過一長史，安能當此大任？他只宜扶柩入川安葬。我自率大兵攻司馬懿，務要成功。豈可因丞相一人而廢國家大事耶？”禕曰：“丞相遺令，教且暫退，不可有違。”延怒曰：“丞相當時若依我計，取長安久矣！吾今官任前將軍、徵西大將軍、南鄭侯，安肯與長史斷後！”禕曰：“將軍之言雖是，然不可輕動，令敵人恥笑。待吾往見楊儀，以利害說之，令彼將兵權讓與將軍，何如？”延依其言。

禕辭延出營，急到大寨見楊儀，具述魏延之語。儀曰：“丞相臨終，曾密囑我曰：魏延必有異志。今我以兵符往，實欲探其心耳。今果應丞相之言。吾自令伯約斷後可也。”於是楊儀領兵扶柩先行，令姜維斷後；依孔明遺令，徐徐而退。魏延在寨中，不見費禕來回覆，心中疑惑，乃令馬岱引十數騎往探訊息。回報曰：“後軍乃姜維總督，前軍大半退入谷中去了。”延大怒曰：“豎儒安敢欺我！我必殺之！”因顧謂岱曰：“公肯相助否？”岱曰：“某亦素恨楊儀，今願助將軍攻之。”延大喜，即拔寨引本部兵望南而行。

卻說夏侯霸引軍至五丈原看時，不見一人，急回報司馬懿曰：“蜀兵已盡退矣。”懿跌足曰：“孔明真死矣！可速追之！”夏侯霸曰：“都督不可輕追。當令偏將先往。”懿曰：“此番須吾自行。”遂引兵同二子一齊殺奔五丈原來；吶喊搖旗，殺入蜀寨時，果無一人。懿顧二子曰：“汝急催兵趕來，吾先引軍前進。”於是司馬師、司馬昭在後催軍；懿自引軍當先，追到山腳下，望見蜀兵不遠，乃奮力追趕。忽然山後一聲炮響，喊聲大震，只見蜀兵俱回旗返鼓，樹影中飄出中軍大旗，上書一行大字曰：“漢丞相武鄉侯諸葛亮”。懿大驚失色。定睛看時，只見中軍數十員上將，擁出一輛四輪車來；車上端坐孔明：綸巾羽扇，鶴氅皂條。懿大驚曰：“孔明尚在！吾輕入重地，墮其計矣！”急勒回馬便走。背後姜維大叫：“賊將休走！你中了我丞相之計也！”魏兵魂飛魄散，棄甲丟盔，拋戈撇戟，各逃性命，自相踐踏，死者無數。司馬懿奔走了五十餘里，背後兩員魏將趕上，扯住馬嚼環叫曰：“都督勿驚。”懿用手摸頭曰：“我有頭否？”二將曰：“都督休怕，蜀兵去遠了。”懿喘息半晌，神色方定；睜目視之，乃夏侯霸、夏侯惠也；乃徐徐按轡，與二將尋小路奔歸本寨，使眾將引兵四散哨探。

過了兩日，鄉民奔告曰：“蜀兵退入谷中之時，哀聲震地，軍中揚起白旗：孔明果然死了，止留姜維引一千兵斷後。前日車上之孔明，乃木人也。”懿嘆曰：“吾能料其生，不能料其死也！”因此蜀中人諺曰：“死諸葛能走生仲達。”後人有詩嘆曰：“長星半夜落天樞，奔走還疑亮未殂。關外至今人冷笑，頭顱猶問有和無！”司馬懿知孔明死信已確，乃復引兵追趕。行到赤岸坡，見蜀兵已去遠，乃引還，顧謂眾將曰：“孔明



已死，我等皆高枕無憂矣！”遂班師回。一路上見孔明安營下寨之處，前後左右，整整有法，懿嘆曰：“此天下奇才也！”於是引兵回長安，分調眾將，各守隘口，懿自回洛陽面君去了。

卻說楊儀、姜維排成陣勢，緩緩退入棧閣道口，然後更衣發喪，揚幡舉哀。蜀軍皆撞跌而哭，至有哭死者。蜀兵前隊正回到棧閣道口，忽見前面火光沖天，喊聲震地，一彪軍攔路。眾將大驚，急報楊儀。正是：已見魏營諸將去，不知蜀地甚兵來。未知來者是何處軍馬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## 第一百五回 武侯預伏錦囊計 魏主拆取承露盤

卻說楊儀聞報前路有兵攔截，忙令人哨探。回報說魏延燒絕棧道，引兵攔路。儀大驚曰：“丞相在日，料此人久後必反，誰想今日果然如此！今斷吾歸路，當復如何？”費禕曰：“此人必先捏奏天子，誣吾等造反，故燒絕棧道，阻遏歸路。吾等亦當表奏天子，陳魏延反情，然後圖之。”姜維曰：“此間有一小徑，名槎山，雖崎嶇險峻，可以抄出棧道之後。”一面寫表奏聞天子，一面將人馬望槎山小道進發。

且說後主在成都，寢食不安，動止不寧；夜作一夢，夢見成都錦屏山崩倒；遂驚覺，坐而待旦，聚集文武，入朝圓夢。譙周曰：“臣昨夜仰觀天文，見一星，赤色，光芒有角，自東北落於西南，主丞相有大凶之事。今陛下夢山崩，正應此兆。”後主愈加驚怖。忽報李福到，後主急召入問之。福頓首泣奏丞相已亡；將丞相臨終言語，細述一遍。後主聞言大哭曰：“天喪我也！”哭倒於龍床之上。侍臣扶入後宮。吳太后聞之，亦放聲大哭不已。多官無不哀慟，百姓人人涕泣。後主連日傷感，不能設朝。忽報魏延表奏楊儀造反，群臣大駭，入宮啟奏後主，時吳太后亦在宮中。後主聞奏大驚，命近臣讀魏延表。其略曰：“徵西大將軍、南鄭侯臣魏延，誠惶誠恐，頓首上言：楊儀自總兵權，率眾造反，劫丞相靈柩，欲引敵人入境。臣先燒絕棧道，以兵守禦。謹此奏聞。”讀畢，後主曰：“魏延乃勇將，足可拒楊儀等眾，何故燒絕棧道？”吳太后曰：“嘗聞先帝有言：孔明識魏延腦後有反骨，每欲斬之；因憐其勇，故姑留用。今彼奏楊儀等造反，未可輕信。楊儀乃文人，丞相委以長史之任，必其人可用。今日若聽此一面之詞，楊儀等必投魏矣。此事當深慮遠議，不可造次。”眾官正商議間，忽報：長史楊儀有緊急表到。近臣拆表讀曰：“長史、綏軍將軍臣楊儀，誠惶誠恐，頓首謹表：丞相臨終，將大事委於臣，照依舊制，不敢變更，使魏延斷後，姜維次之。今魏延不遵丞相遺語，自提本部人馬，先入漢中，放火燒斷棧道，劫丞相靈車，謀為不軌。變起倉卒，謹飛章奏聞。”太后聽畢，問：“卿等所見若何？”蔣琬奏曰：“以臣愚見：楊儀為人雖稟性過急，不能容物，至於籌度糧草，參贊軍機，與丞相辦事多時，今丞相臨終，委以大事，決非背反之人。魏延平日恃功務高，人皆下之；儀獨不假借，延心懷恨；今見儀總兵，心中不服，故燒棧道，斷其歸路，又誣奏而圖陷害。臣願將全家良賤，保楊儀不反。實不敢保魏延。”董允亦奏曰：“魏延自恃功高，常有不平之心，口出怨言。向所以不即反者，懼丞相耳。今丞相新亡，乘機為亂，勢所必然。若楊儀，才幹敏達，為丞相所任用，必不背反。”後主曰：“若魏延果反，當用何策御之？”蔣琬曰：“丞相素疑此人，必有遺計授與楊儀。若儀無恃，安能退入谷口乎？延必中計矣。陛下寬心。”不多時，魏延又表至，告稱楊儀背反。正覽表之間，楊儀又表到，奏稱魏延背反。二人接連具表，各陳是非。忽報費禕到。後主召入，禕細奏魏延反情。後主曰：“若如此，且令董允假節釋勸，用好言撫慰。”允奉詔而去。

卻說魏延燒斷棧道，屯兵南谷，把住隘口，自以為得計；不想楊儀、姜維星夜引兵抄到南谷之後。儀恐漢中有失，令先鋒何平引三千兵先行。儀同姜維等引兵扶柩望漢中而來。

且說何平引兵徑到南谷之後，擂鼓呐喊。哨馬飛報魏延，說楊儀令先鋒何平引兵自槎山小路抄來搦戰。延大怒，急披掛上馬，提刀引兵來迎。兩陣對圓，何平出馬大罵曰：“反賊魏延安在？”延亦罵曰：“汝助楊儀造反，何敢罵我！”平叱曰：“丞相新亡，骨肉未寒，汝焉敢造反！”乃揚鞭指川兵曰：“汝等軍士，皆是西川之人，川中多有父母妻子，兄弟親朋；丞相在日，不曾薄待汝等，今不可助反賊，宜各回家鄉，聽候賞賜。”眾軍聞言，大喊一聲，散去大半。延大怒，揮刀縱馬，直取何平。平挺槍來迎。戰不數合，平詐敗而走，延隨後趕來。眾軍弓弩齊發，延撥馬而回。見眾軍紛紛潰散，延轉怒，拍馬趕上，殺了數人，卻只止遏不住；只有馬岱所領三百人不動，延謂岱曰：“公真心助我，事成之後，決不相負。”遂與馬岱追殺何平。平引兵飛奔而去。魏延收聚殘軍，與馬岱商議曰：“我等投魏，若何？”岱曰：“將軍之言，不智甚也。大丈夫何不自圖霸業，乃輕屈膝於人耶？吾觀將軍智勇足備，兩川之士，誰敢抵敵？吾誓同將軍先取漢中，隨後進攻西川。”

延大喜，遂同馬岱引兵直取南鄭。姜維在南鄭城上，見魏延、馬岱耀武揚威，風擁而來。維急令拽起吊橋。延、岱二人大叫：“早降！”姜維令人請楊儀商議曰：“魏延勇猛，更兼馬岱相助，雖然軍少，何計退之？”儀曰：“丞相臨終，遺一錦囊，囑曰：若魏延造反，臨陣對敵之時，方可開拆，便有斬魏延之計。今當取出一看。”遂出錦囊拆封看時，題曰：“待與魏延對敵，馬上方許拆開。”維大喜曰：“既丞相有戒約，長史可收執。吾先引兵出城，列為陣勢，公可便來。”姜維披掛上馬，綽槍在手，引三千軍，開了城門，一齊衝出，鼓聲大震，排成陣勢。維挺槍立馬於門旗之下，高聲大罵曰：“反賊魏延！丞相不曾虧你，今日如何背反？”延橫刀勒馬而言曰：“伯約，不干你事。只教楊儀來！”儀在門旗影裡，拆開錦囊視之，如此如此。儀大喜，輕騎而出，立馬陣前，手指魏延而笑曰：“丞相在日，知汝久後必反，教我提備，今果應其言。汝敢在馬上連叫三聲誰敢殺我，便是真大丈夫，吾就獻漢中城池與汝。”延大笑曰：“楊儀匹夫聽著！若孔明在日，吾尚懼他三分；他今已亡，天下誰敢敵我？休道連叫三聲，便叫三萬聲，亦有何難！”遂提刀按轡，於馬上大叫曰：“誰敢殺我？”一聲未畢，腦後一人厲聲而應曰：“吾敢殺汝！”手起刀落，斬魏延於馬下。眾皆駭然。斬魏延者，乃馬岱也。原來孔明臨終之時，授馬岱以密計，只待魏延喊叫時，便出其不意斬之；當日，楊儀讀罷錦囊計策，已知伏下馬岱在彼，故依計而行，果然殺了魏延。後人有詩曰：“諸葛先機識魏延，已知日後反西川。錦囊遺計人難料，卻見成功在馬前。”

卻說董允未及到南鄭，馬岱已斬了魏延，與姜維合兵一處。楊儀具表星夜奏聞後主。後主降旨曰：“既已名正其罪，仍念前功，賜棺槨葬之。”楊儀等扶孔明靈柩到成都，

後主引文武官僚，盡皆掛孝，出城二十里迎接。後主放聲大哭。上至公卿大夫，下及山林百姓，男女老幼，無不痛哭，哀聲震地。後主命扶柩入城，停於丞相府中。其子諸葛瞻守孝居喪。

後主還朝，楊儀自縛請罪。後主令近臣去其縛曰：“若非卿能依丞相遺教，靈柩何日得歸，魏延如何得滅。大事保全，皆卿之力也。”遂加楊儀為中軍師。馬岱有討逆之功，即以魏延之爵爵之。儀呈上孔明遺表。後主覽畢，大哭，降旨卜地安葬。費禕奏曰：“丞相臨終，命葬於定軍山，不用牆垣磚石，亦不用一切祭物。”後主從之。擇本年十月吉日，後主自送靈柩至定軍山安葬。後主降詔致祭，諡號忠武侯；令建廟於沔陽，四時享祭。後杜工部有詩曰：“丞相祠堂何處尋，錦官城外柏森森。映階碧草自春色，隔葉黃鸝空好音。三顧頻煩天下計，兩朝開濟老臣心。出師未捷身先死，長使英雄淚滿襟！”又杜工部詩曰：“諸葛大名垂宇宙，宗臣遺像肅清高。三分割據紆籌策，萬古雲霄一羽毛。伯仲之間見伊呂，指揮若定失蕭曹。運移漢祚終難復，志決身殲軍務勞。”

卻說後主回到成都，忽近臣奏曰：“邊庭報來，東吳令全琮引兵數萬，屯於巴丘界口，未知何意。”後主驚曰：“丞相新亡，東吳負盟侵界，如之奈何？”蔣琬奏曰：“臣敢保王平、張嶷引兵數萬屯於永安，以防不測。陛下再命一人去東吳報喪，以探其動靜。”後主曰：“須得一舌辯之士為使。”一人應聲而出曰：“微臣願往。”眾視之，乃南陽安眾人，姓宗，名預，字德豔，官任參軍、右中郎將。後主大喜，即命宗預往東吳報喪，兼探虛實。宗預領命，徑到金陵，入見吳主孫權。禮畢，只見左右人皆著素衣。權作色而言曰：“吳、蜀已為一家，卿主何故而增白帝之守也？”預曰：“臣以為東益巴丘之戍，西增白帝之守，皆事勢宜然，俱不足以相問也。”權笑曰：“卿不亞於鄧芝。”乃謂宗預曰：“朕聞諸葛丞相歸天，每日流涕，令官僚盡皆掛孝。朕恐魏人乘喪取蜀，故增巴丘守兵萬人，以為救援，別無他意也。”預頓首拜謝。權曰：“朕既許以同盟，安有背義之理？”預曰：“天子因丞相新亡，特命臣來報喪。”權遂取金鈚箭一枝折之，設誓曰：“朕若負前盟，子孫絕滅！”又命使齎香帛奠儀，入川致祭。

宗預拜辭吳主，同吳使還成都，入見後主，奏曰：“吳主因丞相新亡，亦自流涕，令群臣皆掛孝。其益兵巴丘者，恐魏人乘虛而入，別無異心。今折箭為誓，並不背盟。”後主大喜，重賞宗預，厚待吳使去訖。遂依孔明遺言，加蔣琬為丞相、大將軍，錄尚書事；加費禕為尚書令，同理丞相事；加吳懿為車騎將軍，假節督漢中；姜維為輔漢將軍、平襄侯，總督諸處人馬，同吳懿出屯漢中，以防魏兵。其餘將校，各依舊職。楊儀自以為年宦先於蔣琬，而位出琬下；且自恃功高，未有重賞，口出怨言，謂費禕曰：“昔日丞相初亡，吾若將全師投魏，寧當寂寞如此耶！”費禕乃將此言具表密奏後主。後主大怒，命將楊儀下獄勘問，欲斬之。蔣琬奏曰：“儀雖有罪，但日前隨丞相多立功勞，未可斬也，當廢為庶人。”後主從之，遂貶楊儀赴漢嘉郡為民。儀羞慚自刎而死。

蜀漢建興十三年，魏主曹睿青龍三年，吳主孫權嘉禾四年，三國各不興兵，單說魏主封司馬懿為太尉，總督軍馬，安鎮諸邊。懿拜謝回洛陽去訖。魏主在許昌大興土木，建蓋宮殿；又於洛陽造朝陽殿、太極殿，築總章觀，俱高十丈；又立崇華殿、青霄閣、鳳凰樓、九龍池，命博士馬鈞監造，極其華麗：雕樑畫棟，碧瓦金磚，光輝耀日。選天下巧匠三萬餘人，民夫三十餘萬，不分晝夜而造。民力疲暍，怨聲不絕。

睿又降旨起土木於芳林園，使公卿皆負土樹木於其中。司徒董尋上表切諫曰：“伏自建安以來，野戰死亡，或門殫戶盡；雖有存者，遺孤老弱。若今宮室狹小，欲廣大之，猶宜隨時，不妨農務。況作無益之物乎？陛下既尊群臣，顯以冠冕，被以文繡，載以華輿，所以異於小人也。今又使負木擔土，霑體塗足，毀國之光，以崇無益；甚無謂也。孔子云：君使臣以禮，臣事君以忠。無忠無禮，國何以立？臣知言出必死；而自比於牛之一毛，生既無益，死亦何損。秉筆流涕，心與世辭。臣有八子，臣死之後，累陛下矣。不勝戰慄待命之至！”睿覽表怒曰：“董尋不怕死耶！”左右奏請斬之。睿曰：“此人素有忠義，今且廢為庶人。再有妄言者必斬！”時有太子舍人張茂，字彥材，亦上表切諫，睿命斬之。即日召馬鈞問曰：“朕建高臺峻閣，欲與神仙往來，以求長生不老之方。”鈞奏曰：“漢朝二十四帝，惟武帝享國最久，壽算極高，蓋因服天上日精月華之氣也：嘗於長安宮中，建柏梁臺；臺上立一銅人，手捧一盤，名曰承露盤，接三更北斗所降沆瀣之水，其名曰天漿，又曰甘露。取此水用美玉為屑，調和服之，可以反老還童。”睿大喜曰：“汝今可引人夫星夜至長安，拆取銅人，移置芳林園中”鈞領命，引一萬人至長安，令周圍搭起木架，上柏梁臺去。不移時間，五千人連繩引索，旋環而上。那柏梁臺高二十丈，銅柱圓十圍。馬鈞教先拆銅人。多人併力拆下銅人來，只見銅人眼中潸然淚下。眾皆大驚。忽然臺邊一陣狂風起處，飛砂走石，急若驟雨；一聲響亮，就如天崩地裂：臺傾柱倒，壓死千餘人。鈞取銅人及金盤迴洛陽，入見魏主，獻上銅人、承露盤。魏主問曰：“銅柱安在？”鈞奏曰：“柱重百萬斤，不能運至。”睿令將銅柱打碎，運來洛陽，鑄成兩個銅人，號為翁仲，列於司馬門外；又鑄銅龍鳳兩個：龍高四丈，鳳高三丈餘，立在殿前。又於上林苑中，種奇花異木，蓄養珍禽怪獸。少傅楊阜上表諫曰：“臣聞堯尚茅茨，而萬國安居；禹卑宮室，而天下樂業；及至殷、周，或堂崇三尺，度以九筵耳。古之聖帝明王，未有極宮室之高麗，以凋敝百姓之財力者也。桀作璇室、象廊，紂為傾宮、鹿臺，以喪其社稷；楚靈以築章華而身受其禍；秦始皇作阿房而殃及其子，天下叛之，二世而滅。夫不度萬民之力，以從耳目之欲，未有不亡者也。陛下當以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、武為法則，以桀、紂、楚、秦為深誡。而乃自暇自逸，惟宮臺是飾，必有危亡之禍矣。君作元首，臣為股肱，存亡一體，得失同之。臣雖驚怯，敢忘諍臣之義？言不切至，不足以感寤陛下。謹叩棺沐浴，伏俟重誅。”表上，睿不省，只催督馬鈞建造高臺，安置銅人、承露盤。又降旨廣選天下美女，入芳林園中。眾官紛紛上表諫諍，睿俱不聽。

卻說曹睿之後毛氏，乃河內人也；先年睿為平原王時，最相恩愛；及即帝位，立為後；後睿因寵郭夫人，毛後失寵。郭夫人美而慧，睿甚嬖之，每日取樂，月餘不出宮闈。是歲春三月，芳林園中百花爭放，睿同郭夫人到園中賞玩飲酒。郭夫人曰：“何不請皇后同樂？”壻曰：“若彼在，騰涓滴不能下嚥也。”遂傳諭宮娥，不許令毛後知道。毛後見睿月餘不入正宮，是日引十餘宮人，來翠花樓上消遣，只聽的樂聲嘹亮，乃問曰：“何處奏樂？”一宮官啟曰：“乃聖上與郭夫人於御花園中賞花飲酒。”毛後聞之，心中煩惱，回宮安歇。次日，毛皇后乘小車出宮遊玩，正迎見睿於曲廊之間，乃笑曰：“陛下昨遊北園，其樂不淺也！”睿大怒，即命擒昨日侍奉諸人到，叱曰：“昨遊北園，朕禁左右不許使毛後知道，何得又宣露！”喝令宮官將諸侍奉人盡斬之。毛後大驚，回車至宮，睿即降詔賜毛皇后死，立郭夫人為皇后。朝臣莫敢諫者。

忽一日，幽州刺史毋丘儉上表，報稱遼東公孫淵造反，自號為燕王，改元紹漢元年，建宮殿，立官職，興兵入寇，搖動北方。睿大驚，即聚文武官僚，商議起兵退淵之策。正是：才將土木勞中國，又見干戈起外方。未知何以御之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## 第一百六回 公孫淵兵敗死襄平 司馬懿詐病賺曹爽

卻說公孫淵乃遼東公孫度之孫，公孫康之子也。建安十二年，曹操追袁尚，未到遼東，康斬尚首級獻操，操封康為襄平侯；後康死，有二子：長曰晃，次曰淵，皆幼；康弟公孫恭繼職。曹丕時封恭為車騎將軍、襄平侯。太和二年，淵長大，文武兼備，性剛好鬥，奪其叔公孫恭之位，曹睿封淵為揚烈將軍、遼東太守。後孫權遣張彌、許晏齎金珠珍玉赴遼東，封淵為燕王。淵懼中原，乃斬張、許二人，送首與曹睿。睿封淵為大司馬、樂浪公。淵心不足，與眾商議，自號為燕王，改元紹漢元年。副將賈範諫曰：“中原待主公以上公之爵，不為卑賤；今若背反，實為不順。更兼司馬懿善能用兵，西蜀諸葛武侯且不能取勝，何況主公乎？”淵大怒，叱左右縛賈範，將斬之。參軍倫直諫曰：“賈範之言是也。聖人云：國家將亡，必有妖孽。今國中屢見怪異之事：近有犬戴巾幘，身披紅衣，上屋作人行；又城南鄉民造飯，飯甑之中，忽有一小兒蒸死於內；襄平北市中，地忽陷一穴，湧出一塊肉，周圍數尺，頭面眼耳口鼻都具，獨無手足，刀箭不能傷，不知何物。卜者佔之曰：有形不成，有口無聲；國家亡滅，故現其形。有此三者，皆不祥之兆也。主公宜避凶就吉，不可輕舉妄動。”淵勃然大怒，叱武士綁倫直並賈範同斬於市。令大將軍卑衍為元帥，楊祚為先鋒，起遼兵十五萬，殺奔中原來。

邊官報知魏主曹睿。睿大驚，乃召司馬懿入朝計議。懿奏曰：“臣部下馬步官軍四萬，足可破賊。”睿曰：“卿兵少路遠，恐難收復。”懿曰：“兵不在多，在能設奇用智耳。臣託陛下洪福，必擒公孫淵以獻陛下。”睿曰：“卿料公孫淵作何舉動？”懿曰：“淵若棄城預走，是上計也；守遼東拒大軍，是中計也；坐守襄平，是為下計，必被臣所擒矣。”睿曰：“此去往復幾時？”懿曰：“四千裡之地，往百日，攻百日，還百日，休息六十日，大約一年足矣。”睿曰：“倘吳、蜀入寇，如之奈何？”懿曰：“臣已定下守禦之策，陛下勿憂。”睿大喜，即命司馬懿興師征討公孫淵。

懿辭朝出城，令胡遵為先鋒，引前部兵先到遼東下寨。哨馬飛報公孫淵。淵令卑衍、楊祚分八萬兵屯於遼隧，圍塹二十餘里，環繞鹿角，甚是嚴密。胡遵令人報知司馬懿。懿笑曰：“賊不與我戰，欲老我兵耳。我料賊眾大半在此，其巢穴空虛，不若棄卻此處，徑奔襄平；賊必往救，卻於中途擊之，必獲全功。”於是勒兵從小路向襄平進發。

卻說卑衍與楊祚商議曰：“若魏兵來攻，休與交戰。彼千里而來，糧草不繼，難以持久，糧盡必退；待他退時，然後出奇兵擊之，司馬懿可擒也。昔司馬懿與蜀兵相拒，堅守渭南，孔明竟卒於軍中；今日正與此理相同。”二人正商議間，忽報：“魏兵往南去了。”卑衍大驚曰：“彼知吾襄平軍少，去襲老營也。若襄平有失，我等守此處無益矣。”遂拔寨隨後而起。早有探馬飛報司馬懿。懿笑曰：“中吾計矣！”乃令夏侯霸、夏侯威，各引一軍伏於遼水之濱：“如遼兵到，兩下齊出。”二人受計而往。早望見卑衍、楊祚引兵前來。一聲炮響，兩邊鼓譟搖旗：左有夏侯霸、右有夏侯威，一齊殺出。

卑、楊二人，無心戀戰，奪路而走；奔至首山，正逢公孫淵兵到，合兵一處，回馬再與魏兵交戰。卑衍出馬罵曰：“賊將休使詭計！汝敢出戰否？”夏侯霸縱馬揮刀來迎。戰不數合，被夏侯霸一刀斬卑衍於馬下，遼兵大亂。霸驅兵掩殺，公孫淵引敗兵奔入襄平城去，閉門堅守不出。魏兵四面圍合。

時值秋雨連綿，一月不止，平地水深三尺，運糧船自遼河口直至襄平城下。魏兵皆在水中，行坐不安。左都督裴景入帳告曰：“雨水不住，營中泥濘，軍不可停，請移於前面山上。”懿怒曰：“捉公孫淵只在旦夕，安可移營？如有再言移營者斬！”裴景喏喏而退。少頃，右都督仇連又來告曰：“軍士苦水，乞太尉移營高處。”懿大怒曰：“吾軍令已發，汝何敢故違！”即命推出斬之，懸首於轅門外。於是軍心震懾。

懿令南寨人馬暫退二十里，縱城內軍民出城樵採柴薪，牧放牛馬。司馬陳群問曰：“前太尉攻上庸之時，兵分八路，八日趕至城下，遂生擒孟達而成大功；今帶甲四萬，數千裡而來，不令攻打城池，卻使久居泥濘之中，又縱賊眾樵牧。某實不知太尉是何主意？”懿笑曰：“公不知兵法耶？昔孟達糧多兵少，我糧少兵多，故不可不速戰；出其不意，突然攻之，方可取勝。今遼兵多，我兵少，賊飢我飽，何必力攻？正當任彼自走，然後乘機擊之。我今放開一條路，不絕彼之樵牧，是容彼自走也。”陳群拜服。

於是司馬懿遣人赴洛陽催糧。魏主曹睿設朝，群臣皆奏曰：“近日秋雨連綿，一月不止，人馬疲勞，可召回司馬懿，權且罷兵。”睿曰：“司馬太尉善能用兵，臨危制變，多有良謀，捉公孫淵計日而待。卿等何必憂也？”遂不聽群臣之諫，使人運糧解至司馬懿軍前。

懿在寨中，又過數日，雨止天晴。是夜，懿出帳外，仰觀天文，忽見一星，其大如鬥，流光數丈，自首山東北，墜於襄平東南。各營將士，無不驚駭。懿見之大喜，乃謂眾將曰：“五日之後，星落處必斬公孫淵矣。來日可併力攻城。”眾將得令，次日侵晨，引兵四面圍合，築土山，掘地道，立炮架，裝雲梯，日夜攻打不息，箭如急雨，射入城去。

公孫淵在城中糧盡，皆宰牛馬為食。人人怨恨，各無守心，欲斬淵首，獻城歸降。淵聞之，甚是驚憂，慌令相國王建、御史大夫柳甫，往魏寨請降。二人自城上系下，來告司馬懿曰：“請太尉退二十里，我君臣自來投降。”懿大怒曰：“公孫淵何不自來？殊為無理！”叱武士推出斬之，將首級付與從人。從人回報，公孫淵大驚，又遣侍中衛演來到魏營。司馬懿升帳，聚眾將立於兩邊。演膝行而進，跪於帳下，告曰：“願太尉息雷霆之怒。剋日先送世子公孫修為質當，然後君臣自縛來降。”懿曰：“軍事大要有五：能戰當戰，不能戰當守，不能守當走，不能走當降，不能降當死耳！何必送子為質當？”叱衛演回報公孫淵，演抱頭鼠竄而去。



歸告公孫淵，淵大驚，乃與子公孫修密議停當，選下一千人馬，當夜二更時分，開了南門，往東南而走。淵見無人，心中暗喜。行不到十里，忽聽得山上一聲炮響，鼓角齊鳴：一枝兵攔住，中央乃司馬懿也；左有司馬師，右有司馬昭，二人大叫曰：“反賊休走！”淵大驚，急撥馬尋路欲走。早有胡遵兵到；左有夏侯霸、夏侯威，右有張虎、樂綝：四面圍得鐵桶相似。公孫淵父子，只得下馬納降。懿在馬上顧諸將曰：“吾前夜丙寅日，見大星落於此處，今夜壬申日應矣。”眾將稱賀曰：“太尉真神機也！”懿傳令斬之。公孫淵父子對面受戮。司馬懿遂勒兵來取襄平。未及到城下時，胡遵早引兵入城。城中人民焚香拜迎，魏兵盡皆入城。懿坐於衙上，將公孫淵宗族，並同謀官僚人等，俱殺之，計首級七十餘顆。出榜安民。人告懿曰：賈範、倫直苦諫淵不可反叛，俱被淵所殺。懿遂封其墓面榮其子孫。就將庫內財物，賞勞三軍，班師回洛陽。卻說魏主在宮中，夜至三更，忽然一陣陰風，吹滅燈光，只見毛皇后引數十個宮人哭至座前索命。睿因此得病。病漸沉重，命侍中光祿大夫劉放、孫資，掌樞密院一切事務；又召文帝子燕王曹宇為大將軍，佐太子曹芳攝政。宇為人恭儉溫和，未肯當此大任，堅辭不受。睿召劉放、孫資問曰：“宗族之內，何人可任？”二人久得曹真之惠，乃保奏曰：“惟曹子丹之子曹爽可也。”睿從之。二人又奏曰：“欲用曹爽，當遣燕王歸國。”睿然其言。二人遂請睿降詔，齎出諭燕王曰：“有天子手詔，命燕王歸國，限即日就行；若無詔不許入朝。”燕王涕泣而去。遂封曹爽為大將軍，總攝朝政。

睿病漸危，急令使持節詔司馬懿還朝。懿受命，徑到許昌，入見魏主。睿曰：“朕惟恐不得見卿；今日得見，死無恨矣。”懿頓首奏曰：“臣在途中，聞陛下聖體不安，恨不肋生兩翼，飛至闕下。今日得睹龍顏，臣之幸也。”睿宣太子曹芳，大將軍曹爽，侍中劉放、孫資等，皆至御榻之前。睿執司馬懿之手曰：“昔劉玄德在白帝城病危，以幼子劉禪託孤於諸葛孔明，孔明因此竭盡忠誠，至死方休：偏邦尚然如此，何況大國乎？朕幼子曹芳，年才八歲，不堪掌理社稷。幸太尉及宗兄元勳舊臣，竭力相輔，無負朕心！”又喚芳曰：“仲達與朕一體，爾宜敬禮之。”遂命懿攜芳近前。芳抱懿頸不放。睿曰：“太尉勿忘幼子今日相戀之情！”言訖，潸然淚下。懿頓首流涕。魏主昏沉，口不能言，只以手指太子，須臾而卒；在位十三年，壽三十六歲，時魏景初三年春正月下旬也。

當下司馬懿、曹爽，扶太子曹芳即皇帝位。芳字蘭卿，乃睿乞養之子，秘在宮中，人莫知其所由來。於是曹芳諡睿為明帝，葬於高平陵；尊郭皇后為皇太后；改元正始元年。司馬懿與曹爽輔政。爽事懿甚謹，一應大事，必先啟知。爽字昭伯，自幼出入宮中，明帝見爽謹慎，甚是愛敬。爽門下有客五百人，內有五人以浮華相尚：一是何晏，字平叔；一是鄧颺，字玄茂，乃鄧禹之後；一是李勝，字公昭；一是丁謐，字彥靖；一是畢軌，字昭先。又有大司農桓範字元則，頗有智謀，人多稱為智囊。此數人皆爽所信任。

何晏告爽曰：“主公大權，不可委託他人，恐生後患。爽曰：“司馬公與我同受先帝託孤之命，安忍背之？”晏曰：“昔日先公與仲達破蜀兵之時，累受此人之氣，因而致死。主公如何不察也？”爽猛然省悟，遂與多官計議停當，入奏魏主曹芳曰：“司馬懿功高德重，可加為太傅。”芳從之，自是兵權皆歸於爽。爽命弟曹羲為中領軍，曹訓為武衛將軍，曹彥為散騎常侍，各引三千御林軍，任其出入禁宮。又用何晏、鄧颺、丁謐為尚書，畢軌為司隸校尉，李勝為河南尹：此五人日夜與爽議事。於是曹爽門下賓客日盛。司馬懿推病不出，二子亦皆退職閒居。爽每日與何晏等飲酒作樂：凡用衣服器皿，與朝廷無異；各處進貢玩好珍奇之物，先取上等者入己，然後進宮，佳人美女，充滿府院。黃門張當，諂事曹爽，私選先帝侍妾七八人，送入府中；爽又選善歌舞良家子女三四十人，為家樂。又建重樓畫閣，造金銀器皿，用巧匠數百人，晝夜工作。卻說何晏聞平原管輅明數術，請與論《易》。時鄧颺在座，問輅曰：“君自謂善《易》而語不及《易》中詞義，何也？”輅曰：“夫善《易》者，不言《易》也。”晏笑而贊之曰：“可謂要言不煩。”因謂輅曰：“試為我卜一卦：可至三公否？”又問：“連夢青蠅數十，來集鼻上，此是何兆？”輅曰：“元、愷輔舜，周公佐周，皆以和惠謙恭，享有多福。今君侯位尊勢重，而懷德者鮮，畏威者眾，殆非小心求福之道。且鼻者，山也；山高而不危，所以長守貴也。今青蠅臭惡而集焉。位峻者顛，可不懼乎？願君侯哀多益寡，非禮勿履：然後三公可至，青蠅可驅也。”鄧颺怒曰：“此老生之常談耳！”輅曰：“老生者見不生，常談者見不談。”遂拂袖而去。二人大笑曰：“真狂士也！”輅到家，與舅言之。舅大驚曰：“何、鄧二人，威權甚重，汝奈何犯之？”輅曰：“吾與死人語，何所畏耶！”舅問其故。輅曰：“鄧颺行步，筋不束骨，脈不制肉，起立傾倚，若無手足：此為鬼躁之相。何晏視候，魂不守宅，血不華色，精爽煙浮，容若槁木：此為鬼幽之相。二人早晚必有殺身之禍，何足畏也！”其舅大罵輅為狂子而去。

卻說曹爽嘗與何晏、鄧颺等畋獵。其弟曹羲諫曰：“兄威權太甚，而好出外遊獵，倘為人所算，悔之無及。”爽叱曰：“兵權在吾手中，何懼之有！”司農桓範亦諫，不聽。時魏主曹芳，改正始十年為嘉平元年。曹爽一向專權，不知仲達虛實，適魏主除李勝為荊州刺史，即令李勝往辭仲達，就探訊息。勝徑到太傅府中，早有門吏報入。司馬懿謂二子曰：“此乃曹爽使來探吾病之虛實也。”乃去冠散發，上床擁被而坐，又令二婢扶策，方請李勝入府。勝至床前拜曰：“一向不見太傅，誰想如此病重。今天子命某為荊州刺史，特來拜辭。”懿佯答曰：“兗州近朔方，好為之備。”勝曰：“除荊州刺史，非兗州也。”懿笑曰：“你方從兗州來？”勝曰：“漢上荊州耳。懿大笑曰：“你從荊州來也！”勝曰：“太傅如何病得這等了？”左右曰：“太傅耳聾。”勝曰：“乞紙筆一用。”左右取紙筆與勝。勝寫畢，呈上，懿看之，笑曰：“吾病的耳聾了。此去保重。”言訖，以手指口。侍婢進湯，懿將口就之，湯流滿襟，乃作哽噎之聲曰：“吾今衰老病篤，死在旦夕矣。二子不肖，望君教之。君若見大將軍，千萬看覷二子！”言訖，倒在床上，聲嘶氣喘。李勝拜辭仲達，回見曹爽，細言其事。爽大喜曰：“此老若

死，吾無憂矣！”司馬懿見李勝去了，遂起身謂二子曰：“李勝此去，回報訊息，曹爽必不忌我矣。只待他出城畋獵之時，方可圖之。”不一日，曹爽請魏主曹芳去謁高平陵，祭祀先帝。大小官僚，皆隨駕出城。爽引三弟，並心腹人何晏等，及御林軍護駕正行，司農桓範叩馬諫曰：“主公總典禁兵，不宜兄弟皆出。倘城中有變，如之奈何？”爽以鞭指而叱之曰：“誰敢為變！再勿亂言！”當日，司馬懿見爽出城，心中大喜，即起舊日手下破敵之人，並家將數十，引二子上馬，徑來謀殺曹爽。正是：閉戶忽然有起色，驅兵自此逞雄風。未知曹爽性命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## 第一百七回 魏主政歸司馬氏 姜維兵敗牛頭山

卻說司馬懿聞曹爽同弟曹羲、曹訓、曹彥並心腹何晏，鄧颺、丁謐、畢軌、李勝等及御林軍，隨魏主曹芳，出城謁明帝墓，就去畋獵。懿大喜，即到省中，令司徒高柔，假以節鉞行大將軍事，先據曹爽營；又令太僕王觀行中領軍事，據曹羲營。懿引舊官入後宮奏郭太后，言爽背先帝託孤之恩，奸邪亂國，其罪當廢。郭太后大驚曰：“天子在外，如之奈何？”懿曰：“臣有奏天子之表，誅奸臣之計。太后勿憂。”太后懼怕，只得從之。懿急令太尉蔣濟、尚書令司馬孚，一同寫表，遣黃門齎出城外，徑至帝前申奏。懿自引大軍據武庫。早有人報知曹爽家。其妻劉氏急出廳前，喚守府官問曰：“今主公在外，仲達起兵何意？”守門將潘舉曰：“夫人勿驚，我去問來。”乃引弓弩手數十人，登門樓望之。正見司馬懿引兵過府前，舉令人亂箭射下，懿不得過。偏將孫謙在後止之曰：“太傅為國家大事，休得放箭。”連止三次，舉方不射。司馬昭護父司馬懿而過，引兵出城屯於洛河，守住浮橋。

且說曹爽手下司馬魯芝，見城中事變，來與參軍辛敞商議曰：“今仲達如此變亂，將如之何？”敞曰：“可引本部兵出城去見天子。”芝然其言。敞急入後堂。其姊辛憲英見之，問曰：“汝有何事，慌速如此？”敞告曰：“天子在外，太傅閉了城門，必將謀逆。憲英曰：“司馬公未必謀逆，特欲殺曹將軍耳。”敞驚曰：“此事未知如何？”憲英曰：“曹將軍非司馬公之對手，必然敗矣。”敞曰：“今魯司馬教我同去，未知可去否？”憲英曰：“職守，人之大義也。凡人在難，猶或恤之；執鞭而棄其事，不祥莫大焉。”敞從其言，乃與魯芝引數十騎，斬關奪門而出。人報知司馬懿。懿恐桓範亦走，急令人召之。範與其子商議。其子曰：“車駕在外，不如南出。”範從其言，乃上馬至平昌門，城門已閉，把門將乃桓範舊吏司蕃也。範袖中取出一竹版曰：“太后有詔，可即開門。”司蕃曰：“請詔驗之。”範叱曰：“汝是吾故吏，何敢如此！”蕃只得開門放出。範出的城外，喚司蕃曰：“太傅造反，汝可速隨我去。”蕃大驚，追之不及。人報知司馬懿。懿大驚曰：“智囊洩矣！如之奈何？”蔣濟曰：“驚馬戀棧豆，必不能用也。”懿乃召許允、陳泰曰：“汝去見曹爽，說太傅別無他事，只是削汝兄弟兵權而已。”許、陳二人去了。又召殿中校尉尹大目至；令蔣濟作書，與目持去見爽。懿分付曰：“汝與爽厚，可領此任。汝見爽，說吾與蔣濟指洛水為誓，只因兵權之事，別無他意。”尹大目依令而去。卻說曹爽正飛鷹走犬之際，忽報城內有變，太傅有表。爽大驚，幾乎落馬。黃門官捧表跪於天子之前。爽接表拆封，令近臣讀之。表略曰：“徵西大都督、太傅臣司馬懿，誠惶誠恐，頓首謹表：臣昔從遼東還，先帝詔陛下與秦王及臣等，升御床，把臣臂，深以後事為念。今大將軍曹爽，背棄顧命，敗亂國典；內則僭擬，外專威權；以黃門張當為都監，專共交關；看察至尊，候伺神器；離間二宮，傷害骨肉；天下洶洶，人懷危懼：此非先帝詔陛下及囑臣之本意也。臣雖朽邁，敢忘往言？太尉

臣濟、尚書令臣孚等，皆以爽為有無君之心，兄弟不宜典兵宿衛。奏永寧宮，皇太后令敕臣如奏施行。臣輒敕主者及黃門令，罷爽、羲、訓吏兵，以侯就第，不得逗留，以稽車駕；敢有稽留，便以軍法從事。臣輒力疾將兵，屯於洛水浮橋，伺察非常。謹此上聞，伏於聖聽。”魏主曹芳聽畢，乃喚曹爽曰：“太傅之言若此，卿如何裁處？”爽手足失措，回顧二弟曰：“為之奈何？”羲曰：“劣弟亦曾諫兄，兄執迷不聽，致有今日。司馬懿譎詐無比，孔明尚不能勝，況我兄弟乎？不如自縛見之，以免一死。”言未畢，參軍辛敞、司馬魯芝到。爽問之。二人告曰：“城中把得鐵桶相似，太傅引兵屯於洛水浮橋，勢將不可復歸。宜早定大計。”正言間，司農桓範驛馬而至，謂爽曰：“太傅已變，將軍何不請天子幸許都，調外兵以討司馬懿耶？”爽曰：“吾等全家皆在城中，豈可投他處求援？”範曰：“匹夫臨難，尚慾望活！今主公身隨天子，號令天下，誰敢不應？豈可自投死地乎？”爽聞言不決，惟流涕而已。範又曰：“此去許都，不過中宿。城中糧草，足支數載。今主公別營兵馬，近在闕南，呼之即至。大司馬之印，某將在此。主公可急行，遲則休矣！”爽曰：“多官勿太催逼，待吾細細思之。”少頃，侍中許允、尚書陳泰至。二人告曰：“太傅只為將軍權重，不過要削去兵權，別無他意。將軍可早歸城中。”爽默然不語。又只見殿中校尉尹大目到。目曰：“太傅指洛水為誓，並無他意。有蔣太尉書在此。將軍可削去兵權，早歸相府。”爽信為良言。桓範又告曰：“事急矣，休聽外言而就死地！”是夜，曹爽意不能決，乃拔劍在手，嗟嘆尋思；自黃昏直流淚到曉，終是狐疑不定。桓範入帳催之曰：“主公思慮一晝夜，何尚不能決？”爽擲劍而嘆曰：“我不起兵，情願棄官，但為富家翁足矣！”範大哭，出帳曰：“曹子丹以智謀自矜！今兄弟三人，真豚犢耳！”痛哭不已。

許允、陳泰令爽先納印綬與司馬懿。爽令將印送去，主簿楊綜扯住印綬而哭曰：“主公今日舍兵權自縛去降，不免東市受戮也！”爽曰：“太傅必不失信於我。”於是曹爽將印綬與許、陳二人，先齎與司馬懿。眾軍見無將印，盡皆四散。爽手下只有數騎官僚。到浮橋時，懿傳令，教曹爽兄弟三人，且回私宅；餘皆發監，聽候敕旨。爽等入城時，並無一人侍從。桓範至浮橋邊，懿在馬上以鞭指之曰：“桓大夫何故如此？”範低頭不語，入城而去。於是司馬懿請駕拔營入洛陽。曹爽兄弟三人回家之後，懿用大鎖鎖門，令居民八百人圍守其宅。曹爽心中憂悶。羲謂爽曰：“今家中乏糧，兄可作書與太傅借糧。如肯以糧借我，必無相害之心。”爽乃作書令人持去。司馬懿覽畢，遂遣人送糧一百斛，運至曹爽府內。爽大喜曰：“司馬公本無害我之心也！”遂不以為憂。原來司馬懿先將黃門張當捉下獄中問罪。當曰：“非我一人，更有何晏、鄧颺、李勝、畢軌，丁謐等五人，同謀篡逆。”懿取了張當供詞，卻捉何晏等勘問明白：皆稱三月間欲反。懿用長枷釘了。城門守將司蕃告稱：“桓範矯詔出城，口稱太傅謀反。”懿曰：“誣人反情，抵罪反坐。”亦將桓範等皆下獄，然後押曹爽兄弟三人並一千人犯，皆斬於市曹，滅其三族；其家產財物，盡抄入庫。

時有曹爽從弟文叔之妻，乃夏侯令女也：早寡而無子，其父欲改嫁之，女截耳自誓。及爽被誅，其父復將嫁之，女又斷去其鼻。其家驚惶，謂之曰：“人生世間，如輕塵棲弱草，何至自苦如此？且夫家又被司馬氏誅戮已盡，守此欲誰為哉？”女泣曰：“吾聞仁者不以盛衰改節，義者不以存亡易心。曹氏盛時，尚欲保終；況今滅亡，何忍棄之？此禽獸之行，吾豈為乎！”懿聞而賢之，聽使乞子以養，為曹氏後。後人有詩曰：“弱草微塵盡達觀，夏侯有女義如山。丈夫不及裙釵節，自顧鬚眉亦汗顏。”卻說司馬懿斬了曹爽，太尉蔣濟曰：“尚有魯芝、辛敞斬關奪門而出，楊綜奪印不與，皆不可縱。”懿曰：“彼各為其主，乃義人也。”遂復各人舊職。辛敞嘆曰：“吾若不問於姊，失大義矣！”後人有詩讚辛憲英曰：“為臣食祿當思報，事主臨危合盡忠。辛氏憲英曾勸弟，故令千載頌高風。”

司馬懿饒了辛敞等，仍出榜曉諭：但有曹爽門下一應人等，盡皆免死；有官者照舊復職。軍民各守家業，內外安堵。何、鄧二人死於非命，果應管輅之言。後人有詩讚管輅曰：“傳得聖賢真妙訣，平原管輅相通神。鬼幽鬼躁分何鄧，未喪先知是死人。”卻說魏主曹芳封司馬懿為丞相，加九錫。懿固辭不肯受。芳不準，令父子三人同領國事。懿忽然想起：“曹爽全家雖誅，尚有夏侯玄守備雍州等處，系爽親族，倘驟然作亂，如何提備？必當處置。”即下詔遣使往雍州，取徵西將軍夏侯玄赴洛陽議事。玄叔夏侯霸聽知大驚，便引本部三千兵造反。有鎮守雍州刺史郭淮，聽知夏侯霸反，即率本部兵來，與夏侯霸交戰。淮出馬大罵曰：“汝既是大魏皇族，天子又不曾虧汝，何故背反？”霸亦罵曰：“吾祖父於國家多建勤勞，今司馬懿何等匹夫，滅吾兄曹爽宗族，又來取我，早晚必思篡位。吾仗義討賊，何反之有？”淮大怒，挺槍驛馬，直取夏侯霸。霸揮刀縱馬來迎。戰不十合，淮敗走，霸隨後趕來。忽聽的後軍吶喊，霸急回馬時，陳泰引兵殺來。郭淮復回，兩路夾攻。霸大敗而走，折兵大半；尋思無計，遂投漢中來降後主。

有人報與姜維，維心不信，令人體訪得實，方教入城。霸拜見畢，哭告前事。維曰：“昔微子去周，成萬古之名：公能匡扶漢室，無愧古人也。”遂設宴相待。維就席問曰：“今司馬懿父子掌握重權，有窺我國之志否？”霸曰：“老賊方圖謀逆，未暇及外。但魏國新有二人，正在妙齡之際，若使領兵馬，實吳、蜀之大患也。”維問：“二人是誰？”霸告曰：“一人現為秘書郎，乃潁川長社人，姓鍾，名會，字士季，太傅鍾繇之子，幼有膽智。繇嘗率二子見文帝，會時年七歲，其兄毓年八歲。毓見帝惶懼，汗流滿面。帝問毓曰：卿何以汗？毓對曰：戰戰惶惶，汗出如漿。帝問會曰：卿何以不汗？會對曰：戰戰慄慄，汗不敢出。帝獨奇之。及稍長，喜讀兵書，深明韜略；司馬懿與蔣濟皆奇其才。一人現為掾吏，乃義陽人也，姓鄧，名艾，字士載，幼年失父，素有大志，但見高山大澤，輒窺度指畫，何處可以屯兵，何處可以積糧，何處可以埋伏。人皆笑之，獨司馬懿奇其才，遂令參贊軍機。艾為人口吃，每奏事必稱艾艾。懿戲謂曰：卿稱艾艾，當有幾艾？艾應聲曰：鳳兮鳳兮，故是一鳳。其資性敏捷，大抵如此。此二人深

可畏也。”維笑曰：“量此孺子，何足道哉！”

於是姜維引夏侯霸至成都，入見後主。維奏曰：“司馬懿謀殺曹爽，又來賺夏侯霸，霸因此投降。目今司馬懿父子專權，曹芳懦弱，魏國將危。臣在漢中有年，兵精糧足；臣願領王師，即以霸為嚮導官，克服中原，重興漢室：以報陛下之恩，以終丞相之志。”尚書令費禕諫曰：“近者，蔣琬、董允皆相繼而亡，內治無人。伯約只宜待時，不宜輕動。”維曰：“不然。人生如白駒過隙，似此遷延歲月，何日恢復中原乎？”禕又曰：“孫子云：知彼知己，百戰百勝。我等皆不如丞相遠甚，丞相尚不能恢復中原，何況我等？”維曰：“吾久居隴上，深知羌人之心；今若結羌人為援，雖未能克復中原，自隴而西，可斷而有也。”後主曰：“卿既欲伐魏，可盡忠竭力，勿墮銳氣，以負朕命。”於是姜維領敕辭朝，同夏侯霸徑到漢中，計議起兵。維曰：“可先遣使去羌人處通盟，然後出西平，近雍州。先築二城於麴山之下，令兵守之，以為犄角之勢。我等盡發糧草於川口，依丞相舊制，次第進兵。”

是年秋八月，先差蜀將句安、李歆同引一萬五千兵，往麴山前連築二城：句安守東城，李歆守西城。早有細作報與雍州刺史郭淮。淮一面申報洛陽，一面遣副將陳泰引兵五萬，來與蜀兵交戰。句安、李歆各引一軍出迎；因兵少不能抵敵，退入城中。泰令兵四面圍住攻打，又以兵斷其漢中糧道。句安、李歆城中糧缺。郭淮自引兵亦到，看了地勢，忻然而喜；回到寨中，乃與陳泰計議曰：“此城山勢高阜，必然水少，須出城取水；若斷其上流，蜀兵皆渴死矣。”遂令軍士掘土堰斷上流。城中果然無水。李歆引兵出城取水，雍州兵圍困甚急。歆死戰不能出，只得退入城去。句安城中亦無水，乃會了李歆，引兵出城，並在一處；大戰良久，又敗入城去。軍士枯渴。安與歆曰：“姜都督之兵，至今未到，不知何故。”歆曰：“我當捨命殺出求救。”遂引數十騎，開了城門，殺將出來。雍州兵四面圍合，歆奮死衝突，方才得脫；只落得獨自一人，身帶重傷，餘皆沒於亂軍之中。是夜北風大起，陰雲布合，天降大雪，因此城內蜀兵分糧化雪而食。

卻說李歆撞出重圍，從西山小路行了兩日，正迎著姜維人馬。歆下馬伏地告曰：“麴山二城，皆被魏兵圍困，絕了水道。幸得天降大雪，因此化雪度日。甚是危急。”維曰：“吾非來遲；為聚羌兵未到，因此誤了。”遂令人送李歆入川養病。維問夏侯霸曰：“羌兵未到，魏兵圍困麴山甚急，將軍有何高見？”霸曰：“若等羌兵到，麴山二城皆陷矣。吾料雍州兵，必盡來麴山攻打，雍州城定然空虛。將軍可引兵徑往牛頭山，抄在雍州之後：郭淮、陳泰必回救雍州，則麴山之圍自解矣。”維大喜曰：“此計最善！”於是姜維引兵望牛頭山而去。

卻說陳泰見李歆殺出城去了，乃謂郭淮曰：“李歆若告急於姜維，姜維料吾大兵皆在麴山，必抄牛頭山襲吾之後。將軍可引一軍去取洮水，斷絕蜀兵糧道；吾分兵一半，徑往牛頭山擊之。彼若知糧道已絕，必然自走矣。”郭淮從之，遂引一軍暗取洮水。陳泰引一軍徑往牛頭山來。

卻說姜維兵至牛頭山，忽聽的前軍發喊，報說魏兵截住去路。維慌忙自到軍前視之。陳泰大喝曰：“汝欲襲吾雍州！吾已等候多時了！”維大怒，挺槍縱馬，直取陳泰。泰揮刀而迎。戰不三合，泰敗走，維揮兵掩殺。雍州兵退回，佔住山頭。維收兵就牛頭山下寨。維每日令兵搦戰，不分勝負。夏侯霸謂姜維曰：“此處不是久停之所。連日交戰，不分勝負，乃誘兵之計耳，必有異謀。不如暫退，再作良圖。”正言間，忽報郭淮引一軍取洮水，斷了糧道。維大驚，急令夏侯霸先退，維自斷後。陳泰分兵五路趕來。維獨拒五路總口，戰住魏兵。泰勒兵上山，矢石如雨。維急退到洮水之時，郭淮引兵殺來。維引兵往來衝突。魏兵阻其去路，密如鐵桶。維奮死殺出，折兵大半，飛奔上陽平關來。前面又一軍殺到；為首一員大將，縱馬橫刀而出。那人生得圓面大耳，方口厚唇，左目下生個黑瘤，瘤上生數十根黑毛，乃司馬懿長子驍騎將軍司馬師也。維大怒曰：“孺子焉敢阻吾歸路！”拍馬挺槍，直來刺師。師揮刀相迎。只三合，殺敗了司馬師，維脫身徑奔陽平關來。城上人開門放入姜維。司馬師也來搶關，兩邊伏弩齊發，一弩發十矢，乃武侯臨終時所遺連弩之法也。正是：難支此日三軍敗，獨賴當年十矢傳。未知司馬師性命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

## 第一百八回 丁奉雪中奮短兵 孫峻席間施密計

卻說姜維正走，遇著司馬懿引兵攔截。原來姜維取雍州之時，郭淮飛報入朝，魏主與司馬懿商議停當，懿遣長子司馬懿引兵五萬，前來雍州助戰；師聽知郭淮敵退蜀兵，師料蜀兵勢弱，就來半路擊之。直趕到陽平關，卻被姜維用武侯所傳連弩法，於兩邊暗伏連弩百餘張，一弩發十矢，皆是藥箭，兩邊弩箭齊發，前軍連人帶馬射死不知其數。司馬懿於亂軍之中，逃命而回。卻說麴山城中蜀將句安，見援兵不至，乃開門降魏。姜維折兵數萬，領敗兵回漢中屯紮。司馬懿自還洛陽。至嘉平三年秋八月，司馬懿染病，漸漸沉重，乃喚二子至榻前囑曰：“吾事魏歷年，官授太傅，人臣之位極矣；人皆疑吾有異志，吾嘗懷恐懼。吾死之後，汝二人善理國政。慎之！慎之！”言訖而亡。長子司馬懿，次子司馬昭，二人申奏魏主曹芳。芳厚加祭葬，優錫贈諡；封懿為大將軍，總領尚書機密大事，昭為驃騎上將軍。卻說吳主孫權，先有太子孫登，乃徐夫人所生，於吳赤烏四年身亡，遂立次子孫和為太子，乃琅琊王夫人所生。和因與全公主不睦，被公主所譖，權廢之，和憂恨而死，又立三子孫亮為太子，乃潘夫人所生。此時陸遜、諸葛瑾皆亡，一應大小事務，皆歸於諸葛恪。太元元年秋八月初一日，忽起大風，江海湧濤，平地水深八尺。吳主先陵所種松柏，盡皆拔起，直飛到建業城南門外，倒卓於道上。權因此受驚成病。至次年四月內，病勢沉重，乃召太傅諸葛恪、大司馬呂岱至榻前，囑以後事。囑訖而薨。在位二十四年，壽七十一歲，乃蜀漢延熙十五年也。後人有詩曰：“紫髯碧眼號英雄，能使臣僚肯盡忠。二十四年興大業，龍盤虎踞在江東。”

孫權既亡，諸葛恪立孫亮為帝，大赦天下，改元建興元年；諡權曰大皇帝，葬於蔣陵。早有細作探知其事，報入洛陽。司馬懿聞孫權已死，遂議起兵伐吳。尚書傅嘏曰：“吳有長江之險，先帝屢次征伐，皆不遂意；不如各守邊疆，乃為上策。”師曰：“天道三十年一變，豈得常為鼎峙乎？吾欲伐吳。”昭曰：“今孫權新亡，孫亮幼懦，其隙正可乘也。”遂令徵南大將軍王昶引兵十萬攻南郡，徵東將軍胡遵引兵十萬攻東興，鎮南都督毋丘儉引兵十萬攻武昌；三路進發。又遣弟司馬昭為大都督，總領三路軍馬。

是年冬十二月，司馬昭兵至東吳邊界，屯住人馬，喚王昶、胡遵、毋丘儉到帳中計議曰：“東吳最緊要處，惟東興郡也。今他築起大堤，左右又築兩城，以防巢湖後面攻擊，諸公須要仔細。”遂令王昶、毋丘儉各引一萬兵，列在左右：“且勿進發；待取了東興郡，那時一齊進兵。”昶、儉二人受令而去。昭又令胡遵為先鋒，總領三路兵前去：“先搭浮橋，取東興大堤；若奪得左右二城，便是大功。”遵領兵來搭浮橋。

卻說吳太傅諸葛恪，聽知魏兵三路而來，聚眾商議。平北將軍丁奉曰：“東興乃東吳緊要處所，若有失，則南郡、武昌危矣。”恪曰：“此論正合吾意。公可就引三千水兵從江中去，吾隨後令呂據、唐諮、留贊各引一萬馬步兵，分三路來接應。但聽連珠炮響，一齊進兵。吾自引大兵後至。”丁奉得令，即引三千水兵，分作三十隻船，望東興

而來。

卻說胡遵渡過浮橋，屯軍於堤上，差桓嘉、韓綜攻打二城。左城中乃吳將全端守把，右城中乃吳將留略守把。此二城高峻堅固，急切攻打不下。全、留二人見魏兵勢大，不敢出戰，死守城池。胡遵在徐塘下寨。時值嚴寒，天降大雪，胡遵與眾將設席高會。忽報水上有三十隻戰船來到。遵出寨視之，見船將次傍岸，每船上約有百人。遂還帳中，謂諸將曰：“不過三千人耳，何足懼哉！”只令部將哨探，仍前飲酒。

丁奉將船一字兒拋在水上，乃謂部將曰：“大丈夫立功名，取富貴，正在今日！”遂令眾軍脫去衣甲，卸了頭盔，不用長槍大戟，止帶短刀。魏兵見之大笑，更不準備。忽然連珠炮響了三聲，丁奉扯刀當先，一躍上岸。眾軍皆拔短刀，隨奉上岸，砍入魏寨，魏兵措手不及。韓綜急拔帳前大戟迎之，早被丁奉搶入懷內，手起刀落，砍翻在地。桓嘉從左邊轉出，忙綽槍刺丁奉，被奉挾住槍桿。嘉棄槍而走，奉一刀飛去，正中左肩，嘉望後便倒。奉趕上，就以槍刺之。三千吳兵，在魏寨中左衝右突。胡遵急上馬奪路而走。魏兵齊奔上浮橋，浮橋已斷，大半落水而死；殺倒在雪地者，不知其數。車仗馬匹軍器，皆被吳兵所獲。司馬昭、王昶、毋丘儉聽知東興兵敗，亦勒兵而退。卻說諸葛恪引兵至東興，收兵賞勞了畢，乃聚諸將曰：“司馬昭兵敗北歸，正好乘勢進取中原。”遂一面遣人齎書入蜀，求姜維進兵攻其北，許以平分天下；一面起大兵二十萬，來伐中原。臨行時，忽見一道白氣，從地而起，遮斷三軍，對面不見。蔣延曰：“此氣乃白虹也，主喪兵之兆。太傅只可回朝，不可伐魏。”恪大怒曰：“汝安敢出不利之言，以慢吾軍心！”叱武士斬之。眾皆告免，恪乃貶蔣延為庶人，仍催兵前進。丁奉曰：“魏以新城為總隘口，若先取得此城，司馬師破膽矣。”恪大喜，即趨兵直至新城。守城牙門將軍張特，見吳兵大至，閉門堅守。恪令兵四面圍定。早有流星馬報入洛陽。主簿虞松告司馬師曰：“今諸葛恪困新城，且未可與戰。吳兵遠來，人多糧少，糧儘自走矣。待其將走，然後擊之，必得全勝。但恐蜀兵犯境，不可不防。”師然其言，遂令司馬昭引一軍助郭淮防姜維；毋丘儉、胡遵拒住吳兵。

卻說諸葛恪連月攻打新城不下，下令眾將：“併力攻城，怠慢者立斬。”於是諸將奮力攻打。城東北角將陷。張特在城中定下一計：乃令一舌辯之士，齎捧冊籍，赴吳寨見諸葛恪，告曰：“魏國之法：若敵人困城，守城將堅守一百日，而無救兵至，然後出城降敵者，家族不坐罪。今將軍圍城已九十餘日；望乞再容數日，某主將盡率軍民出城投降。今先具冊籍呈上。”恪深信之，收了軍馬，遂不攻城。原來張特用緩兵之計，哄退吳兵，遂拆城中房屋，於破城處修補完備，乃登城大罵曰：“吾城中尚有半年之糧，豈肯降吳狗耶！盡戰無妨！”恪大怒，催兵打城。城上亂箭射下。恪額上正中一箭，翻身落馬。諸將救起還寨，金瘡舉發。眾軍皆無戰心；又因天氣亢炎，軍士多病。恪金瘡稍可，欲催兵攻城。營吏告曰：“人人皆病，安能戰乎？”恪大怒曰：“再說病者斬之！”眾軍聞知，逃者無數。忽報都督蔡林引本部軍投魏去了。恪大驚，自乘馬遍視各營

，果見軍士面色黃腫，各帶病容。遂勒兵還吳。早有細作報知毋丘儉。儉盡起大兵，隨後掩殺。

吳兵大敗而歸，恪甚羞慚，託病不朝。吳主孫亮自幸其宅問安，文武官僚皆來拜見。恪恐人議論，先搜求眾官將過失，輕則發遣邊方，重則斬首示眾。於是內外官僚，無不悚懼。又令心腹將張約、朱恩管御林軍。以為牙爪。卻說孫峻字子遠，乃孫堅弟孫靜曾孫，孫恭之子也；孫權存日，甚愛之，命掌御林軍馬。今聞諸葛恪令張約、朱恩二人掌御林軍，奪其權，心中大怒。太常卿滕胤，素與諸葛恪有隙，乃乘間說峻曰：“諸葛恪專權恣虐，殺害公卿，將有不臣之心。公系宗室，何不早圖之？”峻曰：“我有是心久矣；今當即奏天子，請旨誅之。”於是孫峻、滕胤入見吳主孫亮，密奏其事。亮曰：“朕見此人，亦甚恐怖；常欲除之，未得其便。今卿等果有忠義，可密圖之。”胤曰：“陛下可設席召恪，暗伏武士於壁衣中，擲杯為號，就席間殺之，以絕後患。”亮從之。

卻說諸葛恪自兵敗回朝，託病居家，心神恍惚。一日，偶出中堂，忽見一人穿麻掛孝而入。恪叱問之，其人大驚無措。恪令拿下拷問，其人告曰：“某因新喪父親，入城請僧追薦；初見是寺院而入，卻不想是太傅之府。卻怎生來到此處也？”恪大怒，召守門軍士問之。軍士告曰：“某等數十人，皆荷戈把門，未嘗暫離，並不見一人入來。”恪大怒，盡數斬之。是夜，恪睡臥不安，忽聽得正堂中聲響如霹靂。恪自出視之，見中梁折為兩段。恪驚歸寢室，忽然一陣陰風起處，見所殺披麻人與守門軍士數十人，各提頭索命。恪驚倒在地，良久方蘇。次早洗面，聞水甚血臭。恪叱侍婢，連換數十盆，皆臭無異。恪正驚疑間，忽報天子有使至，宣太傅赴宴。

恪令安排車仗。方欲出府，有黃犬銜住衣服，嚶嚶作聲，如哭之狀。恪怒曰：“犬戲我也！”叱左右逐去之，遂乘車出府。行不數步，見車前一道白虹，自地而起，如白練沖天而去。恪甚驚怪，心腹將張約進車前密告曰；“今日宮中設宴，未知好歹，主公不可輕入。”恪聽罷，便令回車。行不到十餘步，孫峻、滕胤乘馬至車前曰：“太傅何故便回？”恪曰：“吾忽然腹痛，不可見天子。”胤曰：“朝廷為太傅軍回，不曾面敘，故特設宴相召，兼議大事。太傅雖感貴恙，還當勉強一行。”恪從其言，遂同孫峻、滕胤入宮，張約亦隨入。

恪見吳主孫亮，施禮畢，就席而坐。亮命進酒，恪心疑，辭曰：“病軀不勝杯酌。”孫峻曰：“太傅府中常服藥酒，可取飲乎？”恪曰：“可也。”遂令從人回府取自制藥酒到，恪方才放心飲之。酒至數巡，吳主孫亮託事先起。孫峻下殿，脫了長服，著短衣，內披環甲，手提利刃，上殿大呼曰：“天子有詔誅逆賊！”諸葛恪大驚，擲杯於地，欲拔劍迎之，頭已落地。張約見峻斬恪，揮刀來迎。峻急閃過，刀尖傷其左指。峻轉身一刀，砍中張約右臂。武士一齊擁出，砍倒張約，剝為肉泥。孫峻一面令武士收恪家眷，一面令人將張約並諸葛恪屍首，用蘆蓆包裹，以小車載出，棄於城南門外石子崗亂冢坑內。卻說諸葛恪之妻正在房中心神恍惚，動止不寧，忽一婢女入房。恪妻問曰：“

汝遍身如何血臭？”其婢忽然反目切齒，飛身跳躍，頭撞屋樑，口中大叫：“吾乃諸葛恪也！被奸賊孫峻謀殺！”恪閤家老幼，驚惶號哭。不一時，軍馬至，圍住府第，將恪全家老幼，俱縛至市曹斬首。時吳建興二年冬十月也。昔諸葛瑾存日，見恪聰明盡顯於外，嘆曰：“此子非保家之主也！”又魏光祿大夫張緝，曾對司馬師曰：“諸葛恪不久死矣。”師問其故，緝曰：“威震其主，何能久乎？”至此果中其言。卻說孫峻殺了諸葛恪，吳主孫亮封峻為丞相、大將軍、富春侯，總督中外諸軍事。自此權柄盡歸孫峻矣。

且說姜維在成都，接得諸葛恪書，欲求相助伐魏，遂入朝，奏準後主，復起大兵，北伐中原。正是：一度興師未奏績，兩番討賊欲成功。未知勝負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## 第一百九回 困司馬漢將奇謀 廢曹芳魏家果報

蜀漢延熙十六年秋，將軍姜維起兵二十萬，令廖化、張翼為左右先鋒，夏侯霸為參謀，張嶷為運糧使，大兵出陽平關伐魏。維與夏侯霸商議曰：“向取雍州，不克而還；今若再出，必又有準備。公有何高見？”霸曰：“隴上諸郡，只有南安錢糧最廣；若先取之，足可為本。曩者不克而還，蓋因羌兵不至。今可先遣人會羌人於隴右，然後進兵出石營，從董亭直取南安。”維大喜曰：“公言甚妙！”遂遣卻正為使，齎金珠蜀錦入羌，結好羌王。羌王迷當，得了禮物，便起兵五萬，令羌將俄何燒戈為大先鋒，引兵南安來。

魏左將軍郭淮聞報，飛奏洛陽。司馬師問諸將曰：“誰敢去敵蜀兵？”輔國將軍徐質曰：“某願往。”師素知徐質英勇過人，心中大喜，即令徐質為先鋒，令司馬昭為大都督，領兵望隴西進發。軍至董亭，正遇姜維，兩軍列成陣勢。徐質使開出大斧，出馬挑戰。蜀陣中廖化出迎。戰不數合，化拖刀敗回。張翼縱馬挺槍而迎，戰不數合，又敗入陣。徐質驅兵掩殺，蜀兵大敗，退三十餘里。司馬昭亦收兵回，各自下寨。

姜維與夏侯霸商議曰：“徐質勇甚，當以何策擒之？”霸曰：“來日詐敗，以埋伏之計勝之。”維曰：“司馬昭乃仲達之子，豈不知兵法？若見地勢掩映，必不肯追。吾見魏兵累次斷吾糧道，今卻用此計誘之，可斬徐質矣。”遂喚廖化分付如此如此，又喚張翼分付如此如此：二人領兵去了。一面令軍士於路撒下鐵蒺藜，寨外多排鹿角，示以久計。

徐質連日引兵搦戰，蜀兵不出。哨馬報司馬昭說：“蜀兵在鐵籠山後，用木牛流馬搬運糧草，以為久計，只待羌兵策應。”昭喚徐質曰：“昔日所以勝蜀者，因斷彼糧道也。今蜀兵在鐵籠山後運糧，汝今夜引兵五千，斷其糧道，蜀兵自退矣。”徐質領令，初更時分，引兵望鐵籠山來，果見蜀兵二百餘人，驅百餘頭木牛流馬，裝載糧草而行。魏兵一聲喊起，徐質當先攔住。蜀兵盡棄糧草而走。質分兵一半，押送糧草回寨；自引兵一半追來。追不到十里，前面車仗橫截去路。質令軍士下馬拆開車仗，只見兩邊忽然火起。質急勒馬回走，後面山僻窄狹處，亦有車仗截路，火光迸起。質等冒煙突火，縱馬而出。一聲炮響，兩路軍殺來：左有廖化，右有張翼，大殺一陣，魏兵大敗。

徐質奮死隻身而走，人困馬乏，正奔走間，前面一枝兵殺到，乃姜維也。質大驚無措，被維一槍刺倒座下馬，徐質跌下馬來，被眾軍亂刀砍死。質所分一半押糧兵，亦被夏侯霸所擒，盡降其眾。霸將魏兵衣甲馬匹，令蜀兵穿了，就令騎坐，打著魏軍旗號，從小路徑奔回魏寨來。魏軍見本部兵回，開門放入，蜀兵就寨中殺起。司馬昭大驚，慌忙上馬走時，前面廖化殺來。昭不能前進，急退時，姜維引兵從小路殺到。昭四下無路，只得勒兵上鐵籠山據守。原來此山只有一條路，四下皆險峻難上；其上惟有一泉，止

夠百人之飲，——此時昭手下有六千人，被姜維絕其路口，山上泉水不敷，人馬枯渴。昭仰天長嘆曰：“吾死於此地矣！”後人有詩曰：“妙算姜維不等閒，魏師受困鐵籠間：龐涓始入馬陵道，項羽初圍九里山。”

主簿王韜曰：“昔日耿恭受困，拜井而得甘泉。將軍何不效之？”昭從其言，遂上山頂泉邊，再拜而祝曰：“昭奉詔來退蜀兵，若昭合死，令甘泉枯竭，昭自當刎頸，教部軍盡降；如壽祿未終，願蒼天早賜甘泉，以活眾命！”祝畢，泉水湧出，取之不竭，因此人馬不死。

卻說姜維在山下困住魏兵，謂眾將曰：“昔日丞相在上方谷，不曾捉住司馬懿，吾深為恨；今司馬昭必被吾擒矣。”

卻說郭淮聽知司馬昭困於鐵籠山上，欲提兵來。陳泰曰：“姜維會合羌兵，欲先取南安。今羌兵已到，將軍若撤兵去救，羌兵必乘虛襲我後也。可先令人詐降羌人，於中取事；若退了此兵，方可救鐵籠之圍。”郭淮從之，遂令陳泰引五千兵，徑到羌王寨內，解甲而入，泣拜曰：“郭淮妄自尊大，常有殺泰之心，故來投降。郭淮軍中虛實，某俱知之。只今夜願引一軍前去劫寨，便可成功。如兵到魏寨，自有內應。”迷當大喜，遂令俄何燒戈同陳泰來劫魏寨。俄何燒戈教泰降兵在後，令泰引羌兵為前部。是夜二更，竟到魏寨，寨門大開。陳泰一騎馬先入。俄何燒戈驛馬挺槍入寨之時，只叫得一聲苦，連人帶馬，跌在陷坑裡。陳泰兵從後面殺來，郭淮從左邊殺來，羌兵大亂，自相踐踏，死者無數，生者盡降。俄何燒戈自刎而死。郭淮、陳泰引兵直殺到羌人寨中，迷當大王急出帳上馬時，被魏兵生擒活捉，來見郭淮。淮慌下馬，親去其縛，用好言撫慰曰：“朝廷素以公為忠義，今何故助蜀人也？”迷當慚愧伏罪。淮乃說迷當曰：“公今為前部，去解鐵籠山之圍，退了蜀兵，吾奏準天子，自有厚賜。”

迷當從之，遂引羌兵在前，魏兵在後，徑奔鐵籠山。時值三更，先令人報知姜維。維大喜，教請入相見。魏兵多半雜在羌人部內；行到蜀寨前，維令大兵皆在寨外屯紮，迷當引百餘人到中軍帳前。姜維、夏侯霸二人出迎。魏將不等迷當開言，就從背後殺將起來。維大驚，急上馬而走。羌、魏之兵，一齊殺入。蜀兵四分五落，各自逃生。維手無器械，腰間止有一副弓箭，走得慌忙，箭皆落了，只有空壺。維望山中而走，背後郭淮引兵趕來；見維手無寸鐵，乃驛馬挺槍追之。看看至近，維虛拽弓弦，連響十餘次。淮連躲數番，不見箭到，知維無箭，乃掛住鋼槍，拈弓搭箭射之。維急閃過，順手接了，就扣在弓弦上；待淮追近，望面門上盡力射去，淮應弦落馬。維勒回馬來殺郭淮，魏軍驟至。維下手不及，只掣得淮槍而去。魏兵不敢追趕，急救淮歸寨，拔出箭頭，血流不止而死。司馬昭下山引兵追趕，半途而回。夏侯霸隨後逃至，與姜維一齊奔走。維折了許多人馬，一路收扎不住，自回漢中。雖然兵敗，卻射死郭淮，殺死徐質，挫動魏國之威，將功補罪。卻說司馬昭犒勞羌兵，發遣回國去訖，班師還洛陽，與兄司馬師專制朝權，群臣莫敢不服。魏主曹芳每見師入朝，戰慄不已，如針刺背。一日，芳設朝，見

師帶劍上殿，慌忙下榻迎之。師笑曰：“豈有君迎臣之禮也，請陛下穩便。”須臾，群臣奏事，司馬師俱自剖斷，並不啟奏魏主。少時朝退，師昂然下殿，乘車出內，前遮後擁，不下數千人馬。

芳退入後殿，顧左右止有三人：乃太常夏侯玄，中書令李豐，光祿大夫張緝，緝乃張皇后之父，曹芳之皇丈也。芳叱退近侍，同三人至密室商議。芳執張緝之手而哭曰：“司馬師視朕如小兒，覷百官如草芥，社稷早晚必歸此人矣！”言訖大哭。李豐奏曰：“陛下勿憂。臣雖不才，願以陛下之明詔，聚四方之英傑，以剿此賊。”夏侯玄奏曰：“臣叔夏侯霸降蜀，因懼司馬兄弟謀害故耳；今若剿除此賊，臣叔必回也。臣乃國家舊戚，安敢坐視奸賊亂國，願同奉詔討之。”芳曰：“但恐不能耳。”三人哭奏曰：“臣等誓當同心滅賊，以報陛下！”芳脫下龍鳳汗衫，咬破指尖，寫了血詔，授與張緝，乃囑曰：“朕祖武皇帝誅董卓，蓋為機事不密也。卿等須謹細，勿洩於外。”豐曰：“陛下何出此不利之言？臣等非董卓之輩，司馬師安比武祖也？陛下勿疑。”

三人辭出，至東華門左側，正見司馬師帶劍而來，從者數百人，皆持兵器。三人立於道傍。師問曰：“汝三人退朝何遲？”李豐曰：“聖上在內廷觀書，我三人侍讀故耳。”師曰：“所看何書？”豐曰：“乃夏、商、週三代之書也。”師曰：“上見此書，問何故事？”豐曰：“天子所問伊尹扶商、周公攝政之事，我等皆奏曰：今司馬大將軍，即伊尹、周公也。”師冷笑曰：“汝等豈將吾比伊尹、周公！其心實指吾為王莽、董卓！”三人皆曰：“我等皆將軍門下之人，安敢如此？”師大怒曰：“汝等乃口諛之人！適間與天子在密室中所哭何事？”三人曰：“實無此狀。”師叱曰：“汝三人淚眼尚紅，如何抵賴！”夏侯玄知事已洩，乃厲聲大罵曰：“吾等所哭者，為汝威震其主，將謀篡逆耳！”師大怒，叱武士捉夏侯玄。玄揎拳裸袖，徑擊司馬師，卻被武士擒住。師令將各人搜檢，於張緝身畔搜出一龍鳳汗衫，上有血字。左右呈與司馬師。師視之，乃密詔也。詔曰：“司馬師弟兄，共持大權，將圖篡逆。所行詔制，皆非朕意。各部官兵將士，可同仗忠義，討滅賊臣，匡扶社稷。功成之日，重加爵賞。”司馬師看畢，勃然大怒曰：“原來汝等正欲謀害吾兄弟！情理難容！”遂令將三人腰斬於市，滅其三族。三人罵不絕口。比臨東市中，牙齒盡被打落，各人含糊數罵而死。

師直入後宮。魏主曹芳正與張皇后商議此事。皇后曰：“內廷耳目甚多，倘事洩露，必累妾矣！”正言間，忽見師入，皇后大驚。師按劍謂芳曰：“臣父立陛下為君，功德不在周公之下；臣事陛下，亦與伊尹何別乎？今反以恩為仇，以功為過，欲與二三小臣，謀害臣兄弟，何也？”芳曰：“朕無此心。”師袖中取出汗衫，擲之於地曰：“此誰人所作耶！”芳魂飛天外，魄散九霄，戰慄而答曰：“此皆為他人所逼故也。朕豈敢與此心？”師曰：“妄誣大臣造反，當加何罪？”芳跪告曰：“朕合有罪，望大將軍恕之！”師曰：“陛下請起。國法未可廢也。”乃指張皇后曰：“此是張緝之女，理當除之！”芳大哭求免，師不從，叱左右將張後捉出，至東華門內，用白練絞死。後人有詩

曰：“當年伏後出宮門，跌足哀號別至尊。司馬今朝依此例，天教還報在兒孫。”

次日，司馬師大會群臣曰：“今主上荒淫無道，褻近娼優，聽信讒言，閉塞賢路：其罪甚於漢之昌邑，不能主天下。吾謹按伊尹、霍光之法，別立新君，以保社稷，以安天下，如何？”眾皆應曰：“大將軍行伊、霍之事，所謂應天順人，誰敢違命？”師遂同多官入永寧宮，奏聞太后。太后曰：“大將軍欲立何人為君？”師曰：“臣觀彭城王曹據，聰明仁孝，可以為天下之主。”太后曰：“彭城王乃老身之叔，今立為君，我何以當之？今有高貴鄉公曹髦，乃文皇帝之孫；此人溫恭克讓，可以立之。卿等大臣，從長計議。”一人奏曰：“太后之言是也。便可立之。”眾視之，乃司馬師宗叔司馬孚也。師遂遣使往元城召高貴鄉公；請太后升太極殿，召芳貴之曰：“汝荒淫無度，褻近娼優，不可承天下；當納下璽綬，復齊王之爵，目下起程，非宣召不許入朝。”芳泣拜太后，納了國寶，乘王車大哭而去。只有數員忠義之臣，含淚而送。後人有詩曰：“昔日曹瞞相漢時，欺他寡婦與孤兒。誰知四十餘年後，寡婦孤兒亦被欺。”卻說高貴鄉公曹髦，字彥士，乃文帝之孫，東海定王霖之子也。當日，司馬師以太后命宣至，文武官僚備鑾駕於西掖門外拜迎。髦慌忙答禮。太尉王肅曰：“主上不當答禮。”髦曰：“吾亦人臣也，安得不答禮乎？”文武扶髦上輦入宮，髦辭曰：“太后詔命，不知為何，吾安敢乘輦而入？”遂步行至太極東堂。司馬師迎著，髦先下拜，師急扶起。問候已畢，引見太后。後曰：“吾見汝年幼時，有帝王之相；汝今可為天下之主：務須恭儉節用，布德施仁，勿辱先帝也。”髦再三謙辭。師令文武請髦出太極殿，是日立為新君，改嘉平六年為正元元年，大赦天下，假大將軍司馬師黃鉞，入朝不趨，奏事不名，帶劍上殿。文武百官，各有封賜。

正元二年春正月，有細作飛報，說鎮東將軍毋丘儉、揚州刺史文欽，以廢主為名，起兵前來。司馬師大驚。正是：漢臣曾有勤王志，魏將還興討賊師。未知如何迎敵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

## 第一百十回 文鴛單騎退雄兵 姜維背水破大敵

卻說魏正元二年正月，揚州都督、鎮東將軍、領淮南軍馬毋丘儉，字仲恭，河東聞喜人也。聞司馬師擅行廢立之事，心中大怒。長子毋丘甸曰：“父親官居方面，司馬師專權廢主，國家有累卵之危，安可宴然自守？”儉曰：“吾兒之言是也。”遂請刺史文欽商議。欽乃曹爽門下客，當日聞儉相請，即來參謁。儉邀入後堂，禮畢，說話間，儉流淚不止。欽問其故，儉曰：“司馬師專權廢主，天地反覆，安得不傷心乎！”欽曰：“都督鎮守方面，若肯仗義討賊，欽願舍死相助。欽中子文淑，小字阿鴛，有萬夫不當之勇，常欲殺司馬師兄弟，與曹爽報仇，今可令為先鋒。”儉大喜，即時酹酒為誓。二人詐稱太后有密詔，令淮南大小官兵將士，皆入壽春城，立一罈於西，宰白馬歃血為盟，宣言司馬師大逆不道，今奉太后密詔，令盡起淮南軍馬，仗義討賊。眾皆悅服。儉提六萬兵，屯於項城。文欽領兵二萬在外為遊兵，往來接應。儉移檄諸郡，令各起兵相助。卻說司馬師左眼肉瘤，不時痛癢，乃命醫官割之，以藥封閉，連日在府養病；忽聞淮南告急，乃請太尉王肅商議。肅曰：“昔關雲長威震華夏，孫權令呂蒙襲取荊州，撫卹將士家屬，因此關公軍勢瓦解，今淮南將士家屬，皆在中原，可急撫卹，更以兵斷其歸路：必有土崩之勢矣。”師曰：“公言極善。但吾新割目瘤，不能自往。若使他人，心又不穩。”時中書侍郎鍾會在側，進言曰：“淮楚兵強，其鋒甚銳；若遣人領兵去退，多是不利。倘有疏虞，則大事廢矣。”師蹶然起曰：“非吾自在，不可破賊！”遂留弟司馬昭守洛陽，總攝朝政。師乘軟輿，帶病東行。令鎮東將軍諸葛誕，總督豫州諸軍，從安風津取壽春；又令徵東將軍胡遵，領青州諸軍，出譙、宋之地，絕其歸路；又遣荊州刺史、監軍王基，領前部兵，先取鎮南之地。師領大軍屯於襄陽，聚文武於帳下商議。光祿勳鄭袤曰：“毋丘儉好謀而無斷，文欽有勇而無智。今大軍出其不意，江、淮之卒銳氣正盛，不可輕敵；只宜深溝高壘，以挫其銳。此亞夫之長策也。”監軍王基曰：“不可。淮南之反，非軍民思亂也；皆因毋丘儉勢力所逼，不得已而從之。若大軍一臨，必然瓦解。”師曰：“此言甚妙。”遂進兵於潁水之上，中軍屯於潁橋。基曰：“南頓極好屯兵，可提兵星夜取之。若遲則毋丘儉必先至矣。”師遂令王基領前部兵來南頓城下寨。

卻說毋丘儉在項城，聞知司馬師自來，乃聚眾商議。先鋒葛雍曰：“南頓之地，依山傍水，極好屯兵；若魏兵先佔，難以驅遣，可速取之。”儉然其言，起兵投南頓來。正行之間，前面流星馬報說，南頓已有人馬下寨。儉不信，自到軍前視之，果然旌旗遍野，營寨齊整。儉回到軍中，無計可施。忽哨馬飛報：“東吳孫峻提兵渡江襲壽春來了。”儉大驚曰：“壽春若失，吾歸何處！”是夜退兵於項城。

司馬師見毋丘儉軍退，聚多官商議。尚書傅嘏曰：“今儉兵退者，憂吳人襲壽春也。必回項城分兵拒守。將軍可令一軍取樂嘉城，一軍取項城，一軍取壽春，則淮南之卒必

退矣。兗州刺史鄧艾，足智多謀；若領兵徑取樂嘉，更以重兵應之，破賊不難也。”師從之，急遣使持檄文，教鄧艾起兗州之兵破樂嘉城。師隨後引兵到彼會合。

卻說毋丘儉在項城，不時差人去樂嘉城哨探，只恐有兵來。請文欽到營共議，欽曰：“都督勿憂。我與拙子文鴛，只消五千兵，取保樂嘉城。”儉大喜。欽父子引五千兵投樂嘉來。前軍報說：“樂嘉城西，皆是魏兵，約有萬餘。遙望中軍，白旄黃鉞，皂蓋朱幡，簇擁虎帳，內豎一面錦繡帥字旗，必是司馬師也，安立營寨，尚未完備。”時文鴛懸鞭立於父側，聞知此語，乃告父曰：“趁彼營寨未成，可分兵兩路，左右擊之，可全勝也。”欽曰：“何時可去？”鴛曰：“今夜黃昏，父引二千五百兵，從城南殺來；兒引二千五百兵，從城北殺來；三更時分，要在魏寨會合。”欽從之，當晚分兵兩路。且說文鴛年方十八歲，身長八尺，全裝慣甲，腰懸鋼鞭，綽槍上馬，遙望魏寨而進。是夜，司馬師兵到樂嘉，立下營寨，等鄧艾未至。師為眼下新割肉瘤，瘡口疼痛，臥於帳中，令數百甲士環立護衛。三更時分，忽然寨內喊聲大震，人馬大亂。師急問之，人報曰：“一軍從寨北斬圍直入，為首一將，勇不可當！”師大驚，心如火烈，眼珠從肉瘤瘡口內迸出，血流遍地，疼痛難當；又恐有亂軍心，只咬被頭而忍，被皆咬爛。原來文鴛軍馬先到，一擁而進，在寨中左衝右突；所到之處，人不敢當，有相拒者，槍搠鞭打，無不被殺。鴛只望父到，以為外應，並不見來。數番殺到中軍，皆被弓弩射回。鴛直殺到天明，只聽得北邊鼓角喧天。鴛回顧從者曰：“父親不在南面為應，卻從北至，何也？”鴛縱馬看時，只見一軍行如猛風，為首一將，乃鄧艾也，躍馬橫刀，大呼曰：“反賊休走！”鴛大怒，挺槍迎之。戰有五十合，不分勝敗。正鬥間，魏兵大進，前後夾攻，鴛部下兵乃各自逃散，只文鴛單人獨馬，衝開魏兵，望南而走。背後數百員魏將，抖擻精神，驟馬追來；將至樂嘉橋邊，看看趕上。鴛忽然勒回馬大喝一聲，直衝入魏將陣中來；鋼鞭起處，紛紛落馬，各各倒退。鴛復緩緩而行。魏將聚在一處，驚訝曰：“此人尚敢退我等之眾耶！可併力追之！”於是魏將百員，復來追趕。鴛勃然大怒曰：“鼠輩何不惜命也！”提鞭撥馬，殺入魏將叢中，用鞭打死數人，復回馬緩轡而行。魏將連追四五番，皆被文鴛一人殺退。後人有詩曰：“長坂當年獨拒曹，子龍從此顯英豪。樂嘉城內爭鋒處，又見文鴛膽氣高。”原來文欽被山路崎嶇，迷入谷中，行了半夜，比及尋路而出，天色已曉，文鴛人馬不知所向，只見魏兵大勝。欽不戰而退。魏兵乘勢追殺，欽引兵望壽春而走。

卻說魏殿中校尉尹大目，乃曹爽心腹之人，因爽被司馬懿謀殺，故事司馬師，常有殺師報爽之心；又素與文欽交厚。今見師眼瘤突出，不能動止，乃入帳告曰：“文欽本無反心，今被毋丘儉逼迫，以致如此。某去說之，必然來降。”師從之。大目頂盔慣甲，乘馬來趕文欽；看看趕上，乃高聲大叫曰：“文刺史見尹大目麼？”欽回頭視之，大目除盔放於鞍轡之前，以鞭指曰：“文刺史何不耐數日也？”此是大目知師將亡，故來留欽。欽不解其意，厲聲大罵，便欲開弓射之。大目大哭而回。欽收聚人馬奔壽春時

，已被諸葛誕引兵取了；欲復回項城時，胡遵、王基、鄧艾三路兵皆到。欽見勢危，遂投東吳孫峻去了。卻說毋丘儉在項城內，聽知壽春已失，文欽勢敗，城外三路兵到，儉遂盡撤城中之兵出戰。正與鄧艾相遇，儉令葛雍出馬，與艾交鋒，不一合，被艾一刀斬之，引兵殺過陣來。毋丘儉死戰相拒。江淮兵大亂。胡遵、王基引兵四面夾攻。毋丘儉敵不住，引十餘騎奪路而走。前至慎縣城下，縣令宋白開門接入，設席待之。儉大醉，被宋白令人殺了，將頭獻與魏兵。於是淮南平定。司馬師臥病不起，喚諸葛誕入帳，賜以印綬，加為鎮東大將軍，都督揚州諸路軍馬；一面班師回許昌。師目痛不止，每夜只見李豐、張緝、夏侯玄三人立於榻前。師心神恍惚，自料難保，遂令人往洛陽取司馬昭到。昭哭拜於床下。師遺言曰：“吾今權重，雖欲卸肩，不可得也。汝繼我為之，大事切不可輕託他人，自取滅族之禍。”言訖，以印綬付之，淚流滿面。昭急欲問時，師大叫一聲，眼睛迸出而死。時正元二年二月也。於是司馬昭發喪，申奏魏主曹髦。

髦遣使持詔到許昌，即命暫留司馬昭屯軍許昌，以防東吳。昭心中猶豫未決。鍾會曰：“大將軍新亡，人心未定，將軍若留守於此。萬一朝廷有變，悔之何及？”昭從之，即起兵還屯洛水之南。髦聞之大驚。太尉王肅奏曰：“昭既繼其兄掌大權，陛下可封爵以安之。”髦遂命王肅持詔，封司馬昭為大將軍、錄尚書事。昭入朝謝恩畢。自此，中外大小事情，皆歸於昭。卻說西蜀細作哨知此事，報入成都。姜維奏後主曰：“司馬師新亡，司馬昭初握重權，必不敢擅離洛陽。臣請乘間伐魏，以復中原。”後主從之，遂命姜維興師伐魏。維到漢中，整頓人馬。徵西大將軍張翼曰：“蜀地淺狹，錢糧鮮薄，不宜遠征；不如據險守分，恤軍愛民：此乃保國之計也。”維曰：“不然。昔丞相未出茅廬，已定三分天下，然且六出祁山以圖中原；不幸半途而喪，以致功業未成。今吾既受丞相遺命，當盡忠報國以繼其志，雖死而無恨也。今魏有隙可乘，不就此時伐之，更待何時？”夏侯霸曰：“將軍之言是也。可將輕騎先出枹罕。若得洮西南安，則諸郡可定。”張翼曰：“羈者不克而還，皆因軍出甚遲也。兵法雲：攻其無備，出其不意。今若火速進兵，使魏人不能提防，必然全勝矣。”

於是姜維引兵五萬，望枹罕進發。兵至洮水，守邊軍士報知雍州刺史王經、徵西將軍陳泰。王經先起馬步兵七萬來迎。姜維分付張翼如此如此，又分付夏侯霸如此如此：二人領計去了；維乃自引大軍背洮水列陣。王經引數員牙將出而問曰：“魏與吳、蜀，已成鼎足之勢；汝累次入寇，何也？”維曰：“司馬師無故廢主，鄰邦理宜問罪，何況仇敵之國乎？”經回顧張明、花永、劉達、朱芳四將曰：“蜀兵背水為陣。敗則皆沒於水矣。姜維驍勇，汝四將可戰之。彼若退動，便可追擊。”四將分左右而出，來戰姜維。維略戰數合，撥回馬望本陣中便走。王經大驅士馬，一齊趕來。維引兵望著洮水而走；將次近水，大呼將士曰：“事急矣！諸將何不努力！”眾將一齊奮力殺回，魏兵大敗。張翼、夏侯霸抄在魏兵之後，分兩路殺來，把魏兵困在垓心。維奮武揚威，殺入魏軍之中，左衝右突，魏兵大亂，自相踐踏，死者大半，逼入洮水者無數，斬首萬餘，壘屍數

里。王經引敗兵百騎，奮力殺出，徑往狄道城而走；奔入城中，閉門保守。

姜維大獲全功，犒軍已畢，便欲進兵攻打狄道城。張翼諫曰：“將軍功績已成，威聲大震，可以止矣。今若前進，倘不如意，正如畫蛇添足也。”維曰：“不然。曷者兵敗，尚欲進取，縱橫中原；今日洮水一戰，魏人膽裂，吾料狄道唾手可得。汝勿自墮其志也。”張翼再三勸諫，維不從，遂勒兵來取狄道城。卻說雍州徵西將軍陳泰，正欲起兵與王經報兵敗之仇，忽兗州刺史鄧艾引兵到。泰接著，禮畢，艾曰：“今奉大將軍之命，特來助將軍破敵。”泰問計於鄧艾，艾曰：“洮水得勝，若招羌人之眾，東爭關隴，傳檄四郡：此吾兵之大患也。今彼不思如此，卻圖狄道城；其城垣堅固，急切難攻，空勞兵費力耳。吾今陳兵於項嶺，然後進兵擊之，蜀兵必敗矣。”陳泰曰：“真妙論也！”遂先撥二十隊兵，每隊五十人，盡帶旌旗、鼓角、烽火之類，日伏夜行，去狄道城東南高山深谷之中埋伏；只待兵來，一齊鳴鼓吹角為應，夜則舉火放炮以驚之。排程已畢，專候蜀兵到來。於是陳泰、鄧艾，各引二萬兵相繼而進。卻說姜維圍住狄道城，令兵八面攻之，連攻數日不下，心中鬱悶，無計可施。是日黃昏時分，忽三五次流星馬報說：“有兩路兵來，旗上明書大字：一路是徵西將軍陳泰，一路是兗州刺史鄧艾。”維大驚，遂請夏侯霸商議。霸曰：“吾向嘗為將軍言：鄧艾自幼深明兵法，善曉地理。今領兵到，頗為勁敵。”維曰：“彼軍遠來，我休容他住腳，便可擊之。”乃留張翼攻城，命夏侯霸引兵迎陳泰。維自引兵來迎鄧艾。行不到五里，忽然東南一聲炮響，鼓角震地，火光沖天。維縱馬看時，只見周圍皆是魏兵旗號。維大驚曰：“中鄧艾之計矣！”遂傳令教夏侯霸、張翼各棄狄道而退。於是蜀兵皆退於漢中。維自斷後，只聽得背後鼓聲不絕，維退入劍閣之時，方知火鼓二十餘處，皆虛設也。維收兵退屯於鍾提。

且說後主因姜維有洮西之功，降詔封維為大將軍。維受了職，上表謝恩畢，再議出師伐魏之策。正是：成功不必添蛇足，討賊猶思奮虎威。不知此番北伐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## 第一百十一回 鄧士載智敗姜伯約 諸葛誕義討司馬昭

卻說姜維退兵屯於鍾提，魏兵屯於狄道城外。王經迎接陳泰、鄧艾入城，拜謝解圍之事，設宴相待，大賞三軍。泰將鄧艾之功，申奏魏主曹髦，髦封艾為安西將軍，假節，領護東羌校尉，同陳泰屯兵於雍、涼等處。鄧艾上表謝恩畢，陳泰設席與鄧艾作賀曰：“姜維夜遁，其力已竭，不敢再出矣。”艾笑曰：“吾料蜀兵必出有五。”泰問其故，艾曰：“蜀兵雖退，終有乘勝之勢；吾兵終有弱敗之實：其必出一也。蜀兵皆是孔明教演，精銳之兵，容易調遣；吾將不時更換，軍又訓練不熟：其必出二也。蜀人多以船行，吾軍皆在旱地，勞逸不同；其必出三也。狄道、隴西、南安、祁山四處皆是守戰之地；蜀人或聲東擊西，指南攻北，吾兵必須分頭守把；蜀兵合為一處而來，以一分當我四分：其必出四也。若蜀兵自南安、隴西，則可取羌人之谷為食；若出祁山，則有麥可就食：其必出五也。”陳泰歎服曰：“公料敵如神，蜀兵何足慮哉！”於是陳泰與鄧艾結為忘年之交。艾遂將雍、涼等處之兵，每日操練；各處隘口，皆立營寨，以防不測。

卻說姜維在鍾提大設筵宴，會集諸將，商議伐魏之事。令史樊建諫曰：“將軍屢出，未獲全功；今日洮西之捷，魏人已服威名，何故又欲出也？萬一不利，前功盡棄。”維曰：“汝等只知魏國地寬人廣，急不可得；卻不知攻魏者有五可勝。”眾問之，維答曰：“彼洮西一敗，挫盡銳氣，吾兵雖退，不曾損折：今若進兵，一可勝也。吾兵船載而進，不致勞困，彼兵皆從旱地來迎：二可勝也。吾兵久經訓練之眾，彼皆烏合之徒，不曾有法度：三可勝也。吾兵自出祁山，掠抄秋谷為食：四可勝也。彼兵須各守備，軍力分開，吾兵一處而去，彼安能救：五可勝也。不在此時伐魏，更待何日耶？”夏侯霸曰：“艾年雖幼，而機謀深遠；近封為安西將軍之職，必於各處準備，非同往日矣。”維厲聲曰：“吾何畏彼哉！公等休長他人銳氣，滅自己威風！吾意已決，必先取隴西。”眾不敢諫。維自領前部，令眾將隨後而進，於是蜀兵盡離鍾提，殺奔祁山來。哨馬報說魏兵已先在祁山下立九個寨柵。維不信，引數騎憑高望之，果見祁山九寨勢如長蛇，首尾相顧。維回顧左右曰：“夏侯霸之言，信不誣矣。此寨形勢絕妙。止吾師諸葛丞相能之；今觀鄧艾所為，不在吾師之下。”遂回本寨。喚諸將曰：“魏人既有準備，必知吾來矣。吾料鄧艾必在此間。汝等可虛張吾旗號，據此谷口下寨；每日令百餘騎出哨，每出哨一回，換一番衣甲、旗號、按青、黃、赤、白、黑五方旗幟相換。吾卻提大兵偷出董亭，徑襲南安去也。”遂令鮑素屯兵於祁山谷口。維盡率大兵，望南安進發。

卻說鄧艾知蜀兵出祁山，早與陳泰下寨準備；見蜀兵連日不來搦戰，一日五番哨馬出寨，或十里或十五里而回。艾憑高望畢。慌入帳與陳泰曰：“姜維不在此間，必取董亭襲南安去了。出寨哨馬只是這幾匹。更換衣甲，往來哨探，其馬皆睏乏，主將必無能者。陳將軍可引一軍攻之，其寨可破也。破了寨柵，便引兵襲董亭之路，先斷姜維之後。吾當先引一軍救南安，徑取武城山。若先佔此山頭，姜維必取上邽。上邽有一谷，名曰

段谷，地狹山險，正好埋伏。彼來爭武城山時，吾先伏兩軍於段谷，破維必矣。”泰曰：“吾守隴西二三十年，未嘗如此明察地理。公之所言，真神算也！公可速去，吾自攻此處寨柵。”於是鄧艾引軍星夜倍道而行，徑到武城山；下寨已畢，蜀兵未到。即令子鄧忠，與帳前校尉師纂，各引五千兵，先去段谷埋伏，如此如此而行。二人受計而去。艾令偃旗息鼓，以待蜀兵。卻說姜維從董亭望南安而來，至武城山前，謂夏侯霸曰：“近南安有一山，名武城山；若先得了，可奪南安之勢。只恐鄧艾多謀，必先提防。”正疑慮間，忽然山上一聲炮響，喊聲大震，鼓角齊鳴，旌旗遍豎，皆是魏兵；中央風飄起一黃旗，大書鄧艾字樣。蜀兵大驚。山上數處精兵殺下，勢不可當，前軍大敗。維急率中軍人馬去救時，魏兵已退。維直來武城山下搦鄧艾戰，山上魏兵並不下來。維令軍士辱罵。至晚，方欲退軍，山上鼓角齊鳴，卻又不見魏兵下來。維欲上山衝殺，山上炮石甚嚴，不能得進。守至三更，欲回，山上鼓角又鳴，維移兵下山屯紮。比及令軍搬運木石，方欲豎立為寨，山上鼓角又鳴，魏兵驟至。蜀兵大亂，自相踐踏，退回舊寨。次日，姜維令軍士運糧草車仗，至武城山，穿連排定，欲立起寨柵，以為屯兵之計。是夜二更，鄧艾令五百人，各執火把，分兩路下山，放火燒車仗。兩兵混殺了一夜，營寨又立不成。

維復引兵退，再與夏侯霸商議曰：“南安未得，不如先取上邽。上邽乃南安屯糧之所；若得上邽，南安自危矣。”遂留霸屯於武城山，維盡引精兵猛將，徑取上邽。行了一宿，將及天明，見山勢狹峻，道路崎嶇，乃問嚮導官曰：“此處何名？”答曰：“段谷。”維大驚曰：“其名不美：段谷者，斷谷也。倘有人斷其谷口，如之奈何？”正躊躇未決，忽前軍來報：“山後塵頭大起，必有伏兵。”維急令退兵。師纂、鄧忠兩軍殺出，維且戰且走，前面喊聲大震，鄧艾引兵殺到：三路夾攻，蜀兵大敗。幸得夏侯霸引兵殺到，魏兵方退，救了姜維，欲再往祁山。霸曰：“祁山寨已被陳泰打破，鮑素陣亡，全寨人馬皆退回漢中去了。”維不敢取董亭，急投山僻小路而回。後面鄧艾急追，維令諸軍前進，自為斷後。正行之際，忽然山中一軍突出，乃魏將陳泰也。魏兵一聲喊起，將姜維困在垓心。維人馬睏乏，左衝右突，不能得出。蕩寇將軍張嶷，聞姜維受困，引數百騎殺入重圍。維因乘勢殺出。嶷被魏兵亂箭射死。維得脫重圍，復回漢中，因感張嶷忠勇，歿於王事，乃表贈其子孫。於是，蜀中將士多有陣亡者，皆歸罪於姜維。維照武侯街亭舊例，乃上表自貶為後將軍，行大將軍事。

卻說鄧艾見蜀兵退盡，乃與陳泰設宴相賀，大賞三軍。泰表鄧艾之功，司馬昭遣使持節，加艾官爵，賜印綬；並封其子鄧忠為亭侯。時魏主曹髦，改正元三年為甘露元年。司馬昭自為天下兵馬大都督，出入常令三千鐵甲驍將前後簇擁，以為護衛；一應事務，不奏朝廷，就於相府裁處：自此常懷篡逆之心。有一心腹人，姓賈，名充，字公閭，乃故建威將軍賈逵之子，為昭府下長史。充語昭曰：“今主公掌握大柄，四方人心必然未安；且當暗訪，然後徐圖大事。”昭曰：“吾正欲如此。汝可為我東行。只推慰勞出征

軍士為名，以探訊息。”賈充領命，徑到淮南，入見鎮東大將軍諸葛誕。誕字公休，乃琅琊南陽人，即武侯之族弟也；向事於魏，因武侯在蜀為相，因此不得重用；後武侯身亡，誕在魏歷任重職，封高平侯。總攝兩淮軍馬。當日，賈充託名勞軍，至淮南見諸葛誕。誕設宴待之。酒至半酣，充以言挑誕曰：“近來洛陽諸賢，皆以主上懦弱，不堪為君。司馬大將軍三輩輔國，功德彌天，可以禪代魏統。未審鈞意若何？”誕大怒曰：“汝乃賈豫州之子，世食魏祿，安敢出此亂言！”充謝曰：“某以他人之言告公耳。”誕曰：“朝廷有難，吾當以死報之。”充默然，次日辭歸，見司馬昭細言其事。昭大怒曰：“鼠輩安敢如此！”充曰：“誕在淮南，深得人心，久必為患，可速除之。”

昭遂暗發密書與揚州刺史樂綝。一面遣使齎詔徵誕為司空。誕得了詔書，已知是賈充告變，遂捉來使拷問。使者曰：“此事樂綝知之。”誕曰：“他如何得知？”使者曰：“司馬將軍已令人到揚州送密書與樂綝矣。”誕大怒，叱左右斬了來使，遂起部下兵千人，殺奔揚州來。將至南門，城門已閉，吊橋拽起。誕在城下叫門，城上並無一人回答。誕大怒曰：“樂綝匹夫，安敢如此！”遂令將士打城。手下十餘驍騎，下馬渡壕，飛身上城，殺散軍士，大開城門，於是諸葛誕引兵入城，乘風放火，殺至綝家。綝慌上樓避之。誕提劍上樓，大喝曰：“汝父樂進，昔日受魏國大恩！不思報本，反欲順司馬昭耶！”綝未及回言，為誕所殺。一面具表數司馬昭之罪，使人申奏洛陽；一面大聚兩淮屯田戶口十餘萬，並揚州新降兵四萬餘人，積草屯糧，準備進兵；又令長史吳綱，送子諸葛靚入吳為質求援，務要合兵誅討司馬昭。

此時東吳丞相孫峻病亡，從弟孫綝輔政。綝字子通，為人強暴，殺大司馬滕胤、將軍呂據、王惇等，因此權柄皆歸於綝。吳主孫亮，雖然聰明，無可奈何。於是吳綱將諸葛靚至石頭城，入拜孫綝。綝問其故，綱曰：“諸葛誕乃蜀漢諸葛武侯之族弟也，向事魏國；今見司馬昭欺君罔上，廢主弄權，欲興師討之，而力不及，故特來歸降。誠恐無憑，專送親子諸葛靚為質。伏望發兵相助。”綝從其請，便遣大將全懌、全端為主將，於詮為合後，朱異、唐諮為先鋒，文欽為嚮導，起兵七萬，分三隊而進。吳綱回壽春報知諸葛誕。誕大喜，遂陳兵準備。卻說諸葛誕表文到洛陽，司馬昭見了大怒，欲自往討之。賈充諫曰：“主公乘父兄之基業，恩德未及四海，今棄天子而去，若一朝有變，悔之何及？不如奏請太后及天子一同出征，可保無虞。”昭喜曰：“此言正合吾意。”遂入奏太后曰：“諸葛誕謀反，臣與文武官僚，計議停當：請太后同天子御駕親征，以繼先帝之遺意。”太后畏懼，只得從之。次日，昭請魏主曹髦起程。髦曰：“大將軍都督天下軍馬，任從調遣，何必朕自行也？”昭曰：“不然。昔日武祖縱橫四海，文帝、明帝有包括宇宙之志，併吞八荒之心，凡遇大敵，必須自行。陛下正宜追配先君，掃清故孽。何自畏也？”髦畏威權，只得從之。昭遂下詔，盡起兩都之兵二十六萬，命鎮南將軍王基為正先鋒，安東將軍陳騫為副先鋒，監軍石苞為左軍，兗州刺史州泰為右軍，保護車駕，浩浩蕩蕩，殺奔淮南而來。

東吳先鋒朱異，引兵迎敵。兩軍對圓，魏軍中王基出馬，朱異來迎。戰不三合，朱異敗走：唐諮出馬，戰不三合，亦大敗而走。王基驅兵掩殺，吳兵大敗，退五十里下寨，報入壽春城中。諸葛誕自引本部銳兵，會合文欽並二子文鸯、文虎，雄兵數萬，來敵司馬昭。正是：方見吳兵銳氣墮。又看魏將勁兵來。未知勝負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

## 第一百十二回 救壽春於詮死節 取長城伯約鑒兵

卻說司馬昭聞諸葛誕會合吳兵前來決戰，乃召散騎長史裴秀、黃門侍郎鍾會，商議破敵之策。鍾會曰：“吳兵之助諸葛誕，實為利也；以利誘之，則必勝矣。”昭從其言，遂令石苞、州泰先引兩軍於石頭城埋伏，王基、陳騫領精兵在後，卻令偏將成倅引兵數萬先去誘敵；又令陳俊引車仗牛馬驢騾，裝載賞軍之物，四面聚集於陣中，如敵來則棄之。

是日，諸葛誕令吳將朱異在左，文欽在右，見魏陣中人馬不整，誕乃大驅士馬徑進。成倅退走，誕驅輿掩殺，見牛馬驢騾，遍滿郊野；南兵爭取，無心戀戰。忽然一聲炮響，兩路兵殺來：左有石苞，右有州泰，誕大驚，急欲退時，王基、陳騫精兵殺到。誕兵大敗。司馬昭又引兵接應。誕引敗兵奔入壽春，閉門堅守。昭令兵四面圍困，併力攻城。

時吳兵退屯安豐，魏主車駕駐於項城。鍾會曰：“今諸葛誕雖敗，壽春城中糧草尚多，更有吳兵屯安豐以為犄角之勢；今吾兵四面攻圍，彼緩則堅守，急則死戰；吳兵或乘勢夾攻：吾軍無益。不如三面攻之，留南門大路，容賊自走；走而擊之，可全勝也。吳兵遠來，糧必不繼；我引輕騎抄在其後，可不戰而自破矣。”昭撫會背曰：“君真吾之子房也！”遂令王基撤退南門之兵。卻說吳兵屯於安豐，孫綝喚朱異責之曰：“量一壽春城不能救，安可併吞中原？如再不勝必斬！”朱異乃回本寨商議。於詮曰：“今壽春南門不圍，某願領一軍從南門入去，助諸葛誕守城。將軍與魏兵挑戰，我卻從城中殺出：兩路夾攻，魏兵可破矣。”異然其言。於是全懌、全端、文欽等，皆願入城。遂同於詮引兵一萬，從南門而入城。魏兵不得將令，未敢輕敵，任吳兵入城，乃報知司馬昭。昭曰：“此欲與朱異內外夾攻，以破我軍也。”乃召王基、陳騫分付曰：“汝可引五千兵截斷朱異來路，從背後擊之。”二人領命而去。朱異正引兵來，忽背後喊聲大震：左有王基，右有陳騫，兩路軍殺來。吳兵大敗。朱異回見孫綝，綝大怒曰：“累敗之將，要汝何用！”叱武士推出斬之。又責全端子全禕曰：“若退不得魏兵，汝父子休來見我！”於是孫綝自回建業去了。

鍾會與昭曰：“今孫綝退去，外無救兵，城可圍矣。”昭從之，遂催軍攻圍。全禕引兵欲入壽春，見魏兵勢大，尋思進退無路，遂降司馬昭。昭加禕為偏將軍。禕感昭恩德，乃修家書與父全端，叔全懌，言孫綝不仁，不若降魏，將書射入城中。懌得禕書，遂與端引數千人開門出降。諸葛誕在城中憂悶，謀士蔣班、焦彝進言曰：“城中糧少兵多，不能久守，可率吳、楚之眾，與魏兵決一死戰。”誕大怒曰：“吾欲守，汝欲戰，莫非有異心乎！再言必斬！”二人仰天長嘆曰：“誕將亡矣！我等不如早降，免至一死！”是夜二更時分，蔣、焦二人逾城降魏，司馬昭重用之。因此城中雖有敢戰之士，不敢言戰。誕在城中，見魏兵四下築起土城以防淮水，只望水泛，衝倒土城，驅兵擊之。不想自秋至冬，並無霖雨，淮水不泛。城中看看糧盡，文欽在小城內與二子堅守，見軍

士漸漸餓倒，只得來告誕曰：“糧皆盡絕，軍士餓損，不如將北方之兵盡放出城，以省其食。”誕大怒曰：“汝教我盡去北軍，欲謀我耶？”叱左右推出斬之。文鴛、文虎見父被殺，各拔短刀，立殺數十人，飛身上城，一躍而下，越壕赴魏寨投降。司馬昭恨文鴛昔日單騎退兵之仇，欲斬之。鍾會諫曰：“罪在文欽，今文欽已亡，二子勢窮來歸，若殺降將，是堅城內人之心也。”昭從之，遂召文鴛、文虎入帳，用好言撫慰，賜駿馬錦衣，加為偏將軍，封關內侯。二子拜謝，上馬繞城大叫曰：“我二人蒙大將軍赦罪賜爵，汝等何不早降！”城內人聞言，皆計議曰：“文鴛乃司馬氏仇人，尚且重用，何況我等乎？”於是皆欲投降。諸葛誕聞之大怒，日夜自來巡城。以殺為威。

鍾會知城中人心已變，乃入帳告昭曰：“可乘此時攻城矣。”昭大喜，遂激三軍，四面雲集，一齊攻打。守將曾宣獻了北門，放魏兵入城。誕知魏兵已入；慌引麾下數百人，自城中小路突出；至吊橋邊，正撞著胡奮，手起刀落，斬誕於馬下，數百人皆被縛。王基引兵殺到西門，正遇吳將於詮。基大喝曰：“何不早降！”詮大怒曰：“受命而出，為人救難，既不能救，又降他人，義所不為也！”乃擲盔於地，大呼曰：“人生在世，得死於戰場者，幸耳！”急揮刀死戰三十餘合，人困馬乏，為亂軍所殺。後人有詩讚曰：“司馬當年圍壽春，降兵無數拜車塵。東吳雖有英雄士，誰及於詮肯殺身！”

司馬昭入壽春，將諸葛誕老小盡皆梟首，滅其三族。武士將所擒諸葛誕部卒數百人縛至。昭曰：“汝等降否？”眾皆大叫曰：“願與諸葛公同死，決不降汝！”昭大怒，叱武士盡縛於城外，逐一問曰：“降者免死。”並無一人言降。直殺至盡，終無一人降者。昭深加嘆息不已，令皆埋之。後人有詩讚曰：“忠臣矢志不偷生，諸葛公休帳下兵，《薤露》歌聲應未斷，遺蹤直欲繼田橫！”

卻說吳兵大半降魏，裴秀告司馬昭曰：“吳兵老小，盡在東南江、淮之地，今若留之，久必為變；不如坑之。”鍾會曰：“不然。古之用兵者，全國為上，戮其元惡而已。若盡坑之，是不仁也。不如放歸江南，以顯中國之寬大。”昭曰：“此妙論也。”遂將吳兵盡皆放歸本國。唐諮因懼孫綝，不敢回國，亦來降魏。昭皆重用，令分佈三河之地。淮南已平。正欲退兵，忽報西蜀姜維引兵來取長城，邀截糧草。昭大驚，慌與多官計議退兵之策。時蜀漢延熙二十年，改為景耀元年。姜維在漢中，選川將兩員，每日操練人馬：一是蔣舒，一是傅僉。二人頗有膽勇，維甚愛之。忽報淮南諸葛誕起兵討司馬昭，東吳孫綝助之，昭大起兩都之兵，將魏太后並魏主一同出征去了。維大喜曰：“吾今番大事濟矣！”遂表奏後主，願興兵伐魏。中散大夫譙周聽知，嘆曰：“近來朝廷溺於酒色，信任中貴黃皓，不理國事，只圖歡樂；伯約累欲征伐，不恤軍士；國將危矣！”乃作《仇國論》一篇，寄與姜維。維拆封視之。論曰：“或問：古往能以弱勝強者，其術何如？曰：處大國無患者，恆多慢；處小國有憂者，恆思善。多慢則生亂；思善則生治，理之常也，故周文養民，以少取多；句踐恤眾，以弱斃強。此其術也。或曰：曩者楚強漢弱，約分鴻溝，張良以為民志既定則難動也，率兵追羽，終斃項氏；豈必由文王、

句踐之事乎？曰：商、周之際，王侯世尊，君臣久固。當此之時，雖有漢祖，安能仗劍取天下乎？及秦罷侯置守之後，民疲秦役，天下土崩，於是豪傑並爭。今我與彼，皆傳國易世矣，既非秦末鼎沸之時，實有六國並據之勢，故可為文王，難為漢祖。時可而後動，數合而後舉，故湯、武之師，不再戰而克，誠重民勞而度時審也。如遂極武黷，不幸遇難，雖有智者，不能謀之矣。”姜維看畢，大怒曰：“此腐儒之論也！”擲之於地，遂提川兵來取中原。乃問傅僉曰：“以公度之，可出何地？”僉曰：“魏屯糧草，皆在長城；今可徑取駱谷，度沈嶺，直到長城，先燒糧草，然後直取秦川，則中原指日可得矣。”維曰：“公之見與吾計暗合也。”即提兵徑取駱谷，度沈嶺，望長城而來。

卻說長城鎮守將軍司馬望，乃司馬昭之族兄也。城內糧草甚多，人馬卻少。望聽知蜀兵到，急與王真、李鵬二將，引兵離城二十里下寨。次日，蜀兵來到，望引二將出陣。姜維出馬，指望而言曰：“今司馬昭遷主于軍中，必有李傕、郭汜之意也，吾今奉朝廷明命，前來問罪，汝當早降。若還愚迷，全家誅戮！”望大聲而答曰：“汝等無禮，數犯上國，如不早退，令汝片甲不歸！”言未畢，望背後王真挺槍出馬，蜀陣中傅僉出迎。戰不十合，僉賣個破綻，王真便挺槍來刺；傅僉閃過，活捉真於馬上，便回本陣。李鵬大怒，縱馬輪刀來救。僉故意放慢，等李鵬將近，努力擲真於地，暗掣四楞鐵簡在手；鵬趕上舉刀待砍，傅僉偷身回顧，向李鵬面門只一簡，打得眼珠迸出，死於馬下。王真被蜀軍亂槍刺死。姜維驅兵大進。司馬望棄寨入城，閉門不出。維下令曰：“軍士今夜且歇一宿，以養銳氣。來日須要入城。”次日平明，蜀兵爭先大進，一擁至城下，用火箭火炮打入城中。城上草屋一派燒著，魏兵自亂。維又令人取乾柴堆滿城下，一齊放火，烈焰沖天。城已將陷，魏兵在城內嚎啕痛哭，聲聞四野。

正攻打之間，忽然背後喊聲大震。維勒馬回看，只見魏兵鼓譟搖旗，浩浩而來。維遂令後隊為前隊，自立於門旗下候之。只見魏陣中一小將，全裝慣帶，挺槍縱馬而出，約年二十餘歲，面如傅粉，唇似抹朱，厲聲大叫曰：“認得鄧將軍否！”維自思曰：“此必是鄧艾矣。”挺槍縱馬來迎。二人抖擻精神，戰到三四十合，不分勝負。那小將軍槍法無半點放閒。維心中自思：“不用此計，安得勝乎？”便撥馬望左邊山路中而走。那小將驟馬追來，維掛住了鋼槍，暗取雕弓羽箭射之。那小將眼乖，早已見了，弓弦響處，把身望前一倒，放過羽箭。維回頭看時，小將已到，挺槍來刺；維一閃，那槍從肋傍邊過，被維挾住。那小將棄槍，望本陣而走。維嗟嘆曰：“可惜！可惜！”再撥馬趕來。追至陣門前，一將提刀而出曰：“姜維匹夫，勿趕吾兒！鄧艾在此！”維大驚。原來小將乃艾之子鄧忠也。維暗暗稱奇；欲戰鄧艾，又恐馬乏，乃虛指艾曰：“吾今日識汝父子也。各且收兵，來日決戰。”艾見戰場不利，亦勒馬應曰：“既如此，各自收兵，暗算者非丈夫也。”於是兩軍皆退。鄧艾據渭水下寨，姜維跨兩山安營。艾見了蜀兵地理，乃作書與司馬望曰：“我等切不可戰，只宜固守。待關中兵至時，蜀兵糧草皆盡，三面攻之，無不勝也。今遣長子鄧忠相助守城。”一面差人於司馬昭處求救。

卻說姜維令人於艾寨中下戰書，約來日大戰，艾佯應之。次日五更，維令三軍造飯，平明佈陣等候。艾營中偃旗息鼓，卻如無人之狀。維至晚方回。次日又令人下戰書，責以失期之罪。艾以酒食待使，答曰：“微軀小疾，有誤相持，明日會戰。”次日，維又引兵來，艾仍前不出。如此五六番。傅僉謂維曰：“此必有謀也，宜防之。”維曰：“此必捱關中兵到，三面擊我耳。吾今令人持書與東吳孫綝，使併力攻之。”忽探馬報說：“司馬昭攻打壽春，殺了諸葛誕，吳兵皆降。昭班師回洛陽。便欲引兵來救長城。”維大驚曰：“今番伐魏，又成畫餅矣，不如且回。”正是：已嘆四番難奏績，又嗟五度未成功。未知如何退兵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## 第一百十三回 丁奉定計斬孫綝 姜維鬥陣破鄧艾

卻說姜維恐救兵到，先將軍器車仗，一應軍需，步兵先退，然後將馬軍斷後。細作報知鄧艾。艾笑曰：“姜維知大將軍兵到，故先退去。不必追之，追則中彼之計也。”乃令人哨探，回報果然駱穀道狹之處，堆積柴草，準備要燒追兵。眾皆稱艾曰：“將軍真神算也！”遂遣使齎表奏聞。於是司馬昭大喜，又加賞鄧艾。卻說東吳大將軍孫綝，聽知全端、唐諮等降魏，勃然大怒，將各人家眷，盡皆斬之。吳主孫亮，時年方十六，見綝殺戮太過，心甚不然。一日出西苑，因食生梅，令黃門取蜜。須臾取至，見蜜內有鼠糞數塊，召藏吏責之。藏吏叩首曰：“臣封閉甚嚴，安有鼠糞？”亮曰：“黃門曾向爾求蜜食否？”藏吏曰：“黃門於數日前曾求蜜食，臣實不敢與。”亮指黃門曰：“此必汝怒藏吏不與爾蜜，故置糞於蜜中，以陷之也。”黃門不服。亮曰：“此事易知耳。若糞久在蜜中，則內外皆溼，若新在蜜中，則外溼內燥。”命剖視之，果然內燥，黃門服罪。亮之聰明，大抵如此。雖然聰明，卻被孫綝把持，不能主張，綝令弟威遠將軍孫據入蒼龍宿衛，武衛將軍孫恩、偏將軍孫幹、長水校尉孫支滯橢飯？

一日，吳主孫亮悶坐，黃門侍郎全紀在側，紀乃國舅也。亮因泣告曰：“孫綝專權妄殺，欺朕太甚；今不圖之，必為後患。”紀曰：“陛下但有用臣處，臣萬死不辭。”亮曰：“卿可只今點起禁兵，與將軍劉丞各把城門，朕自出殺孫綝。但此事切不可令卿母知之，卿母乃綝之姊也。倘若洩漏，誤朕匪輕。”紀曰：“乞陛下草詔與臣。臨行事之時，臣將詔示眾，使綝手下人皆不敢妄動。”亮從之，即寫密詔付紀。紀受詔歸家，密告其父全尚。尚知此事，乃告妻曰：“三日內殺孫綝矣。”妻曰：“殺之是也。”口雖應之，卻私令人持書報知孫綝。綝大怒，當夜便喚弟兄四人，點起精兵，先圍大內；一面將全尚、劉丞並其家小俱拿下。比及平明，吳主孫亮聽得宮門外金鼓大震，內侍慌入奏曰：“孫綝引兵圍了內苑。”亮大怒，指全後罵曰：“汝父兄誤我大事矣！”乃拔劍欲出。全後與侍中近臣，皆牽其衣而哭，不放亮出。孫綝先將全尚、劉丞等殺訖，然後召文武於朝內，下令曰：“主上荒淫久病，昏亂無道，不可以奉宗廟，今當廢之。汝諸文武，敢有不從者，以謀叛論！”眾皆畏懼，應曰：“願從將軍之令。”尚書桓彝大怒，從班部中挺然而出，指孫綝大罵曰：“今上乃聰明之主，汝何取出此亂言！吾寧死不從賊臣之命！”綝大怒，自拔劍斬之，即入內指吳主孫亮罵曰：“無道昏君！本當誅戮以謝天下！看先帝之面，廢汝為會稽王，吾自選有德者立之！”叱中書郎李崇奪其璽綬，令鄧程收之。亮大哭而去。後人有詩嘆曰：“亂賊誣伊尹，奸臣冒霍光。可憐聰明主，不得蒞朝堂。”

孫綝遣宗正孫楷、中書郎董朝，往虎林迎請琅琊王孫休為君。休字子烈，乃孫權第六子也，在虎林夜夢乘龍上天，回顧不見龍尾，失驚而覺。次日，孫楷、董朝至，拜請回都。行至曲阿，有一老人，自稱姓幹，名休，叩頭言曰：“事久必變，願殿下速行。”

”休謝之。行至布塞亭，孫恩將車駕來迎。休不敢乘輦，乃坐小車而入。百官拜迎道傍，休慌忙下車答禮。孫綝出令扶起，請入大殿，升御座即天子位。休再三謙讓，方受玉璽。文官武將朝賀已畢，大赦天下，改元永安元年；封孫綝為丞相、荊州牧；多官各有封賞；又封兄之子孫皓為烏程侯。孫綝一門五侯，皆典禁兵，權傾人主。吳主孫休，恐其內變，陽示恩寵，內實防之。綝驕橫愈甚。

冬十二月，奉牛酒入宮上壽，吳主孫休不受，綝怒，乃以牛酒詣左將軍張布府中共飲。酒酣，乃謂布曰：“吾初廢會稽王時，人皆勸吾為君。吾為今上賢，故立之。今我上壽而見拒，是將我等閒相待。吾早晚教你看！”布聞言，唯唯而已。次日，布入宮密奏孫休。休大懼，日夜不安。數日後，孫綝遣中書郎孟宗，撥與中營所管精兵一萬五千，出屯武昌；又盡將武庫內軍器與之。於是，將軍魏邈、武衛士施朔二人密奏孫休曰：“綝調兵在外，又搬盡武庫內軍器，早晚必為變矣。”休大驚，急召張布計議。布奏曰：“老將丁奉，計略過人，能斷大事，可與議之。”休乃召奉入內，密告其事。奉奏曰：“陛下無憂。臣有一計，為國除害。”休問何計，奉曰：“來朝臘日，只推大會群臣，召綝赴席，臣自有調遣。”休大喜。奉同魏邈、施朔掌外事，張布為內應。

是夜，狂風大作，飛沙走石，將老樹連根拔起。天明風定，使者奉旨來請孫綝入宮赴會。孫綝方起床，平地如人推倒，心中不悅。使者十餘人，簇擁入內。家人止之曰：“一夜狂風不息，今早又無故驚倒，恐非吉兆，不可赴會。”綝曰：“吾弟兄共典禁兵，誰敢近身！倘有變動，於府中放火為號。”囑訖，升車出內。吳主孫休忙下御座迎之，請綝高坐。酒行數巡，眾驚曰：“宮外望有火起！”綝便欲起身。休止之曰：“丞相穩便。外兵自多，何足懼哉？”言未畢，左將軍張布拔劍在手，引武士三十餘人，搶上殿來，口中厲聲而言曰：“有詔擒反賊孫綝！”綝急欲走時，早被武士擒下。綝叩頭奏曰：“願徙交州歸田裡。”休叱曰：“爾何不徙滕胤、呂據、王惇耶？”命推下斬之。於是張布牽孫綝下殿東斬訖。從者皆不敢動。布宣詔曰：“罪在孫綝一人，餘皆不問。”眾心乃安。布請孫休升五鳳樓。丁奉、魏邈、施朔等，擒孫綝兄弟至，休命盡斬於市。宗黨死者數百人，滅其三族，命軍士掘開孫峻墳墓，戮其屍首。將被害諸葛恪、滕胤、呂據、王惇等家，重建墳墓，以表其忠。其牽累流遠者，皆赦還鄉里。丁奉等重加封賞。

馳書報入成都。後主劉禪遣使回賀，吳使薛瑒答禮。瑒自蜀中歸，吳主孫休問蜀中近日作何舉動。瑒奏曰：“近日中常侍黃皓用事，公卿多阿附之。入其朝，不聞直言；經其野，民有菜色。所謂燕雀處堂，不知大廈之將焚者也。”休嘆曰：“若諸葛武侯在時，何至如此乎！”於是又寫國書，教人齎入成都，說司馬昭不日篡魏，必將侵吳、蜀以示威，彼此各宜準備。姜維聽得此信，忻然上表，再議出師伐魏。時蜀漢景耀元年冬，大將軍姜維以廖化、張翼為先鋒，王含、蔣斌為左軍，蔣舒、傅僉為右軍，胡濟為合後，維與夏侯霸總中軍，共起蜀兵二十萬，拜辭後主，徑到漢中。與夏侯霸商議，當先攻取何地。霸曰：“祁山乃用武之地，可以進兵，故丞相昔日六出祁山，因他處不可出

也。”維從其言，遂令三軍並望祁山進發，至谷口下寨。時鄧艾正在祁山寨中，整點隴右之兵。忽流星馬報到，說蜀兵現下三寨於谷口。艾聽知，遂登高看了，回寨升帳，大喜曰：“不出吾之所料也！”原來鄧艾先度了地脈，故留蜀兵下寨之地；地中自祁山寨直至蜀寨，早挖了地道，待蜀兵至時，於中取事。此時姜維至谷口分作三寨，地道正在左寨之中，乃王含、蔣斌下寨之處。鄧艾喚子鄧忠，與師纂各引一萬兵，為左右衝擊；卻喚副將鄭倫，引五百掘子軍，於當夜二更，徑從地道直至左營，於帳後地下擁出。

卻說王含、蔣斌因立寨未定，恐魏兵來劫寨，不敢解甲而寢。忽聞中軍大亂，急綽兵器上的馬時，寨外鄧忠引兵殺到。內外夾攻，王、蔣二將奮死抵敵不住，棄寨而走。姜維在帳中聽得左寨中大喊，料道有內應外合之兵，遂急上馬，立於中軍帳前，傳令曰：“如有妄動者斬！便有敵兵到營邊，休要問他，只管以弓弩射之！”一面傳示右營，亦不許妄動。果然魏兵十餘次衝擊，皆被射回。只衝殺到天明，魏兵不敢殺入。鄧艾收兵回寨，乃嘆曰：“姜維深得孔明之法！兵在夜而不驚，將聞變而不亂：真將才也！”次日，王含、蔣斌收聚敗兵，伏於大寨前請罪。維曰：“非汝等之罪，乃吾不明地脈之故也，”又撥軍馬，令二將安營訖。卻將傷死身屍，填於地道之中，以土掩之。令人下戰書單搦鄧艾來日交鋒。艾忻然應之。次日，兩軍列於祁山之前。維按武侯八陣之法，依天、地、風、雲、鳥、蛇、龍、虎之形，分佈已定。鄧艾出馬，見維布成八卦，乃亦布之，左右前後，門戶一般。維持槍縱馬大叫曰：“汝效吾排八陣，亦能變陣否？”艾笑曰：“汝道此陣只汝能布耶？吾既會佈陣，豈不知變陣！”艾便勒馬入陣，令執法官把旗左右招颭，變成八八六十四個門戶；復出陣前曰：“吾變法若何？”維曰：“雖然不差，汝敢與吾八陣相圍麼？”艾曰：“有何不敢！”兩軍各依隊伍而進。艾在中軍調遣。兩軍衝突，陣法不曾錯動。姜維到中間，把旗一招，忽然變成長蛇卷地陣，將鄧艾困在垓心，四面喊聲大震。艾不知其陣，心中大驚。蜀兵漸漸逼近，艾引眾將衝突不出。只聽得蜀兵齊叫曰：“鄧艾早降！”艾仰天長嘆曰：“我一時自逞其能，中姜維之計矣！”忽然西北角上一彪軍殺入，艾見是魏兵，遂乘勢殺出。救鄧艾者，乃司馬望也。比及救出鄧艾時，祁山九寨，皆被蜀兵所奪。艾引敗兵，退於渭水南下寨。艾謂望曰：“公何以知此陣法而救出我也？”望曰：“吾幼年遊學於荊南，曾與崔州平、石廣元為友，講論此陣。今日姜維所變者，乃長蛇卷地陣也。若他處擊之，必不可破。吾見其頭在西北，故從西北擊之，自破矣。”艾謝曰：“我雖學得陣法，實不知變法。公既知此法，來日以此法復奪祁山寨柵，如何？”望曰：“我之所學，恐瞞不過姜維。”艾曰：“來日公在陣上與他鬥陣法，我卻引一軍暗襲祁山之後。兩下混戰。可奪舊寨也。”於是令鄭倫為先鋒，艾自引軍襲山後；一面令人下戰書，搦姜維來日鬥陣法。維批迴去訖，乃謂眾將曰：“吾受武侯所傳密書，此陣變法共三百六十五樣，按周天之數。今搦吾鬥陣法，乃班門弄斧耳！但中間必有詐謀，公等知之乎？”廖化曰：“此必賺我鬥陣法，卻引一軍襲我後也。”維笑曰：“正合我意。”即令張翼、廖化，引一萬兵去山後埋伏。

次日，姜維盡拔九寨之兵，分佈於祁山之前。司馬望引兵離了渭南，徑到祁山之前，出馬與姜維答話。維曰：“汝請吾鬥陣法，汝先布與吾看。”望布成了八卦。維笑曰：“此即吾所布八陣之法也，汝今盜襲，何足為奇！”望曰：“汝亦竊他人之法耳！”維曰：“此陣凡有幾變？”望笑曰：“吾既能布，豈不會變？此陣有九九八十一變。”維笑曰：“汝試變來。”望入陣變了數番，復出陣曰：“汝識吾變否？”維笑曰：“吾陣法按周天三百六十五變。汝乃井底之蛙，安知玄奧乎！”望自知有此變法，實不曾學全，乃勉強折辯曰：“吾不信，汝試變來。”維曰：“汝教鄧艾出來，吾當布與他看。”望曰：“鄧將軍自有良謀，不好陣法。”維大笑曰：“有何良謀！不過教汝賺吾在此佈陣，他卻引兵襲吾山後耳！”望大驚，恰欲進兵混戰，被維以鞭梢一指，兩翼兵先出，殺的那魏兵棄甲拋戈，各逃性命。卻說鄧艾催督先鋒鄭倫來襲山後。倫剛轉過山角，忽然一聲炮響，鼓角喧天，伏兵殺出：為首大將。乃廖化也。二人未及答話，兩馬交處，被廖化一刀，斬鄭倫於馬下。鄧艾大驚，急勒兵退時，張翼引一軍殺到。兩下夾攻，魏兵大敗。艾捨命突出，身被四箭。奔到渭南寨時，司馬望亦到。二人商議退兵之策。望曰：“近日蜀主劉禪，寵幸中貴黃皓，日夜以酒色為樂。可用反間計召回姜維，此危可解。”艾問眾謀士曰：“誰可入蜀交通黃皓？”言未畢，一人應聲曰：“某願往。”艾視之，乃襄陽黨均也。艾大喜，即令黨均齎金珠寶物，徑到成都結連黃皓，佈散流言，說姜維怨望天子，不久投魏。於是成都人人所說皆同。黃皓奏知後主，即遣人星夜宣姜維入朝。卻說姜維連日搦戰，鄧艾堅守不出。維心中甚疑。忽使命至。詔維入朝。維不知何事，只得班師回朝。鄧艾、司馬望知姜維中計，遂拔渭南之兵，隨後掩殺。正是：樂毅伐齊遭間阻，岳飛破敵被讒回。未知勝負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

## 第一百十四回 曹髦驅車死南闕 姜維棄糧勝魏兵

卻說姜維傳令退兵，廖化曰：“將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。今雖有詔，未可動也。”張翼曰：“蜀人為大將軍連年動兵，皆有怨望；不如乘此得勝之時，收回人馬，以安民心，再作良圖。”維曰：“善。”遂令各軍依法而退。命廖化、張翼斷後，以防魏兵追襲。卻說鄧艾引兵追趕，只見前面蜀兵旗幟整齊，人馬徐徐而退。艾嘆曰：“姜維深得武侯之法也！”因此不敢追趕，勒軍回祁山寨去了。且說姜維至成都，入見後主，問召回之故。後主曰：“朕為卿在邊庭，久不還師，恐勞軍士，故詔卿回朝，別無他意。”維曰：“臣已得祁山之寨，正欲收功，不期半途而廢。此必中鄧艾反間之計矣。”後主默然不語。姜維又奏曰：“臣誓討賊，以報國恩。陛下休聽小人之言，致生疑慮。”後主良久乃曰：“朕不疑卿；卿且回漢中，俟魏國有變，再伐之可也。”姜維嘆息出朝，自投漢中去訖。

卻說黨均回到祁山寨中，報知此事。鄧艾與司馬望曰：“君臣不和，必有內變。”就令黨均入洛陽，報知司馬昭。昭大喜，便有圖蜀之心，乃問中護軍賈充曰：“吾今伐蜀，如何？”充曰：“未可伐也。天子方疑主公，若一旦輕出，內難必作矣。舊年黃龍兩見於寧陵井中，群臣表賀，以為祥瑞；天子曰：‘非祥瑞也。龍者君象，乃上不在天，下不在田，屈於井中，是幽困之兆也。’遂作《潛龍詩》一首。詩中之意，明明道著主公。其詩曰：‘傷哉龍受困，不能躍深淵。上不飛天漢，下不見於田。蟠居於井底，鯁鱖舞其前。藏牙伏爪甲，嗟我亦同然！’”司馬昭聞之大怒，謂賈充曰：“此人慾效曹芳也！若不早圖，彼必害我。”充曰：“某願為主公早晚圖之。”時魏甘露五年夏四月，司馬昭帶劍上殿，髦起迎之。群臣皆奏曰：“大將軍功德巍巍，合為晉公，加九錫。”髦低頭不答。昭厲聲曰：“吾父子兄弟三人有大功於魏，今為晉公，得毋不宜耶？”髦乃應曰：“敢不如命？”昭曰：“《潛龍》之詩，視吾等如鯁鱖，是何禮也？”髦不能答。昭冷笑下殿，眾官凜然。髦歸後宮，召侍中王沈、尚書王經、散騎常侍王業三人，入內計議。髦泣曰：“司馬昭將懷篡逆，人所共知！朕不能坐受廢辱，卿等可助朕討之！”王經奏曰：“不可。昔魯昭公不忍季氏，敗走失國；今重權已歸司馬氏久矣，內外公卿，不顧順逆之理，阿附奸賊，非一人也。且陛下宿衛寡弱，無用命之人。陛下若不隱忍，禍莫大焉。且宜緩圖，不可造次。”髦曰：“是可忍也，孰不可忍也！朕意已決，便死何懼！”言訖，即入告太后。王沈、王業謂王經曰：“事已急矣。我等不可自取滅族之禍，當往司馬公府下出首，以免一死。”經大怒曰：“主憂臣辱，主辱臣死，敢懷二心乎？”王沈、王業見經不從，徑自往報司馬昭去了。少頃，魏主曹髦出內，令護衛焦伯，聚集殿中宿衛蒼頭官僮三百餘人，鼓譟而出。髦仗劍升輦，叱左右徑出南闕。王經伏於輦前，大哭而諫曰：“今陛下領數百人伐昭，是驅羊而入虎口耳，空死無益。臣非惜命，實見事不可行也！”髦曰：“吾軍已行，卿無阻當。”遂望雲龍門而來。

只見賈充戎服乘馬，左有成倅，右有成濟，引數千鐵甲禁兵，吶喊殺來。髦仗劍大喝曰：“吾乃天子也！汝等突入宮庭，欲弑君耶？”禁兵見了曹髦，皆不敢動。賈充呼成濟曰：“司馬公養你何用？正為今日之事也！”濟乃綽戟在手，回顧充曰：“當殺耶？當縛耶？”充曰：“司馬公有令；只要死的。”成濟撚戟直奔輦前。髦大喝曰：“匹夫敢無禮乎！”言未訖，被成濟一戟刺中前胸，撞出輦來；再一戟，刃從背上透出，死於輦傍。焦伯挺槍來迎，被成濟一戟刺死。眾皆逃走。王經隨後趕來，大罵賈充曰：“逆賊安敢弑君耶！”充大怒，叱左右縛定，報知司馬昭。昭入內，見髦已死，乃佯作大驚之狀，以頭撞輦而哭，令人報知各大臣。

時太傅司馬孚入內，見髦屍，首枕其股而哭曰：“弑陛下者，臣之罪也！”遂將髦屍用棺槨盛貯，停於偏殿之西。昭入殿中，召群臣會議。群臣皆至，獨有尚書僕射陳泰不至。昭令泰之舅尚書荀顗召之。泰大哭曰：“論者以泰比舅，今舅實不如泰也。”乃披麻帶孝而入，哭拜於靈前。昭亦佯哭而問曰：“今日之事，何法處之？”泰曰：“獨斬賈充，少可以謝天下耳。”昭沉吟良久，又問曰：“再思其次？”泰曰：“惟有進於此者，不知其次。”昭曰：“成濟大逆不道，可剮之，滅其三族。”濟大罵昭曰：“非我之罪，是賈充傳汝之命！”昭令先割其舌。濟至死叫屈不絕。弟成倅亦斬於市，盡滅三族。後人有詩嘆曰：“司馬當年命賈充，弑君南闕赭袍紅。卻將成濟誅三族，只道軍民盡耳聾。”

昭又使人收王經全家下獄。王經正在廷尉廳下，忽見縛其母至。經叩頭大哭曰：“不孝子累及慈母矣！”母大笑曰：“人誰不死？正恐不得死所耳！以此棄命，何恨之有！”次日，王經全家皆押赴東市。王經母子含笑受刑。滿城士庶，無不垂淚。後人有詩曰：“漢初誇伏劍，漢末見王經：真烈心無異，堅剛志更清。節如泰華重，命似鴻毛輕。母子聲名在，應同天地傾。”太傅司馬孚請以王禮葬曹髦，昭許之。賈充等勸司馬昭受魏禪，即天子位。昭曰：“昔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，以服事殷，故聖人稱為至德。魏武帝不肯受禪於漢，猶吾之不肯受禪於魏也。”賈充等聞言，已知司馬昭留意於子司馬炎矣，遂不復勸進。是年六月，司馬昭立常道鄉公曹璜為帝，改元景元元年。璜改名曹芳，字景明。乃武帝曹操之孫，燕王曹宇之子也。奩封昭為相國、晉公，賜錢十萬、絹萬匹。其文武多官，各有封賞。早有細作報入蜀中。姜維聞司馬昭弑了曹髦，立了曹芳，喜曰：“吾今日伐魏，又有名矣。”遂發書入吳，令起兵問司馬昭弑君之罪；一面奏準後主，起兵十五萬，車乘數千輛，皆置板箱於上；令廖化、張翼為先鋒：化取子午谷，翼取駱谷；維自取斜谷，皆要出祁山之前取齊。三路兵並起，殺奔祁山而來。時鄧艾在祁山寨中，訓練人馬，聞報蜀兵三路殺到，乃聚諸將計議。參軍王瓘曰：“吾有一計，不可明言，現寫在此，謹呈將軍臺覽。”艾接來展看畢，笑曰：“此計雖妙，只怕瞞不過姜維。”瓘曰：“某願捨命前去。”艾曰：“公志若堅，必能成功。”遂撥五千兵與瓘。瓘連夜從斜谷迎來，正撞蜀兵前隊哨馬。瓘叫曰：“我是魏國降兵，可報與主帥。”

哨軍報知姜維，維令攔住餘兵，只教為首的將來見。瑾拜伏於地曰：“某乃王經之侄王瑾也。近見司馬昭弑君，將叔父一門皆戮，某痛恨入骨。今幸將軍興師問罪，故特引本部兵五千來降。願從調遣，剿除奸黨，以報叔父之恨。”維大喜，謂瑾曰：“汝既誠心來降，吾豈不誠心相待？吾軍中所患者，不過糧耳。今有糧車數千，現在川口，汝可運赴祁山。吾只今去取祁山寨也。”瑾心中大喜，以為中計，忻然領諾。姜維曰：“汝去運糧，不必用五千人，但引三千人去，留下二千人引路，以打祁山。”瑾恐維疑惑，乃引三千兵去了。維令傅僉引二千魏兵隨徵聽用。忽報夏侯霸到。霸曰：“都督何故準信王瑾之言也？吾在魏，雖不知備細，未聞王瑾是王經之侄。其中多詐，請將軍察之。”維大笑曰：“我已知王瑾之詐，故分其兵勢，將計就計而行。”霸曰：“公試言之。”維曰：“司馬昭奸雄比於曹操，既殺王經，滅其三族，安肯存親侄於關外領兵？故知其詐也。仲權之見，與我暗合。”於是姜維不出斜谷，卻令人於路暗伏，以防王瑾奸細。不旬日，果然伏兵捉得王瑾回報鄧艾下書人來見。維問了情節，搜出私書，書中約於八月二十日，從小路運糧送歸大寨，卻教鄧艾遣兵於壩山谷中接應。維將下書人殺了，卻將書中之意，改作八月十五日，約鄧艾自率大兵，於壩山谷中接應。一面令人扮作魏軍往魏營下書；一面令人將現有糧車數百輛卸了糧米，裝載乾柴茅草引火之物，用青布罩之，令傅僉引二千原降魏兵，執打運糧旗號。維卻與夏侯霸各引一軍，去山谷中埋伏。令蔣舒出斜谷，廖化、張翼俱各進兵，來取祁山。卻說鄧艾得了王瑾書信，大喜，急寫回書，今來人回報。至八月十五日，鄧艾引五萬精兵徑往壩山谷中來，遠遠使人憑高眺探，只見無數糧車，接連不斷，從山凹中而行。艾勒馬望之，果然皆是魏兵。左右曰：“天已昏暮，可速接應王瑾出谷口。”艾曰：“前面山勢掩映，倘有伏兵，急難退步；只可在此等候。”正言間，忽兩騎馬驟至，報曰：“王將軍因將糧草過界，背後人馬趕來，望早救應。”艾大驚，急催兵前進。

時值初更，月明如晝，只聽得山後吶喊，艾只道王瑾在山後廝殺。徑奔過山後時，忽樹林後一彪軍撞出，為首蜀將傅僉，縱馬大叫曰：“鄧艾匹夫！已中吾主將之計，何不早早下馬受死！”艾大驚，勒回馬便走。車上火盡著，那火便是號火。兩勢下蜀兵盡出，殺得魏兵七斷八續，但聞四下山上只叫：“拿住鄧艾的，賞千金，封萬戶侯！”得鄧艾棄甲丟盔，撇了坐下馬，雜在步軍之中，爬山越嶺而逃。姜維、夏侯霸只望馬上為首的徑來擒捉，不想鄧艾步行走脫。維領得勝兵去接王瑾糧車。卻說王瑾密約鄧艾，先期將糧草車仗，整備停當，專候舉事。忽有心腹人報：“事已洩漏，鄧將軍大敗，不知性命如何。”瑾大驚，令人哨探，回報三路兵圍殺將來，背後又見塵頭大起，四下無路。瑾叱左右令放火，盡燒糧草車輛。一霎時，火光突起，烈火燒空。瑾大叫曰：“事已急矣！汝等宜死戰！”乃提兵望西殺出。背後姜維三路追趕。維只道王瑾捨命撞回魏國，不想反殺入漢中而去。瑾因兵少，只恐追兵趕上，遂將棧道並各關隘盡皆燒燬。姜維恐漢中有失，遂不追鄧艾，提兵連夜抄小路來追殺王瑾。瑾被四面蜀兵攻擊，投黑龍江而死。餘兵盡被姜維坑之。維雖然勝了鄧艾，卻折了許多糧車，又毀了棧道，乃引兵

還漢中。鄧艾引部下敗兵，逃回祁山寨內，上表請罪，自貶其職。司馬昭見艾數有大功，不忍貶之，復加厚賜。艾將原賜財物，盡分給被害將士之家。昭恐蜀兵又出，遂添兵五萬，與艾守禦。姜維連夜修了棧道，又議出師。正是：連修棧道兵連出，不伐中原死不休。未知勝負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## 第一百十五回 詔班師後主信讒 託屯田姜維避禍

卻說蜀漢景耀五年，冬十月，大將軍姜維，差人連夜修了棧道，整頓軍糧兵器，又於漢中水路調撥船隻。俱已完備，上表奏後主曰：“臣累出戰，雖未成大功，已挫動魏人心膽。今養兵日久，不戰則懶，懶則致病。況今軍思效死，將思用命。臣如不勝，當受死罪。”後主覽表，猶豫未決。譙周出班奏曰：“臣夜觀天文，見西蜀分野，將星暗而不明。今大將軍又欲出師，此行甚是不利。陛下可降詔止之。”後主曰：“且看此行若何。果然有失，卻當阻之。”譙周再三苦諫不從，乃歸家嘆息不已，遂推病不出。

卻說姜維臨興兵，乃問廖化曰：“吾今出師，誓欲恢復中原，當先取何處？”化曰：“連年征伐，軍民不寧；兼魏有鄧艾，足智多謀，非等閒之輩：將軍強欲行難為之事，此化所以未敢專也。”維勃然大怒曰：“昔丞相六出祁山，亦為國也。吾今八次伐魏，豈為一己之私哉？今當先取洮陽。如有逆吾者必斬！”遂留廖化守漢中，自同諸將提兵三十萬，徑取洮陽而來。早有川口人報入祁山寨中。時鄧艾正與司馬望談兵，聞知此信，遂令人哨探。回報蜀兵盡從洮陽而出。司馬望曰：“姜維多計，莫非虛取洮陽而實來取祁山乎？”鄧艾曰：“今姜維實出洮陽也。”望曰：“公何以知之？”艾曰：“曩者姜維累出吾有糧之地，今洮陽無糧，維必料吾只守祁山，不守洮陽，故徑取洮陽；如得此城，屯糧積草，結連羌人，以圖久計耳。”望曰：“若此，如之奈何？”艾曰：“可盡撤此處之兵，分為兩路去救洮陽。離洮陽二十五里，有侯河小城，乃洮陽咽喉之地。公引一軍伏於洮陽，偃旗息鼓，大開四門，如此如此而行；我卻引一軍伏侯河，必獲大勝也。”籌畫已定，各各依計而行。只留偏將師纂守祁山寨。

卻說姜維令夏侯霸為前部，先引一軍徑取洮陽。霸提兵前進，將近洮陽，望見城上並無一杆旌旗，四門大開。霸心下疑惑，未敢入城，回顧諸將曰：“莫非詐乎？”諸將曰：“眼見得是空城，只有些小百姓，聽知大將軍兵到，盡棄城而走了。”霸未信，自縱馬於城南視之，只見城後老小無數，皆望西北而逃。霸大喜曰：“果空城也。”遂當先殺入，餘眾隨後而進。方到甕城邊，忽然一聲炮響，城上鼓角齊鳴，旌旗遍豎，拽起吊橋。霸大驚曰：“誤中計矣！”慌欲退時，城上矢石如雨。可憐夏侯霸同五百軍，皆死於城下。後人有詩嘆曰：“大膽姜維妙算長，誰知鄧艾暗提防。可憐投漢夏侯霸，頃刻城邊箭下亡。”司馬望從城內殺出，蜀兵大敗而逃。隨後姜維引接應兵到，殺退司馬望，就傍城下寨。維聞夏侯霸射死，嗟傷不已。是夜二更，鄧艾自侯河城內，暗引一軍潛地殺入蜀寨。蜀兵大亂，姜維禁止不住。城上鼓角喧天，司馬望引兵殺出。兩下夾攻，蜀兵大敗。維左衝右突，死戰得脫，退二十餘里下寨。蜀兵兩番敗走之後，心中搖動。維與眾將曰：“勝敗乃兵家之常，今雖損兵折將，不足為憂。成敗之事，在此一舉，汝等始終勿改。如有言退者立斬。”張翼進言曰：“魏兵皆在此處，祁山必然空虛。將軍整兵與鄧艾交鋒，攻打洮陽、侯河；某引一軍取祁山。取了祁山九寨，便驅兵向長安。

此為上計。”維從之，即令張翼引後軍徑取祁山。

維自引兵到侯河搦鄧艾交戰。艾引軍出迎。兩軍對圓，二人交鋒數十餘合，不分勝負，各收兵回寨。次日，姜維又引兵挑戰，鄧艾按兵不出。姜維令軍辱罵。鄧艾尋思曰：“蜀人被吾大殺一陣，全然不退，連日反來搦戰：必分兵去襲祁山寨也。守寨將師纂，兵少智寡，必然敗矣。吾當親往救之。”乃喚子鄧忠分付曰：“汝用心守把此處，任他搦戰，卻勿輕出。吾今夜引兵去祁山救應。”

是夜二更，姜維正在寨中設計，忽聽得寨外喊聲震地，鼓角喧天，人報鄧艾引三千精兵夜戰。諸將欲出，維止之曰：“勿得妄動。”原來鄧艾引兵至蜀寨前哨探了一遍，乘勢去救祁山，鄧忠自入城去了。姜維喚諸將曰：“鄧艾虛作夜戰之勢，必然去救祁山寨矣。”乃喚傅僉分付曰：“汝守此寨，勿輕與敵。”囑畢，維自引三千兵來助張翼。

卻說張翼正到祁山攻打，守寨將師纂兵少，支援不住。看看待破，忽然鄧艾兵至，衝殺了一陣，蜀兵大敗，把張翼隔在山後，絕了歸路。正慌急之間，忽聽的喊聲大震，鼓角喧天，只見魏兵紛紛倒退。左右報曰：“大將軍姜伯約殺到！”翼乘勢驅兵相應。兩下夾攻，鄧艾折了一陣，急退上祁山寨不出。姜維令兵四面攻圍。話分兩頭。卻說後主在成都，聽信宦官黃皓之言，又溺於酒色，不理朝政。時有大臣劉琰妻胡氏，極有顏色；因入宮朝見皇后，後留在宮中，一月方出。琰疑其妻與後主私通，乃喚帳下軍士五百人，列於前，將妻綁縛，令軍以履撻其面數十，幾死復甦。後主聞之大怒，令有司議劉琰罪。有司議得：“卒非撻妻之人，面非受刑之地：合當棄市。”遂斬劉琰。自此命婦不許入朝。然一時官僚以後主荒淫，多有疑怨者。於是賢人漸退，小人日進。時右將軍閻宇，身無寸功，只因阿附黃皓，遂得重爵；聞姜維統兵在祁山，乃說皓奏後主曰：“姜維屢戰無功，可命閻宇代之。”後主從其言，遣使齎詔，召回姜維。維正在祁山攻打寨柵，忽一日三道詔至，宣維班師。維只得遵命，先令洮陽兵退，次後與張翼徐徐而退。鄧艾在寨中，只聽得一夜鼓角喧天，不知何意。至平明，人報蜀兵盡退，止留空寨。艾疑有計，不敢追襲。姜維徑到漢中，歇住人馬，自與使命入成都見後主。後主一連十日不朝。維心中疑惑。是日至東華門，遇見秘書郎郤正。維問曰：“天子召維班師，公知其故否？”正笑曰：“大將軍何尚不知？黃皓欲使閻宇立功，奏聞朝廷，發詔取回將軍。今聞鄧艾善能用兵，因此寢其事矣。”維大怒曰：“我必殺此宦豎！”郤正止之曰：“大將軍繼武侯之事，任大職重，豈可造次？倘若天子不容，反為不美矣。”維謝曰：“先生之言是也。”次日，後主與黃皓在後園宴飲，維引數人徑入。早有人報知黃皓，皓急避於湖山之側。維至亭下，拜了後主，泣奏曰：“臣困鄧艾於祁山，陛下連降三詔，召臣回朝，未審聖意為何？”後主默然不語。維又奏曰：“黃皓奸巧專權，乃靈帝時十常侍也。陛下近則鑑於張讓，遠則鑑於趙高。早殺此人，朝廷自然清平，中原方可恢復。”後主笑曰：“黃皓乃趨走小臣，縱使專權，亦無能為。昔者董允每切齒恨皓，朕甚怪之。卿何必介意？”維叩頭奏曰：“陛下今日不殺黃皓，禍不遠也。”後主曰：

“愛之慾其生，惡之慾其死。卿何不容一宦官耶？”令近侍於湖山之側，喚出黃皓至亭下，命拜姜維伏罪。皓哭拜維曰：“某早晚趨侍聖上而已，並不干與國政。將軍休聽外人之言，欲殺某也。某命繫於將軍，惟將軍憐之！”言罷，叩頭流涕。維忿忿而出，即往見郤正，備將此事告之。正曰：“將軍禍不遠矣。將軍若危，國家隨滅！”維曰：“先生幸教我以保國安身之策。正曰：“隴西有一去處，名曰沓中，此地極其肥壯。將軍何不效武侯屯田之事，奏知天子，前去沓中屯田？一者，得麥熟以助軍實；二者，可以盡圖隴右諸郡；三者，魏人不敢正視漢中；四者，將軍在外掌握兵權，人不能圖，可以避禍：此乃保國安身之策也，宜早行之。”維大喜，謝曰：“先生金玉之言也。”次日，姜維表奏後主，求沓中屯田，效武侯之事。後主從之。維遂還漢中，聚諸將曰：“某累出師，因糧不足，未能成功。今吾提兵八萬，往沓中種麥屯田，徐圖進取。汝等久戰勞苦，今且斂兵聚谷，退守漢中；魏兵千里運糧，經涉山嶺，自然疲乏；疲乏必退：那時乘虛追襲。無不勝矣。”遂令胡濟守漢壽城，王含守樂城，蔣斌守漢城，蔣舒、傅僉同守關隘。分撥已畢，維自引兵八萬，來沓中種麥，以為久計。

卻說鄧艾聞姜維在沓中屯田，於路下四十餘營，連絡不絕，如長蛇之勢。艾遂令細作相了地形，畫成圖本，具表申奏。晉公司馬昭見之，大怒曰：“姜維屢犯中原，不能剿除，是吾心腹之患也。”賈充曰：“姜維深得孔明傳授，急難退之。須得一智勇之將，往刺殺之，可免動兵之勞。”從事中郎荀顗曰：“不然。今蜀主劉禪溺於酒色，信用黃皓，大臣皆有避禍之心。姜維在沓中屯田，正避禍之計也。若令大將伐之，無有不勝，何必用刺客乎？”昭大笑曰：“此言最善。吾欲伐蜀，誰可為將？”荀顗曰：“鄧艾乃世之良材，更得鍾會為副將，大事成矣。”昭大喜曰：“此言正合吾意。”乃召鍾會入而問曰：“吾欲令汝為大將，去伐東吳，可乎？”會曰：“主公之意，本不欲伐吳，實欲伐蜀也。”昭大笑曰：“子誠識吾心也。——

但卿往伐蜀，當用何策？”會曰：“某料主公欲伐蜀，已畫圖本在此。”昭展開視之，圖中細載一路安營下寨屯糧積草之處，從何而進，從何而退，——皆有法度。昭看了大喜曰：“真良將也！卿與鄧艾合兵取蜀，何如？”會曰：“蜀川道廣，非一路可進；當使鄧艾分兵各進，可也。”

昭遂拜鍾會為鎮西將軍，假節鉞，都督關中人馬，調遣青、徐、兗、豫、荊、揚等處；一面差人持節令鄧艾為徵西將軍，都督關外隴上，使約期伐蜀。次日，司馬昭於朝中計議此事，前將軍鄧敦曰：“姜維屢犯中原，我兵折傷甚多，只今守禦，尚自未保；奈何深入山川危險之地，自取禍亂耶？”昭怒曰：“吾欲興仁義之師，伐無道之主，汝安敢逆吾意！”叱武士推出斬之。須臾，呈鄧敦首級於階下。眾皆失色。昭曰：“吾自徵東以來，息歇六年，治兵繕甲，皆已完備，欲伐吳、蜀久矣。今先定西蜀，乘順流之勢，水陸並進，併吞東吳；此滅豸虎取虞之道也。吾料西蜀將士，守成都者八九萬，守邊境者不過四五萬，姜維屯田者不過六七萬。今吾已令鄧艾引關外隴右之兵十餘萬，絆

住姜維於沓中，使不得東顧；遣鍾會引關中精兵二三十萬，直抵駱谷，三路以襲漢中。蜀主劉禪昏暗，邊城外破，士女內震。其亡可必矣。”眾皆拜服。

卻說鍾會受了鎮西將軍之印，起兵伐蜀。會恐機謀或洩，卻以伐吳為名，令青、兗、豫、荊、揚等五處各造大船；又遣唐諮於登、萊等州傍海之處，拘集海船。司馬昭不知其意，遂召鍾會問之曰：“子從旱路收川，何用造船耶？”會曰：“蜀若聞我兵大進，必求救於東吳也。故先布聲勢，作伐吳之狀，吳必不敢妄動。一年之內，蜀已破，船已成，而伐吳，豈不順乎？”昭大喜，選日出師。時魏景元四年秋七月初三日，鍾會出師。司馬昭送之於城外十里方回。西曹掾邵悌密謂司馬昭曰：“今主公遣鍾會領十萬兵伐蜀，愚料會志大心高，不可使獨掌大權。”昭笑曰：“吾豈不知之？”悌曰：“主公既知，何不使人同領其職？”昭言無數語，使邵悌疑心頓釋。正是：方當士馬驅馳日，早識將軍跋扈心。未知其言若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

## 第一百十六回 鍾會分兵漢中道 武侯顯聖定軍山

卻說司馬昭謂西曹掾邵悌曰：“朝臣皆言蜀未可伐，是其心怯；若使強戰，必敗之道也。今鍾會獨建伐蜀之策，是其心不怯；心不怯，則破蜀必矣。蜀既破，則蜀人心膽已裂；敗軍之將，不可以言勇；亡國之大夫，不可以圖存。會即有異志，蜀人安能助之乎？至若魏人得勝思歸，必不從會而反，更不足慮耳。此言乃吾與汝知之，切不可洩漏。”邵悌拜服。

卻說鍾會下寨已畢，升帳大集諸將聽令。時有監軍衛瓘，護軍胡烈，大將田續、龐會、田章、爰青、丘建、夏侯鹹、王買、皇甫輟<sup>14</sup>。游駁勸聳<sup>15</sup>；崩薄；嵩唬骸氨匱胙淮蠟<sup>16</sup>？確矯<sup>17</sup>；晟矯<sup>18</sup>；罰<sup>19</sup>；鑿<sup>20</sup>？擰<sup>21</sup>；K<sup>22</sup>；業敝<sup>23</sup>；俊幣蝗擻<sup>24</sup>；唬骸澳吃竿<sup>25</sup>？！被屢又<sup>26</sup>？嘶<sup>27</sup>；13<sup>28</sup>；眈抑<sup>29</sup>；有礮且病<sup>30</sup>；V<sup>31</sup>；誚栽唬骸胺譴已瞬豢响<sup>32</sup>；確姪<sup>33</sup>！被嶧叫礮竊唬骸叭昂嘶<sup>34</sup>；8<sup>35</sup>；缸佑忻<sup>36</sup>；喚裊誚<sup>37</sup>；啣員<sup>38</sup>；H輟<sup>39</sup>；H<sup>40</sup>；昕曬蟻確嬪<sup>41</sup>。？<sup>42</sup>；糊邇<sup>43</sup>；砒<sup>44</sup>；(14<sup>45</sup>；礮P<sup>46</sup>；驕<sup>47</sup>；？<sup>48</sup>；度<sup>49</sup>；『<sup>50</sup>；褐小<sup>51</sup>；1<sup>52</sup>；秩<sup>53</sup>；罰喝<sup>54</sup>；炅熿新罰<sup>55</sup>；魴憊<sup>56</sup>；齏<sup>57</sup>；蚬<sup>58</sup>；缶<sup>59</sup>；睢<sup>60</sup>；炯齏揮揖<sup>61</sup>；鸞遊<sup>62</sup>；縈<sup>63</sup>；取<sup>64</sup>；私雲<sup>65</sup>；葵<sup>66</sup>；較罩<sup>67</sup>；兀<sup>68</sup>；笨<sup>69</sup>；箭<sup>70</sup>；鉅<sup>71</sup>；降纜<sup>72</sup>；罰<sup>73</sup>；繫<sup>74</sup>；砒<sup>75</sup>；帕海<sup>76</sup>；瀋<sup>77</sup>；狡<sup>78</sup>；剖<sup>79</sup>；？<sup>80</sup>；鶚<sup>81</sup>；棺<sup>82</sup>；璋<sup>83</sup>；H<sup>84</sup>；縹<sup>85</sup>；ケ<sup>86</sup>；匕<sup>87</sup>；淳<sup>88</sup>；ā<sup>89</sup>！<sup>90</sup>；斃<sup>91</sup>；礮<sup>92</sup>；鞘<sup>93</sup>；范<sup>94</sup>；？<sup>95</sup>；穀<sup>96</sup>；？<sup>97</sup>；？<sup>98</sup>；V<sup>99</sup>；踴<sup>100</sup>；歲<sup>101</sup>；靖<sup>102</sup>；筇<sup>103</sup>；屢<sup>104</sup>；躋<sup>105</sup>；啗<sup>106</sup>；冢<sup>107</sup>；且<sup>108</sup>；蠱<sup>109</sup>；鳩<sup>110</sup>；獺<sup>111</sup>；

卻說鄧艾在隴西，既受伐蜀之詔，一面令司馬望往遏羌人，又遣雍州刺史諸葛緒，天水太守王頎，隴西太守牽弘，金城太守楊欣，各調本部兵前來聽令。比及軍馬雲集，鄧艾夜作一夢：夢見登高山，望漢中，忽於腳下迸出一泉，水勢上湧。須臾驚覺，渾身汗流；遂坐而待旦，乃召護衛爰邵問之。邵素明《周易》，艾備言其夢，邵答曰：“《易》雲：山上有水曰蹇。蹇卦者：‘利西南，不利東北。’孔子云：‘蹇利西南，往有功也；不利東北，其道窮也。’將軍此行，必然克蜀；但可惜蹇滯不能還。”艾聞言，愀然不樂。忽鍾會檄文至，約艾起兵，於漢中取齊。艾遂遣雍州刺史諸葛緒，引兵一萬五千，先斷姜維歸路；次遣天水太守王頎，引兵一萬五千，從左攻沓中；隴西太守牽弘，引一萬五千人，從右攻沓中；又遣金城太守楊欣，引一萬五千人，於甘松邀姜維之後。艾自引兵三萬，往來接應。卻說鍾會出師之時，有百官送出城外，旌旗蔽日，鎧甲凝霜，人強馬壯，威風凜凜。人皆稱羨，惟有相國參軍劉寔，微笑不語。太尉王祥見寔冷笑，就馬上握其手而問曰：“鍾、鄧二人，此去可平蜀乎？”寔曰：“破蜀必矣。但恐皆不得還都耳。”王祥問其故，劉寔但笑而不答。祥遂不復問。

卻說魏兵既發，早有細作入沓中報知姜維。維即具表申奏後主：“請降詔遣左車騎將軍張翼領兵守護陽安關，右車騎將軍廖化領兵守陰平橋：這二處最為要緊，若失二處，漢中不保矣。一面當遣使入吳求救。臣一面自起沓中之兵拒敵。”時後主改景耀六年為炎興元年，日與宦官黃皓在宮中游樂。忽接姜維之表，即召黃皓問曰：“今魏國遣鍾會、鄧艾大起人馬，分道而來，如之奈何？”皓奏曰：“此乃姜維欲立功名，故上此表。陛下寬心，勿生疑慮。臣聞城中有一師婆，供奉一神，能知吉凶，可召來問之。”後主從其言，於後殿陳設香花紙燭、享祭禮物，令黃皓用小車請入宮中，坐於龍床之上。後

主焚香祝畢，師婆忽然披髮跣足，就殿上跳躍數十遍，盤旋於案上。皓曰：“此神人降矣。陛下可退左右，親禱之。”後主盡退侍臣，再拜祝之。師婆大叫曰：“吾乃西川土神也。陛下欣樂太平，何為求問他事？數年之後，魏國疆土亦歸陛下矣。陛下切勿憂慮。”言訖，昏倒於地，半晌方蘇。後主大喜，重加賞賜。自此深信師婆之說，遂不聽姜維之言，每日只在宮中飲宴歡樂。姜維累申告急表文，皆被黃皓隱匿，因此誤了大事。卻說鍾會大軍，迤邐望漢中進發。前軍先鋒許儀，要立頭功，先領兵至南鄭關。儀謂部將曰：“過此關即漢中矣。關上不多人馬，我等便可奮力搶關。”眾將領命，一齊併力向前。原來守關蜀將盧遜，早知魏兵將到，先於關前木橋左右，伏下軍士，裝起武侯所遺十矢連弩；比及許儀兵來搶關時，一聲梆子響處，矢石如雨。儀急退時，早射倒數十騎。魏兵大敗。儀回報鍾會。會自提帳下甲士百餘騎來看，果然箭弩一齊射下。會撥馬便回，關上盧遜引五百軍殺下來。會拍馬過橋，橋上土塌，陷住馬蹄，爭些兒掀下馬來。馬掙不起，會棄馬步行；跑下橋時，盧遜趕上，一槍刺來，卻被魏兵中荀愷回身一箭，射盧遜落馬。鍾會麾眾乘勢搶關，關上軍士因有蜀兵在關前，不敢放箭，被鍾會殺散，奪了山關。即以荀愷為護軍，以全副鞍馬鎧甲賜之。

會喚許儀至帳下，責之曰：“汝為先鋒，理合逢山開路，遇水疊橋，專一修理橋樑道路，以便行軍。吾方才到橋上，陷住馬蹄，幾乎墮橋；若非荀愷，吾已被殺矣！汝既違軍令，當按軍法！”叱左右推出斬之。諸將告曰：“其父許褚有功於朝廷，望都督恕之。”會怒曰：“軍法不明，何以令眾？”遂令斬首示眾。諸將無不駭然。時蜀將王含守樂城，蔣斌守漢城，見魏兵勢大，不敢出戰，只閉門自守。鍾會下令曰：“兵貴神速，不可少停。”乃令前軍李輔圍樂城，護軍荀愷圍漢城，自引大軍取陽安關。守關蜀將傅僉與副將蔣舒商議戰守之策，舒曰：“魏兵甚眾，勢不可當，不如堅守為上。”僉曰：“不然。魏兵遠來，必然疲困，雖多不足懼。我等若不下關戰時，漢、樂二城休矣。”蔣舒默然不答。忽報魏兵大隊已至關前，蔣、傅二人至關上視之。鍾會揚鞭大叫曰：“吾今統十萬之眾到此，如早早出降，各依品級升用；如執迷不降，打破關隘，玉石俱焚！”傅僉大怒，令蔣舒把關，自引三千兵殺下關來。鍾會便走，魏兵盡退。僉乘勢追之，魏兵複合。僉欲退入關時，關上已豎起魏家旗號，只見蔣舒叫曰：“吾已降了魏也！”僉大怒，厲聲罵曰：“忘恩背義之賊，有何面目見天下人乎！”撥回馬復與魏兵接戰。魏兵四面合來，將傅僉圍在垓心。僉左衝右突，往來死戰，不能得脫；所領蜀兵，十傷八九。僉乃仰天嘆曰：“吾生為蜀臣，死亦當為蜀鬼！”乃復拍馬衝殺，身被數槍，血盈袍鎧；坐下馬倒，僉自刎而死。後人有詩嘆曰：“一日抒忠憤，千秋仰義名。寧為傅僉死，不作蔣舒生。”

鍾會得了陽安關，關內所積糧草、軍器極多，大喜，遂犒三軍。是夜，魏兵宿於陽安城中，忽聞西南上喊聲大震。鍾會慌忙出帳視之，絕無動靜。魏軍一夜不敢睡。次夜三更，西南上喊聲又起。鍾會驚疑，向曉，使人探之。回報曰：“遠哨十餘里，並無一

人。”會驚疑不定，乃自引數百騎，俱全裝慣帶，望西南巡哨。前至一山，只見殺氣四面突起，愁雲布合，霧鎖山頭。會勒住馬，問嚮導官曰：“此何山也？”答曰：“此乃定軍山，昔日夏侯淵歿於此處。”會聞之，悵然不樂，遂勒馬而回。轉過山坡，忽然狂風大作，背後數千騎突出，隨風殺來。會大驚，引眾縱馬而走。諸將墜馬者，不計其數。及奔到陽安關時，不曾折一人一騎，只跌損面目，失了頭盔。皆言曰：“但見陰雲中人馬殺來，比及近身，卻不傷人，只是一陣旋風而已。”會問降將蔣舒曰：“定軍山有神廟乎？”舒曰：“並無神廟，惟有諸葛武侯之墓。”會驚曰：“此必武侯顯聖也。吾當親往祭之。”次日，鍾會備祭禮，宰太牢，自到武侯墓前再拜致祭。祭畢，狂風頓息，愁雲四散。忽然清風習習，細雨紛紛。一陣過後，天色晴朗。魏兵大喜，皆拜謝回營。是夜，鍾會在帳中伏几而寢，忽然一陣清風過處，只見一人，綸巾羽扇，身衣鶴氅，素履皂條，面如冠玉，唇若抹朱，眉清目朗，身長八尺，飄飄然有神仙之概。其人步入帳中，會起身迎之曰：“公何人也？”其人曰：“今早重承見顧。吾有片言相告：雖漢祚已衰，天命難違，然兩川生靈，橫罹兵革，誠可憐憫。汝入境之後，萬勿妄殺生靈。”言訖，拂袖而去。會欲挽留之，忽然驚醒，乃是一夢。會知是武侯之靈，不勝驚異。於是傳令前軍，立一白旗，上書“保國安民”四字；所到之處，如妄殺一人者償命。於是漢中人民，盡皆出城拜迎。會一一撫慰，秋毫無犯。後人有詩讚曰：“數萬陰兵繞定軍，致令鍾會拜靈神。生能決策扶劉氏，死尚遺言保蜀民。”

卻說姜維在沓中，聽知魏兵大至，傳檄廖化、張翼、董厥提兵接應；一面自分兵列將以待之。忽報魏兵至，維引兵迎之。魏陣中為首大將乃天水太守王頌也。頌出馬大呼曰：“吾今大兵百萬，上將千員，分二十路而進，已到成都。汝不思早降，猶欲抗拒，何不知天命耶！”維大怒，挺槍縱馬，直取王頌。戰不三合，頌大敗而走。姜維驅兵追殺至二十里，只聽得金鼓齊鳴，一枝兵擺開，旗上大書“隴西太守牽弘”字樣。維笑曰：“此等鼠輩，非吾敵手！”遂催兵追之。又趕到十里，卻遇鄧艾傾兵殺到。兩軍混戰。維抖擻精神，與艾戰有十餘合，不分勝負，後面鑼鼓又鳴。維急退時，後軍報說：“甘松諸寨，盡被金城太守楊欣燒燬了。”維大驚，急令副將虛立旗號，與鄧艾相拒。維自撤後軍，星夜來救甘松，正遇楊欣。欣不敢交戰，望山路而走。維隨後趕來。將至山岩下，巖上木石如雨，維不能前進。比及回到半路，蜀兵已被鄧艾殺敗。魏兵大隊而來，將姜維圍住。

維引眾騎殺出重圍，奔入大寨堅守，以待救兵。忽然流星馬到，報說：“鍾會打破陽安關，守將蔣舒歸降，傅僉戰死，漢中已屬魏矣。樂城守將王含，漢城守將蔣斌，知漢中已失，亦開門而降。胡濟抵敵不住，逃回成都求援去了。”維大驚，即傳令拔寨。

是夜兵至疆川口，前面一軍擺開，為首魏將，乃是金城太守楊欣。維大怒，縱馬交鋒，只一合，楊欣敗走，維拈弓射之，連射三箭皆不中。維轉怒，自折其弓，挺槍趕來。戰馬前失，將維跌在地上。楊欣撥回馬來殺姜維。維躍起身，一槍刺去，正中楊欣馬腦。

背後魏兵驟至，救欣去了。維騎上從馬，欲待追時，忽報後面鄧艾兵到。維首尾不能相顧，遂收兵要奪漢中。哨馬報說：“雍州刺史諸葛緒已斷了歸路。”維乃據山險下寨。魏兵屯於陰平橋頭。維進退無路，長嘆曰：“天喪我也！”副將寧隨曰：“魏兵雖斷陰平橋頭，雍州必然兵少，將軍若從孔函谷，徑取雍州，諸葛緒必撤陰平之兵救雍州，將軍卻引兵奔劍閣守之，則漢中可復矣。”維從之，即發兵入孔函谷，詐取雍州。細作報知諸葛緒。緒大驚曰：“雍州是吾合守之地，倘有疏失，朝廷必然問罪。”急撤大兵從南路去救雍州，只留一枝兵守橋頭。姜維入北道，約行三十里，料知魏兵起行，乃勒回兵，後隊作前隊，徑到橋頭，果然魏兵大隊已去，只有些小兵把橋，被維一陣殺散，盡燒其寨柵。諸葛緒聽知橋頭火起，復引兵回，姜維兵已過半日了，因此不敢追趕。卻說姜維引兵過了橋頭，正行之間，前面一軍來到，乃左將軍張翼、右將軍廖化也。維問之，翼曰：“黃皓聽信師巫之言，不肯發兵。翼聞漢中已危，自起兵來，時陽安關已被鍾會所取。今聞將軍受困，特來接應。”遂合兵一處，前赴白水關。化曰：“今四面受敵，糧道不通，不如退守劍閣，再作良圖。”維疑慮未決。忽報鍾會、鄧艾分兵十餘路殺來。維欲與翼、化分兵迎之。化曰：“白水地狹路多，非爭戰之所，不如且退去救劍閣可也；若劍閣一失，是絕路矣。”維從之，遂引兵來投劍閣。將近關前，忽然鼓角齊鳴，喊聲大起，旌旗遍豎，一枝軍把住關口。正是：漢中險峻已無有，劍閣風波又忽生。未知何處之兵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## 第一百十七回 鄧士載偷度陰平 諸葛瞻戰死綿竹

卻說輔國大將軍董厥，聞魏兵十餘路入境，乃引二萬兵守住劍閣；當日望塵頭大起，疑是魏兵，急引軍把住關口。董厥自臨軍前視之，乃姜維、廖化、張翼也。厥大喜，接入關上，禮畢，哭訴後主黃皓之事。維曰：“公勿憂慮。若有維在，必不容魏來吞蜀也。且守劍閣，徐圖退敵之計。”厥曰：“此關雖然可守，爭奈成都無人；倘為敵人所襲，大勢瓦解矣。”維曰：“成都山險地峻，非可易取，不必憂也。”正言間，忽報諸葛緒領兵殺至關下，維大怒，急引五千兵殺下關來，直撞入魏陣中，左衝右突，殺得諸葛緒大敗而走，退數十里下寨，魏軍死者無數。蜀兵搶了許多馬匹器械，維收兵回關。

卻說鍾會離劍閣二十里下寨，諸葛緒自來伏罪。會怒曰：“吾令汝守把陰平橋頭，以斷姜維歸路，如何失了！今又不得吾令，擅自進兵，以致此敗！”緒曰：“維詭計多端，詐取雍州；緒恐雍州有失，引兵去救，維乘機走脫；緒因趕至關下，不想又為所敗。”會大怒，叱令斬之。監軍衛瓘曰：“緒雖有罪，乃鄧徵西所督之人；不爭將軍殺之，恐傷和氣。”會曰：“吾奉天子明詔、晉公鈞命，特來伐蜀。便是鄧艾有罪，亦當斬之！”眾皆力勸。會乃將諸葛緒用檻車載赴洛陽，任晉公發落；隨將緒所領之兵，收在部下調遣。

有人報與鄧艾。艾大怒曰：“吾與汝官品一般，吾久鎮邊疆，於國多勞，汝安敢妄自尊大耶！”子鄧忠勸曰：“小不忍則亂大謀，父親若與他不睦，必誤國家大事。望且容忍之。”艾從其言。然畢竟心中懷怒，乃引十數騎來見鍾會。會聞艾至，便問左右：“艾引多少軍來？”左右答曰：“只有十數騎。”會乃令帳上帳下列武士數百人。

艾下馬入見。會接入帳禮畢。艾見軍容甚肅，心中不安，乃以言挑之曰：“將軍得了漢中，乃朝廷之大幸也，可定策早取劍閣。”會曰：“將軍明見若何？”艾再三推稱無能。會固問之。艾答曰：“以愚意度之，可引一軍從陰平小路出漢中德陽亭，用奇兵徑取成都，姜維必撤兵來救，將軍乘虛就取劍閣，可獲全功。”會大喜曰：“將軍此計甚妙！可即引兵去。吾在此專候捷音！”二人飲酒相別。會回本帳與諸將曰：“人皆謂鄧艾有能。今日觀之，乃庸才耳！”眾問其故。會曰：“陰平小路，皆高山峻嶺，若蜀以百餘人守其險要，斷其歸路，則鄧艾之兵皆餓死矣。吾只以正道而行，何愁蜀地不破乎！”遂置雲梯炮架，只打劍閣關。

卻說鄧艾出轅門上馬，回顧從者曰：“鍾會待吾若何？”從者曰：“觀其辭色，甚不以將軍之言為然，但以口強應而已。”艾笑曰：“彼料我不能取成都，我偏欲取之！”回到本寨，師纂、鄧忠一班將士接問曰：“今日與鍾鎮西有何高論？”艾曰：“吾以實心告彼，彼以庸才視我。彼今得漢中，以為莫大之功；若非吾屯沓中絆住姜維，彼安能成功耶！吾今若取了成都，勝取漢中矣！”當夜下令，盡拔寨望陰平小路進兵，離劍

閣七百里下寨，有人報鍾會說：“鄧艾要去取成都了。”會笑艾不智。

卻說鄧艾一面修密書遣使馳報司馬昭，一面聚諸將於帳下問曰：“吾今乘虛去取成都，與汝等立功名於不朽，汝等肯從乎？”諸將應曰：“願遵軍令，萬死不辭！”艾乃先令子鄧忠引五千精兵，不穿衣甲，各執斧鑿器具，凡遇峻危之處，鑿山開路，搭造橋閣，以便軍行。艾選兵三萬，各帶乾糧繩索進發。約行百餘里，選下三千兵，就彼紮寨；又行百餘里，又選三千兵下寨。是年十月自陰平進兵，至於巔崖峽谷之中，凡二十餘日，行七百餘里，皆是無人之地。魏兵沿途下了數寨，只剩下二千人馬。前至一嶺，名摩天嶺，馬不堪行，艾步行上嶺，正見鄧忠與開路壯士盡皆哭泣。艾問其故。忠告曰：“此嶺西皆是峻壁巔崖，不能開鑿，虛廢前勞，因此哭泣。”艾曰：“吾軍到此，已行了七百餘里，過此便是江油，豈可復退？”乃喚諸軍曰：“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？吾與汝等來到此地，若得成功，富貴共之。”眾皆應曰：“願從將軍之命。”艾令先將軍器攬將下去。艾取氈自裹其身，先滾下去。副將有氈衫者裹身滾下，無氈衫者各用繩索束腰，攀木掛樹，魚貫而進。鄧艾、鄧忠，並二千軍，及開山壯士，皆度了摩天嶺。方才整頓衣甲器械而行，忽見道傍有一石碣，上刻：“丞相諸葛武侯題”。其文雲：“二火初興，有人越此。二士爭衡，不久自死。”艾觀訖大驚，慌忙對碣再拜曰：“武侯真神人也！艾不能以師事之，惜哉！”後人有詩曰：“陰平峻嶺與天齊，玄鶴徘徊尚怯飛。鄧艾裹氈從此下，誰知諸葛有先機。”

卻說鄧艾暗度陰平，引兵行時，又見一個大空寨。左右告曰：“聞武侯在日，曾撥一千兵守此險隘。今蜀主劉禪廢之。”艾嗟呀不已，乃謂眾人曰：“吾等有來路而無歸路矣！前江油城中，糧食足備；汝等前進可活，後退即死，須併力攻之。”眾皆應曰：“願死戰！”於是鄧艾步行，引二千餘人，星夜倍道來搶江油城。卻說江油城守將馬邈，聞東川已失，雖為準備，只是提防大路；又仗著姜維全師守住劍閣關，遂將軍情不以為重。當日操練人馬回家，與妻李氏擁爐飲酒。其妻問曰：“屢聞邊情甚急，將軍全無憂色，何也？”邈曰：“大事自有姜伯約掌握，幹我甚事？”其妻曰：“雖然如此，將軍所守城池，不為不重。”邈曰：“天子聽信黃皓，溺於酒色，吾料禍不遠矣。魏兵若到，降之為上，何必慮哉？”其妻大怒，唾邈面曰：“汝為男子，先懷不忠不義之心，枉受國家爵祿，吾有何面目與汝相見耶！”馬邈羞慚無語。忽家人慌入報曰：“魏將鄧艾不知從何而來，引二千餘人，一擁而入城矣！”邈大驚，慌出納降，拜伏於公堂之下，泣告曰：“某有心歸降久矣。今願招城中居民，及本部人馬，盡降將軍。”艾準其降。遂收江油軍馬於部下調遣，即用馬邈為嚮導官。忽報馬邈夫人自縊身死。艾問其故，邈以實告。艾感其賢，令厚禮葬之，親往致祭。魏人聞者，無不嗟嘆。後人有詩讚曰：“後主昏迷漢祚顛，天差鄧艾取西川。可憐巴蜀多名將，不及江油李氏賢。”

鄧艾取了江油，遂接陰平小路諸軍，皆到江油取齊，徑來攻涪城。部將田續曰：“我軍涉險而來，甚是勞頓，且當休養數日，然後進兵。”艾大怒曰：“兵貴神速，汝敢

亂我軍心耶！”喝令左右推出斬之。眾將苦告方免。艾自驅兵至涪城。城內官吏軍民疑從天降，盡皆投降。

蜀人飛報入成都。後主聞知，慌召黃皓問之。皓奏曰：“此詐傳耳。神人必不肯誤陛下也。”後主又宣師婆問時，卻不知何處去了。此時遠近告急表文，一似雪片，往來使者，聯絡不絕。後主設朝計議，多官面面相覷，並無一言。卻正出班奏曰：“事已急矣！陛下可宣武侯之子商議退兵之策。”原來武侯之子諸葛瞻，字思遠。其母黃氏，即黃承彥之女也。母貌甚陋，而有奇才：上通天文，下察地理；凡韜略遁甲諸書，無所不曉。武侯在南陽時，聞其賢，求以為室。武侯之學，夫人多所贊助焉。及武侯死後，夫人尋逝，臨終遺教，惟以忠孝勉其子瞻。瞻自幼聰敏，尚後主女，為駙馬都尉。後襲父武鄉侯之爵。景耀四年，遷行軍護衛將軍。時為黃皓用事，故託病不出。當下後主從卻正之言，即時連發三詔，召瞻至殿下。後主泣訴曰：“鄧艾兵已屯涪城，成都危矣。卿看先君之面，救朕之命！”瞻亦泣奏曰：“臣父子蒙先帝厚恩、陛下殊遇，雖肝腦塗地，不能補報。願陛下盡發成都之兵，與臣領去決一死戰。”後主即撥成都兵將七萬與瞻。瞻辭了後主，整頓軍馬，聚集諸將問曰：“誰敢為先鋒？”言未訖，一少年將出曰：“父親既掌大權，兒願為先鋒。”眾視之，乃瞻長子諸葛尚也。尚時年一十九歲。博覽兵書。多習武藝。瞻大喜，遂命尚為先鋒。是日，大軍離了成都，來迎魏兵。

卻說鄧艾得馬邈獻地理圖一本，備寫涪城至成都三百六十里山川道路，闊狹險峻，一一分明。艾看畢，大驚曰：“若只守涪城，倘被蜀人據住前山，何能成功耶？如遷延日久，姜維兵到，我軍危矣。”速喚師纂並子鄧忠，分付曰：“汝等可引一軍，星夜徑去綿竹，以拒蜀兵。吾隨後便至。切不可怠緩。若縱他先據了險要，決斬汝首！”

師、鄧二人引兵將至綿竹，早遇蜀兵。兩軍各布成陣。師、鄧二人勒馬於門旗下，只見蜀兵列成八陣。三鑿鼓罷，門旗兩分，數十員將簇擁一輛四輪車，車上端坐一人：綸巾羽扇，鶴氅方裾。車傍展開一面黃旗，上書：“漢丞相諸葛武侯”。得師、鄧二人汗流遍身，回顧軍士曰：“原來孔明尚在，我等休矣！”急勒兵回時，蜀兵掩殺將來，魏兵大敗而走。蜀兵掩殺二十餘里，遇見鄧艾援兵接應。兩家各自收兵。艾升帳而坐，喚師纂、鄧忠責之曰：“汝二人不戰而退，何也？”忠曰：“但見蜀陣中諸葛孔明領兵，因此奔還。”艾怒曰：“縱使孔明更生，我何懼哉！汝等輕退，以致於敗，宜速斬以正軍法！”眾皆苦勸，艾方息怒。令人哨探，回說孔明之子諸葛瞻為大將，瞻之子諸葛尚為先鋒。——車上坐者乃木刻孔明遺像也。

艾聞之，謂師纂、鄧忠曰：“成敗之機，在此一舉。汝二人再不取勝，必當斬首！”師、鄧二人又引一萬兵來戰。諸葛尚匹馬單槍，抖擻精神，戰退二人。諸葛瞻指揮兩掖兵衝出，直撞入魏陣中，左衝右突，往來殺有數十番，魏兵大敗，死者不計其數。師纂、鄧忠中傷而逃。瞻驅士馬隨後掩殺二十餘里，紮營相拒。師纂、鄧忠回見鄧艾，艾見二人俱傷，未便加責，乃與眾將商議曰：“蜀有諸葛瞻善繼父志，兩番殺吾萬餘人馬

，今若不速破，後必為禍。”監軍丘本曰：“何不作一書以誘之？”艾從其言，遂作書一封，遣使送人蜀寨。守門將引至帳下，呈上其書。瞻拆封視之。書曰：“徵西將軍鄧艾，致書於行軍護衛將軍諸葛思遠麾下：切觀近代賢才，未有如公之尊父也。昔自出茅廬，一言已分三國，掃平荊、益，遂成霸業，古今鮮有及者；後六出祁山，非其智力不足，乃天數耳。今後主昏弱，王氣已終，艾奉天子之命，以重兵伐蜀，已皆得其地矣。成都危在旦夕，公何不應天順人，仗義來歸？艾當表公為琅琊王，以光耀祖宗，決不虛言。倖存照鑑。”瞻看畢，勃然大怒，扯碎其書，叱武士立斬來使，令從者持首級回魏營見鄧艾。艾大怒，即欲出戰。丘本諫曰：“將軍不可輕出，當用奇兵勝之。”艾從其言，遂令天水太守王頎、隴西太守牽弘，伏兩軍於後，艾自引兵而來。此時諸葛瞻正欲搦戰，忽報鄧艾自引兵到。瞻大怒，即引兵出，徑殺入魏陣中。鄧艾敗走，瞻隨後掩殺將來。忽然兩下伏兵殺出。蜀兵大敗，退入綿竹。艾令圍之。於是魏兵一齊吶喊，將綿竹圍的鐵桶相似。諸葛瞻在城中，見事勢已迫，乃令彭和齎書殺出，往東吳求救。和至東吳，見了吳主孫休，呈上告急之書。吳主看罷，與群臣計議曰：“既蜀中危急，孤豈可坐視不救。”即令考將丁奉為主帥，丁封、孫異為副將，率兵五萬，前往救蜀。丁奉領旨出師，分撥丁封、孫異引兵二萬向沔中而進，自率兵三萬向壽春而進：分兵三路來援。

卻說諸葛瞻見救兵不至，謂眾將曰：“久守非良圖。”遂留子尚與尚書張遵守城，瞻自披掛上馬，引三軍大開三門殺出。鄧艾見兵出，便撤兵退。瞻奮力追殺，忽然一聲炮響，四面兵合，把瞻困在垓心。瞻引兵左衝右突，殺死數百人。艾令眾軍放箭射之，蜀兵四散。瞻中箭落馬，乃大呼曰：“吾力竭矣，當以一死報國！”遂拔劍自刎而死。其子諸葛尚在城上，見父死於軍中，勃然大怒，遂披掛上馬。張遵諫曰：“小將軍勿得輕出。”尚嘆曰：“吾父子祖孫，荷國厚恩，今父既死於敵，我何用生為！”遂策馬殺出，死於陣中。後人有詩讚瞻、尚父子曰：“不是忠臣獨少謀，蒼天有意絕炎劉。當年諸葛留嘉胤，節義真堪繼武侯。”鄧艾憐其忠，將父子合葬。乘虛攻打綿竹。張遵、黃崇、李球三人，各引一軍殺出。蜀兵寡，魏兵眾，三人亦皆戰死。艾因此得了綿竹。勞軍已畢，遂來取成都。正是：試觀後主臨危日，無異劉璋受逼時。未知成都如何守禦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

## 第一百十八回 哭祖廟一王死孝 入西川二士爭功

卻說後主在成都，聞鄧艾取了綿竹，諸葛瞻父子已亡，大驚，急召文武商議。近臣奏曰：“城外百姓，扶老攜幼，哭聲大震，各逃生命。”後主驚惶無措。忽哨馬報到，說魏兵將近城下。多官議曰：“兵微將寡，難以迎敵；不如早棄成都，奔南中七郡。其地險峻，可以自守，就借蠻兵，再來克復未遲。”光祿大夫譙周曰：“不可。南蠻久反之人，平昔無惠；今若投之，必遭大禍。”多官又奏曰：“蜀、吳既同盟，今事急矣，可以投之。”周又諫曰：“自古以來，無寄他國為天子者。臣料魏能吞吳，吳不能吞魏。若稱臣於吳，是一辱也；若吳被魏所吞，陛下再稱臣於魏，是兩番之辱矣。不如不投吳而降魏。魏必裂土以封陛下，則上能自守宗廟，下可以保安黎民。願陛下思之。”後主未決，退入宮中。次日，眾議紛然。譙周見事急，覆上疏諍之。後主從譙周之言，正欲出降；忽屏風後轉出一人，厲聲而罵周曰：“偷生腐儒，豈可妄議社稷大事！自古安有降天子哉！”後主視之，乃第五子北地王劉禪也。後主生七子：長子劉璿，次子劉瑤，三子劉琮，四子劉瓚，五子即北地王劉禪，六子劉恂，七子劉璩。七子中惟禪自幼聰明，英敏過人，餘皆儒善。後主謂禪曰：“今大臣皆議當降，汝獨仗血氣之勇，欲令滿城流血耶？”禪曰：“昔先帝在日，譙周未嘗於預國政；今妄議大事，輒起亂言，甚非理也。臣切料成都之兵，尚有數萬；姜維全師，皆在劍閣，若知魏兵犯關，必來救應；內外攻擊，可獲大功。豈可聽腐儒之言，輕廢先帝之基業乎？”後主叱之曰：“汝小兒豈識天時！”禪叩頭哭曰：“若勢窮力極，禍敗將及，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，同死社稷，以見先帝可也。奈何降乎！”後主不聽。禪放聲大哭曰：“先帝非容易創立基業，今一旦棄之，吾寧死不辱也！”後主令近臣推出宮門，遂令譙周作降書，遣私署侍中張紹、駙馬都尉鄧良同譙周齎玉璽來雒城請降。時鄧艾每日令數百鐵騎來成都哨探。當日見立了降旗，艾大喜。不一時，張紹等至，艾令人迎入。三人拜伏於階下，呈上降款玉璽。艾拆降書視之，大喜，受下玉璽，重待張紹、譙周、鄧良等。艾作回書，付三人齎回成都，以安人心。三人拜辭鄧艾，徑還成都，入見後主，呈上回書，細言鄧艾相待之善。後主拆封視之，大喜，即遣太僕蔣顯齎敕令姜維早降；遣尚書郎李虎，送文簿與艾：共戶二十八萬，男女九十四萬，帶甲將士十萬二千，官吏四萬，倉糧四十餘萬，金銀各二千斤，錦綺彩絹各二十萬匹。餘物在庫，不及具數。擇十二月初一日，君臣出降。北地王劉禪聞知，怒氣沖天，乃帶劍入宮。其妻崔夫人問曰：“大王今日顏色異常，何也？”禪曰：“魏兵將近，父皇已納降款，明日君臣出降，社稷從此殄滅。吾欲先死以見先帝於地下，不屈膝於他人也！”崔夫人曰：“賢哉！賢哉！得其死矣！妾請先死，王死未遲。”禪曰：“汝何死耶？”崔夫人曰：“王死父，妾死夫：其義同也。夫亡妻死，何必問焉！”言訖，觸柱而死。禪乃自殺其三子，並割妻頭，提至昭烈廟中，伏地哭曰：“臣羞見基業棄於他人，故先殺妻子，以絕掛念，後將一命報祖！祖如有靈，知孫之心！”大哭一場，眼中流血，自刎而死。蜀人聞知，無不哀痛。後人有詩讚曰：“君臣

甘屈膝，一子獨悲傷。去矣西川事，雄哉北地王！捐身酬烈祖，搔首泣穹蒼。凜凜人如在，誰雲漢已亡？”後主聽知北地王自刎，乃令人葬之。次日，魏兵大至。後主率太子諸王，及群臣六十餘人，面縛輿櫬，出北門十里而降。鄧艾扶起後主，親解其縛，焚其輿櫬，並車入城。後人有詩嘆曰：“魏兵數萬入川來，後主偷生失自裁。黃皓終存欺國意，姜維空負濟時才。全忠義士心何烈，守節王孫志可哀。昭烈經營良不易，一朝功業頓成灰。”

於是成都之人，皆具香花迎接。艾拜後主為驃騎將軍，其餘文武，各隨高下拜官；請後主還宮，出榜安民，交割倉庫。又令太常張峻、益州別駕張紹，招安各郡軍民。又令人說姜維歸降。一面遣人赴洛陽報捷。艾聞黃皓奸險，欲斬之。皓用金寶賂其左右，因此得免。自是漢亡。後人因漢之亡，有追思武侯詩曰：“魚鳥猶疑畏簡書，風雲長為護儲胥。徒令上將揮神筆，終見降王走傳車。管樂有才真不忝，關張無命欲何如！他年錦裡經祠廟，梁父吟成恨有餘！”

且說太僕蔣顯到劍閣，入見姜維，傳後主敕命，言歸降之事。維大驚失語。帳下眾將聽知，一齊怨恨，咬牙怒目，鬚髮倒豎，拔刀砍石大呼曰：“吾等死戰，何故先降耶！”號哭之聲，聞數十里。維見人心思漢，乃以善言撫之曰：“眾將勿憂。吾有一計，可復漢室。”眾皆求問。姜維與諸將附耳低言，說了計策。即於劍閣關遍豎降旗，先令人報入鍾會寨中，說姜維引張翼、廖化、董厥等來降。會大喜，令人迎接維入帳。會曰：“伯約來何遲也？”維正色流涕曰：“國家全軍在吾，今日至此，猶為速也。”會甚奇之，下座相拜。待為上賓。維說會曰：“聞將軍自淮南以來。算無遺策；司馬氏之盛，皆將軍之力，維故甘心俯首。如鄧士載，當與決一死戰，安肯降之乎？”會遂折箭為誓，與維結為兄弟，情愛甚密，仍令照舊領兵。維暗喜，遂令蔣顯回成都去了。

卻說鄧艾封師纂為益州刺史，牽弘、王頌等各領州郡；又於綿竹築臺以彰戰功，大會蜀中諸官飲宴。艾酒至半酣，乃指眾官曰：“汝等幸遇我，故有今日耳。若遇他將，必皆殄滅矣。”多官起身拜謝。忽蔣顯至，說姜維自降鍾鎮西了。艾因此痛恨鍾會。遂修書令人齎赴洛陽，致晉公司馬昭。昭得書視之。書曰：“臣艾切謂兵有先聲而後實者，今因平蜀之勢以乘吳，此席捲之時也。然大舉之後，將士疲勞，不可使用；宜留隴右兵二萬、蜀兵二萬，煮鹽興冶，並造舟船，預備順流之計；然後發使，告以利害，吳可不徵而定也。今宜厚待劉禪，以致孫休；若便送禪來京，吳人必疑，則於向化之心不勸。且權留之於蜀，須來年冬月抵京。今即可封禪為扶風王，錫以資財，供其左右，爵其子為公侯，以顯歸命之寵；則吳人畏威懷德，望風而從矣。”司馬昭覽畢，深疑鄧艾有自專之心，乃先發手書與衛瑾，隨後降封艾詔曰：“徵西將軍鄧艾耀威奮武，深入敵境，使僭號之主，繫頸歸降；兵不逾時，戰不終日，雲徹席捲，蕩定巴、蜀；雖白起破強楚，韓信克勁趙，不足比勳也。其以艾為太尉，增邑二萬戶，封二子為亭侯，各食邑千戶。”鄧艾受詔畢，監軍衛瑾取出司馬昭手書與艾。書中說鄧艾所言之事，須候奏報，不可

輒行。艾曰：“將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。吾既奉詔專征，如何阻當？”遂又作書，今來使齎赴洛陽。時朝中皆言鄧艾必有反意，司馬昭愈加疑忌。忽使命回，呈上鄧艾之書。昭拆封視之。書曰：“艾銜命西征，元惡既服，當權宜行事，以安初附。若待國命，則往復道途，延引日月。《春秋》之義：大夫出疆，有可以安社稷、利國家，專之可也。今吳未賓，勢與蜀連，不可拘常以失事機。兵法：進不求名，退不避罪。艾雖無古人之節，終不自嫌以損於國也。先此申狀，見可施行。”

司馬昭看畢大驚，忙與賈充計議曰：“鄧艾恃功而驕，任意行事，反形露矣。如之奈何？”賈充曰：“主公何不封鍾會以制之？”昭從其議，遣使齎詔封會為司徒，就令衛瓘監督兩路軍馬，以手書付瓘，使與會伺察鄧艾，以防其變。會接讀詔書。詔曰：“鎮西將軍鍾會所向無敵，前無強梁，節制眾城，網羅進逸；蜀之豪帥，面縛歸命；謀無遺策，舉無廢功。其以會為司徒，進封縣侯，增邑萬戶，封子二人亭侯，邑各千戶。”鍾會既受封，即請姜維計議曰：“鄧艾功在吾之上，又封太尉之職；今司馬公疑艾有反志，故令衛瓘為監軍，詔吾制之。伯約有何高見？”維曰：“愚聞鄧艾出身微賤，幼為農家養犢，今僥倖自陰平斜徑，攀木懸崖，成此大功；非出良謀，實賴國家洪福耳。若非將軍與維相拒於劍閣，艾安能成此功耶？今欲封蜀主為扶風王，乃大結蜀人之心，其反情不言可見矣。晉公疑之是也。”會深喜其言。維又曰：“請退左右，維有一事密告。”會令左右盡退。維袖中取一圖與會，曰：“昔日武侯出草廬時，以此圖獻先帝，且曰：益州之地，沃野千里，民殷國富，可為霸業。先帝因此遂創成都。今鄧艾至此，安得不狂？”會大喜，指問山川形勢。維一一言之。會又問曰：“當以何策除艾？”維曰：“乘晉公疑忌之際，當急上表，言艾反狀；晉公必令將軍討之。一舉而可擒矣。”會依言，即遣人齎表進赴洛陽，言鄧艾專權恣肆，結好蜀人，早晚必反矣。於是朝中文武皆驚。會又令人於中途截了鄧艾表文，按艾筆法，改寫傲慢之辭，以實己之語。

司馬昭見了鄧艾表章，大怒，即遣人到鍾會軍前，令會收艾；又遣賈充引三萬兵入斜谷，昭乃同魏主曹奂御駕親征。西曹掾邵悌諫曰：“鍾會之兵，多艾六倍，當今會收艾足矣，何必明公自行耶？”昭笑曰：“汝忘了舊日之言耶？汝曾道會後必反。吾今此行，非為艾，實為會耳。”悌笑曰：“某恐明公忘之，故以相問。今既有此意，切宜秘之，不可洩漏。”昭然其言，遂提大兵起程。時賈充亦疑鍾會有變，密告司馬昭。昭曰：“如遣汝，亦疑汝耶？吾到長安，自有明白。”早有細作報知鍾會，說昭已至長安。會慌請姜維商議收艾之策。正是：才看西蜀收降將，又見長安動大兵。不知姜維以何策破艾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## 第一百十九回 假投降巧計成虛話 再受禪依樣畫葫蘆

卻說鍾會請姜維計議收鄧艾之策。維曰：“可先令監軍衛瓘收艾。艾若殺瓘，反情實矣。將軍卻起兵討之，可也。”會大喜，遂令衛瓘引數十人入成都，收鄧艾父子。瓘手下人止之曰：“此是鍾司徒令鄧徵西殺將軍，以正反情也。切不可行。”瓘曰：“吾自有計。”遂先發檄文二三十道。其檄曰：“奉詔收艾，其餘各無所問。若早來歸，爵賞如先，敢有不出者，滅三族。”隨備檻車兩乘，星夜望成都而來。

比及雞鳴，艾部將見檄文者，皆來投拜於衛瓘馬前。時鄧艾在府中未起。瓘引數十人突入大呼曰：“奉詔收鄧艾父子！”艾大驚，滾下床來。瓘叱武士縛於車上。其子鄧忠出問，亦被捉下，縛於車上。府中將吏大驚，欲待動手搶奪，早望見塵頭大起，哨馬報說鍾司徒大兵到了。眾各四散奔走。鍾會與姜維下馬入府，見鄧艾父子已被縛，會以鞭撻鄧艾之首而罵曰：“養犢小兒，何敢如此！”姜維亦罵曰：“匹夫行險徼倖，亦有今日耶！”艾亦大罵。會將艾父子送赴洛陽。會入成都，盡得鄧艾軍馬，威聲大震。乃謂姜維曰：“吾今日方趁平生之願矣！”維曰：“昔韓信不聽蒯通之說，而有未央宮之禍；大夫種不從范蠡於五湖，卒伏劍而死：斯二子者，其功名豈不赫然哉，徒以利害未明，而見機之不早也。今公大勳已就，威震其主，何不泛舟絕跡，登峨嵋之嶺，而從赤松子遊乎？”會笑曰：“君言差矣。吾年未四旬，方思進取，豈能便效此退閒之事？”維曰：“若不退閒，當早圖良策。此則明公智力所能，無煩老夫之言矣。”會撫掌大笑曰：“伯約知吾心也。”二人自此每日商議大事。維密與後主書曰：“望陛下忍數日之辱，維將使社稷危而復安，日月幽而復明。必不使漢室終滅也。”

卻說鍾會正與姜維謀反，忽報司馬昭有書到。會接書。書中言：“吾恐司徒收艾不下，自屯兵於長安；相見在近，以此先報。”會大驚曰：“吾兵多艾數倍，若但要我擒艾，晉公知吾獨能辦之。今日自引兵來，是疑我也！”遂與姜維計議。維曰：“君疑臣則臣必死，豈不見鄧艾乎？”會曰：“吾意決矣！事成則得天下，不成則退西蜀，亦不失作劉備也。”維曰：“近聞郭太后新亡，可詐稱太后有遺詔，教討司馬昭，以正弑君之罪。據明公之才，中原可席捲而定。”會曰：“伯約當作先鋒。成事之後，同享富貴。”維曰：“願效犬馬微勞，但恐諸將不服耳。”會曰：“來日元宵佳節，於故宮大張燈火，請諸將飲宴。如不從者盡殺之。”維暗喜。次日，會、維二人請諸將飲宴。數巡後，會執杯大哭。諸將驚問其故，會曰：“郭太后臨崩有遺詔在此，為司馬昭南闕弑君，大逆無道，早晚將篡魏，命吾討之。汝等各自僉名，共成此事。”眾皆大驚，面面相覷。會拔劍出鞘曰：“違令者斬！”眾皆恐懼，只得相從。畫字已畢，會乃困諸將於宮中，嚴兵禁守。維曰：“我見諸將不服，請坑之。”會曰：“吾已令宮中掘一坑，置大棒數千；如不從者，打死坑之。”

時有心腹將丘建在側。建乃護軍胡烈部下舊人也，時胡烈亦被監在宮。建乃密將鍾會所言，報知胡烈。烈大驚，泣告曰：“吾兒胡淵領兵在外，安知會懷此心耶？汝可念何日之情，透一訊息，雖死無恨。”建曰：“恩主勿憂，容某圖之。”遂出告會曰：“主公軟監諸將在內，水食不便，可令一人往來傳遞。”會素聽丘建之言，遂令丘建監臨。會分付曰：“吾以重事託汝，休得洩漏。”建曰：“主公放心，某自有緊嚴之法。”建暗令胡烈親信人入內，烈以密書付其人。其人持書火速至胡淵營內，細言其事，呈上密書。淵大驚，遂遍示諸營知之。眾將大怒，急來淵營商議曰：“我等雖死，豈肯從反臣耶？”淵曰：“正月十八日中，可驟入內，如此行之。”監軍衛瓘深喜胡淵之謀，即整頓了人馬，令丘建傳與胡烈。烈報知諸將。

卻說鍾會請姜維問曰：“吾夜夢大蛇數千條咬吾，主何吉凶？”維曰：“夢龍蛇者，皆吉慶之兆也。”會喜，信其言，乃謂維曰：“器仗已備，放諸將出問之，若何？”維曰：“此輩皆有不服之心，久必為害，不如乘早戮之。”會從之，即命姜維領武士往殺眾魏將。維領命，方欲行動，忽然一陣心疼，昏倒在地；左右扶起，半晌方蘇。忽報宮外人聲沸騰。會方令人探時，喊聲大震，四面八方，無限兵到。維曰：“此必是諸將作惡，可先斬之。”忽報兵已入內。會令閉上殿門，使軍士上殿屋以瓦擊之，互相殺死數十人。宮外四面火起，外兵砍開殿門殺入。會自掣劍立殺數人，卻被亂箭射倒。眾將梟其首。維拔劍上殿，往來衝突，不幸心疼轉加。維仰天大叫曰：“吾計不成，乃天命也！”遂自刎而死。時年五十九歲。宮中死者數百人。衛瓘曰：“眾軍各歸營所，以待王命。”魏兵爭欲報仇，共剖維腹，其膽大如雞卵。眾將又盡取姜維家屬殺之。鄧艾部下之人，見鍾會、姜維已死，遂連夜去追劫鄧艾。早有人報知衛瓘。瓘曰：“是我捉艾；今若留他，我無葬身之地矣。”護軍田續曰：“昔鄧艾取江油之時，欲殺續，得眾官告免。今日當報此恨！”瓘大喜，遂遣田續引五百兵趕至綿竹，正遇鄧艾父子放出檻車，欲還成都。艾只道是本部兵到，不作準備；欲待問時，被田續一刀斬之。鄧忠亦死於亂軍之中。後人有詩嘆鄧艾曰：“自幼能籌畫，多謀善用兵。凝眸知地理，仰面識天文。馬到山根斷，兵來石徑分。功成身被害，魂繞漢江雲。”又有詩嘆鍾會曰：“髫年稱早慧，曾作秘書郎。妙計傾司馬，當時號子房。壽春多贊畫，劍閣顯鷹揚。不學陶朱隱，遊魂悲故鄉。”又有詩嘆姜維曰：“天水誇英俊，涼州產異才。系從尚父出，術奉武侯來。大膽應無懼，雄心誓不回。成都身死日，漢將有餘哀。”

卻說姜維、鍾會、鄧艾已死，張翼等亦死於亂軍之中。太子劉璇、漢壽亭侯關彝，皆被魏兵所殺。軍民大亂，互相踐踏，死者不計其數。旬日後，賈充先至，出榜安民。方始寧靖。留衛瓘守成都，乃遷後主赴洛陽。止有尚書令樊建、侍中張紹、光祿大夫譙周、秘書郎郤正等數人跟隨。廖化、董厥皆託病不起，後皆憂死。

時魏景元五年改為鹹熙元年，春三月，吳將丁奉見蜀已亡，遂收兵還吳。中書丞華核奏吳主孫休曰：“吳、蜀乃唇齒也，唇亡則齒寒；臣料司馬昭伐吳在即，乞陛下深加

防禦。”休從其言，遂命陸遜子陸抗為鎮東大將軍，領荊州牧，守江口；左將軍孫異守南徐諸處隘口；又沿江一帶，屯兵數百營，老將丁奉總督之，以防魏兵。

建寧太守霍戈聞成都守，素服望西大哭三日。諸將皆曰：“既漢主失位，何不速降，戈泣謂曰：“道路隔絕，未知吾主安危若何。若魏主以禮待之，則舉城而降，未為晚也；萬一危辱吾主，則主辱臣死，何可降乎？”眾然其言，乃使人到洛陽，探聽後主訊息去了。

且說後主至洛陽時，司馬昭已自回朝。昭責後主曰：“公荒淫無道，廢賢失政，理宜誅戮。”後主面如土色，不知所為。文武皆奏曰：“蜀主既失國紀，幸早歸降，宜赦之。”昭乃封禪為安樂公，賜住宅，月給用度，賜絹萬匹，僮婢百人。子劉瑤及群臣樊建、譙周、卻正等，皆封侯爵。後主謝恩出內。昭因黃皓蠱國害民，令武士押出市曹，凌遲處死。時霍戈探聽得後主受封，遂率部下軍士來降。次日，後主親詣司馬昭府下拜謝。昭設宴款待，先以魏樂舞戲於前，蜀官感傷，獨後主有喜色。昭令蜀人扮蜀樂於前，蜀官盡皆墮淚，後主嬉笑自若。酒至半酣，昭謂賈充曰：“人之無情，乃至於此！雖使諸葛孔明在，亦不能輔之久全，何況姜維乎？”乃問後主曰：“頗思蜀否？”後主曰：“此間樂，不思蜀也。”須臾，後主起身更衣，卻正跟至廂下曰：“陛下如何答應不思蜀也？倘彼再問，可泣而答曰：先人墳墓，遠在蜀地，乃心西悲，無日不思。晉公必放陛下歸蜀矣。”後主牢記入席。酒將微醉，昭又問曰：“頗思蜀否？”後主如卻正之言以對，欲哭無淚，遂閉其目。昭曰：“何乃似卻正語耶？”後主開目驚視曰：“誠如尊命。”昭及左右皆笑之。昭因此深喜後主誠實，並不疑慮。後人有詩嘆曰：“追歡作樂笑顏開，不念危亡半點哀。快樂異鄉忘故國，方知後主是庸才。”

卻說朝中大臣因昭收川有功，遂尊之為王，表奏魏主曹奂。時奂名為天子，實不能主張，政皆由司馬氏，不敢不從，遂封晉公司馬昭為晉王，諡父司馬懿為宣王，兄司馬師為景王。昭妻乃王肅之女，生二子：長曰司馬炎，人物魁偉，立發垂地，兩手過膝，聰明英武，膽量過人；次曰司馬攸，情性溫和，恭儉孝悌，昭甚愛之，因司馬師無子，嗣攸以繼其後。昭常曰：“天下者，乃吾兄之天下也。”於是司馬昭受封晉王，欲立攸為世子。山濤諫曰：“廢長立幼，違禮不祥。”賈充、何曾、裴秀亦諫曰：“長子聰明神武，有超世之才；人望既茂，天表如此：非人臣之相也。”昭猶豫未決。太尉王祥、司空荀顗諫曰：“前代立少，多致亂國。願殿下思之。”昭遂立長子司馬炎為世子。大臣奏稱：“當年襄武縣，天降一人，身長二丈餘，腳跡長三尺二寸，白髮蒼髯，著黃單衣；裹黃巾，掛藜頭杖，自稱曰：吾乃民王也。今來報汝：天下換主，立見太平。如此在市遊行三日，忽然不見。此乃殿下之瑞也。殿下可戴十二旒冠冕，建天子旌旗，出警入蹕，乘金根車，備六馬，進王妃為王后，立世子為太子。”昭心中暗喜；回到宮中，正欲飲食，忽中風不語。次日，病危，太尉王祥、司徒何曾、司馬荀顗及諸大臣入宮問安，昭不能言，以手指太子司馬炎而死。時八月辛卯日也。何曾曰：“天下大事，皆在

晉王；可立太子為晉王，然後祭葬。”是日，司馬炎即晉王位，封何曾為晉丞相，司馬望為司徒，石苞為驃騎將軍，陳騫為車騎將軍，謚父為文安葬已畢，炎召賈充、裴秀入宮問曰：“曹操曾雲：若天命在吾，吾其為周文王乎！果有此事否？”充曰：“操世受漢祿，恐人議論篡逆之名，故出此言。乃明教曹丕為天子也。”炎曰：“孤父王比曹操何如？”充曰：“操雖功蓋華夏，下民畏其威而不懷其德。子丕繼業，差役甚重，東西驅馳，未有寧歲。後我宣王、景王，累建大功，布恩施德，天下歸心久矣。文王併吞西蜀，功蓋寰宇。又豈操之可比乎？”炎曰：“曹丕尚紹漢統，孤豈不可紹魏統耶？”賈充、裴秀二人再拜而奏曰：“殿下正當法曹丕紹漢故事，復築受禪壇，佈告天下，以即大位。”炎大喜，次日帶劍入內。此時，魏主曹奂連日不曾設朝，心神恍惚，舉止失措。炎直入後宮，奂慌下御榻而迎。炎坐畢，問曰：“魏之天下，誰之力也？”奂曰：“皆晉王父祖之賜耳。”炎笑曰：“吾觀陛下，文不能論道，武不能經邦。何不讓有才德者主之？”奂大驚，口噤不能言。傍有黃門侍郎張節大喝曰：“晉王之言差矣！昔日魏武祖皇帝，東蕩西除，南征北討，非容易得此天下；今天子有德無罪，何故讓與人耶？”炎大怒曰：“此社稷乃大漢之社稷也。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，自立魏王，篡奪漢室。吾祖父三世輔魏，得天下者，非曹氏之能，實司馬氏之力也；四海鹹知。吾今日豈不堪紹魏之天下乎？”節又曰：“欲行此事，是篡國之賊也！”炎大怒曰：“吾與漢家報仇，有何不可！”叱武士將張節亂瓜打死於殿下。奂泣淚跪告。炎起身下殿而去。奂謂賈充、裴秀曰：“事已急矣，如之奈何？”充曰：“天數盡矣，陛下不可逆天，當照漢獻帝故事，重修受禪壇，具大禮，禪位與晉王：上合天心，下順民情，陛下可保無虞矣。”

奂從之，遂令賈充築受禪壇。以十二月甲子日，奂親捧傳國璽，立於壇上，大會文武。後人有詩嘆曰：“魏吞漢室晉吞曹，天運迴圈不可逃。張節可憐忠國死，一拳怎障泰山高。”請晉王司馬炎登壇，授與大禮。奂下壇，具公服立於班首。炎端坐於壇上。賈充、裴秀列於左右，執劍，令曹奂再拜伏地聽命。充曰：“自漢建安二十五年，魏受漢禪，已經四十五年矣；今天祿永終，天命在晉。司馬氏功德彌隆，極天際地，可即皇帝正位，以紹魏統。封汝為陳留王，出就金墉城居止；當時起程，非宣詔不許入京。”奂泣謝而去。太傅司馬孚哭拜於奂前曰：“臣身為魏臣，終不背魏也。”炎見孚如此，封孚為安平王。孚不受而退。是日，文武百官，再拜於壇下，山呼萬歲。炎紹魏統，國號大晉，改元為泰始元年，大赦天下。魏遂亡。後人有詩嘆曰：“晉國規模如魏王，陳留蹤跡似山陽。重行受禪臺前事，回首當年止自傷。”

晉帝司馬炎，追謚司馬懿為宣帝，伯父司馬師為景帝，父司馬昭為文帝，立七廟以光祖宗。那七廟？漢徵西將軍司馬鈞，鈞生豫章太守司馬量，量生潁川太守司馬雋，雋生京兆尹司馬防，防生宣帝司馬懿，懿生景帝司馬師、文帝司馬昭：是為七廟也。大事已定，每日設朝計議伐吳之策。正是：漢家城郭已非舊，吳國江山將復更。未知怎生伐吳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## 第一百二十回 薦杜預老將獻新謀 降孫皓三分歸一統

卻說吳主孫休，聞司馬炎已篡魏，知其必將伐吳，憂慮成疾，臥床不起，乃召丞相濮陽興入宮中，令太子孫【上雨下單】出拜。吳主把興臂、手指【上雨下單】而卒。興出，與群臣商議，欲立太子孫【上雨下單】為君。左典軍萬彧曰：“【上雨下單】幼不能專政，不若取烏程侯孫皓立之。”左將軍張布亦曰：“皓才識明斷，堪為帝王。”丞相濮陽興不能決，入奏朱太后。太后曰：“吾寡婦人耳，安知社稷之事？卿等斟酌立之可也。”興遂迎皓為君。

皓字元宗，大帝孫權太子孫和之子也。當年七月，即皇帝位，改元為元興元年，封太子孫【上雨下單】為豫章王，追諡父和為文皇帝，尊母何氏為太后，加丁奉為右大司馬。次年改為甘露元年。皓兇暴日甚，酷溺酒色，寵幸中常侍岑昏。濮陽興、張布諫之，皓怒，斬二人，滅其三族。由是廷臣緘口，不敢再諫。又改寶鼎元年，以陸凱、萬彧為左右丞相。時皓居武昌，揚州百姓溯流供給，甚苦之；又奢侈無度，公私匱乏。陸凱上疏諫曰：“今無災而民命盡，無為而國財空，臣竊痛之。昔漢室既衰，三家鼎立；今曹、劉失道，皆為晉有：此目前之明驗也。臣愚但為陛下惜國家耳。武昌土地險瘠，非王者之都。且童謠雲：寧飲建業水，不食武昌魚；寧還建業死，不止武昌居！此足明民心與天意也。今國無一年之蓄，有露根之漸；官吏為苛擾，莫之或恤。大帝時，後宮女不滿百；景帝以來，乃有千數：此耗財之甚者也。又左右皆非其人，群黨相挾，害忠隱賢，此皆蠹政病民者也。願陛下省百役，罷苛擾，簡出宮女，清選百官，則天悅民附而國安矣。”

疏奏，皓不悅。又大興土木，作昭明宮，令文武各官入山採木；又召術士尚廣，令筮著問取天下之事。尚對曰：“陛下筮得吉兆：庚子歲，青蓋當入洛陽。”皓大喜，謂中書丞華核曰：“先帝納卿之言，分頭命將，沿江一帶，屯數百營，命老將丁奉總之。朕欲兼併漢土，以為蜀主復仇，當取何地為先？”核諫曰：“今成都不守，社稷傾崩，司馬炎必有吞吳之心。陛下宜修德以安吳民，乃為上計。若強動兵甲，正猶披麻救火，必致自焚也。願陛下察之。”皓大怒曰：“朕欲乘時恢復舊業，汝出此不利之言！若不看汝舊臣之面，斬首號令！”叱武士推出殿門。華核出朝嘆曰：“可惜錦繡江山，不久屬於他人矣！”遂隱居不出。於是皓令鎮東將軍陸抗部兵屯江口，以圖襄陽。早有訊息報入洛陽，近臣奏知晉主司馬炎。晉主聞陸抗寇襄陽，與眾官商議。賈充出班奏曰：“臣聞吳國孫皓，不修德政，專行無道。陛下可詔都督羊祜率兵拒之，俟其國中有變，乘勢攻取，東吳反掌可得也。”炎大喜，即降詔遣使到襄陽，宣諭羊祜。祜奉詔，整點軍馬，預備迎敵。自是羊祜鎮守襄陽，甚得軍民之心。吳人有降而欲去者，皆聽之。減戍邏之卒，用以墾田八百餘頃。其初到時，軍無百日之糧；及至末年，軍中有十年之積。祜在軍，嘗著輕裘，系寬頻，不披鎧甲，帳前侍衛者不過十餘人。一日，部將入帳稟祜



曰：“哨馬來報：吳兵皆懈怠。可乘其無備而襲之，必獲大勝。”祜笑曰：“汝眾人小覷陸抗耶？此人足智多謀，日前吳主命之攻拔西陵，斬了步闡及其將士數十人，吾救之無及。此人為將，我等只可自守；候其內有變，方可圖取。若不審時勢而輕進，此取敗之道也。”眾將服其論，只自守疆界而已。

一日，羊祜引諸將打獵，正值陸抗亦出獵。羊祜下令：“我軍不許過界。”眾將得令，止於晉地打圍，不犯吳境。陸抗望見，嘆曰：“羊將軍有紀律，不可犯也。”日晚各退。祜歸至軍中，察問所得禽獸，被吳人先射傷者皆送還。吳人皆悅，來報陸抗。抗召來人入，問曰：“汝主帥能飲酒否？”來人答曰：“必得佳釀，則飲之。”抗笑曰：“吾有斗酒，藏之久矣。今付與汝持去，拜上都督：此酒陸某親釀自飲者，特奉一勺，以表昨日出獵之情。”來人領諾，攜酒而去。左右問抗曰：“將軍以酒與彼，有何主意？”抗曰：“彼既施德於我，我豈得無以酬之？”眾皆愕然。

卻說來人回見羊祜，以抗所問並奉酒事，一一陳告。祜笑曰：“彼亦知吾能飲乎！”遂命開壺取飲。部將陳元曰：“其中恐有奸詐，都督且宜慢飲。”祜笑曰：“抗非毒人者也，不必疑慮。”竟傾壺飲之。自是使人通問，常相往來。一日，抗遣人候祜。祜問曰：“陸將軍安否？”來人曰：“主帥臥病數日未出。”祜曰：“料彼之病，與我相同。吾已合成熟藥在此，可送與服之。”來人持藥回見抗。眾將曰：“羊祜乃是吾敵也，此藥必非良藥。”抗曰：“豈有鳩人羊叔子哉！汝眾人勿疑。”遂服之。次日病癒，眾將皆拜賀。抗曰：“彼專以德，我專以暴，是彼將不戰而服我也。今宜各保疆界而已，無求細利。”眾將領命。忽報吳主遣使來到，抗接入問之。使曰：“天子傳諭將軍：作急進兵，勿使晉人先入。”抗曰：“汝先回，吾隨有疏章上奏。”使人辭去，抗即草疏遣人齎到建業。近臣呈上，皓拆觀其疏，疏中備言晉未可伐之狀，且勸吳主修德慎罰，以安內為念，不當以黷武為事。吳主覽畢，大怒曰：“朕聞抗在邊境與敵人相通，今果然矣！”遂遣使罷其兵權，降為司馬，卻令左將軍孫冀代領其軍。群臣皆不敢諫。吳主皓自改元建衡，至鳳凰元年，恣意妄為，窮兵屯戍，上下無不嗟怨。丞相萬彧、將軍留平、大司農樓玄三人見皓無道，直言苦諫，皆被所殺。前後十餘年，殺忠臣四十餘人。皓出入常帶鐵騎五萬。群臣恐怖，莫敢奈何。卻說羊祜聞陸抗罷兵，孫皓失德，見吳有可乘之機，乃作表遣人往洛陽請伐吳。其略曰：“夫期運雖天所授，而功業必因人而成。今江淮之險，不如劍閣；孫皓之暴，過於劉禪；吳人之困，甚於巴蜀，而大晉兵力，盛於往時；不於此際平一四海，而更阻兵相守，使天下困於征戍，經歷盛衰，不可長久也。”司馬炎觀表，大喜，便令興師。賈充、荀顗、馮紆三人，力言不可，炎因此不行。祜聞上不允其請，嘆曰：“天下不如意事，十常八九。今天與不取，豈不大可惜哉！”至咸寧四年，羊祜入朝，奏辭歸鄉養病。炎問曰：“卿有何安邦之策，以教寡人？”祜曰：“孫皓暴虐已甚，於今可不戰而克。若皓不幸而歿，更立賢君，則吳非陛下所能得也。”炎大悟曰：“卿今便提兵往伐，若何？”祜曰：“臣年老多病，不堪當此任。陛下另

選智勇之士可也。”遂辭炎而歸。

是年十一月，羊祜病危，司馬炎車駕親臨其家問安。炎至臥榻前，祜下淚曰：“臣萬死不能報陛下也！”炎亦泣曰：“朕深恨不能用卿伐吳之策。今日誰可繼卿之志？”祜含淚而言曰：“臣死矣，不敢不盡愚誠：右將軍杜預可任；勞伐吳，須當用之。”炎曰：“舉善薦賢，乃美事也；卿何薦人於朝，即自焚奏稿，不令人知耶？”祜曰：“拜官公朝，謝恩私門，臣所不取也。”言訖而亡。炎大哭回宮，敕贈太傅、巨平侯。南州百姓聞羊祜死，罷市而哭。江南守邊將士，亦皆哭泣。襄陽人思祜存日，常遊於峴山，遂建廟立碑，四時祭之。往來人見其碑文者，無不流涕，故名為墮淚碑。後人有詩嘆曰：“曉日登臨感晉臣，古碑零落峴山春。松間殘露頻頻滴，疑是當年墮淚人。”晉主以羊祜之言，拜杜預為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事。杜預為人，老成練達，好學不倦，最喜讀左丘明《春秋傳》，坐臥常自攜，每出入必使人持《左傳》於馬前，時人謂之“《左傳》癖”。及奉晉主之命，在襄陽撫民養兵，準備伐吳。

此時吳國丁奉、陸抗皆死，吳主皓每宴群臣，皆令沉醉；又置黃門郎十人為糾彈官。宴罷之後，各奏過失，有犯者或剝其面，或鑿其眼。由是國人大懼。晉益州刺史王濬上疏請伐吳。其疏曰：“孫皓荒淫凶逆，宜速征伐。若一旦皓死，更立賢主，則強敵也；臣造船七年，日有朽敗；臣年七十，死亡無日：三者一乖，則難圖矣。願陛下無失事機。”晉主覽疏，遂與群臣議曰：“王公之論，與羊都督暗合。朕意決矣。”侍中王渾奏曰：“臣聞孫皓欲北上，軍伍已皆整備，聲勢正盛，難與爭鋒。更遲一年以待其疲，方可成功。”晉主依其奏，乃降詔止兵莫動，退入後宮，與秘書丞張華圍棋消遣。近臣奏邊庭有表到。晉主開視之，乃杜預表也。表略雲：“往者，羊祜不博謀於朝臣，而密與陛下計，故令朝臣多異同之議。凡事當以利害相校，度此舉之利，十有八九，而其害止於無功耳。自秋以來，討賊之形頗露；今若中止，孫皓恐怖，徙都武昌，完修江南諸城，遷其居民，城不可攻，野無所掠，則明年之計亦無及矣。”晉主覽表才罷，張華突然而起，推卻棋枰，斂手奏曰：“陛下聖武，國富民強；吳主淫虐，民憂國敝。今若討之，可不勞而定。願勿以為疑。”晉主曰：“卿言洞見利害，朕復何疑。”即出升殿，命鎮南大將軍杜預為大都督，引兵十萬出江陵；鎮東大將軍琅玕王司馬伷出塗中；安東大將軍王渾出橫江；建威將軍王戎出武昌；平南將軍胡奮出夏口；各引兵五萬，皆聽預呼叫。又遣龍驤將軍王濬、廣武將軍唐彬，浮江東下；水陸兵二十餘萬，戰船數萬艘。又令冠軍將軍楊濟出屯襄陽，節制諸路人馬。

早有訊息報入東吳。吳主皓大慌，急召丞相張悌、司徒何植、司空膝循，計議退兵之策。悌奏曰：“可令車騎將軍伍延為都督，進兵江陵，迎敵杜預；驃騎將軍孫歆進兵拒夏口等處軍馬。臣敢為軍師，領左將軍沈瑩、右將軍諸葛靚，引兵十萬，出兵牛渚，接應諸路軍馬。”皓從之，遂令張悌引兵去了。皓退入後宮，不安憂色。倖臣中常侍岑昏問其故。皓曰：“晉兵大至，諸路已有兵迎之；爭奈王濬率兵數萬，戰船齊備，順流

而下，其鋒甚銳：朕因此憂也。”昏曰：“臣有一計，令王濬之舟，皆為齧粉矣。”皓大喜，遂問其計。岑昏奏曰：“江南多鐵，可打連環索百餘條，長數百丈，每環重二三十斤，於沿江緊要去處橫截之。再造鐵錐數萬，長丈餘，置於水中。若晉船乘風而來，逢錐則破，豈能渡江也？”皓大喜，傳令撥匠工於江邊連夜造成鐵索、鐵錐，設立停當。

卻說晉都督杜預，兵出江陵，令牙將周旨：引水手八百人，乘小舟暗渡長江，夜襲樂鄉，多立旌旗于山林之處，日則放炮擂鼓，夜則各處舉火。旨領命，引眾渡江，伏於巴山。次日，杜預領大軍水陸並進。前哨報道：吳主遣伍延出陸路，陸景出水路，孫歆為先鋒：三路來迎。”杜預引兵前進，孫歆船早到。兩兵初交，杜預便退。歆引兵上岸，迤邐追時，不到二十里，一聲炮響，四面晉兵大至。吳兵急回，杜預乘勢掩殺，吳兵死者不計其數。孫歆奔到城邊，周旨八百軍混雜於中，就城上舉火。歆大驚曰：“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？”急欲退時，被周旨大喝一聲，斬於馬下。陸景在船上，望見江南岸上一片火起，巴山上風飄出一面大旗，上書：“晉鎮南大將軍杜預”。陸景大驚，欲上岸逃命，被晉將張尚馬到斬之。伍延見各軍皆敗，乃棄城走，被伏兵捉住，縛見杜預。預曰：“留之無用！”叱令武士斬之。遂得江陵。

於是沅、湘一帶，直抵廣州諸郡，守令皆望風齧印而降。預令人持節安撫，秋毫無犯。遂進兵攻武昌，武昌亦降，杜預軍威大振，遂大會諸將，共議取建業之策。胡奮曰：“百年之寇，未可盡服。方今春水泛漲，難以久住。可俟來春，更為大舉。”預曰：“昔樂毅濟西一戰而並強齊；今兵威大振，如破竹之勢，數節之後，皆迎刃而解，無復有著手處也。”遂馳檄約會諸將，一齊進兵，攻取建業。

時龍驤將軍王濬率水兵順流而下。前哨報說：“吳人造鐵索，沿江橫截；又以鐵錐置於水中為準備。”濬大笑，遂造大筏數十方，上縛草為人，披甲執杖，立於周圍，順水放下。吳兵見之，以為活人，望風先走。暗錐著筏，盡提而去。又於筏上作大炬，長十餘丈，大十餘圍，以麻油灌之，但遇鐵索，燃炬燒之，須臾皆斷。兩路從大江而來。所到之處，無不克勝。卻說東吳丞相張悌，令左將軍沈瑩、右將軍諸葛靚，來迎晉兵。瑩謂靚曰：“上流諸軍不作提防，吾料晉軍必至此，宜盡力以敵之。若幸得勝，江南自安。今渡江與戰，不幸而敗，則大事去矣。”靚曰：“公言是也。”言未畢，人報晉兵順流而下，勢不可當。二人大驚，慌來見張悌商議。靚謂悌曰：“東吳危矣，何不遁去？”悌垂泣曰：“吳之將亡，賢愚共知；今若君臣皆降，無一人死於國難，不亦辱乎！”諸葛靚亦垂泣而去。張悌與沈瑩揮兵抵敵，晉兵一齊圍之。周旨首先殺入吳營。張悌獨奮力搏戰，死於亂軍之中。沈瑩被周旨所殺。吳兵四散敗走。後人有詩讚張悌曰：“杜預巴山見大旗，江東張悌死忠時。已拚王氣南中盡，不忍偷生負所知。”

卻說晉兵克了牛渚，深入吳境。王濬遣人馳報捷音，晉主炎聞知大喜。賈充奏曰：“吾兵久勞於外，不服水土，必生疾病。宜召軍還，再作後圖。”張華曰：“今大兵已入其巢，吳人膽落，不出一月，孫皓必擒矣。若輕召還，前攻盡廢，誠可惜也。”晉主

未及應，賈充叱華曰：“汝不省天時地利，欲妄邀功績，困弊士卒，雖斬汝不足以謝天下！”炎曰：“此是朕意，華但與朕同耳，何必爭辯！”忽報杜預馳表到。晉主視表，亦言宜急進兵之意。晉主遂不復疑，竟下徵進之命。

王濬等奉了晉主之命，水陸並進，風雷鼓動，吳人望旗而降。吳主皓聞之，大驚失色。諸臣告曰：“北兵日近，江南軍民不戰而降，將如之何？”皓曰：“何故不戰？”眾對曰：“今日之禍，皆岑昏之罪，請陛下誅之。臣等出城決一死戰。”皓曰：“量一中貴，何能誤國？”眾大叫曰：“陛下豈不見蜀之黃皓乎！”遂不待吳主之命，一齊擁入宮中，碎割岑昏，生啖其肉。陶濬奏曰：“臣領戰船皆小，願得二萬兵乘大船以戰，自足破之。”皓從其言，遂撥御林諸軍與陶濬上流迎敵。前將軍張象，率水兵下江迎敵。二人部兵正行，不想西北風大起，吳兵旗幟，皆不能立，盡倒豎於舟中；兵卒不肯下船，四散奔走，只有張象數十軍待敵。

卻說晉將王濬，揚帆而行，過三山，舟師曰：“風波甚急，船不能行；且待風勢少息行之。”濬大怒，拔劍叱之曰：“吾目下欲取石頭城，何言住耶！”遂擂鼓大進。吳將張象引從軍請降。濬曰：“若是真降，便為前部立功。”象回本船，直至石頭城下，叫開城門，接入晉兵。孫皓聞晉兵已入城，欲自刎。中書令胡衝、光祿勳薛瑩奏曰：“陛下何不效安樂公劉禪乎？”皓從之，亦與櫬自縛，率諸文武，詣王濬軍前歸降。濬釋其縛，焚其櫬，以王禮待之。唐人有詩嘆曰：“西晉樓船下益州，金陵王氣黯然收。千尋鐵鎖沉江底，一片降旗出石頭。人世幾回傷往事，山形依舊枕寒流。今逢四海為家日，故壘蕭蕭蘆荻秋。”於是東吳四州，四十三郡，三百一十三縣，戶口五十二萬三千，官吏三萬二千，兵二十三萬，男女老幼二百三十萬，米穀二百八十萬斛，舟船五千餘艘，後官五千餘人，皆歸大晉。大事已定，出榜安民，盡封府庫倉稟。

次日，陶濬兵不戰自潰。琅琊王司馬伷並王戎大兵皆至，見王濬成了大功，心中忻喜。次日，杜預亦至，大犒三軍，開倉賑濟吳民。於是吳民安堵。惟有建平太守吾彥，拒城不下；聞吳亡，乃降。王濬上表報捷。朝廷聞吳已平，君臣皆賀，上壽。晉主執杯流涕曰：“此羊太傅之功也，惜其不親見之耳！”驃騎將軍孫秀退朝，向南而哭曰：“昔討逆壯年，以一校尉創立基業；今孫皓舉江南而棄之！悠悠蒼天，此何人哉！”

卻說王濬班師，遷吳主皓赴洛陽面君。皓登殿稽首以見晉帝。帝賜坐曰：“朕設此座以待卿久矣。”皓對曰：“臣於南方，亦設此座以待陛下。”帝大笑。賈充問皓曰：“聞君在南方，每鑿人眼目，剝人面皮，此何等刑耶？”皓曰：“人臣弑君及奸回不忠者，則加此刑耳。”充默然甚愧。帝封皓為歸命侯，子孫封中郎，隨降宰輔皆封列侯。丞相張悌陣亡，封其子孫。封王濬為輔國大將軍。其餘各加封賞。

自此三國歸於晉帝司馬炎，為一統之基矣。此所謂“天下大勢，合久必分，分久必合”者也。後來後漢皇帝劉禪亡於晉泰始七年，魏主曹奂亡於太安元年，吳主孫皓亡於

太康四年，皆善終。後人有古風一篇，以敘其事曰：

高祖提劍入咸陽，炎炎紅日升扶桑；光武龍興成大統，金烏飛上天中央；哀哉獻帝紹海宇，紅輪西墜咸池傍！何進無謀中貴亂，涼州董卓居朝堂；王允定計誅逆黨，李傕郭汜興刀槍；四方盜賊如蟻聚，六合奸雄皆鷹揚；孫堅孫策起江左，袁紹袁術興河梁；劉焉父子據巴蜀，劉表軍旅屯荊襄；張燕張魯霸南鄭，馬騰韓遂守西涼；陶謙張繡公孫瓚，各逞雄才佔一方。曹操專權居相府，牢籠英俊用文武；威挾天子令諸侯，總領貔貅鎮中土。樓桑玄德本皇孫，義結關張願扶主；東西奔走恨無家，將寡兵微作羈旅；南陽三顧情何深，臥龍一見分寰宇；先取荊州後取川，霸業圖王在天府；嗚呼三載逝升遐，白帝託孤堪痛楚！孔明六出祁山前，願以隻手將天補；何期歷數到此終，長星半夜落山塢！姜維獨憑氣力高，九伐中原空劬勞；鍾會鄧艾分兵進，漢室江山盡屬曹。丕睿芳髦才及奂，司馬又將天下交；受禪臺前雲霧起，石頭城下無波濤；陳留歸命與安樂，王侯公爵從根苗。紛紛世事無窮盡，天數茫茫不可逃。鼎足三分已成夢，後人憑弔空牢騷。